二十四史全譯

漢　書

第二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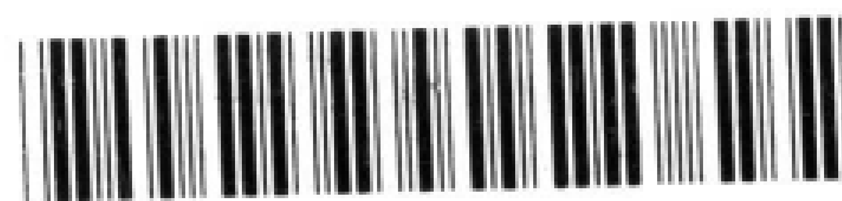
二十四史全譯

漢書

第二册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安平秋　張傳璽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漢書/安平秋、張傳璽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73-3

I.漢… II.安… III.①中國-古代史-西漢時代-紀傳體②漢書-譯文 IV.K234.1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06 號

二十四史全譯

漢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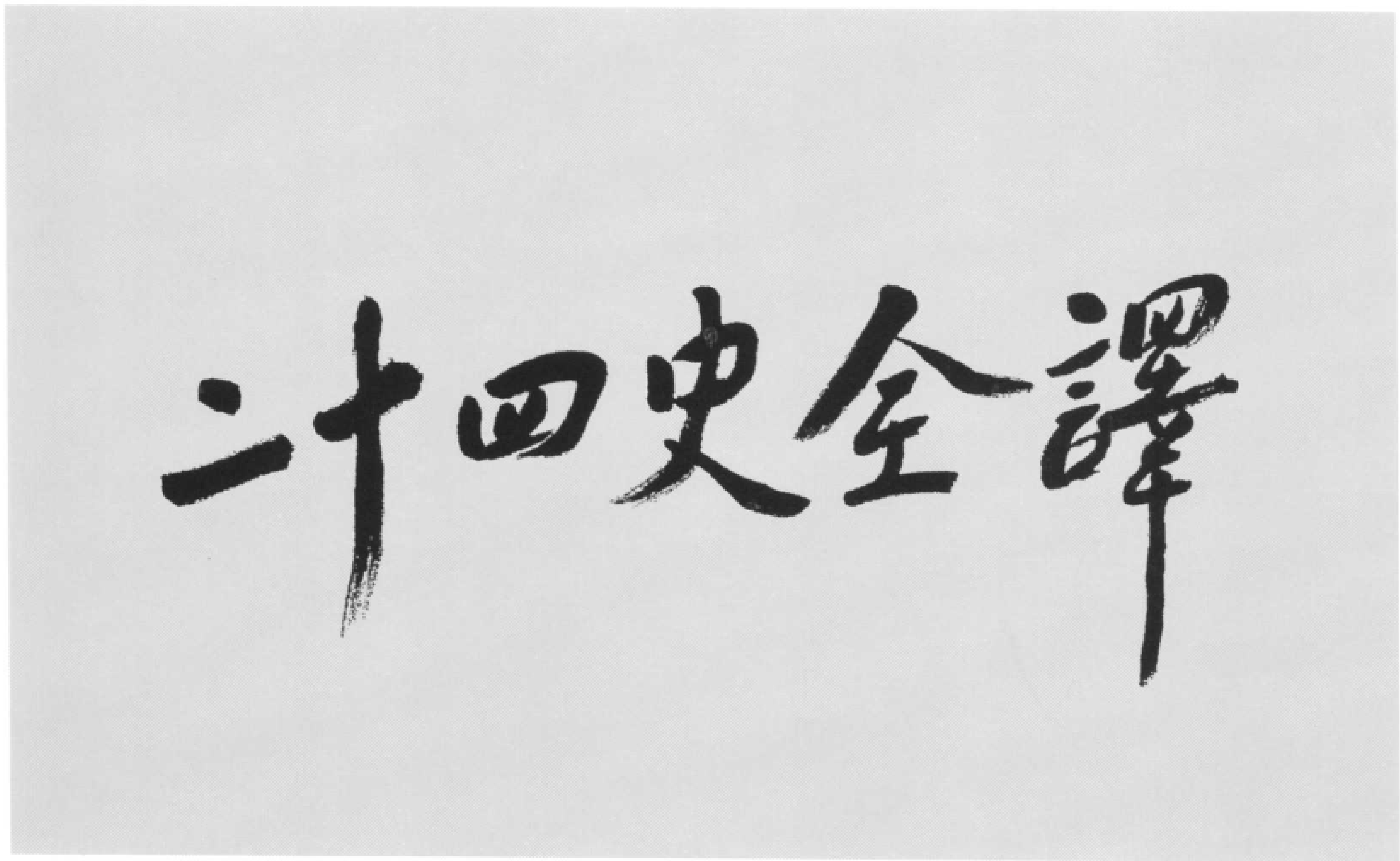
(全三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安平秋　張傳璽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36.5　字數 3,408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73-3/K・76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漢書》3 册　432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2662100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褘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昏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佘光煜	佘和祥
佘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峥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閲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別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畆”、“畮”、“畒”、“𤱈”、“畂”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葪)	禪(禮)
辯(辯辯辯)	蓋(葢)	嵍(嵍嵍)	善(譱)
飆(飈飇)	剛(罰)	料(斷)	觴(醆)
餅(餅)	詬(詢)	躪(蹦)	舐(舐)
豺(犲)	彀(彀)	櫺(櫺)	疏(踈疏)
躔(躔)	罐(罐)	騮(駵駠)	搜(捜)
諂(讇)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齔(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威)	柝(梆欜櫜)
欻(欻)	悸(痵)	秣(秫)	蜿(蜿)
垂(垂垂)	奸(姧)	粦(粦)	腕(掔)
齪(齪)	殲(殲)	腦(腦)	尪(尫尩)
瓷(甆)	韉(韉)	旆(旆)	誤(悮)
蹙(蹵)	剿(剿)	篷(篷)	舄(舃)
啖(噉)	秸(稭)	髀(髀)	隙(隟隙)
島(隝)	截(截)	媲(媲)	溆(漵)
登(登)	贐(賮賮)	撇(撆)	璇(琁)
鐙(鐙)	鯨(鱷)	愆(僽僽僽)	燕(鷰)
貂(貂)	鞠(鞫)	鍥(鍥)	腰(腰)
斗(斗)	絶(絶)	煢(煢)	燁(爗)
陡(陡)	誑(誑)	蛆(蛆)	曄(曅)
扼(搤)	框(闔)	麯(麯)	彝(彜)
愕(愕)	髡(髡)	紝(紝)	癰(癕)
鋒(鋒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籲)	燥(㷮)	煮(鬻)	棕(椶)
鳶(䳒)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內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內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內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內分段內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閱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漢書》全譯出版説明

《漢書》,又稱《前漢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書。所謂斷代史,是相對通史而言。通史記載史實貫通古今,不以一個朝代爲限,而斷代史則衹記載一個朝代的史實。《漢書》記載了從漢高帝劉邦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4年),西漢一代230年間所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跡。

《漢書》的史料主要來自四個方面:司馬遷的《史記》、班彪的《後傳》、班固在任蘭臺令時收集的材料、班昭和馬續增補的材料。

《漢書》初成時爲100篇,其中《帝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但在《隋書·經籍志》和《舊唐書·經籍志》中《漢書》都著録爲一百十五卷。《唐志》著録顔師古註《漢書》却爲一百二十卷。這是爲什麽呢?1960年,中華書局在編輯出版《漢書》的縮印本時,編輯們在比對各種版本異同時發現,在《漢書》第五十七、六十四、八十、九十六和一百卷的篇題下面,都有顔師古説明析卷的註文,説明這五卷是顔師古爲《漢書》作註時析出的。同時可以推斷出顔師古所註《漢書》的底本是一百十五卷本。

現在《漢書》的一百二十卷本,實際上是原來的卷一、十五、十九、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八、九十四、九十七等九卷都有一個分卷,卷二十七有四個分卷,卷九十九有二個分卷,這樣加在一起共計十五卷,這些分卷應該是在顔師古爲《漢書》作註解以前就被分析出來,這點從《隋書·經籍志》和《舊唐書·經籍志》的著録就可以看出來。這就説明《漢書》流傳到唐代,就已經有一百十五卷了。至於這十五卷是誰又是怎樣分析出來的,現在還没有確切的記載或綫索可以考證。這樣,在《漢書》一百二十卷本中,《本紀》有十三卷,《表》有十卷,《志》有十八卷,《傳》有七十九卷。

《漢書》的最早作者是班彪。班彪字叔皮,史學家。他爲《史記》所作的六十五篇《後傳》,是爲《漢書》撰寫的基礎。

《漢書》的主要作者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今陝西咸陽),生於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32),卒於永元四年(92)。建武三十年(54),班彪去世。班固覺得班彪《後傳》中記述的前代史實並不詳盡,便潛心研究,予以修訂。於此之際,有人告發他"私改國史",班固遂被逮捕收押在京兆大獄,並抄没全部書稿。在其弟班超和一些官吏的幫助下,班固得以出獄,並委以秘書郎之職,並得到皇帝的允許,"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班固和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和司隸從事孟異一起,完成了《世祖本紀》一書,並因此升爲典校秘書。其後,班固又撰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等事跡,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皇帝看後大爲贊賞,就讓班固

繼續完成《漢書》的編撰工作。這樣,前後三十年,班固終於完成了《漢書》中絕大部份内容的編撰。和帝永元元年(89),班固隨從車騎將軍竇憲出擊匈奴,後竇憲得罪,班固受牽連入獄,永元四年,死在獄中,時年六十一歲。

班固去世時,《漢書》還有八個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漢和帝下詔書,讓其妹班昭到東觀藏書閣,繼續完成《漢書》的編撰工作。又挑選出有學才的馬融等十人以班昭爲師,協助工作。《漢書》中缺少的表、志,其中多是馬續等所補。

《漢書》是經過四個人之手,歷時三四十年纔完成的一部巨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之一的班昭是"二十四史"作者之中惟一的女性。

《漢書》的體例是在《史記》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史記》有本紀、表、書、世家、列傳,《漢書》則分爲帝紀、表、志、傳。《漢書》没有像《史記》一樣設立"世家",所有勛臣世家一律入"傳",而《史記》中的"書",在《漢書》則改稱爲"志"。這些都被後來官修史書沿襲下來,成爲定例。

《漢書》新創了《刑法志》,介紹漢以前刑法概况,並記載了有漢一代刑法的發展情況。又在《史記·平準書》、《史記·貨殖列傳》的基礎上,創立《食貨志》,記載各代經濟發展、國用財税收支狀況的資料。此後,歷代正史都設立《食貨志》。又根據中國最早的目録學著作、劉歆的《七略》的分類方法,創立了《藝文志》,開創了史書設立書籍志門類的先河。以後的史書,都設立《經籍志》或《藝文志》,完整地收録一朝一代書籍,對於後人研究學術、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有重要的意義。《漢書》還創立了《地理志》。後世史書都仿照此例設有《州郡志》、《地形志》、《郡縣志》和《地理志》等等。

在《傳》中,《漢書》劃分了《宗室傳》、《皇后傳》、《外戚傳》和《古今人表》,這些都是《史記》中所没有的。《漢書》又增補《史記》世家、列傳方面的史實。

從這些可以看出,班固是一個在紀傳體的基礎上編著斷代史的創造者,同時也是一個完善紀傳體史書體例的集大成者。

在編纂體例方面,《漢書》繼承而又發展《史記》的編纂形式,使紀傳體成爲一種更加完備的編纂體例。例如,《史記》雖然立了《吕后本紀》,但却用的是惠帝紀年,又補立了《惠帝紀》,解决了《史記》體例上的混亂;對於年月的記載也比《史記》詳細和明確。

《漢書》還增補了各民族史的資料,以及中亞和西南亞諸國史。

《漢書》最大的缺點就是使用了許多古字古義,文字艱澀難懂。關於《漢書》的註本,唐以前諸家所註都已失傳,現存《漢書》的註本,是唐代顔師古兼採諸家而成,屬於較完備的註本。另外,清王先謙的《漢書補註》和近人楊樹達的《漢書管窺》及《漢書補註補正》,都可以參考閱讀。

《漢書》傳世的版本有抄本,有雕版印刷的刻本。抄本流傳的較少。雕版印刷的刻本,現在能見到的較多,其中不乏善本。刻本主要有以下幾種:明正統八年(1443)汪文盛等刻本,明嘉靖(1522—1566)年間毛氏汲古閣刻本,明嘉靖十六年(1537)廣東崇正書院刻本,明崇禎十五年(1642)琴川毛晉汲古閣刻本,清乾隆武英殿本,清同治八年(1869)金陵書局翻刻本,民國九年(1920)吴興劉承幹嘉業堂影刻本,及商務印書館百衲本與中華書局校點本。

本書譯文底本採用的是百衲本,它依原刻本影印,所存古字較殿本及中華書局本爲多。爲此我們《漢書》全譯本在對原文的整理工作中重點也是圍繞着對古字的統一上。原則是

三本參校，異同之處，在查證没有歧意的情况下選用今人可識的字體。

《漢書》全譯主編：安平秋、張傳璽。譯者：盧偉、李宇、顧永新、曹亦冰、楊海峥、王志平、郭濤、張怡青、張海青、陳秉才、劉曙光、于振波、龔汝富、冷鵬飛、王淑珍。

漢書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漢書卷二十八(上)

志第八(上)

地理志(上)

昔在黄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是故《易》稱“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書》云“協和萬國”，此之謂也。堯遭洪水，褱山襄陵，天下分絶，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

從前在黄帝時教導人們製作船和車來幫助到達道路不通的地方，黄帝也因而遍行天下，規劃萬里疆域，把田野劃分爲州，得到土地百里的國家有一萬個區域。因此《易經·北卦》上説“先王建立萬國，親近諸侯”，《尚書·虞書·堯典》上説“萬國和睦”，就是説的這。堯時遭受到洪水災害，山被包圍，丘陵被水淹没，天下被分離隔絶，形成十二個州，派大禹去治水。洪水被平定後，改爲九州的區域制，分爲五服，依照土地確定貢賦。

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尚書》上説：大禹把土地進行劃分，順着山勢砍削樹木作爲路標，奠定了高山大河的基礎。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嶽陽。覃懷底績，至于衡章。厥土惟白壤。厥賦上上錯，厥田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鳥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冀州：從壺口開始治理，然後又治理梁山以及岐山。太原治理好後，就一直治理到嶽陽。覃懷一帶的治理取得了成效，就又到横流入黄河的章水。這一帶的土質是白壤。這裏的貢物所納田租是九等中第一等的，還出産其他的品種，這裏的土質是第五等。恒水、衛水依從舊河道後，大陸澤就已經開始治理了。鳥夷的人用獸皮製衣服，禹夾行在碣石的右邊，進入黄河。

泲、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雍、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草繇木條。厥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厥貢漆絲厥棐織文。浮于泲、漯，通于河。

濟水與黄河之間是兖州。黄河下游的九條支流既已疏通，雷夏澤已經匯成了大湖澤，雍水、沮水就在雷夏澤匯合，種植桑樹的地方已經養蠶了，於是人們從山丘上下來在平地上定居。這裏土質又黑又肥，草茂樹直。這裏的田是第六等，貢物是第九等，耕作了十三年後纔與其他州相同。這裏的貢物有漆和絲，還有用篚裝着的彩

綢。從濟水、漯水乘船進入黄河。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潟。田上下，賦中上。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泲。

大海和泰山之間是青州。嵎夷治理好之後，濰水和淄水也已經疏通了。這裏的土又白又肥，海邊有一片廣闊的鹽鹼地。這裏的田是第三等，所納租賦是第四等。向朝廷進貢鹽和絺，還有各種海産品，泰山谷地的絲、枲、鉛、松和怪石，萊夷一帶可以放牧，這裏的貢物是用筐裝的柞蠶絲。貢品從汶水上船，到達濟水再轉黄河。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壄既豬，東原厎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田上中，賦中中。貢土五色，羽畎夏狄，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玭珠臮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大海、泰山以及淮河之間是徐州。淮河、沂水治理好後，蒙山、羽山一帶就可進行種植了。大壄澤既然已經蓄滿了水，東原地區也得到了治理。這裏的土是紅色的，又粘又肥，草木不斷滋長叢生。這裏的田是第二等，所納租賦是第五等。進貢的土是五色土，羽山的谷地是夏狄，嶧山的南坡産獨特的桐木，泗水邊有浮出的石頭可以做磬，淮夷一帶産玭珠和美魚，這一帶還有黑色的細綢和白色的絹。從淮水、泗水乘船到達黄河。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逌居。三江既入，震澤厎定。篠簜既敷，草夭木喬。厥土塗泥。田下下，賦下上錯。貢金三品，瑶、琨、篠簜，齒、革、羽毛，鳥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均江海，通于淮、泗。

淮河、大海之間是揚州。彭蠡已匯聚了大水，這裏就成了鴻雁的栖身之地。三江的水流入大海後，震澤也獲得了平定。小竹和大竹遍地而生，草茂樹高。這裏土是潮濕的泥。這裏的田是第九等，所納租賦是第七等，還雜着其他品類。進貢的物品是金、銀、銅，瑶、琨、篠簜，齒、革、羽毛，鳥夷穿着草編的衣服，這裏人們把細布與貝放在筐子裏，把橘和柚包起來進貢。通過淮水、泗水而來。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夢土作乂。厥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貢羽旄、齒、革，金三品，杶、榦、栝、柏，厲、砥、砮、丹，惟箘簵、楛，三國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山之南衡山之北是荆州。長江、漢水東流於海。長江經過荆山分爲九條支流，沱水、潛水疏通以後，雲夢的土地可加以耕作。這裏土是潮濕的泥。這裏的農田是第八等，所納租賦是第三等。貢物有羽毛、齒、革，金、銀、銅，杶、榦、栝、柏，厲、砥、砮、丹以及箘簵、楛，三個諸侯國進貢他們的名産，包裹好了楊梅、菁茅，把彩色絲綢和一串串珍珠用筐子裝好，九江就進貢大龜。從長江、沱水、潛水、漢水乘船，越過洛水，到達南河。

荆、河惟豫州。伊、雒、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道荷澤，被

荆山和黄河之間是豫州。伊水、雒水、瀍水、澗水進入黄河後，滎、波蓄滿了水，疏通了

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賦錯上中。貢漆、枲、絺、紵、𥿄織纊，錫貢磬錯。浮于洛，入于河。

荷澤，在盟豬築起堤防。這裏土質柔軟，土的下面是肥沃的黑色硬土。這裏的農田是第四等，所納租賦是第二等，雜着第一等貢品。貢物是漆、枲、絺、紵、用筐裝的綢和細棉，還進貢治玉器的石頭。從洛水乘船，到達黃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灊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厥土青黎。田下上，賦下中三錯。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頃因桓是倈，浮于灊，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華山之南與黑水之間是梁州。岷山、嶓冢山已能種植，沱水、灊水已被疏通，蔡水、蒙水已被平定，和夷得到了治理。這裏的土色青而細疏，田是第七等，貢物是第八等；還雜有第七等和第九等。貢物有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頃山循着桓水的方向蜿蜒而來，從灊水乘船，越過沔水，到達渭水，橫渡渭水而到黃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酆水逌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厎績，至于豬壄。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貢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昆崘、析支、渠叟，西戎即叙。

黑水、西河之間是雍州。弱水已經向西而流動，涇水流入了渭水。漆水、沮水順從地流入渭水後，酆水也同樣流入渭水。荆山、岐山治理完後，終南、惇物一直到鳥鼠山都得到了治理。平原和窪地得到治理，一直到豬壄。三危山已可以居住了，三苗也獲得了安定。這裏土是黃色的，這裏田是第一等，貢物是第六等。貢物是球、琳、琅玕。從積石山乘船，到了龍門、西河，從渭水北邊逆流而上。昆崘、析支、渠叟都織毛皮，西戎各族都安定順從了。

道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大嶽；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倍尾。道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別；嶓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開通了汧山和岐山，一直到達荆山，越過黃河；又開通壺口、雷首，一直到達大嶽；開通了厎柱、析城，一直到達王屋；開通了太行、恒山，一直到碣石，進入海河。開通西傾、朱圉、鳥鼠，一直到太華山；開通熊耳、外方、桐柏，一直到倍尾。疏通了嶓冢山，到達荆山；開通了内方，到達大別山；開通了嶓山的南面，到達衡山，經過九江，到達敷淺原。

道弱水，至于合藜，餘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嶓冢道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

疏通弱水，到達合藜山，支流流入流沙。疏通黑水，到達三危山，進入南海。從積石山開始疏通黃河，到達龍門山，南到華陰山，東到厎柱，又東流到盟津，向東經過洛水和黃河匯合的地方，到達大伾山，向北經過降水，到達大陸，又向北分流爲九河，匯合而成逆河，流入大海。從嶓冢開始疏通漾水，向東流形成漢水，又向東成爲滄浪的水流，經過三澨，到達大別山，向南

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嶓山道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醴，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道沇水，東流爲泲，入于河，軼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于海。道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酆，又東至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道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流入長江，向東匯合成澤形成彭蠡，向東形成北江，進入大海。從嶓山疏通長江，向東分流出沱江，又向東流到達醴水，經過九江，到達東陵，再向東斜着延伸到北，與淮河匯合，以東稱爲中江，流進大海。疏導沇水，向東流稱爲泲，進入黄河，河水漫溢出來成爲滎澤，從陶丘的北面向東流，又向東到達荷澤，又向東北與汶水匯合，再向北，然後轉向東，流進大海。從桐柏山開始疏導淮河，向東與泗水、沂水匯合，東流進入大海。從鳥鼠同穴開始疏導渭水，向東與酆水匯合，又向東到達涇水，再向東經過漆、沮，流進黄河。從熊耳開始疏導洛水，向東北同澗水，瀍水匯合，又向東和伊水匯合，再向東北流入黄河。

九州逌同，四奧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國。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九州之内已經平定，四方的土地已經可以居住了，九州的名山都已經削木立了路標可以通行了，九條河流都已疏通了水源，九個湖澤都已修築了堤防，四海之内都可會同京師。水、火、金、木、土、穀六府都治理得很好，各處的土地都要徵收賦税，并且慎重地規定了財物賦税的多少，都是根據土地的上中下等級規定賦税。把土地賜給諸侯，并隨賜姓氏："所敬養的人，是以德行作爲先决條件，没有違抗我的措施的人們。"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内總，二百里内銍，三百里内戛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國，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聲教訖于四海。

距王城五百里的地區叫做甸服：一百里遠的地方繳納連秆穀物，二百里遠的地方繳納穀穗，三百里遠的地方繳納帶稃的穀，四百里遠的地方繳納帶殼的穀粒，五百里遠的地方繳米。甸服以外四周各五百里的叫侯服：其中最近甸服的一百里之地的地區是分封卿大夫的地方，二百里之内是分封男爵的地方，三百里以外的地方是分封諸侯的地方。四周各五百里的區域爲綏服：三百里遠的地方考察天子的政教并加以推行，二百里遠的地方奮揚武威保衛天子。五百里要服：有三百里的地方實行平易的法令，有二百里的地方要遵守刑法。五百里荒服：有三百里地的要用教化改變蠻性，有二百里地就任其流動。向東逐漸到達大海，向西覆蓋到流沙，北方、南方一同波及，聲威和教化深入到四海。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堯賜給大禹玄色的美玉，以表彰他治水大功

告成。

後受禪於虞，爲夏后氏。殷因於夏，亡所變改。周既克殷，監於二代而損益之，定官分職，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并。故《周官》有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辯九州之國。

其後大禹又接受虞舜的禪讓而爲天子，稱爲夏后氏。商代承襲了夏朝制度，没有什麽變革。周朝戰勝殷朝後，借鑒殷、周二代的制度而加以增減，確定官位，分配職責，分别把夏禹設置的徐州和梁州并入雍州和青州，把冀州的地域分爲幽州、并州。所以《周禮》中有職方氏，掌管天下的土地，治理九州的各國。

東南曰揚州：其山曰會稽，藪曰具區，川曰三江，寖曰五湖；其利金、錫、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鳥獸，穀宜稻。

東南方叫揚州：其中的山名爲會稽，大湖澤叫具區，大河叫三江，能引渠灌溉農田的湖叫五湖；這裏盛産金、錫、竹箭；民衆的男女比例是二男五女；適合畜養鳥獸，穀類宜種稻子。

正南曰荆州：其山曰衡，藪曰雲夢，川曰江、漢，浸曰潁、湛；其利丹、銀、齒、革；民一男二女；畜及穀宜，與揚州同。

正南方是荆州：其中的山叫衡山，湖澤叫雲夢，大的河流有長江、漢水，能引渠灌溉農田的叫潁水、湛水；這裏盛産丹、銀、齒、革；民衆的男女比例是一男二女；適合畜養的獸類和種植的穀類，與揚州相同。

河南曰豫州：其山曰華，藪曰圃田，川曰滎、雒，浸曰波、溠；其利林、漆、絲枲；民二男三女；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黄河南面叫豫州：其中山叫華山，湖澤叫圃田，河流叫滎水、雒水，灌渠叫波水、溠水；這裏盛産林、漆、絲枲；民衆的男女比例是二男三女；適合畜養馬、牛、羊、猪、狗、鷄，穀類適合種黍、稷、菽、麥、稻。

正東曰青州：其山曰沂，藪曰孟諸，川曰淮、泗，浸曰沂、沭；其利蒲、魚；民二男三女；其畜宜鷄、狗，穀宜稻、麥。

正東方叫青州：其中山叫沂山，湖澤叫孟諸，河流叫淮水、泗水，灌渠叫沂水、沭水；這裏盛産蒲和魚；民衆的男女之比二男三女；這裏最適合畜養鷄和狗，穀類適合種稻和麥。

河東曰兖州：其山曰岱，藪曰泰壄，其川曰河、泲，浸曰盧、濰；其利蒲、魚；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穀宜四種。

黄河東面叫兖州：其中山叫岱山，湖澤叫泰壄，河流叫河和泲，灌渠叫盧水、濰水；這裏盛産蒲和魚；此間的男女比例是二比三；適合畜養馬、牛、羊、猪、狗、鷄，最適合種植黍、稷、稻、麥。

正西曰雍州：其山曰嶽，藪曰弦蒲，川曰涇、汭，其浸曰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畜宜牛、馬，穀宜黍、稷。

正西面叫雍州：其中山名叫吴嶽山，大湖叫弦蒲澤，河流叫涇水、汭水，其中灌渠叫渭水、洛水；這裏盛産玉、石；民衆的男女比例是三男二女；適合畜養牛、馬，穀類宜種植黍、稷。

東北曰幽州：其山曰醫無閭，藪曰豯養，川曰河、泲，浸曰菑、時；其利魚、鹽；民一男三女；畜宜四擾，穀宜三種。

東北叫幽州：其中山叫醫無閭，湖澤叫豯養，河流叫黄河、泲水，灌渠叫菑水、時水；這裏盛産魚、鹽；民衆的男女比例是一男三女；適合畜養馬、牛、羊、猪，穀類適合種植黍、稷、

稻。

河内曰冀州：其山曰霍，藪曰揚紆，川曰漳，浸曰汾、潞；其利松、柏；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

黄河以内叫冀州：其中山名叫霍山，湖澤叫揚紆，河流叫漳水，灌渠叫汾水、潞水；這裏盛産松、柏；民衆的男女比例是五男三女；適合畜養牛、羊，穀類適合種植黍、稷。

正北曰并州：其山曰恒山，藪曰昭餘祁，川曰虖池、嘔夷，浸曰淶、易；其利布帛；民二男三女；畜宜五擾，穀宜五種。

正北面叫并州：其中山名叫恒山，湖澤叫昭餘祁，河流叫虖池、嘔夷，灌渠叫淶水、易水；這裏盛産布帛；百姓男女比例是二男三女；適合畜養馬、牛、羊、狗、猪，穀類適合種植黍、稷、菽、麥、稻。

而保章氏掌天文，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視吉凶。

周代設有保章氏一職掌管天象，以星宿之所在劃分九州之地，諸侯所分封的疆域都有星宿與之對應，以觀測星象來預知吉凶。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爲附庸，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黄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秏盡。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伯迭興，總其盟會。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爲七，合從連衡，經數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爲周制微弱，終爲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爲郡縣，蕩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孑遺者矣。

周朝爵位有五等，而分封土地却衹有三種等次：即公、侯爵土地百里，伯爵土地七十里，子、男爵土地五十里。不滿五十里的是附屬於諸侯的小國，大概有一千八百個小國。太昊、黄帝之後，唐、虞時侯爵和伯爵仍然存在，帝王的地圖與户籍相繼都可知道。周朝衰落後，禮樂征伐由諸侯决定，一個一個地被吞并消滅，數百年間，各諸侯國被消滅殆盡。到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國相繼稱霸，成爲盟主。漸漸地到了戰國，天下分裂成七個國家，合縱連衡，經過了幾十年。秦朝於是吞并了四海。認爲周朝之衰敗在於分封諸侯國，因此秦就不建立尺土的封國，把天下劃分爲郡縣，掃蕩消滅前代聖人的後代，没有一個剩下來的。

漢興，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簡易，以撫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之迹既遠，地名又數改易，是以采獲舊聞，考迹《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焉。

漢朝建立後，沿襲秦朝的制度，推崇恩德，實行簡單易行之法，用來安撫海内。到漢武帝時擊退了胡人、越人，開闢土地，拓展疆域，在南方設置了交阯州，北方設置了朔方州，兼并了徐州、梁州、幽州，以與夏、周時制度相同，把雍州改爲凉州，把梁州改爲益州，共十三部，設置刺史。先王的事迹已相隔很久遠，地名又幾次改變，因此便搜集舊有的傳聞，考察《詩經》、《尚書》上的記載，根據山川加以推斷，來連結《禹貢》、《周官》、《春秋》，向下直到戰國、秦、漢。

京兆尹，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屬塞

京兆尹，即秦朝的内史之地，高帝元年劃歸塞國，

國，二年更爲渭南郡，九年罷，復爲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内史，太初元年更爲京兆尹。元始二年户十九萬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萬二千四百六十八。縣十二：長安，高帝五年置。惠帝元年初城，六年成。户八萬八百，口二十四萬六千二百。王莽曰常安。新豐，驪山在南，故驪戎國。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船司空，莽曰船利。藍田，山出美玉，有虎候山祠，秦孝公置也。華陰，故陰晋，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寧秦，高帝八年更名華陰。太華山在南，有祠，豫州山。集靈宫，武帝起。莽曰華壇也。鄭，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有鐵官。湖，有周天子祠二所。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下邽，南陵，文帝七年置。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藍田谷，北入渭。古曰兹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視子孫。奉明，宣帝置也。霸陵，故芷陽，文帝更名。莽曰水章也。杜陵。故杜伯國，宣帝更名。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莽曰饒安也。

高帝二年改爲渭南郡，高帝九年撤銷，重新改爲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内史，太初元年改爲京兆尹。元始二年有十九萬五千七百零二户，有六十八萬二千四百六十八人。下轄十二個縣：長安縣，高帝五年時設置。惠帝元年開始築城，惠帝六年完成。有八萬零八百户，二十四萬六千二百人。王莽時稱爲常安。新豐縣，驪山在它的南面，以前是驪戎國。秦朝叫驪邑。高祖七年設置。船司空縣，王莽時叫船利。藍田縣，山中出産美玉，有虎候山祠，秦孝公時設置。華陰縣，以前的陰晋，秦惠文王五年改名叫寧秦，高帝八年改名叫華陰。太華山在它的南面，有祭祠，是豫州的山。集靈宫，武帝時建造，王莽時叫華壇。鄭縣，是周宣王弟鄭桓公的邑地，有鐵官。湖縣，有周朝的天子祭祠二所。所以叫湖，武帝建元年改名叫湖。下邽縣，南陵縣，文帝七年設置。沂水從藍田谷流出，向北到霸陵進入霸水。霸水也從藍田谷流出，向北進入渭水。古代叫兹水，秦穆公時改名用來彰明稱霸之功，示耀子孫。奉明縣，宣帝時設置。霸陵縣，是以前的芷陽，文帝時改名。王莽時叫水章。杜陵縣。是以前的杜伯國，宣帝時改名。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王莽時叫饒安。

左馮翊，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更名河上郡，九年罷，復爲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左内史，太初元年更名左馮翊。户二十三萬五千一百一，口九十一萬七千八百二十二。縣二十四：高陵，左輔都尉治。莽曰千春。櫟陽，秦獻公自雍徙。莽曰師亭。翟道，莽曰涣。池陽，惠帝四年置。嶻嶭山在北。夏陽，故少梁，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有鐵官。莽曰冀亭。衙，莽曰達昌。粟邑，莽曰粟城。谷口，九嵕山在西。有天齊公、五牀山、僊人、五帝祠四所。莽曰谷喙。蓮勺，鄜，莽曰脩令。頻陽，秦厲公置。臨晋，故大荔，秦獲之，更名。有河水祠。芮鄉，故芮國。莽曰監晋。重泉，莽曰調泉。郃陽，祋祤，景帝二年置。武城，莽曰桓城。沈陽，莽曰制昌。褱德，《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彊梁

左馮翊，即秦朝的内史之地，高帝元年屬於塞國，高帝二年改名爲河上郡，九年時撤銷，重新改爲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左内史，太初元年改名爲左馮翊。有二十三萬五千一百零一户，九十一萬七千八百二十二人。下轄二十四縣：高陵縣，由左輔都尉治理。王莽時叫千春。櫟陽縣，秦獻公時從雍城遷來。王莽時叫師亭。翟道縣，王莽時叫涣。池陽縣，惠帝四年設置。嶻嶭山在北面。夏陽縣，是以前的少梁，秦惠文王十一年改名。《禹貢》上記載的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面。有鐵官。王莽時叫冀亭。衙縣，王莽時叫達昌。粟邑縣，王莽時叫粟城。谷口縣，九嵕山在西面。有天齊公、五牀山、僊人、五帝祠四所。王莽時叫谷喙。蓮勺縣，鄜縣，王莽時叫脩令。頻陽縣，秦厲公時設置。臨晋縣，是以前的大荔，秦朝取得了它，改了名。有河水祠。芮鄉，是以前的芮國。王莽時叫監晋。重泉縣，王莽時叫調泉。郃陽縣，祋祤縣，景帝二年設置。武城縣，王莽時叫桓城。沈陽縣，王莽時叫制昌。褱德縣，《禹貢》北面列舉的荆山在南面，下面有彊梁原。洛水從東南流入渭水，是雍州的灌

原。洛水東南入渭，雍州浸。莽曰德驩。徵，莽曰氾愛。雲陵，昭帝置也。萬年，高帝置。莽曰異赤。長陵，高帝置。户五萬五十七，口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九。莽曰長平。陽陵，故弋陽，景帝更名。莽曰渭陽。雲陽。有休屠、金人及徑路神祠三所，越巫𩅦䣢祠三所。

右扶風，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屬雍國，二年更爲中地郡。九年罷，復爲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内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爲右扶風。户二十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七，口八十三萬六千七十。縣二十一：渭城，故咸陽，高帝元年更名新城，七年罷，屬長安。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有蘭池宫。莽曰京城。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廢丘。高祖三年更名。有黄山宫，孝惠二年起。莽曰槐治。鄠，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啓所伐。酆水出東南，又有潏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有萯陽宫，秦文王起。盩厔，有長楊宫，有射熊館，秦昭王起。靈軹渠，武帝穿也。斄，周后稷所封。郁夷，《詩》"周道郁夷"。有汧水祠。莽曰郁平。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有高泉宫，秦宣太后起也。郿，成國渠首受渭，東北至上林入蒙籠渠。右輔都尉治。雍，秦惠公都之。有五畤，太昊、黄帝以下祠三百三所。橐泉宫，孝公起。祈年宫，惠公起。棫陽宫，昭王起。有鐵官。漆，水在縣西。有鐵官。莽曰漆治。栒邑，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隃麋，有黄帝子祠。莽曰扶亭。陳倉，有上公、明星、黄帝孫、舜妻育冢祠。有羽陽宫，秦武王起也。杜陽，杜水南入渭。《詩》曰"自杜"莽曰通杜。汧，吴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藪。汧水出西北，入渭。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阮，雍州川也。好畤，垝山在東。有梁山宫，秦始皇起。莽曰好邑。虢，有黄帝子、周

渠。王莽時叫德驩。徵縣，王莽時叫氾愛。雲陵縣，昭帝時設置。萬年縣，高帝時設置。王莽時叫異赤。長陵縣，高帝時設置。有五萬零五十七户，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九人。王莽時叫做長平。陽陵縣，是以前的弋陽，景帝時改名。王莽時叫渭陽。雲陽縣。有休屠、金人以及徑路神祠三所，越地巫師𩅦䣢祠三所。

右扶風，即秦朝的内史之地，高帝元年屬於章邯之雍國，高帝二年改爲中地郡。高帝九年撤銷，重新叫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内史，太初元年把主爵都尉改名爲右扶風。有二十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七户，八十三萬六千零七十人。轄二十一縣：渭城縣，是以前的咸陽，高帝元年改名叫新城，高帝七年撤銷，劃歸長安。武帝元鼎三年改名叫渭城。有蘭池宫。王莽時叫作京城。槐里縣，周時叫犬丘，懿王在這裏定都。秦時改名爲廢丘。高祖三年又改名。有黄山宫，孝惠二年建造。王莽時叫槐治。鄠縣，是一個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啓曾攻打過。酆水從它東南流出，還有潏水，都在北面經過上林苑流入渭水。有萯陽宫，秦文王時建造。盩厔縣，有長楊宫，有射熊館，秦昭王時建造。靈軹渠，是武帝時鑿通的。斄縣，周時后稷所分封的。郁夷縣，《詩》上有"周道郁夷"。有汧水祠。王莽時叫郁平縣。美陽縣，《禹貢》中所説的岐山在它西北。中水鄉，是周大王建邑地的地方。有高泉宫，秦宣太后建造。郿縣，成國渠首先接受渭水的水，東北到上林流入蒙籠渠。屬右輔都尉管理。雍縣，秦惠公在這裏定都。有五畤，太昊、黄帝以下祠三百零三所。橐泉宫，孝公建造。祈年宫，惠公建造。棫陽宫，昭王建造。有鐵官。漆縣，水流在縣的西面。有鐵官。王莽時叫漆治。栒邑縣，有豳鄉，即《詩》上所説的豳國，公劉在此定都。隃麋縣，有黄帝子祠。王莽時叫扶亭。陳倉縣，有上公、明星、黄帝的孫子、舜的妻子育的冢和祠。有羽陽宫，秦武王時建造。杜陽縣，杜水從南面流入渭水。《詩》上説"自杜"王莽時叫通杜。汧縣，吴山在西面，古代文字記載認爲是汧山。雍州山。北面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藪。汧水從西北流出，流入渭水。芮水從西北流出，向東流入涇水。是《詩》上所説的芮阮，是雍州的河流。好畤縣，垝山在東面。有梁山宫，秦始皇時建造。王莽時叫做好邑。虢縣，有黄帝的兒子、周文王、周武王的祠。虢

文武祠。虢宫，秦宣太后起也。安陵，惠帝置。莽曰嘉平。茂陵，武帝置。户六萬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萬七千二百七十七。莽曰宣城。平陵，昭帝置。莽曰廣利。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縣東。斜水出衙領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領，至南鄭入沔。有垂山、斜水、褒水祠三所。莽曰新光。

弘農郡，武帝元鼎四年置。莽曰右隊。户十一萬八千九十一，口四十七萬五千九百五十四。有鐵官，在黽池。縣十一：弘農，故秦函谷關。衙山領下谷，爓水所出，北入河。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又有育水，南至順陽入沔。又有洱水，東南至魯陽，亦入沔。皆過郡二，行六百里。莽曰昌富。陝，故虢國。有焦城，故焦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莽曰黄眉。宜陽，在黽池有鐵官也。黽池，高帝八年復黽池中鄉民。景帝中二年初城，徙萬家爲縣。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莽曰陜亭。丹水，水出上雒冢領山，東至析入鈞。密陽鄉，故商密也。新安，《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商，秦相衛鞅邑也。析，黄水出黄谷，鞠水出析谷，俱東至酈入湍水。莽曰君亭。陸渾，春秋遷陸渾戎於此。有關。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又有甲水，出秦領山，東南至錫入沔，過郡三，行五百七十里。熊耳獲輿山在東北。

河東郡，秦置。莽曰兆陽。有根倉、濕倉。户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九十六，口九十六萬二千九百一十二。縣二十四：安邑，巫咸山在南，鹽池在西南。魏絳自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有鐵官、鹽官。莽曰河東。大陽，吴山在西，上有吴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爲虞公，爲晋所滅。有天子廟。莽曰勤田。猗氏，解，蒲反，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山在

宫，由秦宣太后建造。安陵縣，惠帝時設置。王莽時叫嘉平。茂陵縣，武帝時設置。有六萬一千零八十七户，二十七萬七千二百七十七人。王莽時叫宣城。平陵縣，昭帝時設置。王莽時叫做廣利。武功縣。是太壹山，古代文字記載認爲是終南山。垂山，古文記載認爲是敦物。都在縣的東面。斜水從衙領山北面流出，到郿流入渭水。褒水也流出衙領，到南鄭流入沔水。有垂山、斜水、褒水祠三所。王莽時叫做新光。

弘農郡，武帝元鼎四年始置。王莽改名右隊。有十一萬八千零九十一户，四十七萬五千九百五十四口人。有鐵官，在黽池。下轄十一縣：弘農縣，是以前秦國的函谷關。衙山領下面有谷地，爓水從這裏流出，向北流入黄河。盧氏縣，熊耳山在它東面。伊水從這裏流出，向東北進入雒水，經過一個郡，行程四百五十里。還有育水，向南到順陽流入沔水。還有洱水，向東南到魯陽，也流入沔水。都經過兩個郡，行程六百里。王莽時叫昌富。陝縣，是以前的虢國。有焦城，是以前的焦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王莽時叫黄眉。宜陽縣，在黽池縣有鐵官。黽池縣，高帝八年恢復黽池中鄉的百姓。景帝中二年開始築城，遷徙萬家人口到這裏，成爲縣。穀水流出穀陽谷，向東北到穀城進入雒水。王莽時叫陜亭。丹水縣，水從上雒冢領山流出，向東到析流入鈞水。密陽鄉，是以前的商密。新安縣，《禹貢》上的澗水在東面，向南流入雒水。商縣，是秦國相衛鞅的邑地。析縣，黄水流出黄谷，鞠水流出析谷，都向東到酈流入湍水。王莽時叫君亭。陸渾縣，春秋時把陸渾戎遷到這裏。有關口。上雒縣。《禹貢》中的雒水從冢領山流出，東北到鞏流入黄河，經過兩個郡，行程一千零七十里，豫州河。還有甲水，從秦領山流出，向東南到錫地流入沔水，經過三個郡，行程五百七十里。熊耳獲輿山在東北面。

河東郡，秦國始置。王莽時改名兆陽。有根倉、濕倉。有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九十六户，有九十六萬二千九百一十二人。轄二十四縣：安邑縣，巫咸山在南面，鹽池在西南。魏絳從魏遷徙到這裏，到惠王時遷到大梁。有鐵官、鹽官。王莽時叫河東。大陽縣，吴山在西面，上面有吴城，周武王封太伯後就在這裏，這裏就叫虞公，被晋國所滅。有天子廟。王莽時叫勤田。猗氏縣，解縣，蒲反縣，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面。所以叫蒲，秦時改名。王莽時叫蒲城。

南。故曰蒲，秦更名。莽曰蒲城。河北，《詩》魏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大夫畢萬，曾孫絳徙安邑也。左邑，莽曰兆亭。汾陰，介山在南。聞喜，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濩澤，《禹貢》析城山在西南。端氏，臨汾，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皮氏，耿鄉，故耿國，晉獻公滅之，以賜大夫趙夙。後十世獻侯徙中牟。有鐵官。莽曰延平。長脩，平陽，韓武子玄孫貞子居此。有鐵官。莽曰香平。襄陵，有班氏鄉亭。莽曰幹昌。彘，霍大山在東，冀州山，周厲王所奔。莽曰黃城。楊，莽曰有年亭。北屈，《禹貢》壺口山在東南。莽曰朕北。蒲子，絳，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有鐵官。狐讘，騏。侯國。

太原郡，秦置。有鹽官，在晉陽。屬并州。户十六萬九千八百六十三，口六十八萬四百八十八。有家馬官。縣二十一：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龍山在西北。有鹽官。晉水所出，東入汾。葰人，界休，莽曰界美。榆次，涂水鄉，晉大夫知徐吾邑。梗陽鄉，魏戊邑。莽曰大原亭。中都，于離，莽曰于合。兹氏，莽曰兹同。狼孟，莽曰狼調。鄔，九澤在北，是爲昭餘祁，并州藪。晉大夫司馬彌牟邑。盂，晉大夫孟丙邑。平陶，莽曰多穰。汾陽，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冀州浸。京陵，莽曰致城。陽曲，大陵，有鐵官。莽曰大寧。原平，祁，晉大夫賈辛邑。莽曰示。上艾，綿曼水，東至蒲吾，入虖池水。慮虒，陽邑，莽曰繁穰。廣武。句注、賈屋山在北。都尉治。莽曰信桓。

上黨郡，秦置，屬并州。有上黨關、壺口關、石研關、天井關。户七萬三千

河北縣，是《詩》上的魏國，晉獻公把它滅掉了，用來分封大夫畢萬，曾孫魏絳遷徙到安邑。左邑縣，王莽時叫兆亭。汾陰縣，介山在南面。聞喜縣，是以前的曲沃。晉武公從晉陽遷到這裏。武帝元鼎六年經過這裏，改名。濩澤縣，《禹貢》中的析城山在西南。端氏縣，臨汾縣，垣縣，《禹貢》上的王屋山在東北，沇水從這裏流出，東南到武德流入黄河，溢出滎陽的北地中，又向東到琅槐流入大海，經過九個郡，行程有一千八百四十里。皮氏縣，耿鄉，是以前的耿國，晉獻公消滅了它，用來賜給大夫趙夙。這以後過了十代，到獻侯時遷到中牟。有鐵官。王莽時叫延平。長脩縣，平陽縣，韓武子玄孫貞子居住在這裏。有鐵官。王莽時叫香平。襄陵縣，有班氏鄉亭。王莽時叫幹昌。彘縣，霍大山在東面，冀州山，是周厲王所逃向的地方。王莽時叫黄城。楊縣，王莽時叫有年亭。北屈縣，《禹貢》的壺口山在東南。王莽時叫朕北。蒲子縣，絳縣，晉武公從曲沃遷到這裏。有鐵官。狐讘縣，騏縣。是侯國。

太原郡，秦國始置。有鹽官，在晉陽。屬於并州刺史部。有十六萬九千八百六十三户，六十八萬四百八十八人。有家馬官。轄二十一縣：晉陽縣，以前的《詩》上叫唐國，周成王消滅了唐國，把他弟弟叔虞分封在這裏。龍山在西北。有鹽官。晉水從這裏流出，向東流入汾水。葰人縣，界休縣，王莽時叫界美。榆次縣，在涂水鄉，晉國大夫知徐吾的邑地。梗陽鄉，魏戊的邑地。王莽時叫大原亭。中都縣，于離縣，王莽時叫于合。兹氏縣，王莽時叫兹同。狼孟縣，王莽時叫狼調。鄔縣，九澤在它北面，這裏是昭餘祁，并州的湖澤。晉大夫司馬彌牟的邑地。盂縣，晉大夫孟丙的邑地。平陶縣，王莽時叫多穰。汾陽縣，有北山，汾水從這裏流出，向西南到汾陰流入黄河，經過兩個郡，行程一千三百四十里，是冀州的灌渠。京陵縣，王莽時叫致城。陽曲縣，大陵縣，有鐵官。王莽時叫大寧。原平縣，祁縣，晉國大夫賈辛的邑地，王莽時叫示。上艾縣，有綿曼水，向東到蒲吾，流入虖池水。慮虒縣，陽邑縣，王莽時叫繁穰。廣武縣。句注、賈屋山在北面。由都尉管理。王莽時叫信桓。

上黨郡，秦始置，屬於并州。有上黨關、壺口關、石研關、天井關。有七萬三千七百九十八户，三十

七百九十八，口三十三萬七千七百六十六。縣十四：長子，周史辛甲所封。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屯留，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余吾，銅鞮，有上虒亭，下虒聚。沾，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涅氏，涅水也。襄垣，莽曰上黨亭。壺關，有羊腸阪。沾水東至朝歌入淇。泫氏，楊谷，絶水所出，南至壄王入沁。高都，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泫水。有天井關。潞，故潞子國。陭氏，陽阿，穀遠。羊頭山世靡谷，沁水所出，東南至滎陽入河，過郡三，行九百七十里。莽曰穀近。

三萬七千七百六十六人。下轄十四縣：長子縣，周史辛甲所封的地方。有鹿谷山，濁漳水從這裏流出。向東到鄴流入清漳。屯留縣，桑欽説“絳水從西南流出，向東流入大海”。余吾縣，銅鞮縣，有上虒亭，下虒聚。沾縣，有大黽谷，清漳水從這裏流出，向東北到邑成流入黄河，經過五個郡，行程一千六百八十里，有冀州河。涅氏縣，涅水從這裏流出。襄垣縣，王莽時叫上黨亭。壺關縣，有羊腸阪。沾水向東到朝歌流入淇水。泫氏縣，有楊谷，絶水從這裏流出，向南到壄王流入沁。高都縣，有莞谷，丹水從這裏流出，向東南流入泫水。有天井關。潞縣，是故潞子國。陭氏縣，陽阿縣，穀遠縣。有羊頭山世靡谷，沁水從這裏流出，向東南方向到滎陽流入黄河，經過三個郡，行程九百七十里，王莽時叫穀近。

河内郡，高帝元年爲殷國，二年更名。莽曰後隊，屬司隸。户二十四萬一千二百四十六，口百六萬七千九十七。縣十八：懷，有工官。莽曰河内。汲，武德，波，山陽，東太行山在西北。河陽，莽曰河亭。州，共，故國。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平皋，朝歌，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莽曰雅歌。脩武，温，故國，己姓，蘇忿生所封也。壄王，太行山在西北。衛元君爲秦所奪，自濮陽徙此。莽曰平壄。獲嘉，故汲之新中鄉，武帝行過更名也。軹，沁水，隆慮，國水東北至信成入張甲河，過郡三，行千八百四十里。有鐵官。蕩陰。蕩水東至内黄澤。西山，羑水所出，亦至内黄入蕩。有羑里城，西伯所拘也。

河内郡，高帝元年叫殷國，高帝二年改爲郡。王莽時改名後隊校尉部，屬於司隸。有二十四萬一千二百四十六户，一百零六萬七千零九十七人。下轄十八縣：懷縣，有工官。王莽時改名河内。汲縣，武德縣，波縣，山陽縣，在西北有東太行山。河陽縣，王莽時叫河亭。州縣，共縣，是舊國。有北山，淇水從這裏流出，向東到黎陽流入黄河。平皋縣，朝歌縣，紂王在這裏定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分有的封地，改名爲衛。王莽時叫雅歌。脩武縣，温縣，是舊國，都姓己，是蘇忿生的封地。壄王縣，太行山在西北。衛元君被秦國所攻奪，從濮陽遷徙到這裏。王莽時叫作平壄。獲嘉縣，是以前汲地的新中鄉，武帝經過時加以改名。軹縣，沁水縣，隆慮縣，國水向東北到信成流入張甲河，經過三個郡，行程一千八百四十里。有鐵官。蕩陰縣。蕩水向東到内黄澤。羑水從西山流出，也到内黄流入蕩水。有羑里城，西伯被拘留在這裏。

河南郡，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雒陽户五萬二千八百三十九。莽曰保忠信鄉，屬司隸也。户二十七萬六千四百四十四，口一百七十四萬二百七十九。有鐵官、工官。敖倉在滎陽。縣二十二：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晋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莽曰宜陽。

河南郡，即秦國的三川郡故地，高帝時改爲今名。雒陽有五萬二千八百三十九户。王莽時叫保忠信鄉，屬於司隸校尉部。有二十七萬六千四百四十四户，一百七十四萬二百七十九人。有鐵官、工官。敖倉在滎陽。下轄二十二縣：雒陽縣，周公遷移殷國百姓，因此叫成周。《春秋》上記載昭公三十二年，晋在狄泉會合諸侯，因爲它的面積比成周城的面積大，就讓敬王居住。王莽時叫作宜陽。滎陽縣，卞水、馮池都

滎陽，卞水、馮池皆在西南。有狼湯渠，首受泲，東南至陳入潁，過郡四，行七百八十里。偃師，尸鄉，殷湯所都。莽曰師成。京，平陰，中牟，圃田澤在西，豫州藪。有筦叔邑，趙獻侯自耿徙此。平，莽曰治平。陽武，有博狼沙。莽曰陽桓。河南，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緱氏，劉聚，周大夫劉子邑。有延壽城仙人祠。莽曰中亭。卷，原武，莽曰原桓。鞏，東周所居。穀成，《禹貢》瀍水出替亭北，東南入雒。故市，密，故國。有大騩山，潩水所出，南至臨潁入潁。新成，惠帝四年置。蠻中，故戎蠻子國。開封，逢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成皋，故虎牢。或曰制。苑陵，莽曰左亭。梁，𨞒狐聚，秦滅西周徙其君於此。陽人聚，秦滅東周徙其君於此。新鄭。《詩》鄭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後爲韓所滅，韓自平陽徙都之。

在西南。有狼湯渠，首先接受泲水的水，向東南到陳流入潁水，經過四個郡，行程七百八十里。偃師縣，有尸鄉，是殷湯定都的地方。王莽時叫師成。京縣，平陰縣，中牟縣，圃田澤在西面，是豫州的湖澤。有筦叔的邑地，趙獻侯從耿遷到這裏。平縣，王莽時改名治平。陽武縣，有博狼沙。王莽時叫陽桓。河南縣，是以前的郟、鄏地。周武王遷移九鼎，周公迎來太平，營建作爲都城，這就是王城，到平王時就居住在這裏。緱氏縣，劉聚，是周大夫劉子的邑地。有延壽城仙人祠。王莽時叫中亭。卷縣，原武縣，王莽時叫原桓。鞏縣，東周所居住的地方。穀成縣，《禹貢》上的瀍水從替亭北面流出，向東南流入雒水。故市縣，密縣，是舊有的國家。有大騩山，潩水從這裏流出，向南到臨潁流入潁水。新城縣，惠帝四年設置。蠻中，是以前的戎蠻子國。開封縣，逢池在東北，有的説是宋國的逢澤。成皋縣，是以前的虎牢。又叫制。苑陵縣，王莽時叫左亭。梁縣，有𨞒狐聚，秦滅西周後把它的君主遷到這裏。陽人聚，秦滅東周後把它的君主遷到這裏。新鄭縣。《詩》上的鄭國，是鄭桓公的兒子武公所建立的國家，後來被韓國所滅，韓國從平陽遷到這裏定都。

東郡，秦置。莽曰治亭。屬兗州。户四十萬一千二百九十七，口百六十五萬九千二十八。縣二十二：濮陽，衛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顓頊虛。莽曰治亭。觀，莽曰觀治。聊城，頓丘，莽曰順丘。發干，莽曰戢楯。范，莽曰建睦。茬平，莽曰功崇。東武陽，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莽曰武昌。博平，莽曰加睦。黎，莽曰黎治。清，莽曰清治。東阿，都尉治。離狐，莽曰瑞狐。臨邑，有泲廟。莽曰穀城亭。利苗，須昌，故須句國，大昊後，風姓。壽良，蚩尤祠在西北泲上。有朐城。樂昌，陽平，白馬，南燕，南燕國，姞姓，黃帝後。廩丘。

東郡，秦始置，王莽時改名叫治亭。屬於兗州刺史部。有四十萬一千二百九十七户，一百六十五萬九千零二十八人。轄二十二縣：濮陽縣，衛成公從楚丘遷到這裏。是以前的帝丘，顓頊時成爲廢墟。王莽時叫治亭。觀縣，王莽時叫觀治。聊城縣，頓丘縣，王莽時叫順丘。發干縣，王莽時叫戢楯。范縣，王莽時叫建睦。茬平縣，王莽時叫功崇。東武陽縣，大禹治理漯水，使它向東北到千乘流入大海，經過三個郡，行程一千零二十里。王莽時叫武昌。博平縣，王莽時叫加睦。黎縣，王莽時叫黎治。清縣，王莽時叫清治。東阿縣，由都尉治理。離狐縣，王莽時叫瑞狐。臨邑縣，有泲廟。王莽時叫穀城亭。利苗縣，須昌縣，是以前的須句國，大昊的後代，都姓風。壽良縣，蚩尤祠在西北的泲上。有朐城。樂昌縣，陽平縣，白馬縣，南燕縣，南燕國，都姓姞，黃帝的後代。廩丘縣。

陳留郡，武帝元狩元年置。屬兗州。户二十九萬六千二百八十四，口一百五十萬九千五十。縣十七：陳留，魯

陳留郡，武帝元狩元年設置。屬於兗州刺史部。有二十九萬六千二百八十四户，一百五十萬九千零五十人。轄十七縣：陳留縣，魯渠水首先從狼湯

渠水首受狼湯渠，東至陽夏，入渦渠。小黄，成安，寧陵，莽曰康善。雍丘，故杞國也，周武王封禹後東樓公。先春秋時徙魯東北，二十一世簡公爲楚所滅。酸棗，東昏，莽曰東明。襄邑，有服官。莽曰襄平。外黄，都尉治。封丘，濮渠水首受泲，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過郡三，行六百三十里。長羅，侯國。莽曰惠澤。尉氏，傿，莽曰順通。長垣，莽曰長固。平丘，濟陽，莽曰濟前。浚儀。故大梁。魏惠王自安邑徙此。睢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四，行千三百六十里。

潁川郡，秦置。高帝五年爲韓國，六年復故。莽曰左隊。陽翟有工官。屬豫州。户四十三萬二千四百九十一，口二百二十一萬九百七十三。縣二十：陽翟，夏禹國。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此。户四萬一千六百五十，口十萬九千。莽曰潁川。昆陽，潁陽，定陵，有東不羹。莽曰定城。長社，新汲，襄城，有西不羹。莽曰相城。郾，郟，舞陽，潁陰，崈高，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崇高爲外方山也。許，故國，姜姓，四岳後，太叔所封，二十四世爲楚所滅。傿陵，户四萬九千一百一，口二十六萬一千四百一十八。莽曰左亭。臨潁，莽曰監潁。父城，應鄉，故國，周武王弟所封。成安，侯國也。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鄭公。莽曰嘉美。陽城，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過郡三，行五百里。陽乾山，潁水所出，東至下蔡入淮，過郡三，行千五百里，荆州浸。有鐵官。綸氏。

汝南郡，高帝置。莽曰汝汾。分爲賞都尉。屬豫州。户四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七，口二百五十九萬六千一百四十八。縣三十七：平輿，陽安，陽城，侯國。莽曰新安。灈强，富波，女

渠接受水源，向東到陽夏，流入渦渠。小黄縣，成安縣，寧陵縣，王莽時叫康善。雍丘縣，是以前的杞國，周武王把它封給大禹的後代東樓公。先在春秋時遷到魯國的東北，到二十一代簡公時就被楚國所滅。酸棗縣，東昏縣，王莽時叫東明。襄邑縣，有服官。王莽時叫襄平。外黄縣，由都尉治理。封丘縣，濮渠水首先從濟水接受水源，向東北到都關，進入羊里水，經過三個郡，行程六百三十里。長羅縣，是諸侯國。王莽時叫惠澤。尉氏縣，傿縣，王莽時叫順通。長垣縣，王莽時叫長固。平丘縣，濟陽縣，王莽時叫濟前。浚儀縣。是以前的大梁。魏惠王從安邑遷到這裏。睢水首先從狼湯水接受水源，向東到取慮流入泗水，經過四個郡，行程一千三百六十里。

潁川郡，秦始置。高帝五年叫韓國，次年又恢復原名。王莽時叫左隊。陽翟有工官。屬於豫州刺史部。有四十三萬二千四百九十一户，二百二十一萬九百七十三人。轄二十縣：陽翟縣，是夏禹的諸侯國。周朝後期，韓景侯從新鄭遷到這裏。有四萬一千六百五十户，十萬九千人。王莽時叫潁川。昆陽縣，潁陽縣，定陵縣，有東不羹。王莽時叫定城。長社縣，新汲縣，襄城縣，有西不羹。王莽時叫相城。郾縣，郟縣，舞陽縣，潁陰縣，崈高縣，武帝時設置，用來奉祭太室山，這就是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代文字記載認爲崇高就是外方山。許縣，是以前的諸侯國，姓姜，四岳的後代，太叔所分封，二十四代被楚所滅。傿陵縣，有四萬九千一百零一户，二十六萬一千四百一十八人。王莽時叫左亭。臨潁縣，王莽時叫監潁。父城縣，應鄉，是以前的諸侯國，周武王的弟弟被分封在這裏。成安縣，是諸侯國。周承休縣，是諸侯國，元帝時設置，元始二年改名叫鄭公。王莽時叫嘉美。陽城縣，洧水從陽城山流出，向東南到長平流入潁水，經過三個郡，行程五百里。潁水從陽乾山流出，向東到下蔡流入淮水，經過三個郡，行程一千五百里，到荆州灌渠。有鐵官。綸氏縣。

汝南郡，高帝始置。王莽時改名汝汾。分離爲賞都尉。屬於豫州刺史部。有四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七户，二百五十九萬六千一百四十八人。轄三十七縣：平輿縣，陽安縣，陽城縣，是侯國。王莽時叫新安。灈强縣，富波縣，女陽縣，鮦陽縣，吴

陽，鮦陽，吴房，安成，侯國。莽曰至成。南頓，故頓子國，姬姓。朗陵，細陽，莽曰樂慶。宜春，侯國。莽曰宣孱。女陰，故胡國。都尉治。莽曰汝墳。新蔡，蔡平侯自蔡徙此，後二世徙下蔡。莽曰新遷。新息，莽曰新德。灈陽，期思，慎陽，慎，莽曰慎治。召陵，弋陽，侯國。西平，有鐵官。莽曰新亭。上蔡，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度放，成王封其子胡，十八世徙新蔡。灊，莽曰閏治。西華，莽曰華望。長平，莽曰長正。宜禄，莽曰賞都亭。項，故國。新郪，莽曰新延。歸德，侯國。宣帝置。莽曰歸惠。新陽，莽曰新明。安昌，侯國。莽曰始成。安陽，侯國。莽曰均夏。博陽，侯國。莽曰樂家。成陽，侯國。莽曰新利。定陵。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

房縣，安成縣，是侯國。王莽時叫至成。南頓縣，是以前的頓子國，都是姬姓。朗陵縣，細陽縣，王莽時叫樂慶。宜春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宣孱。女陰縣，是以前的胡國。由都尉管理。王莽時叫汝墳。新蔡縣，蔡平侯從蔡遷到這裏，二代後遷到下蔡。王莽時叫新遷。新息縣，王莽時叫新德。灈陽縣，期思縣，慎陽縣，慎縣，王莽時叫慎治。召陵縣，弋陽縣，是侯國。西平縣，有鐵官。王莽時叫新亭。上蔡縣，是以前的蔡國，周武王的弟弟叔度被分封在這裏。叔度被流放後，成王就封他的兒子胡，十八代後遷到新蔡。灊縣，王莽時叫閏治。西華縣，王莽時叫華望。長平縣，王莽時叫長正。宜禄縣，王莽時叫賞都亭。項縣，以前是侯國。新郪縣，王莽時叫新延。歸德縣，是侯國。宣帝時設置。王莽時叫歸惠。新陽縣，王莽時叫新明。安昌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始成。安陽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均夏。博陽縣，是侯國。王莽時叫樂家。成陽縣，是侯國。王莽時叫新利。定陵縣。汝水從高陵山流出，向東南到新蔡流入淮水，經過四個郡，行程一千三百四十里。

南陽郡，秦置。莽曰前隊。屬荆州。户三十五萬九千三百一十六，口一百九十四萬二千五十一。縣三十六：宛，故申伯國。有屈申城。縣南有北筮山。户四萬七千五百四十七。有工官、鐵官。莽曰南陽。犨，杜衍，莽曰閏衍。酇，侯國。莽曰南庚。育陽，有南筮聚，在東北。博山，侯國。哀帝置。故順陽。涅陽，莽曰前亭。陰，堵陽，莽曰陽城。雉，衡山，澧水所出，東至郾入汝。山都，蔡陽，莽之母功顯君邑。新野，筑陽，故穀伯國。莽曰宜禾。棘陽，武當，舞陰，中陰山，瀙水所出，東至蔡入汝。西鄂，穰，莽曰農穰。酈，育水出西北，南入漢。安衆，侯國。故宛西鄉。冠軍，武帝置。故穰盧陽鄉、宛臨駣聚。比陽，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浦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川。莽曰平善。隨，故國。厲鄉，故厲國也。葉，楚葉公邑。有長城，號曰方城。鄧，故國。

南陽郡，秦始置。王莽時改名叫前隊。屬於荆州刺史部。有三十五萬九千三百一十六户，一百九十四萬二千零五十一人。有三十六個縣：宛縣，是以前的申伯國。有屈申城。縣南有北筮山。有四萬七千五百四十七户。有工官、鐵官。王莽時叫作南陽。犨縣，杜衍縣，王莽時叫閏衍。酇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南庚。育陽縣，有南筮聚，在東北面。博山縣，是侯國。哀帝時設置。是以前的順陽。涅陽縣，王莽時叫前亭。陰縣，堵陽縣，王莽時叫陽城。雉縣，澧水從衡山流出，向東到郾流入汝水。山都縣，蔡陽縣，王莽的母親功顯君的邑地。新野縣，筑陽縣，是以前的穀伯國。王莽時叫作宜禾。棘陽縣，武當縣，舞陰縣，瀙水從中陰山流出，向東到蔡流入汝水。西鄂縣，穰縣，王莽時叫農穰。酈縣，育水從西北流出，向南進入漢水。安衆縣，是侯國。是以前宛的西鄉。冠軍縣，武帝時設置。是原來穰縣的盧陽鄉、宛縣的臨駣聚。比陽縣，平氏縣，《禹貢》上的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從這裏流出，向東南到淮浦流入大海，經過四個郡，行程三千二百四十里，到青州河。王莽時叫平善。隨縣，舊有的侯國。厲鄉，是原先的厲國。葉縣，是楚國葉公的邑地。有長城，號稱方城。

都尉治。朝陽，莽曰厲信。魯陽，有魯山。古魯縣，御龍氏所遷。魯山，滍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又有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舂陵，侯國。故蔡陽白水鄉。上唐鄉，故唐國。新都，侯國。莽曰新林。湖陽，故廖國也。紅陽，侯國。莽曰紅俞。樂成，侯國。博望，侯國。莽曰宜樂。復陽。侯國。故湖陽樂鄉。

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爲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爲臨江，中二年復故。莽曰南順。屬荆州。户十二萬五千五百七十九，口七十一萬八千五百四十。有發弩官。縣十八：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後十世秦拔我郢，徙陳。莽曰江陸。臨沮，《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行六百里。夷陵，都尉治。莽曰居利。華容，雲夢澤在南，荆州藪。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宜城，故鄢，惠帝三年更名。郢，楚别邑，故郢。莽曰郢亭。邔，當陽，中廬，枝江，故羅國。江沱出西，東入江。襄陽，莽曰相陽。編，有雲夢官。莽曰南順。秭歸，歸鄉，故歸國。夷道，莽曰江南。州陵，莽曰江夏。若，楚昭王畏吴，自郢徙此，後復還郢。巫，夷水東至夷道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有鹽官。高成。洈山，洈水所出，東入繇。繇水南至華容入江，過郡二，行五百里。莽曰言程。

江夏郡，高帝置。屬荆州。户五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口二十一萬九千二百一十八。縣十四：西陵，有雲夢官。莽曰江陽。竟陵，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内方山。鄖鄉，楚鄖公邑。莽曰守平。西陽，襄，莽曰襄非。邾，衡山王吴芮都。軑，故弦子國。鄂，安陸，横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沙羡，蘄春，

鄧縣，舊有的侯國。由都尉管理。朝陽縣，王莽時叫厲信。魯陽縣，有魯山。古代的魯縣，是御龍氏遷移的地方。魯山，是滍水的發源地，東北到定陵流入汝水。又有昆水，東南到定陵流入汝水。舂陵縣，是侯國。以前是蔡陽的白水鄉。上唐鄉，是以前的唐國。新都縣，是侯國。王莽時叫新林。湖陽縣，是以前的廖國。紅陽縣，是侯國。王莽時叫紅俞。樂成縣，是侯國。博望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宜樂。復陽縣。是侯國。以前是湖陽的樂鄉。

南郡，秦始置，高帝元年改爲臨江郡，高帝五年恢復原名。景帝二年又重新改爲臨江，景帝中二年又恢復原名。王莽時叫南順。屬荆州刺史部。有十二萬五千五百七十九户，七十一萬八千五百四十人。有發弩官。下轄十八個縣：江陵縣，以前楚國的郢都，楚文王從丹陽遷到這裏。過九代後平王在這裏建城。十代後秦國攻取郢都，遷到陳。王莽時叫江陸。臨沮縣，《禹貢》上記載南面分佈荆山在東北，漳水從這裏流出，向東到江陵流入陽水，陽水流入沔水，行程六百里。夷陵縣，由都尉治理。王莽時叫居利。華容縣，雲夢澤在南面，是荆州的湖澤。夏水首先從長江接受水源，向東流入沔水，行程五百里。宜城縣，是以前的鄢縣，惠帝三年改名。郢縣，楚國的另外邑地。是以前的郢都。王莽時叫郢亭。邔縣，當陽縣，中廬縣，枝江縣，是原來的羅國。江沱水從西面流出，向東流入長江。襄陽縣，王莽時叫相陽。編縣，有雲夢的官員。王莽時叫南順。秭歸縣，歸鄉，是原來的歸國。夷道縣，王莽時叫江南。州陵縣，王莽時叫江夏。若縣，楚昭王畏懼吴國，從郢都遷到這裏，後來重新回到郢都。巫縣，夷水向東到夷道流入長江，經過兩個郡，行程五百四十里。有鹽官。高成縣。洈水從洈山流出，向東流入繇水。繇水向南到華容流入長江，經過兩個郡，行程五百里。王莽時叫言程。

江夏郡，高帝始置。屬於荆州刺史部。有五萬六千八百四十四户，二十一萬九千二百一十八人。有十四個縣：西陵縣，有雲夢的官員。王莽時叫江陽。竟陵縣，章山在東北，古代文字記載認爲是内方山。鄖鄉，是楚國的鄖公邑。王莽時叫守平。西陽縣，襄縣，王莽時叫襄非。邾縣，衡山王吴芮的都城。軑縣，是原來的弦子國。鄂縣，安陸縣，横尾山在東北，古代文字記載認爲是陪尾山。沙羡縣，蘄

郿，雲杜，下雉，莽曰閏光。鍾武。侯國。莽曰當利。

廬江郡，故淮南，文帝十六年別爲國。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屬揚州。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户十二萬四千三百八十三，口四十五萬七千三百三十三。有樓船官。縣十二：舒，故國。莽曰昆鄉。居巢，龍舒，臨湖，雩婁，決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水，亦北至蓼入決，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襄安，莽曰廬江亭也。樅陽，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灊，天柱山在南。有祠。沘山，沘水所出，北至壽春入芍陂。晥，有鐵官。湖陵邑，北湖在南。松兹。侯國。莽曰誦善。

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更名爲淮南國，武帝元狩元年復故。莽曰延平。屬揚州。户十五萬五十二，口七十八萬五百二十五。有陂官、湖官。縣十五：壽春邑，楚考烈王自陳徙此。浚遒，成德，莽曰平阿。橐皋，陰陵，莽曰陰陸。歷陽，都尉治。莽曰明義。當塗，侯國。莽曰山聚。鍾離，莽曰蠶富。合肥，東城，莽曰武城。博鄉，侯國。莽曰揚陸。曲陽，侯國。莽曰延平亭。建陽，全椒，阜陵。莽曰阜陸。

山陽郡，故梁。景帝中六年別爲山陽國。武帝建元五年別爲郡。莽曰鉅野。屬兖州。户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有鐵官。縣二十三：昌邑，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爲昌邑國。有梁丘鄉。《春秋傳》曰“宋、齊會于梁丘”。南平陽，莽曰黽平。成武，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子成公徙濮陽。莽曰成安。湖陵，《禹貢》“浮于泗、淮，通于河”，水在南。莽曰湖陸。東緡，方與，橐，莽曰高平。鉅壄，大壄澤在北，兖州藪。單父，都尉治。莽曰利父。薄，都關，城都，

春縣，郿縣，雲杜縣，下雉縣，王莽時叫閏光。鍾武縣。是侯國。王莽時叫當利。

廬江郡，是原來的淮南國，文帝十六年另立爲國。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從這裏發源。屬於揚州刺史部。廬江從陵陽東南流出，向北流入長江。有十二萬四千三百八十三户，四十五萬七千三百三十三人。有樓船官。下轄十二個縣：舒縣，原來是侯國。王莽時叫昆鄉。居巢縣，龍舒縣，臨湖縣，雩婁縣，決水向北到蓼流入淮河，又有灌水，也向北到蓼流入決水，經過兩個郡，行程五百一十里。襄安縣，王莽時叫廬江亭。樅陽縣，尋陽縣，《禹貢》上九江在南面，都在東面匯合形成長江。灊縣，天柱山在南面。有祠。沘水從沘山流出，向北到壽春流入芍陂。晥縣，有鐵官。湖陵邑縣，北湖在南面。松兹縣。是侯國。王莽時叫誦善。

九江郡，秦始置，高帝四年改名爲淮南國，武帝元狩元年恢復原名。王莽時叫延平。屬於揚州刺史部。有十五萬零五十二户，七十八萬零五百二十五人。有陂官、湖官。有十五個縣：壽春邑縣，楚國考烈王從陳遷到這裏。浚遒縣，成德縣，王莽時叫平阿。橐皋縣，陰陵縣，王莽時叫陰陸。歷陽縣，由都尉治理。王莽時叫明義。當塗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山聚。鍾離縣，王莽時叫蠶富。合肥縣，東城縣，王莽時叫武城。博鄉縣，是侯國。王莽時叫揚陸。曲陽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延平亭。建陽縣，全椒縣，阜陵縣。王莽時叫阜陸。

山陽郡，以前是梁國。景帝中六年另立爲山陽國。武帝建元五年另立爲郡。王莽時叫鉅野。屬於兖州刺史部。有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户，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人。有鐵官。下轄二十三個縣：昌邑縣，武帝天漢四年改山陽爲昌邑國。有梁丘鄉。《春秋傳》説“宋、齊會盟於梁丘”。南平陽縣，王莽時叫黽平。成武縣，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建的城，把衛文公遷到這裏。兒子成公遷到濮陽。王莽時叫成安。湖陵縣，《禹貢》“從泗水、淮水乘船到達黄河”，水在南面，王莽時叫湖陸。東緡縣，方與縣，橐縣，王莽時叫高平。鉅壄縣，大壄澤在北面，是兖州的湖澤。單父縣，由都尉治理。王莽時叫利父。薄縣，都關縣，城都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城穀。黄縣，是侯國。爰

侯國。莽曰城穀。黄，侯國。爰戚，侯國。莽曰戚亭。郚成，侯國。莽曰告成。中鄉，侯國。平樂，侯國。包水東北至沛入泗。鄭，侯國。瑕丘，甾鄉，侯國。栗鄉，侯國。莽曰足亭。曲鄉，侯國。西陽。侯國。

濟陰郡，故梁。景帝中六年别爲濟陰國。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禹貢》荷澤在定陶東。屬兖州。户二十九萬二十五，口百三十八萬六千二百七十八。縣九：定陶，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冤句，莽改定陶曰濟平，冤句縣曰濟平亭。吕都，莽曰祈都。葭密，成陽，有堯冢靈臺。《禹貢》雷澤在西北。鄄城，莽曰鄄良。句陽，秺，莽曰萬歲。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

沛郡，故秦泗水郡。高帝更名。莽曰吾符。屬豫州。户四十萬九千七十九，口二百三萬四百八十。縣三十七：相，莽曰吾符亭。龍亢，竹，莽曰篤亭。穀陽，蕭，故蕭叔國，宋别封附庸也。向，故國。《春秋》曰"莒人入向"。姜姓，炎帝後。銍，廣戚，侯國。莽曰力聚。下蔡，故州來國，爲楚所滅，後吴取之，至夫差遷昭侯於此。後四世侯齊竟爲楚所滅。豐，莽曰吾豐。鄲，莽曰單城。譙，莽曰延成亭。蘄，垂鄉。高祖破黥布。都尉治。莽曰蘄城。𨛦，莽曰貢。輒與，莽曰華樂。山桑，公丘，侯國。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符離，莽曰符合。敬丘，侯國。夏丘，莽曰歸思。洨，侯國。垓下，高祖破項羽。莽曰育成。沛，有鐵官。芒，莽曰博治。建成，侯國。城父，夏肥水東南至下蔡入淮，過郡二，行六百二十里。莽曰思善。建平，侯國。莽曰田平。酇，莽曰贊治。栗，侯國。莽曰成富。扶陽，侯國。莽曰合治。高，侯

戚縣，是侯國。王莽時叫戚亭。郚成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告成。中鄉縣，是侯國。平樂縣，是侯國。包水向東北到沛流入泗水。鄭縣，是侯國。瑕丘縣，甾鄉縣，是侯國。栗鄉縣，是侯國。王莽時叫足亭。曲鄉縣，是侯國。西陽縣。是侯國。

濟陰郡，是原來的梁國。景帝中六年另立爲濟陰國。宣帝甘露二年改名叫定陶。《禹貢》上的荷澤在定陶東面。屬於兖州刺史部。有二十九萬零二十五户，一百三十八萬六千二百七十八人。轄九個縣：定陶縣，是原來的曹國，周武王的弟弟叔振鐸被分封在這裏。《禹貢》上的陶丘在西南面。有陶丘亭。冤句縣，王莽時改定陶叫濟平，冤句縣叫濟平亭。吕都縣，王莽時叫祈都。葭密縣，成陽縣，有堯帝的冢靈臺。《禹貢》上的雷澤在西北。鄄城縣，王莽時叫鄄良。句陽縣，秺縣，王莽時叫萬歲。乘氏縣。泗水向東南到睢陵流入淮水，經過六個郡，行程一千一百一十里。

沛郡，即秦國的泗水郡。高帝時改爲郡。王莽時叫吾符。屬於豫州刺史部。有四十萬九千零七十九户，二百零三萬四百八十人。轄三十七個縣：相縣，王莽時叫吾符亭。龍亢縣，竹縣，王莽時叫篤亭。穀陽縣，蕭縣，是原來的蕭叔國，宋時另立爲附屬於諸侯的小國。向縣，舊侯國，《春秋》上説"莒人進入向國"。姜姓，是炎帝的後代。銍縣，廣戚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力聚。下蔡縣，原來的州來國，被楚國所滅，後來吴國攻取了它，到夫差時把昭侯遷到這裏。四世後侯國齊終於被楚國滅掉。豐縣，王莽時叫吾豐。鄲縣，王莽時叫單城。譙縣，王莽時叫延成亭。蘄縣，垂鄉。高祖攻破黥布。由都尉治理。王莽時叫蘄城。𨛦縣，王莽時叫貢。輒與縣，王莽時叫華樂。山桑縣，公丘縣，是侯國。是原來的滕國，周懿王的兒子錯叔繡被分封在這裏，三十一代被齊國所滅。符離縣，王莽時叫符合。敬丘縣，是侯國。夏丘縣，王莽時叫歸思。洨縣，是侯國。高祖在垓下打敗項羽。王莽時叫育成。沛縣，有鐵官。芒縣，王莽時叫博治。建成縣，是侯國。城父縣，夏肥水向東南到下蔡流入淮水，經過兩個郡，行程六百二十里。王莽時叫思善。建平縣，是侯國。王莽時叫田平。酇縣，王莽時叫贊治。栗縣，是侯國。王莽時叫成富。扶陽縣，是

國。高柴，侯國。漂陽，平阿，侯國。莽曰平寧。東鄉，臨都，義成，祁鄉。侯國。莽曰會穀。

魏郡，高帝置。莽曰魏城。屬冀州。户二十一萬二千八百四十九，口九十萬九千六百五十五。縣十八：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館陶，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斥丘，莽曰利丘。沙，内黄，清河水出南。清淵，魏，都尉治。莽曰魏城亭。繁陽，元城，梁期，黎陽，莽曰黎蒸。即裴，侯國。莽曰即是。武始，漳水東至邯鄲入漳，又有拘澗水，東北至邯鄲入白渠。邯會，侯國。陰安，平恩，侯國。莽曰延平。邯溝，侯國。武安。欽口山，白渠水所出，東至列人入漳。又有𣶃水，東北至東昌入虖池河，過郡五，行六百一里。有鐵官。莽曰桓安。

鉅鹿郡，秦置。屬冀州。户十五萬五千九百五十一，口八十二萬七千一百七十七。縣二十：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紂所作沙丘臺在東北七十里。南䜌，莽曰富平。廣阿，象氏，侯國。莽曰寧昌。廮陶，宋子，莽曰宜子。楊氏，莽曰功陸。臨平，下曲陽，都尉治。貰，鄡，莽曰秦聚。新市，侯國。莽曰市樂。堂陽，有鹽官。嘗分爲經縣。安定，侯國。敬武，歷鄉，侯國。莽曰歷聚。樂信，侯國。武陶，侯國。柏鄉，侯國。安鄉。侯國。

常山郡，高帝置。莽曰井關。屬冀州。户十四萬一千七百四十一，口六十七萬七千九百五十六。縣十八：元氏，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黄河。莽曰井關亭。石邑，井陘山在西，洨水所出，東南至廮陶入泜。桑中，侯國。靈壽，中山桓公居此。《禹貢》衛水出東北，東入虖池。蒲吾，有鐵山。大

侯國。王莽時叫合治。高縣，是侯國。高柴縣，是侯國。漂陽縣，平阿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平寧。東鄉縣，臨都縣，義成縣，祁鄉縣。是侯國。王莽時叫會穀。

魏郡，高帝始置。王莽時叫魏城。屬於冀州刺史部。有二十一萬二千八百四十九户，九十萬九千六百五十五人。轄十八個縣：鄴縣，原來的大河在它東北流入大海。館陶縣，河水分流形成屯氏河，東北到章武流入大海，經過四個郡，行程一千五百里。斥丘縣，王莽時叫利丘。沙縣，内黄縣，清河水從它南面流出。清淵縣，魏縣，由都尉治理。王莽時叫魏城亭。繁陽縣，元城縣，梁期縣，黎陽縣，王莽時叫黎蒸。即裴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即是。武始縣，漳水向東到邯鄲流入漳水，還有拘澗水，向東北到邯鄲流入白渠。邯會縣，是侯國。陰安縣，平恩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延平。邯溝縣，是侯國。武安縣。白渠水從欽口山發源，向東到列人流入漳水。還有𣶃水，向東北到東昌流入虖池河，經過五個郡，行程六百零一里。有鐵官。王莽時叫桓安。

鉅鹿郡，秦始置。屬於冀州刺史部。有十五萬五千九百五十一户，八十二萬七千一百七十七人。轄二十個縣：鉅鹿縣，《禹貢》上的大陸澤在北面。紂王所造的沙丘臺在東北七十里。南䜌縣，王莽時叫富平。廣阿縣，象氏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寧昌。廮陶縣，宋子縣，王莽時叫宜子。楊氏縣，王莽時叫功陸。臨平縣，下曲陽縣，由都尉治理。貰縣，鄡縣，王莽時叫秦聚。新市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市樂。堂陽縣，有鹽官。曾經分化爲經縣。安定縣，是侯國。敬武縣，歷鄉縣，是侯國。王莽時叫歷聚。樂信縣，是侯國。武陶縣，是侯國。柏鄉縣，是侯國。安鄉縣。是侯國。

常山郡，高帝始置。王莽改名爲井關。屬於冀州刺史部。有十四萬一千七百四十一户，六十七萬七千九百五十六人。轄十八個縣：元氏縣，沮水首先從中丘西山的窮泉谷接受水源，向東到堂陽流入黄河。王莽時叫井關亭。石邑縣，井陘山在西面，洨水發源於此，向東南到廮陶流入泜水。桑中縣，是侯國。靈壽縣，中山桓公居住在這裏。《禹貢》上的衛水從東北流出，向東流入虖池。蒲吾縣，有鐵山。大白渠水

白渠水首受綿曼水，東南至下曲陽入斯洨。上曲陽，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禹貢》恒水所出，東入滱。莽曰常山亭。九門，莽曰久門。井陘，房子，贊皇山，濟水所出，東至廮陶入泜。莽曰多子。中丘，逢山長谷，渚水所出，東至張邑入濁。莽曰直聚。封斯，侯國。關，平棘，鄗，世祖即位，更名高邑。莽曰禾成亭。樂陽，侯國。莽曰暢苗。平臺，侯國。莽曰順臺。都鄉，侯國。有鐵官。莽曰分鄉。南行唐。牛飲山白陸谷，滋水所出，東至新市入虖池。都尉治。莽曰延億。

清河郡，高帝置。莽曰平河。屬冀州。户二十萬一千七百七十四，口八十七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縣十四：清陽，王都。東武城，繹幕，靈，河水別出爲鳴犢河，東北至蓨入屯氏河。莽曰播。厝，莽曰厝治。鄃，莽曰善陸。貝丘，都尉治。信成，張甲河首受屯氏別河，東北至蓨入漳水。㷧題，東陽，侯國。莽曰胥陵。信鄉，侯國。繚，棗彊，復陽。莽曰樂歲。

涿郡，高帝置。莽曰垣翰。屬幽州。户十九萬五千六百七，口七十八萬二千七百六十四。有鐵官。縣二十九：涿，桃水首受涞水，分東至安次入河。迺，莽曰迺屏。穀丘，故安，閻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也，并州浸。水亦至范陽入涞。南深澤，范陽，莽曰順陰。蠡吾，容城，莽曰深澤。易，廣望，侯國。鄚，莽曰言符。高陽，莽曰高亭。州鄉，侯國。安平，都尉治。莽曰廣望亭。樊輿，侯國。莽曰握符。成，侯國。莽曰宜家。良鄉，侯國。垣水南東至陽鄉入桃。莽曰廣陽。利鄉，侯國。莽曰章符。臨鄉，侯國。益昌，侯國。莽曰有秩。陽鄉，侯國。莽曰章武。西鄉，侯國。莽曰移風。饒陽，中水，武垣，莽曰垣翰亭。阿陵，莽曰阿陸。阿武，侯

首先從綿曼水接受水源，向東南到下曲陽流入斯洨。上曲陽縣，恒山的北谷在西北方向。有祠。并州山。《禹貢》上的恒水從并州山流出，向東流入滱水。王莽時叫常山亭。九門縣，王莽時叫久門。井陘縣，房子縣，濟水從贊皇山流出，向東到廮陶流入泜水。王莽時叫多子。中丘縣，渚水從逢山長谷流出，向東到張邑流入濁水。王莽時叫直聚。封斯縣，是侯國。關縣，平棘縣，鄗縣，世祖即位，改名叫高邑。王莽時叫禾成亭。樂陽縣，是侯國。王莽時叫暢苗。平臺縣，是侯國。王莽時叫順臺。都鄉縣，是侯國。有鐵官。王莽時叫分鄉。南行唐縣。滋水從牛飲山白陸谷流出，向東到新市流入虖池。由都尉治理。王莽時叫延億。

清河郡，高帝始置。王莽時改名爲平河。屬於冀州刺史部。有二十萬一千七百七十四户，八十七萬五千四百二十二人。有十四個縣：清陽縣，是諸侯王的都城。東武城縣，繹幕縣，靈縣，黄河水分流形成鳴犢河，向東北到蓨流入屯氏河。王莽時叫播。厝縣，王莽時叫厝治。鄃縣，王莽時叫善陸。貝丘縣，由都尉治理。信成縣，張甲河首先接受屯氏支流，向東北到蓨流入漳水。㷧題縣，東陽縣，是侯國。王莽時叫胥陵。信鄉縣，是侯國。繚縣，棗彊縣，復陽縣。王莽時叫樂歲。

涿郡，高帝始置。王莽時叫垣翰，屬於幽州刺史部。有十九萬五千六百零七户，七十八萬二千七百六十四人。有鐵官。下轄二十九個縣：涿縣，桃水首先從涞水接受水源，分流向東到安次流入黄河。迺縣，王莽時叫迺屏。穀丘縣，故安縣，易水從閻鄉流出，向東到范陽流入濡水，是并州的灌渠。水流也到范陽流入涞水。南深澤縣，范陽縣，王莽時叫順陰。蠡吾縣，容城縣，王莽時叫深澤。易縣，廣望縣，是侯國。鄚縣，王莽時叫言符。高陽縣，王莽時叫高亭。州鄉縣，是侯國。安平縣，由都尉治理。王莽時叫廣望亭。樊輿縣，是侯國。王莽時叫握符。成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宜家。良鄉縣，是侯國。垣水向南向東到陽鄉流入桃水。王莽時叫廣陽。利鄉縣，是侯國。王莽時叫章符。臨鄉縣，是侯國。益昌縣，是侯國。王莽時叫有秩。陽鄉縣，是侯國。王莽時叫章武。西鄉縣，是侯國。王莽時叫移風。饒陽縣，中水縣，武垣縣，王莽時叫垣翰亭。阿陵縣，王莽

國。高郭，侯國。莽曰廣隄。新昌。侯國。

勃海郡，高帝置。莽曰迎河。屬幽州。户二十五萬六千三百七十七，口九十萬五千一百一十九。縣二十六：浮陽，莽曰浮城。陽信，東光，有胡蘇亭。阜城，莽曰吾城。千童，重合，南皮，莽曰迎河亭。定，侯國。章武，有鹽官。莽曰桓章。中邑，莽曰檢陰。高成，都尉治。高樂，莽曰爲鄉。參户，侯國。成平，虖池河，民曰徒駭河。莽曰澤亭。柳，侯國。臨樂，侯國。莽曰樂亭。東平舒，重平，安次，脩市，侯國。莽曰居寧。文安，景成，侯國。東州，建成，章鄉，侯國。蒲領。侯國。

平原郡，高帝置。莽曰河平。屬青州。户十五萬四千三百八十七，口六十六萬四千五百四十三。縣十九：平原，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里。鬲，平當以爲鬲津。莽曰河平亭。高唐，桑欽言漯水所出。重丘，平昌，侯國。羽，侯國。莽曰羽貞。般，莽曰分明。樂陵，都尉治。莽曰美陽。祝阿，莽曰安成。瑗，莽曰東順亭。阿陽，漯陰，莽曰翼成。朸，莽曰張鄉。富平，侯國。莽曰樂安亭。安惪，合陽，侯國。莽曰宜鄉。樓虚，侯國。龍頟，侯國。莽曰清鄉。安。侯國。

千乘郡，高帝置。莽曰建信。屬青州。户十一萬六千七百二十七，口四十九萬七百二十。有鐵官、鹽官、均輸官。縣十五：千乘，有鐵官。東鄒，溼沃，莽曰延亭。平安，侯國。莽曰鴻睦。博昌，時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幽州浸。蓼城，都尉治。莽曰施武。建信，狄，莽曰利居。琅槐，樂安，被陽，侯國。高昌，繁安，侯國。莽曰瓦亭。

時叫阿陸。阿武縣，是侯國。高郭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廣隄。新昌縣。是侯國。

勃海郡，高帝始置。王莽時叫迎河，屬於幽州刺史部。有二十五萬六千三百七十七户，九十萬五千一百一十九人。有二十六個縣：浮陽縣，王莽時叫浮城。陽信縣，東光縣，有胡蘇亭。阜城縣，王莽時叫吾城縣。千童縣，重合縣，南皮縣，王莽時叫迎河亭。定縣，是侯國。章武縣，有鹽官。王莽時叫桓章。中邑縣，王莽時叫檢陰。高成縣，由都尉治理。高樂縣，王莽時叫爲鄉縣。參户縣，是侯國。成平縣，有虖池河，民間叫徒駭河。王莽時叫澤亭縣。柳縣，是侯國。臨樂縣，是侯國。王莽時叫樂亭縣。東平舒縣，重平縣，安次縣，脩市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居寧縣。文安縣，景成縣，是侯國。東州縣，建成縣，章鄉縣，是侯國。蒲領縣。是侯國。

平原郡，高帝始置。王莽時叫河平郡。屬於青州刺史部。有十五萬四千三百八十七户，六十六萬四千五百四十三人。下轄十九個縣：平原縣，有篤馬河，向東北流入大海，行程五百六十里。鬲縣，平當認爲是鬲津縣。王莽時叫河平亭。高唐縣，桑欽説漯水從這裏流出。重丘縣，平昌縣，是侯國。羽縣，是侯國。王莽時叫羽貞縣。般縣，王莽時叫分明縣。樂陵縣，由都尉治理。王莽時叫美陽縣。祝阿縣，王莽時叫安成縣。瑗縣，王莽時叫東順亭縣。阿陽縣，漯陰縣，王莽時叫翼成縣。朸縣，王莽時叫張鄉縣。富平縣，是侯國。王莽時叫樂安亭縣。安惪縣，合陽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宜鄉縣。樓虚縣，是侯國。龍頟縣，是侯國。王莽時叫清鄉縣。安縣。是侯國。

千乘郡，高帝始置。王莽時改爲建信郡。屬於青州刺史部。有十一萬六千七百二十七户，四十九萬零七百二十人。有鐵官、鹽官、均輸官。下轄十五個縣：千乘縣，有鐵官。東鄒縣，溼沃縣，王莽時叫延亭縣。平安縣，是侯國。王莽時叫鴻睦縣。博昌縣，時水向東北到鉅定流入馬車瀆，是幽州的灌渠。蓼城縣，由都尉治理。王莽時叫施武縣。建信縣，狄縣，王莽時叫利居縣。琅槐縣，樂安縣，被陽縣，是侯國。高昌縣，繁安縣，是侯國。王莽時

高宛，莽曰常鄉。延鄉。

濟南郡，故齊。文帝十六年别爲濟南國。景帝二年爲郡。莽曰樂安。屬青州。户十四萬七百六十一，口六十四萬二千八百八十四。縣十四：東平陵，有工官、鐵官。鄒平，臺，莽曰臺治。梁鄒，土鼓，於陵，都尉治。莽曰於陸。陽丘，般陽，莽曰濟南亭。菅，朝陽，侯國。莽曰脩治。歷城，有鐵官。猇，侯國。莽曰利成。著，宜成。侯國。

泰山郡，高帝置。屬兗州。户十七萬二千八十六，口七十二萬六千六百四。有工官。汶水出萊毋，西入濟。縣二十四：奉高，有明堂，在西南四里，武帝元封二年造。有工官。博，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兗州山。茬，盧，都尉治。濟北王都也。肥成，蛇丘，隧鄉，故隧國。《春秋》曰“齊人殲于隧”也。剛，故闡。莽曰柔。柴，蓋，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青州浸。梁父，東平陽，南武陽，冠石山，治水所出，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二，行九百四十里。莽曰桓宣。萊蕪，原山，甾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泲，幽州浸。又《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汶水，桑欽所言。鉅平，有亭亭山祠。嬴，有鐵官。牟，故國。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莽曰蒙恩。華，莽曰翼陰。寧陽，侯國。莽曰寧順。乘丘，富陽，桃山，侯國。莽曰裒魯。桃鄉，侯國。莽曰鄣亭。式。

齊郡，秦置。莽曰濟南。屬青州。户十五萬四千八百二十六，口五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四。縣十二：臨淄，師尚父所封。如水西北至梁鄒入泲。有服官、鐵官。莽曰齊陵。昌國，德會水西北

叫瓦亭縣。高宛縣，王莽時叫常鄉縣。延鄉縣。

濟南郡，是原來的齊國。文帝十六年另立爲濟南國。景帝二年始置此郡。王莽時叫樂安郡，屬於青州刺史部。有十四萬零七百六十一户，六十四萬二千八百八十四人。有十四個縣：東平陵縣，有工官、鐵官。鄒平縣，臺縣，王莽時叫臺治縣。梁鄒縣，土鼓縣，於陵縣，由都尉治理。王莽時叫於陸縣。陽丘縣，般陽縣，王莽時叫濟南亭縣。菅縣，朝陽縣，是侯國。王莽時叫脩治縣。歷城縣，有鐵官。猇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利成縣。著縣，宜成縣。是侯國。

泰山郡，高帝時始置。屬於兗州刺史部。有十七萬二千零八十六户，七十二萬六千六百零四人。有工官。汶水從萊毋流出，向西流入濟水。轄二十四個縣：奉高縣，有明堂，在西南面四里遠的地方，武帝元封二年建造。有工官。博縣，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面，是兗州的山。茬縣，盧縣，由都尉治理。是濟北王的都城。肥成縣，蛇丘縣，隧鄉，是以前的隧國。《春秋》上説“齊人在隧被殲滅”。剛縣，是以前的闡地，王莽時叫柔縣。柴縣，蓋縣，洙水從臨樂的子山流出，向西北到蓋縣流入池水。又有沂水向南到下邳縣流入泗水，經過五個郡，行程六百里，是青州的灌渠。梁父縣，東平陽縣，南武陽縣，治水從冠石山流出，向南到下邳縣流入泗水，經過兩個郡，行程九百四十里。王莽時叫桓宣縣。萊蕪縣，甾水從原山流出，向東到博昌縣流入泲水，是幽州的灌渠。又有《禹貢》上的汶水從西南流出，進入泲水。汶水，就是桑欽所説的。鉅平縣，有亭亭山祠。嬴縣，有鐵官。牟縣，是以前的侯國。蒙陰縣，《禹貢》上的蒙山在西南面，有祠。顓臾國在蒙山的下面。王莽時叫蒙恩縣。華縣，王莽時叫翼陰。寧陽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寧順縣。乘丘縣，富陽縣，桃山縣，是侯國。王莽時叫裒魯縣。桃鄉縣，是侯國。王莽時叫鄣亭縣。式縣。

齊郡，秦時始置。王莽時叫濟南郡。屬於青州刺史部。有十五萬四千八百二十六户，五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四人。轄有十二個縣：臨淄縣，師尚父的封地。如水向西北到梁鄒縣流入泲水。有服官、鐵官。王莽時叫齊陵縣。昌國縣，德會水向西北到西安

至西安入如。利，莽曰利治。西安，莽曰東寧。鉅定，馬車瀆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琅槐入海。廣，爲山，濁水所出，東北至廣饒入鉅定。廣饒，昭南，臨朐，有逢山祠。石膏山，洋水所出，東北至廣饒入鉅定。莽曰監朐。北鄉，侯國。莽曰禺聚。平廣，侯國。臺鄉。

北海郡，景帝中二年置。屬青州。户十二萬七千，口五十九萬三千一百五十九。縣二十六：營陵，或曰營丘。莽曰北海亭。劇魁，侯國。莽曰上符。安丘，莽曰誅郅。瓡，侯國。莽曰道德。淳于，益，莽曰探陽。平壽，劇，侯國。都昌，有鹽官。平望，侯國。莽曰所聚。平的，侯國。柳泉，侯國。莽曰弘睦。壽光，有鹽官。莽曰翼平亭。樂望，侯國。饒，侯國。斟，故國，禹後。桑犢，覆甑山，溉水所出，東北至都昌入海。平城，侯國。密鄉，侯國。羊石，侯國。樂都，侯國。莽曰拔壟，一作杕，一作枝也。石鄉，侯國。一作正鄉。上鄉，侯國。新成，侯國。成鄉，侯國。莽曰石樂。膠陽。侯國。

東萊郡，高帝置。屬青州。户十萬三千二百九十二，口五十萬二千六百九十三。縣十七：掖，莽曰掖通。腄，有之罘山祠。居上山，聲洋水所出，東北入海。平度，莽曰利盧。黄，有萊山松林萊君祠。莽曰意母。臨朐，有海水祠。莽曰監朐。曲成，有參山萬里沙祠。陽丘山，治水所出，南至沂入海。有鹽官。牟平，莽曰望利。東牟，有鐵官、鹽官。莽曰弘德。惤，有百支萊王祠。有鹽官。育犁，昌陽，有鹽官。莽曰夙敬亭。不夜，有成山日祠。莽曰夙夜。當利，有鹽官。莽曰東萊亭。盧鄉，陽樂，侯國。莽曰延樂。陽石，莽曰識命。徐鄉。

琅邪郡，秦置。莽曰填夷。屬徐州。

流入如水。利縣，王莽時叫利治縣。西安縣，王莽時叫東寧縣。鉅定縣，馬車瀆水首先從鉅定接受水源，向東北到琅槐流入大海。廣縣，濁水從爲山流出，向東北到廣饒流入鉅定。廣饒縣，昭南縣，臨朐縣，有逢山祠。洋水從石膏山流出，向東北到廣饒縣流入鉅定。王莽時叫監朐。北鄉縣，是侯國。王莽時叫禺聚縣。平廣縣，是侯國。臺鄉縣。

北海郡，景帝中元二年設郡。屬於青州刺史部。有十二萬七千户，五十九萬三千一百五十九人。轄二十六個縣：營陵縣，有的叫營丘縣。王莽時叫北海亭縣。劇魁縣，是侯國。王莽時叫上符縣。安丘縣，王莽時叫誅郅縣。瓡縣，是侯國。王莽時叫道德縣。淳于縣，益縣，王莽時叫探陽縣。平壽縣，劇縣，是侯國。都昌縣，有鹽官。平望縣，是侯國。王莽時叫所聚縣。平的縣，是侯國。柳泉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弘睦縣。壽光縣，有鹽官。王莽時叫翼平亭縣。樂望縣，是侯國。饒縣，是侯國。斟縣，原來的侯國，大禹的後代。桑犢縣，溉水從覆甑山流出，向東北到都昌縣流入大海。平城縣，是侯國。密鄉縣，是侯國。羊石縣，是侯國。樂都縣，是侯國。王莽時叫拔壟縣，有的作杕，有的作枝。石鄉縣，是侯國。一作正鄉縣。上鄉縣，是侯國。新成縣，是侯國。成鄉縣，是侯國。王莽時叫石樂縣。膠陽縣。是侯國。

東萊郡，高帝時始置。屬於青州刺史部。有十萬三千二百九十二户，五十萬二千六百九十三人。轄有十七個縣：掖縣，王莽時叫掖通縣。腄縣，有之罘山祠。聲洋水從居上山流出，向東北流入大海。平度縣，王莽時叫利盧縣。黄縣，有萊山的松林萊君祠。王莽時叫意母。臨朐縣，有海水祠。王莽時叫監朐縣。曲成縣，有參山萬里沙祠。治水從陽丘山流出，向南到沂縣流入大海。有鹽官。牟平縣，王莽時叫望利縣。東牟縣，有鐵官、鹽官。王莽時叫弘德縣。惤縣，有百支萊王祠。有鹽官。育犁縣，昌陽縣，有鹽官。王莽時叫夙敬亭縣。不夜縣，有成山日祠。王莽時叫夙夜縣。當利縣，有鹽官。王莽時叫東萊亭縣。盧鄉縣，陽樂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延樂縣。陽石縣，王莽時叫識命縣。徐鄉縣。

琅邪郡，秦時設郡。王莽時改爲填夷郡。屬於徐

户二十二萬八千九百六十，口一百七萬九千一百。有鐵官。縣五十一：東武，莽曰祥喜。不其，有太一、僊人祠九所，及明堂，武帝所起。海曲，有鹽官。贛榆，朱虛，凡山，丹水所出，東北至壽光入海。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維。有三山、五帝祠。諸，莽曰諸并。梧成，靈門，有高柔山。壺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淮。姑幕，都尉治。或曰薄姑。莽曰季睦。虛水，侯國。臨原，侯國。莽曰填夷亭。琅邪，越王句踐嘗治此，起館臺。有四時祠。祓，侯國。柜，根艾水東入海。莽曰祓同。缾，侯國。邞，膠水東至平度入海。莽曰純德。雩叚，侯國。黔陬，故介國也。雲，侯國。計斤，莒子始起此，後徙莒。有鹽官。稻，侯國。皋虞，侯國。莽曰盈廬。平昌，長廣，有萊山萊王祠。奚養澤在西，秦地圖曰劇清池，幽州藪。有鹽官。橫，故山，久台水所出，東南至東武入淮。莽曰令丘。東莞，術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三，行七百一十里，青州浸。魏其，侯國。莽曰青泉。昌，有環山祠。茲鄉，侯國。箕，侯國。《禹貢》濰水北至都昌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兖州浸也。椑，夜頭水南至海。莽曰識命。高廣，侯國。高鄉，侯國。柔，侯國。即來，侯國。莽曰盛睦。麗，侯國。武鄉，侯國。莽曰順理。伊鄉，侯國。新山，侯國。高陽，侯國。昆山，侯國。參封，侯國。折泉，侯國。折泉水北至莫入淮。博石，侯國。房山，侯國。慎鄉，侯國。駟望，侯國。莽曰泠鄉。安丘，侯國。莽曰寧鄉。高陵，侯國。莽曰蒲陸。臨安，侯國。莽曰誠信。石山。侯國。

州刺史部。有二十二萬八千九百六十户，一百零七萬九千一百人。有鐵官。有五十一個縣：東武縣，王莽時叫祥喜縣。不其縣，有太一、僊人祠九所，還有明堂，武帝時建造。海曲縣，有鹽官。贛榆縣，朱虛縣，丹水從凡山流出，向東北到壽光縣流入大海。汶水從東泰山流出，向東到安丘縣流入維水。有三山、五帝祠。諸縣，王莽時叫諸并縣。梧成縣，靈門縣，有高柔山。浯水從壺山流出，向東北流入淮水。姑幕縣，都尉治理。有的叫薄姑縣。王莽時叫季睦縣。虛水縣，是侯國。臨原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填夷亭縣。琅邪縣，越王勾踐曾在這裏統治過，建過館臺。有四時祠。祓縣，是侯國。柜縣，根艾水向東流入大海，王莽時叫祓同縣。缾縣，是侯國。邞縣，膠水向東到平度縣流入大海，王莽時叫純德縣。雩叚縣，是侯國。黔陬縣，是以前的介國。雲縣，是侯國。計斤縣，莒子開始建造，後來遷到莒縣。有鹽官。稻縣，是侯國。皋虞縣，是侯國。王莽時叫盈廬縣。平昌縣，長廣縣，有萊山萊王祠。奚養澤在西面。秦國地圖稱爲劇清池，是幽州的湖澤。有鹽官。橫縣，久台水從故山流出，向東南到東武縣流入淮水。王莽時叫令丘縣。東莞縣，術水向南到下邳縣流入泗水，經過三個郡，行程七百一十里，是青州的灌渠。魏其縣，是侯國。王莽時叫青泉縣。昌縣，有環山祠。茲鄉，是侯國。箕縣，是侯國，《禹貢》上的濰水向北到昌都縣流入大海，經過三個郡，行程五百二十里，是兖州的灌渠。椑縣，夜頭水向南流到大海。王莽時叫識命縣。高廣縣，是侯國。高鄉縣，是侯國。柔縣，是侯國。即來縣，是侯國。王莽時叫盛睦縣。麗縣，是侯國。武鄉縣，是侯國。王莽時叫順理縣。伊鄉縣，是侯國。新山縣，是侯國。高陽縣，是侯國。昆山縣，是侯國。參封縣，是侯國。折泉縣，是侯國。折泉水向北到莫縣流入淮水。博石縣，是侯國。房山縣，是侯國。慎鄉縣，是侯國。駟望縣，是侯國。王莽時叫泠鄉縣。安丘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寧鄉縣。高陵縣，是侯國。王莽時叫蒲陸縣。臨安縣，是侯國。王莽時叫誠信縣。石山縣。是侯國。

東海郡，高帝置。莽曰沂平。屬徐州。户三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四，口百五十五萬九千三百五十七。縣三十八：郯，故國，少昊後，盈姓。蘭陵，莽曰蘭東。襄賁，莽曰章信。下邳，葛

東海郡，高帝時設郡。王莽時改爲沂平郡。屬於徐州刺史部。有三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四户，一百五十五萬九千三百五十七人。有三十八個縣：郯縣，原來是侯國，少昊的後代，盈姓。蘭陵縣，王莽時叫蘭東縣。襄賁縣，王莽時叫章信縣。下邳縣，

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有鐵官。莽曰閏俭。良成，侯國。莽曰承翰。平曲，莽曰平端。戚，朐，秦始皇立石海上以爲東門闕。有鐵官。開陽，故鄅國。莽曰厭虜。費，故魯季氏邑。都尉治。莽曰順從。利成，莽曰流泉。海曲，莽曰東海亭。蘭祺，侯國。莽曰溥睦。繒，故國，禹後。莽曰繒治。南成，侯國。山鄉，侯國。建鄉，侯國。即丘，莽曰就信。祝其，《禹貢》羽山在南，鯀所殛。莽曰猶亭。臨沂，厚丘，莽曰祝其亭。容丘，侯國。祠水東南至下邳入泗。東安，侯國。莽曰業亭。合鄉，莽曰合聚。承，莽曰承治。建陽，侯國。莽曰建力。曲陽，莽曰從羊。司吾，莽曰息吾。于鄉，侯國。平曲，侯國。莽曰端平。都陽，侯國。陰平，侯國。郚鄉，侯國。莽曰徐亭。武陽，侯國。莽曰弘亭。新陽，侯國。莽曰博聚。建陵，侯國。莽曰付亭。昌慮，侯國。莽曰慮聚。都平。侯國。

葛嶧山在縣西，古代文字記載認爲是嶧陽。有鐵官。王莽時叫閏俭縣。良成縣，是侯國。王莽時叫承翰縣。平曲縣，王莽時叫平端縣。戚縣，朐縣，秦始皇在海上樹立石頭作爲東門闕。有鐵官。開陽縣，是原來的鄅國。王莽時叫厭虜縣。費縣，是原來魯國的季氏的邑地。由都尉治理，王莽時叫順從縣。利成縣，王莽時叫流泉縣。海曲縣，王莽時叫東海亭縣。蘭祺縣，是侯國。王莽時叫溥睦縣。繒縣，原來是侯國，大禹的後代。王莽時叫繒治縣。南成縣，是侯國。山鄉縣，是侯國。建鄉縣，是侯國。即丘縣，王莽時叫就信縣。祝其縣，《禹貢》上的羽山在南面，是鯀被殺的地方。王莽時叫猶亭縣。臨沂縣，厚丘縣，王莽時叫祝其亭縣。容丘縣，是侯國。祠水向東南到下邳流入泗水。東安縣，是侯國。王莽時叫業亭縣。合鄉縣，王莽時叫合聚縣。承縣，王莽時叫承治縣。建陽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建力縣。曲陽縣，王莽時叫從羊縣。司吾縣，王莽時叫息吾縣。于鄉縣，是侯國。平曲縣，是侯國。王莽時叫端平縣。都陽縣，是侯國。陰平縣，是侯國。郚鄉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徐亭縣。武陽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弘亭縣。新陽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博聚縣。建陵縣，是侯國。王莽時叫付亭縣。昌慮縣，是侯國。王莽時叫慮聚縣。都平縣。是侯國。

臨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莽曰淮平。户二十六萬八千二百八十三，口百二十三萬七千七百六十四。縣二十九：徐故國，盈姓。至春秋時徐子章禹爲楚所滅。莽曰徐調。取慮，淮浦，游水北入海。莽曰淮敬。盱眙，都尉治。莽曰武匡。厹猶，莽曰秉義。僮，莽曰成信。射陽，莽曰監淮亭。開陽，贅其，高山，睢陵，莽曰睢陸。鹽瀆，有鐵官。淮陰，莽曰嘉信。淮陵，莽曰淮陸。下相，莽曰從德。富陵，莽曰樏虜。東陽，播旌，莽曰著信。西平，莽曰永聚。高平，侯國。莽曰成丘。開陵，侯國。莽曰成鄉。昌陽，侯國。廣平，侯國。莽曰平寧。蘭陽，侯國。莽曰建節。襄平，侯國。莽曰相平。海陵，有江海會祠。莽曰亭間。輿，莽曰美德。堂邑，

臨淮郡，武帝元狩六年設。王莽時叫淮平郡。有二十六萬八千二百八十三户，一百二十三萬七千七百六十四人。下有二十九個縣：徐縣，是原來的侯國。盈姓。到春秋時徐子章禹被楚國滅掉。王莽時叫徐調縣。取慮縣，淮浦縣，游水向北流入大海。王莽時叫淮敬縣。盱眙縣，由都尉治理。王莽時叫武匡縣。厹猶縣，王莽時叫秉義縣。僮縣，王莽時叫成信縣。射陽縣，王莽時叫監淮亭縣。開陽縣，贅其縣，高山縣，睢陵縣，王莽時叫睢陸縣。鹽瀆縣，有鐵官。淮陰縣，王莽時叫嘉信縣。淮陵縣，王莽時叫淮陸縣。下相縣，王莽時叫從德縣。富陵縣，王莽時叫樏虜縣。東陽縣，播旌縣，王莽時叫著信縣。西平縣，王莽時叫永聚縣。高平縣，是侯國。王莽時叫成丘縣。開陵縣，是侯國。王莽時叫成鄉縣。昌陽縣，是侯國。廣平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平寧縣。蘭陽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建節縣。襄平縣，是侯國。王莽時叫相平縣。海陵縣，有江海會祠。王莽時叫亭間

有鐵官。樂陵。侯國。

會稽郡，秦置。高帝六年爲荆國，十二年更名吴。景帝四年屬江都。屬揚州。户二十二萬三千三十八，口百三萬二千六百四。縣二十六：吴，故國，周太伯所邑。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莽曰泰德。曲阿，故雲陽。莽曰風美。烏傷，莽曰烏孝。毗陵，季札所居。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莽曰毗壇。餘暨，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莽曰餘衍。陽羡，諸暨，莽曰疏虜。無錫，有歷山，春申君歲祠以牛。莽曰有錫。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揚州山。越王句踐本國。有靈文園。丹徒，餘姚，婁，有南武城，闔閭所起以候越。莽曰婁治。上虞，有仇亭。柯水東入海。莽曰會稽。海鹽，故武原鄉。有鹽官。莽曰展武。剡，莽曰盡忠。由拳，柴辟，故就李鄉，吴、越戰地。大末，穀水東北至錢唐入江。莽曰末治。烏程，有歐陽亭。句章，渠水東入海。餘杭，莽曰進睦。鄞，有鎮亭，有鲒埼亭。東南有天門水入海。有越天門山。莽曰謹。錢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莽曰泉亭。鄮，莽曰海治。富春，莽曰誅歲。冶，回浦。南部都尉治。

丹揚郡，故鄣郡。屬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揚。屬揚州。户十萬七千五百四十一，口四十萬五千一百七十一。有銅官。縣十七：宛陵，彭澤聚在西南。清水西北至蕪湖入江。莽曰無宛。於朁，江乘，莽曰相武。春穀，秣陵，莽曰宣亭。故鄣，莽曰候望。句容，涇，丹陽，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

縣。輿縣，王莽時叫美德縣。堂邑縣，有鐵官。樂陵縣。是侯國。

會稽郡，秦時設郡。高帝六年爲荆國，十二年改名爲吴郡。景帝四年屬於江都。屬於揚州刺史部。有二十二萬三千零三十八户，一百零三萬二千六百零四人。下有二十六個縣：吴縣，原是侯國，周太伯的邑地。具區澤在西面，是揚州的湖澤，古代文字記載是震澤。南江在南面，向東流入大海，是揚州的河流。王莽時叫泰德縣。曲阿縣，是原來的雲陽縣。王莽時叫風美縣。烏傷縣，王莽時叫烏孝縣。毗陵縣，是季札居住的地方。長江在北面，向東流入大海，是揚州的河流。王莽時叫毗壇縣。餘暨縣，潘水從蕭山流出，向東流入大海。王莽時叫餘衍縣。陽羡縣，諸暨縣，王莽時叫疏虜縣。無錫縣，有歷山，春申君每年用牛來祭祀。王莽時叫有錫縣。山陰縣，會稽山在南面，上面有大禹的冢、大禹井，是揚州的山陵。越王勾踐的本國。有靈文園。丹徒縣，餘姚縣，婁縣，有南武城，闔閭建造來監視越國。王莽時叫婁治縣。上虞縣，有仇亭。柯水向東流入大海。王莽時叫會稽縣。海鹽縣，是原來的武原鄉。有鹽官。王莽時叫展武縣。剡縣，王莽時叫盡忠縣。由拳縣，柴辟，是原來的就李鄉，吴、越作戰的地方。大末縣，穀水向東北到錢唐縣流入長江。王莽時叫末治縣。烏程縣，有歐陽亭。句章縣，渠水向東流入東海。餘杭縣，王莽時叫進睦縣。鄞縣，有鎮亭，有鲒埼亭。東南面有天門水流入大海。有越天門山。王莽時叫謹縣。錢唐縣，由西部都尉治理。武林水從武林山流出，向東流入大海，行程八百三十里。王莽時叫泉亭縣。鄮縣，王莽時叫海治縣。富春縣，王莽時叫誅歲縣。冶縣，回浦縣。由南部都尉治理。

丹揚郡，原來是鄣郡。屬於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改名叫丹揚郡。屬於揚州刺史部。有十萬七千五百四十一户，四十萬五千一百七十一人。有銅官。下有十七個縣：宛陵縣，彭澤聚在西南面。清水向西北到蕪湖流入長江。王莽時叫無宛縣。於朁縣，江乘縣，王莽時叫相武縣。春穀縣，秣陵縣，王莽時叫宣亭縣。故鄣縣，王莽時叫候望縣。句容縣，涇縣，丹陽縣，楚國的祖先熊繹的封地，十八世後，文王遷到郢。石城縣，分江水首先從長江接受水源，向東到

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胡孰，陵陽，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黝，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成帝鴻嘉二年爲廣德王國。莽曰愬虜。溧陽，歙，都尉治。宣城。

豫章郡，高帝置。莽曰九江。屬揚州。户六萬七千四百六十二，口三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五。縣十八：南昌，莽曰宜善。廬陵，莽曰桓亭。彭澤，《禹貢》彭蠡澤在西。鄱陽，武陽鄉右十餘里有黄金采。鄱水西入湖漢。莽曰鄉亭。歷陵，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莽曰蒲亭。餘汗，餘水在北，至鄡陽入湖漢。莽曰治干。柴桑，莽曰九江亭。艾，脩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行六百六十里。莽曰治翰。贛，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新淦，都尉治。莽曰偶亭。南城，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漢。建成，蜀水東至南昌入湖漢。莽曰多聚。宜春，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莽曰脩曉。海昏，莽曰宜生。雩都，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鄡陽，莽曰豫章。南壄，彭水東入湖漢。安平。侯國。莽曰安寧。

桂陽郡，高帝置。莽曰南平。屬荆州。户二萬八千一百一十九，口十五萬六千四百八十八。有金官。縣十一：郴，耒山，耒水所出，西南至湘南入湖。項羽所立義帝都此。莽曰宣風。臨武，秦水東南至湞陽入匯，行七百里。莽曰大武。便，莽曰便屏。南平，耒陽，舂山，舂水所出，北至酃入湖，過郡二，行七百八十里。莽曰南平亭。桂陽，匯水南至四會入鬱，過郡二，行九百里。陽山，侯國。曲江，莽曰除虜。含洭，湞陽，莽曰基武。陰山。侯國。

武陵郡，高帝置。莽曰建平。屬荆州。户三萬四千一百七十七，口十八

餘姚縣流入大海，經過兩個郡，行程一千二百里。胡孰縣，陵陽縣，桑欽説淮水向東南方向流出，向北流入大江。蕪湖縣，中江向西南方向流出，向東到陽羨縣流入大海，是揚州的河流。黝縣，漸江水從南蠻夷中流出，向東流入大海。成帝鴻嘉二年爲廣德王國。王莽時叫愬虜縣。溧陽縣，歙縣，由都尉治理。宣城縣。

豫章郡，高帝時設郡。王莽時叫九江郡。屬於揚州刺史部。有六萬七千四百六十二户，三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五人。下有十八個縣：南昌縣，王莽時叫宜善縣。廬陵縣，王莽時叫桓亭縣。彭澤縣，《禹貢》上的彭蠡澤在西面。鄱陽縣，武陽鄉西面十多里有開采黄金的地方。鄱水向西流入湖漢。王莽時叫鄉亭縣。歷陵縣，傅易山、傅易川在南面，古代文字記載認爲是傅淺原。王莽時叫蒲亭縣。餘汗縣，餘水在北面，到鄡陽流入湖漢。王莽時叫治干縣。柴桑縣，王莽時叫九江亭縣。艾縣，脩水向東北到彭澤縣流入湖漢，行程六百六十里。王莽時叫治翰縣。贛縣，豫章水從西南流出，向北流入大江。新淦縣，由都尉治理。王莽時叫偶亭縣。南城縣，盱水向西北到南昌流入湖漢。建成縣，蜀水向東到南昌縣流入湖漢。王莽時叫多聚縣。宜春縣，南水向東到新淦流入湖漢。王莽時叫脩曉縣。海昏縣，王莽時叫宜生縣。雩都縣，湖漢水向東到彭澤流入長江，行程一千九百八十里。鄡陽縣，王莽時叫豫章縣。南壄縣，彭水向東流入湖漢。安平縣。是侯國。王莽時叫安寧縣。

桂陽郡，高帝時設郡。王莽時改爲南平郡。屬於荆州刺史部。有二萬八千一百一十九户，十五萬六千四百八十八人。設有金官。下有十一個縣：郴縣，耒水從耒山流出，向西南到湘南縣流入湖泊。項羽所立的義帝建都於此。王莽時叫宣風縣。臨武縣，秦水向東南到湞陽縣流入匯水，行程七百里。王莽時叫大武縣。便縣，王莽時叫便屏縣。南平縣，耒陽縣，舂水從舂山流出，向北到酃縣流進大湖，經過兩個郡，行程七百八十里。王莽時叫南平亭縣。桂陽縣，匯水向南到四會縣流入鬱水，經過兩個郡，行程九百里。陽山縣，是侯國。曲江縣，王莽時叫除虜縣。含洭縣，湞陽縣，王莽時叫基武縣。陰山縣。是侯國。

武陵郡，高帝時設郡。王莽時改爲建平縣。屬於荆州刺史部。有三萬四千一百七十七户，十八萬

萬五千七百五十八。縣十三：索，漸水東入沅。孱陵，莽曰孱陸。臨沅，莽曰監元。沅陵，莽曰沅陸。鐔成，康谷水南入海。玉山，潭水所出，東至阿林入鬱，過郡二，行七百二十里。無陽，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八百九十里。遷陵，莽曰遷陸。辰陽，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七百五十里。莽曰會亭。酉陽，義陵，鄜梁山，序水所出，西入沅。莽曰建平。佷山，零陽，充。酉原山，酉水所出，南至沅陵入沅，行千二百里。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過郡二，行一千二百里。

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置。莽曰九疑。屬荆州。户二萬一千九十二，口十三萬九千三百七十八。縣十：零陵，陽海山，湘水所出，北至酃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又有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行九百八十里。營道，九疑山在南。莽曰九疑亭。始安，夫夷，營浦，都梁，侯國。路山，資水所出，東北至益陽入沅，過郡二，行千八百里。泠道，莽曰泠陵。泉陵，侯國。莽曰溥閏。洮陽，莽曰洮治。鍾武。莽曰鍾桓。

漢中郡，秦置。莽曰新成。屬益州。户十萬一千五百七十，口三十萬六百一十四。縣十二：西城，旬陽，北山，旬水所出，南入沔。南鄭，旱山，池水所出，東北入漢。褒中，都尉治。漢陽鄉。房陵，淮山，淮水所出，東至中廬入沔。又有筑水，東至築陽亦入沔。東山，沮水所出，東至郢入江，行七百里。安陽，鬵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在谷水出北，南入漢。成固，沔陽，有鐵官。錫，莽曰錫治。武陵，上庸，長利。有郧關。

廣漢郡，高帝置。莽曰就都。屬益州。户十六萬七千四百九十九，口六十六萬二千二百四十九。有工官。縣

五千七百五十八人。下有十三個縣：索縣，漸水向東流入沅水。孱陵縣，王莽時叫孱陸縣。臨沅縣，王莽時叫監元縣。沅陵縣，王莽時叫沅陸縣。鐔成縣，康谷水向南流入大海。潭水從玉山流出，向東到阿林縣流入鬱水，經過兩個郡，行程七百二十里。無陽縣，無水首先從故且蘭接受水源，向南流入沅水，行程八百九十里。遷陵縣，王莽時叫遷陸縣。辰陽縣，辰水從三山谷流出，向南流入沅水，行程七百五十里。王莽時叫會亭縣。酉陽縣，義陵縣，序水發源於鄜梁山，向西流入沅水。王莽時叫建平縣。佷山縣，零陽縣，充縣。酉原山是酉水的發源地，向南到沅陵縣流入沅水，行程一千二百里。歷山是澧水的發源地，向東到下雋流入沅水，經過兩個郡，行程一千二百里。

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設郡。王莽時改爲九疑郡。屬於荆州刺史部。有二萬一千零九十二户，十三萬九千三百七十八人。下有十個縣：零陵縣，陽海山是湘水的發源地，向北到酃縣流入長江，經過兩個郡，行程二千五百三十里。還有離水，向東南到廣信流入鬱林，行程九百八十里。營道縣，九疑山在南面。王莽時叫九疑亭縣。始安縣，夫夷縣，營浦縣，都梁縣，是侯國。路山是資水的發源地，向東北到益陽流入沅水，經過兩個郡，行程一千八百里。泠道縣，王莽時叫泠陵縣。泉陵縣，是侯國。王莽時叫溥閏縣。洮陽縣，王莽時叫洮治縣。鍾武縣。王莽時叫鍾桓縣。

漢中郡，秦時設郡。王莽時叫新成郡，屬於益州刺史部。有十萬一千五百七十户，三十萬零六百一十四人。下轄十二個縣：西城縣，旬陽縣，北山是旬水的發源地，向南流入沔水。南鄭縣，池水發源於旱山，向東北流入漢水。褒中縣，由都尉治理。有漢陽鄉。房陵縣，淮水發源於淮山，向東到中廬流入沔水。還有筑水，向東到筑陽也流入沔水。東山，是沮水的發源地，向東到郢流入長江，行程七百里。安陽縣，鬵谷水向西南流出，向北進入漢水。在谷水從北流出，向南流入漢水。成固縣，沔陽縣，有鐵官。錫縣，王莽時叫錫治縣。武陵縣，上庸縣，長利縣。有郧關。

廣漢郡，高帝時設郡。王莽時改名就都縣。屬於益州刺史部。有十六萬七千四百九十九户，六十六萬二千二百四十九人。有工官。下有十三個縣：

十三：梓潼，五婦山，馳水所出，南入涪，行五百五十里。莽曰子同。汁方，莽曰美信。涪，有孱亭。莽曰統睦。雒，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有工官。莽曰吾雒。綿竹，紫巖山，綿水所出，東至新都北入雒。都尉治。廣漢，莽曰廣信。葭明，郪，新都，甸氏道，白水出徼外，東至葭明入漢，過郡一，行九百五十里。莽曰致治。白水，剛氏道，涪水出徼外，南至墊江入漢，過郡二，行千六十九里。陰平道。北部都尉治。莽曰摧虜。

蜀郡，秦置。有小江入，并行千九百八十里。《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莽曰導江。屬益州。户二十六萬八千二百七十九，口百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二十九。縣十五：成都，户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六。有工官。郫，《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繁，廣都，莽曰就都亭。臨邛，僕千水東至武陽入江，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有鐵官、鹽官。莽曰監邛。青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渽。江原，鄰水首受江，南至武陽入江。莽曰邛原。嚴道，邛來山，邛水所出，東入青衣。有木官。莽曰嚴治。綿虒，玉壘山，湔水所出，東南至江陽入江，過郡三，行千八百九十里。旄牛，鮮水出徼外，南入若水。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莋入繩，過郡二，行千六百里。徙，湔氏道，《禹貢》崏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汶江，渽水出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過郡三，行三千四十里。江沱在西南，東入江。廣柔，蠶陵。莽曰步昌。

犍爲郡，武帝建元六年開。莽曰西順。屬益州。户十萬九千四百一十九，口四十八萬九千四百八十六。縣十二：僰道，莽曰僰治。江陽，武陽，有鐵官。莽曰戢成。南安，有鹽官、鐵

梓潼縣，馳水發源於五婦山，向南流入涪水，行程五百五十里。王莽時叫子同縣。汁方縣，王莽時叫美信縣。涪縣，有孱亭。王莽時叫統睦縣。雒縣，雒水發源於章山，向南到新都谷流入湔水。有工官。王莽時叫吾雒縣。綿竹縣，綿水從紫巖山流出，向東到新都北入雒水。都尉治理。廣漢縣，王莽時叫廣信縣。葭明縣，郪縣，新都縣，甸氏道縣，白水流出境外，向東到葭明縣流入漢水，經過一個郡，行程九百五十里。王莽時改名致治縣。白水縣，剛氏道縣，涪水流出境外，向南到墊江流入漢水，經過兩個郡，行程一千零六十九里。陰平道縣。由北部都尉治理。王莽時改名摧虜縣。

蜀郡，秦時設郡。有小江流入，并行一千九百八十里。《禹貢》上的桓水發源於蜀山的西南面，經過羌中，流入南海。王莽時叫導江。屬於益州刺史部。有二十六萬八千二百七十九户，一百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二十九人。下有十五個縣：成都縣，有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六户。有工官。郫縣，《禹貢》上的江沱在西面，向東流入長江。繁縣，廣都縣，王莽時叫就都亭縣。臨邛縣，僕千水向東到武陽縣流入長江，經過兩個郡，行程五百一十里。有鐵官、鹽官。王莽時叫監邛縣。青衣縣，《禹貢》上的蒙山的溪流大渡水向東南到南安縣流入渽水。江原縣，鄰水首先從長江接受水源，向南到武陽流入長江。王莽時叫邛原縣。嚴道縣，邛水發源於邛來山，向東流入青衣。有木官。王莽時叫嚴治縣。綿虒縣，湔水發源於玉壘山，向東南到江陽流入長江，經過三個郡，行程一千八百九十里。旄牛縣，鮮水流出境外，向南流入若水。若水也流出境外，向南到大莋縣流入繩水，經過兩個郡，行程一千六百里。徙縣，湔氏道縣，《禹貢》上的崏山在西境外，是江水的發源地，向東南到江都流入大海，經過七個郡，行程二千六百六十里。汶江縣，渽水流出境外，向南到南安縣，向東流入長江，經過三個郡，行程三千零四十里。江沱在西南，向東流入長江。廣柔縣，蠶陵縣。王莽時叫步昌縣。

犍爲郡，武帝建元六年新開疆土設郡。王莽時改爲西順郡。屬於益州刺史部。有十萬九千四百一十九户，四十八萬九千四百八十六人。下有十二個縣：僰道縣，王莽時叫僰治縣。江陽縣，武陽縣，有鐵官。王莽時叫戢成縣。南安縣，有鹽官、鐵官。

官。資中，符，温水南至鄨入黚水，黚水亦南至鄨入江。莽曰符信。牛鞞，南廣，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僰道入江。又有大涉水，北至符入江，過郡三，行八百四十里。漢陽，都尉治。山闟谷，漢水所出，東至鄨入延。莽曰新通。郁鄢，莽曰屠鄢。朱提，山出銀。堂琅。

越巂郡，武帝元鼎六年開。莽曰集巂。屬益州。户六萬一千二百八，口四十萬八千四百五。縣十五：邛都，南山出銅。有邛池澤。遂久，繩水出徼外，東至僰道入江，過郡二，行千四百里。靈關道，臺登，孫水南至會無入若，行七百五十里。定莋，出鹽。步北澤在南。都尉治。會無，東山出碧，莋秦，大莋，姑復，臨池澤在南。三絳，蘇示，尼江在西北。闌，卑水，灊街，青蛉。臨池灊在北。僕水出徼外，東南至來惟入勞，過郡二，行千八百八十里。有禺同山，有金馬、碧鷄。

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開。莽曰就新。屬益州。户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六，口五十八萬四百六十三。縣二十四：滇池，大澤在西，滇池澤在西北。有黑水祠。雙柏，同勞，銅瀨，談虜山，迷水所出，東至談稾入温。連然，有鹽官。俞元，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毋單入温，行千九百里。懷山出銅。收靡，南山臘谷，涂水所出，西北至越巂入繩，過郡二，行千二十里。穀昌，秦臧，牛蘭山，即水所出，南至雙柏入僕，行八百二十里。邪龍，味，昆澤，葉榆，葉榆澤在東。貪水首受青蛉，南至邪龍入僕，行五百里。律高，西石空山出錫，東南監町山出銀、鉛。不韋，雲南，巂唐，周水首受徼外。又有類水，西南至不韋，行六百五十里。弄棟，東農山，毋血水出，北至三絳南入繩，行五百一十里。比蘇，賁古，北采山出錫，西羊山出銀、鉛，南烏山出

資中縣，符縣，温水向南到鄨縣流入黚水，黚水也向南到鄨縣流入長江。王莽時叫符信縣。牛鞞縣，南廣縣，汾關山是符黑水的發源地，向北到僰道縣流入長江。還有大涉水，向北到符縣流入長江，經過三個郡，行程八百四十里。漢陽縣，都尉治理。漢水發源於山闟谷，向東到鄨縣流入延水。王莽時叫新通縣。郁鄢縣，王莽時叫屠鄢縣。朱提縣，山中出産銀子。堂琅縣。

越巂郡，武帝元鼎六年新開疆土設郡。王莽時改名集巂郡。屬於益州刺史部。有六萬一千二百零八户，四十萬八千四百零五人。下有十五個縣：邛都縣，南山出産銅。有邛池澤。遂久縣，繩水流出境外，向東到僰道縣流入長江，經過兩個郡，行程一千四百里。靈關道縣，臺登縣，孫水向南到會無縣流入若水，行程七百五十里。定莋縣，出産鹽。步北澤在南面。由都尉治理。會無縣，東山出産碧玉。莋秦縣，大莋縣，姑復縣，臨池澤在南面。三絳縣，蘇示縣，尼江在西北。闌縣，卑水縣，灊街縣，青蛉縣。臨池灊在北面。僕水流出境外，向東南到來惟縣流入勞水，經過兩個郡，行程八百八十里。有禺同山，有金馬，碧鷄。

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新拓疆土設郡。王莽時叫就新郡，屬於益州刺史部。有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六户，五十八萬四百六十三人。下有二十四個縣：滇池縣，大澤在西面，滇池澤在西北。有黑水祠。雙柏縣，同勞縣，銅瀨縣，迷水發源於談虜山，向東到談稾縣流入温水。連然縣，有鹽官。俞元縣，池水在南面，橋水發源地，向東到毋單縣流入温水，行程一千九百里。懷山出産銅。收靡縣，涂水發源於南山臘谷，向西北到越巂縣流入繩水，經過兩個郡，行程一千零二十里。穀昌縣，秦臧縣，即水發源於牛蘭山，向南到雙柏縣流入僕水，行程八百二十里。邪龍縣，味縣，昆澤縣，葉榆縣，葉榆澤在東面。貪水首先從青蛉接受水源，向南到邪龍縣流入僕水，行程五百里。律高縣，西面石空山出産錫，東南監町山出産銀和鉛。不韋縣，雲南縣，巂唐縣，周水首先從境外接受水源。還有類水，向西南到不韋縣，行程六百五十里。弄棟縣，毋血水發源於東農山，向北到三絳縣的南面流入繩水，行程五百一十里。比蘇縣，賁古縣，北面采山出産錫，西面羊山出産銀和鉛，南面烏山出産錫。毋棳

錫。毋棳，橋水首受橋山，東至中留入潭，過郡四，行三千一百二十里。莽曰有棳。勝休，河水東至毋棳入橋。莽曰勝㯗。健伶，來唯。從陗山出銅。勞水出徼外，東至麋泠入南海，過郡三，行三千五百六十里。

牂柯郡，武帝元鼎六年開。莽曰同亭。有柱蒲關。屬益州。户二萬四千二百一十九，口十五萬三千三百六十。縣十七：故且蘭，沅水東南至益陽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鐔封，溫水東至廣鬱入鬱，過郡二，行五百六十里。鄨，不狼山，鄨水所出，東入沅，過郡二，行七百三十里。漏卧，平夷，同并，談指，宛溫，毋斂，剛水東至潭中入潭。莽曰有斂。夜郎，豚水東至廣鬱。都尉治。莽曰同亭。毋單，漏江，西隨，麋水西受徼外，東至麋泠入尚龍谿，過郡二，行千一百六里。都夢，壺水東南至麋泠入尚龍谿，過郡二，行千一百六十里。談稾，進桑，南部都尉治。有關。句町。文象水東至增食入鬱。又有盧唯水、來細水、伐水。莽曰從化。

巴郡，秦置。屬益州。户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三，口七十萬八千一百四十八。縣十一：江州，臨江，莽曰監江。枳，閬中，彭道將池在南，彭道魚池在西南。墊江，朐忍，容毋水所出，南入江。有橘官、鹽官。安漢，是魚池在南。莽曰安新。宕渠，符特山在西南。潛水西南入江。不曹水出東北徐谷，南入灊。魚復，江關，都尉治。有橘官。充國，涪陵。莽曰巴亭。

縣，橋水首先從橋山接受水源，向東到中留縣流入潭水，經過四個郡，行程三千一百二十里。王莽時叫有棳縣。勝休縣，河水向東到毋棳縣流入橋水。王莽時叫勝㯗縣。健伶縣，來唯縣。從陗山出産銅。勞水流出境外，向東到麋泠縣流入南海，經過三個郡，行程三千五百六十里。

牂柯郡，武帝元鼎六年新開疆土設郡。王莽時改名爲同亭郡。有柱蒲關。屬於益州刺史部。有二萬四千二百一十九户，十五萬三千三百六十人。下轄十七個縣：故且蘭縣，沅水向東南到益陽縣流入長江，流經兩個郡，行程二千五百三十里。鐔封縣，溫水向東到廣鬱流入鬱水，經過兩個郡，行程五百六十里。鄨縣，鄨水發源於不狼山，向東流入沅水，經過兩個郡，行程七百三十里。漏卧縣，平夷縣，同并縣，談指縣，宛溫縣，毋斂縣，剛水向東到潭中縣流入潭水。王莽時叫有斂縣。夜郎縣，豚水向東到廣鬱縣。由都尉治理。王莽時叫同亭縣。毋單縣，漏江縣，西隨縣，麋水從西面接受境外水源，向東到麋泠縣流入尚龍谿，經過兩個郡，行程一千一百零六里。都夢縣，壺水向東南到麋泠縣流入尚龍谿，經過兩個郡，行程一千一百六十里。談稾縣，進桑縣，由南部都尉治理。有關口。句町縣。文象水向東到增食縣流入鬱水。又有盧唯水、來細水、伐水。王莽時叫從化縣。

巴郡縣，秦時設郡。屬於益州刺史部。有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三户，七十萬八千一百四十八人。下轄十一個縣：江州縣，臨江縣，王莽時叫監江縣。枳縣，閬中縣，彭道將池在南面，彭道魚池在西南。墊江縣，朐忍縣，容毋水的發源地，向南流入長江。有橘官、鹽官。安漢縣，是魚池在南面。王莽時叫安新縣。宕渠縣，符特山在西南。潛水向西南流入長江。不曹水向東北徐谷流出，向南流入灊水。魚復縣，江關，由都尉治理。有橘官。充國縣，涪陵縣。王莽時叫巴亭縣。

漢書卷二十八(下)

志第八(下)

地理志(下)

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置。莽曰樂平。户五萬一千三百七十六，口二十三萬五千五百六十。縣九：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天池大澤在縣西。莽曰循虜。上禄，故道，莽曰善治。河池，泉街水南至沮入漢，行五百二十里。莽曰樂平亭。平樂道，沮，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羡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荆州川。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莽曰楊德。

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設置。王莽時叫樂平郡。有五萬一千三百七十六户，二十三萬五千五百六十口人。有九個縣：武都縣，東漢水接受氐道水的水源，一叫沔水，經過江夏，稱爲夏水，流入長江。天池大澤在縣的西面。王莽時叫循虜縣。上禄縣，故道縣，王莽時叫善治縣。河池縣，泉街水向南到沮縣流入漢水，行程五百二十里。王莽時叫樂平亭縣。平樂道縣，沮縣，沮水發源於東狼谷，向南到沙羡縣的南面流入長江，經過五個郡，行程四千里，是荆州的河流。嘉陵道縣，循成道縣，下辨道縣。王莽時叫楊德縣。

隴西郡，秦置。莽曰厭戎。户五萬三千九百六十四，口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二十四。有鐵官、鹽官。縣十一：狄道，白石山在東。莽曰操虜。上邽，安故，氐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莽曰亭道。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浸。予道，莽曰德道。大夏，莽曰順夏。羌道，羌水出塞外，南至陰平入白水，過郡三，行六百里。襄武，莽曰相桓。臨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禹貢》西頃山在縣西，南部都尉治也。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莽曰西治。

隴西郡，秦時設置，王莽時叫厭戎郡。有五萬三千九百六十四户，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二十四口人。有鐵官、鹽官。有十一個縣：狄道縣，白石山在東。王莽時叫操虜縣。上邽縣，安故縣，氐道縣，《禹貢》上養水的發源地，到武都就成爲漢水。王莽時叫亭道縣。首陽縣，《禹貢》上的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是渭水的發源地，向東到船司空進入黄河，經過四個郡，行程一千八百七十里，是雍州的灌渠。予道縣，王莽時叫德道縣。大夏縣，王莽時叫順夏縣。羌道縣，羌水流出塞外，向南到陰平縣流入白水，經過三個郡，行程六百里。襄武縣，王莽時叫相桓縣。臨洮縣，洮水流出西羌中，向北到枹罕東面流入黄河。《禹貢》上的西頃山在縣西，南部由都尉治理。西縣。《禹貢》上的嶓冢山，是西漢水的發源地，向南流入廣漢縣的白水，向東南到江州縣流入長江，經過四個郡，行程二千七百六十里。王莽時叫西治縣。

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户三萬八千四百七十，口十四萬

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設置。王莽時叫西海郡。有三萬八千四百七十户，十四萬九千六百四十八

九千六百四十八。縣十三：允吾，烏亭逆水出參街谷，東至枝陽入湟。莽曰修遠。浩亹，浩亹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莽曰興武。令居，澗水出西北塞外，至縣西南，入鄭伯津。莽曰罕虜。枝陽，金城，莽曰金屏。榆中，枹罕，白石，離水出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莽曰順礫。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内，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破羌，宣帝神爵二年置。安夷，允街，宣帝神爵二年置。莽曰修遠。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東至允吾入河。西有須抵池，有弱水、昆侖山祠。莽曰鹽羌。

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莽曰填戎。明帝改曰漢陽。户六萬三百七十，口二十六萬一千三百四十八。縣十六：平襄，莽曰平相。街泉，戎邑道，莽曰填戎亭。望垣，莽曰望亭。罕幵，綿諸道，阿陽，略陽道，冀，《禹貢》朱圄山在縣南梧中聚。莽曰冀治。勇士，屬國都尉治滿福。莽曰紀德。成紀，清水，莽曰識睦。奉捷，隴，獂道，騎都尉治密艾亭。蘭干。莽曰蘭盾。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莽曰張掖。户萬七千五百八十一，口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九。縣十：姑臧，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十里。張掖，武威，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壄澤。休屠，莽曰晏然。都尉治熊水障。北部都尉治休屠城。揟次，莽曰播德。鸞鳥，樸劋，莽曰敷虜。媼圍，蒼松，南山，松陝水所出，北至揟次入海。莽曰射楚。宣威。

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莽曰設屏。户二萬四千三百五十二，口八萬八千七百三十一。縣十：觻得，千金渠西至樂涫入澤中。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過郡二，

口人。有十三個縣：允吾縣，烏亭逆水流出參街谷，向東到枝陽縣流入湟水。王莽時叫修遠縣。浩亹縣，浩亹水流出西塞外，向東到允吾縣流入湟水。王莽時叫興武縣。令居縣，澗水流出西北塞外，到縣的西南，流入鄭伯津。王莽時叫罕虜縣。枝陽縣，金城縣，王莽時叫金屏縣。榆中縣，枹罕縣，白石縣，離水流出西塞外，向東到枹罕縣流入黄河。王莽時叫順礫縣。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黄河水在塞外流動，向東北流入塞内，到章武縣流入大海，經過十六個郡，行程九千四百里。破羌縣，宣帝神爵二年設置。安夷縣，允街縣，宣帝神爵二年設置。王莽時叫修遠縣。臨羌縣。西北到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北面則是湟水的發源地，向東到允吾縣流入黄河。西面有須抵池，有弱水、昆侖山祠。王莽時叫鹽羌縣。

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設置。王莽時叫填戎郡。明帝改爲漢陽郡。有六萬三百七十户，二十六萬一千三百四十八口人。有十六個縣：平襄縣，王莽時叫平相縣。街泉縣，戎邑道縣，王莽時叫填戎亭縣。望垣縣，王莽時叫望亭縣。罕幵縣，綿諸道縣，阿陽縣，略陽道縣，冀縣，《禹貢》上的朱圄山在縣南的梧中聚。王莽時叫冀治縣。勇士縣，附屬的侯國的都尉治理滿福。王莽時叫紀德縣。成紀縣，清水縣，王莽時叫識睦縣。奉捷縣，隴縣，獂道縣，騎都尉治理密艾亭。蘭干縣。王莽時叫蘭盾縣。

武威郡，原來匈奴休屠王的地方。武帝太初四年設置。王莽時叫張掖郡。有一萬七千五百八十一户，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九口人。有十個縣：姑臧縣，谷水發源於南山，向北到武威縣流入大海，行程七百九十里。張掖縣，武威縣，休屠澤在東北，古代文字記載認爲是豬壄澤。休屠縣，王莽時叫晏然縣。都尉治理熊水障。北部都尉治理休屠城。揟次縣，王莽時叫播德縣。鸞鳥縣，樸劋縣，王莽時叫敷虜縣。媼圍縣，蒼松縣，松陝水發源於南山，向北到揟次縣流入大海。王莽時叫射楚縣。宣威縣。

張掖郡，以前匈奴昆邪王的地方，武帝太初元年設置。王莽時叫設屏縣。有二萬四千三百五十二户，八萬八千七百三十一口人。有十個縣：觻得縣，千金渠向西到樂涫流入湖澤中。羌谷水從羌中流出，向東北到居延縣流入大海，經過兩個郡，行程二千一百

行二千一百里。莽曰官式。昭武，莽曰渠武。删丹，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莽曰貫虜。氐池，莽曰否武。屋蘭，莽曰傳武。日勒，都尉治澤索谷。莽曰勒治。驪靬，莽曰揭虜。番和，農都尉治。莽曰羅虜。居延，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都尉治。莽曰居成。顯美。

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開。莽曰輔平。户萬八千一百三十七，口七萬六千七百二十六。縣九：禄福，呼蠶水出南羌中，東北至會水入羌谷。莽曰顯德。表是，莽曰載武。樂涫，莽曰樂亭。天陈，玉門，莽曰輔平亭。會水，北部都尉治偃泉障。東部都尉治東部障。莽曰蕭武。池頭，綏彌，乾齊。西部都尉治西部障。莽曰測虜。

敦煌郡，武帝後元年分酒泉置。正西關外有白龍堆沙，有蒲昌海。莽曰敦德。户萬一千二百，口三萬八千三百三十五。縣六：敦煌，中部都尉治步廣候官。杜林以爲古瓜州地，生美瓜。莽曰敦德。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效穀，淵泉，廣至，宜禾都尉治昆侖障。莽曰廣桓。龍勒。有陽關、玉門關，皆都尉治。氐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

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户四萬二千七百二十五，口十四萬三千二百九十四。縣二十一：高平，莽曰鋪睦。復累，安俾，撫夷，莽曰撫寧。朝那，有端旬祠十五所，胡巫祝。又有湫淵祠。涇陽，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臨涇，莽曰監涇。鹵，灈水出西。烏氏，烏水出西，北入河。都盧山在西。莽曰烏亭。陰密，《詩》密人國。有囂安亭。安定，參䜌，主騎都尉治。三水，屬國都尉治。有鹽官。莽曰廣延亭。陰槃，安武，莽曰安桓。祖厲，莽曰鄉

里。王莽時叫官式縣。昭武縣，王莽時叫渠武郡。删丹縣，桑欽認爲從這裏開始疏通弱水，向西到酒泉合黎。王莽時叫貫虜縣。氐池縣，王莽時叫否武。屋蘭縣，王莽時叫傳武。日勒縣，都尉的治所在澤索谷。王莽時叫勒治。驪靬縣，王莽時叫揭虜。番和縣，農都尉治理。王莽時叫羅虜縣。居延縣，居延澤在東北，古文記載認爲是流沙。都尉治理。王莽時叫居成縣。顯美縣。

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設置。王莽時叫輔平郡。有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户，七萬六千七百二十六口人。有九個縣：禄福縣，呼蠶水發源於南羌中，向東北到會水流入羌谷。王莽時叫顯德縣。表是縣，王莽時叫載武縣。樂涫縣，王莽時叫樂亭。天陈縣，玉門縣，王莽時叫輔平亭。會水縣，北部都尉治偃泉障。東部都尉治東部障。王莽時叫蕭武縣。池頭縣，綏彌縣，乾齊縣。西部都尉治西部障。王莽時叫測虜縣。

敦煌郡，武帝後元年分酒泉郡而設置。正西關外有白龍堆沙，有蒲昌海。王莽時叫敦德郡。有一萬一千二百户，三萬八千三百三十五口人。有六個縣：敦煌縣，中部都尉治步廣設候官。杜林認爲是古代瓜州地，出産美瓜。王莽時叫敦德縣。冥安縣，南面籍端水發源於南羌中，向西北流入湖澤，灌溉民田。效穀縣，淵泉縣，廣至縣，宜禾都尉治昆侖障。王莽時叫廣桓縣。龍勒縣。有陽關、玉門關，都由都尉治理。氐置水發源於南羌中，向東北流入湖澤，灌溉民田。

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設置。有四萬二千七百二十五户，十四萬三千二百九十四口人。有二十一個縣：高平縣，王莽時叫鋪睦縣。復累縣，安俾縣，撫夷縣，王莽時叫撫寧縣。朝那縣，有端旬祠十五所，胡人的巫祝。還有湫淵祠。涇陽縣，幵頭山在西面，《禹貢》上涇水的發源地，向東南到陽陵流入渭水，經過三個郡，行程一千零六十里，是雍州的河流。臨涇縣，王莽時叫監涇縣。鹵縣，灈水從西面流出。烏氏縣，烏水從西面流出，向北流入黄河。都盧山在西面。王莽時叫烏亭縣。陰密縣，《詩》上的密人國。有囂安亭縣。安定縣，參䜌縣，主騎都尉治理。三水縣，附屬侯國的都尉治理。有鹽官。王莽時叫廣延亭縣。陰槃縣，安武縣，王莽時叫安桓縣。祖厲

禮。爰得，眴卷，河水别出爲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彭陽，鶉陰，月氏道。莽曰月順。

北地郡，秦置。莽曰威成。户六萬四千四百六十一，口二十一萬六百八十八。縣十九：馬領，直路，沮水出西，東入洛。靈武，莽曰威成亭。富平，北部都尉治神泉障。渾懷都尉治塞外渾懷障。莽曰特武。靈州，惠帝四年置。有河奇苑、號非苑。莽曰令周。眴衍，方渠，除道，莽曰通道。五街，莽曰吾街。鶉孤，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有堵苑、白馬苑。回獲，略畔道，莽曰延年道。泥陽，莽曰泥陰。郁郅，泥水出北蠻夷中。有牧師菀官。莽曰功著。義渠道，莽曰義溝。弋居，有鹽官。大𡚁，廉。卑移山在西北。莽曰西河亭。

上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爲翟國，七月復故。匈歸都尉治塞外匈歸障。屬并州。户十萬三千六百八十三，口六十萬六千六百五十八。縣二十三：膚施，有五龍山、帝、原水、黄帝祠四所。獨樂，有鹽官。陽周，橋山在南，有黄帝冢。莽曰上陵畤。木禾，平都，淺水，莽曰廣信。京室，莽曰積粟。洛都，莽曰卑順。白土，圜水出西，東入河。莽曰黄土。襄洛，莽曰上黨亭。原都，漆垣，莽曰漆牆。奢延，莽曰奢節。雕陰，推邪，莽曰排邪。楨林，莽曰楨幹。高望，北部都尉治。莽曰堅甯。雕陰道，龜兹，屬國都尉治。有鹽官。定陽，高奴，有洧水，可𪏮。莽曰利平。望松，北部都尉治。宜都。莽曰堅寧小邑。

西河郡，武帝元朔四年置。南部都尉治塞外翁龍、埤是。莽曰歸新。屬并州。户十三萬六千三百九十，口六十九萬八千八百三十六。縣三十六：富昌，有鹽官。莽曰富成。騶虞，鵠澤，平

縣，王莽時叫鄉禮縣。爰得縣，眴卷縣，黄河水分流出成爲河溝，向東到富平縣流入黄河。彭陽縣，鶉陰縣，月氏道縣。王莽時叫月順縣。

北地郡，秦時設置。王莽時叫威成郡。有六萬四千四百六十一户，二十一萬零六百八十八口人。有十九個縣：馬領縣，直路縣，沮水向西流出，向東流入洛水。靈武縣，王莽時叫威成亭。富平縣，北部都尉治神泉障。渾懷都尉治塞外的渾懷障。王莽時叫特武縣。靈州縣，惠帝四年設置。有河奇苑、號非苑。王莽時叫令周縣。眴衍縣，方渠縣，除道縣，王莽時叫通道縣。五街縣，王莽時叫吾街縣。鶉孤縣，歸德縣，洛水從北面蠻夷中流出，流入黄河。有堵苑、白馬苑。回獲縣，略畔道縣，王莽時叫延年道縣。泥陽縣，王莽時叫泥陰縣。郁郅縣，泥水從北蠻夷中流出。有牧師菀官。王莽時叫功著縣。義渠道縣，王莽時叫義溝縣。弋居縣，有鹽官。大𡚁縣，廉縣。卑移山在西北。王莽時叫西河亭。

上郡，秦時設置，高帝元年改爲翟國，七月又恢復原名。匈歸都尉治理塞外的匈歸障。屬於并州。有十萬三千六百八十三户，六十萬六千六百五十八人。有二十三個縣：膚施縣，有五龍山、帝、原水、黄帝祠四所。獨樂縣，有鹽官。陽周縣，橋山在南面，有黄帝冢。王莽時叫上陵畤。木禾縣，平都縣，淺水縣，王莽時叫廣信縣。京室縣，王莽時叫積粟縣。洛都縣，王莽時叫卑順縣。白土縣，圜水從西流出，向東流入黄河。王莽時叫黄土縣。襄洛縣，王莽時叫上黨亭。原都縣，漆垣縣，王莽時叫漆牆縣。奢延縣，王莽時叫奢節縣。雕陰縣，推邪縣，王莽時叫排邪縣。楨林縣，王莽時叫楨幹縣。高望縣，北部都尉治理。王莽時叫堅甯縣。雕陰道縣，龜兹縣，屬國都尉治理。有鹽官。定陽縣，高奴縣，有洧水，可點燃。王莽時叫利平縣。望松縣，北部都尉治理。宜都縣。王莽時叫堅寧小邑。

西河郡，武帝元朔四年設置。南部都尉治理塞外的翁龍縣、埤是縣。王莽時叫歸新郡，屬并州。有十三萬六千三百九十户，六十九萬八千八百三十六口人。有三十六個縣：富昌縣，有鹽官。王莽時叫富成縣。騶虞縣，鵠澤縣，平定縣，王莽時叫陰平

定，莽曰陰平亭。美稷，屬國都尉治。中陽，樂街，莽曰截虜。徒經，莽曰廉恥。皋狼，大成，莽曰好成。廣田，莽曰廣翰。圜陰，惠帝五年置。莽曰方陰。益闌，莽曰香闌。平周，鴻門，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出也。藺，宣武，莽曰討貉。千章，增山，有道西出眩雷塞，北部都尉治。圜陽，廣衍，武車，莽曰桓車。虎猛，西部都尉治。離石，穀羅，武澤在西北。饒，莽曰饒衍。方利，莽曰廣德。隰成，莽曰慈平亭。臨水，莽曰監水。土軍，西都，莽曰五原亭。平陸，陰山，莽曰山寧。觬是，莽曰伏觬。博陵，莽曰助桓。鹽官。

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開。西部都尉治窳渾。莽曰溝搜。屬并州。户三萬四千三百三十八，口十三萬六千六百二十八。縣十：三封，武帝元狩三年城。朔方，金連鹽澤、青鹽澤皆在南。莽曰武符。修都，臨河，莽曰監河。呼遒，窳渾，有道西北出雞鹿塞。屠申澤在東。莽曰極武。渠搜，中部都尉治。莽曰溝搜。沃壄，武帝元狩三年城。有鹽官。莽曰綏武。廣牧，東部都尉治。莽曰鹽官。臨戎。武帝元朔五年城。莽曰推武。

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東部都尉治稒陽。莽曰獲降。屬并州。户三萬九千三百二十二，口二十三萬一千三百二十八。縣十六：九原，莽曰成平。固陵，莽曰固調。五原，莽曰填河亭。臨沃，莽曰振武。文國，莽曰繁聚。河陰，蒱澤，屬國都尉治。南興，莽曰南利。武都，莽曰桓都。宜梁，曼柏，莽曰延柏。成宜，中部都尉治原高，西部都尉治田辟。有鹽官。莽曰艾虜。稒陽，北出石門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虜城。莽曰固陰。莫䵣，西安陽，莽曰鄣安。河目。

亭。美稷縣，屬國都尉治理。中陽縣，樂街縣，王莽時叫截虜縣。徒經縣，王莽時叫廉恥縣。皋狼縣，大成縣，王莽時叫好成縣。廣田縣，王莽時叫廣翰縣。圜陰縣，惠帝五年設置。王莽時叫方陰縣。益闌縣，王莽時叫香闌縣。平周縣，鴻門縣，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底噴出。藺縣，宣武縣，王莽時叫討貉縣。千章縣，增山縣，有道路向西面出眩雷塞，北部都尉治理。圜陽縣，廣衍縣，武車縣，王莽時叫桓車縣。虎猛縣，西部都尉治理。離石縣，穀羅縣，武澤在西北。饒縣，王莽時叫饒衍縣。方利縣，王莽時叫廣德縣。隰成縣，王莽時叫慈平亭。臨水縣，王莽時叫監水縣。土軍縣，西都縣，王莽時叫五原亭。平陸縣，陰山縣，王莽時叫山寧縣。觬是縣，王莽時叫伏觬縣。博陵縣，王莽時叫助桓縣。鹽官縣。

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設置。西部都尉治理窳渾。王莽時叫溝搜郡。屬於并州。有三萬四千三百三十八户，十三萬六千六百二十八口人。有十個縣：三封縣，武帝元狩三年築城。朔方縣，金連鹽澤、青鹽澤都在南。王莽時叫武符縣。修都縣，臨河縣，王莽時叫監河縣。呼遒縣，窳渾縣，有道路向西北出雞鹿塞。屠申澤在東面。王莽時叫極武縣。渠搜縣，中部都尉治理。王莽時叫溝搜縣。沃壄縣，武帝元狩三年建城。有鹽官。王莽時叫綏武縣。廣牧縣，東部都尉治理。王莽時叫鹽官。臨戎縣。武帝元朔五年建城。王莽時叫推武縣。

五原郡，秦時叫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改名。東部都尉治理稒陽縣。王莽時叫獲降縣。屬於并州。有三萬九千三百二十二户，二十三萬一千三百二十八口人。有十六個縣：九原縣，王莽時叫成平縣。固陵縣，王莽時叫固調縣。五原縣，王莽時叫填河亭。臨沃縣，王莽時叫振武縣。文國縣，王莽時叫繁聚縣。河陰郡，蒱澤郡，屬國都尉治理。南興縣，王莽時叫南利縣。武都縣，王莽時叫桓都縣。宜梁縣，曼柏縣，王莽時叫延柏縣。成宜縣，中部都尉治理原高，西部都尉治理田辟。有鹽官。王莽時叫艾虜縣。稒陽縣，向北流出石門障形成光禄城，又向西北形成支就城，又向西北得到頭曼城，又向西北得到虖河城，又向西得到宿虜城。王莽時叫固陰縣。莫䵣縣，西安陽縣，王莽時叫鄣安縣。河目縣。

雲中郡，秦置。莽曰受降。屬并州。户三萬八千三百三，口十七萬三千二百七十。縣十一：雲中，莽曰遠服。咸陽，莽曰賁武。陶林，東部都尉治。楨陵，緣胡山在西北。西部都尉治。莽曰楨陸。犢和，沙陵，莽曰希恩。原陽，沙南，北輿，中部都尉治。武泉，莽曰順泉。陽壽。莽曰常得。

定襄郡，高帝置。莽曰得降。屬并州。户三萬八千五百五十九，口十六萬三千一百四十四。縣十二：成樂，桐過，莽曰椅桐。都武，莽曰通德。武進，白渠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西部都尉治。莽曰伐蠻。襄陰，武皋，荒干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中部都尉治。莽曰永武。駱，莽曰遮要。定陶，莽曰迎符。武城，莽曰桓就。武要，東部都尉治。莽曰厭胡。定襄，莽曰著武。復陸。莽曰聞武。

雁門郡，秦置。句注山在陰館。莽曰填狄。屬并州。户七萬三千一百三十八，口二十九萬三千四百五十四。縣十四：善無，莽曰陰館。沃陽，鹽澤在東北，有長丞。西部都尉治。莽曰敬陽。繁時，莽曰當要。中陵，莽曰遮害。陰館，樓煩鄉。景帝後三年置。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過郡六，行千一百里。莽曰富代。樓煩，有鹽官。武州，莽曰桓州。汪陶，劇陽，莽曰善陽。崞，莽曰崞張。平城，東部都尉治。莽曰平順。埒，莽曰填狄亭。馬邑，莽曰章昭。彊陰。諸聞澤在東北。莽曰伏陰。

代郡，秦置。莽曰厭狄。有五原關、常山關。屬幽州。户五萬六千七百七十一，口二十七萬八千七百五十四。縣十八：桑乾，莽曰安德。道人，莽曰道仁。當城，高柳，西部都尉治。馬城，東部都尉治。班氏，秦地圖書班氏。莽曰班副。延陵，狋氏，莽曰狋聚。且如，

雲中郡，秦時設置。王莽時叫受降郡。屬於并州。有三萬八千三百零三户，十七萬三千二百七十口人。有十一個縣：雲中縣，王莽時叫遠服縣。咸陽縣，王莽時叫賁武縣。陶林縣，東部都尉治理。楨陵縣，緣胡山在西北。西部都尉治理。王莽時叫楨陸縣。犢和縣，沙陵縣，王莽時叫希恩縣。原陽縣，沙南縣，北輿縣，中部都尉治理。武泉縣，王莽時叫順泉縣。陽壽縣。王莽時叫常得縣。

定襄郡，高帝時設置。王莽時叫得降郡。屬於并州。有三萬八千五百五十九户，十六萬三千一百四十四口人。有十二個縣：成樂縣，桐過縣，王莽時叫椅桐縣。都武縣，王莽時叫通德縣。武進縣，白渠水流出塞外，向西到沙陵流入黄河。西部都尉治理。王莽時叫伐蠻縣。襄陰縣，武皋縣，荒干水流出塞外，向西到沙陵流入黄河。中部都尉治理。王莽時叫永武縣。駱縣，王莽時叫遮要縣。定陶縣，王莽時叫迎符縣。武城縣，王莽時叫桓就縣。武要縣，東部都尉治理。王莽時叫厭胡縣。定襄縣，王莽時叫著武縣。復陸縣。王莽時叫聞武縣。

雁門郡，秦時設置。句注山在陰館。王莽時叫填狄郡。屬於并州。有七萬三千一百三十八户，二十九萬三千四百五十四口人。有十四個縣：善無縣，王莽時叫陰館縣。沃陽縣，鹽澤在東北，有長丞。西部都尉治理。王莽時叫敬陽縣。繁時縣，王莽時叫當要縣。中陵縣，王莽時叫遮害縣。陰館縣，有樓煩鄉。景帝後三年設置。治水發源於累頭山，向東到泉州流入大海，經過六個郡，行程一千一百里。王莽時叫富代縣。樓煩縣，有鹽官。武州縣，王莽時叫桓州縣。汪陶縣，劇陽縣，王莽時叫善陽縣。崞縣，王莽時叫崞張縣。平城縣，東部都尉治理。王莽時叫平順縣。埒縣，王莽時叫填狄亭。馬邑縣，王莽時叫章昭縣。彊陰縣。諸聞澤在東北。王莽時叫伏陰縣。

代郡，秦時設置。王莽時叫厭狄郡。有五原關、常山關。屬於幽州。有五萬六千七百七十一户，二十七萬八千七百五十四口人。有十八個縣：桑乾縣，王莽時叫安德縣。道人縣，王莽時叫道仁縣。當城縣，高柳縣，西部都尉治理。馬城縣，東部都尉治理。班氏縣，秦時地圖上寫的是班氏。王莽時叫班副。延陵縣，狋氏縣，王莽時叫狋聚縣。且如縣，

于延水出塞外，東至寧入沽。中部都尉治。平邑，莽曰平胡。陽原，東安陽，莽曰竟安。參合，平舒，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沽。莽曰平葆。代，莽曰厭狄亭。靈丘，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廣昌，淶水東南至容城入河，過郡三，行五百里，并州浸。莽曰廣屏。鹵城。虖池河東至參户入虖池别，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莽曰魯盾。

上谷郡，秦置。莽曰朔調。屬幽州。户三萬六千八，口十一萬七千七百六十二。縣十五：沮陽，莽曰沮陰。泉上，莽曰塞泉。潘，莽曰樹武。軍都，温餘水東至路，南入沽。居庸，有關。雊瞀，夷輿，莽曰朔調亭。寧，西部都尉治。莽曰博康。昌平，莽曰長昌。廣寧，莽曰廣康。涿鹿，莽曰抪陸。且居，陽樂水出東，南入沽。莽曰久居。茹，莽曰穀武。女祁，東部都尉治。莽曰祁。下落。莽曰下忠。

漁陽郡，秦置。莽曰通路。屬幽州。户六萬八千八百二，口二十六萬四千一百一十六。縣十二：漁陽，沽水出塞外，東南至泉州入海，行七百五十里。有鐵官。莽曰得漁。狐奴，莽曰舉符。路，莽曰通路亭。雍奴，泉州，有鹽官。莽曰泉調。平谷，安樂，厗奚，莽曰敦德。獷平，莽曰平獷。要陽，都尉治。莽曰要術。白檀，洫水出北蠻夷。滑鹽。莽曰匡德。

右北平郡，秦置。莽曰北順。屬幽州。户六萬六千六百八十九，口三十二萬七百八十。縣十六：平剛，無終，故無終子國。浭水西至雍奴入海，過郡二，行六百五十里。石成，廷陵，莽曰鋪武。俊靡，灅水南至無終東入庚。莽曰俊麻。薋，都尉治。莽曰裒睦。徐無，

于延水發源於塞外，向東到寧縣流入沽水。中部都尉治理。平邑縣，王莽時叫平胡縣。陽原縣，東安陽縣，王莽時叫竟安縣。參合縣，平舒縣，祁夷水向北到桑乾流入沽水。王莽時叫平葆縣。代縣，王莽時叫厭狄亭。靈丘縣，滱河向東到文安縣流入大河，經過五個郡，行程九百四十里。是并州的河流。廣昌縣，淶水向東南到容城流入黄河，經過三個郡，行程五百里，是并州的灌渠。王莽時叫廣屏縣。鹵城縣。虖池河向東到參户流入虖池支流，經過九個郡，行程一千三百四十里，是并州的河流。從河東到文安縣流入大海，經過六個郡，行程一千三百七十里。王莽時叫魯盾縣。

上谷郡，秦時設置。王莽時叫朔調郡。屬於幽州。有三萬六千零八户，十一萬七千七百六十二口人。有十五個縣：沮陽縣，王莽時叫沮陰縣。泉上縣，王莽時叫塞泉縣。潘縣，王莽時叫樹武縣。軍都縣，温餘水向東到路縣，向南流入沽水。居庸縣，有關口。雊瞀縣，夷輿縣，王莽時叫朔調亭。寧縣，西部都尉治理。王莽時叫博康縣。昌平縣，王莽時叫長昌縣。廣寧縣，王莽時叫廣康縣。涿鹿縣，王莽時叫抪陸縣。且居縣，陽樂水向東流出，南面流入沽水。王莽時叫久居縣。茹縣，王莽時叫穀武縣。女祁縣，東部都尉治理。王莽時叫祁縣。下落縣。王莽時叫下忠縣。

漁陽郡，秦時設置。王莽時叫通路郡。屬於幽州。有六萬八千八百零二户，二十六萬四千一百一十六口人。有十二個縣：漁陽縣，沽水流出塞外，向東南到泉州流入大海，行程七百五十里。有鐵官。王莽時叫得漁縣。狐奴縣，王莽時叫舉符縣。路縣，王莽時叫通路亭。雍奴縣，泉州縣，有鹽官。王莽時叫泉調縣。平谷縣，安樂縣，厗奚縣，王莽時叫敦德縣。獷平縣，王莽時叫平獷縣。要陽縣，都尉治理。王莽時叫要術縣。白檀縣，洫水流出北蠻夷。滑鹽縣。王莽時叫匡德縣。

右北平郡，秦時設置。王莽時叫北順郡。屬於幽州。有六萬六千六百八十九户，三十二萬七百八十口人。有十六個縣：平剛縣，無終縣，是以前的無終子國。浭水向西到雍奴縣流入大海，經過兩個郡，行程六百五十里。石成縣，廷陵縣，王莽時叫鋪武縣。俊靡縣，灅水向南到無終東流入庚水。王莽時叫俊麻縣。薋縣，都尉治理。王莽時叫裒睦縣。徐無

莽曰北順亭。字，榆水出東。土垠，白狼，莽曰伏狄。夕陽，有鐵官。莽曰夕陰。昌城，莽曰淑武。驪成，大揭石山在縣西南。莽曰揭石。廣成，莽曰平虜。聚陽，莽曰篤睦。平明。莽曰平陽。

縣，王莽時叫北順亭。字縣，榆水從東面流出。土垠縣，白狼縣，王莽時叫伏狄縣。夕陽縣，有鐵官。王莽時叫夕陰縣。昌城縣，王莽時叫淑武縣。驪成縣，大揭石山在縣的西南面。王莽時叫揭石縣。廣成縣，王莽時叫平虜縣。聚陽縣，王莽時叫篤睦縣。平明縣。王莽時叫平陽縣。

遼西郡，秦置。有小水四十八，并行三千四十六里。屬幽州。户七萬二千六百五十四，口三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五。縣十四：且慮，有高廟。莽曰鉏慮。海陽，龍鮮水東入封大水。封大水、緩虚水皆南入海。有鹽官。新安平，夷水東入塞外。柳城，馬首山在西南。參柳水北入海。西部都尉治。令支，有孤竹城。莽曰令氏亭。肥如，玄水東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陽。又有盧水，南入玄。莽曰肥而。賓從，莽曰勉武。交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東部都尉治。莽曰禽虜。陽樂，狐蘇，唐就水至徒河入海。徒河，莽曰河福。文成，莽曰言虜。臨渝，渝水首受白狼，東入塞外。又有侯水，北入渝。莽曰馮德。絫。下官水南入海。又有揭石水、賓水，皆南入官。莽曰選武。

遼西郡，秦時設置。有小河四十八條，并行三千零四十六里。屬於幽州。有七萬二千六百五十四户，三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五口人。有十四個縣：且慮縣，有高廟。王莽時叫鉏慮縣。海陽縣，龍鮮水向東流入封大水。封大水、緩虚水都向南流入大海。有鹽官。新安平縣，夷水向東流入塞外。柳城縣，馬首山在西南。參柳水向北流入大海。西部都尉治理。令支縣，有孤竹城。王莽時叫令氏亭。肥如縣，玄水向東流入濡水。濡水向南流入海陽水。還有盧水，向南流入玄水。王莽時叫肥而縣。賓從縣，王莽時叫勉武縣。交黎縣，渝水首先從塞外接受水源，向南流入大海。東部都尉治理。王莽時叫禽虜縣。陽樂縣，狐蘇縣，唐就水到徒河流入大海。徒河縣，王莽時叫河福縣。文成縣，王莽時叫言虜縣。臨渝縣，渝水首先接受白狼水的水源，向東流入塞外。還有侯水，向北流入渝水。王莽時叫馮德縣。絫縣。下官水向南流入大海。還有揭石水、賓水，都向南流入官水。王莽時叫選武縣。

遼東郡，秦置。屬幽州。户五萬五千九百七十二，口二十七萬二千五百三十九。縣十八：襄平，有牧師官。莽曰昌平。新昌，無慮，西部都尉治。望平，大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行千二百五十里。莽曰長説。房，候城，中部都尉治。遼隊，莽曰順睦。遼陽，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莽曰遼陰。險瀆，居就，室僞山，室僞水所出，北至襄平入梁也。高顯，安市，武次，東部都尉治。莽曰桓次。平郭，有鐵官、鹽官。西安平，莽曰北安平。文，莽曰文亭。番汗，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沓氏。

遼東郡，秦時設置。屬於幽州。有五萬五千九百七十二户，二十七萬二千五百三十九口人。有十八個縣：襄平縣，有牧師官。王莽時叫昌平縣。新昌縣，無慮縣，西部都尉治理。望平縣，大遼水流出塞外，向南到安市縣流入大海，行程一千二百五十里。王莽時叫長説縣。房縣，候城縣，中部都尉治理。遼隊縣，王莽時叫順睦縣。遼陽縣，大梁水向西南到遼陽縣流入遼水。王莽時叫遼陰縣。險瀆縣，居就縣，室僞水發源於室僞山，向北到襄平流入梁水。高顯縣，安市縣，武次縣，東部都尉治理。王莽時叫桓次縣。平郭縣，有鐵官、鹽官。西安平縣，王莽時叫北安平縣。文縣，王莽時叫文亭縣。番汗縣，沛水流出塞外，向西南流入大海。沓氏縣。

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高句驪，

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設置。高句驪，王莽時叫

莽曰下句驪。屬幽州。户四萬五千六，口二十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五。縣三：高句驪，遼山，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水。又有南蘇水，西北經塞外。上殷台，莽曰下殷。西蓋馬。馬訾水西北入鹽難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過郡二，行二千一百里。王莽曰玄菟亭。

樂浪郡，武帝元封三年開。莽曰樂鮮。屬幽州。户六萬二千八百一十二，口四十萬六千七百四十八。有雲鄣。縣二十五：朝鮮，讑邯，浿水，水西至增地入海。莽曰樂鮮亭。含資，帶水西至帶方入海。黏蟬，遂成，增地，莽曰增土。帶方，駟望，海冥，莽曰海桓。列口，長岑，屯有，昭明，南部都尉治。鏤方，提奚，渾彌，吞列，分黎山，列水所出，西至黏蟬入海，行八百二十里。東暆，不而，東部都尉治。蠶台，華麗，邪頭昧，前莫，夫租。

南海郡，秦置。秦敗，尉佗王此地。武帝元鼎六年開。屬交州。户萬九千六百一十三，口九萬四千二百五十三。有圃羞官。縣六：番禺，尉佗都。有鹽官。博羅，中宿，有洭浦官。龍川，四會，揭陽。莽曰南海亭。

鬱林郡，故秦桂林郡，屬尉佗。武帝元鼎六年開，更名。有小谿川水七，并行三千一百一十里。莽曰鬱平，屬交州。户萬二千四百一十五，口七萬一千一百六十二。縣十二：布山，安廣，阿林，廣鬱，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至四會入海，過郡四，行四千三十里。中留，桂林，潭中，莽曰中潭。臨塵，朱涯水入領方。又有斤南水。又有侵離水，行七百里。莽曰監塵。定周，周水首受無斂，東入潭，行七百九十里。增食，驩水首受牂柯東界，入朱涯水，行五百七十里。領方，斤南水入鬱。又有橋水。都尉治。雍雞。有關。

下句驪。屬於幽州。有四萬五千零六户，二十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五口人。有三個縣：高句驪縣，遼水發源於遼山，向西南到遼隊縣流入大遼水。又有南蘇水，向西北流過塞外。上殷台縣，王莽時叫下殷縣。西蓋馬縣。馬訾水向西北流入鹽難水，西南到西安平縣流入大海，經過兩個郡，行程二千一百里。王莽時叫玄菟亭。

樂浪郡，武帝元封三年設置。王莽時叫樂鮮郡。屬於幽州。有六萬二千八百一十二户，四十萬六千七百四十八口人。有雲鄣。有二十五個縣：朝鮮縣，讑邯縣，浿水縣，水流向西到增地縣流入大海。王莽時叫樂鮮亭縣。含資縣，帶水向西到帶方縣流入大海。黏蟬縣，遂成縣，增地縣，王莽時叫增土縣。帶方縣，駟望縣，海冥縣，王莽時叫海桓縣。列口縣，長岑縣，屯有縣，昭明縣，南部都尉治理。鏤方縣，提奚縣，渾彌縣，吞列縣，列水發源於分黎山，向西到黏蟬縣流入大海，行程八百二十里。東暆縣，不而縣，東部都尉治理。蠶台縣，華麗縣，邪頭昧縣，前莫縣，夫租縣。

南海郡，秦時設置。秦國敗亡後，尉佗在這裏稱王。武帝元鼎六年設置。屬於交州。有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三户，九萬四千二百五十三口人。有圃羞官。有六個縣：番禺縣，是尉佗王的都城。有鹽官。博羅縣，中宿縣，有洭浦官。龍川縣，四會縣，揭陽縣。王莽時叫南海亭。

鬱林郡，以前秦國的桂林郡，屬於尉佗。武帝元鼎六年設置，并改名。有小溪河水七條，并行三千一百一十里。王莽時叫鬱平縣，屬於交州。有一萬二千四百一十五户，七萬一千一百六十二口人。有十二個縣：布山縣，安廣縣，阿林縣，廣鬱縣，鬱水首先從夜郎豚水接受水源，向東到四會縣流入大海，經過四個郡，行程四千零三十里。中留縣，桂林縣，潭中縣，王莽時叫中潭縣。臨塵縣，朱涯水流入領方。又有斤南水。還有侵離水，行程七百里。王莽時叫監塵縣。定周縣，周水首先從無斂接受水源，向東流入潭，行程七百九十里。增食縣，驩水首先從牂柯東界接受了水源，流入朱涯水，行程五百七十里。領方縣，斤南水流入鬱水。還有橋水。都尉治理。雍雞縣。有關。

蒼梧郡，武帝元鼎六年開。莽曰新廣。屬交州。有離水關。户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九，口十四萬六千一百六十。縣十：廣信，莽曰廣信亭。謝沐，有關。高要，有鹽官。封陽，臨賀，莽曰大賀。端谿，馮乘，富川，荔蒲，有荔平關。猛陵。龍山，合水所出，南至布山入海。莽曰猛陸。

交趾郡，武帝元鼎六年開，屬交州。户九萬二千四百四十，口七十四萬六千二百三十七。縣十：羸𨻻，有羞官。安定，苟扇，䜛泠，都尉治。曲易，北帶，稽徐，西于，龍編，朱䳒。

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開。莽曰桓合。屬交州。户萬五千三百九十八，口七萬八千九百八十。縣五：徐聞，高凉，合浦，有關。莽曰桓亭。臨允，牢水北入高要入鬱，過郡三，行五百三十里。莽曰大允。朱盧。都尉治。

九真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八千五百六十里。户三萬五千七百四十三，口十六萬六千一十三。有界關。縣七：胥浦，莽曰驩成。居風，都龐，餘發，咸驩，無切，都尉治。無編。莽曰九真亭。

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更名。有小水十六，并行三千一百八十里。屬交州。户萬五千四百六十，口六萬九千四百八十五。縣五：朱吾，比景，盧容，西捲，水入海，有竹，可爲杖。莽曰日南亭。象林。

趙國，故秦邯鄲郡，高帝四年爲趙國，景帝三年復爲邯鄲郡，五年復故。莽曰桓亭。屬冀州。户八萬四千二百二，口三十四萬九千九百五十二。縣四：邯鄲，堵山，牛首水所出，東入白渠。趙敬侯自中牟徙此。易陽，柏人，莽曰壽仁。襄國。故邢國。西山，渠水所出，東北至任入浸。又有蓼水、馮水，皆東至朝

蒼梧郡，武帝元鼎六年設置。王莽時叫新廣郡。屬於交州。有離水關。有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九户，十四萬六千一百六十口人。有十個縣：廣信縣，王莽時叫廣信亭。謝沐縣，有關。高要縣，有鹽官。封陽縣，臨賀縣，王莽時叫大賀縣。端谿縣，馮乘縣，富川縣，荔蒲縣，有荔平關。猛陵縣。合水發源於龍山，向南到布山流入大海。王莽時叫猛陸縣。

交趾郡，武帝元鼎六年設置，屬於交州。有九萬二千四百四十户，七十四萬六千二百三十七口人。有十個縣：羸𨻻縣，有羞官。安定縣，苟扇縣，䜛泠縣，都尉治理。曲易縣，北帶縣，稽徐縣，西于縣，龍編縣，朱䳒縣。

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設置。王莽時叫桓合郡。屬於交州。有一萬五千三百九十八户，七萬八千九百八十口人。有五個縣：徐聞縣，高凉縣，合浦縣，有關。王莽時叫桓亭縣。臨允縣，牢水向北流入高要，再流入鬱水，經過三個郡，行程五百三十里。王莽時叫大允縣。朱盧縣。都尉治理。

九真郡，武帝元鼎六年設置。有小河五十二條，并行八千五百六十里。有三萬五千七百四十三户，十六萬六千零一十三口人。有界關。有七個縣：胥浦縣，王莽時叫驩成縣。居風縣，都龐縣，餘發縣，咸驩縣，無切縣，都尉治理。無編縣。王莽時叫九真亭。

日南郡，以前秦國的象郡，武帝元鼎六年設置，并改名。有河十六條，并行三千一百八十里。屬於交州。有一萬五千四百六十户，六萬九千四百八十五口人。有五個縣：朱吾縣，比景縣，盧容縣，西捲縣，河流流入大海，有竹子，可作拐杖。王莽時叫日南亭。象林縣。

趙國，以前秦國的邯鄲郡，高帝四年成爲趙國，景帝三年恢復爲邯鄲郡，五年又恢復爲原名。王莽時叫桓亭。屬於冀州。有八萬四千二百零二户，三十四萬九千九百五十二口人。有四個縣：邯鄲縣，牛首水發源於堵山，向東流入白渠。趙敬侯從中牟遷到這裏。易陽縣，柏人縣，王莽時叫壽仁縣。襄國縣。是以前的邢國。渠水發源於西山，向東北到任縣流入灌渠。又有蓼水、馮水，都向東到朝平縣流入湡水。

平入渪。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爲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故。莽曰富昌。屬冀州。户二萬七千九百八十四，口十九萬八千五百五十八。縣十六：廣平，張，朝平，南和，列葭水東入滱。列人，莽曰列治。斥章，任，曲周，武帝建元四年置。莽曰直周。南曲，曲梁，侯國。莽曰直梁。廣鄉，平利，平鄉，陽臺，侯國。廣年，莽曰富昌。城鄉。

真定國，武帝元鼎四年置。屬冀州。户三萬七千一百二十六，口十七萬八千六百一十六。縣四：真定，故東垣，高帝十一年更名。莽曰思治。稾城，莽曰稾實。肥纍，故肥子國。綿曼。斯洨水首受太白渠，東至鄡入河。莽曰綿延。

中山國，高帝郡，景帝三年爲國。莽曰常山。屬冀州。户十六萬八百七十三，口六十六萬八千八十。縣十四：盧奴，北平，徐水東至高陽入博。又有盧水，亦至高陽入河。有鐵官。莽曰善和。北新成，桑欽言易水出西北，東入滱。莽曰朔平。唐，堯山在南。莽曰和親。深澤，莽曰翼和。苦陘，莽曰北陘。安國，莽曰興睦。曲逆，蒲陽山，蒲水所出，東入濡，又有蘇水，亦東入濡。莽曰順平。望都，博水東至高陽入河。莽曰順調。新市，新處，毋極，陸成，安險。莽曰寧險。

信都國，景帝二年爲廣川國，宣帝甘露三年復故。莽曰新博。屬冀州。户六萬五千五百五十六，口三十萬四千三百八十四。縣十七：信都，王都。故章河、故虖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莽曰新博亭。歷，莽曰歷寧。扶柳，辟陽，莽曰樂信。南宫，莽曰序下。下博，莽曰閏博。武邑，莽曰順桓。觀津，莽曰朔定亭。高隄，廣川，樂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設置爲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恢復原名。王莽時叫富昌郡。屬於冀州。有二萬七千九百八十四户，十九萬八千五百五十八口人。有十六個縣：廣平縣，張縣，朝平縣，南和縣，列葭水向東流入滱水。列人縣，王莽時叫列治縣。斥章縣，任縣，曲周縣，武帝建元四年設置。王莽時叫直周縣。南曲縣，曲梁縣，是侯國。王莽時叫直梁縣。廣鄉縣，平利縣，平鄉縣，陽臺縣，是侯國。廣年縣，王莽時叫富昌縣。城鄉縣。

真定國，武帝元鼎四年設置。屬於冀州。有三萬七千一百二十六户，十七萬八千六百一十六口人。有四個縣：真定縣，是原來的東垣縣，高帝十一年改名。王莽時叫思治縣。稾城縣，王莽時叫稾實縣。肥纍縣，是以前的肥子國。綿曼縣。斯洨水首先從太白渠接受水源，向東到鄡縣流入黄河。王莽時叫綿延縣。

中山國，高帝時的郡，景帝三年成爲國。王莽時叫常山國。屬於冀州。有十六萬零八百七十三户，六十六萬八千零八十口人。有十四個縣：盧奴縣，北平縣，徐水向東到高陽流入博水。還有盧水，也到高陽流入黄河。有鐵官。王莽時叫善和縣。北新成縣，桑欽説易水從西北流出，向東流入滱水。王莽時叫朔平縣。唐縣，堯山在南面。王莽時叫和親縣。深澤縣，王莽時叫翼和縣。苦陘縣，王莽時叫北陘縣。安國縣，王莽時叫興睦縣。曲逆縣，蒲陽山是蒲水的發源地，向東流入濡水。還有蘇水，也向東流入濡水。王莽時叫順平縣。望都縣，博水向東到高陽流入黄河。王莽時叫順調縣。新市縣，新處縣，毋極縣，陸成縣，安險縣。王莽時叫寧險縣。

信都國，景帝二年爲廣川國，宣帝甘露三年恢復原名。王莽時叫新博。屬於冀州。有六萬五千五百五十六户，三十萬四千三百八十四口人。有十七個縣：信都縣，是諸侯王的都城。原章河、原虖池都在北面，向東流入大海。《禹貢》的絳水也流入大海。王莽時叫新博亭。歷縣，王莽時叫歷寧縣。扶柳縣，辟陽縣，王莽時叫樂信縣。南宫縣，王莽時叫序下縣。下博縣，王莽時叫閏博縣。武邑縣，王莽時叫順桓縣。觀津縣，王莽時叫朔定亭。高隄縣，廣川縣，

鄉，侯國。莽曰樂丘。平隄，侯國。桃，莽曰桓分。西梁，侯國。昌成，侯國。東昌，侯國。莽曰田昌。脩。莽曰脩治。

河間國，故趙，文帝二年別爲國。莽曰朔定。户四萬五千四十三，口十八萬七千六百六十二。縣四：樂成，虖池別水首受虖池河，東至東光入虖池河。莽曰陸信。候井，武隧，莽曰桓隧。弓高。虖池別河首受虖池河，東至平舒入海。莽曰樂成。

廣陽國，高帝燕國，昭帝元鳳元年爲廣陽郡，宣帝本始元年更爲國。莽曰廣有。户二萬七百四十，口七萬六百五十八。縣四：薊，故燕國，召公所封。莽曰伐戎。方城，廣陽，陰鄉。莽曰陰順。

甾川國，故齊，文帝十八年別爲國。後并北海。户五萬二百八十九，口二十二萬七千三十一。縣三：劇，義山，蕤水所出，北至壽光入海。莽曰俞。東安平，菟頭山，女水出，東北至臨甾入鉅定。樓鄉。

膠東國，故齊，高帝元年別爲國，五月復屬齊國，文帝十六年復爲國。莽曰郁秩。户七萬二千二，口三十二萬三千三百三十一。縣八：即墨，有天室山祠。莽曰即善。昌武，下密，有三石山祠。壯武，莽曰曉武。郁秩，有鐵官。挺，觀陽，鄒盧。莽曰始斯。

高密國，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膠西國。宣帝本始元年更爲高密國。户四萬五百三十一，口十九萬二千五百三十六。縣五：高密，莽曰章牟。昌安，石泉，莽曰養信。夷安，莽曰原亭。成鄉。莽曰順成。

城陽國，故齊。文帝二年別爲國。莽曰莒陵。屬兖州。户五萬六千六百四十二，口二十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縣

樂鄉縣，是侯國。王莽時叫樂丘縣。平隄縣，是侯國。桃縣，王莽時叫桓分縣。西梁縣，是侯國。昌成縣，是侯國。東昌縣，是侯國。王莽時叫田昌縣。脩縣。王莽時叫脩治縣。

河間國，原來的趙國，文帝二年另立爲諸侯國。王莽時叫朔定。有四萬五千零四十三户，十八萬七千六百六十二口人。有四個縣：樂成縣，虖池別水首先從虖池河接受水源，向東到東光縣流入虖池河。王莽時叫陸信縣。候井縣，武隧縣，王莽時叫桓隧縣。弓高縣。虖池別河首先從虖池河接受水源，向東到平舒縣流入大海。王莽時叫樂成縣。

廣陽國，高帝時的燕國，昭帝元鳳元年成爲廣陽郡，宣帝本始元年改爲國。王莽時叫廣有國。有二萬零七百四十户，七萬零六百五十八口人。有四個縣：薊縣，原燕國，召公的封地。王莽時叫伐戎縣。方城縣，廣陽縣，陰鄉縣。王莽時叫陰順縣。

甾川國，原齊國，文帝十八年另立爲國。後來合并到北海郡。有五萬零二百八十九户，二十二萬七千零三十一口人。有三個縣：劇縣，蕤水發源於義山，向北到壽光縣流入大海。王莽時叫俞縣。東安平縣，女水發源於菟頭山，東北到臨甾縣流入鉅定。樓鄉縣。

膠東國，原來的齊國，高帝元年另立爲諸侯國，五月又重新屬於齊國，文帝十六年恢復爲諸侯國。王莽時叫郁秩。有七萬二千零二户，三十二萬三千三百三十一口人。有八個縣：即墨縣，有天室山祠。王莽時叫即善縣。昌武縣，下密縣，有三石山祠。壯武縣，王莽時叫曉武縣。郁秩縣，有鐵官。挺縣，觀陽縣，鄒盧縣。王莽時叫始斯縣。

高密國，以前的齊國，文帝十六年另立爲膠西國。宣帝本始元年改爲高密國。有四萬零五百三十一户，十九萬二千五百三十六口人。有五個縣：高密縣，王莽時叫章牟縣。昌安縣，石泉縣，王莽時叫養信縣。夷安縣，王莽時叫原亭縣。成鄉縣。王莽時叫順成縣。

城陽國，以前的齊國。文帝二年另立爲諸侯國。王莽時叫莒陵。屬於兖州。有五萬六千六百四十二户，二十萬五千七百八十四口人。有四個縣：莒

四：莒，故國，盈姓，三十世爲楚所滅。少昊後。有鐵官。莽曰莒陵。陽都，東安，慮。莽曰著善。

淮陽國，高帝十一年置。莽曰新平。屬兖州。户十三萬五千五百四十四，口九十八萬一千四百二十三。縣九：陳，故國，舜後，胡公所封，爲楚所滅。楚頃襄王自郢徙此。莽曰陳陵。苦，莽曰賴陵。陽夏，寧平，扶溝，渦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過郡三，行千里。固始，圉，新平，柘。

梁國，故秦碭郡，高帝五年爲梁國。莽曰陳定。屬豫州。户三萬八千七百九，口十萬六千七百五十二。縣八：碭，山出文石。莽曰節碭。甾，故戴國。莽曰嘉穀。杼秋，莽曰予秋。蒙，獲水首受甾獲渠，東北至彭城入泗，過郡五，行五百五十里。莽曰蒙恩。已氏，莽曰已善。虞，莽曰陳定亭。下邑，莽曰下洽。睢陽。故宋國，微子所封。《禹貢》盟諸澤在東北。

東平國，故梁國，景帝中六年别爲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爲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爲東平國。莽曰有鹽。屬兖州。户十三萬一千七百五十三，口六十萬七千九百七十六。有鐵官。縣七：無鹽，有郈鄉。莽曰有鹽亭。任城，故任國，太昊後，風姓。莽曰延就亭。東平陸，富城，莽曰成富。章，亢父，詩亭，故詩國。莽曰順父。樊。

魯國，故秦薛郡，高后元年爲魯國。屬豫州。户十一萬八千四十五，口六十萬七千三百八十一。縣六：魯，伯禽所封。户五萬二千。有鐵官。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過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汶陽，莽曰汶亭。蕃，南梁水西至胡陵入沛渠。騶，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嶧山在北。莽曰騶亭。薛。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于邳，湯相仲

縣，以前的諸侯國，盈姓，三十代時被楚國所滅。是少昊的後代。有鐵官。王莽時叫莒陵縣。陽都縣，東安縣，慮縣。王莽時叫著善縣。

淮陽國，高帝十一年設置。王莽時叫新平。屬於兖州。有十三萬五千五百四十四户，九十八萬一千四百二十三口人。有九個縣：陳縣，原來的諸侯國。舜的後代，胡公的封地，被楚國所滅。楚頃襄王從郢遷到這裏。王莽時叫陳陵縣。苦縣，王莽時叫賴陵縣。陽夏縣，寧平縣，扶溝縣，渦水首先從狼湯渠接受水源，向東到向縣流入淮水，經過三個郡，行程一千里。固始縣，圉縣，新平縣，柘縣。

梁國，原秦國的碭郡，高帝五年成爲梁國。王莽時叫陳定。屬於豫州。有三萬八千七百零九户，十萬六千七百五十二口人。有八個縣：碭縣，山上出産紋石。王莽時叫節碭縣。甾縣，原來的戴國。王莽時叫嘉穀縣。杼秋縣，王莽時叫予秋縣。蒙縣，獲水首先從甾獲渠接受水源，東北到彭城流入泗水，經過五個郡，行程五百五十里。王莽時叫蒙恩縣。已氏縣，王莽時叫已善縣。虞縣，王莽時叫陳定亭。下邑縣，王莽時叫下洽縣。睢陽縣。原來的宋國，微子的封地。《禹貢》上的盟諸澤在東北面。

東平國，原來是梁國，景帝中六年另立爲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成爲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爲東平國。王莽時叫有鹽。屬於兖州。有十三萬一千七百五十三户，六十萬七千九百七十六口人。有鐵官。有七個縣：無鹽縣，有郈鄉。王莽時叫有鹽亭。任城縣，原來的任國，太昊的後代，風姓。王莽時叫延就亭。東平陸縣，富城縣，王莽時叫成富縣。章縣，亢父縣，詩亭，是原來的詩國。王莽時叫順父縣。樊縣。

魯國，原來秦國的薛郡，高后元年成爲魯國。屬於豫州。有十一萬八千零四十五户，六十萬七千三百八十一口人。有六個縣：魯縣，伯禽的封地。有五萬二千户。有鐵官。卞縣，泗水西南到方與流入沛水，經過三個郡，行程五百里，是青州的河流。汶陽縣，王莽時叫汶亭縣。蕃縣，南梁水向西到胡陵流入沛渠水。騶縣，原邾國，曹姓，二十九代被楚國所滅。嶧山在北面。王莽時叫騶亭。薛縣。夏朝的車正奚仲的封國，後來遷到邳，湯的相仲虺居住在那裏。

虺居之。

楚國，高帝置，宣帝地節元年更爲彭城郡，黄龍元年復故。莽曰和樂。屬徐州。户十一萬四千七百三十八，口四十九萬七千八百四。縣七：彭城，古彭祖國。户四萬一百九十六。有鐵官。留，梧，莽曰吾治。傅陽，故偪陽國。莽曰輔陽。吕，武原，莽曰和樂亭。甾丘。莽曰善丘。

泗水國，故東海郡，武帝元鼎四年别爲泗水國。莽曰水順。户二萬五千二十五，口十一萬九千一百一十四。縣三：淩，莽曰生夌。泗陽，莽曰淮平亭。于。莽曰于屏。

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荆州，十一年更屬吴，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莽曰江平。屬徐州。户三萬六千七百七十三，口十四萬七百二十二。有鐵官。縣四：廣陵，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并得鄣郡，而不得吴。莽曰安定。江都，有江水祠。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高郵，平安。莽曰杜鄉。

六安國，故楚，高帝元年别爲衡山國，五年屬淮南，文帝十六年復爲衡山，武帝元狩二年别爲六安國。莽曰安風。户三萬八千三百四十五，口十七萬八千六百一十六。縣五：六，故國，臯繇後，偃姓，爲楚所滅。如谿水首受沘，東北至壽春入芍陂。蓼，故國，臯繇後，爲楚所滅。安豐，《禹貢》大别山在西南。莽曰美豐。安風，莽曰安風亭。陽泉。

長沙國，秦郡，高帝五年爲國。莽曰填蠻。屬荆州。户四萬三千四百七十，口二十三萬五千八百二十五。縣十三：臨湘，莽曰撫睦。羅，連道，益陽，湘山在北。下雋，莽曰閏雋。攸，酃，承陽，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荆州山。昭陵，荼陵，泥水西入

楚國，高帝時設置，宣帝地節元年改爲彭城郡，黄龍元年恢復原名。王莽時叫和樂。屬於徐州。有十一萬四千七百三十八户，四十九萬七千八百零四口人。有七個縣：彭城縣，原來的彭祖國。有四萬零一百九十六户。有鐵官。留縣，梧縣，王莽時叫吾治縣。傅陽縣，原來的偪陽國。王莽時叫輔陽。吕縣，武原縣，王莽時叫和樂亭縣。甾丘縣。王莽時叫善丘縣。

泗水國，原東海郡，武帝元鼎四年另立爲泗水國。王莽時叫水順郡。有二萬五千零二十五户，十一萬九千一百一十四口人。有三個縣：淩縣，王莽時叫生夌縣。泗陽縣，王莽時叫淮平亭。于縣。王莽時叫于屏縣。

廣陵國，高帝六年屬於荆州，十一年改屬於吴國，景帝四年改名爲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改名爲廣陵。王莽時叫江平。屬於徐州。有三萬六千七百七十三户，十四萬零七百二十二口人。有鐵官。有四個縣：廣陵縣，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都在這裏建都，并得到鄣郡，但没有得到吴國。王莽時叫安定縣。江都縣，有江水祠。渠水首次從長江接受水源，向北到射陽流入湖泊。高郵縣，平安縣。王莽時叫杜鄉縣。

六安國，原來的楚國，高帝元年另立爲衡山國，五年屬於淮南，文帝十六年重新爲衡山國，武帝元狩二年另立爲六安國。王莽時叫安風。有三萬八千三百四十五户，十七萬八千六百一十六口人。有五個縣：六縣，原是諸侯國，臯繇的後代，偃姓，被楚國所滅。如谿水首先從沘水接受水源，向東北到壽春流入芍陂。蓼縣，原是諸侯國，臯繇的後代，被楚國所滅。安豐縣，《禹貢》上的大别山在西南。王莽時叫美豐縣。安風縣，王莽時叫安風亭。陽泉縣。

長沙國，秦國的郡，高帝五年成爲國。王莽時叫填蠻國。屬於荆州。有四萬三千四百七十户，二十三萬五千八百二十五口人。有十三個縣：臨湘縣，王莽時叫撫睦縣。羅縣，連道縣，益陽縣，湘山在北面。下雋縣，王莽時叫閏雋縣。攸縣，酃縣，承陽縣，湘南縣，《禹貢》上的衡山在東南面，是荆州的山。昭陵縣，荼陵縣，泥水向西流入湘水，行程

湘，行七百里。莽曰聲鄉。容陵，安成。廬水東至廬陵入湖漢。莽曰思成。

七百里。王莽時叫聲鄉縣。容陵縣，安成縣。廬水向東到廬陵縣流入湖漢。王莽時叫思成縣。

本秦京師爲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群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户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

本來秦國的京師叫内史，把天下分爲了三十六郡。漢朝建立後，由於秦朝的郡太大，就逐漸重新加以開闢設置，又建立了諸侯王的封國。武帝時廣泛開拓三面邊境土地。所以從高祖時起增加了二十六郡，文帝、景帝各增加了六郡，武帝時增加了二十八郡，昭帝時增加了一郡，到孝平帝時止，共有郡國一百零三個，縣邑一千三百一十四個，道三十二個，侯國二百四十一個。土地東西向有九千三百零二里，南北向有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全部疆域内的田地共有一億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零五頃，其中一億零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是人們群居的地方和道路，以及山河林澤，都不可開墾，其中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有可開墾的，有不可開墾的，確定開墾的田地有八百二十七萬零五百三十六頃。有民户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零六十二，人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朝達到了極盛。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静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呼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民人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於篇。

大凡百姓都含有五常的本性，而他們剛柔緩急，音和聲有所不同，是由於水和土的風氣不同，所以稱爲風；好惡取捨，動和静没有常態，跟隨着君上的情欲，所以稱爲俗。孔子説："移風易俗，没有比音樂更好的了。"這是説聖王在上位，統一管理人間倫理，一定要改變他們的根本，轉變他們的末節，這是把天下混同爲一，加以中和，然後君王的教化就形成了。漢朝繼承百王的末端，國家土地改變了，人民遷徙了，成帝時劉向簡單地述説了它的土地劃分，丞相張禹讓部屬潁川朱贛分條陳述它們的風俗，還没有全部考察，所以集中起來進行評論，把它的本末全部寫成篇章。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

秦國的土地，在天官東井、輿鬼的分野處。它的界綫是從弘農郡的舊關往西，有京兆郡、扶風郡、馮翊郡、北地郡、上郡、西河郡、安定郡、天水郡、隴西郡，往南有巴郡、蜀郡、廣漢郡、犍爲郡、武都郡，西面有金城郡、武威郡、

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嶲、益州，皆宜屬焉。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爲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歷夏、殷爲諸侯。至周有造父，善馭習馬，得華騮、緑耳之乘，幸於穆王，封於趙城，故更爲趙氏。後有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絶。"乃封爲附庸，邑之於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玄孫，氏爲莊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爲犬戎所敗，平王東遷雒邑。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邠、酆之地，列爲諸侯。後八世，穆公稱伯，以河爲竟。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仟伯，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政并六國，稱皇帝，負力怙威，燔書坑儒，自任私智。至子胡亥，天下畔之。

張掖郡、酒泉郡、敦煌郡，還有向西南有牂柯郡、越嶲郡、益州郡，都應分屬於它。秦國的祖先叫柏益，出生於帝顓頊的家庭，堯時幫助大禹治水，是舜帝的朕虞官，養育草木鳥獸，賜給他嬴氏的姓，經過夏、商時爲諸侯。到周朝時有造父，善於駕馭訓練馬匹，得到毛色像花一樣紅，耳朵是緑色的四匹馬，受寵於穆王，被封到趙城，所以改姓爲趙氏。後來有非子，爲周孝王在汧水和渭水之間養馬。孝王説："以前伯益懂得禽獸，他的子孫也没有斷絶。"於是被封爲諸侯的小國，在秦地建邑，現在隴西秦亭的秦谷就是。到玄孫時，就是莊公，打敗了西戎，占有了它的土地。到莊公兒子襄公時，幽王被犬戎打敗，平王東遷都到雒邑。襄公帶兵救周朝有功，被賜給邠、酆的土地，列爲諸侯。八代後，穆公稱霸，以黄河作爲邊境。十多代後，孝公任用商君，制定轅田，開闢阡陌，向東稱雄諸侯。兒子惠公剛一稱王，就得到上郡、西河。孫子昭王開拓巴、蜀，消滅周朝，取得九鼎。昭王曾孫嬴政吞并六國，稱皇帝，倚仗威力，焚書坑儒，自行其事。到兒子胡亥時，天下就反叛了他。

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斄，公劉處豳，大王徙邠，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强幹弱支，非獨爲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桀則游俠通奸。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又郡國輻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

原來秦國的土地在《禹貢》時横跨雍、梁二州，《詩》上的《風》中兼有秦、豳兩國。以前后稷分封在斄，公劉居住在豳，大王遷徙到邠，文王建造了酆，武王治理鎬，他們的百姓有先代君王的遺風，喜愛稼穡，致力於本業，所以《豳詩》上説的農桑衣食的根本相當完備。有鄠、杜的竹林，南山的檀木和柘木，號稱高陸的大海，是九州肥沃的地方。秦始皇初期，鄭國鑿通水渠，引涇水來灌溉農田，肥沃的田野上千里，百姓因此富饒。漢朝建立後，在長安建都，遷徙齊國所有姓田的，楚國姓昭、屈、景的以及所有功臣的家屬到長陵。後來世代都遷徙二千石官吏、多財的富人以及豪傑兼并的家屬到各陵。大概也是用來加强主幹，削弱枝節，并不單是爲了事奉山地園陵。因此五方錯雜，風俗不純正。世家就喜好禮儀文章，富人就靠買賣來獲利，豪傑就行俠仗義，與奸人相通。臨近南山，靠近夏陽，有很多險阻，放蕩的人容易成爲盜賊，經常成爲天

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

下最動蕩的地方。還有郡國像車的輻湊一樣，吃白食的人相當多，百姓丢掉根本，趨向末節，列侯和顯貴的人車服僭越君上，衆人仿效，毫不感到羞耻，嫁和娶更加崇尚奢侈，父母喪葬之事超過限度。

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誼則爲亂，小人有勇而亡誼則爲盜。"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耻寇盗。

天水和隴西，山中盛産林木，百姓用木板來建造房屋。至於安定、北地、上郡、西河，都靠近戎狄，講求戰備，崇尚氣節與力量，以射獵爲先進。所以《秦詩》説"在他們的木板屋裏"；又説"君王發動軍隊，我就整理鎧甲和兵器，同兒子一同前行"。還有《車轔》、《四载》、《小戎》幾篇，都是説車馬打獵的事。漢朝建立後，前面六郡清白人家的兒子選拔供應羽林、期門，憑藉勇力爲官，名將多數産生在這裏。孔子説："君子有勇力而没有義氣就會不太平，小人有勇力而没有義就會成爲偷竊的人。"因此這幾個郡，民間習俗質樸，不以盜賊感到耻辱。

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絶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悖逆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爲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内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

從武威郡往西，本來是匈奴昆邪王、休屠王的地方，武帝時侵奪了這片地，剛開始設置了四個郡，用來貫通西域，隔絶南羌和匈奴。這裏的百姓有的因爲關東極其貧困，有的因爲報復怨恨超過限度，有的因爲叛逆無道，家屬被遷徙到這裏。習俗相差相當懸殊，土地廣闊，百姓稀少，水草適合喂養牲畜，所以凉州的牲畜是天下最多的。保衛邊塞，二千石官員來治理它，都以兵器和馬匹作爲業務；酒宴禮節的聚會，上下都相通，官民相互親近。因此這裏的習俗是風雨時節，穀賣的經常價很低，盜和賊都比較少，有和諧的氣氛相對應，比内地的郡要通情理。這是政令寬厚，官吏不苛刻所帶來的結果。

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僰僮，西近邛、莋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阨。景、武間，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

巴郡、蜀郡、廣漢郡本來是南夷，秦朝吞并後就作爲郡，土地肥沃，有江水灌溉田野，有山林竹木疏菜果實的富饒。南面滇、僰多出僮僕，西面邛、莋多産馬和牦牛。百姓以稻和魚爲食物，没有災年的憂患，習俗就没有愁憂和辛苦，因此容易過度放縱，體格柔弱，心胸偏狹。景帝、武帝間，文翁爲蜀郡郡守，教導百姓讀書和遵守法令，没有達到誠信道德，反而喜歡用文章來諷諫，崇尚羡慕權威和勢力。等到司馬相如離

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故孔子曰："有教亡類。"

家在京師和諸侯處做官，以文章辭令顯著於當世，鄉里仰慕追循他的事迹。後來有王褒、嚴遵、揚雄之類的人，文章位居天下第一。通過文翁倡導這種主張，司馬相如作爲榜樣，所以孔子說："施教不分對象。"

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爲、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略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吴札觀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

武都郡的土地上雜居着氐人和羌人，還有犍爲郡、牂柯郡、越巂郡，都是西南外面的夷族，武帝時開始設置。民俗大致同巴郡、蜀郡相同，而武都郡又靠近天水郡，民俗相當相似。原來秦國的土地，占天下的三分之一，但人口不超過天下的十分之三，計算它的財富，却占天下的十分之六。吴札觀賞音樂，就創作《秦》這首歌，說："這就叫做中原的音聲。能親善中原就盛大，是盛大的極至，這難道是周朝的舊樣嗎?"

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

從井十度到柳三度，稱做鶉首的位置，是秦國的分星。

魏地，觜觽、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内，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㶏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傿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

魏國的土地，是觜觽星、參星的分野。它的疆界從高陵往東，一直到河東、河内的盡頭，南面有陳留以及汝南的召陵、㶏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的舞陽、郾、許、傿陵，河南的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都是魏國管轄的地區。

河内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内爲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奥"，"河水洋洋"。故吴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庸、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

河内本來是商朝的舊都城，周朝消滅殷朝後，把它京城以内的地方分爲三國，《詩·風》中的邶、庸、衛國就是。邶國是用來分封紂王的兒子武庚的；庸國，由管叔治理；衛國，由蔡叔治理：用來監視商朝百姓，稱做三監。所以《書序》上說"武王崩，三監反叛"，周公誅殺了他們，把他們的土地全部分封給周公的弟弟康叔，號稱孟侯，用來在左右輔佐周室；把邶國、庸國的百姓遷到雒邑，因此邶、庸、衛三國的詩風格相同。《邶詩》說"在浚邑的地方"，《庸詩》說"在浚邑的郊外"；《邶詩》又說"也在淇水流淌"，"河水浩蕩"，《庸詩》說"送我到淇水上游"，"在那條河的中間"，《衛詩》說"往淇水深處看"，"河水浩蕩"。所以吴國的公子札被請到魯國觀賞周朝的音樂，聽到邶國、庸國、衛國的歌，說："太美太深奥了！我聽說康叔的德操像這樣，難道這是《衛風》嗎?"到十六代，懿公

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是爲文公。而河内殷虚，更屬于晋。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强，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

無道，被狄所滅。齊桓公率領諸侯討伐狄人，改封衛地到黄河南部的曹邑、楚丘邑，這就是文公。而河内的殷虚，改屬於晋國。康叔的風範消失後，紂王的教化仍在，因此民俗剛强，豪傑侵奪的事多，缺少恩惠和禮節，喜歡叛逆。

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晋水，及叔虞子燮爲晋侯云，故參爲晋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偷"；"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吴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河東的土地平坦開闊，有豐富的鹽鐵，本來是唐堯居住的地方，是《詩·風》中的唐國、魏國。周武王的兒子唐叔在母親還没生下他時，武王夢見上帝對自己説："我給你的兒子取名叫虞，把唐這片地方給他，屬於參星。"等到唐叔出生，就給他取名叫虞。到成王消滅唐國，就把它分封給叔虞。唐國有晋水，等到叔虞的兒子燮成爲晋侯，所以參星就是晋國的星。這裏的百姓有先王遺傳下來的教化，君子周密思考，小人小氣粗俗。所以《唐詩》中的《蟋蟀》、《山樞》、《葛生》各篇説"現在我不行樂，歲月就要流逝了"；"如果自己死了，别人就會高興了"；"百年以後，就回到他的墳墓了"。都考慮奢侈和節儉的適度，思考死和生的憂慮。吴札聽到唐國的歌，説："思想太深刻了！難道他們就是陶唐氏的遺民嗎？"

魏國，亦姬姓也，在晋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原，晋於是始大。至於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内之土。吴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渢渢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文公後十六世爲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爲諸侯，是爲三晋。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一號爲梁，七世爲秦所滅。

魏國，也是姬姓，在晋國南面黄河的拐彎處，所以它的詩説"它是汾水的一處河曲"；"把它放在黄河的邊上"。從唐叔十六世到獻公，滅掉魏國用來分封大夫畢萬，滅掉耿用來分封大夫趙夙，等到大夫韓武子分封到韓國的平原，晋國於是開始壯大。到了文公的時候，稱霸諸侯，尊崇周室，開始有河内的土地。吴札聽到《魏》歌，説："太美了！樂聲婉轉悠揚。用德來輔佐它，就是明主。"文公十六代後被韓國、魏國、趙國所滅，三家都自立爲諸侯，這就是三晋。趙國和秦國祖先相同，韓國和魏國都是姬姓。從畢萬過了十代後就稱侯，到孫子時就稱王，把都城遷到大梁，所以魏國又稱作梁，七代後被秦國所滅。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成、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

周國的土地，是柳星、七星、張星的分野。現在河南的雒陽、穀成、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它的地方。以前周公建造雒邑，認爲雒邑在土地中央，諸侯在四周捍衛，所以建立了京

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其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周室，故周於三代最爲長久。八百餘年至於赧王，乃爲秦所兼。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内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墜小。

師。到周幽王時同褒姒淫亂，以致滅亡，兒子周平王往東居住到雒邑。這之後五霸重新尊崇周室，所以周朝在三代中最爲長久。八百多年到周赧王時，就被秦國兼并。當初雒邑與宗周京都一帶地域相通，東西長而南北短，短和長相差千里。至襄王時以河内賞賜給晉文公，又被諸侯所侵吞，所以它的份地就減少了。

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憙爲商賈，不好仕宦。

周國人的過失，在於投機取巧，趨附利益，重視財富，輕視義氣，尊重富人，輕視貧民，喜歡商人，不歡迎做官的。

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

從柳星三度到張星十二度，稱做鶉火的位置，是周朝的分星。

韓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

韓國土地，是角星、亢星、氐星的分野。韓國瓜分晉國得到南陽郡以及潁川的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面與汝南接壤，西面接上弘農郡後得到新安、宜陽，都是韓國的地方。還有《詩·風》中的陳國、鄭國，與韓國的星分相同。

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虚也。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内，是爲鄭。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虢、會爲大，恃勢與險，崈侈貪冒，君若寄帑與賄，周亂而敝，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嬴、荆、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其後皆不失祠，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逼也。"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帑與賄，虢、會

鄭國，是現在河南的新鄭，本來是高辛氏的火正官祝融的廢墟。至於成皋、滎陽、潁川的崇高、陽城，都是鄭國的地方。本來周宣王的弟弟友爲周朝的司徒，分封在鎬京的京城内，因此叫鄭。鄭桓公向史伯請教説："王室多變故，什麼地方可以逃避一死？"史伯説："四方國土，不是王、母、弟、甥、舅的地方就是夷狄的地方，不可進入，大概濟水、洛水、黄河、潁水之間可以！子爵和男爵的國家中，以虢國和會國爲最大，倚仗形勢與險要，喜歡奢侈、貪圖錢財，您如果寄托在錢財和賄賂上，周朝動蕩而且衰敝，一定要背叛您；您以成周的人衆，名正言順地討伐罪人，没有不能戰勝的。"鄭桓公説："南方不可以嗎？"答道："楚國是重黎的後代，重黎爲高辛氏的火正官，光芒照耀天地，涌現温和而美善的人才。姜、嬴、荆、芈，實質上同各姬代代産生衝突。姜，是伯夷的後代；嬴，是伯益的後代。伯夷能尊敬神靈以輔佐堯，伯益能安定百物用來輔佐舜，他們的後代都没失去祭祀，但没有興盛起來的人，周朝的衰敗將要到來，不能去催

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狹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吴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

逼它。"鄭桓公聽從了史伯的話，就把妻子與錢財寄托到東方，虢國、會國接受了他們。三年後，幽王衰敗，桓公死了，他的兒子武公和平王向東遷移，終於安定虢國、會國的土地，右邊是雒，左邊是泲，飲用溱水和洧水。土地狹窄險要，居住在山上，汲取谷中的水，男女經常聚會在一起，所以他們的習俗放蕩。《鄭詩》説："出了鄭國的東門，那裏的女人像雲一樣。"又説："溱水與洧水浩浩蕩蕩，男人和女人拿着蘭花。""男子和女子都很誠信，他們在一起相互戲謔。"這是他們的風俗。吴札聽到鄭國的歌，説："太美了！它太細弱了，百姓不能忍受。這是它衰亡的先兆嗎?"從武公起，過了二十三代，被韓國所滅。

陳國，今淮陽之地。陳本太昊之虚，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吴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爲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自若其故。

陳國，是現在淮陽的地方。陳國本來是太昊的廢墟，周武王把舜的後代嬀滿分封到陳國，因此叫胡公，把長女大姬作爲妻子。婦人受到尊貴，喜歡祭祀，任用史官和巫官，所以它的習俗是跳舞使鬼神降臨。《陳詩》説："擊鼓聲隆隆，在宛丘下面，無論冬夏，把白鷺羽毛製的舞具立着。"又説："在東門的白榆下，宛丘的栩樹下，子仲的兒子，在樹下婆娑起舞。"這是它們的風俗。吴札聽到陳國的歌後，説："國家没有君主，它能長久嗎?"從胡公開始，過了二十三代後，被楚國所滅。陳國雖然屬於楚國，但在天文上仍按自己的舊樣。

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爲秦所滅。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宣帝時，鄭弘、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貪遴争訟生分爲失。韓延壽爲太守，先之以敬讓；黄霸繼之，教化大行，獄或

潁川、南陽，本來是夏禹的國家。夏國人忠於上級，他們的弊端是粗俗質樸。韓國從武子後面的七代開始稱侯，過六代稱王，五代被秦國所滅。秦國滅掉韓國以後，把天下不守法的百姓遷徙到南陽，所以這裏風俗奢侈，崇尚氣節和力量，喜歡買賣漁獵，躲藏後難以控制。宛，西面與武關相通，東面接受長江、淮河水源，是整個都城的交會點。宣帝的時候，鄭弘、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治理的成績都見於記載。召信臣勉勵百姓從事農桑業，離開末節，返回根本，郡中得以很富裕。潁川，是韓國的都城。士中有申子、韓非刻薄遺留下來的功業，崇尚做官，喜歡法制，百姓因爲貪吝争論叛逆，形成了他們的過失。韓

八年亡重罪囚。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争訟分異，黄、韓化以篤厚。“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

延壽爲太守，首先實行敬讓禮儀；黄霸加以繼承，教化廣泛流行，獄中有時八年没有重罪囚犯。南陽人喜歡做買賣，召信臣勸他們務農來致富；潁川人喜歡争論分辯，黄霸、韓延壽用篤厚來教化。“君子的德行像風，小人的德行像草”，確實是這樣。

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

從東井六度到亢六度，稱做壽星的位置，是鄭國的分野，同韓國的分星相同。

趙地，昴、畢之分野。趙分晋，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内黄、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别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

趙國的土地，是昴星、畢星的分野。趙分晋，得到趙國。北面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到涿郡的高陽、鄚、州鄉；東面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到渤海郡的東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在黄河以北；向南到浮水、繁陽、内黄、斥丘；西面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來是韓國的邊遠郡，遠離韓國，靠近趙國，後來終於投降趙國，都是趙國的地方。

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弦跕躧，游媚富貴，遍諸侯之後宫。

趙夙九代後稱侯，四代後敬侯遷都到邯鄲，到曾孫武靈王時稱王，過了五代，被秦國所滅。趙國、中山國地少人多，還有沙丘的紂王的放蕩的遺民。成年男子聚在一起游樂嬉戲，慷慨悲歌，一動就殺人劫財，盗挖墓地，行爲狡詐，好生事，多爲歌舞雜技藝人。女子彈着琴弦，足尖輕輕着地而舞，到處獻媚於富貴之人，充斥諸侯的後宫。

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爲奸。太原、上黨又多晋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取送死奢靡。漢興，號爲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

邯鄲北面與燕地和涿地相通，南面有鄭、衛，是漳、河之間的一個大城市。這裏土地廣闊，民俗復雜，大致是專誠急躁，崇尚氣概與聲勢，輕視虚僞奸詐。太原、上黨地區又多是晋國公族的子孫，弄虚作假相互傾軋，誇大功名，報仇過當，嫁娶送葬奢侈浪費。漢朝建立後，這裏號稱難以治理，經常選擇威嚴凶猛的將領，有的以任意殺人來樹立威信。父親兄長被殺，兒子弟弟就怨恨，以致揭發刺史二千石的隱私，有的還報復殺死他們的親屬。

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氣爲奸，不事農商，自全晋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

鍾地、代地、石地、北地，靠近胡敵，民間習俗强直剛愎，喜歡氣節與狡詐，不從事農業和商業，在晋國統一的時候，就已對他們的輕捷驍

之。故冀州之部，盗賊常爲它州劇。

勇感到擔憂，到武靈王時，又更加厲害了。所以冀州地區，盗賊經常比其它地方多。

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雁門亦同俗，於天文别屬燕。

定襄、雲中、五原，本來是戎、狄的地方，經常有趙國、齊國、衛國、楚國的人遷徙到這裏。這裏百姓簡陋樸素，缺少禮儀修飾，喜歡打獵。雁門一帶習俗也相同，在天文上與燕地的歸屬不同。

燕地，尾、箕分野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雁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燕稱王十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荆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宫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别，反以爲榮。後稍頗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

燕國的土地，是尾星、箕星的分野。武王平定殷後，把召公封到燕國，這之後過了三十六代同六國一同稱王。東面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面有上谷、代郡、雁門，南面得到涿郡的易地、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以及勃海的安次，都是燕國的地方。樂浪、玄菟，也都屬於燕國。燕國稱王十世，秦國想消滅六國，燕王太子丹派勇士荆軻西行刺殺秦王，没有成功而被殺，秦國於是起兵滅掉了燕國。薊地，南面與齊國、趙國相通，是勃海和碣石之間的一個大城市。當初太子丹以賓客禮節培養勇士，不喜愛後宫美女，民間轉化成爲習俗，到現在仍是這樣。賓客相互拜訪，以婦人陪侍住宿，嫁娶的晚上，男女没有區别，反而以爲榮耀。後來漸漸停止，但終於没有扭轉。這裏的風俗是愚昧勇敢，缺少顧慮，輕浮刻薄，没有威嚴，也有他們的長處，敢於急人所急，是燕丹遺留下來的風氣。

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漁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東賈真番之利。

上谷到遼東，土地廣闊，人民稀少，幾次遭受胡人的侵略，風俗同趙地、代地相類似，盛産魚鹽棗栗。北面接近烏丸、夫餘，東面謀取真番的利益。

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盗者男没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仇，是以其民終不相盗，無門户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内郡賈人，

玄菟、樂浪，是武帝時設立的，都是朝鮮、濊貉、句驪的蠻夷。殷朝的道運衰落後，箕子離開前往朝鮮，教導他們的百姓禮節儀式，耕地養蠶織布。樂浪、朝鮮的百姓有八條違反禁令的事：殺人的人當時就被殺死償罪；傷人用穀來償罪；盗竊的人，男子就没收作爲被盗家中的奴隸，女子作爲奴婢，想自己用錢抵罪的，一人五十萬。即使免罪成爲百姓，民俗也爲他們感到羞恥，嫁和娶不用做交易，因此這裏的百姓始終不相盗竊，不用關閉門户，婦人堅貞誠信不淫蕩邪

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惡。這裏種田的人以籩豆來飲食，都城和邑地都仿效官吏以及内郡的商人，往往用杯子來盛食物。郡中當初從遼東選取官吏，官吏看到百姓没有關閉隱藏的，等到商人去那裏後，夜晚就進行盜竊，民俗漸漸變得不厚道起來。現在違反禁令的事逐漸增多，達到六十多條。可貴啊，仁賢的教化！但東夷天性柔順，區别於南、西、北三方之外，所以孔子哀痛道不能實行，假想乘船渡海，打算定居到九夷，真是名不虚傳啊！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一百多國，在每年來進貢時可以見到。

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從危星四度到斗星六度，稱作析木的位置，是燕國的分星。

齊地，虚、危之分野也。東有甾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崱，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甾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又曰："竢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吴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齊國的土地，在虚星和危星的分野處。東面有甾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面有泰山、城陽，北面有千乘，清河以南，是勃海的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面有濟南、平原，都是齊國的地方。少昊時代有爽鳩氏，虞、夏的時候有季崱，湯的時候有逢公柏陵，殷代末有薄姑氏，都是諸侯，在這裏建立國家。到周成王的時候，薄姑氏同四國共同作亂，成王消滅了他們，把師尚父分封在那裏，這就是太公。《詩風》中的齊國就是。臨甾名叫營丘，所以《齊詩》説："你到營丘，和我在嶩山相逢。"又説："請在著地等我。"這也是他們舒展和緩的風格。吴札聽到齊國的歌後，説："盛大啊，像大風一樣！難道是太公嗎？國家不可估量。"

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綉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

古代有土地分割，没有人民的分割。太公因爲齊國的土地近海而形成瘠薄的鹽鹼地，缺少五穀，因而人口稀少，於是鼓勵以女工的工作，暢通魚鹽的利益，人和物就像輻湊一樣多了。過了十四代後，齊桓公任用管仲，設立輕重以富强國家，聯合諸侯成就霸王功業，位在陪臣而娶了三姓的女子。因此這裏民俗更加奢侈，織做細潔雪白的絲織品和細綾綉花的絲織物以及精美華麗的衣物，號稱是帽、帶、衣、鞋的天下。

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

當初太公治理齊國，整治道德學術，尊重賢能智慧，獎賞有功的人，所以到現在這片土地上

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的人們大多喜歡經學，以功名感到驕傲，從容謙虛開闊豁達而足智多謀。他們的弊端就是過分奢侈，勾結同類，言和行不相一致，虛僞狡詐，不合實情，危急時就離散，平緩時就放任自流。開始時，齊桓公的哥哥襄公淫亂，姑和姊妹不嫁，於是命令國中的百姓家的大女兒不得出嫁，名叫“巫兒”，在家中主持祭祀，出嫁的對家中不利，百姓到現在還作爲風俗。悲痛啊，引導人民的道德，能不謹慎嗎！

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爲强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爲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齊桓公以爲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簒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

以前太公剛被分封時，周公問“用什麽來治理齊國?”太公説道：“選舉賢能，獎勵有功的人。”周公説：“後代一定有簒位謀殺的臣子。”這之後二十九代被强臣田和所滅，田和自己立爲齊侯。開始，田和的先人陳公子完因有罪投奔齊，齊桓公任他爲大夫，更改稱呼爲田氏。九代後到田和時而簒奪齊國，到孫子威王時就稱王，過了五代，被秦國消滅。

臨菑，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

臨菑，是海和岱之間的一座大城市，其中五方的人民都全了。

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

魯國的土地，是奎星和婁星的分野。東到東海，南面有泗水，到淮水，得到臨淮的下相、睢陵、僮、取慮，都是魯國的地方。

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乃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耻。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禄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爲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爲分野。

周朝建立後，把少昊的廢墟曲阜封給周公的兒子伯禽作爲魯侯，以他爲周公祭祀的主宰。這裏的人民有聖人的教化，所以孔子説“齊國一變到了魯國，魯國一變就達到了道”，是説接近正道。地方瀕臨洙水和泗水，這裏的百姓涉水渡河，年輕的扶着老人并替代他們背負東西。民俗已變得更加刻薄後，年長的老人不能感到安全，就同年輕人相争吵，所以説：“魯國道德衰敗後，洙水和泗水之間斷斷争辯。”孔子哀痛五道即將衰敗，就撰修六經，以記述唐、虞和三代的王道，弟子接受傳授而精通的人有七十七個。因此這裏的百姓喜歡學習，崇尚禮義，重視廉耻。周公開始分封時，太公問“怎麽去治理魯國呢”?周公説：“尊重尊貴的人親愛親人。”太公説：“後代將逐漸變弱。”因此魯國從文公以後，官俸到了各諸侯，政權在大夫手中，季公驅逐了昭公，逐漸衰弱，過了三十四代被楚國所滅。但魯

國本來是大國，因此自己有自己的分野。

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狹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僞，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

現在距離聖人已很久遠了，周公遺留的教化逐漸微弱消亡，孔子的學校也已衰壞。土地狹小，人口衆多，有很多桑麻的生產，没有山林湖澤的富饒。民俗吝嗇貪財，熱心做買賣，喜歡誹謗，多虚僞奸詐，喪祭的禮儀表面上齊備而實際上少，但他們的好學仍比其它地方的風俗要强。

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東平、須昌、壽良，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

漢朝建立以來，魯國東海很多人到達卿相之位。東平、須昌、壽良，都在濟水的東面，屬於魯國，不是宋國的地方，應當加以考證。

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虚也。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二十餘世爲宋所滅。

宋國的土地，是房星、心星的分野。現在的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以及東郡的須昌、壽張，都是宋國的地方。周王把微子封到宋，就是現在的睢陽，本來是陶唐氏的火正閼伯的廢墟。濟陰的定陶，是《詩·風》中的曹國。武王把弟弟叔振鐸分封到曹國，這之後漸漸變大，得到山陽、陳留，過了二十多代被宋國所滅。

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靁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

以前堯從成陽開始旅游，舜在靁澤捕魚，湯在亳落脚，所以這裏的百姓仍有先王的遺風，厚道多君子，喜歡從事農業，不喜歡享受穿和吃，致力於蓄積收藏。

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滅曹後五世亦爲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爲分野。沛楚之失，急疾顓己，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爲奸盗。

宋國從微子起過了二十多代，到景公時消滅了曹國，消滅曹國後過了五代也被齊國、楚國、魏國所滅，把它的土地劃成三份。魏國得到了它的梁和陳留地區，齊國得到了它的濟陰、東平地區，楚國得到了沛。所以現在楚國的彭城，本來是宋國的地方，《春秋經》上説“包圍宋國的彭城”。宋國雖然被消滅了，但他本來是大國，所以自成分野。沛和楚的弊端，是性格狹隘而專横，土地貧瘠，人民貧困，而山陽人喜歡違法盗竊。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内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爲狄所滅，文公徙封楚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衛遷于帝丘”，今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虚，故謂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

衛國的土地，是營室星、東壁星的分野。現在的東郡以及魏郡的黎陽，河内的野王、朝歌，都是衛國的地方。衛國本國被狄所滅後，文公遷徙到楚丘，三十多年後，兒子成公遷徙到帝丘。所以《春秋經》上説“衛國遷移到了帝丘”，就是現在的濮陽。本來是顓頊的廢墟，所以稱做帝丘。夏后時代，昆吾氏居住在那裏。成公十多代

之。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絶，故獨爲分野。

後，被韓國、魏國所侵略，周圍的邑地全部喪失，衹剩下濮陽。後來秦國滅掉濮陽，設置東郡，把它遷到野王。秦始皇吞并天下後，仍單獨設立衛君，秦二世時就被廢爲平民。共四十代，九百年，最後滅絶，所以單獨進行分野。

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爲威。宣帝時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諫争，至今東郡號善爲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取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

衛國土地上有桑地間濮陽上的險要的地方，男女也常聚集在一起，就産生了音樂和女色，所以習俗上稱鄭衛之音。周朝末期有子路、夏育，人民仰慕他們，所以這裏的風俗剛强勇武，崇尚氣節和力量。漢朝建立後，二千石官員來治理的也以殺戮來樹立威信。宣帝的時候，韓延壽任東郡太守，秉承聖恩，崇尚禮義，尊重規勸争辯的人，到現在東郡號稱善於做官，這是韓延壽的教化。他們的弊端就是很奢侈浪費，嫁娶送葬超過限度，但野王地區尊尚氣節，打抱不平，有濮陽地區的風範。

楚地，翼、軫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荆蠻，爲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爲武王，浸以强大。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内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

楚國的土地，是翼星和軫星的分野。現在的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和漢中、汝南郡，都是楚國的分地。周成王的時候，把文王、武王的前輩老師鬻熊的曾孫熊繹封到荆蠻，稱楚子，定居在丹陽。過了十多代到熊達的時候，就是武王，逐漸變得强大。過了五代到嚴王，他統率諸侯，檢閲軍隊示周朝以兵威，吞并了長江、漢水之間的地方，内部消滅了陳國、魯國。十多代後，頃襄王向東遷移到陳國。

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偷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别，皆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楚國有長江、漢水、河流湖澤高山森林的富饒；江南地區土地廣闊，有的地區進行着火耕水耨。百姓以魚和稻爲食，以捕魚打獵伐山取竹木作爲本業，果蓏、蝸牛和蛤等食物經常很充足。所以這裏的人苟且懶惰，没有積蓄，飲食供給跟得上就不擔憂凍和餓，也没有家有千金的家庭。迷信巫鬼，重視不合禮制的祭祀。漢中地區的人縱欲放蕩，性格不順從，同巴郡和蜀郡的風俗相同。汝南的區别，都是性情急躁，有氣概和聲勢。江陵是原先的郢都，西面通巫山和巴郡，東面有雲夢地區的富饒，也是一個大城市。

吴地，斗分野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

吴國土地，是斗星的分野。現在的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

安、臨淮郡，盡吴分也。

殷道既衰，周大王亶父興郊梁之地，長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大王欲傳國焉。大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荆蠻。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大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大伯初奔荆蠻，荆蠻歸之，號曰句吴。大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吴，後世謂之虞，十二世爲晋所滅。後二世而荆蠻之吴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壽夢稱王六世，闔廬舉伍子胥、孫武爲將，戰勝攻取，興伯名於諸侯。至子夫差，誅子胥，用宰嚭，爲粤王句踐所滅。

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粤既并吴，後六世爲楚所滅。後秦又擊楚，徙壽春，至子爲秦所滅。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吴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并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吴粤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略同。

全是吴國的地方。

殷朝衰敗後，周大王亶父興建了郊地和梁地，長子大伯，次子仲雍，少子公季。公季有一個聰明的兒子昌，周大王打算把國家傳給他。大伯、仲雍告辭去采藥，於是投奔荆蠻。公季繼位，到昌的時候爲西伯，受天命而稱王。所以孔子贊美地稱：“大伯，可以稱得上是最有道德的了！三次以天下相讓，百姓没有不稱道的。”説“虞仲逃隱到蠻夷，隱居不言，身心清潔，所摒棄的合乎權道。”大伯當初投奔荆蠻，荆蠻歸順了他，號爲句吴。大伯卒後，仲雍立位，到曾孫周章時，武王打敗了殷，因此封了周章。又把周章的弟弟周中分封到河北，這就是北吴，後世稱它爲虞，過了十二代被晋所滅。過了兩代後，荆蠻的吴子壽夢强大起來，稱爲王。他的小兒子就是季札，有賢能之才。兄弟相互讓位，季札辭讓而不接受。從壽夢稱王起，過了六代，闔廬推舉伍子胥、孫武爲大將，打仗就取勝，進攻就奪取，在諸侯中建立起了霸名。到兒子夫差時，誅殺了子胥，任用宰嚭，被粤王勾踐所滅。

吴地、粤地的君主都喜好勇武，所以這裏的百姓到現在都喜歡用劍，輕死，容易衝動。粤國吞并吴國後，過了六代被楚國所滅。後來秦朝又攻打楚國，楚國遷徙到壽春，到兒子的時候被秦朝所滅。壽春、合肥地區接受南北湖皮革、鮑魚、樹木的輸給，也是一個大城市。開始時楚國的賢臣屈原遭到讒言被放逐，創作《離騷》各賦來抒發自我的傷痛。後來有宋玉、唐勒之類仰慕稱贊他，都因此而著名。漢朝建立後，高祖王兄的兒子劉濞在吴國，招來天下游玩娱樂的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類的人在文、景時興起。淮南王劉安也在壽春定都，招聘賓客來著書。吴國有嚴助、朱買臣，在漢朝尊貴顯名，文采辭章一同傳播，所以世間流傳着《楚辭》。他們的不足是奸巧失信。當初淮南王特别對待國中百姓家有女兒的，以等待有游士來娶她們，所以到現在女多男少。本來吴國和粤國同楚國接壤，幾次相互兼并，所以民俗大致相同。

吴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

吴國東面有海鹽和章山的銅，有三江、五湖

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黄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卑濕，丈夫多夭。

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粤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吴王闔廬戰，敗之雋李。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吴，吴大破之，栖會稽，臣服請平。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吴，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晋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爲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爲楚所滅，子孫分散，君服於楚。後十世，至閩君摇，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摇爲越王。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爲郡云。

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凑，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

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爲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爲鏃。自初爲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歲壹反。元帝時，遂罷棄之。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没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

的優勢，也是江東的一個大城市。豫章出産黄金，但黄金的儲量不多，采取的金不足以用來獎賞。江南地低潮濕，男子大多夭折。

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爲二十多國，在每年進貢的時候出現。

粤國的土地，是牽牛星、婺女星的分野。現在的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都是粤國的地方。粤國的君主是大禹的後代，帝少康的庶子，分封到會稽，在身體上刺畫有色的圖案，剪斷頭髮，以躲避蛟龍的傷害。過了二十代，到勾踐的時候稱爲王，同吴王闔廬作戰，被打敗在雋李地方。夫差登基後，勾踐乘着勝利又討伐吴國，吴國大敗勾踐，勾踐栖身於會稽，稱臣屈服，請求和平。後來勾踐采用范蠡、大夫種的計謀，便討伐滅掉了吴國，兼并了吴國的土地。渡過淮河同齊國、晋國等諸侯相會，給周朝進貢。周元王派遣使者賞賜并任命勾踐爲霸王，諸侯全都來慶賀。過了五世後，粤國被楚國所滅，子孫分散，衆君主一樣事奉楚國并服從它。過了十代，到閩君摇的時候，輔佐諸侯平定了秦國。漢朝建立後，重新立閩君摇爲越王。這時候，秦國的南海尉趙佗也自稱爲王，國家延續到武帝時，全都被消滅作爲郡地。

地方靠近大海，多犀牛、大象、玳瑁、珠璣、銀、銅、果、布的聚合，中原到那裏去的商人大多謀取到富利。番禺是它的一座大城市。

從合浦的徐聞向南進入大海，是大州。東西南北方圓千里，武帝元封元年奪取作爲儋耳、珠厓郡。百姓都單被着布，把衣服從頭上穿進去。男子耕作務農，種植禾稻紵麻，女子養桑蠶紡織。没有馬和虎，百姓養牛、羊、猪、鷄、犬五畜，山中多麈麖。兵器則有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者用骨箭鋒。從剛開始爲郡縣，官吏士兵以及内地的人大多去欺辱他們，所以大致過幾年就有一次反叛。元帝的時候，便撤銷拋棄了粤國。

從日南地區堡寨、徐聞、合浦乘船運行大約五個月，有都元國；又乘船運行大約四個月，有邑盧没國；又乘船運行大約二十多天，有諶離

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黄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户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黄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黄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黄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國；步行大約十多天，有夫甘都盧國。從夫甘都盧國乘船走大約兩個多月，有黄支國，民俗同珠厓郡大致相同。這個州面積廣大，户口多，有很多奇怪的東西，從武帝以來都進貢過。有譯長官，屬於黄門官，與應徵的人一同入海購買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帶着黄金雜絲前往。所到國家都供給他們食物并跟他們一同前行，蠻夷的商船，輾轉把他們運送到所要到的地方。也有追逐交易的利益，搶劫殺人的。另外還有遭受風浪溺死的艱苦，没有這些艱苦的也要幾年纔能返回。大珠最大的是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佐政治，想炫耀威武德行，厚厚地賞賜黄支王，讓其派遣使者進獻活着的犀牛。從黄支乘船而行大約八個月，到達皮宗；船行大約兩月，到達日南、象林的邊界。黄支國的南面，有已程不國，漢朝的翻譯使者從這裏就返回了。

漢書卷二十九

志 第 九

溝洫志

《夏書》：禹堙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毳，山行則梮，以别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災之羨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盟津、雒内，至于大伾。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迎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功施乎三代。

《夏書》上記載：禹治理洪水經歷了十三年，路過家門也不進入。行陸路時乘車，走水路時乘船，經過泥路就乘毳，走山路就乘登山的轎，以劃分九州的邊界，他隨着山脉的走勢疏通了河流，根據土地情況確定賦税等級；他修通了九州的道路，築起了九州的湖澤堤岸，度量了九州的大山。然而黄河泛濫成災，給中原造成很大危害。他把治理黄河當作首要任務，因此從積石山開始引導黄河水流，經過龍門，南流到華陰縣，東下經底柱山以及盟津、雒水的彎曲處，到達大伾山。於是大禹認爲黄河發源地高，水流湍急，難以在平地上流行，幾次疏導失敗，於是就把黄河分流成兩條河以减小水勢，向北引水過高地，經過洚水，到達大陸，分布而成九條河，在迎河匯同，流入勃海。九州的河流已被疏通，九州的湖澤已被築堤，華夏各國得到治理而安定，功績使夏、商、周三代受益不絶。

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吴，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淄濟之間。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百姓饗其利。至於它，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溝渠甚多，然莫足數也。

從這以後，滎陽以下引黄河水流向東南，成爲鴻溝，把宋、鄭、陳、蔡、曹、衛各國連結起來，分别與濟水、汝水、淮水、泗水交匯。在楚地，西面在漢水和雲夢之間修渠連通，東面就在長江、淮水之間挖溝連通。在吴地，就把三江、五湖開渠連通。在齊地，就連通淄水和濟水。在蜀地，就有蜀國太守李冰鑿通離堆，避開沫水的危害，在成都開鑿了二條江河。這些河渠都能行船，多餘的水就用來灌溉，百姓享受到了它的好處。至於渠水所經過地區，人們往往引水灌田，溝渠相當多，但數不清。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群臣飲酒，王爲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决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魏文侯的時候，西門豹爲鄴縣縣令，名聲很好。到文侯曾孫襄王的時候，同各位大臣一起飲酒，襄王爲各大臣祝酒説："希望我的各位大臣都像西門豹做臣子一樣！"史起進諫道："魏氏實行一個男子一百畝田，鄴縣單獨有兩百畝，這裏的田不好。漳水在它的旁邊，西門豹不知道利用，這是不聰明。知道了不去幹，是不仁。仁和智西門豹都没有全達到，怎麽足以效法呢！"於是任命史起爲鄴縣縣令，便引漳水灌溉鄴縣，使魏國的河内地區富裕起來。百姓歌頌他道："鄴縣有賢能的縣令，是史公，打開漳水，灌溉鄴縣周圍地區，使自古以來的鹽鹹地上，長出了稻粱。"

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説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并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爲韓延數歲之命，而爲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諸侯，因名曰鄭國渠。

這以後，韓國聽説秦國喜歡興建之事，就打算使秦國疲憊不堪，使它不能向東方出兵。於是韓國派遣水工鄭國秘密地游説秦國，要它鑿穿涇水，從中山以西到瓠口，修一條水渠，依着北山，向東注入洛水，全長三百多里，想用來灌溉農田。事情在進行過程中被發覺了，秦國打算殺掉鄭國。鄭國説："開始時臣是間諜，但渠成後也是秦國的利益。臣替韓國延長幾年的命運，爲秦却是建立了萬世的功業。"秦國也認爲是這樣，最後命他繼續把渠修成。渠修成後就引淤積渾濁的水流灌溉鹽鹹地四萬多頃，使收成都達到每畝一鍾。於是關中地區成爲肥沃的土地，没有災年，秦國因此而富强，最後吞并了諸侯，因而把渠命名爲鄭國渠。

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决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光中，河决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强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是以久不復塞也。

漢朝建立了三十九年，孝文帝的時候，黄河在酸棗决堤，東面的金隄崩潰，於是東郡大舉發動士兵堵塞黄河。這以後過了三十六年，孝武帝元光年間，黄河在瓠子决口，向東南流入鉅野澤，流到了淮水、泗水。皇上派遣汲黯、鄭當時發動人員來堵塞决口，很快又崩潰了。這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他的邑地在鄃縣。鄃縣在黄河以北，黄河决口向南，那麽鄃縣就没有水災，邑縣收入增多。田蚡對皇上説："長江、黄河的决口都是天意，不適合用人的力量來强行堵塞，强行堵塞决口未必符合天意。"而且仰望雲氣用術數來占卜的人也這樣認爲，因此很久以來不再堵

時鄭當時爲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

塞了。

當時鄭當時爲大司農，說“從前關東從渭水上水運粟米，大概需要六個月的時間，但渭水有九百多里，時常有危險的地方。從長安開一條渠引渭水，依着南山而下流，到黄河有三百多里，是一條直道，容易行船，估計用三個月時間就可以了；而且渠水經過的一萬多頃農田又可得到灌溉。這樣既能減少漕運時間和兵卒，又能使關中農田更加肥沃，多穫糧食。”天子認爲說得對，就派齊國人水工徐伯做下記號，派遣士兵幾萬人開漕挖渠，三年而通。用來漕運，果然十分便利。這以後漕運逐漸增多，渠周圍的百姓都頗能得到溉田的利益。

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艱，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堧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毋復漕。”上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

後來河東太守番係說：“從山東漕運糧米西行入關，一年一百多萬石，經過底柱地區的艱險後，破壞損失很大而且花費巨大。開渠引汾水灌溉皮氏、汾陰一帶地區，引黄河水灌溉汾陰、蒲坂地區，估計可以造田五千頃。因爲這全是黄河邊被遺棄的荒地，百姓在這裏打草放牧，現在在這裏灌溉耕種，估計可以得到二百萬石以上的穀。這些穀從渭水漕運，與關中收穫的没有兩樣，而底柱以東就可不再進行漕運了。”皇上認爲他說得對，就派幾萬名士兵開渠灌田。過了幾年，黄河改道，河渠就不再有用了，種田人的收成不够抵償糧種。久而久之，河東的灌渠耕地全都作廢，把它們給越人，命少府稍稍收入一點租賦。

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儗於巴蜀。”上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這以後有人上書，打算疏通褒斜道以及漕運，天子把這件事交給御史大夫張湯處理。張湯詢問這件事後，說“從故道進入蜀郡，故道有很多坡，曲折遥遠。現在鑿通褒斜道，坡路少，比原路程少四百里；而褒水與沔水相通，斜水與渭水相通，都可以行船漕運。漕運船隻從南陽沿沔水上行進入褒水，從褒水登陸到斜水旱路一百多里，用車來轉運，從斜水下行駛入渭水。這樣，漢中的糧食可以弄來，山東的糧食經過沔水没有禁限，比經過底柱的漕運方便。而且褒水、斜水富産材木竹箭，可同巴蜀媲美。”天子認爲有道理。封張湯的兒子張卬爲漢中太守，派遣幾萬人

開鑿出褒斜道五百多里。道路果然方便而且路近，但水流湍急多石，不能通船漕運。

其後嚴熊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誠即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隤以絶商顏，東至山領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

這以後嚴熊說“臨晉的百姓希望鑿穿洛水，來灌溉重泉以東的一萬多頃舊有的鹽鹼地。倘若果然能够得到水灌溉，可使畝産達到十石。”於是調發兵卒一萬人來開渠，從徵地引洛水到商顏山下。洛水河岸易塌方，於是沿流鑿井，最深的達四十多丈。許多地方鑿了井，井下相互連通，使水通行。水從地下穿商顏山而過，東行到山嶺之中十多里遠。井渠的誕生就從這時候開始。鑿渠時得到了龍骨，所以渠名就叫龍首渠。這條渠築了十多年，很有些地方通了水，但仍没得到太大的利益。

自河决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上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决河。於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决河，湛白馬玉璧，令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决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揵。上既臨河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

從黄河在瓠子地區决口後二十多年，每年因此而年成不好，而梁國、楚國一帶尤其嚴重。天子封禪以後，巡視祭祀了山川，第二年，乾旱少雨。皇上就派汲仁、郭昌調兵幾萬人堵塞瓠子地區的黄河决口。在這以後，皇上到萬里沙進行祭祀，回來的路上親自到黄河决口處，把白馬玉璧沉入河中，命群臣從官中自將軍以下都背負薪柴，填塞决口。當時東郡百姓燒草，因此柴薪少，於是就用淇園地區的竹子作爲楗。皇上既然親臨了黄河的决口處，悲痛塞河没能成功，就作歌道：

瓠子决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河公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

瓠子河决啊有何辦法？浩浩洋洋的水，擔心全成爲黄河。全成黄河啊地方不安，河工没有休止啊吾山已經鑿平。吾山鑿平啊鉅野澤外流，魚兒不高興啊又臨近冬天。河道廢弛啊水常流，蛟龍馳騁啊放任遠游。水流回到了舊河道啊，是神在照顧沛縣，不出來封禪啊不知道外面的事！我對河伯説呀你爲何不仁，泛濫不休啊愁煞人！齧桑漂浮在水中啊淮水、泗水滿，久不歸故道啊惟願水流稍緩。

一曰：

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搴長茭兮湛美玉，河公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隤林竹

另一首是：

黄河湯湯啊水流急，北渡曲折啊水流難疏通。拔取草芊插在决口啊沉美玉於河，河伯同意息水啊但草不足。草不足啊是衛人的罪，百姓燒柴尚不足啊如何禦水，伐淇園的

兮揵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

竹啊做成楗來堵石柱，宣防被堵住了啊萬福就到來。

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於是終於堵塞了瓠子的决口，在上面建築了一座宮殿，名叫宣防。而且在黄河北岸修了兩條渠來疏導水流，恢復了大禹時的舊貌。梁、楚地區重又得到了安寧，没有了水災。

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靈軹、成國、漳渠引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也。

從這以後，當權的人都争相説修水渠的好處。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等地區都引黄河水及河谷的水來灌溉農田。而關中的靈軹、成國、漳渠引各川，汝南、九江引淮水，東海引鉅定，泰山的下面引汶水，都鑿渠來灌田，各有一萬多頃。其他的小渠以及劈山通水道的，數不勝數。

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兒寬爲左内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卬之田。上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爲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

從開鑿鄭國渠的時候起，到元鼎六年，有一百三十六年了，而倪寬爲左内史，上奏請求開鑿六輔渠，以利於鄭國渠一帶地高的農田的灌溉。皇上説：“農業，是天下的根本。泉流澆灌滋潤，是用來培育五穀的。左右内史的地方，名山名河原來都相當多，百姓不知道它們的好處，所以就開鑿溝渠，增高湖堤，用來防備旱災。現在内史稻田的田租約令重，與各郡不同，我主張減免。命令官民致力於農業，充分利用土地的潛力，平衡水利，不要使百姓誤了農作時間。”

後十六歲，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爲雲，决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

過了十六年後，到了太始二年，趙國的中大夫白公又上奏請求開渠。引涇水，從谷口開始，流入櫟陽，注入渭水中，長二百里，灌溉四千五百多頃的農田，因此渠名叫白渠。百姓得到了它的好處，就歌頌它道：“田在什麽地方？池陽、谷口就是。鄭國渠在前面，白渠在後面。舉起的鍤像雲，開挖的渠像雨。涇水一石，泥有幾斗。一面灌溉一面施肥，使我的禾黍生長。供給京師的衣食，達億萬的人數。”是説這兩個渠的富饒的。

是時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者甚衆。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

這時候漢朝正和匈奴作戰，興建功利，陳述對國家有利的事的人相當多。齊國人延年給皇上寫信道：“黄河發源於昆侖山，流經中原，注入勃海，這是因爲它的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低。可以考證圖書，觀察地形，命水工測量高低，在山頭上開闢大河，流行於胡人中，向東注入大海。這

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堤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絶壤斷也。此功壹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

樣，關東地區可長期没有水災，北邊不必擔憂匈奴，可以節省堤防和堵塞決口的費用，省去士兵運輸糧食，以及胡敵的侵略，減少士兵的傷亡和將領的損失，避免拋尸荒野的憂患。天下常防備匈奴而不擔心百越的原因，是百越地區的水阻隔着他們。這一功業一旦成就，將成爲萬代的大利。”書上奏後，皇上認爲他計劃偉大，回信道：“延年計劃相當深刻。但黄河是大禹所疏導而成的，聖人所做的事情，成爲萬代的功業，與神靈相通，恐怕難以更改。”

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兖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中，光禄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丘縣。恐水盛，堤防不能禁，乃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絶。

自從堵塞了宣房的決口後，黄河又在北面的館陶地區決口，分流而成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渤海流入大海，寬和深與大河一樣，所以順其自然，没有發生堵塞事件。這開通以後，館陶東北的四五個郡雖然時常遭受小規模的水災，但兖州以南六郡却没有水憂。宣帝地節年間，光禄大夫郭昌被派遣巡行黄河。北面三處曲折地方水流之勢都緩慢經過貝丘縣。郭昌擔心水大後，堤防不能承受，就另外開渠，直着向東，經過東郡境内，不使它向北彎曲。渠通後受益，百姓感到安全了。元帝永光五年，黄河在清河靈鳴犢口決口，屯氏河從此就絶迹了。

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兖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堤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絶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

成帝年初，清河都尉馮逡上奏説道：“清河郡在黄河的下游，與兖州的東郡以水爲界，郊區的居民地勢尤其低下，土壤輕脆容易損壞。眼下所以没有多大的災害，是由於屯氏河暢通，兩河分流的緣故。現在屯氏河被堵塞了，靈鳴犢口又更加不利，衹有一條大河肩負着幾條河流的任務，即使加高堤防，也終不能泄流。如果碰上連綿大雨，十多天不晴，河水一定會溢出來。靈鳴犢口在清河東部邊界，位置低下，即使讓它通暢，仍不能爲魏郡、清河減輕水害。大禹并不是不珍惜民力，是因爲地形有高低之勢，所以開鑿了九河，現在已經滅迹難以分明，屯氏河水不流通有七十多年，剛斷絶不久，容易疏浚。還有它的發源地勢高，可用來分流減輕水力，疏導方便，可重新疏浚以幫助大河分泄洪水，以備特殊情況。另外地節年中郭昌開鑿直渠，過了三年，黄河水流又從原來第二處拐彎的地方北面大約六

曲勢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决病四五郡，南决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爲算，能度功用。遣行視，以爲屯氏河盈溢所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

里，重新向南匯合。現在它彎曲的勢頭重又緩慢經過貝丘縣，百姓感到寒心，應重新開渠使水向東流。不加以修治的話，北面决口就使四五郡受害，南面决口就會使十多郡受害，到這之後再來憂慮它，就已晚了。”這件事交給丞相、御史處理，丞相、御史説博士許商研究《尚書》，善於計算，能估計費用。派許商去巡視，認爲屯氏河泛濫情况正當國家財力人力不足的時候，可暫且不加以疏浚。

後三歲，河果决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溢兖、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略疏闊，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調均錢穀河决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㮴，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河堤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上曰：“東郡河决，流漂二州，校尉延世堤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爲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爲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爲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

三年後，黄河果然在館陶以及東郡的金隄决口，淹没了兖州和豫州，進入平原、千乘和濟南等地，一共淹灌了四個郡三十二個縣，水淹地十五萬多頃，深者地方達三丈，損壞官亭房屋將近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答對的策略不切實際，天子狠狠地責備了他，尹忠於是自殺。皇上派遣大司農非調調撥均平錢和穀給黄河决口所淹灌的郡縣，派遣兩個謁者徵派河南以東的漕船五百艘，遷移百姓躲避水流居住到丘陵上，共有九萬七千多口人。黄河堤的使者王延世被派往堵塞决口，用落地長四丈，直徑九圍的竹，裝着小石，用兩隻船夾載着投入河中。三十六天，黄河堤形成。皇上説：“東郡的黄河决口，漂流到二州，校尉王延世修築堤防，三旬建成。命以五年爲河平元年。士卒中治理黄河的記下來充當六個月的邊役。祇有王延世長於計謀策劃，形成功業所花費的很節省，所用的力量與時間都少，朕很欣賞這件事。特任王延世爲光禄大夫，領取中二千石的俸禄，賜爵爲關内侯，賞黄金百斤。”

後二歲，河復决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説大將軍王鳳，以爲“前河决，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勢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華水盛，必羡溢，有填淤反壞之害。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

過了兩年，黄河又在平原决口，流入濟南、千乘，所損壞的有建始時一半多，皇上又派王延世去治理黄河。杜欽勸説大將軍王鳳，認爲“前一次黄河决口，丞相史楊焉説王延世是用楊焉提供的方法來堵塞决口的，這件事被隱藏着不肯曝光。現獨任王延世，王延世看到上次堵塞决口很容易，恐怕他考慮問題不會很深刻。又果真像楊焉所説的話，王延世的技術就反而不如楊焉的了。况且水勢各不相同，不廣泛討論利害而用一個人，假使不能在今年冬天成功，來年春天桃花盛開時水就大了，一定會泛濫，將有被淤泥填塞

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商、延年皆明計算，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乃成。復賜延世黄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

和使土壤返還的危害。如果這樣，幾個郡的穀種不能種下，人民流離失所，盜賊將會産生，即使重殺王延世，對事情也將無益。應派遣楊焉以及將作大臣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一同參與。王延世同楊焉一定會相互拆臺，深論利益，實在是太難了。許商和乘馬延年都懂得計算，能估測利益，足以分别是非，選擇他們對的地方加以采納，一定會成功。”王鳳聽從了杜欽的話，告訴皇上派楊焉等人去治河，六個月就成功了。皇上又賜給王延世黄金百斤。治理黄河的士兵不接受平價的，就記下服了六個月的邊役。

後九歲，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鐫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鐫之。鐫之裁没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爲害甚於故。

九年後，到了鴻嘉四年，楊焉説“從黄河上游到下游的人們，都擔心底柱地區河堤倒塌，可以鑿山使河面變寬。”皇上聽從了他的話，派楊焉負責鑿山。鑿山的石頭埋在水中，不能流走，反而使水更加湍急，形成的危害比以前更大。

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堤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爲“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决平原時。今可决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堤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爲“古説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絶，水則爲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爲“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絶。今潰溢横流，漂没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减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

這一年，勃海、清河、信都的黄河水泛濫，淹没縣邑三十一個，損壞官亭民屋四萬多所。黄河堤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一同巡視，圖謀計策。孫禁認爲“現在黄河泛濫的危害比上一次平原地區决口厲害幾倍。如今可以在平原金隄地區内開通大河，使河水流入以前的篤馬河。到大海有五百多里，水路暢通無阻，又可使三郡的水地乾燥，得到肥田近二十多萬頃，足以抵償開通大河所損壞的百姓的田屋，又省却官兵治堤救水，一年達三萬人以上。”許商認爲“古代傳説九河的名稱有徒駭、胡蘇、鬲津，現在在成平、東光和鬲地境内可以見到。從鬲津以北到徒駭間的距離是兩百多里，現在的黄河雖然幾次遷移，但没有離開這個地域。孫禁想要開鑿的地方，在九河南面的篤馬河，没有水流的路綫，地勢平坦，乾旱時就淤積斷流，水多時就會崩塌，不可取。”公卿都跟許商意見一致。這以前，谷永認爲“黄河，是中原的主幹河流，聖王興起就出圖和書，王道消失就乾枯斷水。現在河水崩潰横流，淹没陵屋，是最大的怪異了。修改政治來回應它，災變可以自然消除。”這時李尋、解光也説“陰氣盛水就上漲，所以一天之中，白天水減，夜晚水增，江河水滿溢出，所謂水不滋潤低

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决，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

下之地，雖然它常在低下的地方，就好像日月在朔望時變化，明白天道是有原因而運行的。衆人見王延世獲得重賞，競相進言簡便奸巧的計謀，不可用。建議的人經常想考究九河的舊迹而去開鑿它，現在乘它自己决口，可暫且不加堵塞，以觀察水勢。黄河水想流經它，應當漸漸形成河，跳出沙土，然後順天意而圖劃，一定會成功，而且所費財力少。”於是便停止不加堵塞。滿昌、師丹等人幾次進言説百姓可哀，天子幾次派使者去安撫百姓，加以救濟。

哀帝初，平當使領河堤，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决河深川，而無堤防雍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决，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

哀帝初年，平當奉命管理黄河堤岸，他上奏説道：“九河到現在全都淤塞了，按照經文意義來治理河水，有分泄的河流和疏浚的大川，但没有堤防淤塞的文字。黄河從魏郡往東，北面有許多水溢出而成的决口，水流踪迹難以分明。四海的群衆不能欺騙，應廣泛徵求能疏浚河流的人。”天子把這件事交給了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請求部署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薦官民中能治理河水的人，没有人來響應號召。待詔賈讓上奏説道：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决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堤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堤，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堤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蕩。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

治理黄河有上、中、下三策。古代建立國家，安定百姓，劃分土地，一定要留下川河與湖澤的分布，估測水勢所達不到的地方。大河没有防備，小水得以進入，水岸低下，成爲死水湖泊，假使秋天水多，就得讓水能停留，水波左右晃蕩，從容舒緩而不急迫。土地上有河，就像人有口一樣。治理土地而防備河水，就像使兒童啼哭停止而堵住他的口一樣，難道會不立即停止，但他的死期也可立刻等到。所以説：“善於治理河水的，打開河口使它得以疏導，善於治理百姓的，應讓他們暢所欲言。”大概堤防的興作，起於戰國，堵塞百川，各自爲了自己的利益。齊國與趙國和魏國，以黄河作爲境界。趙國、魏國靠近山地，齊國地勢低下，所築的堤離黄河二十五里。黄河水向東抵達到齊國堤岸時，就會向西淹没趙地和魏地，趙國和魏國也建堤離黄河二十五里。這雖然不很對，但水尚能有所回旋餘地。水有時到了馬

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没，則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狹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往十餘歲更起堤，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堤會。又内黄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堤，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堤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堤去河遠者數十里，内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内北至黎陽爲石堤，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堤，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堤，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堤，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戹如此，不得安息。

上就退去，這樣土地被填上淤泥後相當肥沃，百姓就在這裏開荒種田。有時很久没有災害，百姓便逐漸在此建築住房，便形成村落。大水到來時被淹没後，就重建堤防來自救，稍微離開他們的城郭一點，把水排走後就住在那裏，水沉没得正合適。現在堤防狹隘的地方離水衹有幾百步，遠的有幾里。靠近黎陽南面以前的大金隄，從黄河以西向西北方向蜿蜒，到西山南頭後，就折向東，與東山相連。百姓住在金隄東面，建築了房屋，往往十多年重新建堤，從東山南頭筆直往南與舊大堤匯合。另外内黄境内有湖澤，方圓幾十里，圍繞湖的有堤，往往十多年太守便把部分土地分給百姓，百姓現在在裏面建造房屋，這是臣所親眼見到的。東郡白馬的舊大堤也有好幾道，百姓都住在裏面。從黎陽往北走完魏境，舊大堤離黄河遠的幾十里，裏面也有幾道堤，這都是前代所建成的。黄河從河内向北到黎陽爲石堤，水拍擊石頭使它向東抵達東郡的平剛；又建造石堤，使水流向西北到黎陽、觀縣下；又建石堤，使水流向東北抵達東郡渡口以北；再建石堤，使它向西北抵達魏郡的昭陽；又建石堤，水激流向東北。一百多里間，黄河兩次向西三次向東，如此曲折，不得安息。

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决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毁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决，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

現在實行上策的話，就要把冀州地區在水流要道地方的百姓遷走，打開黎陽遮害亭的决口，施放黄河的水流使它向北流入大海。黄河西面臨近大山，東西靠近金隄，看形勢就不會長久泛濫，過了整一個月後就會自然安定。詰難的人將會説："如果這樣的話，就會損壞數以萬計的城郭田屋冢墓，百姓將怨恨。"從前大禹治水，山陵擋水路的就把它摧毁，所以鑿開龍門，開闢伊闕，劈開底柱，破開碣石，破壞了天地的特性。這是人的功力所形成的，又有什麼可説的呢！現在靠近黄河的十個郡所花費的治堤費就近億，至於大的决口，所毁壞的無法計數。如果拿出幾年治理黄河的費用，來安置所遷移

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

的百姓，遵照古代聖人的方法，確定山川的位置，使神人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互不干擾。況且以大漢剛統治萬里的江山，難道會與水爭咫尺的土地嗎？這一功業一旦建立，黄河安定，百姓太平，千年無憂，所以稱作上策。

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堤防，猶尚决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六七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堤下。水未逾堤二尺所，從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堤潰，吏民塞之。臣循堤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堤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堤，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堤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堤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堤，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堤，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决溢有敗，爲魚鱉食：此三

如果在冀州地區多挖漕渠，使百姓得以用來灌溉農田，分擔水流的急勢，即使不是聖人的方法，但也是挽救失敗的招術。詰難的人將說："黄河水位高出平地，每年增加堤防，尚且决口，不可以再開渠。"臣私下巡視了遮害亭西面十八里的地方，到淇水入河口，就有金隄，高一丈。從這往東，地勢漸低，堤漸高，到遮害亭，高四五丈。以前六七年，黄河水大，增高到一丈七尺，毀壞了黎陽南面的城門，水流到了堤下。水還没有越過堤下二尺多，從堤上向北一望，衹見黄河高出民屋，百姓都跑到山上。水停留了十三天，堤倒塌了，官民加以堵塞。臣沿着堤往上游行走，察看水勢，向南行七十多里，到達淇口，水纔達堤的一半，估計高出地面五尺左右。現在可以從淇口以東建石堤，多開設水閘。初元年間，遮害亭比黄河低離堤足有幾十步遠，到現在四十多年，纔到堤脚。由此來説，這個地方很堅固。恐怕議論的人會懷疑黄河是大河難以制服，滎陽的漕渠足以證明，這個水閘衹用木和土，現在依據結實的地基來建石堤，一定會很安全。冀州地區水渠全都靠這個水門。修渠不是挖地，衹建東方的一道堤，向北行三百多里，流入漳水中，它的西面因爲山脚是高地，各渠都往往分别引水；乾旱時就打開東方低地的水閘灌溉冀州，水澇時就打開西方高處的水閘進行分流。開通水渠有三利，不開通水渠有三害。百姓經常疲於救水，基本上失掉了生産；水流行在地上，積累的水分蒸發，百姓就會得風濕病，樹木都會很快變枯，形成鹽鹼地不生長穀子；河口决口，成爲魚鱉的食物：這是三種危害。如果有渠水

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堤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堤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

灌溉，那麼鹽碱就下沉，填上淤泥增加肥料；所以種上禾麥，再種粳稻，產量高於高產田的五倍，高出低產田的十倍；有利於漕運船隻的便利：這是三種便利。現在臨近黄河堤邊的官兵有幾千人，砍伐薪草、購買石頭的費用一年幾千萬，這些費用拿來足以開通水渠建成水閘；另外百姓得到了灌溉的好處，就會争相開渠，即使勞累也不感到疲倦。百姓的農田得到了治理，黄河的堤岸也築成了，這真是富國安民，興利除害，可以維持幾百年，所以叫做中策。

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如果就修理舊堤，把低地填高，把薄處加厚，勞累花費没有止境，屢次遭受它的危害，這是最下的一種策略。

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决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决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决。而國家數堤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决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以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横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

王莽的時候，徵召能治理黄河的人有一百來人，其中大致比較突出的有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説："黄河决口一般常在平原、東郡左右，它的地形低下而土質疏鬆。聽説大禹治理黄河時，本來是空過這個地方了的，認爲這裏水多，水大時就放出多餘的水，水少時慢慢就會流完，即使時常换地方，也不能離開這一帶。上古時代難以識别，近來觀察秦漢以來，黄河的决口在曹、衛一帶，南北距離不超過一百八十里，可以把這個地方空出來，不要建造官亭民室罷了。"大司馬史長安的張戎説："水的本性是趨向低地，快速行駛就會自然刮除泥土形成空地再逐漸加深。黄河水相當渾濁，號稱是一石水有六斗泥。現在西面各郡，以至京師以東，百姓都引黄河、渭水和山川水灌溉農田。春夏乾燥，是水少的時候，因此黄河水流遲緩，淤積而逐漸變淺；雨多的時候水瘋狂涌來，這樣就會决口。而國家幾次堵塞决口，逐漸比平地高，就像是築矮墻而居住在水中。可以各自順從它們的情況，不要再用來灌溉了，這樣就會百川流暢，水路自然就順利，没有决河的危害了。"御史臨淮的韓牧説道："可以大致依照《禹貢》上的九河的地方來開鑿，即使不能開鑿成九條，衹要能成四五條，也是有益的。"大司空掾王横説："黄河流入勃海，勃海地勢比韓牧打算開鑿的地方高。以前天曾連着下雨，颳

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决河灌其都，决處遂大，大可復補。宜却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沛郡桓譚爲司空掾，典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産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乃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東北風，海水泛濫，向西南涌出，淹没幾百里地，九河的地方已被大海所侵吞了。大禹通流黄河之水，本來隨着西面山勢而往東北下流的。《周譜》記載定王五年黄河移位，那麽現在所流行的地方不是大禹所開鑿的了。另外秦國攻打魏國，决開黄河口淹没了魏國的首都，决口的地方逐漸增大，不能再補了。應退回到原來完全平整的地方去，重新開鑿，使河水沿着西山足以依着高地向東北流入大海，這樣就没有了水災。”沛郡的桓譚爲司空掾，掌管他們的建議，他對甄豐説道：“所有這些建議，一定有一種是對的。應仔細加以考察，大都可以預見，計劃確定後再來進行工作，費用不過幾億，也可以雇傭那些吃白食没有産業的人。可以省下住房和勞力，權當作爲衣食；向政府要衣食，政府給他們做，這樣兩方面都便利，可以向上繼承大禹功業，向下消除民間疾苦。”王莽的時候，人們衹好講空話，没有加以施行的人。

贊曰：古人有言：“微禹之功，吾其魚乎！”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孔子曰：“多聞而志之，知之次也。”國之利害，故備論其事。

贊曰：古人曾説過：“如果没有大禹的功勞，我們都已成了魚啊！”中國河流平原上百數，没有比四瀆更著名的了，四瀆中又以黄河作爲宗主。孔子説：“多聽并留心記住，是求知的次要方面。”水是國家的利害，所以要詳細地論述它的來龍去脉。

漢書卷三十

志第十

藝文志

昔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僞分争，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脱，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説，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備篇籍。

自從孔子死後精要微妙之言也就中斷了，七十弟子死後，經典要義的解釋也就出現了分歧。所以解釋《春秋》分爲《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五家，解《詩》的分爲《毛詩》、《齊詩》、《魯詩》、《韓詩》四家，解《易》也分爲好幾家。戰國時合縱聯横，真僞争論不休，諸子的學説紛紛混亂不清。到了秦始皇對這種狀況感到害怕時，他們便燒毁文章，以愚弄百姓。漢朝建立後，革除秦朝的弊端，大規模徵收書籍文章，廣開獻書的門路。到孝武帝時代爲止，書籍殘缺，竹簡脱落，禮節遭到破壞，樂禮被摧毁。皇上喟然而嘆道："朕很悲哀這些事！"於是建立藏書的簡策，設置了抄書的官員，一直到諸子傳説，都充實到秘府。到成帝的時候，由於書籍散失的特别厲害，就派謁者陳農向天下徵求分散的書籍。命令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占卜的書，侍醫李柱國校醫藥之書。每校完一部書，劉向就整理編目，概括其大意，録下來把它上奏給皇帝。當劉向死後，哀帝又派劉向的兒子侍中奉車都尉劉歆完成父親的事業。劉歆於是總結所有書籍而把《七略》上奏給皇帝，所以就有了《輯略》，有了《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和《方技略》。現在删去多餘部分，衹留下主要的，以使所收書篇更完備。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

《易經》十二篇，有施、孟、梁丘三家。

三家。

《易傳周氏》二篇。字王孫也。

《服氏》二篇。

《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蔡公》二篇。衛人，事周王孫。

《韓氏》二篇。名嬰。

《王氏》二篇。名同。

《丁氏》八篇。名寬，字子襄，梁人也。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

《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輸》五篇，圖一。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

《周氏易傳》兩篇。周氏字王孫。

《服氏易傳》兩篇。

《楊氏易傳》兩篇。楊氏名何，字叔元，是菑川人。

《蔡公易傳》兩篇。蔡公是衛國人，服事周王孫。

《韓氏易傳》兩篇。韓氏名嬰。

《王氏易傳》兩篇。王氏名同。

《丁氏易傳》八篇。丁氏名寬，字子襄，是梁國人。

《古五子易傳》十八篇。從甲子到壬子，論說《易》的陰陽。

《淮南道訓》兩篇。淮南王劉安聘用懂《易》的九個人，號稱九師說。

《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輸》五篇，圖一幅。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

《周易章句》，施、孟、梁丘氏三家各兩篇。

解釋《周易》的共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說："伏羲氏仰觀天象，俯察地理，觀察鳥獸的紋彩和土地的適應性，近的就取自自己的身體，遠的就取之於萬物，於是創造八卦，以通達神明的德性，以模仿萬物的性情。"到了殷、周之際，紂王身居帝位，違背天意，摧殘萬物，文王作爲諸侯順天命而行天道，天人的預測可以得到并且能顯現，於是重疊《易》的六爻，作了上下篇。孔子作了《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類共十篇。所以說《易》的道理是很深刻的，經歷了伏羲、文王、孔子三代聖人，經歷了上、中、下三個遠古時代。到秦始皇燒書時，《易》因爲是講卜筮的事情的，傳授的人没有斷絕。漢始皇建立後，田何傳授《易》。到了宣帝、元帝之時，有施、孟、梁丘、京氏傳授《易》學的被列入官府傳授之學，而民間有費直、高相兩家的學說。劉向以宮中的《古文易

"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經》校施、孟、梁丘經，有的地方脱漏"無咎"、"悔亡"，祇有費氏經與古文相同。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

《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

《傳》四十一篇。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歐陽説義》二篇。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

《議奏》四十二篇。宣帝時石渠論。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疑》一篇。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宫，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脱簡一，《召誥》脱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脱字數十。《書》者，古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五十七篇。

《經》二十九卷。有大夏侯、小夏侯兩家。《歐陽經》有三十二卷。

《傳》四十一篇。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有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歐陽説義》兩篇。

劉向的《五行傳記》十一卷。

許商的《五行傳記》一篇。

《周書》七十一篇。周朝的史官所記。

《議奏》四十二篇。是宣帝時在石渠的議論。

關於《尚書》的著作共九種，計四百一十二篇。加入了劉向的《稽疑》一篇。

《易》上説："黄河中的龍馬馱河圖而出，洛水中的神龜背載赤文緑字而出，伏羲和大禹依照圖文分别畫出八卦圖。"所以《尚書》的起源很久遠了，到孔子時就加以撰修，上起於堯，下止於秦，共一百篇，并爲它作序，説明他寫作的意圖。秦始皇焚書禁學，濟南的伏生獨自把它們藏在墻壁中。到了漢朝建立之時大都散失，祇找到了二十九篇，用它們在齊、魯間傳教。到了孝宣帝時代，有《歐陽》、《大小夏侯氏》，被立在官府學宫。《古文尚書》被發現在孔子家的壁中。武帝末年，魯共王拆毁孔子的住宅，打算擴大他的宫殿，却得到了《古文尚書》以及《禮記》、《論語》、《孝經》共幾十篇，都是先秦時代的文字。共王進入孔子的住宅，聽到演奏琴瑟鐘磬的聲音，於是感到害怕了，便停止毁房。孔安國是孔子的後代，全部得到這些書，比原先的二十九篇，多出了十六篇。孔安國把它獻給了皇上。這時逢巫蠱的事情，没有被學校列入。劉向用宫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的三家經文，其中《酒誥》脱落一簡，《召誥》脱落兩簡。大致是一簡有二十五字的，脱落的也是二十五個字，簡上是

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二十二字的，脱落的也是二十二個字，文字不同的有七百多字，脱落幾十個字。《尚書》是古代帝王的號令，號令對於衆人，所説的不能曉然明諭，就會使聽的人和做的人不明瞭。古文宣揚的應接近雅正，所以理解了古今語言就可知道《尚書》的意義了。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

《魯故》二十五卷。

《魯説》二十八卷。

《齊后氏故》二十卷。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齊雜記》十八卷。

《韓故》三十六卷。

《韓内傳》四卷。

《韓外傳》六卷。

《韓説》四十一卷。

《毛詩》二十九卷。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書》曰："詩言志，歌咏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咏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咏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説，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詩經》二十八卷，有魯、齊、韓三家。

《魯故》二十五卷。

《魯説》二十八卷。

《齊后氏故》二十卷。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齊雜記》十八卷。

《韓故》三十六卷。

《韓詩内傳》四卷。

《韓詩外傳》六卷。

《韓説》四十一卷。

《毛詩》二十九卷。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關於《詩經》的共有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書》上説："詩言志，歌咏言。"所以心中有哀樂之感，就會有歌咏之聲。把它用語言表達出來就稱爲詩，把它用歌聲表達出來就稱爲歌。所以古代有收集詩的官員，君王用它觀察風俗瞭解政治的得失，自我加以稽考修正。孔子精選了周詩，上起殷朝，下到魯國，共有三百零五篇，雖然經歷了秦始皇的焚書還能保存下來，是因爲它是諷詩并能背誦，不單靠文字流傳。漢朝建立後，魯申公爲《詩》進行解釋，齊國的轅固、燕國的韓生都爲《詩》作解説。有的取自《春秋》，采用衆人的雜論，都不是《詩》的本來意思。如不得已而要用《詩》，祇有魯《詩》最與《詩》本義相近。三家都被列於學校。又有毛公的學説，自稱是子夏所傳授的，而河間獻王喜歡它，就没被列於學校。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后氏、戴氏。

《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

《曲臺后倉》九篇。

《中庸說》二篇。

《明堂陰陽說》五篇。

《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

《周官傳》四篇。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古封禪群祀》二十二篇。

《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

《漢封禪群祀》三十六篇。

《議奏》三十八篇。石渠。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逾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樂記》二十三篇。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有后氏、戴氏學派。

《記》一百三十一篇。是孔子的七十弟子的傳人所記録的。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是古代明堂所遺傳下來的事情。

《王史氏》二十一篇。王史氏是七十弟子的傳人。

《曲臺后倉》九篇。

《中庸說》兩篇。

《明堂陰陽說》五篇。

《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設立博士。

《周官傳》四篇。

《軍禮司馬法》一百五十五篇。

《古封禪群祀》二十二篇。

《封禪議對》十九篇。記武帝時的事情。

《漢封禪群祀》三十六篇。

《議奏》三十八篇。是石渠議奏。

《禮》共有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選入了《司馬法》一家，有一百五十五篇。

《易》上說："對於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的區别，禮義有所規定。"但帝王的質樸和文采代代有增有減，到周朝時就規定得極爲細緻，每一件事都要有制度，所以說："禮經有三百條，禮儀的細節有三千條。"等到周朝衰落後，諸侯超越禮法的限制，厭惡禮法不利於己，都把它們拋棄毁掉了。到孔子時就不完備了，到秦國時，就遭到更大的破壞。到了漢朝，魯國高堂生傳授《士禮》十七篇。到孝宣帝時爲止，后倉的最爲明晰。戴德、戴聖、慶普都是他的學生，三家都被列在學校。《禮古經》出現在魯國的淹中和孔氏家中，同十七篇的文章相似，多出了三十九篇。至於《明堂陰陽》、《王史氏記》上所見到的，大多是天子諸侯卿大夫的制度，雖然不能詳備，但仍比后倉等人推論《士禮》而向天子陳說的學說多。

《樂記》二十三篇。

《王禹記》二十四篇。

《雅歌詩》四篇。

《雅琴趙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師氏》八篇。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并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内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

《王禹記》二十四篇。

《雅歌詩》四篇。

《雅琴趙氏》七篇。趙氏名定，是勃海人，由宣帝時的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師氏》八篇。師氏名中，是東海人，相傳説是師曠的後代。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龍氏名德，是梁國人。

《樂》共有六家，一百六十五篇。抽出了淮南劉向等人的七篇《琴頌》。

《易》上説："前代帝王製作音樂崇尚道德，隆重地進獻祭品上帝，供奉祖先。"所以從黄帝以下到三代，樂曲都各自有名稱。孔子説："安定國家治理百姓，没有比禮更好的，改變風俗，没有比樂更好的。"禮和樂相輔相成。周朝衰落後，禮和樂都被破壞了，音樂之理尤其精妙，因爲它的節奏在音律，又加上被鄭、衛之音所擾亂，所以没有遺傳下來的規則。漢朝建立後，制氏認爲雅樂聲律，世代都在樂官，頗能記憶一些音樂的鏗鏘鼓舞的音節，但不能説出它的含義。六國的君主中，魏文侯最崇尚古樂，孝文帝的時候得到他的樂人竇公，獻上他的書，是《周官·大宗伯》中的《大司樂》章。武帝的時候，河間獻王喜歡儒術，同毛生等人共同采集《周官》和諸子學説中論説音樂的部分，撰寫成《樂記》，獻上八佾之舞，同制氏相差不遠。内史丞王定傳授《樂記》，把它授給常山的王禹。王禹在成帝時任謁者官，幾次論説它的意義，獻上二十四卷的記載。劉向校書，得到二十三篇的《樂記》，同王禹的不同，這方面的學問越來越衰亡了。

《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

《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

《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

《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

《鄒氏傳》十一卷。

《夾氏傳》十一卷。有録無書。

《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有公羊、穀梁二家。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是魯國的太史。

《春秋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是齊國人。

《春秋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是魯國人。

《春秋鄒氏傳》十一卷。

《春秋夾氏傳》十一卷。有目録但没有書。

《左氏微》二篇。

《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也。

《張氏微》十篇。

《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

《公羊外傳》五十篇。

《穀梁外傳》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

《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國語》。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黄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

《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

《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録無書。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漢著記》百九十卷。

《漢大年紀》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

《春秋左氏微》二篇。

《春秋鐸氏微》三篇。鐸氏是楚國的太傅鐸椒。

《春秋張氏微》十篇。

《春秋虞氏微傳》二篇。虞氏是趙國的相虞卿。

《春秋公羊外傳》五十篇。

《春秋穀梁外傳》二十篇。

《春秋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春秋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春秋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春秋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春秋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春秋議奏》三十九篇。是石渠閣的議論。

《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另寫的《國語》。

《世本》十五篇。古代史官記載從黄帝以來到春秋時的諸侯大夫。

《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以後的事。

《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就把文字刻在石山的石上。

《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載的。

《太史公書》一百三十篇。十篇有目録没有書。

馮商所續的《太史公》有七篇。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漢著記》一百九十卷。

《漢大年紀》五篇。

《春秋》類著作共有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去《太史公》中的四篇。

古代帝王世代都有史官，君王的舉動一定加以記録，其目的是以此使君主言行謹慎，其言行可爲民之法則。左側史官記其言，右側史官記其行，行動記下來就是《春秋》，語言記下來就是《尚書》，帝王没有不跟這相同的。周室衰敗後，書籍破殘損缺，仲尼想保存前代聖人的業績，就説："夏禮我能説出來，但杞國的就不能全面驗證了；殷禮我能説一説，但宋國的就不能全面考證了。這是文獻不够的緣故，文獻足够的話，我就能加以考證了。"因爲魯國是周公的封國，禮

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説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節文采都完備，史官有法度，所以讓左丘明觀看了他們歷史的記載，根據所行的事情，依照人道，用成就來建立功賞，根據失敗來加以責罰，藉日月來確定節氣的時間，藉諸侯朝見天子來端正禮樂。有所隱諱貶損的事情，不能見之於書籍，就用口傳授給弟子，弟子回去後所説的就互不相同了。左丘明怕他的弟子們各自按照自己的見解，以致失去真意，所以研究本來的事實而加以解釋，昌明孔子是不用空言來解説經文的。《春秋》所貶損的當代君臣，有權威勢力，他們的事情就寫進了解釋中，因此這本書就被隱藏起來了，没有宣揚，用來避免遭到當時的災難。等到末世人們口頭傳説流行開來，便有《公羊》、《穀梁》、《鄒》、《夾》的傳。這四家之中，《公羊傳》、《穀梁傳》兩家被列在皇家學校講解，鄒氏没有老師，夾氏没有書。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

《魯》二十篇，《傳》十九篇。

《齊説》二十九篇。

《魯夏侯説》二十一篇。

《魯安昌侯説》二十一篇。

《魯王駿説》二十篇。

《燕傳説》三卷。

《議奏》十八篇。石渠論。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

《孔子三朝》七篇。

《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論語》古文二十一篇。出自孔子家壁中，有兩篇《子張》。

《齊論語》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篇。

《魯論語》二十篇，《傳》十九篇。

《論語齊説》二十九篇。

《魯夏侯説》二十一篇。

《魯安昌侯説》二十一篇。

《魯王駿説》二十篇。

《燕傳説》三卷。

《議奏》十八篇。是石渠閣的議論。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

《孔子三朝》七篇。

《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論語》類著作共有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説。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

《論語》這部書，是記載孔子回答其弟子及時人提問，以及其門徒相互問答的一部書。當時弟子對於孔子的言行各自有所記録。孔子卒後，門人相互收集并記下來，所以稱爲《論語》。漢朝建立後，有《齊論語》和《魯論語》兩家。傳授《齊論語》的，有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

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等人，祇有王陽是名家。傳授《魯論語》的，有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都是名家。張氏在最後，因而流行於世。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

《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長孫氏說》二篇。

《江氏說》一篇。

《翼氏說》一篇。

《后氏說》一篇。

《雜傳》四篇。

《安昌侯說》一篇。

《五經雜議》十八篇。石渠論。

《爾雅》三卷二十篇。

《小爾雅》一篇，《古今字》一卷。

《弟子職》一篇。

《說》三篇。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孝經古孔氏》一篇。有二十二章。

《孝經》一篇。有十八章。分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孝經長孫氏說》二篇。

《孝經江氏說》一篇。

《孝經翼氏說》一篇。

《孝經后氏說》一篇。

《雜傳》四篇。

《安昌侯說》一篇。

《五經雜議》十八篇。是石渠閣的議論。

《爾雅》三卷二十篇。

《小爾雅》一篇，《古今字》一卷。

《弟子職》一篇。

《說》三篇。

《孝經》類著作共有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經》是孔子對曾子講解孝道的著作。孝道，是天經地義之事，是人人應盡之事。從大的方面來說，所以叫《孝經》。在漢朝，有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授《孝經》，各成一家之言。各家經文都相同，祇有孔氏壁中的古文不同。“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這兩句各家的說法都不合適，古文的字和斷句都不同。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

《八體六技》。

《蒼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

《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丟失了六篇。

《八體六技》。

《蒼頡》一篇。前七章，是秦丞相李斯所作；《爰歷》六章，是秦車府令趙高所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所作。

《凡將》一篇。司馬相如所作。

《急就》一篇。元帝時黄門令史游作。

《元尚》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

《訓纂》一篇。揚雄作。

《别字》十三篇。

《蒼頡傳》一篇。

揚雄《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故》一篇。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入揚雄、杜林二家二篇。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浸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

《急就》一篇。元帝時黄門令史游所作。

《元尚》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所作。

《訓纂》一篇。揚雄所作。

《别字》十三篇。

《蒼頡傳》一篇。

揚雄《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故》一篇。

文字學共有十家，四十五篇。加了揚雄、杜林兩家兩篇。

《易》上説："上古時代用結繩的辦法記事，後代聖人改用文字記事，百官用來治事，萬民用來辨别事物，這都是取之於《易經》中六十四卦中的《夬》卦。""夬，用於王庭决斷事物"，是説它能宣揚在君王的朝廷，用處最大。古代的人八歲進入小學，所以《周官》的保氏掌管着教養國君之子的事，教給他們六書，稱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它們是造字的根本所在。漢朝建立後，蕭何創造了律令，也寫了這樣的條文，説："太史考試學童，能够背誦九千字以上書的人，纔能當史。再用六體來考試，成績最好的任命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官民上書，字有不端正的，就要揭發舉報。"六體，就是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都是用來認識古今文字，摹刻印章，書寫幡作爲信物的。依據古代制度，書一定要同文字，不知道的暫時空缺，然後來求教年老者，到了衰落的時代，是非没有正確答案，人們都根據自己的想法來造字。所以孔子説："我還趕上了史書中的缺疑不寫的地方，現在連缺疑不寫的地方也没有了!"大概是對字漸漸不正確而感到悲哀。《史籀篇》，是周朝時的史官用來教學童的書，字與孔氏壁中的古文字體相異。《蒼頡》七章，是秦朝丞相李斯所作的；《爰歷》六章，是車府令趙高所作；《博學》七章，是太史令胡母敬所作；文字大多取自《史籀篇》，但篆體又差别很大，這就是所謂的秦篆。這時候已開始創造隸書，起源於官府中訴訟

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黄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并列焉。

案件很多，爲了方便省事，這種簡便的文字首先用於處理徒隸事務的公文。漢朝建立後，鄉間的教師就合集成《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把六十字斷爲一章，共有五十五章，合并而成《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没有重字。元帝時黄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都是《蒼頡》中的正字。《凡將篇》則有很大的出入。到元始年中，徵召天下懂得文字的人以百計，各命他們在朝廷中記字。揚雄選取其中有用的來作《訓纂篇》，順着連接《蒼頡篇》，又换了《蒼頡篇》中重複的字，共成八十九章。臣又繼承揚雄的作了十三章，共成一百零二章，没有重複的字，六藝和各書所記載的字大致都齊全了。《蒼頡篇》中多古字，平庸的教師弄錯了它的斷句，宣帝時就徵召齊國的能糾正斷句的人，張敞去接受傳授，傳到他的外孫的兒子杜林時，他就作了解釋，與《蒼頡篇》并行。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

六藝總共有一百零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比《七略》增加了三家，有一百五十九篇；减去了重複的十一篇。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説，破壞形體；説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毁所不見，終以自

六藝的文章中：《樂》用來調節精神，是仁的表現；《詩》用來端正言語，是義的運用。《禮》用來明確規矩，明確了就容易見得着，所以没有注釋。《書》用來推廣道德，是求知的方法。《春秋》用來判斷處理問題，是信用的標志。這部書，體現仁、義、禮、智、信，相互補充，不可或缺，而《易》又爲其本源。所以説"《易》的意義不知道，那麽乾坤差不多就要停息了"，這是説同天地共始終的。至於五學，世代有變化，就像五行交替行事。古代的學者邊耕種邊修養，三年而通曉一藝，保留它的大致内容，研究經文罷了，因此所用的時候少而積累的德行就多。三十五歲經就通了。後代的經和傳已經互相矛盾，博學的人又不思考多聽多疑的含義，而追求用支離破碎的僻義去逃避别人的詰難，牽强附會，巧爲立説，破壞文字的形體；解説五個字的文章，達到二三萬言。後來的人相互攀比，所以

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序六藝爲九種。

《晏子》八篇。名嬰，謚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

《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爲魯繆公師。

《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

《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

《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

《景子》三篇。説宓子語，似其弟子。

《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

《孫卿子》三十三篇。名况，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

《羋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

《内業》十五篇。不知作書者。

《周史六弢》六篇。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

《周政》六篇。周時法度政教。

《周法》九篇。法天地，立百官。

《河間周制》十八篇。似河間獻王所述也。

《讕言》十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

《功議》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

幼童抱守一藝，到頭髮白後纔能講説。安於他所學習的，詆毁他所没有見過的，最終自己欺騙了自己。這是學者的大患。總括六藝爲九種。

《晏子》八篇。晏子名嬰，謚平仲，爲齊景公丞相，孔子稱贊他善於與人交往，《史記》中有其《列傳》。

《子思》二十三篇。子思名伋，孔子的孫子，是魯繆公的老師。

《曾子》十八篇。曾子名參，是孔子的學生。

《漆雕子》十三篇。孔子的學生漆雕啓的後代。

《宓子》十六篇。宓子名不齊，字子賤，是孔子的學生。

《景子》三篇。所説的是宓子的話語，像是他的學生。

《世子》二十一篇。世子名碩，是陳國人，是七十弟子的學生。

《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李克是子夏的學生，是魏文侯的丞相。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公孫尼子是七十弟子的學生。

《孟子》十一篇。孟子名軻，是鄒國人，子思的學生，《史記》中有其《列傳》。

《孫卿子》三十三篇。孫卿子名况，趙國人，是齊國稷下的祭酒，有《列傳》。

《羋子》十八篇。羋子名嬰，是齊國人，七十弟子的後人。

《内業》十五篇。不知寫書的人名。

《周史六弢》六篇。作於周惠王、周襄王之間，有的説作者是顯王時的人，有的説孔子曾向他求教。

《周政》六篇。是周朝時的法度政教。

《周法》九篇。效法天地，設立百官。

《河間周制》十八篇。似是河間獻王所述。

《讕言》十篇。不知作者，所論述者爲君王之法度。

《功議》四篇。不知作者，論述的是功德之事。

《甯越》一篇。中牟人，爲周威王師。

《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

《公孫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爲陳古今成敗也。

《李氏春秋》二篇。

《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

《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

《俟子》一篇。

《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黄人。

《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

《平原君》七篇。朱建也。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

《高祖傳》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陸賈》二十三篇。

《劉敬》三篇。

《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

《賈山》八篇。

《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父聚，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

《賈誼》五十八篇。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宫》三篇。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兒寬》九篇。

《公孫弘》十篇。

《終軍》八篇。

《吾丘壽王》六篇。

《虞丘説》一篇。難孫卿也。

《莊助》四篇。

《臣彭》四篇。

《鉤盾冗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數言事。

《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

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説

《甯越》一篇。甯越是中牟人，是周威王的老師。

《王孫子》一篇。又名《巧心》。

《公孫固》一篇。有十八章。齊閔王失去國家後，向公孫固求教，公孫固因此爲他陳述古今成敗的事。

《李氏春秋》二篇。

《羊子》四篇。一百章。作者爲秦朝博士。

《董子》一篇。董子名無心，曾與墨子詰難。

《俟子》一篇。

《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黄人。

《魯仲連子》十四篇。《史記》中有《列傳》。

《平原君》七篇。朱建作。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氏就是虞卿。

《高祖傳》十三篇。記述漢高祖同大臣論述古事的言論及其詔策。

《陸賈》二十三篇。

《劉敬》三篇。

《孝文傳》十一篇。記述文帝言論以及詔策。

《賈山》八篇。

《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父親孔聚，漢高祖時因爲是功臣被封爲侯，孔臧繼承爵位。

《賈誼》五十八篇。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宫》三篇。

《董仲舒》一百二十三篇。

《倪寬》九篇。

《公孫弘》十篇。

《終軍》八篇。

《吾丘壽王》六篇。

《虞丘説》一篇。詰難孫卿。

《莊助》四篇。

《臣彭》四篇。

《鉤盾冗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作者曾幾次上書言事。

《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

劉向所序六十七篇。其中包括《新序》、《説

苑》、《世説》、《列女傳頌圖》也。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嘩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浸衰,此辟儒之患。

苑》、《世説》、《列女傳頌圖》。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其中包括《太玄》十九篇,《法言》十三篇,《樂》四篇,《箴》二篇。

以上共有儒家有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加入了揚雄一家三十八篇。

儒家學派,其源頭來自掌管教化的司徒,其宗旨是輔助君主順應陰陽提倡教化。它研習六經,專心於仁義之間,遵循堯舜之道,效法文武,以孔子爲宗師,來顯示他們言辭的分量,其道最爲高深。孔子説:"如果要對人有所贊譽,就要對他有所考察。"唐、虞的鼎盛,殷周的興旺,已經證明行之有效。但不甚明智者已經不知其精妙細微之處,而偏邪的人又隨着時代進退,違背偏離道的根本,衹是用來博取衆人的尊敬。後來的人以他們爲榜樣,因此《五經》互相矛盾,儒家學説漸漸衰微,這就是見聞寡陋的儒生的弊端。

《伊尹》五十一篇。湯相。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爲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辛甲》二十九篇。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

《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

《管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

《老子傅氏經説》三十七篇。述老子學。

《老子徐氏經説》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劉向《説老子》四篇。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并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托者也。

《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

《伊尹》五十一篇。伊尹是商湯之相。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是周朝的師尚父,本來是有道的人。有人以爲此書是後代研究太公之學者所增補。其中包括《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辛甲》二十九篇。辛甲是紂王的臣子,進諫了七十五次就離去了,周朝分封了他。

《鬻子》二十二篇。鬻子名熊,是周朝之師,從文王以下都向他求教,周朝封他爲楚祖。

《管子》八十六篇。管子名夷吾,爲齊桓公的丞相,他不用兵力,而能九次聯合諸侯,《史記》中有《列傳》。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老子姓李,名耳,鄰氏傳授他的學説。

《老子傅氏經説》三十七篇。講述老子的學説。

《老子徐氏經説》六篇。徐氏字少季,臨淮人,傳授《老子》。

劉向《説老子》四篇。

《文子》九篇。文子是老子的學生,同老子同一個時代,但稱周平王向他求教,像是依托他的名字。

《蜎子》十三篇。蜎子名淵,楚國人,是老子的

子弟子。

《關尹子》九篇。名喜，爲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列子》八篇。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

《老成子》十八篇。

《長盧子》九篇。楚人。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

《老萊子》十六篇。楚人，與孔子同時。

《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

《宮孫子》二篇。

《鶡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

《周訓》十四篇。

《黄帝四經》四篇。

《黄帝銘》六篇。

《黄帝君臣》十篇。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

《雜黄帝》五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六國時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

《孫子》十六篇。六國時。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説。

《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説於齊王。

《郎中嬰齊》十二篇。武帝時。

《臣君子》二篇。蜀人。

《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弟子。

《關尹子》九篇。關尹子名喜，爲關吏，老子過關的時候，關喜隨老子而去。

《莊子》五十二篇。莊子名周，宋國人。

《列子》八篇。列子名圄寇，比莊子年長，莊子很稱贊他。

《老成子》十八篇。

《長盧子》九篇。長盧子是楚國人。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公子牟是魏國的公子，早於莊子，莊子很稱贊他。

《田子》二十五篇。田子名駢，齊國人，旅游到稷下，號稱天口駢。

《老萊子》十六篇。楚國人，與孔子同時。

《黔婁子》四篇。黔婁子是齊國隱士，守道而不屈，齊威王待之以禮。

《宮孫子》二篇。

《鶡冠子》一篇。作者楚國人，居住在深山中，以鶡之羽爲冠。

《周訓》十四篇。

《黄帝四經》四篇。

《黄帝銘》六篇。

《黄帝君臣》十篇。起於六國之時，同《老子》相似。

《雜黄帝》五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六國之人所作，托名爲力牧。力牧是黄帝之相。

《孫子》十六篇。作於六國時。

《捷子》二篇。捷子是齊國人，武帝時的言論。

《曹羽》二篇。曹羽是楚國人，是武帝時向齊王進的言。

《郎中嬰齊》十二篇。作於武帝時。

《臣君子》二篇。臣君子是蜀郡人。

《鄭長者》一篇。是六國時所寫。比韓子早，韓非子曾稱贊過他。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出自近代，作者不詳。

以上道家著作共有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

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絶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虚可以爲治。

道家學派，應當是由史官演化而來，道家著作記載歷代成敗存亡禍福之道，但能秉要執本，清净虚無以保持自我節操，謙卑柔弱以保護自我，這是君王統治之術。與堯的自我約束謙讓，《易》的含恨隱忍相合，能一謙而得到天益、地益、神益、人益，這是他們的長處。等到放蕩的人來修道，就想全部抛棄禮儀，并放棄仁義，説衹要清净虚無就可以太平。

《宋司星子韋》三篇。景公之史。

《宋司星子韋》三篇。是景公的史官。

《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傳鄒奭《始終》書。

《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傳授鄒奭《始終》之書。

《公孫發》二十二篇。六國時。

《公孫發》二十二篇。公孫發是六國時人。

《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

《鄒子》四十九篇。鄒子名衍，是齊國人，爲燕昭王之師，居住在稷下，號談天衍。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乘丘子》五篇。六國時。

《乘丘子》五篇。乘丘子是六國時人。

《杜文公》五篇。六國時。

《杜文公》五篇。是六國時人。

《黄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

《黄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國各公子所寫。

《南公》三十一篇。六國時。

《南公》三十一篇。南公是六國時人。

《容成子》十四篇。

《容成子》十四篇。

《張蒼》十六篇。丞相北平侯。

《張蒼》十六篇。張蒼曾任漢丞相，封北平侯。

《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雕龍奭。

《鄒奭子》十二篇。鄒奭子是齊國人，號稱雕龍奭。

《閭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閭丘子》十三篇。閭丘子名快，魏國人，在南公的時代前。

《馮促》十三篇。鄭人。

《馮促》十三篇。是鄭國人。

《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

《將鉅子》五篇。將鉅子是六國時人。比南公生活年代早，南公很贊賞他。

《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

《五曹官制》五篇。所述爲漢之制，似是賈誼所作。

《周伯》十一篇。齊人，六國時。

《周伯》十一篇。作者周伯爲戰國時代的齊國人。

《衛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衛侯官》十二篇。近代的作品，作者不詳。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平陰人，近世。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于長是平陰人，近代人。

《公孫渾邪》十五篇。平曲侯。

《公孫渾邪》十五篇。公孫渾邪是平曲侯。

《雜陰陽》三十八篇。不知作者。

《雜陰陽》三十八篇。作者不詳。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以上陰陽家有二十一種，三百六十九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陰陽家學派，出於天文曆法之官，他們敬順上天，觀測推算日月星辰的運行，謹慎地告訴給人民以農作的時間，這是他們的長處。等到拘泥的人來實行，就會受到禁忌的牽掣，拘泥於小的技能，放棄人事而從事於迷信鬼神之事。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强兵。

《李子》三十二篇。李子名悝，是魏文侯的丞相，倡富國强兵之說。

《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

《商君》二十九篇。商君名鞅，姓姬，衛國的後人，是秦孝公的丞相，《史記》中有《列傳》。

《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

《申子》六篇。申子名不害，京地人，是韓昭侯的丞相，在他一生中諸侯不敢侵略韓國。

《處子》九篇。

《處子》九篇。

《愼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

《愼子》四十二篇。愼子名到，先於申不害、韓非，受到申不害、韓非稱贊。

《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韓子》五十五篇。韓子名非，韓國的公子，出使秦國，李斯妒忌他而殺了他。

《游棣子》一篇。

《游棣子》一篇。

《鼂錯》三十一篇。

《鼂錯》三十一篇。

《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

《燕十事》十篇。作者不詳。

《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法家言》二篇。作者不詳。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以上法家著作十種，二百一十七篇。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法家學派，起源於法官，主張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罰，以刑法輔佐禮制。《易》上說“前代君王以嚴明的刑罰來整頓法制”，這是他們的長處。等到刻薄的人來施行，就不要教化，放棄仁愛，祇施行刑法而想達到太平，以至於殘害至親，恩將仇報。

《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産并時。

《鄧析》二篇。鄭國人，與子産同時。

《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

《尹文子》一篇。游說齊宣王。比公孫龍年代早。

《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

《公孫龍子》十四篇。公孫龍子是趙國人。

《成公生》五篇。與黄公等同時。

《成公生》五篇。與黄公等人同一時代。

《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并時。

《惠子》一篇。惠子名施，與莊子同時。

《黄公》四篇。名疵，爲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

《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并游平原君趙勝家。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

《田俅子》三篇。先韓子。

《我子》一篇。

《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别親疏。

《蘇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傳》。

《張子》十篇。名儀，有《列傳》。

《龐煖》二篇。爲燕將。

《闕子》一篇。

《國筮子》十七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難秦相李斯。

《蒯子》五篇。名通。

《黄公》四篇。黄公名疵，是秦朝博士，創作歌和詩，作品在秦時的歌詩中。

《毛公》九篇。毛公是趙國人，與公孫龍等人同時到平原君趙勝家游玩。

以上名家著作七種，三十六篇。

名家學派，起源於禮官。古代身份地位不同，所行禮儀亦有區别。孔子説："一定要端正名分！名不正那麽言就不通，言不通事就不成。"這是他們的長處。等到那些專門揭發他人隱私的人來從事名家活動，就衹能是增添亂子罷了。

《尹佚》二篇。作者爲周朝的大臣，是成王、康王時人。

《田俅子》三篇。比韓非年代早。

《我子》一篇。

《隨巢子》六篇。隨巢子是墨翟的學生。

《胡非子》三篇。胡非子是墨翟的學生。

《墨子》七十一篇。墨子名翟，是宋國的大夫，在孔子年代後。

以上墨家著作六種，八十六篇。

墨家學説，起源於看守宗廟之官。這種人住在以柞木作椽子的茅草屋，因而崇尚儉樸；贍養三老五更，因此他們博愛；挑選士子舉行大射禮，因此他們尊重賢能的人；祭祀祖宗，尊敬父輩，因此他們迷信鬼神；順應四季而行，因此他們不信命運；以孝來昭示天下，因此他們對他人則求其同。這是他們的長處。可是愚者對此，就會因節儉的利益來反對禮節，推行博愛，但不知道分别親疏。

《蘇子》三十一篇。蘇子名秦，《史記》中有《列傳》。

《張子》十篇。張子名儀，《史記》中有《列傳》。

《龐煖》二篇。龐煖是燕國將領。

《闕子》一篇。

《國筮子》十七篇。

秦國《零陵令信》一篇。詰難秦國的丞相李斯。

《蒯子》五篇。蒯子名通。

《鄒陽》七篇。

《主父偃》二十八篇。

《徐樂》一篇。

《莊安》一篇。

《待詔金馬聊蒼》三篇。趙人，武帝時。

右從横十二家，百七篇。

從横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鄒陽》七篇。

《主父偃》二十八篇。

《徐樂》一篇。

《莊安》一篇。

《待詔金馬聊蒼》三篇。聊蒼是趙國人，是武帝時的人。

以上縱横家著作十二家，一百零七篇。

縱横家學派，當出自接待貴客之官。孔子説："背誦了《詩》三百首，出使四方，不能隨機應對，即使背誦的《詩》再多，又有什麽用呢？"又説："使者啊，使者！"是説使者應當權衡事情，見機行事，接受使命但不接受言辭，這是他們的長處。等到邪惡的人來加以從事，就會重在弄虚作假而抛棄誠信。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大禹》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

《五子胥》八篇。名員，春秋時爲吴將，忠直遇讒死。

《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

《由余》三篇。戎人，秦穆公聘以爲大夫。

《尉繚》二十九篇。六國時。

《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

《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吕不韋輯智略士作。

《淮南内》二十一篇。王安。

《淮南外》三十三篇。

《東方朔》二十篇。

《伯象先生》一篇。

《荆軻論》五篇。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

《吴子》一篇。

《公孫尼》一篇。

《博士臣賢對》一篇。漢世，難韓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孔甲是黄帝的史官，有的説是夏的帝王孔甲，似皆不確定。

《大禹》三十七篇。相傳是大禹所作，其文似爲後世之語。

《伍子胥》八篇。伍子胥名員，春秋時是吴國將領、忠誠耿直，遭受讒言迫害而死。

《子晚子》三十五篇。子晚子是齊國人，喜歡議論兵法，與《司馬法》相似。

《由余》三篇。由余是戎狄人，秦穆公時聘他爲大夫。

《尉繚》二十九篇。出於戰國時期。

《尸子》二十篇。尸子名佼，魯國人，秦國丞相商鞅從師於他。商鞅死後，尸佼就逃到了蜀國。

《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秦國丞相吕不韋召集智謀之士所作。

《淮南子内篇》二十一篇。就是淮南王劉安。

《淮南子外篇》三十三篇。

《東方朔》二十篇。

《伯象先生》一篇。

《荆軻論》五篇。荆軻爲燕國刺殺秦王，没有成功而死去，司馬相如等人論此事之作。

《吴子》一篇。

《公孫尼》一篇。

《博士臣賢對》一篇。漢代的作品，詰難韓非、

子、商君。

《臣說》三篇。武帝時作賦。

《解子簿書》三十五篇。

《推雜書》八十七篇。

《雜家言》一篇。王伯，不知作者。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羡而無所歸心。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托之神農。

《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

《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

《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内史，不知何帝時。

《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

《趙氏》五篇。不知何世。

《氾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爲議郎。

《王氏》六篇。不知何世。

《蔡癸》一篇。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語淺薄，似依托也。

《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

商君。

《臣說》三篇。武帝時所寫的賦。

《解子簿書》三十五篇。

《推雜書》八十七篇。

《雜家言》一篇。議論王道與霸道，作者不詳。

以上雜家類著作二十種，四百零三篇。加入了兵法。

雜家學派，當出於議事之官。兼有儒家、墨家，融合了名、法，懂得國家體制有這些家和派，預見治國没有不貫通，這是他們的長處。等到放縱的人來參與，就會漫無邊際而無所依托。

《神農》二十篇。戰國時代，諸子痛恨當世懈怠農業，爲指引耕作和農業之事，就依托神農。

《野老》十七篇。戰國時代作品，在齊、楚之間。

《宰氏》十七篇。宰氏不知是哪個時代的人。

《董安國》十六篇。漢代的内史官，不知是哪個皇帝時的人。

《尹都尉》十四篇。不知是哪代的人。

《趙氏》五篇。不知是哪個時代的人。

《氾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爲議郎。

《王氏》六篇。不知是哪個時代的人。

《蔡癸》一篇。宣帝時，因爲陳述利益，官至弘農太守。

以上農家類著作有九種，一百一十四篇。

農家學派，當起源於主管農業之官。播種百穀，致力耕作和蠶桑，以求豐富衣和食，所以八政中一是食，二是貨。孔子說"所重視的是百姓的食物"，這是他們的長處。等到鄙陋的人來主辦此事，認爲不用事奉聖王，想讓君臣一同耕作，打亂了上下等級的秩序。

《伊尹說》二十七篇。語言淺薄，像是依托。

《鬻子說》十九篇。後代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察周代事情。

《青史子》五十七篇。是古代史官的記事。

《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托之。

《務成子》十一篇。稱堯問，非古語。

《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托也。

《黄帝説》四十篇。迂誕依托。

《封禪方説》十八篇。武帝時。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

《臣壽周紀》七篇。項國圉人，宣帝時。

《虞初周説》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黄車使者。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説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説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説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説，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

《師曠》六篇。師曠其人見於《春秋》，它的語言淺薄，本來同《春秋》相同，但似乎是依托於它。

《務成子》十一篇。據稱是堯帝的問話，不是古代語言。

《宋子》十八篇。孫卿指導宋子，所説的是黄老學説。

《天乙》三篇。天乙即是商湯，語言不是殷時的，都是依托。

《黄帝説》四十篇。荒誕依托。

《封禪方説》十八篇。是武帝時的作品。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是武帝時的作品。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

《臣壽周紀》七篇。是項國圉地人，宣帝時的作品。

《虞初周説》九百四十三篇。是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黄車使者。

《百家》一百三十九卷。

以上小説家類著作有十五種，一千三百八十篇。

小説家學派，應當出於收集民間傳説的小官。是由街談巷語，道聽途説的人所製造的。孔子説："即使是小道，也一定有可觀的地方，向深遠處發展，恐怕就會拘泥，因此君子不幹。"但也没有消滅。民間有小智慧的人來進行傳播，也使它連續不被遺忘。如果有時有一句話可采用，這也是草野狂夫的議論。

諸子之作一共有一百八十九種，四千三百二十四篇。減去了蹴鞠一家，共二十五篇。

諸子十家，其中可觀的衹有九家罷了。都興起在王道衰微，諸侯主持政治的時候，當世君主，好惡相當懸殊，因這九個學派群起并立，各自堅持自己的學説，崇尚他們好的一面，以用來游説各國君主，希望取得諸侯王支持。這些學説雖然有差别，就像水火一樣，相滅也能相生。仁與義，敬與和，相反也都能相互補充促進。《易》上説："天下歸宿相同而道路各異，思想一致但思考不同。"現在不同學派各自推崇自己的長處，

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深究事物的始末，以懂得它的要旨，即使有弊端，綜合他們的要領，也是《六經》的支和流的關係。假使這個人遇到明王聖主，得到他的公正對待，就都能成爲輔佐君王的大臣之才。仲尼曾説："禮制失去了就向民間尋求。"現在距離聖王久遠，道德缺乏，没有地方再去尋求，這九家，不就比民間學説有所超越嗎？如果能學習六藝學術，再鑽研這九家的言論，揚長避短，就可以通曉各方的謀略了。

屈原賦二十五篇。楚懷王大夫，有《列傳》。

唐勒賦四篇。楚人。

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并時，在屈原後也。

趙幽王賦一篇。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名忌，吴人。

賈誼賦七篇。

枚乘賦九篇。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淮南王群臣賦四十四篇。

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

陽丘侯劉隁賦十九篇。

吾丘壽王賦十五篇。

蔡甲賦一篇。

上所自造賦二篇。

兒寬賦二篇。

光禄大夫張子僑賦三篇。與王褒同時也。

陽成侯劉德賦九篇。

劉向賦三十三篇。

王褒賦十六篇。

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屈原賦二十五篇。屈原是楚懷王大夫，《史記》中有《列傳》。

唐勒賦四篇。唐勒是楚國人。

宋玉賦十六篇。宋玉是楚國人，與唐勒同時代，在屈原之後。

趙幽王賦一篇。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莊夫子名忌，是吴國人。

賈誼賦七篇。

枚乘賦九篇。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淮南王群臣賦四十四篇。

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

陽丘侯劉隁賦十九篇。

吾丘壽王賦十五篇。

蔡甲賦一篇。

武帝自己創作的賦二篇。

倪寬賦二篇。

光禄大夫張子僑賦三篇。與王褒同時代。

陽成侯劉德賦九篇。

劉向賦三十三篇。

王褒賦十六篇。

以上辭賦類著作有二十種，三百六十一篇。

陸賈賦三篇。

枚皋賦百二十篇。

朱建賦二篇。

常侍郎莊怱奇賦十一篇。枚皋同

陸賈賦三篇。

枚皋賦一百二十篇。

朱建賦二篇。

常侍郎莊怱奇賦十一篇。與枚皋同時代。

時。

嚴助賦三十五篇。
朱買臣賦三篇。
宗正劉辟彊賦八篇。
司馬遷賦八篇。
郎中臣嬰齊賦十篇。
臣說賦九篇。
臣吾賦十八篇。
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
蕭望之賦四篇。
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
給事黄門侍郎李息賦九篇。
淮陽憲王賦二篇。
揚雄賦十二篇。
待詔馮商賦九篇。
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
車郎張豐賦三篇。張子僑子。
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
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揚雄八篇。

孫卿賦十篇。
秦時雜賦九篇。
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
廣川惠王越賦五篇。
長沙王群臣賦三篇。
魏內史賦二篇。
東暆令延年賦七篇。
衛士令李忠賦二篇。
張偃賦二篇。
賈充賦四篇。
張仁賦六篇。
秦充賦二篇。
李步昌賦二篇。
侍郎謝多賦十篇。
平陽公主舍人周長孺賦二篇。
雒陽錡華賦九篇。
眭弘賦一篇。

嚴助賦三十五篇。
朱買臣賦三篇。
宗正劉辟彊賦八篇。
司馬遷賦八篇。
郎中臣嬰齊賦十篇。
臣說賦九篇。
臣吾賦十八篇。
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
蕭望之賦四篇。
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徐明字長君，東海人，元帝、成帝時歷任五郡太守，有能幹的名聲。
給事黄門侍郎李息賦九篇。
淮陽憲王賦二篇。
揚雄賦十二篇。
待詔馮商賦九篇。
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
車郎張豐賦三篇。張豐是張子僑的兒子。
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
以上辭賦著作有二十一種，二百七十四篇。加入了揚雄的八篇。

孫卿賦十篇。
秦時雜賦九篇。
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
廣川惠王越賦五篇。
長沙王群臣賦三篇。
魏內史賦二篇。
東暆令延年賦七篇。
衛士令李忠賦二篇。
張偃賦二篇。
賈充賦四篇。
張仁賦六篇。
秦充賦二篇。
李步昌賦二篇。
侍郎謝多賦十篇。
平陽公主舍人周長孺賦二篇。
雒陽錡華賦九篇。
眭弘賦一篇。

别栩陽賦五篇。	别栩陽賦五篇。
臣昌市賦六篇。	臣昌市賦六篇。
臣義賦二篇。	臣義賦二篇。
黄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	黄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
侍中徐博賦四篇。	侍中徐博賦四篇。
黄門書者王廣吕嘉賦五篇。	黄門書者王廣吕嘉賦五篇。
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	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
左馮翊史路恭賦八篇。	左馮翊史路恭賦八篇。
右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以上賦二十五種，一百三十六篇。
《客主賦》十八篇。	《客主賦》十八篇。
《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	《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
《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	《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
《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	《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
《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	《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
《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	《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
《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	《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
《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	《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
《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	《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
《大雜賦》三十四篇。	《大雜賦》三十四篇。
《成相雜辭》十一篇。	《成相雜辭》十一篇。
《隱書》十八篇。	《隱書》十八篇。
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以上雜賦十二種，二百三十三篇。
《高祖歌詩》二篇。	《漢高祖歌詩》二篇。
《泰一雜甘泉壽宫歌詩》十四篇。	《泰一雜甘泉壽宫歌詩》十四篇。
《宗廟歌詩》五篇。	《宗廟歌詩》五篇。
《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	《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
《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	《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
《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	《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
《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	《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
《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	《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
《吴楚汝南歌詩》十五篇。	《吴楚汝南歌詩》十五篇。
《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	《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
《邯鄲河間歌詩》四篇。	《邯鄲河間歌詩》四篇。

《齊鄭歌詩》四篇。
《淮南歌詩》四篇。
《左馮翊秦歌詩》三篇。
《京兆尹秦歌詩》五篇。
《河東蒲反歌詩》一篇。
《黄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
《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
《雜歌詩》九篇。
《雒陽歌詩》四篇。
《河南周歌詩》七篇。
《河南周歌詩》七篇。
《周謡歌詩》七十五篇。
《周謡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
《諸神歌詩》三篇。
《送迎靈頌歌詩》三篇。
《周歌詩》二篇。
《南郡歌詩》五篇。

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齊鄭歌詩》四篇。
《淮南歌詩》四篇。
《左馮翊秦歌詩》三篇。
《京兆尹秦歌詩》五篇。
《河東蒲反歌詩》一篇。
《黄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
《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
《雜歌詩》九篇。
《雒陽歌詩》四篇。
《河南周歌詩》七篇。
《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
《周謡歌詩》七十五篇。
《周謡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
《諸神歌詩》三篇。
《送迎靈頌歌詩》三篇。
《周歌詩》二篇。
《南郡歌詩》五篇。

以上歌詩有二十八種，三百一十四篇。

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入揚雄八篇。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别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浸壞，聘問歌咏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没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

總計詩賦類著作共有一百零六種，一千三百一十八篇。加入了揚雄的八篇。

古書上說："不能歌唱而衹朗誦就叫做賦，爬到高處能作賦可以當大夫。"是說能够觸景生情發爲文辭，才智出衆可與共商大事者爲大夫。古時候諸侯卿大夫同鄰國交涉談判，用精微的言語來相互交談，在賓主相見的外交場合，一定要引用《詩》來表達自己的志向，不外乎以此來判别賢能和不肖并觀察對方的盛衰。所以孔子說"不學習《詩》，就没有話可說"。春秋後，周朝王道逐漸被破壞，諸侯之間通問修好時歌咏不再出現在各國，學《詩》的人隱逸在民間，賢能失志的人就去創作賦了。大儒孫卿和楚國的大臣屈原遭到讒言而爲國擔憂，就都創作賦來進行諷諫，都有古詩哀傷的意味。這之後有宋玉、唐勒，漢朝涌現出枚乘、司馬相如，一直到揚子雲，争着寫出華麗繁冗的文辭，淹没了諷勸的意義。因此揚子雲對此很悔恨，說："詩人的賦華麗有原則，辭人的賦華麗無度。就像孔氏的門人

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謡,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爲五種。

使用賦一樣,就有賈誼登堂,相如入室了,如果他們不用賦又怎樣呢!”從孝武帝設立樂府并采集歌謡後,於是有代國、趙國的歌曲,秦國、楚國的風格,都是對於事物有哀樂之感,因事而作,可以藉此以觀察風俗,知道政治的得失。編排詩賦的次序,分爲五種。

《吴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

《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

《公孫鞅》二十七篇。

《吴起》四十八篇。有《列傳》。

《范蠡》二篇。越王句踐臣也。

《大夫種》二篇。與范蠡俱事句踐。

《李子》十篇。

《娷》一篇。

《兵春秋》一篇。

《龐煖》三篇。

《兒良》一篇。

《廣武君》一篇。李左車。

《韓信》三篇。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

《吴孫子兵法》八十二篇。有圖九卷。

《齊孫子》八十九篇。有圖四卷。

《公孫鞅》二十七篇。

《吴起》四十八篇。《史記》中有其《列傳》。

《范蠡》二篇。范蠡是越王勾踐的大臣。

《大夫種》二篇。與范蠡一同事奉勾踐。

《李子》十篇。

《娷》一篇。

《兵春秋》一篇。

《龐煖》三篇。

《兒良》一篇。

《廣武君》一篇。廣武君就是李左車。

《韓信》三篇。

以上兵法權謀家著作十三種,二百五十九篇。減去了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把《司馬法》取出放到禮一類中。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權謀學派,用正規的辦法守衛國家,對敵作戰則主張出奇制勝,先計劃後作戰,兼有形勢家雷厲風行的氣勢,也兼有陰陽家的神秘莫測,是注重使用心思計謀的一派。

《楚兵法》七篇。圖四卷。

《蚩尤》二篇。見《吕刑》。

《孫軫》五篇。圖二卷。

《繇叙》二篇。

《王孫》十六篇。圖五卷。

《尉繚》三十一篇。

《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名無忌,有《列傳》。

《楚兵法》七篇。有圖四卷。

《蚩尤》二篇。見《吕刑》。

《孫軫》五篇。有圖二卷。

《繇叙》二篇。

《王孫》十六篇。有圖五卷。

《尉繚》三十一篇。

《魏公子》二十一篇。有圖十卷。魏公子名無忌,《史記》中有其《列傳》。

《景子》十三篇。
《李良》三篇。
《丁子》一篇。
《項王》一篇。名籍。
右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形勢者，雷動風擧，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景子》十三篇。
《李良》三篇。
《丁子》一篇。
《項王》一篇。項王名籍。
以上兵形勢家著作十一種，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兵形勢家，其用兵主張像迅雷疾風一樣，攻勢凌厲，行動迅速，後發而先至，進退聚散，變化無常，用輕快來制服敵人。

《太壹兵法》一篇。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
《神農兵法》一篇。
《黄帝》十六篇。圖三卷。
《封胡》五篇。黄帝臣，依托也。
《風后》十三篇。圖二卷。黄帝臣，依托也。
《力牧》十五篇。黄帝臣，依托也。
《鵊冶子》一篇。圖一卷。
《鬼容區》三篇。圖一卷。黄帝臣，依托。
《地典》六篇。
《孟子》一篇。
《東父》三十一篇。
《師曠》八篇。晋平公臣。
《萇弘》十五篇。周史。
《别成子望軍氣》六篇。圖三卷。
《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右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

《太壹兵法》一篇。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
《神農兵法》一篇。
《黄帝》十六篇。圖三卷。
《封胡》五篇。是黄帝的臣子，此書是依托的。
《風后》十三篇。有圖二卷。風后是黄帝的大臣，此書是依托的。
《力牧》十五篇。力牧是黄帝的大臣，此書是依托古人之作。
《鵊冶子》一篇。有圖一卷。
《鬼容區》三篇。有圖一卷。鬼容區是黄帝的大臣，這本書是依托古人之作。
《地典》六篇。
《孟子》一篇。
《東父》三十一篇。
《師曠》八篇。師曠是晋平公的大臣。
《萇弘》十五篇。萇弘是周朝的史官。
《别成子望軍氣》六篇。有圖三卷。
《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以上陰陽家著作十六種，二百四十九篇，有圖十卷。
兵陰陽家，主張順應天時而用兵，推測刑罰與德化，觀察星斗轉移而知吉凶，依據五行之相生相克，假藉鬼神而用兵。

《鮑子兵法》十篇。圖一卷。
《五子胥》十篇。圖一卷。
《公勝子》五篇。
《苗子》五篇。圖一卷。

《鮑子兵法》十篇。有圖一卷。
《伍子胥》十篇。有圖一卷。
《公勝子》五篇。
《苗子》五篇。有圖一卷。

《逢門射法》二篇。
《陰通成射法》十一篇。
《李將軍射法》三篇。
《魏氏射法》六篇。
《彊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
《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護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
《蒲苴子弋法》四篇。
《劍道》三十八篇。
《手搏》六篇。
《雜家兵法》五十七篇。
《蹴鞠》二十五篇。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入《蹴鞠》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蹴鞠》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禮也。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耀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并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録，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逢門射法》二篇。
《陰通成射法》十一篇。
《李將軍射法》三篇。
《魏氏射法》六篇。
《彊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
《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護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
《蒲苴子弋法》四篇。
《劍道》三十八篇。
《手搏》六篇。
《雜家兵法》五十七篇。
《蹴鞠》二十五篇。

以上兵技巧家著作十三種，一百九十九篇。減去《墨子》重複的一篇，加上了《蹴鞠》。

兵技巧家，主張練習手足的靈活，使用器械則得心應手，熟用弓弩，以求攻守之勝。

總計兵書共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有四十三卷圖。減去了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複的，加入了《蹴鞠》一家二十五篇，把《司馬法》一百五十五篇放入到禮中。

兵家學派起源於古代司馬之官，是王官的軍備。《洪範》八種政事中，第八是軍事。孔子說治理國家的人"要有豐富的糧食和充足的軍隊"，"因爲不教育老百姓懂得作戰，就等於拋棄了他們"，這是表明軍隊的重要性。《易》說"古代的人用弦木製造爲弓，把木削爲箭，弓箭的鋭利，可以威行天下"，它的用處很大。後代銷金爲刀，割掉皮革作爲鎧甲，器械很完備。到了湯武承受天命，用軍隊戰勝動亂而幫助百姓，用仁義來感動他們，用禮讓來行動，《司馬法》是他們遺留下來的事情。從春秋到戰國，出奇招設伏兵，變化狡詐的戰爭時常發生。漢朝建立後，張良，韓信編排兵法，共有一百八十二家，删去没用的，選取重要可用的，確定了三十五家。吕姓專權後就盜取了它。武帝的時候，軍政楊僕拾取遺文散籍，記録下來上奏兵録給皇上，仍没有全面。到了孝帝、成帝時，命任宏評議編次兵書爲四種。

《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
《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
《黄帝雜子氣》三十三篇。
《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
《皇公雜子星》二十二卷。
《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
《國章觀霓雲雨》三十四卷。
《泰階六符》一卷。
《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
《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
《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
《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
《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
《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
《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
《圖書祕記》十七篇。
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殉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王，此所以兩有患也。

《黄帝五家曆》三十三卷。
《顓頊曆》二十一卷。
《顓項五星曆》十四卷。
《日月宿曆》十三卷。

《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
《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
《黄帝雜子氣》三十三篇。
《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
《皇公雜子星》二十二卷。
《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
《國章觀霓雲雨》三十四卷。
《泰階六符》一卷。
《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
《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
《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
《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
《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
《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
《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
《圖書祕記》十七篇。
以上天文類著作二十一種，四百四十五卷。

天文學家排列二十八宿的順序，推算金木水火土五星和日月，用來記録吉凶的徵象，聖王用來作爲政治的參考的。《易》上説："觀察日月星辰在宇宙間分布運行的現象，來考察時世的變化。"然而星事凶險，不是精細之人不能加以運用。觀察景象來責問形體，不是英明的君王也不能歸順聽命。用不能運用星事的大臣，來規勸不能接納的君王，這就是兩邊都有危害的緣故。

《黄帝五家曆》三十三卷。
《顓頊曆》二十一卷。
《顓項五星曆》十四卷。
《日月宿曆》十三卷。

《夏殷周魯曆》十四卷。
《天曆大曆》十八卷。
《漢元殷周諜曆》十七卷。
《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
《耿昌月行度》二卷。
《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
《律曆數法》三卷。
《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
《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
《古來帝王年譜》五卷。
《日晷書》三十四卷。
《許商算術》二十六卷。
《杜忠算術》十六卷。
右曆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曆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强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夏殷周魯曆》十四卷。
《天曆大曆》十八卷。
《漢元殷周諜曆》十七卷。
《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
《耿昌月行度》二卷。
《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
《律曆數法》三卷。
《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
《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
《古來帝王年譜》五卷。
《日晷書》三十四卷。
《許商算術》二十六卷。
《杜忠算術》十六卷。
以上曆譜類著作十八種，六百零六卷。

曆譜是排列四季日行之方法，確定春秋、秋分、夏至和冬至的節氣，推合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的時辰，以考察寒暑殺生的實際情況的。所以聖王一定要端正推算節氣的度，以確定三統服色的制度，又以探索五星日月交會的時間。凶險的憂患，吉祥的喜悦，它們的方術都由這裏產生。這是聖人知曉天命的方法，不是天下最高才能的人，誰能够參預這件事！道德敗壞後，擔心曆譜出於小人而强自想知道天道的人，破壞大的用來作爲小的，削减遠的用來作爲近的，因此規律和方法遭到破壞而難以知曉了。

《泰一陰陽》二十三卷。
《黄帝陰陽》二十五卷。
《黄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太元陰陽》二十六卷。
《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
《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
《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
《猛子閭昭》二十五卷。
《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
《堪輿金匱》十四卷。
《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

《泰一陰陽》二十三卷。
《黄帝陰陽》二十五卷。
《黄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太元陰陽》二十六卷。
《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
《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
《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
《猛子閭昭》二十五卷。
《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
《堪輿金匱》十四卷。
《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

《十二典災異應》十二卷。
《鍾律災異》二十六卷。
《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三卷。
《鍾律消息》二十九卷。
《黄鍾》七卷。
《天一》六卷。
《泰一》二十九卷。
《刑德》七卷。
《風鼓六甲》二十四卷。
《風后孤虚》二十卷。
《六合隨典》二十五卷。
《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
《羡門式法》二十卷。
《羡門式》二十卷。
《文解六甲》十八卷。
《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
《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
《五音奇胲刑德》二十一卷。
《五音定名》十五卷。
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曆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浸以相亂。

《十二典災異應》十二卷。
《鍾律災異》二十六卷。
《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三卷。
《鍾律消息》二十九卷。
《黄鍾》七卷。
《天一》六卷。
《泰一》二十九卷。
《刑德》七卷。
《風鼓六甲》二十四卷。
《風后孤虚》二十卷。
《六合隨典》二十五卷。
《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
《羡門式法》二十卷。
《羡門式》二十卷。
《文解六甲》十八卷。
《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
《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
《五音奇胲刑德》二十一卷。
《五音定名》十五卷。
以上五行類著作三十一種，六百五十二卷。

金、木、水、火、土五行是仁、義、禮、智、信五常的外在形氣。《尚書》上説“初一叫五行，初二叫羞用五事”，是説進用五事來順應五行。貌、言、視、聽、思中心失去了，金、木、水、火、土的次序就混亂，五星的變化就開始發作，這些都是出於律曆的數而分化爲一部分。它的方法也是起源於五德終始，推演它到極致就會没有不能達到的地方。而小數家因此以它作爲吉凶的象徵，流行在世間，逐漸變得混亂。

《龜書》五十二卷。
《夏龜》二十六卷。
《南龜書》二十八卷。
《巨龜》三十六卷。
《雜龜》十六卷。
《蓍書》二十八卷。
《周易》三十八卷。
《周易明堂》二十六卷。

《龜書》五十二卷。
《夏龜》二十六卷。
《南龜書》二十八卷。
《巨龜》三十六卷。
《雜龜》十六卷。
《蓍書》二十八卷。
《周易》三十八卷。
《周易明堂》二十六卷。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
《大筮衍易》二十八卷。
《大次雜易》三十卷。
《鼠序卜黄》二十五卷。
《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
《任良易旗》七十一卷。
《易卦八具》。
右蓍龜十五家，四百一卷。

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
《大筮衍易》二十八卷。
《大次雜易》三十卷。
《鼠序卜黄》二十五卷。
《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
《任良易旗》七十一卷。
《易卦八具》。
以上蓍龜類著作十五種，四百零一卷。

蓍龜是聖人用來占卜吉凶的。《尚書》上説：“你如果有很大的疑問，就用卜筮來决定。”《周易》上説：“確定天下的吉凶，促使天下的興旺發達，没有比蓍龜更好的了。”“因爲君子將有所作爲，有所行動，就用他的言語來詢問《易》，《易》很快就會告訴他吉凶，不分遠近幽深，便知道將要發生的事情。除了天下最精誠的人，還有誰能成爲這樣呢！”等到到了衰落的時代，對於齋戒就懈怠了，屢次使用卜筮，神明就不再顯靈了。所以卜筮時輕慢，神靈就不會加以預告，《易》把這作爲忌諱；龜神感到厭煩了就不會顯靈，《詩》以此作爲警戒。

《黄帝長柳占夢》十一卷。
《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
《武禁相衣器》十四卷。
《嚏耳鳴雜占》十六卷。
《禎祥變怪》二十一卷。
《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
《變怪誥咎》十三卷。
《執不祥劾鬼物》八卷。
《請官除訞祥》十九卷。
《禳祀天文》十八卷。
《請禱致福》十九卷。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
《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
《子贛雜子候歲》二十六卷。
《五法積貯寶臧》二十三卷。
《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
《昭明子釣種生魚鼈》八卷。
《種樹臧果相蠶》十三卷。

《黄帝長柳占夢》十一卷。
《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
《武禁相衣器》十四卷。
《嚏耳鳴雜占》十六卷。
《禎祥變怪》二十一卷。
《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
《變怪誥咎》十三卷。
《執不祥劾鬼物》八卷。
《請官除訞祥》十九卷。
《禳祀天文》十八卷。
《請禱致福》十九卷。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
《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
《子贛雜子候歲》二十六卷。
《五法積貯寶臧》二十三卷。
《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
《昭明子釣種生魚鼈》八卷。
《種樹臧果相蠶》十三卷。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旐旟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蓋參卜筮。《春秋》之説訞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訞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訞興，人無釁焉，訞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大戊以興；鴝雉登鼎，武丁爲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訞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以上雜占類著作十八種，三百一十三卷。

雜占是記録各種事物的表象，觀測好壞的徵兆的。《周易》上説："占卜可以知道將來。"各人所占的都不一致，就以夢爲準，所以周朝設有這占卜之官。《詩經》上所記載的熊羆虺蛇衆魚旐旟的夢，寫明是大人的占卜，用來考察吉凶，大致參照卜筮。《春秋》解説妖説："人們所忌諱的東西，它的氣焰招來災害，妖是由人興起的。人失去常態那麽妖孽就興起，人没有空隙可鑽，妖孽不會自行産生。"所以説："道德太勝就不吉祥，仁義太繁瑣就不順。"桑和穀一同生長，大戊因此興盛；鴝和雉跳到鼎上，武丁就成爲宗主。但迷惑的人不從自身加以考察而忌諱妖孽的出現，因此《詩》上諷刺説"召來他們的老人，詢問占夢的吉凶"，對他們捨本憂末，不能戰勝災禍感到痛心。

《山海經》十三篇。
《國朝》七卷。
《宫宅地形》二十卷。
《相人》二十四卷。
《相寶劍刀》二十卷。
《相六畜》三十八卷。

右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山海經》十三篇。
《國朝》七卷。
《宫宅地形》二十卷。
《相人》二十四卷。
《相寶劍刀》二十卷。
《相六畜》三十八卷。

以上形法類著作六種，一百二十二卷。

形法家研究相地、相宅、相人之法術，其大者可以相九州之地勢以建立城郭屋舍，又可相人及六畜之骨法，以及器物之形狀以求其吉凶貴賤的。就像律管有長短，各自發出自己的聲音一樣，這不是有鬼神，而是數的自然體現。但形和氣首尾相連貫，也有有形但没有氣，有氣没有形的，這就是精妙細微的獨特之處。

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晋有卜偃，宋有子韋。六

總計數術類著作共有一百九十種，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數術家包括天文、曆法、五行、占卜之類的法術，都是掌握祭祀天地、宗廟記録史事和占卜的官職。史官被廢很久了，有關數術的書已經很不完備，即使有書也没有能够通曉其事的人了。《周易》上説："如果没有其人，道是不會徒然運

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粗觕。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爲六種。

行的。”春秋時魯國有梓慎，鄭國有裨竈，晋國有卜偃，宋國有子韋。六國時楚國有甘公，魏國有石申夫。漢朝有唐都，差不多粗略懂一點。大概是有原因就容易一些，没有原因就困難一點，所以依照舊書來編排數術爲六種。

《黄帝内經》十八卷。
《外經》三十七卷。
《扁鵲内經》九卷。
《外經》十二卷。
《白氏内經》三十八卷。
《外經》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醫經者，原人血脉經落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爲劇，以生爲死。

《黄帝内經》十八卷。
《黄帝外經》三十七卷。
《扁鵲内經》九卷。
《扁鵲外經》十二卷。
《白氏内經》三十八卷。
《白氏外經》三十六卷。
《白氏旁篇》二十五卷。
以上醫學類著作七種，二百一十六卷。

醫學著作是探求人的血脉、經絡和骨髓、陰陽、表裏的，以此來找出百病的根源所在和死生的界限，使用時度量石針以及熱湯與烈火所産生的影響，再來調整百藥相配所適宜的情况。等到達到調和狀態，就像磁石取鐵，用一物來役使另一物。笨拙的人失去了分寸，就把病愈的當作病重的，把要活的當作要死的。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
《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四十卷。
《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泰始黄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
《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客疾五藏狂顛病方》十七卷。
《金創瘲瘛方》三十卷。
《婦人嬰兒方》十九卷。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神農黄帝食禁》七卷。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
《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四十卷。
《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泰始黄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
《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客疾五藏狂顛病方》十七卷。
《金創瘲瘛方》三十卷。
《婦人嬰兒方》十九卷。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神農黄帝食禁》七卷。
以上是經方著作十一種，二百七十四卷。

古代醫學的方劑是本着草和石的寒温性質，測量疾病的深淺，藉着藥味的作用，順應氣感適宜，辨别五苦六辛，達到水火調融，以溝通閉塞解除癥結，使它恢復到平衡。等到它失去平衡，

熱，以寒增寒，精氣内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用熱更加熱，用寒更加寒，使精氣内部受到傷害，不顯現在外，這是它惟一的過失。所以諺語説："有病不治理好，經常生病就會成爲醫師。"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
《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
《堯舜陰道》二十三卷。
《湯盤庚陰道》二十卷。
《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
《天一陰道》二十四卷。
《黄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
《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
《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
《堯舜陰道》二十三卷。
《湯盤庚陰道》二十卷。
《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
《天一陰道》二十四卷。
《黄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
《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
以上是房中術類著作八家種，一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内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

男女房中之事是情性的極端，達到道的極點，因此聖王主張以音樂以禁情欲，因而叫做節制修飾。傳説："先王創作音樂，用來節制百事。"歡樂而有節制，那麽就會心平氣和，長命百歲。等到迷惑的人無所顧忌，就會産生疾病而丢掉性命。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
《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
《道要雜子》十八卷。
《黄帝雜子步引》十二卷。
《黄帝岐伯按摩》十卷。
《黄帝雜子芝菌》十八卷。
《黄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泰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
《泰壹雜子黄冶》三十一卷。
右神仙十家，二百五卷。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
《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
《道要雜子》十八卷。
《黄帝雜子步引》十二卷。
《黄帝岐伯按摩》十卷。
《黄帝雜子芝菌》十八卷。
《黄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泰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
《泰壹雜子黄冶》三十一卷。
以上是神仙類著作十種，二百零五卷。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蕩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

所謂神仙之術是追求人的長生不老而想超脱凡塵的。暫且用來净化安定心靈，視死生没有分界，没有驚懼在胸中。然而有的人專門來從事這些事，就會使荒誕不實怪異迂闊的文章日益增多，不是聖王所用來作爲教化的東西。孔子説："尋求事物的隱蔽之理和行爲怪誕，後代將有所記載，我不幹這樣的事。"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類著作共三十六種，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暗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爲四種。

方技都是安於生命自然的工具，是天子之官的一個主持。太古時候有岐伯、俞拊，中世紀時有扁鵲、秦和，都是議論病理而涉及國家的治理，探求病症來知道政事。漢朝建立後有倉公。現在他的技巧方法模糊不清，所以評論他的書籍，編排方技爲四種。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

總計，六略共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種，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比《七略》增加三種、五十篇，減少兵家十種。

漢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一

陳勝項籍傳

陳勝

陳勝，字涉，陽城人。吴廣，字叔，陽夏人也。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勝、廣皆爲屯長。行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在。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應者。"廣以爲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亨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

陳勝，字涉，陽城人。吴廣，字叔，陽夏人。陳涉年輕時，曾和别人一起雇給人家種田。一次在田埂上休息，失意很久，説："要是富貴了，誰都不要忘了誰。"受雇的夥伴們笑着應聲問道："你被雇傭來耕田，有什麼富貴呢?"陳勝嘆息説："唉，燕雀哪能知道天鵝的志向啊!"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政府徵調聚居里巷左側的民户戍邊去漁陽的有九百人，陳勝、吴廣都擔任屯長。走到蘄大澤鄉，遇上天降大雨，道路不通，估計已誤了報到期限。誤了期限，據法律都要斬首。陳勝、吴廣就合計説："如今逃走也是死，起義幹一番大事也是死，同樣是死，死於國事好嗎?"陳勝説："天下人受苦於暴秦統治好久了。我聽説二世皇帝是少子，不應當繼位，當繼位的是公子扶蘇。扶蘇以多次勸諫的緣故不能立爲太子，始皇帝派他到外地領兵。如今有人聽説他無罪，二世殺害了他。老百姓都聽説扶蘇賢能，還不知道他已死去。項燕爲楚國將軍，多次立功，愛護士兵，楚國人都愛戴他。有的人以爲他死了，有的人以爲他外逃躲藏起來。現在要是我們假冒扶蘇和項燕，爲天下人帶個頭，應該會有許多人響應。"吴廣認爲他説的對。於是便去卜卦。卜卦人明白他們的意圖，説："您的事都成，有大功。然而您要向鬼神問卜啊!"陳勝、吴廣很高興，心裏琢磨透了問鬼的事，便説："這是教我們先藉鬼神在衆人中取得威望。"於是，他們用朱砂在帛上寫了"陳勝王"三個字，

偷偷塞進人家用罾網撈起來的魚肚中。戍卒買魚烹食，得到魚肚中的帛書，這本來就感到奇怪了。陳勝又私下讓吴廣到駐地樹叢的神祠中，夜間點起火堆，裝作狐狸嗥叫呼喊道："大楚興，陳勝王。"戍卒們夜間驚恐不安。次日早晨，戍卒中間到處談論着這事，都指指點點瞧着陳勝、吴廣。

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桀會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鋭，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爲王。"勝乃立爲王，號張楚。

陳勝、吴廣一向體貼人，戍卒中很多人樂意聽他們使唤。押送戍卒的將尉喝醉了，吴廣故意多次揚言要逃跑，以激怒將尉，讓他當衆侮辱自己，藉以激怒衆人。將尉果然鞭打了吴廣。當將尉拔劍之際，吴廣奮起奪劍殺死將尉。陳勝也前來協助，合力殺死兩個將尉。召集并號召下屬説："你們遇雨，都誤了期限，誤期應當殺頭。假如就不殺，戍邊而死的人本來就有十之六七。况且壯士不死則已，要死就要舉世留下大名聲。王侯將相哪有天生的種啊！"下屬都説："恭敬地接受命令。"於是便冒稱公子扶蘇、項燕舉行起義，順從民意。戍卒們都裸露右臂，號稱大楚。他們修築高壇盟誓，祭品用將尉的頭。陳勝自立爲將軍，吴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攻了下來。招兵進攻蘄縣，又攻下。就派符離人葛嬰帶兵攻略蘄縣以東地區，進攻銍、酇、苦、柘、譙等縣，全都攻下。行進中不斷招兵擴軍，等到達陳縣時，已有戰車六、七百輛，騎兵千餘人，步兵數萬人。攻打陳縣城時，郡守、縣令都不在，衹留下守丞在譙門中抵抗。不勝，守丞戰死，便入城占領陳縣。過了幾天，陳勝下令召來鄉官三老、地方豪紳都來集會議事。三老、鄉紳們都説："將軍您身披鎧甲、手執鋭利武器，討伐無道，鏟除暴秦，重建楚國，論功應該稱王。"於是陳勝就被擁立爲王，號稱張楚。

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乃以廣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

在這時，各郡縣苦於秦吏暴政的，都殺死他們的官吏以響應陳涉。於是任命吴廣爲代理王，督率各將領向西進攻滎陽。命令陳縣人武臣、張耳、陳餘攻占趙地，命令汝陰人鄧宗攻占九江郡。當此時，楚地義軍數千人聚集一起的，無法數清楚。

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後

葛嬰到達東城，立襄彊爲楚王。葛嬰後來聽

聞勝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勝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廣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桀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

到陳勝已立爲王，就殺死襄彊，返回彙報。一到陳縣，陳勝便誅殺葛嬰，命令魏國人周市向北攻占魏地。吳廣包圍滎陽。李由任三川郡守，守滎陽，吳廣不能攻下。於是陳勝徵召國內豪傑商討對策，任命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

周文，陳賢人也，嘗爲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産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黽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

周文，是陳縣的賢人，曾任項燕軍中占卜望日官，也曾事奉春申君，自稱熟習軍事。陳勝授給他將軍印，命他率軍西向攻秦。沿途招募兵馬直至函谷關，時有戰車千乘，士兵十萬，到達戲亭，駐扎下來。秦二世命令少府章邯赦免驪山服役的刑徒、奴婢之子，全都遣發以攻擊楚軍，大敗了他們。周文兵敗，退出函谷關，屯駐曹陽。二個多月，章邯帶兵追擊打敗了周文，他們又退走駐屯黽池。十多天，章邯進擊，大敗他們。周文自殺，軍隊喪失戰鬥力。

武臣至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不如因立之。"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趙承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

武臣到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任爲大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陳勝惱怒，捕捉關押了武臣等人家眷，打算殺掉他們。柱國蔡賜建議說："秦朝未滅而殺趙王將相家屬，這等於又增加了一個秦朝爲敵，不如就勢封立他。"陳王就遣使者至趙祝賀，然後轉移軟禁武臣等人的家屬到宮中。而封張耳之子張敖爲成都君，催促趙兵疾速進軍函谷關。趙王將相們商議說："大王稱王於趙，不是楚國本意。楚滅秦後，必然兵加於趙，妙計莫如不向西進軍，遣將北取燕地以擴充我們的土地。趙國南面據守黄河，北面有燕、代廣大地區，楚國即使勝秦，也不能征服趙國。如果楚國不能勝秦，必定會重視趙國。趙國乘秦、楚之衰，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認爲對，因而不向西出兵，而派原上谷郡卒史韓廣率軍北上攻取燕地。

燕地貴人豪桀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强，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

舊燕國的豪門貴族勸韓廣說："楚地立了王，趙地也立了王。燕地雖小，也是萬乘兵車之國，希望將軍自立爲燕王。"韓廣說："我的母親住在趙國，使不得呀！"燕人說："趙國正西邊擔心秦，南面擔心楚，他的力量不能限制我們。況且，憑楚國那樣强大，尚不敢加害趙王將相的家屬，而今趙國豈敢加害將軍的家屬?"韓廣認爲說得對，於是自立爲燕王。過了幾個月，趙國護

歸之。

是時，諸將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至狄，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爲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爲魏王。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爲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勝乃立甯陵君爲魏王，遣之國。周市爲相。

送燕王的母親和家屬回到燕國。

正在這時，各地將領攻城略地的，數不勝數。周市向北進軍到狄縣，狄縣人田儋殺死狄縣令，自立爲齊王，在齊地起兵，進攻周市。周市軍潰散，回到魏地，打算立原魏王後裔甯陵君咎爲魏王。當時咎在陳勝那裏，不能到魏地。魏地平定後，人們想共立周市爲魏王，周市不肯。使者先後五次往返於陳王與魏之間，陳勝纔答應立甯陵君咎爲魏王，并遣送他回魏國。周市最後做了丞相。

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

將軍田臧等共同策劃說："周章（即周文）的軍隊已經潰散，秦兵早晚要來，我們包圍滎陽城久攻不下，秦軍一到，必定吃大敗仗。不如留下少量部隊，足以包圍滎陽，調動全部精兵迎擊秦軍。現在代理王吳廣驕橫，不懂兵家權謀，無法和他共事，不殺了他，大事恐怕敗壞。"因而他們一道假藉陳王命令而誅殺吳廣，把吳廣的頭獻給陳勝。陳勝派使者賜給田臧楚國令尹的大印，任命他爲上將軍。田臧就派部將李歸等駐守在滎陽城外，自己帶領精兵西進，在敖倉迎擊秦軍。雙方交戰，田臧戰死，軍隊潰散。章邯進軍攻擊李歸等於滎陽城下，擊潰了他們，李歸戰死。

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走陳。銍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

陽城人鄧說率軍駐在郯縣，被章邯的另一支部隊擊敗，鄧說率軍潰逃到陳縣。銍縣人五逢率軍駐扎在許縣，章邯擊潰了他，五逢也散逃到陳縣。陳勝把鄧說殺了。

勝初立時，淩人秦嘉、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於郯。勝聞，乃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郯下軍。秦嘉自立爲大司馬，惡屬人，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

陳勝初立王時，淩縣人秦嘉、銍縣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縣人丁疾等都獨立起兵，率軍隊把東海郡守包圍在郯縣。陳王聽說了，就委派武平君畔爲將軍，督率郯城下的各路軍隊。秦嘉自立爲大司馬，不願隸屬於武平君，他告訴軍吏們說："武平君年輕，不懂軍事，不要聽他的！"因而假傳陳王命令殺了武平君畔。

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死。

章邯已擊潰五逢，進攻陳縣，上柱國房君蔡賜戰死。章邯又進兵攻擊陳縣西的張賀軍。陳勝親自上陣督戰，軍隊被擊潰，張賀戰死。

臘月，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

十二月，陳勝到汝陰，轉至下城父，他的車

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葬碭，謚曰隱王。

勝故涓人將軍吕臣爲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

初，勝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

秦嘉等聞勝軍敗，乃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殺公孫慶。

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吕將軍走，徼兵復聚，與番盗英布相遇，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

陳勝王凡六月。初爲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宫門曰："吾欲見涉。"宫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爲通。勝出，遮道而呼涉。乃召見，載與歸。入宫，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防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群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輒自治。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

夫莊賈殺害了他後投降秦軍。陳勝葬在碭縣，謚號爲隱王。

陳勝舊時侍臣吕臣後來當了將軍，建立了一支青巾裹頭的"蒼頭軍"，起兵新陽，攻克了陳縣，殺死莊賈，又以陳縣爲楚都。

當初，陳勝命令銍縣人宋留率軍平定南陽，進入武關。宋留攻占南陽後，聽到陳勝死訊，南陽又被秦軍攻占。宋留不能入武關，就往東到新蔡，遇上秦軍，宋留率軍降秦。秦將宋留押到咸陽，車裂示衆。

秦嘉等聽説陳勝兵敗，就立景駒爲楚王，率軍到了方與縣，準備襲擊在濟陰的秦軍。派公孫慶到齊王那裏，想聯合一道進兵。齊王説："陳王戰敗，至今生死不明，楚國怎麽能不請示我就立王呢?"公孫慶説："齊王不請示楚國而立王，楚國爲什麽要請示齊國纔能立王呢？况且楚國首先起事，理當號令天下。"於是田儋誅殺了公孫慶。

秦左右校尉率軍再次進攻陳縣，縣城被攻下。吕臣軍敗走，招兵再聚結，與鄱陽爲盗的當陽君黥布的兵馬相遇，又進擊秦軍左右校尉，在青波擊破他們，再度以陳縣爲楚都。恰好此時項梁立楚懷王的孫子心爲楚王。

陳勝稱王共六個月。稱王之初，他的舊友曾與他一道傭耕過的人聽到此事，就趕來陳縣，敲着宫門説："我要見陳涉。"宫門長官要把他捆起來。經他一再解説，纔給予寬赦，仍不給他通報。等陳王出門時，他攔路高喊陳涉的名字。陳勝聽到喊聲，就召見了他，和他同車回宫。進了王宫，看到了殿堂房屋、帷幕帳簾，客人説："真多啊！陳涉做了王，深宫大宅這樣闊氣！"楚國人叫"多"爲"夥"，所以天下流傳開來，"夥涉爲王"這句話，由陳涉開始。這位客人進進出出越發放肆無拘，任意談論陳勝的往事。有人勸陳勝説："你這個客人愚昧無知，專門胡言亂語，有損您的威嚴。"陳勝便殺了那位客人。於是，所有陳勝的老熟人都自動離去，從此便没有親近陳勝的人了。陳勝任用朱防做中正官，任胡武爲司過官，主管群臣事務。將領們攻占城邑，回到

陳縣覆命時，辦事不合命令的人，就抓起來治罪，以苛刻、嚴厲爲忠。凡是跟這兩人關係不好的，不交有關官吏審問，他倆就親自任意懲治。陳勝信任此二人，諸將因此不親附陳勝。這就是陳勝所以失敗的原因。

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爲勝置守冢于碭，至今血食。王莽敗，乃絶。

陳勝雖然死了，但他所封立、派遣的王侯將相終於滅亡了秦朝。高祖當時爲陳涉在碭安置了守墳的人家，至今仍按時宰牲畜祭祀他。王莽失敗後，便斷了祭祀。

項籍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項籍，字羽，下相人。初起兵時，二十四歲。他的叔父叫項梁，項梁的父親就是楚國名將項燕。項家世代作楚將，封在項地，所以姓項。

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梁嘗有櫟陽逮，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史司馬欣，以故事皆已。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吴中。吴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氣過人，吴中子弟皆憚籍。

項籍年少時，學習識字、寫字，没有成就，便放棄了；學習劍術，無成就，又放棄了。項梁很生他的氣。項籍説："認識文字够記個姓名罷了。劍術對抗一個人，不值得學習。我要學習能抵抗上萬人的本事。"因此項梁驚奇他的志向，便教項籍兵法，項籍大喜，略微知道一點内容後，又不肯學完。項梁曾被櫟陽官吏追捕，就請蘄縣監獄的辦事員曹咎寫信給櫟陽監獄的辦事員司馬欣，因此事情纔算了結。項梁曾殺了人，和項籍到吴中避仇。吴中賢士大夫的才能都在項梁之下。每當吴中有大徭役和喪事，項梁常給主辦，暗地用兵法組織賓客、子弟，藉此瞭解他們的才能。秦始皇東游會稽，渡浙江，項梁和項籍一起觀看。項籍説："那個家夥，我們可以取而代之！"項梁捂住他的嘴，説："别胡説，會滅族啊！"項梁因此認爲項籍有奇志。項籍身高八尺二寸，力能舉鼎，才能和膽氣過人，吴中子弟都畏懼項籍。

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素賢梁，乃召與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嘆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吴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

秦二世元年，陳涉等人在大澤鄉起義。這年九月，會稽代理郡守殷通一向認爲項梁賢能，就召他議事。項梁説："大江以西的地方都反了，這是上天要滅亡秦朝的時候啊。先下手就能制服人，後行動就被人家制服。"殷通嘆息説："聽説先生是楚將世家之後，舉大事衹有靠足下了！"項梁説："吴地有奇士桓楚，逃亡在湖澤之中，

戒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眴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慴伏，莫敢復起。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爲，遂舉吴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桀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爲會稽將，籍爲裨將，徇下縣。

人們不知道他的住處，衹有項籍知道。"項梁就走出去，囑咐項籍拿着劍在外面等候。項梁再次進去，對郡守說："請召見項籍，讓他接受使命召唤桓楚。"項籍進來，項梁向項籍使了個眼色，説："可以行動了！"於是項籍就拔劍斬了郡守的頭。項梁提着郡守的頭，挂着郡守的印。郡守左右隨從都驚慌騷亂，項籍砍殺了百十來人。滿衙門的人都嚇得趴在地上，没有誰敢站起來。項梁就召集以前所熟悉的幹練官吏，講明這樣做是要起大事，於是調集吴中兵員。派人徵集下屬各縣丁壯，得到精兵八千，項梁任命吴中豪傑擔任校尉、軍候、司馬。有一個人未被任用，自己去跟項梁爭辯。項梁説："前些時候某人死了，讓您主辦某件事，没能辦成，因此不任用您。"衆人都佩服。於是項梁擔任會稽將軍，項籍擔任副將，巡視下屬各縣。

秦二年，廣陵人召平爲陳勝徇廣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乃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强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自吾爲乃家婦，聞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乃以其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

秦二世二年，廣陵人召平爲陳勝攻打廣陵，没有攻下。他聽説陳勝敗逃，秦將章邯馬上來到，就渡江假托陳王的命令，封項梁爲楚上柱國，并説："江東已經平定，你迅速帶兵西進攻打秦軍。"項梁於是帶領八千人渡江西進。這時，聽説陳嬰已經占領東陽，項梁派遣使者要求跟他聯合，一起西進。陳嬰原是東陽縣功曹，住在縣城，素來誠實謹慎，人們尊爲長者。東陽的年輕人殺死縣令，聚集幾千人，想推舉首領，没有適宜的人，就敦請陳嬰。陳嬰以没才能爲藉口來辭謝，於是大家就强立陳嬰爲首領，縣裏跟隨起義的有兩萬人。衆人想擁立陳嬰稱王，用青布裹頭，標明他們是新起的軍隊。陳嬰的母親對他説："自從我作陳家的媳婦，没有聽説你家祖先有過顯貴人物。現在突然獲得大名，不是好兆頭。不如歸屬别人，事情成功了還能封侯，事情失敗了容易躲避，因爲不是社會上數得上的名人。"陳嬰便不敢稱王，對他的軍官們説："項姓世世代代是將門，在楚國很有名望。現在要想辦大事，主帥非這等人不行。我們依仗名家大族，滅亡秦朝是肯定的。"於是大家聽從他的話，讓部隊歸項梁統率。項梁渡過淮河，黥布、蒲將軍也帶了軍隊來歸附他。總共六七萬人，駐軍下

邳。

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乃引兵擊秦嘉，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而西。章邯至栗，梁使别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梁前使羽别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坑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别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

這時，秦嘉已擁立景駒爲楚王，駐軍彭城東面，想抵抗項梁。項梁對軍官們説："陳王首先起事，作戰不利，不知道下落。現在秦嘉背叛陳王而擁立景駒，大逆不道。"於是進兵攻打秦嘉，秦嘉軍隊敗逃，項梁追擊到胡陵。秦嘉回軍交戰一天，秦嘉戰死，軍隊投降。景駒逃跑，死在梁地。項梁兼并了秦嘉的軍隊，駐軍胡陵，將要領兵西進。章邯的軍隊到達栗縣，項梁派另統一軍的將領朱雞石、餘樊君迎戰。餘樊君戰死，朱雞石的軍隊潰敗，逃奔胡陵。項梁就率領軍隊進入薛縣，殺了朱雞石。項梁先前派項羽另外攻打襄城，襄城官兵堅守，一時攻不下。在攻克之後，項羽把他們全部活埋了，然後回來報告項梁。項梁聽説陳王確實死了，就召集各部將領到薛縣商量軍務大計。這時沛公也在沛縣起兵，趕來參加會議。

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説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户，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

居鄛人范增，七十歲了，一向善出奇計，前去游説項梁説："陳勝失敗是必然的。秦朝滅亡六國，楚國最爲無辜，自從懷王到秦國一去不返，楚國人懷念他一直到如今，因此楚南公説：'楚國即使衹剩三户人家，滅亡秦國的還必定是楚國。'現在陳勝首先起事，不擁立楚王的後代而自立爲王，他的勢力不能久長。現在您在江東起兵，楚地蜂擁而起的將領都争着追隨您的原因，是由於您家世世代代是楚國的將領，能够重新擁立楚王的後代。"於是項梁就從民間找到楚懷王的孫子心，正在替人家放羊，擁立他作楚懷王，以順從人民的願望。陳嬰擔任楚國上柱國，賜封五縣，跟懷王建都盱台。項梁自稱爲武信君，率軍攻打亢父。

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田假復自立爲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閒，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子市爲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俱西。榮曰："楚

當初，章邯在臨菑殺了齊王田儋，田假又自立爲齊王。田儋弟田榮退守東阿，章邯追擊包圍了田榮軍。項梁領兵援救東阿，在東阿大敗秦軍。田榮就帶着部隊回去，驅逐齊王田假。田假逃奔楚國。田假的相國田角逃奔趙國。田角的弟弟田閒原是齊國的將軍，居留在趙國不敢回去。田榮擁立田儋的兒子田市作齊王。項梁打垮了東阿一帶的秦軍，并進行追擊。幾次派使者催

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閒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

促齊軍一起西進。田榮說：“要是楚國殺掉田假，趙國殺掉田角和田閒，我們纔出兵。”項梁說：“田假是盟國之王，走投無路來投奔我，不忍心殺他。”趙國也不肯殺死田角和田閒去跟齊國做交易。齊國最終不肯出兵幫助楚軍。項梁派項羽和沛公從另一路攻打城陽，屠滅了全城。再向西進，在濮陽東面打敗了秦軍，秦軍收兵退入濮陽城裏。沛公、項羽就進攻定陶。定陶没有攻下，便撤走，往西攻占地盤，到達雍丘，大敗秦軍，殺死李由。回軍攻打外黃，外黃没有攻下。

梁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吕臣俱引兵而東。吕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

項梁從東阿出發，等到達定陶，再次打垮秦軍，項羽等人又殺死了李由，更加輕視秦軍，顯出了驕傲的神色。宋義就規勸項梁說：“打了勝仗，如果將領驕傲、士兵怠惰就會失敗。現在士兵有些怠惰了，秦兵又一天天增加，我替您擔心。”項梁没有理睬，而派宋義出使齊國。宋義在路上遇到齊國的使者高陵君顯，問他道：“您將要見武信君吧?”回答說：“是的。”宋義說：“我認定武信君的軍隊一定會失敗。您慢去就免死，快去就遭殃。”秦朝果然發動全部軍隊增援章邯，士兵口銜枚夜間攻打楚軍，在定陶打垮了楚軍，項梁戰死。沛公、項羽撤離外黃，進攻陳留，陳留軍民堅守，没能攻下。沛公、項羽相互商量道：“現在項梁的軍隊垮了，士兵害怕。”就和吕臣的部隊一起向東撤退。吕臣駐軍彭城東面，項羽駐軍彭城西面，沛公駐軍碭縣。

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走入鉅鹿城。秦將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

章邯已經打垮了項梁的軍隊，就認爲楚國的兵力不足憂慮了，於是渡過黃河向北攻打趙國，打垮了趙軍。這時候，趙歇爲國王，陳餘任大將，張耳任相國，都逃進了鉅鹿城。秦將王離、涉閒包圍鉅鹿，章邯的軍隊駐扎在他們的南邊，築起甬道給他們運送軍糧。陳餘率幾萬士兵駐扎在鉅鹿的北邊，這就是所謂的河北軍。

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説之，因以爲上將軍；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

宋義所遇到的齊國使者高陵君顯見了楚懷王說：“宋義認定武信君必敗，過了幾天，果然失敗了。軍隊没有交戰就預先看到了失敗的徵兆，這也可以説是懂得兵法啦。”楚王召見宋義，同他商討大事，非常喜歡他，就安排他擔任上將軍；項羽稱爲魯公，擔任次將；范增擔任末將。

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内，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虱。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鬥秦、趙。夫擊輕鋭，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强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并力擊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强，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内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讋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爲上將軍。

各部將領都隸屬於宋義，號爲卿子冠軍。北上救趙，行軍到安陽，停留不前進。秦二世三年，項羽對宋義説："現在秦軍把趙國圍困在鉅鹿，我們迅速率領部隊渡過漳河，楚軍攻打他們的外圍，趙軍在内響應，打垮秦軍是一定的了。"宋義説："不對。打牛蝱的力氣不可用來消滅虱子。現在秦軍進攻趙軍，打勝了軍隊就疲憊，我們可趁機利用他們的疲憊；打不勝，我們應率領部隊大張旗鼓地西進，一定能够推翻秦朝了。因此不如先讓秦、趙兩軍相鬥。披甲執戟，我宋義不如您；坐着運籌决策，您不如我宋義。"於是給軍中下達命令説："凶猛如虎，執拗如羊，貪婪如狼，倔强不聽使命的，一律斬首。"隨後派他的兒子宋襄去輔助齊王，親自送到無鹽，大擺宴席。當時天寒大雨，士兵凍餓。項羽説："正該并力攻打秦軍，他却久留而不前進。如今年成荒歉，人民貧苦，士兵衹能吃一半豆子一半蔬菜的飯食，軍中無存糧，他却飲酒盛會，不領兵渡河吃用趙國的糧食，和趙國合力攻秦，却説'利用他們的疲憊'。憑秦朝的强大，進攻新建的趙國，勢必戰勝趙國。趙國被占領而秦軍就更加强大，哪裏還有什麽疲憊的機會可以利用呢！况且我國軍隊最近吃了敗仗，國王坐卧不安，把全國兵力集中起來交給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現在他不體恤士兵，却去鑽營私利，不是國家的大臣。"項羽早晨進見上將軍宋義時，就在帳中斬了宋義的頭，出帳向軍中發布命令説："宋義與齊國陰謀反楚，楚王密令我殺死他。"諸將都畏服，無人敢反抗。都説："首先擁立楚王的是將軍家，現在又是將軍誅滅了亂臣賊子。"於是大家擁立項羽爲代理上將軍。派人追趕宋義的兒子，追到齊國把他殺了。派遣桓楚向懷王報告情况，懷王就派使臣立項羽爲上將軍。

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舡，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

項羽殺掉卿子冠軍之後，威震楚國，名聲傳遍諸侯。他就派當陽君、蒲將軍統兵二萬渡過漳河，援救鉅鹿。戰事稍許有些勝利，陳餘又請求援兵。項羽就統率全部軍隊渡過漳河。渡完河，沉掉全部船隻，砸毁鍋竈，燒掉營壘，命令士卒每人衹帶三天的乾糧，藉此向士兵表示決一死

與秦軍遇，九戰，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

戰，無退還之心。於是一到鉅鹿就包圍王離，與秦軍九戰，截斷他們的運糧甬道，大敗秦軍，殺了蘇角，俘虜了王離。涉閒不肯投降楚軍，自焚而死。在這個時候，楚軍雄冠諸侯。諸侯援軍前來救鉅鹿的有十多座營寨，都不敢出兵。等到楚軍攻打秦軍時，諸侯軍的將領都在壁壘上觀看。楚軍戰士無不以一當十，殺聲震天。諸侯軍無不人人顫栗驚恐。這樣打敗秦軍之後，項羽召見諸侯將領，他們進入轅門時，個個跪着前進，没有誰敢仰視。項羽從此開始成爲諸侯的上將軍，各路諸侯之兵都隸屬於他。

章邯軍棘原，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爲者。相國趙高顓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并鄢郢，北坑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并起兹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脱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内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内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爲戮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户，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

章邯的軍隊駐扎在棘原，項羽的軍隊駐扎在漳南，兩軍相持，尚未交戰。秦軍幾次後撤，秦二世派人責問章邯。章邯恐懼，派長史司馬欣請示。司馬欣到了咸陽，在司馬門等待三天，趙高不接見，有不信任之心。長史司馬欣恐懼，逃奔回軍，不敢走原路。趙高果然派人追趕他，没有追到。司馬欣回到軍中，報告説："相國趙高在朝中當權，下面的人不可能有作爲。現在作戰如果能够勝利，趙高必定嫉妒我們的功勞；戰鬥不能勝利，免不了一死。請將軍深思熟慮這種處境。"陳餘也寫信給章邯説："白起爲秦將，南征兼并鄢郢，北坑趙括大軍，攻城略地，不可勝數，而被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匈奴，開拓榆中土地幾千里，竟被斬於陽周。爲什麽呢？功勞太多，秦朝無法再給最高封賞，就找藉口按國法殺掉他們。如今將軍做秦將三年了，損失兵員總計有幾十萬人，而諸侯軍紛紛起事，越來越多。那趙高素來獻媚奉承，時日已久，現在形勢危急，也害怕二世殺他，因此想藉國法殺掉將軍來搪塞責任，派人接替將軍來解脱他的禍殃。將軍在外的時間久，朝廷内多嫌隙，有功也是死，無功也殺掉。况且上天要滅亡秦朝，無論智者愚者都看得很清楚了。現在將軍對内不能直諫，在外成了亡國將軍，孑身孤立却想長久容身，豈不可憐！將軍何不倒戈，與諸侯聯合共同攻秦，自立爲王，這跟身伏斧砧、妻兒被殺相比，哪樣更好呢？"章邯心存猶豫，暗派軍候始成出使項羽軍，求訂和約。和約尚未訂成，項羽派蒲將軍領兵渡

過三户渡口，屯駐漳南，與秦軍接戰，再次打垮了秦軍。項羽統率全軍在汙水邊進攻秦軍，把他們打得大敗。

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虚上。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爲言趙高。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將秦軍行前。

章邯派人進見項羽，求訂和約。項羽召集軍官們商議說："糧食缺少，想要答應他們的和議。"軍官們都說："好。"項羽就與章邯在洹水南邊的殷墟會談。訂完盟約，章邯見了項羽，就流着眼淚，訴説趙高的種種行爲。項羽於是封章邯爲雍王，安置在楚軍中。讓長史司馬欣擔任上將軍，統率秦軍爲先鋒。

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異時諸侯吏卒徭役屯戍過秦中，秦中遇之多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乃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坑秦軍二十餘萬人。

漢元年，項羽率領諸侯兵三十多萬人，一路進軍攻占城池，打到河南，接着又到達新安。諸侯軍中的官兵過去服徭役或防守邊疆路過秦中時，秦中官兵對待他們多有無禮之處，等到秦軍投降了諸侯，諸侯軍中的官兵們很多乘勝把秦軍官兵當奴隸俘虜使唤，隨便折磨侮辱秦官吏、士兵。秦軍官兵很多人暗地議論説："章將軍等人詐騙我們投降諸侯，如果能够入關破秦，那是大好事；如果不能，諸侯軍俘虜我們去東方，秦朝定會殺盡我們的父母妻兒。"將領們暗中查聽到這些議論，報告項羽。項羽就召集黥布、蒲將軍等人商議説："秦軍官兵人數還很多，内心不服，到關中不聽指揮，事情就危險了，不如殺掉他們，而衹和章邯、長史司馬欣、都尉董翳等進入秦地。"於是楚軍夜間出其不意地坑殺了秦兵二十多萬人。

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盗，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

項羽軍過函谷關時有兵把守，不能進入。聽説沛公已經拿下咸陽，項羽大怒，派當陽君等人攻關。項羽於是進入函谷關，到達戲水西面的鴻門，聽説沛公想當關中王，獨自占有秦朝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也大怒，勸項羽襲擊沛公。於是設酒宴讓士兵飽餐一頓，準備到第二天交戰。項伯是項羽的叔父，向來與張良要好。張良這時跟隨沛公，項伯就連夜奔往沛公的軍營，把事情都告訴了張良。張良帶項伯一起去見沛公，求項伯解除項羽的疑心。次日，沛公帶領一百多騎兵到鴻門拜見項羽，解釋説："封存秦朝府庫，退軍到霸上以便恭候大王，閉關是爲了防備盗賊，不敢違背大王恩德。"項羽殺害沛公的主意已經打

消，范增還想殺沛公，多虧張良、樊噲纔得幸免。事情詳見《高帝紀》。

後數日，羽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

過了幾天，項羽領兵洗劫咸陽，殺了秦朝降王子嬰，燒了秦朝宮室，大火三個月不滅；他奪取秦朝的財寶和美女往東而去，秦民大失所望。這時韓生勸說項王道："關中依恃山河險阻，四面要塞，土地肥沃，可以建都稱霸。"項王看到秦朝宮室都已焚燒殘破，又思戀家鄉要回東方，說："富貴不回家鄉，就如穿着錦綉衣服在夜間行走。"韓生說："人家說楚國人像是猴子戴人帽，果真如此。"項王聽到後，殺掉韓生。

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乃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顓主約？天下初發難，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鋭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乃陽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之長沙，都郴。乃分天下以王諸侯。

當初，懷王與諸將領約定，先進入潼關的可在關中稱王。項羽已經背叛盟約，項王派人請示懷王，懷王說："按先前約定的辦。"項羽說："懷王是我項家武信君擁立的，他没有什麽功勞，怎麽能自己專斷當盟主立盟約呢？全國初起事時，暫時擁立諸侯後裔爲王，以便討伐秦朝。然而親自披甲持槍，首先起事，風餐露宿經歷三年，滅秦平定天下的，都是各位將相和我的力量啊！懷王儘管無功，仍應分給他土地，尊他爲王。"諸將都說："好。"於是項羽表面上推尊懷王爲義帝，說："古代稱王的，擁有領地千里，必定定居在水的上游。"於是把懷王遷徙到長沙，建都郴縣。然後劃分天下封地讓諸侯稱王。

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翳爲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爲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内，數有功，立卬爲殷王，王河内。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

項王、范增懷疑沛公想要占有天下，已經和解之後，又顧忌違約，怕諸侯背離，就暗中謀劃道："巴郡、蜀郡道路艱險，秦朝流放的人都在蜀地。"於是說："巴郡、蜀郡也是關中土地。"因此立沛公爲漢王，領有巴郡、蜀郡、漢中。而把關中劃爲三份，封秦朝降將爲王，用以阻擋漢王。封章邯爲雍王，領有咸陽以西地區。長史司馬欣，前任櫟陽獄吏，曾對項梁有過恩德；都尉董翳，原來勸過章邯投降楚軍。因此立司馬欣爲塞王，領有咸陽以東至黄河地區；立董翳爲翟王，領有上郡。改封魏王豹爲西魏王，領有河東。瑕丘公申陽是張耳親近之臣，先攻下河南，在黄河邊迎接楚軍，因此立申陽爲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平定河内，屢次立功，立司馬卬爲殷王，領有河内。改封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國張耳向

又從入關，立爲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爲楚將，常冠軍，立布爲九江王。番君吴芮帥百粤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爲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爲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爲燕王。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入關，立都爲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爲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户侯。羽自立爲西楚伯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爲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乃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墨，自立爲齊王。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乃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齊、梁畔之，大怒，乃以故吴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陳餘使張同、夏説説齊王榮，曰："項王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群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使擊常山，

來賢能，又跟隨入關，立張耳爲常山王，領有趙地。當陽君英布爲楚將，常勇冠諸軍，立英布爲九江王。番君吴芮率領百粤兵協助諸侯，又隨從入關，立吴芮爲衡山王。義帝的柱國共敖領兵攻南郡，功勞多，立共敖爲臨江王。改封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跟隨楚軍援救趙國，接着跟隨入關，立臧荼爲燕王。改封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跟着一起援救了趙國，接着跟隨入關，立田都爲齊王。從前被秦朝滅亡的齊王田建的孫子田安，當項羽正渡河救趙時，攻下了濟北幾座城市，領兵投降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田榮背離項梁，又不肯派兵跟隨楚軍攻打秦軍，因此不封。陳餘丢下將印離去，不隨入關，但一向知道他賢能，對趙國有功勞，知道他在南皮，因此把南皮周圍三縣封給他。番君的部將梅鋗功勞多，因此封爲十萬户侯。項王自封爲西楚霸王，領有梁楚地區九個郡，建都彭城。

諸侯各自前往封國。田榮得知項羽改封齊王田市到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大怒，不讓田市赴膠東，趁勢占據齊地反楚，迎頭攻擊田都。田都逃到楚國。齊王田市畏懼項王，就逃往膠東赴任。田榮發怒，追擊到即墨，把他殺了，田榮自立爲齊王。授給彭越將軍印章，讓他在梁地反楚。彭越殺死濟北王田安。於是田榮兼并了三齊的土地。這時，漢王回軍平定三秦。項羽聽説漢王已經兼并了關中，將要東進，齊國、梁地又背叛他，大怒，於是立原吴縣令鄭昌作韓王抵抗漢軍，命令蕭公角等人攻打彭越。彭越打敗了蕭公角等人。當時，張良招撫韓地，并寫信給項王説："漢王失去了應得的封職，希望得到關中，一如盟約所説，就停止軍事行動，不敢東進。"又把齊國、梁地的反叛文告交給項王，項王因此無意西進，而向北進攻齊國。項王向九江王英布徵兵，英布稱病不去，衹派部將率領幾千人前去。漢高帝二年，項羽暗中指使九江王英布殺害義帝。陳餘暗派張同、夏説游説齊王田榮道："項羽主宰天下，不公平。如今盡把原來諸侯封在壞地方，而將他的群臣諸將封到好地方，趕走原來的國王趙王，竟使他北居代地，我

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捍蔽。”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因立餘爲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坑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横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

認爲不可以。聽説大王起兵，而且不聽項羽不合理的命令，希望大王資助我陳餘一些兵力，讓我去攻打常山，恢復趙王原有領地，讓我國做齊國的屏障。”齊王同意了，就派兵去趙國。陳餘發動三縣全部兵員，與齊軍協力攻打常山，大敗常山軍。張耳逃走，歸附漢王。陳餘從代地迎接原來的趙王歇返回趙國。趙王因此立陳餘爲代王。項羽到達城陽，田榮也領兵會戰。田榮作戰不利，逃到平原，平原民衆殺了他。項羽於是北進，燒毁、夷平齊國的城市房屋，全部坑殺了田榮的投降士兵，擄掠了齊國的老弱和婦女。一直打到北海一帶，所到之處都被摧殘、毁滅。齊人聚集起來反叛項羽。這時，田榮的弟弟田横收集齊國的散兵，得幾萬人，在城陽反楚。項王因此停留下來，連戰多次，没有攻下。

漢王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乃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迫之穀、泗水。漢軍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辟東睢水上。漢軍却，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爲不流。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吕后間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

漢王統率五個諸侯國的軍隊，共五十六萬人，東進攻打楚國。項王得知，就命令諸將攻打齊國，而親自率領精兵三萬人南進，從魯縣出胡陵。漢軍都已攻入彭城，擄掠財貨、珍寶和美女，每天備酒盛會。項王從蕭縣發起攻擊，早晨往東打到彭城，中午時分，大敗漢軍。漢軍全綫潰敗，接連擠進穀水、泗水。漢兵都向南逃亡到山地，楚軍又追擊到靈辟東南的睢水邊。漢軍退却，被楚軍擠逼，死亡慘重。漢兵十多萬人都掉進了睢水，睢水被堵而不流動。而漢王纔得以帶幾十名騎兵逃走。事見《高帝紀》。太公、吕后從小道尋找漢王，反而碰上了楚軍。楚軍就把他們一起帶回，項羽把他們安置在軍營裏。

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間，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絶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語在《陳平傳》。項羽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

漢王逐漸聚集各路敗軍，蕭何也發動關中兵士齊赴滎陽，在滎陽南面的京邑、索亭之間作戰，挫敗了楚軍。楚軍因此不能越過滎陽西進。漢軍駐扎滎陽，修築甬道，靠它取得敖倉的糧食。漢高帝三年，項王多次侵奪漢軍甬道，漢王缺糧，請求講和，劃分滎陽以西歸漢。項王想聽從講和，歷陽侯范增説：“漢軍容易對付了，現在不攻取，以後必定後悔。”項王就和范增急速包圍滎陽。漢王憂慮，就給陳平四萬兩黄金來離間項王君臣關係。詳情見《陳平傳》。項王因此便懷疑范增，漸漸剥奪他的權力。范增大怒，

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爲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

說：“天下事大體已定，君王自己去幹吧！希望您賜給我這把老骨頭，回到家鄉去。”項王應許了他。范增啓程，還未到彭城，發背瘡而死。於是，漢軍將領紀信詐稱漢王前去降楚，欺騙楚軍，因此漢王得以與數十騎從西門逃出。漢王派周苛、樅公、魏豹把守滎陽。漢王向西入關集合部隊，又往南跑到宛縣、葉縣一帶，招得九江王英布，邊行軍邊收集逃散士兵。項羽聽説後，隨即帶兵南行。漢王加固壁壘不與他交戰。

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皋。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城，亨周苛，殺樅公，虜韓王信，進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拔成皋。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

這時，彭越渡過睢水，與項聲、薛公在下邳交戰，殺死薛公。於是項羽向東攻打彭越。漢王也率軍向北進駐成皋。項羽打跑彭越之後，便帶兵西進，攻取了滎陽城，烹殺周苛，殺死樅公，俘獲韓王信，然後率軍圍困成皋。漢王逃出了成皋，獨自與滕公脱逃，北渡黄河，奔至修武，到達張耳、韓信軍中。楚軍隨即奪取了成皋。漢王掌握了韓信的部隊便停留下來，派盧綰、劉賈渡過白馬津，進入楚地，協助彭越在燕縣城西擊敗楚軍，燒毁了楚軍積蓄的軍需，攻占了梁地十幾座城池。項羽聽説後就對海春侯大司馬曹咎説：“小心謹慎地守住成皋，如果漢軍挑戰，千萬不要和他們交戰，能够不讓他們東進就行了。我十五天内一定平定梁地，再回來同將軍會合。”於是率兵東進。

四年，羽擊陳留、外黄，外黄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黄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説羽曰：“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黄當坑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争下。

漢王四年，項羽親自率軍去攻打陳留、外黄，外黄没能拿下。外黄人幾天後纔投降，項王命令所有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到城東，準備坑殺他們。外黄縣令的家臣有個兒子，十三歲，前往勸説項王道：“彭越强迫劫持外黄人，外黄人恐懼，因此暫且投降，等待大王。大王到來，又全部坑殺，百姓難道會有歸順之心！從這裏往東，梁地十多個城邑的人都恐懼，不肯投降了。”項王認爲他的話有理，就赦免了要坑殺的外黄人。睢陽以東等地人，聽到這個情况都争着歸順項王。

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氾水。卒半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氾水上。咎故蘄獄掾，欣故塞王，

漢軍果然多次向楚軍挑戰，楚軍不出戰。漢軍派人辱駡楚軍，五六天後，大司馬發怒，指揮部隊渡氾水。士兵剛渡過半數，漢軍出擊，大敗楚軍，盡得楚軍財物。大司馬曹咎、長史司馬欣都在氾水邊自刎了。曹咎原是蘄縣監獄屬官，司

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相守，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亨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汝翁。必欲亨乃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乃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鬥智，不能鬥力。”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間問之，乃羽也。漢王大驚。於是羽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語在《高紀》。羽怒，伏弩射傷漢王。漢王入成皋。

馬欣原是塞王，項王信任他們。這時項王到睢陽，聽説曹咎等兵敗，就領兵回轉。漢軍正在滎陽東面包圍了鍾離眛，項羽率軍來到，漢軍畏懼楚軍，全部奔往險要地帶。項羽軍也駐扎在廣武縣進行防守，於是做了一張高几案，把劉太公放在上面，通告漢王説：“如果不趕快投降，我就烹殺太公。”漢王説：“我與項王一起面向北接受懷王的命令，相約爲兄弟，我的老爹就是你的老爹。定要烹殺你的老爹，那我希望你分給我一杯肉湯。”項王大怒，要殺太公。項伯説：“天下大事不可預料，況且争奪天下的人不顧全家，即使殺了他也没有好處，衹會添禍罷了。”項王聽從了他的話。項王便派人對漢王説：“天下紛紛擾擾幾年，衹是因爲我們兩個人罷了，希望與漢王挑戰決一雌雄，别白白熬苦天下百姓老小啊!”漢王笑着謝絶道：“我寧肯鬥智，不能鬥力。”項王命令壯士出營挑戰。漢軍有善於騎馬射箭的樓煩胡人，楚兵挑戰三個回合，樓煩射手就射殺他們。項王大怒，於是親自披甲持戟挑戰。樓煩射手正要射箭，項王怒目呵叱。樓煩射手眼不敢看，手不敢發射，奔回營壘，再也不敢出來。漢王派人側面打聽，原來挑戰的就是項王。漢王大吃一驚。這時項王就靠近漢王，互相面對廣武澗對話，漢王列數項王十大罪狀。事情記載在《高帝紀》。項王發怒，埋伏的弓箭手射中了漢王。漢王跑進成皋。

時彭越數反梁地，絶楚糧食，又韓信破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爲大將，龍且爲裨將，救齊。韓信破殺龍且，追至成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爲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説信。語在《信傳》。

這時，彭越多次襲擊梁地，斷絶楚軍糧食供給，還有韓信也攻占了齊國，并且將要進攻楚軍。項羽派他的侄子項它爲大將，龍且爲副將，救援齊國。韓信擊敗并殺死龍且，追擊敗軍到了成陽縣，俘虜了齊王田廣。韓信趁機自立爲齊王。項羽聽到這個消息，恐懼起來，便派武涉前往勸降韓信。事情記載在《韓信傳》。

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説羽，羽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固陵，復爲羽所敗。漢王用張

這時，漢關中派出的士兵大量增加，糧多，項王兵疲糧少。漢王派遣侯公前往游説項王，項王就跟漢王訂約：平分天下，劃鴻溝以西的地方屬漢國，鴻溝以東的地方屬楚國，歸還漢王的父母妻兒。約定後，項羽收兵東歸。漢王五年，漢軍進兵追擊項羽軍，到達固陵縣，又被項羽打

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

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忼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羽。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羽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脱，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决死，願爲諸軍快戰，必三勝，斬將，艾旗，乃後死。使諸君知我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隤山而爲圜陳外嚮。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爲郎騎，追羽，羽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爲三，復圍之。羽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

敗。漢王用張良計策，調集齊王韓信、建成侯彭越的部隊，又讓劉賈率兵入楚地，包圍壽春。大司馬周殷背叛楚國，率領九江全部士兵追隨劉賈，迎接黥布，與齊國、梁國等諸侯全部會合起來。

項羽軍隊在垓下築起營壘，兵少糧盡，漢軍及諸侯兵重重包圍楚軍。晚上聽到漢軍四面都唱着楚歌，項羽就大驚道："漢軍都已經得到楚的土地了嗎？爲什麽楚人這麽多！"於是起身，在營帳中飲酒。有位美人姓虞，經常受寵隨從；有匹駿馬名叫騅，經常騎它。這時項羽慷慨悲歌，自己作詩吟唱道："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唱了幾遍，美人伴唱。項羽淚下數行，侍從人員也都哭泣，不忍抬頭觀看。

這時，項羽就上馬，部下壯士騎馬相隨的有八百多人，當夜突圍往南，飛馬奔馳。天明，漢軍纔發覺，命令騎將灌嬰率領五千騎兵追趕。項羽渡過淮河，騎兵能跟得上的一百多人而已。項羽到達陰陵，迷失了道路，問一個農夫，農夫騙他説："往左。"往左，便陷進了大沼澤地，因此漢軍追上了。項羽又領兵東奔，到達東城，衹有二十八個騎兵了。漢軍騎兵追趕的有幾千人。項羽自己料想不能逃脱，對他的騎兵們説："我起兵到現在八年了，身經七十多次戰鬥，我對抗的敵人都要敗亡，我打擊的敵人都要降服，不曾敗陣，這纔霸有天下。然而今天終於困在這裏，這是上天要滅亡我，并非作戰的過錯。今天一定决死，願爲諸君痛快一戰，一定接連三次獲勝，斬將，砍旗，然後戰死。讓諸君知道是上天要滅亡我，并不是作戰的過錯。"於是把他的人馬分爲四隊，向四方衝殺而隊形成圜陣，兵器利刃都向外指。漢軍已重重包圍。項羽對他的騎兵們説："我爲諸位斬他一將。"命令騎兵們四面奔馳而下，約定到山的東邊分三處集合。於是項羽大聲呼喊奔馳而下，漢軍都隨之潰散，於是就斬殺了一員漢將。這時楊喜任郎騎，追趕項羽，項羽回頭怒目呵叱，楊喜本人和馬都受驚嚇，退避好幾里地。項羽與騎士們分三處會合。漢軍不知道項

騎。乃謂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

羽在哪裏，就分爲三路，重新包圍。項羽繼續奔馳，又斬殺一名漢軍都尉，殺掉數十上百人。又聚集他的騎兵，僅損失兩名而已。項羽就問騎兵們道："怎麽樣?"騎兵們都敬服地説："正像大王説的一樣。"

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羽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乃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吕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羽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户。吾爲公得！"乃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輮蹈争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吕馬童、郎中吕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爲列侯。

這時，項王就帶兵向東，要渡烏江。烏江亭長停船靠岸等着他，對項羽説："江東雖小，土地縱横千里，民衆幾十萬，也足以稱王了。希望大王急速渡江。現在衹我有船，漢軍來到，無船渡江。"項王笑着説："上天要滅亡我，我渡江幹什麽呢！况且我和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西征，如今没有一個人返回，縱使江東父老憐愛而以我爲王，我有什麽面目去見他們？縱使他們不説，難道我内心深處不感到慚愧嗎！"於是對亭長説："我知道您是一位厚道的人。我騎這匹馬五年了，所向無敵，曾經一日行走千里，不忍殺掉，把它送給您吧！"於是命令騎兵下馬步行，手持短兵器交戰。僅項籍殺死的漢軍就有幾百人，項羽身上也受傷十多處。回頭看見漢軍騎司馬吕馬童説："你不是我的熟人嗎?"吕馬童面對項王，指給王翳説："這就是項王！"項王就説："我聽説漢王懸賞千金買我的頭，封邑萬户。我給你們一些恩德吧！"就自刎而死。王翳取下項羽頭，其他人互相踐踏争奪項羽軀體，相互殘殺的幾十個人。到最後，楊喜、吕馬童、郎中吕勝和楊武各得項羽一肢體。所以劃分封地，封五人都爲列侯。

漢王乃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漢王按魯公封號把項羽埋葬在穀城。項氏各支系都不誅殺。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鬥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贊曰：以前賈誼的《過秦論》説：秦孝公占據殽山、函谷關那樣牢固的天險，擁有雍州廣大地區，君臣固守着自己的根據地，以窺探圖取周朝的政權，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方的决心。在此時，商鞅輔佐他，對内建立法令和制度，獎勵耕織生産，整頓防守與作戰的軍備，對外實行連横而挑唆其他諸侯國互相争鬥。於是秦人不費力而取得黄河以西大片土地。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横，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争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國請服，弱國入朝。

秦孝公死後，惠文王、武王、昭襄王繼承舊業，遵循先人遺策，南取漢中，西占巴蜀，向東割取諸侯肥沃的土地，奪得形勢險要的州郡。諸侯各國深感惶恐不安，便結爲同盟而圖謀削弱秦國，他們不惜以珍貴物品、貴重寶貨與肥沃土地，用以羅致天下人才。他們聯合會盟一致抗秦。當此之時，齊國有孟嘗君，趙國有平原君，楚國有春申君，魏國有信陵君。這四位賢人，都明智而講忠信，寬厚而愛人，尊敬賢者而重視人才，各國聯盟結約，會合了韓、魏、燕、趙、宋、衛、中山等國軍隊。於是六國的才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流爲之出謀劃策，有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一班人奔走聯絡，吴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這些人統率軍隊。曾經以十倍於秦國的土地、百萬大軍，登上函谷關而進攻秦國。秦國打開關門迎擊敵軍，然而九國的軍隊却逃跑而不敢前進。秦國没有丢棄一根箭鏃的耗費，諸侯各國就已疲憊不堪了。於是合縱瓦解，條約敗毁，争相割讓土地賄賂秦國。秦國便有充裕的力量來利用各諸侯國的弊端，追擊逃散、驅逐敗兵，戰場上倒伏着百萬尸體，流血把盾牌都漂浮起來了。憑藉有利地勢，利用方便時機，宰割整個天下，分裂各國領土，於是强國請求歸附，弱國入朝稱臣。

施及孝文、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亡事。

延續到孝文王、莊襄王，他們在位的日子很短，國家没有發生大事。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粤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粤之君頫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

到了秦始皇，壯大了父祖六代的豐功偉業，揮動長鞭而駕馭天下，并吞東西二周而滅亡諸侯各國，登上帝位而掌握着統治全國的大權，手持棍杖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向南奪取百粤地區，設立桂林郡、象郡。百粤的君長們頸繫繩索，俯首聽命，任憑秦朝官吏驅使。又派蒙恬到北方修築長城駐守邊塞，逐退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蹂躪中原，六國遺留下的士人也不敢興兵作復仇的舉動。於是，秦始皇就廢棄先王治理國家的辦法，焚毁諸子百家之書，以愚弄平民百姓。拆毁六國名城，殺死各國的豪傑俊士，收繳天下兵器集中於咸陽，銷毁刀槍箭鏃，鑄造銅

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人十二個，以削弱天下人民的反抗。然後，據守華山作爲城垣，憑藉黄河作爲防護的城濠，高據億丈堅城，下臨無底的深溪以作堅固屏障。良將强弩，防守着軍事要衝之處，忠實臣子和精鋭兵卒，裝備着鋒利的兵器，把守着關口而盤問着往來行人。天下已經平定，秦始皇的心裏，自以爲關中形勢險固，有金城千里，這是子子孫孫相繼稱帝的萬世基業。

始皇既没，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瓮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免起阡陌之中，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嚮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秦始皇已死，餘威仍然震懾邊遠地區。然而，像陳涉住着瓮做窗户、繩拴門軸那樣陋屋的窮漢，爲人耕種的雇農，發配戍邊的刑徒，才能不及中等人，没有孔子、墨子的智慧，也没有陶朱、猗頓一樣的財富。一旦投身到士兵行列，起事於戍卒之中，帶領疲憊烏合的戍卒，統率幾百人的隊伍，掉轉矛頭而攻秦。他們斬削樹木當兵器，高舉竹竿當旗幟，天下之人如風雲一樣聚集響應。携帶糧食，如影隨形一樣參加起義，殽山以東廣大地區的豪傑之士同時起兵，因而滅亡了秦朝王室。

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鋤耰棘矜，不敵於鈎戟長鎩；適戍之衆，不亢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后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宫。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再説秦的天下没有縮小變弱，雍州的地利和殽山、函谷關的險要堅固一如既往。陳涉的地位和威望，并没有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的國君那麽高；鋤頭、戟柄并不比鈎戟和長矛更鋒利；發配戍邊的那幾百人，遠不如當年九國的軍隊那麽强大；深謀遠慮，行軍與作戰指揮的藝術，無法和以往的將帥媲美。然而成功失敗變化不同，功業完全相反。爲什麽呢？試想使當年殽山以東的諸侯國與陳勝量長短、測大小，比較權勢，衡量實力，則不可能同日而語，相提并論。然而，秦國當年憑藉區區地盤，發展爲有萬乘戰車的强國，抑制其他八州而使諸侯都來朝拜，這中間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時間，最後以天下爲家，以殽山、函谷關爲宫墻。可是，陳勝一人首先發難，而秦的宗廟全被摧毁，秦皇帝二世、子嬰被人殺死，爲天下人耻笑，這是爲什麽呢？在於仁義不施，而攻取與守成的形勢不同了。

周生亦有言，“舜蓋重童子”，項羽又重童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

周生曾説過，“舜的眼睛有雙瞳子”，又聽説項羽也有雙瞳子，項羽難道是舜的後裔嗎？爲什

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桀蜂起，相與并争，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拔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内，封立王侯，政繇羽出，號爲“伯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怨王侯畔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霸王之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責過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麽這樣突然興起呢？秦朝政令失誤，陳涉首先發難，英雄豪傑蜂擁而起，互相争鬥，數不勝數。可是項羽没有尺寸的封地，却在民間乘勢而起，經歷三年，就率領五國諸侯滅亡秦朝，分裂天下而威震海内，封立王侯，政令由項羽發布，號稱霸王，王位雖然没有善終，近古以來是没有出現過的。等到他背叛“先入關者稱王關中”的盟約，懷念楚國東歸，驅逐義帝，埋怨諸侯王們背叛自己，他的處境就艱難了。自負戰功，逞個人的智能而不效法古代聖賢，開始認爲自己在幹霸王的事業，要用武力征伐來經營天下，其結果是五年時間就亡了國，死在東城，還不覺悟，不責備他自己的過失，竟然説“天要亡我，不是作戰用兵的過錯”，豈不是荒謬嗎！

漢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

張耳陳餘傳

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嘗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爲請决，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宦爲外黄令。

張耳，大梁人。他年輕時曾是魏公子毋忌的食客。後來曾因丢掉户籍隱姓埋名流浪到外黄。外黄有一有錢人家的女兒長得非常美麗，看不起她的丈夫，因此她偷偷逃到父親過去的一位賓客家中。她父親的賓客説："你一定要嫁個好丈夫，就嫁給張耳吧。"於是，她聽從了這個建議，斷絶了與前夫的關係，嫁給了張耳。這個女子家裏奉送了很多錢財給張耳，使他能廣交賓客，并當了外黄縣令。

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爲刎頸交。

陳餘也是大梁人，愛好儒學。他曾幾次到過趙國的苦陘，那兒的富户公乘氏把女兒嫁給了他。陳餘年紀小，他把張耳當做父輩看待，二人結下了生死之交。

高祖爲布衣時，嘗從耳游。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吏嘗以過笞餘，餘欲起，耳攝使受笞。吏去，耳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謝罪。

高祖還是平民時，曾經跟張耳有過交往。秦消滅了魏國後，懸賞千金抓張耳，五百金抓陳餘。於是，二人改姓换名，一起來到陳地充當地位低賤的守門小卒。有一次里中小吏認爲陳餘犯了過錯用鞭子打他，陳餘不服氣，想要起來反抗，張耳暗中踩陳餘的脚，讓他忍受責打。小吏走了，張耳責備陳餘説："當初我是怎麼對你説的？如今受了一點小小的侮辱就想和一個小吏拼命？"陳餘承認了錯誤。

陳涉起蕲至陳，耳、餘上謁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

陳涉在蕲縣起義，攻入陳地，張耳、陳餘通報姓名，求見陳涉。陳涉和他的親信平素多次聽説張耳、陳餘賢能，見到他們二人，非常高興。

陳豪桀説涉曰："將軍被堅執鋭，帥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爲王。"陳涉問兩人，兩人對曰：

陳縣的豪傑勸陳涉道："將軍你身披堅甲，手持利刃，統率軍隊討伐暴秦，重建了楚國的社稷，功德無量，應當立爲楚王。"陳涉問張、陳

"將軍嗔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之計，爲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視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涉不聽，遂立爲王。

二人對此怎麼看，他們回答："將軍你威猛英勇，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爲天下百姓除害。現在剛剛到陳就自立稱王，在天下人面前顯露自己的私心。希望將軍不要稱王，趕快帶領部隊西進，派人立六國的後裔，爲自己樹立黨羽。這樣，不用打仗，就可消滅暴秦，你就可占據咸陽向各地諸侯發號施令，稱帝的大業就可告成。若現在單單在陳縣稱王，恐怕天下人會離心離德。"陳涉不聽，於是自立爲王。

耳、餘復説陳王曰："大王興梁、楚，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願請奇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耳、餘爲左右校尉，與卒三千人，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説其豪桀曰："秦爲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戍，外内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今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莫不嚮應，家自爲怒，各報其怨，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以張大楚，王陳，使吴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業，此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説其令徐公降武信君，又説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陽令。語在《通傳》。趙地聞之，不戰下者三十餘城。

張耳、陳餘又勸陳王説："大王從梁、楚發動起義，爲的是攻入關中，無暇攻取河北的地方。我們曾經到過趙國，同趙國的豪傑很熟悉，請讓我們帶領一支隊伍，出其不意地攻占趙國的領地。"陳王答應了他們的請求，派他賞識的陳地人武臣擔任將軍，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帶領三千兵士，在白馬津渡過黄河，來到河北各縣，對那裏的豪傑説："秦國施行暴政酷刑，殘害天下百姓，北邊有修築長城的徭役，南邊有征伐五嶺的兵卒，内外騷動不安，百姓疲憊不堪。横徵暴斂，供作軍費，百姓財盡力乏，再加上嚴酷的刑法，致使天下父子不得相保。現在陳王高舉義旗，倡導天下，百姓無不響應。家家憤而起來，發泄他們的怨恨，各縣的縣令和縣丞被殺，各郡殺死郡守和郡尉。現在建立起了大楚政權，在陳縣稱王，派吴廣、周文率百萬大軍向西進發，進攻秦國。在這種情形下，不能成就封侯功業的人，就不是人間豪傑。以天下百姓的力量來攻擊那些没有仁義的君主，爲父兄報仇，而完成擁有土地獨霸一方的功業，現在正是好機會。"豪傑們都認爲這話很對。於是一邊行軍一邊擴充軍隊，又增加了幾萬名兵士，武臣自號爲武信君。他們攻克趙地十多個城邑，其餘的則據城防守，拒不投降。於是率軍向東北方向進攻范陽。范陽人蒯通勸縣令徐公向武信君投降，又勸武信君封范陽縣令爲侯。其事記載在《蒯通傳》中。趙地聽説了這件事，没有打仗而投降的有三十多個城邑。

至邯鄲，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

來到邯鄲，張耳、陳餘聽説周章的軍隊進關，攻到戲地敗退下來了；又聽説各路將軍爲陳

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以爲將軍而以爲校尉，乃説武臣曰：“陳王非必立六國後。今將軍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得脱於禍。願將軍毋失時。”武臣乃聽，遂立爲趙王。以餘爲大將軍，耳爲丞相。

王攻城略地，却因别人在陳王面前進讒言而被殺。加之張耳、陳餘抱怨陳王不任命他們兩個作將軍，而讓他們作校尉，於是向武臣獻計：“陳王不一定立六國的後代爲王。如今將軍攻占了趙地的數十個城池，單獨駐守在河北，不稱王恐怕難以統治。况且陳王聽信了讒言，令你回陳，恐怕你擺脱不了災難。希望將軍不要失掉這個機會。”武臣采納了這個建議，於是自立爲趙王。任命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丞相。

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今又誅武臣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宫中，封耳子敖爲成都君，使使者賀趙，趣兵西入關。耳、餘説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

武臣派人報告了陳王，陳王大怒，要誅殺武臣他們的家族，再派兵攻打趙。陳王的相國房君進諫説：“秦還没有消滅，現在又殺武臣等人的家人，這等於又樹立了一個如秦國的敵人了。不如乘勢派人向他們道賀，讓武臣立即率軍西進，攻打秦國。”陳王聽從了他的計略，衹把武臣等人的家屬軟禁在宫中，封張耳的兒子張敖爲成都君，派使者向趙國慶賀，催促趙軍趕快西向入關。張耳、陳餘勸武臣説：“大王你在趙國稱王，不是出於楚的願望，不過是出於權宜之計纔來賀王。楚國衹要消滅了秦，肯定會出兵攻趙。希望趙王不要向西出兵，而要在北邊攻占燕國、代國，南邊攻取河内，以擴大本國的領土。如果趙在南邊有黄河據守，北方有燕國、代國，即使楚戰勝了秦，也不敢出兵攻占趙。”趙王認爲這話很對，不發兵西向，却派韓廣攻燕，李良攻常山，張黶攻上黨。

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乃與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爲燕軍所得。燕囚之，欲與分地。使者往，燕輒殺之，以固求地。耳、餘患之。有厮養卒謝其舍曰：“吾爲二公説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十輩皆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

韓廣進入燕，燕國人擁立他爲燕王。趙王就和張耳、陳餘率部隊駐扎在燕的邊界，準備攻燕。趙王有次外出，被燕軍捉到。燕國將領把趙王關起來當作人質，要求趙國割地給燕，纔肯歸還趙王。趙派去的使者，都被燕國殺了，堅持要讓趙國割地。張耳、陳餘對此感到憂慮。軍中有個僕役對他同室的人説：“我去替二公出使説服燕，能同趙王一起回來。”同室人都笑他道：“派去的使者每次都被殺了，你怎麽能救得了趙王呢？”他就來到燕軍大營，燕軍主將接見，僕役問燕將説：“知道我想幹什麽嗎？”燕將回答：“想要回你們的趙王。”問：“你知道張耳、陳餘是什麽樣的人嗎？”燕將説：“賢能的人。”又問：

武臣、張耳、陳餘，杖馬棰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初定，且以長少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趙王，念此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燕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知道他們的目的是什麼嗎?”燕將答：“想救回他們的趙王。”趙國的僕役笑着說：“你不知他們二人真正的想法。當初武臣、張耳、陳餘没有用兵打仗就拿下了趙國的幾十個城邑，他們三人都想登上王的寶座。君和臣的地位怎麼能相比呢?考慮到大勢剛剛穩定下來，便以年齡的大小先立武臣爲王，來安定趙國的民心。現在趙國已經安定，他們二人也想分割趙地而自立爲王，但時機還未成熟。現在你把趙王囚禁起來，他們二人表面上是救趙王，實際上則希望燕國把趙王殺了，他們纔能分趙地而稱王。以趙國的實力可以輕而易舉地戰勝燕國，何况兩個賢王聯合起來，以殺死趙王的罪名來討伐燕國，燕國很快就會被滅掉了。”燕將認爲他的話有道理，於是放還趙王。僕役親自駕車同趙王一起回來。

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使遺良書，不封，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良。良素貴，起，慚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叛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良以得秦書，欲反趙，未决。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趙人多爲耳、餘耳目者，故得脱出，收兵得數萬人。客有説耳、餘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

李良占領常山後，回來向趙王報告，趙王又命李良攻占太原。李良率兵到石邑，因秦國在井陘重兵把守，難以前進。秦軍的主將謊稱秦二世派使者送給李良一封信，信没有封口，信中寫道：“李良曾經跟隨我，我很重用他，如果李良能反趙而歸順秦，一定赦免李良的罪過，還要給他高官厚禄。”李良看到這封信，也很懷疑，不相信它。就回了邯鄲，準備請求派軍隊支援。途中碰見趙王的姐姐，後面跟着一百多人馬。李良遠遠看見，以爲是趙王，跪伏在道路旁邊。趙王的姐姐喝醉了酒，不知他是位大將，派了一個騎士答謝李良。李良一向很有地位，起來後，覺得自己在部屬面前失了面子。有一個隨從説：“天下人都反對秦，誰有能力誰先稱王。况且趙王的地位一向就在將軍之下，如今他們家的女孩子見到將軍竟敢不下車行禮，請讓我們追趕把她殺了！”李良因爲得到秦國的信，有反趙的想法却猶豫不決。聽了這話大怒，立即派人追殺趙王的姐姐，并率領軍隊，攻擊邯鄲。邯鄲絲毫没有防備，李良竟把武臣給殺了。趙國有很多人爲張耳、陳餘通風報信，因此纔得逃脱，他們收拾殘餘的趙軍，會集了幾萬人馬。有位賓客勸張耳、陳餘道：“你們二位是他鄉人，要想使趙地人歸附，難以做到。不如立六國時趙王的後代爲王，

以輔助他的名義完成復趙大業。”於是找到趙的後代趙歇，把他立爲趙王，居住在信都。

李良進兵擊餘，餘敗良。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耳數使人召餘，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耳大怒，怨餘，使張黶、陳釋往讓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胡不赴秦俱死？且什有一二相全。”餘曰：“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俱死，如以肉喂虎，何益？”張黶、陳釋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餘曰：“吾顧以無益。”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釋先嘗秦軍，至皆没。

李良舉兵進攻陳餘，被陳餘打敗。李良逃到秦將章邯那兒。章邯率軍到邯鄲，把那裏的老百姓遷往河内，將邯鄲城夷爲平地。張耳和趙王趙歇一起逃到鉅鹿城後，被王離包圍。陳餘在北邊收集了常山的軍隊，增加了幾萬人，駐守在鉅鹿以北。章邯駐守在鉅鹿以南的棘原，在河上築起了一條通道，爲王離運送軍糧。王離的軍隊糧食充足，立即攻擊鉅鹿，而鉅鹿城中糧食吃完了，張耳多次派人要陳餘出兵解圍，陳餘認爲自己兵力太少，不能和秦兵抗衡，不敢發兵。被圍幾個月，張耳大怒，怨恨陳餘，又派張黶、陳釋去責備陳餘說：“當初我與你是生死之交的朋友，現在趙王和我性命攸關，你擁兵數萬，却不肯救助我們，爲什麽不衝向秦軍，和我們一起就死呢？也許這樣還有一綫生還的希望。”陳餘說：“我不想一起送死，是想爲了替趙王和張君報仇。現在如果都去送死，等於是把肉送到虎口中去，又有什麽好處呢？”張黶、陳釋說：“現在情况緊急，衹能以同生死來守信，哪還管以後的什麽事？”陳餘說：“我死了没關係，但有什麽益處呢？”於是派了五千人，由張黶、陳釋率領試攻秦軍，結果全軍覆没。

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項羽兵數絶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破章邯軍。諸侯軍乃敢擊秦軍，遂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讓餘，問張黶、陳釋所在。餘曰：“黶、釋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没。”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重去將哉？”乃脱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起如厠，客有說耳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綬，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耳乃佩其印，收

那時候，燕、齊、楚聽到趙王告急的消息，都來援助。張敖也在北邊收復了代地，收編了一萬多人，在陳餘軍的附近安營扎寨。項羽的軍隊多次阻斷了章邯的通道，致使王離軍隊缺乏糧草。項羽全軍渡河，打敗了章邯的軍隊。各路諸侯軍這纔敢出擊秦軍，抓住了王離。張耳、趙歇纔被從鉅鹿救出，張耳與陳餘一見面就責備陳餘，詢問張黶、陳釋在什麽地方。陳餘說：“張黶、陳釋要求我與秦軍拼死，我讓他們帶領五千人去攻擊秦軍試試，結果全軍覆滅。”張耳不相信，認爲是陳餘把此二人殺了，多次責問陳餘。陳餘生氣地說：“没想到你對我的怨恨這麽深！你以爲我捨不得這個將軍頭銜嗎？”於是解下印綬要還給張耳，張耳不肯接受。陳餘去厠所時，有位賓客勸張耳說：“聽說天賜的而不接受，那

其麾下。餘還，亦望耳不讓，趨出。耳遂收其兵。餘獨與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有隙。

是没有好後果的。現在陳餘把印綬給你，如不接受，違背天意是不吉祥的。趕快接受吧！”張耳於是佩帶陳餘的印綬，收編了陳餘的部下。陳餘回來看到這情形，抱怨張耳不肯辭讓，氣憤地走了。張耳於是接收了陳餘的軍隊。陳餘和他的手下親信數百人到黄河沿岸的湖沼中從事打獵捕魚的生活。從此張耳、陳餘之間也就有了怨恨。

趙王歇復居信都。耳從項羽入關。項羽立諸侯，耳雅游，多爲人所稱。項羽素亦聞耳賢，乃分趙立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襄國。

趙王趙歇又回到了信都。張耳跟隨項羽入關。項羽分封諸侯時，張耳交友很廣，很多人稱贊他。項羽平常也聽説張耳賢能，於是從趙國中分出一地，封張耳爲常山王，建都信都，信都改名爲襄國。

餘客多説項羽：“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以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

陳餘的舊賓客紛紛向項羽説：“陳餘、張耳同樣都爲趙國立下了功勞。”項羽認爲陳餘没有跟隨他入關，聽説他現在在南皮，就以南皮附近的三個縣封給陳餘，并且把趙王趙歇改封爲代王，都城遷移到代縣。

耳之國，餘愈怒曰：“耳與餘功等也，今耳王，餘獨侯。”及齊王田榮叛楚，餘乃使夏説説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捍蔽。”田榮欲樹黨，乃遣兵從餘。餘悉三縣兵，襲常山王耳。耳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强，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王。楚雖强，後必屬漢。”耳走漢。漢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

張耳回到封國，陳餘愈加氣憤地説：“張耳和我功業相等，現在他被封爲王，我纔被封爲侯。”齊國田榮背叛楚國時，陳餘派使者夏説勸田榮説：“項羽爲天下的主宰者，却不公平，給其他的王和將軍都分封了好地，却把趙王遷到不好的地方，至今趙王還居住在代縣！希望你能借我一些兵力，願把南皮作爲藩屏。”田榮正想樹立黨羽，就派兵給陳餘。陳餘徵集三縣兵士，攻擊常山王張耳。張耳兵敗而逃，説：“漢王和我有交情，但項羽的勢力强大，我又是項王封立的，我打算到楚國去。”甘公説：“漢王入關時，天上五星聚於東井。東井是秦的分地，先到的必成霸業。楚現在雖然强大，但天下最終還是屬於漢。”於是張耳逃到漢。漢王率兵平定了三秦，正把章邯圍在廢丘。張耳拜謁漢王，漢王對他非常優厚。

餘已敗耳，皆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餘，立以爲代王。餘爲趙王弱，國初定，留傅趙王，而使夏説以相國守代。

陳餘打敗張耳，收復了全部趙地，把趙王從代縣接回來，仍舊爲趙王。趙王感激陳餘，把他封爲代王。陳餘認爲趙王弱，國初定，留下來輔佐趙王，而派相國夏説駐守代。

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

漢二年，漢王東進攻擊楚國，派人通報趙，請趙發兵一起攻楚。陳餘説：“衹有漢殺了張耳

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西，餘亦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襄國。

我纔出兵。”於是漢王找了一個長相和張耳相像的人，將他殺了，把人頭送給陳餘，陳餘於是出兵援助漢。結果漢軍在彭城西被楚軍打敗，陳餘又聽說了張耳假死的事，就背叛了漢。漢派張耳和韓信攻克了趙的井陘，在泜水邊把陳餘殺了，追至襄國把趙王趙歇殺了。

四年夏，立耳爲趙王。五年秋，耳薨，謚曰景王。子敖嗣立爲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王后。

四年夏，漢立張耳爲趙王。五年秋，張耳去世，漢封其謚號爲景王。其子張敖繼承王位，娶高祖的長女魯元公主爲王后。

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踞駡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年六十餘，故耳客也，怒曰：“吾王孱王也！”説敖曰：“天下豪桀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爲王殺之。”敖嚙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十餘人相謂曰：“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背德。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污王爲？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到趙，趙王早晚親自侍奉飲食，態度很謙卑，頗有子婿的禮貌。高祖却坐在那裏大聲呼喝叱責，非常輕慢他。趙丞相貫高、趙午已六十多歲，本是張耳過去的門客，生氣地説：“我們的趙王真是一個懦弱的王呀！”勸張敖道：“天下豪傑紛起，有才能的先立爲王。現在你對高祖非常恭順，而高祖對你則没有禮貌，請讓我們替你把他殺了。”趙王聽了把手指咬出血來，説：“你們怎麽能説出這樣的話！我的父親亡了國，是高祖幫助他復國，德澤流被子孫後代，這一切都是皇帝的力量。希望你們不要再説這樣的話。”貫高等十幾人互相議論説：“是我們錯了。我們的王是個忠厚的長者，不肯背德負恩。但我們不能忍受侮辱，現在高祖侮辱我們的趙王，所以要把他殺掉，這和我們的王又有何牽連呢？如果事情成功了，替王出了口氣；如果事情失敗了，那就由我們自己承擔罪責好了。”

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不宿去。

漢八年，高祖從東垣經過趙國。貫高等派人隱藏在柏人縣館舍的夾壁中，準備伺機殺掉高祖。高祖到了柏人想留宿，忽然心有所動，問道：“這是什麽縣？”答：“柏人縣。”高祖説：“柏人就是被人所迫也。”於是没有留宿便走了。

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争自剄，貫高獨怒駡曰：“誰令公等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與王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數千，刺爇，身無完者，終不復言。吕后數言張王

漢九年，貫高的仇人知道了他們的計劃，告發了他。於是高祖逮捕了趙王等企圖謀反的人。趙午等十幾人都争相刎頸自殺，衹有貫高氣憤地駡道：“誰讓你們這樣做？現在趙王没有謀反，却被一起抓來；你們死了，誰來證明趙王没有謀反呢？”他們和趙王一起被用密封的囚車押到長安。貫高對獄吏説：“這是我們這些人幹的，趙王不知道。”獄吏用鞭子打了他幾千下，用燒紅

以魯元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乃女乎！"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卬視泄公，勞苦如平生歡。與語，問張王果有謀不。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根所以、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具以報上，上乃赦趙王。

的鐵去刺灼，貫高身上遍體是傷，却没有再説一句話。吕后幾次説趙王是魯元公主的丈夫，不會謀反的。高祖生氣地説："假如張敖統治了天下，他會在乎你的女兒嗎！"廷尉把貫高的供詞報告了高祖，高祖説："真是位壯士！誰和他熟悉，可以私下裏問問他。"中大夫泄公説："我瞭解他，他是趙國講究名譽信義、不背棄自己諾言的人。"高祖讓泄公持節在椅子前問。貫高抬頭看着泄公，像平常一樣寒暄，談得很高興。談話中，泄公問趙王是不是真的没有謀反。貫高説："人之常情哪有不愛自己的父母妻兒的？現在我家三族都要因此而被處死，難道我會用我的親人來保全趙王嗎！確實是因爲趙王没有謀反，衹是我們做的這事。"詳細地説了事情的原委，以及趙王根本不知的情形。於是泄公把貫高所言告訴了高祖，高祖赦免了趙王。

上賢高能自立然諾，使泄公赦之，告曰："張王已出，上多足下，故赦足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塞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豈有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絶亢而死。

高祖賞識貫高能敢做敢當守信用，讓泄公去告訴貫高説："張敖已放出來，皇上很賞識你，因此赦免你。"貫高説："我之所以不死，是因爲要説明趙王没有謀反。現在趙王已經釋放，我的責任也盡了。但是作爲臣子有篡殺的名聲，哪裏還有顔面去服侍皇上呢！"於是割斷脖子自殺而死。

敖已出，尚魯元公主如故，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皆以爲諸侯相、郡守。語在《田叔傳》。及孝惠、高后、文、景時，張王客子孫皆爲二千石。

張敖出獄以後，還像原來一樣尊重魯元公主，被高祖封爲宣平侯。當時高祖很賞識趙王的賓客，他們或被封爲諸侯的相國，或被封爲郡守。在《田叔傳》中有記載。到孝惠、高后、文帝、景帝時，趙王賓客們的子孫都做了二千石的官吏。

初，孝惠時，齊悼惠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爲太后。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復薨。吕太后立敖子偃爲魯王，以母爲太后故也。又憐其年少孤弱，乃封敖前婦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高后崩，大臣誅諸吕，廢魯王及二侯。孝文即位，復封故魯王偃爲南宫侯。薨，子生嗣。武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中，復封偃孫廣國

當初，孝惠帝時，齊悼惠王把城陽郡獻給魯元公主，且尊她爲太后。高后元年，魯元太后去世。六年之後，宣平侯張敖也去世了。吕太后立張敖的兒子張偃爲魯王，因爲他母親是齊王太后的緣故。吕后同情張偃年幼孤弱，於是又封張敖前妻所生子二人：封張壽爲樂昌侯，封張侈爲信都侯。高后死後，大臣們把吕后的族人殺了不少，廢掉了魯王和二侯。孝文帝即位後，又封原來的魯王張偃爲南宫侯。張偃死後，他的兒子張生繼承侯位。到了漢武帝時，張生因獲罪被免

爲睢陵侯。薨，子昌嗣。太初中，昌坐不敬免，國除。孝平元始二年，繼絶世，封敖玄孫慶忌爲宣平侯，食千户。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賓客厮役皆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用之誠，後相背之戾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除爵位，封國被廢除了。元光年間，又封張偃的孫子張廣國爲睢陵侯。死後，他的兒子張昌繼承侯位。太初年間，張昌因犯不敬之罪被免爵，封國被廢。孝平元始二年，爲興繼絶世，封張敖玄孫張慶忌爲宣平侯，擁有食邑千户。

贊曰：張耳、陳餘是世人公認的賢者，他們的賓客、僕役都是天下豪傑，無論在哪一國，没有不取得卿相地位的。但是張耳、陳餘起初貧賤時相互信任，爲生死之交，難道還有什麼讓人懷疑的嗎！到了他們擁有高位爭權奪利的時候，終於相互殘殺，爲什麼過去是那樣的傾慕信任，現在却相互背叛呢？勢利之交，古人就以此爲羞耻，大概講的就是這種情形吧。

漢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三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

魏豹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甯陵君，秦滅魏，爲庶人。陳勝之王也，咎往從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立周市爲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誼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市爲王。市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爲魏王。

魏豹是六國時魏國的公子。他的哥哥魏咎在當時被封爲甯陵君，秦滅魏國後，把他廢爲庶人。陳勝起義稱王後，魏咎便去投效。陳勝派魏人周市率兵攻占魏地，占領後，想立周市作魏王。周市説："天下混亂的時候，方能看出忠臣的節義。現在天下都背叛了秦，照理應該立魏王之後纔對。"齊國、趙國各派兵車五十輛相助，支持立周市爲王。周市拒絶接受，派人到陳縣去迎接魏咎，往返了五次，陳王纔答應立魏咎爲魏王。

章邯已破陳王，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市請救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約降定，咎自殺。

章邯打敗陳王，又舉兵向臨濟進攻魏王。魏王派周市到齊國、楚國請求援兵。齊國、楚國派項它、田巴帶領軍隊同周市一起去救助魏國。章邯又把他們打敗，殺了周市等人，把臨濟包圍了起來。魏咎爲了保全城裏的百姓，向秦軍約定投降。約定講好後，魏咎自殺而死。

魏豹亡走楚。楚懷王予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爲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豹於河東，都平陽，爲西魏王。

魏豹逃到了楚國。楚懷王派給魏豹幾千人的軍隊，又去奪回魏國土地。這時項羽已經打敗秦軍，抓獲章邯，魏豹攻克了二十多個城邑，被項羽立爲魏王。魏豹率領軍隊跟隨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分封諸侯，自己想占大梁這個地方，就遷魏豹到河東，建都平陽，號西魏王。

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視親病，至國，則絶河津畔漢。漢王謂酈生曰："緩頰往説之。"酈生往，豹謝曰："人生一世

漢王平定三秦，從臨晋渡過黄河，魏王魏豹舉國歸附漢王，跟隨漢王在彭城進攻楚軍。漢王失敗，退回到滎陽。魏豹請求回去探望母親的病情，回到魏國後，便封鎖了黄河渡口，背叛漢王。漢王對酈生説："你去説服魏豹歸順。"酈生

間，如白駒過隙。今漢王嫚侮人，駡詈諸侯群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漢王遣韓信擊豹，遂虜之，傳豹詣滎陽，以其地爲河東、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

到了魏，魏豹婉辭拒絶説：“人生一世非常短暫。漢王對人隨意侮駡，叱駡諸侯群臣就像對奴僕一樣，一點都不講上下之禮，我不願忍氣再去見他了。”於是漢王派韓信攻打魏豹，并俘獲了他，押送到滎陽，把魏豹原有的國土分割成河東、太原、上黨三郡。漢王讓魏豹駐守滎陽。當時楚軍正進攻滎陽，形勢緊迫，周苛説：“不可與背叛國家的人一起防守。”便殺死了魏豹。

田儋

田儋，狄人也，故齊王田氏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横，皆豪桀，宗强，能得人。陳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陽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擊周市。市軍還去，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

田儋，狄縣人，是六國時齊王田氏的族人。田儋的堂弟田榮，田榮的弟弟田横，都是豪傑，他們的宗族强大，又很受人尊敬。陳涉派周市攻占魏地，北邊打到狄縣，却最終没能攻克。田儋假裝要殺他的家奴，帶着年輕的手下，綁了奴僕來拜見狄縣縣令，見到縣令時就趁機把他殺了。然後召集豪吏子弟説：“各路諸侯都自立爲王，反抗秦國，齊國是古代分封的國家，我田儋是齊王田氏的族人，應當稱王。”於是田儋自立爲王，派軍隊攻打周市。周市軍隊敗退，田儋趁機向東擴展平定了齊國的地方。

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殺儋於臨濟下。儋從弟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

秦國將領章邯的軍隊把魏王魏咎包圍在臨濟，情況緊急。魏王向齊國求救，齊王田儋親自率軍隊來援救魏王。章邯派兵夜裏銜枚偷襲，打敗了齊、楚軍隊，在臨濟城下殺死了田儋。田儋的堂弟田榮收拾齊國的殘兵向東逃往東阿。

齊人聞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王，田角爲相，田閒爲將，以距諸侯。

齊國人聽説田儋戰死，就立以前齊王田建的弟弟田假爲齊王，田角任丞相，田閒做將帥，來抗拒諸侯。

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榮急，乃引兵擊破章邯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榮怒齊之立假，乃引兵歸，擊逐假。假亡走楚。相角亡走趙。角弟閒前救趙，因不敢歸。榮乃立儋子市爲王，榮相之，横爲將，平齊地。

田榮敗逃東阿，章邯又追趕并包圍了他。項梁聽到田榮告急的消息，就率兵在東阿城下打敗了章邯軍隊。章邯向西邊逃跑，項梁趁勢追擊。田榮得知齊國立田假爲王非常氣憤，率軍回到齊國，打敗齊王田假。田假逃往楚國，丞相田角逃到趙國。田角的弟弟田閒在此之前到趙國請求援兵，因此留在趙國不敢回來。於是田榮立田儋的兒子田市爲齊王，田榮輔佐他，田横做將帥，平定了齊國。

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趣齊兵共擊章邯。榮曰：“楚

項梁追擊章邯，但章邯的軍隊却日益强大，項梁派使者敦促齊國出兵與楚軍合擊章邯。田榮

殺田假，趙殺角、閒，乃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王曰：“蝮蠚手則斬手，蠚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手足戚，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首用事者墳墓矣。”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由此怨榮。

說：“祇有楚國殺死田假，趙國殺死田角、田閒纔肯出兵。”楚懷王說：“田假是我盟國的君王，無路可走纔歸附於我，把他殺了不合道義。”趙國也不願殺田角、田閒以討好齊國。齊王說：“蝮蛇咬傷了手，就砍去手；咬傷了脚就砍掉脚。爲什麽呢？因爲不這樣做就會禍及全身。田假、田角、田閒對楚國、趙國來説都不是手足之戚，爲什麽不殺掉他們呢？況且秦國如果再能統治天下的話，對那些首先起兵而稱王的人不但要身受其侮，而且死後還要被挖墳呢。”楚國、趙國没有聽從齊國的建議，齊國也很惱怒，始終不肯出兵。章邯果然打敗楚軍、殺了項梁。楚軍向東逃走，章邯則渡河在鉅鹿把趙國包圍了起來。項羽也因此而怨恨田榮。

羽既存趙，降章邯，西滅秦，立諸侯王，乃徙齊王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菑。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羽立安爲濟北王，治博陽。榮以負項梁，不肯助楚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羽。

項羽既已保住了趙國，降服了章邯，西入咸陽消滅了秦國，封侯立王，他把齊王田市改封爲膠東王，建都即墨。齊國將領田都因參與救助趙國，使項羽得以入關，所以立田都爲齊王，定都臨菑。原六國時齊王田建的孫子田安，因在項羽渡河援救趙時，攻克了濟北的幾個城邑，并帶領軍隊投奔項羽，故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定都博陽。田榮因背負項梁，不肯出兵幫助楚軍進攻秦軍，所以没有封王。趙國將領陳餘也因有失職守，没有封王。這二人心裏都怨恨項羽。

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齊王市毋之膠東。市左右曰：“項王强暴，王不就國，必危。”市懼，乃亡就國。榮怒，追擊殺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自立爲王，盡并三齊之地。

田榮派人帶兵去幫助陳餘，讓他進攻趙國，田榮自己也派兵攻打田都，田都逃到楚國。田榮扣留齊王田市，不讓他到膠東去。田市的親信説：“項王强悍暴躁，你如不去膠東赴任，肯定會有災難。”田市害怕，就偷偷地逃到膠東去就任。田榮大怒，在即墨追上田市并殺了他，回頭又進攻濟北王田安。於是田榮自立爲齊王，吞并了三齊的領地。

項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榮發兵距之城陽。榮兵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羽遂燒夷齊城郭，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横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帥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

項羽聽説了這件事，大怒，出兵北伐齊國。田榮派兵在城陽抵禦項羽。田榮戰敗，逃到平原，被當地的百姓所殺。項羽燒平了齊國的城郭，所到之處大肆屠殺。於是齊國人聚集起來反抗他。田榮的弟弟田横收拾齊國的殘兵，得到好幾萬人，在城陽攻擊項羽軍隊。這時漢王劉邦帶領各路諸侯打敗了楚軍，進入彭城。項羽得到

漢戰，相距滎陽。以故橫復收齊城邑，立榮子廣爲王，而橫相之，政事無巨細皆斷於橫。

消息，就放過齊國，回兵彭城攻打漢軍，因此連連與漢作戰，雙方在滎陽一帶相持不下。於是田橫又恢復了齊國的城邑，擁立田榮的兒子田廣做齊王，田橫來輔佐他，齊國的政事無論大小全都由田橫決定。

定齊三年，聞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華毋傷、田解軍歷下以距漢。會漢使酈食其往説王廣及相橫，與連和。橫然之，乃罷歷下守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韓信乃渡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王廣、相橫以酈生爲賣己而亨之。廣東走高密，橫走博，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守相光，至博。而橫聞王死，自立爲王，還擊嬰，嬰敗橫軍於嬴下。橫亡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韓信已殺龍且，因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遂平齊地。

田橫平定齊國已經三年，忽聽説漢王的將領韓信率兵向東來攻打齊國。齊國派華毋傷、田解領軍駐守歷下抗擊漢軍。正巧漢王使者酈食其來齊國勸説齊王田廣、丞相田橫和漢王聯合攻楚。田橫答應了，於是解除了歷下的防守，兵士放縱飲酒。正要派使者和漢王媾和，這時韓信已渡過平原，打敗了齊國駐守在歷下的軍隊，進入臨菑。齊王田廣、丞相田橫認爲酈生與韓信同謀，就把酈生烹煮了。田廣向東逃到高密，田橫逃到博縣，守相田光逃到城陽，將軍田既駐軍在膠東。楚國派龍且來救助齊國，齊王和龍且的軍隊在高密會合。漢朝將領韓信、曹參打敗楚軍，殺了龍且，抓住了齊王田廣。漢將灌嬰追擒齊國守相田光，來到博縣。田橫聽説齊王已死，便自立爲王，返回來攻打灌嬰，灌嬰在嬴下打敗了田橫軍隊。田橫逃到梁地，歸附彭越。這時彭越駐守在梁地，他對漢、楚兩面討好，保持中立。韓信殺了龍且之後，接着進軍膠東，殺死了田既。灌嬰打敗了齊將田吸，并在千乘殺死了田吸，於是韓信平定了齊國。

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彭越爲梁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有亂，乃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摇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意，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發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

漢滅了項籍，漢王自立爲皇帝，彭越被封爲梁王。田橫害怕被殺，就和他的部屬五百多人逃往海中，住在島上。漢高祖劉邦聽説了這個消息，認爲田橫兄弟本來已平定了齊國，齊國的賢士許多人都歸附於他，如今他住在海上若不收攬，恐怕以後會有變亂，於是派使者赦免田橫的罪而召見他。田橫婉辭謝絶説："我烹煮了陛下的使者酈食其，聽説他的弟弟酈商現在爲漢軍將領而且賢能，我很擔憂，因此不敢奉詔，我期望做個尋常百姓，住在海島上。"使者回來報告了皇上。高祖召見衛尉酈商，對他説："齊王田橫將來，誰敢動他的人馬部屬，就會招致滅族之罪！"於是又派使者拿着符節把高祖給酈商的命令告訴了田橫，又説："田橫來後，大者封王，

小者封侯；如果不來，就派兵去討伐。”田横於是帶着兩位門客乘傳車往雒陽而來。

至尸鄉厩置，横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横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横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愧固已甚矣。又吾亨人之兄，與其弟并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摇，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壹見我面貌耳。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知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非賢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以王者禮葬横。

走到尸鄉備馬傳驛的地方，田横對使者説：“作爲臣子拜見天子，應該沐浴净身。”於是停了下來。田横對他的門客説：“起初我和漢王一樣都是面南而稱王的人物，如今漢王做了天子，而我則成了亡國的俘虜，要北面稱臣降服於他，實在是令人羞愧難當啊。况且我又煮了别人的兄長，却要和那個人的弟弟一起爲同一個主人效力，即使是他害怕天子的詔令不敢動我，難道我心裏就不感到慚愧嗎？而且陛下之所以召見我，衹不過是想看看我的面貌而已。陛下在洛陽，現在把我的頭砍下來奔跑三十里，容貌還不至於腐敗，還可以看看我是什麽樣子。”説完自殺，讓門客捧着他的頭，跟隨使者儘快給高帝上奏。高帝説：“唉，不簡單啊！以平民的身份起家，兄弟三個人相繼稱王，實在是賢能啊！”爲此流下了眼淚，并且賜拜田横的兩個門客做都尉，派兵二千人，用侯王的禮節來安葬田横。

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以横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横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安葬完後，兩個門客在田横墓邊挖了個洞，都自殺而死。高帝聽了大爲驚異，認爲田横的門客都很賢能，聽説還有五百門客在海中島上，派使者詔令他們到洛陽，門客們聽説田横已死，也都自殺而亡。由此可知田横兄弟的確是能得到賢士擁戴的人。

韓王信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項梁立楚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公子横陽君成爲韓王，欲以撫定韓地。項梁死定陶，成奔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徇韓地，得信，以爲韓將，將其兵從入武關。

韓王信是原來韓襄王的庶孫，他身高八尺五寸。項梁立楚懷王時，燕、齊、趙、魏都在此之前稱王，衹有韓國没有後代，因而立韓國公子横陽君成做韓王，想以此來安撫穩定韓國。項梁死在定陶後，韓王成投奔楚懷王。沛公帶兵攻打陽城，派張良以韓國司徒的身份去占領韓國，發現了信，讓信統率韓國的兵馬，率領軍隊跟隨沛公到武關。

沛公爲漢王，信從入漢中，乃説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鋒東鄉，可以争天下。”漢王還定三秦，乃許王信，先拜爲韓太尉，將

沛公做了漢王，信跟隨他進入漢中，信勸漢王説：“項王分封諸將，你却單獨駐守在這裏，换個地方吧。跟隨你的士卒都是山東人，都盼望着回去，一旦東歸的意願强烈，你就可以藉此争奪天下了。”漢王回師平定了三秦的地方，答應

兵略韓地。

以後立信爲王，先拜他爲韓國的太尉，帶兵進占韓地。

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爲穰侯，後又殺之。聞漢遣信略韓地，乃令故籍游吴時令鄭昌爲韓王距漢。漢二年，信略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昌，昌降漢。乃立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使信與周苛等守滎陽，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漢復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剖符，王潁川。

項籍分封的各諸侯王都回各自的封國。韓王成因未隨軍征戰，没有立下功勞，因而不派他到韓國，改封爲穰侯，後來又把他殺了。聽説漢王派信來搶占韓地，於是任命他過去在吴縣時的縣令鄭昌爲韓王，以抗擊漢王的軍隊。漢二年，信平定了韓的十多個城邑。漢王來到河南，信急攻韓王昌，韓王昌降漢。漢王劉邦立信爲韓王，讓他經常帶着韓兵隨侍左右。漢王讓韓王信和周苛等人駐守滎陽，城池被楚軍攻克，韓王信投降了楚軍。不久他找機會又逃回了漢，漢王又封他爲韓王，最後他跟隨漢王打敗了項籍。五年春天，漢王與他剖符，在潁川爲韓王。

六年春，上以爲信壯武，北近鞏、雒，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也，乃更以太原郡爲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晋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晋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擊太原。

六年春，皇上認爲韓王信勇武，所分領地北面接近鞏縣和洛陽，南面鄰近宛縣和葉縣，東邊則有淮陽重鎮，這些地方都由精鋭的軍隊駐守，於是把太原郡也分給韓國，讓韓王信抵禦胡人，并遷都晋陽。韓王信上書説："國土靠近邊界，匈奴人多次入侵，而晋陽却距邊塞遥遠，請求定都馬邑。"皇上答應了他的要求。這年秋天，匈奴首領冒頓帶領大軍圍攻韓王信，韓王信多次派使者向胡人尋求和解。漢朝派援軍救了韓王信，懷疑韓王信多次派使者私下向匈奴求和，有二心。皇上賜書信責備韓王信説："作爲將軍，一心去戰死算不得勇敢，一心求生不能勝任軍事指揮，敵人圍攻馬邑，你的兵力難道不能堅守嗎？雖處危亡之地，也要堅持忠實誠信，這是我要責備你的。"韓王信得到信，害怕被殺，因此和匈奴商定共同攻打漢，拱手把馬邑送給胡人，投降了匈奴，出兵攻打太原。

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黄等屯廣武以南，至晋陽，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匈奴，

七年冬，皇上親自率軍在銅鞮打敗了韓王信，殺死了他的將領王喜。韓王信逃到匈奴。他的部將曼丘臣、王黄是白土縣人，他們立六國時趙的後裔趙利爲王，又收拾韓王信的殘兵，和韓王信、冒頓勾結，合謀攻漢。匈奴派左右賢王率領一萬多騎兵和王黄等駐扎在廣武南邊，到晋陽同漢兵作戰，被漢兵打敗，一直追到離石，又一次被漢軍打敗。匈奴又聚集軍隊在樓煩

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谷，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白登。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閼氏説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稍引去。天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請令强弩傅兩矢外鄉，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至。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信爲匈奴將兵往來擊邊，令王黄等説誤陳豨。

西北。漢軍又派戰車戰馬攻打匈奴，經常把匈奴人打敗，漢軍則乘勝往北追擊他們。聽到冒頓住在代谷這個消息，皇上親臨晉陽，派人偵察冒頓，回報説：“可以攻打。”皇上於是來到平城，上了白登山。没想到皇上被匈奴騎兵包圍，皇上派人給匈奴單于的妻子閼氏送了很多貴重的禮物。閼氏勸冒頓説：“現在取得了漢地，還是不能居住，況且兩主相遇，也不能相迫使陷於窘迫境地呀。”對峙了七天，胡人的騎兵纔稍往後退了一點。天降大霧，漢軍派人往來走動，胡人也覺察不出來。護軍中尉陳平對皇上説：“胡人的兵器是弓矛，請讓士兵在每個强弩上加上兩個箭頭，方向朝外，慢慢地移動，突出包圍。”皇上跑入平城時，漢朝的援軍也到了。匈奴騎兵於是散去，漢朝也收兵回師。此後，韓王信便帶領匈奴兵往來邊境，攻擊漢軍，還讓王黄等人勸説陳豨。

十一年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爲反寇，將兵與將軍争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吴世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貣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信。

十一年春，韓王信又同胡人騎兵駐扎在參合縣。漢朝派柴將軍去攻打，柴將軍先送給韓王信一封信説：“陛下寬厚仁愛，諸侯雖然有叛逃的，但歸附後，立即又恢復過去的封號，不殺他。這你是知道的。如今你因兵敗逃到胡人那兒，没有什麼大的罪過，希望你趕快來歸順。”韓王信回報説：“陛下把我從閭巷之中提拔起來，以至南面而稱王，這是我的榮幸。滎陽之戰，我没有戰死，而做了項籍的囚徒，這是我的頭一條罪狀。胡寇攻擊馬邑，我没能堅守住，却把城作禮物投降了敵人，這是第二條罪狀。現在我成了反叛之寇，帶領軍隊和你拼死而戰，這是第三條罪狀。昔日的大夫文種和范蠡，什麼罪過也没有，却一死一逃；我有三條罪狀，而想求生，這就是當年伍子胥得罪了夫差，而不知逃離，終於死在吴國的原因。現在我逃到山谷之中，日夜向蠻夷乞討過活，我思歸的願望十分强烈，像癱瘓的人希望站立起來，瞎子渴望重新看見光明一樣，衹不過是情形不允許我這麼做而已。”於是雙方交戰。柴將軍帶兵洗劫參合，殺死了韓王信。

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穨

韓王信逃往匈奴時，太子跟他在一起，到

當城，生子，因名曰頹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頹當及嬰率其衆降。漢封頹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吴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國絶。嬰孫以不敬失侯。穨當孽孫嫣，貴幸，名顯當世。嫣弟説，以校尉擊匈奴，封龍頟侯。後坐酎金失侯，復以待詔爲横海將軍，擊破東越，封按道侯。太初中，爲游擊將軍屯五原外列城，還爲光禄勛，掘蠱太子宫，爲太子所殺。子興嗣，坐巫蠱誅。上曰："游擊將軍死事，無論坐者。"乃復封興弟增爲龍頟侯。增少爲郎，諸曹侍中光禄大夫，昭帝時至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户。本始二年，五將征匈奴，增將三萬騎出雲中，斬首百餘級，至期而還。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增世貴，幼爲忠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爲人寬和自守，以温顔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五鳳二年薨，謚曰安侯。子寶嗣，亡子，國除。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爲龍頟侯。薨，子持弓嗣。王莽敗，乃絶。

了頹當城，韓王信又生了一個兒子，取名叫頹當。韓太子也生了一個男孩，取名嬰。到孝文皇帝時，頹當和韓嬰率領部屬投降了漢朝。漢朝封韓頹當爲弓高侯，韓嬰爲襄城侯。吴國、楚國反叛時，弓高侯平叛功高，位於衆將之首。他的爵位傳給兒子、孫子，由於孫子没有後代，失去了封國。韓嬰的孫子因不敬之罪也失去了侯位。頹當的庶孫韓嫣，受到寵幸，當時名聲很大。韓嫣的弟弟韓悦，以校尉的身份率兵攻擊匈奴，被封爲龍頟侯。後來因犯酎金份量不足之罪失去了侯位，又以待詔的身份被封爲横海將軍，率軍打敗東越，被封爲按道侯。太初年間，作爲游擊將軍駐兵在五原外的城邑中，回去後被任命爲光禄勛，因在太子宫挖木偶人，被太子殺死。他的兒子韓興繼承侯位，犯巫蠱之罪被殺。皇上説："游擊將軍死於國事，忠誠可憫。今韓興雖以巫蠱見誅，其昆弟宗族應從坐者，可勿論之。"於是又封韓興的弟弟韓增爲龍頟侯。韓增少年時爲郎，做過各曹侍中光禄大夫，昭帝時做過前將軍，因同大將軍霍光定策擁立宣帝，又加封食邑千户。本始二年，五位將軍征討匈奴，韓增率三萬騎兵從雲中出發，殺死匈奴一百多人，如期回師。神爵元年，代替張安世作大司馬車騎將軍，兼任尚書。韓增世代尊貴，自幼便是忠臣，先後侍奉三主，有功於朝廷。他爲人寬厚自守，對皇上、下屬都是和顔謙辭，没有什麽失誤，以受寵保身，但没有什麽建樹。五鳳二年去世，封謚號爲安侯。他的兒子韓寶繼承其位，韓寶没有兒子，失去了封國。成帝時，爲使功臣後繼有人，封韓增哥哥的兒子韓岑爲龍頟侯。死後，兒子持弓繼位。王莽敗後，就斷了侯位。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而炎黄唐虞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埽地盡矣。楚漢之際，豪桀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儋兄弟爲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絶。横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乎！韓氏自弓高

贊曰：周王室已經衰敗，到春秋末年，諸侯已減少殆盡，但炎帝、黄帝、唐堯、虞舜的後代却大有人在。秦滅掉了六國，上古的遺業也都不復存在了。楚、漢戰争之際，豪傑相繼稱王，祇有魏豹、韓王信、田儋兄弟是六國的後代，但到了他們這代也都絶迹了。田横的志節，賓客們追慕道義的精神，都不能使國家建立，這難道不

後貴顯，蓋周烈近與！

是天意嗎！韓氏從被封爲弓高侯後又開始顯貴，可能是因爲韓氏作爲周朝後裔，相距三代最近了吧！

漢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四

韓彭英盧吳傳

韓信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爲商賈，常從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乃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者。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絶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於是信孰視，俯出跨下。一市皆笑信，以爲怯。

韓信，淮陰縣人。從小家庭貧窮，自己也没有好的品行，既不能被推選去做官，又不會做買賣以謀生，經常到别人家討飯吃。他母親死了，窮得無法安葬，就尋找了一塊又高又乾燥和四周寬敞的地方做墳地，使日後在墳旁能安置下千萬户人家。韓信曾投靠下鄉南昌亭長家吃飯，亭長的妻子討厭他，就很早起來把飯做好，端在床上吃掉。到吃早飯的時候，韓信去了，没有給他準備飯食。韓信知道她的用意，從此離去不再往來。韓信曾到城下釣魚，有一位老媽媽在漂洗絲棉絮，很憐憫他，給他飯吃，一連幾十天都是這樣，直到漂洗完畢。韓信感激地對老媽媽説："我將來一定要重重地報答你。"老人聽了很生氣，説："你一個大丈夫不能養活自己，我是可憐你這位年輕人，纔給你飯吃，難道是想要你的報答嗎!"淮陰城裏有個青年欺侮韓信説："你雖然個子長的高大，還愛好佩帶刀劍，可實際上膽怯的很!"并當衆污辱韓信説："你要是不怕死，就用劍刺我；你要是怕死，就從我的胯下爬過去。"於是韓信盯着那個青年人仔細地看了看之後，彎下身子，從他的褲襠下爬了過去。滿街上看熱鬧的人都耻笑韓信，認爲他没有出息，是個膽小鬼。

及項梁度淮，信乃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爲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

當項梁率軍渡過淮水北上時，韓信帶着劍去投奔他，在項梁的部下，做一個無名小卒。項梁失敗後，又歸屬於項羽，項羽讓他做郎中。韓信屢次向項羽獻計獻策，項羽不予采納。漢王劉

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與語，大説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爲治粟都尉，上未奇之也。

邦進入漢中，韓信從楚軍逃出投奔漢王，在漢軍中依然默默無聞，當個糧倉管理小吏。後來因犯法被判處死罪，同案犯十三人都已斬首，輪到韓信時，韓信抬頭仰視，正好看見滕公夏侯嬰，就質問："漢王不是想統一天下嗎？爲什麼要殺掉壯士？"滕公覺得韓信的話不同一般，又看他相貌長得很威武，就把他釋放了没有殺他。和韓信談話後，十分高興，向漢王報告了情况。漢王任命韓信爲治粟都尉，并没有重用他。

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駡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駡曰："諸將亡者已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韓信多次與蕭何交談，蕭何很賞識他的才能。漢軍到達南鄭，將領中在半路上逃跑的有幾十名。韓信考慮蕭何等人已數次向漢王推薦過他，可還是得不到重用，便也逃走了。蕭何聽説韓信逃走了，來不及向漢王報告，就親自去追趕。有人向漢王報告説："丞相蕭何逃跑了。"漢王大怒，如同失去了左右手那樣着急。過了兩天，蕭何來拜見漢王。漢王又是生氣又是高興，駡蕭何道："你也逃跑，這是爲什麽？"蕭何回答説："我哪裏敢逃跑呢，我是去追趕逃跑的人。"漢王問："你追趕的是誰？"蕭何回答説："是韓信。"漢王又駡道："諸將領中逃跑的已有數十人之多，你一個都没有去追；惟獨去追韓信，這是在騙人。"蕭何説："那些將領是容易得到的，至於像韓信這樣傑出的人才，可以説是舉世無雙。大王你如果衹想在漢中稱王，那就没有什麽事用得着韓信；如果一定要争奪天下，除了韓信，就再没有能和你商議大事的人了。這要看大王如何來决策。"漢王説："我是想要向東方發展，哪裏能悶着氣老呆在這個地方呢？"蕭何説："如果大王决計向東進軍，能重用韓信，韓信就會留下來；如果不能重用韓信，韓信終究要逃跑的。"漢王説："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就讓他做一名將領吧。"蕭何説："即使讓他做一名將領，韓信還是不會留下來的。"漢王説："那就任命他爲大將。"蕭何説："太好了！"於是漢王想要馬上把韓信召來宣布對他的任命。蕭何説："大王你一向待人傲慢，不講禮節，如今任命大將就像呼唤小孩子一樣，這就是韓信之所以要離開的原因。如果大王决心要任命他，應選擇個吉祥日子、沐

浴齋戒，設置高壇和廣場，舉行正式的封拜大將儀式，這樣纔行啊。”漢王答應了蕭何的要求。各將領聽說漢王要設壇拜大將都很高興，人人都自以爲要當大將了。等到封拜儀式舉行時，纔知道大將竟是韓信，全軍上下都感到驚訝。

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争權天下，豈非項王邪？”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强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户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

韓信接受封拜大將的儀式結束後，坐於上位。漢王問韓信説：“丞相多次向我舉薦將軍，將軍你有什麼計策對我講呢？”韓信表示謙讓，乘機向漢王説：“當今在東方能和大王争奪天下的，難道不就是項王嗎？”漢王説：“當然是。”韓信説：“大王你自己估計，在勇猛、强悍和兵力等方面與項王相比誰更强？”漢王沉默了好大一會兒，説：“我不如項王。”韓信拜了兩拜，贊同地説：“我韓信也認爲大王不如他。然而，我過去曾事奉過項王，請讓我談談項王的爲人吧。項王怒喝一聲，成百上千人都會嚇得不敢動。但他不能任用有才能的將領，這衹不過是一介匹夫的勇猛罷了。項王待人恭敬謙虚，言語温順，有人生了病，會同情落淚，把自己的飲食分給他吃，等到所任用的人立了功，應當加封爵位時，却把刻好的印信捏在手裏，棱角都快磨光了還捨不得給人家，這就是所説的婦人的仁慈。項王雖然稱霸天下，使諸侯臣服，但他不占據關中却定都彭城；又違背義帝對諸侯的約定，把他所親信喜愛的人封爲關中王，諸侯憤憤不平。諸侯看到項王把義帝驅逐到江南，也都回去驅逐自己原來的國君，占據富饒之地自立爲王。項王軍隊所經過的地方，没有不遭到摧殘、毁滅的，天下的百姓都怨恨他，内心并不願意歸附他，衹不過是害怕他的威勢，被迫服從罷了。名義上雖然他是天下的霸主，實際上早已失去了天下的人心，所以説他的貌似强大很容易變成衰弱。如今大王果真能够采取和項王完全相反的做法，任用天下英勇善戰的人才，還有什麼敵人不能被消滅！把天下的城邑分封給有功之臣，還有什麼人會不心服呢！率領正義之師又順從了將士東歸的心願，還有什麼敵人打不垮呢！況且分封在秦地的三個王都是原秦軍的將領，率領秦地人民的子弟打仗多年，被殺死和逃亡的不計其數，又欺騙他們的部

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下投降了項羽。到了新安，項王用狡詐的手段，活埋了秦軍已投降的士兵二十餘萬人，惟獨章邯、司馬欣和董翳三人得以脱身。秦地的父老兄弟怨恨這三個人，恨入骨髓。如今西楚霸王依仗威勢，强行分封這三人爲王，秦地的人民不會愛戴他們的。大王率軍進入武關後，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廢除秦朝的苛刻法令，和關中人民約法三章，秦地人民没有不盼望大王到秦地做王的。按照義帝與諸侯的約定，大王本當是關中王，關中百姓都知道這件事。大王失去了應得的關中王爵位而被貶到漢中，關中人民没有不怨恨的。如今大王發兵東進，三秦王所屬封地衹要一封文書傳下去就可以平定。”於是漢王十分高興，自認爲得到韓信太遲了，就按照韓信的計策，布置各位將領所攻擊的目標。

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以故楚兵不能西。

漢王發兵經過陳倉向東進軍，平定了三秦。漢二年，引兵出函谷關，收服了魏王和河南王，韓王、殷王也都投降。接着聯合齊國、趙國的軍隊共同攻擊楚都彭城，漢兵戰敗，潰散而還。韓信又發兵與漢王會師滎陽，又進擊楚軍於京和索之間，大敗楚軍，因此，楚軍不能西進。

漢之敗却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漢王使酈生往説魏王豹，豹不聽，乃以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晋。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度臨晋，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度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絶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説閼與。信之下魏、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漢軍在彭城敗退之後，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從漢軍逃跑出來，投降了楚軍。齊國、趙國和魏國也都背叛漢王，與楚國講和。漢王派酈食其游説魏王豹，魏豹不聽，於是任命韓信爲左丞相攻擊魏國。韓信問酈生説：“魏國能不用周叔爲大將嗎?”酈生回答説：“大將是栢直。”韓信説：“他不過是個小孩子。”遂進軍攻打魏國。魏王把重兵部署在蒲坂，封鎖臨晋關。韓信就增設疑兵，擺開船隻，佯裝要從臨晋渡過河去，而派隱蔽行進的伏兵，從夏陽用木製的瓮、盆浮水渡河，偷襲安邑。魏王魏豹大爲驚恐，急忙領兵迎擊韓信，韓信就俘虜了魏豹，平定了河東。之後，韓信派人求見漢王説：“希望再增兵三萬人，我請求乘勝北進，征服燕、趙兩國，向東攻擊齊國，向南斷絶楚國的糧道，最後向西與大王會師滎陽。”漢王同意給韓信增兵三萬，派張耳和韓信一起，向北攻打趙國和代國。打垮了代軍，在閼與活捉了夏説。韓信攻取魏國和代國

後，漢王就派人調回他的精鋭部隊，開到滎陽抗拒楚軍。

信、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説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説，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鬥，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鬥，退不得還，吾奇兵絶其後，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亦以罷矣。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

韓信和張耳率領數萬軍隊，想要東進拿下井陘，攻打趙國。趙王和成安君陳餘聽説漢軍將要來襲擊趙，就集結重兵扼守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給成安君獻計策説："我聽説漢將韓信渡過西河，俘虜了魏王，活捉了夏説，剛剛血戰閼與。現在又以張耳爲輔助，計議要攻打趙國，這是乘勝而遠離國土的戰鬥，進攻的鋒芒鋭不可當。但我聽説'從千里之外運送軍糧，士兵就會面有飢色；臨時打柴割草來做飯，軍隊就經常不能吃飽。'如今井陘的道路狹窄，不能通過并行的兩輛戰車，騎兵不能排成行列行進，大部隊行軍前後數百里，那種形勢下軍糧一定是在部隊的後面。希望你暫且借我精兵三萬，從小路去攔截他們的輜重糧草。你要深挖戰壕，高築營壘，拒不迎戰。他們向前進不能交戰，向後退不能回去，我率奇襲部隊截斷他們的後路，使他們在野外搶掠不到任何糧食，不到十天，兩位將領的首級就能送到你的帳前。希望你認真考慮我的計策，我保證你一定不會被這兩個人所俘虜。"成安君是個書呆子，經常宣稱正義的軍隊不使用詐謀詭計，説到："我聽説兵法上講'兵力超過敵人十倍就可以包圍他們，超過一倍就可以交戰。'如今韓信的軍隊號稱幾萬，其實没有那麽多，且千里跋涉來襲擊我們，也已精疲力竭了。現在對這樣的敵人還退避不出擊，以後如遇到更强大的敵人，我們怎樣來抗拒呢？諸侯會認爲我們膽怯，而輕易地來攻打我們。"因而他没有采納廣武君的計策。

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嘸然，陽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

韓信派暗探刺探到陳餘不采用廣武君的計策，回來報告，韓信大喜，纔敢率軍前往。在離井陘口不到三十里的地方停下來宿營。半夜時傳令出發，挑選了二千名輕裝騎兵，每人拿一面紅旗，從小道上山，隱蔽在山上觀察趙軍，告誡大家説："趙軍看到我軍敗退逃走，一定會傾巢出動追擊我軍，這時候你們火速衝進趙軍營壘，拔掉趙軍旗幟，插上漢軍旗幟。"又讓副將傳令下去就地先吃點乾糧，告訴將領們説："今日攻破

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棄鼓旗，走水上軍，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爲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

趙國之後舉行會餐！”將領們都不敢相信，假裝答應：“是的。”韓信又對執事軍官說：“趙軍已先占據了有利的地形，扎下營寨，并且他們在没有看到我軍大將的旗鼓時，是不會出來攻擊我軍的先鋒部隊的，恐怕我們到了關隘的險要地方退了回去。”韓信於是調遣了一萬人先出發，出了井陘口，背靠河水擺開陣勢。趙軍望見這種陣勢大笑起來。天亮後，韓信竪起大將的旗號，擂響戰鼓，大張旗鼓地走出井陘口。趙軍打開營壘，攻擊漢軍，激戰了很長時間。這時，韓信和張耳假裝不能支持，拋棄旗鼓急速逃入在水邊列陣的軍中，回頭又進行激戰。趙軍果然傾巢出動争搶漢軍的旗鼓，追趕韓信和張耳。韓信和張耳已進入河邊的軍陣，將士們都拼死决戰，不可能被打敗。韓信派出去的那二千輕騎兵，等到趙軍傾巢出動争奪戰利品的時候，就飛速衝進趙軍營壘，全部拔掉趙軍的旗幟，插上漢軍的兩千面紅旗。趙軍看到已不能取勝，捉不住韓信和張耳等人，想要退回營壘，發現營壘都是漢軍紅旗，大爲驚慌，以爲漢軍都已打敗了趙王和他的將領，陣勢大亂，紛紛逃跑。趙軍將領雖斬殺逃兵，但無法阻止。於是漢軍前後夾擊，大敗趙軍，俘虜大批人馬，在泜水邊斬了成安君陳餘，活捉了趙王歇。

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

韓信傳令軍中，不得斬殺廣武君，有誰能活捉到他，獎賞千金。不一會兒，就有人捆綁着廣武君送到軍營，韓信立即解開了他身上捆綁的繩索，請他面向東坐，自己面向西對坐，像對待老師那樣對待他。

諸校效首虜休，皆賀，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爲戰；今即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

各將領獻完首級和俘虜，都向韓信祝賀，乘機問韓信道：“兵法上説‘布列軍陣右邊和背後靠山，前面和左邊靠水’，這次將軍反而命令我們背水列陣，還説打敗趙軍會餐，我們心裏都不信服。然而竟然勝利了，這是什麼戰術呢？”韓信説：“這種列陣在兵法上是有的，衹不過諸位没有留神看就是了。兵法上不是説‘陷入死地而後苦戰得生，處在絶境而後死戰得存’嗎？况且我韓信率領的并不是平素受到我長期訓練而完全聽從我指揮的將士，這就是兵書上所説的‘臨時

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

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足用，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内，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偷食，傾耳以待命者。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强。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

驅趕着市民去打仗’，這種形勢下，非把士兵置於死地，讓他們人人自動爲生存而奮勇作戰不可；如果把軍隊部署在容易逃命的開闊地，都會不戰而逃跑，怎麼能用他們來克敵制勝呢!”將領們都佩服地說：“將軍這樣高的謀略不是我們所能趕得上的。”

於是韓信問廣武君道：“我想向北攻取燕國，向東討伐齊國，你看怎樣纔能獲得成功?”廣武君謙讓説：“我聽説‘亡了國的臣子不配謀劃國家的存亡，打了敗仗的將領没有資格談論勇敢’。像我這樣一個兵敗國亡的俘虜，哪裏有資格商量大事呢?”韓信説：“我聽説，百里奚在虞國而虞國滅亡，到了秦國而秦國稱霸，并不是他在虞國時愚蠢而到了秦國就聰明了，而是在於國君用不用他，采納不采納他的意見。假使當初成安君聽了你的計策，我韓信也早被你俘虜了。我完全聽從你的計策，希望你不要推辭。”廣武君説：“我聽説‘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所以説‘即使是狂人的話，聖人也可以有選擇地采納’。不過恐怕我的計策不一定值得聽取，但我願意向你奉獻我的誠心。本來成安君有百戰百勝的計策，然而一旦失策，軍隊在鄗城之下戰敗，自己也死於泜水之上。如今將軍俘虜魏王，活捉夏説，不到一上午打垮趙軍二十萬，殺成安君。名揚天下，威震諸侯，連敵國的農夫都預感大軍即到無不放棄耕作，心灰意懶，好吃好穿，側起耳朵等待你下令進軍的消息。然而，你的部隊已經很疲憊，實際上難以繼續作戰。如今將軍率領這樣疲憊的士兵，困頓在燕國堅固的城池下面，實情暴露給敵人，聲勢削弱了，想要攻城攻不下，曠日持久，糧食耗盡。如果燕國攻不破，齊國必然拒守邊境，使自己强大起來。漢軍與燕、趙二國相持下去，那麽劉邦和項羽兩方的輕重就分不出來了。我的見識淺陋，但私下認爲攻燕伐齊也是一種失策啊。”韓信説：“那該怎麽辦呢?”廣武君回答説：“現在最好的辦法，不如按兵不動。這樣方圓百里之内，每天都有人送來牛肉美酒，宴請將領們，擺出向北進攻燕國的樣子，然後派一名使者，拿着一封書信，到燕國

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

去，燕國一定不敢不聽。降服了燕國，大軍東向逼近齊國，雖有聰明的人，也不知道該怎樣替齊國謀劃了。這樣，爭奪天下的事就可以實現了。用兵本來有先虛張聲勢後采取實際行動的，我所説的就是這種情况。”韓信説：“很好，感謝你的賜教。”於是采用廣武君的計策，派使者出使燕國，燕國聽到消息立即投降。韓信就派人報告漢王，并因此請求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趙國。漢王答應了他的請求。

楚數使奇兵度河擊趙，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出，南之宛、葉，得九江王布，入成皋，楚復急圍之。四年，漢王出成皋，度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爲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

楚國多次派突襲部隊渡過黄河襲擊趙國，趙王張耳和韓信往來救援，就在軍隊的過往中安定了趙國的城邑，後又調派軍隊去支援漢王。楚軍正把漢王緊緊圍困在滎陽，漢王突圍出來，向南到宛縣、葉縣一帶，收服了九江王黥布，進入成皋，楚軍又急忙包圍了他們。漢四年，漢王逃出成皋，渡過黄河，獨自與滕公投奔張耳軍隊的駐地修武縣。到了修武，住在客館裏。第二天早晨，自稱是漢王的使臣，騎馬直入趙軍營内。張耳和韓信還没有起床，漢王就在他們的卧室裏奪取了他們的印信和兵符，用軍旗召集將領，調换了他們的職位。韓信、張耳起來後，纔知道漢王一個人來到營内，大吃一驚。漢王奪了兩人的軍隊，就命令張耳防守趙地，任命韓信爲相國，徵發趙國没有調到滎陽去的軍隊攻打齊國。

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説下齊。信欲止，蒯通説信令擊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渡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

韓信領兵東進，還没有渡過平原津，聽説漢王已經派酈食其説服齊王歸順了。韓信想要停止前進，蒯通勸韓信繼續進攻齊國，此事記載在《蒯通傳》。韓信認爲他的計策是對的，就領兵渡過黄河，襲擊齊國歷下的軍隊，乘勝打到齊國都城臨菑。齊王田廣逃到高密，派使者到楚國請求援救。韓信平定了臨菑，向東追趕齊王到高密西面。楚王也派龍且統率兵馬，號稱二十萬，援救齊國。

齊王、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或説龍且曰：“漢兵遠鬥，窮寇久戰，鋒不可當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

齊王田廣和楚將龍且的軍隊聯合起來準備和韓信大戰，還未交鋒。有人勸龍且説：“漢兵遠離本土作戰，是久經戰鬥而没有退路的敵人，進攻的鋒芒不可阻擋。齊、楚兩軍在自己的地域内作戰，士兵容易逃散。不如深溝高壘，堅守不戰，讓齊王派他的親信大臣去招撫丢失的城邑，

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何爲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度，擊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度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太半不得度，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

這些城邑的人民聽到齊王還在，楚軍又來援救，一定會反叛漢軍。漢軍客居在二千里以外的齊國，齊國的城邑都反叛了他們，那種情況下必然没有地方得到糧食，可以不戰而使漢軍投降。”龍且說：“我向來瞭解韓信的爲人，他是容易對付的。過去曾依靠漂洗絲棉絮的老媽媽吃飯，連養活自身的辦法都没有；還當衆受到過從人家胯下爬過去的侮辱，没有勝過他人的勇氣，没有什麽可怕的。况且我來援救齊國，不戰而使韓信投降，那我還有什麽功勞呢？如果通過交戰而戰勝了他，齊國一半土地就可以得到，爲什麽不戰！”於是决定交戰，與韓信隔着濰水擺開陣勢。韓信就連夜派人做了一萬多個袋子，裝滿沙子堵住濰水的上游，帶領一半部隊渡過河襲擊龍且。假裝戰敗，往回跑。龍且果然高興地說：“我本來就知道韓信很膽怯。”便渡濰水追擊韓信。韓信派人挖開堵塞河水的沙袋，河水洶涌而下。龍且的部隊大半不能渡過去，韓信立即猛烈截殺，殺死了龍且。龍且在濰水東岸的部隊四散逃走，齊王田廣也逃跑了。韓信追擊敗兵到城陽，俘虜了齊王田廣。楚軍的士兵全部投降，就這樣平定了齊國。

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爲假王以填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立信爲齊王，徵其兵使擊楚。

韓信派人向漢王上書說：“齊國狡詐多變，是個反覆無常的國家，南邊又靠近楚國，如果不設立一個代理國王來鎮撫，那局勢就不會穩定。現在我的權力太小，不足以安定齊地，我請求自立爲代理齊王。”正當這個時候，楚軍把漢王緊緊圍困在滎陽，韓信的使者來到，漢王打開書信一看，大發雷霆，駡道：“我被圍困在這裏，日夜盼望你來輔助我，你竟要自立爲王！”張良、陳平在後面暗中踩了一下漢王的脚，便湊近他的耳朵說：“漢軍正處在不利的形勢，怎麽能够禁止韓信自己稱王呢？不如就此機會立他爲王，好好對待他，讓他自己鎮守齊國。不這樣，就可能發生反叛的事變。”漢王也明白過來，又駡道：“大丈夫平定了諸侯，就應當做真王，爲什麽要做代理國王！”於是派張良前去，立韓信爲齊王，徵調他的部隊攻打楚軍。

楚以亡龍且，項王恐，使盱台人

楚國已喪失了大將龍且，項王恐懼，派盱台

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得脱，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然終爲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在。項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鼎足而王。語在《通傳》。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

人武涉前去游說齊王韓信說："足下爲什麼不反叛漢王歸附楚國呢？楚王與足下有舊交。況且漢王很不可信，他落在項王手裏好幾次，但他一脱身，就背棄盟約，又來進攻項王，他不可親近和信任到了這種程度。現在足下雖然自認爲與漢王有牢固的交情，但終究要被他擒拿的。足下所以能够延遲到今天，就是因爲有項王還在。一旦項王被滅亡，就輪到收拾你了。爲什麼不和楚國聯合，成爲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齊王呢？現在放過這個機會，自己必定要投靠漢王攻擊楚國，作爲一個聰明人，原來就是這樣的嗎！"韓信辭謝說："我曾有機會事奉項王多年，官不過是個郎中，職位不過是持戟的衛士，我進的言不聽，獻的計策不用，所以纔背離楚國而歸從漢國。漢王授予我上將軍印信，讓我統領數萬人馬，脱下自己衣服給我穿，把自己的食物分給我吃，聽從我的意見，采納我的計謀，所以我纔能達到現在的地位。人家這樣真誠地親近和信任我，我背叛了人家，是不會有好結果的。希望你替我韓信辭謝項王。"武涉走後，蒯通知道天下的定局關鍵在於韓信，進一步用三分天下鼎足而王的觀點勸說韓信。他的話記載在《蒯通傳》。韓信不忍心背叛漢王，又自認爲功勞很大，漢王不會奪取自己的齊國，便不聽蒯通的話。

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陔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爲楚王，都下邳。

漢王在固陵打了敗仗，采用張良的計策，徵召韓信率領部隊到陔下會師。項羽死後，漢高祖用突然襲擊的辦法奪取了韓信的軍權，改封齊王韓信爲楚王，定都下邳。

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爲德不竟。"召辱己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韓信到了楚都，召見過去曾給他飯吃的那位漂母，贈送她一千金。到下鄉亭長處，贈送他一百錢，說："你是小人，做好事有始無終。"又召見曾經侮辱自己，叫自己從胯下爬過去的那個年輕人，任命他做楚國的中尉。韓信對各位將相說："這是個壯士。當他侮辱我時，我難道不能殺死他嗎？但殺死他没有名目，所以忍了下來，纔達到今天這樣的成就。"

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敗，昧亡歸信。漢怨昧，聞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

項王的逃亡將領鍾離昧，家住伊廬，向來和韓信友好。項王死後，他逃歸韓信。漢王怨恨鍾離昧，聽說他在楚國，就下令楚國逮捕他。韓信

邑，陳兵出入。有變告信欲反，書聞，上患之。用陳平謀，僞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説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爲淮陰侯。

剛到楚國時，巡行各縣邑，進出都派軍隊警衛。有人上書告發楚王韓信要謀反，看到告發信，漢高祖有些擔憂。他采用陳平的計謀，名義上去游覽雲夢澤，其實是要襲擊韓信，韓信不知道。高祖將要到達楚國時，韓信想起兵反叛，但考慮自己没有罪過；想朝見皇帝，又擔心被擒拿。有人勸韓信説：“殺了鍾離眛去朝見皇帝，皇帝一定高興，就没有禍患了。”韓信去見鍾離眛商量此事，鍾離眛説：“漢王之所以不攻取楚國，是因爲我鍾離眛在你這裏。你如果要捉拿我去討好漢王，我今天死了，你也會跟着送命的。”於是罵韓信道：“你不是一個忠厚誠實的人！”終於自殺了。韓信拿着鍾離眛的首級，到陳縣朝見漢高祖，漢高祖命令武士把韓信捆綁起來，裝在後面的車上。韓信説：“果然像人們所説的‘狡猾的兔子死了，優良的獵狗就要遭烹殺’。”皇帝説：“有人告發你謀反。”就給韓信戴上刑具。到了洛陽，赦免了韓信的罪過，封他爲淮陰侯。

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從。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

韓信知道漢王害怕和嫉妒自己的才能，裝病不去朝見和隨從出行等事。在家常心懷怨恨，羞於與絳侯、灌嬰處於同等地位。曾去拜訪樊噲將軍，樊噲用小步行拜的禮節迎送，口稱臣子，説：“大王竟肯光臨臣下家門。”韓信出門後，笑着説：“我這一生竟和樊噲等人處在同等地位！”

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上笑曰：“多多益辦，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皇帝曾經跟韓信在閑暇時談論將領們的才能高下。皇帝問道：“像我這樣，能帶多少兵？”韓信説：“陛下不過能帶十萬。”皇帝問：“像你這樣如何？”韓信説：“像我這樣，越多越好。”皇帝笑着説：“越多越好，你爲什麽被我捉住了呢？”韓信説：“陛下不善於帶兵，却善於駕馭將領，這就是我被陛下捉住的原因。况且陛下的權力是上天賜予的，不是一般人力所能達到的。”

後陳豨爲代相監邊，辭信。信挈其手，與步於庭數匝，仰天而嘆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

後來陳豨被任命爲代相國監邊兵，向韓信辭行。韓信拉着陳豨的手，同他在庭院裏來回踱步好幾圈，仰天嘆息説：“有話可以和你談嗎？有些話我想對你談談。”陳豨説：“一切聽從將軍的吩咐！”韓信説：“你所管轄的區域，是天下精兵聚集的地方，而你又是陛下所親信寵愛的臣子。如果有人説你反叛，陛下必定不相信；這種話再

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

次傳來，陛下就會懷疑了；第三次傳來，陛下一定會大怒而親自帶兵討伐。我爲你從京城起兵做内應，天下就可以圖謀了。”陳豨向來瞭解韓信的才能，相信他，説：“謹從指教！”

漢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稱病不從。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死，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病，强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爲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漢十年，陳豨果然反叛，高帝親自帶兵前往討伐，韓信裝病没有跟隨。暗中派人到陳豨的住所。韓信就和家臣謀劃，夜裏假傳詔令，赦免各官府的罪犯和奴隸，準備發兵襲擊呂后、太子。部署停當，等待陳豨回報。他的一個家臣得罪了韓信，韓信把他囚禁起來，準備殺他。家臣的弟弟上書，向呂后告發韓信準備反叛的情況。呂后想把韓信召來，但恐怕他不肯就範，就與蕭相國商議，派人假裝從皇帝那裏來，説陳豨已死了，群臣都要去朝賀。相國欺騙韓信説：“你雖然有病，還是勉强進宫去朝賀一下吧。”韓信一進宫，呂后便叫武士把韓信綁起來，把他斬在長樂宫的挂鐘室。韓信在被斬時説：“我没有采用蒯通的計策，反爲一婦人所欺騙，這難道不是天意嗎！”於是誅滅韓信三族。

高祖已破豨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問曰：“信死亦何言？”呂后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説，釋弗誅。語在《通傳》。

高祖鎮壓了陳豨的反叛後歸來，到達京城，聽説韓信已死，又是高興又是憐憫，問道：“韓信臨死前説了些什麽？”呂后把韓信説的話講了一遍。高祖説：“此人就是齊國的説客蒯通。”把蒯通召來要烹死他。蒯通到後自己作了解釋，得到赦免没有被殺。此事記載在《蒯通傳》。

彭越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爲盗。陳勝起，或謂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鬥，且待之。”

彭越，字仲，昌邑縣人。常在鉅野澤中打魚，後成了强盗。陳勝起事的時候，有人對彭越説：“天下豪傑都争相自立旗號，反叛秦朝，你彭仲可以和他們一樣幹起來。”彭越説：“兩條龍剛剛相鬥，暫且看一看吧。”

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爲長”，越謝不願也。少年强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時，後會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强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

過了一年多，鉅野澤中的青年人聚集了一百多，前去追隨彭越，説：“請你作首領。”彭越推辭不願意幹。青年們執意請求，彭越就答應了。跟大家約定明天太陽出來時集合，遲到的要殺頭。第二天太陽出來的時候，有十多個人没有到，最後一個人直到中午纔來。於是彭越抱歉地説：“我年紀大，你們强行推我做首領。今天到了約定的時間很多人都没到，不能都殺了，祇殺

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驚，畏越，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

最後到的一個。”命令校長殺掉那個人。大家都笑着説：“何至於這樣嚴厲！以後不敢違令就是了。”這時彭越便拉出最後到的那個人殺了，設立土壇，用人頭祭祀，對所屬部下宣布命令。部屬都很驚恐，畏懼彭越，不敢抬頭看他。於是就出發攻占地盤，收集諸侯軍中逃散的士兵，得到一千多人。

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衆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衆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二年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外黄。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真魏也。”乃拜越爲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

沛公從碭縣向北攻打昌邑，彭越來協助他。昌邑没有攻下，沛公便帶兵西進。彭越也率領他的部隊留在鉅野澤中，收集魏軍敗退的散兵。項羽進入關中，分封各路諸侯爲王後，回國去了，彭越部隊一萬多人没有歸屬。齊王田榮背叛項王，漢王便派人賜給彭越將軍印信，要他從濟陰南下攻打楚國。楚國命令蕭公角率兵迎擊彭越，彭越大敗楚軍。漢二年春，漢王與魏王魏豹和諸侯向東攻打楚國，彭越率領他的士兵三萬餘人，在外黄歸附漢王。漢王説：“彭將軍攻占魏地，得到十多個城邑，想立即擁立魏國的後代。現今西魏王魏豹是魏王魏咎的堂弟，真正的魏國後代。”便任命彭越爲魏國的相國，專掌兵權，平定梁地。

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三年，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絶其糧於梁地。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黄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項王南走陽夏，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粟十餘萬斛，以給漢食。

漢王在彭城打了敗仗，軍隊向西潰退，彭越也丢失了他所占領的城邑，獨自率領他的部隊往北留在黄河沿岸。漢三年，彭越常往來作爲漢軍的游擊部隊，襲擊楚軍，在梁地截斷楚軍的糧草。項王與漢王在滎陽相持，彭越攻下了睢陽、外黄等十七個城邑。項王聽到這個消息，便派曹咎駐守成皋，自己向東收復彭越所占領的城邑，這些城邑又都歸到楚國。彭越率領部隊向北退到穀城。項王向南退到陽夏，彭越又攻下昌邑附近二十多個城邑，獲得穀物十多萬斛，供給漢王作軍糧。

漢王敗，使使召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今

漢王打了敗仗，派人召見彭越，讓他合力攻打楚軍，彭越説：“魏地剛平定不久，還害怕楚軍襲擊，不能前去。”漢王追擊楚軍，在固陵被項羽打敗。便對留侯張良説：“諸侯的軍隊不服從調動，該怎麽辦？”留侯説：“彭越本來平定了梁地，功勞大，當初君王因爲魏豹的緣故，任命彭越爲魏國的相國。現在魏豹已死，又無後代，

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越。”又言所以許韓信。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垓下。項籍死，立越爲梁王，都定陶。

并且彭越也想稱王，而君王不早决定封他爲王。如今他要是奪取了睢陽以北直到穀城的地區，就都用來封他爲王。”又談了以前之所以封韓信的原因。此事記載在《高紀》。當時漢王就派使者到彭越那裏，按留侯的計策行事。使者一到，彭越就率領軍隊會師垓下。項羽已死，封彭越爲梁王，建都定陶。

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

漢六年，彭越到陳縣朝見漢高帝。九年、十年，都來長安朝見。

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梁王稱病，使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爲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徙蜀青衣。西至鄭，逢吕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爲吕后泣涕，自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吕后許諾，詔與俱東。至雒陽，吕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吕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廷尉奏請，遂夷越宗族。

陳豨在代地反叛，漢高帝親自去討伐，到達邯鄲，向梁王徵兵。梁王聲稱有病，派部將率兵到邯鄲。漢高帝發怒，派人責備梁王。梁王害怕，要親自前去請罪。他的將領扈輒説：“大王開始不去，受到責備後纔去，去到那裏就會被擒拿的，不如就此發兵造反。”梁王不聽，仍然説自己有病。梁王的太僕犯了罪，逃到漢高帝那裏，告發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漢高帝派使者突然偷襲捉捕了梁王，把他囚禁在洛陽。經主管官吏審查，認爲已構成謀反的罪狀，請依法判决。皇帝赦免了他，降爲平民，流放到蜀郡青衣縣。押送他西行到鄭地，遇上吕后從長安東來，要去洛陽，在路上遇到彭越。彭越向吕后哭泣，訴説自己無罪，希望流放到自己的故鄉昌邑。吕后答應了，令他一起東去。到了洛陽，吕后告訴皇帝説：“彭越是個壯士，如果把他流放到蜀地，這是給自己留下了禍患，不如現在殺掉他。我讓他一道來了。”這時，吕后就讓彭越的家臣告發他再次謀反。經廷尉奏請皇帝後，便誅滅了彭越及其宗族。

黥布

黥布，六人也。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戲笑之。布以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爲群盗。

黥布，六縣人，原本姓英。年輕時候，有位客人給他看相，説他受刑之後可以稱王。到了壯年，犯了法，受黥刑，黥布高興地笑着説：“有人給我看相，説我受刑之後要稱王，豈不就是這樣嗎?”聽到這話的人，都嘲笑他。黥布因犯罪被送往驪山服勞役，驪山的刑徒有幾十萬人，黥布跟刑徒中的頭目、豪傑都有來往，終於率領這一夥人，逃到長江一帶成了一群强盗。

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其衆

陳勝起兵時，黥布就去會見番縣令吴芮，這

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會稽，西度淮，布以兵屬梁。梁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聞陳涉死，立楚懷王，以布爲當陽君。項梁敗死，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軍，項籍與布皆屬之，北救趙。及籍殺宋義河上，自立爲上將軍，使布先涉河，擊秦軍，數有利。籍乃悉引兵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

時黥布已有兵衆數千人。番縣令把女兒嫁給他。章邯消滅了陳勝，打敗呂臣的軍隊，黥布領兵向北，進攻秦軍左、右校尉的部隊，在青波打敗了他們，領兵東進。黥布聽説項梁平定了會稽，向西渡過淮河，把自己的部隊歸屬項梁。項梁向西攻擊景駒、秦嘉等地，黥布的軍隊總是最勇敢的。項梁確知陳涉已死的消息後，擁立楚懷王，以黥布稱當陽君。項梁兵敗戰死，楚懷王和黥布及諸侯將領都聚集在彭城。這時，秦軍加緊圍攻趙國，趙國多次派人請求楚懷王援救。楚懷王派宋義擔任上將軍，項羽與黥布隸屬於他，往北援救趙國。項籍在漳河邊殺了宋義，自立爲上將軍，派黥布首先渡過漳河，進攻秦軍，多次取勝。項籍就率領全部軍隊渡過河跟着黥布，於是打敗了秦軍，迫使章邯等投降。楚軍經常打勝仗，在諸侯中功勞最大。諸侯軍隊之所以都服從隸屬楚軍，就是因爲黥布打仗屢次以少勝多。

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爲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尊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乃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殺之郴。

項羽率領軍隊向西到達新安，又派黥布等夜間襲擊并活埋章邯所部秦兵二十多萬人。來到函谷關，不能進入，又派黥布等先從小路突襲打敗守關的軍隊，纔得以入關。到了咸陽，黥布擔任前鋒。項王賜封各位將領，封黥布爲九江王，建都六縣。項王尊奉楚懷王爲義帝，遷都長沙，却暗中讓九江王黥布擊殺義帝。黥布派將領追到郴縣將他殺死。

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誰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

齊王田榮反叛楚國，項王前去攻打齊國，向九江國徵調軍隊，九江王英布藉口生病不去，派遣將領帶着幾千人前往。漢軍在彭城打敗楚國，英布又藉口生病不去幫助楚國，項王由此怨恨英布，多次派使者譴責并徵召英布，英布更加害怕，不敢前去。項王正憂慮北方的齊國和趙國，擔心西方的漢國，所親附的祇有英布，又推重英布的才能，還想依靠重用他，因此没有攻打他。

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

漢王的軍隊與楚軍在彭城激烈交戰，漢軍失利，逃經梁地，來到虞縣。漢王對左右説："像你們這些人，不值得一同商議天下大事。"掌管傳達的謁者隨何上前説："不明白陛下所説的意思。"漢王説："誰能爲我出使淮南，讓他起兵背

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説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强，以漢爲弱，此臣之所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强，可以托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爲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衆，日夜會戰彭城下。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夫托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托，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强，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强。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强，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托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

叛楚國，把項王拖住在齊地幾個月，我奪取天下就完全有把握了。”隨何説：“我請求出使淮南。”就與二十人一起出使淮南。到達後，太宰作爲主人接待他們，三天没有見到淮南王。隨何乘機勸説太宰道：“大王不接見我隨何，一定是認爲楚國强大，漢國弱小，這正是我出使這裏的原因。假使我能見到淮南王，説的要是正確，那正好是大王所要聽的；説的要是不對，就將我隨何一行二十人在淮南市上殺掉，用以表明大王背棄漢國而同楚國友好。”太宰就把這些話報告淮南王，淮南王接見了隨何。隨何説：“漢王派我恭敬地上書大王的駕車人，我感到奇怪，大王和楚國爲什麽這樣親近。”淮南王説：“我用臣子的身份事奉他。”隨何説：“大王與項王同在諸侯之列，向他稱臣，一定是認爲楚國强大，可以把國家托付給他。項王攻打齊國，親自背負築墻的工具，身先士卒。大王應當全部出動淮南國的軍隊，親自率領他們，做楚軍的前鋒，如今却衹發兵四千人去援助楚國。作爲事奉人家的臣子，本該像是這樣嗎？漢王在彭城作戰，項王還没有離開齊國，大王應當全部出動淮南國的軍隊，晝夜兼程趕到彭城投入會戰。大王如今擁有上萬的人馬，却没有一個人渡過淮河，想袖手旁觀誰能取勝。把國事托付給人家的人，本該像是這樣嗎？大王挂着親近和依靠楚國的空名，却想完全依靠自己，我認爲大王這樣做是不可取的。然而大王不背離楚國，就是認爲漢國弱小。楚國的兵力雖然强大，却被天下人認爲是不正義的，因爲它背棄盟約而又殺害義帝。然而楚王就以能打勝仗自認爲强大。漢王聯合諸侯，回軍駐守成皋、滎陽，運來蜀郡、漢中郡的糧食，深挖戰壕，加固工事，分兵把守邊境要塞。楚國人調回部隊，中間隔着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要戰鬥則不能得手，攻城則力量不够，老弱殘兵要從千里之外轉運糧食。楚軍到達滎陽、成皋，漢軍堅守而不出戰，這樣，進不能攻取，退不能脱身，所以説楚軍是很容易疲憊的。假使楚軍戰勝了漢軍，那各地諸侯就會由於感到自身的危險而恐懼，援救漢軍。楚國的强大，正好足以招致天下的兵力來對付自

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

已。所以楚不如漢，這種形勢是顯而易見的。如今大王不與完全有把握取勝的漢交好，却托身於處於危亡地位的楚，我替大王感到迷惑不解。我并不認爲淮南的兵力足以滅亡楚國。要是大王起兵反叛楚國，項王一定會在齊地留下來；留下來幾個月，漢王奪取天下就肯定無疑了。我請求與大王持着寶劍歸向漢王，漢王一定割地而封大王，況且淮南一定爲大王所有。所以漢王特地派我前來進獻愚計，希望大王能很好地考慮。”淮南王説：“遵命。”秘密答應背叛楚而歸附漢，但没敢泄露出去。

楚使者在，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説布曰：“事已構，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攻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項王擊之，故間行與隨何俱歸漢。

楚國的使者在那裹，正急於要求英布發兵，隨何徑直闖進去説：“九江王已經歸向漢國，楚國憑什麼讓他發兵?”英布大吃一驚。楚使者站起來，隨何趁勢勸説英布道：“事情已經造成，祇可以殺掉楚國使者，不要讓他回去，而迅急歸向漢國協力作戰。”英布説：“按照使者所指教的辦。”就起兵攻打楚國。楚國派項聲、龍且進攻淮南國，項王留下來攻打下邑。幾個月後，龍且攻打淮南國，打敗了英布的軍隊。英布想帶領部隊逃往漢國，恐怕項王截擊他，所以從小路同隨何一起逃歸漢國。

至，漢王方踞床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之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秋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垓下。

來到漢國，漢王正踞坐在床上洗脚，召英布進去見他。英布大怒，後悔來到漢國，想要自殺。退出來住到客館裹，帷帳、飲食、隨從官員跟漢王住的地方一樣，英布出乎意料，特别高興。於是就派人到九江。楚王已經派項伯收編九江部隊，把英布的妻子兒女全部殺了。英布的使者找到不少英布的老朋友和親近臣屬，帶領兵衆數千人回到漢國。漢王給英布增撥了士兵，和他一起北上，一路上招兵到成皋。漢四年秋七月，封英布爲淮南王，共同攻打項羽。英布派人到九江，得到了好幾個縣。漢五年，英布與劉賈進入九江，誘降大司馬周殷，周殷反叛楚國。就調動九江部隊與漢軍一起攻打楚軍，在垓下打垮了楚軍。

項籍死，上置酒對衆折隨何曰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哉!”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

項羽死後，皇帝設酒宴，面對衆臣貶低隨何，説他是迂腐的書呆子，“治天下哪裹用得着書呆子呢!”隨何跪着説：“陛下帶兵攻打彭城，

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乃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

楚王還没有離開齊國，陛下調動步兵五萬人、騎兵五千，能憑藉他們奪取淮南國嗎?”皇帝説：“不能。”隨何説：“陛下派我和二十個人出使淮南國，實現了陛下的心願，這説明我的功勞比五萬步兵、五千騎兵還要大。然而陛下説我是書呆子，‘治理天下哪裏用得着書呆子’，這是爲什麽?”皇帝説：“我正估算你的功勞。”就任用隨何爲護軍中尉。英布被封爲淮南王，建都六縣，九江、廬江、衡山、豫章各郡都劃歸英布。

六年，朝陳。七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

漢六年，英布到陳縣朝見皇帝。漢七年，到洛陽朝見。漢九年，到長安朝見。

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遍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

漢十一年，高后誅殺淮陰侯，英布因此心裏恐懼。夏季，漢王誅殺梁王彭越，裝着他的肉醬賜給每一個諸侯。到淮南國，淮南王正在打獵，看到肉醬，大爲驚恐，暗中派人部署集結軍隊，偵察鄰近郡縣的動静。

布有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赫乃厚饋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女安從知之?”具道，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以其書語蕭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

英布有一個愛妾病了，去看病。醫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賁赫就給她送了很貴重的禮物，隨愛妾在醫師家宴飲。愛妾侍候淮南王，閑談之中，稱贊賁赫是個忠厚老成的人。淮南王發怒説：“你從哪裏知道他的?”愛妾詳細地説明了情況。淮南王懷疑她跟賁赫淫亂。賁赫害怕，説自己病了。淮南王更加憤怒，要捉拿賁赫。賁赫要上告英布，乘驛車前往長安。英布派人追趕，没有追上。賁赫到長安，上書告發，説英布有謀反的迹象，可以在叛亂發生之前誅滅他。皇帝把賁赫的上書告訴給蕭相國，蕭相國説：“英布不應當有這樣的事，恐怕是對他有仇恨的人故意誣陷他。請把賁赫拘禁起來，派人暗地裏察看淮南王。”英布看到賁赫畏罪逃跑向朝廷告發他，本來已經懷疑他説出了淮南國的一些秘密，漢朝的使者又來了，頗有驗證，就殺了賁赫全家，起兵反叛。

反書聞，上乃赦赫，以爲將軍。召諸侯問：“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坑竪子耳，何能爲!”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

朝廷收到英布反叛的報告後，皇帝就赦免賁赫，任命他爲將軍。皇帝召見諸侯問道：“英布反叛，對他應該怎麽辦?”諸侯都説：“派兵去活埋這個小子，還能怎麽樣呢!”汝陰侯滕公問他的門客薛公對這件事的看法，薛公説：“英布本當反叛。”滕公分析説：“皇帝割地而封賜爵位使

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吴,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吴,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吴,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爲廢上計而出下計?”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户。遂發兵自將東擊布。

他顯貴,南面稱王成了萬乘之國的君主,他反叛是什麽原因呢?”薛公説:“往年殺了彭越,又殺了韓信,這三個人是同等功勞、同類型的人。自己懷疑禍患會牽連到自身,因而反叛了。”滕公把這些話報告皇帝,説:“我的門客原楚國的令尹薛公,此人有計謀,可以問問他。”皇帝召見詢問薛公。薛公回答説:“英布反叛是不足爲怪的。如果英布采用上策,山東地區就不是漢朝所有了;采用中策,是勝是敗的情况就難以預料了;采用下策,陛下就可高枕無憂了。”皇帝問:“什麽是上策?”薛公回答説:“向東攻取吴國,向西攻取楚國,吞并齊國,奪取魯地,向燕國和趙國下一道文書,牢固地守住這些地方,山東地區就不是漢朝所有了。”皇帝問:“什麽是中策?”回答説:“向東攻取吴國,向西攻取楚國,吞并韓國,奪取魏國,占有敖倉的糧食,封鎖成皋的要道,是勝是敗的情况就難以預料了。”皇帝問:“什麽是下策?”回答説:“向東攻取吴國,向西攻取下蔡,把物資囤積到越,自居長沙,陛下可以高枕無憂了,漢朝平安無事。”皇帝説:“他會采用什麽計策?”薛公回答説:“采用下策。”皇帝説:“爲什麽不采用上策却要采用下策呢?”薛公説:“英布原來是驪山的刑徒,做到了大國的國王,這都是爲了自身,不會想到爲百姓、爲後世子孫來考慮,所以説會采用下策。”皇帝説:“好。”賜封薛公一千户。於是發兵并親自率領向東進攻英布。

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説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别爲三,彼敗吾一,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

英布開始反叛時,對他的將領們説:“皇帝老了,厭煩戰争,一定不會親自率兵前來。他要派遣將領來,在各位將領中我衹怕淮陰侯韓信和彭越,如今他們都死了,其餘的人不值得懼怕。”所以就起兵反叛。果真像薛公分析的那樣,英布向東進攻荆國,荆王劉賈逃跑,死在富陵。英布劫持了他的部隊,渡過淮河進攻楚國。楚國調兵與英布在徐縣、僮縣之間作戰。楚軍兵分三支,想相互援救,出奇制勝。有人勸告楚國將領説:“英布善於用兵,百姓向來畏懼他。并且兵法上説,諸侯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戰容易逃散。如今把部隊分成三支,他打敗了我們一支,其餘的

都會逃走，哪裏能够互相援救呢！”楚將不聽。英布果真打垮其中的一支，其他二支就瓦解逃跑了。

遂西，與上兵遇蕲西，會甀。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隃謂布“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戰，破布軍。布走度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舊與番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僞與俱亡走越。布信而隨至番陽。番陽人殺布兹鄉，遂滅之。封賁赫爲列侯，將率封者六人。

英布向西推進，與皇帝的軍隊在蕲縣西部相遇，在甀鄉交戰。英布的軍隊十分精鋭，皇帝於是固守庸城，看到英布軍隊列陣如同項羽軍隊一樣。皇帝對此感到厭惡。與英布彼此望見，遠遠地對英布説：“何苦要反叛?”英布説：“想做皇帝罷了。”皇帝怒駡他，便大戰起來，打敗了英布的軍隊。英布軍隊敗逃，渡過淮河，多次停下來交戰，總是失利，英布同一百餘人逃到江南。英布原來與番君吴芮通婚，因此長沙哀王讓人欺騙引誘英布，假裝同他一起逃到南越。英布相信他，跟隨着到了番陽。番陽人在兹鄉把英布殺死，終於滅掉了英布。皇帝封賁赫爲列侯，其他將領受封的六人。

盧綰

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綰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避宅，綰常隨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綰以客從，入漢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内，衣被食飲賞賜，群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者。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

盧綰，豐邑人，與高祖是同鄉。盧綰的父親與高祖的父親相友好，同時生孩子，高祖、盧綰同日出生，鄉親們抬着羊、酒祝賀兩家。等到高祖、盧綰長大，在一起讀書，又相友好。鄉親們稱贊兩家父輩相友好，生兒子在同一天，兒子長大又相友好，再一次用羊、酒向兩家祝賀。高祖還是平民的時候，因違法逃避躲藏，盧綰總是跟隨東奔西走。到高祖在沛縣起兵，盧綰以賓客身份跟隨，進入漢中升爲將軍，經常陪伴在内廷。跟隨高祖東征項羽，以太尉的身份總是不離左右，進出高祖的卧室，吃穿用各方面的賞賜，群臣們没有敢攀比的。即使像蕭何、曹參等人，衹是因爲事業需要而被尊重，至於其受到的寵愛，没有比得上盧綰的。盧綰被封爲長安侯。長安就是原來的咸陽。

項籍死，使綰别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綰，爲群臣觖望。及虜臧荼，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群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群臣知上欲王綰，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

項羽死後，就讓盧綰另帶一支軍隊，與劉賈一起進攻臨江王共尉。返回來後，跟隨高祖討伐燕王臧荼，都打敗了敵人，平定了那些地方。當時諸侯中不是劉姓而封爲王的有七人。皇帝想封盧綰爲王，群臣不滿而埋怨。等到俘虜了臧荼，就下達詔書，詔令將相列侯們選擇群臣中有功勞的封爲燕王。群臣知道皇帝想封盧綰，都

最多，可王。”上乃立綰爲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綰立六年，以陳豨事見疑而敗。

說：“太尉長安侯盧綰經常跟隨皇帝平定天下，功勞最多，可以封爲王。”皇帝就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受寵愛没有誰比得上燕王。盧綰封燕王六年後，因陳豨的反叛事被懷疑而垮臺。

豨者，宛句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豨以郎中封爲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及將守邊，招致賓客。常告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趙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諸爲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黄、曼丘臣所。漢十年秋，太上皇崩，上因是召豨，豨稱病，遂與王黄等反，自立爲代王，劫略趙、代。上聞，乃赦吏民爲豨所詿誤劫略者。上自擊豨，破之。語在《高紀》。

陳豨是宛句縣人，不知道起初是憑什麼跟隨漢王的。到韓王信反叛漢進入匈奴，皇帝到平城回來，陳豨由郎中封爲列侯，以趙相國身份統率監督趙國、代國的部隊，邊防部隊都歸屬他。陳豨年輕時，時常稱贊羡慕魏公子信陵君，到領兵守衛邊塞期間，廣爲招攬收養賓客。曾休假回鄉經過趙國，跟隨他的賓客坐的車有一千多輛，邯鄲官府的客館都住滿了。陳豨用以對待賓客的禮節，如同平民間的交往，總是謙卑待人。趙國相國周昌請求進京拜見皇帝，詳細講了陳豨賓客衆多，掌握重兵在外，恐有變故。皇帝派人調查審問住在代地的陳豨賓客種種違法的事，許多事都牽連到陳豨。陳豨恐懼，暗中讓賓客派使者到王黄、曼丘臣駐地。漢十年秋，太上皇去世，皇帝因爲這事召見陳豨，陳豨推説有病，就同王黄等人反叛，自立爲代王，劫掠趙地、代地。皇帝知道了，就赦免受陳豨牽連、挾持略取的官民。皇帝親自討伐陳豨，消滅了陳豨叛軍。事在《高帝紀》。

初，上如邯鄲擊豨，燕王綰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黄求救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使匈奴，言豨等軍破。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决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連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勝以爲然，乃私令匈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爲者。綰寤，乃詐論他人，以脱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久連兵毋决。

起初，皇帝到邯鄲攻打陳豨的叛軍，燕王盧綰也進攻他的東北部。陳豨派王黄到匈奴求救。燕王盧綰也派他的臣下張勝出使匈奴，告知陳豨等人的軍隊已被擊垮。張勝到匈奴，原燕王臧荼的兒子臧衍逃亡在匈奴，拜會張勝説：“你在燕國被尊重的原因，在於熟悉匈奴事務。燕國能够長期存在的原因，在於諸侯屢有反叛，連年用兵不能安定。如今你爲了燕國想趕緊消滅陳豨等人，陳豨等人滅亡以後，接着也就輪到燕國，你們也就要做俘虜了。你爲什麽不讓燕王暫且放過陳豨，而同匈奴聯合呢？事情留有餘地，能够長久地統治燕國，如果有漢朝征討的緊急情况，就能憑藉這種背景保全國家。”張勝認爲説的對，就擅自叫匈奴兵攻打燕國。燕王盧綰懷疑張勝結交匈奴謀反，上書奏請族滅張勝。張勝回來報告，詳細説明這樣做的原因。盧綰醒悟，

就弄虚作假判處了另外的人，開脱張勝和他的家屬，使他們得以成爲匈奴的間諜。又暗中派范齊到陳豨的駐地，想要讓反叛朝廷的戰禍長期地接連不斷。

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豨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綰，因驗問其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者，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漢族淮陰，誅彭越，皆吕后計。今上病，屬任吕后。吕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乃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綰。綰悉將其宫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高祖崩，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

漢朝斬殺了陳豨，他的副將投降，説燕王盧綰派范齊到陳豨駐地通告計謀。皇帝派使者召見盧綰，盧綰推托生病。皇帝又派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前往迎接盧綰，藉機向燕王身邊的人對證。盧綰更加恐懼，關門躲藏，對他最信任的近臣説："不是劉姓而爲王的，衹有我和長沙王了。去年朝廷族滅淮陰侯，殺了彭越，都是吕后的計謀。如今皇帝病了，大權托付給吕后。吕后婦道人家，專想尋找事端誅殺異姓王和大功臣。"於是推説有病不起身。他的近臣都逃避躲藏起來。他説的話多有泄露，辟陽侯聽到了，回到京城詳細報告皇帝，皇帝更加惱怒。又收得匈奴投降過來的人，説張勝流亡在匈奴，充當燕國的使者。於是皇帝説："盧綰果真反了！"派樊噲討伐燕王盧綰。盧綰帶着他的全部宫人家屬、數千騎兵，駐扎長城下等待、觀望，希望皇帝病愈，親自進京請罪。高祖去世，盧綰就帶領他的部下逃入匈奴，匈奴封他做東胡盧王。盧綰受蠻夷欺凌掠奪，經常想着再回漢朝。過了一年多，死在匈奴。

高后時，綰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綰妻亦病死。

高后時，盧綰的妻子和兒子逃出匈奴投降漢朝，碰上高后生病，不能接見，讓他們住在燕公館，想要設酒宴召見他們。高后最後去世了，盧綰的妻子也病死了。

孝景帝時，綰孫它人以東胡王降，封爲惡谷侯。傳至曾孫，有罪，國除。

漢景帝時，盧綰的孫子盧它人以東胡王的身份降漢，封爲惡谷侯。傳到曾孫，因犯罪，封國被廢除。

吴芮

吴芮，秦時番陽令也，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乃遇芮之將梅鋗，與偕攻析、酈，降之。及項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其將梅

吴芮，是秦朝時的番陽縣令，很得江湖地區的民心，號稱番君。天下開始反叛秦朝，英布投歸吴芮，吴芮把女兒嫁給他。於是率領越人起兵響應各地的反秦鬥争。沛公進攻南陽郡，碰上吴芮的將領梅鋗，就和他一起攻打南陽郡的析縣和酈縣，兩縣都投降了。等到項羽分封諸侯王的時候，因吴芮率領百越士兵配合諸侯，跟着一起

鋗功多，封十萬户，爲列侯。項籍死，上以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爲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謚曰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薨，子靖王差嗣。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至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爲列侯，傳國數世絶。

進入關中，所以立吴芮爲衡山王，建都邾。他的將領梅鋗功勞多，封給十萬户，爲列侯。項羽死後，皇帝因梅鋗有功，跟隨他進入武關，所以感激吴芮，改封爲長沙王，建都臨湘，一年後死去，謚號文王。子成王吴臣繼位。吴臣死，子哀王吴回繼位。吴回死，子共王吴右繼位。吴右死，子靖王吴差繼位。吴差於文帝後元七年死，没有兒子，封國被廢除。當初，文王吴芮，高祖認爲他有忠於朝廷的賢德，詔令御史説："長沙王忠誠，要寫在法令上。"到惠帝、高后時，封吴芮嫡子以外的兩個兒子爲列侯，封國傳了幾代，廢絶。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綰與兩韓信，皆徼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强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張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國。唯吴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絶，慶流支庶，有以矣夫！著于甲令而稱忠也！

贊曰：從前高祖平定天下，功臣中不是劉姓而封爲王的有八國。張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綰與兩個韓信，都能順應當時的時勢，隨機應變，憑藉權詐和實力獲得成功，都得到封地，面向南坐，稱孤爲王。因爲他們勢力强大而被朝廷懷疑，他們心裏也不能自安，事情發展到最後，形勢緊急，被迫謀劃反叛，終於滅亡。張耳憑藉着智慧保全了自己，傳到兒子也失去了封國。祇有吴芮從一開始，就不違背正道，所以能够把王號傳到五世，祇是由於没有繼承人王國纔被廢除，他的福澤流傳到嫡子以外的旁支子孫，這是有原因的啊！寫在朝廷頒布的重要法令上來表彰他的忠誠！

漢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五

荆燕吴傳

荆王劉賈

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不知其初起時。漢元年，還定三秦，賈爲將軍，定塞地，從東擊項籍。

荆王劉賈，漢高祖劉邦的堂兄，不知是什麽時候參加起事的。漢元年，漢王還定三秦時，劉賈任將軍。平定了司馬欣的塞地後，又隨劉邦東進攻打項籍。

漢王敗成皋，北度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度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

漢王敗於成皋，向北渡過黄河，奪得張耳、韓信的軍隊，將軍隊駐扎在脩武縣城。一方面深挖戰壕，高築壁壘；另一方面，派劉賈帶兵兩萬人，騎兵數百，進攻楚國，渡過白馬津，進入楚地，焚燒了楚國的糧草，破壞了楚軍的軍需供給，使其無法供應項王軍隊的糧食。不久，楚兵出擊，劉賈總是避開，不與楚兵交戰，而與彭越相互依恃，以圖自保。

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度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垓下，誅項籍。漢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尉死，以臨江爲南郡。

漢王追擊項籍到了固陵，派劉賈帶兵南渡淮河包圍壽春。回來之後，派人去離間并招降了楚國的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歸漢，協助劉賈攻取九江，迎合英布的軍隊，會戰於垓下，攻滅了項羽。因此，漢王又派劉賈率領九江兵，與太尉盧綰一起，往西南方向進攻臨江王共尉。共尉死後，臨江遂改爲南郡。

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填天下，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爲王者。"群臣皆曰："立劉賈爲荆王，王淮東。"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弗勝，走富陵，爲布軍所殺。

劉賈既有了戰功，當時高祖的兒子年齡小，兄弟少，才德又不高，想封同姓的人爲王以鎮服天下，於是下詔説："將軍劉賈有功勞，是够得上從子弟中選擇封王條件的人。"大臣們説："立劉賈爲荆王吧，管轄淮東。"六年以後，淮南王黥布反叛，向東攻打荆地。劉賈與之交戰，未能取勝，向富陵縣敗逃，被黥布的追兵殺死。

燕王劉澤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高祖三年，澤爲郎中。十一年，以將軍擊陳豨將王黄，封爲營陵侯。

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奸澤。澤大説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張卿往，見田生帷帳具置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説張卿曰："臣觀諸侯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吕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吕弱，太后欲立吕産爲吕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吕以王，萬户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爲内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吕産爲吕王。太后賜張卿千金，張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因説之曰："吕産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爲大將軍，獨此尚觖望。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吕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吕須女亦爲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爲琅邪王。琅邪王與田生之國，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還。

燕王劉澤，高祖同曾祖的兄弟。高祖三年，劉澤爲郎中。高祖十一年，以將軍之職帶兵打敗陳豨的將軍王黄，被封爲營陵侯。

高后主政時，齊國人田生游説在外時缺少資金，便以獻策的方式求助於劉澤。劉澤十分高興，在田生過生日的時候送給他二百斤黄金。田生拿到了黄金，立即返回齊國。次年，劉澤派人問田生："我們不再是朋友啦!"田生來到長安，不去見劉澤，而借住在一個大宅裏，讓他的兒子設法到吕后所寵幸的大謁者張卿手下做事。幾個月後，田生的兒子請張卿到家裏作客，田生親自爲他設宴。張卿前往，看見田生家裏的帷帳等裝飾用具一如列侯的規格，大爲驚訝。酒喝到暢快的時候，田生讓衆人退去，對張卿説："臣觀看了一百餘所諸侯邸宅，都是高祖的功臣所住。現今吕氏家族原本輔佐高帝取得天下，功勞非常大，又有親戚太后之尊。太后年事已高，吕氏勢力尚弱小，太后欲立吕産爲吕王，統轄代國。可太后難於啓齒，怕大臣不同意。目前你最受寵幸，大臣們都敬重您，您何不規勸大臣們同意封諸吕爲王，然後禀報太后，太后必然高興。吕氏家族封爲王，您也必然得封萬户侯。太后想求得的事，您作爲内臣，不迅速使其實現，恐怕將大禍臨頭。"張卿聽了，認爲很對，於是諷勸大臣們贊成封諸吕之事，并禀報了太后。太后上朝，就提起這件事，徵求大臣們的意見。大臣們請封吕産爲吕王。事後，太后賞賜了張卿黄金一千斤，張卿取一半給田生，田生不受，并乘機勸説他道："吕産封王，大臣們未必十分服氣。現在營陵侯劉澤，是劉氏宗族中的長者，又是大將軍，衹有他因未被封王而心懷怨望。現在您去對太后講，分齊地十幾個縣封他爲王，劉澤爲此高興而去，吕氏諸王的地位便更加穩固了。"張卿就對太后説了。又因爲太后妹妹吕須的女兒是營陵侯劉澤的妻子，於是就封劉澤爲琅邪王。琅邪王與田生前往封國，田生勸他快走，不要逗留。走出函谷關後，太后果然派人追來。劉澤已經出關，來人就回去了。

澤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諸吕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吕。至梁，聞漢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是爲孝文帝。文帝元年，徙澤爲燕王，而復以琅邪歸齊。

劉澤爲琅邪王的次年，吕太后病逝。劉澤便說："皇帝年少，諸吕當權，劉氏宗室勢孤力弱。"於是領兵與齊王合謀西進，打算誅滅諸吕。當到達梁地時，聽說漢大將軍灌嬰屯駐滎陽，就收兵駐扎於本國的西疆，獨自奔馳至長安。這時，代王劉恒也從代國到了京師長安，各將相與劉澤共同擁立代王爲漢天子，即孝文帝。孝文帝元年，改封劉澤爲燕王。把琅邪地區仍給了齊國。

澤王燕二年，薨，謚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子定國嗣。定國與父康王姬奸，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爲姬。與子女三人奸。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它法劾捕格殺郢人滅口。至元朔中，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事。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哀帝時繼絶世，乃封敬王澤玄孫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爲營陵侯，更始中爲兵所殺。

劉澤做燕王兩年後去世，謚稱敬王。其子康王劉嘉繼位，九年去世。康王之子定國繼位。定國和他父親的姬妾通奸。生一男孩，又强奪其弟媳爲妾，還與三個女兒通奸。定國打算誅殺肥如縣縣令郢人，郢人等向朝廷上告定國，定國派謁者以違犯别的法律的罪名捕殺郢人滅口。到了元朔年間，郢人的兄弟再次上書朝廷詳細告發定國的罪狀。武帝讓公卿大臣討論，都議論說："定國的行爲如同禽獸，亂了人倫，違反了天意，罪當處死。"天子批准了這一建議。定國於是自殺。封國建立四十二年，被廢除。哀帝時，爲了延續斷絶封國的諸侯世家，將劉澤玄孫的孫子無終縣的衹有一級爵位的劉歸生封爲營陵侯。更始年間，劉歸生被兵士殺害。

吴王劉濞

吴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爲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堅守，棄國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爲合陽侯。子濞，封爲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吴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爲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

吴王劉濞，高帝兄長劉仲的兒子。高帝封劉仲爲代王。匈奴進攻代國，劉仲不能堅守，暗自棄國而逃，從雒陽回京師長安。天子不忍繩之以法，廢除其王位，降爲合陽侯。將他的兒子劉濞封爲沛侯。淮南王黥布反叛，高祖親自帶兵前往討伐。這時，劉濞二十歲，以騎將隨高祖打敗黥布。荆王劉賈被黥布殺害後，無後代。高祖擔心吴郡及會稽郡之民輕浮而凶悍，一時没有較强大的諸侯王鎮撫，他的兒子年齡尚小，於是在沛封劉濞爲吴王，管轄三郡五十三城。拜授印後，高祖召見并給他相面，說："你有反叛之相。"心裏後悔，不該封他，但又不能收回成命，於是輕輕拍着劉濞的背說："漢立國五十年後，東南面將有反叛之亂，難道會是你嗎？不過，天下同姓是一家，千萬不要反叛！"劉濞磕頭說：

“我不敢。”

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鑄錢，東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

惠帝與吕后統治時期，由於天下初定，各郡國諸侯都專心致力於本國的統治。吴國的豫章郡有座産銅的山，於是招致四方的亡命之徒盗鑄貨幣，又在東南煮海水爲鹽，因而不向百姓收税，國家財政十分富足。

孝文時，吴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吴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吴。吴王愠曰：“天下一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吴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吴使來，輒繫責治之。吴王恐，所謀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上復責問吴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吴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吴使者歸之，而賜吴王几杖，老，不朝。吴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共禁不與。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

文帝時，吴太子到京師朝見，得以陪伴皇太子飲酒下棋。吴太子的師傅都是楚地人，致使他與楚人一樣的輕浮凶悍，驕横縱恣。下棋時争棋路，對皇太子不恭敬，皇太子舉起棋盤擲向吴太子，將他打死，於是把他的尸體送歸吴國安葬。吴王惱怒地説：“天下同姓是一家，死在長安就安葬在長安，何必歸葬吴地！”又把吴太子的尸體送回長安安葬。由此，吴王心懷不滿，漸漸失去諸侯王對漢廷的禮節，裝病不朝見皇帝。朝廷知道是爲了他的兒子被殺的緣故，查驗後實際上没有病，因而吴國每派使臣來，總是拘繫而進行責罰。吴王害怕，更加圖謀反叛朝廷。後來，劉濞讓人代己向皇帝行秋請之禮，文帝又責問吴國來使。使者説：“天子要是察知臣下私事，使臣下憂患生變，是不吉利的。如今吴王開始謊稱有病，被天子察覺了，他看到責罰得快，就更加隱蔽其陰謀了。他害怕天子要殺他，其謀對朝廷更没有好處。祇有天子赦免他以往的罪行纔是上策。”於是，天子全部赦免吴國使者，放歸吴國，并賞賜吴王憑几和手杖，説吴王老了，可以不到京城朝見天子。吴王被釋罪後，其陰謀就更加無所顧忌了。然而，吴國有銅和鹽之利，百姓因而不用繳税；如有當服勞役者，官府也爲之出錢以代。每到年節，都要慰問有才學的人，并給鄉里居民以賞賜。别的郡國派官吏來吴國逮捕逃到吴地的罪犯，吴國也釋其罪，嚴禁不給。就這樣治理了三十餘年，因而吴王能役使其民衆。

鼂錯爲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吴過可削。數上書説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吴王日益横。及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説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

時鼂錯爲太子家令，得到皇太子的寵愛。他不止一次地講吴王的罪過，主張削其地加以處罰。他還幾次給文帝上書説這件事，文帝性格寬厚，不忍心處罰，由此吴王愈加蠻横。後來景帝即位，鼂錯任御史大夫，他向天子説：“從前高祖初定天下，兄弟少，兒子們年齡小，於是大封

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奸，削其六縣。

同姓爲諸侯王。因而高祖的庶子劉肥爲齊悼惠王，統轄七十二城之地；庶弟劉交爲楚元王，管轄楚國四十城之地；兄長的兒子劉濞爲吴王，統轄吴國五十餘城之地。這三個諸侯國，占有了全國一半的土地。現在吴王因爲他的兒子被殺，謊稱有病不來朝見，按照古代法規應當處死。文帝不忍心處死吴王，反而賞賜他憑几與手杖，對他的恩惠是多麽的深厚。可是吴王不但不改過自新，反而更加驕横放縱，公然就山鑄造貨幣，煮海水爲鹽，引誘四方逃亡之人圖謀叛亂。現在削減他的屬地他要反叛，不削減也要反叛。削減了，他反叛會快一些，造成的禍害小一點；如果不削減他的屬地，反叛得晚一些，造成的禍害會更大。”景帝三年冬天，楚王來朝見天子，晁錯就説楚王劉戊前些年在爲薄太后守喪期間，在守喪的房間内與人通奸，請處以死刑。天子下詔赦其死罪，衹削減他的屬地東海郡。在此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去他的屬地常山郡。膠西王劉卬因爲賣官爵的事犯了罪，也被削去了六個縣。

漢廷臣方議削吴，吴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口説膠西王曰：“吴王不肖，有夙夜之憂，不敢自外，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日以益甚。語有之曰：‘舐糠及米。’吴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吴王身有内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吴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

在漢朝諸大臣議論要削減吴國屬地時，吴王擔心削地没完没了，就想按照預定計策進行謀反。考慮在諸侯王中無人可與之謀，聽説膠西王勇敢，喜好軍事，諸侯都懼怕他，於是派中大夫應高去游説膠西王説：“吴王碌碌無能，日夜都有憂心的事，我們是一家人，因而派我來向你説説吴王的心事。”膠西王説：“有什麽指教？”應高説：“現在天子任用奸邪之臣，聽信讒言，更改法律，侵削諸侯王領地，徵收索要的東西日益增多，譴責處罰實在太重，而且與日俱增。俗話説：‘狗吃東西開始時舔糠，慢慢的就要吃米了。’吴國與膠西，是諸侯中的有名者，一時受到查處，就不能安穩縱恣地行事了。吴王身體有病，不能朝見天子已有二十餘年。他常常怕受到猜疑，而又無法説清楚，整日束身自修，還惟恐不能得到朝廷的開釋。聽説大王您曾因買賣官爵的事犯過錯誤，并因此被削減了屬地，處罰不當，這恐怕朝廷的目的不止是要削地吧。”膠西王説：“有這回事。你要怎麽樣？”應高説：“同

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晁錯營或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吴王内以晁錯爲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吴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吴王，猶恐其不果，乃身自爲使者，至膠西面約之。

做壞事，要互相幫助；共同友好，要把好處留給對方；要各自同情對方，就要相互滿足對方的求助；共同的欲望，要一道奔赴向前；共同的利益，要一道拼死去追求。現在吴王自以爲與大王所擔心的是一樣的，願意依據時機，順應事物的規律，哪怕是犧牲自己的生命，也要除去天下的災難。您看可以嗎？”膠西王驚訝地看着他説：“我怎麽敢這樣做呢？皇帝雖然逼我們很急，那衹有一死而已，怎麽能不服從他呢？”應高説：“御史大夫晁錯蠱惑天子，侵削諸侯，遮塞忠賢，滿朝臣子都怨恨他，各諸侯王都有反叛之意，事情壞到了極點。天上出現彗星，地裏出現蝗蟲，這是萬世也少有的。在百姓憂愁勞苦之時，聖人就該舉事了。吴王對漢廷的目的是爲了除去晁錯，對諸侯則跟隨在大王之後，馳騁於天下，走到哪裏，哪裏就投降；軍隊攻打哪裏，哪裏就崩潰，没有人敢不服從。如幸得大王誠心答應并給我一個回音，那麽，吴王就率領楚王奪取函谷關，守住滎陽敖倉的糧食，抗拒漢兵，搭建行軍停息的簡易房舍，等待大王。要是有幸大王來了，那麽，天下可以兼并，由吴、膠西兩主分而治之，這樣不也是可行的嗎？”膠西王説：“好。”應高回去向吴王報告了情况。吴王還擔心膠西王不實現諾言，於是親自以使者身份潛行至膠西，與劉卬當面約定。

膠西群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爲漢十二，爲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争，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

膠西國群臣中有的人知道了膠西王的謀劃，規勸説：“諸侯的屬地不過是朝廷的十分之二，爲叛亂而使太后憂愁，不是好的策略。現在侍奉一個皇帝還説不容易，假使反叛得逞，兩個皇帝争權奪利，發生的災難將會更多。”膠西王不聽勸告，還是差派使臣分頭去約齊、菑川、膠東、濟南各國，他們都答應了。

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吴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吴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與菑

諸侯新受削地的責罰，既震動又恐懼，大都怨恨晁錯。等到削吴國的會稽、豫章郡的詔書一到，吴王首先起兵反叛，處死了在吴國朝廷的二千石以下官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各國隨之都反叛，向西進軍。這時，齊王後悔，違背諾約，守城不發兵；濟北王因城墻没有修好，他手下的郎中令脅迫住濟北王，也不得發

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

七國之發也，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

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吴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絶先帝功臣，進任奸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内，或入臨晋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壹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絶，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吴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願諸王勉之。

兵。膠西、膠東二王爲統帥，與菑川王、濟南王一道，共同圍攻臨菑。趙王劉遂於暗中也讓匈奴與之聯合進兵。

七國聯合反叛開始時，吴王將全部軍隊投入，向國内下令説："寡人現已六十二歲，親自領兵出征；我小兒子十四歲，也身先士卒。國人中年齡大到六十二歲，小的滿十四歲的，都要從軍。"共招集到二十餘萬人。同時又派使臣到南面的閩、東越兩國，兩國也發兵相隨。

景帝前元三年正月甲子日，吴王劉濞首先起兵於廣陵，向西渡過淮河，與楚兵會合。派使臣向各諸侯王送去書信，説："吴王劉濞敬向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已故長沙王的王子問候并請教：由於漢廷有賊臣晁錯，他没有什麽功勞，却侵奪諸侯的屬地，并使官吏揭發、拘囚、審問和治罪諸侯，以專門侵奪、侮辱諸侯爲其本職。對劉氏骨肉不以諸侯之禮相待，不任先帝功臣，進用邪惡之人，以迷惑之言爲害天下，要使國家遭受危難。天子多病，志在安樂，不能看清事實。因而我要舉兵誅滅晁錯，現謹向大家討教。我國雖然窄小，方圓衹有三千里，人口雖少，但精兵有五十萬。我尊奉南越國三十餘年，其國王及各位首領都願意分出軍隊支持我，因而又可以得到三十萬人。寡人我雖碌碌無能，願意親自跟隨各位國王。南越兵北攻長沙國，以王子平定長沙以北後，再向西進攻蜀郡、漢中。通告東越王、楚王及淮南、濟北、衡山三王，與我一起西進；齊地諸王與趙王平定河間、河内以後，或是進入臨晋關，或是與我在雒陽會合；燕王、趙王因原與匈奴單于有約定，燕王在平定北面的代、雲中以後，將匈奴兵帶入蕭關，直取京師長安，匡救天下，以安高帝廟宇，與諸王共勉之。楚元王王子與淮南、衡山、濟北三王已有十餘年未得到朝廷的恩澤，故對漢廷恨之入骨，想發兵攻漢廷已久有此心，我没有得到各位國王的意見，未敢聽其便。現在各位國王如能救亡國、繼絶世，振興弱小，討伐暴虐，安定劉氏家族，是國家之大幸。吴國雖然貧窮，但我三十餘年來，

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户；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户，如得大將；人户五千，如得列將；人户三千，如得裨將；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賜皆倍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吴，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

節衣縮食，積聚金錢，日夜操練軍隊，屯積糧食。這一切都是爲了這個原因，願與各位國王共同努力實現。凡能捕斬大將的，賞黄金五千斤，封萬户侯；捕斬列將，賞黄金三千斤，封五千户侯；捕斬裨將，賞黄金兩千斤，封二千户侯；捕斬二千石官吏者，賞黄金一千斤，封千户侯：皆爲列侯。有以軍隊與所轄城池或土地來降者，所帶士兵、人户各一萬者，封賞與斬獲大將相同；所帶士兵及人户各達五千的，其封賞與擒斬列將相同；如所帶兵卒及人户各有三千，則按捕斬裨將待遇；如士兵、人户各有一千，則給斬獲二千石的待遇。其他一般小官吏均可按等級分别享受爵位與賞金。所給封賞比漢廷的規定多一倍。原有爵位及封地的人，除保留其原有的外，另外再給封賞。希望各位國王公開向士大夫等宣布，不敢有所欺瞞。寡人的黄金與錢幣天下處處都有，不一定取自吴國，各位國王日夜使用也用不完。如有應該給予封賞的人，可以告訴我，我將派人送黄金、錢幣去。非常恭敬地將上列情況通告你們。"

七國反書聞，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吴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

漢朝廷知道了七國反叛的消息，景帝派太尉、條侯周亞夫帶領三十六位將領出發攻打吴、楚；派曲周侯酈寄領兵攻打趙國，派將軍欒布率兵出擊齊國，派大將軍竇嬰駐扎滎陽，以監視齊、趙軍隊的動静。

初，吴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吴相袁盎。召入見，上問以吴楚之計，盎對曰："吴楚相遺書，曰'賊臣晁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從其議，遂斬錯。語具在《盎傳》。以盎爲泰常，奉宗廟，使吴王，吴王弟子德侯爲宗正，輔親戚。使至吴，吴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吴王拜受詔。吴王聞盎來，亦知其欲説，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

當初，在吴、楚反叛的消息剛聽到、尚未發兵之際，竇嬰向天子講起吴國前丞相袁盎。天子於是召見袁盎，詢問解决吴楚反叛的計策。袁盎説："吴、楚相互通書，都説'賊臣晁錯專權，貶謫諸侯，削减侵奪諸侯封地'，因此而反叛，稱作向西討伐，共同誅殺晁錯，恢復原有封地即可罷兵。現今之計惟有將晁錯處死，派出使臣去赦免七國之罪，恢復七國的原有封地，那就可以不用兵刃相見，就可以避免流血犧牲。"天子依從他的建議，就將晁錯斬首。詳細情況記載在《袁盎傳》中。於是，封袁盎爲太常，掌宗廟祭祀，并出使去見吴王。吴王的侄子德侯爲宗正官，以與吴有近親關係作爲輔助使臣派去吴國。等到吴國時，吴、楚兩國的軍隊已在進攻梁國的

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亡走梁，遂歸報。

軍營。宗正因爲是親戚，先入見吴王，命吴王跪拜接受詔書。吴王聽説袁盎來了，知道他想説什麽，笑着回答説："我已經爲東帝了，還要向誰拜？"不肯見袁盎而將他扣留軍中，企圖脅迫其爲吴將。袁盎不肯答應，吴王就派兵圍守，準備殺了他。袁盎於夜間逃到了梁國，於是回到京城，將情況報告了天子。

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吴兵鋭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盡鋭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絶淮泗口，塞吴餉道。使吴、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吴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絶吴餉道。

條侯周亞夫乘官車六乘傳，調集大軍會兵滎陽。到了雒陽，遇見了劇孟，高興地説："七國反叛，我乘官車到了這裏，没有想到竟能安全地到達此地。我還以爲反叛的諸侯已得到了劇孟。現在劇孟没有動摇，我占據了滎陽，滎陽以東的地區就不用憂慮了。"到了淮陽，向原是父親絳侯周勃的幕僚鄧都尉詢問："有什麽計策?"鄧都尉説："吴國的軍隊十分精鋭，與他們交鋒很難取勝。楚軍浮躁，不能久留。如今爲將軍打算，不如帶兵去東北方向駐兵昌邑，將梁國丢給吴國，吴國必然將全部精鋭部隊攻打梁國。將軍則深挖戰壕，高築壁壘，派出輕裝部隊守住淮河、泗水的出入口，斷絶吴國的糧餉供給。使吴、楚兩國感到疲憊而糧草匱乏，我們用裝備、物資齊全的優點去制住他因缺糧、缺物資而急於想結束戰爭的不利處境，這就必然會打敗吴國。"周亞夫聽了説："此計甚妙。"於是，聽從了他的計策，在昌邑南面堅守，同時派輕裝部隊切斷吴國的運糧道路。

吴王之初發也，吴臣田禄伯爲大將軍。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吴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别，多它利害，徒自損耳。"吴王即不許田禄伯。

吴王初起兵時，其臣田禄伯爲大將軍。他向吴王説："將軍隊集結向西，没有其他出奇制勝的辦法，立功很難。臣願帶領五萬人，另行沿長江、淮河而進，收復淮南、長沙，入武關，而後與大王會合，這也是一條好計。"吴王太子規勸説："大王起兵是以反漢爲名，軍隊難以借給别人統領。如他人也起來反對吴王，那怎麽辦？况且，由他人攬軍權分兵而去，萬一碰到不利於我之事，衹能白白使自己遭受損失而已。"吴王於是没有答應田禄伯的請求。

吴少將桓將軍説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

吴國年輕的將軍桓將軍向吴王勸説道："吴國步兵多，利於在險惡之地作戰；漢廷車、騎兵多，利於在平原作戰。希望大王經過的城市未攻

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吴王問吴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

下的話，暫且徑直西進，迅速占領洛陽的武器庫，奪取敖倉的糧食，占據高山及河流的險要之地，并以此來號令諸侯，那麽，雖然没有入關，天下就已經平定了。如果大王行軍慢，所過城邑都要逗留，一旦漢軍以兵車及騎兵來了，進入梁、楚兩國的外圍，戰争就要失敗了。”吴王徵求各位老將軍的意見，老將軍們説：“此人年少，雖可用以衝鋒陷陣，怎能懂得深謀遠慮呢?”於是，吴王没有采用桓將軍的計策。

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行間侯、司馬，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吴，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説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吴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户，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吴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吴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吴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

吴王專權，并親自帶兵，尚未渡過淮河，他手下的許多賓客就分别被封爲將、校尉、行間侯、司馬等官，惟有周丘没有任用。周丘，下邳人，有罪逃至吴國，做酒的買賣，且行爲不端，吴王瞧不起他，故不任用。於是周丘請見吴王，向吴王説：“臣因爲没有能力，不能戴罪立功於軍隊。臣不敢向大王請求給我帶一些兵，祇希望大王給我一漢符節，我必然會有報答的。”吴王於是給他以漢符節。周丘得到了漢節，於夜間速入下邳。當時下邳已聽説吴國反叛，都在城中防守。周丘到了驛站，召傳縣令入房間，宣布縣令罪名，讓侍從將縣令處死。然後將與自己的兄弟們相好的有勢力的官吏召集在一起説：“吴王的兵就要到了，將下邳全城的人都殺了祇不過要一頓飯的功夫。現在我們降吴，各人的家屬及房産必然會保住，能力大的争取封侯的機會到了。”這些人出去後便相互通告，於是下邳城全部投降。周丘一夜之間就得到兵卒三萬人，於是派人去報告吴王，并帶領士兵向北攻城略地。及到城陽，已有士兵十餘萬人，并打敗了城陽的中尉軍。聽説吴王敗逃的消息，心裏思量無法與吴王一起取得成功了，於是又帶着士兵回歸下邳。途中，因背上生毒瘡而死。

二月，吴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絶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并日

二月，吴王敗逃，天子乃詔諭將軍：“聽説做善事者上天必然會以福回報，作惡者上天必會報以災難。我朝高帝功德永垂，建立諸侯之國。趙幽王、齊悼惠王無長子繼王位，文帝哀而憐之，并施恩惠，封幽王子劉遂、悼惠王子劉卬等爲諸侯王，令他們繼續奉祀其先王的宗廟，成爲漢朝的藩國。其恩德可謂天高地厚、光比日月。

月。而吴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壟，甚爲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

然而，吴王劉濞背德棄義，誘招天下的亡命之徒，私鑄錢幣，擾亂國家的幣制，裝病不按時朝見皇帝達二十餘年。主管部門幾次要求治劉濞之罪，文帝寬容不治，目的是想讓他改過從善。而今，他與楚王劉戊、趙王劉遂、膠西王劉卬、濟南王劉辟光、菑川王劉賢、膠東王劉雄渠互相約定，共同謀反，違反天意，叛逆漢朝，起兵發難，想推翻中央王朝。叛軍殺死漢朝的大臣及使者，强行劫掠百姓，濫殺無辜，燒毁民宅，掘民墳冢，十分殘暴。而劉卬等人更加叛逆無道，燒毁郡國宗廟，抄掠供奉宗廟的衣服器具，我十分痛恨。現在我穿素服，不上正殿，希望將軍們要動員士大夫努力討伐這些反叛分子。打擊反叛分子以殺得多、入地深計功，俸禄在比三百石以上的反叛分子都要殺掉，不許釋放。誰敢議論詔書或不按詔書要求的去做，都要處以腰斬。”

初，吴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鋭甚。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訴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乃得頗敗吴兵。吴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吴糧絶，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吴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於是吴王乃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啖東越，東越即紿吴王，吴王出勞軍，使人鏦殺吴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吴王太子駒亡走閩越。吴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

原先，吴王在渡過淮河後，與楚王一起向西攻敗景帝弟劉武的梁國軍隊於棘壁，乘勝向前進擊，鋭不可當。梁孝王爲之畏懼，派將軍迎擊。吴、楚軍又打敗了梁國的兩路軍隊，士兵都往回逃走。梁孝王幾次派使臣向太尉周亞夫求救，周亞夫不援救。又派使臣將周亞夫的態度向天子告發，天子派人讓周亞夫去救梁國，周亞夫又以特殊情況而不發兵救梁。梁王於是派韓安國與以死阻楚反叛的楚丞相張尚之弟張羽爲將軍領兵，纔得以稍敗吴軍。吴兵想向西進，梁國的城池均有防守，因而不敢向西走，轉而奔向周亞夫的軍隊。在下邑，吴軍求戰，周亞夫堅守壁壘，不肯與戰。吴軍斷糧，士兵飢餓，幾次挑戰，於是夜裏襲擊周亞夫軍營，佯攻東南面，周亞夫命令於西北面守備。吴兵果然從西北强攻，未能攻破，吴兵大敗，士兵多半餓死或投降走散。於是吴王與其麾下壯士千人乘夜逃走。過淮河，走丹徒，退保東越。東越有兵約萬餘人，并派人招集逃兵。漢廷派人以利引誘東越，東越於是欺騙吴王，乘吴王出來慰勞兵士，即派人用矛戟撞死了吴王，用木匣裝上吴王的首級，飛馬上報漢廷。吴太子劉駒逃入閩越。吴王死後，吴軍潰散，隨時隨地都有士兵向漢太尉條侯及梁軍投降。楚

王劉戊兵敗，自殺而死。

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稿，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以罷，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不聽。漢將弓高侯頹當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晁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爲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

膠西、膠東、菑川三王圍攻齊國的臨菑，歷時三個月還没有攻破。漢兵一來，就各自領兵回國去了。膠西王回國後，光脚步行，睡稻草席，喝白水，并向太后賠罪。其太子劉德説："漢軍已在撤兵，我看他們比較疲憊，可以襲擊他們，希望大王收拾殘餘兵力追擊，如不能戰勝，可以逃到海上去，亦未爲晚。"膠西王説："我們的士兵傷亡過重，不能再打仗了。"不聽他兒子的意見。漢朝將領弓高侯韓頹當給膠西王送來一封書信，信中説："我奉天子的詔書來誅殺反叛者。凡投降者赦免其罪，恢復原來的職位；不投降者消滅之。膠西王你何去何從，我須據以處理。"膠西王袒胸露臂赴漢軍軍營，磕頭拜謁，説："臣劉卬奉法不謹慎，所以驚駭百姓，有勞將軍遠道來到我的窮國，請給予剁爲肉醬的刑罰。"韓頹當手執金鼓與之相見，説："膠西王對發兵反叛感到苦惱，我願意聽聽你發兵的原因。"膠西王一面磕頭，一面跪着向前走，回答説："是這樣的：晁錯是天子面前當權的臣子，他改變高帝的法令，侵奪諸侯屬地，劉卬等認爲是不公正的。我們害怕他要把國家搞亂，因而七國同時發兵以誅殺晁錯爲目的。現在聽説晁錯已被殺，劉卬等謹撤兵回國。"韓頹當説："如果大王認爲晁錯所做不善，爲什麽不上告皇帝呢？同時，没有皇帝詔書及發兵虎符，而擅自出兵攻打正義的國家。從這些看來，你們的意圖不是祇想誅殺晁錯而已。"馬上取出天子的詔書，讀給膠西王聽，説："大王你自裁吧。"膠西王説："像劉卬等這樣的人死有餘辜。"於是就自殺而死。太后、太子也都死了。這時，膠東、菑川、濟南三王也都伏法被殺。酈食其領兵進攻趙國，打了十個月纔取勝，趙王劉遂自殺。濟北王劉志初被脅迫與謀，後堅守不發兵，所以赦而未殺。

初，吴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當初，是吴王首先反叛的，同時兼領楚兵，聯絡齊國與趙國。從正月開始，到三月就都被攻破并滅亡。

贊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

贊曰：荆王劉賈之所以被封爲王，是因爲

下未集，故雖疏屬，以策爲王，鎮江淮之間。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吕氏，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吴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斂以使其衆，逆亂之萌，自其子興。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晁錯爲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爲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

天下還未安定，所以雖是劉氏遠房，也封爲王，坐鎮江淮一帶。劉澤封王起端於田生之謀，他先激吕后封吕産，後讓人諷吕后封劉澤爲王，終於面南稱孤了三代。一旦事情敗露，隨之就是重罪，難道不是很危險嗎？吴王劉濞專有山海物産之利，能减輕賦税，籠絡并役使民衆，反叛之謀從他的兒子被殺時萌生。古代的諸侯國方圓不過百里，山林川澤還不算在内，大概就是爲了防備其反叛中央。晁錯爲國家的長遠利益着想，反而災禍及身而死。"不要做起事的主謀，因爲會遭到禍害"，此言不正是説的晁錯嗎！

漢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六

楚元王傳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别去。

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次仲，伯蚤卒。高祖既爲沛公，景駒自立爲楚王。高祖使仲與審食其留侍太上皇，交與蕭、曹等俱從高祖見景駒，遇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田。至霸上，封交爲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卧内，傳言語諸内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數别將。

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賈爲荆王，交爲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後封次兄仲爲代王，長子肥爲齊王。

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爲羹盡，轑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繇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爲羹頡侯。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的同父小弟。喜歡讀書，多才多藝。小時候曾和魯穆生、白生、申公一起跟浮丘伯學習《詩》。浮丘伯，是孫卿的門人。到秦焚書時，各自散去了。

高祖兄弟四人，長兄劉伯，老二劉仲，劉伯死得早。高祖做了沛公，景駒自立爲楚王。高祖叫劉仲和審食其留下侍奉太上皇，劉交和蕭何、曹參等一起跟高祖去見景駒，遇到項梁，一起擁立楚懷王。於是向西攻南陽，進武關，和秦在藍田開戰。到霸上，封劉交做文信君，跟着進入蜀漢，回去平定三秦，殺項籍。登上帝位，劉交和盧綰經常侍奉皇上，出入於卧室内，向外傳達各種内事密謀。而皇上的堂兄劉賈多次帶兵配合主力部隊作戰。

漢六年，已廢了楚王信，把他的地盤分成兩個國，立劉賈爲荆王，劉交爲楚王，統治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個縣，因爲他們以前有功的原因。後來封次兄劉仲做代王，長子劉肥做齊王。

起初，高祖微賤時，經常避難，時時和賓客們一起到大嫂家吃飯。嫂子討厭小叔和客人來，假裝羹湯吃完了，用勺刮鍋，客人於是都走了。高祖隨後看鍋裏有羹湯，因此怨恨嫂子。等立了齊、代王，衹有劉伯的兒子未得侯位。太上皇爲他説話，高祖説："某不敢忘了封他，是因爲他母親不慈厚。"七年十月，封劉伯的兒子劉信做羹頡侯。

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

高后時，以元王子郢客爲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爲夷王。申公爲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以爲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爲平陸侯，富爲休侯，歲爲沈猶侯，埶爲宛朐侯，調爲棘樂侯。

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

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爲薄太后服私奸，削東海、薛郡，乃與吴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

元王到了楚，封穆生、白生、申公做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派兒子郢客和申公一起完成學業。文帝時，聽説申公研究《詩》最精通，立爲博士。元王喜歡《詩》，兒子們都讀《詩》，申公開始做《詩》傳，稱爲《魯詩》。元王也編集《詩》傳，稱做《元王詩》，世上或許還存有其詩。

高后時，令元王兒子郢客爲宗正，封上邳侯。元王在位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死，文帝便令宗正上邳侯郢客繼位，這是夷王。申公做博士，免了官，跟郢客回去，又任命爲中大夫。在位四年薨，兒子劉戊繼位。文帝尊寵元王，生了兒子，封爵比同皇子。景帝即位，以親親名義封元王寵愛的兒子五人：兒子劉禮爲平陸侯，劉富爲休侯，劉歲爲沈猶侯，劉埶爲宛朐侯，劉調爲棘樂侯。

起初，元王敬重申公等，穆生不喜歡喝酒，元王每次擺酒，常常爲穆生準備甜酒。到王劉戊即位，經常準備，後來忘了擺甜酒。穆生回去説："可以走了！不擺甜酒，王的意思怠慢，不走，楚人將把我鉗在市上。"稱病卧床。申公、白生勉强讓他起來説："難道就不想想先王的恩德嗎？現在王一旦失於小禮，怎至於這樣！"穆生説："《易》説'知道徵兆的大概是神吧！徵兆是行動的隱微之象，吉凶的預先表現。君子見到徵兆就行動，不等到最後時刻。'先王之所以禮遇我們三人，是因爲大道還存在；現在忽視它，是忘了道。忘了道的人，怎麽可以與他久處！難道是爲區區小禮嗎？"於是稱病辭歸。祇有申公、白生留下。

王劉戊逐漸淫暴，二十年，因爲在給薄太后服喪期間私下通奸，削減東海、薛郡，於是和吴暗通。二人勸諫，不聽，受胥靡之刑，讓他們穿着赭衣，舉着杵在市上正身舂臼。休侯派人勸諫王，王説："季父不跟我一致，我起事後，先捉住季父。"休侯害怕，便和母親太夫人逃至京城。二十一年春，即景帝三年，削減封地的文書一

也，削書到，遂應吴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吴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絶吴楚糧道，士饑，吴王走，戊自殺，軍遂降漢。

到，便響應吴王謀反。他的國相張尚、太傅趙夷吾勸諫，不聽。便殺了張尚、夷吾，起兵會合吴軍向西攻梁，攻占棘壁，到昌邑南，和漢將周亞夫開戰。漢阻絶吴楚的糧道，士兵飢餓，吴王逃跑，劉戊自殺，軍隊於是投降漢。

漢已平吴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爲楚王，奉元王後，是爲文王。四年薨，子安王道嗣。二十二年薨，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子節王純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即位，延壽以爲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故爲其后母弟趙何齊取廣陵王女爲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之，使廣陵王立，何齊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毋後人有天下。"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

漢平定了吴楚，景帝便立宗正平陸侯劉禮爲楚王，承續元王，這是文王。四年薨，兒子安王劉道繼位。二十二年薨，兒子襄王劉注繼位。十四年薨，兒子節王劉純繼位。十六年薨，兒子延壽繼位。宣帝即位，延壽認爲廣陵王劉胥是武帝的兒子，天下有變動一定能被擁立，暗中想依附輔助他，便爲他的王后的同母弟趙何齊娶廣陵王女兒爲妻。和何齊謀劃道："我和廣陵王聯手，天下如有不安定，出兵援助，讓廣陵王登皇位，何齊娶公主，可得到列侯之位。"於是派何齊持信給廣陵王説："希望您增加耳目，争有天下不要落在人後。"何齊的父親長年上書告發。此事下到有司，核對口供屬實，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封國廢除。

初，休侯富既奔京師，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爲紅侯。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懲山東之寇，求留京師，詔許之。富子辟彊等四人供養，仕於朝。太夫人薨，賜塋，葬靈户。富傳國至曾孫，無子，絶。

起初，休侯劉富逃到了京師，王劉戊謀反，劉富等都連坐免了侯位，削除屬籍。後來聽説他多次勸諫劉戊，便改封爲紅侯。太夫人和竇太后有親戚關係，害怕山東寇賊，請求留住京城，詔令允許。劉富的兒子辟彊等四人供養她，在朝做官。太夫人薨，賜給墳地，葬在靈户。劉富傳國到曾孫，没有兒子，封國斷絶。

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静少欲，常以書自娱，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説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吕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反諸吕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丞相

辟彊字少卿，也好讀《詩》，能寫文章。武帝時，以宗室子身份跟着二千石論議，爲各宗室之首。清心寡欲，常以書自娱，不肯做官。昭帝即位，有人游説大將軍霍光説："將軍没看見諸吕的事嗎？處在伊尹、周公的地位，攝政專權，却背離宗室，不和他們一起任職，所以天下不信任，最後到滅亡。現在將軍在權高之位，皇帝很年輕，應多結納宗室，又多和大臣們一起做事，與諸吕之道相反，如此就可以免禍。"霍光覺得對，便選擇宗室中可任用的人。辟彊的兒子劉德在丞相府待詔，三十多歲，想録用他，有人説他

府，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爲光禄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徙爲宗正，數月卒。

德字路叔，修黄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宫，武帝謂之“千里駒”。昭帝初，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父爲宗正，徙大鴻臚丞，遷太中大夫，後復爲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德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侍御史以爲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免爲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爲宗正，與立宣帝，以定策賜爵關内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爲陽城侯。子安民爲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

德寬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産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飲，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向坐鑄僞黄金，當伏法，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謚置嗣。制曰：“賜謚繆侯，爲置嗣。”傳至孫慶忌，復爲宗正太常。薨，子岑嗣，爲諸曹中郎將，列校尉，至太常。薨，傳子，至王莽敗，乃絶。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并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

父親還在，也是受先帝寵愛的。於是拜辟彊爲光禄大夫，守長樂衛尉，當時年紀已經八十歲了。升爲宗正，幾個月就死了。

劉德字路叔，修習黄老之術，有謀略。年少時多次談論政事，被召見於甘泉宫，武帝稱他爲“千里駒”。昭帝初年，做宗正丞，參與處治劉澤詔獄。因父親任宗正，改爲大鴻臚丞，又轉任太中大夫，後來又做宗正，參與拷問上官氏、蓋主的事。劉德常抱着《老子》知足常樂的想法。妻子死後，大將軍霍光想把女兒嫁給他，劉德不敢娶，害怕太榮盛。蓋長公主的孫子譚攔住劉德申述連坐之事，劉德多次用公主日常起居有失檢點來責備他。侍御史以爲霍光怨恨劉德不接受女兒，猜想他的意思彈劾劉德誹謗詔獄，免作庶人，隱居山野田間。霍光聽説後很痛恨，又禀告皇上召劉德守青州刺史。一年多，又做宗正，參與立宣帝。因擁立皇帝賜爵關内侯。地節中，因親親行爲篤厚封爲陽城侯。兒子安民做郎中右曹，宗室家族因劉德做官宿衛的有二十多人。

劉德爲人寬厚，樂善好施，每次辦理京兆尹的事，常爲罪人平反。家産超過百萬，就用來救濟兄弟，供賓客飲食，説：“富有，是百姓怨恨的。”在位十一年，兒子劉向因鑄造假黄金，應當伏法，劉德上書訟罪。趕上他去世，大鴻臚上奏劉德辯解兒子的罪，有失大臣之體，不應賜謚號立後嗣。詔令説：“賜謚號繆侯，爲他立後嗣。”傳到孫慶忌，又做宗正太常。薨，兒子劉岑繼位，做諸曹中郎將，位列於校尉，官至太常。薨，傳給兒子，到王莽失敗，便斷絶了。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十二歲時，因父親劉德恩蔭爲輦郎。行冠禮後，因行爲修飭升爲諫大夫。這時，宣帝按武帝過去的做法，招選名儒俊才配備左右。更生因通達能連綴文辭，和王褒、張子僑等一起進見應對，獻上賦頌共幾十篇。皇上又開始信奉神仙方術，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上講神仙指使鬼怪鑄造金子的辦法，以及鄒衍的重道延命方，世上没人得見，

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黄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僞黄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户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逾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爲郎中、給事黄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

而更生的父親劉德在武帝時辦理淮南案時得到了它。更生從小讀它，覺得奇妙，獻上去，說可製成黄金。皇上命令他主管尚方鑄造之事，花費很多，方子不靈驗。皇上便把更生下交官吏，官吏彈劾更生鑄假黄金，下獄當死。更生的哥哥陽城侯安民上書，願意交納國内一半的户口，來贖更生的罪。皇上也認爲他是奇才，以逾冬減死論處。趕上剛把《穀梁春秋》立於學官，徵更生學習《穀梁》，在石渠講論《五經》。又拜爲郎中、給事黄門，升任散騎、諫大夫、給事中。

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禄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訴，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内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

元帝剛即位，太傅蕭望之做前將軍，少傅周堪做諸吏光禄大夫，都領尚書事，很受尊重信任。更生年紀比望之、周堪小，然而二人器重他，推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升爲散騎宗正給事中，和侍中金敞做左、右拾遺。四人同心輔佐政事，苦於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周堪、更生商議，打算禀告皇上罷免他們。没有禀告話就泄露了，被許、史及弘恭、石顯誣告，周堪、更生下到監獄，和望之都被免了官。事在《望之傳》。那個春天發生地震，夏天，客星出現在昴、卷舌之間。皇上有所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内侯，奉朝請。秋天，徵召周堪、劉向，想任命爲諫大夫，弘恭、石顯禀告，都做了中郎。冬天，地又震。當時弘恭、石顯、許、史的子弟侍中諸曹，都對望之等側目而視，更生害怕，就叫他的外親上書非常之事，說：

> 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毁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兒寬

> 我私下聽説以前的前將軍蕭望之等，都忠正無私，想達到天下大治，得罪了貴戚尚書。現在道路上的人聽説望之等又做官，認爲將又被誣陷，一定會説曾有過失的臣子不應再用，這是很不對的。臣聽説春秋地震，是因爲在位執政的人太强盛，不是因三個匹夫地震，也已經很明白了。并且從前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滅族，後來赦免任命爲將軍，終於在高后、孝文之間成爲名臣。孝武帝時，倪寬有重罪下獄，按道侯韓説諫

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説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

道："以前吾丘壽王死了，陛下至今後悔；現在殺了倪寬，以後又要大大地後悔了！"皇上被他的話感動，便赦免了倪寬，又録用他，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没有比得上倪寬的。又董仲舒因私作災異書犯罪，主父偃上奏此事，下交官吏審訊，罪名至於不道，幸而蒙恩未殺，又做了太中大夫，膠西相，因年老有病免職回家。漢有改作憲章制度的事，經常下詔詢問他。仲舒是世上儒學宗師，他參與審定議論有利於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因誹謗罪下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又任用夏侯勝，官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以敢直言出名，天下贊美他。像這樣的一些臣子，大多與此相類似，難以一一記述。有過失的臣子，不辜負國家，對天下有利，從這四名臣子，就足以看到了。

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

以前弘恭上奏望之等案件判决，三月，大地震。弘恭移書稱病離官，後來又任職，天陰下雪，由此來説，地震大概是因爲弘恭等。

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

臣愚認爲應斥退弘恭、石顯以表明掩蓋善德的懲罰，進用望之等來通達賢者之路。這樣便太平之門大開，災異之源閉塞了。

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奸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毁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禄勳，堪弟子張猛光禄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毁焉。更生見堪、猛在位，

書上奏後，弘恭、石顯懷疑是更生做的，奏請拷問奸詐。果然招認，於是逮捕更生下獄，下交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拷問。彈劾更生以前任九卿時，因和望之、周堪謀劃排斥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獲罪，毁謗離間親戚，要斥退他們而獨自專權。爲臣不忠，僥幸不被殺，又蒙恩被徵用，不悔改以前的過失，却教人上言非常之事，誣陷毁謗大逆不道。更生因罪免爲庶人。而望之也因讓兒子上書伸冤前事獲罪，弘恭、石顯禀告讓他到獄中對辭。望之自殺。天子很悔恨，便提升周堪做光禄勳，周堪的弟子張猛做光禄大夫給事中，很受信任。弘恭、石顯害怕，數次毁謗。更生見周堪、張猛在位，希望自己能再進用，害怕他們傾覆，便上封事諫

幾己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并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

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歡於外，故盡得其歡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

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橈衆枉，勉强

說：

臣以前有幸因骨肉之親官爲九卿，執法不謹慎，於是又蒙受恩典。私下見災異叠起，天地失常，表象是因爲國家。想最終不講，又想到忠臣即使在家務農，仍不忘國君，是忠謹的大義。況且又加上骨肉親情，再加上未報舊恩！想竭盡愚誠，又怕超越職守，然而想到兩重恩情未報，忠臣大義，引發愚意，退身到農田，死了也没有悔恨了。

臣聽說舜任命九官，衆官互相推讓，和睦之至。衆賢人在朝廷和睦，那麼萬物便在原野上和睦。所以簫管九次奏《韶》，鳳凰飛來；擊鐘鳴磬，百獸相率來舞。四海之內，没有不和寧的。到了周文，在西郊開闢基礎，衆賢聚集，没有不肅敬和諧的，崇尚推讓的風氣，消除紛爭訴訟。文王去世，周公懷念他，歌咏文王的德行，《詩》中說："美好的清廟肅敬和諧，有名望的公卿大夫都來參加助祭；衆多的士人，執行文王的美德。"此時，武王、周公繼承政事，在內朝臣和睦，在外萬國歡樂，所以能都得到他們的歡心，來事奉先祖。《詩》說："賓客以和而來，至而肅敬助祭，諸侯相連不斷，天子端莊盛美。"說四方都以和而來。諸侯在下和睦，天在上應報，所以《周頌》說"降福很多"，又說"給我釐麰。"釐麰，就是麥子，開始是從天上降下的。這都是用和達到和，獲得了天的佑助。

往後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互相非怨，詩人痛心并擔憂地說："人們不做善事，自守一方，互相怨恨。"衆小人在位順從邪議，朋比爲奸，背離君子，所以《詩》說："朋比爲奸，互相詆毁，多麼悲哀！謀劃善事，便違背它，謀劃不善的事，就依從它！"君子獨處堅守正義，不爲衆曲而自屈，勉力從事王事却被憎恨誣諂，所以《詩》說：

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訴，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嗷嗷！"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黽勉行事，不敢自告勞苦，没有罪過，却被衆口誣諂！"此時，日月相掩蝕而無光，《詩》説："朔日辛卯，發生日食，多麽醜惡！"又説："那月亮微暗了，這太陽微暗了，現在這些百姓，多麽悲哀！"又説："日月告凶，不行常道；四方之國政治舉措失當，是因爲不能用善人！"天的變異顯現在上，地的變異運行在下，水泉沸騰，山谷變位。《詩》説："百川沸騰，山頂崩裂，高岸成爲低谷，深谷成爲山陵。哀痛現在的人，何曾不受懲戒！"霜降失去節制，不按時節，《詩》説："正月多霜，我心憂傷；人們的假話，也太厲害了！"説人們以對爲錯，爲數衆多。這都是不和，賢和不肖變位所導致的。

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并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蜂午并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

從此以後，天下大亂，篡位謀殺之禍一起發生，厲王逃亡彘，幽王被殺，到了平王末年，魯隱剛即位，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到魯，而《春秋》爲他避諱，不説來奔，這是傷心禍患從此開始了。此後尹氏世代公卿專權恣肆，諸侯背叛周而不朝拜，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次，地震五次，山陵崩倒兩次，彗星出現三次，夜裏恒星没有出現，夜中星星隕落如雨一次，火災十四次。長狄進入三個國家，五塊隕石墜落，六隻鶂倒飛，麋很多，有蜮、蜚，鸜鵒來築巢，都出現了一次。白日天黑，冰封樹木。李、梅冬天結果。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凍死豆子。下大雹子。雨雪雷霆交加没有次序。水、旱、饑、蝝、螽、螟等災害雜沓紛起。此時，禍亂便相應出現，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逃亡，不能保住社稷的，不能盡數。周室多有災禍：晉在貿戎打敗它的軍隊；攻打它的郊城；鄭傷害了桓王；戎拘捕它的使者；衛侯朔徵召不來，齊違背王命幫助朔；五大夫爭

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争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

權，三個國君輪换登位，没人能够整治。便至於衰落不能復興。

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并進。今賢不肖渾淆，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并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訴，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毁譽渾亂。所以營或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凑於前，毁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

由此看來，和氣導致吉祥；乖氣導致災異；吉祥多的國家安寧，災異多的國家危難，是天地的常理，古今的通義。現在陛下開創三代的業績，招攬文學之士，寬容待人，使他們能一起進用。現在賢和不肖混淆，黑白不分，正邪雜糅，忠言讒言一起進用。章奏交呈公車，犯人充滿北軍。朝臣志意不和，各相違背，互相誣陷非難。傳授增加，文書糾紛，前後錯繆，毁譽混雜。用來迷惑耳目，轉移心意之事，不可勝數。分班結黨，處處依附結爲黨與，要同心陷害正直之臣。正臣得到進用，是治理的表現；正臣遭受陷害，是敗亂的徵兆。趁此治亂之時，不知任用誰，而災異多次出現，這是臣所寒心的。倚權仗勢的人，子弟像魚鱗一樣列於朝廷，左右攀附的人很多，聚集在跟前，毁譽一定會被采用，最後因背離産生災禍。所以日月無光，霜雪夏天降落，海水沸騰而出，山谷變位，衆星運行失常，都是怨氣導致的。沿着衰亡的周朝的軌迹，按照詩人所譏刺的來行事，却想成就太平，達到雅頌，這就好似退着走却想走在别人前面。初元以來六年了，考察《春秋》六年之中，没有像現在災異這樣稠密的。有《春秋》的災異，没有孔子的救助，還不能解難，何况更甚於《春秋》呢？

原其所以然者，讒邪并進也。讒邪之所以并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

究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因爲讒邪一起進用。讒邪之所以一起進用，是因皇上多疑心，已用賢人執行善政，如有人誣告，則賢人斥退善政收還。有狐疑之心，便招徠讒賊之口；有不果斷的意志，便開啓群邪之門。

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并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毁，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涣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

讒邪進用衆賢斥退，群邪增加正直之士便消滅。所以《易》有《否》《泰》。小人之道滋長，君子之道消減，君子之道消減，政治便日益混亂，所以是否。否，是閉塞而混亂。君子之道滋長，小人之道消減，政治便日益安定，所以是泰。泰，是通達而安定。《詩》又説“雨雪紛紛，到了無雲日出之時，便都消釋了”，和《易》同義。從前鯀、共工、驩兜和舜、禹共同處於堯的朝廷，周公和管、蔡一起在周供職，此時，輪番進言互相詆毁，流言誹謗，哪裏可以説得完！帝堯、成王能進用舜、禹、周公而排斥共工、管、蔡，所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和季、孟都在魯做官，李斯和叔孫都在秦做官，定公、始皇任用季、孟、李斯而排斥孔子、叔孫，所以大亂，至今蒙受耻辱。所以治亂榮辱的開端，在於所信任的人；信任的既已是賢才，就在於堅固不移。《詩》説“我的心不是石頭，不可任人轉移”。是説守善篤誠。《易》説“像出汗一樣涣然大發號令”。是説號令像汗，汗出而不能返回。現在發出了善令，没過三個月又收回了，這是收回已出之汗；用賢臣不到三旬便斥退，這是轉動石頭。《論語》説：“看到不善如同試探沸水。”現在二府上奏諂佞之人不應在位，歷經幾年而不排斥。因此發布命令就像收回汗水，任用賢人便像轉動石頭，排斥奸佞就像拔除大山，像這樣而希望陰陽調順，不是很難嗎！

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嘩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顔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

所以衆小人窺見間隙，修飾文字，巧言詆毁，製造流言，做匿名文書誣謗他人，喧嘩於民間。所以《詩》説：“心中擔憂，惱恨衆多的小人。”小人成群，確實可恨。從前孔子和顔淵、子貢互相稱譽，不結成朋黨；禹、稷和皋陶互相引薦，不結夥營私。爲什麼？是因爲他們忠心爲國，没有邪心。所以賢人在上位，便引薦他的同類聚於朝

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并在交戟之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

廷，《易》説“飛龍在天，大人聚集”；在下位，便想着和他的同類一起進用，《易》説“拔茅牽連着它的同類，做事吉利”。在上便引薦其同類，在下便推舉他的同類，所以湯任用伊尹，不仁者遠離，而衆賢人來到，這是因爲同類而互相招致。現在佞邪和賢臣同在宫廷之内，聚黨共謀，違善依惡，結黨詆毁，多次危言聳聽，想促使主上俯從其意願，如果不經意地任用他們，這就是天地所以先行告誡，災異所以迭相到來的原因。

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决斷狐疑，分别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并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自古的明聖之君，没有不殺奸人而達安定的，所以舜有放逐四凶的刑罰，孔子有在兩觀施行的誅殺，然後聖德教化得以施行。現在依靠陛下的明智，誠懇地深思天地之心，循兩觀之殺的餘迹而考察它，看《否》《泰》之卦，察雨雪之詩，選擇周、唐如何進用人才作爲成法，思考秦、魯如何擯棄人才作爲警戒，考察吉兆之福，反思災異之禍，來測度當今的變故，放逐佞邪之黨，拆散險僻之聚，閉塞群邪之門，廣開衆正之路，决斷狐疑，分辨猶豫，讓是非明白可知，便可消除諸多災異，而各種祥瑞一起到來，這是太平的基礎，萬代的福利。

臣幸得托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臣有幸能托身於皇上之親，確實見到陰陽不調順，不敢不把聽到的通報皇上。私下推察《春秋》災異，來救助現今之事的十之一二，分條列舉原因，不適於泄露。臣謹密封冒死呈上。

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見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禄勳，何邪？”興者

弘恭、石顯見了他的上書，更加和許、史勾結而怨恨更生等。周堪性情公正方直，看到自己孤立，便按照正道行事而不曲迎。這年夏天寒冷，太陽青色無光，弘恭、石顯和許、史都説周堪、張猛執政的過失。皇上内心器重周堪，又苦於衆口滲透，無所適從。當時長安令楊興因才能受寵，常稱贊周堪。皇上想讓他幫助，便召見楊興問道：“朝臣忿忿不容光禄勛，爲什麽呢？”楊

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毁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傅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愊，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卒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暗昧説天，托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咏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爲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事，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决顯口。會堪疾

興是個狡詐的人，認爲皇上懷疑周堪，於是順隨旨意道："周堪不衹不容於朝廷，從州里也不容他。臣看見衆人聽説周堪以前和劉更生等謀陷骨肉，認爲該殺，所以臣以前説周堪不可以誅殺，是爲國家養恩。"皇上説："然而這是犯了什麽罪而要誅殺？現在該怎麽辦？"楊興説："臣愚認爲可以賜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户，不讓他管事。明主不喪失師傅的恩情，這是最合適的計策。"皇上於是有了疑心。趕上城門校尉諸葛豐也説周堪、張猛的壞話，皇上於是發怒免了諸葛豐的官。事在他的傳裏。又説："諸葛豐説周堪、張猛没有正直誠實的表現，朕憐恤不究，又可惜他們的才能不能發揮作用，周堪降職爲河東太守，張猛爲槐里令。"

石顯等專權更加厲害。以後三年多，孝宣廟闕發生火災，這個月最後一天，日食。於是皇上召從前説太陽變故在於周堪、張猛的幾個人責問，都稽首謝罪。於是下詔説："河東太守周堪，先帝尊崇他，賜命他做朕的師傅。品質美好，精通道術，論議正直，持有恒心，至誠發憤，確有憂國之心。因不能阿諛權貴，孤單無助，進退壓抑，終不能昌明。以前衆臣見到災異，不致力於自我修養，深思原因，反而昏昧地談論天災，推咎於這個人。朕不得已，貶出朝廷試驗他，來表現他的才能。周堪出去後，大變故仍來，大家也沉默了。周堪治理不滿一年，三老官屬有識之士歌頌他的美德，使者經過其郡，没人不稱贊。這本足以表明先帝瞭解人才，而朕自己也明白。俗人於是製造事端，非議詆毁，有的曲折隱晦，不能明議，又懷疑其同類，想要害他，朕也未采取。朕迫於世俗，不能專心。先前天顯災異，朕很恐懼。現在周堪年紀衰老，恐怕不能自己説明，被他人排擠，將怎麽辦呢？徵召周堪到朝廷來。"拜爲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張猛又做了太中大夫給事中。石顯主管尚書事，尚書五人，都是他的黨羽。周堪很少能見到皇上，常通過石顯奏事，事務都經石顯之口决定。趕上周堪得啞病，不能説話便死了。石顯誣陷張猛，令他在公車自殺。更生很傷痛，便作了《疾

喑，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

讒》、《擿要》、《救危》和《世頌》，共八篇，以古事比喻，哀悼自己和同類。於是被廢棄了十多年。

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爲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成帝即位，石顯等伏罪，更生於是又進用，改名向。劉向以故九卿身份召拜爲中郎，叫他領護三輔都水。多次上奏密封的章疏，升爲光祿大夫。這時皇帝的大舅陽平侯王鳳做大將軍秉政，倚仗太后，專擅國權，兄弟七人都封作列侯。當時多次有大災異，劉向認爲是外戚貴盛，王鳳兄弟掌權的罪過。而皇上正精心於《詩》《書》，閱讀古文，詔令劉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劉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述五行陰陽福禍的應驗。劉向便集合上古以來經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的記載，推究事情的經過，加上對禍福的解釋，寫出占卜的應驗，按類排列，各有條目，共十一篇，號爲《洪範五行傳論》，上奏給皇帝。天子心裏知道劉向忠貞精誠，本是因王鳳兄弟而發此議論的，但到底不能奪去王氏的權力。

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

過了很久營建昌陵，好多年完不成，又回歸到延陵，制度奢侈。劉向上疏諫道：

臣聽到《易》說："安全不忘危險，生存不忘滅亡，因此自身安寧國家可保。"所以賢聖的君主，廣泛觀察結局和開始，透徹地瞭解事理，而做到是非分明。王者一定要通曉三統，明白天命所授廣博，不祇是一姓。孔子講《詩》，到"殷的卿士美好敏捷，在周京舉行灌酒助祭"，喟然嘆道："天命真偉大啊！善不可以不傳給子孫，這是因爲富貴無常；不如此，那麽王公爲什麽要警戒謹慎，百姓爲什麽要勸導勉勵？"大概是傷感微子事奉周朝，而痛惜殷的滅亡。即使有堯舜的聖明，不能教化丹朱這樣的兒子；即使有禹湯的美德，不能教訓作爲末代子孫的桀紂。從古到今，沒有不亡的國家。以前高祖滅了秦，將建都於雒陽，感悟劉敬的

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

話，自以爲德不如周，而比秦賢，便遷都關中，仰仗周的美德，沿用秦的險阻。世道的短長，以德行作爲徵驗，所以時常戰栗，不敢避諱滅亡。孔子所說的“富貴無常”，大概說的是這個意思。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意凄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斫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

孝文皇帝站在霸陵上，北面臨水，心情悲愴凄切，回頭對群臣說：“啊呀！用北山石做椁，斬斷紵絮放在其間，又上好漆，哪裏能動摇它！”張釋之進言道：“如果裏面有值得要的東西，即使堅固如南山仍然有縫可鑽；如果裏面没有值得要的，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麽憂傷的?”死是没有終極的，但國家有興亡，所以釋之的話，是爲無窮的後事打算。孝文感悟，便薄葬，不建山墳。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宫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

《易》說：“古代下葬，用薪覆蓋，藏在原野中，不做墳，不種樹。後世聖人變爲用棺椁。”製作棺椁，從黄帝開始。黄帝葬在橋山，堯葬在濟陰，墳冢都很小，葬品微薄。舜葬在蒼梧，二妃没有隨從。禹葬在會稽，不變更原來地上百物的序列。殷湯没有葬地。文、武、周公葬在畢，秦穆公葬在雍橐泉宫祈年館下，樗里子葬在武庫，都没有墳冢。這是聖帝明王賢君智士深思遠慮傳之無窮的打算。他們的賢臣孝子也遵命順從而薄葬，這確是事奉安頓君父，忠誠孝敬的極至。

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

周公，是武王的弟弟，埋葬兄長很微薄。孔子把母親葬在防，稱贊古時修墓不建墳，說：“丘是東西南北四處周游的人，不可以不做標記。”做了四尺的墳，遇上雨崩毁了。弟子修理，告訴孔子，孔子流淚道：“我聽說，古代不修墓。”大概是批評他們。延陵季子到齊國返回，他的兒子死了，葬在嬴、博之間，挖地不到泉水，用當時穿的衣服入殮，做墳掩蓋土坑，高度可以没肘，哭

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吴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吕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

道：“骨肉回歸土中，這是命啊，魂氣則無處不在。”嬴、博離吴有一千多里，季子不把他歸葬回家。孔子去看了説：“延陵季子這樣做很合乎禮。”所以仲尼是孝子，延陵是慈父，舜禹是忠臣，周公懂得做弟弟的道理，他們葬君主和至親骨肉，都很微薄；不是苟且節儉，確實是合乎禮。宋桓司馬做石椁，仲尼説“不如早點腐朽。”秦相吕不韋集中智謀之士作《春秋》，也講到薄葬的道理，都是明白事理的人。

逮至吴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黄金爲鳧雁。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椁之麗，宫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官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宫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内離牧竪之禍，豈不哀哉！

到吴王闔閭，違禮厚葬，十多年後，越人挖開了他的墓。到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都大作墳冢，多所埋藏，全都被挖掘而暴露尸身，很可悲啊。秦始皇帝葬在驪山山曲，下面鑄塞三泉，上面加建山墳，高五十餘丈，周圍五里多；石椁做成離宫别館，人的膏脂做燈燭，水銀做成江海，黄金做成鳧雁。珍寶的埋藏，機械的巧變，棺椁的富麗，宫館的盛美，不能盡數。又殺了很多宫人，活埋工匠，數以萬計。天下深受其勞役之苦而造反，驪山的建造未完，周章的百萬軍隊已到下面了。項籍燒了他的宫室建築，到那兒的人都去挖掘。以後牧童丢了羊，羊進入藏室，牧童舉火照明找羊，失火燒了葬椁。從古到今，喪葬没有比始皇更盛大的，幾年之間，外遭項籍之災，内受牧竪之禍，不是很可悲嗎！

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宫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宫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

所以德行越篤厚的人埋葬越微薄，智慧越深的人埋葬越簡約。没有德智的，葬得越厚，墳冢越高，宫廟越華麗，被挖掘得越快。由此看來，明暗的徵驗，喪葬的吉凶，昭然可見。周德已衰落而且奢侈，宣王賢明而中興，改爲節省宫室開支，減小寢廟規模。詩人贊美他，《斯干》那篇詩便是，上

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絶，《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絶，是則奢儉之得失也。

章説宮室按照制度，下章説子孫衆多。到魯嚴公，雕飾宗廟，建了很多臺囿，後代兩次絶滅，《春秋》譏刺他。周宣像那樣便昌盛，魯、秦像這樣便滅絶，這就是奢侈和節儉的得失。

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惛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説，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説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説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陛下即位，親身從事節儉，開始建第一個陵，形制約小，天下没人不稱贊賢明。到遷徙昌陵，把低處填高，堆積土成山，打開百姓的墳墓，總共數以萬計，修建城邑，時間緊迫，耗資一億零幾百。死者懷恨於地下，活人在地上憂愁，怨氣感發了陰陽，又加上了饑饉，死去和流亡的人有幾十萬，我十分悲傷。如果死者有靈，打開别人的墓，害處就多了；如果他無靈，又哪裏用得着擴大？和賢智的人商議大家都不高興，讓百姓看到了便都叫苦；如果僅是取悦愚蠢放縱的人，又何必去做呢！陛下非常仁慈篤厚，聰明通達蓋世，應弘揚漢家美德，發揚劉氏善行，光大五帝、三王，但却和暴秦亂世的君主競爭奢侈，攀比墳墓，取悦蠢人之目，圖一時美觀，違背賢智者的意願，失去萬世的安寧，我私下替陛下羞愧。請陛下向上觀察聖明的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的制度，向下體察賢智的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的心意。孝文皇帝削墳薄葬，用節儉安定神明，可以效仿；秦昭、始皇增山厚葬，因奢侈産生憂患，足以爲戒。原陵的規模，應聽從公卿大臣的意見，來安定百姓。

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

書上奏後，皇上很爲劉向的話感動，但却不能按他的意見辦。

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逾禮制。向以爲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

劉向看到習俗更加奢侈，而趙、衛之流出身微賤，超越禮制。劉向認爲王的教化是從裏到外，從近處開始。便摘録《詩》《書》所載的賢妃貞婦，使國、家興旺可供效法的，以及寵愛庶出導致亂亡的，編次爲《列女傳》，共八篇，以

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説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嘆之。

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濅甚。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向遂上封事極諫曰：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晋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晋；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并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管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録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禄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睢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

警戒天子。又摘取傳記故事，作《新序》、《説苑》共五十篇上奏。多次上書評説得失，陳述法戒。上書幾十次，以助閲覽，彌補闕失。皇上雖不能都采用，然而心中贊許他的話，經常感嘆不已。

當時皇上没有繼承人，政事由王氏掌握，災異逐漸嚴重。劉向很贊賞陳湯的智謀，和他交往親密，單獨對他説："災異到這種程度，而外戚日益强盛，發展下去一定會危及劉氏。我有幸作爲同姓末枝，累世蒙受漢恩，身爲宗室遺老，事奉過三朝天子。皇上認爲我是先帝的舊臣，每次進見都加以禮遇，我不説，該誰説呢?"劉向便上密封奏章極力諫道：

我聽説君主没有不想安寧的，然而却常常傾危，没有不想使國家長存的，然而却常常滅亡，這是因爲喪失了管理臣下的辦法。大臣掌握權柄，主持國政，没有不成爲禍害的。從前晋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年掌握國事，世代把握權柄，以後終於田氏取代了齊；六卿瓜分晋；崔杼弑國君光；孫林父、甯殖驅逐他們的君主衎，弑君主剽；季氏在庭中表演八佾之舞，三家以《雍》樂侑餐，一起壟斷國政，最後驅逐了昭公。周大夫尹氏掌管朝政，使王室混亂，子朝、子猛相繼而立，連續幾年纔安定。所以經説"王室亂"，又説"尹氏殺王子克"，真厲害啊。《春秋》例舉成敗，記録禍福，像這樣的很多，都是陰盛陽衰，在下的失去了爲臣之道而招致的。所以《書》説："有大臣作威作福，便會對你的家族有害，對你的國家不利。"孔子説"俸禄離開公室，政權被大夫掌握"，是危亡的兆頭。秦昭王舅穰侯和涇陽、葉陽君獨攬國政，向上憑藉太后的威勢，三個人權勢比昭王還重，家庭比秦國還富有，國家很危險，因爲感悟了范睢的話，秦纔能仍舊保全。二世委任趙高，專權放縱，阻絶大臣，終於有閻樂望夷之禍，秦因此滅亡。此是近代的事，距今不遠，就是漢所替代的。

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

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禄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虚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内，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并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東宫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管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説，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進。遠絶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

漢興起後，諸呂不行正道，擅自相尊爲王。呂產、呂禄藉太后的恩寵，占據將相位置，掌握南北軍的兵士，擁有梁、趙王的尊位，驕逸没有滿足，要危及劉氏。仰仗忠正大臣絳侯、朱虚侯等竭盡誠義消滅了他們，然後劉氏又得安寧。現在王氏一姓乘着朱輪美車的有二十三人，青貂紫蟬充滿篷帳，排坐在皇上左右。大將軍掌事弄權，五侯驕奢氣盛，一起作威作福，獨斷專行，行爲污私却托言治公之道，憑東宫的尊威，藉甥舅的親情，達到威嚴重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都出自他們門下，執掌機要，結黨營私。稱贊他們的就擢升，不順服的就殺害；游説的人爲他們説解，執政的人替他們講話。排擠宗室，孤立削弱公族，那些有智能的，尤其要毁謗而不進用。阻絶宗室擔任職責，不讓他們供事朝廷，怕他們和自己争權；多次提到燕王、蓋主來使皇上疑惑，避諱呂、霍不肯提起。内心有管、蔡的打算，外面假托周公的言論，兄弟掌權，宗族勾結。從上古到秦漢，外戚越位尊貴没有像王氏這樣的。即使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流，都比不上他們。

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臿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

事物興盛一定有非常的變化先出現，作爲其人的細微表象。孝昭帝時，冠山之石自立於泰山，倒斃的柳樹在上林重新立起。而孝宣帝即位，現在王氏在濟南的先祖墳墓，梓木之柱長出枝葉，扶疏向上超過房屋，根插入地中，即使石站立柳竪起，也不能比這更明顯。事物之勢不能有兩者并大，王氏和劉氏也勢不兩立，如果在下者有泰山般的安穩，那在上者就有累卵之危。陛下作爲先人的子孫，守護宗廟，却讓皇位轉到外親手中，降身爲皂隸，即使不爲自己，那宗廟又

身，奈宗廟何！婦人内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安全之也。

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弟，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書奏，天子召見向，嘆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

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其辭曰：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

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

怎麽辦呢！婦人以夫家爲内，以父母家爲外，這也不是皇太后的幸福。孝宣皇帝不給舅舅平昌、樂昌侯權柄，就是要他們安定保全。

明理的人在無形中産生福祉，在未開始時消除禍患，應發布明詔，宣揚德音，引進宗室，親近信任，疏遠外戚，不交給他們權柄，全罷免他們使其回到家中，來效法先王的作爲，優厚地安撫外戚，保全他們的宗族，這確是東宫的願望，外家的福氣。王氏永遠存在，保住其爵位俸禄，劉氏長期安定，不失去社稷，這是使内姓外姓和睦，子子孫孫永無止境的大計。如果不按此行事，田氏就會在今天重見，六卿一定會在漢興起，成爲後世的憂患，昭然明朗，不能不深思，不能不早慮。《易》説："國君不慎密，就會失去臣下；臣子不慎密，就會喪失性命；機微之事不慎密，就不能成功。"請陛下深思，周密審查軍國要事，觀察以往的教訓，以折中事理取得信任，得以萬世長安，保持宗廟，長期事奉皇太后，天下非常榮幸。

書上奏後，天子召見劉向，對此嘆息悲傷，對他説："您暫且休息吧，我將考慮此事。"任劉向爲中壘校尉。

劉向爲人平易没有威儀，廉潔清静喜好聖賢之道，不和世俗交接，專心研究經術，白天朗誦書傳，晚上觀察星宿，有時到天亮也不睡覺。元延中，彗星掃過東井，蜀郡岷山崩裂堵塞長江。劉向認爲這種異象不好，他對此的論述載於《五行志》。思緒不已，又上書道：

臣聽説帝舜告誡伯禹，不要像丹朱那樣傲慢；周公告誡成王，不要像殷王紂那樣。《詩》説"殷的借鑒不遠，在夏后的時代"，也是説湯以桀爲戒。聖帝明王常常用敗亂警戒自己，不避諱廢興，所以臣下敢於極力陳述愚見，請陛下留神觀察。

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

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并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曆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宫，野禽戲廷，都門内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

次，襄公時尤其多，大概三年零五個多月就日食一次。漢興起至竟寧，孝景帝時特别多，大概三年零一個月一次日食。臣向前面多次説應有日食，現在連續三年頻繁日食。從建始以來，二十年間八次日食，大概兩年零六個月發生一次，古今少有。異象有大小稀稠，占卜有緊慢緩急，聖人以此决斷疑問。《易》説："觀察天文，來審察時世變化。"從前孔子答對魯哀公，一起提到夏桀、殷紂暴虐於天下，所以曆法有失誤則攝提失去方位，孟陬無法計測，這都是换姓造成的變化。秦始皇末年到二世時，日月相掩食，山陵崩潰，辰星出現在四季的孟月，太白星經過天空運行，没有雲而打雷，流星在夜中發光，熒惑襲過月亮，災火燒了宫室，野鳥在廷中游戲，都門向内崩毁，臨洮出現巨人，東郡降落隕石，彗星掃過大角，大角因此消失。觀看孔子的話，考察暴秦的異象，天命確實讓人畏懼。到項籍失敗時，也是彗星掃過大角。漢攻入秦，五顆星聚集在東井，是得天下的徵象。孝惠時，有下血雨，日月運行交道相衝，日光消失，星星出現的災象。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行站立，上林僵死之柳又復樹起，像月亮一樣的大星向西運行，很多星跟隨着它，這是特大的災異。孝宣興起的徵兆，天狗夾着銀河西行，二十多天常陰天不下雨，是昌邑不能善終的災象。都載於《漢紀》。觀察秦、漢的更替，惠、昭没有後代，昌邑不能善終，看孝宣的繼起，上天的取捨，不是非常明顯嗎！高宗、成王也有雊雉拔樹的災象，能反思其原因，所以高宗能有百年的福分，成王有反向颳風的報應。神明的報應，像影子和回聲一樣，這是舉世共知的。

臣幸得托末屬，誠見陛下有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狠

臣有幸托身皇家末枝，確實見陛下有寬厚聖明的德行，希望消除大災，光大高宗、成王的美聲，來尊崇劉氏，所以誠懇地數次

狠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宫，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説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説，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干犯死罪。現在日食尤其頻繁，彗星掃過東井，攝提火光上升到紫宫，有見識的長老没有不震驚的，這是大災象。此事難於一一記下，所以《易》説"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所以擺卦指出爻象，再來陳説意思。《書》説"讓人用圖來説明"，天文難以通曉，臣雖獻了圖，仍需要口説，然後纔能明白，希望賜我在清閑之時，指着圖陳説。

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禄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强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

皇上於是召見了他，但最終未能任用。劉向每次被召見，都講公族是國家的枝葉，枝葉落了樹幹和根便没有了庇護；現在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福禄離開公室，權力在外家之手，這不是使漢宗强盛，私家卑弱，保住社稷，穩固後代的做法。

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劉向因能被皇上信任，所以常頌揚宗室，諷刺王氏和在位的大臣，語言很痛切，出於至誠。皇上多次想任用劉向做九卿，都不被在位的王氏和丞相御史支持，所以終於没有進升，做列大夫官前後三十多年，七十二歲死。死後十三年王氏取代了漢。劉向的三個兒子都好學：長子劉伋，講授《易》，做官到郡守；二兒子劉賜，做九卿丞，早死；小兒子劉歆，最有名。

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爲黄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爲中壘校尉。

劉歆字子駿，小時候因通曉《詩》《書》能做文章被召見，見到成帝，在宦者署待詔，做黄門郎。河平年間，受詔和父親劉向一起主持校定秘書，研究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没有不涉及的。劉向死後，劉歆又做中壘校尉。

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禄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群書，種别爲《七略》。語在《藝文志》。

哀帝剛即位，大司馬王莽推舉劉歆是有才德的宗室，做侍中太中大夫，升騎都尉、奉車光禄大夫，地位尊貴深受寵幸。又負責《五經》之事，完成父親的遺業。劉歆便彙集六藝群書，分類編排爲《七略》。《藝文志》有載。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

劉歆和劉向開始都研究《易》，宣帝時，下詔讓劉向學習《穀梁春秋》，十多年，已學得很精通。到劉歆校定秘書，看到古文《春秋左氏傳》，他非常喜歡。當時丞相史尹咸因能研究

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強志，過絶於人。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吴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絶，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絶，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

《左氏》，和劉歆一起校訂經傳。劉歆大略跟尹咸和丞相翟方進學習，詢問大義。起初《左氏傳》多爲古字古語，學者傳解訓詁而已，到劉歆研究《左氏》，引傳文來解經，互相發明，從此也具備了章句義理。劉歆又沉静有謀略，父子都好古，博聞强記，超過别人。劉歆認爲左丘明的好惡和聖人一樣，親眼見過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後，聽傳聞和親眼見，詳略不同。劉歆多次向劉向發難，劉向不能責難他，却仍自己堅守着《穀梁》的義旨。等劉歆被皇上親近，想把《左氏春秋》和《毛詩》、《逸禮》、《古文尚書》都立於學官。哀帝讓劉歆和《五經》博士講論其意旨，各位博士有的不肯和劉歆辯論，劉歆於是致書太常博士，責備他説：

從前唐虞衰亡，三代繼起，聖帝明王，相承迭興，大道顯著。周室衰微禮樂不正，大道如此難以保全。所以孔子擔心大道不通行，游歷各國去應聘。從衛回魯，之後音樂匡正，《雅》《頌》各得其所；刊定《易》，作《書》序，著作《春秋》，來記載帝王之道。到夫子死而精微之言滅絶，七十子死而大義乖謬，又遇上戰國紛争，摒棄籩豆的禮儀，着手軍旅行陣，孔氏大道衰微，孫吴法術興盛。逐漸衰落一直到了暴秦，燒經書，殺儒士，制定禁書法律，贊揚古代的被治罪，大道法術從此滅絶。漢興起，離聖帝明王很遠，仲尼大道又滅絶，法度無從因襲。當時衹有一個叔孫通大致制定禮儀，天下衹有卜書《易》，没有别的書。到孝惠時，廢除禁書法律，但公卿大臣絳、灌等人都是披戴盔甲的武夫，不以爲然。到孝文皇帝，開始讓掌故晁錯，跟伏生學習《尚書》。《尚書》剛從屋墻中取出，朽折散亂，現在那書仍在，當時師傅衹是傳解誦讀而已。《詩》開始萌芽。天下出現了很多書，都是諸子的傳釋，尚且廣泛立於學官，爲它們設置博士。在漢朝的儒生，衹有賈生而已。到孝武

已。《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脱，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

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宫，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脱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絶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説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

皇帝，之後鄒、魯、梁、趙常有講解《詩》、《禮》、《春秋》的前輩老師，都興起於建元年間。在這時，一人不能獨自窮盡經書，有的通曉《雅》，有的通曉《頌》，大家相配合纔能完成講經。《泰誓》後出，博士收集并誦讀。所以詔書説道："禮崩樂壞，書簡脱缺，朕很擔心。"當時漢興起已七八十年，離開全部的經書，本來就很遠了。

到魯恭王發掘孔子舊宅，想建造宫室，在斷墻中得到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有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上它們，遇上巫蠱倉猝之禍，没來得及施行。至於左氏丘明所修的《春秋》，都是古文舊書，多的有二十多篇，藏在秘府，隱秘没有公布。孝成皇帝憐惜學術殘缺，與原書相差很大，便公布舊藏，校訂舊文，用這三種書，校訂學官傳授的經傳，經有的脱簡，傳有的錯編。傳令詢問民間，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的傳學與此相同，受壓制没有施行。這是使有識者憐惜，士君子痛心的事。以前做學問的人不考慮書的殘缺，苟且因陋就寡，分析文字，言辭煩瑣，學者到老不能研究通一藝。信口解説背誦傳記，信奉低等的老師而責難以往的古事，至於國家要有大事，如立辟雍、封禪、巡狩的儀式，便糊塗不知應該怎樣。仍要抱殘守缺，帶着怕被戳穿的私心，而没有服從善義的公心，或者心懷嫉妒，不思實情，雷同的便相追隨，聽聲音附和是非，壓抑這三種學問，認爲《尚書》是完備的，説左氏没有傳解《春秋》，不是很可悲的事嗎！

秋》，豈不哀哉！

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兹，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絶之，欲以杜塞餘道，絶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内相應，豈苟而已哉！

現在聖上德通神明，繼位承業，也憐惜文章錯亂，學士們這麼多，雖明白真情，仍然遲疑謙讓，願意和士君子一樣。所以下發明詔，辯論《左氏》是否可立，派近臣奉上旨令，要來扶助微弱，和兩三個君子同心合力，希望重立被廢棄的經傳。現在却并非如此，深藏堅拒，不肯論辯，苟且以不誦習而滅絶它，想來堵塞僅剩的大道，滅絶精微的學問。可以和他分享成果，難於和他考慮創業，這是老百姓的做法，不是名士君子所爲。并且這幾家的事，都是先帝親自談及，現在皇上考查，那些古文舊書，都有驗證，内外相合，難道是苟且就能罷休的嗎！

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并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絶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禮喪失則到民間去找，古文不是更勝於民間嗎？以前博士《書》有歐陽，《春秋》有公羊，《易》則有施、孟，但孝宣皇帝還廣泛設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雖然義旨不同，但仍然一起設置。爲什麼呢？與其因爲它有錯誤而廢棄它，寧可錯誤了而設立它。傳解説："文武之道没有墜於地上，而在人間；賢人記大的方面，不賢的人記小的方面。"現在這幾家的言論，是并有大小的義旨的，怎麼能偏廢呢！如果一定要獨斷守缺，同門結黨，嫉妒真道，違背明詔，喪失聖意，被文官們的議論所淹没，我很希望這兩三個君子不要這樣做。

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禄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毁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

他的話非常深切，儒士們都很怨恨。這時名儒光禄大夫龔勝因劉歆致書向上陳述而深深自責，希望請求骸骨回家。至於儒者師丹是大司空，也大怒，上奏劉歆改亂舊章，毁謗先帝所立之學。皇上説："劉歆想推廣道術，又怎能當作毁謗呢？"劉歆從此冒犯了執政大臣，被衆儒誹謗，害怕被殺，請求出京補爲官吏，做河内太守。因宗室不應主管三河，轉爲五原太守，後來又轉到涿郡，共做過三郡太守。幾年後，因病免

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爲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爲黄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爲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曆，著《三統曆譜》。

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及王莽篡位，歆爲國師，後事皆在《莽傳》。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曆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乎！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

官，從家中起用又做安定屬國都尉。正逢哀帝崩，王莽主政，王莽年少時和劉歆都做黄門郎，器重他，禀告太后。太后留劉歆做右曹太中大夫，升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讓他主管明堂辟雍，封爲紅休侯。主管儒林史卜官，考訂樂律和曆法，著《三統曆譜》。

起初，劉歆在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到王莽篡位，劉歆做國師，後面的事都在《莽傳》。

贊曰：仲尼感嘆“賢才難得，不是真的嗎！”孔子以後，著書的人多了，祇有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這幾位先生，都博物洽聞，通曉古今，言論對時世有益。傳説“聖人不出現，這之間一定有著名於當世的人。”不是很有道理嗎？劉氏《洪範論》發揮《大傳》，昭明天人相應；《七略》分辯藝文，理出百家的頭緒；《三統曆譜》測定日月五星的分度。究極根本，大有深意。啊！劉向論述山陵的告誡，在今天來察看，令人哀痛！指明梓木之柱的事來推斷廢興，多麼明白啊！難道不是直信多識，古人所説的益友嗎！

漢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七

季布樂布田叔傳

季布

季布，楚人也，爲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能聽臣，臣敢進計；即否，願先自剄。"布許之。乃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説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侍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布召見，謝，拜郎中。

季布，楚人，以俠義出名。項羽使他帶兵，幾次使漢王處境困難。項羽被消滅後，高祖出千兩黄金購捕季布，敢有窩藏者，罪及三族。季布躲在濮陽周氏家裏。周氏説："漢急着找尋將軍，馬上就要到我家來找。你如能聽我的，我就敢給你想辦法；如不能聽我的，我願意先自殺。"季布答應了。於是，以季布當罪犯，剃去頭髮，以鐵圈束其頸，穿上囚徒的粗布衣服，裝在做喪事用的喪車中，并與其家奴幾十名，一起到了魯地朱家的家，想賣掉他們。朱家心裏知道他就是季布，就買下來安置在農村的房舍裏。自己則去雒陽拜見汝陰侯夏侯嬰，游説道："季布犯的什麼罪？作爲臣子，當初各爲其主，是他們分内之事，難道項羽的臣子全部要處死嗎？現在，皇上剛剛平定天下，而因私人的仇怨以千金賞賜去求捕一個人，豈不顯示其心胸不寬廣嗎？而且以季布的賢能，漢朝求捕得這麼快，這不是逼他向北逃到匈奴，向南逃到南越去嗎？忌恨壯士而逼其往敵國，這不是伍子胥助吴滅楚、掘楚平王墓鞭尸的教訓。您何不和緩地向天子講一講呢？"夏侯嬰心裏知道朱家是有名的俠義之士，猜測季布就躲在朱家家裏，於是就答應了。在侍從天子的間隙，果然把朱家所説的向天子説了。劉邦於是赦免了季布。當時，社會上一些長者都稱贊季布能化剛爲柔，朱家也因爲這件事而聞名於世。季布被天子召見，季布表示服罪謝恩，天子任他爲郎中。

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太后，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以噲言爲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面謾！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瘡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

漢惠帝時，季布官至中郎將。匈奴單于曾寫信侮辱了呂太后，呂后十分惱火，召集各位將軍討論對策。上將軍樊噲説："我願帶領十萬軍隊，横掃匈奴。"將領們都曲從呂后旨意，認爲樊噲的説法是對的。季布説："樊噲應該斬首。以前高帝率兵士三十餘萬，還被匈奴包圍於平城，當時樊噲也被圍在裏面。如今樊噲怎麽就能以十萬餘人横掃匈奴呢？這是當面撒謊。况且，秦朝因爲用兵匈奴，引起陳勝等起義造反。目前，戰争的創傷尚未醫好，樊噲又當面阿諛逢迎，意欲動摇天下。"當時殿上的人都驚恐起來，太后隨即退朝，自此再也不討論攻打匈奴的事了。

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爲御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毁臣者。夫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毁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上默然，慚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之官。

後來，季布爲河東郡守。漢文帝時，有人對文帝説季布有才德，文帝想將他召進京城任御史大夫。又有人説季布很驍勇，但酗酒任性，不宜爲親近大臣。季布到了京城，在客館留住一個月，被召見後仍遣回原郡。季布因而進言説："臣在河東惟恐工作得不好而被治罪，陛下無故把臣召進京城，這一定有人妄譽我而欺騙陛下。如今臣來了，陛下又没有給我什麽職事，又讓我回原郡，這必定有人詆毁我。陛下因一人稱贊我就把我召來，又因一人詆毁我就讓我回去，我擔心天下有識之士聽説這件事後會窺察到陛下的深淺。"文帝聽了默不作聲，慚愧地説："河東郡是我倚重如股肱的郡，因而特地召見你啊！"季布辭歸，回到河東郡守的原任上。

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談等，與竇長君善。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説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説。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

擅長辭令的曹丘生多次求附權勢，受人請托，收取委托者的金錢。他侍奉宦官趙談等人，并和景帝舅竇長君友好。季布知道了，寫信規勸竇長君，説："我聽説曹丘生不是誠實敦厚的人，不要與他來往。"後來曹丘生返鄉時，想請竇長君寫信把他介紹給季布。竇長君説："季將軍不喜歡你，你不要去。"堅持請求得到書信，然後上路。曹丘生派人先將信送去，季布果然十分惱火，等着曹丘生來。曹丘生到後，一面向季布作揖行禮，一面説："楚地有句諺語'得到黄金百斤，不如得到季布的承諾'，您怎麽會在梁、楚一帶獲得這樣的好名聲呢？况且我與您都是楚人，要是讓我將您的大名揚於天下，您想不是很

曹丘揚之也。

好嗎？爲什麽您對我疏遠得這麽深呢？”季布聽了非常高興，迎入内室，留他住了數月，待如上賓。臨别，又備厚禮送他。季布的名聲之所以愈來愈大，是曹丘生給他宣揚的結果。

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爲死。嘗殺人，亡吴，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加。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聞關中。

季布的弟弟季心，驍勇爲關中之冠。他對人恭敬而謹慎，仗義行俠，方圓數千里的士人搶着要爲他效力賣命。曾經因爲殺了人，逃到吴國，躲在袁盎家裏。他以兄長禮侍奉袁盎，把灌夫、籍福等人當兄弟。曾任中尉下屬的司馬之職，中尉郅都不敢不以禮待他。一些年輕人時常盗用他的名義辦事。當時，季心以驍勇、季布以重諾言，在關中遠近聞名。

布母弟丁公，爲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也！”

季布的異父弟丁公，任項羽的將領，曾追逐漢高祖并使之受困於彭城西面。在短兵相接的厮殺過程中，漢王危急，回頭對丁公説：“兩個賢能者難道要互相迫害嗎？”丁公於是領兵撤回，漢王得以逃遁。項羽滅亡後，丁公去拜見高祖，高祖讓人把他帶到軍營中游行示衆，并説：“丁公爲項羽臣子而不忠，是使項王失去天下的人。”於是將丁公斬首，并且説：“要使今後做臣子的不要效法丁公！”

欒布

欒布，梁人也。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賣庸於齊，爲酒家保。數歲别去，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主家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荼爲燕王，布爲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爲梁大夫。使於齊，未反，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駡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趨湯，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

欒布，梁地人。彭越還是平民時，與欒布有交往。因爲窮困，在齊當雇工，受雇於齊地一酒店。幾年後離去，被人劫持當奴僕出賣到燕國。替他的主人報了仇，被燕將臧荼推舉爲都尉。後來臧荼做了燕王，欒布被任爲將領。到臧荼反叛時，漢軍攻打燕國，俘虜了欒布。梁王彭越知道了，向漢天子講情，請求替欒布贖罪，并讓他任梁國大夫。彭越派他出使去齊國，還没有回來，漢廷徵召彭越，指責他謀反，誅滅了彭越三族以内的人，將彭越的首級懸挂於雒陽城門下示衆，還下詔令説：“有收殮或看顧彭越首級的，立即逮捕。”欒布從齊國返回，在彭越的首級下面彙報，一面祭祀，一面痛哭。差使逮捕了欒布，并上報天子。天子召見欒布，駡道：“你與彭越一起謀反嗎？我禁止人去收或看他的首級，獨有你還去祭祀痛哭，表明你是與彭越一起謀反，我要把你儘快烹死。”正要把欒布舉近油鍋

王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欲傳之萬世。今帝壹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上乃釋布，拜爲都尉。

時，欒布回頭說：“我想說句話再死。”天子說：“說什麽?”欒布說：“當年您被困於彭城，與兵敗滎陽、成皋之間時，項王之所以不能順利地向西進攻，衹是因爲彭王居守梁地，與漢聯合，困擾楚軍。當時彭王稍一偏廢，與楚聯合則漢敗，與漢聯合則楚敗。況且垓下之圍，没有彭王，項羽不會滅亡。現在天下已經平定，彭王接受朝廷信符而爲王，想要傳位於子孫萬代。如今朝廷一向梁國徵集軍隊，彭王有病不能來，就懷疑他要謀反。没有看見他要反叛的事實，而苛求小事誅殺他，我擔心有功之臣都要人人自危了。現在彭王已死，我活着還不如死了好，請馬上烹吧。”於是，天子就釋放了他，并官拜都尉。

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吴楚反時，以功封爲鄃侯，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

漢文帝時，欒布爲燕國的丞相，官做到將軍。他公開聲稱道：“窮困未能降志辱身，不是好漢；富貴未能舒適，也不是賢者。”於是，對曾經有恩於自己的人就給予厚報；對自己有仇怨的人，必定設法去消滅他。吴楚反叛時，欒布以有功而受封爲鄃侯。再一次爲燕國丞相。燕、齊一帶都爲他設立了祠廟，號稱欒公社。

布薨，子賁嗣侯，孝武時坐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欒布死後，他兒子欒賁繼承侯爵。漢武帝時，任太常；因職掌祭祀時所用牲畜不合法令的規定，侯國被廢除。

田叔

田叔，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黄老術於樂鉅公。爲人廉直，喜任俠。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爲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

田叔，趙國陘城人，祖先是齊國田氏。他喜愛舞劍，在樂鉅公門下學習黄老之術。爲人廉直，仗義行俠，常與地方領袖人物交游。有人向趙丞相趙午舉薦，趙午引見給趙王張敖，被任爲郎中。幾年以後，趙王認爲他賢能，還没來得及升遷他。

會趙午、貫高等謀弒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群臣反者。趙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王至長安。趙王敖事白，得出，廢王爲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

正好遇上趙午、貫高等人圖謀刺殺皇上，被人發覺，皇上下詔逮捕趙王及追隨其謀反的趙國群臣。隨趙王謀反者，罪及三族。惟獨田叔、孟舒等十餘人穿着紅褐色的囚衣，剃去了頭髮，用鐵圈束着脖子，隨着趙王到了長安。後來趙王張敖的事情弄清楚了，被釋放，但被降爲宣平侯。張敖向皇上進言田叔等十人。皇上召見了他們，和他們談話後，覺得漢朝諸臣没有能超過他們的。皇上很高興，將他們都任爲郡守或諸侯國

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驅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

丞相。因此，田叔在漢中郡當了十餘年郡守。

漢文帝即位之初，召見田叔并問：“你知道天下誠信敦厚的人嗎？”田叔回答説：“我怎麽能知道呢？”漢文帝説：“你是誠信謹厚的人，應該知道。”田叔磕頭説：“原雲中郡守孟舒，就是誠信謹厚之人。”當時孟舒正因匈奴大舉入侵的事而被罪責，免去了郡守之職。漢文帝説：“先帝任孟舒爲雲中郡守已十餘年，匈奴一旦入侵，他不能堅守，兵士無故戰死數百人。難道誠信謹厚者定會殺人嗎？”田叔叩頭説：“當年貫高等人謀弑天子，天子明令下詔，趙國有敢跟隨趙王的要誅三族。然而孟舒却自己剃去了頭髮，以鐵箍束脖子，跟隨趙王，以死事之。怎麽知道後來要做雲中郡守呢！漢與楚相對峙時，士兵疲憊不堪。而匈奴冒頓單于新近臣服了北邊少數民族，勢盛來犯邊。孟舒心知士兵十分疲勞，不忍心令他們出戰，而士兵們争相出城殺敵，如同兒子替父親與人拼命，因而死去好幾百人。但這并不是孟舒驅令他們去打仗而死的啊！這就是孟舒爲人誠信謹厚，有人替他效命的結果。”漢文帝於是稱贊道：“孟舒，賢者啊！”又任孟舒爲雲中郡守。

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袁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叔曰：“上無以梁事爲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上大賢之，以爲魯相。

數年以後，田叔因犯法丢了官位。景帝弟梁孝王劉武派人刺殺了漢朝掌管議論政事的大臣袁盎。景帝召派田叔審查此事，完全掌握了事實。回來後上報景帝，景帝説：“梁孝王做了此事嗎？”回答説：“真有此事。”景帝問：“具體狀况呢？”田叔説：“陛下最好不要過問梁孝王的這件事。現在梁王不伏法遭誅，是棄置漢朝法令；如果依法治他死罪，太后將會吃不好、睡不着，陛下也會因此而憂慮。”於是景帝認爲田叔很賢能，將他任爲魯國丞相。

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

田叔爲魯相，初到任時，百姓告魯王奪取他們財物的達一百餘人。田叔抓住二十個爲首者進行鞭打，發怒説：“魯王不是你們的主人嗎？怎麽敢告主人！”魯王聽見了，大爲慚愧，從國庫中取出錢，讓田叔償還給百姓。田叔説：“魯王自己派人償還吧。要不然，您成了壞人而我倒是好人了。”

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

魯王喜歡打獵，田叔經常跟隨進入苑囿。

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王以故不大出游。

魯王立即制止，讓其在苑中館舍休息。田叔却常常坐在房外露天裏，始終不進屋休息，説："魯王都在露天裏，我怎麽能獨自在房舍裏呢?"魯王爲此而不太出外游獵。

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

數年後，田叔卒於官。魯國以黄金百斤做爲祭祀，他小兒子田仁不接受，説："道義上不能損害先父的名譽。"

仁以壯勇爲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爲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三河，還，奏事稱意，拜爲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得亡，坐縱反者族。

因田仁健壯而勇敢，做了大將軍衛青的家吏。并數次跟隨衛青攻打匈奴。衛將軍向漢武帝進言舉薦他，被任爲郎中，遷轉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後因事被罷官。後來又派他出任三河郡守，回京奏事甚合武帝旨意，被任命爲京輔都尉。一個多月後，升遷爲丞相司直。數年後，武帝太子劉據因事起兵，當時田仁掌開閉城門，他讓太子出城逃亡，因放縱反叛者被滅族。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及至困厄奴僇，茍活而不變，何也?彼自負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概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欒布哭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贊曰：在項羽具英雄氣概的同時，季布能以勇敢在楚國出名，歷次戰勝敵人、拔取其旗幟，可稱爲壯士啊!及至遇難淪爲奴隸，也仍然苟且地活着而不改變，是什麽原因呢?是因爲他自負其才能。受到侮辱而不感到羞耻，是爲了磨煉自身某些欠缺的品質。因而季布終於成爲漢初名將。賢能的人，是很重視自己死的價值的。而一般奴婢妻妾等下賤的人，有些感慨就輕生自殺，這非但不是勇敢，而是其想法無聊到了極端。欒布哭祭彭越，田叔跟隨張敖，均視死如歸，因他們知道這樣做是信義所使，死得有價值。即使是古代烈士，有什麽能超過他們的呢!

漢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八

高五王傳

高皇帝八男：吕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淮南厲王長自有傳。

漢高祖劉邦有八個兒子：吕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劉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劉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劉長，其他姬妾生趙幽王劉友、趙共王劉恢、燕靈王劉建。淮南厲王劉長另自有傳。

齊悼惠王劉肥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高祖六年立，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乃令人酌兩卮鴆酒置前，令齊王爲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爲壽。太后恐，自起反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鴆，乃憂，自以爲不得脱長安。内史士曰："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乃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無患矣。"於是齊王獻城陽郡以尊公主爲王太后。吕太后喜而許之。乃置酒齊邸，樂飲，遣王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

齊悼惠王劉肥的母親是高祖爲平民時的情婦。高祖六年立劉肥爲王，食邑七十餘城。老百姓中能講齊地語言的都給了齊國。漢惠帝二年，齊王到京城朝見惠帝。惠帝在吕太后面前設筵招待齊王，按家庭的禮節，惠帝請長兄齊王坐在上首。吕太后大爲震怒，就令人倒了兩杯毒酒擺在面前，并讓齊王獻酒祝壽。齊王站了起來，惠帝也站了起來，想一同獻酒祝壽。太后害怕了，就站起來把酒杯弄倒了。齊王感到奇怪，因而不敢再飲，假裝喝醉離去。後打聽到酒裏有毒，很是憂慮，自以爲不得離長安脱身返國了。其内史士説："太后衹生了惠帝與魯元公主二人。如今您國内有七十餘城，而公主的食邑衹有數城之地。您不如拿出一個郡獻給太后，用作增加公主食邑之地。這樣，太后必然高興，大王也就没有災禍了。"於是，齊王就獻出城陽郡，并尊稱魯元公主爲王太后。吕太后非常高興地允許了。因而在京城的齊邸設酒宴，一起喝酒同樂，送齊王回國。十三年後，齊王劉肥死，其長子劉襄繼承王位。

趙隱王劉如意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四年，

趙隱王劉如意，高祖九年立爲趙王。四年

高祖崩，呂太后徵王到長安，鴆殺之。無子，絶。

後，高祖死，呂太后將趙王如意徵召到長安鴆殺之。他没有兒子，國絶。

趙幽王劉友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爲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友以諸呂女爲后，不愛，愛它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群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快中野兮，蒼天舉直！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爲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絶理兮，托天報仇！"遂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

趙幽王劉友，高祖十一年立爲淮陽王。趙隱王劉如意死的那一年，即漢惠帝元年徙封爲趙王，在位十四年。劉友以呂氏家族之女爲王后，他不愛王后，而愛其他的姬妾。呂氏之女氣惱而走，向呂太后進讒言説："趙王説'呂氏成員憑什麼得充王位？太后死後，我一定要殺他們'。"太后大怒，因此徵召趙王。趙王進京後，棄置邸舍而不接見，又命衛士圍困，還不給吃的東西。趙國群臣有時私下給他送吃的，就立即被逮捕責罰。趙王餓了，哀歌道："呂氏家族專權啊，劉氏微弱；脅迫王侯啊，强行給我以后妃。后妃妒嫉心重啊，誣告我有罪惡；女人讒言亡亂國家啊，皇上却不能知曉。我没有忠臣啊，何故應召棄國？我快意在田野之中啊，希望蒼天臨監以評我理之直！後悔已不可能了啊，寧可早些自殺！身爲王而要餓死啊，誰來可憐？呂氏違天理啊，我祇能請蒼天報仇！"於是，就在被幽禁中死去。朝廷以平民之禮將他安葬在長安。

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爲趙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爲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虚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取趙之河間立辟彊，是爲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三年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無子，國除。

呂太后死後，漢文帝即位，將幽王的兒子劉遂立爲趙王。次年，主管官吏請立皇子爲王。漢文帝説："趙幽王被幽禁而死，我十分可憐他。已將其大兒子劉遂立爲趙王。劉遂的弟弟劉辟彊、齊悼惠王的兒子朱虚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均有功勞，都可以立爲王。"於是，從趙國中分取河間郡，立劉辟彊爲河間文王。十三年後，劉辟彊死，其子哀王劉福繼位。劉福爲王一年即死，没有兒子，封國被廢除。

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時晁錯以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吴楚反，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内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吴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和。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吴楚敗，匈奴聞之，亦不肯入邊。欒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

趙王劉遂爲王二十六年，至漢景帝時，晁錯認爲趙王有過錯，將趙國的常山郡削去。諸侯不滿，吴、楚等國反叛，劉遂也參與陰謀并起兵攻漢。趙國丞相建德、内史王悍規勸，劉遂不僅不聽，而且用火燒死了建德、王悍二人，發兵屯駐趙國西面邊界，企圖等待與吴、楚兩國之兵會合後西進。又派人北去匈奴，與之聯絡。漢朝派遣曲周侯酈寄攻打趙，趙王駐守邯鄲，與漢兵相拒達七個月。吴、楚兵敗，匈奴聽到後，也不

殺，國除。景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爲列侯。

肯派兵入境相助。時欒布打敗齊國後引兵回還，與酈寄等聯合攻趙，引水灌邯鄲城。城破後，趙王劉遂自殺，趙國被廢除。漢景帝哀憐趙國相與內史爲堅持尊漢廷的立場而死，將二人的兒子均封爲列侯。

趙共王劉恢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爲梁王。十六年，趙幽王死，吕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以吕産女爲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吕也，內擅權，微司趙王，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鴆殺之。王乃爲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以爲用婦人故自殺，無思奉宗廟禮，廢其嗣。

趙共王劉恢。高祖十一年誅梁王彭越後，立劉恢爲梁王。十六年，吕太后害死趙幽王，將劉恢徙爲趙王，劉恢心裏不快。吕太后將吕産的女兒嫁給趙王作王后，王后的侍從官都是吕家的人，在宮內獨攬權力，暗中察視趙王，趙王不能隨心所欲。趙王有個寵愛的姬妾，被王后用酒毒死。趙王自編成四章歌曲，命樂師們歌唱。趙王悲思過度，六個月後自殺而死。吕太后聽説後，認爲爲一個女人自殺，而不思供奉宗廟祭祀，遂廢其國，絶其王位的繼承。

燕靈王劉建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綰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爲燕王。十五年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絶後。

燕靈王劉建。漢高祖十一年，燕王盧綰叛逃匈奴。次年，封劉建爲燕王。十五年，劉建死，其美人所生兒子被吕太后派人殺死，絶嗣而國被廢除。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爲王：太子襄爲齊哀王，次子章爲城陽景王，興居爲濟北王，將閭爲齊王，志爲濟北王，辟光爲濟南王，賢爲菑川王，卬爲膠西王，雄渠爲膠東王。

齊悼惠王的兒子，前後有九個被立爲王：太子劉襄爲齊哀王，次子劉章爲城陽景王，劉興居爲濟北王，劉將閭爲齊王，劉志爲濟北王，劉辟光爲濟南王，劉賢爲菑川王，劉卬爲膠西王，劉雄渠爲膠東王。

齊哀王劉襄

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吕太后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鄘侯吕台爲吕王，割齊之濟南郡爲吕王奉邑。明年，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爲朱虚侯，以吕禄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是歲，趙王友幽死于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吕爲三王，擅權用事。

齊哀王劉襄，於漢惠帝六年繼立爲王。翌年，惠帝死去，吕太后臨朝稱制。高后元年，封吕后哥哥的兒子鄘侯吕台爲吕王，分割屬齊的濟南郡爲其國邑。第二年，召哀王之弟劉章入京侍衛漢廷，封爲朱虚侯，并將吕禄的女兒嫁給他。四年後，又封劉章的弟弟劉興居爲東牟侯，都在長安侍衛漢廷。高后七年，分割齊的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同年，趙王劉友被囚禁死在京城王邸。三位趙王既被廢除，高后就從吕氏家族中選封三位爲王，獨攬權力處理事務。

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吕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强。

當時劉章二十歲，力氣很大，不滿劉氏得不到職權。他曾經入宫侍候吕太后飲宴，吕太后令劉章爲酒令官。劉章要求説："我是武將的後代，請以軍法行酒令。"吕太后説："可以。"正當飲得高興的時候，劉章獻上供飲酒時欣賞的歌舞。過一會兒説："請允許臣給太后講一講種田的事。"吕太后將劉章看作小孩子，笑道："我想，你的父親懂耕田的事，你生出來時就已是王子了，怎麽能懂耕田的事呢?"劉章説："臣知道。"太后説："試着爲我説説耕田之事。"劉章説："深耕密種，留苗要疏；非同類苗，鋤而去之。"太后聽了，沉默不作聲。一會兒，吕氏子弟中一人醉了，逃離酒席，劉章追上去，拔出劍就把他殺了。回來報告太后説："有一個人逃避喝酒，臣按照軍法將他斬首了。"太后與左右人都大爲吃驚。因爲已經同意他按軍法行酒，故無法治他罪，酒宴因此作罷。自此以後，吕氏子弟都怕劉章，即使是大臣也都依從劉章。劉氏也就强大起來了。

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吕禄爲上將軍，吕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章以吕禄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爲内應，以誅諸吕，因立齊王爲帝。

次年，吕太后死。趙王吕禄爲上將軍，吕王吕產任相國，都住在京城長安，集結兵力以威脅大臣，企圖謀反作亂。劉章的妻子是吕禄的女兒，因而知道他們的陰謀。劉章於是暗中派人告訴他的哥哥齊王，想讓他出兵直到京城，朱虛侯、東牟侯與漢大臣作内應，以便誅滅吕氏子弟，而立齊王爲皇帝。

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兵入衛王宫。魏勃紿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内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紿琅邪王曰："吕氏爲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

齊王聽到這個計劃，便與他的舅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暗中準備起兵。齊國相召平聽説後，就發兵圍住王宫。魏勃騙召平道："齊王想起兵，没有漢朝虎符驗證。而相兵圍王宫保衛齊王，這很好。我請求爲您領兵士保衛齊王。"召平相信了他，就派魏勃爲將帶兵。魏勃既爲將領，就派兵包圍了相府。召平説："唉！道家的格言説'應當機立斷而不能决斷，則反受其害'。"即自殺而死。於是，齊王任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内史，徵集國内全部兵卒，并派祝午去騙琅邪王説："吕氏作亂，齊王想向西出兵討伐。齊王自認爲是晚輩，年齡小，不熟悉軍事，願意將全國的軍隊交給大王統轄。大王在

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乃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

高帝時就是將軍，熟悉軍事。現在齊王不敢離開軍隊，因而派我來請大王到臨菑去與齊王共同商議，并帶領齊國的兵士向西進軍，以平息關中之亂。”琅邪王相信了，以爲確實如此，於是就騎馬去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人乘機扣留了琅邪王，而派祝午全部調發琅邪國的軍隊，并由祝午統領。

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乃説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决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

琅邪王劉澤既被欺騙，不能回到自己的國家，便勸説齊王道：“齊悼惠王是高帝的大兒子，溯本而言之，大王是高帝的嫡親長孫，應當立爲皇帝。如今各位大臣猶疑不决，未確定立誰。而我劉澤是劉氏子弟中年齡最大者，大臣們一定等待我去參與决策。現在，大王留我没有什麽作用，不如派我入關去，商議迎立之事。”齊王認爲此話是對的，於是多備車馬，送走了琅邪王。

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吕國之濟南。於是齊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吕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吕，分齊國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撟制以令天下，宗廟以危。寡人帥兵入誅不當爲王者。”

琅邪王走後，齊國就出兵向西攻打吕國的濟南郡。於是，齊王派人給各個諸侯送去書信，信中説：“高皇帝平定天下，封宗室諸子弟爲王。齊悼惠王死後，惠帝派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死，高后當權，因爲年齡大了，聽任吕氏子弟擅自廢高帝所立諸侯王而封諸吕爲王，又殺死隱王如意、幽王劉友、梁王劉恢三位趙王，滅掉劉氏的梁、趙、燕三國，并以其屬地分封吕氏兄弟爲王，又將原齊國一分爲四。忠臣進言規勸，主上迷惑不聽。如今高后已死，皇帝年齡還小，没有能力治理國家，必須依靠朝内大臣及各路諸侯。現在吕氏子弟又擅居高官，集聚軍隊以顯威嚴，威脅列侯與忠臣，假托天子的詔令號令天下，劉氏處於危險之中。我現在帶兵入京，誅滅那些不應當爲王的人。”

漢聞之，相國吕産等遣大將軍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吕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吕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吕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

漢朝廷聽到齊發兵西進的消息，相國吕産等人派大將軍潁陰侯灌嬰帶兵東出迎擊。灌嬰到了滎陽，與衆將進行謀劃道：“吕氏子弟統兵駐守關中，想危害劉氏而自立爲帝，如今我們打敗齊國而回去報捷，是增加了吕氏子弟的勢力啊！”於是按兵不動，將軍隊駐扎在滎陽，并派人告訴齊王及各諸侯，與之聯絡友好，以待吕氏子弟兵變而共同討伐。齊王聽了，就屯兵於齊國西面邊界等待約定。

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

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

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孰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勃。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爲物而司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壹爲參御言事，以爲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爲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相。

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爲孝文帝。

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户，黄金千斤。

呂祿、呂產正想作亂，朱虛侯劉章與太尉周勃、丞相陳平等誅滅呂氏。劉章首先殺死了呂產，太尉周勃等人就將呂氏子弟全部殺了。琅邪王也從齊國到了長安。

大臣們商議想立齊王爲帝，都説："齊王母親娘家的駟鈞很凶暴，是個最大的老虎。方今因爲呂氏擅權而幾乎亂了天下，現在又要立齊王爲帝，是想再扶植一個呂氏集團。代王的母親娘家薄氏，是善良又厚道的人家。况且代王是高帝的兒子，今健在又年齡最大。作爲高帝的兒子而繼承皇位是順理成章的，以好人爲皇帝則大臣們安心。"於是大臣們就謀劃迎立代王，而派劉章去將已誅滅呂氏的事告訴齊王，命令他罷兵。

灌嬰在滎陽，聽説魏勃本來是教齊王謀反的，既誅呂氏，齊兵又罷歸，便派使者召來魏勃責問。魏勃説："家裏着火了，哪裏有時間先告訴家長後去救火的！"因而退後站着，渾身發抖，恐懼得不能再説出話來，一直没有别的話説。灌嬰看了好久，笑着説："人們説魏勃驍勇，實不過是個狂妄的平庸之人，哪有什麽作爲！"於是就革了魏勃的職。魏勃的父親因爲彈琴彈得好曾見過秦始皇。等到魏勃少年時，試圖求見齊國的丞相曹參，因家貧没有辦法打通關節，因而經常獨自於清早時分前往齊國相府舍人的門外掃地。舍人奇怪，以爲是鬼怪而在暗中察看，發現是魏勃。魏勃説："想見丞相大人而没有機會，所以爲您打掃大門，想以此得機會求見丞相。"於是這位舍人把他引見給丞相曹參，曹參讓他也做了舍人。一次他爲曹參駕車，途中提了些建議，曹參認爲他有才能，將他推薦給齊悼惠王。齊王召見了他，任命爲内史。從此，齊悼惠王得到了自置二千石官吏的權力。到齊悼惠王死後，哀王繼位，魏勃當政，權力重於齊丞相。

齊王既已罷兵回國，而代王被立爲帝，是爲漢文帝。

文帝元年，將高后當政時期從齊國分割出來的城陽郡、琅邪郡和濟南郡再歸還給齊國，而徙琅邪王至燕國爲王。加封朱虛侯、東牟侯封地各二千户，黄金千斤。

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除。

就在這一年，齊哀王死，其子文王劉則即位。十四年死去，没有兒子繼承，齊國被廢，屬地歸漢朝。

城陽景王劉章

城陽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虚侯與東牟侯興居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三年薨。子頃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絶。成帝復立雲兄俚爲城陽王，王莽時絶。

城陽景王劉章，於漢文帝二年，以朱虚侯的身份與東牟侯劉興居一起被立爲王，二年死去。兒子共王劉喜繼位。漢文帝十二年徙封爲淮南王，五年後，復爲城陽王，共在位三十三年死去。其子劉延繼位爲頃王，劉延在位二十六年而死。其子劉義繼位爲敬王，劉義在位九年死去。其子劉武繼位爲惠王，劉武爲王十一年死。兒子劉順繼位爲荒王，劉順在位四十六年死去。其子劉恢繼位爲戴王，劉恢爲王八年死去。其子劉景繼位爲孝王，劉景在位二十四年死去。其子劉雲繼位爲哀王，劉雲在位一年而死，没有兒子，國家絶滅，屬地歸入漢朝廷。到了漢成帝時期，又立劉雲的哥哥劉俚爲城陽王。王莽時，封國被廢除。

濟北王劉興居

濟北王興居初以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吕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公俱入清宫。"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宫。

濟北王劉興居，最初是以東牟侯的身份與各大臣一起迎立文帝於代國官邸的。他説："誅滅吕氏，臣没有什麽功勞，我請求和太僕滕公夏侯嬰一起去清理宫殿。"於是帶出吕氏所立少帝，迎接漢文帝進宫主政。

始誅諸吕時，朱虚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虚、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意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國除。

在開始討伐吕氏時，以朱虚侯劉章的功勞最大。各大臣商議，答應將趙國的全部屬地封劉章爲王，梁國的全部屬地封劉興居爲王。到文帝即位後，聽説朱虚侯與東牟侯當初曾想立齊王爲帝，因而廢黜其滅吕氏的功勞。第二年，文帝封諸皇子爲王，纔分割齊國的兩個郡以封劉章與劉興居爲諸侯王。劉章與興居二人則認爲是自己失職而失去了功勞。一年多以後，劉章死。當時匈奴大舉侵入邊境，漢朝發兵很多，由丞相灌嬰領兵出擊，文帝親自到太原督戰。劉興居認爲天子要親自討伐匈奴，就起兵造反。文帝聽説了，罷兵回到長安，派棘蒲侯柴武將軍打敗叛軍，俘虜濟北王。濟北王自殺，國廢除。

齊孝王劉將閭(等)

文帝憫濟北王逆亂以自滅，明

文帝憐憫濟北王反叛作亂而自取滅亡，第二

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爲列侯。至十五年，齊文王又薨，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絶，於是乃分齊爲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爲王。齊孝王將閭以楊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賢以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膠西王卬以平昌侯立，濟南王辟光以扐侯立。孝文十六年，六王同日俱立。

年，將齊悼惠王的七個兒子劉罷軍等人全封爲列侯。到了漢文帝十五年，齊文王劉則死，他没有兒子。但當時齊悼惠王的後代還有城陽王在，文帝可憐齊悼惠王没有嫡子繼位而絶，於是把齊國一分爲六，將以前封爲列侯的悼惠王兒子中還活着的六個人立爲王：楊虛侯劉將閭爲齊孝王，安都侯劉志爲濟北王，武成侯劉賢爲菑川王，白石侯劉雄渠爲膠東王，平昌侯劉卬爲膠西王，扐侯劉辟光爲濟南王。文帝十六年，六王在同一天被立爲王。

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吴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吴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吴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吴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

上列六王在位十一年，即漢景帝三年，吴、楚反叛，膠東、膠西、菑川、濟南四王都發兵響應，一起反漢。他們想約齊王一起反漢，齊孝王猶疑不决，故堅守城池而不反。膠東、菑川、濟南三國發兵包圍了齊國，齊王派使臣路中大夫向漢天子報告，天子又命路中大夫回齊國報告齊王，要齊王守住城池，漢兵現已攻破了吴、楚。路中大夫返齊，三國的士兵包圍臨菑城有好幾圈，没法進城。三國的將領與路中大夫盟誓：“你如果反過來説漢朝已被攻破，齊國趕快投降三國，不投降就將屠城。”路中大夫雖答應了，但走到城下，抬頭看見了齊王，便説：“漢朝已發兵百萬，派太尉周亞夫打敗了吴、楚，正領兵來救援齊國，齊國一定要堅守而不投降！”三國將領就把路中大夫殺了。

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川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在。

在此之前，齊國被圍困而十分危急，曾暗中與三國談判，盟約未訂時，正好路中大夫從漢朝來，齊國的大臣們再次勸齊王不要投降三國。恰逢漢朝將領欒布、平陽侯曹襄等人領兵到了齊國，打敗了三國的軍隊，解除了圍困。以後，聽説齊王原先與三國有過陰謀，就想調兵討伐齊國。齊孝王恐懼了，喝毒藥自殺。膠東、膠西、濟南、菑川四王都被斬首。他們的封國也被廢除，祇留下了濟北王。

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爲懿王。二十三年薨，子厲王次昌嗣。

漢景帝聽了齊孝王自殺的消息，認爲齊王原先没有反叛之心，是因爲脅迫纔另有圖謀，這不是他的罪過。景帝便下詔立孝王的太子劉壽爲齊懿王。懿王在位二十三年死去，其子厲王劉次

昌繼位。

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宫正其後宫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奸。

齊厲王的母親是紀太后。太后將她弟弟的女兒作爲王后，齊王不愛紀王后。紀太后想讓紀家世代寵貴，令她的大女兒紀翁主進入王宫，管制後宫，不讓後宫的姬妾接近齊王，想使齊王專愛紀氏王后。齊王因而與其姊翁主通奸。

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子，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宫。"甲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宫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爲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宫！"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奸，坐死。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毋復言嫁女齊事。"事寖淫聞於上。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

齊國有個宦官叫徐甲，入宫侍候漢朝的皇太后。皇太后有個心愛的女兒叫脩成君，她不是劉氏所生，太后十分憐愛。脩成君有個女兒叫娥，太后想讓她嫁給諸侯王。徐甲便請求出使齊國，説一定讓齊王上書請求娶娥。皇太后大喜，就派徐甲到齊國。當時，主父偃知道了徐甲到齊國是讓齊王娶王后一事，也乘機跟徐甲説："如果事情成功，希望説一下我女兒願意充實到齊王的宫中。"徐甲到了齊國，向齊王暗示這件事。紀太后大怒，説："齊王有王后，後宫都已備齊。而且徐甲是齊窮人，無出路而爲宦官，到宫廷去做事，原没有做什麽有益於齊的事，却又想擾亂我王家！再説，主父偃想幹什麽？也想把女兒充實到我後宫！"徐甲大爲受窘，回來報告皇太后説："齊王已願意娶娥，然而事情恐怕有禍害，我擔心會像燕王那樣。"燕王這個人，和他女兒及姐妹通奸，獲罪而死。徐甲因而用燕王的事來動摇太后。太后説："不要再談把女兒嫁給齊王的事了！"後這事漸漸被天子知道了。主父偃由此與齊國有了嫌隙。

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户，市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吕太后時齊欲反，及吴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爲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宫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以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

在主父偃得到武帝寵幸而當權之時，他乘機説："齊國的臨菑有十萬户人家，一天所收市場交易税黄金千斤，人多而且富足，超過長安。不是天子的親弟弟及愛子不會得到這個王位。現在的齊王與皇族已是更疏遠了！"於是，就從頭至尾地講給武帝聽，説吕太后時齊國就想造反，到吴、楚謀反時齊孝王幾乎也起來作亂。現在聽説齊王和她的姐姐在通奸。於是，漢武帝就拜主父偃爲齊國丞相，要他去主持審理此事。主父偃到了齊國，迅速審訊齊王後宫中幫助齊王通暢其姊翁主住所的宦者，言辭中也涉及齊王。齊王年輕，怕因此有罪而被官吏逮捕處死，於是就喝毒藥自殺了。

是時趙王懼主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偃遂坐誅。

這時，趙王劉遂害怕主父偃一出皇宮就敗了齊國，擔心他會逐漸離間劉氏骨肉，便上書説主父偃收受賄賂及其用心不公的事。天子也趁此把主父偃囚禁起來。公孫弘説："齊王因憂慮而死，而且没有後代，不殺主父偃無法滿足天下人的願望。"主父偃就坐法被殺了。

厲王立五年，國除。

厲王在位五年而死，無後代，其國被廢除。

濟北王劉志

濟北王志，吴楚反時初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絶。

濟北王劉志，吴、楚謀反時，起初也曾與他們合謀，但後來堅守城池，没有出兵，因而未被處死，遷徙爲菑川王。漢武帝元朔年間，齊國絶後嗣，其屬地歸漢朝廷。

悼惠王後唯有二國：城陽、菑川。菑川地比齊，武帝爲悼惠王冢園在齊，乃割臨菑東圜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令奉祭祀。

齊悼惠王的後代還有城陽、菑川兩國。菑川靠近齊國，漢武帝因悼惠王的墓冢園陵在齊地，就將臨菑以東環繞悼惠王陵園的園邑全部給了菑川國，以讓其按時供奉祭祀。

志立三十五年薨，是爲懿王。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嗣，三十五年薨。子思王終古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奸，終古或參與被席，或白晝使裸伏，犬馬交接，終古親臨觀。産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以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别，悖逆人倫，請逮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薨。子考王尚嗣，五年薨。子孝王横嗣，三十一年薨。子懷王交嗣，六年薨。子永嗣，王莽時絶。

劉志爲王三十五年而死，謚號懿王。其子靖王劉建繼位，二十年死去。其子頃王劉遺繼位，三十五年死去。其子思王劉終古繼位。漢宣帝五鳳年間，青州刺史上奏宣帝，説劉終古讓愛奴與其妾及侍候他的許多婢女通奸，自己或是與他們睡在一起，或是白天讓他們赤身裸體，似禽獸交媾，終古親自觀看。生了孩子，就説："亂而不知其父，將孩子弄死。"宣帝將此事交丞相、御史大夫議處。丞相、御史大夫上奏，終古位爲諸侯王，讓他設置八子之號的姬妾，其俸秩比照六百石，目的是讓他多生子嗣以尊敬祖宗。而終古的行爲如同禽獸，搞亂了君臣、夫婦的關係，違悖了人倫，請予以逮捕。天子乃下詔書，削去他所轄的四個縣。二十八年後死去。其子考王劉尚繼位，五年死去。其子孝王劉横繼位，三十一年死去。其子懷王劉交繼位，六年死去。其子劉永繼位，到王莽時，封國絶滅。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爲大國。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衆官，如漢朝，漢獨爲置丞相。自吴楚誅後，

贊曰：齊悼惠王的齊國，是諸侯國中最大的。由於漢初立國，天下剛剛平定，皇上子弟年少，有感於秦朝没有諸侯作爲輔翼致使孤立而敗，因而大封同姓子弟爲諸侯王，以鎮撫天下。當時，諸侯可以自行拜授御史大夫以下的各級官

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吏，設官與漢朝相同，漢廷衹爲其任命丞相。平定吴、楚七國之亂後，諸侯的權力有所削弱，針對傅、相美化諸侯王、諸侯王有罪不舉等行爲，制定了《左官律》、《附益阿黨之法》等法規。自此以後，諸侯衹能得到衣食封邑租税收入，有的貧窮的衹能乘坐牛車。

漢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九

蕭何曹參傳

蕭何

蕭何，沛人也。以文毋害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佑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

蕭何，沛地人。因能寫文書没有疵病而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平民時，蕭何多次在吏事上袒護高祖。高祖作了亭長，又常幫助他。高祖以吏的身份到咸陽服役，小吏們都出錢三百爲高祖送行，衹有蕭何出了五百錢。秦御史監郡的人，和從事考察其職事，蕭何於是被授予泗水郡卒史一職，考課最優等。秦御史打算言於朝廷，徵用蕭何，蕭何堅決請求，纔得以未去。

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嘗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等到高祖起事做了沛公，蕭何曾經任丞督事。沛公到了咸陽，諸位將領都爭相跑到儲存金帛財物的府庫去瓜分。衹有蕭何先進去收藏起秦丞相御史的律令圖書。沛公之所以詳細地知道天下要塞，户口多少；强弱分布，人民痛恨憂苦的事情，就是因爲蕭何收得了秦的圖書。

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乃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

起初，諸侯們互相約定，先進入函谷關擊破秦的就在其地稱王。沛公已經先平定了秦，項羽後到，要攻打沛公，沛公向他謝罪，纔得以解脱。項羽於是在咸陽城進行屠殺焚燒，和范增謀劃説："巴蜀道路險阻，秦的移民都居住在蜀。"於是説："蜀、漢也是關中的地盤。"於是立沛公爲漢王，把關中地分爲三份，把秦的降將封王來抗拒漢王。漢王很生氣，要策劃攻打項羽。周勃、灌嬰、樊噲都鼓勵漢王，蕭何勸諫説："雖然在漢中爲王不好，但不是比死好些嗎?"漢王説："怎麽就會死呢?"蕭何説："現在兵士不如人家多，百戰百敗，除了死還能怎樣?《周書》説'天給予却不去接受，反會遭受其害'。俗語

美。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爲大將軍，説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

説‘天漢’，以漢配天，名稱非常美好。能够在一人之下受委屈，却在萬乘諸侯之上伸張其志的，是商湯、武王。爲臣希望大王在漢中稱王，休養百姓，招致賢才，收用巴蜀的財力，回軍平定三秦，就可以謀取天下了。”漢王説：“好。”於是去封國即位，任命蕭何爲丞相。蕭何舉薦韓信，漢王任命他爲大將軍，説服漢王使他領兵東進平定三秦，其事迹在《信傳》。

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宫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户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剸屬任何關中事。

蕭何以丞相身份接管留守巴、蜀，鎮撫、諭告境内百姓，使其供給軍食。漢二年，漢王和諸侯攻打楚，蕭何守在關中，侍衛太子，治理櫟陽。制定法令規約，建立宗廟、社稷、宫室、縣邑，經常上奏，皇上許可的就去執行。如果來不及上奏，就按適宜的方式施行，皇上回來後再告訴皇上。計算户口轉運糧餉供給軍需，漢王多次喪師逃跑，蕭何經常徵發關中兵士，立即加以補充，皇上因此把關中事務專門交給蕭何。

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説。

漢三年，和項羽在京、索之間對峙，皇上多次派使者慰勞丞相。鮑生對蕭何説：“現在大王日曬衣裳，露濕車蓋，却多次慰勞您，這是對您有疑心。爲您着想，不如把您的子孫兄弟中能打仗的都派到軍隊中去，皇上就更信任您了。”於是蕭何聽從了他的計策，漢王非常高興。

漢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群臣争功，歲餘不决。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酇侯，食邑八千户。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後皆莫敢言。

漢五年，已殺掉項羽，即了帝位，按功勞封賜，群臣争功，一年多難以决定，皇上因蕭何功勞最大，先封爲酇侯，食邑八千户。功臣們都説：“我們親自披着鎧甲，拿着兵器，多的經歷百餘戰，少的也有幾十回合，攻城略地，多少不等。現在蕭何没有汗馬功勞，衹是舞文弄墨發表議論，不去打仗，地位却在我們之上，爲什麽？”皇上説：“各位知道打獵的事吧？”都説：“知道。”又問：“知道獵狗嗎？”回答説：“知道”。皇上説：“打獵，追殺野獸的是狗，而發縱指示野獸所處的是人。現在各位衹能追逐獲得野獸，功勞和獵狗類似；至於蕭何，發縱指示，功勞與獵人一樣。而且各位衹是以己身跟隨我，多的三兩個人，蕭何全族幾十人都跟隨我，功勞不可忘記！”以後群臣都不敢説了。

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

列侯受封完畢，上奏位次，都説：“平陽侯

"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坊，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橈功臣多封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内侯鄂秋時爲謁者，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乏絶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乃得明。"於是因鄂秋故所食關内侯邑二千户，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

曹參受傷七十處，攻城略地，功最多，應列爲第一。"皇上已經使功臣屈從而多封了蕭何，至於位次没有辦法再爲難他們，然而心裏想讓蕭何位居第一。當時關内侯鄂秋爲謁者，進言説："群臣的議論都不對。曹參雖然有野戰略地的功勞，這祇是一時的事。皇上與楚相持五年，損兵折將，多次輕身逃跑，然而蕭何常從關中派軍隊來補充。不是皇上詔令召來士卒，却有數萬人在皇上乏絶時趕到。漢與楚在滎陽相守多年，軍中没有現存的糧食，蕭何從關中轉運糧餉，供給不缺。陛下雖多次丢失山東，蕭何常保全關中以待陛下，這是萬世的功勞。現在即使没有曹參這樣的人一百個，漢又能損失什麼呢？漢的獲得不一定非等待他們纔能保全。爲什麼要以一旦之功加於萬世之功之上呢！蕭何應當第一，曹參次之。"皇上説："好。"於是令蕭何爲第一，恩賜佩劍穿履上殿，進朝廷不必小步急行。皇上説："我聽説進賢要受上賞，蕭何功勞雖高，有了鄂君纔得以彰明。"於是在鄂秋原來所食關内侯邑二千户之上，又加封爲安平侯。這天，全部封賞蕭何的父母兄弟十幾人，都有食邑。又加封蕭何二千户，"用來報答在咸陽服役時惟獨蕭何多送我二百錢。"

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吕后用何計誅信。語在《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吊。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内，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説。

陳豨反叛，皇上親自率軍，到了邯鄲。韓信在關中謀反，吕后采用蕭何的計策殺了韓信。在《信傳》有記載。皇上聽説已殺了韓信，派使者拜丞相爲相國，加封五千户，命令士卒五百人和一個都尉爲相國護衛。諸君都慶賀，祇有召平表示哀悼。召平，是原來秦的東陵侯。秦滅亡後，成爲平民，很窮，在長安城東種瓜，瓜非常甜美，所以世間所謂"東陵瓜"，就是從召平開始的。召平對蕭何説："災禍從此開始了。皇上露營在外，而您在朝中留守，没有遭受箭石之苦，而給您加封置衛，是因爲現在淮陰侯剛在内部反叛，對您有疑心。給您配置守衛護衛您，不是用來恩寵您的。希望您辭謝封賞不受，以全部家産資助軍隊。"蕭何聽從了召平的計策，皇上很高興。

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

這年秋天，黥布造反，皇上親自率軍攻打，

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説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謂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貣以自汚？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

多次派使者問相國在做什麼。回答説："因爲皇上在軍中，所以相國安撫勉勵百姓，傾家所有資助軍事，像陳豨造反時那樣。"門客又勸説蕭何道："您不久就會被滅族了。您位爲相國，功勞第一，無以復加。然而您剛入關時，本來很得民心，已有十幾年了。都已親附您了，您仍孜孜不倦以得民和。皇上之所以多次問您，是怕您傾動關中。現在您爲什麼不多買田地，低息借貸以自損聲名，皇上一定會安心。"於是蕭何聽其計策，皇上於是很高興。

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强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摇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皇上平定黥布後歸來，百姓在路上攔住皇上，上書説相國强行賤買百姓田宅數千人。皇上回朝後，蕭何去謁見。皇上笑道："現在相國竟向百姓取利！"把百姓上的書都給了蕭何，説："您自己向百姓謝罪吧！"之後蕭何爲百姓請求説："長安地窄，上林中有很多空地，丢棄不用，希望能讓百姓進去耕種，不要收了稾秸做獸食。"皇上大怒道："相國接受了商人的很多賄賂，替他們請求我的林苑！"於是把蕭何下交給廷尉，帶上刑具拘禁起來。數日後，王衛尉侍奉皇上，上前問道："相國犯了什麼大罪，陛下那麼粗暴地拘禁他？"皇上説："我聽説李斯爲秦皇帝作丞相，有善行就歸於主上，有過錯就歸於自己。現在相國受了商人賄賂，爲他們請求我的林苑，來自己討好於百姓，所以拘捕治罪。"王衛尉説："供職辦事有利於民的就向上請求，是真正的宰相的責任。陛下怎麼能懷疑相國接受了商人的錢呢！況且陛下抗拒楚軍數年，陳豨、黥布反叛時，陛下親自率軍前往，那時相國守在關中，關中稍有舉動關西就不歸陛下所有了。相國不在此時圖利，難道會貪圖商人的錢嗎？而且秦因爲聽不進説自己的過錯而丢掉了天下，李斯的與君分過，又何足效法！陛下何至於把宰相看得如此淺薄！"皇上不高興。這一天，派使者拿着符節赦免放出了蕭何。蕭何年紀已老，一向恭謹，光着脚入朝謝罪。皇上説："相國不要這樣！相國爲百姓請求我的林苑未得允許，我不過是桀紂之主，而相國是賢相。我之所以拘捕相國，是想讓百姓知道我的過錯。"

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

高祖崩，蕭何事奉惠帝。蕭何病重，皇上親自去探望他，於是問道："您百歲之後，誰可以代替您呢？"回答説："没有比主上更瞭解臣下的了。"皇帝説："曹參怎麽樣？"蕭何頓首説："皇上得到賢才了，我死而無憾了！"

何買田宅必居窮辟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蕭何買田宅一定在貧窮偏僻之地，治家不修有院墻的房屋，説："假使後代賢能，將學習我的儉樸；不賢，也不會被權勢之家所侵奪。"

孝惠二年，何薨，謚曰文終侯。子祿嗣，薨，無子。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爲酇侯，小子延爲筑陽侯。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爲酇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爲天下也。今其祀絶，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户二千封何孫嘉爲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

孝惠二年，蕭何薨，謚號文終侯。其子蕭禄繼承他，薨，没有兒子。高后於是封蕭何夫人同爲酇侯，小子蕭延爲筑陽侯。孝文元年，罷免同，改封蕭延爲酇侯。薨，其子蕭遺繼承他。蕭遺薨，没有兒子。文帝又讓蕭遺的弟弟蕭則繼承，因爲有罪而罷免。景帝二年，詔令御史："已故相國蕭何，是高皇帝的大功臣，參與過争取天下的大事。現在他的後代絶滅，朕很憐惜他。可把武陽縣二千户封給蕭何孫蕭嘉爲列侯。"蕭嘉，是蕭則的弟弟。薨，其子蕭勝繼承，後來有罪罷免。

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史："以酇户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爲酇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爲太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詔以酇户二千封建世爲酇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人減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䜌長喜爲酇侯。傳子至曾孫，王莽敗乃絶。

武帝元狩中，又下詔御史："把酇地兩千四百户封蕭何曾孫蕭慶爲酇侯，布告天下，使天下明知朕報答蕭相國的恩德。"蕭慶，是蕭則的兒子。薨，其子壽成繼承，因爲獻給太常的犧牲瘦瘠獲罪罷免。宣帝時，詔令丞相御史查詢蕭相國後代尚存的人，找到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又下詔把酇二千户封建世爲酇侯。傳子至孫蕭獲，因指使奴僕殺人而以減死論罪。成帝時，又封蕭何玄孫之子南䜌長蕭喜爲酇侯。傳子至於曾孫。王莽失敗後就絶滅了。

曹參

曹參，沛人也。秦時爲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也，參以中涓從。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欣軍碭東，取狐父、祁善置。

曹參，沛地人。秦時做獄掾，而蕭何做主吏，在縣裏都是吏之豪長。高祖做沛公，曹參以中涓身份隨從。進攻胡陵、方與，攻打秦監公軍，大勝。向東到薛，擊破泗水守軍於薛郭西。又攻打胡陵，占領了它。轉守方與。方與反叛降魏，擊破了它。豐反叛降魏，攻打它。賜爵爲七大夫。向北擊破司馬欣軍於碭東，占領狐父、祁的善置。又攻打下邑以西，到虞，擊破秦將章邯

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將章邯車騎。攻轅戚及亢父，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爲戚公，屬碭郡。

車騎。攻轅戚及亢父，率先登城。升爲五大夫。向北救援東阿，擊破章邯軍，衝鋒陷陣，追至濮陽。攻占定陶，占領臨濟。向南救援雍丘，攻打李由軍，大勝，殺死李由，俘虜秦候一人。章邯破殺項梁時，沛公與項羽率兵向東，楚懷王封沛公爲碭郡長，率碭郡兵。於是封曹參爲執帛，號爲建成君。升爲戚公，隸屬碭郡。

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又攻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從西攻陽武，下轘轅、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齮，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

之後隨從攻打東郡尉軍，在成武南打敗它。在成陽南攻打王離軍，又攻打杠里，大勝。追擊敗軍，西至開封，攻打趙賁軍，得勝。把趙賁圍在開封城中。向西攻打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得勝，俘虜秦司馬和御史各一人。升爲執珪。隨從向西攻打陽武，到轘轅、緱氏，阻絕黃河渡口。攻打趙賁軍於尸北，得勝。隨從向南攻打犨，和南陽守齮戰於陽城郭東，衝鋒陷陣，占領宛，俘獲齮，平定南陽郡。隨從向西攻打武關、嶢關，占領了二地。前行攻打秦軍於藍田南，又在夜裏襲擊其北軍，大勝，於是到咸陽，擊破秦。

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攻下辨、故道、雍、斄。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以將軍引兵圍章邯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度圍津，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因至滎陽。參自

項羽到，封沛公爲漢王。漢王封曹參爲建成侯。跟隨到了漢中，升爲將軍。又跟隨回去平定三秦，攻打下辨、故道、雍、斄。在好畤南攻打章平軍，得勝，包圍好畤，占領壤鄉。在壤東和高櫟攻打三秦軍，得勝。又包圍章平，章平從好畤逃走。於是攻打趙賁、內史保軍，得勝。向東攻取咸陽，改名爲新城。曹參率兵守景陵二十三天，三秦派章平等攻打曹參，曹參出擊，大勝。把寧秦賜給他作爲食邑。以將軍身份率軍圍困章邯於廢丘；以中尉身份跟隨漢王出臨晉關。到河內，至脩武，渡過圍津，向東攻打龍且、項佗於定陶，得勝。向東占領碭、蕭、彭城。攻打項籍軍，漢軍大敗而逃。曹參以中尉身份圍取雍丘。王武在外黃反叛，程處在燕反叛，曹參進擊，全部獲勝。柱天侯在衍氏反叛，曹參進軍破取了衍氏。在昆陽攻打羽嬰，追到葉。回去攻打武彊，於是到了滎陽。曹參從漢中做將軍中尉，跟隨攻打諸侯，等到項王失敗，又回到滎陽。

漢中爲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滎陽。

漢二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遬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説軍於鄔東，大破之，斬夏説。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鄔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漯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將周蘭。定齊郡，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將軍田既。韓信立爲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

漢二年，拜爲假左丞相，進入關中屯兵。一個多月後，魏王豹反叛，以假丞相身份另外與韓信在東邊攻打魏將孫遬駐守的東張，大勝。接着攻打安邑，俘虜魏將王襄。在曲陽攻打魏王，追到東垣，生俘魏王豹。占領平陽，俘獲豹母親妻兒，全部平定魏地，共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於是跟隨韓信在鄔東攻打趙相國夏説軍，大勝，殺死夏説。韓信和以前的常山王張耳率兵下井陘，攻打成安君陳餘，命令曹參回去把趙別將戚公圍困於鄔城中。戚公逃跑，追殺了他。於是率兵到漢王所在地。韓信已打敗了趙，做了相國，向東攻打齊，曹參以左丞相身份跟隨。攻破齊歷下軍，於是占領臨淄。回去平定濟北郡，收復著、漯陰、平原、鬲、盧。然後隨韓信在上假密攻打龍且軍，大勝，殺龍且，俘亞將周蘭。平定齊郡，共得七十縣。俘獲原齊王田廣相田光，守相許章，以及原將軍田既。韓信被立爲齊王，率兵向東到陳，和漢王共破項羽，曹參留下平定齊還没有降服的地方。

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爲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相國。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户，世世勿絶。

漢王即皇帝位，韓信改封爲楚王。曹參交回相印。高祖封長子劉肥爲齊王，任命曹參爲相國。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曹參爵爲列侯，食邑平陽一萬零六百三十户，世代不絶。

參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破之。黥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車騎十二萬，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

曹參以齊相國身份攻打陳豨將張春，得勝。黥布造反，曹參跟隨悼惠王率車騎十二萬，和高祖合擊黥布軍，大勝。向南到蘄，回師平定竹邑、相、蕭、留。

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

曹參的功績：共攻取二國，一百二十二縣；俘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

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

孝惠元年，廢除諸侯相國之法，改以曹參爲齊丞相。曹參相齊時，齊有七十座城。天下剛平定，悼惠王年輕，曹參召集所有的長老諸先生，問安集百姓的辦法。而齊老儒數以百計，每個人

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静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黄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說得都不一樣，曹參不知怎樣確定。聽說膠西有個蓋公，善於研究黄老之言，派人以厚禮請他。見了蓋公，蓋公對他說平安之道貴在清静而百姓自會安定，以此類推詳細論述。曹參於是避離正堂，讓蓋公住在那裏。他的施政要領采用黄老之術，所以爲齊相九年，齊國安集，人們大相稱贊他爲賢相。

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奸人安所容乎? 吾是以先之。"

蕭何薨，曹參聽說後，告訴舍人趕快置辦行裝，"我將入朝爲相。"過了不久，使者果然來召曹參。曹參要離開了，囑咐接其相位的人說："把齊的獄訟和市集貿易托付給你，千萬不要侵擾它。"後相說："治國難道没有比這更大的事嗎?"曹參說："不是的。獄訟和市集貿易，是用來兼容并包的地方，如果您侵擾了它，奸人在哪裏容身呢? 所以我把這件事放在最先。"

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

最初曹參微賤時，和蕭何友善，等做了宰相，二人有矛盾。到蕭何將死，推舉的賢人衹有曹參。曹參代替蕭何做相國，所有的事都無所變更，全部遵照蕭何的約定。選擇郡國小吏出身，不善文辭的忠厚長者，就召拜爲丞相史。小吏中解釋法律條文深刻，想求得聲名的，都排斥在外。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官員及賓客見曹參無所事事，來的人都想進言勸說。人一到，曹參就用醇酒給他喝，揣測他要說話了，就再讓他喝酒，喝醉了之後纔回去，終於没人能開口說，便習以爲常了。

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游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

相府後園靠近小吏的住所，小吏在住所裏天天喝酒唱歌，從吏深以爲患，拿他們没辦法，便請曹參游後園。聽見小吏醉後唱歌，從吏希望相國召來審問。曹參却反而叫人取酒鋪陳坐喝，大聲唱着與其相和。

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曹參見人有小過錯，便爲他遮掩，府中平安無事。

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窋既洗沐歸，時間，

曹參的兒子曹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理政事，以爲"難道是看我年輕嗎?"於是對曹窋說："你回去，試着私下平常隨意地問你父親：'高帝剛棄群臣而去，帝年富力强，您爲相國，天天喝酒，無所事事，怎麽能爲天下分憂呢?'但不要說是我告訴你的。"曹窋休假回家，有空

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參爲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壹。"

窋嗣侯，高后時至御史大夫。傳國至曾孫襄，武帝時爲將軍，擊匈奴，薨。子宗嗣，有罪，完爲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爲平陽侯，二千户，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録録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内。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群臣，聲施後世，爲一代之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的時候，自隨其意勸諫曹參，曹參生氣地責打他二百下，說："快去入朝侍奉，天下事不是你應當說的。"到上朝時，帝責備曹參說："與曹窋有什麼關係呢？那是我讓他諷諫你的。"曹參脱帽謝罪說："陛下自己覺得聖明英武比高皇帝如何？"皇上說："我怎麼敢與先帝比！"曹參說："陛下看我和蕭何誰賢能？"皇上說："您好像不如他。"曹參說："陛下説得很對。高皇帝與蕭何平定天下，法令已明白具備，陛下垂衣拱手，曹參等謹守職責，遵守而不喪失，不也可以嗎？"惠帝說："好！您去休息吧。"

曹參做相國三年，薨，謚號懿侯。百姓歌頌他說："蕭何制法，和如畫一；曹參代之，守而不失。乘此清平，民得安寧。"

曹窋繼承侯位，高后時位至御史大夫。傳國到曾孫曹襄，武帝時爲將軍，攻打匈奴，薨。其子曹宗繼承，犯罪，被罰作築城勞役。到哀帝時，纔封曹參玄孫之孫曹本始爲平陽侯，食邑二千户，王莽時薨。其子曹宏繼承，建武中首先降服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已有八侯。

贊曰：蕭何、曹參都出身於秦的刀筆小吏，當時平庸没有超群的作爲。漢興起，仰仗日月的餘光，蕭何因誠信謹慎守持管籥，曹參與韓信一起征伐。天下平定後，順應百姓痛恨秦法的心理，依民所向重新開始，二人同心，於是海内得以安定。淮陰、黥布等已絶滅，祇有蕭何、曹參擁有功名，位於群臣之上，聲名流傳後世，爲一代受衆人敬仰之臣，使後代得到恩蔭，真盛大啊！

漢書卷四十

列傳第十

張陳王周傳

張良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

張良字子房，祖先是韓人。祖父開地，做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的相。父親張平，做釐王、悼惠王的相。悼惠王二十三年，張平死。死後二十年，秦滅韓。張良年輕，没在韓做官。韓亡，張良的家奴有三百人，弟弟死了不葬，以全部家財尋求刺客殺秦王，爲韓報仇，因爲父祖做過五代韓相。

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張良曾在淮陽學禮，向東行見到倉海君，找到一個大力士，做鐵椎重一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到博狼沙中，張良和刺客伏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規模搜索天下，非常急於找到賊人。張良於是改換名姓，逃避在下邳。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爲其老，乃强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鷄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

張良曾得空悠閑地在下邳橋上漫步，有一老頭，穿着粗布衣，走到張良面前，故意把鞋掉在橋下，回頭對張良説："小孩子下去拾鞋！"張良很驚奇，想打他。因爲他老了，便强忍着，下去拾鞋，於是長跪獻上。老頭伸出脚穿上它，笑着走了。張良非常吃驚。老頭離開一里左右，又回來，説："年輕人值得教誨。五天以後平明時，在這裏等我。"張良覺得奇怪，長跪着説："行。"五天後平明，張良去了。老頭已先到了，怒斥道："和老人相約，後到，爲什麽？走，五天後早點來見。"五天後，鷄鳴時去。老頭又先到，又怒斥説："晚到，怎麽回事？走，五天後再早來。"五天後，張良半夜前去。過了一會兒，老頭也來了，笑道："應該這樣。"拿出一編書，

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已。”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讀誦。

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

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厩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説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爲它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

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説項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横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

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竪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啖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

沛公入秦，宫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

説：“讀了它便能當王者的老師。十年後興起。過十三年，年輕人來見我，濟北穀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便離開不見了。天亮後看那書，是《太公兵法》。張良於是很驚奇，常誦習它。

住在下邳，愛打抱不平。項伯曾殺人，躲避在張良那裏。

十年後，陳涉等起事，張良也聚集少年一百多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張良想去追隨他，走在路上遇到沛公。沛公率幾千人攻占下邳，張良便跟隨了他。沛公拜張良做厩將。張良多次向沛公講《太公兵法》，沛公很高興，常采用他的計策。張良向别人説，都不明白。張良説：“沛公大概是天授之才。”便跟隨他不再離開。

沛公到薛，會見項梁，一起擁立楚懷王。張良便勸説項梁道：“您已立了楚的後代，韓公子横陽君成賢能，可以立爲王，多樹黨羽。”項梁派張良找韓成，立爲韓王。任張良作韓司徒，和韓王率一千多人向西攻占韓地，攻占了好幾個城，秦又都收復了，在潁川往來打游擊。

沛公從洛陽向南出轘轅，張良帶兵跟着沛公，攻下韓十多個城，攻打楊熊的軍隊。沛公便命韓王成留守陽翟，和張良一起向南，攻占宛，向西進入武關。沛公想用兩萬人攻打秦嶢關下軍，張良説：“秦兵還强，不可輕視。臣聽説其守將是屠户之子，商賈小人容易用利來動摇。希望沛公暫且留在壁壘中，派人先行，爲五萬人準備飯食，在各山上增加旗幟，設疑兵，派酈食其拿着重寶誘惑秦將。”秦將果然要聯合共同西攻咸陽，沛公要聽從他們。張良説：“這祇是將領想反叛，士兵恐怕不服從。不服從一定危險，不如趁其鬆懈攻打他們。”沛公便率兵進攻秦軍，大勝。追趕他們到藍田，再次作戰，秦兵徹底失敗。於是到了咸陽，秦王子嬰投降沛公。

沛公入秦，宫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數以千計，想留下住在那裏。樊噲勸諫，沛公不聽。張良説：“秦不行大道，所以沛公能到這裏。爲天

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下除去凶殘暴虐之人，應該以樸素來顯示本色。現在剛入秦，便安於享樂，這就是人們所説的‘助桀爲虐’。并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希望沛公聽從樊噲的話。”沛公於是又回去駐扎霸上。

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沛公曰：“鯫生説我距關毋内諸侯，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王乎？”沛公默然，曰：“今爲奈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爲壽，結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者，備它盗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

項羽到鴻門，要攻打沛公，項伯夜裏跑到沛公軍中，私下見張良，想和他一起離開。張良説：“臣爲韓王送沛公，現在事情緊急，逃跑不義。”便都告訴了沛公。沛公很驚駭，説：“怎麽辦？”張良説：“沛公真的要背叛項王嗎？”沛公説：“有個小人勸我把持關口不放入諸侯，可在秦地稱王，便聽從了他。”張良説：“沛公自己覺得能打退項王嗎？”沛公沉默，説：“現在怎麽辦？”張良於是邀請項伯見沛公。沛公和項伯喝酒，爲他祝壽，聯姻，讓項伯向項羽詳細説明沛公不敢背叛項王，把持關口的原因是防備别的盗賊。項羽後來罷休，事載《羽傳》。

漢元年，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説漢王燒絶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絶棧道。

漢元年，沛公做漢王，領有巴蜀之地，賞張良百鎰黄金，二斗珍珠，張良都獻給了項伯。漢王又接着叫張良用厚禮送給項伯，讓他請求漢中之地。項王同意了。漢王到封國去，張良送到褒中，派張良回韓。張良於是勸漢王燒毁棧道，向天下表示没有歸還之心，來穩住項王的心。便讓張良回去了。一邊走，一邊燒毁棧道。

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

張良回到韓，聽説項羽因爲張良跟隨漢王，不讓韓王成回國，和他一起東行，到彭城殺了他。當時漢王回去平定三秦，張良便寫信給項羽説：“漢王失職，想占關中，按約定停止，不敢再往東行。”又把齊的反書送給項羽，説：“齊和趙要共同滅亡楚。”項羽因此向北攻齊。

良乃間行歸漢。漢王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

張良便從小道回漢。漢王任張良做成信侯，從東攻楚。到彭城，漢王失敗回來。到下邑，漢王下馬靠着鞍問道：“我想把關以東讓給别人，誰能和我一起建功？”張良説：“九江王布，楚猛將，和項王有矛盾，彭越和齊王田榮在梁地反叛，這兩個人可以在緊急時使用。漢王大將祇有韓信可交付大事，獨擋一面。如果要讓出關東

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之地，讓給這三個人，楚可以攻破。”漢王便派隨何勸説九江王布，又派人聯合彭越。到魏王豹反叛，派韓信專門率兵向北攻打，於是攻下燕、代、齊、趙。然而最終攻破楚的，是這三個人的力量。

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爲畫策臣，時時從。

張良多病，不曾專門率兵，常作爲策劃之臣，時時隨從。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伐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

漢三年，項羽在滎陽急圍漢王，漢王憂慮恐慌，和酈食其謀劃削弱楚的權力。酈生説：“從前湯伐桀，封其後人於杞；武王殺紂，封其後代於宋。現在秦不行大道，消滅六國，没有立錐之地。陛下果真能再立六國的後代，他們都感激陛下的德義，願做您的奴僕。德義已行，面向南稱霸，楚一定會恭敬地來朝見。”漢王説：“好。趕快刻印，先生去授與他們。”

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式箕子門，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野，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

酈生還没走，張良從外面來謁見漢王。漢王正吃飯，説：“有門客爲我謀劃削弱楚權。”把酈生的計謀都告訴了張良，説：“子房看怎麽樣？”張良説：“誰給陛下策劃的？陛下的大事要完了。”漢王説：“爲什麽？”張良説：“臣請求用面前的箸子來比劃。從前湯武伐桀紂而分封其後代，是估計能制他們的死命。現在陛下能制項籍死命嗎？這是第一個不行的原因。武王攻入殷，表彰商容、箕子之家，封比干之墓，現在陛下能嗎？這是第二個不行的原因。打開鉅橋的糧倉，散發鹿臺的財物，來賞賜貧困者，現在陛下能嗎？這是第三個不行的原因。滅殷事完，收起兵車製成軒車，倒放干戈，表示不再用，現在陛下能嗎？這是第四個不行的原因。讓馬在華山之陽休息，表示無可作爲，現在陛下能嗎？這是第五個不行的原因。讓牛在桃林的原野上休息，天下不再徵税，現在陛下能嗎？這是第六個不行的原因。并且現在天下的游士，告别親戚，拋棄墳墓，離開故友，來跟隨陛下，衹是日夜盼望有咫尺的地方。現在却封立六國後代，天下無處可再封立，游士各自回去事奉自己的主人，跟隨親戚，重交舊友，誰跟陛下攻取天下呢？這是第七

矣。且楚唯毋强，六國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個不行的原因。而且如今衹有楚國强大，如果六國又去屈從它，陛下怎能統治他們呢？這是第八個不行的原因。如果真用了這個計策，陛下的事業就完了。”漢王停止吃飯，吐出口中的食物，罵道：“混賬儒生，幾乎壞了你老子的事！”命令趕快銷毀封印。

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良説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

以後韓信滅齊後想自立爲齊王，漢王發怒。張良勸説漢王，漢王讓張良授與齊王信印。事在《信傳》。

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説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

五年冬天，漢王追趕楚軍到陽夏南部，戰鬥不利，堅守固陵軍壘，諸侯到約定日期不來。張良勸説漢王，漢王采用他的主意，諸侯都來了。事在《高紀》。

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鬥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决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户。”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户。”乃封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

漢六年，封功臣。張良不曾有戰功，高帝説：“運籌帷幄，决定千里之外的勝利，是子房的功勞。自己挑選齊三萬户。”張良説：“開始臣從下邳起家，和皇上在留相見，這是天把臣交給陛下。陛下采用臣的計策，幸而有時料中，臣希望賜封留就够了，不敢承當三萬户。”便封張良做留侯，和蕭何等一起受封。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争功而不决，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宫，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遍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謀反耳。”上乃憂曰：“爲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

皇上封了大功臣二十多人，其餘的日夜争功不能决定，没有能分封。皇上住在雒陽南宫，從天橋上看見將領們常常幾個人相對私語。皇上説：“這是説什麽？”張良説：“陛下不知道嗎？這是謀反。”皇上説：“天下剛剛安定，爲什麽謀反？”張良説：“陛下起身於平民，和這些人一起奪得天下，現在陛下成了天子，所封的都是蕭、曹等故交親善的人，所殺的都是平素仇恨的人。現在軍官計算功勞，天下不够普遍分封，這些人怕陛下不能全封，又怕被懷疑有過失而殺害，所以聚集起來謀反。”皇上於是擔心地説：“那怎麽辦呢？”張良説：“皇上平素怨恨的人，群臣都知道的，誰最厲害？”皇上説：“雍齒和我有舊仇，多次侮辱使我受窘，我想殺他，因爲功勞多，不忍心。”張良説：“現在趕快先封雍齒，以昭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先受封，便人人堅定了。”於是皇上擺酒，封雍齒做什方侯，并趕緊催促丞相御史計功封賞。群臣喝過酒，都高興地説：“雍齒都被封侯，我們不擔心了。”

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背河鄉雒，其固亦足恃。"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

劉敬勸皇上建都關中，皇上遲疑不定。左右大臣都是山東人，多勸皇上建都雒陽，說："雒陽東面有成皋，西面有殽黽，背朝河面對雒，它的堅固足以依靠。"張良說："雒陽雖有這樣險固的地形，但面積小，不過幾百里，土地不肥，四面受敵，這不是用武的地方。關中左有殽函，右爲隴蜀，沃野千里，南面有巴蜀的豐饒，北面有胡地畜牧之利，三面險阻以固守，單開一面向東控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運天下物資，向西供給京師；諸侯有難，順流而下，足可以轉運。這便是所說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得對。"於是皇上當天起駕，向西建都關中。

良從入關，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閉門不出歲餘。

張良跟着入關，身體多病，煉氣養生不食五穀，一年多閉門不出。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爲。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强要曰："爲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辨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皇上想廢太子，立戚夫人的兒子趙王如意。很多大臣爭辯，没能改變皇上的决心。呂后害怕，不知怎麽辦。有人對呂后說："留侯善於謀劃，皇上信任他。"呂后便派建成侯呂澤劫住張良，說："您多年做皇上的謀臣，現在皇上每天都打算換太子，您怎能高枕無憂？"張良說："以前皇上多次在急困中，能有幸采用臣的計策；現在天下安定，因爲偏愛而更换太子，骨肉之間，即使有我們一百人又有什麽用？"呂澤堅持要求說："給我出個主意。"張良說："這難用口舌去爭。想皇上不能招來的有四個人。四個人已經年老，都因爲皇上慢待士人，所以逃避山中，守義不做漢臣。但皇上尊敬這四個人。現在您果真能不惜金玉璧帛，讓太子寫信，謙辭安車，再讓善辯者堅請，應當會來。來了以後就把他們作爲貴客，時常帶着入朝，讓皇上看見，對太子是一個幫助。"於是呂后讓呂澤派人帶着太子的信，謙辭厚禮，迎這四人。四人到了，住在建成侯那裏。

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

漢十一年，黥布謀反，皇上有病，想讓太子去攻打。四人商量說："我們來是爲了保住太子。太子率兵，事情危險了。"便勸建成侯說："太子

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乃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爲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爲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上雖疾，强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强爲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强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强卧傅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爲太傅，良行少傅事。

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説引古，以死争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

率兵，有功而地位不會提高，無功便從此遭禍。并且和太子一起出征的各將帥，都是和皇上平定天下的猛將，現在讓太子率領他們，這無異於讓羊率領狼，都不肯被使用，一定會没有戰功。臣聽説'母親受寵，所生之子也會受到撫愛'，現在戚夫人日夜侍奉皇上，趙王常在面前，皇上説'到底不能讓不肖的兒子位於愛子之上'，表明他一定會代替太子的地位的。您爲什麽不趕快請呂后找機會對皇上哭訴，説：'黥布，天下的猛將，善於用兵，現在各將領都是以前和陛下同輩的人，現在派太子率領，這些人不能被使用，并且黥布聽説後，便會擊鼓西進了。皇上雖然有病，勉强乘坐輜車，躺着監督他們，各將領不敢不盡力。皇上雖然勞苦，勉强爲妻兒打算一下。'"於是呂澤夜裏會見呂后。呂后找機會向皇上哭訴，都按四人的意思。皇上説："我想過了，混小子本來不能派遣，你老子自己去吧。"於是皇上自己率軍東征，群臣留守，都送到霸上。張良有病，勉强起身到曲郵，見到皇上説："臣應隨從，病得厲害。楚人强悍，希望皇上小心不要和楚争雄。"接着勸皇上讓太子做將軍監督關中之兵。皇上説"子房雖然生病，勉强躺着教導太子"。這時叔孫通已做了太傅，張良負責少傅工作。

漢十二年，皇上打敗黥布回來，病得更加厲害，愈發想更换太子。張良勸諫不聽，因病不上朝。叔孫太傅引古事説講，以死爲太子争位。皇上假裝答應他，仍想换太子。設宴會時，擺酒，太子侍奉。四人跟着太子，年紀都八十多，頭髮眉毛雪白，衣冠不凡。皇上奇怪，問道："這是幹什麽的？"四人上前答話，各説自己的姓名。皇上便吃驚地説："我邀請您們，您們逃避我，現在您們爲什麽自己跟我兒子交游呢？"四人説："陛下輕視士人愛罵人，我們爲義不受辱，所以害怕而逃避。現在聽説太子仁孝，恭敬愛惜士人，天下没有不伸着脖子願爲太子死的，所以我們前來。"皇上説："有幸煩勞各位終於能來調教護衛太子。"

四人祝壽完畢，趨步離開。皇上目送他們，叫來戚夫人指給她看説："我想换太子，這四人

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乃主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以就，横絶四海。横絶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歔欷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爲他輔佐，羽翼已成，難動摇了。呂氏真的是你的主子。"戚夫人哭泣，皇上説："給我跳楚舞，我給你唱楚歌。"唱道："鴻鵠高飛，一衝千里。羽翼已成，横渡四海。横渡四海，又能怎樣！便有弓箭，又有何用！"唱了幾曲，戚夫人鳴咽哭泣。皇上起身走開，撤酒。最終没有更换太子，這是張良招來這四人的功勞。

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相國，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强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道，欲輕舉。高帝崩，呂后德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强聽食。後六歲薨。謚曰文成侯。

張良跟隨皇上攻代，出奇謀攻下馬邑，到立蕭相國，和皇上從容談論天下事很多，不是講天下所以興亡的，所以不記録。張良於是聲言："家中世代做韓相，到韓亡，不惜萬金財産，爲韓向强秦報仇，天下震驚。現在憑三寸舌頭做帝王的老師，封邑萬户，位在列侯，這是平民的極至，對張良足够了。希望放棄人間之事，跟赤松子雲游。"便學習道家之説，想修煉成仙。高帝去世，呂后認爲張良有德，便强給他俸禄，説："人生一世，像白駒過隙，爲什麽像這樣使自己受苦！"張良不得已，勉强接受。六年後死。謚號文成侯。

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黄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臘祠黄石。

起初張良在下邳橋上見到的給他書的老人，十三年後他隨高帝經過濟北，果然找到了穀城山下的黄石，拿回去珍重祭祀。等張良死後，一起葬了黄石。每次上墳和伏臘時都祭祀黄石。

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兒子不疑繼承侯位。孝文三年因不敬罪，被除國。

陳平　王陵

陳平，陽武户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黄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産，曰："亦食糠核耳。其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棄之。

陳平，陽武户牖鄉人。小時候家裏窮，喜歡讀書，研究黄帝、老子的學問。有三十畝田，和哥哥陳伯住在一起。陳伯常種田，讓陳平去游學。陳平爲人高大漂亮，有人問陳平："家裏窮吃什麽這麽胖呢？"他嫂子恨陳平不在家種田，説："也是吃糠皮唄。有這樣的小叔，不如没有！"陳伯聽到後，趕走了他的妻子。

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愧之。久之，户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

等陳平長大，可以娶妻了，富人没人嫁給他，窮的陳平又嫌棄。很久以後，户牖富人張負有孫女，嫁了五次丈夫都死了，没人敢娶，陳平想娶她。邑中有大喪事，陳平家裏窮去幫忙料理

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乃父，事嫂如事乃母。"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

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

陳涉起王，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爲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

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溢。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度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

平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爲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

喪葬之事，早出晚歸以多得報酬。張負在治喪處見到他，衹覺得他不凡，陳平也因故晚走。張負跟陳平到他家，家住在背城墻的陋巷，用席當門，但門外有很多顯貴者的車輛。張負回去，對兒子張仲說："我想把孫女嫁給陳平。"張仲說："陳平貧窮不做事，全縣的人都笑話他的行事，爲什麽單把女兒嫁給他？"張負說："像陳平這麽一表人才難道會長期貧窮嗎？"終於把孫女嫁給了他。因爲陳平家窮，便借錢給他行聘，給他酒肉資助娶妻。張負告誡孫女說："不要因爲他窮，侍奉不小心。事奉哥哥陳伯要像事奉你父親，事奉嫂子要像事奉你母親。"陳平娶了張氏女，資用日益豐富，交游更加廣泛。

里中舉行社祭，陳平做主持，分肉很平均。里中的父老說："陳孺子這主持的真好！"陳平說："唉，如果讓陳平得以主持天下，也像這肉一樣！"

陳涉起事稱王，派周市攻占地盤，立魏咎做魏王，和秦軍在臨濟開戰。此前陳平已辭别哥哥陳伯，跟着一些年輕人去事奉魏王咎，作太僕。勸說魏王，王不聽。有人誣陷他，陳平逃離。

項羽攻地到河上，陳平去追隨他，跟着入關滅秦，賜爵爲卿。項羽往東到彭城稱王，漢王回去向東平定三秦。殷王反叛楚，項羽便任陳平做信武君，率魏王在楚的門客去攻打，殷投降後回來。項王叫項悍拜陳平做都尉，賜二十鎰黄金。没過多久，漢攻下殷。項王大怒，要殺平定殷的人。陳平害怕被殺，便封好黄金和印，派人還給項王，陳平從小路帶劍逃跑。渡河，船夫看他是漂亮的男子，單獨行路，疑心他是逃亡的將領，腰下會有金玉寶物，看着他，想殺陳平。陳平心裏害怕，便解下衣服裸身幫着划船。船夫知道他没錢，纔罷休。

陳平於是到脩武投降漢，通過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見他。這時，萬石君石奮作中涓，接受陳平的謁見。陳平等十人一起上前，賜給他們食品。王說："散會，回客舍吧。"陳平說：

“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説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歡，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

“臣有事而來，要説的不能超過今天。”於是漢王和他談話并很贊賞，問道：“您在楚做什麽官?”陳平説：“作都尉。”當天拜陳平作都尉，讓他陪乘，掌管監護軍隊。將領們都嘩然，説：“大王一天得到楚的逃兵，不知高低，便立即與他一起乘車，讓他監護輩分高的人!”漢王聽説後，更加寵幸陳平，便帶他去向東討伐項王。到彭城，被楚軍打敗，帶兵回來。收攏散兵到滎陽，任陳平作亞將，隸屬韓王信，駐軍廣武。

絳、灌等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 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説，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周勃、灌嬰等人誣陷陳平説：“陳平雖是美男子，好比冠上的玉，内裏未必有才。聽説陳平在家時私通他嫂子；事奉魏王不被容納，逃走追隨楚；隨楚不行，又逃來追隨漢。現在大王尊敬他，給他官做，讓他監護軍隊。臣聽説陳平使用將領，給他錢多的派在好地方，給他錢少的派在壞地方。陳平，是反覆無常的亂臣，希望王明察。”漢王懷疑他，責備無知，問道：“有這事嗎?”無知説：“有”。漢王説：“您爲什麽説他是賢人?”答道：“臣所説的，是才能；陛下所問的，是德行。即使有尾生、孝已那樣的德行，却對勝敗成數没有益處，陛下哪裏顧得上用他呢? 現在楚漢相争，臣推薦有謀略的士人，祇是看他的計策確能利於國家。私通嫂子接受賄金又有什麽值得懷疑的?”漢王召見陳平問道：“我聽説先生事奉魏不順，事奉楚又離去，現在又跟我交游，誠信之人難道是如此三心二意嗎?”陳平説：“臣事奉魏王，魏王不能聽臣的話，所以臣離開他去事奉項王。項王不信任别人，他任用喜歡的人，不是姓項的就是他妻子的兄弟，即使有奇才之士也不能用。臣在楚聽説漢王能用人，所以歸依大王。裸着身體而來，不接受别人的錢便没有本錢辦事。臣的謀劃確有可采用的，希望大王采用；如果没有可采用的，大王賜的錢都在，請封查繳公，我可以請求辭官回家。”漢王便道歉，重賜財物，拜爲護軍中尉，監護全部將領。將領們纔不敢再説什麽。

其後，楚急擊，絶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

其後，楚急攻，阻斷漢運輸糧草的通道，在滎陽城包圍漢王。漢王擔心，請求割讓滎陽以西

西和。項王弗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耆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然大王資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内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黄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入。

求和。項王不許。漢王對陳平説："天下紛亂，什麽時候能够安定?"陳平説："項王爲人，對人恭敬愛護，廉節喜愛禮義的士人都歸依他。至於評論功賞爵邑，他却很吝嗇，士人又因此不歸依他。現在大王輕慢少禮，廉節的人士不來；但大王能賞人爵邑，圓滑無骨氣好利無耻的士人也多歸依漢。如果各自除掉兩個缺點，集中兩個優點，天下揮手之間就可平定了。但大王天性愛侮辱人，不能得到廉節之士。考慮楚軍中存在可以分裂混亂的地方，那項王的骨幹臣子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等人，不過幾個人。大王如果能拿出幾萬斤金，進行反間，離間他們的君臣，使他們生疑，項王爲人猜忌，聽信讒言，必然内部相殺。漢乘機率軍攻打，定能滅楚。"漢王贊成，便拿出四萬斤黄金給陳平，任他辦事，出入不問。

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即陽驚曰："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陳平用很多錢在楚軍中進行反間，揚言説將領鍾離昧等爲項王帶兵，功勞很大，但最終不能割地稱王，想和漢聯手，滅掉項氏，分割他的地盤稱王。項王果然生疑，派使者到漢。漢爲他準備了太牢一類的飲食，端着獻上，看見楚使者，便假裝吃驚説："以爲是亞父的使者，原來是項王的使者!"又拿走了，用粗劣的飲食獻給楚使者。使者回去，都報告了項王，果然很懷疑亞父。亞父想趕快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任他，不肯聽亞父的。亞父聽説項王懷疑他，便大怒道："天下事大致已定了，君王自己造成的!希望請求骸骨回家!"回去還没到彭城，背上生疽死了。

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

陳平便派出二千女子夜裏到滎陽東門，楚軍對她們發動攻擊。陳平便和漢王從城西門出去了。於是入關，收攏兵士又向東進發。

明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爲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怒而駡，平躡漢王。漢王寤，乃厚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爲齊王。於是封平以户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

第二年，淮陰侯信滅齊，自立爲假齊王，派使者告訴漢王。漢王生氣地大駡，陳平暗中踩漢王的脚。漢王明白了，便厚待齊使者，叫張良去立韓信做齊王。於是把户牖鄉封給陳平。用他的計策，終於滅了楚。

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

漢六年，有人上書告楚王韓信反叛，高帝詢問諸將，將領們説："快出兵活埋那小子。"高

坑豎子耳。”高帝默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弟出，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郊迎謁。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語在《信傳》。

帝沉默。問陳平，陳平再三推辭，説：“將領們怎麼説？”皇上都告訴了他。陳平説：“有人上書説韓信反叛，有别人聽説過這件事的嗎？”説：“没有。”陳平又問：“韓信知道嗎？”説：“不知道。”陳平説：“陛下的軍隊和楚相比哪個精强？”皇上説：“不能超過它。”陳平説：“陛下的將領中用兵有能敵過韓信的嗎？”皇上説：“没人比得上。”陳平説：“現在兵不如楚精强，將比不上人家，却出兵攻打他，這是促使他作戰啊，我私下替陛下擔心。”皇上説：“那怎麼辦？”陳平説：“古代天子巡狩，會合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衹要出去，假裝巡游雲夢，在陳會合諸侯。陳，是楚的西鄰，韓信聽説天子因爲愛好而出游，一定會到郊外迎接謁見。陛下趁機抓住他，衹是一個力士就能辦到的事。”高帝贊成，便派使者通知諸侯在陳會合，説“我要南游雲夢”。皇上便隨即出行了。走到陳，楚王信果然在郊外道上迎接。高帝事先準備武士，看到韓信，便將他抓住綁了起來。事在《信傳》。

遂會諸侯於陳。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爲户牖侯，世世勿絶。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於是在陳會見諸侯。回來到雒陽，和功臣分符制定封賞，封陳平做户牖侯，世代不絶。陳平推辭説：“這不是臣的功勞。”皇上説：“我用先生的計謀，克敵制勝，不是功勞是什麼？”陳平説：“不是魏無知臣怎能進用？”皇上説：“您先生可以説是不忘本了！”便又封賞了魏無知。

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户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户，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户。”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户牖。

第二年，陳平跟隨皇上在代攻打韓王信。到平城，被匈奴包圍，七天吃不上東西。高帝采用陳平的巧計，叫單于閼氏説解，纔得解圍。高帝逃出，其計謀隱密，世上没人知道。高帝向南經過曲逆，登上城墻，望見房屋很大，説：“多麼氣派的縣！我巡行天下，獨見過雒陽和這裏！”回頭問御史：“曲逆户口有多少？”答道：“起初秦時三萬多户，中間經歷多次戰争，很多人逃亡隱藏，現在有五千多户。”於是下詔御史，改封陳平做曲逆侯，享有全縣的賦税收入，免去以前的食邑户牖。

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

陳平從開始隨從，到天下平定後，常以護軍中尉身份跟着攻打臧荼、陳豨、黥布。共出過六

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

次巧計，每次都立功而增加封邑。巧計有的很秘密，世上没人聽説。

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幾我死也！"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床下，曰："陳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吕后女弟吕須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

高帝平定黥布回來，受傷，慢走到長安。燕王盧綰反叛，皇上派樊噲作爲相國帶兵攻打。走後，有人説樊噲的壞話。高帝大怒道："樊噲見我病重，便盼望我死！"用陳平的計謀，召來絳侯周勃在床下接詔，説："陳平乘馳傳載送周勃代替樊噲帶兵，陳平到軍中便砍下樊噲的頭！"二人接了詔，馳傳還没到軍中，路上商量道："樊噲是皇帝的老友，功勞很多，又是吕后妹妹吕須的丈夫，有親情又尊貴，皇上因忿怒所以想殺他，恐怕會後悔。不如囚禁了交給皇上，讓皇上自己殺他。"不到軍中，設壇，用符節召樊噲。樊噲接詔，便反綁了他，裝上檻車到長安，讓周勃代替率兵平定燕。

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吕后及吕須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宫，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吕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日傅教帝。是後吕須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

陳平路上聽説高帝去世，怕吕后和吕須發怒，便乘馳傳先離開。碰上使者詔令陳平和灌嬰駐軍於滎陽。陳平接詔，立刻又跑到宫中，哭得很悲痛，接着在遺體前彙報工作。吕后哀憐他，説："您出去休息吧！"陳平怕讒言得勢，便堅決請求，得以在宫中值宿守衛。太后便任他做郎中令，每天教導皇帝。此後吕須的讒言纔没有生效。樊噲到後，便免罪恢復爵邑。

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平爲左丞相。

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做右丞相，陳平做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本無從漢之意，以故後封陵，爲安國侯。

王陵，沛人。起初是縣裏的豪傑，高祖微賤時像對兄長一樣事奉王陵。到高祖在沛起事，攻入咸陽，王陵也聚集黨羽幾千人，在南陽，不肯服從沛公。到漢王回師攻打項籍，王陵纔帶兵歸漢。項羽把王陵的母親放在軍中，王陵的使者來了，便讓她向東而坐，想來招降王陵。王陵母親暗中送使者，哭道："希望替老婦告訴王陵，好好事奉漢王，漢王是仁厚長者，不要因爲老婦而有二心。我用死來爲使者送行。"便伏劍而死。項王大怒，烹殺了王陵的母親。王陵最終跟隨漢王平定了天下。因爲和雍齒友好，而雍齒是高祖的仇人，王陵又本來没有服從漢的意思，所以後封王陵，做安國侯。

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爲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吕爲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吕氏，非約也。"太后不説。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吕，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而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吕太后欲廢陵，乃陽遷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十年而薨。

王陵爲人縱任意氣没有文才，喜歡直言。做右丞相兩年，惠帝去世。高后想立吕姓之人爲王，問王陵。王陵説："高皇帝殺白馬盟誓説：'不是劉氏而稱王的，天下一起攻打他。'現在立吕氏做王，不合規定。"太后不高興。問左丞相陳平和絳侯周勃等，都説："高帝平定天下，立子弟爲王；現在太后行使皇帝權力，要封吕姓兄弟，没什麽不行的。"太后高興。退朝，王陵責備陳平、周勃道："起初和高帝飲血盟誓，各位不在嗎？現在高帝去世，太后作女主，要立吕氏作王，各位逢迎討好違背盟約，有什麽臉在地下見高帝！"陳平説："當面在朝廷争辯，我不如您；保全社稷，安定劉氏後代，您也不如我。"王陵無言以對。於是吕太后想罷免王陵，就表面上提升王陵作皇帝太傅，實際是奪了他的相權。王陵生氣，稱病辭職，閉門不去朝見，十年後去世。

陵之免，吕太后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吕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吕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吕太后。及爲相，不治，監宫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决事。

王陵免職後，吕太后升陳平做右丞相，任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食其也是沛人。漢王在彭城西戰敗時，楚軍把太上皇、吕后作爲人質，食其作爲舍人侍奉吕后。以後跟着打敗項籍被封爲侯，受到吕太后的寵幸。等做了丞相，不承擔職事，監管宫中事務，好像郎中令，公卿百官都通過他决斷事情。

吕須常以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吕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吕須於平前，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吕須之譖。"

吕須常因爲陳平從前替高帝謀劃逮捕樊噲，多次誣陷陳平道："做丞相不管事，每天喝美酒，調戲女人。"陳平聽到後，一天比一天更加放縱。吕太后聽説後，暗中高興。當着吕須的面對陳平説："俗話説'婦人小孩的話聽不得'，想您和我是怎樣的關係，不要怕吕須誣陷。"

吕太后多立諸吕爲王，平僞聽之。及吕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吕，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舉以爲相。

吕太后立了很多吕姓之人爲王，陳平假裝順從。等吕太后去世，陳平和太尉周勃合謀，終於殺掉吕姓之人，立了文帝，這本是陳平的謀劃。審食其免去相位，文帝立，舉任陳平爲相。

太尉勃親以兵誅吕氏，功多；平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吕，臣功亦不如勃。願

太尉周勃親自率兵殺吕氏，功高；陳平想讓位給周勃，便稱病辭位。文帝剛立，感到陳平病得奇怪，問他，陳平説："高帝時，周勃功勞不如臣；等到殺吕姓，臣功又不如周勃。希望把相

以相讓勃。"於是乃以太尉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

位讓給周勃。"於是便任太尉周勃作右丞相，位第一；陳平降爲左丞相，位第二。賜陳平一千斤金，加封三千户。

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决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爲誰乎?"平曰："陛下即問决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塡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慚，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 且陛下即問長安盗賊數，又欲强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免相，而平顓爲丞相。

過不多久，皇上更熟悉國家大事了，上朝問右丞相周勃説："天下一年處理多少案件?"周勃道歉説不知道。問"天下一年糧錢收入支出多少?"周勃又道歉説不知道。汗流浹背，愧不能答。皇上又問左丞相陳平。陳平説："有主管的人。"皇上説："主管的人是誰呢?"陳平説："陛下如果問斷案，就責問廷尉；問糧錢，就責問治粟内史。"皇上説："如果各有負責的人，那麽您負責的是什麽事呢?"陳平謝罪説："主管大臣！陛下不知道我愚笨，讓我擔任宰相之職。宰相，上輔佐天子調理陰陽，順應四季，下按萬物的規律辦事，外鎮撫四夷諸侯，内使百姓親附，讓卿大夫各自能承當他的職責。"皇上贊許。周勃很慚愧，出去責備陳平説："您平時幹嗎不教教我！"陳平笑道："您在官位，難道不知道職責嗎? 而且陛下如果問長安小偷的人數，也要勉强回答嗎?"於是絳侯自己知道才能比陳平要差得很遠。過了不久，周勃辭去相位，陳平一個人做丞相。

孝文二年，平薨，謚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市。王陵亦至玄孫，坐酎金國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爲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

孝文二年，陳平去世，謚號獻侯。傳子到曾孫陳何，因强搶别人妻子罪被棄市。王陵也傳到玄孫，因爲祭祀獻金不够份量被廢除封國。辟陽侯食其免職後三年被淮南王所殺，文帝讓他兒子審平繼承侯位。淄川王反叛，辟陽離淄川近，審平投降了他，封國被廢除。

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起初陳平説："我多在暗中謀算，這是道家所禁止的。我這一代衰落了，也就算了，到底不能再興起，因爲我有很多暗禍。"以後曾孫陳掌因是衛氏的親戚而顯貴，希望得到續封，但終於没有獲得。

周勃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徙沛。勃以織薄曲爲生，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强。

周勃，沛人。祖先是卷人，遷徙到沛。周勃以編織養蠶器具爲生，常給辦喪事的人吹簫，以才能作引强官。

高祖爲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

高祖作爲沛公剛起事，周勃以中涓身份跟着攻打胡陵，攻下方與。方與反叛，又和敵人開

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略定魏地。攻轅戚、東緡，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由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爲碭郡長。沛公拜勃爲襄賁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絶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

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勃爵爲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畤，最。北擊趙賁、内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還下郿、頻陽。圍章邯廢丘，破之。西擊益已軍，破之。攻上邽。東守嶢關。擊項籍。攻曲遇，最。還守敖倉，追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絶。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户。

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

戰，打退了敵人。攻打豐。在碭東攻打秦軍。回來駐扎在留和蕭。再攻碭，占領了它。攻占下邑，先登上城墻。賜爵爲五大夫。攻蒙、虞，占領了它們。攻打章邯車騎的殿後軍隊。攻取魏地。攻取轅戚、東緡，前往到栗，占領了它。攻打齧桑，先登城墻。在阿下攻打秦軍，打敗他們。追到濮陽，攻占甄城。攻打都關、定陶，突襲占領宛朐，俘獲單父縣令。夜襲占領臨濟，攻打壽張，作爲前鋒到卷，在雍丘城下打敗李由。攻打開封，先到城下而功勞居多。以後章邯打敗項梁，沛公和項羽率兵向東到碭。從開始在沛起事至回到碭，共一年零兩個月。楚懷王封沛公號爲武安侯，做碭郡長。沛公拜周勃爲襄賁令。跟着沛公平定魏地，在成武攻打東郡尉，戰勝。攻打長社，先登城墻。攻打潁陽、緱氏，越過河渡口，在尸北攻打趙賁的軍隊。向南攻打南陽守齮，占領武關、嶢關。在藍田攻打秦軍。到咸陽，消滅秦。

項羽來到，封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周勃爵爲威武侯。跟隨進入漢中，拜爲將軍。回師平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打槐里、好畤，功勞最高。向北在咸陽攻打趙賁、内史保，功勞最高。在北面救援漆。攻打章平、姚卬的軍隊。向西平定汧。回師攻下郿、頻陽。在廢丘圍困章邯，獲勝。向西攻打益已軍，獲勝。攻打上邽。向東據守嶢關。攻打項籍。攻曲遇，功勞最高。回去守衛敖倉，追趕項籍。項籍死後，便在東面平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共占領二十二個縣。回守雒陽、櫟陽，被賞賜和潁陰侯一起以鍾離作食邑。作爲將軍跟着高祖攻打燕王臧荼，在易城下打敗他。他所率領的士卒多作爲高祖的開路先鋒。賜爵爲列侯，剖析符節世代不斷。食邑絳八千二百八十户。

作爲將軍跟着高帝在代攻打韓王信，攻取霍人。作爲前鋒到武泉，攻打胡騎兵，在武泉北打敗他們。轉到銅鞮攻打韓信軍，得勝。回師，降服太原六城。在晉陽城下攻打韓信的胡騎，得勝，占領晉陽。以後在硰石攻打韓信軍，得勝，追趕敗軍八十里。回攻樓煩三城，接着在平城城

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勃遷爲太尉。

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雁門守圂。因轉攻得雲中守遫、丞相箕肆、將軍博。定雁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

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

勃爲人木强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其椎少文如此。

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十年，高后崩。吕禄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吕産以吕王爲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虚侯章共誅諸吕。語在《高后紀》。

於是陰謀，以爲"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吕太后以計詐名它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宫，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用强吕氏。今已滅諸吕，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

東牟侯興居，朱虚侯章弟也，

下攻打胡騎兵，他所率領的士卒多作爲高祖的開路先鋒。周勃升爲太尉。

打陳豨，屠殺馬邑城民。所率士兵殺了陳豨的將軍乘馬降。轉到樓煩攻打韓信、陳豨、趙利的軍隊，獲勝。俘虜陳豨將宋最、雁門守圂。接着轉攻俘虜雲中守遫、丞相箕肆、將軍博。平定雁門郡十七個縣，雲中郡十二個縣。接着又在靈丘攻打陳豨，獲勝。斬殺陳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平定代郡九個縣。

燕王盧綰反叛，周勃作爲相國代樊噲率兵，攻下薊，俘獲盧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在上蘭打敗盧綰軍，其後在沮陽攻打盧綰軍。追到長城，平定上谷十二個縣，右北平十六個縣，遼東二十九個縣，漁陽二十二個縣。共跟着高帝俘獲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另外打敗兩個軍，攻下三座城，平定五個郡，七十九個縣，俘獲丞相、大將各一人。

周勃爲人質樸敦厚，高帝認爲可托付大事。周勃不愛讀書，每次召來書生辯士，他就面向東坐着催促道："快給我講。"他樸直缺少文才到這種地步。

周勃平定了燕回去，高帝已去世，他作爲列侯事奉惠帝。惠帝六年，設太尉官職，任周勃爲太尉。十年，高后去世。吕禄任趙王做漢上將軍，吕産任吕王做相國，掌握國家大權，要危及劉氏。周勃和丞相陳平、朱虚侯章一起殺掉吕姓諸人。事在《高后紀》。

他們於是暗地策劃，認爲"少帝和濟川、淮陽、恒山王都不是惠帝的兒子，吕太后用計把别人的孩子詐稱是皇子，殺掉他的母親，養在後宫裏，讓孝惠對待他像兒子一樣，立爲後代，來加强吕氏的力量。現在已消滅了吕姓，少帝如果長大了主政，我們就都會被滅族，不如選賢德的諸侯立爲皇上。"便迎立代王，即孝文皇帝。

東牟侯興居，是朱虚侯章的弟弟，說："誅

曰：“誅諸吕，臣無功，請得除宫。”乃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宫。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皆仆兵罷。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滕公曰：“就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宫謹除。”皇帝入未央宫，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不得入。太尉往喻，乃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

文帝即位，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户。居十餘月，人或説勃曰：“君既誅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則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爲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乃免相就國。

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初，勃之益封，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勃獄辭，乃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

殺吕姓，臣没有功勞，請讓我清除宫内。”便和太僕汝陰滕公進宫。滕公上前對少帝説：“您不是劉氏，不當做皇帝。”便回頭揮去左右執戟，都放下武器散去。有幾個人不肯走，宦者令張釋向衆人告諭，也走了。滕公召呼乘輿載着少帝出宫。少帝説：“要帶我到哪兒去？”滕公説：“到少府住處去。”便駕着天子車馬，到代邸迎接皇帝，報告説：“皇宫已清除過了。”皇帝進入未央宫，有十個謁者拿着戟守衛在大殿正門，説：“天子在此，您是幹什麽的？”不能進去。太尉去告諭，纔帶兵離開，皇帝便進去了。當夜，官吏分幾部分在濟川、淮陽、常山王和少帝住所殺掉他們。

文帝即位，任周勃做右丞相，賞五千斤金，食邑萬户。過了十多個月，有人勸周勃説：“您已殺了吕姓諸人，立了代王，威震天下，而您接受厚賞處在高位并以此爲滿足，便會大禍臨頭了。”周勃害怕，也自覺危險，便謝罪請求交還相印。皇上同意。一年多後，陳丞相平死了，皇上又任用周勃爲相。過了十多個月，皇上説：“前些時我下詔讓列侯回到封國，很多人没有去，丞相是朕器重的，要爲朕率領列侯回國。”便免去相位回封國。

一年多後，每當河東守尉巡縣到絳，絳侯周勃自己怕被殺，常披着甲，讓家人拿着武器會見。後來有人上書告周勃要謀反，下達到廷尉，逮捕周勃判罪。周勃害怕，不知怎樣答對。小吏略微對他加以侮辱。周勃送給獄吏一千斤金，獄吏便在木簡背面寫字給他看，説“讓公主做證”。公主，是孝文帝的女兒，周勃太子勝之的妻子，所以獄吏教他讓公主做證。起初，周勃把加封的土地，都送給了薄昭。等被捕事急，薄昭替他在薄太后前説話，太后也認爲没有謀反的事。文帝上朝，太后把頭巾投向文帝，説：“絳侯握着皇帝印，在北軍帶兵，不在這時謀反，現在住在一個小縣裏，却要謀反嗎！”文帝已看了周勃的判辭，便道歉説：“官吏正在核實而放出他。”於是派使者拿着符節赦免周勃，恢復爵位封邑。周勃出獄，説：“我曾統率百萬軍隊，怎麽知道獄吏

獄吏之貴也!"

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謚曰武侯。子勝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死，國絶。一年，文帝乃擇勃子賢者河内太守亞夫復爲侯。

亞夫爲河内守時，許負相之："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以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我何説侯乎? 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説餓死? 指視我。"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爲條侯。

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兹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内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 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爲中尉。

文帝且崩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

這麽尊貴!"

周勃又回到封國，孝文十一年去世，謚號武侯。兒子勝之繼位，和公主結婚不中意，因殺人罪，處死，封國被廢除。一年後，文帝便挑選周勃兒子裏賢德的河内太守亞夫又封爲侯。

亞夫做河内守時，許負給他相面："您三年以後做侯。做侯八年，做將相，掌國柄，地位貴重，在大臣裏獨一無二。九年後餓死。"亞夫笑道："我哥哥已經繼承父親做侯了，如果死了，兒子會繼承，我怎麽談得上做侯呢? 但如果已經像許負言説的那樣尊貴，又怎麽説會餓死? 指給我看看。"許負言指着他的嘴説："竪紋進口，這是餓死的紋路。"過了三年，哥哥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挑選周勃兒子中賢德的，都推舉亞夫，便封做條侯。

文帝後六年，匈奴大肆進入邊境。任宗正劉禮做將軍駐軍霸上，祝兹侯徐厲做將軍駐軍棘門，任河内守亞夫做將軍駐軍細柳，來防備胡人。皇上親自慰問軍隊，到霸上和棘門軍，直驅而入，將以下官員騎馬進出送迎。接着到細柳軍，軍中官兵披甲，磨快刀刃，張開弓弩，拉滿弦，天子的先驅到，進不去。先驅説："天子要來!"軍門都尉説："軍中聽將軍命令，不聽天子詔令。"不一會兒，皇上到，又進不去。於是皇上派使者拿着符節詔告將軍説："我要慰勞軍隊。"亞夫纔傳話打開營門。營門士要求車騎説："將軍規定，軍中不能騎馬奔馳。"於是天子便扣緊馬繮慢走。到中營，將軍亞夫作揖，説："披甲之士不跪拜，請允許我用軍禮參見。"天子爲之感動，面色肅穆，扶着車軾。派人通告："皇帝恭敬地慰勞將軍。"禮儀完畢後離去。出了營門，大臣們都很驚恐。文帝説："啊，這纔是真正的將軍! 先前霸上、棘門像兒戲一樣，將領一定會被襲擊并俘虜的。至於亞夫，能够進犯嗎!"長時間地稱贊他。一個多月後，三軍都撤回了。便拜亞夫爲中尉。

文帝在死之前，告誡太子説："如果有急難，周亞夫真正可以委任率兵。"文帝去世，亞夫做

亞夫爲車騎將軍。

孝景帝三年，吴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吴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絶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

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説亞夫曰："將軍東誅吴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吴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黽厄狹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殽黽間，果得吴伏兵。乃請涉爲護軍。

亞夫至，會兵滎陽。吴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絶吴楚兵後食道。吴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内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吴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吴楚既餓，乃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吴王濞。吴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吴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吴王頭以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吴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爲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

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

車騎將軍。

孝景帝三年，吴楚謀反。亞夫以中尉身份行使太尉職責，向東攻打吴楚。於是自己向皇上請求説："楚兵剽悍輕捷，難以和他們一争高低。希望把梁捨棄給它，斷絶他們的糧道，便可以征服了。"皇上同意了。

亞夫出發了，到霸上，趙涉攔住亞夫説："將軍向東消滅吴楚，勝了則宗廟安定，勝不了則天下危急，能采用我的意見嗎?"亞夫下車，行禮後問他。趙涉説："吴王一向富足，長期招集以死報效的士人，現在知道將軍要去，一定會在殽黽險要狹窄處設伏兵，并且打仗貴在神密，將軍爲什麽不從此向右去，經過藍田，出武關，到雒陽，時間不過差一兩天，直接進入武器庫，擂響戰鼓。諸侯聽了，以爲將軍是從天而降。"太尉按其計行事。到雒陽，派小吏搜索殽黽之間，果然找到了吴的伏兵。便請趙涉做護軍。

亞夫到後，在滎陽集合軍隊。吴正攻打梁，梁危急，請求救援。亞夫帶兵向東北奔向昌邑，堅築營壘據守。梁王派使者請求亞夫，亞夫斟酌情勢，拒絶不去。梁王上書告訴景帝，景帝下詔讓他救梁。亞夫不遵詔令，堅守營壘不出兵，派輕騎兵弓高侯等斷絶吴楚軍後方糧道。吴楚兵缺糧，飢餓，想撤退，多次挑戰，都不出去。夜裏，軍中騷動，内部互相攻擊騷亂，到了帳下。亞夫穩穩躺着不起來。過了一會兒，又安定了。吴軍奔向營壘東南角，亞夫讓在西北角守備。不久敵人精兵果然奔向西北，攻不進去。吴楚軍缺食，便撤兵離開，亞夫出動精兵追擊，大敗吴王濞。吴王濞丢棄軍隊，和幾千壯士逃走，在江南丹徒保身。漢兵乘勝，終於全部俘虜了他們，招降各縣，用千金懸賞吴王。一個多月後，越人砍了吴王的腦袋來報告。共攻守三個月，平定了吴楚。於是諸將纔認爲太尉的謀劃正確。從此梁孝王和亞夫有了矛盾。

回來後，又設置太尉官。五年後，升爲丞相，景帝很器重他。皇上廢栗太子，亞夫堅决争

固争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

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竇長君在時，竟不得封侯，死後，乃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

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

頃之，上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

居無何，亞夫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盗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污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絶。

辯，没成功。皇上因此疏遠了他。而梁孝王每次上朝，常和太后説亞夫的缺點。

竇太后説：“可以封皇后的哥哥王信爲侯。”皇上責備説：“從前南皮和章武先帝不封侯，到臣即位，便封侯，王信不能封。”竇太后説：“人生各自依時勢行事。竇長君在時，最終不能封侯，死後，他的兒子彭祖却封了侯。我很後悔。皇帝快封王信爲侯！”皇上説：“請允許和丞相商量一下。”亞夫説：“高帝規定‘不是劉氏不能封王，没有功勞不能封侯。不遵守規定，天下人一起攻打他’。現在王信雖是皇后的哥哥，但没有功勞，封侯，不合規定。”皇上沉默而停止這事。

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服於漢，皇上想封侯來勉勵後人。亞夫説：“他背叛主人投降陛下，陛下封他爲侯，還怎麽責備不守節氣的人臣呢？”皇上説：“丞相的主張不能采用。”便全部封徐盧等人爲列侯。亞夫便稱病免去相位。

不久，皇上在宫中，召亞夫賞賜食物。衹放大塊肉，没有切好的肉，又不放筷子。亞夫心中不滿，回頭叫主席者拿筷子。皇上看着他笑道：“這莫非不滿足您的需要嗎？”亞夫摘下帽子向皇上謝罪。皇上説：“起來。”亞夫便小步快行出去了。皇上目送他，説：“他心懷不滿，不是少主之臣。”

過了不久，亞夫的兒子爲父親向工官買了五百具尚方甲楯，準備作爲陪葬之物。雇工做事勞苦，還不給錢。雇工知道他偷買天子用具，怨恨他并密告朝廷他要謀反，事情連累到亞夫。書呈上後，皇上讓交付官吏查辦。官吏用案牘責問亞夫，亞夫不回答。皇上罵他説：“我不用你回答。”召到廷尉那兒。廷尉責問説：“您爲什麽要造反？”亞夫説：“我買的東西，是葬器，怎麽是造反呢？”小吏説：“您不是要在地上謀反，就是要在地下謀反。”小吏更厲害地欺凌他。起初，官吏逮捕亞夫，亞夫要自殺，他夫人阻止了他，所以没死成，便押入廷尉，五天不吃東西，吐血而死。封國被廢除。

一歲，上乃更封絳侯勃它子堅爲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爲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

亞夫果餓死。死後，上乃封王信爲蓋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絶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爲絳侯，千户。

過了一年，皇上便改封絳侯周勃的另一個兒子周堅作平曲侯，繼承絳侯。傳給兒子建德，做太子太傅，因獻助祭金份量不足免官。後來有罪，封國被廢除。

亞夫果然餓死。死後，皇上便封王信做蓋侯。到平帝元始二年，爲使絶祀的侯國得到繼承，又封周勃玄孫的兒子周恭作絳侯，食邑千户。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爲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學者多疑於鬼神，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高祖數離困厄，良常有力，豈可謂非天乎！陳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爲謀臣。及吕后時，事多故矣，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廷争，杜門自絶，亦各其志也。周勃爲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吕，立孝文，爲漢伊周，何其盛也！始吕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乃所及”。終皆如言，聖矣夫！

贊曰：聽聞張良的智慧與勇猛，以爲他長得魁梧壯美，哪裏知道反而像女人一樣。所以孔子講“以貌取人，在子羽身上犯錯誤”。學者都懷疑鬼神之事，比如張良從老翁那兒得到書，也是怪事。高祖多次遭受困厄，張良常出力相救，難道能説不是天意嗎！陳平的志向，在社下表現出來，投奔於混亂的楚、魏之間，最後歸依漢，做了謀臣。到吕后時，事情多變故，陳平竟然平安，用智慧得以終老。王陵在朝廷争辯，閉門與世隔絶，也是各自的志向。周勃當平民時，是粗笨平庸的人，到當了大臣，救助國家的危難，殺吕姓，立孝文，成爲漢的伊周，多麽顯赫！起初吕后問宰相的人選，高祖説：“陳平智謀有餘，王陵略顯迂直，可以輔助他；使劉氏安定的一定是周勃。”又問接下來的人，説：“超過這些以後，不是你能見到的。”最後都應了這話，聖明啊！

漢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十一

樊酈滕灌傅靳周傳

樊噲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

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爲沛公。噲以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𡰱戰碭東，却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從攻城陽，先登。下户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後攻圉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却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賜爵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却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從攻長社、轘轅，絶河津，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犨。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却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

樊噲，沛縣人，以宰狗爲職業。後來曾因避官和漢高祖一起躲藏到芒山和碭山一帶。

陳勝起義時，蕭何、曹參讓樊噲尋找迎回漢高祖，做了沛公。樊噲作爲舍人從攻胡陵、方與，回軍駐守豐邑，在豐邑一帶進攻泗水郡監的軍隊，并擊敗他們。又向東平定沛縣，在薛縣西面打敗泗水郡守的軍隊。在碭縣東面跟司馬𡰱作戰，打退敵人，斬敵首十五個，沛公賜給他國大夫的爵位。樊噲經常跟隨沛公，沛公在濮陽攻打章邯的軍隊，攻城時樊噲最先登上去，斬敵首二十三個，沛公賜給他列大夫的爵位。又跟着進攻城陽，最先登城，占領户牖，打垮李由的軍隊，斬敵首十六個，沛公賜給他上聞爵位。後來又跟隨沛公在成武攻打東郡郡守和圉縣都尉，將敵人打退，斬敵首十四個，俘虜十六人，沛公賜給他五大夫的爵位。跟隨沛公攻打秦軍，出軍亳邑以南。河間郡守的軍隊駐扎在杠里，樊噲打敗了他們。在開封北面打敗趙賁的軍隊，樊噲因爲打退敵軍，最先登城，斬殺軍候一人，斬敵首六十八級，俘虜二十六人，沛公賜給他卿的爵位。又跟隨沛公在曲遇打敗了揚熊的軍隊。攻打宛陵，樊噲首先登城，斬敵首八個，俘虜四十四人，沛公賜給他賢成君的封號。跟隨沛公進攻長社、轘轅，封鎖黄河渡口，向東到尸鄉進攻秦軍，又向南到犨邑進攻秦軍。在陽城打敗了南陽郡守齮。向東攻打宛城，樊噲首先登城。向西到酈縣，樊噲因爲打退了敵軍，斬敵首十四個，俘虜四十

人，沛公給他增加封賞。進攻武關，來到霸上，斬殺都尉一人，斬敵首十個，俘虜一百四十六人，收降士兵二千九百人。

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乃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厠，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

項羽駐軍在戲下，準備攻打沛公。沛公帶領一百多騎兵，通過項伯來面見項羽，向項羽謝罪，説明没有封鎖關口的事。項羽用酒肉款待沛公將士，酒喝得正暢快時，亞父想殺沛公，讓項莊在席前舞劍，想趁機擊殺沛公，項伯常掩護沛公。這時衹有沛公和張良得以進入營帳坐下，樊噲在營門外聽説事情緊急，就帶劍盾來到軍門。剛要進入營門，守門的衛士擋住樊噲，樊噲徑直闖入，站在帳幕下。項羽看着他，問是什麼人。張良説："是沛公的陪乘樊噲。"項羽説："壯士！"并賜給他一杯酒和一條猪腿。樊噲喝完酒，拔出劍切肉吃。項羽説："能再喝酒嗎？"樊噲説："我死尚且不推辭，難道還怕喝一杯酒嗎？再説沛公首先進入平定咸陽，露營霸上，以等待大王。大王今天一到，就聽信壞人的讒言，跟沛公有了隔閡。我擔心天下分裂，人們心裏會懷疑大王呢。"項羽沉默不語。沛公去厠所，召樊噲出去。出來後，沛公留下車馬，衹騎了一匹馬，樊噲等四人步行跟隨，從山下跑回霸上軍營，而讓張良致謝項羽。項羽也就此罷了，已没有誅殺沛公的念頭。這天如果没有樊噲闖入營帳譴責項羽，沛公的事業幾乎失敗。

後數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遷爲郎中，從入漢中。

幾天以後，項羽進入咸陽，大肆燒殺，封沛公爲漢王。漢王封樊噲爲列侯，稱爲臨武侯。後樊噲被提升爲郎中，跟隨漢王進入漢中。

還定三秦，别擊西丞白水北，雍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斄城，先登。擊章平軍好畤，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爲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壤東，却敵，遷爲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黄。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

漢王回軍平定三秦，樊噲另率領一支部隊在白水北面攻打西縣縣丞的軍隊，在雍縣南面攻打雍王的輕快車騎部隊，擊敗敵人。跟隨漢王進攻雍縣和斄城，首先登城。在好畤攻打章平的軍隊，攻城時，樊噲首先登城，斬殺縣令、縣丞各一人，斬敵首十一個，俘虜二十人，被提升爲郎中騎將。跟隨漢王在壤鄉東面攻打秦軍的車騎部隊，打退敵軍，被提升爲將軍。進攻趙賁，占領郿、槐里、柳中、咸陽；引水灌廢丘，樊噲的功勞最大。到達櫟陽，漢王把杜縣的樊鄉賜作食邑。跟隨漢王攻打項羽，屠煮棗邑，在外黄縣打

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户，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陳，大破之。屠胡陵。

敗王武、程處的軍隊。接着進攻鄒縣、魯縣、瑕丘和薛縣。項羽在彭城打敗漢王，再次全部取得魯、梁地區。樊噲回到滎陽，漢王又給他增加平陰二千户作爲食邑，讓他以將軍的身份駐守廣武山一年，項羽領兵東去，他又跟隨漢王攻擊項羽，占領陽夏縣，俘虜楚的周將軍士兵四千人。在陳縣包圍項羽，打敗他并血洗胡陵。

項籍死，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户。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絶，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户。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遷爲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别將胡人王黄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横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黄、將軍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户，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户。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别，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

項羽死後，漢王做皇帝，因爲樊噲作戰有功，加封食邑八百户。這年秋天，燕王臧荼反叛，樊噲跟隨漢高祖攻打他，并俘虜臧荼，平定燕地。楚王韓信謀反，樊噲跟隨漢高祖到陳縣，逮捕韓信，平定楚地。漢高祖改賜樊噲列侯爵位，并剖符定封，世代相傳，賜給舞陽作食邑，稱爲舞陽侯，免除以前所封的食邑。以後，樊噲以將軍身份跟隨高祖去代地攻打反叛的韓王信。從霍人邑一直打到雲中縣，和絳侯等人共同平定了代地，增加食邑一千五百户。因爲攻打陳豨和曼丘臣的軍隊，戰於襄國，攻破柏人縣，樊噲首先登城，降服平定清河、常山兩郡共二十七個縣，摧毁東垣縣，被提升爲左丞相。在無終縣、廣昌縣一帶打垮綦毋卬和尹潘的軍隊。在代地南部打敗陳豨偏將匈奴人王黄的軍隊，趁勢到參合縣攻打韓信的軍隊。樊噲的部下斬殺韓信，在横谷縣打垮陳豨的匈奴騎兵，斬殺將軍趙既，俘虜代國丞相馮梁、郡守孫奮、大將王黄、將軍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樊噲和將領們共同平定代地七十三縣邑。以後燕王盧綰反叛，樊噲以相國身份攻打盧綰，打敗他的丞相，到達薊縣以南，平定燕地十八縣、五十一鄉邑。高祖給樊噲增加食邑一千三百户，把舞陽的五千四百户確定爲樊噲的食邑。樊噲跟隨漢高祖作戰，斬敵首一百七十六個，俘虜二百八十七人，他另外領兵作戰，打垮七支敵軍，占領五座城池，平定六郡、五十二縣，俘獲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的官十二人。

噲以吕后弟吕須爲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

樊噲娶吕后的妹妹吕須爲妻，生子名樊伉，因此他跟其他將領相比與皇上最親近。

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户者無得入群臣。群

先前黥布反叛時，漢高祖曾病得很厲害，不願見人，住在内宫，命令門衛不得讓大臣們進

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絶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吕氏，即上一日宫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吕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吕后釋噲，得復爵邑。

孝惠六年，噲薨，謚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吕須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顓權，大臣盡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吕須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絶數月。孝文帝立，乃復封噲庶子市人爲侯，復故邑。薨，謚曰荒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佗廣實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絶世，封噲玄孫之子章爲舞陽侯，邑千户。

去。大臣絳侯、灌嬰等没人敢進去。過了十幾天，樊噲竟推開宫門徑直闖進去，大臣們跟隨着他。皇上獨自枕着一個宦官躺着。樊噲等看見皇上流着淚説："當初陛下帶領我們在沛縣豐邑起兵，平定天下，何等雄壯啊！如今天下已經安定，又是何等疲憊啊！再説陛下病勢嚴重，大臣震驚恐懼，陛下不召見我們商議國事，衹是獨自跟一個宦官訣别嗎？况且陛下難道没看到趙高的事情嗎？"高祖笑着起身。

以後盧綰反叛，漢高祖派樊噲以相國身份攻打燕國。這時高祖病得很厲害，有人誹謗樊噲勾結吕氏，説皇上一旦逝世，樊噲就會用兵力把戚夫人和趙王如意等人全部殺光。漢高祖聽到這些話大爲生氣，就派陳平乘車送周勃代替樊噲統率軍隊，并將樊噲就地斬首。陳平畏懼吕后，逮捕樊噲來到長安。到達時漢高祖已經逝世，吕后釋放樊噲，給他恢復爵位和食邑。

孝惠六年，樊噲去世，謚號爲武侯，兒子樊伉繼承爲侯。樊伉的母親吕須也被封爲臨光侯，吕后時期，獨攬大權，大臣們都畏懼她。吕后逝世後，大臣們殺死了吕須等人，也就誅殺樊伉，舞陽侯的爵位中斷了幾個月。孝文帝登位後，纔又封樊噲的庶子樊市人爲舞陽侯，恢復原來的爵位和食邑。樊市人死後，謚號爲荒侯。兒子樊佗廣繼承爵位。六年後，舞陽侯家中的舍人上書説："荒侯樊市人有病不能生育，讓他的妻子和他的弟弟淫亂，生下了樊佗廣，樊佗廣實際上不是荒侯的兒子。"皇上下令交給官吏處置，罷免爵位。平帝元始二年，繼承被斷絶的爵位，封樊噲的玄孫的兒子樊章爲舞陽侯，食邑一千户。

酈商

酈商，高陽人也。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絶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别將攻旬關，西定漢中。

酈商，高陽縣人。陳勝起義時他聚集了數千名少年。沛公攻占一些區域的六個多月後，酈商在岐地率領他的兵將四千人歸屬沛公，并跟隨沛公攻打長社，他率先登城，沛公賜給他爵位并封爲信成君。又跟隨沛公攻打緱氏縣，封絶了黄河渡口，在雒陽以東擊滅秦軍。又跟隨攻下宛、穰，平定十七個縣。又與主力軍配合作戰攻下旬關，向西平定了漢中。

沛公爲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别定北地郡，破章邯别將於烏氏、栒邑、泥陽，賜食邑武城六千户。從擊項籍軍，與鍾離眛戰，受梁相國印，益食四千户。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

沛公作了漢王，封酈商信成君，賜給爵位，任命他爲隴西都尉。他又平定北地郡，還打敗章邯的副將於烏氏、栒邑、泥陽，漢王賜給他武城六千户作爲食邑。他跟從漢王攻打項籍的軍隊，與鍾離眛激戰，獲勝而被授給梁國的相國印，增加了四千户食邑。跟從漢王攻打項羽二年，又去攻打胡陵。

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脱，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却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絶，食邑涿郡五千户。别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與絳侯等定代郡、雁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將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封爲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户，除前所食。凡别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漢王稱帝後，燕王臧荼謀反，酈商作爲漢的將軍跟隨皇帝攻擊臧荼，在龍脱作戰，衝鋒陷陣，在易下擊敗臧荼軍，打退敵人，升遷爲右丞相，賜給列侯的爵位，皇帝給他剖符作爲世代不絶的憑證，獲得涿郡五千户的食邑。又率兵攻取上谷，乘勝奪取代地，皇帝授給趙相國印。和絳侯等將軍平定代郡、雁門，俘獲代國丞相程縱、代理丞相郭同、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共十九人。凱旋而歸，作爲將軍統率太上皇衛軍一年。十月，作爲右丞相攻打陳豨的叛軍，摧毁東垣壁壘。又隨從攻打黥布叛軍，擊破叛軍前方壁壘，攻陷兩陣，得以殲滅黥布軍隊。於是改封爲曲周侯，食邑爲五千一百户，廢除以前的食邑。總其軍功，酈商率軍攻破三個叛軍，平定六個郡，七十三個縣，俘獲丞相、代理丞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俸禄在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共十九人。

商事孝惠帝、吕后。吕后崩，商疾不治事。其子寄，字况，與吕禄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吕，吕禄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紿吕禄。吕禄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吕。商是歲薨，謚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况賣友。

酈商輔佐孝惠帝、吕后。吕后死後，酈商病重而不能理事。他的兒子酈寄，字况，和吕禄交往很好。等到吕后死後，大臣們要誅殺吕氏家族，吕禄當時爲將軍，統率北軍。太尉周勃因此而不能指揮北軍，於是便派人脅持酈商，命令他的兒子酈寄誘騙吕禄。吕禄信任酈寄，和他出游，太尉周勃趁機進入北軍降服了他們，於是便誅殺了吕氏家族。酈商於這年去世，謚號爲景侯。其子酈寄繼承爵位，天下人皆稱酈况出賣朋友。

孝景時，吴、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欒布自平齊來，乃滅趙。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景帝怒，下寄吏，免。上乃封商它子堅爲繆侯，奉商後。傳至玄孫終根，武帝時

孝景帝時，吴、楚、齊、趙謀反，皇上命酈寄爲將軍，圍攻趙城，七個月仍不能攻下。欒布從平齊來纔攻下趙城，於是消滅了趙國。孝景帝中元二年，酈寄想娶平原君爲夫人，景帝大怒，將酈寄逮捕，免去爵位。皇上封酈商的另一個兒子酈堅爲繆侯，爲酈商的後代。爵位直傳到玄孫

爲太常，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内侯，食邑凡百餘人。

終根，漢武帝時任命爲太常，因巫蠱之事牽連獲罪被殺，廢除其封國。元始年間，賜漢高祖時的功臣，自酈商以下的子孫爵位都爲關内侯，食邑共百餘人。

夏侯嬰

夏侯嬰，沛人也。爲沛廐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脱高祖。

夏侯嬰是沛縣人。他在沛縣掌管養馬駕車，每次送客回來經過泗上亭，都和高祖交談，經常談論很久。夏侯嬰後來試用充任爲縣吏，和高祖相友好。高祖戲謔而傷了夏侯嬰，於是有人告高祖犯法。高祖當時作爲亭長，要加重判處傷人罪，但高祖告訴説根本没有傷害夏侯嬰，夏侯嬰爲高祖作證無此事。後翻案覆審，夏侯嬰犯了僞證罪而被關押一年多，鞭打數百下，最後還是開脱了高祖。

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爲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爲太僕，常奉車。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户牖，破李由軍雍丘，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令。因奉車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

高祖起兵之初和屬下想攻沛縣，夏侯嬰當時作爲縣衙掌文書的小官爲高祖所指使。高祖攻下沛縣的第一天，高祖作了沛公，賜夏侯嬰第七級爵公大夫，成爲掌管車馬的太僕。跟從高祖攻打胡陵，夏侯嬰和蕭何降服泗水郡監平，平獻出胡陵歸降，於是賜夏侯嬰第九級爵五大夫。又在碭東攻打秦軍，攻下濟陽，奪取户牖，在雍丘大破李由軍隊，用兵車急攻，戰鬥激烈，打敗敵人，賜給爵位執帛。跟從高祖在東阿、濮陽下攻打章邯軍隊，用兵車急攻猛打，攻破秦軍，賜爵位執圭。跟從高祖在開封攻打趙賁的軍隊，在曲遇攻打楊熊的軍隊。夏侯嬰捕虜六十八人，投降的士兵八百五十人，得官印一櫃。又在雒陽東追擊秦軍，仍用兵車急攻，賜封爵并任命爲滕縣縣令。因此常奉車跟從高祖出戰，平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直至霸上。沛公做漢王，賜夏侯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又爲太僕，跟從漢王到蜀漢。

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蹳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脱，而致孝惠、魯元於豐。

漢王還定三秦，夏侯嬰跟從皇上攻打項籍。到彭城，項羽大敗漢軍。漢王見戰勢不利，迅速撤退，遇見孝惠帝和魯元公主，夏侯嬰均讓他們上車一起走。漢王心急，馬疲，敵人追趕在後，於是幾次將兩個孩子蹬下車來拋棄他們，夏侯嬰總是載着他們，緊抱奔馳。漢王大怒，十多次想斬殺了夏侯嬰，最後終於逃脱，將孝惠帝和魯元公主送到豐地。

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兹氏。

漢王到了滎陽後，收集散亂的士兵，重振軍隊，賜給夏侯嬰沂陽作食邑。在下邑攻打項籍，一直追擊到陳，最終平定了楚。到魯城，給他增加了兹氏縣作爲食邑。

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絶。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户。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晋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脱。益食嬰細陽千户。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爲多，賜所奪邑五百户。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却敵，益千户，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户，除前所食。

漢王稱帝後，燕王臧荼謀反，夏侯嬰跟從高帝擊臧荼。第二年，又跟從到陳縣，獲楚王韓信。改封汝陰侯，剖符爲證，世代相傳。跟隨高帝攻打代國，到武泉、雲中，增加食邑一千户。就跟從高祖在晋陽附近攻打韓信軍隊胡騎，大敗敵軍。向北追擊至平城，被匈奴軍包圍，七天不能通音信。高帝派使者送給匈奴豐厚的物品，冒頓纔打開包圍圈的一角放行。高帝想驅馬急馳，而夏侯嬰則堅持讓部隊嚴整地從匈奴所開的缺口慢慢退出，士卒都將兵器弓箭向外，終於得以脱險。高帝又給夏侯嬰增加細陽一千户作爲食邑。跟隨高帝在句注北面攻打匈奴騎兵，大破敵軍。在平城以南攻打匈奴騎兵，三次衝鋒陷陣，軍功很多，於是高帝賜其所奪取的五百户作爲食邑。跟從高帝攻打陳豨、黥布軍隊，衝鋒陷陣，勇退敵軍，增加一千户食邑，額定夏侯嬰在汝陰食邑六千九百户，撤銷以前所封食邑。

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從，竟高祖崩。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脱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賜嬰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宫，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爲太僕。八歲薨，謚曰文侯。傳至曾孫頗，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奸，自殺，國除。

夏侯嬰自從高帝起兵沛縣，常作爲太僕跟隨高帝左右，直到高帝去世。以後又作爲太僕服侍惠帝。惠帝和吕后感謝夏侯嬰在下邑救出孝惠和魯元公主，於是賜給他一座最靠近皇宫北闕的第一等住宅，吕后題名"近我"，表示一種特殊的優於群臣的尊禮。惠帝死後，又作爲太僕聽命於吕后。吕后死後，代王劉恒到來，夏侯嬰作爲太僕與東牟侯劉興居一起入宫逐吕后所立少帝，按照天子車駕儀式到代王府邸迎接代王劉恒，和大臣們共同擁立爲皇帝，他仍作太僕。八年後死，謚號文侯。爵位傳到曾孫夏侯頗，娶了漢武帝的姐姐平陽公主，後因和父親的婢女通奸犯罪而自殺，封國被廢除。

初，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

起初，夏侯嬰因作滕縣縣令而號滕公，到他的曾孫夏侯頗時，因娶了平陽公主，平陽公主隨外公家的孫姓，號孫公主，所以滕公的子孫也都改姓爲孫氏。

灌嬰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爲沛公，略地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鬥，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絶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

灌嬰，睢陽縣販賣絲織品的商人出身。高祖作了沛公，帶士卒到達雍丘。章邯殺死項梁後，沛公還軍駐碭，灌嬰作爲中涓隨從。在成武擊破秦的東郡郡尉，在杠里打敗秦軍。因在戰鬥中很勇敢，被賜給七大夫的爵位。又跟從沛公在亳的南面及開封、曲遇攻打秦軍，攻戰迅猛，沛公賜給他爵位執帛，號宣陵君。跟從沛公攻打陽武以西至雒陽，在尸的北面大敗秦軍。向北跨過黄河渡口，向南擊敗南陽郡守齮於陽城東，於是平定了南陽郡。又向西進入武關，在藍田作戰，戰鬥中迅猛頑强，到霸上，沛公賜他執圭的爵位，號昌文君。

沛公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晋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

沛公作了漢王，拜灌嬰爲郎中，跟隨進入漢中，十月，又拜他爲中謁者。跟從漢王平定三秦，攻下櫟陽，降服塞王。在廢丘圍攻章邯軍隊，未能徹底殲滅敵人。跟從漢王向東出臨晋關，擊敗招降殷王，平定了他的領地。攻打項羽的將領龍且、魏的丞相項佗的軍隊在定陶南，戰鬥勇猛，大敗敵軍。漢王賜灌嬰爲列侯，號昌文侯，食邑在杜縣平鄉。

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從擊破之。攻下外黄，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爲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别擊楚軍後，絶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柘公王武軍燕西，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連尹一人。擊王武别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

他仍以中謁者身份跟從漢王攻下碭，又向北攻至彭城。項羽在彭城打敗漢王，漢王向西逃跑，灌嬰跟從漢王歸來，駐軍在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漢，跟隨漢王打敗他們。又攻下外黄，向西到滎陽收整軍隊。由於楚軍的騎兵人數多，漢王於是挑選軍中可以作騎兵將領的人，大家一致推舉原秦軍的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熟習騎兵，當時是校尉，可作騎軍將領。漢王想拜任他們，李必、駱甲說："我們是秦朝的臣民，恐怕漢軍不信任我們，我們願得到漢王左右的善於騎兵作戰的人輔助我們。"灌嬰雖年輕，然而已身經數戰，於是拜灌嬰爲中大夫，命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率領郎中騎兵在滎陽以東攻打楚騎兵，大破敵軍。又受命另率大軍攻打楚軍後方，斷絶他們的糧道，封鎖陽武至襄邑。在魯地攻打項羽的將領項冠，打敗敵軍，率領士兵斬殺了右司馬、騎軍將領各一人。在燕地以西擊敗柘公王武軍隊，率兵斬殺樓煩將五人，連尹一人。在

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爲御史大夫。

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横至嬴、博，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

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别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傅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酇、蕭、相。攻苦、譙，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户。

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别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吴郡長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

漢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户。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

白馬打敗王武的偏將桓嬰，大敗敵軍，手下兵士斬殺都尉一人。率騎兵向南渡過黄河，護送漢王到雒陽，向北在邯鄲迎接相國韓信的軍隊。還兵至敖倉，灌嬰升遷爲御史大夫。

漢三年，作爲列侯封給他杜縣平鄉作食邑。他作爲御史大夫受命率郎中騎兵向東歸屬相國韓信軍隊，在歷下擊敗齊軍，率領士兵俘虜車騎將華毋傷和他的吏屬四十六人。攻下臨淄，抓獲齊相田光。追擊齊相田横到嬴、博，擊敗他的騎軍，率兵斬殺騎將一人，活捉騎將四人。攻下嬴、博，在千乘攻破齊將軍田吸，殺了他。向東跟從韓信在假密攻打龍且、留公，部下斬殺龍且，活捉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的將領十人，親自活捉敵副將周蘭。

齊地已經平定，韓信自立爲齊王，派灌嬰率領軍隊在魯地北面攻打楚將公杲，大敗敵軍。轉向南方，打敗薛郡郡守，親自俘獲騎將一人。攻打傅陽，進軍到下相東南的僮、取慮、徐。渡過淮河，全部占領了這一帶的城邑，到達廣陵。項羽派項聲、薛公、郯公又重定淮河以北，灌嬰渡淮河在下邳擊敗了項聲、郯公，斬殺薛公，攻占下邳、壽春。在平陽擊破楚軍的騎兵，於是平定彭城，俘虜了柱國項佗，占領了留、薛、沛、酇、蕭、相。攻打苦縣、譙縣，又抓獲了一名副將。與漢王在頤鄉會合，跟從漢王在陳地擊敗項籍。所率士兵斬殺了樓煩將二人，抓獲將領八人。漢王增加他的食邑二千五百户。

項籍在垓下兵敗逃跑，灌嬰作爲御史大夫率騎兵追擊項籍至東城，大敗敵軍。手下的五名士兵一起斬殺了項籍，於是都賜給他們列侯爵位。俘虜左右司馬各一人，敵兵一萬二千人，敵軍將領和士兵全部被俘獲。攻下東城、歷陽縣。渡過長江，在吴打敗吴郡郡長，抓住吴郡守，并平定了吴、豫章、會稽郡。回軍平定淮河以北共五十二個縣。

漢王登基後，增加灌嬰的食邑至三千户。作爲車騎將軍跟隨皇上攻打燕王臧荼。第二年，跟從皇上到陳縣，捉得楚王韓信。凱旋歸來，

勿絶，食潁陰二千五百户。

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晋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硰石。至平城，爲胡所困。

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

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户。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户，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

嬰自破布歸，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及吕后。吕后崩，吕禄等欲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吕禄等以嬰爲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吕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吕，齊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户，賜金千斤，爲太尉。

三歲，絳侯勃免相，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後歲餘，以丞相薨，謚曰懿侯。傳至孫彊，有

皇上與他剖符爲證，將潁陰二千五百户作食邑，世代相傳。

跟從皇上在代地攻打韓王信，至馬邑，又率將攻占樓煩以北六個縣，斬殺代地左將，在武泉以北大敗匈奴騎兵。又跟從皇上在晋陽攻打韓信、匈奴的騎兵，手下兵士斬殺了匈奴人白題的將軍一人。又受皇上軍令率領燕、趙、齊、梁、楚的兵力在硰石擊破匈奴騎兵。到平城時，被匈奴軍隊圍困。

跟從皇上攻打陳豨，在曲逆率領軍隊打敗陳豨的丞相侯敞的軍隊，斬侯敞和將軍五人。攻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等縣。攻下東垣縣。

黥布反漢，灌嬰以車騎將軍首先出征，在相地攻擊黥布的偏將，大破敵軍，斬殺副將樓煩將領三人。又進軍消滅了黥布的上柱國和大司馬的軍隊。還打敗了黥布的手下將領肥銖。灌嬰親自抓獲左司馬一人，他的士兵斬殺了小將十人，向前追擊到淮河上游。皇上增加他的食邑二千五百户。黥布被消滅後，皇上歸朝，決定讓灌嬰將潁陰五千户作爲食邑，收回以前所封食邑。總其軍功共抓獲二千石俸禄的將領二人，率軍滅敵十六次，占領城池四十六座，平定一個叛國、二個郡、五十二個縣，抓獲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俸禄的十人。

灌嬰打敗黥布回軍，高帝死，作爲列侯輔佐惠帝和吕后。吕后死，吕禄等人想叛亂。齊哀王聽到消息，率兵西進，吕禄等以灌嬰爲大將軍迎擊齊軍。灌嬰到滎陽，便與絳侯周勃等策劃，屯兵滎陽，勸説齊王要以誅滅吕氏爲重，齊兵停止進軍。絳侯等誅滅諸吕之後，齊王撤兵回國。灌嬰從滎陽返回，與絳侯、陳平等大臣共同擁立文帝。於是增加了灌嬰三千户食邑，賞賜黄金千斤，拜爲太尉。

漢文帝三年，絳侯周勃免去丞相，灌嬰成爲丞相，不再作太尉官。這一年匈奴大舉入侵北地，皇上命令灌嬰率騎軍八萬五千人迎戰匈奴軍。匈奴撤退，濟北王謀反，皇上下詔書命令灌嬰全軍撤回。一年多後，灌嬰在丞相任上去世，

罪，絶。武帝復封嬰孫賢爲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謚號懿侯。爵位傳到孫子灌彊，因犯罪，封國爵位斷絶。漢武帝時又封灌嬰孫灌賢爲臨汝侯，奉爲灌嬰後代，後來又因犯罪而被收回食邑。

傅寬

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横陽。從攻安陽、杠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爲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從擊項籍，待懷，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益食邑。

傅寬作爲魏國五大夫騎將跟隨沛公征戰，任舍人，起兵於横陽。跟從沛公攻取安陽、杠里，在開封擊敗趙賁軍隊，并在曲遇、陽武攻打楊熊軍隊，斬敵人十二個，沛公賜給公卿的爵位。跟從沛公到霸上。沛公作了漢王，賜傅寬共德君的封號。跟從漢王進入關中，作右騎將。平定三秦，賜給他雕陰作爲食邑。跟從攻打項籍，在懷縣跟從漢王，漢王賜給他通德侯的爵號。跟從攻打項冠、周蘭、龍且，所率的士兵在敖下斬殺敵騎軍將領一人，漢王增加他的食邑。

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絶，封陽陵侯，二千六百户，除前所食。爲齊右丞相，備齊。五歲爲齊相國。

在淮陰侯韓信的指揮下，打敗齊在歷的軍隊，進攻田解。在相國曹參的指揮下，摧毁博縣，因功而增加食邑。因平定齊地有功，漢王與他剖符爲證，爵位世代相傳，封爲陽陵侯，食邑二千六百户，免除以前所封食邑。作齊右丞相，在齊地駐守。五年後，爲齊的相國。

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爲代相國，將屯。二歲，爲丞相，將屯。孝惠五年，薨，謚曰景侯。傳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四月，攻打陳豨，歸太尉周勃率領，以相國身份代替丞相樊噲去攻擊陳豨。一月，遷爲代的相國，率領守兵。二年後，任代國丞相，統率守兵。孝惠帝五年時，傅寬死，謚號景侯。爵位傳至曾孫傅偃，因謀反被殺，封國被廢除。

靳歙

靳歙，以中涓從，起宛朐。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騎都尉。

靳歙，作爲中涓追隨高祖，起兵於宛朐。攻打濟陽。打敗李由的軍隊。在開封東面攻打秦軍，斬騎千人將一人，殺敵五十七人，捕獲俘虜七十三人，賜給臨平君的封號和爵位。又在藍田以北作戰，殺死車司馬二人，騎長一人，殺敵二十八人，捕獲俘虜五十七人。到霸上。沛公作了漢王，賜給他爵位，封爲建武侯，升遷爲騎都尉。

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邢説

跟從漢王平定三秦，又向西去進攻章平的軍隊於隴西，獲勝。占領隴西六個縣，部下斬殺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跟從漢王向東攻擊楚軍，戰到彭城。漢軍敗而撤回，堅守雍丘，打敗反叛的王武等人。略取梁地，向西在菑縣南

軍菑南，破之，身得説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户。

率軍攻打邢説軍隊，獲勝，親自抓獲邢説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服敵軍四千六百八十人。在滎陽以東大敗楚軍。受封食邑四千二百户。

別之河内，擊趙賁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又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絶楚餉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略地東至鄫、郯、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絶，定食四千六百户，爲信武侯。

獨自率軍開赴河内，在朝歌打敗了趙賁的軍隊，部下抓獲敵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跟從漢王攻打安陽以東，戰至棘蒲，占領十個縣。又另率軍打敗趙軍，抓獲敵軍將司馬二人，候四人，投降的吏卒有二千四百人。跟從漢王占領邯鄲，又獨自率軍攻占了平陽，親自斬殺了守相，部下又斬殺了敵軍郡守一人，平定鄴縣。跟從漢王攻打朝歌、邯鄲，又獨率軍隊擊破趙軍，攻取邯鄲郡的六個縣。還軍敖倉，在成皋南大破項籍，截斷了楚軍的糧餉之路，封鎖了自滎陽至襄邑地區。在魯地打敗項冠軍。占領土地東到鄫、郯、下邳，南到蘄縣和竹邑。在濟陽攻打項悍。還軍到陳地攻打項籍軍隊，獲勝，又率軍平定江陵，收降柱國、大司馬以下八個人，親自抓獲江陵王，送到雒陽，平定了南郡。跟從漢王到陳縣，抓獲楚王韓信。剖符爲證，世代相傳，賞賜食邑四千六百户，封信武侯。

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户。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

作爲騎都尉跟從漢王攻打代國，在平城攻打韓信，還軍到東垣。因有戰功，升爲車騎將軍，并率領梁、趙、齊、燕、楚的車騎，出兵打敗陳豨丞相敞的軍隊，乘勝奪取曲逆。跟從漢王鎮壓黥布有功，增其封邑，定食邑爲五千三百户。總其軍功斬敵首九十級，俘虜一百四十二人，另率軍打敗敵軍十四次，奪取城池五十九座，平定郡、國各一個，縣二十三個，抓到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的官吏三十九人。

高后五年，薨，謚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高后五年死，謚號肅侯。兒子靳亭繼承爵位，因犯罪，封國被廢除。

周緤

周緤，沛人也。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爲參乘，賜食邑池陽。從東擊項羽滎陽，絶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

周緤，沛縣人。作爲舍人跟從高祖在沛縣起兵。到霸上，又向西進入蜀漢，還軍平定三秦，常作爲高祖的陪乘，賜給他池陽作食邑。跟從高祖向東在滎陽打敗項羽部隊，斷絶糧餉運輸道路。跟從高祖出兵度過平陰縣，在襄國遇韓信軍

上以緤爲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户。

隊，戰鬥中時有利，時失利，但最終没有背離漢王的打算。高祖封周緤爲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户。

上欲自擊陳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

高祖想獨自率軍攻打陳豨，周緤流着淚説："自從秦國出兵統一天下以來，皇上從不曾親自出軍，如今陛下想親自征戰，是國内無人可以派了嗎?"高祖認爲"是愛護我"，賜他入殿門不必快步通過。

十二年，更封緤爲鄘城侯，孝文五年薨，謚曰貞侯。子昌嗣，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緤子應爲鄲侯，薨，謚曰康侯。子仲居嗣，坐爲太常有罪，國除。

漢十二年，改封周緤爲鄘城侯，孝文帝五年死，謚號貞侯。兒子周昌繼承爵位，因犯罪廢除封國。景帝又封周緤的兒子周應爲鄲侯，死後謚號康侯。兒子周仲居繼承爵位，作太常時犯罪，封國被廢除。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兹基，不如逢時"，信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吕禄，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贊曰：孔子稱"雜毛母牛生下毛純而角美的牛，是很好的祭祀用品，雖然不想用它，難道因母牛是雜色而把它放到荒郊野外嗎"？説明有才之士是不受出身的限制的。《論語》説："雖有農具，不如逢農時。"確實如此啊！樊噲、夏侯嬰、灌嬰等人，當他們操刀屠狗養馬駕車販賣繒布之時，哪裏自己知道會附在千里馬的馬尾上，功載皇帝的史册，恩澤延至子孫呢？在孝文帝時，天下都認爲酈寄出賣朋友。出賣朋友的人都是見到好處而忘了道義的人。就像酈寄的父親作爲功臣而被劫持，雖摧毁了吕禄，但是却安定了國家，出於大義而保護君親，是可以的。

漢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十二

張周趙任申屠傳

張蒼　周昌　趙堯　任敖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

張蒼，河南陽武人，喜好文書、音律曆法。秦朝時任御史，主管天下户籍圖册。因犯罪逃回家鄉。當沛公行軍路過陽武時，張蒼以賓客身份跟從沛公攻打南陽。張蒼正要被問斬，解下衣服伏在刑具砧板上，顯出身材高大，肌肉肥白如瓠瓜，當時王陵看到張蒼，非常奇怪這個美士，於是告訴沛公，赦免不處斬刑。於是西入武關，到達咸陽。

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爲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以代相從攻荼有功，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户。

沛公當了漢王，進入漢中，又回軍平定三秦地帶。陳餘趕走了常山王張耳，張耳投奔漢王，漢王派張蒼任常山郡守。跟隨韓信攻打趙國，張蒼俘獲陳餘。趙國地區平定下來，漢王任張蒼爲代國相，防備邊地盜賊。不久遷爲趙國相，爲趙王張耳丞相。張耳去世，張蒼爲其子張敖丞相。後來又改任代國丞相。燕王臧荼反叛，張蒼以代國相身份隨大軍攻臧荼有功，封爲北平侯，食邑一千二百户。

遷爲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爲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

張蒼改計相，過了一個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年。當時蕭何任相國，而張蒼從秦朝時就當柱下御史，熟悉天下圖册户籍，又善於計算曆法，因此讓張蒼以列侯身份在相府任職，主管郡國送來的簿書。黥布反叛，漢朝立皇子劉長爲淮南王，張蒼爲淮南國相。任職十四年，提升爲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以卒史從沛

周昌，沛郡人。他的堂兄周苛與他都是秦朝的泗水卒史。當漢高祖在沛縣起兵時，擊敗泗水郡守、郡監，於是周苛、周昌兄弟二人以卒史身

公，沛公以昌爲職志，苛爲客。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苛爲御史大夫，昌爲中尉。

份投靠了沛公，沛公以周昌爲掌旗手，周苛爲帳下賓客。隨軍入關滅秦。沛公立爲漢王，以周苛爲御史大夫，周昌爲中尉。

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將，苛駡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怒，烹苛。漢王於是拜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爲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侯。

漢三年，楚軍把漢王包圍在滎陽，情况危急，漢王逃出後，讓周苛堅守滎陽。楚軍攻破滎陽，打算任周苛爲將軍，周苛斥駡説："你趕快投降漢王！不然的話，今天你就要當俘虜！"項羽大怒，烹殺周苛。漢王於是任命周昌爲御史大夫。常常跟從漢王擊敗項羽。漢六年，周昌與蕭何、曹參等人同時受封，爲汾陰侯。周苛之子周成由於父親死難，封爲高景侯。

昌爲人强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争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争之强，上問其説，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吕后側耳於東箱聽，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周昌剛强正直，敢於直言，從蕭何、曹參以下官員對他都謹小慎微，言詞卑下。周昌曾在高帝宴飲時奏事，高帝正在擁抱戚姬，周昌退走。高帝追趕出來抓住周昌，騎在周昌脖子上問道："我是怎樣的君主？"周昌仰起頭説："陛下就是桀、紂之主。"於是皇上笑起來，然而還是很怕他。當時高帝想廢太子，立戚姬之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們堅持勸諫争辯，都没有成功，皇上由於留侯張良的計策纔作罷。然而周昌在朝廷之上極力争辯，皇上問他的理由，周昌有口吃缺陷，又十分憤怒，説："臣口吃不能講出來，然而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想廢太子，臣期期不接受詔命。"皇上欣然而笑，便停止了廢太子一事。吕后在東厢室側耳偷聽，見到周昌後，下跪拜謝，説："没有您强争，太子差一點就被廢了。"

是歲，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群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吕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爲趙王置貴强相，及吕后、太

這一年，戚姬之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擔心自己死後他不能自保。趙堯當時任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對御史大夫周昌説："您的下屬趙堯，年齡雖小，然而是個奇才，您一定要特别關照他，將來要由他代替您的職務。"周昌笑着説："趙堯年少，是個刀筆小吏，何至於這樣抬高他。"不久，趙堯侍奉高祖，高祖獨自悶悶不樂，哼着悲歌，群臣都不知道皇上爲什麽這樣。趙堯進來請安，問道："陛下所以不高興，是不是因爲趙王年少，戚夫人又與吕后不和，擔心您萬歲之後趙王不能自保呀？"高祖説："我私下擔心，不知用什麽計策。"趙堯説："陛下衹要爲趙王安排一個尊貴堅强的相，他是吕后、太子、群

子、群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詔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公强爲我相趙。”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强行！”於是徙御史大夫昌爲趙相。

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爲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爲江邑侯。

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乃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鴆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謚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爲安陽侯，有罪，國除。

初，趙堯既代周昌爲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爲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爲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羽，敖遷

臣一向尊敬畏懼的人就可以了。”高祖說：“是這樣。我想的也是這辦法，然而群臣誰可以呢？”趙堯說：“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堅强正直，從呂后、太子以下及大臣平時都怕他。衹有周昌可以。”高祖說道：“好。”於是召周昌說：“我必須煩勞你的大駕，你一定要爲我去當趙相。”周昌哭泣着說：“臣從一開始就追隨陛下，陛下爲什麽要單單把我拋棄到諸侯王國去呢？”高祖說：“我很清楚這是貶了你的官，然而我暗自擔心趙王，想來想去非你不能當此任。你還是不要推辭，勉强自己前去赴任吧！”於是遷御史大夫周昌任趙相。

周昌走後很久，高祖拿着御史大夫印撫摸着說：“誰能擔任御史大夫呢？”仔細看了看趙堯說：“没有人能代替趙堯了。”於是拜趙堯爲御史大夫。趙堯以前也有軍功，領有食邑，又以御史大夫身份隨軍攻打陳豨有功，封爲江邑侯。

高祖駕崩，太后派使臣召趙王入京，趙相周昌讓趙王説有病不能前往。使臣第三次返回來到趙國，周昌說：“高帝把趙王交給臣來保護，王年紀小，聽説太后怨戚夫人，想召趙王殺掉他。臣不敢送走趙王，趙王又有病，不能接受詔命前往。”太后大怒，於是派使臣召趙相。趙相到京，拜謁太后，太后駡周昌說：“你不知道我恨戚氏嗎？竟然不把趙王送來！”周昌被徵召來京後，高后就派使臣召趙王。趙王果然來京，到長安一個多月，就被毒死。周昌因病辭謝不上朝，三年後去世，謚號悼侯。傳侯爵至子，又到孫周意，犯了罪，除去侯國。景帝又封周昌孫周左車爲安陽侯，因犯罪，除去侯國。

當初，趙堯代替周昌爲御史大夫之後，高祖駕崩，侍奉惠帝直到駕崩。高后元年，高后怨恨趙堯提出保護趙王如意的計策，於是定趙堯罪，讓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

任敖，沛郡人，年輕時當獄卒。高祖曾逃避官吏追捕，官吏捉走了呂后，對呂后有輕薄舉動。任敖向來看重高祖，大怒，擊傷看管呂后的小吏。當高祖開始起兵時，任敖以賓客身份隨從高祖，當了御史，堅守豐邑二年。高祖當了漢

爲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户。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謚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爲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

王，向東進擊項羽，任敖升爲上黨郡守。陳豨反叛，任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高后時任御史大夫。三年罷免。孝文帝元年去世，謚號懿侯。侯爵傳給兒子，又傳到曾孫任越人，因犯太常廟祭酒味酸不敬罪，除去侯國。

初任敖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爲御史大夫。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吕。後坐事免，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爲丞相。

當初，任敖罷免，平陽侯曹窋代替任敖爲御史大夫。高后駕崩，與大臣共同誅滅吕氏家族。後因犯法免官，任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張蒼與絳侯周勃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替灌嬰爲丞相。

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爲歲首，不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張蒼。蒼凡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

漢朝建立二十多年，天下剛剛平定，公卿官吏都是軍官。張蒼任計相時，緒正曆法。由於高祖十月到達霸上，所以繼續使用秦時十月爲歲首的曆法，不加變更。推算五行運轉，認爲漢處在水德之際，崇尚黑色，和秦朝一樣。調整律管樂聲，定下樂律，制定法律、條令。就像工匠度量標準，定出製作器具的規矩。最後官至丞相之位。因此，漢朝講律曆者都以張蒼爲標準。張蒼喜好圖書，没有不閱讀的，也無所不通，尤其精通音律曆法。

蒼德安國侯王陵，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張蒼爲感激安國侯王陵救命之恩，到顯貴之後，把王陵當父親一樣侍奉。王陵死後，張蒼任丞相，休假之日，常常先去看望陵夫人，并侍奉吃飯，然後纔敢回家。

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時，其符黄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黄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立土德時曆制度，更元年。蒼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大爲奸利，上以爲讓，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謚曰文侯。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

張蒼爲丞相十餘年，魯國人公孫臣上書，陳述五行終始傳遞次序，説漢當土德之時，應該與黄龍出現相兆應，應該更改一年開始的月份，改换祭祀服裝顔色。事情交由張蒼處理，張蒼以爲不對，廢止不辦。後來，黄龍在成紀出現，於是文帝召公孫臣爲博士，草立土德、曆法制度，改元年。張蒼由此自貶，聲稱有病年老，張蒼保舉了一個中候官，大行奸邪謀利之事，皇上責備張蒼，張蒼於是因病免官。孝景五年去世，謚號文侯。侯位傳子直至孫張類，因犯罪，廢除侯國。

初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著書十八篇，言

當初，張蒼父身高不滿五尺，張蒼身高八尺，張蒼之子又是身高八尺，到他的孫子張類時身高六尺多。張蒼免相位後，口中没有了牙齒，吃人乳，讓婦女爲乳母。妻妾成百數，懷孕後便不再寵愛。年紀百餘歲纔去世。著書十八篇，講

陰陽律曆事。

述陰陽、音律、曆法之事。

申屠嘉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從擊黥布，爲都尉。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爲關内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户。十六年，遷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

申屠嘉，梁郡人。以強壯弓弩手身份隨從高帝攻打項羽，後升爲一隊之長。隨從高帝攻打黥布，任都尉。孝惠帝時，任淮陽郡守。孝文元年，推舉原來二千石級官員跟隨高帝出征的人，全部賜爵關内侯，受封者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户。十六年，升爲御史大夫。張蒼被免去丞相職務之後，文帝因爲皇后弟竇廣國有賢德品行，打算任爲丞相，又說："恐怕天下人說我以私親偏向廣國。"考慮很久認爲不可，而高帝時健在的大臣没有人可以擔任，於是任命御史大夫申屠嘉爲丞相，用他原食邑之名封爲故安侯。

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申屠嘉品質廉潔正直，家門不接見私人拜訪。當時太中大夫鄧通正受寵愛，賞賜累積上億錢。文帝常常在閑暇時去鄧通家飲酒，受寵如此深厚。這時申屠嘉入朝，鄧通位居皇上旁邊，有怠慢失禮之狀。申屠嘉上奏完畢，隨即說道："陛下寵愛群臣便讓他們富貴，至於朝廷禮儀，不可以不嚴肅！"皇上說："您不要說了，我私下告誡他。"退朝後，申屠嘉坐在丞相府，親自寫下檄文召鄧通來府，不來的話，立即處斬鄧通。鄧通恐懼，入朝告訴皇上。皇上說："你祗管去，我馬上派人召你出來。"鄧通到了丞相府，脱帽赤脚，叩頭向申屠嘉謝罪。申屠嘉照常坐定自如，没有行待客之禮，斥責說："朝廷這個地方，是高皇帝的朝廷，鄧通一個小臣，嬉戲殿上，是最大的不敬，應當斬首。丞相史去執行斬刑！"鄧通叩頭，頭部都流出鮮血，仍然没有停下來。皇上估計丞相已經懲罰了鄧通，便派使臣手持符節召回鄧通，向丞相致謝，說："這個人是我的戲弄之臣，您放了他吧。"鄧通到了殿上，向皇上哭泣，說："丞相差一點殺了臣。"

嘉爲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晁錯爲内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内史，門東出，不便，更穿

申屠嘉任丞相五年，文帝駕崩，景帝即位。第二年，晁錯任内史，被皇上賞識受到重用，他提議改變了許多項法令，又建議處罰削弱諸侯勢力。然而丞相申屠嘉却自行貶退，講的話也不被采納，十分痛恨晁錯。晁錯任内史，出入東門，

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爲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宫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内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嘔血而死。謚曰節侯。傳子至孫臾，有罪，國除。

有所不便，就另開一門，從南面出入。從南面出入，正經太上皇廟内墻之外、外墻之内的空地。申屠嘉聽説晁錯穿過宗廟墻，準備奏請殺晁錯。賓客有人告訴了晁錯，晁錯恐懼，深夜入宫進見皇上，主動向皇上認罪。次日上朝，申屠嘉奏請殺内史晁錯。皇上説："晁錯打開的不是真廟墻，是内墻之外的外墻，因此散官可以居住其中，何況又是我讓他這樣做，晁錯無罪。"退朝後，申屠嘉對長史説："我後悔何不先斬後奏，反被晁錯出賣。"回到家中，便吐血而死。謚號節侯。侯爵傳到兒子，到孫申屠臾，因犯罪廢除了爵位封地。

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皆以列侯繼踵，齪齪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自從申屠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都以列侯身份繼任丞相，他們嚴肅、廉潔、謹慎，但僅僅是充數的丞相人員而已，没有什麼發明建樹稱著於世的。

贊曰：張蒼文好律曆，爲漢名相，而專遵用秦之《顓項曆》，何哉？周昌，木强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贊曰：張蒼表面上喜歡曆法，成了漢代名相，然而衹推重秦朝的《顓項曆》，爲什麼呢？周昌，堅强正直如木石。任敖因保護吕后的舊恩見用。申屠嘉可以説是剛毅守節操，然而不學無術，見識不如蕭何、曹參、陳平等人。

漢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十三

酈陸朱劉叔孫傳

酈食其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爲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

酈食其，陳留縣高陽人。喜好讀書，但家境貧寒，没有謀得衣食的職業。給村里當看門人，然而官吏及縣中有權勢的人都不敢役使他，都認爲他是狂放的年輕人。

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聞其將皆握齱好荷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説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

到陳勝、項梁等起義時，各個將軍攻占下許多地區，他們中有數十人經過高陽縣，酈食其聽説這些將軍都是氣量狹小，拘泥瑣細禮節，自以爲是，而不能聽取遠大的見識，酈食其便躲藏起來。後來聽説沛公率軍到了陳留郊區，沛公的部下有一位騎兵恰巧是酈食其的同鄉，沛公經常向他詢問邑中是否有賢者和豪傑。騎士歸鄉時，酈食其對他説："我聽説沛公對人傲慢又看不起人，但很有遠見，這真是我所願意交往的人，先爲我介紹一下。如果看見沛公，對他説'我的家鄉有一位姓酈的先生，六十多歲，身高八尺，人們皆認爲他是狂妄之人'，但他自己説我不是輕狂之徒。"騎兵説："沛公不愛和讀書人交往，請來的客人中若有帶着儒生帽子的人，沛公就摘下他的帽子，在帽中小便。和人談話時，常大駡讀書人，所以不要像儒生那樣説話。"酈食其説："衹管這麽説。"騎兵便像酈食其所告誡的那樣從容地説明給沛公。

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床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豎儒！

沛公到了高陽縣的官舍，派人召酈食其來見，酈食其到了，沛公正坐在床上讓兩個女子爲他洗脚，就這樣召見酈食其。酈食其進入室内即拱手而不行拜禮，説："您是想幫助秦攻打諸侯嗎？還是想率領諸侯滅亡秦朝？"沛公駡道："你

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强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今請使，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内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爲廣野君。

這個下賤的儒生！天下百姓遭受秦的苦難已經很久了，所以諸侯纔相繼率兵攻秦，你怎麽能説幫助秦呢？”酈食其説：“您要招聚民衆，糾合義兵，去推翻秦的暴虐統治，就不應當坐在床邊召見老人。”於是沛公停止洗脚，起身穿好衣服，請酈食其坐上座，對酈食其賠禮。酈食其於是談到了六國合縱連横時的情况。沛公很高興，賜酈食其吃飯，問道：“你有什麽計謀嗎？”酈食其説：“您糾合的未經訓練之衆不到一萬人，要想直攻强秦，這可説是向老虎口中伸手啊。陳留縣位於天下的要衝，是四通八達的地方，現在城裏又囤積了許多糧食。我一向與陳留的縣令友好，現在可請您派我爲使者去命令他投降您。如果他不聽從，您可派兵攻打他，我作内應。”於是派酈食其前往陳留縣，沛公率兵隨他而來，攻下陳留。沛公封酈食其爲廣野君。

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常爲説客，馳使諸侯。

酈食其推薦其弟酈商，讓他率領數千人跟隨沛公向西南奪取土地。酈食其經常作説客，在諸侯之間奔走游説。

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决，百姓騷動，海内摇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

漢三年秋天，項羽進攻漢軍，奪取滎陽，漢軍退保鞏縣。楚軍聽説韓信已攻下趙國，彭越又多次在梁一帶擾亂，就分兵解救。韓信剛東擊齊國，漢王數次被圍困在滎陽和成皋，計劃放棄成皋縣以東的地區，駐守鞏縣、洛陽以對抗楚軍。酈食其於是説：“我聽説知道天之所以爲天的人就可成就帝王之業；不知道天之所以爲天的人就不能成功。稱王的人以百姓爲天，而百姓以糧食爲天。敖倉作爲天下運輸樞紐已經很久了，我聽説敖倉貯藏有很多糧食。楚軍奪下滎陽，而不堅守敖倉，却帶兵向東進軍，留下受到處罰的士兵分别駐守成皋，這正是上天來幫助漢王。如今楚軍容易被攻取而漢軍反要退却，這是自己放棄了有利的時機，我自認爲太過分了。况且兩雄不并立，楚、漢長久相戰不休，百姓生活不得安寧，國内動蕩，農夫不能種田，婦女不能紡織，天下的人心不安定。希望漢王能够儘快再次進軍，奪取滎陽，占據敖倉的糧食，堵住成皋之險，封鎖太行之道，占據飛狐的險關，堅守白馬的渡口，向諸侯顯示漢已控制了有利形勢，天下的人就知

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强，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説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

道應歸順誰了。如今燕國、趙國已經平定，衹有齊國還没攻下。現在田廣占據着幅員千里的齊國，田間統率着二十萬軍隊，在歷城駐軍，田氏勢力强大，背靠大海和泰山，阻攔着黄河、濟水的通道，向南靠近楚國，齊國兵將多計謀，將軍即使派數十萬大軍，恐怕一年半載也攻不下。我請求能得到詔書去勸説齊王，使他做漢的東鄰。”漢王説：“好！”

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説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玩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黄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厄，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乃聽食其，罷歷下兵守

漢王聽從了酈食其的策劃，又駐守敖倉，并派酈食其勸説齊王，説：“大王知道天下的歸屬嗎?”齊王説：“不知道。”酈食其説：“如果大王知道天下的歸屬，那麽齊國可保；如果大王不知道天下的歸屬，齊國就難保全了。”齊王説：“天下應歸誰?”酈食其説：“天下歸漢王”。齊王説：“先生憑什麽這様説呢?”酈食其説：“漢王與項羽奮力向西攻打秦軍，約好先攻入咸陽爲關中王。項羽違背盟約，在漢中稱王。項王遷殺義帝，漢王便派蜀漢的軍隊平定三秦，出關征戰，指責項羽殺害義帝的錯誤之處，收集天下軍兵，立諸侯的後代。每攻占一座城都給降將封侯，漢王得到財物都分給士卒共享，和天下百姓共享好處，英豪賢士都願聽從他的使用。諸侯的軍隊從四面八方趕到，蜀漢的糧食用船運來。項王有違背盟約之名、殺死義帝之錯；别人的功績從不記得，别人的錯誤却從不忘却；征戰取勝了没有獎賞，攻占了城池也不給封爵；不是項氏家族的人不委以重任；爲人刻印，把玩而不肯賜人；攻城所獲的戰利品，積壓很多都不肯賞賜給兵將。天下人叛離他，有才能的人埋怨他，没有人被他使用。所以天下的人才都投奔漢王，漢王坐着就可以指揮他們。漢王從蜀漢發兵，平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攻下井陘，殺成安君；打敗北魏，奪取三十二座城：這是黄帝的軍隊，不是人力，是天所保佑。如今已占有敖倉的糧食，堵住成皋之險，駐守白馬的渡口，封鎖太行之要道，占據飛狐的關口，天下後服的人衹有先被消滅了。大王如趕快投降漢王，齊國的社稷就可以保全，不投降漢王，危險滅亡指日可待呀。”田廣認爲是對的，就聽從酈食其的話，撤

戰備，與食其日縱酒。

走歷下的守兵及裝備，與酈食其天天縱情而飲。

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己，乃亨食其，引兵走。

韓信聽説酈食其乘車游説而取得齊國的七十多座城，於是連夜派兵穿過平原襲擊齊國。齊王田廣聽説漢軍來到，認爲酈食其欺騙了自己，就烹殺了他，帶兵逃走。

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身份率兵攻打黥布，有戰功。高祖列舉功臣，想到了酈食其。酈食其的兒子酈疥多次帶兵出戰，戰功不大，没被封侯，皇帝因爲他父親的緣故，封酈疥爲高梁侯。後改封武陽作食邑。他死後，兒子酈遂繼承。三代以後，酈平犯罪，封國被廢除。

陸賈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

陸賈，楚國人。作爲賓客跟從高祖平定天下，以有口才善辯而聞名，在高祖左右，常出使諸侯。

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賈因説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桀并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强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當時，國家剛剛穩定，尉佗平定了南越，因而在那裏稱王。高祖派陸賈賜尉佗印，讓他爲南越王。陸賈到，尉佗結髮似椎形，伸開兩腿而坐接見他。陸賈便對尉佗説："足下是中原人，親戚弟兄的墳墓都在真定縣。如今足下違反習慣，不穿中原服裝，想在小小的越地稱王，和朝廷抗衡而成爲敵國，災禍就將來臨了。秦喪失他的政權，諸侯豪傑紛紛起兵時，漢王最先進入關中，占據咸陽。項籍違背盟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都歸屬他，可以説勢力很强了。然而漢王從巴蜀發兵，争奪天下，制服諸侯，於是殺死了項籍。五年之間，國内平定，這不是人的力量，是上天的功勞。皇上聽説君王在南越稱王，而不幫助天下的人誅除暴虐勢力，將相本來想要出兵來殺君王，可是皇上憐憫百姓剛剛勞苦完了，需要休養生息，派我授給君王大印，剖分符信，互通使節。君王應到郊外遠迎，北面稱臣，而你竟想以新建的、人心未集、政權未固的國家在此稱强。漢王果真聽説了，會掘開燒掉你祖先的墳墓，誅滅你的宗族，讓一個副將率十萬人攻越，越人就會殺君王而投降漢，這簡直易如反掌。"

於是佗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

於是尉佗大驚而起，向陸賈謝罪道："我在野蠻人中生活久了，真是太失禮了。"於是問陸賈："我與蕭何、曹參、韓信相比誰賢呢?"陸賈

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强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説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賈卒拜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説，拜賈爲太中大夫。

說："君王比他們還要賢。"又問說："我與皇帝相比誰賢呢？"陸賈說："皇帝在豐沛起兵討伐暴秦，消滅了强大的楚軍，爲天下百姓興利除害，繼承了五帝、三王的大業，統一天下，治理國家。中原人數以億計，地方萬里，處在天下最富饒之地，人民衆多，車馬繁盛，萬物富庶，政權統一，自開天闢地以來未曾有過。如今君王的人口不過數萬，都是蠻夷人，處在崎嶇山海之間，就像漢的一郡，君王怎能和漢王相比呢？"尉佗大笑着說："我不在中原起兵，所以在此稱王。假使讓我在中原，哪能不如漢呢？"於是十分喜歡陸賈，留他宴飲數月。說："南越没有能談話的人，自先生來後，讓我聽到了我從没聽到的事情。"賞賜陸賈的珠寶價值千金，所送其他財物亦值千金。陸賈最後拜尉佗爲南越王，讓他向漢稱臣，遵奉漢朝的命令。陸賈回來報告，皇帝非常高興，拜陸賈爲太中大夫。

賈時時前説稱《詩》《書》。高帝駡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有慚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

陸賈經常在皇帝面前談《詩經》、《尚書》。皇帝駡他說："你老子我是在馬上得天下的，爲什麼要研究《詩經》、《尚書》呢？"陸賈說："在馬上得天下，難道也可以在馬上治天下嗎？況且商湯、周武王以武力奪取天下却以仁義守住天下，文武并用纔是長久的治國之術。以前吴王夫差、智伯都因窮兵黷武而滅亡；秦國一味使用刑法不知改變，終於亡了國。假使秦國統一天下後能够實行仁義，效法古代聖賢，陛下哪能得天下呢？"高帝不悦而有慚愧的神情，於是對陸賈說："你試着爲我撰寫一下秦失掉天下而我能够得到天下的原因及自古以來的成敗之國的情况。"陸賈共寫了十二篇。每上奏一篇，皇帝都認爲寫得好，左右的官吏歡呼萬歲，稱陸賈的書爲《新語》。

孝惠時，吕太后用事，欲王諸吕，畏大臣及有口者。賈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以好畤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

孝惠帝時，吕太后專權，想封幾個姓吕的爲王，害怕大臣諫諍。陸賈自知無法和吕太后争辯，於是病休回家。因爲好畤的田地好，就搬到那裏定居安家。他有五個兒子，於是拿出出使南越時所得到的珠寶財産，賣了千金，分給兒子，每人二百金，讓他們用作生産。陸賈常坐安車駟馬，率歌舞彈琴的十個侍者，還有一把價值百金

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

的寶劍，對他的兒子説："我和你們講好條件，我到誰家，你們要給我的人馬好酒飯，儘量讓我滿意，每十天更换一家。我在誰家死，誰就得到這把寶劍和車馬侍從。一年之中，我還要到其他地方去作客，你們每家不過輪流兩三次，在你們家時，要給我新鮮東西吃，我不會長久打擾你們。"

吕太后時，王諸吕，諸吕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争，恐禍及己。平常燕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户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吕、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歡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吕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吕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吕氏，立孝文，賈頗有力。

吕太后時，讓吕氏稱王，吕氏家族獨攬大權，打算劫持少帝，篡奪劉氏天下。右丞相陳平爲此很擔憂，力量不足以與吕太后相争，恐怕會禍及自己，於是衹能静居深思。陸賈前去問候，他一直進入陳平房中坐下，陳平正在思慮，没有看見陸賈。陸賈説："想什麼問題這麼沉思啊？"陳平説："你揣度我在想什麼？"陸賈説："您位居上相，食邑三萬户的封侯，可以説極爲富貴而不需要什麼了。然而你有憂慮，不過是擔心諸吕和少帝罷了。"陳平説："對。怎麼辦呢？"陸賈説："天下安定時，大家注意的是丞相；天下危急的時候，大家注意的是將軍。如果丞相和將軍聯合，那麼人民纔會全心歸附；人心歸附，天下即使有變亂，權力不會分裂。權力不分裂，爲國家打算，在兩位人士的掌握中了。我常想和太尉周勃談談，絳侯周勃總是與我開玩笑，不重視我的話。你爲什麼不和太尉多交往，加深交情？"陸賈又爲陳平策劃關於吕氏的事數件。陳平采用了他的計謀，於是用五百金爲絳侯周勃祝壽，與太尉歡飲，太尉也回報他。這樣兩個人的關係密切了，而吕氏的陰謀也更加遭到破壞。陳平便用一百個奴婢、五十乘車馬、五百萬錢送給陸賈作爲吃飯飲酒的費用。陸賈又用這些財物在朝廷的公卿中游説，名聲因此越來越大。直到吕氏被誅殺，立孝文帝爲皇帝，陸賈都是很出力的。

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黄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以壽終。

孝文帝即位，想派人出使南越，丞相陳平就上奏皇帝以陸賈爲太中大夫，出使南越，使尉佗放棄了帝號，同於諸侯，都符合朝廷的意思。這些事記録在《南越傳》中。陸賈最後壽終。

朱建

朱建，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

朱建，楚人，曾經作過淮南王黥布的丞相，因犯罪而逃離，後又再次追隨黥布。黥布想反叛

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

時，問朱建，朱建勸諫他不要反叛，但黥布不聽，而聽信梁父侯，於是反叛。漢鎮壓了黥布，聽説朱建曾勸阻黥布造反，高祖賜朱建號平原君，全家遷往長安。

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貣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

朱建爲人善辯有口才，性格廉潔、剛直，行爲不同别人苟合，與人交往不隨意附和。辟陽侯行爲不端正，得到呂太后的寵幸，他很想和朱建結交，朱建不肯見他。到朱建母親去世，因貧窮而没有錢辦喪事，正借錢辦喪服、喪具。陸賈平素與朱建交往友好，於是去見辟陽侯，祝賀道："平原君的母親死了。"辟陽侯説："平原君母親死了，爲什麽向我祝賀?"陸賈説："前幾天君侯想和朱建交友，平原君堅持義這個原則而不見你，是因爲他母親的緣故。現在他母親死了，你如果真在喪事中送厚禮，那麽他就成爲能爲你死的好友了。"辟陽侯於是送上了一百金的衣被，其他的諸侯及貴人因爲辟陽君的緣故，也前往送去總共五百金的助喪錢。

久之，人或毁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慚，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説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歡。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爲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

時間長了，有人詆毁辟陽侯，惠帝大怒，逮捕了辟陽侯，想殺死他。太后很覺慚愧，却又無法自己去説。大臣們多對辟陽侯的行徑深感不滿，所以都想殺死他。辟陽侯又怕又急，派人求見朱建。朱建推辭説："你的案子正在緊急關頭，我不敢見你。"朱建於是求見孝惠帝的幸臣閎籍孺，説道："你得到皇帝的寵幸，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如今辟陽侯被太后寵幸而遭下獄，路上的人們都説是你向皇帝説了壞話，於是皇帝想殺死他。今天辟陽侯被殺，明天太后惱怒，也會殺掉你。你爲什麽不爲辟陽侯在皇帝面前説好話?如皇帝聽了你的話，放出辟陽侯，太后會很高興。兩個君主都寵幸你，那麽你會加倍富貴的呀。"於是閎籍孺很驚恐，聽從了朱建的計策，對皇帝進言，皇帝果然釋放了辟陽侯。辟陽侯要被囚禁時，想面見朱建，朱建不見他，辟陽侯以爲朱建背棄了他，大怒。等到他成功地出獄時纔大吃一驚。

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與諸呂至深，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

呂太后死，大臣們要殺死所有呂氏，辟陽侯和呂氏交往很深，但最終没有被殺。計劃所以成功的原因全是陸賈、平原君的努力所致。

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爲其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爲?"建曰："我死禍絶，不及乃身矣。"遂自剄。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乃召其子，拜爲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駡單于，遂死匈奴中。

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死了辟陽侯，是因爲他和呂氏結黨的緣故。孝文帝得知是朱建爲他出謀劃策，便派官吏去逮捕他，要治他的罪。聽到吏已到門口，朱建想自殺。他的兒子和屬吏都説："事情怎麽樣還不知道，爲什麽自殺呢?"朱建説："我死了，災禍也就没了，不會連累到你們身上。"於是拔劍自剄。文帝知道後惋惜地説："我没有要殺朱建的打算呀。"於是召見朱建的兒子，拜他爲中大夫。派他出使匈奴，匈奴單于無禮，他因駡匈奴單于，就死在匈奴中。

婁敬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脱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

婁敬，齊國人。漢五年，戍守隴西，途經雒陽，高祖在那裏。婁敬解脱了車前牽引的横木，見到齊國人虞將軍説："我想拜見皇帝談一件有意義的事。"虞將軍想給他换上華美的衣服，婁敬説："我穿的是絲帛衣服，就以絲帛衣服拜見；穿的是粗布衣服，就以粗布衣服拜見，不必更换衣服。"虞將軍入宫向皇帝禀報，皇帝召見了他并賜給他食物。

已而問敬，敬説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棰去居岐，國人争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

過了一會兒皇帝問婁敬，婁敬説："陛下在洛陽定都，是想和周王室比興隆嗎?"皇帝説："對。"婁敬説："陛下奪取天下和周王室不同。周的祖先是后稷，堯封他在邰，積善行德長達十幾代。公劉躲避夏桀而居住到豳。大王因狄侵入的原因，離開了豳，提着馬鞭子到岐居住，而國中之人却都争先歸順他。到周文王爲西伯時，由於他的美德而使虞人、芮人的争鬥平息下來，開始接受使命後，吕望、伯夷從海濱來歸。周武王討伐商紂，不期而會集於孟津的有八百諸侯，於是消滅了商殷。周成王繼位，周公等輔佐他，於是營建成周，定都於雒陽，以爲雒陽爲天下的中心，諸侯從四方納貢述職，路途遠近比較平均，有美德則容易稱王，没有美德則容易滅亡。凡居住在此的人都要以賢德對待别人，不想依賴地勢的險阻來保天下，而讓後世驕横奢侈虐待人民。等到周衰落時，分裂出東周君、西周君，天下都不朝見周王，周王也不能控制他們。不是因爲道德微薄，而是因爲力量太弱了。如今陛下從豐、沛起兵，招集士兵三千人，就用這些人一往直

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鬥，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前，席捲了蜀漢地區，平定三秦，與項羽在滎陽會戰，大戰鬥有七十次，小戰鬥有四十次，使天下百姓喪失生命，父與子的尸骨遍野，數不勝數，哭泣之聲不絕於耳，戰爭的破壞還没有恢復，而又要和周的成康盛世相比美，我自以爲不能相提并論。况且秦地被山帶河，地形險要，突然有戰事，百萬大軍可聚集起來。用舊有的條件，資源豐美、土地肥沃，可以成爲天然府庫。陛下進入關中而以此爲國都，華山以東雖有戰亂，秦國的舊地仍可保全并占有。如果與人發生戰鬥，不搤住他的咽喉、打擊他的脊梁，不可能大獲全勝。如今陛下入關中而建國都，安撫秦的舊地，這也是搤天下的咽喉并打擊它的脊梁呀。”

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决。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

高帝問大臣們，大臣都是山東人，紛紛説周王統治長達數百年，而秦朝僅延至第二代，不如建都雒陽。高帝猶豫而不能决定在哪兒定都。直到留侯張良明確説出應當進入關中，當日就起駕向西定都關中了。

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

於是皇上説：“最早説定都在秦地的人是婁敬，‘婁’就是‘劉’。”賜婁敬劉姓，拜他爲郎中，封號奉春君。

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晋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以逾句注，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駡敬曰：“齊虜！以舌得官，乃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户，爲關内侯，號建信侯。

漢七年，韓王韓信反叛，高帝親自率兵去攻打他。到晋陽，聽説韓信要聯合匈奴共同攻打漢軍，皇上大怒，派人出使匈奴。匈奴把壯士和肥碩的牛馬藏匿起來，衹看見老弱人和很瘦的牲畜。使者來了十批，都説匈奴很容易打敗。皇上派劉敬再次前往匈奴，歸來向皇上稟報説：“兩國敵對打仗時，應該誇耀其所長。如今我前往匈奴，衹看見瘦牲畜和老弱人，一定是故意顯示短處，引誘我們上當，而埋伏奇兵來打敗我們。我認爲匈奴不可攻擊。”這時漢兵已北進，翻過句注山，三十餘萬兵士已經全部出動。皇上生氣，駡劉敬説：“齊國的奴才！靠一張口舌得了官位，現在又想用胡言亂語阻止我出兵。”將劉敬帶上枷鎖，留在廣武。於是前往平城，匈奴果真出奇兵，將高帝圍困在白登，七天後纔得以解圍。高帝到廣武，釋放了劉敬，説：“我不采納你的話，被圍困在平城。我已經把那十批説可以進攻匈奴的人殺死了。”於是封劉敬二千户，作關内侯，

號建信侯。

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强，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説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宫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吕后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

高帝從平城返回，韓王信逃入匈奴。這時，冒頓單于的兵力强大，能射騎兵四十萬，數次進犯北方。皇上爲此憂慮，問劉敬。劉敬説："天下剛剛平定，士兵被戰争拖得精疲力盡，不能再用武力征服匈奴。冒頓殺了他的父親得單于之位，以群母爲妻，憑靠武力施展威風，不能用仁義勸説他。如果能够從長遠計議，讓他的子孫稱臣，可是陛下恐怕不能這麽做。"皇上説："如果可能，爲什麽不能做？衹是怎麽去做呢？"劉敬回答説："陛下如能讓嫡長公主嫁給單于爲妻，贈給他豐厚的禮品，他知道漢公主爲妻的厚意，匈奴必定會立爲單于王后，生的兒子必爲太子，以後會代爲單于。爲什麽呢？因爲匈奴貪圖漢的厚禮。陛下每年給匈奴單于多送幾次禮品慰問，順勢派使者辯士有禮節地教導他們。冒頓活着，單于當然是陛下的女婿，單于死了，則陛下的外孫就是單于。哪裏聽説過外孫和外祖父對抗的呢？軍隊可以不用出征而在潛移默化中使匈奴臣服。如果陛下不願派長公主，而讓宗室中和後宫的人去冒稱公主，他們也會知道，就不肯尊貴之，親近之，那也就没有用處了。"高帝説："好。"想派長公主去。吕后知道後，日夜哭泣，説："我衹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爲什麽要把她扔到匈奴去呢！"皇上最終不能派長公主，而選了一位家族中的女兒名爲長公主，嫁給單于爲妻。派劉敬前往締結和親之約。

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强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强本弱末之術也。"上曰：

劉敬從匈奴歸來，説："匈奴居於黄河以南的白羊王、樓煩王兩部，距離長安很近，僅七百里，騎馬一日一夜就可到關中。關中剛經過戰争破壞，人口少，但土地肥沃，可以增加人口。諸侯初起時，如果没有齊國的田氏，楚國的昭、屈、景氏等王族就不可能興盛。如今陛下雖然在關中定都，而人力却少。北部靠近匈奴，東部有六國的宗族，勢力强大，一旦發生兵變，陛下是不能高枕而卧的。我希望陛下遷徙齊國的田氏及楚昭、屈、景，燕、趙、韓、魏的後代宗族及豪强名門以充實關中。局勢没有變動則可以防備匈奴，諸侯若叛亂，也足可以率領他們向東討伐。

"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這是增强政權基礎的方法。"皇上說："好。"於是派劉敬負責將上述各個宗族大家遷徙到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何足置齒牙閒哉？郡守尉今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

叔孫通，薛縣人。秦朝時因精通經術而被徵召，爲待詔博士。幾年後，陳勝起兵，秦二世召博士和各儒生問道："楚地的戍卒攻下蘄縣并進入了陳縣，你們如何看待這件事？"博士和諸生三十多人向前說："人臣不能作亂，作亂就是謀反，罪在不赦。願陛下趕快發兵攻打叛軍。"秦二世大怒，變了臉色。叔孫通向前說："各位儒生說的都不對。今天下合爲一家，拆毀了城池，銷毀了兵器，向天下表示不再使用。況且有賢明的君主在上，法律政令推行於下，官吏人人盡職，四方都向着朝廷，怎麽會有造反的人呢！這些人不過是偷鷄摸狗的盜賊罷了，何足挂齒呢？郡守、尉現正在捕殺他們，有什麽可憂慮的呢？"秦二世很高興。問每一個儒生，他們有的説是謀反的，有的説是盜賊，於是秦二世命令御史將説造反的人記下來并交給法官審訊，懲罰他們的錯誤言論。凡是説盜賊的書生都被罷免。賜給叔孫通二十四帛，衣服一套，拜他爲博士。叔孫通出來後又返回到學館，儒生們説："你爲何説話那様阿諛逢迎呢？"叔孫通説："你們不知道，我幾乎也不能脱離虎口。"於是他逃到了薛縣，薛縣已歸降楚了。

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

項梁來到薛縣，叔孫通跟從他。項梁在定陶戰敗，他又跟從懷王。懷王做了義帝，遷徙到長沙郡，叔孫通留下輔佐項王。漢二年，漢王率五諸侯之兵進入彭城，叔孫通歸降漢王。

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

叔孫通穿儒生的衣服，漢王很厭惡，於是他改變了衣服，穿短衣，楚人的款式，漢王很高興。

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剸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剸言大猾，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鬥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

叔孫通歸降漢王，跟隨他的書生有一百多人，然而叔孫通没有引薦，衹推薦那些壯士和魯莽草寇。弟子們都説："事奉先生多年，有幸投奔漢王，現今不舉薦臣等，專門推薦奸猾的人，爲什麽？"叔孫通便説："漢王正在以武力争奪天下，你們能去作戰嗎？所以先推薦勇猛殺敵的壯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

士，你們暫且等待我，我不會忘記你們的。”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

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亦厭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

漢王統一天下，諸侯在定陶共同尊他爲皇帝，叔孫通擬定朝廷禮儀及君臣職守稱號。高帝刪除了亡秦的苛刻的禮儀之法，實行的法令簡單易行。群臣喝酒爭功，喝醉了就胡言，拔劍擊柱，皇上很擔憂。叔孫通知道皇帝越來越對此事心煩，便勸說皇帝道：“那些書生不能與陛下進攻衝殺，但可以鞏固國家。我願意徵集魯國的一些書生，與我的弟子們共同草擬朝廷禮儀。”高帝說：“制定禮儀不難嗎？”叔孫通說：“五帝有不同的樂制，三王有不同的禮儀。禮儀是根據當時的形勢、人情風俗而制定的。所以夏朝、殷商、周朝的禮儀沿襲、刪改、增加的情況就可瞭解了，可以說都不相重復。我希望吸取古代禮制和秦朝的儀式，參酌制定。”皇上說：“可以試着制定，務必使漢禮容易被瞭解，要考慮我能够實行它。”

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

於是叔孫通作爲使者徵集魯國的儒生三十多人，其中有兩位儒生不肯同行，說：“你所輔佐的已經有十位主人，你都當面奉承阿諛。如今天下剛剛安定，死的人還没埋葬，傷的人還没痊愈，又要制定禮樂。禮樂的興起是由於百年積德呀。我們接受不了你所要我們做的事。你所做的事不符合古道，我們不去。你走吧，不要玷污了我們的品格。”叔孫通笑着說：“你們真是迂腐不達世務的書呆子，不瞭解時勢變化。”

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群臣習肄，會十月。

於是和所徵集的三十人向西去，和高帝身邊近臣中素有學術的人及叔孫通的弟子共一百餘人在野外結扎茅草定禮儀之位，練習了一個多月，叔孫通說：“皇上可以試試看。”皇上行使禮儀後說：“我可以做。”於是命令群臣練習，習禮畢正趕上十月歲首。

漢七年，長樂宫成，諸侯群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

漢七年，長樂宫建成，諸侯群臣在十月都來朝拜。儀禮：在天亮之前，謁者負責禮儀，將來朝者依次帶進殿門，宫廷中設置車騎和戍卒、衛官，設置各種兵器和旌旗。傳呼“趨”，即急行進入。殿下臺階兩旁站了幾百個警衛。在西面依次站着功臣、列侯、諸將、軍吏，面向東；在東

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嘩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

面站着文官丞相以下，面向西。大行令主持上朝禮儀，設立了九站司儀，高聲傳呼引群臣入殿。於是皇上乘輦出房，百官執戟，傳呼清道，引導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的官吏依次到皇帝面前奉賀。諸侯王以下的人没有不驚恐肅敬的。朝拜結束，大小官吏都伏在地上，擺設酒宴，都有嚴格的禮儀。殿上的侍者都伏地低着頭，按着尊卑依次起身向皇帝祝壽。飲酒九次，謁者説：“宴會結束。”御史檢舉出違反禮儀的，就將他帶走。整個朝拜喝酒過程，没有敢喧嘩違禮的。於是高帝説：“我現在纔知道做皇帝的尊貴啊！”拜叔孫通爲奉常，賜給他五百斤金。

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

叔孫通於是向皇帝説：“這些弟子儒生跟隨我很久了，和我共同制定禮儀，希望陛下能封給他們官。”高帝全部封他們爲郎。叔孫通出來，把他所得的五百金都分給了儒生。儒生們高興地説：“叔孫先生真是聖人，瞭解當今的世道。”

九年，高帝徙通爲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晋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晋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吕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污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摇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

漢九年，高帝升叔孫通爲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想立趙王如意爲太子，叔孫通説：“過去晋獻公因爲驪姬的原因，廢了太子，改立奚齊，晋國混亂了數十年，被天下人耻笑。秦朝因不早定扶蘇爲太子，胡亥用欺騙手段奪得帝位，自滅秦朝，這是陛下親自看見的。如今太子忠孝仁義，天下人都知道；吕后與陛下茹苦含辛，粗茶淡飯，你哪裏能背棄她呢？陛下如果一定要廢長子而立少子，我願先被殺死，用脖子的血塗紅土地。”高帝説：“你不要這樣，我衹是開玩笑罷了。”叔孫通説：“太子是天下安定的根本，根本動摇了，天下就會混亂動蕩，怎能用天下來開玩笑呢！”高帝説：“我聽從你的話。”到皇上擺宴席時，見張良設計請來的四位老先生跟隨太子進見皇上，皇上就不再有改换太子的打算了。

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爲東朝長樂宫，及間往，數蹕煩民，作復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

高帝死，孝惠帝即位。於是對叔孫通説：“没有人熟悉先帝園陵寢廟的禮儀。”升叔孫通爲奉常，制定宗廟的禮儀之法。漢朝制定的各種儀法都是叔孫先生論著的。惠帝到東邊的長樂宫去朝見太后，以及平時往來，都要驚擾老百姓，於是就作復道，剛開始在武庫南動工時，叔孫先生向皇上奏事，問皇上：“陛下爲什麽從高帝陵寢

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架築閣廊走道，每月備法駕，將高帝衣冠出游一次，展示在高廟中呢？爲什麽讓後世子孫在高帝廟道上行走呢？”孝惠帝很懼怕，說：“趕快拆了它。”叔孫通說：“皇上不辦錯事。如今已經做了，百姓都知道。希望陛下再蓋一座高帝廟在渭水之北，作爲出游衣冠之廟，這樣也能增加和擴大高帝宗廟的數量，這是大孝的根本。”皇上於是下令讓官員重建高帝廟。

惠帝常出游離宫，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孝惠帝經常到離宫游覽，叔孫通說：“古人到春天就進獻水果，現在正是櫻桃熟的時候，可以進獻，希望陛下出游，趁勢向宗廟進獻櫻桃。”皇上同意這樣做。向宗廟獻果品的禮儀由此興起。

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并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信哉！劉敬脱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吕，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以强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贊曰：漢高祖憑藉南征北伐奪取天下，而儒生們發揮了雄辯的才能，一同成就了統一天下的大業。《慎子》說：“廟宇的建成不是靠一個木材，帝王的功業也不是一個人的力量。”確實如此呀！劉敬不拉車而勸高帝定都關中，使江山穩固，叔孫通放棄戰陣之事而別創漢代禮儀，這是因爲時機好呀。酈食其躲起來爲人看大門，是爲了等待明君纔出來呀，然而他仍不免被烹殺。朱建開始時性格剛正廉潔，一直不與辟陽侯結交，但由於不能終守節操，也因此而喪命。陸賈官至大夫，但不爲吕氏家族做官，無可責備，他聯合陳平、周勃，依附將相以保衛國家政權，身份名望都很榮耀，是其中的佼佼者啊！

漢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十四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淮南厲王劉長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内宫，爲築外宫舍之。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内。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吕后，吕后妒，不肯白，辟陽侯不强争。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吕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家縣也。

淮南厲王，名長，是漢高帝的小兒子，他的母親過去是趙王張敖的美人。高帝八年，高帝從東垣經過趙國，趙王向高帝進獻美女，這就是厲王的母親，她受寵幸後懷孕。趙王不敢再讓她回宫，就爲她建築外宫居住。等到貫高等人謀反的事情被發覺，牽連到趙王，趙王的母親、兄弟及美人都被逮捕，關在河内。厲王的母親也被關，她告訴官吏説："我曾經受皇上寵幸并有了兒子。"官吏聽後告訴皇上，皇上正對趙王很憤怒，不理睬厲王的母親。厲王的舅舅趙兼通過辟陽侯告訴了吕后，吕后嫉妒，不肯爲他們辯白，辟陽侯也不爲他力争。厲王母親生了厲王後，因怨恨憤怒而自殺。官吏將厲王送去給皇上，皇上很後悔，便讓吕后撫養厲王，而在厲王母親所居的縣城真定埋葬了她。

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長爲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吕后，孝惠、吕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横。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吕后，不争，罪

漢十一年，淮南王黥布謀反，皇上親自率兵去消滅黥布，於是立兒子劉長爲淮南王。淮南王幼年失去母親，經常依附吕后，在孝惠帝和吕后統治時他因爲這個原因得到寵幸而没有麻煩，然而内心裏却常常怨恨辟陽侯，但是不敢表露出來。當孝文帝繼位的初期，他自以爲是皇族最親近的人而驕傲放縱，好幾次犯法。皇上都寬恕了他。文帝三年，他上朝時表現很蠻横。他跟隨皇上去皇家園林打獵，和皇上同坐一輛車，常叫皇上"大哥"。厲王有力量，力大能够舉鼎，於是他去拜見辟陽侯。辟陽侯出來接待他時，厲王取出袖子中藏的鐵椎子擊打辟陽侯，并命令隨從砍

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爲親，故不治，赦之。

斷了他的頭。然後驅馬疾奔皇上的宫殿，脱去上衣袒露着臂膀向皇上謝罪説："我的母親不應當因爲趙王的事而犯罪入獄，辟陽侯有能力勸説呂后拯救但却不盡力争取，這是第一樁罪。趙王如意和他母親都無罪，呂后殺害了他們，辟陽侯不盡力勸阻，這是第二樁罪。呂后給呂氏封王，想以此來危害我們劉氏，辟陽侯不努力勸阻，這是第三樁罪。我衹是爲天下人殺死了壞人，爲母報仇，我願向陛下伏罪。"文帝可憐他是爲親報仇，赦免了他的罪。

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

在那個時候，從薄太后到太子及各個大臣都害怕厲王。厲王因此回到封國更加蠻横放縱，不服從漢的法令，出入時像皇上一樣有左右警衛和清道，自己制定法令，數次在給皇上奏書時表現得不敬重。文帝難以親自責備他。當時皇上的舅舅薄昭作將軍，文帝尊重他，便命薄昭給厲王寫信，多次勸諫他説：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委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

我聽説大王性格剛直勇敢，慈善而恩惠廣大，忠信而果斷，這是上蒼用聖人的天資來極大地賞賜大王，你不可以不瞭解這些。如今大王的行爲不符合這種天賜的智慧。皇帝剛剛即位，想把在淮南境内的侯邑改封在他處，大王表示不必要。皇帝最終改封了，而使大王得到三個縣的好處，這很豐厚呀。大王以未見過皇帝，請求入朝見皇帝，但還没有叙完同胞兄弟之情，就殺了列侯。皇帝也没有派官吏查治此事，赦免了大王，這對大王很寬厚呀。漢法令規定，如果缺少二千石的官吏，要報告朝廷派人補充，大王却逐走朝廷設置的官吏，請求自己設立丞相、二千石官。皇帝委曲天下的嚴正法令而允許大王這樣做，這對大王很寬厚呀！大王想委棄封國當平民百姓，守真定的祖墳。皇帝不同意，而讓大王不要失去淮南王的地位，這對大王很仁愛呀！大王應該日夜遵從法令，忠於職守，以不負皇帝對你的厚愛，而你現在却口出狂言，爲所欲爲，受到天下人的毁謗，這可不是明智之舉啊。

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

大王封地千里，統治着萬民，這都是高

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沬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忘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

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

帝對你的恩德呀。高帝風餐露宿，風雨無阻，冒着雨箭飛石，野戰攻城，身受重傷，爲子孫後代開創了千秋大業，極爲艱難危險啊。大王不想想祖先的創業艱難，經常反省警惕，修身正行，養牲畜、收穀米，多備祭品以祭祀祖先，以不忘記先輩的大恩大德，大王却要委棄封國當平民百姓，這是大錯特錯的。况且貪圖有讓國土的美名，廢棄了先帝的大業，這是不孝。父輩打下江山，子輩不能堅守，這是不賢。不去守長陵，而要去真定，把母親擺在父親之前，這是不義的。多次違抗皇上的命令，這是不順。爲名節守母墳以示高於兄長一籌，這是無禮。寵臣有罪，重則問斬，輕則肉刑，這是不仁。把當一名百姓看得很重，而視王侯之位低下，這是不智。不努力學習鑽研大道，而憑感情衝動恣意妄爲，這是不祥。以上八點，都是危亡之路，而大王您都實行了。拋棄國王之位，展露專諸、孟賁的匹夫之勇，常常出入於危亡之路，依我看來，高祖皇帝的香火就在你這裏繼承不下去了，請大王想清楚。

過去周王殺死管叔，流放蔡叔，來安定周朝；齊桓公殺死兄弟糾回到齊國。秦始皇殺死兩個弟弟，把母親遷到咸陽宮，安定秦國；頃王劉仲在匈奴攻代地時逃離，高帝剥奪了他的封國，以便執行國法；濟北王興居舉兵反叛，皇帝殺了他，以穩定漢江山。所以在古代有周王、齊侯這樣做，在當今有秦王、漢帝仍然采用這個做法，大王都不明白古往今來的治國平天下的方法，反而想因爲是親戚關係指望皇上寬大無邊，這是不可能的。逃到諸侯國的，窩藏罪犯的，都有法律的治罪。就是在大王之處的，各主管官吏要承擔罪責。現在諸侯國的人爲官吏的，歸御史管；爲軍吏的，歸中尉管；客人出入宮殿的，歸衛尉、大行主管；從少數民族地區來降及户口簿上無名而報户口的人歸內史、縣令管。王國丞相想把責任推給下官，自己没有責任，是不可能的。大王若不

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

改正錯誤，漢廷將大王押在府中，對丞相以下的人問罪時，您又怎麼辦？毁掉父親的大業，淪爲平民都可憐的人，寵臣都被正法，爲天下人嗤笑，有辱先皇功德，我認爲大王不該這樣。

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吕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罪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群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内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您應該立即痛改前非，向皇上上書謝罪，告訴他説："臣不幸早失父皇，從小孤單，在吕氏當權時，常常受死亡威脅。皇上您即位後，我仗着您的恩德驕奢淫逸，做了很多不軌之事。想想自己犯下的錯誤，心中誠惶誠恐，現在我伏地等待正法，不敢起身。"皇上聽後一定會高興的。大王您的兄弟們在上高興，群臣們在下也能多長壽，上下和睦，天下就會太平。願大王接受我的建議立即實施。如您猶猶豫豫不肯實行，災禍如同離弦之箭，射出後就没法收回了。

王得書不説。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乃使使召淮南王。

厲王拿到這份諫書後很不高興。六年，派但等七十名男子與棘蒲侯柴武的太子柴奇密謀，派兵車四十駕回到谷口，派人去閩越、匈奴。此事被發現後，皇上要治罪，就派人召淮南王進京。

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黄屋蓋擬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禄田宅，爵或至關内侯，奉以二千石所當得。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蕑忌謀，殺以閉口，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謾吏曰'不知安在'。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亡命棄市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以上

淮南王到長安後，丞相張蒼、典客馮敬代理御史大夫，與宗正、廷尉審訊後上奏説："劉長廢棄先皇法令，不聽皇上詔令，生活揮霍無度，做的車馬傘蓋可以和皇上的相比，擅自制定法律而不實施漢朝的法令。他自行任用官吏，讓郎中春作丞相，收攏那些漢的諸侯王中有罪逃亡的人，讓他們躲藏起來并給他們安排住處，爲他們治辦家室，賜給他們錢財物品，封爵位，賞田宅作俸禄，有的爵位高達關内侯，賜給二千石的俸禄。大夫但、有罪失去官爵的開章等七十人和棘蒲侯太子柴奇一起陰謀反叛，危及漢的國家政權，策劃讓閩越人和匈奴人派兵。事情敗露後，長安尉奇等前往逮捕開章，劉長藏匿他而不交給官吏，并和原中尉蕑忌密謀將開章殺死以滅口，爲他製備了棺材和衣物，把他埋在肥陵，欺騙朝廷派來的官吏説：'我不知道他在哪裏。'又爲他造墳，立柱并寫上：'開章死，葬此下。'此外劉長還私自殺了一個無罪者；又命令官吏斬殺了六

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内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賫帛五十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

個無罪者；對有罪應當當衆正法的人却讓他們躲藏起來；欺騙來拘捕的官吏以便爲他們免除罪行；擅自給人治罪，没有報告而私下判刑治城旦罪以上的有十四人；赦免本應判死罪的有十八人，應判城旦舂以下罪而赦免的有五十八人；賜給關内侯以下爵位的有九十四人。前幾天劉長生病，陛下很擔心，派使者送來棗脯，劉長却不肯出去拜見皇上派來的使者。南海一帶位於廬江邊界的百姓造反，淮南王派兵攻打叛亂的人，陛下派使者送來絲帛五十匹，賞賜給官兵中的那些勞苦的人。劉長却不想接受賞賜，而輕蔑地説：'没有勞苦的人。'南海王織寫信給皇上要進獻璧玉和絲帛，蕑忌擅自燒毁了書信不報告皇帝。官吏要求召蕑忌到長安，劉長不讓蕑忌來，説'蕑忌病了'。劉長所犯的罪應當在街市上斬首，我們請求依法判處。"

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遣其子、子母從居，縣爲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於是盡誅所與謀者。乃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

皇上下詔書説："我不忍心治厲王的罪，和諸侯及二千石官吏商議一下吧。"諸侯及二千石官吏嬰等四十三人商議後都説："應該依法論處。"皇上下令説："那麽赦免劉長死罪，廢除他的王位。"官吏上奏説："請求皇上流放他到蜀郡的嚴道縣邛地，命令他的孩子及孩子的母親跟從居住，嚴道縣令可爲他們築蓋房屋，每日供餐，供給柴薪、菜鹽、炊食器及席褥。"皇上下令説："供給劉長食物，賜給他每日肉五斤，酒二斗。命令他過去的姬妾受寵幸的十個人一起跟從他居住。"於是斬盡了和劉長陰謀策劃的人。遣送劉長，派載重車馬送他們，所經各縣都配車將他們依次傳送。

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傅，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乃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

袁盎向皇上勸諫説："皇上一向縱容淮南王，不爲設嚴格的丞相、太傅，以至於到今天這個地步。而淮南王性格剛直，如今皇上忽然給他這麽大的打擊，我恐怕他在路上經不起霧寒露侵而病死，那麽陛下就有殺死兄弟的名聲，這該怎麽辦呀！"皇上説："我也因此而苦惱呀，我衹是讓他自悔，就召回他。"淮南王問侍者説："誰説你老子我勇敢？我因爲驕縱不知自己的過錯，結果落得這個下場。"於是不吃飯，餓死了。縣裏護送的人不敢打開囚車。到了雍縣，雍縣縣令打開囚

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饋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

車，將淮南王已死之事報告皇上。皇上聽説後悲傷哭泣，對袁盎説：“我没聽從你的話，結果讓淮南王死了”。袁盎説：“淮南王已經如此，没有辦法了，請皇上要寬心。”皇上問：“該怎麽辦呢？”回答説：“衹有斬殺丞相、御史纔能向天下謝罪。”皇上隨即命令丞相、御史逮捕各縣遣送淮南王時不開囚車封條送飯吃的人，都在街上斬首。於是在雍地按照列侯的待遇下葬了淮南王，給他安排三十户守墳的人家。

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陽周侯，子良爲東城侯。

孝文帝八年，皇上可憐淮南王，他還有四個兒子，都有七、八歲，於是封兒子劉安爲阜陵侯，劉勃爲安陽侯，劉賜爲陽周侯，劉良爲東城侯。

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如諸侯儀。

十二年，民間有人作歌唱淮南王説：“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皇上聽見後説：“過去堯、舜放逐他們的親生骨肉，周公殺死管叔、蔡叔，天下都將他們稱爲聖人，不因私而損害國家利益。天下人怎麽能够認爲我是貪圖淮南王的土地呢？”於是遷徙城陽王到淮南舊地當王，而追加淮南王謚號爲厲王，按照諸侯的禮儀設置他的陵園。

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乃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陽周侯賜爲廬江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

十六年，皇上可憐淮南王因擅自廢除漢法，行爲放縱而使自己喪失封國，早年夭折，於是遷淮南王劉喜回城陽爲王，而立厲王的三個兒子在淮南故土爲王，三人分别是：阜陵侯劉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劉勃爲衡山王，陽周侯劉賜爲廬江王。東城侯劉良早年夭折，没有後代。

孝景三年，吴楚七國反，吴使者至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吴，臣願爲將。”王乃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吴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吴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爲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爲衡山王，王

孝景三年，吴、楚七國叛亂，吴國的使者到淮南王處，淮南王想派兵接應吴王。他的丞相説：“大王如果一定要和吴王一起起兵，我願當將軍。”淮南王於是將軍隊交給丞相統率。丞相已率軍後，就堅守城池，不聽從王命而向漢。漢也派曲城侯率兵營救淮南國，淮南國因此得以保存下來。吴王使者到廬江，廬江王不響應，使者又來到越；到衡山，衡山王堅守封國，對漢無反叛之心。孝景四年，吴、楚七國被消滅，衡山王來朝見皇上，皇上認爲他忠貞可信，慰勞他説：“南方低下而潮濕。”於是遷衡山王在濟北爲王以褒獎他。到死時，又賜給他謚號貞王。廬江王地

江北。

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内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内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説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後罷。

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宫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群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説王曰："先吴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并争，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游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

王有女陵，慧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爲中詗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太子妃。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内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内，終不近妃。妃

處與越相交接的邊界處，多次派使者和越交往，後來改爲衡山王，在江北地區稱王。

淮南王劉安愛好讀書彈琴，不喜歡打獵、騎馬馳騁，打算靠施行恩德來安撫百姓，留下好的名聲。他招聚天下的賓客和游士數千人，編寫《内書》二十一篇，《外書》更多，還有八卷《中篇》，談論神仙、煉丹技術的書也有二十多萬字。當時武帝也愛好文學，因爲劉安等人作爲叔父，能言善辯，擅長文辭，皇上很尊重他。每次給他寫書信或有所賞賜，皇上常命司馬相如等人先看草稿再謄寫送去。起初，劉安入朝時，向皇上進獻所著的《内篇》，因書爲新作，皇上秘藏起來。讓他作《離騷傳》，早上接到詔令，中午吃飯時就呈上交給皇上。又向皇上進獻了《頌德》和《長安都國頌》。每次宴會拜見皇上，都談論古今得失和方技、賦頌，一直談到晚上纔停止。

劉安剛進入朝廷，對太尉武安侯很友善，武安侯在霸上迎接他時對他説："如今皇上没有太子，大王是高帝的親孫子，行仁義，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皇上一旦死了，除了你能立誰呢！"淮南王心中大喜，於是贈給武安侯珠寶等物。他的群臣賓客多是江淮一帶輕浮刻薄之人，因爲厲王遷徙而死，遂對劉安感激不已。建元六年，出現彗星，淮南王心裏覺得奇怪。有人對淮南王説："早先吴王發兵時，出現彗星，長好幾尺，於是發動征戰，血流千里。如今彗星長可竟天，天下要發生大的兵事。"淮南王認爲皇上没有太子，天下一旦發生變亂，諸侯紛紛争奪，於是想增加軍隊裝備，積累錢財賄賂其他郡國，游士胡言亂語奉承淮南王，使他心中高興，便給他們許多賞賜。

淮南王有女兒叫劉陵，性情聰慧而有口才。淮南王很鍾愛劉陵，給她許多錢，讓她在長安暗中偵探，結識皇上的左右大臣。元朔二年，皇上賜給淮南王几案與手杖，讓他不用朝拜皇上。王后荼受寵幸，生兒子劉遷，立爲王太子，娶皇太后的外孫修成君的女兒爲太子妃。淮南王密謀反叛，害怕太子妃知道内情而泄露反叛之事，於是和太子策劃，讓他假裝不愛她，三個月不同桌吃

求去，王乃上書謝歸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

太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會有詔即訊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王使人候司。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視漢中尉顔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閼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當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耻之。"爲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爲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以爲妄言，非也。

飯。淮南王假裝對太子生氣，把他和太子妃關在一起，但太子仍不接近太子妃。太子妃請求離開，淮南王於是上書向皇上謝罪并請求讓她回去。王后荼、太子劉遷和女兒劉陵在國内獨攬大權，奪取百姓田地、住宅，隨意逮捕人。

太子學習舞劍，自己認爲没有人能超過他，聽説郎中雷被善於舞劍，召來與自己比試。雷被一再退讓，後誤擊中太子，太子大怒，雷被恐懼。這時恰巧有人願意從軍的可到長安，雷被隨即要求去擊匈奴。太子多次詆毁雷被，淮南王派郎中下令不准他去，以令後人不敢仿效他的樣子。元朔五年，雷被逃往長安，向皇上上書説明此事。事情由廷尉、河南縣查辦。河南令要逮捕淮南王的太子。淮南王、王后商量不使太子到河南，於是起兵反叛。計劃還没制定好，猶豫了十多天。這時皇上下詔在淮南審訊太子，淮南王的丞相對壽春丞順了淮南王的意圖對太子衹逮捕而未遣走，感到憤怒，於是彈劾壽春丞對皇上不敬。淮南王請求丞相相助，丞相不聽。淮南王便派人向皇上上書告丞相，事情由廷尉查辦。審查時事情牽連到淮南王，淮南王派人入京師密切打聽此事。漢的公卿們請求皇上逮捕并懲治淮南王，淮南王恐懼，想發兵反叛。太子劉遷策劃説："漢派使者逮捕大王，我們可令人穿上衛士的衣服，持武器站在你身旁，發現壞人，就刺殺他。我也派人刺殺淮南中尉，再發兵也不晚呀。"這時皇上没同意公卿的請求，而派遣漢的中尉宏就地審訊淮南王，淮南王見審訊者面色和緩，衹詢問斥免雷被的事，自己推測没有什麽危險，所以没有發兵。中尉回去後，報告皇上。公卿們説："淮南王劉安阻止要求去攻打匈奴的雷被，耽誤詔令，應當斬首。"皇上下詔不許。公卿們又請求廢除淮南王，皇上也不同意。請求削減封國的五個縣，皇上許可削減二個縣。派中尉宏赦免他的罪，處以削減封地。中尉進入淮南境内，宣布皇上赦免淮南王。他起初聽説公卿請求誅殺他，却不知衹削減封地，所以聽到漢使者來到，害怕是來拘捕他的，於是和太子策劃照以前的謀反之計行事。中尉一到，就祝賀淮南王，淮南王

因此而没發兵。後來他傷心地說："我實行仁義却被削減了封地，我感到很耻辱。"想造反的欲望更加强烈。各位使者從長安來，如輕狂地議論，説皇上没有兒子，他便很高興。説朝廷得到治理，皇上有了兒子，他便發怒，認爲是胡説，是不真實的。

日夜與左吴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宫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并争，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竪子乎！"

淮南王日夜和左吴等按照地形圖，部署軍隊進攻路綫。淮南王說："皇上没有太子，皇上一旦死了，大臣必定會召膠東王，或是常山王，諸侯紛紛争奪，我豈可以没有準備嗎！而且我是高帝的孫子，實行仁義，陛下對我寬厚，我還可以忍受；皇上死後，我哪裏能向北稱臣呢！"

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不得爲侯。陰結交，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

淮南王有庶子名叫不害，年齡最大，淮南王不喜歡他，王后不把他當作兒子，太子不把他當兄長，不害的兒子名建，有才能，有志氣，經常埋怨太子不探望父親。當時諸侯都已得到允許分封自己的子弟爲侯，淮南王有兩個兒子，一個兒子立爲太子，而劉建的父親不得立爲侯。於是劉建暗自結交一些人，想謀害太子，而讓他父親代替爲太子。太子知道後，多次逮捕并鞭打劉建。劉建知道太子要殺害漢中尉的陰謀，便派好友壽春嚴正上書皇上説："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如今淮南王孫子劉建才能高，淮南王王后荼及荼的兒子劉遷便常常陷害他。劉建父親不害無罪却多次擅遭關押，他們要殺他。如今劉建人在，陛下可親自訊問，就知道淮南王的陰謀了。"皇上接到奏本後，把此事交給廷尉、河南令處理。這是元朔六年的事。已故辟陽侯孫子審卿與丞相公孫弘要好，恨淮南厲王殺了他祖父，便暗中要求將淮南王案子交給公孫弘處理。公孫弘懷疑淮南王有謀反陰謀，便深加追究此案。河南令訊問劉建後，劉建供出了太子及其黨羽。

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吴楚七國爲效。王引陳勝、吴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爲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鋭欲發，乃令官奴入宫中，作

起初，淮南王曾將起兵的事與伍被商量，伍被常勸他，以吴、楚七國之亂爲戒。淮南王則引證陳勝、吴廣起兵成功的事例反駁。伍被回答説形勢不同了，現在起兵必然會失敗。等到劉建被問罪時，淮南王怕陰謀敗露，就想起兵，又徵詢伍被的意見。伍被説可發兵，但要看形勢，這話

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欲如伍被計，使人爲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而説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爲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盗衣，持羽檄從南方來，呼言曰“南越兵入”，欲因以發兵。乃使人之廬江、會稽爲求盗，未决。

記在《伍被傳》中。於是淮南王鋭意待發，令官奴到宫中刻皇帝玉璽，并刻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大印，及鄰近郡太守，都尉大印，又做漢朝使節用的官帽。按照伍被的計策，淮南王打算派人假裝畏罪潛逃到長安，侍奉大將軍和丞相；一旦起兵時，就先刺殺大將軍衛青，然後説服丞相公孫弘，當易如反掌。淮南王打算調動國中的士兵，怕丞相、二千石不聽，就和伍被密謀，在宫中放火假裝失火，等丞相、二千石去救火，就殺掉他們。淮南王還打算派人假裝捕人的差役，拿着緊急軍事文書從南方奔來，大喊“南越發兵來攻了”，然後順勢起兵。於是派人去廬江、會稽當捕人的差役，但没最後定下來。

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内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計猶與未决。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爲口絶，乃謂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宫，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

廷尉把劉建供及太子劉遷的事上奏，皇上派廷尉監與淮南中尉去逮捕太子。他們到淮南時，淮南王聽説了，就與太子密謀，召來丞相、二千石，想殺了他們後就起兵。召丞相，丞相來了，内史却推辭未來。中尉説：“我有皇上差遣，不能來見大王。”淮南王想衹殺丞相而内史、中尉未來，没什麽意義，就命丞相回去了。正在猶豫不决的時候，太子認爲他們所犯的罪不過是謀殺漢朝中尉，而參與謀殺的人都已死了，没有人證，於是就對淮南王説：“群臣中有用的都給抓了，現在能幫助起事的都没了。大王在此不適當時機起兵，恐怕難以成功，不如讓他們將我逮捕。”淮南王也越來越不想動手了，就同意了太子的要求。太子自殺，但没死。伍被前去自首，供出與淮南王謀反事宜。漢朝官吏於是逮捕了太子、王后，圍住了王宫，把淮南王的賓客全部抓走，抄出了謀反所用的器物，上奏皇上。皇上派公卿查辦，與淮南王謀反有牽連的列侯、二千石、豪傑有數千人，都根據罪行輕重受到了制裁。

衡山王劉賜

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

衡山王劉賜，淮南王劉安的弟弟，應當被逮捕。有司要求逮捕衡山王，皇上説：“諸侯各自分封治國，不應株連。請與諸侯王、列侯討論商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都説：

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有詐僞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削爵爲士伍，毋得官爲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爲九江郡。

"淮南王劉安大逆不道，謀反之事罪證確鑿，理當問斬。"膠西王劉端說："劉安無法無天，不走正道，心懷叵測，準備擾亂天下，惑亂百姓，背叛祖宗，妖言惑衆。《春秋》云：'臣毋將，將而誅。'劉安罪行不是剛剛萌發，謀反已是事實。據我看來，將他的反叛用具驗明之後，即可將之正法。淮南國二百石以上官吏及與此俸禄相當者，以及王家寵臣，雖没有反叛事實，但没有輔助好淮南王，都應免職，可削其爵位爲平民，不讓他們再做官吏。其他不是官吏的人每人交贖死罪黄金二斤八兩，這樣就可以公布劉安罪行，使天下人都明白爲臣之道，不敢再有壞心，反叛朝廷。"丞相公孫弘、廷尉湯等將諸王意見上奏，皇上派宗正奉旨去治罪於劉安。宗正還未到達，劉安就自殺了。王后、太子等涉及謀反的人都被正法。淮南國被廢除，改爲九江郡。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畔逆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并。

衡山王劉賜的王后乘舒生了三個兒女：長子劉爽是太子，次女劉無采，少子劉孝。寵姬徐來生了四個兒女，美人厥姬生子女兩個。淮南王、衡山王相互指責抱怨，一直矛盾不斷。衡山王風聞淮南王準備謀反所用的器物，也暗中招賢準備對付之，以防爲他所吞并。

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强榜服之。内史以爲非是，却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内史，内史治，言王不直。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縱臾王謀反事。

元光六年衡山王入京朝拜，謁者衛慶懂法術，想上書去爲天子服務。衡山王發怒了，就彈劾衛慶犯有死罪，并刑訊逼供，讓他承認有死罪。内史認爲此案不實，就退了下來。衡山王便派人上書告内史，内史被訊問時，指出衡山王不正直，又多次侵奪别人的田地，把别人的墳地平作田地。有司要求逮捕衡山王治罪，皇上不允許，衹把衡山王二百石以上的官吏任用權剥奪。衡山王因此很不滿，與奚慈、張廣昌密謀，尋找會用兵占星的人，日夜策劃謀反之事。

后乘舒死，立徐來爲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以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客奸。太子數以數讓之，無采怒，不與

王后乘舒死後，衡山王立徐來爲王后，厥姬也受到寵幸。徐來與厥姬相互妒忌，厥姬在太子面前誹謗徐來說："徐來派奴婢用巫蠱的方法殺了太子母親。"太子怨恨徐來。徐來的哥哥來衡山，太子與他一起喝酒，用刀砍傷了他。王后因此恨太子，就在衡山王面前詆毁太子。太子妹妹無采嫁出後，被丈夫休回，就與客人通奸。太子

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喜色。"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决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污之，欲并廢二子而以己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爲壽，因據后股求與卧。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而立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奸，無采與奴奸，王强食，請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乃自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宫中。

多次責備她，她不高興，就不與太子來往了。王后聽説後，就籠絡無采與劉孝。劉孝從小失去母親，跟王后長大，王后因有圖謀而寵愛他。劉孝與王后一起到衡山王面前詆毁太子，衡山王因此多次鞭打太子。元朔四年期間，有人打傷了王后的繼母，衡山王懷疑是太子派人幹的，就鞭打他。後來衡山王卧病時，太子就説自己也有病而不去伺候。劉孝、劉無采一起詆毁太子説："他其實没病，這是他自己説的，説的時候還很高興。"衡山王因此大怒，想廢除太子而立他弟弟劉孝。王后瞭解到衡山王决心廢除太子後，又想讓他一塊兒廢掉劉孝。王后有一個侍者擅長跳舞，衡山王寵幸過她。王后想派該侍者去和劉孝淫亂，讓劉孝擔此罪名後，同時廢了他兄弟倆，以便讓自己的兒子劉廣取而代之。太子知道後，恨王后多次害自己，且無止境，就也想以淫亂罪名堵她的嘴。王后請太子喝酒，太子上前祝壽時，抱住她的大腿而請求與她睡覺。王后大怒，就告訴了衡山王。衡山王把太子召來，想綁上鞭打一頓。太子知道大王常想廢自己而立劉孝爲太子，就告訴衡山王説："劉孝與大王的侍者奸淫，無采與奴僕奸淫，大王請注意飲食，我要去上告皇上。"隨即轉身離去，衡山王派人攔也攔不住，就自己追上去抓住他。太子胡言亂語，衡山王因此把他關在宫中。

孝日益以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家，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輣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吴楚反時計畫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望如是。

劉孝越來越討衡山王喜歡。衡山王看重他的才能，就給他戴上王印，封爲將軍，讓他住到外祖父家，給他很多錢，以招賢納士。投奔來的賓客中有人稍微知道一點淮南王、衡山王謀反之意，就順勢勸説起來。衡山王於是派劉孝的客人江都人枚赫、陳喜作戰車弓矢，刻天子玉璽及將軍、丞相、軍官大印。衡山王日夜招募像周丘等人一樣的壯士，多次談到吴、楚反叛時所用的計策。衡山王不敢像淮南王那樣想登上皇帝位子，祇是怕淮南王起兵後吞并自己的王國，認爲淮南王發兵西進後，自己就可能發兵占領江淮一帶，祇指望如此。

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隙，約束

元朔五年秋天，衡山王應當進京朝拜。元朔六年，衡山王路過淮南。淮南王就叙起兄弟深

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不朝。乃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車鍛矢，與王御者奸。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嬴，以淮南事繫。王聞之，恐其言國陰事，即上書告太子，以爲不道。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宫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孝坐與王卿婢奸，及后徐來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爲郡。

情，雙方摒棄前隙，相約共同謀反。衡山王隨即上書稱自己有病，皇上同意他不來朝拜。衡山王又派人上書要求廢除太子劉爽，立劉孝爲太子。劉爽聽説後，馬上派好友白嬴到長安上書，説衡山王與兒子一起要謀反，劉孝已造兵車弓矢，劉孝還和衡山王的侍者通奸。白嬴到長安還没來得及上書就被捕了，因他涉嫌淮南王案子。衡山王聽説後，怕他泄露其秘密，便上書告太子大逆不道。此案交由沛郡審理。元狩元年冬天，有司請求逮捕與淮南王謀反有關的人，在劉孝家抓到了陳喜。官吏彈劾劉孝窩藏陳喜。劉孝認爲陳喜過去多次與衡山王討論謀反事宜，怕他揭發，聽説法律規定首先自首的人可以免於罪刑，又懷疑太子派白嬴上書揭發了他的事情，便搶先自首交待出參與謀反的枚赫、陳喜等人。廷尉審訊後發現證據確鑿，便要求逮捕衡山王治罪。皇上説："不要抓。"派中尉安、大行息去審問衡山王，衡山王如實招供了。官吏圍住了王宫并守在那裏。中尉、大行回京奏明皇上。公卿要求派宗正、大行與沛郡郡守一起查辦衡山王。衡山王聽説後，就自殺了。劉孝因爲自首謀反之事，免除了反叛罪。劉孝因與衡山王婢女通奸，王后徐來因害死前王后乘舒，太子劉爽因告王父爲不孝，都被斬首示衆。其他與衡山王一起謀反的人都被正法。該王國被廢爲郡。

濟北貞王劉勃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子寬嗣。十二年，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奸，悖人倫，又祠祭祝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刃自剄死。國除爲北安縣，屬泰山郡。

濟北貞王劉勃，在景帝四年時遷徙。遷徙後兩年，加上以前作衡山王的時間，他在位十四年後去世。他兒子式王劉胡繼位，五十四年後去世。劉胡兒子劉寬繼位。劉寬在位十二年時，因爲與其父式王的王后光及妃子孝兒通奸，有悖人倫，又在祭祀中咒駡皇上，有司要求將他正法。皇上派大鴻臚利召劉寬進京，劉寬用刀自剄而死。王國被廢爲北安縣，歸屬泰山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丞輔天子，而剸懷邪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此言千真萬確！淮南王、衡山王都是皇上親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却不守藩臣之道，輔佐皇上，而專門心懷叵測，蓄意謀反，父子兩輩

辟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夫荆楚剽輕，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都亡國，都未得好死。這不但是他們爲王品質不佳，也是他們王國風氣粗俗，他們的臣子隨波逐流，纔導致這種悲劇。荆楚地方的人一向喜歡犯上作亂，這自古就有記載了。

漢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十五

蒯伍江息夫傳

蒯通

蒯通，范陽人也，本與武帝同諱。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説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閔公之將死，故吊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吊之?”通曰：“足下爲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衆。慈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然則慈父孝子將争接刃於公之腹，以復其怨而成其名。此通之所以吊者也。”曰：“何以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説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爲殆矣。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之，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爲君計者，莫若以黄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騖於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

蒯通，范陽縣人，原來的名字與武帝相同，叫蒯徹。楚、漢剛剛興起時，武臣攻打并平定了趙地，號稱武信君。蒯通游説范陽縣令徐公，説：“我是范陽的百姓，名叫蒯通，我私下可憐您就要死了，所以表示哀悼。儘管如此，我又祝賀您因得到我蒯通而獲得生路。”徐公連連拜謝，問道：“您爲什麽表示哀悼?”蒯通説：“您做縣令已十多年了，殺死人家的父親，使人家的兒子成爲孤兒，砍去人家的脚，對人施以黥刑，受害的人太多了。慈父、孝子們之所以不敢把刀子插到您的腹上，是因爲他們害怕秦朝的法律。現在天下大亂，秦朝的政令得不到貫徹執行，這樣的話，那些慈父、孝子們都將争先恐後地把刺刀刺到您的腹上，以報仇雪恨并成就功名，這是我表示哀悼的原因。”徐公又問：“您爲什麽祝賀我得到先生就獲得生路呢?”蒯通回答説：“趙國的武信君不知道我無能，派人前來詢問他的吉凶禍福，我現在要去會見并勸説他，對他説：‘您一定要戰勝敵人然後纔取得地盤，攻破城池然後纔占據它，我私下覺得很危險。如果采用我的策略，將不戰而取得土地，不攻而占有城池，傳送檄文就能够平定千里，這樣可以嗎?’他將要問：‘你的策略是什麽?’我趁機回答説：‘范陽縣令本應整頓他的軍隊，守衛城池，奮起抵抗，但因怯懦怕死，貪婪而喜歡富貴，所以想首先向您舉城歸降。首先向您投降而您不給他恩惠，那麽邊地之城都將互相轉告説：“范陽縣令首先投降而

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説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

被殺。"一定會據城堅守，像金城湯池一樣，難以攻取。爲您打算，不如用黄蓋朱輪的車子迎接范陽縣令，讓他在燕、趙的邊界馳騁炫耀，那麽，邊地之城都將相互轉告説："范陽縣令先投降而獲得富貴。"一定會競相投降，就像泥丸在山坡上滚動一樣輕而易舉。這就是我所説的傳送檄文就能平定千里的策略。'"徐公連連拜謝，準備車馬遣送蒯通。蒯通用這些話勸説武臣。武臣用一百輛車，二百名騎兵，以侯印迎接徐公。燕、趙之地聽説此事，有三十多座城投降，正像蒯通的策略所預料的那樣。

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説下齊，信欲止。通説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之衆，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竪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生爲欺己而亨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爲齊王，以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説信，欲與連和。

後來漢將韓信俘虜魏王，攻破趙、代，使燕國降服，接連平定三國，然後率兵向東將要攻打齊國。軍隊還没有過平原縣，聽説漢王劉邦已派酈食其勸降了齊國，韓信想停止進軍。蒯通游説韓信，説："將軍您受漢王的命令攻打齊國，而漢王又另外派兼有暗探身份的使者單身前去勸降齊國，難道有詔書命令您停止進攻嗎？爲什麽不進軍？况且酈先生以一個士人的身份，乘車前往，憑三寸不爛之舌，而勸降齊國七十餘城，將軍您率領幾萬兵衆，纔攻下趙國五十多座城。當了好幾年將軍，反而不如區區一個儒生的功勞大。"於是韓信認爲他説的有道理，采納了他的建議，終於渡過黄河。齊王已聽從了酈食其的勸説，就把他留下，一起飲酒作樂，撤除了對漢的防禦。韓信因而襲擊歷下的齊軍，於是來到臨菑城下。齊王認爲酈食其欺騙了自己，就把他用沸水煮死，於是兵敗逃走。韓信最終平定了齊國，自立爲齊國的代理國王。當時漢王正在滎陽受圍困，就派張良前往，立韓信爲正式齊王，以便安撫他，使他堅定地站在漢王一邊。項羽也派武涉去勸説韓信，想要和他聯合。

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説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信曰："何謂也？"通因請間，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飄至風起。

蒯通知道天下局勢的變化取决於韓信，想勸韓信背叛漢朝，就先用隱語暗示韓信説："我曾經學過相面術，觀察您的臉譜，最多不過被封爲侯爵，又總是處於危險之中；而看您的背形，則非常尊貴，難以説出。"韓信問："您説的話是什麽意思？"蒯通於是請求讓别人走開，然後説："天下剛剛起來發難的時候，英雄豪傑之士自立

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劉、項分争，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衆，距鞏、雒，岨山河，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鬥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鋭氣挫於險塞，粮食盡於内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以臣料之，非天下賢聖，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强齊，從燕、趙，出空虚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

爲侯、王，振臂一呼，天下之人像雲霧一樣會合，像魚鱗一樣錯雜積聚，像疾風一樣迅速興起。當時人們衹爲推翻秦朝而憂慮。現在劉邦、項羽兩方相争，使人肝腦塗地，流離失所，數不勝數。漢王率領幾十萬兵衆，據守鞏、雒，憑藉山、河之險，一日數戰，毫無功效，戰敗而逃，不能援救，在滎陽敗退，在成皋負傷，逃到宛、葉之間，這就是所説的智謀、勇力都陷入困境之人。楚人起兵於彭城，輾轉争鬥，所向無敵，進兵到滎陽，乘勝利之勢，威震天下，然而在京、索之間受阻，臨近西山却不能前進，如今已經三年了。鋭氣在險峻的關塞受挫，國庫的糧食耗盡，百姓苦不堪言，不知歸順於誰。以我之見，除非有天下聖賢，否則勢必不能消除天下的災禍。現在劉邦、項羽兩人的命運就掌握在您的手裏。您幫助漢王，漢王就會取勝，與楚王聯合，楚王就會成功。我願意推心置腹地向您表達愚陋的誠意，就怕您不能采納我的建議。現在爲您着想，不如讓他們兩方都得到好處，共同存在下去，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勢必無人敢先發難。憑您的賢達聖明，又有衆多身穿鎧甲的軍隊，占據强大的齊國，聯合燕、趙兩國，出兵到空虚之地控制他們的後方，順應民心，西向制止楚、漢間的争鬥，使士卒免於死亡，天下之人，誰敢不聽從！您按照原來齊國的版圖，擁有淮、泗之間的土地，以恩德安撫諸侯，拱手安居，禮讓賢士，那麽天下諸侯都將競相朝拜齊國。我聽説'上天賜予而不接受，反而會受到罪責；時機到來而不行動，反而會得到災禍'。希望您深思熟慮。"

信曰："漢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爲刎頸之交，及争張黶、陳釋之事，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借兵東下，戰於鄗北，成安君死於泜水之南，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歡也，而卒相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

韓信説："漢王待我不薄，我怎能見利忘義、背恩忘德呢？"蒯通説："當初常山王張耳和成安君陳餘結下生死之交，等到爲張黶、陳釋的事而争吵，常山王抱頭鼠竄，歸附漢王，借兵東下，戰於鄗北，成安君死於泜水南岸，身首分家。這兩人結交之時，親密無間，天下没有人能與他們相比，而最後却自相殘殺，以至於滅亡，這是爲什麽呢？禍患産生於欲望太多、人心難測。現在您忠心耿耿地與漢王交好，不會比那兩

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釋之事者，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犬亨；敵國破，謀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説，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衆，遂斬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爲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

位關係更緊密，而所争論的事情又往往比張黶、陳釋的事情重要，所以我認爲您堅信漢王不會危害您是錯誤的。大夫文種使即將滅亡的越國生存下來，使勾踐稱霸於中原，功成名立而身遭殺害。俗話説：‘野鳥捕盡，獵狗就會被烹殺；敵國破滅，謀臣就將死亡。’所以從交友這方面説，没有人能超過張耳和陳餘；從忠臣這方面説，没有人比得上大夫文種。這兩個事例，應該説足以做爲借鑒了，希望您好好想想。况且我聽説勇力和謀略使君主感到畏忌的人將難保性命，功業壓倒當世的人將得不到獎賞。您渡過西河，俘獲魏王，活捉夏説，攻下井陘，討伐成安君的罪過并把他殺死，而得以在趙國發號施令，威脅燕國，平定齊國，向南挫敗楚國的幾十萬兵衆，終於斬殺龍且，派人西行向漢王報功，這就是所説的功業天下無雙，謀略世間少有之人。現在您功高難以獎賞，威重使君主畏忌，歸附楚國，楚人不信任您；歸附漢國，漢人害怕您。您想帶着這些功業和威望歸附誰呢？處在人臣的地位，而有高於天下的名望，我實在爲您擔心。”韓信説：“先生暫去休息，我要考慮一下。”

數日，通復説曰：“聽者，事之候也；計者，存亡之機也。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禄者，闕卿相之位。計誠知之，而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與，不如蜂蠆之致蠚；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通説不聽，惶恐，乃陽狂爲巫。

過了幾天，蒯通又勸説道：“能否聽從忠告，是做事成敗的徵兆；謀劃是否得當，是存亡得失的關鍵。從事奴僕的差役，就會失去萬乘君主的權柄；保守低微的俸禄，就會喪失成爲公卿、宰相的機會。心裏明明知道這個道理，而不敢做出决斷并付諸行動，將會成爲百事之禍。所以猛虎如果猶豫，還不如蜂、蝎以毒刺刺人；孟賁如果遲疑，還不如兒童堅决去做。這是説貴在能實際行動。功業很難做成却容易失敗，機會很難遇到却容易喪失。‘時機啊時機，不會第二次來臨。’希望您不要懷疑我的計策。”韓信猶豫不决，不忍心背叛漢王，又自以爲功多，漢王不會奪回他統治的齊國，於是婉言謝絶了蒯通的建議。蒯通因游説而不受信用，非常害怕，就假裝瘋狂而做了巫師。

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爲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嘆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

漢王劉邦已平定了天下之後，韓信因罪被貶爲淮陰侯，又因謀反而被處死，臨死的時候嘆息着説：“我真後悔不聽蒯通的話，以至於死在

"是齊辯士蒯通。"乃詔齊召蒯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争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可殫誅邪!"上乃赦之。

女人的手中!"高祖劉邦説："你説的是齊國的辯士蒯通。"於是下詔書命令齊國把蒯通召來。蒯通來到朝廷，高祖要將他處以烹刑，説："你爲什麽教唆韓信反叛?"蒯通説："狗總是要對自己主人以外的人狂吠。那時候，我衹知道有齊王韓信，并不知道有您。况且秦朝喪失帝位，天下之人共同去搶，有才能的人首先得到。天下紛亂，人們都争先恐後地要去做您所做的事，衹是能力不够，您能把他們都殺盡嗎?"高祖於是赦免了他。

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

到齊悼惠王劉肥時，曹參做齊國的相，禮賢下士，請蒯通做賓客。

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强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盗，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争鬥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説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乃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

當初，齊王田榮怨恨項羽，謀劃起兵背叛他，脅迫齊國的士人，不服從就殺死。齊國不願做官的士人東郭先生和梁石君也在被脅迫之列，勉强服從。等到田榮失敗，兩個人都感到很耻辱，就相隨進入深山隱居起來。有人對蒯通説："先生您對曹相國指陳疏漏過失，薦舉賢能之士，齊國没有人能比得上您。你知道梁石君和東郭先生是世俗平庸之人無法與之相比的賢人，爲什麽不把他們推薦給曹相國?"蒯通説："好的。我的里中有一個婦人，與里中的老太婆關係很好。婦人家裏晚上丢了肉，她婆婆認爲是婦人偷走了，就生氣地把她趕走。婦人早晨走的時候，拜訪了與她很要好的老太婆，把這件事告訴她，并向她告辭。老太婆説：'請你慢慢地走，我現在就去讓你家裏的人把你追回來。'立即捆起一捆亂麻到丢肉的那家去借火，説：'昨晚上一群狗得到一塊肉，互相争奪殘殺，我來借火燒水給死狗煺毛。'丢肉的那家急忙去追趕招呼兒媳婦。所以，儘管老太婆不是能言善辯的人，捆亂麻借火也不是召回婦人的方法，然而物類有時會相互感通，事情有時會正好巧合。請讓我去向曹相國'借火'。"於是去見曹相國説："有的婦人丈夫剛死三天就改嫁，有的婦人却寧願深居簡出，閉門守寡，您如果想娶媳婦，會選擇哪個?"曹相國説："我將娶那個不願出嫁的。"蒯通説："那麽，尋求臣下也應該這樣。那東郭先生和梁石君，是齊國的賢俊之士，隱居於山林之中，不願'出嫁'，

未曾卑躬屈膝地出來求官。希望您派人去以禮相待。”曹相國說：“恭敬地接受您的命令。”把這兩人都做爲上等賓客。

通論戰國時説士權變，亦自序其説，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蒯通論述戰國時游説之士的權變之術，也加上自己的評論，著書立説，號稱《雋永》。

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當初，蒯通與齊人安其生關係很好，安其生曾經爲項羽出謀劃策，而項羽都不能采納。項羽想給蒯通、安其生爵位和封邑，這兩個人始終不願接受。

伍被

伍被，楚人也。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材能稱，爲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以百數，被爲冠首。

伍被，楚國人。有人説他的先人是伍子胥的後代。伍被因有才能而出名，做淮南國的中郎。當時淮南王劉安喜歡學術，屈身禮賢，招集了上百的英俊博學之士，伍被列居首位。

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

過了很長時間，淮南王陰謀叛亂，伍被多次私下勸諫。後來淮南王坐在東宮，召請伍被，要與他商議事情，稱呼道：“將軍請上。”伍被説：“大王從哪裏得到的亡國之言？從前伍子胥勸諫吳王，吳王不采納，伍子胥就説‘我現在看見麋鹿在姑蘇臺上漫游’。現在我也將要看見宮中長出荆棘，露水沾濕衣襟。”於是淮南王非常生氣，就扣押了伍被的父母，把他們囚禁了三個月。

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臣將爲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壹動而功顯萬世，列爲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説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貢獻，東甌入朝，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爲治。”王怒，被謝死罪。

淮南王又召見伍被説：“將軍您聽從我了嗎？”伍被説：“不！我將爲大王您出謀劃策。我聽説聰明的人智慮通達，事情還没顯出徵兆，就能預見，所以聖人做事，萬無一失。周文王一動而功名揚於後世，列爲三王，這就是説要順應天心而舉動。”淮南王問：“現在的漢朝是安定，還是混亂？”伍被説：“天下平安無事。”淮南王不高興地説：“您憑什麼説天下安定？”伍被回答説：“我私下觀察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間都尊卑有序、合乎情理，皇上的所做所爲都遵循古代聖王之道，風俗淳正，綱紀完善。富商大賈車載大量貨物周行於天下，道路無所不通，貿易非常繁榮。南越歸順，羌、僰進貢稱臣，東甌入朝，拜見天子。拓展長榆塞，擴張朔方郡，匈奴受挫折，元氣大傷。雖然趕不上古代的太平盛世，然而還是平安無事。”淮南王大怒，伍被道歉，連稱“死罪”。

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黄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爲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絶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逾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爲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乃可舉事。"

淮南王又問："山東如果發生變亂，漢朝一定派大將軍率兵控制山東，您覺得大將軍是一個什麽樣的人?"伍被說："我的好友黄義，曾跟隨大將軍討伐匈奴，他説大將軍禮遇士大夫，愛護士卒，人們都願爲他效力。他騎馬上下山，馳騁如飛，有這樣過人的才能，又多次帶兵打仗，熟悉軍事，不容易對付。另外，謁者曹梁出使長安回來，説大將軍號令嚴明，作戰勇敢，常常身先士卒；士兵都休息了，自己纔休息；挖井得到水，纔敢喝；罷兵回師，士兵都已過河，自己纔過。皇太后賜給他的金錢，他都賞賜給部下。即使古代的名將也不會比他更强。"淮南王説："蓼太子智謀過人，天下無雙，非凡人可比，他認爲漢朝廷的公卿列侯們都不過如同獼猴戴帽，徒有其表罷了。"伍被説："衹有先刺殺大將軍，纔能起事。"

王復問被曰："公以爲吴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吴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爲錢，煮海水以爲鹽，伐江陵之木以爲船，國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奔走而還，爲越所禽，死於丹徒，頭足異處，身滅祀絶，爲天下戮。夫以吴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吴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今我令緩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晋關、河東、上黨與河内、趙國界者通谷數行。人言'絶成皋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淮南王又問伍被説："您認爲吴國起兵不對嗎?"伍被説："是不對。吴王被賜號爲劉氏祭酒，又被賜給几杖，可以不入朝參見天子，統治四個郡的百姓，土地方圓幾千里，采山中礦石冶銅鑄錢，煮海水而製鹽，砍伐江陵的樹木而造船，國家富裕，人丁興旺，贈送珍寶而賄賂諸侯，與七國聯合，統兵西進，結果却兵敗於大梁，又敗於狐父，落荒而逃。被越人俘獲，死在丹徒，身首分家，命亡國滅，這是莫大的懲罰。以吴國的兵强人衆而不能成功，這是爲什麽呢?實在是由於違背天意、民心而又不合時機。"淮南王説："男子一言既出，雖死無悔。况且吴國怎麽知道如何反叛?漢朝將領一天經過成皋的有四十多人。現在我派緩先扼守成皋口，周被發潁川郡的軍隊擋住轘轅、伊闕的通道，陳定發南陽郡的軍隊據守武關。河南郡太守衹能控制洛陽，有什麽值得憂慮的?然而在此以北還有臨晋關、河東郡、上黨郡與河内郡、趙國交界處的幾條溪谷可以通行。人們都説'斷絶成皋的通道，就會隔絶天下'。我要占據三川的險要之處，招集天下的精兵，您認爲怎麽樣?"伍被説："我衹看到這樣做的災禍，没有看見它的福分。"

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

後來漢朝逮捕淮南王的孫子劉建，收監審

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無應，即還略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絶豫章之口，强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强江淮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吴、趙賢、朱驕如皆以爲什八九成，公獨以爲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吴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嚮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吴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迹，棄禮義，任刑法，轉海濵之粟，致于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爲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逾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安弟，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欲爲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

訊。淮南王害怕陰謀泄露，就對伍被説："事已至此，我要趁機發兵。天下百姓勞苦已久，諸侯多有過失，都心中不安，我率兵西進，一定會有響應我的；如果没有響應的，我就回頭攻取衡山國。形勢所迫，我不得不起兵。"伍被説："攻取衡山國而進擊廬江郡，占有尋陽縣的船隻，堅守下雉城，駐兵於九江岸邊，斷絶豫章的入口，沿江設置强勁的弓弩，以防南郡出兵，東面保住會稽郡，南面與强勁的越國結交，在江、淮之間憑險抵抗，能够堅持一年半載，却看不到有什麽好結果。"淮南王説："左吴、趙賢、朱驕如都認爲十有八九會成功，惟獨您認爲結果不妙，爲什麽？"伍被説："大王您的親信大臣中平素能指揮兵衆的，都已被天子下令收入獄中，剩下的都没什麽用處了。"淮南王説："陳勝、吴廣没有立錐之地，百人之衆，興起於大澤鄉，振臂一呼，天下響應，西進到戲而有兵衆達一百二十萬。現在我的國家雖小，能參軍打仗的人也有二十萬，您憑什麽説我起兵有禍無福？"伍被説："我不敢逃避伍子胥因盡忠而受到的誅殺，希望大王您不要像吴王那樣聽信讒言。從前秦朝無道，殘害天下，誅殺儒生，焚燒《詩》、《書》，毁滅聖人的業績，廢棄禮義，專用刑罰，把沿海一帶的糧食轉運到西河。那時，男子努力耕作還不够提供軍糧，女子盡力紡織還不够做衣服之用。派蒙恬修築長城，東西綿延幾千里。常有幾十萬士兵在外風餐露宿，戰死和受折磨而死的不可勝數，横尸遍野，流血千里。這時百姓精疲力竭，十家中有五家想作亂。又派徐福入海求仙藥，帶着大量珍寶，三千名童男童女，五穀的種子和各種工匠出發。徐福找到地勢平坦、水源豐富的地方，在那裏稱王建國，不再回來。這時百姓思念親人，悲痛欲絶，十家之中有六家想作亂。又派尉佗翻過五嶺，攻打百越，尉佗知道中原地區勞苦不堪，就留在南越稱王。出去的人都不回來，百姓離心瓦解，十家之中有七家想作亂。帶領成千上萬的車馬巡游天下，修建阿房宫，徵收沉重的賦税，徵發貧苦的百姓去戍邊。父親不能保護兒子，哥哥不能保護弟弟，政令苛暴，刑罰殘酷，百姓都

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吴大呼，劉、項并和，天下嚮應，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以成帝王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吴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壹齊海内，泛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王以陳勝、吴廣論之，被以爲過矣。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吴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絶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絶命之書，爲群臣先，身死于東宫也。”被因流涕而起。

伸頸遠望，側耳細聽，仰天悲嘆，捶胸而怨恨君主，十家有八家想作亂。有人對高祖皇帝說：'時機成熟了。'高祖皇帝說：'等一下，聖人應當在東南方興起。'不到一年，陳勝、吴廣大呼，劉邦、項羽一起附和，天下響應，這是說乘秦之間隙，在秦即將滅亡時而動，百姓歸心，就像久旱而盼望喜雨，所以高祖能興起於軍隊行列之中，而成就帝王之功業。現在您衹看到高祖皇帝得天下如此容易，難道就惟獨没有看見近世吴、楚叛亂的結果嗎？當今皇上統治天下，整齊全國政令，普愛衆生，廣施恩德，口雖没有說話，聲威已如驚雷；令雖没有發出，教化之行却迅速如有神助。心有所想，威力就能震動千里之外；百姓贊同皇上，就像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而大將軍的才能又非章邯、楊熊可比。大王舉陳勝、吴廣的例子，我認爲錯了。况且大王您的軍隊還不到吴、楚軍隊的十分之一，天下又比秦時安寧萬倍。希望您采納我的建議。我聽說箕子經過故國的都城時心裏難過，就創作了《麥秀》之歌，爲商紂王不信用王子比干的規勸而痛心。所以孟子說，紂王貴爲天子，死時竟不如一個平民百姓。這是說紂早已自絶於天下，并不是到臨死的時候上天纔不保佑他。現在我也暗自爲大王您拋棄擁有千輛戰車的君位而悲傷，天子將賜給您絶命之書，讓您先於群臣而死在東宫。”伍被於是涕淚縱橫地站起來。

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徼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桀及耐罪以上，以赦令除，家産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儻可以徼幸。”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

後來淮南王又召見伍被問道：“如果像您所說的那樣，就不能憑僥幸而成功嗎?”伍被說：“實在不得已的話，我有一條愚計。”淮南王問：“什麽計策?”伍被說：“現在諸侯對朝廷無二心，百姓對朝廷無怨氣。朔方郡地廣土肥，遷居到那裏的百姓不足以充實其地。可以僞造丞相、御史的上奏文書，請求遷徙郡國豪强、耐罪以上而遇赦的犯人，以及家産五十萬以上的人，把他們的家屬都遷到朔方郡，多多派遣鎧甲士卒去催促他們按期遷徙。又僞造皇帝命令左、右都司空和上林、中都官收捕罪犯的詔書，逮捕諸侯太子及其親幸大臣。這樣，就會使百姓怨恨，諸侯恐懼，隨即派辯士去勸說諸侯謀反，或許能僥幸成功。”

發而已。"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踪迹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淮南王說："這樣做是可行的，儘管如此，我認爲不至於做到這地步，衹要我直接發兵就行了。"後來謀反之事被朝廷發覺，伍被就到官府自首，供出與淮南王謀反的情況就是這樣。天子認爲伍被平時的話多稱頌漢朝之美，想不殺他。張湯進言說："伍被首先爲淮南王策劃謀反，罪大惡極，不能赦免。"伍被終於被殺。

江充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爲上客。

江充，字次倩，是趙國邯鄲人。江充本名江齊，有一個妹妹擅長彈琴跳舞，嫁給趙太子劉丹。江齊受到趙敬肅王劉彭祖的寵幸，做他的上等賓客。

久之，太子疑齊以己陰私告王，與齊忤，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絶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宫奸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爲奸，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宫，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

過了很長時間，太子劉丹懷疑江齊把自己的隱私告訴給了趙王，就與江齊不和，派官吏追捕江齊，没有抓到，就逮捕了他的父親、哥哥，進行審訊，全部斬首示衆。江齊於是隱藏逃亡，西入關中，改名叫江充，上殿告發太子劉丹與同母姐姐及趙王的後宫妃妾通奸亂倫，并與郡、國的不法豪强結交，殺人越貨，官吏不能禁止。上書奏報天子，天子大怒，派使者命令郡調發官兵包圍趙王宫殿，逮捕太子劉丹，奉詔令把他轉送到魏郡監獄，與廷尉共同審理，依法將劉丹判處死刑。

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罪，言"充逋逃小臣，苟爲奸訛，激怒聖朝，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

趙王劉彭祖，是漢武帝的異母哥哥，他上書爲太子劉丹訟冤，說："江充是逃亡的小臣，苟且編造謊言來激怒聖明的朝廷，以確保天子相信他，從而報私怨，以後即使被處以烹、醢之刑也無所悔恨。我願挑選趙國勇猛敢死之士，與他們一起參軍攻打匈奴，盡力效死，以此贖免劉丹的罪過。"武帝不同意，終於廢了趙太子。

初，充召見犬臺宫，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襌衣，曲裾後垂交輸，冠襌纚步摇冠，飛翮之纓。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説之。

開始，江充被召見於犬臺宫，他請求要以平時的衣着拜見皇上。武帝同意了，江充身穿紗縠襌衣，曲裾後垂，交輸如燕尾，頭戴襌纚步摇冠，以鳥羽爲纓。江充身材魁梧，儀表堂堂，武帝見到他感到很驚異，對身邊的人說："燕、趙本來多奇才之士。"江充已經來到武帝面前，武帝向他詢問當時的國家政事，對他很滿意。

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爲師，

江充於是自願請求出使匈奴。武帝下詔書詢問出使的方略，江充回答說："隨機應變，將計

事不可豫圖。”上以充爲謁者，使匈奴還，拜爲直指綉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逾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没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禄勛中黄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宫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

就計，不能預先謀劃。”武帝任用江充爲謁者。江充出使匈奴回來之後，被任命爲直指綉衣使者，監督三輔地區的盜賊，禁止權貴、豪族過分奢侈，超越制度。尊貴的外戚和皇帝的近臣多奢侈無度，違反制度，江充都加以舉報、彈劾，并上書請求没收他們的車馬，讓他們在北軍待命，準備攻打匈奴。武帝批准了他的建議。江充立即發文書給光禄勛中黄門，下令逮捕近臣、侍中等官員中應當被送到北軍去的人，并把彈劾文書轉送給門衛，禁止被彈劾的人出入宫殿。於是這些顯貴、外戚的子弟非常害怕，都去拜見皇上，叩頭求饒，願交錢贖罪。武帝同意了他們的請求，命令他們分别按官職的級别把錢交送到北軍，共交了幾千萬錢。武帝認爲江充忠誠正直，執法不徇私情，對他的建議都很滿意。

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劾没入官。

江充出來巡視，碰見館陶長公主在馳道上乘車行走，江充把她喝住，查問原因，公主説：“有太后的命令，允許我在馳道上走。”江充説：“衹許公主在馳道上走，隨從車馬都不允許通行。”把隨行的車馬全部舉報没收。

後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後來江充隨從武帝去甘泉宫，遇見太子派往甘泉宫問候皇上的使者乘馬車在馳道中行走，江充就把使者扣押起來。太子聽説這件事，就派人向江充道歉説：“我并不是吝惜車馬，而是實在不願意讓皇上聽到這件事，認爲我平時對手下的人不加管教。但願江君您能寬恕此事。”江充不聽，終於向武帝彙報了。武帝説：“做臣子的就應該這樣啊。”江充因此大受信用，威震京師。

遷爲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

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爲巫蠱事，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奸，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污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强服之。民轉相誣以

江充升爲水衡都尉，他的家族、朋友很多人都得到他的幫助。過了很長時間，因罪被免官。

正巧陽陵的朱安世告發丞相公孫賀的兒子、太僕公孫敬聲以巫術詛咒皇帝，牽連到陽石公主和諸邑公主，公孫賀父子都因此被殺。詳見《公孫賀傳》。後來武帝巡幸甘泉宫，得了病，江充看到武帝已經年老，恐怕他去世後自己將被太子所殺，於是趁機搗鬼，上書説皇上得病是因爲有人在搞巫蠱。於是武帝任命江充爲使者，查辦搞巫蠱的人。江充指揮胡族巫師到處掘地，尋找木偶人，收捕搞巫蠱和夜間祭祠詛咒的人。讓胡族

巫蠱，吏輒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

巫師觀察鬼所污染之處，并做標記，掘出木偶人，就逮捕那裏的人，加以拷問，把鐵燒熱，夾烤被審問的人，强迫他認罪。老百姓之間轉相誣告，官吏就把被誣告的人判爲大逆不道之罪，因此被殺的前後共有好幾萬人。

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爲蠱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宫中有蠱氣，先治後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宫，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駡曰："趙虜！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語在《戾園傳》。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當時，武帝已經年邁，懷疑身邊的人都在搞巫蠱詛咒他，不論有無此罪，都没有誰敢訟冤。江充既已領會皇上的想法，趁機説宫中有巫蠱之氣，先查辦後宫中不受皇上寵愛的夫人，依次搞到皇后頭上，最後在太子宫中掘蠱，得到桐木人。太子很害怕，又不能自己去向皇帝説明，就把江充抓起來，親自監斬，駡道："趙國的奴才！擾亂你的國王父子還嫌不够嗎？又來擾亂我們父子！"太子因此而終於敗亡。詳見《戾太子傳》。後來武帝知道是江充搗的鬼，就夷滅了他的三族。

息夫躬

息夫躬字子微，河内河陽人也。少爲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容貌壯麗，爲衆所異。

息夫躬，字子微，是河内郡河陽縣人。年輕時做博士弟子，學習《春秋》，博覽傳記及百家之書。儀表堂堂，使衆人感到奇異。

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以爲援，交游日廣。先是，長安孫寵亦以游説顯名，免汝南太守，與躬相結，俱上書，召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躬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争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托往事，以爲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非望。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發國奸，誅主仇，取封侯之計也。"躬、寵乃與中郎右師譚，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

哀帝剛即位時，皇后的父親特進孔鄉侯傅晏與息夫躬是同郡人，兩人關係很好，息夫躬因此通過傅晏的引進，交游範圍越來越大。在此以前，長安的孫寵也以善於游説而聞名，在任汝南郡太守時被免職，他與息夫躬結交，兩人同時上書，被徵召聽候皇帝的命令。當時哀帝正患病，又剛剛即位，而有人告發中山孝王太后以巫術詛咒皇上，太后和她的弟弟宜鄉侯馮參都自殺了，但他們的罪名還没有查清。此後，無鹽縣危山上有大石自動立起，閃出一條通道。息夫躬和孫寵謀劃説："皇上没有兒子做繼承人，身體又長期患病，關東諸侯都圖謀争奪皇位。現在無鹽縣有大石自動立起，聽説那些邪妄的大臣以往事爲依托，認爲宣帝興起於民間時也有大山石自立。東平王劉雲因此和他的王后日夜祠祭詛咒皇上，想求得帝位。王后的舅舅伍宏反而因懂得方術、能行醫治病而受到皇帝的寵幸，可以出入宫禁之門。霍顯的陰謀又要施行於進藥的杯勺，荆軻的事件必將發生於皇上的帷帳。形勢如此危險，告

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上擢寵爲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光禄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爲高安侯，寵爲方陽侯，躬爲宜陵侯，食邑各千户。賜譚爵關内侯，食邑。"丞相王嘉内疑東平獄事，争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不可任用。嘉以此得罪矣。

發一定會成功。揭發國家的奸臣，誅殺皇上的仇人，這是獲取封侯的妙計。"息夫躬、孫寵就和中郎右師譚一起通過中常侍宋弘向朝廷密告東平王謀反的事。哀帝非常憤恨，把此案交給有關部門去查辦，東平王劉雲、劉雲的王后謁和伍宏等人都因罪被殺。哀帝提拔孫寵做南陽郡太守，右師譚做潁川郡都尉，宋弘和息夫躬同任光禄大夫左曹給事中。當時侍中董賢很受皇帝寵愛，皇帝想封他爲列侯，就下詔書説："息夫躬、孫寵是通過董賢而告發陰謀的，現在封董賢爲高安侯，孫寵爲方陽侯，息夫躬爲宜陵侯，每人領有一千户食邑。賜予右師譚關内侯之爵，并領有食邑。"丞相王嘉心裏懷疑東平王的案子不實，上書争論，不想封董賢等人爲侯，詳見《王嘉傳》。王嘉堅持説董賢過於尊貴，孫寵、息夫躬都陰險、奸詐，有阿諛、邪惡之才，恐怕必將危害國家，不可任用。王嘉因此而獲罪。

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亡所避。衆畏其口，見之仄目。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墮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禄、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内實呆不曉政事。諸曹以下僕遬不足數。卒有强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叫呼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京師雖有武蜂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小夫懦臣之徒憒眊不知所爲。其有犬馬之决者，仰藥而伏刃，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

息夫躬既已親近皇帝，便多次進見談論政事，指陳得失，無所迴避。人們都怕被他彈劾，遇見他都不敢正視。息夫躬上書，逐個誣衊公卿大臣，説："當今的丞相王嘉剛强而急躁，不可任用。御史大夫賈延懦弱而不稱職。左將軍公孫禄、司隸校尉鮑宣都外有剛直不阿的虛名，而實際上性情愚陋、不熟悉政事。各曹以下官員都才能平庸不值得一提。如果突然有强勁的弓弩圍攻城池，鋒利的長戟指向宫闕，陛下您和誰去防備？如果暴徒呼號於東方，匈奴飲馬於渭水，邊境危急，天下騷動，京師雖有勇敢的士卒、精良的兵器，也没有誰能邁出半步而率先迎敵。軍事文書飛速傳遞而匯集於京師，告急的檄文接連不斷地傳到朝廷，平庸之臣、懦弱之徒將心煩意亂而不知所措。稍有决斷的人，都引咎自殺，即使夷滅他的親族，對於解救危難又有什麽用處！"

躬又言："秦開鄭國渠以富國强兵，今爲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勢水泉，廣溉灌之利。"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乃止。

息夫躬又説："秦開鄭國渠而富國强兵，現在的京師地區，土地肥饒，可根據地勢和水源情況興修水利，擴大灌溉面積。"皇帝派息夫躬帶着符節兼理三輔都水。息夫躬建議，要鑿通長安城墻，把漕渠開到太倉附近，以減輕轉運之勞。大臣們議論，認爲不可行，於是作罷。

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奏，以爲“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爲解，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疐强盛，居彊煌之地，擁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强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迹，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勢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爲卑爰疐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

董賢日益受到皇帝的寵愛，丁氏、傅氏兩家外戚很嫉妒，孔鄉侯傅晏與息夫躬策劃，想輔政掌權。正趕上單于應當來朝拜天子，單于派使者來説單于生病了，想第二年入朝參見皇帝。息夫躬趁機上書，認爲：“單于應當在十一月進入邊塞，後來以生病爲托詞，我懷疑他另有所圖。烏孫的兩個昆彌軟弱無能，而卑爰疐强盛，占領着彊煌，擁有十萬部衆，東與單于勾結，并派兒子去侍奉單于。如果卑爰疐憑着一向强盛的威力，按照烏孫先王就屠時的統治範圍，發兵南伐，勢必吞并烏孫。烏孫被并，匈奴就會强盛，而西域就危險了。可以讓投降的胡族人假扮卑爰疐的使者來向天子上書，説：‘我之所以派遣兒子去侍奉單于，并不是親近、信任他，而實在是因爲怕他。但願天子發慈悲，告訴單于歸還我的兒子，我願意幫助戊己校尉保護惡都奴的邊界。’於是把這個上書内容傳達給各位將軍，讓匈奴客人聽到此事。這就是所謂‘指導戰争的上策是挫敗敵人的陰謀，其次是挫敗敵人的外交’。”

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禄以爲“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蕃。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禄自保没身不見匈奴爲邊竟憂也。”躬掎禄曰：“臣爲國家計幾先，謀將然，豫圖未形，爲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禄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禄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群臣，獨與躬議。

這個上書呈送給天子之後，天子引見息夫躬，并召集公卿、將軍進行廣泛討論。左將軍公孫禄認爲：“中原之國一向以威信、信義而使夷狄歸順，息夫躬却想使用不講信義的欺詐手段，不能批准。况且匈奴承蒙先帝的恩德，保衛邊塞，稱臣歸順。現在單于因病不能朝拜、祝賀天子，派使者説明情况，并没喪失臣子的禮節。我敢擔保直到我死也不會看到匈奴擾亂邊境。”息夫躬抓住話柄，趁機反駁説：“我爲國家謀劃隱微之事，以防患於未然，備禍於將來，爲子孫萬代着想。而左將軍公孫禄却想用他那犬馬一樣的壽命擔保一時的安寧。我與公孫禄的意見不同，簡直無法同日而語。”皇帝説：“好。”於是停止了群臣的討論，而單獨和息夫躬商量。

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於河鼓，其法爲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

息夫躬於是又建議天子説：“往年熒惑星進入心宿，太白星高而有光芒，又有角宿之星爲河鼓星宿所遮蔽，按占驗之法，這是將要發生兵禍的徵兆。此後百姓以謡言轉相傳遞叫做“詔籌”的麻杆或秫秸，經過了許多郡、國，以至於天下騷動不安，恐怕必將發生意外的變亂。可以派大

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説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曆，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説者云，動安之危，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諂諛則主德毁，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黄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爲主。”

將軍去巡視戍邊的軍隊，整頓軍備，殺死一個郡太守來樹立威望，震驚周邊的夷狄各族，以此來抑制異常情況的發生。”皇帝認爲他説的有道理，就去詢問丞相。丞相王嘉回答説：“我聽説要感動百姓靠的是行動而不是空談，要順應天意靠的是實實在在而不是華而不實。對低微卑賤的百姓，尚且不能欺詐，更何况對聖明的上天，怎麼可以欺詐呢？上天顯示異兆，是爲了警告人君，想使他醒悟，改正錯誤，拿出誠心，施行仁政，百姓心裏高興了，也就説明順應了天意。能辯之士看到一點，就往往胡亂猜測，附會天文曆數，憑空編造匈奴、烏孫和西羌將要作亂的謊言，圖謀大動干戈，設計隨機應變之術，這不是順應天意的方法。郡太守、王國相犯罪，都乘車迅速來到朝廷，反綁雙手接受誅殺，他們是這樣的恐懼，而能言善辯的人却如此談論，破壞安定，製造危難，誇誇其談而使聽者高興，實際上不可聽信。議論國政，就怕阿諛奉承，陰險奸詐、善辯狡猾和嚴峻刻薄。阿諛奉承則有損於君主的品德，陰險奸詐則百姓怨恨，善辯狡猾就會破壞正道，嚴峻刻薄則傷害君主的恩惠。從前秦穆公不聽百里奚、蹇叔的勸説，以至於軍隊慘敗，於是悔過自責，痛恨誤國之臣，思念老人的忠告，終於名垂後世。但願陛下您以古爲鑒，再三思考，不要因爲有人前已謀議就聽不進别人的意見。”

上不聽，遂下詔曰：“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爲意，簡練戎士，繕修干戈。器用盬惡，孰當督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就拜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爲大司馬驃騎將軍。

皇帝不聽王嘉的話，就下詔書説：“近來天災不斷，盜賊横行，戰亂的徵兆已頗有顯示，却没有聽説將軍們對此深感憂慮，從而精選訓練將士，修繕武器。器具不堅固，誰應當去監督？天下雖然安定，忽略備戰必將危險。請將軍和中二千石官員各薦舉一個通曉兵法、善於謀劃的人和兩個能勝任將軍的人，送到公車。”就近任命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又任命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

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躬罪過。上繇是惡躬等，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

當天發生了日食，董賢趁機破壞息夫躬、傅晏的計策。幾天之後，皇帝收回傅晏的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大夫上書檢舉息夫躬的罪過，皇帝因此痛恨息夫躬等人，頒下詔書説：“南陽郡太守方陽侯孫寵，一向没有廉潔的聲譽，而

姓。左曹光禄大夫宜陵侯躬，虚造詐諼之策，欲以詿誤朝廷。皆交游貴戚，趨權門，爲名。其免躬、寵官，遣就國。”

天性殘酷凶惡，傷害百姓。左曹光禄大夫宜陵侯息夫躬，編造欺詐不實之言，想以此貽誤朝廷。兩人都結交皇親國戚，投奔高官顯臣，邀取名譽。現將息夫躬、孫寵免除官職，遣回封國。”

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奸人以爲侯家富，常夜守之。躬邑人河内掾賈惠往過躬，教以祝盗方，以桑東南指枝爲匕，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持匕招指祝盗。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呼，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絶，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聖棄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奸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

息夫躬回到封國，没有房屋宅院，就借住在空亭中。竊賊認爲侯家富裕，經常在夜間去守候窺探。息夫躬的同邑人，河内郡掾賈惠去看望息夫躬，教給他乞求鬼神懲罰盗賊的方法：取向東南方長出的桑樹枝做爲匕首，在上面畫上北斗星的圖案，由息夫躬自己在夜間披頭散髮站在庭院中，面向北斗，手持匕首或招或指，以求神靈降災於盗賊。有人上書説息夫躬心懷怨恨，非議、譏笑朝廷所進用的人，觀察星象以預測天子的吉凶，與巫師一起詛咒皇帝。皇帝派侍御史、廷尉監逮捕了息夫躬，以詔令押在洛陽獄中。正要對他拷打審問，息夫躬仰天大呼，倒在地上。官吏前去查看，息夫躬已經停止呼叫，血從鼻、耳流出，不一會兒就死了。他的親黨、朋友參與謀議而受牽連被捕的有一百多人。息夫躬的母親聖，因祭祀竈神，乞求降災於皇上，被定以大逆不道之罪，斬首示衆，息夫躬的妻子充漢及其家屬被遷到合浦郡。息夫躬的同族親屬中平時與他關係密切并得到他的關照的，一律免職，終身不許做官。哀帝去世後，有關部門的官吏上書舉奏：“方陽侯孫寵和右師譚等人陰謀捏造罪名，加害於皇帝的宗室東平王，儘管承蒙赦令而免罪，但不應擁有爵位，住在中原。”於是孫寵等人都被免去爵位，遷徙到合浦郡。

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絶命辭曰：“玄雲泱鬱，將安歸兮！鷹隼横厲，鸞俳佪兮！矰若浮猋，動則機兮！叢棘棧棧，曷可栖兮！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冤頸折翼，庸得往兮！涕泣流兮萑蘭，心結愲兮傷肝。虹霓曜兮日微，孽杳冥兮未開。痛入天兮嗚呼，冤際絶兮誰語！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秋風爲我唫，浮雲爲我陰。嗟若是兮欲何留，撫神龍兮攬其須。游曠迥兮

當初，息夫躬被徵召聽候皇帝命令時，多次直言不諱地大發議論，自己恐怕因此招來禍害，就寫下絶命辭説：“黑雲密布，將身歸何處？鷹隼横飛而鸞鳥失意。矰飛如疾風，一旦發出而鸞鳥身危。荆棘叢生，怎能栖息？忠心耿耿，不顧自身，却自投羅網。頸屈翅折，怎能離去？涕淚交流，連連不斷，心情煩亂而悲傷。虹霓明亮而日光暗淡，邪陰之氣幽暗而不散。痛心疾首，飛入天空而鳴叫，滿腹冤屈向誰傾訴？仰望日月而陳列本心，召唤蒼天明察曲直。秋風爲我沉吟，浮雲爲我陰鬱。遭遇如此，有何留戀？我將駕馭

反亡期，雄失據兮世我思。”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神龍，手握龍鬚，遠走高飛，永無歸期。君主失去憑依，就會把我思念。”幾年後，息夫躬身死，與絶命辭正相符合。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説而喪三俊，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爲謀主，忠不終而詐讎，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晋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毁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疏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贊曰：仲尼説“痛恨能言善辯的人危害國家”，蒯通一張口就使三個俊傑喪命，他没有被烹殺真是萬幸啊！伍被處於危亂之國，身爲主謀之人，不能始終如一地盡忠，而爲淮南王謀劃詐僞之策，身遭誅殺不是罪有應得嗎?《書經》有流放四個罪人的記載，《詩經》中有《青蠅》之詩，春秋以來，禍敗太多了。從前，子翬謀害魯桓公，而魯隱公遇難；欒書陷害郤氏，而晋厲公被殺；豎牛使仲被趕走，而叔孫身死；郈伯讒毁季氏，而魯昭公出逃；費忌爲楚平王娶秦女，而太子建逃命；宰嚭中傷伍子胥，而夫差亡國；李園進獻妹妹，而春申君喪命；上官子蘭誣陷屈原，而楚懷王被秦國俘虜；趙高讒殺李斯，而秦二世被逼自縊；伊戾僞造盟書，而宋痤受死；江充製造巫蠱之獄，而太子自殺；息夫躬捏造謊言欺騙君主，而東平王伏法。這些事件都是以小亂大，以疏害親，多麽可怕啊！多麽可怕啊！

漢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十六

萬石衛直周張傳

萬石君石奮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温。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内，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

萬石君，姓石名奮，他的父親是趙國人。趙國滅亡後遷居到温縣。高祖東進攻打項籍，經過河内縣，當時石奮纔十五歲，做小官，侍奉高祖。高祖與他說話時很喜歡他的恭敬態度，便問："你家中還有何人?"石奮回答說："我衹有一個不幸失明的母親。家裏貧窮。還有一個姐姐，能彈琴。"高祖說："你能跟從我嗎?"他回答："願意盡自己的力量。"於是高祖召他的姐姐作美人，任命石奮爲内侍中涓，負責接受謁見名帖等事。因爲他姐姐是嬪妃的原因，把他的家遷到長安城中皇親國戚居住的街巷。

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爲傅者，皆推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奮爲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凡號奮爲萬石君。

到孝文帝時，石奮因功勞多而升爲太中大夫。石奮不懂經學儒術，但爲人極爲恭敬謹慎，無人能比。東陽侯張相如作太子太傅，被罷免。在選能做太傅的人時，都推舉石奮任太子太傅。到景帝即位時，石奮官至九卿。石奮在朝中，近在皇帝身邊，景帝不堪其拘謹，讓石奮做諸侯相。石奮的長子石建，二子某，三子某，四子石慶，都因爲行爲和順、忠孝、謹慎而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說："石君和他的四個兒子都是二千石俸禄的官吏，人臣的尊寵都會集到他家了。"因總其四子及石奮的俸禄共一萬石，所以石奮號爲萬石君。

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禄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宫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

孝景帝晚年，萬石君拿着上大夫的俸禄告老還鄉，每年定時上朝。每次經過宫門前必定要下車小步快走，在路上看見皇帝的車馬必定要扶着車廂横木敬禮。他的子孫有當小官的，回來看望

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

他時，萬石君一定會穿上朝服和他們見面，不叫名字。子孫犯了錯誤，他不責備，而是自己坐在一旁，對着飯桌不吃東西。子孫們見到這種情況就互相指責，請族中的長輩做擔保，自己不穿上衣來謝罪，子孫們答應改正錯誤，石奮便接受他們的賠罪。他的成年子女與他在一起時，也是穿戴整齊，彬彬有禮。傭人們也是一副畢恭畢敬的樣子，十分謹慎。皇帝有時賜給他家食品，萬石君一定要磕頭俯身在地纔吃，就好像在皇上面前一樣。家中親戚死亡，他定要穿喪服，十分悲哀。子孫們遵循他的教誨，向他學習。萬石君家以孝道恭謹而聞名於郡國，即使是齊魯一帶的品德高尚的文人也自嘆不如。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因爲好儒術而觸怒皇太后。皇太后認爲儒人文多質少，不如萬石君家，口中不説但身體力行，所以將萬石君的長子石建封爲郎中令，四子石慶封爲內史。

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厠牏，身自浣洒，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而禮之。

石建年老髮白時，萬石君仍然無病。石建每五天休假回去看望父親，進入孩子的房間，私下詢問僕人，并取走父親的內衣內褲和便器，親自洗濯，然後再給僕人，不敢讓萬石君知道，而且經常這樣做。石建在皇上面前上奏時，即使有可上奏的也避開他人而獨自向皇上暢所欲言，但在上朝時，他却像一個不善言談的人，皇上由此親近而禮待他。

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萬石君遷到陵里居住。任內史的石慶喝醉酒回家時，進大門而不下車，萬石君聽説了便不吃飯。石慶害怕了，脱去上衣去謝罪，萬石君仍不原諒他。石慶請全家族及石建一起脱去上衣賠罪，萬石君責備道："內史是權貴之人，進入鄉里，鄉里的長者都走開讓路，而內史却坐在車中自在逍遥，真不應當！"於是讓石慶離開。從此石慶和其他孩子入里門後，就急走回家。

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

萬石君於元朔五年去世，石建悲哀哭泣，靠手杖纔能行走。一年多後石建也死了。萬石君的子孫都很守孝道，而石建是最孝的，甚至超過萬石君。

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

石建任郎中令，向皇上上奏事情，奏書被報下時，石建便閲讀，他驚恐地説："寫'馬'字

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

下面四點和尾共五，這裏把‘馬’字寫成四點，少寫一點，皇上會責怪死的。”他在處理其他事情時，態度也很謹慎。

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爲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

石慶任太僕，給皇上駕馬車出門，皇上問車中有幾匹馬，石慶用馬鞭數過馬後，舉手說：“六匹馬。”石慶在幾個兄弟中是最爽快簡練的，還這麽仔細。石慶出任齊國丞相，齊國人敬仰他的家德，在齊國他不采用懲罰的方式而治理好了齊國，於是齊國人爲他立了一座石相祠。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群臣可傅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内，修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决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

元狩元年，皇上立了太子，在群臣中選擇可以當太子老師的人。石慶從任沛郡太守升任爲太子太傅，七年後又升爲御史大夫。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因祭祀用金不足而被罷免。皇上下詔御史大夫説：“萬石君是先帝尊敬的人，子孫恪守孝道，因此任命御史大夫石慶作丞相，封爲牧丘侯。”這時漢正向南進攻兩越，向東攻打朝鮮，向北驅逐匈奴，向西討伐大宛，國中事務繁多，皇上在國内巡查，修建古代神祠，封禪，大興禮樂。國内的用費缺少了，桑弘羊等大臣致力於增加財政收入，王温舒等大臣嚴厲執法，倪寬等大臣發展推廣文學，九卿互相配合治理國家。但許多事都和石慶無關，他衹是唯唯諾諾，恭謹小心處事。石慶任丞相九年，没有任何關於時政的進諫。他曾經想懲治皇上親近的大臣所忠、九卿咸宣，但不能治服，他反而因此而受到懲罰，最後衹好自己贖罪。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爲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慶慚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虚，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

元封四年，關東的難民有二百萬人，無户籍的流民有四十萬，公卿們打算請皇上遷移流民到邊境地區來安置他們。皇上認爲丞相石慶年老謹慎，不能和他商議國事，於是便賜丞相告老還家，而對御史大夫以下的大臣中要遷徙流民的人查辦治罪。丞相對自己不能盡職而感到慚愧，向皇上上書説：“我受皇上寵幸當了一個無用的丞相，像一匹疲憊的馬不能輔佐朝廷治理。城中倉庫中没有糧食，百姓四處流亡，所犯之罪真應當被斬，皇上不忍心將我依法處治，我希望能够歸還丞相的大印，討回一副老骨頭回家，以便給有才能的人讓路。”

上報曰：“間者，河水滔陸，泛

皇上回答説：“前些時，黄河泛濫，淹没十

濫十餘郡，堤防勤勞，弗能堙塞，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濟淮江，歷山濱海，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去者便，居者擾，故爲流民法，以禁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况，神物并見。朕方答氣應，未能承意，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奸邪。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盗賊公行。往年覲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摇蕩百姓，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盗賊衆，請入粟爲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

餘郡，防洪堤上的工作很辛苦，仍然不能堵塞，我很憂慮呀。因此巡查全國，致禮嵩嶽，通敬八神，在宣房堵住决口。渡淮河、長江，歷山沿海巡行，詢問百姓的疾苦。考慮到官吏徇私枉法，苛税無休止，離家出走的人則可以免去，而居住下來的人却非常擔心，所以制定了流民法，以禁止重賦。前些日到泰山祭天，皇天給予美好賞賜，顯示了祥瑞神物。我答應修整朝政，以報瑞應，恐怕没有承順上天的美意。我到民間調查，得知官吏奸詐邪惡。委任的官吏却又不盡職守，百姓愁苦，盗賊無法無天。往年我在明堂，赦免死囚，没有被貶罰的官吏，他們全都改過自新，重新開始。現在流亡的百姓越來越多，但計户口的文書却不削减，大臣不嚴責長吏，却請求把四十萬人遷走，使百姓動蕩不安，没滿十歲的孤兒、少年也無辜被帶領遷走，對此我很失望呀。現在你上書説城中糧倉空虚，百姓貧困，强盗竊賊猖獗，你位居丞相不能治理，請求交納糧米來贖己罪，退而作平民。你深知百姓困苦却請求增加賦税，動摇百姓，如今百姓危難，你却要辭退官位，你把責任推給誰呢？如果你自認爲是理所當然的，就可還家！”

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爲得許，欲上印綬。掾史以爲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决。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

石慶爲人單純，看見皇上詔書讓他回家，便認爲得到皇上的許可，想交還丞相印綬。掾史認爲被皇上嚴厲斥責而最後遣回家，是最嚴厲的批評，有人勸石慶自殺。石慶很驚恐，不知道如何是好，於是又再次到朝中治事。

慶爲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謚曰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後爲太常，坐法免，國除。慶方爲丞相時，諸子孫爲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石慶做丞相，工於心計而不露聲色，没什麽才幹。三年多後死去，謚號恬侯。二子石德是石慶喜歡的。皇上讓石德繼承爵位，後來任命爲太常，因犯法而被罷免，封國廢除。石慶做丞相時，在子孫中，當小官至二千石的有十三人。到石慶死後，有些人因爲犯罪而被罷免，孝道恭謹的美德也衰落了。

衛綰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爲郎，事文帝，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時，屬孝景

衛綰，代國大陵縣人，以出衆的車技爲郎，跟隨文帝，因功而升爲中郎將，淳厚謹慎没有其他的志向。孝景帝作太子時，召集皇上左右親近的人喝酒，而衛綰推托生病未去。文帝去世前，

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綰日以謹力。

叮囑孝景帝說："衛綰是德高望重的人，好好對待他。"到景帝即位，一年多不聞不問衛綰的情況，衛綰每日勉勵自己謹慎。

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

景帝到上林巡行，詔令中郎將爲參乘，回來時問道："你知道爲什麽能够讓你爲參乘嗎？"衛綰說："我是代國的的駕車人，僥幸因功而得到升遷，成爲中郎將，不知爲什麽。"皇上問："我當太子時召你，你爲什麽不肯來？"他回答說："這真是死罪，我病了。"皇上賜給他劍，衛綰說："先帝賜給我六把劍，不敢再接受這賞賜。"皇上說："劍，人們常用它交换，難道你還保存到現在？"衛綰說："都在。"皇上派人將六把劍取來，劍保存得都很好，不曾佩帶過。

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爲廉，忠實無它腸，乃拜綰爲河間王太傅。吴楚反，詔綰爲將，將河間兵擊吴楚有功，拜爲中尉。三歲，以軍功封綰爲建陵侯。

郎官有過錯遭譴責時，衛綰經常自己承受罪責，不和其他的將爭辯，有軍功常讓給其他將軍。皇上認爲他廉正，忠實坦蕩，於是拜衛綰爲河間王劉德的太傅。吴、楚諸侯國反叛時，皇上下詔任命衛綰爲將，他率領河間的軍隊攻打吴、楚諸國，立下軍功，皇上升他爲中尉。三年後，因爲軍功封衛綰爲建陵侯。

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上以綰爲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子太傅，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宦以至相，終無可言。上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

到第二年，皇上廢除太子，誅殺栗卿等人。皇上認爲衛綰年長厚道，不忍心派遣他去，便賜衛綰告老還鄉，而派郅都負責逮捕栗卿等人。事情結束後，皇上立膠東王作太子，命衛綰做太子的太傅。後來，又升他爲御史大夫。五年後，代替桃侯劉舍作丞相，衛綰衹上奏例行公事，不議别事。然而自從他作官直到升爲丞相，一直不能有所興建和廢罷。皇上認爲衛綰爲人敦厚，可以輔佐太子，對他很尊敬寵愛，賞賜他許多東西。

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後薨，謚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衛綰作丞相三年，景帝去世後，武帝即位。建元年中，因爲景帝患病時官吏囚禁了許多無辜的人，而衛綰不爲民申冤，於是罷免了他。衛綰去世後，謚號爲哀侯。他的兒子衛信繼承他的爵位，因供奉祭祀用的貢金不足而獲罪，侯國廢除。

直不疑

直不疑，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

直不疑是南陽人。爲郎官，侍奉文帝。他的同舍郎官有人請假回家，誤將同舍郎官的金子拿

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以此稱爲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毁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盗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走。不久同舍郎發覺，無端猜測直不疑，直不疑謝罪説確實拿了金子，便買了金子賠償了他。後來請假的郎官返回，把金子還給丢金人，使這位以前丢金子的人大爲慚愧，因此稱直不疑爲長者。不久，直不疑升爲中大夫。上朝時拜見皇上，有人詆毁他説："直不疑容貌英俊，可怎麽和他的嫂子私通呢？"直不疑聽到此事後，説："我没兄長。"然而始終不去自我辯明。

吴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天子修吴楚時功，封不疑爲塞侯。武帝即位，與丞相綰俱以過免。

吴、楚反叛時，直不疑以二千石率兵攻打反叛者。景帝後元年，拜他爲御史大夫。皇上在記載平定吴、楚叛亂的軍功時，封直不疑爲塞侯。武帝即位，和丞相衛綰一起因爲有過失而被罷免。

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爲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爲長者。薨，謚曰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直不疑精通《老子》無爲學説。他作官，一切照前任制度辦，惟恐人們知道他作官的政績。他不喜歡樹立名聲，人們稱他爲長者。直不疑去世後，謚號爲信侯。位傳至其孫直彭祖，因所獻助祭用金不足而獲罪，封國被廢除。

周仁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爲太子時，爲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爲郎中令。

周仁，祖先是任城人。因爲醫術高明而被皇上召見。景帝爲太子時，他爲舍人，積功升爲太中大夫。景帝剛剛即位時，拜周仁爲郎中令。

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弊補衣溺袴，期爲不潔清，以是得幸，入卧内。於後宫秘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毁，如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群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爲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禄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周仁爲人深沉穩重，不泄露别人的秘事。他平時穿補綴骯髒的衣褲，故意外示不清潔，因此得到寵幸，進入皇宫卧室。皇帝和後宫妃子們嬉戲，周仁常在旁邊，但始終不説話。皇上有時問人的長短，周仁説："皇上自己可觀察到。"周仁雖知别人的缺點，但也不在皇上面前詆毁，如此而已。景帝兩次親自到他家。他家遷到陽陵居住。皇上賞賜得很多，然而他常推讓，不敢接受。諸侯群臣的賄賂他也不接受。武帝即位後，他作爲先帝的大臣得到敬重。周仁因病免職，帶着二千石俸禄回家養老，他的子孫都作到了高官。

張歐

張歐字叔，高祖功臣安丘侯説少子也。歐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爲御

張歐，字叔，高祖的功臣安丘侯張説的小兒子。張歐在孝文帝時以研究刑名之學輔佐太子，但是他爲人却很厚道。景帝在位時對他很尊重，任爲九卿。到武帝元朔年間，他代替韓安

史大夫。歐爲吏，未嘗言按人，剸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却，却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而封之。其愛人如此。

老篤，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禄，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浣衣，周仁爲垢汙，君子譏之。

國作御史大夫。張歐作官，從不曾懲治别人，衹以誠懇和善來作官。下屬認爲他是長者，也不敢太欺瞞他。上報案件，凡是能退回的就退回；不能退回的，他就爲罪人流淚，不忍讀文書而把文書封上。他就像這樣關心别人。

張歐年老，請求退職，皇上仍優待他以上大夫的俸禄回家度晚年。家住在陽陵。子孫都任高官。

贊曰：孔子説“君子應當少説話而多做事”。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不就是這樣的嗎？因此教育别人不必嚴厲也能達到目的，爲官態度不威嚴也可治理國家。至於石建洗衣，周仁穿破衣尿褲，被君子恥笑。

漢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十七

文三王傳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

孝文帝有四個兒子：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劉武，寵姬生代孝王劉參、梁懷王劉揖。

梁孝王劉武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武爲代王，四年徙爲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

梁孝王劉武在孝文帝二年與太原王劉參、梁王劉揖同日封王。劉武初封爲代王，孝文帝四年時轉封爲淮陽王，孝文帝十二年時劉武又轉封到了梁國，從初封開始共計當了十一年王。

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

孝王十四年，劉武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接連入朝，并留在京師，第二年纔回國。二十一年再入朝。二十二年，文帝駕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再一次入朝。那時，皇上還未定太子，與孝王劉武宴飲時曾隨口説："我死之後傳位給你。"孝王辭謝了。孝王雖然知道皇上講的不是真心話，但心裏也很高興。太后也是這樣。

其春，吴、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將軍以距吴、楚。吴、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吴、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

這年春天，吴、楚、齊、趙等七國反叛，首先攻打梁國棘壁，殺了數萬人。梁王劉武固守於睢陽，派韓安國、張羽等爲將抗擊吴、楚。吴、楚被梁國攔住了，不敢再往西進，與太尉周亞夫等對峙了三個月。吴、楚等國戰敗，梁國和漢朝虜殺的敵軍數量大約相同。

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宫室，爲

第二年，漢朝策立了太子。梁國與皇帝最親，立有戰功，又是大國，國土肥沃，北到泰山，西到高陽，共有四十餘城，多數是大縣。孝王劉武是太后的小兒子，太后很喜歡他，給他的賞賜不計其數。孝王於是修建了東苑，方圓有三百多里，比睢陽城還廣七十里。他在東苑大建

復道，自宫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趕，擬於天子。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

宫室，樓閣之間修建了空中通道，從王宫築路三十多里連接平臺離宫。他打着天子賜予的旌旗，隨從千乘萬騎，出入皆使行人迴避，跟天子差不多。他又招攬四方豪傑，山東的羊勝、公孫詭、鄒陽等游士紛紛投奔而來。公孫詭這個人詭計多端，孝王第一次會面後即賜他千金，官做到中尉，號稱公孫將軍。孝王又令人製兵弩弓箭數十萬之多，而府庫中的金錢有幾百萬，珠寶玉器比京城的還多。

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亡異。

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派人乘四馬之車到城外去迎。到朝後，孝王上書景帝，就留了下來。因爲太后的原因，孝王入則與景帝同輦，出則與景帝同車，一起去山林打獵。梁國的侍中、郎、謁者憑通名狀即可進出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

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説於帝，太后議格，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

十一月，皇上廢了栗太子，太后心想讓梁王繼位。大臣們和袁盎等向景帝諫阻，太后的建議被擱置，孝王也不敢再和太后討論繼位的事。事屬秘密，世人不知曉，孝王隨即告辭回國。

其夏，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宫。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内史安國皆泣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

這年夏天，皇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恨袁盎及衆進言之臣，便與羊勝、公孫詭等人密謀，暗中派人去刺殺袁盎及其他十幾名大臣。結果刺客行刺未遂。天子懷疑此事乃梁國所爲，尾追查知，果然是梁國派的。於是派大隊人馬，去梁國查辦此事。公孫詭、羊勝遭到追捕，躲進梁王後宫。使者派二千石官員去催梁王交人。梁國丞相軒丘豹與内史韓安國哭着勸梁王，梁王纔令羊勝、公孫詭自殺，然後交出。皇上由此而對梁王生氣。梁王恐慌之下，就派韓安國通過長公主向太后謝罪，纔緩和下來。

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説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

等皇上怒氣稍解之後，梁孝王即上書請朝。來到城外時，大夫茅蘭勸孝王乘以布爲帷幔的車入城，衹帶兩個騎士，先躲到長公主的園裏。等漢帝的使者來接孝王時，孝王已經進了城，但車馬都在城外，别人不知道他去哪兒了。太后哭着説："皇帝殺了我兒子了！"皇帝也很緊張。不久梁孝王來到皇宫負荆請罪，太后、皇帝見了大喜，相互哭泣一番後，便和好如初了。孝王的隨從也都被召進了城。然而，景帝更加疏遠孝王，

三十五年冬，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

不與他同乘車輦了。

三十五年冬，孝王又入朝，上書想留下，被皇上拒絕。孝王回國後便悶悶不樂。一天孝王到北邊的梁山上去打獵，有人獻上一頭牛，脚從背上長出，孝王看了很不喜歡。六月六日，孝王得熱病而死。

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説，爲帝壹餐。

孝王很孝順，每次聽説太后病了，就吃不下飯，往往想留在長安陪侍太后。太后也很喜歡他。聽到孝王死後，竇太后哭得很傷心，不吃不喝，并説："皇帝果然殺了我兒！"皇帝又傷心又害怕，不知怎麽辦纔好。皇帝與長公主商量之後，决定把梁國分成五國，把孝王的五個兒子都分别封王，給孝王的五個女兒封地俸禄。這事奏明太后，太后纔高興起來，看在皇上面子，吃了一頓飯。

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黄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孝王未死時，財産以萬萬計，數不勝數。到他死的時候，府中藏的黄金還有四十多萬斤，别的財物也與之相當。

代孝王劉參

代孝王參初立爲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爲淮陽王，而參徙爲代王，復并得太原，都晋陽如故。五年一朝，凡三朝。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爲阻，徙代王於清河，是爲剛王。并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

代孝王劉參初封爲太原王。孝文帝四年，原代王劉武封爲淮陽王，劉參就改封爲代王，并繼續掌管太原，還是以晋陽爲都城。他每五年入京朝拜一次，共入朝三次。十七年後，代王去世，兒子共王劉登繼位。二十九年後，劉登去世，他兒子劉義繼位。元鼎年間，漢朝擴建山關，以常山爲險關，代王府被遷到清河，改稱剛王府。加上當代王的時間，在位四十年去世。他兒子傾王劉湯即位。二十四年後去世，由其子劉年繼位。

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爲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及年立爲王後，則懷年子，其婿使勿舉。則曰："自來殺之。"婿怒曰："爲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所。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宫。年使從季父往來送迎則，連年不絶。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爲庶人，徙房陵，與湯沐邑百户。立三年，國除。

地節年間，冀州刺史林上書奏稱劉年當太子時曾與妹妹劉則私通。到劉年封爲王以後，劉則懷上了劉年的孩子。劉則的丈夫不讓她養這孩子，劉則就説："你親自來把他殺了。"她丈夫怒道："你給剛王生孩子，當然要給剛王去養。"劉則就把小兒送到頃太后家。王府丞相知道後，便阻止她，不讓她入宫。劉年却派從季父往來迎送劉則，連年不斷。有司上奏説劉年淫亂有罪，於是劉年被廢爲平民，徙到了房陵，給予百户封邑。三年後，國被廢除了。

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絶，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爲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篡位，國絶。

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扶植滅絶的王國，上奏太皇太后，把劉年的弟弟之子如意立爲廣宗王，以繼代孝王之後。王莽篡位後，封國被廢除。

梁懷王劉揖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

梁懷王劉揖是文帝的小兒子。他愛好《詩經》、《尚書》，文帝喜歡他，與對待别的兒子不同。他每五年一入朝，共入朝兩次。由於墮馬而死，在位十年。因無後繼，國被廢除。第二年，梁孝王劉武遷封梁王。

梁孝王子五人爲王。太子買爲梁共王，次子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梁孝王五個兒子都封了王：長子劉買爲梁共王，次子劉明爲濟川王，三子彭離爲濟東王，四子劉定爲山陽王，五子不識爲濟陰王。他們都是在孝景帝中六年的同一天封王的。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子平王襄嗣。

梁共王劉買在位十年後去世，他兒子平王劉襄繼位。

濟川王明以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爲庶人，徙房陵，國除。

濟川王劉明由垣邑侯而封王。他在位七年時，因射殺了手下一名中尉，有司上奏，請求問斬，武帝不忍心殺他，廢爲平民，遷往房陵縣，廢了他的王國。

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昏莫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爲庶人，徙上庸，國除，爲大河郡。

濟東王彭離在位二十九年。彭離性情驕悍，晚上常偷偷地與手下亡命少年數十人一起出門打劫，以殺人搶財爲樂。他們所殺的人就人們所知已超過百人，這事全國都知道，老百姓晚上不敢出門。受害人子女上書告狀，有司便上奏請皇上將他斬首。武帝於心不忍，把他廢爲平民，遷到上庸縣，廢了他的封國，改爲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亡子，國除。

山陽哀王劉定在位九年後去世，因無子，封國被廢除了。

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亡子，國除。

濟陰哀王不識在位一年即去世，也無子，封國被廢。

孝王支子四王，皆絶於身。

孝王還有庶子四人封王，都身死無後繼人了。

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

梁平王劉襄的母親是陳太后。梁共王的母親是李太后。李太后是梁平王的親祖母。梁平王的王后是任后，她很得劉襄寵愛。

初，孝王有罍尊，直千金，戒後

當初孝王有一個飾有雲雷狀花紋的酒樽，價

世善寶之，毋得以與人。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任后絶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太后啼呼，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奸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薨，又不侍喪。

值千金。孝王生前曾叮囑後代要好好保管它，千萬別給別人。任后聽説有此酒樽後，就想得到它。李太后説："先王有命，這酒樽不能給別人。其他東西不管值多少錢，你都可以拿。"可任后却執意要得到它。於是劉襄直接派人開府門取出酒樽，賜予任后。劉襄及其母陳太后對李太后不够孝順。有一次漢帝使者來了，李太后想親自去訴苦。劉襄派謁者中郎胡某等加以阻止，關上大門。李太后想搶出門，擠傷了手指，又哭又喊，還是未見到漢使。因李太后與食官長及郎官尹霸等通奸，平王與任后便派人以此去勸阻李太后，李太后便作罷。後來李太后病死了。李太后生病時，任后未去看望過；她死時，任后也未去服喪。

元朔中，睢陽人犴反，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書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爲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八城。

元朔年間，有人侮辱了睢陽人犴反的父親。那人出門與睢陽太守的客人同車，犴反跳上車殺了仇人，隨後逃跑。睢陽太守大怒，責成梁國二千石官員去抓回逃犯。二千石手下抓犴反很急，先扣他的親戚做人質。犴反知道梁國宫中醜事，便上告了梁王與祖母爭酒樽的事。那時丞相以下的人都知道了這事，想以此事整治梁國高級官吏。有人上書給皇帝，皇帝派人去查問，發現此事屬實。公卿查辦此案後，上奏皇上，欲以不孝罪名斬梁王及陳太后。天子説："罪魁禍首是任后。至於梁王，是我任命丞相、官吏不當，没能輔助好他，以致他有此不當之舉。我不忍心讓他伏法。"於是衹削掉梁王五個縣的地盤，收走陳太后的成陽邑地，將任后梟首示衆，中郎胡等處斬。這樣梁國還剩下八個城。

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傷嗣。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

劉襄在位四十年後去世，他兒子頃王無傷繼位。無傷登位十一年後去世，其子敬王定國繼位。定國在位四十年後去世，兒子夷王劉遂繼位。劉遂在位六年後去世，兒子荒王劉嘉繼位。劉嘉在位十五年後去世，兒子劉立繼位。

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宫，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

鴻嘉年間，太傅輔上奏説："劉立一天犯法達十一次，臣下愁苦不堪，無人敢接近他，没人能勸止他。請皇上下令給梁王，非爲耕耘、祭祀之事，車馬不得出宫門，并將馬都放在宫苑之外，兵器刑具收入府中，不得以金錢財物濫賜他

丞相、御史，請許。奏可。後數復毆傷郎，夜私出宫。傅相連奏，坐削或千户或五百户，如是者數焉。

荒王女弟園子爲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爲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爲！"遂與園子奸。

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强劾立，傅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罪斷獄，亡益於治道。污衊宗室，以内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産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産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爲宗室刷污亂之耻，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居數歲，元延中，立復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

人。"事下丞相、御史，請皇上准奏。皇上准奏了。可後來劉立還是數次打傷郎官，并在夜裹私自出宫。太傅、丞相接連奏本，因犯法有時被削一千户或五百户。如此反復數次。

荒王的妹妹園子是劉立舅舅任寶的妻子，任寶哥哥的女兒任昭是劉立的王后。劉立數次去任寶家吃喝，對他説："我喜歡公主，我要她。"任寶説："公主是你姑媽，犯這法是重罪。"劉立説："怎麽會呢！"於是與園子通奸。

幾年過去了，永始年間，丞相禹上奏説劉立怨恨外戚家，有惡言辱駡朝廷。有司去查案，發現了劉立的淫亂之事，因此上奏説劉立行如禽獸，應當斬首。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説："臣聽説'禮爲天子屏風，天子行進其中。'所以做帝王的不窺探他人房中之事，不偷聽他人室内之言。《春秋》亦不言親戚之間事。《詩經》上説'遠近親戚，多遠也親'。梁王年少無知，有些狂妄，當初按惡言查辦，如今既未查到事實根據，却去揭發什麽閨門隱私，已經出了初查立案的範圍了。梁王既聲稱不服，堅持彈劾他這件難以説清的事，根據一方之辭判罪定案，恐怕於皇上治國之道不利。辱没宗室門庭，將内亂之惡公布張揚於天下，不能够爲宗族保聲名，爲朝廷增光彩，爲皇室添德輝。臣認爲梁王歲數小，他父親的親姐姐歲數大，二者年齡不相稱；梁國也很富，有足够的錢聘納美女，招來佳人；况且他姑姑也會有耻辱之心。辦案的人本來是要查犯上惡言的，爲什麽要找出這麽一件事來查？從以上三點來看，此事不合常情。我懷疑梁王不過是在緊迫情况下，失口説出了兩句錯話。如果有司屬下官員繼續追根問底，將不利於其自新。錯誤纔發生時，給予關懷而不是制裁是上策。既然案件現在已查結，應考慮到梁王不服之辭，讓廷尉選一名品德好通情理的官員，進一步查問，以糾正不當、不實之處，再將清白的事實説明交給有司，則可揚皇族親戚美德，去宗室污穢耻辱，很好地處理這事。"天子因此不治梁王之罪。

幾年後，元延年間，劉立又因公事恨丞相屬官與睢陽丞，就派奴僕殺了他們，又殺了奴僕以

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

滅口。這次共殺了三人，傷了五人，打了郎官二十多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有司奏請將他斬首，皇上不忍，衹削掉了梁國五個縣。

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至，移書傅、相、中尉曰："王背策戒，悖暴妄行，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讕，置辭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爲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

哀帝建平年間，劉立又殺人。天子派廷尉賞、大鴻臚由奉旨專程去查問。他們到達後，告訴太傅、丞相、中尉説："梁王背棄了封王時的誡令，妄行暴虐，連犯死罪，坑害官民。皇上多次開恩，未加嚴懲。但梁王不思悔過自新，却再次殺人。今皇上又開恩，讓丞相長史、大鴻臚丞來此審問。然而梁王却裝病抵賴，言辭傲慢，不低頭認罪，就法令來説與背叛無異。請丞相、御史收起梁王玉璽，將他送到陳留獄中去。皇上有特殊恩惠，還要派廷尉、大鴻臚去審問。現在梁王理當據旨招供，恐怕他又不肯從實招供了。《周書》上説：'我教你多次了，你還是不行，我就要取你的性命了。'太傅、丞相、中尉都應當忠於職守，扶正壓邪。'老虎逃出籠子，珠寶毁於櫃中，是誰的過錯引起的？'皇上旨意在此，對梁王曉以大義。如若再有不忠背叛行爲，那可就罪加一等了。太傅、丞相及其手下，如不能輔助梁王走正道，也要正法。"

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往者傅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翼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眄伺。宮殿之裏，毛厘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數蒙聖恩，得見貰赦。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徼幸得逾於須臾。謹以實對，伏須重誅。"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

劉立害怕起來，脱下帽子回答説："我很小就失去了父母，孤孤單單地活在深宮中，衹與宦官、婢女們住在一起，慢慢養成了不良習慣，加上智力低下，達到無法聰明起來的地步。這些年來太傅、丞相也不單單用仁義來輔助我，大臣們又比較挑剔，喜歡刺探我的秘密。這些人中間又有讒臣，專門搬弄是非，致使如今上下不和，互相窺視，宫廷裏些微過失，也會傳出門去。我本當認罪受斬，以平天下，有幸蒙皇上多次開恩，獲得赦免。現在我又殺了中郎手下的副將，因爲知道冬天行刑之日即將來臨，貪生怕死，便裝病不起，想僥幸多活幾天。這裏我已把實情告訴你們了，認罪待誅。"那時冬天過完了，第二年春天皇上又大赦，因此梁王未被治罪。

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爲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

元始年間，劉立因爲與平帝外祖父中山衛氏家往來，新都侯王莽奏請把劉立廢爲平民，并將他遷到漢中去。劉立遂自殺。他在位二十七年後，封國被廢除。過了兩年，王莽稟告太皇太

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爲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絶。

后封孝王玄孫的曾孫沛郡的小官員劉音爲梁王，以繼孝王宗祠。王莽篡位後，梁國又一次被廢除。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宫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贊曰：梁孝王雖然因與皇帝最親而封得肥沃之地，又遇上漢朝興盛，百姓富裕，纔得以收斂大批財物，擴建宫殿，建造華車美服。然而他也太超越制度了。仗着至親關係貪得無厭，受到怪牛的不吉祥譴告，終於擔憂而死，真可悲啊！

漢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十八

賈誼傳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吴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吴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

賈誼，洛陽人，十八歲時，就因能够背誦詩書和會寫文章聞名當地。河南郡守吴公聽到他才學優異，把他召到門下，非常器重他。漢文帝即位不久，聽説河南郡守吴公政績爲全國第一，過去與李斯同鄉，曾經向李斯學習過，於是徵召他做廷尉。廷尉就推薦説賈誼年紀雖小，但很能通曉諸子百家之書。漢文帝就召賈誼做了博士。

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文帝説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

這時，賈誼二十多歲，在博士中是最年輕的。漢文帝每次下令討論的問題布置下來，年長的博士們不能説上什麽，而賈誼能够一一回答，并且人人都覺得説出了他們的意思。博士們於是認爲賈誼才能出衆。漢文帝喜歡他，破格提拔，一年之内提升到太中大夫。

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上黄，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説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毁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

賈誼認爲漢朝建立二十多年了，國家太平和洽，應當改訂曆法，改變車馬服飾的顔色，訂立法令制度，確定官職名稱，振興禮樂。於是起草各項儀式的法度，車馬服飾的顔色用黄色，官印數字用"五"，確定官職名稱，全部改變舊制，賈誼上奏皇上。漢文帝謹慎從事，來不及實行。然而各項法令的更改確定，以及各個諸侯都住到自己的封國裏去，這些主張都是賈誼提出的。於是漢文帝與大臣商議，讓賈誼擔任公卿的職位。絳侯、灌侯、東陽侯、馮敬這些人嫉妒他，就詆毁説："洛陽這個少年，年紀輕輕，學識淺薄，一心想獨攬大權，給許多事情造成混亂。"由於這樣，漢文帝後來也疏遠了他，不采納他的意見，讓他做長沙王太傅。

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

賈誼因爲貶官離開了，意志没有得到施展，

水，爲賦以吊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其辭曰：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烏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

誶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

在渡湘水時，寫了一篇賦吊念屈原。屈原是楚國一位賢明的臣子，遭受讒言而被放逐，寫作《離騷賦》，在篇末寫道："算了吧！國家無人，没有瞭解我的。"於是投江而死。賈誼追念哀傷他，因此以屈原自喻。他的賦寫道：

我稟承皇帝恩旨，到長沙去上任。曾以謙恭的心情聽别人説屈原投汨羅江自盡的事。如今我來到湘江岸邊用湘江水來寄托我對屈原的哀思與祭吊。大量的世俗讒言穢語潑向先生，您衹能投江自盡毁滅自己的身體。嗚呼悲哀呀！您生不逢時，没有遇到一個好的年代。神奇的大鳥隱藏或者飛離，而鷂鷹却在天空中飛翔。無德無能的小人却能够名聲顯赫，地位高貴，慣於阿諛奉承的小人都能得志得意。賢良的正人君子竟遭到不測的悲慘命運。正直的人不得順正道而行被顛倒了位置。世上竟有人説不貪天下而投水身亡的卞隨和不食周粟而餓死的伯夷貪婪，反而説大盜跖、蹻是廉潔的；他們竟説古代十分鋒利的名劍莫邪鈍緩，而普通鉛鐵刀都十分鋒利。唉！您如此默默不得志無緣無故遭遇迫害。放棄傳國的周鼎寶物而不要，却把破爛的瓦罐當寶貝。駕車用疲憊不堪的牛來駕轅，用跛腿的驢來拉車邊套；駿馬垂着雙耳，拉着超重的鹽車。用殷人的禮帽來墊鞋，這種混亂的局面還能維持很久嗎？嗐！受苦受難的屈原先生啊！惟獨您遭受到這些災難。

宣示説：得了吧！在國内能有誰瞭解您，先生您一個人在這生悶氣，心裏的話又能向誰講呢？没有人理解，就應當像鳳凰鳥一樣飄緲高飛消逝在遠方，自我引退。效法隱藏在深淵裏的蛟龍，要深藏在水中珍愛自己，神龍怎能和水蟲、魚、蝦、蛤蟆、螞蟥、蚯蚓之類爲伍？要遠離污濁的境界而自我珍藏，就要珍貴聖人流傳下來的美德啊！假如駿馬能叫人拴住，任人駕馭使唤，那它又與狗羊有什麽不同呢？您遭遇到各種各樣的迫害與不幸，也是您没有潔身自好，遠離

險徵兮，遥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污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這污濁的塵世的緣故啊！您完全可以雲游中國大地，選擇一個明君去輔佐他，何必一定要懷念楚國呢？像鳳凰一樣的君子能飛上萬里長空，當看到有光輝德性的明君時纔肯下來。當看到德行短淺卑劣有危險的徵兆，便馬上拍打着雙翅遠走高飛而去。在長寬祇有十幾尺的死水坑裏，怎能容下可以吞掉船的大魚。在江湖中來回游的鱣鯨大魚，一旦游入死水坑中必然要受到螻蛄和螞蟻的侵襲。

誼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崪，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于子服：“余去何之？吉呼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

賈誼做長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有一隻猫頭鷹飛入賈誼的房間裏，停在座位的旁邊。猫頭鷹像鴞，是一種不吉祥的鳥。賈誼已因被貶來居長沙，長沙低窪潮濕，賈誼常常哀傷，以爲壽命不可能長，就作賦來安慰自己。賦寫道：

丁卯年夏季的第一個月二十三日這天傍晚太陽就要西下時，一隻猫頭鷹停栖在我的居室裏，停留在座位的一角，神態十分悠閑從容不迫。這隻奇怪的鳥停栖在我的家中，看到猫頭鷹飛進我的居室，便暗自猜測它飛來是什麼原因。我打開占卜吉凶的書，以書中預言吉凶的話核對吉凶的定數。書上説：“野生的飛鳥飛入屋内，屋主人將要離開此地。”我向猫頭鷹發問：“我將要到什麼地方去？如果有吉利的事，你就告訴我，即使將有凶事，也請把災禍是什麼對我説明。我的壽命是長是短，請告訴我一個定期。”

服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萬物變化，固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亡間，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夫差以敗；粤栖會稽，句踐伯世。斯游遂成，卒被五刑；傅説胥靡，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命不可説，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

猫頭鷹於是嘆息了一聲，然後抬起頭，奮力拍打翅膀，它雖然嘴裏不能説人語，却能用示意的方式來作答，根據它的表情來猜測它的心情。它的意思説：世間萬種物種循環變化萬千，原本就没有止境停息，旋轉流動，推移變化，有時運轉而消失，有時推移而回還。形和氣的轉化連續而不斷，變化無窮無盡，有如蟬之蜕化。精大深奥微妙之處説也説不完，簡直就是無法用語言表達。禍中含有福因，福中隱藏着禍根，禍福彼此相因相隨，往往會因禍生福，福中藏禍。憂喜同聚在同一家之門，吉凶共在同一個地域。

烝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

春秋時期的吴國曾經是個强大的國家，而吴王夫差却因此而戰敗。越國曾經被吴國戰敗，越王勾踐被吴王夫差圍困在會稽山中，而越王勾踐卧薪嘗膽，經過充分準備又一舉滅掉吴國。李斯成功地游説秦國，做了秦國丞相，後被趙高所害，竟然身受五刑而死。傅説原是一名一個接一個捆在一起服勞役的囚徒，而最後却位居殷高宗武丁的丞相。所以福與禍之間的關係與兩三股繩子絞合擰在一起有什麼不同呢？天命是無法解説清楚的，誰知道它的終極止境在哪裏！水受到激發便迅猛奔流，箭受到激發便能射得很遠。萬物往返迴蕩相激，不斷變化轉化。水受熱上蒸爲雲，雲受冷又從天而降爲雨，事物的變化自然現象錯綜復雜無法分清。自然界形成萬物好像用製陶轉輪運轉造物，變化多端，範圍廣大無邊無際。天和道，其理深遠，不可人爲思慮謀度。人的壽命長短，生死遲速自有天命，哪能預知它的期限呢！

且夫天地爲爐，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揣；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夸者死權，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窘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惡積意；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坻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靚，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蒂芥，何足以疑！

況且上天與大地就好像是一個冶煉金屬的爐子，造化萬物的造物主就像是冶金工匠。以陰陽當做冶煉爐中的炭火，自然界中的萬物當做被冶煉的銅礦石料。聚滅生息，毁滅生存，這一切怎麽會有一定的規律呢？自然界萬物的千變萬化，没有開始也没有終止極限。偶然生而成人，也不值得過分地珍愛；死後變爲鬼神又何必過分地憂傷！眼光短淺耍小聰明的人總是自私自利，以他物爲賤，以自己爲貴。通達的人目光心胸遠大，對萬物一視同仁没有不適宜的地方。貪婪無厭的人以身殉財，重義輕生之士爲名節而死；謀求虚名重視權勢的人爲争權奪利而死。平民百姓大多都是貪生怕死。爲名利所引誘，爲貪財所逼迫的人整天東奔西跑到處鑽營。道德修養高深的人不爲物欲所屈服，萬物再怎麽變化都等量齊觀一視同仁。愚笨的人爲世俗所累所牽繫，其窘迫的形態如同被囚禁的犯人一樣。有至高的道德的人，抛棄了身外之物的拖累，惟獨與大道共存。人

們慌恐疑惑不可終日，頭腦中聚集了很多可愛和可憎的事物。而得天地之道的真人却十分恬静淡漠，獨與大道共存同處。放棄智慧思慮，遺棄形體，做到心如死灰，形如槁木達到人生修養的最高境界。在寥闊恍惚深遠的世界中，得天地之道的真人無所依附，惟與大道共翱翔。人生像浮在水上的木頭順水而流漂向遠方，祇是在碰到水中小洲纔停止。把自己的身軀任憑命運來支配，不把身軀看成是自己私有之物。活着的時候就好像將自己的生命托附人間，死後就如同永久地安息。淡泊的人生就像死一般寧静的深淵，而推波助瀾的思想波濤就如同没有拴住的航船。不應因爲生在人世間而過於珍惜自己的生命，最好是養其空虚之性，以浮游於人世之間。有修養有德性的人無所牽累，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因爲他們知天命而不會自尋憂愁。像猫頭鷹飛入室内這樣瑣細之事有什麽值得疑慮的呢!

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

一年多以後，漢文帝想念賈誼，徵召他回京城長安。賈誼到了，進入朝廷求見，漢文帝正在承受神靈的降福，坐在宣室裏接見賈誼。漢文帝因對鬼神之事有所感觸，就向賈誼詢問鬼神的原本。賈誼詳細講述其中的道理。一直談到深夜，漢文帝聽得不覺移坐到席的前端。談論完了，漢文帝説：“我很久没看到賈生了，自以爲超過他了，今天看來，還比不上他啊。”於是任命賈誼作梁懷王的太傅。梁懷王，是漢文帝的小兒子，很受寵愛，又喜歡讀書，所以叫賈誼作他的老師，他多次向賈誼請教成敗得失。

是時，匈奴强，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

這一時期，匈奴强盛，常常侵犯漢朝邊疆。漢朝剛剛建立，法規制度粗疏而不嚴明。諸侯王超越本身的權力範圍，占據的土地超過古代制度的規定，淮南王、濟北王都因爲謀反而被誅滅。賈誼多次上疏陳述政事，他的意見大多是想改變和建立新制度，其大意是：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

我私下考慮了當前的國家形勢，認爲可以爲之痛哭的有一件，可以爲之流涕的有二件，可以爲之長嘆的有六件，至於其他違背

遍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

事理而傷害正道的，難以分條列舉。向陛下進言的人都説國家已經安寧已經治理好了，我獨自認爲國家遠未治理好。説國家安定并治理好的人，不是愚蠢就是阿諛奉承，都不是從事實出發知道治亂的根本的人。這如同把火種放在柴堆下而自己睡到上面，柴堆没有被點燃，就説很平安，當前國家的形勢，跟這種情況有什麽兩樣呢！本與末被顛倒了，前後的堤防被破壞了，國家制度混亂，并不是很有綱紀，怎麽可以説治理好了呢。陛下爲何不讓我在您面前獲得機會，來深入細緻地陳述國家政治修明、社會安定的策略，試讓您來仔細選擇。

夫射獵之娱，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内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没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

打獵這種娱樂，與掌握國家安危的關鍵哪一個緊要？如果認爲去治理國家就要傷腦筋，苦身體，缺少鐘鼓的娱樂，這是不對的。娱樂與現在一樣，再加上諸侯遵守法紀，國家没有戰亂，民衆得到安定，匈奴表示臣服，邊遠地區的人歸順朝廷，百姓簡樸無華，糾紛訴訟逐步消失。治國的大計掌握了，就能使天下順治，社會氣象清平和諧，都很合理，活在世上就做賢明的帝王，去世了則做明神，美好的名譽，流傳千古。《周禮》上説，作爲開國的君主要有功，做爲繼業的君主要有德，使陛下您的帝業功德，上與高祖劉邦相配，并和漢朝統治一起流芳百世。建立永久安定的局勢，成就長久統治的基業，以此繼承祖業，奉養六親，這是最孝的了；以此造福天下，養育萬物，這是最仁的了；確立準則，頒布綱紀，輕重緩急處理得宜，而後可以成爲萬世的法式，即使有愚笨不成器的後代，還能承受祖業得到安定，這是最英明的了。靠陛下這樣的英明通達，衹要讓稍許懂得治國道理的人在下面輔佐，做到這樣不是什麽難事。這些辦法可以原原本本擺在您的前面，希望不要忽視。我謹慎地考察自然和社會，用歷史加以驗證，研究當前必須解决的事情，日夜思念這套治國安邦的辦法已經很成熟了。即使禹、舜再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吴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

生，爲陛下計謀，也不會改變這個辦法。

諸侯王國的力量强大了，必然會造成與朝廷互相猜疑對立的局勢，民衆因此屢次遭受災禍，朝廷也常爲此而憂慮，這實在不是安定朝廷、保全民衆的辦法。如今有你的親弟圖謀在東部地區稱帝，親兄的兒子也向西面進攻朝廷，同時，吴王謀反的事又報上來了。陛下正當壯年，行事合乎道義，没有過錯，對諸侯王的恩澤又不斷增加，他們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最大的諸侯，權力比他們還要强大十倍呢！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

然而，天下還稍微安定，這是什麽原因呢？因爲那些大諸侯國的國王還未成年，朝廷派去的太傅、丞相正掌握着王國的大權。幾年以後，諸侯王大都加冠成人，精力旺盛，朝廷委派的太傅、丞相則不得不稱病免官，那些諸侯王就會把丞尉以上的官員，都安插上自己的親信，像這樣，他們的所作所爲與淮南王、濟北王有什麽不同呢！到了那時，要想使國家長治久安，即使唐堯虞舜也是辦不到的。

黄帝曰："日中必䇿，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以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并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廑得舍人，

黄帝説："太陽正中時一定要曬東西，拿着刀子就要趕快去切割東西。"現在按照這個道理去做，使國家鞏固，民衆安全，是很容易的。假如不趁早采取措施，就會傷害骨肉之情，以致要殺他們的頭，這難道和秦朝末年還有什麽不同嗎？現在您憑着天子的權位，趁着當今的有利時機，靠着上天的保佑，還對轉危爲安、改亂爲治的措施有顧慮；假如陛下處於當年齊恒公的地位，還能聯合諸侯恢復天下的秩序嗎？我知道陛下一定不能這樣做。假如國家的形勢還像從前那樣，淮陰侯韓信還統治楚國，黥布統治淮南，彭越統治梁國，韓王信統治韓國，張敖統治趙國，貫高做趙國的相，盧綰統治燕國，陳豨還在代國，假如這六七人都還活着，而這時陛下即天子位，自己能覺得安全嗎？我有理由認爲是不能的。那時，天下混亂，高皇帝和這些人一同起兵，起初并没有

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强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報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

親族的勢力可以依靠。這些人中的幸運者纔做了中涓，差一點的祇當舍人，他們的才能比高皇帝差得很遠。高皇帝憑着他的聖明威武登上了天子之位，把肥沃的土地分封給這些人做諸侯王，多的有一百多座城池，少的也有三、四十個縣，恩德是極深厚的了。可是在以後的十年當中，反叛的事件發生了九起。陛下與這些人的關係，并不是親自同他們較量過纔使他們甘心臣服的，也不是親自封他們當諸侯王的。在這種情况下，高皇帝也不能得到一年的安寧，所以我知道陛下也是不能得到安寧的。然而，還有一個可以推托的藉口，説與他們的關係疏遠，那就讓我説説那些關係親近的同姓王吧。假如悼惠王還在齊國稱王，元王還在楚國稱王，中子在趙國稱王，幽王在淮陽稱王，共王在梁國稱王，靈王在燕國稱王，厲王在淮南稱王，假如這六七位貴人都還健在，這時陛下即位爲天子，能把國家治理好嗎？我又知道陛下是不能的。這些同姓諸侯王，雖然名義上是臣子，實際上都認爲自己和皇帝是一般的兄弟關係，他們没有一個不想采用皇帝的禮儀制度讓自己做皇帝的。他們擅自封爵，赦免死罪的人，甚至有人乘坐皇帝專用的黄綢車蓋的車，漢朝的法令在那裏不能推行。即使能推行，對於圖謀不軌如厲王那樣的人，命令他都不肯聽從，召見他又怎麽會來呢？僥幸來了，法律又怎麽能施加到他的身上去呢？如果制裁了一個親戚，天下的諸侯王就會瞪着眼起來反抗。陛下的臣子當中雖然有馮敬那樣勇敢的人，但剛要開口告發諸侯王，刺客的匕首就已經刺進他的胸膛了。陛下雖然英明，但誰能輔佐您來一起治理這些諸侯王呢？所以説關係疏遠的異姓王必然危害國家，關係親近的同姓王也一定會反叛，這已經被事實證明了。那些自恃實力强大而反叛的異姓諸侯王，漢朝已經幸運地戰勝他們了，可是并没有改變造成混亂的原因。同姓諸侯王又沿着這條老路發動叛亂，已經有徵

兆了，這種局勢又完全和過去一樣。災禍的變化，還不知要演變到什麽地方。像您這樣英明的皇帝處在這種情况下，尚且不能使國家安寧，後世的人又將怎麽辦呢！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剥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屠牛坦一個早晨宰十二頭牛，可是鋒利的刀刃没有變鈍，這是因爲他拍擊剥割的地方都在肌肉和骨頭的縫隙之間。至於對付大腿骨的地方，不是用砍刀就是用斧頭。仁義恩厚好比皇上的利刃，權勢和法制好比皇上的砍刀和斧子。如今諸侯王都像一些大腿骨，對他們不用砍刀斧子，而想用利刃去切割，我認爲不是碰出缺口就是被折斷。爲什麽不用仁義厚恩去對待淮南王、濟北王呢？因爲形勢不允許了。

臣竊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强，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凑并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

我私下考察以前發生的事情，大都是勢力强大的諸侯王先反叛。淮陰侯韓信稱王於楚，勢力最强，就最先反叛；韓王信依靠匈奴的勢力，繼續反叛；貫高依靠趙國的優越條件，又反叛；陳豨軍隊精悍，又反叛；彭越利用梁國的力量，又反叛；黥布依靠淮南的力量，又反叛；盧綰勢力最弱，最後一個反叛。長沙王的封地内人口纔二萬五千户，功勞小但保存得最完善，勢力弱而對朝廷最忠誠，這不是由於性格獨特與其他諸侯王不同，而是形勢使他這樣的。如果從前把樊噲、酈商、周勃、灌嬰等人封爲占據幾十個城池的諸侯王，即使現在他們的勢力已經削弱了，也是不可以的。如果讓韓信、彭越這些人衹居於徹侯地位，即使現在還存在，也是可以的。既然這樣，治理國家的大計就可以知道了。要想使諸侯王都忠心歸附朝廷，那麽最好讓他們像長沙王那樣地小力弱；要想使臣子不至於被剁成肉醬，那麽最好讓他們像樊噲、酈商等人那樣衹封侯不封王；要想使國家長治久安，最好多多建立諸侯小國，縮小他們的勢力。勢力小了，就容易用法令來調遣他們；封國小了，就不會有謀反的邪心。倘使全國的形勢如同身體指揮胳膊，胳膊指揮手指一樣，没有不服從的。

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

諸侯王不敢抱有二心，就像車輪的輻條聚集向車軸那樣，都聽命於皇帝。即使平民百姓也會感到國家安定，因此天下人都知道陛下的英明。分割土地，定下制度，使齊、趙、楚等幾個大諸侯國分成若干小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孫，都按長幼次序承受祖先的一份封地，一直到分完爲止。至於燕、梁等其他諸侯國也都這樣做。那些封地多子孫少的諸侯國也劃分成若干小國，可以暫時空着王位，等他們有了子孫，全部讓他們去做諸侯國君。對於諸侯王的土地被大量削減而收歸朝廷的，就遷移他的封地和封他的子孫到其他地方去，按原來的土地數還給他。一寸土地，一個百姓，皇帝都不想占有他們的，實在是爲了國家的安定罷了。因此，天下之人都知道陛下的廉潔了。分割土地的制度一確定，宗室子孫没有誰會擔心做不到王，諸侯王没有背叛之心，皇上也就没有討伐的念頭，因此，天下人都知道陛下的仁愛了。法制建立而没有人觸犯，政令推行而没有人違抗。像貫高、利幾之類的陰謀不會發生，柴奇、開章那樣的詭計也不會出現，百姓都趨向善良，大臣都表示順從，因此，天下人都知道皇上的正義了。這樣，即使讓幼兒當皇帝，國家也是安寧的；即使立遺腹子爲皇帝，讓臣下朝拜先帝遺留下來的衣物，天下也不會混亂。這樣，當代能大治，後代也會稱頌陛下的聖明。實行這一措施，就能建樹這樣五項功業，陛下還顧慮什麽而遲遲不這樣做呢？

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𨂂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

目前，天下的形勢好像一個人正患着脚腫病一樣。一條小腿腫得差不多跟腰一樣粗，一個脚趾頭腫得差不多像大腿一樣粗。平時不能屈伸，一兩個脚趾抽動，全身都感到疼痛難忍。如果現在不及時治療，必然成爲難治之症，以後即使有扁鵲也無能爲力了。况且患的不僅僅是脚腫病，而且還苦於脚掌扭折。元王的兒子是陛下的堂弟；現在當楚王的是陛下堂弟的兒子。惠王的兒子是

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跊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陛下親哥哥的兒子，現在做齊王的是陛下哥哥的孫子。現在，陛下近親當中有的還没有封地來保持天下的安定局面，而疏遠的人有的執掌着大權來威脅皇上。所以，我説不但患脚腫病，同時還苦於脚掌扭折。可以爲之痛哭的，就是這種病啊。

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

現在，天下的形勢正好上下顛倒。天子是天下的頭，爲什麼呢？因爲在上面。蠻夷是天下的脚，爲什麼呢？因爲在下面。現在匈奴對漢朝肆意侮辱，侵擾掠奪，不敬到了極點，成爲天下的禍害，没有止境，而漢王朝每年却還向它贈送大量的金錢、絲綿和各種彩色的絲織品。匈奴對漢朝發號施令，掌的是皇上的權柄；皇上向匈奴納貢，行的是臣下的禮節。現在脚反而到上面，頭反而在下面，如此顛倒，不能解救，還能説有治國的人才嗎？不但上下顛倒而已，又像得了足病，還患了風病。足病衹是局部性的病，風病則是一大片地方疼痛。現在在西部邊境上，即使爵位很高的人也不能輕易免除兵役，兒童以上的人都因爲戰備而得不到休息，哨兵日夜瞭望烽火不得安睡，將官都披戴着鎧甲睡覺。所以我説這是一方得了病。這種病，醫生能够治療，但皇上没有讓他治。可以爲之流淚的，就是這件事啊。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説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細娱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

陛下怎能忍受以堂堂的皇帝的稱號去作匈奴的諸侯，地位既卑下屈辱，又禍患無窮，長此下去，哪有窮盡？出謀獻策的人都認爲這樣做是對的，這實在讓人不可理解，這些人簡直無能到了極點。我私下估計匈奴的人口衹不過是漢朝的一個大縣，以這麼大的天下，而受困於衹相當於一縣人口的匈奴，我真爲執政的大臣們羞愧。陛下爲什麼不任命我爲屬國之官去掌管匈奴呢？實行我的計策，必定可以捉住單于，掌握他的生死命運，制服中行説而鞭打他的脊背，使整個匈奴都聽從陛下的命令。現在不去打擊凶猛的敵人而去打野猪，不捕捉叛臣而去捕捉兔子，貪圖娱樂而不考慮解除國家的大禍患，

爲流涕者此也。

這不是使天下安定的做法啊。皇上的恩德本來可以施行到很遠的地方，而現在僅僅在數百里以内就行不通了。可以爲之流淚的，就是這件事啊。

今民賣僮者，爲之綉衣絲履偏諸緣，内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綉，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墻。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綉；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奸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盗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現在民間販賣奴婢的人，給奴婢穿上鑲了花邊的綉花衣和絲鞋，圈在木栅欄内，這些奴婢穿的都是古代皇后的服飾，而且皇后平時不穿，也衹是在祭祀時穿，而現在一般人却用來給婢妾穿了。用白色縐紗做面子，細薄熟絹做襯裏，又鑲上花邊，更漂亮的還綉上花紋，這是古代帝王的服飾，現在富商大賈在宴會上招待客人時，却用來挂在墻壁上。古代這些服飾衹用來侍奉一帝一后，是節制、適宜的。現在一般人的屋壁挂上了皇帝的服飾，下賤的倡優也用皇后的服飾，這樣天下財力不枯竭，恐怕是不會有的吧。況且皇帝自己穿的是黑色粗厚的絲織品，而富民的墻壁上披挂着華麗的刺綉；皇后用來鑲衣領的花邊，一般人的婢妾却用來鑲在鞋口上，這就是我所講的錯亂的事。一百個人做衣，不能滿足一人穿，要想使天下之人不受凍，怎麽可能做到呢？一個人種地收穫的糧食，十個人聚集起來吃它，要想使天下之人不挨餓，是不可能做到的。飢餓寒冷關係到人的身體，要想使他們不做奸邪的事，也是不可能的。國家的財力已經枯竭了，盗賊興起衹是需要時間罷了。然而獻計的人却説："不變動爲上策。"社會風氣已經到了對長上極不尊敬的地步，簡直是没有尊卑等級，簡直是冒犯皇上，而獻計的人却説："不要去改變這種狀况。"可以爲之深深嘆息的，就是這樣的事啊。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并倨；婦姑不相説，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

商君拋棄禮義，捨棄仁恩，一心一意變法圖强，他的變法主張推行了兩年，秦朝的風俗漸漸衰敗。所以秦朝人家庭富裕兒子成年了就分家，家庭貧寒兒子成年了就到女方家去成婚。借給父親農具，就流露出恩賜的臉色；母親取用一下畚箕和掃帚，立即遭到責駡。兒媳抱着孩子喂奶，與公公一同伸開

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内，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户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

腿坐着；婆媳之間一不高興，就頂嘴吵架。他們寵愛兒子貪圖利益，不同禽獸的地方没有多少了。然而商君順應時勢一心進取，還可以説是爲了挫敗六國，統一天下。功成名就了，最終不知道違背了廉耻羞愧的節操，違背了仁義的厚德。推行兼并的辦法，成就了進取的事業，却敗壞了天下。勢力大的壓倒勢力小的，聰明的欺侮愚笨的，勇猛的威嚇膽怯的，强壯的欺凌衰弱的，真是亂到了極點。因此大賢漢高祖劉邦出來扶持天下的危亂，聲威震蕩四海，恩德遍布天下。過去是秦朝的天下，如今轉爲漢朝的天下了。但是秦朝遺留下來的風俗習慣，還没有改變。當今社會上人們都競相追求奢侈豪華，而上面又没有建立制度，這種拋棄禮義，擯棄廉耻的風氣一天比一天厲害，可以説是每年每月都不一樣了。衹注重追逐名利，而不顧行爲的好壞，到了今天，嚴重的發展到殺害自己的父親兄弟了。盜賊割取皇帝宗廟後室的門簾，拿起漢高祖、漢惠帝兩廟的祭器，白天在大都城中搶奪官吏的錢財。作僞的人騙出近十萬石糧食，徵收六百多萬錢財，乘坐官車周游郡國，這真是没有道義到了極點。而大臣衹把不上報公文和期會的中斷當作大事。至於社會風俗的敗壞，却安然處之不以爲怪，無動於衷，以爲是理所當然的事。移風易俗，使天下人心歸向正道，這些不是平庸的官吏所能做到的。平庸的官吏所能幹的，衹在於寫寫公文，收收錢財，不懂得治國的根本。陛下您又不爲此憂慮，我私下爲陛下惋惜。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

確立君臣上下之間的等級關係，使父子之間有禮可遵，六親之間有法度可循，這不是上天所爲，而是人們設立的。人們設立的制度，不做的事不設立，不建立制度就維護不了人際關係，不維護制度就會破壞人際關係。《管子》説："禮義廉耻是治國的四個綱，這四個綱不張，國家就要滅亡。"假使管子是個愚蠢的人那就罷了，假使管子是稍

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奸人并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虚。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奸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微知道治國的根本道理的，那麽，怎能不爲此寒心呢？秦朝捨棄四個綱而不張，所以君臣的等級關係錯亂，六親遭殃被殺，奸邪的人一同起來，萬民叛離朝廷，一共十三年，而整個國家成爲一片廢墟。現今四個綱還没有齊備，所以奸人有機可乘，而人心疑惑不定。哪如在現在確定等級制度的原則，讓君是君臣是臣，上下有差别，父子與六親各得其所，奸人没有機會可乘，而群臣都講忠信，皇上不疑惑！這樣的法度一建立，世世代代得到安寧，而後代就有法可遵循了。假如等級制度的原則没有確定，就像渡江時没有纜繩和船槳一樣，到中流遇到風波，必定要翻船。我認爲可爲之嘆息的就是這樣的事啊。

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

夏朝統治天下，有十多代，而殷商承接它。殷商統治天下，有二十多代，而周朝承接它。周朝統治天下，有三十多代，而秦朝承接它。秦朝統治天下，兩代就滅亡了。人的性情相差不是很遠，爲什麽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政治清明統治長久，而秦朝没有德政暴虐殘酷呢？這當中的原因可以知道。古代的帝王，太子剛生下來，就用禮來教養，讓士人背着他，有關的官員整潔身心顯示莊重，端正衣冠，到南郊祭天。過宫闕就下車馬步行，過宗廟就俯着身小步快走，這是孝子之道。所以在嬰孩時教育就已經進行了。過去，周成王還在襁褓之中，召公做太保，周公做太傅，太公做太師教育他。保，保護他的身體；傅，傳授給他道德、行爲的道理；師，教育訓導：這就是三公的職責。於是又設三少，都是上大夫級别，叫少保、少傅、少師，這是同太子生活在一起的人。所以當太子剛懂事，三公、三少就給他講明孝、仁、禮、義，并引導他去做，驅逐奸邪之人，不讓太子見到不好的行爲。由於這樣，都選拔天下行爲端正，講求孝悌，見識廣博，有道德學術的人護衛輔助他，讓這些人跟太子居住一處，同出同入。所以太子剛

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隃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生下來見到的是正事，聽到的是正言，推行的是正道，左右前後都是品行端正的人。習慣於同品行端正的人相處，品行就不會不端正，如同生長在齊國不能不講齊國話；習慣於同品行不端正的人相處，品行就不會端正，如同生長在楚國不能不講楚國話。所以選擇天子的嗜好，必須先使他接受教育，然後纔能去試行。選擇天子的愛好，必須先使他有了習慣，然後纔能去做。孔子說："小時養成的習慣好像是自然的天性。"等到太子稍稍長大，知道女色，就讓他進入學校學習。學，就是朝廷裏的學館。《學禮》說："帝入東學，懂得尊敬親屬，重視仁愛，於是親、疏有了序别而恩德都能施加到了；帝入南學，懂得尊敬老年人，注重信義，於是長幼有了區别而民衆互相不欺騙；帝入西學，懂得尊敬賢良，注重道德，於是聖賢聰明的人得到任用而有功之人不被遺漏；帝入北學，懂得尊敬有地位的人，崇尚爵禄，於是貴賤之分有了等級而卑下的人不超越自己的身份；帝入太學，從師請教治國的道理，回來練習并接受太傅的考核，太傅懲罰他不合標準的地方，而改正不足之處，於是，德行和智慧增長了，治國的辦法也學到了。這五學在上面學成了，那麽百官和平民在下面就會受感化而和睦相處了。"等到太子加冠成年，免去太保、太傅的管束，就有記載過失的官員，用減膳食的辦法進行規勸的官員，還竪起旌旗招引人們進善言，在路旁竪起木牌記載過失，在官府門口設進諫時敲的鼓。瞽史用詩來規勸，樂工朗誦進諫的文章來規勸，大夫進獻計謀，士傳誦民間警語。智慧和學習一起增長，所以做事就能切合準則；教化和思想一起形成，所以行爲合乎道理就像出自本性一樣。夏商周三代之禮：春天的早上去祭日，秋天的傍晚去祭月，以此表示敬重天地；春秋入學的時候，請國老上座，太子捧着肉醬親自送給他，以此表示孝敬長老；乘車出行，速度快慢要適合車上

的鈴聲，走路時，慢步要合乎《采齊》的節奏，快步要合乎《肆夏》的節拍，以此表明懂得禮節；對於禽獸，活的時候見過它，聽見過它的叫聲，死了以後就不吃它的肉，所以要遠庖厨，以此加深恩惠，而且表明有仁愛之心。

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夏商周三代之所以統治長久，是因爲他們輔助太子有這些辦法。到了秦朝就不是這樣。他們的社會風氣本來就不是講究謙讓，他們崇尚的是揭發人家陰私；他們本來就不是講究禮義，他們崇尚的是刑罰。使趙高輔助秦二世，教他的是刑戮之法，所練習的不是殺人割鼻子，就是滅門三族。所以秦二世今天登上皇帝位而明天就殺人，把忠心進諫的話説成是誹謗，深遠的計謀當成妖言，把殺人看作是割草一樣。難道衹是秦二世的性惡嗎？那是由於教育他的東西不合理的緣故。

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俗語説："不熟悉做官的事，看看以前官吏做過的事。"又説："前面的車顛覆了，後面的車作好戒備。"夏商周三代的統治之所以長久，看過去的事就可知道了；然而不能依從的，是不效法聖賢的聰明。秦朝之所以迅速滅亡，有痕迹留下可以看出；然而如果不避免，後面的車又將傾覆了。存與亡的變化，治與亂的關鍵，其要旨就在這裏了。天下的命運，決定於太子；太子治國能力的强弱，在於早期開導教育，與選拔輔助護衛太子的左右人。在思想還没有放開時就先開始教育，那麽教化就容易成功；領悟治國道理和知識道義的要旨，則是教育的力量了。至於習慣的養成，則是左右的任務了。北方人和南方人，生下時聲音相同，嗜好欲望也没有什麽差異，等長大養成習慣了，他們之間的語言經過多次翻譯也不能相通，行爲習慣有到死也不能互相改變的，那是教育和習慣造成的結果。所以我説選好左右輔佐的人和進行早期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得當而且左右的人品行端正，那麽太子就正派了，太

子正派了，天下也就安定了。《尚書》說："天子一人有慶幸的事，億萬民衆依賴他得好處。"這是當前急於辦的事。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内，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驅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

大凡人的智慧，能見到的已經是這樣，不能見到的也想這樣。禮是用在禁止人們的行爲將要發生之前，而法律是用在行爲已經發生之後，所以法律的功能容易看到，而禮的功效却難知曉。假如慶賞用來勸善，刑罰用來懲惡，先王執掌這樣的政權，會堅硬如同金石，推行這樣的命令，會得到長久信從，掌握這種方法的人，像天地一樣無私，難道還不使用嗎？然而說禮之於禮，重要的是杜絶壞事在没有發生以前，而教育放在細微的地方，使老百姓一天天接近善良遠離罪惡而自己不知道。孔子說："審理訴訟，我同别人一樣，一定要使訴訟事件消滅纔好！"爲國君謀劃的人，不如先審定要選擇和棄置的東西；取捨的標準定於朝廷，而安危的開始應驗在社會上。平安不是一天能够平安的，危險也不是一天就危險了的，都是積蓄以後纔逐漸發生的，不可不仔細考察。國君所積蓄的，在取捨方面。用禮義來治理國家的人，積蓄的是禮義；用刑罰來治理國家的，積蓄的是刑罰。刑罰多而老百姓就要埋怨反抗，禮義多而老百姓就會和睦相親。所以國君希望老百姓從善的想法相同，而使老百姓行善的方法是不同的。有人教導他們德行，有人用法令來逼迫他們。用德行教導他們的，德行被推廣而民衆和氣快樂；用法令來威逼他們的，法令到了極點而民衆的風氣哀怨。哀樂之感，便是禍福的應證。秦王想尊崇宗廟而安定子孫的想法，與商湯、周武王相同，然而商湯、周武王擴大了他們的德行，六七百年而不失敗，秦王治理天下，十多年就大敗了。這没有别的緣故，商湯、周武王確定取捨審慎而秦王確定取捨不審慎。天下，是重要的工具。現在人們把器物放在安穩的地方就安穩，放在危險的地方就危險。天下的情况與器物没有什麼不同，在於

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天子怎麽放置它。商湯周武王把天下放於仁、義、禮、樂的位置，而恩德廣被四方，禽獸、草木茂盛，恩德加於蠻貊四夷，接連子孫幾十代，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秦王把天下放在法令刑罰的位置，恩德一點没有，而埋怨仇恨遍布社會，平民百姓憎恨他如仇敵，禍害差一點臨身，後來子孫誅死斷絶，這是天下人都看到的。這不是很明顯的效驗嗎！有人說："聽人説話，一定要看他的行動，這樣他就不敢胡説八道了。"今天有人説禮義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罰，國君爲何不援引商、周、秦朝的事來讓他們看呢？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

國君的高貴譬如殿堂，群臣譬如臺階，百姓譬如地。所以臺階在九級以上，地基離地面遠，那麽殿堂就高；臺階没有級，離地面近，殿堂就低下。高的難以攀登，低的易於跨上，這是理所當然的。所以古代聖王制定等級，朝廷有公、卿、大夫、士，地方封國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大小官吏，一直排到平民，等級分明，而天子的地位在最上面，所以他的尊貴是至高無上的。里巷流行的諺語説："要投擲東西打老鼠却又顧忌損壞器物。"這是很好的比喻。因爲老鼠距離器物近，人們尚且害怕損壞器物而不敢打，何况顯貴之臣距主上太近了呢！用廉耻節禮治理君子，所以有賜死而没有殺戮侮辱。因此，臉上刺字割掉鼻子的罪行不加到大夫頭上，因爲他們離主上不遠啊。禮規定不能計算拉國君坐的車的馬的年齡，踢踩馬的草料要受懲罰；看到國君的案桌拐杖就肅立，遇到國君的車馬就去到低處，進入正門就小步快走；國君的寵臣即使有人有了過錯，殺戮的罪行不加在他身上，這樣做是爲了尊敬國君。這是爲了使皇上預先避開對他不尊敬的事情，而用禮貌來鼓勵大臣保持節操。今天自王侯三公這些貴人起，都是天子所要敬重以禮相待的人，就是古代的天子稱作伯父、伯舅的人，而對他們與民衆同樣施用各種刑罰，那麽殿堂不是失去臺階了嗎？

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

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

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奊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

被殺戮侮辱的人不是太迫近天子嗎？廉恥不被推行，大臣豈不就會掌握過重的權力，大官不就會有囚徒的無恥之心了嗎？望夷宮這件事，秦二世被判處重刑，這是投鼠而不忌器造成的。

我聽説，鞋子即使很新也不能放到枕頭上，帽子即使破舊也不能用來墊鞋。曾經處在被尊寵地位的人，天子對他以禮相待，官吏民衆曾對他表示過敬畏。今天有了過錯，皇帝下令廢黜爵位可以，罷除官職可以，賜他死可以，滅了他的家族可以；至於把他捆綁起來，牽着押送給司寇，編在徒官的管轄之下，讓司寇小吏咒罵和鞭打他，這恐怕是不能讓一般民衆看到的吧！卑賤的人熟知被尊寵的人一旦有了過錯，我也可以同樣對待他，這不是教習天下的辦法，也不符合尊尊貴貴的教化。天子曾經敬重過，民衆曾經尊崇過，讓他死了就死了，卑賤人怎麼可以這樣折磨侮辱他呢！

豫讓事奉中行氏之君，在智伯攻滅中行氏之後，轉而事奉智伯。等到趙襄子滅掉智伯，豫讓就毁壞容貌，吞炭使聲音嘶啞，一定要報復趙襄子，爲智伯報仇，但多次没有成功。有人問豫子，豫子回答説："中行氏像對一般人那樣對待我，我也像一般人那樣事奉他；智伯像國士一樣待我，我就像國士一樣報答他。"所以同一個豫讓，起初背叛自己的主人去事奉他的仇敵，行爲像猪狗，後來又持節盡忠，行爲像烈士，這是主上使他這樣的。所以國君對待他的大臣如同對待犬馬，他們就甘願做犬馬。如果對待他們如同對待犯人，他們就甘願做犯人。頑固愚笨無恥，胸無大志没有節操，没有廉恥之心，并且不自愛，馬馬虎虎就可以了，所以他們見利便向往，見利便争奪。遇到主上失利，就乘機篡權；遇到主上有了患難，就衹顧自己苟且偷生，袖手旁觀；有利於自己的，就欺詐出賣主人而從中謀利。這樣對主上有什麼好處呢？群臣衆多，而主上衹有一人，主

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托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上委托的財器職業等權力都集中在群臣之手。全都無恥，全都胡作非爲，主上就最擔心了。所以古人說：“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這樣做是爲了勉勵寵臣守節。古代有大臣因爲不廉潔之罪要被廢黜的，不說不廉潔，說“簠簋不整潔”；因爲淫亂骯髒男女無別的，不說骯髒，說“帷薄不修”；因爲軟弱無能不能勝任官職的，不說軟弱無能，說“下官不職”。所以對有地位的大臣定罪時，不僅不以斥責的口吻正面宣布他的罪行，還遷就地爲他隱諱。所以那些處於應被大聲譴責呵斥的地位的人，聽到譴責呵斥就穿上喪服，盤水加劍，到請罪的房間去請罪，皇上不叫人捆綁起來牽着走。犯有中等罪行的人，聽到命令便自毀容儀認罪，皇上不使人把刀架到他的脖子上。犯有大罪的人，聽到命令便朝北跪拜認罪，跪下自殺，皇上不派人揪住他的頭髮往下按把他處死，說：“你大夫是自己有罪啊！我待你是有禮的。”對待他有禮，所以群臣自愛；以廉恥待人，所以人們就注重節操和德行。皇上設立廉恥禮義來對待他的臣子，而臣子不以節操和德行報答他的主上，那他就不是人啊。所以教化成、風俗定，那麼作爲臣子的人，就會想到主上便忘了自己，想到國家便忘了自己的家庭，想到公事便忘了私事，見利不隨便謀取，見害不苟且逃避，衹按照道義辦事。皇上施行教化，所以父兄之臣忠誠於祖業而死，制定和推行法度的大臣忠誠於國家而死，輔助保護君主的大臣忠誠於君主而死，守邊禦敵的大臣忠誠於城郭疆界而死。所以說聖人擁有金城，就是用金城這樣的物來比喻衆臣的這種意志的。他尚且爲我而死，所以我必須與他共生死；他尚且爲我而亡，所以我必須與他共存亡；他將爲我去冒危險，所以我必須與他一起平安。顧全德行而忘記利益，守住節操而主持正義，所以可以托付給他不加約束的大權，可以寄養未成年而父已死的皇帝。這是勉勵廉恥推行禮義

所應該達到的，主上何必要失去這些呢！這些事不做，反而長久地顧及不該做的事，所以我說可以爲之嘆息的就是這些事啊。

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

這時丞相絳侯周勃免職回到封國，有人告發周勃謀反，把周勃捆綁押解到長安下獄治罪，結果没有反事，又恢復了他的爵位，所以賈誼用周勃的事來規勸漢文帝處罰大臣要慎重。漢文帝深深地接受了他的意見，對待臣下有了分寸。這以後大臣犯了罪，都自殺，没有處以死刑的。到了漢武帝時，從甯成開始，纔逐漸有大臣犯罪入獄的。

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年，亡子。誼復上疏曰：

起初，漢文帝以代王的身份即皇帝位。後來把代國分爲兩國，立皇子劉武爲代王，劉參爲太原王，小兒子劉勝爲梁王。後來又調代王劉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劉參做代王，得到原先代王的全部封地。過了幾年，梁王劉勝死了，没有兒子。賈誼又上疏說：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强，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捍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强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托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猬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蕲去不義諸侯而虚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

陛下如果不訂立制度，如今的形勢，衹不過是一二世罷了，諸侯王國尚且没有管束，勢力建起并逐步强大，漢王朝的法令就得不到推行了。陛下用來保持自己和皇太子所依賴的，衹不過是淮陽和代兩國罷了。代國北面靠近匈奴，與强敵爲鄰，能够保全自己就差不多了。而淮陽同大諸侯相比，僅僅如同小小的黑痣長在臉上，衹適合被大國所吞食，而不足以抵禦大國。現在制度在於陛下制定，編制諸侯國而讓自己的兒子適合作大國的食餌，難道可以說是工於心計嗎！主上行爲與平民百姓不同。平民百姓，注重小德行，講究小廉潔，以此托付於鄉里，主上注重的是統一天下，安定社會。高皇帝瓜分天下給有功之臣做諸侯王，反對的人如同猬毛一樣起來，認爲不可以，所以除去不義的諸侯而空着他的國家。選擇良辰吉日，在洛陽上東門外立他的幾個兒子，全都做了諸侯王，這樣天下安定了。所以幹大事的人，不被小的行動所牽累，最後成就大功業。

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

現在淮南這個諸侯國跨越的土地，遠的有達到幾千里的，超過梁和淮陽兩個諸侯，

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而作爲縣屬漢王朝統轄。淮南的官吏和老百姓因爲徭役往來長安的人，拿出全部家財添補衣服，但半路上衣服就破了，錢大多用在這項費用的開支上，他們苦於隸屬於漢而非常想得一個諸侯王，逃跑而歸附於諸侯的已經不少了。這種形勢不能讓它長久。我有一個愚笨的計謀，希望拿出淮南之地加給淮陽，而在立了梁王以後，割淮陽北邊二三縣和東郡加給梁國；不行的話，可調代王建都睢陽。梁國的土地從新郪起向北靠近黄河，淮陽取陳國以南土地接着長江，這樣，大諸侯國有野心的，也會嚇破膽而不敢圖謀。梁國足以防禦齊國、趙國，淮陽足以抵擋吴國、楚國，陛下可高枕而卧，没有崤山以東的憂患了，這是兩代人的利益啊。當今國家安定，正好遇上諸侯都年少，幾年以後，陛下將看到危機了。秦朝日夜苦心積慮消除六國的禍患，現在陛下以權力控制天下，祇用面頰表情示意人，想要達到的就能如意，如果陛下高拱兩手釀成六國的禍患，就難以説聰明不聰明。苟全自身没有滋事，蓄留禍亂，仔細看看而不决定，萬年之後，傳給老母弱子，將使他們不得安寧，不可以説是仁愛。我聽説聖主要説話時，先問臣子而不自己先説。因此使臣子們能够盡表愚忠。希望陛下裁納我的話。

文帝於是從誼計，乃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

漢文帝於是采納了賈誼的計策，就調淮陽王劉武爲梁王，梁國北面以泰山爲界，西面到達高陽，得大縣四十多個；調城陽王劉喜爲淮南王，安撫他的老百姓。

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

當時，又封淮南厲王劉長的四個兒子都當列侯。賈誼知道皇上一定要恢復諸侯王的爵位，上疏進諫説："我私下擔心陛下將要封淮南厲王的幾個兒子爲王，這是没有同臣下仔細計議過啊。淮南王反叛作亂，天下誰不知道他的罪行？陛下幸而寬大放逐他，他自殺而死，天下誰認爲他死得不應該呢？今天重用罪人的兒子，恰好辜負了天下人對厲王的譴責！厲王的兒子稍稍長大，難道能忘了他父親的仇恨嗎？白公勝爲父報

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仇，就是針對祖父和伯父、叔父的。白公勝發動政變，不是奪權篡位，而是發泄心中的憤恨之氣，手持尖刀刺向仇人胸膛，本來要和仇人同歸於盡。淮南地方雖小，黥布曾經利用它反漢，漢朝能够存在真是太幸運了。讓仇人據有足以危及漢朝的資本，是失策的。雖然把厲王的四個兒子分割開來，但他們爲父報仇的想法是一個啊。給他們很多民衆，使他們積累很多財産，這樣做，如果不是像伍子胥、白公那樣在都城公開起兵報仇，就會有專諸、荆軻這樣的暗殺行刺，這就是所謂的把武器借給盜賊，給老虎添了翅膀啊。希望陛下稍微考慮一下！”

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

梁王劉勝墜馬而死，賈誼感傷自己作爲太傅失了職，常常哭泣。過了一年多，也死了。賈誼死時，年三十三歲。

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乃分齊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吴、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捍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

後來的四年，齊文王死了，没有兒子。漢文帝想起賈誼的話，於是把齊國分成六個小國，分别立悼惠王的六個兒子爲王；又調淮南王劉喜到城陽，把淮南分成三個小國，分别立厲王的三個兒子爲王。以後十年，漢文帝駕崩，漢景帝繼位，景帝三年，吴、楚、趙與四個齊王聯合起兵反叛，向西直逼漢京城長安，梁孝王劉武保衛長安，最後打敗七國。到漢武帝時，淮南厲王的兒子做了王的也有兩國謀反而被誅滅。

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漢武帝即位，任賈誼的孫子二人爲郡太守。其中賈嘉最好學，繼承書香門第。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上黄，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

贊曰：劉向稱“賈誼談論夏商周三代和秦朝治亂的意義，他的論述十分優美，他通曉國家典章制度，即使是古代的伊尹、管仲也不能超過他。假如當時他的主張得以實行，功業教化必定顯著。但他被庸臣陷害，實在讓人痛心”。回過頭去看看漢文帝沉静無爲，身體力行來移風易俗，賈誼所陳述的主張被略微施行了。等到想改定制度，因爲漢是土德，就崇尚黄色，官印的數字使用“五”，等到想試着擁有屬國，就施用賈誼的“五餌”、“三表”來緊緊拴住單于，他的辦法因此取得了效果。賈誼英年早逝，他做官雖然没到公卿，但不是没有機遇。他的著述共五十八篇，摘取其中切於時事的内容寫在他的傳中。

漢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袁盎鼂錯傳

袁盎

袁盎字絲。其父楚人也，故爲群盜，徙安陵。高后時，盎爲吕禄舍人。孝文即位，盎兄噲任盎爲郎中。

袁盎，字絲。他的父親是楚國人，曾當過盜賊，後遷居安陵。吕后時期，袁盎曾經做過吕禄的家臣。漢文帝登位，袁盎的哥哥袁噲保舉袁盎做了郎中。

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吕后時，諸吕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絶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吕，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盎曰："吾與汝兄善，今兒乃毁我!"盎遂不謝。

絳侯周勃擔任丞相，退朝後快步走出，意氣很自得。皇上待他的禮節很恭謹，常常目視送他。袁盎上前説："丞相是什麼樣的人?"皇上説："國家的重臣。"袁盎説："絳侯是通常所説的功臣，不是國家的重臣。國家的重臣是主在臣在，主亡臣亡。在吕后時，諸吕掌權，擅自封王，劉氏天下雖没斷絶，但也像帶子一樣微細無力。那時絳侯擔任太尉，掌握兵權，不能匡扶挽救。吕后逝世，大臣們一起共同誅滅諸吕，太尉掌握軍隊，恰好使他成功，是通常所説的功臣，不是國家的重臣。丞相假如對主上表現出驕傲的神色，而陛下又謙虚退讓，臣下主上都違背了禮節，我認爲陛下不應當采取這種態度。"以後朝會，皇上逐漸莊嚴起來，丞相逐漸畏懼。過後，絳侯責備袁盎説："我與你哥哥要好，現在你這小子却在朝廷上毁謗我!"袁盎始終不認錯。

及絳侯就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請室，諸公莫敢爲言，唯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

等到絳侯被免除丞相回到封國，封國中有人上書告發他謀反，絳侯被捕捆綁入獄，皇族和各位公卿都不敢替他説話，祇有袁盎申辯絳侯没有罪。絳侯能獲得釋放，袁盎出了大力。絳侯於是與袁盎深交爲知己。

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

淮南王劉長進京朝見，擊殺了辟陽侯，舉止很驕横。袁盎勸諫皇上説："諸侯太驕横必然

適削地。”上弗許。淮南王益横。謀反發覺，上徵淮南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盎時爲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上不聽，遂行之。

會發生禍亂，可以適當削减他們的封地。”皇上没有采納他的意見。淮南王更加驕横。圖謀反叛的事被發覺，淮南王被徵召，皇上便將他放逐到蜀郡去，用囚車押送。袁盎當時擔任中郎將，便諫阻説：“您向來驕縱淮南王，不加一點限制，以至達到這種程度。現在却又突然摧折他。淮南王爲人剛烈，如果在路上遭受風寒死去，您最後會被認爲天下之大不能相容，背上殺弟的名聲，怎麽辦?”皇上不聽，還是那樣辦了。

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以毁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諸吕用事，大臣顓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盎繇此名重朝廷。

淮南王到達雍縣，病死，消息傳來，皇上吃不下飯，哭得很悲傷。袁盎進入，叩頭請罪。皇上説：“因爲没有采用您的意見，出現了這種情况。”袁盎説：“皇上自己要想開，這事已經過去了，怎麽可以追悔呢！况且您有三件高出世人的行爲，這件事不足以毁壞您的名聲。”皇上説：“我高於世人的行爲是哪三件?”袁盎説：“您在代國時，太后曾經患病，三年的時間，您不曾合眼，不解衣就寢，藥物您不親口嘗就不進奉給太后。曾參作爲平民，尚且難做到，現在您作爲國王却實行了，在盡孝方面超過曾參很遠了。諸吕當政，大權臣專行，然而您從代國乘坐六輛驛車駛向禍福難料的京城，即使是孟賁、夏育那樣的勇士，也比不上您。您到達代王官邸，向西坐着三次辭讓天子位，向南坐着又兩次辭讓天子位。許由衹讓了一次，而您五次將天下辭讓，超過許由四次了。况且您放逐淮南王，是想要讓他的心志受些勞苦，使他改正錯誤，因爲官吏護衛不慎，以致病死。”皇上這時纔得到寬慰，袁盎從此在朝廷聲名大振。

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宫，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

袁盎時常講述大道理，慷慨激昂。宦官趙談因爲多次受到皇上寵幸，時常暗害袁盎，袁盎感到憂慮。袁盎的侄兒袁種擔任侍從騎士，手持符節在皇帝左右護衛。袁種勸袁盎説：“您在朝廷上羞辱他，今後再説您的壞話，皇上也就不會相信他了。”漢文帝外出，趙談陪同乘車，袁盎拜伏在車前説：“我聽説陪同天子乘坐六尺高大車厢的，都是國内的英雄豪傑，如今漢朝即使缺少人才，您爲什麽惟獨與形體殘毁的人同坐一輛車呢?”皇上於是笑起來，讓趙談下車。趙談哭着

下了車。

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盎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僥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漢文帝從霸陵上山，想要從西邊縱馬奔馳下山坡。袁盎挽住了文帝的馬繮繩。皇上說："將軍膽怯嗎?"袁盎說："我聽說家有千金的人就坐時不靠近屋檐下，家藏百金之人也不跨在樓臺邊的欄杆上，明主不去冒險，不僥幸取得成功。現在您要放縱駕車的六匹馬，奔馳下高山，假如駕馬受驚車輛毀壞，您即使看輕自己，怎麽對得起高祖和太后呢?"皇上這纔停止。

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長布席，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於是上乃說，入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皇上駕臨上林苑，皇后和慎夫人隨從。她們在宫中，常坐在同一等級的席位上。等到就座時，郎署長官布置坐席，袁盎把慎夫人的坐席拉退一些。慎夫人生氣，不肯坐。皇上也生氣，起身。袁盎趁機上前勸說："我聽說尊卑有次序，那麽上下便和睦。如今陛下已經確定了皇后，慎夫人衹是妾，妾和主上怎麽可以同席坐呢！况且您寵愛她，就加重賞賜她好了。陛下用來寵愛慎夫人的辦法，恰好成爲災禍。陛下難道没有聽説'人猪'嗎?"皇上這纔高興，入内將袁盎的話告訴慎夫人。慎夫人賜給袁盎黄金五十斤。

然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爲死。遷齊相，徙爲吴相。辭行，種謂盎曰："吴王驕日久，國多奸，今絲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濕，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脱。"盎用種之計，吴王厚遇盎。

然而袁盎也因爲多次直言勸諫，不能長久地留在朝廷。被調任爲隴西都尉，他愛護士兵，士兵們都争着替他出死力。他升任齊國丞相，又改任吴國相。在辭别起程的時候，袁種對袁盎說："吴王驕横的日子很長了，國内奸人多，現在如果要揭發懲辦，那些人不是上書控告你，就要用利劍來刺殺你了。南方土地低下潮濕，你每天喝酒，没什麽别的，時時勸説吴王不要反叛就是了。能這樣，就可能僥幸擺脱禍患。"袁盎采用袁種的策略，吴王優待他。

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間。"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盎即起說曰："君爲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不如。"盎曰："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

袁盎請假回家，在路上遇見丞相申屠嘉，下車行禮拜見，丞相衹從車上向袁盎表示謝意。袁盎回到家，面對下屬感到羞愧，於是前往丞相住所送上名帖，請求會見丞相。丞相過了很長時間纔接見袁盎。袁盎便下跪說："希望單獨接見。"丞相說："如果您所説的是公事，往官署和長史屬官討論，我將把你的意見上奏，如果是私事，我不接受私人的請托。"袁盎就跪着勸説道："您擔任丞相，自己衡量一下，比陳平和絳侯怎麽

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吕，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帥，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以益聖。而君自閉箝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爲上客。

樣？”丞相説：“我比不上。”袁盎説：“對，您自認爲比不上。陳平、絳侯輔佐高帝平定天下，擔任將相，鏟除諸吕，保存劉氏天下；您不過是個脚踏强弓的武士，升任隊長，積累功勞做到淮陽郡守，没有出奇計攻城奪地的戰功。况且皇上從代國進京，每次朝會，郎官送上報告、條陳，没有哪一次不停下車來接受他們的意見，意見不能采用就擱下，意見可以接受就采用，没有一次不贊許。什麽原因呢？就是想用這種辦法招引天下賢能的士人和官吏。皇上每天聽到自己不曾聽到的事物，明瞭不曾明瞭的道理，一天比一天英明，您如今自己封閉天下人的口而一天天愚蠢。以聖明的君主來責求愚蠢的丞相，您遭受災禍的日子不遠了。”丞相於是向袁盎拜了兩拜。説道：“我是一個粗鄙庸俗的人，就是不聰明，幸虧將軍指教。”引袁盎入内室同坐，作爲最尊貴的客人。

盎素不好晁錯，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即位，晁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盎受吴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吴楚反聞，錯謂丞史曰：“袁盎多受吴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絶。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與未决。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吴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竟言吴所以反，獨急斬錯以謝吴，吴可罷。上拜盎爲泰常，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争附兩人，車騎隨者日數百乘。

袁盎向來不喜歡晁錯。晁錯停留的地方，袁盎就離開；袁盎在，晁錯也離開。兩個人未曾在一起説過話。等到漢景帝登位，晁錯擔任御史大夫，便派官吏查核袁盎接受吴王財物的事，給予懲罰，皇上下詔免除刑罰，把他降爲平民。吴、楚叛亂的消息傳來，晁錯對丞史説：“袁盎接受了吴王很多金錢，專門替他掩飾，説他不會反叛。現在果真反叛了，想要請求處治袁盎，他必當知道叛亂陰謀。”丞史説：“事情没有暴露，懲辦他，可能中斷叛亂陰謀。現在叛軍西進，懲辦他有什麽好處！况且袁盎也不應當有什麽陰謀。”晁錯猶豫不决。有人將這事告訴了袁盎，袁盎恐懼，夜晚會見竇嬰，對他説明吴王反叛的原因，願到皇上面前親口對質。竇嬰進宫報告皇上，皇上便叫袁盎進宫會見，入見，原原本本地説明了吴王謀反的情况，是因爲晁錯的緣故，祇有趕快殺掉晁錯來向吴王認錯，吴軍纔可停止。皇上派袁盎擔任太常，竇嬰擔任大將軍。這兩人一向友好，到吴王謀反，京師附近諸陵的頭面人物和長安城中的賢能官吏都争着依附這兩人，跟在他們身後的車子每天都有幾百輛。

及晁錯已誅，盎以泰常使吴。吴

等到晁錯已被誅殺，袁盎以太常的身份出使

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初，盎爲吴相時，從史盗私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與侍者通”，乃亡去。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盎使吴見守，從史適在守盎校爲司馬，乃悉以其裝齎買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醉西南陬卒，卒皆卧。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吴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君從史盗侍兒者也。”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累公。”司馬曰：“君弟去，臣亦且亡，辟吾親，君何患！”乃以刀决帳，道從醉卒直出。司馬與分背，盎解節旄懷之，屐步行七十里，明，見梁騎，馳去，遂歸報。

吴國。吴王想要讓袁盎擔任將領，袁盎不願意。吴王想殺掉他，派一個都尉帶領五百士兵將袁盎圍困在軍中。袁盎當初擔任吴國丞相時，有個從史曾經跟袁盎的婢女私通，袁盎知道這件事，没有泄露，對待從史仍然和以往一樣。有人告訴從史，説“丞相知道你跟婢女私通”，從史便逃回去了。袁盎親自駕車追趕從史，終於將婢女賜給他，仍舊讓他擔任從史。等到袁盎出使吴國被圍困，從史恰好擔任圍困袁盎的校尉司馬，便將他的全部行裝换買了二石濃酒，碰上天氣寒冷，士兵飢渴，圍困西南角的士兵都醉倒了，司馬趁夜晚領袁盎起身，説道：“您可以走了。吴王預期在明天殺您。”袁盎不相信，説道：“您是幹什麽的？”司馬説：“我是原先做從史私通婢女的人。”袁盎這纔驚駭地道謝説：“您幸好有父母，我不可連累你。”司馬説：“您祇管走，我也即將逃走，藏匿我的父母，您憂慮什麽！”於是用刀决開軍營的帳幕，引導袁盎從醉倒的士兵所把守的路上徑直走出。司馬與袁盎分路而走，袁盎解下節旄揣在懷裹，步行七十里路，天亮時，碰上了梁國的騎兵，騎馬飛奔脱逃，終於回報朝廷。

吴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以盎爲楚相。嘗上書，不用。盎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鬥鷄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在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今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駡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

吴、楚叛軍已被打敗，皇上改封楚元王的兒子平陸侯劉禮爲楚王，袁盎擔任楚相。他曾經上書言事，没被采用。袁盎托病辭職回家閑居，與鄉里人隨俗上下，一起鬥鷄賽狗。洛陽人劇孟曾拜訪袁盎，袁盎熱情地款待他。安陵有個富人對袁盎説：“我聽説劇孟是個賭徒，您爲什麽與他來往？”袁盎説：“劇孟雖然是個賭徒，但他的母親死了，從外地來送葬的車子有一千多輛，這就有超過衆人的地方。况且急難的事人人都有。一旦人家有急難事來敲門求你，不用父母健在去推脱，不用離家外出去推辭。天下仰望的人，祇有季心、劇孟而已。如今您身後經常跟隨着幾個騎馬的戰士，一旦有急事，難道可依靠嗎？”斥責富人之後，不再與他往來。各王公貴官聽到這件事，都推崇袁盎。

盎雖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爲嗣，盎進説，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使人刺盎。刺者

袁盎雖然在家閑居，景帝時時派人向他詢問計謀策略。梁王想謀求成爲皇位繼承人，袁盎進言勸説，以後不要再有這種議論。梁王因此怨恨

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乃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備之！"盎心不樂，家多怪，乃之棓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袁盎，曾派人行刺袁盎。行刺的人來到關中，詢問袁盎的爲人，許多有名人物都滿口稱贊他。刺客就會見袁盎説："我接受梁王的金錢來刺殺您，您是有修養的人，我不忍心殺您。但以後行刺您的還有十多批，要戒備。"袁盎内心不愉快，家裏又多怪事，便到棓先生那裏去占卜問吉凶。返回時，隨後來的梁國刺客果然在安陵城門外面攔住袁盎，將他刺死了。

晁錯

晁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

晁錯是潁川人。曾經在軹縣張恢先生那裏學習過申不害、商鞅的刑名學説，與雒陽人宋孟和劉帶同師。因爲通曉文獻典籍，擔任了太常掌故。

錯爲人峭直刻深。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説。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内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説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説，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絶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晁錯爲人嚴峻剛直而又苛刻。漢文帝時，朝廷没有研究《尚書》的人，衹聽説齊國有伏生，原是秦朝的博士，精通《尚書》，已經九十多歲了，年老不能徵召，文帝於是下令太常派人前往學習。太常派遣晁錯到伏生那裏學習《尚書》，回來後，趁機上書報告學習情况，稱贊解説《尚書》。文帝下詔先後任命他擔任太子舍人、門大夫，後升爲博士。晁錯又上書説："君王所以地位尊貴顯赫，功名傳播萬代之後，是因爲懂得運用刑名之術。因此知道怎樣控制臣下、治理衆人，那麽群臣便畏懼順從了；懂得怎樣聽取各種言論，那麽便不被欺騙蒙蔽了；懂得怎樣安定社會，使百姓富裕，那麽天下百姓就會服從；懂得怎樣對尊長盡忠盡孝，那麽臣子的行爲就具備了。這四條，臣自以爲是皇太子的當務之急。人臣的議論有人認爲皇太子没有必要知道幹什麽事，臣雖然愚笨，實在認爲并非如此。看看上世君王，不能供奉宗廟而被臣子所脅迫殺害的原因，就在於不懂得刑名之術這門學問。皇太子所讀書很多了，所以没有深入掌握刑名之術的原因，在於不深究書中論説的義理。多讀而不知其中論述的道理，這就是勞而無功。臣看到皇太子才智高奇，駕馭、騎射技藝超絶出衆，然而對於刑名之學還没有掌握，這與陛下的心思是有關的。臣希望陛下選擇一些聖人之術，又可用於今世的，用以賜教皇太子，根據情况讓太子陳述出

來。望陛下明察、裁决。”皇上稱善，於是拜授晁錯爲太子家令。由於他的善辯才能得寵於太子，在太子家中號稱爲“智囊”。

是時匈奴强，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驅略畜産；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没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兹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厄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静不

這時匈奴正强大，多次侵邊，皇上發兵抵禦。晁錯上書論兵事，説：

臣聽説漢興以來，胡人多次侵入邊地，小規模侵入就獲得小利，大規模侵入就有大利；高后時再侵入隴西，攻城搶劫邑鎮，驅掠畜産；之後又侵入隴西，殺害官兵，大舉搶掠。臣聽説戰勝的威力，可使民氣百倍；失敗的兵卒，至死也不能振奮。從高后以來，隴西三次被匈奴困擾，民氣受到摧折傷害，没有取勝的信心。今天隴西的官吏，仰仗先祖神靈，奉行陛下明詔，和睦團結士卒，激勵他們的氣節意志，唤起受傷害的百姓來抵擋正氣盛的匈奴，以少擊衆，殺死匈奴一王，對於擊敗衆多士兵十分有利。不是隴西之民有勇怯之分，而是將吏表現得巧妙、拙笨有不同而已。因此兵法説：“有必勝的將領，没有必勝的百姓。”由此看來，安定邊境，建立功業，在於良將，不可不加以選擇。

臣又聽説用兵，臨戰交鋒最緊急的有三件事：一是占領有利地形，二是士兵服從命令、訓練有素，三是兵器精良、使用便利。兵法説：寬有丈五的溝渠，漫過車的水，山林和壘集的石塊，長流之水、大的丘陵，草木生長之地，這是步兵用武之地，車兵騎兵在這裏戰鬥二不當一。土山丘陵，連綿不斷，平原曠野，是車、騎的用武之地，步兵在這裏交戰十不當一。高低懸殊，河谷居其中，居高臨下，這是弓弩的用武之地，使用短兵器百不當一。兩陣相臨近，平地短草，可前可後，這是長戟兵器用武之地，使用劍盾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葱蘢，枝葉茂密，這是長矛短矛用武之地，使用長戟二不當一。道路曲屈，險阻交錯，這是劍盾的用武之地，使用弓弩三不當一。士不經選拔、訓練，卒不熟練兵器，起居動作不精，動静

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不協調、不穩定，爭奪利益不能到手，躲避災難不迅速，前面攻擊後面懈怠，與金鼓指揮脱節，這些都是不熟習訓練管理部隊的過錯，這種士兵交戰時百不當十。兵器不鋭利，與空手相同；鎧甲不堅硬，與袒肉露體相同；弩不能射到遠處，與短兵器相同；射箭不中目標，與没有箭相同；中目標而不能入内，與没有箭頭相同：這些是將領没有察看檢查兵器所造成的災禍，在這些情況下交戰，五不當一。因此兵法説：兵器不鋭利，就是把士兵交給了敵人；卒不可用，就是把將領交給了敵人；將領不知用兵謀略，就是把國君交給了敵人；國君不懂擇將，就是把國家交給了敵人。這四方面，就是用兵要領。

臣又聞小大異形，强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强，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鬥，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

臣又聽説小與大形狀是不同的，强與弱力量是不同的，險與易具有不同的防備。以低微之身去事奉强者是小國所表現的形態；聯合小國攻打大國，是勢均力敵之國的形態；以夷攻夷，是中原之國的形態。如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原不同。上下山坡，出入溪澗，中原的戰馬不如匈奴的戰馬；險道傾側，邊奔跑邊射箭，中原的騎手不如匈奴騎手；風雨疲勞，飢渴不困乏，中原人不如匈奴人：這些是匈奴的長技。若是平原地帶，輕車驍騎，匈奴就容易亂了陣；强弩長戟，射的寬闊距離遠，匈奴的弓不能比；堅硬鎧甲、鋭利兵器，長短相配合，游弩往來支應，列隊的士兵一齊向前，匈奴士兵就不能抵擋；騎射手射出騶矢，射同一目標，匈奴的革笥、木薦遮擋不住；下馬地上搏鬥，劍戟相交，脚步前後移動，匈奴人的脚不能快速相連：這些是中原之長技。由此看來，匈奴之長技有三，中原的長技有五。陛下又發兵數十萬之衆，用來誅殺數萬人的匈奴，計算衆寡，就是以一擊十之術了。

雖然，兵，凶器；戰，危事

雖然是這樣，兵器還是凶器；戰爭還是

也。以大爲小，以强爲弱，在俯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争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

危險的事情。不懂用兵之道和方法，就會以大爲小，由强變弱，這種變化也僅僅在於俯仰之間那樣容易。用人的死亡换取勝利，就會失足而不振，悔之不及。帝王成功之道，立足於萬全之策。今天來投降的胡人義渠蠻夷等是歸義的，部衆有幾千人，他們的飲食、長技與匈奴相同，可以賜給他們硬鎧甲棉衣，强弓利矢，再增加邊郡的良騎。讓明將能知他們的習俗，使他們和睦相處，就在於用陛下之明智去節制統帥。要是有了險阻，用這一辦法對付；平地通道，就用輕車騎手去對付。兩軍互相配合，協同作戰，各用其長技，横向上使用衆多士兵，這就是萬全之策。

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書傳上説："狂夫之言，請明主選擇。"臣晁錯愚笨鄙陋，冒犯死罪進上狂言，望陛下裁擇。

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文帝十分贊揚晁錯的陳述，便賜給他璽書回答，説："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所講兵事三章，聽到了。書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如今不是這樣。言者不狂，而擇取的人却不明智，國家的大患，就在於此。要是讓不明智去選擇不狂，就是聽一萬條上書也是有一萬次對付不了。"

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

晁錯又論守邊備塞，鼓勵農耕，致力本業，當世的二件緊急要務，説：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粤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

臣聽説秦朝北攻胡、貉，在黄河上修築工事，南攻楊、粤，安置了戍守士卒。他們發兵攻胡、粤的目的，并非保衛邊地、救助死亡，而是貪圖擴大，因此功業尚未建立天下就大亂起來。要是發兵而不知道所處的形勢，交戰就會被人擒獲，屯守就會讓士卒老死在邊地。胡、貉之地是陰寒之處，草木生長出三寸，而冰凍厚達六尺，食肉飲酪，人們肌肉緊密，鳥獸長着細毛，很能耐寒。楊、粤之地少陰多陽，人們的肌肉疏鬆，鳥獸長着稀毛，性能耐暑熱。秦朝的戍卒不能適應邊地水土，戍守士卒死在邊境，運輸的士卒、民工跌死在路上。秦民上路，如赴刑

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

場，因此政府就强制徵發，名曰“讁戍”。先徵發有罪被貶官吏及上門女婿、小商販，然後徵發曾經入過商人户籍的，又往後是徵發祖父母、父母曾經入過商人户籍的，最後徵發居住在閭左的所有窮人。徵發不順利，上路的服役人深切怨恨，有背叛之心。凡是百姓在防守、攻戰中寧死而不降敵，就是用計謀實現的。因此戰勝固守就應有拜爵之賞賜，攻城掠地就要奪取戰利品使士兵家室富足，所以能讓士衆甘願冒着箭矢和石塊，赴湯蹈火，視死如歸。今天秦朝徵發士卒，有萬死的災害，而無銖兩之報賞，戰死之後不能免除一算錢的賦税，天下人清楚地看到災禍的火焰已經燒到身邊。陳勝前往戍邊，到了大澤鄉，爲天下率先倡導起義，天下人從之如流水，就是因爲秦朝用暴力强行徵發勞役的惡果。

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絶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

胡人衣食之業不固定在土地上，這就自然形成了輕易來擾亂邊境的形勢。怎麽證明呢？胡人食肉飲酪，穿皮衣，没有城市田宅去居住，像飛鳥走獸在曠野，遇到甜美水草便停下來，草盡水竭便移走。由此看來，轉移不定，時而到達，時而離去，這就是胡人的生存的職業，而在中原就會造成離開耕地的局面。如今讓胡人在幾處轉移放牧，在塞邊行獵，有時到燕、代，有時到上郡，有時到北地，有時到隴西，以便窺伺防守的戍卒，卒少就侵入。陛下不救，邊民就絶望而産生降敵之心；去救，派兵少不足以抵抗胡人，多派，路途遥遠，剛剛到達，胡人便已經離開。屯聚不退，費用太大，退回來，胡人又來入侵。如此連年，中原就貧苦而百姓不得安寧了。

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

陛下幸好擔憂邊界，遣將派兵整治邊塞，大有好處。然而讓遠道而來的士卒守邊塞，一年便輪换，不瞭解胡人的特長，不如選拔常居的士卒，建立家室，耕種田地，就此守邊。爲了防守之便，就建造高城深溝，準備壘石，布下鐵蒺藜，再造一城於城内，

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兩城之間相距一百五十步。要害之處，河流經的路口，規劃并建立城邑，計算城邑中居民不少於千家，城周圍應設置防盜用的竹簾，先造居室，準備好農具，然後招募罪人及免去徒刑處罰一年勞役的人居住下來；不够數，招募用成丁奴婢贖罪的和用奴婢買爵的；再不够，便招募百姓想去的，一律賜給高爵位，免除全家賦役。發給冬夏衣服，供給飲食，能自給時停止供應。郡縣百姓可以買爵位，可以買到高級爵位，可同列卿。他們有喪失丈夫或妻子的，由官府給買奴、買妻子、買衣服。人情上説，非有匹配，不能久居其處。塞下之民，利禄不厚，不可讓他們永久居住在危難之地。胡人入侵搶掠，能阻止其搶掠的將被搶的一半財物獎給他，官府出價贖回被搶擄的百姓。這樣，邑里就會互相救助，與胡人去交戰就不怕死。所有這些，并不是讓皇上立德義的，而是想保護親戚生命財産。與東方戍卒不熟習地勢又心畏胡人的情況相比，功勞要高出萬倍。陛下這個時候，徙民充實邊塞，讓遠方的百姓没有屯戍負擔，邊塞的百姓又父子相保，没有被俘虜的後患，好處流傳給後世，陛下就是聖明之君，這和秦朝去服役的怨民相比，利害相差太大了。

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

皇上聽從了晁錯的建議，募民遷徙到邊塞去。晁錯又説：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虚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

陛下幸好募民遷徙到邊塞去，使屯戍之事大大節省，運送物資的費用更加減少，益處顯著。下面官吏真能稱得起厚惠，執行英明辦法，關心遷來的老弱，善待壯士，對他們寬柔和睦而不侵害，讓先來的安樂而不思念故土，那麽貧民便互相招請、勉勵。臣聞古代遷徙到遠方去充實空虚之地，要察看陰陽的調和，嘗嘗水泉之味，查一查土地好壞，觀察草木的長勢，然後營造城邑，編製里區，劃割住宅，開通通向田地的道路，確定田間邊界，先造住室，一家有一堂二室，有門窗的開閉，設置家具，百姓來就可以居

二內，門户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

住，耕作有農具，這就是百姓所以肯輕易離鄉而樂意到新邑去的原因。要給他們準備醫生巫師，以便治療疾病，祭祀祖先、神靈，男婚女嫁，生死相照應，墳墓相跟從，種樹養畜，室屋完整安全，這些足以讓百姓樂於居其處而有長住久留之心。

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

臣又聽說古代設置邊地縣城是爲了防備敵人侵犯的，讓五家爲一伍，有伍長；十長爲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各長都是邑中賢才又有保護能力，熟習地形和民心，閑居就讓百姓練習射箭，外出就教民如何應敵。因此對內是卒伍編制，對外就是軍政制度。訓練完成之後，就不許再遷徙，幼年時同游，成年後就共事。夜戰憑聲音認出自己人，便足以互相救護；白天作戰眼睛能看到，便足以相認；愛護之心，足以拼死相救。這樣，用厚賞勸導，用重罰威懾，那麽死亡在前面也不會轉回身退逃。所遷徙之民不是健壯有材力的人，衹是消耗衣糧者，不能使用；雖然有勇力，没有良好官吏，和無功是一樣的。

陛下絶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陛下斷絶與匈奴和親，臣估計今冬胡人會南來，重創胡人一次，便永久受創。想確立威嚴，必須從使用弓弩開始，來犯而不能重創，讓敵人得勝而去，以後就不易降服了。愚臣無識，希望陛下裁察。

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

後來下詔朝廷官員推薦賢良文學之士，晁錯也在推舉之列。皇上親自策詔，説：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并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

十五年九月壬子日，皇帝説："以前大禹廣求賢士，擴及到境外，四方邊遠的盡頭以內，舟車所能達到的地方，人迹能去之處，無不聽命，以彌補其施政之缺陷；近者獻出明亮，遠者獻出智慧，和善勉力，以助天子。所以大禹能不失去德政，夏朝長久盛美。高皇帝親除大害，去禍亂之踪迹，選拔豪傑英才，作爲一官之長，極盡力争提出勸諫，彌補天子朝政的缺陷，而擁戴漢家王

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内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呼，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錯對曰：

平陽侯臣窋、汝陰侯臣竈、潁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黄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管子而爲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托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

朝。幸賴上天之靈，宗廟之福，天下安定，延及到四方邊界各民族。今朕即天子正位，以繼承宗廟的祭祀，朕既没有高德，又不聰敏，明亮度不能照射、洞察，智慧不能使國家大治，這是諸大夫看得見的。因此下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郡守，各憑自己的意志，選出賢良優秀人才，深明國家大體，通曉人事的變化，敢於直言極力勸諫的，各有若干人數，將用來輔佐匡正朕的不完備之處。有二三名大夫可以論述國體、人事、勸諫三方面的道理，朕十分嘉許，因此讓諸大夫登朝，親自告諭朕的旨意。大夫應陳述國體、人事、直諫三道要領，深思朕德之缺乏之處，官吏辦事不公正，政事不宣通，百姓不安寧，四者缺漏、錯誤之處，全部講出自己的意見，不要隱瞞。上可以進獻先帝之宗廟，下可以興辦愚民的美好利益，寫成篇章，朕要親自閲覽，觀察大夫用來輔佐朕的建議，是盡到了責任還是没有把話説完、説透。寫下來，周密慎重地封閉起來，由朕親自拆封，大夫們應正言直論，不要顧忌當權官吏的阻撓。啊，要切戒啊！被推薦來的二三位大夫應抒發自己的意志，不要怠慢！”

晁錯回答説：

平陽侯臣曹窋、汝陰侯臣夏侯竈、潁陰侯臣灌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公孫昆邪所推薦賢良太子家令臣晁錯冒死再拜説：臣聽説古代英賢之主無不求賢士來輔佐自己，因此黄帝得力牧而在五帝中名列首位，大禹得咎繇成了三王的鼻祖，齊桓公得管仲成了五霸之長。今陛下講到從大禹至高皇帝之選拔豪傑英才，自謙不明，以求賢士輔佐，責備之至。臣觀上世史傳，像高皇帝一樣建功立業，陛下之大德從而得到賢士輔佐，都是有司看到的，刻在記録功勛的玉版上，藏在金匱之中，經歷年月，傳至後世，爲帝王所宗仰，與天地相終始。今臣曹窋等把晁錯拿來充數，很不合明詔尋求賢良的旨

天地相終。今臣窋等乃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

意。臣晁錯草茅之臣，没有見識，冒死獻上愚對，説：

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動静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産，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祅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

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自以古代的五帝來説明它。臣聞五帝神智聖明，那些大臣都不如五帝聖明，因此親自處理政務，在正殿之中，宣明政教的明堂之上。處事上符合天時，下順應地利，中得人和。因此衆生之類無不被覆蓋，生長在土地中的萬物無不被托載；用光明來照耀，没有偏異；恩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産物，都受到潤澤。然後陰陽調和，四季有節，日月生光，風雨適時，膏露普降，五穀豐登，妖孽滅絶，毒氣息滅，民不生疾病，黄河現出圖，洛水現出書，神龍到來，鳳凰飛翔，德澤遍布天下，靈光施至四海。這就是配天應地，治國大體的基本内容。

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内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

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用古代三王來説明。臣聞三王君臣都賢明，因此合謀相輔助，計謀安定天下，無不從人情出發。人情無不想長壽，三王保護人們的生命而不加以傷害；人情無不想富，三王讓人們財富豐厚而不使人窮困；人情無不想安寧，三王維持社會秩序而不去危害人民；人情無不想舒適，三王節省人力而不竭盡民力。三王制訂法令，合於人情然後執行；發動民衆興辦事業，從人事出發然後去實行。以己之心爲根據來要求别人，把自己的好惡也用到别人身上。自己心裏討厭的，不可强加於人；自己心裏想要辦的，不要禁止人們去辦。這樣的話天下就歡迎政府的政令，佩服政府的恩德，敬仰他們就像父母一樣，像流水一樣跟從他們；百姓和睦親愛，國家安寧，名分地位的秩序不混亂，延續到後代。這些就是明瞭人事終始的人事之道。

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

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認爲五霸之臣能明瞭。臣聞五霸不如他們的大臣，因此

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禄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己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罪大者罰重，罪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内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污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

把國家托付給大臣，把大事交由大臣辦理。五霸的輔佐大臣作爲人臣，省察己身而不敢逾越誣上，遵守法令不容私情，盡心力而不敢自誇，遭遇災難不避死亡，見賢人而不搶占在上位，受禄不超過法定的標準，不用無能者居尊顯之位。自己的行爲就是這樣，可以説是按規矩辦事的臣子。他們制訂法律，不是爲傷害民衆設置陷阱，而是用來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免除暴躁。他們進行獎賞，不是白白收取民財妄自送人的，是用來鼓勵天下忠孝而宣揚其功勞的。因此功多的人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收取民財報賞其功勞，百姓之所以不痛恨，是知道付出的是爲了自己的安定。他們實行處罰，不是用憤怒妄加誅殺來放縱暴躁之心，而是爲了禁絶不忠不孝甚至是危害國家的行爲。因此，罪大的重罰，罪小的輕罰。這樣，百姓犯了罪至死也不會怨恨，知道招來對犯罪的處罰，是咎由自取。制訂法律如果是這樣，可以説是公平正直的官吏了。法律違背了情理，請求修改，不要用來傷民；君主執行的暴烈，就反過來恢復正確作法，不要用來傷害國家。補救國君的過失，發揚國君的美德，彰明國君的功勞，使國君内無邪僻行爲，外無損害污穢的壞名聲。侍奉國君到這種地步，可謂直言極力勸諫之士了。這正是五霸之所以用德政來扶正天下，威勢校正諸侯，功業盛美，名聲顯赫的原因，舉出天下賢明君主的話，五霸就是突出的代表，這是自己不如其臣而能用直言極諫彌補不足的辦法。今天陛下統領人民的衆多，威武的莊重，德惠的深厚，令行禁止之勢，超過五霸萬萬倍，然而賜給愚臣的詔策説‘彌補朕的不足’，愚臣怎麽還能够認識到陛下的高明而要去奉承！

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

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用秦事來説明。臣聞秦開始兼并天下時，它的國君不及三王，而大臣也不及三王的輔臣，然而功業的建立并不遲慢，爲

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并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强。夫國富强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宫室過度，耆欲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群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絶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奸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内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絶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絶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罪人亡帑；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恤少孤；罪人有期，後宫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奸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

什麽？地形方便，山川有利，財富充足，民善於作戰。它與并存的六國相比，六國臣主都是無能之輩，計謀不統一，民不能任使，因此，這時秦國最富强。國强而鄰國混亂，最具備稱帝的條件，所以秦國可以兼并六國，立爲天子。當時，三王建立功業的辦法不能被采納。到後來衰敗之時，任用不肖而聽信讒賊；宫室超過限度，奢侈的欲望没有極限，民力疲盡，賦斂没有節制；妄自稱賢，群臣因恐懼而争相阿諛，驕横放縱，不顧災禍臨頭；妄賞以隨個人喜好，妄誅以發泄怒心，法令煩苛殘害下民，刑罰酷暴，輕易處决，親自射殺人命；天下寒心，不能安定居住，奸邪官吏，利用亂法，横施威風，獄官判官，生殺專斷。上下瓦解，各自爲政。秦剛開始内亂時，官吏先侵奪的對象是貧人賤民；到中期，所侵害的是富人官吏之家；到了末路時，所侵害的是宗室大臣。因此，親疏皆危，内外怨恨，離散逃亡，人有叛心。陳勝首倡，天下崩潰，斷絶了宗廟祭祀，爲異姓占有國家。這就是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今陛下配天之時，象地之利，蔭澤萬民，除絶亡秦遺迹，廢去亂法；親身提倡本業，杜禁奢侈末業；消除煩擾，寬厚愛人；肉刑不用，犯罪不及妻子；誹謗不治罪。廢禁鑄錢律；打通關塞，不猜疑諸侯；禮敬長老，撫恤少孤；罪人有期，後宫出嫁；尊敬賞賜孝悌，農民在朝廷足用時免租；明詔軍中師長，愛惜士卒和官員；尋求正派官吏，廢退奸邪之官；除去宫刑，害民者處死；慰問百姓，列侯回到封國；親自耕田，節省用費，向百姓昭示不侈。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革舊，安定海内，大功數十項，都是上世所難以辦到的，陛下實行了，道德純厚，是天下百姓之大幸。

德厚，元元之民幸矣。

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

詔策曰“永遠糾正朕的不合德義的言行”，愚臣不足以當此。

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聖賢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盗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

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用五帝的賢臣來説明。臣聞五帝之臣不如五帝，五帝便親自去辦；三王臣主皆賢，便臣主共同操心；五霸不及其臣，便任使其臣。這便是不棄神明之德，不廢聖賢之名，各在當世建立功德。傳曰“以往的事追不回來，將來的事還可以等待，能明白世事者就是天子”，説的就是這個意思。我私下聽説戰不能取勝就改换他的封地，百姓貧窮就改變他的職業。今陛下神明厚德，素質之才不低於五帝，主宰天下，至今十六年，民不增富，盗賊不衰減，邊境没有安定，其所以是這樣，有人説陛下没有親身辦事，而在等待群臣去辦。如今當政大臣都是從天下各地選拔上來的，然而不能望見陛下清明之光，就像五帝的輔佐之臣。陛下不親自處理，而等待不望清明之光的臣子，臣私自以爲神明之德就要被自己遺棄。日損失是一日，歲損失了是一歲，日月更加臨近夜暮，盛德不普及到天下，來流傳萬世，愚臣不自量力，私下爲陛下惋惜。冒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見，臣言僅供陛下裁擇。

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繇是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

當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衹有鼂錯是最高等級，由是升爲中大夫。鼂錯又説宜削諸侯，還有法令應更改的，寫出共三十篇。孝文帝雖然不盡采納，然而驚奇他的才華。當時，太子稱善鼂錯的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喜歡鼂錯。

景帝即位，以錯爲内史。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内史府居太上廟堧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門南出，鑿廟堧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即請間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

景帝登位後，用鼂錯作内史。鼂錯多次請求單獨談論政事，景帝每每聽從，寵愛超過了九卿，法令被修改的很多。丞相申屠嘉心裏不滿，但又無力加以傷害。内史府建在太上廟圍墻裏的空地上，門向東開，進出不方便，鼂錯便向南邊開了兩扇門出入，鑿開了太上廟的圍墻。丞相申屠嘉聽説後，非常生氣，打算藉這個過失撰寫奏

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堧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

章請求誅殺晁錯。晁錯聽到這個消息，當夜請求單獨進見皇上，原原本本地向皇上說了這件事。丞相上朝奏事，趁機說了晁錯擅自鑿開太上廟的墻作門，請求把他交給廷尉處死。皇上說："這不是廟墻，是廟外空地上的圍墻，不牽涉到法律。"丞相謝罪，退朝後，生氣地對長史說："我應該先殺掉他再報告皇上，却先奏請，反被這小子出賣，因此失誤。"丞相於是發病死了，晁錯因此更加顯貴。

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嘩。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

晁錯被提升爲御史大夫，陳述諸侯的罪過，請求削減他們的土地，收回他們的旁郡。奏章送上去，皇上命令公卿、列侯和皇族集會討論，没有誰敢非難，衹有竇嬰不同意，從此和晁錯有了隔閡。晁錯修改的法令有三十章，諸侯嘩然，憎恨晁錯。晁錯的父親聽到這個消息，從潁川趕來，對晁錯說："皇上剛纔即位，您執政掌權，侵害削弱諸侯，疏遠人家的骨肉，人們都責怪怨恨您，爲什麽這樣作呢？"晁錯說："當然嘛。不這樣，天子不會尊貴，國家不得安寧。"晁錯的父親說："劉家的天下安寧了，而晁家却危險了，我離開您回去了！"便服毒藥死去，臨死時說："我不忍看到大禍連累自己。"

後十餘日，吴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言袁盎，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曰："君嘗爲吴相，知吴臣田禄伯爲人乎？今吴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吴王即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盎對曰："吴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吴得豪桀，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吴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奸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

十幾天之後，吴、楚七國皆反，以誅晁錯爲名。皇上與晁錯商議出兵事，晁錯想讓皇上親自率兵，由他居守後方。當時竇嬰正推舉袁盎，受詔入見，皇上正與晁錯籌劃軍糧。皇上問袁盎說："你曾擔任吴國相，知道吴臣田禄伯的爲人嗎？今吴、楚反，你怎麽看？"回答說："不足憂，今天就可以打敗。"皇上說："吴王就山鑄錢，煮海爲鹽，引誘天下豪傑，頭裹白巾爲號起事，這個計劃還没有完善，那能放棄呢？爲什麽說他不足擔憂呀？"袁盎回答說："吴國銅鹽之利是有的，哪裏去找豪傑來引誘！真是讓吴國得到豪傑，也衹是輔政爲誼，不會反叛。吴國所引誘的人，都是一些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奸人，所以招來後爲亂。"晁錯說："袁盎策很好。"皇上說："平亂之計怎麽訂？"袁盎說："請左右人等退下。"左右人退下，晁錯一人留下。袁盎說："臣要說的，人臣不得知。"於是讓晁錯退下。晁錯

知。”乃屏錯。錯趨避東箱，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吴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吴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盎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乃拜盎爲太常，密裝治行。

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曰：“吴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産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吴楚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晁錯死，吴楚罷不？”鄧公曰：“吴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强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

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年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鄧先

忙避到東厢房，深恨袁盎。皇上急問袁盎，回答說：“吴、楚相送來書信，說高帝封子弟爲王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罰諸侯，削奪他們的土地，所以反名是‘西進共誅晁錯’，恢復原有封地就罷兵。如今的計策，衹有斬晁錯，派使者赦吴、楚七國，恢復故地，那麽不會流血就可以全都罷兵。”於是皇上默不作聲，很久纔說：“看看情况如何，我不愛一人以謝天下。”袁盎說：“愚計拿出來，衹能是皇上好好合計。”於是任袁盎爲太常，秘密打點行裝起程。

十幾天後，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張歐上奏彈劾晁錯說：“吴王反逆無道，想危害宗廟，天下應當共誅之。今御史大夫晁錯建議說：‘兵幾百萬，單獨交給群臣不可靠，陛下不如親自率兵，讓晁錯留守。徐、僮周圍未攻占的地方可以給吴。’晁錯不稱頌陛下德義誠信，想疏遠群臣百姓，又想用城邑給吴，没有盡臣子之禮，大逆無道。晁錯應當受腰斬刑罰，父母妻子兄弟無論老少都應處死。臣請按法論處。”皇上批示說：“可以。”晁錯毫無所知。便派中尉召晁錯，騙上車經過街市，晁錯穿着朝服在東市被斬。

晁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擔任校尉，這時擔任將領進攻吴、楚叛軍。他回京師，上書報告軍事情况，進見皇上。皇上問道：“你從軍中來，聽到晁錯死了，吴、楚退兵没有？”鄧公說：“吴王謀反已有幾十年了，因削減他的封地而發怒，以誅殺晁錯爲名，他的本意不在晁錯呀。而且我擔心天下的士大夫閉口，不敢進言了！”皇上說：“爲什麽呢？”鄧公說：“晁錯憂慮諸侯强大了不能够制服，所以請求削減諸侯的封地，藉以尊崇朝廷，這是萬世的好事。計劃剛開始實行，竟然遭受殺戮，對内來說，堵塞了忠臣的口，對外來說，替諸侯報了仇，我私下認爲您這樣做是不可取的。”這時，景帝長聲嘆息，說道：“您說的對，我也悔恨這件事。”於是任命鄧公擔任城陽中尉。

鄧公是成固人，多有奇特的謀略。建元年間，朝廷招納賢良，公卿們推舉鄧公，這時鄧公

時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黄老言顯諸公間。

免了職，由平民起用做了九卿。一年後，鄧公又托病辭職回家。他的兒子鄧章因爲研究黄帝、老子的學説，在朝廷大臣中間很有名望。

贊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爲質，引義慷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已變易，及吴壹説，果於用辯，身亦不遂。晁錯鋭於爲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贊説：袁盎雖然不好學，却也善於貫通領會，尚有仁愛之心的本質，引述大義時常常激昂慷慨。遇到漢文帝即位，正是才智得以逢時。時代變化，到景帝時，對吴、楚叛亂的一次建議，用詭計誅殺晁錯，而他自己也終於遭到不測。晁錯敏鋭於爲國深謀遠慮，却看不到自身禍害臨頭。他的父親看得清楚，却自殺於溝渠，無益於挽救敗亡，不如趙母責備趙括，趙括雖敗於長平，却保全了趙家不受連坐法殺害。可悲啊！晁錯雖然不得善終，世人還是哀嘆他的忠心。因此收集他實施政事的有關言論，載於傳記之中。

漢書卷五十

列傳第二十

張馮汲鄭傳

張釋之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與兄仲同居，以貲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爲謁者僕射。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和哥哥張仲一起生活。他用家財買了個騎郎之職，事奉漢文帝，十年來未能升遷，沒有名氣。張釋之說："長久做郎官耗減哥哥的家產，於心不安。"想自動請求免職回家。中郎將袁盎知道他賢能，捨不得他離去，於是奏請調遷張釋之，補謁者缺職。張釋之朝見完畢，趁此上前陳述便國宜民的事。文帝說："現實一些，不要多說遠古的事，要講當前能够實行的。"於是，張釋之就談論起秦、漢之間的事，講起秦朝滅亡和漢朝興起的原因。文帝稱贊好，便提升張釋之爲謁者僕射。

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

張釋之跟隨皇上出行，臨觀虎圈，皇上詢問上林尉登記各種禽獸册子的情況，提了十幾個問題，上林尉左右瞧看，都回答不出來。看管虎圈的嗇夫從旁代替上林尉回答了皇上所問，很詳細，想以此來顯示自己對答如流猶如回響應聲一樣無窮。文帝說："官吏不應該像這樣嗎？上林尉不行！"於是命張釋之宣布嗇夫爲上林令。張釋之上前說："陛下認爲絳侯周勃是什麼樣的人物呢？"皇上答："忠厚長者。"又再問："東陽侯張相如是什麼樣的人物呢？"皇上仍答："忠厚長者。"張釋之說："像那絳侯、東陽侯被稱爲忠厚長者，可這兩個人談論事情時竟連話也說不出。難道讓人們去學這個嗇夫如此喋喋不休的伶牙利嘴嗎！况且秦朝因爲任用那些舞文弄墨的書吏，書吏們爭着拿辦事急快和督過苛刻來互比高低，然而那樣作的弊病衹是照章行事罷了，一點也没

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错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

有仁慈的實情。因爲這個緣故皇上聽不到自己的過失，日益衰敗，傳至二世，天下便土崩瓦解了。如今陛下因嗇夫口齒伶俐就越級提拔他，我擔心天下人會隨風附和，爭相浮誇而不講求實際。況且下面仿效上面快於影子隨形和回響之應聲，陛下辦什麽不辦什麽，不能不謹慎啊！”文帝答應説：“好！”於是不再提拔嗇夫。

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宫，上拜釋之爲公車令。

皇上上車，召張釋之陪乘。車子緩緩地前行，皇上問秦朝的弊病，張釋之都如實作了回答。到了宫中，皇上授張釋之爲公車令。

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

不久，太子與梁王同乘一輛車入朝，經過司馬門没有下車，當時張釋之追上去制止太子、梁王不得進入殿門。便檢舉他倆在司馬門不下車爲不敬罪，彙報上去。薄太后知道了這事，文帝摘下帽子陪罪道：“怪我教導兒子不嚴。”薄太后這纔派使者傳令赦免太子、梁王，他倆然後纔得以進宫。文帝從這件事認爲張釋之與衆不同，任爲中大夫。

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厠。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

不久，張釋之官至中郎將。他隨從皇上到霸陵。皇上坐在自己陵墓上頭的北邊遠望。這時慎夫人跟隨，皇上指着去新豐縣的路對慎夫人説：“這便是向邯鄲去的路啊！”皇上讓慎夫人彈瑟，自己和着瑟的曲調唱歌，情意凄凉悲傷，回頭對群臣説道：“唉，拿北山的好石頭做外棺，把紵麻、綿絮剁細充塞在石椁的縫隙，再用漆粘合起來，難道還能打得開麽！”近侍都説：“好。”張釋之上前説道：“假使它裏面有能够引起貪欲的東西，即使封閉南山作爲棺，也還有縫隙；如果裏面没有能够引起貪欲的東西，即使没有石棺，又何必憂慮呢?”文帝稱贊説得對。此後，升張釋之爲廷尉。

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

不久，皇上行經中渭橋，有一個人從橋下跑出來，使皇上駕車的馬受了驚。於是令騎士把那人逮捕，交付給廷尉治罪。張釋之審問那人。那人回答説：“我是長安縣鄉下人，來這裏，聽到清道戒嚴，急忙躲到橋下。過了好久，以爲皇上已經過去，便從橋下出來，見到皇上的車馬和儀仗隊就在眼前，立即轉身跑了。”張釋之據此上奏應得的刑罰，説：“此人違反了清道戒嚴的號

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

令，應處以罰金。"文帝大怒道："這個人驚了我的馬，幸虧我的馬脾性温和，假若是别的馬，不早就摔傷我了嗎？可廷尉却僅衹處以罰金！"張釋之説："法律是天子與天下人共同遵從的。如今法律是這樣規定的却要加重處罰，這樣法律就不能取信於民了。况且在當時，皇上令人就地殺掉他也就罷了。如今既然交付給廷尉，而廷尉是天下公平的象徵，一旦有偏，天下使用法律時都會任意或輕或重，老百姓往哪兒安放他們的手脚？望陛下明察。"好久，皇上説："還是廷尉辦得對。"

其後人有盗高廟座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盗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盗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基。今盗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啓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

那以後，有人偷了高祖廟内神座前的玉環，被捕。文帝大怒，交給廷尉治罪。張釋之依照法律中偷盗宗廟服飾器物的條文，奏請判處斬首。皇上勃然大怒道："那人胡作非爲，居然偷盗先帝宗廟中的器物！我之所以交付給你廷尉審理，是想使他滅族，而你却按照通常的法律條文奏請，這不是我所用來恭敬承奉先人的本意。"張釋之脱帽叩頭解釋説："按照法令這樣判處已經到極限了。况且斬首與滅族同是死罪，但以逆順輕重的程度爲根據。今日偷盗宗廟的器物便誅滅他的全族，假設愚民偷挖了長陵上的一捧土，陛下將又怎樣施加給他刑罰呢？"後來文帝和薄太后談論了這件事，於是便批准了廷尉的判决。當時，中尉條侯周亞夫和梁相山都侯王恬啓看到張釋之議論公正，就同他結爲親密朋友。張釋之由此受到天下人的稱頌。

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

後來文帝駕崩，景帝即位，張釋之想起得罪過景帝而心中害怕，便托病請假。他想辭職離開，怕會隨即招來更大更重的刑罰；想進宫當面謝罪，却又不知走什麼門路。後來他采用王生的計策，終於進見景帝當面道歉。景帝没有責怪他。

王生者，善爲黄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襪解"，顧謂釋之："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

王生擅長黄老學術，是位隱士。曾經被召進殿廷中，當時公卿大臣都相聚而立。王生是老年人，説："我的襪帶子鬆脱了！"回頭看張廷尉説："請給我把襪帶子繫好！"張釋之跪在地上給他把襪帶子繫好了。過後有人責問王生説："怎麼偏偏在朝廷上當衆侮辱張廷尉？"王生説："我

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年老并且地位卑賤，自料終究不會有什麼好處給張廷尉。張廷尉正是當今天下名臣，我姑且委屈他一下，讓他跪下給我綁襪帶子，是想以此來抬舉他。”各公卿聽了這話，都稱賢王生而敬重張廷尉。

釋之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張廷尉奉事景帝一年多，被降爲淮南王相，也還是因爲從前得罪過景帝的緣故。張釋之年老得病去世。他的兒子叫張摯，字長公，官做到大夫，被免職。由於他不善於討好當權者，所以直到身死再没有做官。

馮唐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已？”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帥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説，乃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

馮唐，他的祖父是從前趙國人。父親移居到代郡。漢朝建立後，遷到了安陵。馮唐以孝行著名，被推舉爲郎中署長，事奉漢文帝。文帝乘車經過郎中官署時，問馮唐説：“老人家爲何還在做郎官？家住在哪裏？”馮唐都作了如實回答。文帝説：“我居代地時，我的尚食監高祛多次對我稱贊趙將李齊賢能，講述鏖戰於鉅鹿城下的故事。如今我每逢進餐，都要想到李齊鏖戰鉅鹿的情景。老人家知道李齊這個人嗎？”馮唐回答説：“李齊爲將帶兵還不如廉頗、李牧。”皇上問：“根據什麼？”馮唐説：“我祖父在趙國時，官職是帥將，熟交李牧。我的父親從前當代王相，密交趙將李齊，瞭解他的爲人。”皇上聽完馮唐講述廉頗、李牧的爲人，很高興，於是拍打着大腿説：“唉，可惜我偏偏得不到廉頗、李牧這樣的人來作我的將領，不然，我還擔憂匈奴嗎！”馮唐説：“惶恐慚愧！陛下即使得到了廉頗、李牧，也不可能任用。”皇上大怒，起身回宫。許久，召見馮唐埋怨説：“你爲什麼當着衆人的面侮辱我？難道没有僻静處嗎？”馮唐謝罪説：“我這個粗鄙人不懂忌諱。”

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内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决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

當時，匈奴新近大舉入侵朝那，殺死了北地郡都尉孫卬。皇上憂慮匈奴的入侵，於是終於又問馮唐説：“你怎麽知道我不能任用廉頗、李牧呢？”馮唐答道：“我聽説上古時君王遣將出征，臨行跪下推着車子，説：‘國門以内的事我來决定，國門以外的事情將軍决定；軍功、爵位和賞賜都决定於將軍，歸來再奏朝廷。’這不是空話

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决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顔聚代之。是以爲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説。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啊。我的祖父説，李牧給趙國領兵守邊時，把從軍中交易市場上徵收的租税都用來犒賞將士，賞賜由將軍决定，朝廷不從中干預。托付給他重任而責令他成功，因此李牧纔能盡他的智慧和才能，挑選合格的戰車一千三百輛，善射的騎兵一萬三千，精鋭的士卒十萬，依靠這支部隊在北面驅逐匈奴單于，打敗東胡，滅掉澹林；在西面抑制强秦；在南面抗拒韓、魏。當此之時，趙國幾乎成爲霸主。此後恰遇趙王遷即位，他的母親原是個賣唱的藝人。趙王遷即位聽信寵臣郭開的讒言，終於誅殺了李牧，讓顔聚代替他。因此軍敗卒逃被秦國消滅。如今我私下聽説魏尚任雲中太守，把軍市交易的税收全部拿來犒賞將士，還拿出私人的俸錢，每五天殺一次牛，宴請賓客、軍吏和親近的屬官。因此匈奴遠遠躲避不敢接近雲中要塞。匈奴曾經入侵一次，魏尚率領兵馬抗擊，所殺死的敵軍很多。那些士卒都是平民百姓家的子弟，從田間來參軍的，哪裏知道什麽‘尺籍’、‘伍符’這類軍法條令。整天努力作戰，斬敵首，捕俘虜，可向衙門報功時，衹要一句話不符合，司法官們就援引法令來制裁他們。他們的賞賜未能兑現而司法官所奉行的法令却必定執行。我認爲陛下法令太吹毛求疵，賞賜太輕，懲罰太重。况且雲中郡守魏尚僅由於上報斬殺敵軍的數目差了六個首級，陛下就把他交付給司法官治罪，削奪了他的爵位，判處一年徒刑。由此説來，陛下即使得到了李牧，也是不可能重用的。我的確愚蠢，觸犯了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聽罷高興。當天就令馮唐持節出使赦免魏尚，重新讓他擔任雲中郡守，并起用馮唐爲車騎都尉，掌管中尉和各郡、國的車戰之士。

十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爲官，乃以子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魏尚，槐里人也。

十年，漢景帝即位，讓馮唐去做楚國的丞相。漢武帝即位後，詔舉賢良，推舉馮唐。馮唐當時已九十多歲了，不能再任官職，便讓他的兒子馮遂做郎官。馮遂字王孫，也是個傑出的人才。魏尚，槐里人。

汲黯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至黯十世，世爲

汲黯，字長孺，濮陽縣人。他的祖先受到古時衛君的寵愛。到汲黯是十代，世代任卿大夫。

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

汲黯受益於父親的職位，孝景帝時作太子洗馬，因爲辦事嚴肅被人敬畏。

武帝即位，黯爲謁者。東粤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吴而還，報曰："粤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内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内，河内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内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耻爲令，稱疾歸田里。上聞，乃召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内，遷爲東海太守。

武帝登上帝位，汲黯作謁者。東越部族内部互相攻戰，皇上派汲黯前往視察。他没到東越，僅到會稽郡界就回來，彙報説："東越人相互攻戰，他們的習俗本來是這樣的，不值得煩勞天子的使者。"河内郡失火，燒了一千多家，皇上派汲黯前往視察。回來彙報説："平民家庭不慎起火，由於房屋毗連，以致火勢蔓延燃燒，不值得發愁。我經過河内郡，河内郡的貧民受水災旱災的有一萬多家，有的甚至父親吃兒子或兒子吃父親的尸體。我衹是見機行事，憑着所持的符信把河内郡官倉儲積的穀米發放出來，賑濟了當地的貧民。我請求讓我歸還符節，受假藉皇上命令的處分。"皇上認爲他賢良，免予處分，調他作滎陽縣令。汲黯以作縣令爲耻辱，托病請假回歸老家。皇帝聽到了就召見他任命爲中大夫。由於多次向皇帝直言極諫，不能久留在宫廷内做官，外調爲東海郡的太守。

黯學黄老言，治官民，好清静，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卧閤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

汲黯學習黄帝、老子的言論，治理官府和民衆事務，愛好清静無爲，選擇郡丞和能幹的書史，把郡中的事務都委托給他們。他治理郡政，衹是掌握與督責檢查大事，不苛求瑣碎細節。汲黯經常發病，躺在寢室裏面不出門。過了一年多，東海郡大爲安定，大家都稱贊他。皇上聽到了，召他來任主爵都尉，位列九卿。他辦事力求清静無爲，注重大政方針，不拘泥於法令教條。

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顔色。常慕傅伯、袁盎之爲人。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

汲黯爲人性情倨傲，缺少禮節，當面指責對方，不能容忍人家的過失。與自己合得來的，很好地對待他們；與自己合不來的，不能耐心接見，士人也因此不依附他。但他愛好學習游俠之士，信任有聲氣和節操的人，平日家居的操行高尚純潔。喜歡直爽地規勸君主改正錯誤，多次冒犯了君主的威嚴。常常羨慕傅伯、袁盎的爲人處世。跟灌夫、鄭當時以及宗正劉棄疾友好。也因爲多次直言進諫，不能長久在京居九卿之位。

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爲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

當汲黯做京官的這個時候，太后的弟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的官員拜見他，田蚡却傲不答禮。但汲黯會見田蚡不曾行過拜禮，經

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

常拱手行禮。天子正招選賢良文學和信奉孔子學說的儒者，皇上說我想要怎樣怎樣。汲黯對答說："陛下內心有很多欲望，而外面却裝作施行仁義的樣子，能效法唐堯、虞舜的政治嗎！"皇上發怒，改變臉色而宣布停止朝會。公卿們都替汲黯擔驚受怕。皇上退朝，對近臣們說："太過分了，汲黯真蠢！"群臣中有人責怪汲黯，汲黯說："天子設置公卿等輔佐的臣子，難道能讓他們奉承阿諛，迎合意旨，使君主陷入不合正道的地步嗎？況且我既已位居公卿，雖然愛惜自己的身體，那損害國家利益又怎麽辦！"

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嚴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愈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汲黯多病，病了將近三個月，皇上經常賜給休假時間，還是没有痊愈。最後一次發病時，嚴助替他請假。皇上說："汲黯是什麽樣的人物呀？"嚴助說："讓汲黯當官行事，没有什麽超越别人的地方。但是論到他輔助年少的主上，却能沉着堅定地守護已定的事業，即使有人自以爲有孟賁、夏育那樣的勇力也不可能强迫他放棄。"皇上說："對。古時有所謂與國家共患難的社稷之臣，至於汲黯，近似他們了。"

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厠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大將軍衛青入宫中侍候，皇上蹲在厠所裏召見他。丞相公孫弘平常因事進見，皇上有時不戴帽子。至於汲黯進見，皇上不戴帽就不接見。皇上曾經坐在武帳中，汲黯走上前去面奏公事，皇上没有戴帽子，遠遠看到了汲黯，立即避入帷帳中，派近侍的人傳言，批准了他所奏的事。他被皇上敬畏、禮遇到了這種地步。

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虚，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

張湯因改定刑律法令做了廷尉，汲黯多次在皇上面前質問、指責張湯，說："您是正卿，上面不能够發揚先帝們的功業，下面不能够化解天下人的邪心，讓國家安定人民富足和降低犯罪率使監獄空虚，竟然把高皇帝所定律令亂改一氣做什麽？您也將因此而斷絶子孫後代！"汲黯時常跟張湯辯論争議，張湯言詞動聽，常在條文上求深，在小節上過細，汲黯忿怒迸發，駡他說："天下之人説刀筆吏不可以做公卿大官，果真如此。如果按照張湯講的行事，將使天下人叠足而立，斜着眼睛看東西了！"

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

這時，漢朝正在征伐匈奴，招納安撫四方民

黯務少事，間常言與胡和親，毋起兵。上方鄉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决讞以幸。而黯常毁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罔，以自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説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爲右内史。"數歲，官事不廢。

族。汲黯力求省事，趁皇帝有空閑，經常進言跟匈奴聯姻，不要興兵征伐。皇上正在向往儒家學術，尊重公孫弘，及至事情更多，下層官吏舞文弄法，百姓取巧逃避。皇上分析律條，另增法律，張湯等人便多次奏上廷尉所定案件請皇上裁決，藉此取得寵信。而汲黯時常詆毁儒術，當面指責公孫弘等一味内挾欺詐外飾智巧，以迎合主上的意圖，取得主上的歡心；刀筆吏專門片面深析法律條文巧妙詆毁，陷害人入法網，并因此而自認爲有功。皇上更加看重公孫弘、張湯，公孫弘、張湯兩人内心深恨汲黯，即使是天子也不喜歡他，想藉故殺他。公孫弘做了丞相，就向皇上進言説："右内史所轄治的地面住了很多大官和皇族，很難治理，不是平素著名的在朝廷中居重要職位的大臣不能勝任，請調汲黯去任右内史。"汲黯爲右内史有幾年，居官政事没有廢弛。

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或説黯曰："自天子欲令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

大將軍衛青已經更加尊貴，姐姐衛子夫做了皇后，但汲黯對衛青行平等禮節。有人規勸汲黯説："過去天子想要群臣都對大將軍謙恭自下，現在大將軍被天子尊敬看重，更加地位高貴了，您不可以不行跪拜禮。"汲黯説："讓大將軍有拱手行平等禮的客人，倒不是敬重他嗎？"大將軍聽到了，更加認爲汲黯賢良，多次向他請教有關國家朝廷的疑難大事，厚待汲黯超過平時。

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説公孫弘等，如發蒙耳。"

淮南王劉安陰謀反叛，畏懼汲黯，説："這人喜歡講直話規勸，堅守節操，爲了義可以犧牲生命；至於説服丞相公孫弘，像教兒童辦事一樣容易。"

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

天子已經多次征伐匈奴有了成就，汲黯的話更加不采用了。

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毁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

當初汲黯列位於九卿的時候，公孫弘、張湯做下層小吏。等到公孫弘、張湯逐漸高貴，跟汲黯同級，汲黯又責難詆毁公孫弘、張湯。不久，公孫弘升到丞相，封爲平津侯；張湯升到御史大夫；從前汲黯管轄的丞、史等助手都升到跟汲黯同等地位，有的竟被重用得超過了他。汲黯心地狹窄，不能不稍微有些埋怨，朝見皇上時，説："陛下使用群臣像堆積柴垛一樣，後來的居上。"汲黯退出去後，皇上説："一個人確實不可以没

居無何，匈奴渾邪王帥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絶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帥數萬之衆來，虚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如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赢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爲陛下弗取也。"上弗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者數年。

有學識，玩味汲黯的話，愚蠢得日甚一日。"

過了不久，匈奴渾邪王率領部衆來投降，漢朝徵發車輛兩萬乘去接運。公家府庫没有錢，衹好向百姓借馬。百姓有的把馬隱藏起來，馬不能湊足。皇上發怒，要殺長安縣令。汲黯説："長安縣令没有罪，衹有殺了我汲黯，百姓纔肯獻出馬匹。况且這些匈奴人背叛他們的單于投降漢朝，如果漢朝慢慢地由沿路各縣挨次給他們提供驛車運送他們，怎會致使全國驚擾，使本國人民疲勞困乏來事奉這些匈奴人呢!"皇上沉默了。等到渾邪王來了，跟匈奴來降者做交易買賣的商人中間，犯罪判處死刑的有五百多人。汲黯入宫，請求利用空閑時避開衆人奏事，在未央宫内的高門殿見到皇上説："過去匈奴人進攻我國當路的邊疆要塞，斷絶了和親的友好關係，我們大漢興兵討伐，死傷的人多到計算不清，耗費的錢財用好幾百億來計算。我汲黯愚蠢，認爲陛下獲得匈奴人，都會把他們作爲奴僕婢女賜給服軍役而死於戰事者的家屬；破敵後所繳獲的財物，也便分給這些人，來慰問天下人的勞苦，滿足百姓的心。如今雖不能這樣，渾邪王率領幾萬部衆來投降，却虧空了國家府庫來賞賜他們，徵發了善良的百姓來服侍他們，如同奉養驕子。無知的老百姓哪裹知道讓他們購買長安當地用品而舞文弄墨的法吏就用禁運物走私出邊關的罪名來處分他們的呢？陛下縱然不能拿繳獲匈奴的物資來慰勞天下人，又用隱約不明的法令條文殺無知百姓五百多人，我認爲陛下不宜如此處罰。"皇上不聽從，説："我很久没聽到汲黯的話，現在又來亂説一氣了。"過後幾個月，汲黯犯了不大的罪，恰逢大赦，衹免除官職。於是汲黯隱居於農村數年。

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盗鑄錢者，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也，召黯拜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强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

過了幾年，碰上改鑄五銖錢，百姓中有很多人私鑄錢幣，楚國故地尤其嚴重。皇上以爲淮陽郡，是楚地領域，就遣使召汲黯任命他爲淮陽郡太守。汲黯拜伏於地辭謝不接受印信，詔書多次强迫給他，然後接受詔命。下詔召見汲黯，汲黯對着皇上流着淚説："我自己以爲尸首會填山溝，不再看到陛下了，没料到陛下又收録使用。我經

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黯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然御史大夫湯智足以距諫，詐足以飾非，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内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居淮陽十歲而卒。

常有效犬馬之勞的心思，如今生病，精力不能勝任一個郡的工作。我願意做中郎一類的近侍人員，能够出入宫禁小門，替陛下補救過失或提示疏忽的事項，是我的志願。”皇上説：“您輕視淮陽郡嗎？我日後即將召您回來。衹是淮陽郡官吏和百姓不相融洽，我僅僅藉重您的威名德望，請您躺着治理。”汲黯已經向皇上告别，探望大行令李息，説：“我被抛棄到外郡去，不能參加朝廷大事的議論了。但御史大夫張湯，他的智巧完全可以拒絶人家對他的批評，他的詭計完全可以掩飾他的錯誤，不願意根據正道替天下人説話，專門迎合主上的心意。主上心裏所不想要的，就毁謗；主上心裏所想要的，就稱贊。喜歡製造事端，玩弄條文法令，在朝廷内心懷奸詐來迎合主上的心意，在朝廷外就挾制殘忍貪婪的惡吏來維護自己的威嚴。您列位於九卿，爲何不趁早向皇上進言？您跟他都將會受到誅戮了。”李息畏懼張湯，終於不敢進言。汲黯處理郡政仍然按照過去的治理方法，淮陽郡政事清明。後來張湯果然遭敗，皇上聽到了汲黯對李息講過的話，判處了李息的罪。指令汲黯在淮陽太守任内與諸侯王國相地位待遇相同。過十年汲黯去世了。

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仁至九卿，子偃至諸侯相。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官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汲黯去世以後，皇上因爲汲黯的緣故，讓他的弟弟汲仁官至九卿，兒子汲偃做到諸侯王國的相。汲黯姐姐的兒子司馬安年輕時也跟汲黯做太子洗馬。司馬安解釋法律條文深刻巧詐善於做官，他的官位四次到九卿，在河南郡太守任上去世。兄弟們因爲司馬安的緣故，同時爲官到二千石職位的有十個人。濮陽人段宏起初事奉蓋侯王信，王信保舉段宏，段宏官位也兩次到九卿。然而衛人做官的都很敬畏汲黯，官位都在汲黯之下。

鄭當時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

鄭當時，字莊，陳縣人。他的先人鄭君曾經做過項籍的將領，項籍死後他歸屬漢朝。漢高祖劉邦命令所有過去項籍的臣子直呼項籍的名諱，衹有鄭君一人不接受詔令。詔書把那些肯呼項籍名諱的人都拜爲大夫，而驅逐鄭君。鄭君死在孝文帝時。

當時以任俠自喜，脱張羽於厄，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遍。當時好黄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自見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

鄭當時以行俠義之事自豪，解脱了梁孝王之將張羽的患難，名聲傳播於梁楚地區。孝景帝時爲太子舍人。每逢五日一次休假，經常在長安四郊配置驛馬，請謁或拜謝賓客們，夜以繼日，直至天亮，時常恐怕不周到。鄭莊喜歡黄帝、老子的學説，他愛慕年高有德的人，惟恐老人不稱意。自己雖然年輕官卑，但他所往來交好的知友都是他祖父輩，全國有名的士人。

武帝即位，當時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右内史。以武安、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遷爲大司農。

武帝劉徹登上帝位，鄭莊先後調升爲魯國的中尉、濟南郡的太守、江都國的相，一直升到九卿擔任右内史。由於參與武安侯田蚡、魏其侯竇嬰争議，被降職爲詹事，後來調升爲大司農。

當時爲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産，卬奉賜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每朝，候上間説，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常引以爲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鄭莊爲大吏，告誡守門人："客人到來要立刻請進，無論是貴是賤都不要停在門口等候。"他執行主人敬待客人之禮，能够拿自己的高貴身份謙恭地對待客人。鄭莊品質廉潔，又不添置私産，依賴俸禄和所得的賞賜來供應諸位年長友人。但他贈送人的禮物，不過是一盤食品。每次朝見，等到皇上的空閑，進言時從來没有不稱道天下的賢人。推薦士人和丞、史等屬吏時，他稱道他們確實津津有味，時常提及認爲比他自己賢能。從來没有直呼過屬吏的名諱，跟所屬官吏談話，好像生怕傷害了他們。聽到了别人講的善言，向皇上推薦，生怕慢了。殽山以東士人因此都異口同聲地稱贊鄭莊。

使視决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當時爲大司農，任人賓客僦，入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爲庶人。頃之，守長史。遷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昆弟以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

鄭莊被派遣視察黄河的决口，自己申請因整治行裝給假五天。皇上説："我聽説鄭莊遠行，千里不帶糧，現在申請給假整治行裝，爲什麽呢?"然而鄭莊在朝廷議事，常常隨聲附和與逢迎皇上的意旨，不敢明確表態對或不對。漢朝征伐匈奴，招撫四方夷族，全國耗費多，財力物力越發空乏。鄭莊任大司農，所保舉的人和與他熟識的賓客有給大司農搞運輸的，虧欠款項很多。司馬安做淮陽郡太守，揭發了這件事，鄭莊因此犯罪，納粟贖罪後降爲平民。不久，在丞相府暫時擔任長史職務。又升任汝南郡太守。幾年後，在任上去世。兄弟們因鄭當時的地位，官至二千石的有六七人。

當時始與汲黯列爲九卿，内行修。兩人中廢，賓客益落。當時死，家亡餘財。

先是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鄭莊、汲黯當初列位於九卿，注意個人品德修養。這兩人中途罷官，賓客越發零落。鄭當時去世後家裏没有剩一點兒財産。

早先下邽人翟公任廷尉，賓客也是盈門，丢官後，門外可以設置捕雀羅網。後來官復原職，賓客想前去，翟公大字寫在門上，説："一生一死，可知交情深淺；一貧一富，可知人情世態；一貴一賤，交情可見。"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揚子以爲孝文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爲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

贊曰：張釋之恪守法律，馮唐論將領，汲黯正直，鄭當時推薦賢士，不如此，何以成名呢！揚雄認爲文帝放下皇帝架子，表彰周亞夫的軍隊，爲什麽不能用廉頗、李牧呢？馮唐用的是激將法。

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賈鄒枚路傳

賈山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嘗給事潁陰侯爲騎。

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辭曰：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

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絶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宫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橈。爲宫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托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吴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

賈山，潁川人。他的祖父賈祛，是原來戰國時期魏王的博士弟子。賈山跟從賈祛學習，他的言論，博及各家之學，而不能專精於儒家。他曾經在潁陰侯手下做事，爲騎馬隨從。

孝文帝時，賈山以秦爲例，談論治亂之道，題名爲《至言》，是這樣説的：

我聽説作爲人臣，應該竭誠盡智，直言勸諫主上，不惜殺頭，臣賈山就是這樣。我不敢舉太久遠的例子，想以秦爲例加以論述，希望陛下您稍加留意。

貧賤之人，能修養自身品德，揚名於世，并使後世興旺不衰。而秦朝却不是這樣，以天子之尊，擁有天下這樣大的財富，却横徵暴斂，使百姓疲於應付，以至於犯罪之人充塞道路，盗賊成群，遍於山野，天下之人都有作亂之心。一人振臂高呼，天下群起響應，這就是陳勝倡導的反秦運動。秦朝不但如此，從咸陽往西到雍城，建造宫殿三百餘座，鐘鼓帷帳，添置其中，隨處享用，不必從别處移取。又建阿房宫，殿高幾十仞，東西五里長，南北千步寬，車馬可以馳騁其中，暢行無阻，連車上的旌旗都碰不歪。建立了這樣壯麗的宫殿，却使他的後世子孫連容身的房屋都没有。又修築通往各地的馳道，東到燕齊，南達吴楚，江湖之上，東海之濱，無所不至。馳道寬五十步，每隔三丈栽一棵樹，馳道

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托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内，桼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托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内，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

外邊築有厚厚的城墻，并用鐵椎夯實，栽種青松。建築這樣壯觀的馳道，却使後世子孫没有容足的小路。始皇死後所葬的驪山陵，耗費幾十萬受官吏監督的刑徒的勞動，歷時十年纔建成。陵墓之深，下通泉水，采集礦石，煉銅澆鑄内壁，使之密封，又在外面塗上生漆，以珠玉、翡翠爲裝飾，墓内建有宫殿等游樂場所，墓上種植草木，如同山林。建造如此奢華的陵墓，却使他的後世子孫連生着蓬草的小土墳都得不到。秦以强盛的國力，像虎狼一樣貪婪，蠶食諸侯，吞并天下，而不致力於施行禮義，所以上天降下災禍來懲罰它。我冒死講給您聽，希望您稍加留意并仔細地選擇其合理的地方。

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采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顔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乃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

我聽説忠臣侍奉君主，語言深切誠懇而不被信用，就會危及性命，而不深切誠懇，又不能説明正道。所以深切誠懇的諫言，是賢明的君主所急於聽到的，也是忠臣竭誠盡智不惜生命所要説的。貧瘠的土地，即使有優良的種子，也不會長出莊稼；江河岸邊的淤地，即使很差的種子，也能長出茂盛的禾苗。過去夏代、商代的末世，雖然有關龍逢、箕子、比干這樣的賢人，他們爲了正義的道而獻出生命，可他們的道也得不到推行。周文王的時候，豪傑賢明之人，都能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割草采薪的平民也都能盡他們的一份力量，這是周朝興起的原因。所以，肥沃的土地有利於禾苗的生長，仁愛的君主善於供養優秀的人才。雷霆所擊，無不摧折；萬鈞所壓，無不破碎。現在君主的威力，不衹是雷霆；權勢之重，不僅僅是萬鈞。廣開言路以求諫言，和顔悦色地接受、采用他們的建議，并使進諫的人得到榮耀的地位，即使這樣，士人們還心懷恐懼，不敢充分表達自己的意思，更何况君主爲所欲爲、暴虐無度、討厭聽到自己的過錯呢？以强力和權勢威懾、壓制他們，即使有像堯舜

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内，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噎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己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

那樣智慧、像孟賁那樣勇猛的人，有誰不會被摧殘而懾服呢？這樣的話，君主就聽不到自己的過錯了；聽不到自己的過錯，國家就危險了。古代聖王的制度是：史官在前面記録君主的過失，詩工誦讀箴言來勸誡君主，盲瞽咏詩來勸諫君主，公卿大臣正言直諫，士人傳遞文書表達自己的意見，平民在路上指責君主的過錯，商人在市上議論君主的失誤，然後君主纔能聽到自己的過失。聽到自己的過失就加以改正，擇善而從，這樣就能長久地統治天下。以天子之尊，天下之人没有不以恩義願意做臣民的。然而却在太學供養三老，天子親自進送飲食，然後捧爵進酒，祝噎、祝哽侍奉於前後，公卿爲他拿手杖，大夫爲他穿鞋；提拔賢能的人輔佐自己，尋求正直之士直言進諫。所以，以天子之尊而尊養三老，是爲了表示自己的孝心；立輔佐之臣，是爲了防止自己的驕傲情緒；設置直諫之士，是害怕聽不到自己的過錯；向割草砍柴的人請教，是因爲尋求美好完善，永不滿足；商人、平民指責自己的過失而自己能够改正，是因爲從善如流，無所不聽。

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强，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

從前，秦王嬴政以武力并吞諸侯，統治天下，消滅六國，設立郡縣，修築長城作爲邊防關隘。以秦朝之穩固、大小、輕重的形勢，與一家之富、一人之力相比，怎能同日而語！然而，軍隊被陳涉打垮，土地被劉氏所奪，原因何在？因爲秦王貪婪暴虐，殘害天下，使百姓困苦不堪，以滿足自己的欲望。過去，周朝約有一千八百個諸侯，以九州的百姓供養一千八百個國君，每年徭役不過三天，徵收十分之一的賦税，國君有富餘的財物，百姓有剩餘的體力，因此而有歌功頌德之聲。秦始皇用一千八百諸侯的百姓供養自己，而百姓却耗盡體力也服不完徭役，用盡財産也不能滿足他的需求。以君主一人之身，駕車

自養老馳騁弋獵之娱，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仇，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篩土築阿房之宫，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

走馬、射箭打獵來娱樂自己，天下財力竟供不應求。疲勞的人得不到休息，飢寒的人得不到衣食，無罪而被殺，受刑的人無處訟冤、評理，以至於人人怨恨他，家家仇視他，結果秦之天下土崩瓦解。秦始皇在世時，天下已經敗壞，而他自己却不知道。秦始皇東方巡視，到達會稽、琅邪，刻石陳述自己的功績，自以爲治理天下比堯舜更好；稱量銅鐵的重量而鑄造鐘虡，篩出細而乾净的土築造阿房宫，自以爲子孫萬代永遠擁有天下。古代聖王作謚法，子孫能統治三四十代，即使是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歷代廣施恩德，爲後世奠定基業，也不過統治二三十代。秦始皇説死後以謚法定謚號，有時會使父子名號相重復，而以一世、二世以至萬世爲名號，就永遠也不會重復了，所以他死後稱“始皇帝”，其後繼者爲二世皇帝，想從一世傳到萬世。秦始皇考慮自己的功德，推測他的後世，認爲會世世代代永遠統治下去，可是他死後纔幾個月，天下之人就向秦朝四面攻擊，以致宗廟滅絶。

秦皇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

秦始皇身處亡國的險境之中自己却不知道，這是爲什麼呢？因爲天下之人没有誰敢告訴他。爲什麼没有人敢告訴他呢？因爲他没有供養老人的恩義，也不設立輔佐之臣，直諫之士，隨心所欲地大行誅罰，趕走指責他的人，殺死直諫之士，因此都迎合他的口味，諂媚奉承，苟合取容，比擬他的德，就説他比堯舜還仁慈，估量他的功，就説他比商湯和周武王還卓越，天下已經潰爛，還没有人告訴他。《詩經》上説：“賢明的人不是不能分辨是非而進言，爲什麼不進諫呢？因爲怕觸犯君主的忌諱而受罰。進諫而君主聽從，就詳細向君主陳述自己的意見；進言而君主不聽，就引退避開。”就是説的這個道理。又説：“周文王因爲有衆多的士人，纔得以安定天下。”天下不曾没有過士人，可爲什麼衹説

文王以多士安定天下呢？文王喜施仁德，所以能興仁政；得到士人而能尊重士人，所以士人能爲他效力，而他又能以禮義使用士人。

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吊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

所以不對士人慈愛和尊重，就不能使他們竭盡忠誠；不能竭盡忠誠，就不能竭盡全力；不能竭盡全力，就不能取得功效。所以古代賢明的君主對於他的大臣，以高爵厚祿親近他們；大臣有病，要多次親自探望；大臣去世，要親自前往吊唁，親臨小殮、大殮之禮，大殮、塗飾棺椁之後還要爲他披麻戴孝，先後三次親臨喪葬；死者未入殮前，君主不飲酒吃肉；死者没下葬前，君主不奏樂娛樂；大臣正好在舉行宗廟祭祀時死，要爲他免奏宗廟祭祀之樂。所以古代君主對於他的臣下，可以説已竭力做到符合禮義了；穿着朝服、端正儀表，態度莊重，然後纔能會見大臣。所以臣下不敢不盡心盡力地報效君主，以便功德立於後世，美名永遠流傳。

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

現在陛下您思念先祖，追述他們的功德，是爲了向天下顯示他們赫赫的功業和美好的品德。命令天下推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官民都歡欣鼓舞，説皇上將要實行堯舜之道、創立三王的功業了。天下之士，没有不努力修養自己的品德，以便承蒙皇上的恩德的。現在方正之士已選入朝廷了，又選拔其中更好的做常侍、諸吏，却和他們馳車射獵，一天之中出游兩三次。我恐怕從今以後，朝政鬆弛，百官懈怠，諸侯聞風，又將懶於奉職了。

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

陛下您即位以來，勉勵自己，施恩於天下，減少膳食開支，不聽靡靡之樂，減少戍衛邊境和宿衛宮殿的士卒，停止郡國每年向朝廷貢獻禮品；減省宮廷廄中養馬數量，把多餘的馬匹送給各地的驛站，廢除許多苑囿，分給農民耕種，拿出十餘萬匹帛來賑濟貧民；禮敬高壽老人，九十歲以上的，免除一個兒子的賦役，八十歲以

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説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絶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上的，免除家中兩個人的算賦；賞賜天下男子爵位，大臣都位至公卿；用御府的金賞賜大臣和皇帝的宗族，無不得到皇帝的恩澤；赦免罪人，可憐他們没有頭髮，賜給他們頭巾，憐憫他們穿着赭色的囚服、背上寫着字，父子兄弟相見時難爲情，而賜給他們衣服。平理冤獄，減輕刑罰，天下之人無不欣喜。因此元年時普降喜雨，五穀豐登，這是天以此來幫助您啊。刑罰比别的時候輕，而犯法的人却很少，衣食多於往年而盜賊減少，這是天下之人順從您的緣故。我聽説山東官吏頒布詔令時，百姓中即使那些老弱病殘之人，都拄着拐杖前去聆聽，希望能多活一些時間，能够見到以德感化人的太平盛世的到來。現在功業剛剛有所成就，德政之名剛剛昭示於天下，而贏得四方的敬慕，却帶領賢俊之臣、方正之士，日日與他們打獵射箭，追兔逐狐，而損傷大的功業，讓天下之人失望，我暗自爲此傷心。《詩經》上説："人在開始時無不近於善道，却很少有人能堅持到底。"我最大的願望，是希望您節制獵射活動，以夏曆的二月，在明堂宣布政令，到太學看望學生，修先王之道。仁義之風已經形成，萬世基業已經奠定，然後您纔可以從容游樂。古時候，大臣謙恭不狎，所以君主不總是顯得十分嚴肅，令人生畏。大臣不能和君主一起游樂，方正廉潔之士不能隨君主射箭打獵，而是讓他們各自致力於自己的職守，培養高尚的節操，這樣，群臣就不敢不端正自己的品行，加强自身的修養，盡心地如同舉辦隆重的禮儀。這樣，您的君道纔會受到尊敬，功業推行於天下，并流傳給子孫萬代。如果不是這樣，就會一天一天地損壞自己的品行和榮譽。賢士們在家裏培養的品德，却毁壞於天子的宫廷，我暗自感到可惜。陛下您可以與衆臣游樂，而與大臣、方正們在朝中議論國事。游巡而不掃興，上朝而不失禮，議

政而不失策，這是最重要的原則。

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爲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爲不善，足以戒。章下詰責，對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争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後來文帝廢除禁止私人鑄錢的法令，賈山又上書進諫，認爲改變先帝的法令是不對的。還爲淮南王申訴，認爲他没有大罪，應該馬上讓他回到自己的封國，不要流放。又説棘蒲侯柴武的太子圖謀不軌，值得引以爲戒。文帝讓有關部門就上書的内容，責問賈山，賈山在回答質問時認爲：“錢雖然是無用之物，却可用以换取富貴。富貴，是皇上治理天下的把柄，允許百姓自己鑄錢，就是讓百姓和皇上共同持有這個把柄，這難以維持長久。”賈山的諫書言辭急切，善於切中事情的要害，而文帝始終没有懲罰他，以便廣開進諫之路。後來再次禁止私人鑄錢。

鄒陽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吴嚴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吴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其辭曰：

鄒陽，齊國人。漢朝建立後，諸侯王都親自治理百姓，招賢納士。吴王劉濞招納各地游談之士，鄒陽和吴國的嚴忌、枚乘等都在吴國做官，三人都以能寫文章、善於辯論而著名。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吴王因爲他的太子與當時文帝的太子劉啓下棋，二人争道，吴王太子被劉啓打死，於是心懷不滿，稱病不上朝拜見天子，暗中有反叛之謀，鄒陽上書勸諫。因爲謀反之事尚不明朗，不能明加指責，所以先以秦爲喻，因而轉入胡、越、齊、趙、淮南等與漢朝廷爲難形勢的推測，然後纔表達自己的真實用意。諫書是這樣寫的：

臣聞秦倚曲臺之宫，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鬥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絶。何則？强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

我聽説秦始皇坐在曲臺宫中，法度加於天下，畫地爲界，而没有人敢冒犯，兵威加於胡越；而到秦朝衰亡的時候，張耳、陳勝聯合各路兵馬，叩擊函谷關，進而危及咸陽城。爲什麽會這樣呢？因爲各郡不親附秦朝，百姓不救助秦朝。現在胡族多次踏入北河之外，上射飛鳥，下擒伏兔，不斷攻打漢朝的邊城，漢朝也不斷派出救兵進行反擊，以至於死者相隨，載兵器的輦車前後相連，運糧草的車輛絡繹不絶。爲什麽會這樣？因爲强盛的趙國想從漢朝索取河間，齊地六國追怨惠帝、吕后，城陽王劉喜以濟北王劉興居被誅殺，怨恨漢天子，淮南三國念其父

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

劉長被遷往邊地，途中而死，想尋機會報復漢朝，大王您不擔心，我恐怕各國都有私怨要報，不肯專心救助漢朝，胡族進兵，窺探邯鄲，越族水路進兵長沙，在青陽聚集戰船。即使讓梁國合領淮陽國的軍隊，進軍淮東，越過廣陵，斷絶越人的糧道，漢朝也截斷西河以下，北邊駐守漳水，以輔助趙國，胡族軍隊仍不斷推進，越族軍隊仍不斷深入，這是我爲大王您所憂慮的。

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吴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説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

我聽説蛟龍舉首展翅，就會隨雲飄浮，霧雨都集於身旁。聖王砥礪節操，修養品德，那麽游談之士就會歸心於仁義，思慮成就功名。現在我盡心陳述建議，竭智謀慮，就没有哪一國不可以求得功名；修飭固陋之心，則哪一國王門下不能獲取官位呢？然而我之所以經歷數國的王廷，從千里之遥的地方來到淮水岸邊，歸附於您的門下，并不是因爲討厭我的國家而喜歡吴國的百姓，而是因爲我在下面聆聽，暗自尊崇、贊賞您的行義。所以希望您不要忽略，仔細傾聽我的心志。

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

我聽説一百隻鷙鳥合在一起，也抵不過一隻雕。趙國未分之時，有勇氣、力能舉鼎之士身着盛裝，集聚於叢臺之下，頃刻就會如同集市一般，却不能阻止趙幽王被吕后幽囚致死。淮南王結交山東的游俠，效死之人充塞於王廷，却無力使淮南厲王長被廢除、遷徙，而死於雍。計議不合時宜，即使專諸、孟賁這樣的勇士，也不能安於其位，這是顯而易見的。所以我希望大王您要愼重計議。

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虚東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

當初孝文皇帝入函谷關即位爲天子，以天下多難，因而提心吊膽，天不亮就起來。自從立爲天子之後，派東牟侯和朱虚侯東行，褒獎齊王起兵要討伐吕氏之舉，皇子劉武等，還是不懂事的孩子，都劃出封土，立他們爲王。愛子劉揖封爲梁王，劉武封爲代王，又把淮陽劃并入梁國。結果濟北王因謀反而被誅殺，弟弟淮南王劉長有罪而被流

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吴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

放，死於雍縣，之所以如此，難道不是因爲兩國有像新垣平那樣的奸臣，勸王謀反嗎？現在的天子剛剛繼承先帝的遺業，左邊謀劃山東，右邊控制關中，改弦更張，大臣深謀難測。大王您不加審察，我恐怕爲吴國計議的人，就好像新垣平在漢朝廷詐言能得到周鼎那樣，提出錯誤的建議，如果那樣，我們吴國就會國破家亡，後嗣滅絶。高皇帝燒絶棧道，水灌章邯，所攻則破，馬不停蹄，收集疲憊不堪的百姓，向東衝出函谷關，大敗西楚霸王項羽的軍隊。以水進攻，章邯喪失城池，陸上討伐，項羽丢失國土，漢朝安定，諸侯不能妄起邪意。希望大王您多加斟酌。

吴王不内其言。

吴王不聽他的話。

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吴不可説，皆去之梁，從孝王游。

這時，景帝的小弟弟梁孝王尊貴得勢，也招納士人，於是鄒陽、枚乘、嚴忌都知道吴王不能接受勸諫，就離開吴王而到梁國，與梁王交游。

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

鄒陽很有謀略，又性情剛直，不苟合取容，特立獨行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羊勝等人忌恨他，就在梁王面前中傷他。梁王很生氣，就把鄒陽投入獄中，準備殺死他。鄒陽在他鄉交游，遭受讒言而被捕，恐怕死後留下惡名而被人唾駡，就從獄中向梁王上書説：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虚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

我聽説忠誠無不得到善報，誠實的人不會被人懷疑，我一直認爲是這樣，現在看來，衹不過是一句空話。過去荆軻敬仰燕太子丹的信義，精誠之心感動上天，以致白色長虹穿過太陽，太子丹却害怕荆軻不去刺殺秦王；衛先生爲秦謀劃長平之戰的方略，太白星進入昴宿，掩蓋了昴宿諸星的光輝，秦昭王却表示懷疑。精誠之心使天地發生變異，却不能使太子丹和秦昭王相信他們，這不是很可悲嗎！現在我竭盡誠心，陳述計議，希望您能知曉，可是您的左右大臣不明，終於使我受到法官的審訊，受到世人的懷疑。這就好像荆軻、衛先生再生，而太子丹、秦昭王仍不覺悟一樣。希望大王您詳察。

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

從前卞和向楚王進獻玉璞，楚王不識貨，反而誅罰卞和；李斯爲秦效忠，却被胡亥處以嚴刑。因此，箕子佯裝瘋狂，接輿逃避人世，是害怕遭到這樣的禍患。希望大王您審察卞和、李斯的誠意，而不要像楚王、胡亥那樣聽信錯誤的言論，不要讓我被箕子、接輿所取笑。我聽説比干因盡忠而被剖心，伍子胥因直諫而被殺死，裝入馬革鴟夷中，我起初不相信，現在纔明白了。希望大王您詳細考慮，稍加哀憐。

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到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

俗話説：“有的人從初次見面一直到白頭，還不知道對方的心；有的人在路上見面，兩車并行親切交談，就像老朋友一樣。”爲什麼會這樣，主要在於是否瞭解對方的誠心。所以樊於期從秦國逃到燕國，把頭顱交給荆軻，幫助太子丹完成刺殺秦王的事業，王奢從齊國到魏國，在城墻上自刎，以便使齊國退兵而保存魏國。王奢、樊於期并不是新結交齊、秦而與燕、魏有舊情，所以纔離開齊、秦兩國而爲燕、魏兩國國君賣命，而是行動與志趣相合，無限仰慕兩國君的信義的緣故。所以，蘇秦不能取信於天下，却爲燕國效忠；白圭爲中山國領兵作戰，喪失六座城，却爲魏國拔取了中山國。爲什麼會這樣？因爲蘇秦與燕王、白圭與魏王，確實能够相知。蘇秦做燕國的相，有人在燕王面前説他的壞話，燕王手撫佩劍，對誹謗蘇秦的人發怒，并賞賜蘇秦以珍奇之味；白圭以拔取中山國而尊顯，有人在魏文侯面前中傷他，魏文侯反而賞賜給他夜光之璧。爲什麼會這樣？因爲兩位君主與二位大臣，彼此信任，肝膽相照，怎能因爲浮説虚語而變心？

故女無美惡，入宫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

所以，女子不論美醜，選入宫中，就會受人嫉妒；士無論賢愚，進入朝廷，就會遭人忌恨。從前司馬喜在宋國受刖足之刑，後來却做了中山國的相；范雎在魏國被打傷脅部，擊掉牙齒，最後却在秦國被封爲應侯。這兩個人都自信他們的策略必

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桼，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説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毁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并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仇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

能實行，不求朋黨之助，單槍匹馬，直道而行，所以不能免遭嫉妒之人的讒言。因而申徒狄自投雍州之河，徐衍背着石頭跳入大海。不爲世人所容，以信義之心，不願苟且偷生，在朝廷上結黨營私以迷惑君主。所以百里奚在路上乞討，秦穆公却把國家大政托付給他；甯戚在車下喂牛，齊桓公却重用他治理國家。這兩個人，難道都是平時在朝中任職，被左右之人所稱贊，然後兩位君主纔重用他們的嗎？彼此心心相印，步調相同，因此能互相信任，關係非常密切。兄弟親密無間，能爲衆人的惡言所迷惑嗎？所以，聽一面之詞，就會有欺詐，衹信任一人，就會産生禍亂。從前魯國聽信季孫氏的話而驅逐孔子，宋國信用子冉的計策而囚禁墨翟。以孔子、墨翟之才，而不能自免於讒言的中傷，魯、宋兩國也因聽信讒言而陷入危難的境地，這是爲什麽呢？許多人的惡言集中在一起，可以使金熔化，使骨銷毁。秦國重用戎族的由余而稱霸於天下，齊國重用趙國的子臧而使威王、宣王時國力强盛。這兩國難道被世俗所牽制、被奇談怪論的空泛之言所迷惑了嗎？公正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同等看待每一個人，這樣纔能使聖明普照於世。所以，如果心意相合，即使胡、越之人，也是兄弟，由余、子臧就是這樣；如果心意不合，即使骨肉之親，也會成爲仇敵，丹朱、象、管叔、蔡叔就是如此。現在的君主如果真能用齊桓公、秦穆公的賢明，不要像宋、魯兩國那樣聽信錯誤的言論，那麽，他就會勝過五霸，而與三王争輝。

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説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晋文親其仇，强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

所以，聖王一旦醒悟，就會捨棄寵信子之之心，也不會認爲田常是賢人而喜歡他，而要策封比干的後人，爲紂王殺死的孕婦修墓，因而爲天下建功立業。爲什麽呢？因爲聖王追求仁善的事業，永遠不知滿足。晋文公親近他的仇人勃鞮，而稱雄

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

於諸侯；齊桓公任用他的仇人管仲，而使天下諸侯納入正軌。爲什麽會這樣呢？因爲兩位君主仁慈親切，以誠心對待他們的仇人，不爲空言所迷惑。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强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吴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

至於秦國任用商鞅變法，向東進攻，削弱了韓、魏兩國，使秦國强盛，稱雄於天下，商鞅後來却遭車裂。越國用大夫文種的策略，吞滅强勁的吴國而稱霸中原，文種最終却遭殺身之禍。因此孫叔敖三次辭去相的職位而不後悔，於陵子仲寧願辭去三公的顯位而爲人家澆菜園。現在君主如果真正捨棄驕傲之心，禮賢下士而使士人願意報效其禮遇，待以誠心，施以厚恩，與士人同甘共苦，無所吝惜，那麽，就能讓夏桀的狗對堯狂吠，盗跖的賓客去刺殺許由，更何况以擁有萬乘戰車的國君的權勢和賢德了。至於荆軻爲太子丹刺秦王，不惜親族連坐，要離爲吴王闔閭刺殺慶忌，不惜先讓吴王燒死他的妻子兒女，又怎麽值得對您提起呢？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怨結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

我聽説如果把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從暗中投給路上的行人，行人没有不手握利劍，横眉而視的，爲什麽呢？因爲這些東西無緣無故地被投到面前。彎曲的樹木或根柢，盤旋曲折，形狀奇特，却成爲君主的寶器，這是因爲有人先加以雕刻、修飾。所以，無緣無故而來到面前，即使是隨侯之珠、和氏之璧，適足以招怨，而不會令人感恩；有人前往引進，即使是枯槁之木，朽壞之珠，也會使人不忘其功。現在天下身穿布衣、居住在破舊房屋中的士人，貧困潦倒，即使有堯、舜那樣的治國方略，有伊尹、管仲那樣的才能，像關龍逢、比干那樣的忠誠，而没有人像事先修飾樹根而進獻給國君那樣引見他們，雖然他們想竭誠效忠於現在的君主，而現在的君主也一定會走“手握利劍，横眉而視”的路了。這樣使得貧寒的士人連枯槁之木、朽壞之珠都趕不上了。

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吕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

所以聖王制馭天下，就像陶工轉鈞，不爲卑俗之語、讒佞之人所牽制。因而，秦始皇聽信中庶子蒙嘉的話，而信任荆軻，結果險遭暗算；周文王在涇渭之間打獵，遇到吕尚，與他同車回朝，結果成就了王業。秦信用左右近臣而亡國，周收集烏合之衆而稱王，爲什麽會如此？因爲周文王能够擺脱鄙俗拘謹之語的牽累，而廣采志趣高遠的議論，因此獨能獲得光明遠大的道理。

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廧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

現在的君主往往沉湎於諂媚奉承之辭，被左右佞幸近臣所牽制，使才識高遠、不受拘束的士人與牛馬一樣愚蠢的小人并列，這是鮑焦憤世嫉俗的原因。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污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岩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我聽説衣冠整齊而上朝的人，不以私心玷污公義，修養品德節操的人，不以私利損害自己的品行。所以，里名叫“勝母”，曾子不入；城邑叫“朝歌”，墨子驅車避開。現在如果想憑威嚴的權力、顯貴的勢位來收攏、脅迫天下志行高遠的士人，讓他們轉而玷污自己的品行，巴結那些卑鄙的小人，以求得接近君主，侍奉於左右，那麽，這些士人寧可隱藏於山林、老死於洞穴之中，誰還肯跑到門下來效忠呢？

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鄒陽的上書交到梁孝王那裏，梁孝王立刻把鄒陽釋放，終於把他列爲上等賓客。

初，勝、詭欲使王求爲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宫，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袁盎等皆建以爲不可。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争以爲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

起初，羊勝、公孫詭想讓梁王請求做漢朝的皇位繼承人，梁王也曾上書漢朝皇帝，希望賜給他容車之地，使他可以直接進入長樂宫，他要役使梁國的百姓修築甬道，以便朝見太后。袁盎等大臣議論，認爲不可行，天子没有批准。梁王大怒，派人刺殺了袁盎。皇帝懷疑是梁國幹的，就不斷派使者前去責問梁孝王，以至於使者的車輛前後相繼，互相都能看見。梁王與羊勝、公孫詭開始謀劃這件事時，鄒陽諫諍認爲不行，所以遭受讒言。枚乘、嚴忌都不敢進諫。

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乃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

等到梁國的事情敗露，羊勝、公孫詭被殺死，梁孝王害怕被誅殺，纔想到鄒陽的諫言，對鄒陽深表歉意，賞賜給他一千斤黄金，讓他想辦

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况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群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義，始皇非能説其言也，乃自强從之耳。茅焦亦廑脱死如毛氂耳，故事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

法解脱皇帝對梁的責罰。鄒陽平時聽説齊人王先生，年過八十，很有謀略，就前往拜見，説明來意。王先生説：“難啊！皇上心中怨恨，一定要加以誅罰，實在是難辦啊！憑着太后那麼尊貴，又與皇上、梁王都是骨肉之親，尚且不能制止皇上的决定，更何况我了！從前秦始皇怨恨太后，群臣諫諍而被殺的先後有十多人。幸虧茅焦向秦始皇闡明大義，秦始皇對他説的話并不感到高興，衹是礙於大義，勉强聽從了他的建議，茅焦也險些喪命，幸而免於一死。因此這件事很難辦。現在您要到哪裏去？”鄒陽説：“鄒、魯之人奉行經學，齊、楚之人能謀善辯，韓、魏之地時有節操不凡之人，我將依次去請教。”王先生説：“您去吧。回來的時候，請到我這裏來一趟，然後再西去長安。”

鄒陽行月餘，莫能爲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爲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爲衆不可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爲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臣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愚戇竊不自料，願有謁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宫，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累卵，竊爲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爲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宫，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絶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

鄒陽走訪了一個多月，没有人能爲他想出辦法，他就回來，再次拜訪王先生，説：“我要西去長安了，應該怎麼做？”王先生説：“前些天我想獻出自己的愚計，但又覺得趕不上别人，暗自菲薄，没敢説出來。您如果要西行，一定要去拜見王長君，士人中没有誰能比他更高明了。”鄒陽心領神會，説：“敬從您的指示。”告别離去，没有去梁國，徑直西奔長安，經門客引導而見到王長君。王長君是王美人的哥哥，後來被封爲蓋侯。鄒陽在王長君家逗留了幾天，趁空閑無人之時而請求王長君説：“我不是因爲您身邊没有役使之人，所以纔來侍奉您的；我愚陋而又不自量，想來進個衷告。”王長君跪着説：“非常榮幸。”鄒陽説：“我私下聽説您的妹妹在宫中很受皇上的寵幸，天下没有比她更受寵愛的了，而您的行爲則有很多不檢點的地方。現在朝廷正全力追查袁盎遇刺一案，梁王恐怕因罪被殺。如果這樣的話，太后就會憤懣悲傷，怒氣没處發泄，將要咬牙切齒、横眉竪目地拿貴幸的大臣開刀。我恐怕您的處境很危險，暗暗爲您擔心。”王長君驚慌失措地説：“我該怎麼辦？”鄒陽説：“您如果能巧妙地勸説皇上，使他不要把梁國的事窮追到底，您必然能與太后結下恩德。太后刻骨銘心地感激您，您的妹妹又會受到皇上和太后的寵

子，封之於有卑。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臧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於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以是説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

愛，您的尊貴的地位就會像金城一樣穩固。同時您又有存亡國、繼絶世之功，將會德澤傳布天下，美名永遠流傳，希望您仔細考慮。過去舜的弟弟象每天都想殺死舜，等到舜立爲天子，却把象策封在有卑爲諸侯。仁人對於自己的兄弟，不隱藏憤怒之情，不記以往的怨恨，衹有深深的親愛之心，所以得到後世的稱頌。魯公子慶父派自己的僕人鄧扈樂殺死子般，結果歸罪於鄧扈樂，慶父的弟弟季友不追究慶父的本情而誅殺了鄧扈樂；慶父親手殺死魯閔公，季友故意慢慢追趕而把他放走，使他免於賊殺國君的罪責。《春秋》認爲這是‘親親之道’。魯莊公的夫人哀姜行爲不軌，被齊桓公在夷處死，孔子説：‘齊桓公依法辦事，而不能變通，以便使他的親戚免於懲罰。’認爲這是桓公的過失。用這個道理勸説天子，也許會使梁國的事幸而不被舉報。”王長君説：“遵命！”於是尋找機會進宫勸説皇帝。再加上韓安國也拜見了長公主，替梁王説情，這件事終於没被查辦治罪。

初，吴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既破吴，齊王自殺，不得立嗣。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玃謂濟北王曰：“臣請試爲大王明説梁王，通意天子，説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玃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强齊，南牽吴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吴，非其正計也。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吴必先歷齊畢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吴楚之王練諸侯之兵，驅白徒之衆，西與天子争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吴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瓦解土崩，破敗而不

當初，吴王劉濞策動七國謀反，等到發動叛亂時，齊國和濟北國都堅守城池，不加入叛亂隊伍中去，漢朝打敗吴國之後，齊王因涉嫌自殺，不能再立繼承人。濟北王因與謀反有牽連，也要自殺，以求僥幸保全妻子兒女。齊人公孫玃對濟北王説：“請讓我試着爲您向梁王説明情况，請他轉告天子，爲您説情，如果天子不聽信他的話，您再自殺也不晚。”公孫玃於是去謁見梁王，對他説：“濟北國東與强齊接壤，南與吴、越爲鄰，北面受燕、趙脅迫，爲四面受敵之地，權輕不足以自我防衛，勢弱不足以抵禦邊寇，又没有奇才異計以禦難，雖然一度失言，答應歸附吴國，其實并不是濟北王的本意。從前鄭國的祭仲爲了救鄭國國君的命，曾向宋國許諾，立公子突爲國君，這樣做儘管不合道義，《春秋》却記下這件事，以示褒揚，因爲祭仲保全了鄭國國君的性命，是‘以生易死，以存易亡’。當初假使濟北王表明自己的真實立場，堅决不與吴國同流合污，那麽，吴國一定會先繞過齊國而盡收濟北之地，招來燕、趙之兵而合并統領。這樣，山東叛

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强，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橈，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説，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淄川。

亂諸侯就會糾集在一起，連成一片，朝廷難以找到可乘之機各個擊破。而當時吴、楚等諸侯王挑選各國的兵衆，驅趕着未經訓練的士卒，西向與天子爭鋒，衹有濟北王激勵節操，堅守城池而不屈服。使吴王喪失同盟，孤立無援，難以快速進軍，終於土崩瓦解，遭到慘敗，而始終無人援救，這未必不是濟北王的功勞。以小小的濟北國與諸侯抗爭，就好像讓弱小的羊羔去抵抗虎狼的進攻。堅守崗位，不屈不撓，可謂忠誠專一了。這樣的功勞和操守，還受到皇上懷疑，讓他們垂頭喪氣，局促不安，以至於後悔當初没有與吴國一道進兵，這對國家没有好處。我怕堅守臣職的諸侯産生疑慮。我私下估量了一下，能够經過西山，直奔長樂宫，再到未央宫，揎袖捋臂而明白鄭重地議論政事的，衹有大王您。上有保全亡國之功，下有安定百姓之名，德澤深入於骨髓，恩惠廣施而永無止境，希望大王您留意，悉心考慮這件事。”梁王非常高興，派人駕車迅速報告天子。因此濟北王免於罪罰，改封爲淄川王。

枚乘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吴王濞郎中。吴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

>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户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絶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

> 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絶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絶又重鎮之；係絶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

枚乘，字叔，是淮陰縣人，做吴王劉濞的郎中。吴王起初怨恨朝廷而謀劃叛亂，枚乘上書勸諫説：

> 我聽説得到萬全之策，就會興旺發達，失去萬全之策，就會徹底滅亡。舜無立錐之地，最終却君臨天下；禹連十户之邑都没有，後來却稱王於諸侯。商湯、周武王的封地都不過百里，而德政和平，上感天象，日月星辰運行不亂，下施仁惠，不使百姓傷心失望，這是因爲他們有聖王的統治方略。所以，父子之情，出自天性；忠臣犯顔直諫，不惜生命，國家政治就不會失策而功流萬世。我願剖露腹心而效愚忠，希望大王您少加留意，顧念我的一片苦心。

> 用一縷絲繫上千鈞重的東西，吊到無窮高的地方，下臨難以測量的深淵，即使是非常愚蠢的人也知道絲縷將被拉斷，而感到擔憂。馬正受驚，又敲鼓使它震駭，絲縷將斷而又增加重物來拉它，絲縷斷絶於空中不能

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脱。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

重新結合，重物落入深淵難以再取出來。能否扭轉這種危急的形勢，容不得絲毫的遲疑。能聽取忠臣的言論，就會百事順利，免於禍患。一定要堅持自己的錯誤想法，就像壘在一起的卵丸那樣危險，比登天還難；而改正自己的想法，就像翻轉手掌那樣容易，就像泰山那樣安穩。現在您要享盡天命之壽，追求無盡的享樂，窮究萬乘之主的權勢，這都像翻轉手掌那樣容易，可是您却不顧像泰山一樣安穩的形勢，而去追求危如累卵的事業，走難如登天的道路，這是我爲您深感迷惑的地方。

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絶。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絶薪止火而已。不絶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内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

有的人生來害怕自己的影子，討厭自己的脚印，却背對太陽，向後退着跑，結果脚印越跑越多，影子也隨着形體緊追不捨，而不知道到背陰的地方站住，影子就會消失，脚印也會斷絶。不願讓别人聽見自己在説什麽，就最好不要説；不願讓别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麽，就最好不去做。想把湯弄凉，一個人在燒火，即使有一百個人翻動，也不起作用，不如撤去薪柴、熄滅火焰。不斷絶其根源，而拯救其末流，就像抱着薪柴去救火。養由基是楚國的射箭高手，距離楊樹葉一百步，能百發百中。楊樹葉那麽小，而能百發百中，可以説是善於射箭了。然而他也僅限於百步之内罷了，和臣下我相比，他還算是不知道怎樣握弓、如何執箭呢。

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絶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絶，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

福之産生有其産生的善端，禍之出現有其出現的惡源；保留善端，斷絶惡源，禍又會從哪裏來呢？泰山之水下流，積年累月，能够擊穿石頭；井上木欄因常年汲水，會被繩索磨斷。水并不是鑿石頭的鑽子，繩索也不是截木頭的鋸子，由於長時間的侵蝕、磨擦，却導致了這樣的結果。一銖一銖地稱量，累計到一石，一定會産生或輕或重的誤差；一寸一寸地度量，累計到一丈，也一定會出現或長或短的差錯。直接用石、丈去量，就很少出現失誤。十圍粗的樹木，是從小小的嫩芽長起來的，當時用脚一碰就會折

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斷，用手一提就會拔起來，因爲它還没有生長、没有成形。在磨刀石上磨刀，看不到磨刀石被減損，到了一定的時候，却被磨損没了；栽種樹木、飼養家畜，看不見它們在生長，到一定的時候，却不知不覺長大了；積累仁德和善行，并没感覺到它是善的，而到一定的時候却發生作用；抛棄仁義、違背天理，并没感覺到它的惡，到一定的時候却走向敗亡。我希望大王您認真思考并身體力行，這是永遠不會改變的正確道理。

吴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

吴王不采納枚乘的建議，杖乘等人就離開吴王而去梁國，與梁王交游。

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晁錯爲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吴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爲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説吴王曰：

景帝即位之後，御史大夫晁錯爲漢朝定立制度，削弱諸侯，吴王因而與六國謀反，以誅殺晁錯爲名，率兵西進，指向長安。景帝聽説這件事，就殺死晁錯，向諸侯道歉。枚乘再次規勸吴王，説：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吴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

從前，秦西邊平定胡族、戎族之亂，北邊守備榆中之關，南邊駐防羌、筰之塞，東邊對抗六國聯兵。六國憑藉信陵君的威望，申明蘇秦的誓約，激勵荆軻那樣的勇氣，同心協力，抵禦秦軍。然而秦終於擒滅六國，鏟除他們的宗廟社稷，而吞并天下，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爲秦與六國地利不同、百姓多寡不等。現在漢朝占據着原來秦國的全部土地，統領着像原來六國那樣多的兵衆，修恩義以安撫戎狄，又使南面的羌、筰入朝歸順，漢朝與秦國相比，土地是它的十倍，臣民是它的一百倍，這一切您是知道的。現在阿諛讒佞之人爲大王您出謀劃策，不顧骨肉之親的恩義和民力的多寡、國土的大小，將給吴國帶來災難，這是我爲您深感憂慮的。

夫舉吴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吴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

吴國的兵衆與漢朝相比，就像蒼蠅、蚊子在一群牛身上爬，如同用腐爛的肉去擋鋒利的劍，兩兵剛一交鋒，吴國軍隊就必然喪失戰鬥力。天子聽説吴國率領那些被削奪封地而失去常職的諸侯，要求恢復先帝的遺約，現在天子已親自誅殺了三公

湯武也。夫吴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宫，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

之一的御史大夫晁錯，對以前的過錯表示道歉，這樣，大王您的威力已加於天下，功業已超過了商湯和周武王。吴國雖爲諸侯，而實際上比天子還富有；地處偏僻的東南而有隱匿之名，而威力、功力所加，實際上已超過漢朝。漢朝并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郡國貢賦一起輸入漢朝的國庫，車載而行，千里不絕，其中的奇珍異寶還比不過吴國的東山之府。運送糧食西入長安，車輛充塞道路，舟船擠滿江河，所運之糧還趕不上吴國的海陵之倉。修建上林苑，裏面建有宫殿，聚積玩賞的寶物，又有禽獸的園囿，也不如吴國的長洲苑。游樂於曲臺殿，俯視寬敞的道路，還不如吴國的潮汐之池。建築高而堅固的城堡，再加上邊關、長城，也不如吴國的江淮天險。這是我爲大王您感到高興的地方。

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吴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黄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絶吴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吴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内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

現在大王您馬上撤回軍隊，還可以有五分的希望免於災禍。否則，漢朝知道吴國有吞并天下之心，會勃然大怒，派羽林水軍順江而下，襲擊大王的都城；命令魯國進入東海，斷絶吴國的糧餉供應；命令梁王修繕戰車，訓練士兵射箭，囤積糧食，堅守城池，保護滎陽，直到吴國士兵飢餓疲乏，到那時，您再想返回都城，也不可能了。淮南三國恪守天子的誓約而不背叛，齊王自殺以毁滅謀反的形迹，膠東、膠西等四國不能派出軍隊支持，趙王被囚禁於邯鄲，謀反之罪已無法掩飾，這是明擺着的。大王您已遠離本國千里之遥，而被十里屯兵所控制。張羽、韓安國率兵駐防於吴兵之北，弓高侯韓頽當領兵駐扎在吴兵左右，吴兵不能攻下梁國的城堡，士卒不能很好地休息，我暗自傷心。希望大王您反覆考慮。

吴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

吴王不采納枚乘的建議，終於被殺死。

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爲弘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樂郡

漢朝平定七國之亂後，枚乘因此而出了名。景帝召請枚乘，任命他爲弘農郡都尉。枚乘因長期做諸侯大國的上等賓客，與英雄豪傑交游，很

吏，以病去官。

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

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乃得其孽子皋。

枚皋

皋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皋母爲小妻。乘之東歸也，皋母不肯隨乘，乘怒，分皋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得召爲郎。三年，爲王使，與冗從争，見讒惡遇罪，家室没入。皋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皋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使匈奴。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

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禖祝》，受詔所爲，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

初，衛皇后立，皋奏賦以戒終。皋爲賦善於朔也。

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宫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蹵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

合心願，不喜歡做郡縣官吏，因此稱病辭職。

枚乘再次到梁國交游。梁國的賓客都善於撰文作賦，而枚乘水平最高。梁孝王去世後，枚乘回到淮陰縣。

武帝自從做太子時就聽説枚乘的名氣，等到即位爲天子時，枚乘已經年老，武帝就用蒲草裹着車輪的“安車”去徵請他，結果在路上病死。武帝下詔書詢問枚乘兒子的情况，但没有善於寫文章的，後來纔找到他的妾所生的兒子枚皋。

枚皋，字少孺。枚乘在梁國時，娶枚皋的母親爲妾。枚乘東歸淮陰縣時，枚皋的母親不願意跟着枚乘走，枚乘一怒之下，分給枚皋幾千錢，留下他與母親在一起生活。枚皋十七歲的時候，向梁共王上書，被召去做郎官。過了三年，枚皋爲梁共王出使某地，與梁王的侍從發生衝突，被梁王的侍從進讒言中傷而獲罪，家屬被抓入官府，財物被抄。枚皋逃到長安。正趕上皇帝大赦罪犯，枚皋就在北闕向皇帝上書，説自己是枚乘的兒子。皇帝得知此事，非常高興，把他召入宫中接見他，讓他聽候詔命，枚皋於是在宫中作賦。武帝下詔書讓他爲平樂館作賦，賦寫出來，武帝很欣賞，任命他爲郎官，讓他出使匈奴。枚皋不懂經學，談笑恢諧好像演雜戲的俳倡，所作詩賦，也喜歡用輕浮不雅的詞句，他因此也以滑稽不莊重而獲得皇帝的寵幸和很高的權位，與東方朔、郭舍人等并列，但不能像嚴助等人那樣獲得高官要職。

武帝在二十九歲時纔有了兒子，群臣都很高興，枚皋和東方朔因此而爲皇太子的出生作賦，并撰寫《立皇子禖祝》，因爲是奉皇帝的命令而作，都不能像以往那樣用戲弄不敬之言，以尊重皇子。

當初衛子夫立爲皇后時，枚皋獻賦，告誡她要慎終如始。枚皋作賦優於東方朔。

枚皋隨從武帝到甘泉宫、雍縣、河東郡，巡視東方，在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在宣房堵塞黄河决口，在三輔地區的各宫殿游樂，游山賞景，射禽擊獸、馳車縱狗、蹴鞠刻鏤，武帝每有感慨，

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皋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乃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東方朔，又自詆娸。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就讓枚皋作賦，抒發感情。枚皋撰文神速，每有詔命，立等可成，因此所作詩賦非常多。司馬相如也善於寫文章，但寫得很慢，所以詩賦不多，不過質量比枚皋的要高。枚皋在所作賦中承認自己不如司馬相如寫的賦好，又説作賦是演雜戲的人的本行，被人看做俳倡而不受尊重，懊惱自己與俳倡相似。所以他作賦戲弄東方朔，也嘲弄自己。他的賦行文曲折，隨事而發，都能抓住要領，不失本意，恢諧戲笑，而不太婉約柔和。可供誦讀的有一百二十篇，過於輕浮不雅，難以誦讀的還有幾十篇。

路温舒

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爲里監門。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决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坐法免，復爲郡吏。

路温舒，字長君，是鉅鹿縣東里人。他的父親做東里的監門，讓路温舒去牧羊，路温舒就采集水中的蒲草，裁成簡牘的形狀，用繩子編綴起來，在上面寫字。學得稍有長進，就請求做小獄吏，乘機學習律令，升轉爲獄史，縣中每遇到疑難案件，都向他請教。太守巡察各縣，見到他，覺得他不是凡夫俗子，就讓他代行決曹史之職。他又拜師學習《春秋》，略知大意。被舉爲孝廉，做山邑縣丞，因犯法而被免職，後來又做郡的屬吏。

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温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温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

元鳳年間，廷尉李光審理奉天子詔令而被押的犯人，請路温舒代理奏曹掾，兼行廷尉史之職。正趕上昭帝去世，昌邑王劉賀立爲天子又馬上被廢除，宣帝剛剛即位稱帝，路温舒向宣帝上書，建議應該崇尚仁德、減輕刑罰。他是這樣説的：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晋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吕作亂，而孝文爲大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

我聽説齊國有無知作亂，而齊桓公勃然興起；晋國有驪姬之難，而晋文公稱霸諸侯。近世趙王被囚幽而死，吕氏作亂，而孝文帝成爲漢朝的“天子”。由此觀之，禍亂的發生，是爲聖王的出現開闢道路的。所以齊桓公、晋文公扶助微弱的天子，興復殘破的諸侯，遵循周文王、周武王的事業，恩澤加於百姓，功德施於諸侯，雖然比不上三王，却使天下之人歸心於仁義。文帝始終追求至高無上的德政，以順應天意，尊崇仁義，減輕刑罰，開通關梁，使遠近如一，交

於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决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

通便利，尊敬賢能的人就像迎接貴賓，愛護百姓就像對待自己的兒子，對於政令，要以寬厚之心周密思考，覺得合乎情理了，纔向全國推行，因此造成囹圄空虚、天下太平的局面。繼變亂之後，一定會有非凡的恩德，這是賢聖之人用以顯示天命的辦法。從前，昭帝去世而没有兒女繼承帝位，大臣們憂心忡忡，焦急地在一起商議，都認爲昌邑王劉賀與昭帝最親，又是兄長，位置較尊，就把他請來立爲天子。但是上天不授權給他，而是迷惑他的心，讓他荒淫無度，終於自取滅亡。仔細地觀察發生禍亂的原因，原來是上天在爲聖人開闢道路。所以大將軍霍光接受武帝的遺命，輔佐漢朝，忠心耿耿，决定大計，罷除不義之人，擁立有德之君，替天行道，然後纔使國家安定，天下平安。

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絶，以應天意。

我聽説《春秋》於元年正月書寫“即位”，是贊美一統而重視初始。陛下您剛剛登上天子的寶座，符合天意，應當改正前朝的失誤，端正剛剛接受的帝統，清除煩苛的規定，爲百姓解除疾苦，存亡繼絶，以順應天意。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虚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絶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

我聽説秦朝有十大過失，其中之一現在還存在着，那就是審理刑獄的官吏。秦統治的時候，輕視文獻經典，喜歡武力和勇猛，鄙視仁義之士，尊崇刑獄之官；正言進諫被當做誹謗，指陳過失被看做妖言。所以品德高尚的人不受重用，忠誠之心、懇切之言都衹能藏在胸中，阿諛奉承之聲不絶於耳；虚假的贊頌迷惑了心竅，現實的禍患却視而不見。這是秦朝喪失天下的原因。現在天下之人承蒙您的大恩大德，没有戰爭的危險，也没有飢寒的苦難，父子夫妻齊心盡力，建設家園，然而還没有真正實現天下太平，這是因爲刑獄的破壞。刑獄是國家治亂的關鍵，死去的人不可能再活過來，肢體被割斷也不可能再結合。《書經》上説：“與其殺死無罪的人，寧可失於不合常規。”現在審理刑獄的官吏却不是這樣，上下互相驅使，把刻薄

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鍛練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偷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

當做清明，通過陷人於重罪來博取公正的名譽，而執法公平的却多有後患。所以審理刑獄的官吏都希望受審訊的人被處死，并不是因爲他們憎恨這些人，而是因爲他們保全自己的辦法在於讓這些人去死。因此，被判罪殺死的人，鮮血流淌滿市，因罪受刑的人到處都有，每年處以大辟之刑的人數以萬計，這是仁聖之政受到損害的原因。太平盛世不能實現，問題大概就出在這裏。就人情來講，安寧的時候就熱愛生活，痛苦的時候就想到死亡。嚴刑拷打之下，什麼樣的供詞能得不到呢？所以被囚受審的人，難以忍受拷打的痛苦，就假造供詞，承認罪過，把供詞交給審訊他的官吏；審訊他的官吏覺得這樣做很方便，就指劃、引導他，讓他明白自己的罪名；上報的時候害怕被退回，就反覆修改奏書，使之没有破綻。奏書上所定的罪名已成，即使讓咎繇斷訟，也會認爲被判罪的人死有餘辜，爲什麽？因爲奏書經過多次修改，以法律條文羅織的罪名清楚無誤。所以斷獄之官援引法律陷人於罪，刻薄殘酷，没有限度，得過且過，權宜行事，不考慮給國家帶來的禍患，這是當今最大的禍害。所以，俗話説："畫地爲牢，没有人敢上朝議政；刻木人爲吏，必定無人敢對策"。這都是痛恨執法苛暴的官吏而發出的悲憤的呼聲。所以，天下的禍患，没有比刑獄更大的了。破壞法律、違背正軌、離散親人、阻塞聖道，没有比審理刑獄的官吏更厲害的了。這就是存在至今的秦朝十大過失之一。

臣聞烏鳶之卵不毁，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

我聽説烏、鴟的卵不受損害的地方，鳳凰纔會落下；誹謗君主之罪不受誅罰，然後纔有人進獻忠言。所以古時候有人這樣説："山藪有草木而毒害之物居住其中，川澤廣大因而能容納污泥濁水，美玉之中含有微瑕，人君善於駕馭群臣，也應容忍被指責的耻辱。"祇要您免除誹謗君主的人的罪責而接受直切的諫言，廣開言路，掃除導致秦亡的失誤，遵循周文王、周武王的德政，減省

極，天下幸甚。

法律條文，放寬刑罰，廢除刑訊之獄，那麼，太平盛世就能來臨，永遠和平、安樂，與天地共存，天下之人都會感到無限欣慰。

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

宣帝很欣賞路温舒的上書，遷升他爲廣陽私府長。

内史舉温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温舒上書，願給厮養，暴骨方外，以盡臣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

内史舉薦路温舒爲文學科的第一等，升爲右扶風丞。當時，皇帝下詔書命令公卿大臣推薦可以出使匈奴的人，路温舒上書，請求作爲隨從人員，隨使者出使匈奴，以報效天子，皇帝批閲上書，轉交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詢問情况，因爲他言無可取，罷歸故官。很長時間之後，升遷爲臨淮郡太守，政績非常出色，死於任上。

温舒從祖父受曆數天文，以爲漢厄三七之間，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温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路温舒隨祖父學習過曆數、天文方面的知識，認爲漢朝在建國後二百一十年左右，會有大難，就秘密上書皇帝以便有所防備。成帝時，谷永也這麼説。等到王莽篡位，要向天下宣布代漢的根據，就宣揚這些話。路温舒的兒子和孫子都做到州牧、太守等高官。

贊曰：春秋魯臧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爲有後。賈山自下劘上，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路温舒辭順而意篤，遂爲世家，宜哉！

贊曰：春秋時魯國的臧孫達以禮義勸諫國君，品德高尚的人都認爲他的後代將會很興旺。賈山從下面指陳皇上的過失，鄒陽、枚乘交游於有傾危之險的王國，然而都能免於受刑被殺，因爲他們説話能嚴守正道。路温舒言詞和順，情真意切，因此子孫世代任高官，太應該了！

漢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竇田灌韓傳

竇嬰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喜賓客。孝文時爲吴相，病免。孝景即位，爲詹事。

竇嬰，字王孫，是孝文皇后堂兄的兒子。從他的父親以上，世代家居觀津，愛好賓客。孝文皇帝時，竇嬰曾在吴國爲相，因病免官。孝景皇帝即位，起用竇嬰爲詹事。

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歡。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

孝景皇帝的弟弟梁孝王，被他的母親竇太后所寵愛。有一回，梁孝王入朝，孝景皇帝和兄弟們一起飲酒，這時還没有立太子，當大家酒喝得差不多時，孝景帝從容地説："我死之後把帝位傳給梁王。"竇太后聽了很高興。這時竇嬰端了一杯酒獻給皇上，説："天下是高祖的天下，帝位應父子相傳，這本是漢代的法定約束，皇上怎麽能傳給梁王呢？"太后因此討厭竇嬰，竇嬰也嫌詹事的官太小，就托病辭職。太后於是把竇嬰准許出入宫禁的名籍除掉了，每逢節日，也不准他進宫朝見。

孝景三年，吴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爲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

孝景皇帝三年，吴國和楚國起兵叛亂，這時皇帝考察了一下，發現無論是劉姓宗室或竇姓諸人都没有像竇嬰那樣賢明的，於是就徵召竇嬰，竇嬰入見以後，堅决推辭，藉口有病，不足當此重任。太后至此也感到慚愧。皇上就説："現在天下正有急難，王孫怎麽可以推辭呢？"於是拜竇嬰爲大將軍，賞賜他黄金千斤。這時袁盎、欒布等名將賢士都退職在家，竇嬰就向景帝推薦，起用他們。竇嬰把皇帝賜給他的金子都擺在廊下穿堂中，每當屬下的軍吏來謁見，他就叫他們酌量開銷把金子取去用，自己從没有把皇帝所賜的金子拿到私宅裹去。竇嬰坐鎮滎陽，監護齊、趙

兩國的軍隊。等到七國的叛亂被平定後，就封竇嬰爲魏其侯。這時許多游士和賓客都争相投奔魏其侯門下。孝景皇帝每當上朝和群臣商議大事，所有列侯都不敢同條侯、魏其侯平禮相待。

四年，立栗太子，以嬰爲傅。七年，栗太子廢，嬰争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數月，諸竇賓客辯士説，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説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争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祇加懟自明，揚主之過。有如兩宫奭將軍，則妻子無類矣。"嬰然之，乃起，朝請如故。

孝景皇帝四年，立栗太子，命魏其侯當太子的師傅。孝景皇帝七年，栗太子被廢，魏其侯屢次爲栗太子争辯，都無結果。魏其侯就稱病不朝，在藍田南山下閑居了好幾個月，竇姓諸人和許多賓客、辯士請他出山，他都不願意出來。梁國人高遂就對竇嬰説："能使您富貴的是皇上，能使您成爲朝廷親信的是太后。現在將軍作太子的師傅，太子被廢不能力争，力争不得又不能死，自己托病引退，擁着歌姬美女，閑居在南山而不肯入京朝見。這些情況比照起來看，顯然是您在暴露皇帝的過失。萬一皇上和太后都對您不滿而要加害於您，那您連妻子兒女就都會被殺戮，全家一個不剩。"竇嬰認爲他説的很對，便復行上任，上朝覲見皇帝如故。

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當桃侯劉舍被免去相位時，竇太后屢次推薦魏其侯當丞相。孝景皇帝説："太后難道以爲我有所吝惜，不讓魏其侯當丞相？魏其侯這個人驕傲自滿，做事往往輕率隨便，很難讓他作丞相，擔當重任。"終於没有任用他，而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田蚡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竇嬰已爲大將軍，方盛，蚡爲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中大夫。辯有口，學《盤盂》諸書，王皇后賢之。

田蚡是孝景皇帝王皇后的同母弟，生在長陵。竇嬰當大將軍以後，正當盛時，田蚡這時是個郎官，還没有顯貴，往來於竇嬰的家中，陪侍竇嬰飲酒，時跪時起，好像是竇家的晚輩一樣。到了孝景皇帝的晚年，田蚡愈來愈貴幸，作了中大夫。田蚡口才很好，學過《盤盂》之類的一些古書，王皇后認爲他有才能。

孝景崩，武帝初即位，蚡以舅封爲武安侯，弟勝爲周陽侯。

孝景皇帝駕崩，武帝劉徹剛即位，田蚡以舅父的身份被封爲武安侯，田蚡之弟田勝被封爲周陽侯。

蚡新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諸將相。上所填撫，多蚡賓客計策。會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説蚡曰：

田蚡剛掌握大權，對他的門客非常謙卑，并且引進門客中未出仕的那些人過去，使他們出來作官，想因此而壓倒朝廷中將相們的勢力。皇上對當時政局有所鎮撫的事，大多由田蚡的賓客所

"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即上以將軍爲相，必讓魏其。魏其爲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相尊等耳，有讓賢名。"蚡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嬰爲丞相，蚡爲太尉。藉福賀嬰，因吊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毁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毁去矣。"嬰不聽。

籌劃。適逢丞相衛綰因病免職，皇上商量着要設丞相和太尉。藉福游説田蚡説："魏其侯顯貴已經很久了，天下的人才一向歸附他；將軍您剛剛貴盛，不能和魏其侯相比。即使皇上有意用將軍爲丞相，將軍一定要把相位讓給魏其侯。魏其侯當了丞相，將軍一定做太尉。太尉和丞相的尊貴地位程度是一樣的，將軍既得了太尉，又有了讓相位給賢者的好名聲。"田蚡便私自向太后透露心事，請太后向皇上暗示，於是以竇嬰爲丞相，田蚡作太尉。藉福向竇嬰道賀，順便規勸他説："君侯的本性是喜善而嫉惡，如今善人稱道君侯，所以君侯能做到丞相。但是惡人相當多，他們也會毁謗君侯的。如果君侯對善人和惡人都能寬容些，那麽君侯的相位就可望維持長久；不然的話，馬上就會受到毁謗而離職。"竇嬰不聽從他的話。

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毁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黄老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説。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宫。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爲新垣平邪！"乃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嬰、蚡以侯家居。

竇嬰和田蚡都喜好儒術，因此推舉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把魯國的申公迎到京師來，準備設立明堂。讓諸侯回到他們各自的封地去，取消關禁，按照古禮規定制服，用以表明太平氣象。并且檢舉諸竇和宗室的子孫，凡是品行不端的，一律從宗譜上除籍。這時諸外戚的列侯，多娶公主爲妻，都不願回到他們的封地去，因此誹謗竇嬰等人的言語天天傳到竇太后的耳中。太后愛好的是黄老學術，可是竇嬰、田蚡、趙綰等人却一意地推尊儒術，貶低道家的學説，因此竇太后就對竇嬰等人愈來愈不滿意。到了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想不讓太后干預政事，所以請求皇上今後不必對太后奏事。竇太后知道後大怒，説："這是想重演新垣平的伎倆嗎！"於是就將趙綰，王臧等人罷免驅逐，并且免去竇嬰的相職和田蚡的太尉職務。另外任用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從此以後，竇嬰和田蚡衹以侯的身份在家閑居。

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横。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蚡爲丞相，大司農韓安

武安侯田蚡雖然不擔任官職，但因爲王太后的關係，仍然受到皇上的寵幸，屢次議論政事，大多數被采納而生效，那些趨炎附勢的官吏和士人，都離開了魏其侯竇嬰，而歸附田蚡。武安侯於是一天比一天驕横了。建元六年，竇太

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

后去世，丞相許昌、御史大夫莊青翟因爲没把喪事辦好，都被免官。皇上於是任用田蚡爲丞相，任命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於是天下的士人，郡國的官吏和諸侯王，更加依附武安侯田蚡了。

蚡爲人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附爲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

田蚡爲人相貌醜陋，生性自視甚爲尊貴。他認爲當時的諸侯王都比較年長，皇帝剛剛即位，年紀很輕，田蚡自己以皇帝的至親身爲丞相，如果不徹底地整頓一番，用禮法來約束他們，天下人是不會服貼的。在那個時候，丞相入内奏事，往往一坐就是大半天，他所提的意見皇上一概接受。他所推薦的人，有的一起家就到二千石的職位，權力幾乎超過了皇上。皇上於是説："你要任用的人任用完了没有？我也想委任幾個官呢！"有一回，他向皇上請求撥劃考工室的官地供他擴建私宅之用，皇上大怒，對他説："你何不也把我的武庫一齊取走呢？"從這次以後，他纔收斂了一些。有一回，他請客人宴飲，讓他的兄長蓋侯面向北坐，他自己却向東坐，認爲漢朝的丞相尊貴，不能因爲是自己的兄長就私下委屈自己。從此以後，武安侯田蚡更加驕矜，他所修建的住宅極盡華麗雄壯，超過了所有貴族的宅第。他的田地莊園都是極其肥沃的，他派到郡縣去收買名貴器物的人，在道路上絡繹不絶。前堂擺設着鐘鼓，樹立着曲旃，後房的婦女多至百數。諸侯奉送給他的珍寶、狗馬及古玩陳設等，數都數不清。

而嬰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公稍自引而怠驁，唯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與田蚡相反，魏其侯竇嬰自從竇太后去世以後，更加被疏遠，不受重用，没有權勢，諸賓客漸漸自引而退，甚至對竇嬰態度傲慢，惟獨灌夫對他還是老樣子。竇嬰每天心中悶悶不樂，惟獨對於灌夫感情特别好。

灌夫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嘗爲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吴楚反時，潁陰侯灌嬰爲將軍，屬太尉，請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孟年老，潁陰侯强請之，鬱鬱不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他的父親是張孟，曾經當過潁陰侯灌嬰的舍人，很受寵信，因此推舉他，官至二千石，所以冒了灌氏的姓，改名灌孟。吴、楚兩國造反時，潁陰侯灌嬰爲將軍，隸屬於太尉周亞夫的部下，向太尉舉薦灌孟爲校尉。灌夫也帶了一千人跟他父親在一起。當時灌

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吴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吴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吴軍，至戲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漢壁，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吴壁曲折，請復往。"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吴軍破，夫以此名聞天下。

孟已經年紀很大，太尉本來不想用他，由於潁陰侯堅決推舉，纔答應讓灌孟作校尉，因此灌孟鬱鬱不得志，每逢作戰時，常衝陷敵軍的堅强之處，因而戰死在吴國軍中。按照當時漢朝的軍法規定：凡是父子都從軍的，如有因戰事犧牲的人，未死者可以護送遺骸還鄉。但是灌夫不肯這樣做，他慷慨激昂地說："我願意斬取吴王或吴國將軍的頭，以替我父親報仇。"於是灌夫披着戰甲，持着戈戟，招募軍中同他友好願意跟他同去的壯士幾十人，等到走出了軍營的門户，没有人敢再前進，衹有兩人和灌夫屬下的奴隸十餘騎迅速地衝入了吴軍，一直攻到吴軍的將旗之下，所殺傷的有幾十人之多。因爲再無法向前進攻，便奔回到漢軍的營地，他所帶出去的從奴都戰死了，衹有他和一個騎士歸來。灌夫身上所受的重傷有十多處，恰好有貴重的良藥把創傷治好，所以纔能不死。灌夫身上的傷稍稍痊愈，又向將軍請求説："我現在更加瞭解吴國營壘中的路徑曲折，請准許我再前往。"將軍對灌夫的勇氣很欽佩，對他的行爲也很同情，深恐灌夫再去性命有危險，就向太尉報告，太尉於是堅決地阻止他，不讓他去。等到吴軍破滅，灌夫也聞名天下。

潁陰侯言夫，夫爲郎中將。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爲代相。

潁陰侯把灌夫的情形向皇上報告了，皇上就任灌夫爲郎中將。過了幾年，因爲犯法丢官。灌夫家在長安，京師裏的許多顯貴没有不稱贊他的，因此後來又官至代相。

武帝即位，以爲淮陽天下郊，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爲燕相。數歲，坐法免，家居長安。

漢武帝即位，認爲淮陽郡是天下交通輻輳之處，必須駐扎强大的兵力加以防守，因此調任灌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内調爲太僕。建元二年，灌夫與長樂衛尉竇甫一同吃酒，發生争執，當時灌夫已經酒醉，就出手打竇甫。竇甫本是竇太后的兄弟，皇上恐怕太后殺灌夫，把他調爲燕相。幾年以後，又因犯法丢官，閑居在長安家中。

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勢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

灌夫爲人剛直，好藉酒使氣，不喜歡當面阿諛他人。凡是貴戚或一般有勢力人士地位在灌夫之上的，他不但不肯向他們表示敬禮，并且要想辦法侮辱他們；一般士人在他之下的，愈是貧賤，灌夫愈是對他們恭敬，以平等的禮節對待他

們。在人多的場合，灌夫對於地位低下的後進總是推薦誇獎，因此，一般人都很稱贊他。

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波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横潁川。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灌夫不喜歡學問，却愛好俠義，答應人家的事一定做到。那些和他相交往的人，無非是豪傑、俠客或大奸巨猾。他家中的資産有幾千萬，每天的食客少則數十，多則近百。他在田園中築陂蓄水，以興灌溉之利，爲了壟斷水利田地，灌夫的宗族賓客往往争權奪利，在潁川一帶横行無忌。所以潁川的小孩子便作歌道："潁水澄清，灌氏安寧；潁水污濁，灌氏滅族。"

夫家居，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竇嬰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歡甚，無厭，恨相知之晚。

灌夫家中雖然富有，但是失去權勢，於是卿相、侍中及那些一向爲灌夫賓客的人，都逐漸同他疏遠了。等到竇嬰失勢，也想倚靠灌夫去同那些趨炎附勢的人算賬，而灌夫也想利用竇嬰的關係交結那些列侯和宗室們，以提高身價。所以兩人互相推重援引，過從親密得如父子一般。兩人極爲投契，毫不嫌忌，衹恨相知太晚了。

夫嘗有服，過丞相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具，將軍旦日蚤臨。"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夜洒埽張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宜。"乃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嬰乃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歡而去。

灌夫的姐姐死了，灌夫在服喪期内去拜訪丞相田蚡。丞相從容地説："我想和你一同去拜訪魏其侯，恰值你在服喪期間，不便前往。"灌夫説："將軍居然肯屈駕光臨魏其侯的家，我怎敢因服喪推辭呢？讓我去通知魏其侯，讓他準備酒食，請您明日早點光臨。"田蚡於是就答應了。灌夫就把與丞相相約的詳情告訴了魏其侯竇嬰。竇嬰和他的夫人便特地多買了肉和酒，夜裏就起來打掃，準備酒食，一直忙到天明。天剛亮，就叫門下的人在宅前伺候。但是到了中午，丞相田蚡還是没來。竇嬰就對灌夫説："丞相難道忘記了嗎?"灌夫很不高興，説："我不嫌在服喪期間請他踐約，他自己應該前來纔對，不當忘記。"於是灌夫就駕了車，親自前往迎接丞相。丞相田蚡前一天不過是順口答應了灌夫，實在没有打算真去赴宴。等到灌夫前來，丞相還在高卧。於是灌夫進去見他，説："將軍昨天幸蒙答應去拜訪魏其侯。魏其侯夫妻辦了酒食，從一早到現在，都没有敢吃一點呢!"武安侯裝做愕然發愣的樣子，向灌夫道歉説："我昨天喝醉了，忘記了與你説的話。"於是命駕前往，但又走得很慢，灌夫更加生氣。等到酒吃得差不多時，灌夫起舞，

舞畢邀請丞相，丞相竟不起身，灌夫便在酒宴上用話冒犯丞相。竇嬰便扶灌夫離去，親自向丞相致歉。丞相田蚡一直吃酒至天黑，纔盡歡告辭。

後蚡使藉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乃謾好謝蚡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

後來，丞相田蚡派藉福向竇嬰要求把城南的田地讓出給他，竇嬰很不高興地說："我這個老頭子儘管被朝廷廢棄不用，將軍儘管顯貴，難道就可以仗勢硬奪我的田嗎？"不肯答應。灌夫聽說了這事，大罵藉福。藉福不願竇、田兩家交惡，就自己編造了好話向丞相說："魏其侯年事已高，就要死了，再忍一些日子也不難，姑且等一等吧。"不久，田蚡聽說竇嬰和灌夫其實是憤怒而不肯把田給他，也生氣說："魏其侯的兒子曾犯了殺人的大罪，是我救他的。我服侍魏其侯，没有什麽事不肯依他，爲什麽他竟捨不得這幾頃田地？况且這跟灌夫有什麽相干！我不敢再要這塊地了。"從此以後，田蚡對竇嬰和灌夫兩人大爲怨恨。

元光四年春，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横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爲奸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

元光四年的春天，丞相奏言灌夫家在潁川極爲驕横，百姓都受其苦，請求皇帝查辦灌夫。皇上說："這是丞相職分内的事，何必請示！"灌夫也抓住了丞相的短處作爲要挾，這包括丞相以不合法的手段去圖個人私利，及收受淮南王的財物，并說了不該説的話等。後來由於兩家的賓客在中間調停勸解，雙方纔停止互相攻擊，彼此和解。

夏，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强與俱。酒酣，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曹兒呫囁耳語！"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宫衛尉，

那年的夏天，丞相田蚡娶燕王的女兒爲夫人，太后下了詔令，要列侯及宗室都前往道賀。竇嬰就去拜訪灌夫，想邀他一道去。灌夫推辭說："我屢次因爲酒醉失禮得罪了丞相，并且丞相近來跟我有怨。"竇嬰說："這事已經和解了。"於是勉强拉灌夫一道去。酒吃到差不多時，丞相起身向大家敬酒，所有的座上賓客都離開座位，伏在地上，表示不敢當。過了一會兒，魏其侯竇嬰起身敬酒，衹有那些與他有舊交的人離開席位，其餘半數的人衹是照樣坐在那裏，連膝都没有離席。灌夫起身離位，依次敬酒，敬到田蚡時，田蚡照樣坐在那裏，說："不能再飲滿杯了。"灌夫很生氣，就嘻笑着說："您是個貴人，但還是飲滿一杯吧！"但是田蚡不肯乾杯。敬酒

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嬰去，戲夫。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乃令騎留夫，夫不得出。藉福起爲謝，案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乃戲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蚡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

敬到臨汝侯灌賢，灌賢正在跟程不識悄悄地附耳講話，又不避離席位。灌夫一肚子怒氣無處發泄，於是罵灌賢說：“平時詆毁程不識不值一錢，現在長輩向你敬酒，你却效法女孩子一樣在那兒同程不識咬耳朵說話。”田蚡對灌夫說：“程、李都是東西宫的衛尉，現在你當衆侮辱程不識，就不替你所敬愛的李將軍留地步嗎?”灌夫說：“今日殺我的頭，穿我的胸，我都不在乎，我還管什麼程，什麼李?”座上的客人見勢不妙，便起身托言上厠所，漸漸地散去了。竇嬰也起身離去，并揮手叫灌夫趕快走。等到灌夫剛剛離開，田蚡於是生氣地說：“這是我的錯，因爲我寵慣了他，纔使他這樣放肆。”就命令手下的騎士把灌夫扣押，這樣灌夫就没能够離去。藉福趕緊起身爲灌夫向丞相賠禮，并用手按着灌夫的脖子，要他低頭謝罪。灌夫更加發怒，不肯謝罪。田蚡就指揮騎士把灌夫捆起，看管在傳舍中，并把長史找來，對他說：“今天請宗室賓客們在此會宴，是奉了太后的詔令的。”於是彈劾灌夫，說他在宴席上辱罵賓客，侮辱詔令，犯了不敬的罪，把他囚禁在居室獄中。同時徹底查清灌夫在潁川的種種不法行爲，派遣差吏分頭捉拿灌家各支的親屬，都判决爲殺頭示衆的極刑。竇嬰感到非常慚愧，出錢財派賓客向丞相求情，終究不能使灌夫獲釋。田蚡的屬吏既都是丞相的耳目，灌家漏網的人都分頭逃竄和躲藏，灌夫本身又被拘押着，於是無法告發田蚡暗中所做的種種壞事。

嬰鋭爲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迕，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辯之。”

竇嬰奮不顧身，竭力想營救灌夫，他的夫人勸他說：“灌將軍得罪了丞相，和太后家的人作對，難道能救得了嗎?”竇嬰說：“侯爵是我自己挣來的，現在我把它丢掉，根本没有什麼遺憾的。况且我總不能讓灌仲孺獨自去犧牲，而我竇嬰倒獨自活着。”於是瞞着他的家人，私自出來上書給皇帝。皇帝看了魏其侯竇嬰的奏書，立即把他召進宫去，竇嬰就把灌夫因爲在席上喝醉了酒而失言的情况詳細說了一遍，認爲這衹是飲酒過度的小事，不值得用極刑。皇帝同意他的看法，便賜竇嬰一同吃飯，對他說：“你到東朝太后那裏當廷申辯吧。”

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它事誣罪之。蚡盛毁夫所爲横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仰視天，俯畫地，辟睨兩宫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吴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争杯酒，不足引它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奸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横恣潁川，輘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内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内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録録，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獄吏所决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别言兩人。

竇嬰到了東朝，極力誇贊灌夫的長處，説他這回是酒後失言，而丞相却用别的罪來誣害灌夫。田蚡又接着極力詆毁灌夫所做的事驕横放縱，犯了大逆不道的罪。竇嬰自度没有其他的辦法，就攻擊丞相的短處。田蚡説：“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能够做朝廷的重臣，愛好音樂、狗、馬和田宅。我所喜歡的不過是倡優、巧匠這一類的人，不像魏其侯和灌夫他們，招呼天下的豪傑壯士，日夜不停地同他們商量討論，滿懷對朝廷的不滿之意，不是抬頭用眼看天，就是低頭用手畫地，斜眼看着兩宫，希望天下有一些意外的變故，好讓他們成大事，立大功，我却不知道魏其侯他們要做些什麼呢!”於是皇上向在朝的大臣們問道：“他們兩人説的話誰對呢?”御史大夫韓安國説：“魏其侯説灌夫當他的父親爲國捐軀時，手持着戈戟衝入强大的吴國軍中，身上受到了幾十處傷，勇敢的名聲冠於三軍。他是天下少見的壯士，如果不是有特别嚴重的罪行，衹爲了酒後引起口舌争端，是不值得攀引其他的罪狀來處死刑的。魏其侯的話是對的。丞相説灌夫同大奸巨猾交結，欺壓小民百姓，家産有數萬萬金之多，横行潁川，凌辱宗室，侵犯骨肉，這是所謂‘枝杈大於根本，腿脛大於腿股，不是斷折必定分裂’。丞相的話也不錯。衹有請英明的主上自己裁决兩家的是非了。”主爵都尉汲黯認爲魏其侯所説的爲是。内史鄭當時也以魏其侯所説的爲是，但是後來却又不敢堅持他自己的意見去對答皇帝。其餘的人都不敢答對。皇帝對内史發怒説：“你平日屢次議論魏其侯和武安侯兩人的長短優劣，今天廷辯，你却畏縮的像那駕在車轅下面的馬一般，不敢明白地表示自己的意見。我要把這一班人一并殺了。”於是皇帝罷朝起身，入内侍奉太后進餐，太后也已經派人上朝探聽消息，這時，那些探聽的人便把廷辯的經過詳細向太后報告。太后生了氣，不進飲食，説：“現在我還活着，别人已經在作踐我的兄弟；假若我死了之後，别人就一定都來宰割我的兄弟了。况且皇帝怎能像石人一樣自己不作主張呢？現在幸虧皇帝還在，這般大臣就衹知隨聲附和；假設皇帝

死了之後，這班人還靠得住嗎?”皇帝表示歉意說：“魏其侯和武安侯兩家都是外戚，所以在朝廷上進行辯論；要不然的話，祇要一個獄吏就可以解决了。”那時，郎中令石建私下把魏其侯和武安侯兩家失和的經過向皇帝説了。

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端?”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毁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愧，杜門齰舌自殺。今人毁君，君亦毁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

田蚡退朝以後，出了止車門，招呼御史大夫韓安國同坐一車，生氣地說；“我和你共同對付一個老禿翁，有什麽難辦的，你爲什麽模棱兩可，游移不定呢?”過了很久，韓安國對田蚡説：“您怎麽這樣不自愛重呢？剛纔魏其侯既然詆毁您，您也就應該向皇帝免冠謝罪，把丞相的印綬解下來，歸還給天子，説：‘臣以皇帝的肺腑之親，幸能作到丞相，本來是不能勝任的，魏其侯對我的批評是對的。’這樣一來，皇帝一定會贊美您有謙讓的美德，不致把您廢免。魏其侯見您如此謙讓，皇帝又同情您，一定會閉門咬舌自殺。現在别人駡您，您也同樣駡别人，這樣彼此互相辱駡，好像商人或女子吵嘴一般，怎麽這樣不識大體呢?”田蚡謝罪説：“我在朝廷爭辯時太着急了，没有想到這樣做。”

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劾繫都司空。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臧嬰家，嬰家丞封。乃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乃聞有劾，即陽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飛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

後來皇帝又派御史查究灌夫的案卷，核對出竇嬰所説的話很有不符合事實的地方，因而竇嬰受到御史的糾彈，被拘禁在都司空衙門的獄中。當孝景皇帝臨終的時候，竇嬰曾經接受遺詔，那詔書上説：“假如有什麽不方便的事情，可以相機條陳上奏。”等到竇嬰被拘禁，灌夫又可能被判處滅族的大罪，情況是一天比一天緊迫了，大臣們誰也不敢再向皇帝提起這件事。竇嬰祇好叫他的侄子上書皇帝報告受遺詔的事，希望能得到再被召見的機會。奏書呈上去了，但是核查内廷的檔案，却没有景帝臨終的這份遺詔。這道詔書祇藏在竇嬰家中，是由他的家丞蓋印加封的。於是竇嬰又被彈劾，説他僞造先帝的遺詔，應該判處斬首示衆的極刑。元光五年十月，灌夫和他的家屬全被定罪，竇嬰過了許久纔聽到了這個消息。他一聽到，心裏就萬分悲憤，發了中風的大病。他不想進食祇想尋死。後來，不知道從那裏聽説皇帝没有殺他的意圖，這纔恢復了飲食，醫治好病體。朝廷已經决定不把竇嬰處死了，但

是，這時竟然又有流言傳播，說了許多竇嬰的壞話，故意地讓皇上聽到，因此就在當年十二月的三十日，將竇嬰在渭城的大街上斬首示衆。

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呼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中有罪免。

元光六年春天，田蚡病了，渾身疼痛，好像有人在打他，他不停地大聲呼叫，承認自己有罪，謝罪不止，皇上請了能看見鬼的巫師來診視他的病，巫師說："魏其侯與灌夫兩個鬼共同守着武安侯，用鞭子抽打想要殺他。"終於還是死了。由他的兒子田恬嗣其父爵，元朔年間，因爲犯有罪過被撤除封爵。

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爲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宫車晏駕，非大王立，尚誰立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直蚡，特爲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後來淮南王劉安謀反的事被發覺了。前些年淮南王劉安曾進京朝見，當時田蚡爲太尉，到霸上迎接淮南王，對劉安說："皇帝現在還没有太子，大王您最英明，又是高祖的孫兒，一旦皇帝去世，不是由您淮南王來繼承帝位，還應當是誰呢！"淮南王聽了大爲高興，送給田蚡許多金銀財物。皇帝自從竇嬰、灌夫的事發生以後，就不以田蚡的舉動爲然，祇是礙着太后的緣故，容忍了下來。等到皇帝聽到了田蚡和淮南王勾結以及接受淮南王錢財的事件，就說："假使武安侯還在的話，也該滅族了。"

韓安國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說鄒田生所。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吴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捍吴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吴不能過梁。吴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

韓安國，字長孺，是梁國成安縣人，後來移居睢陽。曾經在鄒縣田生之處學習《韓非子》和雜家的學說。侍奉梁孝王，做中大夫。吴楚叛亂的時候，孝王派遣安國及張羽爲將軍，在東境抵禦吴軍。因爲張羽奮力作戰，安國老成持重，所以吴軍不能越過梁國的防綫。吴楚叛亂被平息後，韓安國、張羽的名聲也從此在梁國境内顯赫起來。

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夫前日吴、楚、齊、趙七國反，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嚮，唯梁最親，爲限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

梁王由於是皇家的至親，因此獲得了自行推舉梁相及二千石官吏的人選的權力，他進出、游樂的排場，已經逾越了人臣的位分而比擬於天子。當時天子漢景帝聽了以後，心裏很不高興。竇太后知道皇帝不滿，於是遷怒梁王派來的使者，不接見他們，而向他們案驗責難梁王的所作所爲。當時韓安國是梁使，便去謁見大長公主，哭泣着說："爲什麽太后對於梁王做兒子的孝心及做臣子的忠心竟然不予明察呢？昔日吴、楚、

而諸侯擾亂，壹言泣數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吴楚，吴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而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即以嫮鄙小縣，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忠孝而太后不恤也?”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帝言之。”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歡。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由此顯，結於漢。

齊、趙等七國造反的時候，自關以東的諸侯，都聯合起來向西進軍，祇有梁國與皇上最親，成爲叛軍的阻限。梁王常想到太后及皇上居於關中，而諸侯起來作亂，每次提起，都淚下數行，跪着送臣等六人，帶兵去擊退吴楚叛軍，因此吴楚的軍隊不敢西越雷池半步，而終告敗亡，這都是梁王的功勞啊！現在太后却爲了一些細的禮節怨責梁王。梁王的父兄都是皇帝，平日見慣了盛大的排場，所以進出游樂，都像皇帝一樣清道警戒，車子、旌旗都是皇帝所賜，他就是想在邊邑向其子民矜誇，在國中來回馳騁以向諸侯炫耀，讓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太后和皇帝對他很寵愛。現在梁使到來，却遭到查問責難。梁王十分恐懼，日夜流淚思量，不知如何是好。爲什麼梁王做兒子很孝順，作臣子最忠心，而太后竟不憐顧呢?”長公主把這些全都告訴了太后。太后高興地說：“我要替他向皇上解說。”解釋以後，皇上的心纔開解，而且摘下帽子向太后謝罪說：“我兄弟間不能互相勸教，竟讓太后您操心了。”於是接見了所有梁王派來的使者，并且重重地賞賜了他們。此後梁王更受寵愛。太后、長公主再賞賜韓安國價值約千餘金的財物。韓安國的名聲因此更加顯赫，而且跟漢朝廷建立了關係。

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幾，梁内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内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後來韓安國犯法被判刑，蒙縣的獄吏田甲羞辱他，他說：“難道熄了火的灰就不會再燃燒起來嗎?”田甲說：“要是再燒起來，我就溺尿來澆熄它。”過了不久，梁國内史的職位空缺，漢廷派使者任命韓安國爲梁内史，從徒隸中提拔他出來做二千石的官。田甲棄官逃走。韓安國說：“田甲不回來就任，我就夷滅了你的宗族。”田甲於是袒衣謝罪。安國笑着說：“像你這種人值得我懲治嗎?”終於善待田甲。

内史之缺也，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説之，欲請爲内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爲内史。

梁内史空缺之際，孝王剛剛延攬了齊人公孫詭，很喜歡他，想要請求任命他爲内史。竇太后聽説後，於是下詔命令梁王任用韓安國爲内史。

公孫詭、羊勝説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吴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

公孫詭、羊勝游説孝王，教他請求做帝位繼承人及增益封地的事，恐怕漢廷大臣不肯答應，於是暗中派人行刺漢廷當權的謀臣。及至殺害了前任吴相的袁盎，景帝便聞知公孫詭、羊勝等人

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太子，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 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爲虎? 雖有親兄，安知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訹邪臣浮説，犯上禁，橈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

的計劃，於是派人務必捉拿公孫詭、羊勝。漢廷派了許多使者先後到梁，自梁相以下全國大舉搜索，經過一個多月還没有捉到。内史韓安國聽説公孫詭、羊勝等人藏匿在孝王宮中，便入宮見王，哭着説："若君主受辱，臣子就應該死。大王没有好臣子，所以事纔紛亂到這種地步。現在既然捉不到公孫詭、羊勝，請讓臣向您辭別，并賜臣死。"梁王説："你何必這樣呢?"韓安國淚下數行，説："大王自己忖度您跟皇上的關係，比起太上皇與高皇帝及皇上與臨江王來，誰比較親近呢?"孝王説："比不上他們。"安國説："太上皇、臨江王之與高皇帝、皇上都是父子的關係，但是高帝説'拿着三尺寶劍奪得天下的人是我'。所以太上皇始終無權過問政事，衹居住在櫟陽宮中。臨江王，是嫡長太子，却因其母一言出錯，被廢除了臨江王的爵位；又因宮垣之事，終於自殺於中尉府。爲什麽會這樣呢? 因爲治理天下總不能因私而害公。俗語有云：'雖然有親父，豈知他不會是虎呢? 雖然有親兄，豈知他不會變成狼呢?'現在大王位列諸侯，却聽信一個邪臣虚妄的言論，干犯了君主的禁令，枉曲了嚴明的法律。皇上因爲太后的緣故，不忍心用法令來對付您。太后日夜哀泣，希望大王能自知改過，可是大王却始終不能覺悟。萬一太后駕崩，大王您還能攀附誰呢?"話尚未説完，孝王痛哭流涕，對着韓安國自責説："我立刻交出公孫詭、羊勝。"當天，公孫詭、羊勝兩人自殺。漢使回去覆命，梁國的禍事得以完全消解，這都是安國的功勞。於是景帝、竇太后更加看重韓安國。

孝王薨，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武安侯田蚡爲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閩、東越相攻，遣安國、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

孝王去世後，共王即位，韓安國因爲犯法丢了官，閑居在家裹。漢武帝劉徹即位後，武安侯田蚡爲太尉，受寵信而掌大權。韓安國把五百金送給田蚡，田蚡向太后提起韓安國，皇上平日也常聽説安國的賢能，便召他爲北地都尉，後來升爲大司農。閩越、東越互相攻伐，皇上就派遣韓安國和大行王恢領兵赴越。還没有抵達越地，越人就殺了他們的王來投降，漢朝廷也就收兵了。當年，田蚡當了丞相，韓安國爲御史大夫。

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數爲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强，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争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勢必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群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匈奴派人來請求和親，皇上交由朝臣商議。大行王恢，是個燕人，屢任邊郡的官吏，對匈奴的情况非常熟悉。他發表議論説："漢兵與匈奴和親，大都過不了幾年，匈奴便再度背約。不如不答應而發兵攻擊他們。"韓安國説："派軍隊到千里之外去作戰，不會有好的戰果。如果是匈奴仗恃戎馬之疾足，懷着禽獸般的心腸，如飛鳥般的遷徙，就很難克制他們。取得了他們的土地也不算開疆拓土，統治了他們的人民也不算富强，他們從上古以來就不是我們的子民。漢兵行數千里以求取戰利，則人馬疲憊，匈奴則可以逸待勞，這樣做必然是很危險的。我認爲不如跟他們和親。"群臣議論此事的大多附和安國，於是皇上同意與匈奴和親。

明年，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乃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盗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

第二年，雁門郡馬邑城的豪傑聶壹，通過大行王恢向皇上表示："匈奴剛與漢和親，親信邊地之民，可以用利來誘他們過來，而我們在道路上埋設伏兵，一定會消滅他們。"皇上於是召見詢問衆位公卿説："朕選派子女，梳妝打扮許配給單于，給他錢財、絹帛、文錦也很豐厚。單于對朕的命令甚爲輕慢，侵掠没有止境，邊郡人民多次受到騷擾，朕十分同情他們。現在想派大軍進攻匈奴，你們各位以爲如何？"

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强胡之敵，内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廪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爲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盗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

大行王恢回答説："陛下即使不説，臣下本來也主張使用這種策略。臣聽説戰國天下未統一的時候，雖然北方有强大的胡人威脅内地，而中原内地又戰亂不已，然而各國尚能撫養其人民，根據時節來耕種，公私倉廪常能充實，匈奴因而不敢輕易侵犯。現在憑藉着陛下您的威嚴，天下統一，同事漢朝廷，又派遣子弟去登上邊城，把守要塞，糧食的轉運，車馬的運輸，都很齊備。可是匈奴却侵犯掠劫不已，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爲没有畏懼心理的緣故。臣私下認爲進攻有利。"

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

御史大夫韓安國反駁説："不是這樣。臣聽説漢高祖曾被匈奴圍困在平城，匈奴大軍解下馬鞍堆積成營壘，高過平城的有好幾個地方。平城内高皇帝忍着飢餓，七日未進食，天下人都歌頌此事。等到圍困被解除，返回京師後，却没有急

私怒傷天下之功，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

恨憤怒的心情。聖人應當以天下爲重，寬宏大度，而不因自己的個人私怒而有害天下的事情。因此高皇帝就派遣劉敬奉黄金千斤，用來和匈奴和親，到現在歷更五帝都從中得到好處。孝文皇帝又曾經統一率領天下的精兵强將在廣武常谿集結，然而到頭來毫無建樹，可是天下的老百姓没有不憂慮的。孝文皇帝懂得戰事不可久拖不决，因此再次和匈奴訂立和親之約。這兩個開明皇帝的事迹，是足以能够效法的。臣私下認爲不進攻方爲上策。"

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鋭，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

王恢又説："韓安國所言差矣。我聽説五帝的禮儀互不因襲，三王的禮樂也不重復，這并不是故意違反前世之法，各代都按照當時的實際情況制定法令禮儀，纔能適宜。况且漢高祖身披堅甲，手執鋭器，冒着晨霧朝露，頂着嚴寒霜雪，行程近十年，他之所以不去報復平城之難的怨恨，并不是力量不足，是爲了讓天下的老百姓休息，使他們心裏安寧。現在邊境數次遭到侵襲，士兵死傷，中國境内靈車相望。這是仁人志士所痛心疾首的情况，臣下我堅决認爲進攻反擊纔是對國家有利。"

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强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絶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

韓安國接着説："不是這樣。我聽説利益達不到十倍時，絶不改變原來的職業，功利達不到百倍時絶不更改固定的事業，因此古代的人君謀劃事情時必以祖宗成法爲例，施政也要查問經典，這是因爲做事難的緣故。况且自三代强盛以來，夷狄并没有跟隨中國改正朔易服色，這并不是因爲威嚴不能足以制服他們，强大不足以使他們順從，而是因爲遠方絶地不可牧養的民衆，用不着煩勞中國去做。况且，匈奴的軍隊兵馬剽悍迅速，來如疾風，去像閃電一樣快。他們以畜牧爲業，使用弓箭打獵，追逐禽獸，跟隨水草，居住的地方不固定，很難制服。現在讓邊郡之民長久地放棄耕織，而來支持匈奴習以爲常的事，這樣做得不償失。我因此認爲不進攻有利。"

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

王恢説："不是這樣。我聽説鳳鳥乘風而飛，聖人因時而制。過去秦穆公定都雍城，地方圓三百里，知道時氣機緣的變化，攻取西戎，開闢疆土千餘里，吞并十四國，隴西、北地從此成爲秦

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爲竟，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强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

的領地。到後來蒙恬率領軍隊爲秦國進攻匈奴，開闢領土數千里，把黄河南北全部劃歸秦國境内，用泥土、石塊壘砌長城，種植榆樹作爲屏障，匈奴人以致不敢到黄河邊飲馬，置烽燧然後纔敢放牧馬群。對匈奴人衹能以威嚴制服，而不能够用仁義教養。現在憑藉漢的强盛，有萬倍於匈奴的資財，分出其中的百分之一用來進攻匈奴，就好像是用强勁的弩機來射穿潰爛的毒瘡，必定不會遇到什麽阻礙。如果這樣征服了匈奴，那麽向北征召月氏來，可使他們臣服。臣因此説用兵征伐有利。”

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絶，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

韓安國繼續辯駁，説：“王恢所説不對。我聽説凡用兵打仗，一定要用飽待飢、整頓治理自己而待敵人混亂，安定休息而待敵人勞累。這樣兩兵相接，打敗敵人，征伐敵國，摧毁他們的城池，經常輕而易舉地就可以奴役敵國，這是聖人用兵之法。况且我聽説，兩股疾風相衝突則威力變弱，甚至不能吹動起羽毛；强弩之末，力量不能穿過魯縞。因此，强盛極則必衰，正像早晨一定會轉入晚上。現在將要披挂鎧甲輕率出去，深入敵人的縱深，一定很難取得成就，建立功業。縱向深入則兩翼受到威脅；横向深入則中路容易被擊破，軍行迅速，則糧食匱乏，供應不上；行動慢了，則不能獲得勝利，未等到深入千里之地，人馬就會缺乏糧食。這誠如兵法上説：‘把軍隊送給敵人，讓他們俘獲。’如果主張用兵的人有其他的技巧和辦法可以擒拿敵人，那我就不得而知了；如果不是這樣，那麽我看不到深入敵人縱深進攻會有什麽好處。我因此仍然主張不用兵有利。”

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絶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

王恢説：“韓安國所説不對。草木如遭霜打就經不起風吹，很快凋零；清水像明鏡一樣，在它裏面美與醜都可以顯現出來；精通大道、學問淵博的人，不可能用話打亂他的心思。現在臣下我所説進攻的辦法，本來就不是一定要發兵深入匈奴腹地作戰，而是將順從單于的欲望，用利引誘他前來到達邊境，我們選擇精明、强幹、勇敢、迅猛的騎兵部隊偷偷埋伏而作爲準備，審視考察有遮攔險阻的地方來加强警戒。我們的大勢

確定下來後，在單于前來路上的前後左右都安營扎寨，進可以抵擋，退可以斷絶其後路，這樣單于可以擒拿，一定會大獲全勝。”

上曰：“善。”乃從恢議。陰使聶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

皇上說：“很好。”於是采納了王恢的建議。暗中派遣聶壹爲間諜，逃到匈奴那裏，對單于說：“我能够殺掉馬邑的縣令、縣丞，以馬邑城向您投降，這樣財物便可盡得。”單于很親信他，覺得他説得有理，便答應了他。聶壹便回來，斬了死囚的頭，懸挂在馬邑城下，假稱是馬邑城的官吏，以取信於單于的使者，說：“馬邑城的高級長官都已死了，你們可以趕快來。”於是單于穿過邊塞，率領十餘萬騎兵進入武州塞。

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王恢等皆罷兵。

這個時候，漢埋伏了車騎、材官三十餘萬，隱藏在馬邑城旁邊的山谷裏。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由護軍將軍統領。衆將領約定，單于一進入馬邑城，漢的伏兵就奔馳出擊，王恢、李息另外從代郡專門攻擊匈奴的輜重。當時單于進入長城武州塞，距離馬邑尚有一百多里，發覺其中有詐，因此引兵撤回。有關情況在《匈奴傳》中。塞下傳説單于已經退兵離去，漢兵追至邊塞，估計追不上了，王恢等將領於是就都撤兵而還。

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曰：“始約爲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

皇帝對王恢不出擊匈奴的輜重而非常生氣，王恢說：“當初約定匈奴一進入馬邑城，馬邑的軍隊與單于交戰以後，臣攻擊他的輜重，這樣纔有利可圖，現在單于不入馬邑而退兵，臣以三萬人不能與之對抗，祇會自取敗辱而已。臣固然知道回來必會問斬，但這樣却可以保全陛下的三萬軍士。”於是把王恢交給廷尉治罪，廷尉判他怯陣避敵，應當問斬。王恢暗中送了千金給丞相田蚡。田蚡不敢向皇上求情，而對太后説道：“王恢最先倡議馬邑誘敵之計，現在不成功而殺掉他，這是替匈奴報仇啊！”皇帝朝見太后時，太后就把田蚡的話告訴皇上。皇上說：“最初，倡議馬邑計劃的是王恢，所以發動天下士兵數十萬人，聽從他的計劃而出擊匈奴。况且，縱使這次擒不到單于，如果王恢率領的部隊突擊匈奴的輜

重，也許頗能有些戰果，以安撫將士之心。現在如果不殺王恢，就無法向天下人謝罪。”王恢聽説了，於是自殺。

安國爲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耆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爲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蹇。上欲用安國爲丞相，使使視，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愈，復爲中尉。

韓安國爲人有大韜略，其智謀皆合於世俗取捨的標準，但都出於忠厚之心。雖貪嗜錢財，但他所推舉的，都是比他自己賢能的廉潔之士。在梁時推舉壺遂、臧固，其他的也都是天下的名士，士人因此對他很稱贊和仰慕。即使天子也認爲他是治國之才。韓安國當了御史大夫五年，丞相田蚡去世。韓安國兼代丞相的職務，替天子前導時墜下車，跌跛了腿。天子想任用韓安國爲丞相，派人去探望他，發現他跛得很厲害，於是改用平棘侯薛澤爲丞相，韓安國因病免職數月，腿傷痊愈了，皇上再任他爲中尉。

歲餘，徙爲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匈奴，破龍城。明年，匈奴大入邊。語在《青傳》。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言匈奴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産去。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入東方。

過了一年多，改任爲衛尉。這時將軍衛青等攻擊匈奴，大破龍城。第二年，匈奴又大舉入侵邊境。有關情况在《衛青傳》中。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駐在漁陽，安國捕掠得敵人活口，説匈奴已經遠遠退去。便上書説，現在正當農忙時節，請求暫時停止屯軍。停止屯駐纔一個月，匈奴又大舉進攻上谷、漁陽。安國營中僅有七百多人，出營與匈奴交戰，韓安國受傷，退回營地中。匈奴俘虜掠奪了千餘人及牲畜財物而去。天子大怒，派使者責備韓安國。更令他往東遷移，屯駐在右北平。因爲當時的俘虜説匈奴將從東方入侵。

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遷。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嘔血死。

韓安國當初任職御史大夫及護軍將軍，後來稍微被疏遠而降職，而新得寵且年輕的將軍衛青等又有軍功，更受到皇上的重用。韓安國既被排斥疏遠，在邊境領軍駐防傷亡又甚多，内心覺得十分慚愧。希望有幸能够回到朝廷，却更被調往東邊屯駐，心中覺得很失意而悶悶不樂。過了幾個月，生病嘔血而死去。

壺遂與太史遷等定漢律曆，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上方倚欲以爲相，會其病卒。

壺遂與太史司馬遷等一起修訂漢代律曆，作官到詹事，這個人廉正忠厚、言行一致，是德行高尚的人。皇上正要倚仗他來做漢丞相，適逢他得病去世了。

贊曰：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

贊曰：竇嬰、田蚡都是因爲外戚的關係而身

灌夫用一時决策，而各名顯，并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亡術而不遜，蚡負貴而驕溢。凶德參會，待時而發，藉福區區其間，惡能救斯敗哉！以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顛墜，陵夷以憂死，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爲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乎？

居顯要的職位，灌夫則是因一次下定决心有所表現而顯名於當時。他們都位於卿相的行列中，千秋大業已經確定。然而竇嬰未免太不識時務，灌夫又不學無術而不謙遜，田蚡仗恃着自己顯貴的地位而日益驕横跋扈。彼此之間凶惡的德行互相碰撞，一遇到合適的時機就顯露發作，雖然藉福很誠懇地在他們中間斡旋，可怎麽能够挽救他們的衰敗呢？就憑韓安國的見識器量，在將要高登相位之時却遭病患而没有成功，最後慢慢地憂慮而死，人的遭遇真是命中注定，可悲啊！像王恢首先倡議對匈奴用兵却反遭因此而帶來的禍患，這難道是天命所定嗎？

漢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景十三王傳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王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閼。程姬生魯共王餘、江都易王非、膠西于王端。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

孝景皇帝有十四個兒子。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王劉榮、河間獻王劉德、臨江哀王劉閼。程姬生魯共王劉餘、江都易王劉非、膠西于王劉端。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劉彭祖、中山靖王劉勝。唐姬生長沙定王劉發。王夫人生廣川惠王劉越、膠東康王劉寄、清河哀王劉乘、常山憲王劉舜。

河間獻王劉德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説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游。

河間獻王劉德在景帝前元二年封王，研習學業喜好古事，從實際出發，求得正確的結論。從民間得到好書，一定要很好地抄録副本給書主，而留下書的正本，又加賜金帛以廣泛招求好書。這樣四方有道德學術的人不遠千里而來，有的有祖先舊藏的書，大多也進獻給獻王，所以得到的書很多，與漢王朝相等。這時，淮南王劉安也愛好書，他所招來的書多半是没實用的。獻王所得的書都是秦以前的古文舊書，如《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等書，都是經傳説記，孔子的七十弟子所著論的書。獻王學習舉用六經，設立了《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習禮樂，親自感受儒家的學術，所向所學必定以儒術爲準。山東諸儒多隨從而游。

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宫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武帝時期，獻王來朝見，奉獻雅樂，答對三雍宫以及詔令策問三十多件事。就他所談的道德學術，正合事理之中，文辭簡約明晰。

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温仁恭儉，篤敬

獻王在位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上奏朝廷，説："王自身端正且行爲清明，温和仁慈恭敬儉

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謚曰獻王。”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年薨。子頃王授嗣，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薨。子元嗣。

樸，真誠敬愛下級，明知深察，恩惠及於鰥寡。”大行令上奏：“謚法說‘聰明睿智曰獻’，應該謚爲獻王。”兒子共王不害繼位，在位四年薨。兒子剛王劉堪嗣位，在位十二年薨。兒子頃王劉授嗣位，在位十七年薨。兒子孝王劉慶嗣位，在位四十三年薨。兒子劉元繼位。

劉元　劉良

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以爲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户。後元怒少史留貴，留貴逾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殺留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病死。立十七年，國除。

劉元將已死的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原來的姬妾廉等娶做姬妾。甘露年間，冀州刺史敞將劉元的事情進奏，皇上把這件事交給廷尉審理，要捕拿廉等人。劉元逼迫威脅共七人，命令她們自殺。有關官員奏請誅殺劉元，皇上下詔削減二縣，計有一萬一千户。後來劉元怨恨少史留貴，留貴害怕逾墻逃走，想告發劉元，劉元派人殺了留貴的母親。有關官員上奏劉元殘暴本性不改，不能爲國之君治理臣民。於是廢除了他的王位，讓他住在漢中房陵。過了數年，因與妻子若共乘朱輪車，生若的氣，又鞭打她，令她自己剃去頭髮。漢中太守請治劉元的罪，後來劉元病死。劉元在位十七年，河間國被廢除。

絶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是爲河間惠王。良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爲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户。”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莽時絶。

河間國斷絶五年，成帝建始元年，重立劉元的弟弟上郡庫令劉良，這就是河間惠王。劉良學習獻王的行爲，母太后薨，守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說：“河間王劉良，爲太后守喪三年，實爲宗室表率，加封他萬户。”在位二十七年薨。兒子劉尚繼位，王莽時嗣位斷絶。

臨江哀王劉閼

臨江哀王閼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爲郡。

臨江哀王劉閼在景帝前元二年封王，在位三年薨，没有兒子，封國被廢除爲郡。

臨江閔王劉榮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爲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壖地爲宫，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臨江閔王劉榮在景帝前元四年爲皇太子，過了四年被廢除皇太子爲臨江王。又過了三年，因侵占廟堂的空地建立宫室，皇帝徵召劉榮。劉榮出發時在江陵北門祭祖，上了車後，車軸折斷車便壞了。江陵的父老私下流着淚說：“我們的大王不會回來了！”劉榮到達京師後，到中尉府受審。中尉郅都以供狀質問王，王害怕，自殺。葬於藍田，數萬隻燕子銜土置於墳上，百姓憐惜他的遭遇。

榮最長，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南郡。

劉榮年齡最長，没有兒子，封國被廢除。封地歸入漢，成爲南郡。

魯恭王劉餘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淮陽王。吴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宫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爲人口吃難言。

魯恭王劉餘在景帝前元二年封爲淮陽王。吴楚造反，被打敗後，在景帝前元三年遷徙劉餘到魯地。劉餘喜好建造宫室苑囿、飼養狗馬，晚年愛好音樂，不喜文辭。他生來口吃説話不便。

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輿馬，晚節遴，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三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睃嗣，十八年薨，亡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睃弟郚鄉侯閔爲王。王莽時絶。

魯恭王劉餘在位二十八年薨。兒子安王劉光嗣位，最初喜好音樂車馬，晚年貪婪吝嗇，惟恐財富不足。在位四十年薨，兒子孝王慶忌嗣位，在位三十七年薨。兒子頃王劉勁嗣位，在位二十八年薨。兒子文王劉睃嗣位，在位十八年薨，没有兒子，封國被廢除。哀帝建平三年，又立頃王的兒子文王劉睃的弟弟郚鄉侯劉閔爲王。王莽時斷絶。

恭王初好治宫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宫，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恭王最初愛好擴建宫室，毁壞孔子舊宅用來擴建他的宫室，聽到有鐘磬琴瑟的聲音，便不敢再毁壞，在舊宅壁中得到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劉非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吴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吴。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吴。吴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吴國，以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宫館，招四方豪桀，驕奢甚。二十七年薨，子建嗣。

江都易王劉非在孝景前元二年封爲汝南王。吴楚反叛時，劉非剛十五歲，有才能氣概，自己上書請求攻打吴國。景帝賜劉非將軍印，去攻打吴國。吴被攻破，遷王到江都，治理以前的吴國，因戰功賞賜給天子旗。元光年間，匈奴大舉進入漢的邊境，劉非上書願攻打匈奴，景帝不同意。劉非喜好氣力，擴建宫室館宇，招來四方豪傑，異常驕奢。在位二十七年薨，兒子劉建嗣位。

劉建

建爲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乃與其公争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奸。建女弟徵臣爲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奸。建異母弟定國爲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

劉建爲太子時，邯鄲人梁蚡帶一女子想獻給易王，劉建聽説這女子很美，私下呼來，從而留下不讓出來。梁蚡就傳言説："兒子竟與父争妻！"劉建派人殺了梁蚡，梁蚡的家人上書申訴，把這件事交給廷尉審查，碰上赦免，没有治罪。易王薨尚未下葬，劉建居住在居喪時的住室，召喚易王所愛的美人淖姬等共十人與其通奸。劉建的妹妹徵臣是蓋侯的兒媳婦，因易王喪事回來，劉建又與她通奸。劉建異母弟定國爲淮陽侯，是

立之，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荼恬上書告建淫亂，不當爲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爲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遺徵臣書曰："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太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王，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言吾爲而王泣也。"吉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

易王最小的兒子，他的母親希望立他爲易王的繼嗣，詳細知道劉建的所作所爲，花錢派一男子荼恬上書，告發劉建淫亂，不應當爲後。事情交到廷尉，廷尉治罪荼恬接受人的錢財替人上書，定爲死罪。劉建的罪惡得不到懲治。後多次派人到長安迎接徵臣，魯恭王太后聽到這事，送徵臣信說："國内議論喧聒嘈雜，應謹慎不要再來江都。"後來劉建派謁者吉進見共太后，太后哭着告訴吉："回去把我說的告訴你王，王以前任意妄爲，今後應當謹慎，難道没聽説燕、齊的事嗎？說我爲你王悲泣。"吉回來向劉建表述共太后的話，劉建大怒，擊打吉，并斥退了他。

建游章臺宫，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没。建臨觀大笑，令皆死。

劉建游章臺宫，使四個女子乘小船，劉建用脚蹈翻這隻小船，四人皆落水，二人被淹死。後來游雷波，颳大風，劉建使兩個男子乘小船入波中。船翻，二男子落入水中，攀着船，在水中時隱時現，劉建在旁看着大笑，不救，致使他們都被淹死。

宫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裸立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鉛杵舂，不中程，輒掠；或縱狼令嚙殺之，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强令宫人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

宫人姬妾八子凡有過錯的，就讓她們裸體擊鼓，或放到樹上，時間久的三十日纔得到衣服；有的被剃去頭髮用鐵圈束頸用鉛杵擣穀，如不符合規則，就鞭打；或放狼咬死，劉建在旁觀看而大笑；有的被關起來不給飯吃，把她們餓死。共殺無辜三十五人。劉建想讓人與禽獸性交而生子，强使宫人裸體而四處按住，與雄羊和狗性交。

專爲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内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决不獨死！"

劉建一心淫亂暴虐，自知罪多，國内不少人想告發他，劉建害怕被殺，心中不安，與他的王后成光共同讓越婢下神，詛咒皇上。與郎中令等有不滿的話："如漢廷使者治罪於我，我决不獨自死掉！"

建亦頗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爲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爲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號曰靈武君。作治黄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侯，遺以錦帛

劉建也多聞淮南王、衡山王的陰謀，恐怕有一天他們發動後，自己被吞并，便製造兵器。號稱王后的父親胡應爲將軍。中大夫疾有膂力，善射騎，號稱爲靈武君。製作黄屋蓋；刻製皇帝璽，鑄造將軍、都尉金銀印，製造漢使的符節二十個，綬帶一千多；充分設置軍官品級，等拜爵封侯時就進行賞賜；收齊天下的地理及軍隊部署地圖。派人與越繇王閩侯溝通，贈給錦帛奇珍，

奇珍，繇王閩侯亦遺建荃、葛、珠璣、犀甲、翠羽、猿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絶其獄。

繇王閩侯也贈給劉建荃、葛、珠璣、犀甲、翠羽、猿熊奇獸，使者多次往來，約定在有緊急情況時要相助。等到淮南事發，懲治同黨，多牽連到劉建，劉建派人多次用金錢賄賂而未進獄。

後復謂近臣曰："我爲王，詔獄歲至，生又無歡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爲人所不能爲耳。"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以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地入于漢，爲廣陵郡。

後來又對近臣說："我爲王，皇帝派來審案的官，每年都來，活着没有歡快的日子，勇士不能等着死，要做人所不能做的事。"劉建經常佩帶他父親受賜的將軍印，載着天子旗出游。過了數年，事被發覺，漢派丞相長史與江都相來查辦，搜出兵器印璽綬帶旌旗等造反的器具，有司請捕拿誅殺劉建。皇上下詔說："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討論。"討論時都說："劉建失去臣子之道，已有很長時間，一直蒙皇恩不忍懲罰，於是就圖謀反叛。他的所作所爲没有人道，就是桀紂的罪惡也到不了這種地步。天誅所不能赦免的，應當以反叛罪誅殺。"皇上下詔令宗正、廷尉前去審問劉建。劉建自殺，后成光等都處棄市刑。六年封國被廢除，封地歸入漢，成爲廣陵郡。

絶百二十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絶，立建弟盱眙侯子宫爲廣陵王，奉易王後。莽篡，國絶。

過了一百二十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執政，興滅繼絶，立劉建的弟弟盱眙侯的兒子劉宫爲廣陵王，過繼爲易王的後嗣。王莽篡位，封國滅絶。

膠西于王劉端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爲人賊盭，又陰痿，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以爲郎。郎與後宫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所爲滋甚。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慍，遂爲無訾省。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宫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爲布衣，之它國。

膠西于王劉端在景帝前元三年封王。爲人殘忍暴虐，而身體痿弱，一接近女人，即病數月。有一個他所喜愛的少年，成爲他的侍從官，侍從官和後宫淫亂，劉端擒住并殺了他，并殺了他的兒子和母親。劉端多次犯法，漢公卿數次請求誅殺劉端，天子不忍心，因此劉端所作所爲更加放肆。有司多次請求，就削減他的封國，減去一大半。劉端心中惱怒，於是不再管理資財。府庫毁壞漏雨，財物全部腐爛，損失以巨萬計，始終不予收拾移動。命令官吏不能去收租税。劉端把侍衛人員去掉，宫門封死，從一個門出入。多次變换姓名，裝作平民，前往其他國家。

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所

相二千石到來的，遵奉漢法來治理膠西，劉端往往搜求他們的罪狀上告，無罪的則詐騙以毒

以設詐究變，强足以距諫，知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

藥殺死。所以他設詐求變，强横足以用來拒絶別人的規勸，智謀足以掩飾自己的錯誤。相二千石跟從王來治理，就被漢繩之以法。所以膠西小國，而所殺的二千石相當多。

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膠西王在位四十七年薨，没有兒子，封國被廢除，所封之地歸入漢，成爲膠西郡。

趙敬肅王劉彭祖

趙敬肅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徙王趙。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共，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多内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自行迎除舍，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之，及污以奸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爲賈人榷會，入多於國租税。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

趙敬肅王劉彭祖在景帝前元二年被封爲廣川王。趙王劉遂謀反，被攻破後，遷徙王到趙地。彭祖爲人虚僞不實，奉迎諂媚，對人過度謙敬，而内心嚴酷，慣用法律，用詭辯來陷害人。多納寵姬有很多子孫。相二千石打算遵奉漢法來管治，這就有害於王家。因此每看到有相二千石到來的，彭祖就穿帛布單衣，自到館舍門前迎接，多設可疑之事來詐騙他使他動摇，如果二千石言論有過錯，所説的與要忌諱的事相符，就記下來。二千石想進行治理的，就用這些記録來逼迫威脅；不聽從的，就上書告發，并誣陷以貪利作奸之事。彭祖在位六十餘年，相二千石任期不能到兩年，就因罪去職，大的被處死，小的受刑，因此二千石没有敢去治理的，而趙王專權。派使者到各縣爲商賈説合交易加以徵税，這些收入比國家的租税還多。因此趙王家多金錢，然而賜給姬及諸子的也全把它們耗光了。

彭祖不好治宫室禨祥，好爲吏。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

彭祖不喜好建築宫室供奉鬼神求福，而好爲吏治。上書願督察國中盜賊。常在夜中與差役巡察到邯鄲。許多使者和過客，因彭祖邪諂不正，没有敢留宿邯鄲的。

久之，太子丹與其女弟及同産姊奸。江充告丹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爲奸甚衆。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冤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贖丹罪，上不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公主，求復立丹爲太子，上不許。

長期以來，太子劉丹和他的妹妹姊姊通奸。江充告發劉丹淫亂，還派人殺人搶劫，所做惡事相當多。武帝派遣使者調吏卒捕拿劉丹，下到魏郡關押犯人的地方，治以死罪。彭祖上書爲劉丹申冤，願與國内有勇氣有膽量的人一起攻打匈奴，爲劉丹贖罪，武帝不同意。過了很久，竟被赦免。後彭祖入朝，通過皇帝姊平陽隆慮公主，請求再立劉丹爲太子，武帝不同意。

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奸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以征和元年薨，謚敬肅王。彭祖

彭祖娶江都易王寵姬爲妻，就是被王劉建所奸淫過的淖姬，非常喜愛她，生一兒子，名叫淖子。彭祖在征和元年薨，謚敬肅王。彭祖薨時，

薨時，淖姬兄爲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是爲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絶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爲哀王，數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子隱嗣，王莽時絶。

淖姬的哥哥是漢的宦官，皇帝召見他問道："淖子如何？"回答説："爲人貪心。"皇帝説："貪心不適宜做國家君主來管理人民。"又問武始侯昌怎麽樣，回答説："没什麽罪過也没什麽可稱贊的。"皇帝説："像這樣就可以。"於是派遣使者立劉昌爲王，這就是頃王，在位十九年薨。兒子懷王尊嗣位，在位五年薨。没有兒子，封國斷了兩年。宣帝立劉尊的弟弟劉高，這就是哀王，在位數月薨。兒子共王劉充嗣位，在位五十六年薨。兒子劉隱嗣位，王莽時斷絶。

初，武帝復以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爲平干王，是爲頃王，十一年薨。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大鴻臚禹奏："元前以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爲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爲樂奴婢從死，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奏可，國除。

從前，武帝又因親愛他親人的原因，立敬肅王的小兒子劉偃爲平干王，這就是頃王，在位十一年薨。兒子繆王劉元嗣位，在位二十五年薨。大鴻臚禹上奏："劉元以前用刀殺害奴婢，兒子殺害進見的人，被刺史舉報，罪名確鑿。病中遺令，令能做樂的奴婢從葬，被逼迫威脅自殺的共十六人，暴虐無道。按《春秋》上的義理，被誅殺的國君的兒子不應當立。劉元雖未受死刑，但不應有繼嗣。"上奏許可，封國被廢除。

中山靖王劉勝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吴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冤晁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强，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

中山靖王劉勝在景帝前元三年封王。武帝初即位時，大臣有鑒於吴楚七國的行事，議論的人多爲晁錯的計策申辯叫冤，都認爲諸侯連城數十，過於强大，想逐漸削奪，數次上奏披露他們的過失。諸侯王自以爲骨肉最爲親近，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交錯，是爲使宗族像盤石一樣堅固。現在有的無罪，被臣下所侵犯污辱，有司吹毛求疵，拷打臣下使其服從，迫使他們爲他們的君主作證，多半是這樣造成的冤曲。

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

建元三年，代王劉登、長沙王劉發、中山王劉勝、濟川王劉明來朝見，天子備酒，劉勝聞樂聲而哭泣，問他爲什麽，劉勝回答説：

> 臣聞悲者不可爲累欷，思者不可爲嘆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横集也。

> 臣聽説悲痛的人不可以過度哭泣，悲思的人不可嘆息。所以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因此低頭而不食；雍門子微吟，孟嘗君爲之悒悒不樂。如今臣心中的疙瘩已結了很久，每聽到微妙曲折的聲音，不自覺地涕泣交流。

夫衆煦漂山，聚蚊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厄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涕。

衆人吹氣能將山移動，聚集而飛的蚊子聲音猶如雷鳴，結成朋黨可以抓住老虎。十個男子可以弄彎鐵椎。所以文王被拘於牖里，孔子被圍在陳、蔡。這就是衆人成風，累積生害，臣遠離京師又無親友，莫能爲之揚名，衆口一詞，可以致人於死地，叢輕可以折軸，羽翮可以飛翔，受驚後又遇羅網，潸然流涕。

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蚊虻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布覆，眛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讒言之徒蜂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

臣聽説白日日光照射，陰暗處都能照到；明月照耀夜晚，蚊蟲也能見到。但雲氣密布，白晝也昏暗；塵埃散布，昏暗不見泰山。爲什麽？因有物遮蔽。今臣壅塞聽不到什麽，讒言之徒蜂擁而生，道途遥遠，臣什麽也聽不到，暗自傷心。

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托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群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却，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横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臣聽説土地廟裏的鼠不能用水灌，屋裏的鼠不能用烟熏。這是爲什麽？是因爲這種老鼠托身的地方的緣故。臣雖輕微，得蒙帝王的親近；地位雖卑下，但能作爲東面藩臣，又屬稱皇帝爲兄。現在群臣没有葭莩這樣的親近，鴻毛這樣的重量，他們在一起進行非議，使宗室被拋棄，骨肉消散。這就是伯奇所以流離失所，比干所以身首分離的原因。《詩經》上説"我的心憂傷，猶如棒槌把心擣；和衣而卧長嘆息，憂傷使我人衰老；心裏苦悶説不完，好像頭痛發高燒。"這是在説臣下。

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别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他把官吏所侵犯的事全部上奏皇帝，於是皇帝就給諸侯以厚禮，减去有司所奏諸侯事情，增加親近親戚的恩情。後來改用主父偃的計謀，使諸侯以私恩自己分地給子弟，而漢爲他們制定制度和封號，就另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之地就漸漸分散削弱變小。

勝爲人樂酒好内，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

劉勝爲人好酒色，有子一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互指責説："兄爲王，專門代官吏治事。爲王應當日聽音樂，玩賞歌舞美女。"趙王也説："中山王衹管奢侈淫樂，不輔佐天子安撫百姓，怎能稱爲藩臣！"

四十三年薨。子哀王昌嗣，一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十五年薨，無子，絶四十五歲。成帝鴻嘉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爲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絶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爲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爲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絶。

劉勝在位四十三年薨。兒子哀王劉昌嗣位，在位一年薨。兒子康王昆侈嗣位，在位二十一年薨。兒子頃王劉輔嗣位，在位四年薨。兒子憲王劉福嗣位，在位十七年薨。兒子懷王劉循嗣位，在位十五年薨，没有兒子，斷絶四十五年。成帝鴻嘉二年又立憲王弟弟的孫子利鄉侯的兒子雲客，這就是廣德夷王。在位三年薨，無子，封國斷絶十四年。哀帝又立雲客之弟廣漢爲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年又立廣川惠王的曾孫劉倫爲廣德王，過繼爲靖王後。王莽時斷絶。

長沙定王劉發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

長沙定王劉發，母親唐姬，是以前程姬的侍者。景帝召程姬去陪侍，程姬身體不便，不願去，而使侍者唐兒化裝夜進。皇帝醉，不知道，以爲是程姬而與她發生關係，唐兒便有了身孕。皇帝與她發生關係後纔明白她不是程姬。等生了兒子，於是名叫劉發。在景帝前元二年封王。因母親出身微賤不得寵愛，所以纔去治理一個土地低窪潮濕的貧國。

二十八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子頃王鮒鮈嗣，十七年薨。子剌王建德嗣，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九十六家，殺二人，又以縣官事怨内史，教人誣告以棄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三十四年薨。子煬王旦嗣，二年薨。無子，絶歲餘。元帝初元三年復立旦弟宗，是爲孝王，五年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絶。

在位二十八年薨。兒子戴王劉庸嗣位，在位二十七年薨。兒子頃王鮒鮈嗣位，在位十七年薨。兒子剌王建德嗣位，宣帝時因打獵縱火燒毁民居九十六家，殺死二人，又因朝廷事怨恨内史，教唆别人誣告而處以棄市罪，削減八縣，罷免中尉官。在位三十四年薨。兒子煬王劉旦嗣位，在位二年薨。没有兒子，封國斷絶一年多。元帝初元三年又立劉旦之弟劉宗，這就是孝王，在位五年薨。兒子魯人嗣位，王莽時斷絶。

廣川惠王劉越　劉去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嗣，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奸。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罵曰："吾盡汝種矣！"有司案驗，不如王言，劾齊誣

廣川惠王劉越在景帝中元二年封王，在位十三年薨。兒子繆王劉齊嗣位，在位四十四年薨。從前劉齊有受寵幸的臣子乘距，後來犯了罪，劉齊想殺掉乘距。乘距逃走，劉齊因此擒拿了他的宗族。乘距因而怨恨劉齊，於是上書告劉齊與同母姊妹通奸。從這以後，劉齊數次告説漢的公卿及寵臣所忠等人，又告中尉蔡彭祖捕拿他的兒子劉明，罵道："我要全部除掉你的子孫！"

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

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爲兄，朕不忍絶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爲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弈、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絝長劍，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爲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褏中刀，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服，以鐵針針之，强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爲灰。

後去立昭信爲后；幸姬陶望卿爲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爲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盡取善繒丐諸宫人。"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減我愛；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又數出入南户窺郎吏，疑有奸。"去曰："善司之。"以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爲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謀屈奇，起自絶。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卧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奸。去即與昭信從諸姬

有司立案考察，不像王説的那様，彈劾劉齊誣陷，是大不敬，請拘捕囚禁。劉齊慌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皇帝允許他。未出發，病死。有司請廢除封地，上奏得到許可。

過了數月，下詔説："廣川惠王是我的哥哥，我不忍斷絶他的宗廟，還是讓惠王的孫子劉去爲廣川王。"劉去就是繆王劉齊的太子，從師學習《易》、《論語》、《孝經》都通曉，愛好文辭、方技、棋藝、歌舞等。他的殿門有成慶的畫像，短衣大絝長劍，劉去非常喜愛，製作了一柄七尺五寸的劍，穿着都仿效那畫像，他喜愛的姬妾有王昭平、王地餘，許諾她們以後作王后。劉去曾得病，姬妾陽成昭信侍奉極爲周到，更加愛她。劉去和地餘戲嬉，得袖中尖刀，鞭打審問她，供出想與昭平共同謀殺昭信。又拷問昭平，昭平不服，用鐵針刺她，强迫她招供。於是招集所有姬妾，劉去用劍親自刺地餘，又讓昭信刺昭平，都死了。昭信説："兩姬的婢女會將此事説出。"又絞殺隨從的婢女三人。後來昭信得病，夢見昭平等人，把這事告訴了劉去。劉去説："她們現形是想使我畏忌，祇能用火燒掉。"掘出尸體，都燒成灰。

後來劉去立昭信爲后；幸姬陶望卿爲脩靡夫人，主管繒帛；崔脩成爲明貞夫人，主管永巷。昭信又誣陷望卿説："她對我無禮，衣服經常比我的還華麗，她還拿好的絲帛全送給了宫人。"劉去説："你多次讒毁望卿，不能稍減我對她的喜愛；假若聽到她淫亂，我就把她烹煮了。"後來昭信對劉去説："以前畫工畫望卿住舍，望卿袒露肩膀傅粉靠近畫工，又數次出入南户偷看郎吏，疑有奸情。"劉去説："要好好地留意她。"爲此逐漸不喜愛望卿。後來與昭信等飲酒，衆姬都在旁服侍，劉去給望卿作歌道："瞞着舅姑，淫亂一時，尋求奇異，自取滅絶。行走各地，自生災禍，誠非所望，今有何怨！"令美人相和歌唱。劉去説："這裏邊當有自知的。"昭信知道劉去已發怒，就誣陷望卿多次指點郎吏卧處，全知道他們的姓名，還能認出郎中令的錦被，懷疑有奸情。劉去馬上和昭信跟諸姬到望卿住處，讓她

至望卿所，裸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椓杙其陰中，割其鼻唇，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

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爲去刺方領綉，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笞問愛，自誣與醫奸。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迕。

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令出敖。"使其大婢爲僕射，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籥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爲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内茀鬱，憂哀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爲節，以教諸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爲乘華夫人，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

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去益大，逐之。内史請以爲掾，師數令内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裸戲坐中以爲樂。相彊劾繫倡，闌入殿門，奏狀。事下考案，倡辭，本爲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

裸體，便加以擊打，命諸姬各拿燒紅的鐵一起灼燙望卿。望卿逃出，投井而自盡。昭信把她從井中撈出，將木樁釘入其陰中，割去鼻唇，斷掉舌頭。對劉去說："前殺昭平，反來嚇我，今要粉碎望卿，使她不能成神。"與劉去一起肢解，放進大鑊中，取來桃木灰毒藥一起烹煮，召諸姬都來觀看，連日連夜直至完全煮爛，又一起殺了她的妹妹都。

後來劉去數次召唤姬妾榮愛飲酒，昭信又誣陷她，説："榮姬顧盼之間，意態不够善良，懷疑有私情。"這時榮愛正給劉去刺綉方領，劉去拿來燒掉，榮愛感到害怕，自行投井，救出來時未死，拷問榮愛，榮愛自誣與醫通奸。劉去將她縛住繫在柱上，燒熱刀灼潰兩眼，生割兩股，將熔化的鉛灌入她口中。榮愛死，肢解其尸體埋在荆棘中。劉去所喜愛的諸妾，昭信就誣陷殺害，共十四人，都埋在太后居住的長壽宮中。宮人害怕，没有人再敢違背她。

昭信想獨霸王愛，説："王使明貞夫人主管諸姬，淫亂難以禁止。請關閉諸姬舍門，不要讓她們出外游戲。"讓她年長的婢女爲僕射，主管妃嬪、宮女的住址，各舍全給封閉，把鑰匙交給王后，除非大擺酒宴召唤，不能見王。劉去憐惜她們，爲她們作歌道："多麽地憂愁，居住無所依。内心繫成結，心意不舒暢。内中猶抑鬱，憂愁哀傷積，上不見天，人生有何益！日月蹉跎，時不再來。願抛棄身軀，死而無悔。"讓昭信敲鼓爲節拍，以教諸姬歌唱，歌罷仍歸永巷，封門。惟獨昭信兄長的女兒初爲乘華夫人，能朝夕相見。昭信與劉去隨從十多個奴僕每天豪飲游玩。

從前劉去剛十四五歲的時候，從師學《易》，老師多次直言規勸劉去，劉去年漸長大，將老師趕走。内史請他作爲佐助，老師數次讓内史限制王家。劉去派奴僕殺了老師父子，没人發覺。後來劉去多次擺酒宴，令奏樂和演雜戲的人裸體坐在中間以爲樂。相彊彈劾拘囚倡優，擅入殿門，并奏狀上告。事情被吩咐下來考察審問，倡優交待，本爲王教脩靡夫人望卿的妹妹都歌舞。使

殺。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煮，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付其母。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本始三年，相内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爲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亨煮，生割剥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絶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當伏顯戮以示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户。去道自殺，昭信棄市。

者召見望卿、都，劉去答對説她們皆因淫亂自殺。恰逢赦免此案没有懲辦。望卿前被烹煮，就取他人的尸體和都的尸體一并交給她們的母親。母親説："都的尸體是對的，望卿的尸體不對。"多次號哭尋死，昭信命奴僕殺了她。奴僕爲吏所捕，供辭招認。本始三年，相内史把情况上奏，完全奏明是大赦前所犯罪狀。天子派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會合懲治鉅鹿皇帝下令關押的犯人，奏請逮捕劉去及后昭信。皇帝下令説："王后昭信、各姬奴婢作證的人都入獄。"供詞招認。有司再次請誅殺王。皇上下詔説："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商議。"議者都以爲劉去逆亂暴虐，聽信王后昭信的讒言，燔燒烹煮，生割剥人，拒絶老師的規諫，殺了他們父子。共殺無辜十六人，甚至一家母子三人，違背道義，滅絶人倫。其中十五人在大赦前，罪惡仍重，應當將他斬首示衆。皇上下詔説："朕不忍將王正法，可討論怎樣懲罰。"有司請求廢掉他不再爲王，和妻子兒女遷徙到上庸。上奏得到許可。賜給一百户湯沐邑。劉去在途中自殺，昭信被棄市。

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爲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坐畫屋爲男女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女弟爲人妻，而使與幸臣奸；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瘉爲廣德王，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時絶。

在位二十二年，封國被廢除。過了四年，宣帝地節四年，又立劉去的兄長劉文，這就是戴王。劉文素來正直，曾多次規勸王劉去，所以皇帝立了他，在位二年薨。兒子海陽嗣位，在位十五年，因在畫室裏挂着男女裸體性交的畫，擺酒請他的叔伯姊妹們飲酒，令她們抬頭看畫；又有海陽的妹妹已爲人妻，而讓她與自己喜愛的臣下通奸；還與堂弟劉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獲罪被廢，遷徙房陵，封國被廢除。過了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又立戴王弟襄隄侯的兒子劉瘉爲廣德王，過繼惠王爲後，在位二年薨。兒子劉赤嗣位，王莽時斷絶。

膠東康王劉寄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戰守備，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寄於上最親，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

膠東康王劉寄在景帝中元二年封王，在位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時，劉寄暗中聽到此事，秘密製作兵車弓箭，戰守都已齊備，警戒淮南的起事。等到官吏處治淮南的事，供辭供出了康王。劉寄對上最親，暗自傷心，發病而死，不

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爲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慶爲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謚爲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子殷嗣，王莽時絶。

敢設立後嗣。於是上聽説劉寄有長子劉賢，不受母親寵愛，小兒子劉慶受到寵愛，劉寄常想立他爲王，但不合正當的順序，因有過錯，終於没有什麽話説。皇帝憐惜他，封劉賢爲膠東王，接奉康王的祭祀，而封劉慶爲六安王，在以前衡山的地方爲王。膠東王賢在位十五年薨，追謚爲哀王。兒子戴王通平嗣位，在位二十四年薨。兒子頃王劉音嗣位，在位五十四年薨。兒子共王劉授嗣位，在位十四年薨。兒子劉殷嗣位，王莽時斷絶。

六安共王劉慶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禄嗣，十年薨。子繆王定嗣，二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王莽時絶。

六安共王劉慶在位三十八年薨。兒子夷王劉禄嗣位，在位十年薨。兒子繆王劉定嗣位，在位二十二年薨。兒子頃王劉光嗣位，在位二十七年薨。兒子劉育嗣位，王莽時斷絶。

清河哀王劉乘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

清河哀王劉乘在景帝中元三年封王，在位十二年薨。没有兒子，封國被廢除。

常山憲王劉舜　劉勃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三十三年薨，子勃嗣爲王。

常山憲王劉舜在景帝中元五年封王。劉舜，是皇帝的小兒子，驕奢淫逸，數次違反禁令，帝經常寬恕他。在位三十三年薨，兒子劉勃嗣位爲王。

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棁，棁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内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妒媢不常在，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棁爲子數，不分與財物。郎或説太子、王后，令分棁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棁。棁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棁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奸、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問，逮諸證者，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

從前，憲王有不被寵愛的姬生了長男劉棁，劉棁因母親不受寵的原因，也不被王所喜愛。王后脩生太子劉勃。王妻妾多，所喜愛的姬生兒子劉平、兒子劉商，王后很少得幸。到了憲王病重，諸位受喜愛的姬妾侍奉病人，王后因嫉妒不常在，往往歸舍休息。御醫送藥來，太子劉勃不自嘗藥，又不留宿侍奉疾病。等王薨後，王后、太子纔到。憲王向來不把劉棁當做兒子，不分給他財物。郎有時勸説太子、王后，讓分給劉棁財産，都不聽。太子繼承王位，又不安置劉棁。劉棁怨恨王后及太子。漢派使者審察憲王喪事，劉棁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奉，等到王薨，守喪六日之後就出房門，太子劉勃暗地奸淫、飲酒、賭博、擊筑，與女子坐車奔馳，繞城過市，入獄探監。天子派遣大行張騫查問，逮捕所有證人，王又把證人藏了起來。吏請求拘捕他

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棁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

勃王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爲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誼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户，爲真定王；子商三萬户，爲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子烈王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王雍嗣，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絶。

們，劉勃派人擊打吏，擅自放出漢所關押的嫌疑犯。有司請求誅殺劉勃及憲王王后脩。皇帝説："脩平素無德行，讓劉棁使她陷入罪中。劉勃無良師，不忍誅殺他。"有司請求廢除他不要爲王，遷徙王劉勃及家屬居住房陵，皇帝允許。

劉勃封王數月，被廢除，封地收回。一個多月後，天子因爲與王最親，下詔有司説："常山憲王早死，后與妾不和，嫡庶相互誣蠛相爭，陷於不義而滅國，朕非常憐憫。令封憲王兒子劉平三萬户，爲真定王；子劉商三萬户，爲泗水王。"頃王劉平在位二十五年薨。兒子烈王劉偃嗣位，在位十八年薨。兒子孝王劉由嗣位，在位二十二年薨。兒子安王劉雍嗣位，在位二十六年薨。兒子共王劉普嗣位，在位十五年薨。兒子劉陽嗣位，王莽時斷絶。

泗水思王劉商

泗水思王商立十二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無子。於是武帝憐泗水王絶，復立安世弟賀，是爲戴王。立二十二年薨，有遺腹子煖，相内史不以聞。太后上書，昭帝閔之，抵相内史罪，立煖，是爲勤王。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時絶。

泗水思王劉商在位十二年薨。兒子哀王安世嗣位，在位一年薨，無子。於是武帝憐憫泗水王絶嗣，又立安世弟劉賀，這就是戴王。在位二十二年薨，有遺腹子劉煖，相内史没有上報此事。太后上書，昭帝憐憫他們，對相内史處以相應的罪刑，封劉煖，這就是勤王。在位三十九年薨。兒子戾王劉駿嗣位，在位三十一年薨。兒子劉靖嗣位，王莽時斷絶。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宫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爲鴆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

贊曰：從前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活在深宫之中，生長於婦女手下，從不知道什麽是憂愁，什麽是恐懼。"這話可信啊！即使不想危亡，也是不行的。所以古人把安逸視爲毒酒，没有道德而富貴，稱作不幸。漢朝建立後，到了孝平時，諸侯王已達數百之多，大都驕淫失道。這是爲什麽呢？是因爲沉溺於放縱之中，位於權勢使他們這樣的。平常人還拘泥於習俗，更何況哀公之輩呢！高尚雅正，卓爾不群，衹有河間獻王近似如此。

漢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李廣蘇建傳

李廣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爲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户侯豈足道哉！"

李廣，隴西郡成紀縣人。他的祖先叫李信，秦朝時任將軍，曾追獲過燕國太子丹。李廣家世代學習射箭。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舉侵入蕭關，李廣以良家子弟的身份從軍抗擊匈奴，因爲擅長射箭，殺死、俘虜了很多敵人，當上了漢朝的郎官，任騎常侍。李廣常隨從文帝出獵，格殺猛獸，因而文帝說："可惜啊，你没有碰到時機；假使你處在高帝的時代，封個萬户侯也不在話下呀！"

景帝即位，爲騎郎將。吴楚反時，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恐亡之。"上乃徙廣爲上郡太守。

孝景帝即位，李廣任騎郎將。吴、楚七國起兵叛亂時，李廣擔任驍騎都尉，跟隨太尉周亞夫攻打吴國、楚國，在昌邑城下立功顯名。由於梁王私自授給李廣將軍印，回朝後，没有得到封賞。調任上谷太守，多次與匈奴交戰。典屬國公孫昆邪流着眼淚對皇上説："李廣才氣，天下無雙。他自恃有本領，屢次和敵人爭勝敗，恐怕犧牲了他。"於是就調任上郡太守。

匈奴侵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驚，上山陳。廣之百

匈奴侵入上郡，天子派中貴人跟隨李廣統率親兵抗擊匈奴。中貴人帶着幾十名騎兵放馬馳騁，遇見了三個匈奴人，就和他們戰鬥起來。三個匈奴人轉身射箭，射傷了中貴人，把他帶去的騎兵幾乎殺光。中貴人跑到李廣跟前。李廣説："這一定是射雕手。"李廣於是就帶領一百名騎兵去追趕那三個人。那三個人没有騎馬徒步而行，走了幾十里。李廣命令他的騎兵左右散開，李廣親自射那三個人，射死二人，活捉一人，果然是匈奴的射雕手。剛捆綁那個人上山，望見匈奴有

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卧。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爲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爲隴西、北地、雁門、雲中太守。

幾千名騎兵，他們看見了李廣，以爲是引誘他們的騎兵，都吃驚了，上山擺好陣勢。李廣的一百名騎兵都大爲驚恐，想快馬往回跑。李廣説：“我們離開大軍幾十里，現在這樣憑一百名騎兵逃跑，匈奴兵追趕射擊我們，我們就會立即死光。現在我們停下來，匈奴一定以爲我們是大軍的誘敵者，不敢來攻擊我們。”李廣命令説：“前進！”進到離匈奴陣地約二里的地方，停了下來，命令説：“都下馬解下馬鞍！”他的騎兵説：“敵人很多并且離得近，倘若解鞍後有緊急情況，怎麽辦？”李廣説：“那些敵人以爲我們會逃跑，現在都解下馬鞍，表示不走，用這辦法來堅定他們的猜想。”於是匈奴的騎兵終於不敢來攻擊。有一個騎白馬的將領出陣來監護他的士兵，李廣上馬，與十多個騎兵奔馳過去，射死了匈奴那個騎白馬的將領，然後又回到他的騎兵當中，解下馬鞍，命令士兵都把馬放開并躺下。這時恰好天近黄昏，匈奴兵始終捉摸不定，不敢進擊。夜半時，匈奴兵也以爲漢軍在附近有埋伏的部隊，要乘夜襲擊他們，匈奴全部撤退了。第二天清晨，李廣纔回到他的大部隊。後來先後任隴西、北地、雁門、雲中太守。

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誉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

武帝即位，左右近臣説李廣是名將，於是李廣被調任未央宫的衛尉，而程不識當時也擔任長樂宫的衛尉。程不識從前和李廣都以邊郡太守的身份統率軍隊，屯田守邊。等到出兵攻打匈奴時，李廣行軍没有嚴格的編制、隊列和陣勢，靠近良好的水源草地駐扎下來，住宿停留，人人自便，晚上不敲刁斗巡邏來自衛，軍部的文書簿籍一概從簡，但是也在遠處布置了偵察崗哨，没有遭遇過危險。程不識嚴格要求編制、隊列和陣勢，晚上敲刁斗巡邏，軍官處理軍事文件到天亮，軍隊不得自便。程不識説：“李廣的部隊十分隨便，然而敵人突然襲擊它，却無法招架；而他的士兵也安逸快樂，都樂於爲他出死力。我的部隊雖然緊張忙碌，然而敵人也不敢來侵犯我們。”當時，擔任漢朝的邊郡太守李廣、程不識是名將，但是匈奴畏懼李廣的謀略，士兵們也多喜歡跟隨李廣而苦於跟隨程不識。程不識在孝景

帝時因爲屢次直言勸諫而改任太中大夫。他爲人廉潔，謹守法令。

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而廣爲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卧。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脱。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

後來，漢朝用馬邑城引誘單于。派大軍埋伏在馬邑附近的山谷中，李廣擔任驍騎將軍，受護軍將軍韓安國節制。當時單于發覺了這種情况，退去了，漢軍都没有戰功。這以後四年，李廣由衛尉調任將軍，從雁門郡出擊匈奴。匈奴兵多，打敗了李廣的軍隊，活捉了李廣。單于一向聽到李廣有才能，下命令説："捉到李廣一定要活着解送來。"匈奴騎兵捉到了李廣，李廣當時受傷，他們把李廣安置在兩馬之間，用繩索結成網兜讓李廣躺着。走了十多里，李廣裝死，斜視旁邊有個匈奴少年騎着一匹好馬，李廣突然縱身一躍，跨上匈奴少年的馬，抱着少年策馬向南奔跑數十里，又收集了他的殘餘部隊。匈奴追捕的騎兵幾百名追趕他，李廣一邊跑一邊拿起匈奴少年的弓箭，射死了追來的騎兵，因此得以脱身。於是回到漢京師，漢朝廷把李廣交給法官。法官判决李廣損失傷亡的人馬衆多，自己又被敵人活捉，應當斬首，用錢贖罪成了平民。

數歲，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棱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

過了幾年，李廣和退隱住在藍田縣的前潁陰侯的孫子灌强常到南山中打獵。曾經在一天夜裹，帶着一個騎兵外出，跟别人在田間飲酒。回來到了霸陵亭，霸陵尉喝醉了，呵斥阻止李廣。李廣的從騎説："這是前任李將軍。"亭尉説："現任將軍尚且不能夜間通過，何况是前任的呢！"扣留李廣住宿在霸陵亭下。過了不久，匈奴入侵殺了遼西太守，打敗了韓將軍。後來韓將軍調到右北平，去世。於是天子就徵調任命李廣作右北平太守。李廣便請求派霸陵尉跟他一起去，到達軍中就殺了他。然後上書自述謝罪。皇上回答説："將軍就是保衛國家的骨幹力量。《司馬法》這部兵法中説：'登上戰車不必行禮，遇到喪事，不必穿喪服，整頓撫慰軍隊，以征服叛逆；統一三軍將士的意志，激發戰士的戰鬥力，因此，表現出憤怒就可以震驚千里，顯示出威嚴就可以降服萬物；因此威名施於少數民族地區，神靈之威力震懾了鄰國。'用憤怒鏟除禍害，使之放棄殘忍和屠殺，正是朕所希望將軍去辦的

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事；要是脱帽赤脚叩頭謝罪，哪裏是朕的旨意呢！將軍應率軍東征，安定邊疆，來迎接右北平金秋時節的戰鬥。"李廣在邊郡時，匈奴人給他一個"漢飛將軍"的稱號，一直避開李廣，好幾年不進入邊界。

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

李廣出外打獵，看到草叢中的石頭，以爲是老虎而發箭射去，射中石頭，箭頭射進了石頭裏，走近一看，是塊石頭。後來又去射，却始終不能再射進去了。李廣所在的郡，一聽説有老虎，常常親自去射它。到他駐守右北平時，一次射老虎，老虎跳起來，撲傷了李廣，李廣也射死了老虎。

石建卒，上召廣代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爲圜陳外鄉，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没，罷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自當，亡賞。

郎中令石建去世了，於是皇上徵召李廣接替石建作郎中令。元朔六年，李廣又調任爲將軍，跟隨大將軍的軍隊從定襄郡出擊匈奴。各將領多有殺敵俘敵達到標準因功封侯的，而李廣的部隊没有功勞。過後三年，李廣以郎中令的身份率領四千騎兵從右北平出發，博望侯張騫率領一萬騎兵和李廣同行，分兩路走。走了大約幾百里，匈奴左賢王帶領四萬騎兵包圍李廣，李廣的士兵都很恐懼，李廣就派他的兒子李敢快馬衝擊敵人。李敢獨自帶了幾十名騎兵飛奔而去，直穿匈奴騎兵的包圍圈，抄出敵軍的左右兩翼而回，報告李廣説："匈奴人容易對付。"士兵纔安定下來。李廣布成圓形陣勢，面向着四外，匈奴猛攻他們，箭下如雨。漢兵死亡的超過一半，漢軍的箭也快用完了。李廣便命令士兵把弓拉開，不要放箭，李廣親自用大黄弩弓射敵人的副將，射死了幾個，匈奴人漸漸鬆懈。恰巧天色黑了下來，軍官士兵都面無人色，可是李廣的神氣同平常一樣，更加精神振奮地指揮軍隊。軍中士兵很佩服他的勇氣。第二天，繼續奮力戰鬥，博望侯的軍隊也到了，匈奴軍隊纔解圍而去。漢軍疲乏了，不能去追擊。這時李廣幾乎全軍覆没，衹得收兵回去。按漢朝的法律，博望侯耽誤了預定的日期，當處死刑，出錢贖罪，降爲平民。李廣的軍功和罪責相當，没有封賞。

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爲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

當初，李廣與堂弟李蔡都任郎官，一道侍奉孝文帝。景帝時期，李蔡積累功勞領到二千石級

元朔中，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云："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的俸禄。孝武帝元朔年間，擔任輕車將軍，跟隨大將軍出擊右賢王，有功達到了封賞的標準，被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代替公孫弘做了丞相。李蔡爲人的品格在下等之中，名聲在李廣以下很遠，但是李廣没有得到爵位和封邑，官職没有超過九卿。許多李廣部下的軍官和士兵有的取得了封侯之賞。李廣曾經和望氣家王朔閑談說："從漢朝出擊匈奴以來，我没有一次不在其中，可是各部隊校尉以下，才能不够中等人，然而因爲出擊匈奴的軍功取得侯爵的，有幾十人，而我没有落在人家的後面，可是没有些微的功勞去取得封地，是什麽原因呢？難道我的生相不該封侯麽？"王朔說："將軍自己回想一下，難道曾經有過悔恨的事嗎？"李廣說："我曾做隴西太守，羌人曾經反叛，我引誘他們投降，投降的有八百多人，我用欺騙的手段在同一天殺死了他們。至今，最大的悔恨就衹有這件事。"王朔說："罪過没有比殺死已經投降的人更大的了，這就是將軍所以不得封侯的原因啊。"

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産事。爲人長，爰臂，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將兵，乏絶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内，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爲所傷云。

李廣歷任七個郡的太守，前後四十多年，得到賞賜立即分給部下，飲食與士兵一起。家裏没有多餘財物，一生不談購買産業的事。李廣身材高大，長臂，具有善射箭的天賦，就是子孫和其他人向他學習射箭，也都趕不上他。李廣訥口，不與人多說話，和别人在一起住，就在地上畫作戰陣圖，射箭比射的面寬窄，輸了罰酒喝。專門以射箭作游戲。帶兵行軍，遇到斷糧缺水時，見了水，士兵不全喝到水，他不近水邊，士兵不全吃上飯，他不嘗一口飯。對待士兵寬厚不苛，士兵因此喜歡替他辦事效力。他射箭，看見敵人，不到幾十步之内，估計射不中就不射，一射就要應弦倒地。因此，他帶兵作戰，多次被敵人圍困，連射猛獸，也幾次被傷害過。

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

元狩四年，大將軍和驃騎將軍大舉出兵攻打匈奴，李廣幾次自動請求前去。天子認爲他老了，没有允許；過了好久，纔允許他，派他擔任前將軍。

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

大將軍衛青出了邊塞，捉到俘虜，得知單于住的地方，就親自率領精鋭部隊趕去襲擊，而命

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乃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絶幕，乃遇兩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令李廣的部隊跟右將軍的部隊合并，從東路出擊。東路稍微迂回繞遠，而大部隊行經水草稀少的地方，其勢不能聚集行進。李廣親自請求説："我是部隊的前將軍，現在大將軍却改讓我從東路出兵，况且我從年輕的時候起就和匈奴作戰，今天纔第一次得與單于敵對，我願意擔任前鋒，先同單于决一死戰。"大將軍衛青曾暗中受到皇上囑咐，認爲李廣年老了，多次遭受窘困，不要讓他正面同單于對陣，恐怕不能實現他的願望。這時候，公孫敖新近失掉侯爵，擔任中將軍，大將軍也想要讓公孫敖和自己一同與單于對陣，所以調開前將軍李廣。李廣當時知道這種情况，堅决向大將軍拒絶調動。大將軍不聽，命令長史下一道文書給李廣的幕府，説道："趕快到所在軍部去，照文書所説的辦。"李廣没有向大將軍告辭就動身出發了，心裏很惱怒地去了軍部，帶領士兵和右將軍趙食其合兵一處，從東路出發。迷失了道路，落在大將軍的後面。大將軍與單于交戰，單于逃跑了，没能取得戰果而回。大軍向南度過沙漠，纔遇到前將軍和右將軍。李廣會見大將軍之後，回到自己軍中。大將軍派長史拿着酒食送給李廣，順便問了李廣、趙食其迷失道路的情况，説："衛青要上書報告天子軍中的曲折情形。"李廣没有回答。大將軍長史迫令李廣的幕府人員寫出報告，前去聽審。李廣説："各校尉無罪，是我自己迷失了道路，現在我親自上供狀，聽候審問。"

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

回到自己的幕府，李廣對他的部下説："我從年輕的時候起與匈奴大大小小經歷了七十多次戰鬥，這一次有幸跟隨大將軍迎戰單于的直屬部隊，可是大將軍又調我的部隊走迂回遥遠的路，偏又迷失了路，難道不是天意嗎！况且我年紀六十多了，畢竟不能再對付審問人員的侮辱了。"便拔出刀來自刎了。老百姓聽到這件事，不論是認識的還是不認識的，不論是年老的還是年輕的，都爲他流淚。而右將軍趙食其單獨被送交法官，判處死刑，出錢贖罪，降爲平民。

廣三子，曰當户、椒、敢，皆爲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户擊

李廣有三個兒子，叫李當户、李椒、李敢，都擔任郎官。有一次天子與韓嫣戲耍，韓嫣稍有

嫣，嫣走，於是上以爲能。當户蚤死，乃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盗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盗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内侯，食邑二百户，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宫獵，驃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爲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

不禮貌，李當户打了韓嫣，韓嫣跑掉了，於是天子認爲李當户勇敢。李當户去世早，天子授任李椒爲代郡太守，都比李廣先死。李廣在軍中死時，李敢正跟隨驃騎將軍。李廣死去的第二年，李蔡當丞相，因爲侵占了孝景帝陽陵的空地，應當交給法官懲辦，當時賜給他的空地僅二十畝，李蔡侵占了三頃，賣地後得到了四十多萬錢，又侵占了神道外圍地一畝當墓地，論罪下獄，於是李蔡也自殺了。李敢以校尉的身份跟隨驃騎將軍攻打匈奴左賢王，奮力作戰，奪得了左賢王的戰鼓和帥旗，斬殺敵人首級多，賞賜了關内侯的爵位，享受封邑二百户，接替李廣做了郎中令。不久，李敢怨恨大將軍衛青使得他父親含恨而死，便打傷了大將軍，大將軍隱瞞了這件事。過了不多久，李敢侍從皇上到雍州甘泉宫打獵。驃騎將軍霍去病怨恨李敢打傷衛青，射死了李敢。霍去病當時正當顯貴寵幸，皇上隱瞞了真相，説是野鹿撞死了他。過了一年多，霍去病死了。

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訴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絶纍，欲刺虎。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户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李敢有個女兒是太子的宫女，受到寵愛。李敢的兒子李禹也受到太子寵愛，可是愛好財利，也有勇氣。他曾經和侍中貴人飲酒，欺侮了貴人，貴人不敢作聲。後來告訴了皇上，皇上召李禹，讓他去刺虎，懸吊着下到圈虎處，没有到地面，下令拉上李禹。李禹從網中砍斷繩索，想去刺虎。皇上認爲勇敢，於是把他救起來，阻止他去刺虎。李當户有一個遺腹子叫李陵，率軍攻擊匈奴，兵敗，投降匈奴。後來有人告李禹想跑去跟從李陵，被處死。

李陵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

李陵，字少卿，少年時任侍中建章監。善於騎射，愛護關心他人，對部下謙讓，很有好名聲。武帝覺得他有李廣的風度，讓他帶領八百騎兵，深入匈奴領地二千多里，經過居延地區察看了地形，不見匈奴，返回。拜官騎都尉，率勇士五千人，在酒泉、張掖地區教射箭，以防備匈奴侵犯。過了幾年，漢派貳師將軍討伐大宛，派李陵率五校兵隨後。行軍到邊塞時，遇到貳師將軍返回。皇上賜書李陵，李陵留下軍官和士兵，與

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

輕騎五百出敦煌，到鹽水，迎接貳師將軍還師，然後駐屯張掖。

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强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并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説，拜步樂爲郎。

天漢二年，貳師將軍率三萬騎出兵酒泉，在天山攻擊匈奴右賢王。皇上召見李陵，想讓他擔任貳師將軍的輜重運輸任務。李陵在武臺被召見，叩頭自請說："臣所率領的屯邊士兵，都是荆楚的勇士奇材劍客，力大可扼虎，射箭能中目標，希望獨立帶領一隊，到蘭干山南去吸引單于的兵力，不讓匈奴集中兵力攻擊貳師將軍。"皇上說："哪裏能撥給你人馬呀！我派出了很多部隊，已經沒有騎兵派給你了。"李陵回答說："無須派騎兵，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就可以開進單于王庭。"皇上認爲他勇壯便答應了，於是令强弩都尉路博德率兵在途中迎接李陵軍。路博德原是伏波將軍，也耻於爲李陵的後衛，上奏說："正當秋天匈奴馬肥之際，不可與之交戰，臣願留李陵到春天，同時率酒泉、張掖騎兵各五千人，一起出擊東西浚稽，一定可以擒獲單于。"書奏上以後，皇上大怒，懷疑李陵後悔不想出兵，而讓路博德上書，便下詔對路博德說："我想派給李陵騎兵，他說'欲以少擊衆'。如今匈奴進入西河，我軍應率兵奔西河，你要去鉤營阻擋敵軍。"又下詔對李陵說："從九月出發，出兵遮虜鄣，到東浚稽山南龍勒水邊，來回尋找匈奴，要是沒有發現敵軍，便從浞野侯趙破奴的舊路抵受降城休整兵士，按騎兵驛站安排休整。與路博德講了些什麽話，全都寫出來上報。"於是李陵率領步兵五千從居延出發，北行三十日，到浚稽山駐扎，將所過山川地形全部畫出來，派部下騎將陳步樂上報朝廷。陳步樂被召見，陳述了李陵作爲將領能得士兵效命的情况，皇上很高興，拜陳步樂爲郎。

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直，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

李陵到浚稽山，與單于遭遇，足有三萬騎兵包圍了李陵軍。李陵軍隊在兩山之間，以大車爲營。李陵帶士兵出營外排列戰陣，前行執戟、盾牌，後行持弓弩，下令說："聽到鼓聲進擊，聽到鉦聲止步。"匈奴見漢軍人少，就徑直衝到營前，李陵交戰相攻，千弩齊發，敵軍應弦而倒。匈奴退回上山，漢軍進擊，殺死數千敵兵。單于

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群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鬥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户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

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黄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并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狹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

大驚，召集左右步兵、騎兵八萬多人攻擊李陵。李陵且戰且退，南行數日，到達山谷中。連續交戰，士兵中箭受傷，三處受傷的躺在車上，二處受傷的駕車，一處受傷的執兵器作戰。李陵説："我軍士氣減低衰退，鼓不起來的原因是什麽？軍中難道有女人嗎？"開始出兵時，關東群盜的妻子徙邊的便隨軍當了士兵的妻子，深藏車中。李陵搜出來，全部殺掉。第二天再戰，斬殺敵兵三千多人。率軍向東南行進，沿着舊龍城道路行軍，四五天到達大澤葭葦中，匈奴從上風放火，李陵也讓軍中放火燒出隔離帶以自救。南行到山下，單于在南山上，派他的兒子率騎兵攻擊李陵。李陵軍在樹林中交戰，又殺死敵軍幾千人，用連弩射單于，單于下山退走。這一天捕到俘虜，交待説："單于講：'這些是漢朝的精兵，攻擊不能取勝，日夜誘我南近邊界，會不會有伏兵呢？'各部落當户君長都説：'單于親自率領幾萬騎兵不能消滅幾千人的漢兵，以後再也無法派遣入邊的人了，會讓漢朝更加輕視我匈奴。再到山谷中大戰，還有四五十里纔到平地，不能擊敗，就退回來。'"

當時，李陵軍更加危急，匈奴騎兵多，一日交戰數十回合，又殺死敵軍二千餘人。匈奴不利，想退兵，正遇李陵軍軍候管敢被校尉所辱，逃降匈奴，講述了漢軍情況，説"李陵軍無後援，箭也快射完了，獨率部下及成安侯校官各八百人爲前鋒，用黄、白二色旗幟，應當用精鋭騎兵箭射便可消滅漢軍。"成安侯是潁川人，父親韓千秋，原爲濟南相，征討南越時戰死，漢武帝封其子延年爲侯，以校尉身份隨李陵出征。單于得到管敢後大喜，派騎兵總攻漢軍，大聲疾呼："李陵、韓延年趕快投降！"於是攔截道路，攻擊李陵。漢軍在山谷中，匈奴在山上，四面箭如雨下。漢軍南下，没有到達鞮汗山，一天就消耗掉五十萬支箭，立即棄車而退兵。士兵還有三千多人，祇是砍斷車輻當作武器，軍官持短刀，深入到峽谷之中。單于斷了漢軍後路，就山勢下投壘石，士兵傷亡慘重，不能行進。黄昏後，李陵便衣獨步出營，制止左右隨從説："不要跟隨我，

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嘆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脱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脱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餘人。

大丈夫一人去捉單于就可以了！"過了很久，李陵返回來，嘆息着説："兵敗，就死吧！"有的軍吏説："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能如願，以後找一條返回去的道路，像浞野侯那樣被俘後又逃回來，天子還是禮遇他，何況將軍呢！"李陵説："你不要説了，我不死，非壯士。"於是砍掉所有旗幟，埋藏了珍寶，李陵嘆息説："再有幾十支箭，足可以逃走了。今天没有武器再戰，天亮了就坐等被俘！大家各自逃命，還會有脱身回報天子的人。"令軍士每人帶二升糧，一大片冰，約定到遮虜鄣等待。半夜時，擊鼓起程，鼓没有響。李陵與韓延年都上了馬，跟從的壯士有十幾人。匈奴數千騎兵追擊，韓延年戰死。李陵説："没有面目向陛下報告了！"於是便投降。軍人們分散逃走，逃到邊塞的有四百多人。

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輮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鬥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説，下遷腐刑。

李陵失敗處距邊塞有一百多里，邊塞上報消息。皇上希望李陵死戰，召來李陵的老母、妻室，讓看相的觀察，没有死喪之色。後來聽説李陵投降，皇上非常憤怒，責問陳步樂，陳步樂自殺。群臣皆怪罪李陵，皇上問太史令司馬遷對此事的看法，司馬遷極力説："李陵對親人孝敬，對士人誠信，經常奮不顧身解救國家危難。從他的一向表現來看，有國士之風。今天他辦了一件不幸的事，那些貪生怕死衹顧保全身家性命的臣子，便任意構陷，誇大其罪，是令人痛心的！況且李陵衹率領不到五千人的步兵，長驅直入到達匈奴腹地，面對數萬敵軍，使匈奴顧不上救死扶傷，招來全部會射箭的民衆一同圍攻李陵。李陵轉戰千里，箭盡路絶，士兵拉的是空弩，冒着白刃箭雨，還是同敵人拼死搏鬥，能得到士兵拼死之力，就是古代名將也不能超過他。他雖然失敗被俘，然而他所摧敗敵軍的戰績，也足以光耀天下了。李陵所以不死，是想在適當的時機報效漢朝。"當初，皇上派貳師將軍出征，李陵衹是協助之兵，到李陵與單于遭遇，貳師戰功很少。皇上便以司馬遷誣衊、詆毁貳師，爲李陵游説爲罪名，判處他腐刑。

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

過了很久，皇上後悔没有及時救援李陵，

發出塞，乃詔强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奸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脱者。

說：“李陵出塞時，就應讓强弩都尉去迎接。在朝廷下詔，纔讓老將路博德心生奸詐，使李陵軍覆没。”於是派使者慰勞賞賜李陵軍中逃回的士兵。

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乃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乃還。

李陵在匈奴一年多，皇上派因杅將軍公孫敖率軍深入匈奴迎接李陵。公孫敖軍無功而回，說：“捕到的俘虜説：李陵教單于用兵以防備漢軍，因此臣無所獲。”皇上聽到報告，於是將李陵家滅族，母、弟、妻、子皆被殺。隴西士大夫以李氏滅族爲羞愧。後來，漢派使者出使匈奴，李陵責問使者說：“我爲漢率領步兵五千人横掃匈奴，因爲没有救兵支援而失敗，有什麽對不起漢室的，要殺我全家？”使者說：“漢室聽説李少卿教匈奴用兵。”李陵說：“是李緒，不是我。”李緒原來是漢塞外都尉，屯奚侯城，匈奴攻擊，李緒投降，單于禮遇李緒，常在李陵上坐。李陵痛恨自己的家因李緒而滅族，派人刺殺李緒。大閼氏想殺李陵，單于把他藏在北方，大閼氏死後纔回來。

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

單于認爲李陵壯勇，把女兒嫁給李陵爲妻，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都受到尊崇而重用。衛律的父親原本是長水胡人。衛律生長在漢，與協律都尉李延年友善，李延年推薦衛律出使匈奴。返回時，正遇李延年被抄家，衛律畏懼被殺，逃走投降匈奴。匈奴喜愛他，常在單于左右。李陵居外庭，有大事，纔入内議事。

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

昭帝立爲帝，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向來與李陵友好，派李陵的老朋友隴西人任立政等三人一同到匈奴招回李陵。任立政等到達匈奴，單于擺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都在座。任立政等見到李陵，没有機會私語，便目視李陵，多次撫摸佩刀上的環，摸捉李陵的脚，暗諭可以歸漢。後來，李陵、衛律都用牛肉和酒慰勞漢使者，换杯而飲，兩人都着胡服，扎一撮髮髻。任立政大聲說：“漢已經大赦，中原安樂，主上年少，霍子孟、上官少叔執政。”用這話來先打動李陵。李陵默不作聲，總是看着并撫摸自己的頭髮，回答說：“我已經穿上胡服了！”不一會兒，衛律起身更衣，任立政說：“哎，少卿勞

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遍游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

苦了！霍子孟、上官少叔向你問好。"李陵説："霍與上官二位無恙吧？"任立政説："請少卿回歸故鄉，不必擔憂富貴。"李陵叫着任立政的字説："少公，回去容易，恐怕再受凌辱，怎麽辦！"話没説完，衛律返回，聽到了餘音，便接着説："李少卿是賢人，不祇是居住在一國。范蠡遍游天下，由余離開西戎到了秦國，今天談話爲何如此親密！"隨後撤去宴席。任立政隨即問李陵説："你也有意回去嗎？"李陵説："大丈夫不能第二次受辱。"

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李陵在匈奴二十多年，漢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爲奉車都尉，賢爲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蘇建，杜陵人。以校尉身份跟隨大將軍衛青出擊匈奴，封爲平陵侯。又以將軍身份建造朔方城。後以衛尉身份任游擊將軍，跟隨大將軍出兵朔方。一年後，以右將軍身份再次跟從大將軍出兵定襄，損兵折將，部將翕侯趙信逃降匈奴，損失部隊當問斬，贖爲平民免了死罪。之後任代郡太守，死在官位上。有子三人：蘇嘉爲奉車都尉，蘇賢爲騎都尉，二兒子蘇武最有名氣。

蘇武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并爲郎，稍遷至栘中廄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

蘇武，字子卿，年輕時因父親蘇建爲國立功，而與兄弟們一起被任用爲郎，蘇武後來逐漸升遷爲栘中廄監。當時漢朝不斷討伐匈奴，雙方多次派使者暗察對方情況，匈奴先後扣留了郭吉、路充國等十多批漢使者。匈奴使者到來，漢朝也扣留以相抵償。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剛剛即位，害怕漢朝襲擊，於是説："漢朝的皇帝是我的長輩。"把扣留的漢朝使者路充國等全部放還。漢武帝稱贊他明於大義，就派蘇武以中郎將的身份帶着漢朝符節護送被扣留在漢朝的匈奴使者，并贈送給單于許多財物，以報答他的好意。蘇武與副使漢中郎將張勝以及臨時兼任使者屬吏的常惠等人招募士卒、斥候一百多人同去匈奴。到達匈奴後，陳設財物贈送給單于。單于更加傲慢，完全不像漢朝所期望的那樣。

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

單于正要派使者護送蘇武等人返回，正趕上緱王和長水虞常等在匈奴謀反。緱王是昆邪王

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没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

姐姐的兒子，曾與昆邪王一起投降漢朝，後來隨同漢浞野侯討伐匈奴，兵敗而降。他們與隨從衛律投降的人暗中策劃，要劫持單于的母親閼氏返回漢朝，恰巧蘇武等出使匈奴。虞常在漢朝時和副使張勝關係一直不錯，就暗中拜訪張勝，説："聽説漢朝皇帝非常怨恨衛律，我能爲漢朝暗設弓弩殺死他。我的母親和弟弟在漢朝，希望他們能得到我爲漢朝立功的賞賜。"張勝表示同意，并送給虞常財物。一個多月以後，單于出去打獵，衹有閼氏及其侍從在家。虞常等七十多人準備下手，但其中一人晚上逃走，向單于告密，單于及其部下派兵與虞常等展開激戰，緱王等都在戰鬥中被殺。虞常被活捉。

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熅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絶，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

單于任用衛律審理這一事件。張勝聽到這個消息，恐怕以前與虞常密謀之語被泄露，就把情况告訴給蘇武。蘇武説："事情已發展到這個地步，一定會牽涉到我。受到侮辱之後纔死，將更加對不起國家。"於是便要自殺，張勝、常惠一起把他勸住。虞常果然供出張勝。單于大怒，召集匈奴貴族商議，要殺死漢朝使者。左伊秩訾説："如果有謀害單于的，該如何加重處罰？不如讓他們全部投降。"單于便派衛律召來蘇武審問。蘇武對常惠等人説："使自己的節操和國家的使命受到屈辱，即使不死，還有什麽臉面回到漢朝？"拔出佩刀自殺。衛律大吃一驚，親自抱住蘇武，派人騎馬跑去找醫生。醫生在地上鑿了一個坑，放進熅火，使蘇武伏卧在火坑上，用手叩擊他的背使淤血從傷口中流出。蘇武昏死過去，很久纔蘇醒。常惠等人哭着把他抬回營帳。單于非常佩服他的氣節，派人早晚探問他的病情，并拘捕了張勝。

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

蘇武的傷勢日漸好轉，單于派使者勸他投降，又共同審判虞常，想藉此機會迫使蘇武投降。用劍殺死虞常之後，衛律説："漢朝使者張勝謀殺單于親近的大臣，罪當處死，不過單于招募投降的人，赦免他的罪過。"舉劍要殺張勝，張勝請求投降。衛律又對蘇武説："副使有罪，你應當與他連坐。"蘇武説："我本來没有參與密謀，又不是他的親屬，爲什麽要與他連坐？"衛

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鬥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

律用劍比劃着要刺蘇武，蘇武毫不動摇。衛律説：“蘇先生，我衛律從前背叛漢朝，歸降匈奴，幸而承蒙單于恩德，賜給我王號，使我擁有部衆數萬，馬畜滿山，富貴如此。您今日投降，明天也會這樣。否則被殺，白白葬身於荒野之中，有誰知道你爲漢朝而死？”蘇武不予理睬。衛律又説：“您藉助我而投降，我與您結爲兄弟；今天不聽我的話，以後再想見到我，還有可能嗎？”蘇武痛斥衛律説：“你作爲漢朝臣民，不顧恩義廉耻，背叛皇帝和親人，投降蠻夷，我見你幹什麼？况且單于信任你，讓你裁决人的生死，你却不出於公心，主持平正，反而要使兩國之主相互争鬥以坐觀雙方混戰所造成的禍亂。南越殺漢使者，被夷平成爲漢朝的九個郡；大宛王殺漢使者，他的頭顱已被懸於漢宫之北闕；朝鮮殺漢使者，立即遭到滅頂之災。惟獨匈奴未發生這種事。你明知我不投降，如果想讓兩國相攻伐，匈奴的禍敗將從殺我開始。”

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絶不飲食。天雨雪，武卧嚙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别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衛律知道最終不能威脅蘇武投降，就把情况彙報給單于。單于越發想使蘇武投降，便把他囚禁在大窖裏，斷絶向他供應飲食。天降大雪，蘇武就卧在地上，吞食雪團與氈毛，得以好多天没餓死。匈奴以爲他是神人，就把他遷徙到北海没有人烟的地方，讓他放牧公羊，直到公羊産乳生仔，纔允許他回來，并把他與屬吏常惠等分開，分别安置在不同的地方。

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盗武牛羊，武復窮厄。

蘇武被流放到北海以後，匈奴不供給他糧食，他衹好挖掘野鼠所貯藏的草籽充飢。拄着漢朝節牧羊，時時刻刻把漢朝節帶在身邊，以致節上的旄都脱落了。過了五六年，單于的弟弟於靬王到北海打獵，因蘇武會製做獵網和箭繳，校正弓弩，於靬王很喜歡他，送給他衣服和食物。又過了三年多，於靬王病了，就贈送蘇武牲畜、酒酪器皿和氈帳。於靬王死後，他的部衆也都走了。這年冬天，丁令人偷走了蘇武的牛羊，蘇武再一次陷入了困境。

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

起初，蘇武與李陵同在漢朝任侍中，蘇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李陵投降匈奴，不敢求見蘇武。過了很長時間，單于派李陵到北海，爲蘇武

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雍棫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沾衿，與武决去。

置辦酒宴，陳設樂舞，趁機對蘇武說："單于聽說我與您平素交往很深，因此派我來勸您，單于將誠心待您。終究不能回到漢朝，白白地在這無人之地自找苦吃，誰能看見您的信義之心呢？從前您的哥哥蘇嘉任奉車都尉，隨皇帝到雍城棫陽宮，扶輦下殿階，輦撞到柱子上，折斷了轅，以大不敬罪受到彈劾，拔劍自殺，皇帝賜給了二百萬錢的安葬費。你的弟弟蘇賢隨從皇帝去河東郡祭祀土神，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駙馬被推入河中淹死，宦騎逃跑，皇帝命令蘇賢追捕宦騎，没能捉住，蘇賢憂慮害怕，飲藥自殺。我領兵離長安時，您的母親不幸去世，我送葬到陽陵。您的妻子年輕，聽說已改嫁了。衹剩下兩個妹妹、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現在已過去十多年，不知是死是活。人生如同早上的露珠一樣短促，何必長時間地折磨自己！我開始投降時，心神恍惚，如瘋若狂，爲自己背叛漢朝而痛心，加上老母親被囚禁在保宫，您不想投降的心情怎麽會超過我呢？况且皇帝年老，法令没有常規，大臣無罪而被誅滅的有數十家，安危難以預料，您還爲誰守節呢？希望聽從我的計策，什麽也别說了。"蘇武說："我們父子無功無德，都是由於皇帝的提拔，纔位列將軍，爵至通侯，兄弟三人都爲皇帝近臣，常願爲此肝腦塗地。現在如果能犧牲自己，報效國家，即使蒙受斧鉞之誅、湯鑊之刑，也甘心情願。大臣侍奉君主，如同兒子侍奉父親，兒子爲父親而死，毫無怨恨。希望您不要再說了。"李陵與蘇武宴飲了幾天之後，又勸蘇武："您一定要聽我的話。"蘇武說："我早已心甘情願去死，您一定要使我投降，就請結束今天的歡宴，讓我死在您面前！"李陵見他對漢朝如此忠誠，長嘆一聲，說："唉，真是義士！我和衛律的罪過，比天還高啊！"隨之淚如雨下，沾濕了衣襟，與蘇武告别離去。

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脱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

李陵羞於親自贈送蘇武財物，就派他的妻子給蘇武送去幾十隻牛羊。後來，李陵又到北海，告訴蘇武："匈奴邊塞哨所活捉雲中漢人，説上自太守下至百姓都穿白色喪服，并説皇帝死了。"蘇武聽到這個消息，面對南方痛哭，以致吐血，

每天早晚哭吊武帝。

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絶！"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絶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决。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

幾個月後，昭帝即位。過了幾年，匈奴與漢朝和好。漢朝尋求蘇武等人，匈奴詐説蘇武死了。後來漢使者又到匈奴，常惠請求看守他的人和他一起晚上去見漢使者，詳細叙述了事情的經過，又教漢使者對單于説，漢朝皇帝在上林苑打獵，射下一隻雁，脚上繫着一封帛書，説蘇武在某個大澤中。漢使者非常高興，就按常惠所説的責問單于。單于左顧右盼，暗暗吃驚，衹好向漢使者道歉説："蘇武確實活着。"這時，李陵擺設酒宴慶賀蘇武，説："您今天回去，美名傳頌於匈奴，功勛顯揚於漢朝，即使古代史書所載，圖畫所描繪的，有誰能勝過您！我李陵雖無能怯懦，假使漢朝暫且寬赦我的罪過，保全我的老母，使我能施展由於投降匈奴之耻辱而積蓄已久的志願，或許能像曹沫那様尋找機會立功贖罪，這是我從前念念不忘的。皇帝逮捕族滅了我全家，這是世上最大的侮辱，我還有什麽可留戀的？算了吧！我衹是讓您知道我的心情罷了。你我各處異國，這一分手將永無相見之日了！"李陵起身舞蹈，唱道："馳騁萬里啊横度沙漠，爲皇帝領兵啊奮擊匈奴。被困於狹谷啊矢盡刀折，士兵戰死啊我名聲掃地。老母已死，雖想報恩何處歸！"李陵涕淚交流，與蘇武訣别。單于召集蘇武的屬吏，除去已投降的和死去的，隨蘇武返回的總共九人。

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强壯出，及還，須髮盡白。

蘇武在昭帝始元六年春天回到都城長安。昭帝命令他供奉牛、羊、豕到武帝陵墓，又授予他典屬國之職，官階爲中二千石，并賞賜二百萬錢，公田二頃，宅地一處。常惠、徐聖、趙終根均被授予中郎之職，每人得賞賜絹帛二百匹。其餘六人年老歸家，每人得賞賜十萬錢，免除終身徭役。常惠後來官至右將軍，封爲列侯，在《漢書》中有他的傳記。蘇武在匈奴被扣留十九年，出使時年富力强，等到返回時，已鬚髮全白了。

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

蘇武回來的第二年，上官桀的兒子上官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蘇武的兒子蘇元與上官安有密謀，犯罪被殺。

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争權，數

起初上官桀、上官安父子與大將軍霍光争

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乃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尉，光顓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

權，多次逐條記録霍光的過失，送給燕王，讓燕王上書昭帝，告發霍光。又揚言説蘇武衹因出使匈奴二十年不投降，回來纔授予典屬國之職，霍光的長史楊敞没有功勞，却任搜粟都尉，霍光專權，肆意妄爲。等到燕王等因謀反被殺，窮究與他們同謀的人。蘇武平素與上官桀、桑弘羊有交情，燕王也曾就蘇武爲國立功之事多次向皇帝申訴過，蘇武的兒子又參與謀反，因此廷尉上奏請求逮捕蘇武。霍光把這個奏章壓下，衹免除了蘇武的官職。

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户。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

幾年以後，昭帝去世，蘇武因曾以中二千石的身份參與朝臣迎立宣帝的計謀，被賜給關内侯的爵位和三百户的食邑。過了很長時間，衛將軍張安世推薦蘇武熟悉過去的典章制度，奉命出使不辱使命，昭帝生前常常提到這些。宣帝立即徵召蘇武在宦者署聽候命令，蘇武多次進見宣帝，又任右曹典屬國。因爲蘇武是以有節操著名的老臣，宣帝命令他每逢初一、十五入朝，給予祭酒的尊號，非常優容、尊寵他。

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産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

蘇武所得賞賜的財物，全都贈送給兄弟和舊友，家裏不蓄積財産。皇后的父親平恩侯許伯、宣帝的舅舅平昌侯王無故和樂昌侯王武、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都很敬重蘇武。蘇武年事已高，兒子蘇元又犯罪被殺，宣帝很可憐他，就詢問左右大臣："蘇武在匈奴那麽長時間，難道没有生子?"蘇武通過平恩侯向宣帝陳述："當初從匈奴動身回來時，我的匈奴族妻子正好生下一個兒子，叫蘇通國，剛好有音信傳來，希望能通過使者用財物把他贖回來。"宣帝同意了。後來蘇通國隨使者回來，宣帝任命他爲郎。又任用蘇武的侄子爲右曹。蘇武終年八十多歲，於宣帝神爵二年病死。

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頟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

宣帝甘露三年，單于開始入塞朝拜漢朝皇帝。宣帝思念那些輔佐自己的大臣的美德，便令人把他們的形體相貌畫在麒麟閣上，并注明他們各自的官職、爵位和姓名，衹有霍光不注名字，以示尊崇，稱爲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氏，以下依次爲：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車騎將軍龍頟侯韓增，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丞相高平侯

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黄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魏相，丞相博陽侯丙吉，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宗正陽城侯劉德，少府梁丘賀，太子太傅蕭望之，典屬國蘇武。這些人都功勛卓著品德高尚，爲當世人所熟知，因此畫名臣圖來表彰他們，明確説明他們是漢宣帝中興的輔佐之臣，可與輔佐周宣王中興的名臣方叔、召虎、仲山甫媲美。共十一人，在《漢書》中各有傳記。從丞相黄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到名儒夏侯勝等，都能善始善終，揚名於宣帝之時，却不能列於名臣圖中，由此可知輔佐之臣的選擇標準。

贊曰：李將軍誠實得好像粗鄙之人，口不善言辭，到死的那一天，天下人認識、不認識他的人都爲之流淚，説明他對士大夫們是忠心誠信了。諺語説："桃李不言，人們争相歸趨，以致成小路。"這雖然是説小事，也可以喻大。然而李家三代以後的將領，爲道家所忌諱，從李廣到李陵，宗親遭誅滅，可悲呀！孔子説的"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這些做人的道德標準，在蘇武身上都體現出來了。

漢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衛青霍去病傳

衛青　霍去病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爲衛氏。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

衛青，字仲卿。他的父親鄭季，是河東平陽人，擔任縣吏，在平陽侯家裏當差。平陽侯曹壽娶了漢武帝的姐姐陽信長公主。鄭季與主人家奴婢衛媼私通，生衛青。衛青有同胞哥哥衛長君及姐姐衛子夫，衛子夫在平陽公主家得到武帝寵幸，所以衛青冒姓衛氏。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三女就是衛子夫。衛子夫的弟弟步廣，都冒姓衛氏。

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駡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衛青算做平陽侯家裏人，小時候回到他父親家中。他父親讓他放羊，嫡母的兒子們都把他當做奴僕看待，不算入兄弟之數。衛青曾經跟着人去到甘泉宮囚犯居室，有個受鉗刑的犯人給他相面説："你是貴人，做官可到封侯。"衛青笑着説："奴婢生的兒子，能不挨打受駡就滿足了，怎麽會有封侯那樣的美事呢！"

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宫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妒。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君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

衛青長大後，當平陽侯家的騎士，隨從平陽公主。建元二年春天，衛青的姐姐衛子夫入宫得到皇上寵愛。陳皇后是大長公主的女兒，没生兒子，嫉妒别人。大長公主聽説衛子夫得寵并已懷孕，嫉妒她，便派人抓衛青。衛青當時在建章宫當差，還不出名。大長公主抓到衛青，把他關押起來，想要殺掉他。衛青的朋友騎郎公孫敖和壯士前去把他搶出來，衛青因此得免一死。皇上聽説此事，便召見衛青，讓他做建章宫監，任侍中。到他的同母兄弟都顯貴時，幾天裏賞賜達千金之多。君孺嫁給了太僕公孫賀作妻子。衛少兒原先跟陳掌私通，皇上召見陳掌讓他當官。公孫

敖由此更加顯貴。衛子夫作了皇帝夫人。衛青當上了太中大夫。

元光六年，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廣爲虜所得，得脱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關内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語在《匈奴傳》。

元光六年，衛青擔任車騎將軍，攻打匈奴，出兵上谷郡；公孫賀擔任輕車將軍，出雲中郡；太中大夫公孫敖擔任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擔任驍騎將軍，出雁門郡。每路軍隊各有一萬騎兵。衛青進軍到籠城，殲滅敵軍幾百人。騎將軍公孫敖損失七千騎兵，衛尉李廣被敵人活捉，幸得逃回。他們兩個都判爲死刑，贖罪作了平民。公孫賀也無戰功。衹有衛青賜爵關内侯。此後，匈奴繼續侵犯邊界。事情記載在《匈奴傳》。

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明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户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爲平陵侯，張次公爲岸頭侯。使建築朔方城。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爲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産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絶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鋭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户。"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雁門、定襄、上郡、朔方，所殺略甚衆。語在《匈奴傳》。

元朔元年春天，衛夫人生了個男孩，她被立爲皇后。這年秋天，衛青又率領三萬騎兵攻打匈奴，出兵雁門關，李息出兵代郡。衛青殲滅敵軍幾千人。第二年，衛青又出兵雲中郡，西到高闕，直到隴西，殲滅敵軍幾千人，獲牲口百餘萬頭，趕跑了白羊王和樓煩王。漢朝就把河南地區設爲朔方郡。劃三千八百户封衛青爲長平侯。衛青部下校尉蘇建被封爲平陵侯，張次公封爲岸頭侯。派蘇建築朔方城。天子説："匈奴違背天理，悖亂人倫，欺凌尊長，虐待老人，以盜竊爲職業，欺詐各部蠻夷，策劃陰謀，仗恃武力，屢次侵害邊境，所以朝廷派兵遣將，征討它的罪惡。《詩經》裏不是説過嗎，'攻伐玁狁，達到太原'；'戰車隆隆在那北方築城'。現在車騎將軍衛青渡過西河，直到高闕，殲滅敵軍二千三百人，把他們的物資牲口都繳獲爲戰利品，已受封爲列侯，於是西進平定河南地區，巡行榆谿舊塞，横越梓嶺，架橋北河，討平蒲泥，打敗符離，斬殺精鋭敵兵，捕獲隱蔽伏聽之兵三千零一十七人。捉問俘虜，知敵所在，俘獲卒衆，趕回馬牛羊一百多萬頭，全師而還。增封衛青食邑三千八百户。"以後，匈奴連年侵入代郡、雁門、定襄、上郡、朔方，殺掠甚多。事情記載在《匈奴傳》。

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内史李沮爲强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

元朔五年春天，漢朝命令車騎將軍衛青統率三萬騎兵出高闕，衛尉蘇建擔任游擊將軍，左内史李沮擔任强弩將軍，太僕公孫賀擔任騎將軍，代國相李蔡擔任輕車將軍，都歸車騎將軍節制，都出兵朔方。大行令李息、岸頭侯張次公擔任

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户。"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封敖爲合騎侯。都尉韓説從大軍出窴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爲戲下搏戰獲王，封説爲龍頟侯。騎將軍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賀爲南窌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爲陟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内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户。"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

將軍，都出兵右北平郡。匈奴右賢王面對衛青等部，以爲漢軍不能到他那裏，喝醉了酒。漢兵夜間趕到，包圍了右賢王，右賢王驚恐，連夜逃走，僅帶着他的一個愛妾和幾百個精壯騎兵飛跑，衝破漢軍包圍圈北去。漢朝輕騎校尉郭成等追了幾百里，没有追上，俘虜右賢王屬下小王十多人、男女人衆一萬五千多人、牲口數十上百萬頭。於是衛青率軍回來。軍到邊塞，天子派使者捧着大將軍印，就在軍中任命車騎將軍衛青擔任大將軍，諸將都把部隊歸大將軍統率，大將軍建立官號而歸。天子説："大將軍衛青親率戰士征戰，出師大捷，捉獲匈奴王十餘人，增封衛青食邑八千七百户。"又封衛青的兒子衛伉爲宜春侯、衛不疑爲陰安侯、衛登爲發干侯。衛青堅决推辭説："我有幸能够在部隊裏任職，仰賴陛下神聖威靈，我軍大捷，都是各位校尉力戰的功勞。陛下已經垂恩增封我的食邑，而我的兒子們還是小娃娃没有功勞，又蒙皇上裂地封爲三個列侯，這不是罪臣在部隊裏勉勵將士努力作戰的本意。衛伉等兄弟三人怎麼敢領受封爵！"天子説："我不是忘記了各位校尉的功勞，現在本要辦這件事的。"於是命令御史道："護軍都尉公孫敖三次跟隨大將軍出擊匈奴，經常調節各部，團結將校，俘獲匈奴王，封公孫敖爲合騎侯。都尉韓説跟隨大軍出窴渾，打到匈奴右賢王王庭，迫近敵人帥旗之下搏鬥拼殺，俘獲小王，封韓説爲龍頟侯。騎將軍公孫賀跟隨大將軍俘獲匈奴王，封公孫賀爲南窌侯。輕車將軍李蔡兩次跟隨大將軍俘獲匈奴王，封李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次跟隨大將軍，都曾俘獲匈奴王，封李朔爲陟軹侯，封趙不虞爲隨成侯，封公孫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和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都有戰功，賜封關内侯爵位，李沮、李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户。"這年秋天，匈奴侵入代郡，殺死都尉。

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内史

第二年春天，大將軍衛青出定襄郡，合騎侯公孫敖擔任中將軍，太僕公孫賀擔任左將軍，翕侯趙信擔任前將軍，衛尉蘇建擔任右將軍，郎中令李廣擔任後將軍，左内史李沮擔任强弩將

李沮爲强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説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

軍，都歸大將軍統率，殲滅敵軍幾千人而還。一個多月後，全都再出定襄郡攻打匈奴，殲滅敵軍一萬多人。右將軍蘇建和前將軍趙信兩軍合并計有騎兵三千多人，獨遇單于大軍，跟他們交戰一天多，漢軍將盡。前將軍趙信原是匈奴人，投降漢朝後被封爲翕侯，這時他看到情況危急，匈奴又來引誘他，便率領他的殘餘騎兵約八百人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全軍覆滅，隻身逃脱，回到大將軍大營。大將軍就蘇建所犯罪行詢問軍正閎、長史安和議郎周霸等人説："蘇建該當何罪？"周霸説："從大將軍出兵以來，還没有殺過副將，現在蘇建丢棄部隊，可以殺掉他，以顯示將軍的威嚴。"閎和安説："不對！兵法説：'小部隊戰鬥力再强，也要被强大的敵人打敗。'現在蘇建拿幾千人抵擋單于幾萬人，力戰一天多，士兵都不敢有二心。他自己回來請罪却要殺他，這種做法等於告訴後來者作戰失敗後不要再回來。蘇建不當殺。"大將軍説："我有幸以皇上的親戚在部隊裏任職，不怕没有威信。而周霸却拿樹立威信勸我，很失爲臣之意。即使爲臣有權斬將，但以位高受寵的大臣而不敢擅權專殺於國境之外，而回去向天子彙報，讓天子自己去處理，以此表明做臣子的不敢專權，不也是很好嗎？"軍官們都説"好"。於是把蘇建裝進囚車，送到皇帝的巡行所在處。

是歲也，霍去病始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爲詹事陳掌妻。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得相國、當户，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産，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二千五百户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封賢爲終利侯。騎士孟

這一年，霍去病開始封侯。

霍去病，是大將軍衛青姐姐衛少兒的兒子。他的父親霍仲孺以前與衛少兒私通，生霍去病。到了衛皇后尊寵之時，衛少兒嫁與詹事陳掌爲妻。霍去病因是皇后的姐姐的兒子，十八歲便爲侍中。因他善於騎馬射箭，兩次跟隨大將軍衛青出征匈奴。大將軍根據皇帝的命令，撥給他一批精壯士卒，讓他擔任票姚校尉。他帶領八百名輕騎勇士遠離衛青所率的大軍幾百里，去奪取戰功，捕殺敵人極多。這時武帝説："票姚校尉霍去病殲敵二千零二十八人，活捉相國、當户，殺死單于祖父輩的藉若侯産，生擒單于叔父羅姑等人，功勞兩次勇冠全軍，以二千五百户封霍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次跟隨大將軍出

已有功，賜爵關内侯，邑二百户。”

征，捕殺敵人一千三百，封他爲終利侯。騎士孟已也有戰功，賜給爵位爲關内侯，封食邑二百户。”

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蘇建至，上弗誅，贖爲庶人。青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説青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户，三子皆爲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青以五百金爲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乃拜甯乘爲東海都尉。

這一年，漢朝損失蘇建、趙信所率的兩支部隊，翕侯趙信投降匈奴，軍功不多，所以衛青没能增封。右將軍蘇建回到朝廷，天子没有殺他，祇是讓他花錢贖罪爲民。天子賜給衛青千金。此時王夫人正受武帝的寵愛，甯乘勸衛青説：“將軍之所以功勞不是很大而能享受萬户封邑，三個兒子都封爲列侯，是因爲有衛皇后的緣故。現在王夫人受皇上寵幸而她的親屬却没有富貴，希望你能將皇上賜你的千金獻給王夫人的母親作爲壽禮。”於是衛青便用五百金爲王夫人的母親祝壽。武帝聽説了這件事，便詢問衛青，衛青照實説了，武帝就任命甯乘爲東海郡都尉。

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絶國功，封騫爲博望侯。

校尉張騫跟隨大將軍衛青出征，因爲他曾經出使大夏，在匈奴中居住了很久，這時擔任部隊的嚮導，知道哪些地方的水草肥美，所以部隊没有遭受飢渴，又因爲以前他曾出使遠方異國有功，武帝就封他爲博望侯。

去病侯三歲，元狩二年春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驃騎將軍率戎士隃烏盭，討遬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攝讋者弗取，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皋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鋭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減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户。”

霍去病封侯的第三年，即元狩二年的春天，被任命爲驃騎將軍，率領一萬名騎兵從隴西出發進擊匈奴，立有戰功。武帝下令説：“驃騎將軍率領士卒越過烏盭，討伐匈奴遬濮部，渡過狐奴河，經歷五個匈奴王國，輜重多，人馬衆，對降服者寬赦，幾乎捉到匈奴單于的兒子。輾轉戰鬥六天，越過焉支山一千餘里，和敵人短兵相接，苦戰於皋蘭山下，殺折蘭王，砍盧侯王，誅殺頑抗的敵人，其他全部捉獲。俘虜渾邪王的兒子和相國、都尉，共殺敵和俘虜八千九百六十人，繳獲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他的士卒傷亡約有十分之七。加封霍去病食邑二千二百户。”

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去病出北

這年夏天，霍去病與合騎侯公孫敖一齊從北地郡分兩路出兵。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則一齊從右北平郡也分兩路出兵。李廣率四千騎兵先到目的地，張騫率領一萬人馬後到。匈奴左賢王帶領數萬騎兵包圍了李廣部，李廣與敵人激戰兩天，傷亡過半，殺死的敵人則更多一些。直到張騫部趕到，匈奴纔退走。張騫因爲部隊行動

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上曰："驃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鱳得，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户、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户。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遬濮王，捕稽且王，右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封破奴爲從票侯。校尉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爲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爲煇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將軍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絶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

遲緩，應當斬首，贖罪爲民。霍去病從北地出發後，深入匈奴地區，合騎侯公孫敖因走錯了路綫，没能够與霍去病會師，霍去病率軍到達祁連山，捕殺敵人很多。武帝下令説："驃騎將軍渡鈞耆河和居延澤，到達小月氏，攻占祁連山，揚武於鱳得，俘虜單于手下的單桓王、酋涂王，還有相國、都尉率領部衆投降的，共有二千五百人，真是可謂能寬大降服者，功成而知止的人。這次報捷斬首和俘虜三萬零二百人，俘虜五個匈奴王以及王母、單于閼氏、王子等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户、都尉六十三人。霍去病的士卒大約傷亡十分之三。加封霍去病五千四百户。賜予跟隨到小月氏作戰的校尉們以左庶長的爵位。鷹擊司馬趙破奴兩次跟隨驃騎將軍殺遬濮王，俘獲稽且王，右千騎將捉得匈奴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俘敵三千三百三十人，上次捕敵一千四百人，封趙破奴爲從票侯。校尉高不識跟隨驃騎將軍俘獲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俘敵一千七百六十八人，封高不識爲宜冠侯。校尉僕多因立戰功，封爲煇渠侯。"合騎侯公孫敖因行軍滯留未能够與驃騎將軍會師，應當斬首，贖罪爲民。許多老將率領的兵馬也不如霍去病。霍去病率領的士卒常常選拔驍勇善戰的人補充，他自己也敢深入敵區，常和精壯士卒奔馳在大軍的前面。他的部隊也是有天幸，從没遭遇過很大的危險。可是那些老將却常常落在後面，不能得到良好的戰機。從此霍去病日益受到武帝的寵愛而顯貴，地位與大將軍衛青相等。

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度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度

這次戰鬥後，單于對渾邪王駐守西面而多次被漢軍所敗十分憤怒，渾邪王損失了幾萬士卒，都是遭到驃騎將軍的打擊，他想把渾邪王召來殺掉。渾邪王就和休屠王等商量投降漢朝，派人先約漢方代表在邊境上商談。這時大行令李息正準備在黄河岸邊修築城堡，俘獲渾邪王使者，立刻派人乘傳車報告皇上。武帝擔心匈奴是用詐降的手段乘機偷襲邊境，就命令霍去病率軍前去迎接。霍去病的部隊渡過黄河，與渾邪王的軍隊遥遥相望，渾邪王下屬的裨王、裨將看到漢軍，很多人又不想投降，紛紛逃跑。霍去病立即飛馬衝

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户，爲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爲下摩侯，雁疪爲煇渠侯，禽黎爲河綦侯，大當户調雖爲常樂侯。於是上嘉去病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奔於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畢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塞，庶幾亡患。以千七百户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乃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

入匈奴軍營，與渾邪王相見，殺死要逃的八千人，讓渾邪王單獨乘驛車先到皇帝巡行的住處，又率渾邪王的部衆渡過黄河。投降的匈奴人有數萬，號稱十萬。他們到了長安，天子用來作爲賞賜的錢財貨物價值數十萬。封給渾邪王一萬户的食邑，封漯陰侯。封他的裨王呼毒尼爲下摩侯，雁疪爲煇渠侯，禽黎爲河綦侯，大當户調雖爲常樂侯。這時武帝表彰霍去病的功勞，説："驃騎將軍霍去病率領部隊征伐匈奴，西部地區的渾邪王部及其臣民都來投降，去病用軍糧援助他們，并率領射手萬餘人，誅殺那些驍悍凶惡的敵人，殺敵八千多，降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我軍戰士没受損傷，却使十萬人誠心歸服。由於驃騎將軍屢次作戰的功勞，使得黄河上的邊塞地區幾乎無憂患。用一千七百户加封驃騎將軍。裁減隴西、北地、上郡守邊士卒的一半，以減輕天下人民的徭役負擔。"於是把投降的匈奴人分别安置在西北邊五郡的關塞以外黄河以南的地方，讓他們保持自己的風俗習慣，作爲漢朝的屬國。明年，匈奴入侵右北平和定襄郡，殺死和擄掠漢朝一千餘人。

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乃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萬騎。會日且入，而大風起，沙礫擊

第二年，武帝和諸將商議説："翕侯趙信爲單于出謀劃策，總認爲漢朝的士卒不能横穿沙漠輕易停留，現在我們發大軍出征，一定會取得勝利。"這一年是元狩四年。春天，武帝派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各率領五萬騎兵，另有步兵和運輸部隊緊隨其後有數十萬人，那些敢於死戰不怕深入敵陣的士卒都屬於霍去病。霍去病開始準備從定襄出發，直指單于部。後捉到俘虜，俘虜説單于在東面，於是皇帝改令霍去病從代郡出發，令衛青從定襄出發。郎中令李廣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爲後將軍，都屬大將軍衛青指揮。趙信爲單于出計謀説："漢朝軍隊就是度過大漠，兵馬也很疲乏了，我們可以坐收俘虜。"於是單于把輜重都運送到北方很遠的地方，衹將精兵布署在沙漠北面等待漢軍。這時恰好衛青的部隊出塞一千多里，看到單于率軍在等待漢軍，衛青即命士兵用武剛車環繞布成陣營，派出五千

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强，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昏，漢匈奴相紛挐，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騎兵前去衝擊匈奴軍，匈奴也派一萬餘騎兵來攻。這時正是日落時分，颳起大風，沙礫撲面，兩軍互相看不見，漢軍派出左右兩側部隊包抄單于。單于看見漢兵衆多，而且兵强馬壯，打下去對匈奴不利，便趁着黄昏乘着六匹騾拉的車，帶着幾百名精壯騎兵衝破漢軍的包圍向西北逃去。這時天已昏黑，漢軍和匈奴軍相互混戰，雙方傷亡相當。漢軍的左校捉到俘虜，供説單于已經在天未黑時逃離。漢軍於是派輕騎兵連夜追擊，衛青緊隨在後面。匈奴兵四散逃跑。在天亮時，漢軍追了二百多里，没有追上單于，捕殺敵人一萬多，到達寘顏山趙信城，獲得匈奴積蓄的軍糧，用來供給部隊食用。大軍在這裏停留了一天纔返回，行前將剩餘的糧食全部燒毁。

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别從東道，或失道。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相逢。青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廣自殺。食其贖爲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

在衛青與單于會戰的時候，前將軍李廣、右將軍趙食其的部隊另外從東面進軍，有時走錯了道路。在大將軍衛青率軍回來，到大漠以南，纔碰到他們。衛青要派人到朝廷報告情況，令長史根據文書所列罪狀去責問李廣，李廣自殺。趙食其贖罪爲民。衛青回到邊塞以内。衛青共殺敵一萬九千多人。

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

這時匈奴部衆找不到單于已十餘天了，右谷蠡王就自立爲單于。單于後來找到他的部衆，右谷蠡王纔去掉單于的稱號。

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於青。

霍去病所率領的騎兵和輜重與大將軍衛青的相等，而没有副將。全都任用李敢等人爲大校，當作副將。他從代和右北平郡出擊兩千餘里，直指匈奴左賢王的軍隊，斬殺和俘虜敵人的功勞超過衛青。

既皆還，上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允之士，約輕齎，絶大幕，涉獲單于章渠，以誅北車耆，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濟弓盧，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絶。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驃騎將軍。右

出征回來以後，皇上説："驃騎將軍霍去病率軍出征，親自帶領俘獲的匈奴兵，少帶器物，深入大漠，過河活捉單于大臣章渠，誅殺北車耆王，又轉攻左大將雙，繳獲敵人的軍旗戰鼓。又越過難侯山，渡過弓盧水，抓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户、都尉等八十三人。在狼居胥山祭天，在姑衍山祭地。登山眺望翰海。抓獲俘虜七萬零四百四十三人，自己的士卒大約傷亡十分之二。又向敵人奪取軍糧，行軍極遠而糧草不斷。以五千八百户加封驃騎將軍。右北平

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興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封博德爲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驃騎將軍獲王，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樓剸王伊即靬皆從驃騎將軍有功，封復陸支爲杜侯，伊即靬爲衆利侯。從票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户。漁陽太守解、校尉敢皆獲鼓旗，賜爵關内侯，解食邑三百户，敢二百户。校尉自爲爵左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唯西河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户，黄金百斤。惠爵關内侯。

太守路博德作爲驃騎將軍的部下，在興城會師，不誤期，跟從驃騎將軍打到檮余山，斬敵捕虜二千八百人。封路博德爲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跟從驃騎將軍活捉匈奴王，封衛山爲義陽侯。原來的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樓剸王伊即靬跟從驃騎將軍作戰有功，封復陸支爲杜侯，伊即靬爲衆利侯。從票侯趙破奴、昌武侯趙安稽跟從驃騎將軍立有戰功，各加封三百户。漁陽太守解、校尉李敢都繳獲敵人旗鼓，賜給爵位關内侯，解的食邑爲三百户，李敢的食邑二百户。賜校尉徐自爲爵左庶長。”霍去病部隊的官兵升官和受賞的很多。而衛青没有得到加封，手下的官兵也没有受封的。衹有西河郡太守常惠、雲中郡太守遂成受到獎賞。遂成的職位同於諸侯王國的相，賜給食邑二百户，黄金一百斤。賜給常惠爵關内侯。

兩軍之出塞，塞閲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禄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

衛青、霍去病兩支部隊出征塞外時，邊塞官吏檢閲官馬和私人的馬共有十四萬匹，而戰後回到塞内的馬不足三萬匹。朝廷就設置大司馬的職位，讓衛青和霍去病都爲大司馬。制定這個法令，使驃騎將軍的秩禄與大將軍相等。從此以後，衛青的權勢日益衰落而霍去病則日益顯貴。衛青的許多舊朋友和門下賓客多數去投靠霍去病，也多能得到官爵，衹有任安不肯離去。

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吴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事多此類。青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

霍去病爲人沉默寡言，有勇氣，敢做敢爲。武帝曾經要他學習吴起、孫武的兵法，他回答説：“打仗衹看謀略，不必學習古代的兵法。”武帝替他修建了一座宅第，讓他去看看，他回答説：“匈奴不消滅，就無以爲家。”因此漢武帝更加重視和寵愛他。但是霍去病很小就在皇帝身邊任侍中，貴寵慣了，不大關心士兵。他率領部隊出征時，皇帝還要專門派太官爲他帶數十車生活用品，回來時丢掉剩餘的米和肉，而士兵却有挨餓的。在塞外作戰時，士兵們缺乏軍糧，有的人餓得爬不起來，而霍去病却還要開闢場地，蹋球玩樂。此類事情很多。大將軍衛青爲人仁慈，熱愛士兵，謙和禮讓，靠和善柔順來討好皇上，但天下却没有稱贊他的人。

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六年

霍去病自元狩四年出兵以後的第三年，即元

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子嬗嗣。嬗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爲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

狩六年去世。武帝很悲傷，調發附屬國穿黑衣的士兵，從長安列隊直到茂陵。在茂陵園爲他修築墳墓，形狀像祁連山。并爲他定謚號，合并“武”和“廣地”兩層意義稱爲景桓侯。他的兒子霍嬗襲爵位，霍嬗字子侯，武帝喜愛他，希望他長大後再做將軍。霍嬗後來任奉車都尉，在隨皇上去祭泰山時死去。因爲霍嬗没有兒子，封國被廢除。

自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絶。後四年，元封五年，青薨，謚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

霍去病死後，衛青長子宜春侯衛伉因犯法免去了侯位。五年後，衛伉的兩個弟弟，陰安侯衛不疑、發干侯衛登二人都因進獻祭祀黄金缺少份量而丢了侯位。二年後，冠軍侯霍去病的封國斷絶了繼承人。四年後，元封五年，衛青去世，謚號烈侯。長子衛伉繼承侯位，六年後犯法免侯。

自青圍單于後十四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

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上乃詔青尚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

自衛青圍殲單于後十四年而去世，這期間之所以没有再擊匈奴，是由於漢朝軍馬少，又加上南伐兩越，東討朝鮮，西擊羌，征西南夷，因此長期不擊匈奴。

當初，衛青顯貴以後，平陽侯曹壽患惡疾回到封國，長公主問：“列侯當中誰最賢能?”左右人等都説大將軍衛青。公主笑着説：“他從我家長大，常常騎馬跟隨我，他又怎麽樣呢?”左右人説：“現在可尊貴無比了。”於是長公主便向皇后講了自己的意思，皇后又如實轉告，皇上便下令讓衛青娶了長公主，死後又合葬一處，修起的墳像廬山一樣。

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户；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户，并之二萬二百户。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爲特將者十五人，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説、蘇建皆自有傳。

大將軍衛青總計七次出擊匈奴，斬殺、俘獲敵五萬餘人。與匈奴一戰，便收復河套以南的地區，設置了朔方郡。再增加封賞，共計一萬六千三百户；封三子爲侯，每人一千三百户，共二萬零二百户。副將及校尉封侯者九人，特别派遣的將軍十五人，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説、蘇建都自有傳。

李息

李息，郁郅人也，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

李息，郁郅人，事奉景帝。到武帝繼位八年，升任材官將軍，駐軍馬邑；六年後，升任將

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

軍，率軍從代郡出擊匈奴；三年後，以將軍身份隨大將軍出擊朔方，都没有戰功。共三次擔任將軍職務，後來常常擔任外交官員。

公孫敖

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爲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失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凡四爲將軍。

公孫敖，義渠人，以郎官身份事奉景帝。到武帝繼位十二年時，任騎將軍，從代郡出兵，因兵卒戰死七千人，應依法斬首，贖罪後當了百姓。五年後，又以校尉身份隨從大將軍，封爲合騎侯。一年後，以中將軍身份隨從大將軍再次出擊定襄，没有戰功。二年後，以將軍身份出擊北地，落在驃騎將軍後面，貽誤戰機，應當處斬，贖罪後爲平民。二年後，以校尉身份隨從大將軍，無功。十四年以後，以因杅將軍之職修築受降城。七年後，又以因杅將軍身份再次出擊匈奴，到達余吾，因士卒傷亡過重，交官吏審判，當斬，裝死逃跑，躲藏民間達五六年。發現後，又被關押。因妻子犯巫蠱罪受牽連，滅族。共四次任將軍職務。

李沮

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内史爲强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强弩將軍。

李沮，雲中人，事奉景帝。武帝繼位十七年，以左内史官職擔任强弩將軍。一年後，又任强弩將軍。

張次公

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爲將軍，後坐法失侯。

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職務隨從大將軍，封爲岸頭侯。其後太后去世，任將軍，駐軍北軍。一年後，又隨從大將軍。共兩次任將軍，後犯法失去侯位。

趙信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侯。武帝立十八年，爲前將軍，與匈奴戰，敗，降匈奴。

趙信，以匈奴相國身份降漢，封爲侯。武帝繼位十八年，任前將軍，與匈奴交戰時，戰敗，又投降匈奴。

趙食其

趙食其，祋祤人。武帝立十八年，以主爵都尉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明年，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趙食其，祋祤人。武帝繼位十八年，以主爵都尉之職隨從大將軍，殺敵六百六十人。元狩三年，賜關内侯爵位，黄金百斤。第二年，任右將軍，隨從大將軍出擊定襄，迷失道路，應當處斬，贖罪爲平民。

郭昌

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

郭昌，雲中人，以校尉隨從大將軍。元封四

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駐朔方。撤軍後又出擊昆明，無功，奪去軍權。

荀彘

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用校尉數從大將軍。元封三年，爲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

荀彘，太原廣武人，因善於駕車，任侍中，多次以校尉職務隨從大將軍。元封三年，升任左將軍率軍擊朝鮮，無功，因扣押樓船將軍罪被處死。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户。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爲將軍者二人。

驃騎將軍霍去病總計六次出擊匈奴，其中有四次以將軍官銜出征，斬殺、俘獲敵十一萬餘人。渾邪王率衆數萬人降漢，開拓河西酒泉地區，西方匈奴入侵更加減少。去病四次受到封賞，總計一萬七千七百户。部下校尉軍官有功封侯的有六人，升爲將軍的二人。

路博德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封邳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强弩都尉，屯居延，卒。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官職隨從驃騎將軍，封邳離侯。驃騎將軍死後，博德從衛尉官職升任爲伏波將軍，擊敗南越，增加封賞。其後犯法失侯位。後任强弩都尉，駐屯居延，死在任所。

趙破奴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爲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爲浞野侯。後六歲，以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爲虜所得，遂没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

趙破奴，太原人。曾逃亡到匈奴，不久又返回漢朝，任驃騎將軍司馬。出擊北地，封從票侯，因獻祭祀用的酎金斤兩不足罪失侯位。一年後，任匈河將軍，出擊匈奴至匈河水，無功。一年後，俘獲樓蘭王，封爲浞野侯。六年後，以浚稽將軍率軍二萬出擊匈奴左王。左王與他交戰，以八萬騎包圍趙破奴，破奴被俘，全軍覆没。居匈奴十年，又與其太子安國逃回漢朝。後犯巫蠱罪，滅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爲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從衛氏興起，大將軍衛青首先受封爲侯，後來子孫有五人爲侯。二十四年後五侯都失去封國。征和年間，戾太子失敗，衛氏遂即滅亡。而霍去病弟霍光顯貴，另外有傳。

贊曰：蘇建嘗説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

贊曰：蘇建曾經責備衛青説："大將軍十分尊貴，而天下賢能的士大夫没有人稱贊您，願將

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方此意，爲將如此。

軍觀察古代名將招選賢士的辦法，多加勉勵自己!”衛青答謝說：“自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蚡招募了衆多賓客之後，皇上常常有切齒之恨。這種厚待士大夫、招徠賢者而擯棄不賢之人的做法，是人主的權力。人臣奉公守法盡職而已，何必去招士!”驃騎將軍也仿照此意審慎約束自己，衛、霍兩將軍的爲將之道就是如此。

漢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董仲舒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董仲舒，廣川人。年輕時研究《春秋》，漢景帝時爲博士。他在室内挂上帷幕，坐在帷幕後面講學，弟子們先入學的對後入學的傳授學業，有的學生竟然没有見過他。董仲舒三年不看園圃，精心鑽研學問到如此的程度。他的進退儀容舉止，不符合禮儀的不做，學士們都尊他爲老師。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

漢武帝繼承帝位以後，下令薦舉賢良文學先後一百多位，董仲舒作爲賢良回答皇帝的策問。

制曰：

漢武帝策問道：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我繼承了先帝最崇高的地位和最美好的德行，要永久傳下去，延長到無窮盡的未來，這項任務巨大而且職守重要，所以我從早到晚都没有時間來享樂休息，長久地思考一切事情的原委，惟恐有不周到的地方。因此廣泛地邀請各地的豪傑俊才，郡守、國王、諸侯公正地推選出來的賢良、修德、博學的才士們，我想知道治國大道的綱要，安民理論的最高原則。現在大夫們卓然作爲賢良的首選，我認爲這很好。大夫們要精心思考，我很想知道和要問的如下。

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没，鐘鼓管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

聽説五帝三王治理國家之道，是改革制度，創作樂章，因而天下安定，後來的百位國王也都同樣這麼作。虞舜的樂以《韶》樂最美好，周朝的樂以《勺》最優美。聖明的君王死後，鐘鼓管弦的聲音依然存在，可是大道衰微，逐漸變壞到桀紂那樣的所作所爲，王道大大地敗壞了。這五百年中間，遵

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呼！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守舊制度的國君和當權的士人，想學習先王的法制來輔助當時政治的很多，可是都没有扭轉過來，而且王道還一天天走向滅亡，一直到後來的王興起了，這種没落的趨勢纔得到制止。難道是他們所信奉的有錯誤，而失掉了道的傳統嗎？還是天命就是這樣，不是人力所能扭轉的，一定要衍變到國家危亡以後纔停止呢？唉！所作的一切日夜勤勞，力求效法遥遠的古代，難道都没有作用嗎？那麽，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承受天命，他們的依據在什麽地方？災異變故，又是因爲什麽而發生的呢？性命的實際，或者夭亡，或者長壽，或者仁德，或者鄙陋，常常聽到這些名稱，可是没能透徹地明曉其中的道理。想用風俗教化的力量使命令推行；使刑罰減輕，奸邪改變；使百姓和睦安樂，政治開明。應該怎樣整頓政治纔能使甘露普降，百穀豐收，使四海之内的人民都受到德澤，連草木也得到滋潤？怎樣纔能使日、月、星三光完全不發生虧蝕，寒暑季節正常，能够得到天的福佑，爲鬼神所歆享？使德澤洋溢，擴大到國外，普及到所有的生命呢？

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别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大夫們通曉先代聖王的事業，熟悉風俗變化的道理，瞭解事物從發生、發展到結束的次序，而且你們研究高深道理的時間也很久了，希望把研究的成果明白地告訴我！要分清條理，不要籠統，不要混亂，提出的方案，也應慎密考慮。要是有不正直、不忠實、邪曲不守中道的官吏，你們大膽告訴我，决不會泄露出去，我親自拆看，希望你們不要有後顧之憂。大夫們儘管説出所知道的一切，不要隱瞞，我要親自看的啊！

仲舒對曰：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

董仲舒的對策説：

陛下發出有德的聲音和英明的詔書，尋求天命和情性的解答，這兩個問題都不是愚臣所能答覆的。我謹慎地按照《春秋》中的記載，考察前代已經做過的事情，來研究天和人相互作用的關係，情況是很可怕的呀！國家將要發生違背道德的敗壞事情，那麽天

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謂也。

就降下災害來譴責和提醒它；如果不知道醒悟，天又生出一些怪異的事來警告和恐嚇它；還不知道悔改，那麽傷害和敗亡就會降臨。由此可以看出，天對人君是仁愛的，希望幫助人君消彌禍亂。如果不是非常無道的世代，天總是都想扶持和保全他，事情在於君主發奮努力罷了。發奮努力鑽研學問，就會見聞廣博使才智更加聰明；奮發努力行道，德行就會日見崇高，而且越發成功，這些都是可以很快得到，并且是可以很快就有成效的。《詩經》上説：“從早到晚，不敢懈怠。”《尚書》中説：“努力呀！努力呀！”都是奮勉努力的意思。

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没，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管弦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絶。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

“道”就是由此達到治理國家的道路，仁、義、禮、樂都是治理國家的工具。所以雖然聖明的君王死了，可是他的子孫還能長久統治，安寧數百年，這都是禮樂教化的功效啊。君王在自己没有制作樂章的時候，就選用先代君王樂章中能適合當時社會的，用它來深入教化人民。得不到教化的實效，典雅、歌頌的樂也就做不成，所以君王功成名就以後纔作樂，用樂來歌頌他的功德。樂是用來改變民風，感化民俗的；樂改變民風容易，感化人民也有顯著的功效。所以，樂的聲音是從和諧的氣氛中發出，依據於感情，接觸到肌膚，深藏在骨髓。因此王道雖然衰微了，管弦之聲却依然流傳。虞舜的政治已經很久都没有了，可是流傳下來的樂頌還依舊存在，所以孔子在齊國能聽到《韶》樂。人君没有不希望國家安寧而憎惡危亡的，然而政治混亂、國家危亡的很多，這是由於任用的人不得當，言行舉止不符合治理國家的“道”，所以政事一天天衰敗下去。周代的“道”到了周厲王、周幽王時衰落了，不是“道”亡了，而是厲王和幽王不遵循這個“道”走。周宣王思念先代聖君的德行，復興久已停滯的事業，補救時弊，發揚周文王、周武王開創的功業，周代的“道”又燦爛復興起來。詩人贊美他，爲他作詩，認爲

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謬失其統也。

上天保佑他，爲他出生賢良的輔佐，後世稱頌周宣王，至今不絶。這是周宣王日夜不懈地做好事得來的。孔子説“人能光大‘道’，不是‘道’光大人”。所以治和亂、廢和興，都在於自己。世遭衰亂并不是天命不可挽回，而是由於人君的行爲荒謬，失掉了先王優良的傳統啊。

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争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

臣聽説受到天的尊重，天使他得到天下而成爲王的人，必定有人力做不到而自然達到的事情，這就是王者承受天命的憑證。天下的人都同心歸順他，就像歸順父母一樣，所以天感應到誠意，祥瑞就出現了。《尚書》中説：“白魚跳進王乘坐的船裏，有火覆蓋着王屋，變成了烏鴉。”這就是承受天命的憑證啊。周公説：“應得善報呀！應得善報呀！”孔子説：“有德的人决不會孤立，一定會得到幫助。”這都是積善累德的效果啊。可是到了後世，君主淫逸奢侈，道德衰微，不能治理人民，諸侯背叛他，殺害良民，争奪土地，廢棄道德教化，濫用刑罰。刑罰使用不適當，就産生了邪氣；邪氣聚積在下面，怨惡聚集在上面，上下不和，就會陰陽錯亂，妖孽滋生。這就是災害怪異發生的原因。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俫，動之斯和”，此之謂也。

臣聽説，命就是天的命令，性就是生來的本質，情就是人的欲望。有的人夭折，有的人長壽，有的人仁慈，有的人卑鄙，好比造瓦鑄金，不可能都是純粹美好的，由於社會治、亂的影響，所以人的壽命、品行是不一致的。孔子説：“君子的德行像風，小人的德行像草，風向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所以堯、舜實行德政，人民就仁慈長壽；桀紂肆行暴虐，人民就貪鄙夭亡。在上的人君教化在下的人民，下面的人民服從在上的人君，好像泥土放在模型裏，聽憑陶匠的加工；也好像金屬放在容器裏，聽憑冶匠的鑄造。《論語》中説：“使人民安定，人民就來歸順，使人民得到鼓舞，人民就會同心協力。”説的就是這樣的意思。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臣仔細考察《春秋》裏“春王正月”的意思，尋求王道的開端，得到了“正”。“正”次於“王”，“王”次於“春”。春是天的作爲。正是王的作爲。它的意思是說，君主上面奉承天的作爲，下面用來端正自己的行爲，“正”是王道的開端啊。可是，王者想有所作爲，應該向天去求到這個開端。天道最大的就是陰陽，陽作爲德，陰作爲刑，刑主殺，德主生。所以陽常常處在盛夏，把生育養長作爲自己的事；陰經常處在嚴冬，積聚在空虛不起作用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天是任用德教，不任用刑罰的。天使陽出現，在上面布施，主管一年的收成；使陰入內，在下面藏伏，時常出來幫助陽；陽没有陰的幫助，也不能使年歲獨自完成。從始至終陽是以完成年歲爲名的，這是天意啊。王者秉承天意來做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罰。刑不能任用來治理社會，就像陰不能用來完成年歲一樣。執政而任用刑罰，是不順從天意，所以先王没有肯這樣做的。現在廢除了先王掌管德教的官員，衹任用執法官吏來治理人民，這難道是先王任用刑罰的本意嗎？孔子說：“不進行教育就殺人，叫做暴虐。”暴虐的政治施用到下面，却想使德教普及到四海，這是難以辦到的啊。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内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

臣認真考察《春秋》講的“一元”的意義，“一”就是萬物的開始，“元”就是辭語中所說的“大”。說“一”是“元”，顯示了大的開始并且想正其根本。《春秋》深深地探究它的本源，原來却要從尊貴的人開始。所以做君主的，先正心纔能正朝廷，正朝廷纔能正百官，正百官纔能正萬民，正萬民纔能正四方。四方正了，遠近就没有敢不趨向於正的，而且没有邪氣摻雜在裏面。所以陰陽調和而風雨及時，萬物和諧而人民長育，五穀豐收而草木茂盛，天地間都受到恩澤，并呈現出非常豐富美好的景象，四海之内聽到君主的盛德都來稱臣，一切幸福的東西，可以得到的祥瑞，無不畢至，這就是王道完

矣。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并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成了。

孔子說：“鳳鳥不來到，‘河圖’不出現，我恐怕要完了吧！”這是他悲傷自己的德行可以招致這些祥瑞，却因爲自己地位卑賤而不能招來。現在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處在可以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了可以招致祥瑞的形勢，又有能招致祥瑞的資質，行爲高尚而恩德廣厚，才智聰明而意向美好，愛護人民而喜歡文士，可以説是有道義的君主了。然而天地没有感應，美好的祥瑞没有到來，這是什麼原因呢？大概是教化没有建立，没有把人民納入正道吧。萬民追逐利益，就好像水向下流一樣，不拿教化作他們的堤防，就不能制止。所以教化建立而奸邪停止，是因爲它的堤防完好；教化廢止而奸邪并出，用刑罰也不能制止，這是它的堤防壞了。古代的王者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坐朝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當作主要任務的。在國都設立太學進行教育，在縣邑設立縣學、鄉學實施教化，用仁來教育人民，用義來感化人民，用禮來節制人民，所以，雖然刑罰很輕，却没人違犯禁令，這是教化施行，習俗美好的緣故啊。

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

聖明的君王承繼亂世，他把亂世所遺留的一切痕迹都掃除掉，恢復教化，并且給以特别推崇。到了教化已經明瞭，習俗已經養成，子孫遵循推行下去，過五、六百年仍然不會衰敗。到周朝末世，君主非常無道，以致失去了天下。秦朝承繼周朝以後，不但没有更改，反而比周朝末年更加無道，嚴禁文學，不許私自藏書，摒棄禮義，甚至厭惡聽到禮義的話，他想把先王的道義完全毁滅掉，專門用自己放肆、苟且、簡陋的一套辦法來治理國家，所以做天子纔十四年，國家就滅亡了。自古以來，還没有像秦朝這樣用亂救亂，嚴重危害天下人民的。秦朝遺留下來的毒素像殘餘的火焰，到現在還没有熄滅，它使習俗薄惡，人民欺詐頑劣，抵觸抗拒，犯法亂德，腐敗達到如此嚴重的地步。

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禄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禄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孔子説："腐朽的木頭，不能雕飾啊；泥糊的墻，不能粉飾啊。"現在漢朝繼承秦朝之後，社會狀況就像朽木和泥墻，雖然想很好地治理它，却没有好辦法。法令一頒布，奸邪接着就發生，命令一下達，欺騙跟着就興起，好像用熱水去制止沸騰，抱着木柴去救火，衹會越來越糟，没有任何益處。譬如琴瑟的音不協調，嚴重的必須把弦折下來重新安裝，纔能彈奏；處理政事不行，壞得厲害的，必須破舊立新，纔能治理。應當重新張設琴弦而不改弦更張的，雖然有優秀技工也不能調理好；應當改革而不改革的，雖然有大賢人也不能整治好。所以漢朝得天下以來，常想好好治理，可是到現在還没治理好，問題就在於應當改革而没有改革。古人説過："站在潭邊羨慕别人捕到了魚，不如自己回去編織魚網。"漢朝臨政并且想把政事治理好，到現在已經七十多年了，不如回頭來進行改革，改革了就能好好治理，國家治理好了，災害就會一天天消除，福禄也就會一天天到來。《詩經》上説："適合於民，適合於人，接受天給予的福禄。"執政能適合人民，自然會得到天給予的福禄。仁、義、禮、智、信是五種恒久不變的道，這是王者應培養整飭的。這五種道能培養整飭好，就能得到天的保佑，鬼神也來贊助他接受祭祀，恩德就會普及到國外，擴大到一切生命。

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册之曰：

漢武帝看了董仲舒的對策認爲很不尋常，於是又策問大夫們説：

制曰：

策問説：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岩郎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

聽説虞舜的時候，虞舜常常在宫殿的走廊裏散步，没有什麽作爲，可是天下太平。周文王整天忙到日頭偏西，連吃飯的空兒都没有，天下也很太平。帝王治理天下的道，難道没有共同的條理，一貫的主張嗎？爲什麽安逸和勞苦有這樣大的差别呢？

蓋儉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

那些勤儉的帝王連黑色、黄色的旌旗也不製作。可是到了周朝，在宫門外築了兩座

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

觀望的臺，乘坐用玉裝飾的車，製造紅色的盾和玉石做的斧柄，朝廷裏排列着六十四人的舞蹈，到處響起歌頌的聲音。帝王的道，難道意旨不一樣嗎？有人說："良玉不需要雕琢，"有人說"没有文采就不能輔助德行，"兩種説法是不同的。

殷人執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秏矣哀哉！

殷朝人制定五種刑法來防止奸詐，用毀傷身體的辦法來懲戒邪惡。可是周成王和周康王放棄這些刑法四十多年，天下也没有犯法的。監獄空蕩無人。秦國使用這些刑法，殺死的人很多，受刑的人接連不斷，天下空虛，人口減少，真可哀呀！

烏乎！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唉！我晚睡早起，考慮先代帝王的法典，久久地思慮用什麽來適合至尊的地位，光大祖宗的事業，我認爲關鍵在於努力搞好農業，任用賢人。現在我親自耕種籍田爲農民做榜樣，鼓勵百姓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尊敬有德行的人，并且派出很多使者，絡繹不絕地去慰問勞苦人家，救濟没有父母、没有子女的孤獨的人，一切辦法都想到了，但并没有收到大的成效和美好的德行。現在陰陽錯亂，天地間充滿了惡劣的氣氛，許多生物得不到生長，人民陷在貧困的境地，廉潔的人和無耻的人混淆在一起，好人和壞人也分不清楚，得不到真實的情况，所以我廣泛地邀請了特别傑出的士人來請教，目的也許可以達到吧！現在大夫們等待詔命的有一百多人，有的談論當今的事情却不切實際，用古代歷史來印證不相符合，用現在的情況來考察又難於實行，難道是因爲受到文吏法令的牽累而不能任意發揮嗎？還是因爲學術的來源不同，所得的見解各異呢？每個人都可以盡意對答，寫在篇上，不要害怕主管官吏，闡明你們的意旨和方略，進行切磋研究，以符合我的心意。

仲舒對曰：

董仲舒對策説：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

臣聽説堯承受了天命，擔憂天下不容易治理，没有拿處在天子的尊位作爲歡樂，他誅殺、放逐擾亂國家的大臣，努力尋求賢聖

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

的人，所以得到舜、禹、后稷、卨、咎繇。有衆多聖明的人來幫助他提高德行，有許多賢能的人來輔助他恪盡職守，於是教化大行，天下太平，人民都安於行仁，樂於行義，各得其所，行動合乎禮義，從從容容地在正確的道路上前進。所以孔子説：“假如有王者，必須經過三十年，纔能實現仁政，”就是指這説的啊。堯在位七十年，就讓位給虞舜。堯死後，天下人民没有歸心於堯的兒子丹朱，却歸心於舜。舜知道不可逃避，於是即位做了天子，用禹做宰相，繼續任用堯所任用的人，繼承了堯的傳統和事業，所以垂衣拱手没有作爲，就使天下太平。孔子説“《韶》樂十分美，又十分善啊”，就是這個意思。至於商紂，違背天意，殘毁萬物，殺害賢良聰慧的人，殘害百姓。伯夷、姜太公都是當時的賢人，他們隱藏起來，不願出來做官。在職爲官的人，都逃亡到河邊、海濱。天下黑暗混亂，人民不得安寧，所以天下的老百姓都背棄殷紂王，擁護周文王。周文王順從天意治理萬物，以賢良有德的人爲教師并且起用他們，所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賢士都聚集在周的朝廷。仁愛施於人民，天下人都歸順他，所以姜太公從偏僻的海濱來投奔，後來做了周朝的三公。這時候，商紂王還在做天子，尊卑的次序混亂，百姓四散逃亡，周文王非常痛心，想讓人民過上安定的生活，所以他整天忙得日頭偏西還没時間吃飯。孔子寫《春秋》，先寫王作爲正，然後記載各種事情，這表現了在下位而有德行的所謂素王的文章。這樣看來，帝王的條理系統是一致的，但是勤勞和安逸不相同，是因爲所遭逢的時代不一樣。孔子説“《武》樂十分美，不够十分善啊”，就是這個意思。

臣聞制度文采玄黄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

臣聽説制度文采和黑色、黄色的裝飾，都是用來分别尊卑、區分貴賤和勸勉人們要有德行的。《春秋》是承受天命著述的，所以它首先制定的，就是改變曆法和衣服的顔

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

色，用這來順應天。那麽，宮室和旌旗的制度是有效法纔那様的。所以孔子説："奢侈了就不够謙遜，節儉了便簡陋。"節儉并不是聖人適中的制度。臣聽説好玉不雕琢，是因爲它的質地本來就滑潤美好，不需要再加以雕飾，這就好像項橐没有學習就能自己知道一様。可是普通的玉要是不雕刻，就不能成就美麗的花紋；君子不學習，就不能成就美德。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禄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説，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虚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内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

臣聽説聖明的君王治理天下，對年輕的就教他們養成學習的好習慣，對年長的就授給職位察看他們的才能。用職位和俸禄來培養他們的德行，用刑罰來禁止他們作惡，所以人民都懂得禮義而耻於觸犯他們的上級。周武王施行大義，平定殘賊，周公作禮樂來加以文治，直到周成王和周康王時的盛世，牢獄空虚了四十多年。這也是教化的感染和仁義的影響，不僅僅是毁傷身體的刑罰的功效。到了秦朝就不是這様，效法申不害、商鞅的辦法，實行韓非的學説，憎惡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貪污成風，并不是用禮義來教化天下。秦衹求名而不察實，行善的好人不一定能免罪，犯法的壞人也不一定就受到懲罰。所以百官都謊言欺詐，不務實際，表面上都表現出尊敬君上的禮貌，内心却懷着背叛君上的打算，弄虚作假來掩飾狡詐，追逐私利，没有羞耻；又總喜歡使用殘忍刻毒的官吏，無限制地徵收賦税，榨盡人民的財力，百姓四處逃亡，不能從事耕田和紡織工作，於是强盗到處起事。所以受刑的人很多，死的人一個接一個，但是做壞事的并没有停止，這是風俗教化所造成的。所以孔子説："用政法來教導人民，用刑罰來制裁人民，人民苟且地要求免受懲罰却不知道羞耻。"就是這個意思。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説

現在陛下統一了天下，四海之内没有不順服的。陛下廣泛地觀察，多方面聽取，儘可能地吸取群下的智慧，具備了天下的美德，崇高的德行顯耀普照，擴大到國外。遠

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達萬里的夜郎和康居悦服歸心，就真是太平到來的景象啊。但是恩德并没有施加到普通百姓身上，大概是您還没有注意到這個問題吧。曾子說："尊崇自己所聽到的道理，就高明了；實踐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於别的，在於對這些注意罷了。"希望陛下采用所聽到的道理，誠心誠意按那些道理去做，那麽，跟三王又有什麽不同呢？

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絶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

陛下親自耕種籍田來倡導農業，早起晚睡，爲人民擔憂，思念古代治世，用心尋求賢人，這也是堯舜的用心啊，可是没有得到賢人，這是因爲平時對於士人没有鼓勵勸勉的緣故。平時不培養人才却想尋求賢人，就好比不雕刻玉却要求玉有文采一樣。所以培養人才没有比辦好太學更重要的了，太學是産生賢士的地方，是教化的本源，現在各郡國的人都很多，可是有些郡國還没有應舉賢良文學策問、作對策的人，這就是因爲王道在那裏經常斷絶。臣希望陛下興辦太學，聘請高明的教師來教育培養天下的士人，經常考問他們而使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那麽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現在的郡守、縣令，就是百姓的老師和表率，是委派他們禀承君主的恩澤去宣揚教化的，師表不賢良，君主的仁德就得不到宣揚，恩澤就傳布不到下面。現在官吏既然没有教育人民，或者不實行君主的法令，暴虐百姓，和壞人狼狽爲奸，謀取私利，致使貧窮孤弱的人含冤受苦，流離失所，很不符合陛下的意願，所以陰陽錯亂，怨氣充滿，人民無法生活，在苦難中得不到救助，這都是郡守縣令們不賢明，纔造成這樣的現象啊。

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

郡守、縣令多數是出身於郎中、中郎，年俸二千石的大官的子弟選任郎官，又仗着有錢財，不一定賢明。而且古時候考核官吏的功勞，是按照做官是否稱職來區分的，不以在任時間的長短爲標準。所以才能小的人，雖然任職時間很長，還是小吏；有才能

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録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的人，雖然任職不久，并不妨礙他升遷爲輔佐大臣。所以有職守的官吏，都竭盡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努力做好工作，争取立功。現在却不是這樣，官吏們積累時間就可以得到高位，日子一久，就可以升官，所以廉潔和無耻混淆，好人和壞人不分，真正的賢才就無法得到。臣愚蠢地認爲讓各位諸侯、郡守、二千石各自選擇他們管轄下的官吏和百姓中的賢才，每年薦舉兩人，用他們在皇宫中值宿守衛，而且還可以拿這件事來觀察大臣的能力，如果薦舉的人賢能，就給予獎賞；要是薦舉的人不好，就加以懲罰。如果像這樣，諸侯、二千石官都盡心尋求賢才，天下有才能的人就可以得到，授給他們官職加以任用了。遍得天下的賢人，那麼三王的盛世也就容易做到，堯舜的聲名也就可以趕上了，千萬不要用做官時間的長短來計算功勞，實際考察官吏的賢能是上策，衡量了才能以後再授給官職，考察了德行以後再確定職位，那樣，廉潔和無耻待遇不同，好人和壞人就能够區别了。陛下給臣恩惠，寬恕臣的罪過，教臣不要害怕主管官吏，使臣能够切磋研究，臣不敢不傾吐自己膚淺的見解。

於是天子復册之。

制曰：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

於是天子又提出策問。

漢武帝策問道：

聽説“善言天的，一定能找到人事來印證，善説古的，一定能在現實中得到證明”。所以我問你們天人感應的關係，往上贊美唐堯虞舜，往下哀悼夏桀商紂，看到這些漸漸滅亡和逐步昌盛的道理，我要虚心改正錯誤。大夫們明曉陰陽的變化和作用，熟悉先代聖王的道術和事業，可是你們的文章并没有把這些充分表達出來，難道是你們對當代的政務有什麼疑惑嗎？有些道理没有系統整理和完整表達，大概是由於我不聰明，或是聽話會迷惑吧？三王的教化，最初各不相同，却都有不足，有人説道是恒久不變的，這兩種説法意思難道有什麼不同嗎？現在大

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夫們既然已經寫出了大道的最高原則，陳述了治理亂世的方法，希望你們再說詳細些、深刻些、周到些。《詩經》上不是說："君子呀，不要苟且安息，神是聽着你的，幫助你獲得大福。"我要親自看你們的對策，大夫們要努力闡明你們的見解。

仲舒復對曰：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

董仲舒又對策說道：

臣聽《論語》上說："有始有終的，祇有聖人啊！"很榮幸地承蒙陛下的恩惠，留心聽取我們這些接受過傳統學問的臣子的意見，又頒下高明的册書，切合其中的意義，并且徹底地研究聖德，這不是愚臣的能力所能詳細陳述的。先前臣所上的對策，有些道理缺乏系統整理和完整的表達，辭句不清晰，意旨不明瞭，這都是我淺陋的罪過。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

策問中說："善言天的，一定能找到人事來印證；善說古的，一定能得到現實的證明。"臣聽說，天是萬物之祖，所以天對萬物普遍地覆蓋着、包含着，没有偏頗。天造作日、月、風、雨來調和萬物，通過陰、陽、寒、暑來生育萬物。所以聖人效法天建立道，也是廣施仁愛而没有一點私心，布施恩德和仁愛來厚待百姓，設立義理和禮制去引導人民。春季是天用來生育萬物的，仁是人君用來愛護百姓的；夏季是天用來滋長萬物的，德是人君用來養育人民的；秋霜是天用來誅殺萬物的，刑法是人君用來懲罰罪犯的。由此說來，天和人的驗證，是從古至今的道理。孔子作《春秋》，上度量天道，下驗證人情，參看於古代，考察於今時。所以《春秋》所譏諷的，就是災害所侵犯的；《春秋》所憎惡的，就是怪異所觸及的。孔子寫出了國家的過失和災異的變化，從這裏可以看出人們行爲的好和壞，是和天地相通并且互相感應的，這也是談天道的一種看法。古時候設立掌管教導訓化的官，職責是用德和善來教化人民，人民大受感化以後，天下常常没有一個人在監獄裏。現代廢棄這種制度，没法教化人民，因此人民都不知道行義

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

而死於追逐財利，所以違法犯罪的人就多了，一年之内，坐牢和訴訟的人竟有成千上萬。由此可見，古時候的法度是不能不采用的，所以《春秋》遇到改變古代制度的事情就加以譏諷。天的命令叫做命，這個命不是聖人不能照着去做；生來的本性叫做性，這種性不是教化不能完成；人的欲望叫做情，這種情不用法度不能加以節制。所以做君王的，上面很謹慎地奉承天意來順從天命；下面必須教化人民，使人民能够完成他們的性；建立應該遵循的法度，分清上下尊卑的次序，來防止貪欲；做好這三件事，國家的根本就奠定了。人承受了天命，本來是超群的，和其他生物不同。在家裏有父子兄弟之親，在外面有君臣上下的名分，大家聚會相遇，就有尊敬老人和分别長幼的規範，有明確的禮節相互接待，歡欣地有恩德地互相親愛，這就是人可貴的地方。種植五穀作爲食物，播種桑麻用來做衣，飼養六畜，駕牛騎馬，圈豹檻虎，這就是人得到天的靈氣，比萬物可貴的表現。所以孔子説："天地所生，人是最可貴的。"人們明白了天性，就知道自己比萬物可貴；知道自己比萬物可貴然後知道禮義；知道禮義，然後注重禮節；注重禮節，然後安心處於善道；安心處於善道，然後樂於遵循道理做事；樂於遵循道理，然後叫做君子。所以孔子説"不知道命，不可以做君子"，就是這個意思啊。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巨，故聖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

策問説："往上贊美唐堯、虞舜，往下悲悼夏桀、商紂。看到這些漸漸滅亡和漸漸昌盛的道理，我要虚心改正錯誤。"臣聽説積少就能成多，積小就能成大，因此聖人無不是積累暗淡的微明而達到光明，從微賤的地位一步步地達到顯貴的。所以堯由諸侯而升爲天子，舜從在深山中耕種興起，都不是一天而尊顯的，是逐漸達到的。話由自己説出，就不能再去堵塞；行爲由自己做出，也無法再來掩蓋。言和行是治理國家最重大的條件，君子之所以能感動天地的也是言行。

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以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并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

所以積小成大，謹慎注意細微的行爲就會著名。《詩經》上說：“這文王啊，小心翼翼。”所以堯戰戰兢兢地每天實行他的治國之道，舜小心恐懼地每天盡他的孝道，做的好事積累多了，自然名聲顯達，德行彰著，自身也受人尊重，這就是漸漸昌盛的道理。積善在自己身上，就好像人日漸長大而自己不覺察；積惡在自己身上，好像燈火消耗油一樣，人也不容易看出來。不是明曉情性和洞察世俗情況的人，誰能够懂得這種道理呢？這就是唐堯、虞舜得到美名，夏桀、商紂却使人傷痛恐懼的原因。善或惡的行爲所得到的結果，好像影子跟隨着人形，回響跟隨着聲音。所以桀、紂暴虐怠慢，讒惡的人都受到進用，賢良智慧的人都隱藏起來，於是桀、紂的罪惡一天比一天顯著，國家也一天比一天混亂，可是他們却依舊安然怡得，自以爲如太陽在天空一樣，終於逐漸敗壞以至於毀滅。那些殘暴不仁的君主，并不是一下子就滅亡的，也是慢慢造成的。所以桀、紂雖然無道，都還在位十多年，這就是慢慢地衰微以至滅亡的道理啊。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

策問說：“三王的教化，效法的各不相同，而且都有不足，有人說道是永久不變的，這兩種說法用意有什麼不同嗎？”臣聽說享樂而不至於淫亂，反復實行而不厭倦的叫做道；道是萬世都没有弊端的，出現弊端是由於違背了道。先王的道一定有偏頗不能實行的地方，所以在政治上也時有昏暗而行不通的，舉出它的偏向，補救它的弊病就行了。三王的道雖然效法不同，可并不是相反的，都是爲了補救過失，扶助衰敗，之所以有所不同，是因爲遇到的環境發生了變化。所以孔子說：“無所作爲而能治理國家的，就是舜呀！”舜僅僅改變了曆法，改换了車馬、祭牲、服裝的顏色，來順承天命罷了，其他完全遵循堯的治國之道，爲什麼要改變呢！所以王者衹改變制度的名稱，没有改變道的實質。可是夏代注重忠，殷代崇尚敬，

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周朝尊崇文的原因，是因爲朝代更替時，前代有過失存在，爲了補救，應當這樣做。孔子説：“殷朝根據夏代的禮制，有所增減，這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根據殷朝的禮制，有所增減，也是可以知道的；其他承繼周朝興起的，雖然經歷了百世，這也是可以知道的。”這就是説，百王所用的就是忠、敬、文這三者。夏朝沿襲虞舜，却獨獨不説增減，是因爲夏朝和虞舜的道是一樣的；夏崇尚的忠和虞舜是相同的。道的根本來自於天，天不變，道也不變，所以禹繼承了舜的道，舜繼承了堯的道，三位聖人互相傳授，遵守一個道，没有救弊的措施，所以不説他們對道的增減。由此看來，繼承治世的，他們的道是相同的；繼承亂世的，他們的道是要改變的。現在漢朝承繼大亂之後，應當減少周朝的文而用夏朝的忠。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僅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虚，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於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

陛下有聖明的德和美好的道，痛心世俗的衰薄，悲傷王道的不明，所以選舉賢良方正的士人，議論考問，打算興起仁義的美德，闡明帝王的法制，建立太平的治國之道。臣愚昧不肖，叙述曾聽到的，背誦曾學過的，説的是老師教的道理，僅僅能够不忘記罷了。至於議論政事的得失，研究社會的興盛和貧弱，這是大臣輔佐的職事，三公九卿的責任，不是臣下仲舒所能知道的。但是臣私下有感到奇怪的問題。古時候的天下也就是現在的天下，現在的天下也就是古時候的天下，同是一樣的天下，古時候天下太平，上下和睦，習俗美好，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没有奸邪，民間没有盜賊，牢獄空空，没有犯人，人主的恩德滋潤了草木，普及到四海，鳳凰飛來了，麒麟出現了，拿古時候的情況來衡量現在，怎麼相差那麼遠呢？有什麼錯誤致使衰落達到這樣的地步？我想也許是違背了古代的治國之道吧？也許是違背了天理吧？嘗試考察過去的事情，追溯到天理，或許可以看出一些問題吧？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

天對生物是分別給予的，給予利齒的就

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争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産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羡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與民争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争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

不再給角，給予翅膀的就衹給兩隻脚，也就是接受了大的，就不能再取小的。古時候領取俸禄的，就不靠體力勞動來吃飯，也不謀取工商之利，這也是接受了大的，不能再取小的，和天意是相同的。假如已經得到了大的，又去取小的，天還不能那樣給予，何况是人呢？這就是人民紛紛愁苦衣食不足的原因啊。那些受君主寵愛身居高位的人，家中衣食飽暖并且享有優厚的俸禄，依仗富厚的資産和勢力，在下面和百姓争利，老百姓怎麽能和他們比呢？所以那些人使用衆多的奴婢，擁有衆多的牛羊，擴大他們的田地住宅，擴充他們的産業，增加他們的積蓄，致力於這些而且没有止境，壓迫百姓，使百姓感到驚懼，百姓天天受到剥削，漸漸走向窮困。富人奢侈浪費，窮人窮急愁苦；窮人窮急愁苦而處在上位的人却不救濟，就會民不聊生；民不聊生，百姓就會連死都不怕，又怎會害怕犯罪！這就是刑罰繁多，奸邪却不能禁止的原因啊。所以享受俸禄的人家，應該衹食俸禄就算了，不應當和百姓争奪謀利的産業，這樣利益就可以平均分配，百姓也可以家用充足。這是上天的理，也是古代的道，天子應當效法定爲制度，大夫應該遵守實行。所以公儀子在魯國做宰相時，回到家裏看見妻子織帛，非常生氣，趕走了他的妻子；在家裏吃飯，吃到自家園裏種的葵菜，氣憤地把園裏的葵菜拔了，説："我已經有了俸禄，還要奪種菜人和織布女的利益嗎？"古時候的賢人君子做官的都是這樣，因此人民都尊敬他們的德行，聽從他們的教化，人民受到他們廉潔的感化，就没有貪婪卑鄙的行爲。到了周朝末年，卿大夫就不大講求禮義而急於求利，失掉了謙讓的風氣而有争田的訟事。所以詩人憎惡、諷刺他們説："高高的那座南山啊，山石是那樣叠積；赫赫有名的師尹啊，人民都在瞻望着您！"做官的人心向仁義，人民自然就愛好仁義，風俗也就善良；做官的人好利，人民也就不正直，

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

風俗就會敗壞。由此看來，天子和大夫，是人民仰望、效法的榜樣，是遠方的人遥望着模仿他們，怎麽能够處在賢人的地位却去做出平民的行爲呢？那些忙着謀取財利，常常擔心窮困的想法，是平民的意向；忙着尋求仁義，時常憂慮不能教化人民的打算，是大夫的思想。《周易》上説：“背着東西又坐車，招致强盗的到來。”乘車是説處在君子的地位，負擔東西是小人的事情，這就是説，處在君子的地位却做出庶人的行爲，他的禍患一定會到來。如果處在君子的地位，做君子應當做的事，那麽，除了像公儀休在魯國做宰相那樣，就没有别的可以做的了。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説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春秋》推重統一，這是天地永恒的原則，是古今共通的道理。如今老師所述的道理彼此不同，人們的議論也彼此各異，諸子百家研究的方向不同，意旨也不一樣，所以處在上位的人君不能掌握統一的標準，法令制度多次改變，在下的百姓不知道應當怎樣遵守。臣認爲凡是不屬於六藝的科目和孔子學術的學説都一律禁止，不許它們同樣發展。邪僻的學説消失，然後學術的系統可以統一，法令制度就可以明白，人民也知道服從的對象了。

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粤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吴，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粤有三仁。桓公决疑於管仲，寡人决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吴乎？繇此言之，粤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

對策結束後，漢武帝任命董仲舒爲江都相，輔助易王。易王劉非，是漢武帝的哥哥，平素很驕横，喜歡勇武。董仲舒用禮義扶正易王，易王很敬重他。過了一段時間，易王問董仲舒説：“越王勾踐和大夫泄庸、文種、范蠡密謀攻打吴國，後來終於滅了吴國。孔子説殷紂王有三位仁人，我認爲越王勾踐也有三位仁人。春秋時的齊桓公有疑難的事讓管仲解答，我有疑問請您解説。”董仲舒回答説：“臣愚昧不能解答您提出的問題。我聽説春秋時魯國國君魯僖公問魯國大夫柳下惠：‘我想攻打齊國，怎麽樣？’柳下惠説：‘不行。’他回家後面有憂色，説：‘我聽説攻伐别的國家不問有仁德的人，國君想攻打齊國爲什麽問我呢！’柳下惠衹不過被詢問罷了，尚且感到羞愧，何况是設謀詐降來攻打吴國呢？由此説

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

來，越國根本没有一位仁人。仁人端正他的義却不謀取私利，闡明他的道却不計較自己的功勞，所以在孔子的門徒裏，即使是尚未成年的兒童也羞於談論五霸，因爲五霸推崇欺詐武力不注重仁義。越王君臣不過是實行不正當的詐術罷了，所以不值得孔子的門徒談論。五霸比其他諸侯賢明，可是和三王相比，就好像似玉的石塊和美玉相比一樣啊。”易王説：“講得好。”

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説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董仲舒治理國家，是用《春秋》記載的災異變化來推究陰陽錯行的原因，所以求雨時，閉陽縱陰，他止雨時就閉陰縱陽。這種祈雨止澇的方法推行到江都全國，没有不隨心所欲的。後來，董仲舒被廢爲中大夫。在這之前，遼東郡祭祀漢高祖的高廟和漢朝皇帝祭祖的地方長陵高園殿先後發生火災，董仲舒在家裏推論天降火災和人世的關係，奏章草稿寫好了没有上呈。主父偃來探望董仲舒，私自看了奏章草稿，他平素就嫉妒董仲舒，便把奏章草稿偷走，上交給漢武帝。漢武帝召集了很多儒生，讓他們看董仲舒的奏章草稿。董仲舒的學生吕步舒不知道這個奏章草稿是他老師寫的，認爲非常愚昧。於是漢武帝把董仲舒交官問罪，判處死刑，漢武帝下詔赦免了他。董仲舒從此便不敢再談論災異變化。

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争，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産業，以修學著書爲事。

董仲舒爲人廉潔正直。當時漢朝正用兵周邊少數民族，公孫弘研究《公羊春秋》的水平不如董仲舒，可是公孫弘迎合世俗，掌握大權，位至公卿。董仲舒認爲公孫弘奉承諂媚，公孫弘嫉恨董仲舒。膠西王劉端也是漢武帝的哥哥，爲人特别放縱，凶殘蠻横，多次謀殺朝廷派去的二千石官。公孫弘就跟漢武帝説：“衹有董仲舒可以擔任膠西王相。”膠西王劉端聽説董仲舒是有名的儒家大師，待他還比較尊重。董仲舒害怕時間長了會遭到不測之罪，就以年老有病爲由辭職回家了。董仲舒共計做過江都、膠西兩國的相，都是輔佐驕横的諸侯王，他以身作則爲下屬做表率，多次上疏直言規諫，制定教令頒行國中，他所在的江都、膠西兩國國都均治理得很好。到了去官歸家後，他根本不管家庭産業，衹是埋頭誦讀，專心著書。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董仲舒養病在家，朝廷如果討論重大問題，就派使者和廷尉張湯到他家徵詢他的意見，董仲舒的解答都有根有據。從漢武帝初即位，魏其侯竇嬰和武安侯田蚡先後做丞相，開始推崇儒學，到董仲舒對策，推尊宣揚孔子，抑黜百家。設立管理學校的官吏，州郡舉薦茂材孝廉，都是從董仲舒開始的。董仲舒老年在家裏壽終。後來他家遷往茂陵縣，他的兒子和孫子都憑學問做了大官。

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董仲舒的著作，都是闡明儒家經學意旨的，加上奏疏教令，總共一百二十三篇。解說《春秋》記事的得失，及《聞舉》、《玉杯》、《蕃露》、《清明》和《竹林》之類的文章，還有幾十篇，十多萬字，都流傳到了後世。我挑選其中切合當今社會和朝廷的内容寫在文章裏。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吕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顔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贊曰：劉向稱贊："董仲舒有做君王輔佐的才幹，即使是伊尹、吕望也不能超過他，管仲、晏嬰之輩，是霸主的輔佐，怕是不如他吧。"劉向的兒子劉歆認爲"伊尹、吕望是聖人的伴偶，王者得不到他們就不能興起。所以顔淵死了，孔子説'噫！天滅亡我。'衹有顔淵一人能和伊尹、吕望相比，至於宰我、子貢、子游、子夏等人就不能列入聖人之偶的行列了。董仲舒遭逢西漢承接秦朝焚滅學術之後，《六經》分崩離析，於是他下帷發憤鑽研，潛心經學大業，使後來的學者對儒家學説有了系統一致的認識，成爲群儒的首領。可是考察他的師友淵源，看他們彼此間的影響，董仲舒還趕不上子游、子夏，却説管仲、晏嬰不如他，伊尹、吕望超不過他，這種看法是不對的。"劉向的曾孫劉龔則是善於確當評論人物的君子，他認爲劉歆對董仲舒的評價是恰當的。

漢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司馬相如傳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也，更名相如。以訾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説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吴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説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虚之賦》。

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

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爲不得已而强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娱。"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少年時好讀書，還練習擊劍，取名犬子。相如學業完成，仰慕藺相如的爲人，改名相如。用家資買了個郎官，奉事漢景帝，任武騎常侍，但這并不是他的愛好。恰巧景帝不喜好辭賦，這時候梁孝王來京朝見皇上，齊郡人鄒陽、淮陰人枚乘、吴縣人嚴忌先生等游説之士隨同來京，相如一見就喜歡他們，藉有病辭去了官職，旅居梁國，得到和儒生們住在一起的機會，相如與許多儒生和游説之士交往了幾天，於是寫下了《子虚之賦》。

遇上梁孝王去世，相如返回家中，家中貧窮，無事可幹。他一向與臨邛縣令王吉相好，王吉説："長卿多年在外求官不大稱心，你可到我這兒來。"於是相如前往臨邛，居住在城外的旅舍裏。臨邛縣令假獻殷勤，每天去拜訪相如。相如開頭還接見他，後來聲稱有病，讓隨從辭謝王吉，王吉更加謹慎恭敬。

臨邛城中富人多，卓王孫有家奴八百人，程鄭也有幾百人，兩人便互相稱説："縣令有貴賓，我們得辦酒食宴請他一下。一并邀請縣令。"縣令已經來到，卓氏賓客以百計算。到了中午，請司馬長卿，長卿托言有病不能前往，臨邛縣令不敢嘗一嘗飯食，親自去迎接相如。相如不得已，勉强前往，滿座的人都傾慕他的風采。酒興正濃時，臨邛縣令捧着琴上前説："我私下聽説長卿喜愛這個，希望能彈彈使自己快樂快樂。"相如推謝了一下，給彈奏了一兩支曲子。這時卓王孫有個女兒叫作文君，剛死了丈夫，喜愛音樂，因

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户窺，心説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貣，猶足以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盧。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耻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

此相如假裝與縣令相敬重，而用琴聲挑逗她。相如到臨邛來，車馬隨行，舉止大方甚爲俊秀；及至在卓氏家中飲酒、玩琴，文君私自從門縫中偷看他，心中歡喜而仰慕他，擔心不能配得上。彈琴結束，相如便使人重賞文君侍者以此向她轉達私衷。文君夜間逃出家中私奔相如，相如於是與文君趕着車馬急返成都。家中空空，惟有四面墻壁直立。卓王孫大發脾氣説："女兒不成才到了極點，我不忍心殺死她，但絶不分給她一個錢！"有的人勸説王孫，王孫始終不聽。文君過了很長時間心中不快，説道："長卿衹管和我一同前往臨邛，從弟兄中借貸也足以維持生活，何至於讓自己困苦到這個樣子！"相如與文君一同來到了臨邛，把車馬統統賣了，買了一個酒店做起酒生意來，他讓文君坐在爐前賣酒，自己親自穿上牛鼻圍裙和奴婢及雇工們共同操作，在市中洗滌酒器。卓王孫聽説後認爲是奇耻大辱，爲此閉門不出。兄弟和長輩們輪流前去勸説王孫説："你衹有一兒兩女，所缺的不是錢財啊。如今文君已經委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本爲厭倦作官，雖然家貧，那個人的才能是可以依靠的，況且又是縣令的客人，爲什麼偏偏如此相辱呢！"卓王孫不得已，分給文君家奴一百人，錢一百萬，還有她出嫁時的衣裳、被褥和錢財、物品。文君便與相如回到成都，置買田地房屋，成爲富人。

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説。其辭曰：

過了不久，蜀郡人楊得意任狗監，服侍漢武帝。漢武帝讀《子虛賦》，極力稱贊，説到："偏偏我不能够和這個人同時啊！"得意説："我的同鄉司馬相如稱這賦是他作的。"皇上大驚，便召見詢問相如。相如説："有這回事。然而這是寫的諸侯之事，不值得一看。請允許我作天子游獵之賦，賦作好後進獻。"皇上答應了他，讓尚書發給了他書寫的毛筆和木簡。相如以"子虛"爲空言虛語，是爲了稱説楚國之美；"烏有先生"，是爲了替齊詰難楚國；"亡是公'，爲無此人，是爲了闡明作天子的道理。因而憑空假藉這三個人寫成文章，用以推想天子諸侯在苑囿游玩打獵的情景。那篇文章結束，歸結到"節儉"二字，想以此勸諫天子。進獻給天子，天子大爲高興，他

的文章寫道：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姹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

楚國派子虛出使到齊國，齊王派出所有的車馬與使者一起去野外打獵。打獵回來以後子虛便去拜訪烏有先生，爲這件事情誇口，這時亡是公也在子虛這裏。大家分賓主坐定之後，烏有先生問："今天野外打獵高興嗎？"子虛回答說："很是高興"。"捕捉的獵物多嗎？""不多。""收獲不多爲什麽還這樣高興呀？"子虛回答說："我高興的是齊王原本想向我炫耀齊王的車馬衆多，而我却反過來向他誇講楚國跨長江的大澤雲夢澤的雄偉壯觀。"烏有說："能講給我聽聽嗎？"

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罔彌山。掩菟轔鹿，射麋格麟，鶩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遍睹也。又烏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言之。'

子虛說："當然可以，齊王親自率領精選的千車萬馬精兵强將到海濱去打獵，當時，士卒們分散列隊在草澤的各個角落，滿山遍野撒下了捕捉野獸的羅網。野兔撞入獵網，飛奔的鹿被車輪壓死，角麋被箭矢射殺，雄麟被倒提着一隻腿拉着。狩獵的千車萬馬飛奔在海濱的鹽灘上。獵殺的飛鳥野獸的鮮血將車輪染成紅色。獵殺了很多的鳥獸，齊王沾沾自喜地誇耀自己打獵的本領。齊王回過頭來對我說：'你們楚國也有如此富饒的平原，廣闊的草澤地供狩獵取樂嗎？你們楚王到野外狩獵規模與我相比如何呀？'我跳下車來對齊王說：'臣是楚國最微鄙的小人物，見識極少，有幸在宮中當了十多年的侍衛，時常跟隨楚王出游打獵，打獵的獵場多在後苑，苑中各處有的地方去過，有的地方看都没看過。從來没有見過後苑的全貌，又怎能描述外澤的情況呢？'齊王說：'既然是這樣，你就把你所看到的和聽說的情況大概地說說吧！'

"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睹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律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

"我對答道：'好吧！臣聽說楚國有七個大草澤，而我衹見過其中的一個，其他六個都没見過。而且臣下我所見到過的這個草澤是特别小的一個，名字叫雲夢。這個草澤周邊九百里，草澤中有山巒。這些山，山勢紆迴曲折，高峻雄偉，高矮不齊犬牙相錯，群山之中日月時隱時現。山峰高矮交錯，高

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黄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耀，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珉昆吾，瑊玏玄厲，碝石武夫。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穹窮昌蒲，江離蘪蕪，諸柘巴且。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析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濕則生藏莨蒹葭，東蘠雕胡，蓮藕觚盧，奄閭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夫容蔆華，内隱巨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毒冒鱉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豻。

峰直上青雲，山脉連綿不斷伸向遠方，與江河相連。大地土壤有朱紅、石青、赤土、白土、雄黄、石灰、錫、碧玉、金、銀，五顔六色光彩炫耀照人，色彩相雜互相交錯，好像龍鱗泛光相雜。山石有赤色紅玉、美玉有玫瑰、琳球、美石有珉石、昆吾、似玉的瑊玏，黑色可以磨刀的玄厲、白如冰，半有赤色似玉的碝石，赤地白紋，色蘢葱不分明的碔砆石。雲夢澤東部有生長蕙草的園圃，其中生長着蘅、蘭、白芷、杜若四種香草，還有穹窮、昌蒲、江離、蘪蕪、甘蔗和芭蕉等植物。雲夢澤的南部是平原廣澤，地勢上下不平多斜坡，澤域寬廣，以長江爲邊緣，以巫山爲界限。澤的高處乾燥的地方生長着馬藍草、薺草中的菥草、蔏草中的苞草、似蒲的荔草，當歸、香附子、青蘋草。低窪潮濕的地方生長有藏草、莨草、蘆葦、水蔞、菰米、觚盧、奄閭草、蕕草。許許多多的植物在這裏生長數都數不過來。雲夢澤的西部有涌出的泉水和清澈見底的水池。湍急的流水不停地激蕩流動。巨石、白沙隱現在池中。池中還存活着神龜、蛟鼉、玳瑁、鱉黿。雲夢澤的北部有茂密的森林和參天的大樹，有楩樹、楠樹、枕樹、樟樹、桂樹、椒樹、木蘭樹、黄蘗樹、山梨樹、河柳樹、山楂樹、黑棗樹和栗子樹，以及橘子和柚子的果實香氣四溢。在雲夢澤的樹林中，樹上有美麗似鸞鳳的鵷鶵、孔雀、鸞鳥，有舒臂輕柔在樹間善於騰跳的猿猴、有築巢於絶壁高樹上的野干。樹下有白虎、黑豹，有似狼的蟃蜒，似狐狸的貙和似野狗的豻。

“‘於是乎乃使剸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孅阿爲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蹵蛩蛩，轔距虚，軼野馬，轊騊駼；乘遺風，射游

“‘於是乎楚王就命令像剸諸一類的勇士們，不使用任何器械徒手與這些豺狼猛獸格鬥。楚王親自駕駛着馴服的四匹馬拉的戰車，坐着由美玉雕飾的轎車，摇晃着用大魚鬍鬚做旗穗的曲杆戰旗，擺動着鑲嵌着明珠的大旗。高高舉起干將鍛造的三刃戟，左手拿着有雕畫的烏號弓，右手握着夏代后羿氏箭囊中的硬利箭。車輿中有善於相馬的孫

騏，倏胂倩浰，雷動焱至，星流電擊，弓不虛發，中必决眦，洞胸達掖，絶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谻受詘，殫睹衆物之變態。

陽子伯樂陪乘。給楚王駕車的是給月神駕車的孅阿。駿馬按照節拍緩緩起步，還没跑起來就已經把靈健的野獸凌踏在脚下。似馬的怪獸蛩蛩被踢踏，善奔跑像騾馬的距虚被車輪碾壓。楚王的馬車超過野馬，駕車的駿馬踢踏到了良馬騊駼。騎乘日行千里的駿馬遺風，跨上游奔的黑花騏駿，在高速奔馳的馬背上開弓射箭，其勢如狂飆暴風，電閃雷鳴，其速如流星滑空。所射出的箭矢，没有射空的。箭箭必中獵物的眼眶，穿透野獸的胸脯腋窩，射斷連着心臟的血脉。被射殺的獵物像雨點一般從天上落了下來，鋪天蓋地將草地和山野都掩蓋住了。這時楚王纔有節奏地悠閑自得地緩步慢行。看着茂密濃鬱的叢林，觀看欣賞着勇士們的威武和野獸們被驚嚇得失魂落魄的慘景，將那些精疲力竭的野獸盡收囊中一網打盡。將被圍的百獸的變化，不同的神態盡收眼底一覽無遺。

“‘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鬱橈谿谷；衯衯裶裶，揚袘戌削，蜚襳垂髾；扶輿猗靡，翕呷萃蔡，下靡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之仿佛。

“‘於是嬌柔美麗的鄭國美女，身披細繒和細布衣裳，穿着麻布和淡素絹的衣裙，綴着各色的羅綺和垂挂着薄霧一般的輕紗。她衣裙上的褶子和衣服上的紋理就像許許多多深曲的溪谷。長長衣裳，揚起衣袖時衣服的下緣十分整齊有如刀削。揚起飛舞的長衣帶和上衣上如同燕尾般的服飾，十分合身，體態顯得婀娜多姿。行動時夾雜着衣服的摩擦聲。裙子的下擺輕撫着地上的蘭花香草，袿衣的長帶子飄飛起來輕輕地摩撫着車蓋上用羽毛做的車飾。用各色鳥羽做的飾物雜綴在秀髮上，用玉裝飾的絲繩纏結着。行踪縹緲，就像是神仙。

“‘於是乃群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上金堤，揜翡翠，射鵕鸃，微矰出，孅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枻，張翠帷，建羽蓋。罔毒冒，釣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

“‘楚王與衆美女們在蕙圃裏打獵，悠閑漫步低身行走在叢林中。登上堅如金石的江堤。用網捕捉翡翠鳥，射殺五彩羽毛的雉。射出短小的箭矢，放出纖細的絲繩。用絲綫繫短箭殺白天鵝，射殺的野鵝用絲綫連着拽回。被射中的鶬鴰掉到地上，赤黑色的鶴被箭射中。大家狩獵疲勞了，就在清澈的池水裏輕輕地划着小船。划着船頭畫着鷁鳥

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琅琅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外。

的天子乘坐的御船，船尾桅上高懸旌旗，划着木槳。船上張挂着用彩色羽毛做的帷幔和華蓋。用網捕捉玳瑁，用釣勾釣有紫黑色花紋的貝。敲打着鐃鈸一類的打擊樂器，吹奏着竹簫。船夫的歌聲時而流暢悦耳時而幽咽、嘶啞。水中的魚蝦蟲鱉受到驚嚇懼怕，使池水泛起陣陣波浪。泉水急涌掀起大波與清池中的水濤相匯合。波濤冲擊着岸上的巨石，滚下的石頭相互碰擊着，水石相擊發出礚礚的聲響。聲音大如雷鳴，在幾百里之外都能聽到。

"'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爲娱。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無以應僕也。"

"'狩獵結束後，楚王將起駕回歸時，命擊響六面鼓，點燃起熊熊的火把，戰車輜車魚貫而行，騎兵騎着駿馬排着整齊的隊伍，像流水一樣有次序地緩緩向前流動。於是楚王登上雲夢澤裏巫山下的雲陽臺。内心平静無事保持着泰然無爲的心態。用芍藥調和五味食物然後服用。不像齊王您整天受着車騎之勞的煎熬，馳騁在疆場。隨便將一些生肉切成塊，在輪間燒烤一下就吃了。而且您自己還以爲是一種樂事。以臣看來，齊王您恐怕不如楚王。'於是齊王對我所説的無話可説，默默無言。"

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况齊國，王悉境内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娱左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陼巨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

烏有先生説："先生這樣説就不對了，先生您不怕千里路遠光臨齊國，齊王調動國内士兵準備了許多車輛馬匹，陪同您楚國的使者出外狩獵，原本想竭盡全力捕捉大量的飛禽野獸來討好款待楚國的使者您，怎能説是向您誇耀呢？向您詢問楚國的地域中都有什麽豐富的物産，是想要瞭解楚國這樣的大國好的治國政策和業績以及先生您的宏韜大略。而今天先生您不但不稱贊歌頌楚王的仁厚的德行，反而極力大肆吹捧雲夢澤并以此爲驕傲。用過多的言語來宣揚過分的貪圖享樂反而暴露出侈靡的缺點，我以爲先生您的這種做法是不可取的。正像先生您所説的，這也未必是楚國的美德。您所説的這些事，如果確實是真的，確有其事，那先生您是在宣揚楚王的醜惡行徑。如果是假的，没有這

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丘，仿偟乎海外，呑若雲夢者八九，其於匈中曾不蔕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崒，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不復，何爲無以應哉！”

麼回事，是傷害了先生您的信義呀！宣揚君王的醜惡行徑，傷害了先生您自己的信義名節，兩者沒有一樣是可取的。而先生却這樣做了，這樣做必然會遭到齊國的輕視，也會給楚國帶來損害受到拖累。况且齊國東邊面臨大海，南面有著名的琅邪山，在成山上可以觀景游覽，在之罘山上可以射箭狩獵，在渤海灣可以航海漂蕩，在孟諸澤裏可以盡情地游玩。齊國的東北與肅慎爲鄰。東邊與日出的地方湯谷爲界。秋季時可在朝鮮半島的青丘狩獵。自由自在地雲游在四海之外。縱然像雲夢澤這樣的大澤有八九個，置於齊國境内，也就像芒刺或芥蔕呑於胸中一樣，不會有什麼感覺。至於説，各種各樣的奇珍異寶，千萬種珍禽野獸，就像魚鱗一般聚集在齊國，多的不可計算。就連大禹都説不出它們的名字，卨也計算不出它們的數目。然而齊王在諸侯的位置上，不敢隨便説游玩狩獵的歡樂和誇口苑囿的廣闊寬大。而且先生是被當作賓客請來，受到禮遇接待。所以齊王没有做任何回答，這哪裏是什麼無言以對呀！”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强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蕃，而外私肅慎，捐國隃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卑君自損也。

亡是公聽了他們倆的話後哈哈大笑，説：“楚國錯了，而齊國也不一定就對了。所謂天子要諸侯們交納貢品，并不是爲了得到財寶錢幣，而是要諸侯們前來陳述政務事宜。天子爲諸侯們劃出疆界，不是爲了防禦諸侯們，而是爲了防止諸侯們放縱自己越軌互相侵犯邊境。如今齊國作爲東方對中央起屏護作用的藩國，却對外與肅慎交往私通。離開本國疆土，超越它國邊境，跨海去狩獵，這種做法從道義和禮儀上來講是不符合諸侯的身份的。况且二位先生所講的都不是在説君臣之間的道義，不是在端正諸侯之間的禮儀。而衹是一味地在誇耀自己的君主游獵時的歡樂趣味，苑囿範圍廣闊無邊，互相爭强鬥勝，以奢侈荒淫爲傲，這種做法，不但不能够爲您的國家揚名揚威，提高榮譽名望，抬高你個人的名譽地位，反而却正好起

到了貶低了你的國君，破壞了你自己的名譽的作用。

“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霸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其内。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州淤之浦，徑乎桂林之中，過乎泱莽之野，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狹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彭湃，滭弗宓汩，逼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雲橈，宛潬膠盭，逾波趨浥，莅莅下瀨，批岩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隊，沈沈隱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急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佪，翯乎滈滈，東注大湖，衍溢陂池。於是蛟龍赤螭，䱭鰽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魼鰨，揵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岩。魚鱉歡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黄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叢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駕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群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摇蕩，奄薄水陼，唼喋菁藻，咀嚼菱藕。

“而且齊楚兩國的這點事又哪裏值得您們這樣宣揚稱贊呢？二位先生可能從來没有親眼見過極盡豪華瑰麗令人驚心動魄的壯觀景色吧。難道先生們從來就没有聽説過天子的上林苑嗎？上林苑的東方與蒼梧郡相接，西方直達西極。苑的南方有丹水流過。紫淵水在上林苑的北方流過。灞水、滻水源於苑内，終於苑内。涇水，渭水縱穿上林苑而過，從苑外流入又從苑内流出。酆水、鎬水、潦水、潏水逶迤迴轉地在苑内盤旋流過。浩浩蕩蕩的八條河水在上林苑内分布流經。波濤洶涌水勢形態各有不同，向着東西南北向各自奔流而過。河水從樹木叢生的對峙的雙峰中流出，流經洲淤的涯浦，從桂樹林中穿過，越過廣闊的草莽原野。湍急河水沿着險峻的山勢奔流而下直奔山峽隘口。冲刷拍擊着巨大的山石，冲激着沙壅成的曲折河岸高坡。波濤滚滚，浪花飛濺，水流湍急，水擊石岸發出陣陣的轟隆聲。水勢澎湃洶涌，激起的旋迴水浪有如雲彩。水流曲折逶延，後浪拍擊前浪直瀉峽谷深潭。奔騰的河水冲刷着河底沙石，撞擊着石岸和河堤，奔騰的波濤，激揚起陣陣霧氣。水勢從高處流入深深的溝壑中後漸漸緩慢下來。發出的聲音也變的涓涓細小。而後，水勢深廣宏大，激蕩起砰磅訇礚的鼓怒的擊水巨響。涌浪翻滚如鼎中沸水。奔馳的水波擊起層層泡沫，迅速地旋轉着漂流向遠方。這時寂静寥闊的天空静静無聲河水安然而長往，然後流向無邊無際的廣浩的水域，水流緩慢流動形成一些漩窩，泛着白光的浩翰水面，向東流入大湖裏，湖滿後水漸漸溢出，聚集在湖邊的陂池和小湖裏。於是水中的蛟龍、無角的赤螭、似鱔的䱭鰽、漸離、鯰類中的鰅、花鰱中的鰫、大鮎魚中的鰬、黄頰魚中的魠、黄地黑紋魚皮有毛的禺禺魚、比目魚中的魼、鯢魚中的鰨都挺直背鰭，用力摇擺着尾

巴，奮然舉起雙翅。躲藏在深淵岩石下的魚鱉振奮高聲喧嘩，萬物聚集在一起。明月珍珠在江邊閃爍着。如玉的蜀石、黄色的碝石、水晶石堆積在一起，閃爍發出寶石般的光彩，聚集在水中。鴻、鷫、鵠、鴇四種鳥和駕鵝鸀鳿、鵁鶄、旋目、煩鶩、水鷄、鸃鵋、鵁盧這些水鳥成群結隊地漂游在水面上，自由自在地隨風漂蕩，隨波漂游出没無常。它們在水草中嬉戲。嘴裏時而叼着青藻，時而嚼着菱藕。

“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嶄岩參差。九嵕巀嶭，南山峨峨，岩陁甗錡，嶊崣崛崎，振溪通谷，蹇産溝瀆，谽呀豁閜，阜陵别隖，崴磈崣廆，丘虚堀礨，隱轔鬱𡾋，登降施靡，陂池貏豸。允溶淫鬻，散涣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揜以緑蕙，被以江離，糅以蘪蕪，雜以留夷。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稿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持若蓀，鮮支黄礫，蔣茅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

“這裏山高巍峨陡峭，險峻高聳入雲，山峰高矮不一。九嵕山雄偉險峻，終南山巍峨高峻，山峰傾斜險峻。山坡陡峭，山路崔巍崎嶇。因山間巨石而收斂的溪水，穿過山谷，形成了彎曲幽深的山間水潭，寬廣而空曠的澗谷。深山中的丘陵高坡和水中的島嶼都高峻崔巍不平，山勢起伏綿延，山坡下山勢漸漸趨向平坦。水勢緩慢，漸漸平坦而成爲陸地。平坦的水邊陸地全都平坦如築。苑中到處被緑色的蕙草、江離香草所鋪蓋，蘪蕪與香草留夷相間雜生，遍地生長結縷。叢生着深緑色的沙草。在廣袤無際的大澤地裏長滿了芳香的揭車、蘅蘭草及稿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持、若蓀、鮮支、黄礫、蔣茅、青薠等花草。芳草花卉蔓延在廣闊的大平原上，一片連着一片，廣布流衍，迎着微風摇擺，綻開的花朵散發出濃郁的芳香。大地上的青草鮮花散發出各種各樣濃郁的香氣，大澤處處都香氣四溢。

“於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芒芒怳忽，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呼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獸則庸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

“這時你縱覽四周極眼觀望，眼前一片茂盛輪廓不清茫茫不明狀况。向前望去一眼看不到邊，仔細測察根本找不到邊際。清晨太陽從東方的大沼澤地裏升起，黄昏時太陽在西方的山陂地上落下。苑的南方，在寒冷的冬天裏草木也能生長，泉水噴涌出地面，激起陣陣波浪。苑中的野獸有犡牛、旄牛、貘、牦牛、水牛、駝鹿、麋鹿、赤首、圜題、窮奇、象、犀牛。苑的北方，盛夏時節大地封凍地裂，提着衣裳踏着冰就能過河，

這裏的野獸有麒麟、角端、騊駼、駱駝、蛩蛩、野馬、良駒和驢騾等。

“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夷嵕築堂，累臺增成，岩突洞房。頫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龍蚴蟉於東箱，象輿婉僤於西清，靈圄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磐石裖崖，嶔岩倚傾，嵯峨嶕嶫，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磷，赤瑕駁犖，雜臿其間，晁采琬琰，和氏出焉。

“在苑中遍山連谷地多處修建了離宮、行宮、別墅，高大的回廊聳立在大地上，多層的樓閣彎曲紆回相連。雕有花紋的房椽，鑲嵌着玉石的瓦當。有寬可乘輦車回環如織絲的閣道，環繞的長廊行走一日也走不到盡頭，途中需要住宿休息。鏟平高山的山頭來修築廳堂，層層的樓臺累疊，內室幽深，從上向下望去，深奥不見地面，向上攀摸房椽可以摸到天。流星從宮中的小門內閃過，彎彎的彩虹橫架在窗外的欄栅上。青龍盤行在東廂房，象駕的車輿悠閑慢步在西廂房。衆仙人閑居在清閑的館舍中。偓佺仙人在正房的南檐下舒服地曬着太陽，甘甜的泉水從净屋中流出。通流的川水從中庭流過。巨石重密累叠在池岸上的山崖。低處的岩石陡峭險要。高處的岩石高大險峻，高聳的山岩險峻陡峭紋理有如人工削刻。玫瑰、碧琳珊瑚聚集叢生，如玉的瑉玉岩分布廣大，氣勢磅礴，紋理斑然如鱗。赤紅色玉石，色彩斑駁錯雜，雜亂錯落在山崖之間。著名的美玉晁采、琬琰與和氏璧都出於上林苑。

“於是乎盧橘夏孰，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揚翠葉，扤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巨野。沙棠櫟櫧，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頻并閭，欃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楙，攢立叢倚，連卷欐佹，崔錯癹骫，坑衡閜砢，垂條扶疏，落英幡纚，紛溶萷蔘，猗柅從風，藰莅芔歙，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柴池茈虒，旋還乎後宮，雜襲累輯，被山緣谷，循阪下隰，

“盧橘、黄柑、橙子、楱子、枇杷、小酸棗、海棠、沙果、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葡萄、常棣、唐棣、荔枝各種水果，星羅棋布地遍長在後宫裏，按序排列種植在北園，綿延到丘陵地帶，向下伸達到平原地帶。翠綠的樹葉不停地搖擺，紫色的樹幹搖動不定，地上盛開着紅花，樹上的紅花向下怒放，光彩相照，映紅大地。沙果樹、橡、櫧樹，樺樹、楓樹、銀杏樹、黄櫨樹、石榴樹、椰子樹、檳榔樹、棕櫚樹、欃檀樹、木蘭樹、豫樟樹、女貞樹這些樹長得高千仞，樹大好幾個人張臂合抱纔抱得過來。樹上的枝葉茂盛伸展開來，碩大的果實挂滿枝頭。樹木叢生在一起相互簇立着，樹枝相互屈曲交錯或相背而生。枝條錯雜盤行而生，枝幹相撫或相互抗衡或互相扶持而生長。樹枝四

視之無端，究之亡窮。

布，飛落的花瓣隨風飄落。草木茂盛隨風飄舞婀娜多姿。陣風吹來有如打擊樂和絲竹樂演奏出的美妙聲音。苑内樹木參差不齊，環繞着後宫。山緣峽谷被茂密的樹木所覆蓋，漫山遍野，順着山勢，沿着溪谷，從山坡到川澤全是茂密的樹木，一眼望不到邊。詳細察考無窮無盡。

“於是乎玄猨素雌，蜼玃飛蠝，蛭蜩玃猱，獑胡豰蛫，栖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隃絶梁，騰殊榛，捷垂條，掉希間，牢落陸離，爛漫遠遷。

“苑中黑色的雄猿猴、白色的雌猿猴，長尾猴、大母猴、鼯鼠、蛭、蜩、玃猱、獑猢、豰蛫居住生長在樹林裏，或高聲長吼或低聲哀鳴，動作矯健敏捷地上下歡跳，在樹上嬉戲玩耍。群獸越過斷橋，跳過奇狀的樹叢。抓着垂下的樹枝，蕩悠在空間，它們或分散或聚集亂跑亂跳自由自在。

“若此者數百千處，娱游往來，宫宿館舍，庖厨不徙，後宫不移，百官備具。

“像這樣的地方在上林苑裏有幾百上千處。任其到處無拘無束嬉戲游玩。行宫别館内都可以留宿歇息，御膳房和厨師也不用來回搬動，後宫中的妃嬪也不用往返遷移，行宫裏齊備。

“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爲阹，泰山爲櫓，車騎雷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别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蒙鶡蘇，絝白虎，被斑文，跨野馬，陵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推蜚廉，弄解廌，格蝦蛤，鋋猛氏，羂要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虚發，應聲而倒。

“秋去冬來，天子在圍場中狩獵。天子乘坐着用象牙鑲鏤裝飾車輅的車輛，駕着由六匹戴着玉飾的駿馬拉着的馬車，摇曳着綴飾五彩羽毛好似霓虹的旌旗，揮動着畫有熊虎長飄帶如雲氣的大旗，車隊前有驅駕着蒙了虎皮的車開道，虎皮車之後有游車作前導。由善於駕馭車輛的人駕車，由善於騎乘的大將參與駕車。天子的衛隊横隊排列行進。出列在闌校四周之中，天子的儀衛隊中傳出敲嚴鼓聲，於是狩獵者開始縱情奔馳。獵場以長江、黄河爲圈界，以泰山爲望樓。戰車與騎兵跑起來，聲似雷霆，驚天動地。先後分散開去追逐禽獸。沿着山崗，順着川澤滿山遍野都布滿狩獵的人與車馬。生擒貔豹這樣的猛獸，搏擊豺狼，手捉熊羆，脚踏野羊。勇士們頭戴鶡尾羽毛裝飾的帽子，以白虎皮爲褲子，穿着有虎豹紋皮子的上衣，騎上野馬，登上層層叠嶂的山峰頂，下到山阪不平山坡。不畏艱險，跨過山谷，趟過河流。排弄蜚廉，戲弄獬豸，格殺猛獸蝦蛤，

用短矛刺殺猛氏，用繩索絆取神馬要褭，箭射封豕。箭不隨便射出，射必中頸穿腦，箭無虚發，獵物應聲倒下。

“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倏敻遠去，流離輕禽，蹵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游梟，櫟蜚遽。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

“這時，天子乘車按節拍緩慢徘徊，遠望士兵、家丁們的進退，觀看將校們應變的狀態。然後由慢漸快地步步靠近，突然向遠去。用網將輕捷的飛鳥罩住，使它們困苦挣扎而無法逃脱。用脚踐踏幼獸，用戰車衝擊白鹿，迅速捕捉狡猾敏捷的兔子，速度快的超過雷電，把閃光甩在身後。追逐野獸追出了宇宙之外。拉開名弓蕃弱，搭上神箭白羽，射向四處游走的狒狒，旁擊神獸飛遽。先選中肥胖的野獸而後放箭，先説出要射中的部位，箭離弦上，一箭射中要害，野獸應聲倒斃。

“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猋，乘虚亡，與神俱，藺玄鶴，亂昆鷄，遒孔鸞，促鵕鸃，拂翳鳥，捎鳳凰，捷鴛鶵，揜焦明。

“然後，天子乘戰車高舉旌旗節鞭有如上游於天空，乘風登上虚幻的宇宙天空，與天上的神仙同在，脚下踩踏着黑鶴，衝亂了䴂鷄的行列。追迫孔鸞，迫促鵕鸃，擊打翳鳥，竿擊鳳凰，捉捕鴛雛，掩捉焦明。

“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揜乎反鄉，蹷石關，歷封巒，過雉鵲，望露寒，下堂棃，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閵轢，騎之所蹂若，人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𠜱，驚憚讋伏，不被創刃而死者，它它藉藉，填坑滿谷，掩平彌澤。

“道路走到了盡頭，纔駕車回還，逍遥而又安閑地步行，由天而降到苑的最北方纔停止。一直往向前，又迅速按原路返回。踏過石關經過封巒、雉鵲兩觀就可以看到露寒觀了。再向下去到堂棃宫，到宜春宫歇息。向西騎馬跑向宣曲，在牛首池裏持槳划着鷁之舟。登上龍臺觀，在細柳觀裏休息，觀看讀書人和作官的人的辛勤勞作和成果，平均分配打獵所得的收獲。被士卒車輛所踐踏輾軋，被騎兵所蹂躪，被人們所踩踏，那些疲憊不堪、因驚恐懼怕而趴倒不能動的，不是被刀劍利刃所殺死的野獸，滿山遍野縱横交錯，填平了大坑，堆滿了山谷，掩蓋住了平原，填滿了大澤。

“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倡，萬

“天子這時用游戲來放鬆精神，在上干昊天的高臺上擺上酒席，在廖廓的宇宙擺上樂器，敲擊千石大鐘，架立起懸挂萬石鐘的鐘架。竪立起有翠羽裝飾的大旗，擺上用鼉皮做的大鼓，演奏着陶唐氏堯的舞樂，聆聽

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闛鞈，洞心駭耳。荆吴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娱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

葛天氏的歌曲。千人合唱，萬人和呼，山崗被震動，山谷中的小河被激起波浪。巴俞宋蔡的音樂，淮南的《干遮》曲，文成縣人唱的滇歌，時而一起演奏時而交替演奏。鑼聲鼓聲一高一低迭起鐘聲鼓聲鏗鏘有力發出震耳的響聲。荆、吴、鄭、衛的歌聲、《韶》《濩》《武》《象》的音樂淫靡放縱没有節制音調，楚國的鄢、郢歌舞交雜進行。楚國的《激》《楚》、《結》《風》歌舞曲，雜戲藝人和矮小的人，狄鞮族的舞女，凡是能使人耳目歡悦的，音樂演奏在前，美麗的舞女獻舞在後。

“若夫青琴虙妃之徒，絶殊離俗，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嬽嬽，嫵媚孅弱，曳獨繭之褕袣，眇閻易以恤削，便姍嫳屑，與世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綿藐，色授魂予，心愉於側。

“像青琴虙妃一類的神女，脱俗不凡與衆不同，美麗漂亮高雅，盛妝美飾，精心修飾的髮髻，輕麗婉約，婀娜多姿的輕柔體態，身着純蠶絲的衣裳。寬大的單衣，長長的袖子，穿着裁剪十分得體的長衣，脚步輕飄，衣服婆娑生姿，在人群中迴轉，散發出陣陣清香。潔白的牙齒十分鮮明，笑容十分美麗動人。眉毛細長彎曲，微微流盼，這種美色真是勾心動魄，心傾神往。

“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爲農郊，以贍氓隸，隤墻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虚宫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爲始。’

“酒喝到一半，音樂正在演奏最歡暢的時候，天子突然惘然而思，好像失去了什麽地説：‘唉呀，這真是太奢侈了！我因爲没事幹虚度時日，順應自然季節在秋日裏去打獵。經常到此處來休息，擔心後代子孫日趨侈靡，沉湎在享樂之中，迷途而不知返。這絶不是教育後代創業繼承傳統的辦法。’於是馬上停止了酒宴，放棄狩獵，命令有關官員説：‘凡是可以開荒墾田的土地都要叫農民耕種，以此來贍養愛護百姓。推倒圍墻，填平溝河，使在山澤中靠此生活的百姓有了放牧和打柴的地方。在陂池中養魚鱉而不禁止捕撈，空着行宫别館而不聚集人衆。發放倉糧以賑濟貧民，補給没有吃的人，撫恤孤寡老人，存問孤獨，發布施德於民的號令。減輕刑罰，改革制度，更换服色，改革曆法，使全國的人都有一個新的開始。’

“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

“選擇良辰吉日守齋戒行沐浴，穿上上朝的服裝，坐着天子的車輿，舉起華麗的旌

游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戴雲罕，揜群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芔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

旗，敲響玉鈴，優游在以六經爲內容的苑囿之中，在充滿了道義的大道上奔馳，觀看閱讀在有六經之一《春秋》的林圃中，諸侯行射禮時要演奏《貍首》的樂章作爲節拍。天子行射禮時要演奏《詩經·召南·騶虞》的樂章爲節拍。效法舜之禮樂射玄鶴，揮舞干與戚。張開捕鳥的羅網，盡圍天下文人學士於天子周圍，以《詩經·魏風·伐檀》的悲傷感情來憐憫天下懷才不遇的才子。爲天子十分樂意接納像《詩經·小雅·桑扈篇》中的君子樂胥這樣的賢明才子而高興。在六經之一的《禮記》園中修飾儀容。在《尚書》圃中徘徊游觀。講述辯解微妙的《易經》之道，把苑囿中所有的珍禽奇獸全都放生，從此以後要多研究六經而不再做狩獵一類的事情。走進太廟，坐在明堂裏聆聽群臣自由陳奏國政的得失，所以全國百姓哪有不受恩惠的。這時天下百姓都十分喜悅，百姓跟隨潮流接受教化，很快就提倡道、親近仁義。廢除刑罰的器具，就能使德政興隆超過三皇，功績之偉大超越五帝。像這樣的狩獵纔是可喜的事呢！

"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

"假如成天地在野外奔馳，使精神和體力都受其勞苦，使車馬都受到磨損，馬匹和兵士都疲憊不堪。耗盡國庫的錢財，但并没有使人民得到恩惠和德政。衹顧自己的享樂，而不顧人民大衆的疾苦，爲貪圖野鷄、兔子的收獲却忘了國家的政要大事。這絶不是仁者所做的事。從這件事來看，齊國、楚國的做法，豈不是十分可悲的嗎？國土衹有千里，而苑囿就占去了九百里，這樣，土地得不到開墾，而庶民百姓就没有糧食可吃，然而諸侯的地位低下，却享受大國天子都認爲是十分奢侈的生活，我擔心百姓會被他的錯誤過失所坑害。"

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聽完這些話子虛與烏有二位先生，面容改變，悵惘若有所失，向後退了幾步，離開了坐席說："在下孤陋寡聞，不知有什麽應該忌諱的，今天聽到您的教誨，受益不淺，領教了。"

賦奏，天子以爲郎。亡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雲夢所有甚衆，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删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

賦成奏上，天子以他爲郎官。亡是公說天子的上林苑遼闊廣大，有山谷水泉和萬物，連及子虛說楚國的雲夢澤景物很多，誇奢靡麗，言過其實，况且不是禮義所崇尚的，因此節取它的要點，歸入正道給予記述。

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

相如作郎官幾年，適逢唐蒙奉命開通夜郎及西面的僰中，徵發巴郡、蜀郡的官吏士卒一千人，郡中又多派出幾萬人從陸路水道轉運糧食，拿戰時法處死違令的首領，巴、蜀二郡人民大爲驚恐。皇上得知此事，便派遣司馬相如責備唐蒙等，趁此告知巴、蜀二郡的人民，説明唐蒙的這些做法并非皇上的本意。檄文說：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鬥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

告知巴郡、蜀郡太守：蠻夷不服漢朝管轄，已有很長時間没有討伐了。他們時常侵犯邊境，使軍士將佐勞苦。當今皇上登位，存恤撫養天下，和睦安穩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在北方討伐匈奴，單于恐懼，拱手臣服，屈膝求和。康居等西域各國，派使臣携帶厚禮，進獻貢品，參加祭祀。軍隊指向東方，閩越被平定。安撫右方的番禺，南粤王派遣太子入朝。南夷的君主，西僰的大帥，經常效勞，貢獻朝廷，不敢懈怠，盼望早日歸附道義，想爲漢家效力，衹因路程遥遠，山河阻隔，不能親自致意。那些不順從的已經誅滅，而爲善的未曾受到獎賞，因此派遣中郎將前往使其歸服。徵發巴郡、蜀郡的士卒各五百人，藉以供奉禮品，警衛使者以防止發生意外，没有戰争之事，戰鬥之患。如今聽説有興兵之事，使年輕人感到驚恐，年高者心生憂患，郡中又擅自轉運輸送糧食物資，這都不是陛下的本意。應徵的人有的自殺，有的逃跑，這也不是臣民所應有的節操。

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仇。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

邊境郡縣的士卒，聽説烽火舉起，積薪燃燒，都拿上弓箭馳馬進擊，扛着武器奔向戰場，累得汗水直流仍然緊緊相隨惟恐落在人後。打起仗來撞擊利刃，冒着飛箭，爲了道義勇往直前，不向後退，人人懷着憤怒之心，簡直如報私仇一樣。他們難道喜死厭

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耻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生，非編入户籍的良民，而與巴郡、蜀郡不是同一個君主嗎？而是籌劃思考深遠，把國家的危難放在前面，樂意履行臣民的義務啊！過去有的人剖符封賞，分圭受爵，位至列侯，居住上等住宅，臨死爲後代留下尊貴的稱號，給子孫傳下封土，他們生前做事極爲忠敬，居官甚爲安逸，死後名聲延續無窮，功業昭著永不滅絶。因此賢人君子，以肝腦塗抹中原，拿血肉滋潤埜草也在所不惜。如今奉幣使到了南夷，即自相殘殺，有的逃跑受戮，身死而無美好的名聲，應當稱爲最蠢的人，耻辱涉及父母，被天下人所譏笑。人的度量差距難道不是很遠嗎！當然這也不僅僅是那些應徵的人的罪過，還在於他們的父兄往日教導不嚴，没有給子弟作出表率，人們没有操守不知羞耻，而風俗也不淳厚了。他們中的有些人遭受誅殺，不也是應該的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遍聞，檄到，亟下縣道，咸喻陛下意，毋忽。

當今皇上擔心使者和官員會像這個樣子，哀傷不賢的愚民也是如此，因此派遣誠信的使者把徵發士卒的事明白地告知百姓，趁此機會斥責那些不忠逃跑和自殺的蠢人，責怪掌管教化的三老與孝悌不教誨之過。當前正值耕種時節，特别慎重考慮不去煩勞百姓，已經親自面告郡旁近縣之人，擔心邊遠處所和溪谷山澤的人民不能普遍聽到，檄文到達之日，趕快下發到各個縣、道，普遍告知皇上的心意，希望不要忽視。

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莋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内臣妾，請吏，比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邛、莋、冉、駹者近蜀，道易通，異時嘗通爲郡縣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縣，愈於南夷。"上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

相如返回報告。唐蒙已經打通了夜郎，趁此開通去西南夷的道路，徵發巴、蜀、廣漢三郡的士卒，做工的幾萬人。築道兩年，道未修成，士卒多數死亡，耗費的錢用億來計算。蜀郡之民和漢朝當權者多數人説那對國家不利。當時邛夷和莋的長帥聽説南夷與漢朝交往，得到的賞賜多，多數情願成爲漢朝的臣國，請求給他們設置官吏，使與南夷同等待遇。天子詢問相如，相如説："邛、莋、冉、駹這些夷族靠近蜀郡，道路也容易開通，秦朝時曾經開通置爲郡縣，到漢朝建立後罷廢。現在如果又開通它，給設置郡縣，

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吕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卬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歡。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乃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莋、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牁爲徼，通靈山道，橋孫水，以通邛、莋。還報，天子大説。

勝過南夷。”天子認爲説得對，於是拜相如爲中郎將，持節出使西夷。副使有王然于、壺充國、吕越人，駕着四輛傳車，打算依靠巴、蜀二郡的官吏和財物來拉攏、收買西南夷。到達蜀郡，蜀郡太守及所屬官員都到郊界之上迎接，縣令親自背負弓箭在前面引路，蜀郡的人以此爲榮。於是卓王孫和臨卬的長輩都憑藉姻親關係到相如門下，奉獻牛肉和酒以討取相如的歡心。卓王孫感嘆不已，自以爲讓女兒匹配司馬長卿晚了，便分給女兒豐厚的財物，與兒子分得的均等。司馬長卿派人平定西南夷，邛、莋、冉、駹和斯榆的君長都請求臣服於漢朝。於是拆除舊的關隘，新關更加往外擴展，西到沬水、若水，南達牂牁邊界，開通靈山道，在孫水上架橋，用以連通邛、莋。返回報告，天子大爲高興。

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蜀父老爲辭，而己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群生沾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莋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

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絶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兹，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莋、西僰之與中國并也，歷年兹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强者不以

相如出使時，蜀郡年高者多數説開通西南夷没有用處，大臣也有人認爲是這樣的。相如想勸諫皇上，又想到本已建議在先，不敢背棄前言，便寫文章，藉與蜀郡父老談話的形式，自己質問對方，用以諷諫天子，且就此宣告其旨令，讓百姓知道天子的心意。他的文章説：

漢朝興起七十八年，恩德美盛已有六代，威武雄壯，恩惠深廣，澤及群生，充滿中外。於是派遣使者西征，荒蠻順流退讓，王風覆蓋之處，無不隨風偃倒。於是冉夷朝見，駹夷服從，平定莋都，撫恤邛都，占領斯榆，攻下苞蒲，車馬絡繹往返，將要東報朝廷，驅車到達蜀都。

地方上德望高的年長者和高級官員等二十七人，莊嚴地去拜見使者。寒暄畢，就進言道：“聽説天子對於夷狄，原則上是牽制它們不使斷絶關係罷了。如今使三郡的士卒疲勞，開通去夜郎的道路，至今三年，其功未成，士卒勞苦疲倦，萬民供應不能滿足；現在又接着開通西夷，百姓力盡，恐怕不能完成此業，這也是使者的牽累，私下爲你擔憂。況且邛、莋、西僰與中原并列，經歷的年代已多，記不清了。自古帝王，雖有仁德不能招來，雖有强力不能并吞，想來恐怕是

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

因其道路艱險遥遠大概不可能吧！如今分割編户之民的財物而令夷狄之人富足，使帝王所依靠的平民疲困而開拓無用之地，我們見識短淺，不知所説的對或是不對？”

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説。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

使者説：“爲什麽説這話呢？倘若像你們所説的，那就是巴、蜀之民没有必要改變原先那些類似夷狄的服裝習俗了。我總是不愛聽這種話。然而這個事情重大，因此不是旁觀者所能瞭解的。我的行程緊急，没有機會給你們細解釋了。請允許我給先生們粗略地陳述一下其中的情形：

“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大凡世間有異乎尋常的人才，然後纔有異乎尋常的事業；有異乎尋常的事業，纔有異乎尋常的功勛。異乎尋常，原本是平常的人見到之後以爲奇異的。所以説異乎尋常的東西開始出現時，衆民感到恐懼；及至它獲得成功，天下便平安了。

“昔者，洪水沸出，泛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决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兹。

“從前洪水翻騰，泛濫漫溢，人民趨高避低到處遷移，地面崎嶇不得安居。夏禹爲此憂愁，便堵塞洪水疏通江河，分散深水賑濟救災，從此水流向東方，歸入大海，天下永寧。當此費力之時，難道辛苦的祇有人民嗎？夏禹煩於思慮，親自參與勞作，手脚上磨出了老繭，腿上看不到肌肉，皮膚長不出汗毛。因此美好的功業顯於萬世，美名稱頌流傳至於今日。

“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説云爾哉！必將崇論谹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絶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

“賢明的君主踐履大位，難道僅僅瑣碎狹隘，拘泥於文字，牽涉於流俗，沿着古代的傳説和記載，討好當世、人云亦云嗎！必將有崇高宏大的議論，能够開創基業傳給後代，爲子孫萬世制定法度。故其能奔走趨赴而包容衆物，勤於思索而與天地并列。況且《詩經》中不是説過：‘普天之下，没有什麽地方不是王的領土；四海之内，没有哪一個不是王的臣民。’所以天地之内，八方之外，浸潤有餘，若有哪個有生命的東西没有受到滋潤，那是賢明的君主認爲耻辱的事。如今疆界之内，卿大夫之類，都得到了幸福，没有缺遺。而夷狄乃是習俗不同的地區，遼遠

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内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横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累號泣。内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爲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强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沬、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爽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絶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

隔絶，是流放叛逆的場所，那裏車船不通，人迹罕至，政治和教化尚未推行，前代遺留的懿美風尚還没顯露，接納它則在邊境上觸犯禮義，抛棄它則野蠻横行，肆意殺害他們的君主，顛倒君臣地位，尊卑等級混亂，父兄無罪被殺，孤兒淪爲奴隸，被抓被搶被關押的人們哭號泣涕。内向中原而怨，説：'聽説中原有最美的仁政，德政多而恩惠廣，人們没有不合適的處所，今日爲何偏偏遺棄了我！'踮起脚跟想念，猶如枯萎乾旱的草木渴望下雨，即使凶狠暴烈的人也會爲此垂下眼淚，何况當今皇上聖明，又怎能停止開通夷狄？所以向北面派出軍隊討伐强悍的匈奴，向南面派遣急馳的使者責問强勁的南越。派使者四面宣諭恩德，西夷和西南夷二方的君長像魚集上流，希望得到爵號的有幾億個。因此纔以沬水、若水爲關隘，拿牂牁作邊界，疏通去靈山的道路，在孫水的源頭架橋，開創道德的通路，流傳仁義的傳統，將要廣泛地施行恩惠，安撫和駕馭遠方，使疏遠者不被關閉，昏暗處有光明照耀，用以平息這兒的戰事，停止那兒的征討。遠近一體，中外安康，不是也快樂嗎？救助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尊奉皇帝的美德，扭轉末世的衰頽，繼承周代開國君主的事業，這就是天子的當務之急。百姓雖然勞苦，又怎麽可以停止呢？

"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

"况且帝王的事業本來就是從憂患開始而以安樂告終的。既然如此，那麽天命的徵兆，全在這裏。將要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禪，使車上的鸞鈴和協叮噹作響，讓音樂和歌頌之聲張揚，上與五帝同高大，下登三王之上。觀看者没看到手指，諦聽者没聽見聲音，好像焦明鳥已經翱翔在遼闊的天空，而張網捕鳥的人仍在注視着湖澤一樣。可悲啊！"

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并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

於是各位大夫茫然喪失了他們來時所抱的期望和進見時要陳述的意見，感嘆地一道稱頌説："確實啊漢朝的恩德，這正是我們

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所希望聽到的。百姓雖然勞倦，請讓我們以身作則，走在百姓的前面。”精神悵惘而移足後退，過了一會兒而告辭退出。

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

自那以後，有人上書告發相如出使時接受別人給予的金錢，被免去了官職。過了一年多，又被召見任爲郎官。

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

相如口吃却擅長寫文章。經常患消渴病。與卓氏結親，財産豐饒。因此他擔任官職，不曾願意參與公卿和國家之事，托言有病閑居家中，不羡慕官職爵位。曾經跟隨皇上到長楊宮打獵。這時天子正喜歡親自擊殺熊、野猪，驅馬追逐野獸，相如上疏勸諫。疏文寫道：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我聽説有的人類型相同而能力不同，所以論力氣稱烏獲，講敏捷言慶忌，談勇猛數孟賁和夏育。我愚昧，私下認爲人確實有這種情形，獸類也應該如此。如今陛下喜愛登上險要的地方，射擊猛獸，突然遇上特別厲害的野獸，在意料不到的地方使馬受驚，冒犯您清道的副車，乘輿來不及旋轉車轅，侍衛没機會施展技巧，縱然有烏獲、逢蒙那樣的技藝，才能得不到發揮，就連枯朽的樹木都可以成爲禍害了。就像胡人越人起兵於京城，而羌人、夷人也很接近，難道不危險嗎？即使絶對安全無災禍發生，然而這原本不是天子所應接近的地方啊。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虚，前有利獸之樂，而内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娱，臣竊爲陛下不取。

况且警戒行人，隨後前進，中斷道路，驅車而行，也時常出現銜在馬口中的鐵勒和横木折斷的事件。何况在繁茂的草叢中經過，到荒丘上奔馳，眼前有獵獲野獸的快樂，内心没有應付意外事變的防備，恐怕災禍也是不難發生的了！看輕帝王的尊位不以平安爲樂事，而以行進在萬一有危險的道路上爲歡樂，我認爲陛下不要這樣做。

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大概明察的人能遠見尚未萌芽的事物，聰明的人能在尚無形迹的情况下避開災禍，災禍本來大多隱藏在不易察覺的地方，發生在人們疏忽大意的時候。所以俗諺説：“家中積累千金，不在屋檐垂瓦下坐。”這話雖然説的是小事，却可以用來比喻大事。我希

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其辭曰：

登陂陁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岩岩深山之谾谾兮，通谷豁乎谽谺。汩淢靸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廣衍。觀衆樹之蓊薆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吊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絶。烏乎！操行之不得，墓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食。

相如拜爲孝文園令。上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其辭曰：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游。乘絳幡之素霓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修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爲幓兮，曳彗星而爲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猗抳以招搖。攬欃槍以爲旌兮，靡屈虹而爲綢。紅杳眇以玄湣兮，猋風涌而雲浮。

駕應龍象輿之蠖略委麗兮，驂赤螭青虬之蚴蟉宛蜒。低卬夭蟜裾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躩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顔。跮踱輵螛容以骫麗兮，蜩蟉偃寋怵臭以梁倚。糾蓼叫奡踏以艐路兮，蔑蒙踊躍騰

望陛下能留心詳審這些話。

皇上認爲寫得好。返回時路過宜春宮，相如獻賦，用以哀憫秦二世行爲的失誤。他的辭寫道：

登上傾斜不平的長山坡，一并進入宮殿重重嵯峨，憑臨曲江彎彎的碼頭，遠望南山層層參差。高聳的深山如此綿長，相通山谷深不可及。水流湍急倏息永逝，注入水邊廣闊的地域。觀衆樹茂密成蔭，看竹子片片成林。東奔流過土山，北渡淺流激石。欲停還停，憑吊二世。作事不謹慎，導致亡國失勢；聽信讒言不醒悟，宗廟被滅絶。唉呀！没有操行的人主，墳墓被污穢没有人修整，魂靈没有去處，没有人供奉。

相如被任命爲孝文園令。天子贊美子虛之事以後，相如見皇上喜愛仙道，於是説："上林之事并不够美，還有華麗的。我曾經寫作《大人賦》，尚未完成，請允許我寫成獻上。"相如認爲傳説的諸仙術士居住在山澤之間，形體容貌甚瘦，這不像是帝王的仙意，於是便寫成《大人賦》。他的賦寫道：

世上有天子在中州，廣宅萬里却不能停留。悲傷世俗如此狹隘，離開它輕裝而遠游。車駕紅旗飄舞踏上白色的霓，載着雲氣向上浮。建格澤星的光柱作長長的旗竿，繫攏光芒作旄旗的旄。垂挂着作旬始星旄旗的流蘇，拖着光尾的彗星作旄旗上裝飾的羽毛。那旗幟隨風翻摇拽杖，又猗昵而招摇。拿來天攙、天槍星讓它們作旌旗，披裹着彎彎的虹做的彩綢。紅靄杳渺而氤氲，應氣動而風涌雲浮。

駕飛龍乘象車行走逶迤，驅赤龍青虬游行蜿蜒。昂首曲頸恣意表現着驕傲，上下起伏騰挪翻捲。忽而凝步而静伫，忽而翹首釋放着尊嚴。進退踱步輾轉相隨，左顧右盼奔走相倚。糾纏着叫囂着踐踏着，不知道爲什麽又馳躍如狂蛟。吐氣間火閃電過，朗朗霧除豁然雲消。

而狂趭。莅颯屾歙猋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

邪絶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横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署衆神於摇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大壹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前長離而後矞皇。廝征伯僑而役羨門兮，詔岐伯使尚方。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后行。

斜渡東極而登上北極，与仙人相邀求。相互交往致意向西轉，又横過飛泉以向正東。全部徵集仙子而挑選之，安排衆神於北斗摇光。讓五帝作先導，摒退太一而用侍從仙人陵陽。左邊是玄冥右邊是黔雷，前面是長離後面是矞皇。僕役是仙人征伯僑、羨門高，吩咐岐伯去管理藥方。讓祝融警衛清道，廓清惡氣而後行。

屯余車而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娭。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輵以方馳。騷擾衝蓯其紛拏兮，滂濞泱軋麗以林離。攢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痑以陸離。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礨崴魁。遍覽八紘而觀四海兮，朅度九江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絶浮渚涉流沙。奄息葱極泛濫水娭兮，使靈媧鼓琴而舞馮夷。時若曖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宫兮，載玉女而與之歸。登閬風而遥集兮，亢鳥騰而壹止。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

集合我的車一萬乘，用五彩雲爲蓋立華麗的旗。讓句芒爲將領從行，我想去南方游戲。走過唐堯所在的崇山，走過虞舜所在的九疑，路途紛繁交錯，驅馳車乘雜沓驅馳。横衝直撞踏采紛至，無邊無際瀚漫淋灕。攢攏羅列而聚集，漫散流亂光怪陸離。直入雷淵聽隆隆雷聲，穿出鬼谷看山勢突嵬。遍覽八荒觀四海，盡渡九江越五河。經過火焱山又漂流於弱水，涉水江中沙洲也見過大漠流沙。源出葱嶺的河水供我嬉戲，讓女媧鼓琴河伯舞戚。這時像是暗時混濁，就召討雷神刑誅風伯、雨師。西望昆侖山渾惡不明，徑直飛馳向三危。推天門而入帝宫，載玉女而返回。登上閬風山遠遠的召集，像鳥一樣飛翔又整齊停止。在陰山低空盤旋折曲，我現在纔看見了西王母。皓然白髮戴玉簪住洞穴，也幸虧有三足青鳥爲她役使。一定如此纔能長生不死，雖能渡過萬世也不足喜。

回車朅來兮，絶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咀噍芝英兮嘰瓊華。僸祲尋而高縱兮，紛鴻溶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濞。騁游道而修降兮，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

回車離去，跨過不周山會食在幽都。吸露水餐朝霞，品嘗芝英和瓊華。仰首向上漸漸地高升，紛紛騰躍而急飛。穿過高空電閃的光影，渡過雨師的大雨狂疾。馳騁游車導車從天而下，留下迷霧遠遠而逝。迫於家中太狹隘，緩緩地向北出界一望無垠，把車騎

隘陜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峥嶸而無地兮，上嵺廓而無天。視眩泯而亡見兮，聽敞怳而亡聞。乘虚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存。

留在玄闕，讓先輩留在天北門，下看深遠不見大地，仰視寥廓不見天。目光眩暈看不見，聽力模糊無所聞。乘着虚無而游思遠遐，超越有無而獨存。

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説，飄飄有陵雲氣游天地之閒意。

相如進獻《大人賦》後，天子大爲高興，飄飄然有凌雲的氣概，好像有遨游於天地之間的意境。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

相如因病免職以後，居住在茂陵家中。天子説："司馬相如病得厲害，可派人去把他寫的書都取來，你現在去已經落在别人後面了。"派遣所忠前去時，相如已死，家中没有留下的書。問他的妻子，回答説："長卿原來不曾有書。他時常寫書，又時常被人拿去。長卿没有死時，寫了一卷書，説有使者來尋書時，就獻給朝廷。"他遺留下來的書札説到封禪的事，所忠進獻給天子，天子認爲此書奇異。他的書説：

伊上古之初肇，自顥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乎秦。率邇者踵武，聽逖者風聲。紛輪威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

遠古開天闢地之始，天生衆民。歷數歷代君主，直到秦。循着近世的遺迹，聽聽遠古的風聲。混雜紛亂，沉埋而不爲世所稱道的，不計其數。發揚正大光明，崇尚尊號美謚，封禪於泰山者可説有七十二君。没有誰施政善良而不興盛，誰逆行失德而能久存？

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厖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保而崇冠乎二后。揆厥所元，終

軒轅之前，時間極遠，事物邈茫，其間的詳情已無從知道了。五帝、三王由於《六經》典籍的記載和傳説，其遺風可知。《尚書》説："君主英明啊！大臣得力！"據此而論，君主没有哪個能比唐堯美盛，臣下没有哪個比后稷賢能。后稷在唐堯時創立功業，公劉在西戎得志，文王改革制度，至周極爲昌盛，實現太平之道，功業於是而成，以後雖衰頽微弱，千載没有惡聲，難道不是善始善終！然而没有别的緣故，不過是在開始時謹慎，在終結時小心地秉承遺訓罷了。所以規範簡易，容易遵奉；恩德深廣，容易富足；法度明確，容易仿效；基業承接順理，容易繼承。因此王業在成王時興隆，功績却

都攸卒，未有殊尤絶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甫，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羡，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溯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爾狹游原，迥闊泳末，首惡鬱没，闇昧昭晰，昆蟲闓懌，回首面内。然后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放龜于岐，招翠黄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兹，猶以爲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攘之道，何其爽與？

在文王、武王時造就。度量其始，竟於所終，没有特別突出和異乎尋常的事迹可以和漢朝相比較。然而還登上泰山和梁父山，建立顯貴的尊號，施加崇高的美名。大漢的恩德，像源泉一樣涌流，澤及遍地，廣被四方，像雲霧一樣散布，上通九天，下流八方。凡屬生物，皆被恩澤，和氣橫溢四方，武威烈焰奔騰，近狹之地游經根本，遠闊之處澤及枝葉，罪魁禍首皆已湮滅，夷狄之人見到光明，各種動物歡樂喜悦，回過頭來面向中原。然後畜養成群的珍貴的騶虞，攔截罕見的麋鹿怪獸，從庖厨選一莖六穗之米供給祭祀，拿長出雙角的野獸作爲祭品，在岐山之旁獲得周代放養的遺龜，在沼澤招來黄帝登仙時乘坐的神馬。至德與神明相通，仙人在閑館旅居，奇物變化莫測，卓越之才可以深究變化。敬佩啊，符光祥瑞至此，仍然以爲德薄，不敢講到封禪。周代時跳躍的魚兒墜落到船上，武王烘烤了拿它祭天，把它作爲符兆，是多麽微小啊，但是要是以白魚爲祥瑞去登上泰山，不是顯得慚愧嗎？周朝不可以封禪而去封禪，漢朝可以封禪而不封禪，争、讓差異多麽大啊！

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牟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液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况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嗛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群臣恧焉！或謂且天爲原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亦各并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説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

於是大司馬向皇上進言説："陛下仁愛撫育天下百姓，依仗道義征討不順，華夏樂意貢獻，蠻夷賫禮朝見，德同當初，功無與比，盛美的功業融和，符兆祥瑞多變，應期相續而至，不是第一次出現。想來大概是泰山和梁父山的壇場盼望皇上臨幸，欲加上尊號以和前代比榮耀，上天垂恩積福於下，要實行慶告成功之禮，陛下謙虚禮讓，不肯舉行封禪。斷絶天、地、山三神的喜悦，使王道的禮義闕失，群臣慚愧呀！有人説，况且天意誠然已經暗示，珍稀的符兆本來不可辭讓；假若辭讓它，就是泰山將無立表記的機會而梁父山無享受祭禮的希望了。况自古帝王如果都是與時而榮，帝位結束而祭祀斷絶，述説者還有什麽可以稱述於後代，而能説有七十二位君主封禪過泰山呢？德行修明

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絶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

而賜給符瑞，尊奉符瑞而行封禪，不算是苟進越禮。所以聖明的君主不廢封禪，而尊敬地禮奉土神，誠懇地謁告天神，在中岳刻石記功，以此彰明至上的地位，舒展隆盛的德行，顯露榮耀的稱號，承受豐厚的福禄，用以浸潤衆民。這種事美盛啊！天下的雄偉景象，帝王的宏大事業，不可減損呀！希望陛下辦得更加完備。然後彙集群儒見解，使他們得到日月餘光末焰的照耀以提拔他們的官職，施展他們的事業。因而兼天時正人事陳列封禪意義，校訂潤飾其文，作爲《春秋》筆法新的一經，將沿襲原有的“六經”而增爲“七經”，述之無窮，使萬代得以激發忠義之士，光大隱微之波，飛傳英華之聲，騰馳茂盛之實。以前的聖君之所以能够永遠保持他的美名而時常被贊頌，就在於這個緣故。應該讓掌故把封禪的禮儀呈奏給您觀覽。”

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

於是天子感動地改變了神色，説：“是啊，我來嘗試一下吧！”便改變想法，轉换念頭，總括公卿的議論，咨詢封禪的大事，作詩歌咏大澤的廣博，增廣符瑞的富饒。於是作頌説：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

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偏我，泛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

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偏我，泛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

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兹爾於舜，虞氏以興。

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兹爾於舜，虞氏以興。

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

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

宛宛黄龍，興德而升；采色

宛宛黄龍，興德而升；采色玄耀，炳炳

玄耀，炳炳輝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托寓，諭以封巒。

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禪肅然。

相如它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輝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托寓，諭以封巒。

翻開《六經》來看，天道和人道界限已經連接，上天和下民相互表達和諧。聖王的事業，兢兢業業，小心翼翼。所以説"興盛的時候一定要考慮衰亡，平安的時候一定要想到危險"。因此商湯和周武王居至尊之位，不失恭敬之禮；虞舜觀察星象，察看政事的得失。説的就是這回事。

司馬相如已死去五年，天子方纔祭祀地神。八年，遂先敬中岳之神，再封泰山，到梁父山，祭肅然山。

相如的其他著作，如《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没有采録，衹采録他在公卿大臣中特别知名的文章。

贊曰：太史公稱："《春秋》以微妙的言辭推求人事大義，《易經》以自然之微妙著明人事，《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至平民，《小雅》以己之得失非難政事，其流言至於王公大人。所以言詞的外表雖有不同，在符合道德標準上都是一致的。相如雖然多有虛構言詞和誇張説法，然而其要領歸結到一處，還在於提倡節儉，這與《詩經》的諷諫有什麼不同?"揚雄以爲他華麗的辭賦，鼓勵奢靡的言辭占多數，勸諫節儉的言辭不過百分之一，好像奔馳在淫靡的鄭、衛之聲中，曲終時纔奏雅樂，這不也是輕薄之戲嗎！

漢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説。

公孫弘，菑川國薛縣人。年輕時作過獄吏，因犯了罪而被免職。由於家中貧寒，在海邊放猪爲生。四十多歲時纔開始研習《春秋》及各家的雜論。

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移病免歸。

漢武帝剛剛即位時，招選賢良文學之士，此時公孫弘六十歲，以賢良文學的身份作了博士。他出使匈奴，返朝彙報，不合皇上的心意，武帝很生氣，認爲他無能，於是公孫弘上書稱病，免官回到故里。

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

元光五年，漢武帝再次徵選賢良文學之士，菑川國又一次推薦公孫弘。公孫弘推辭説："過去我曾西去入京，因爲無能被免職，希望另選他人。"但菑川國堅持薦舉他，於是公孫弘來到太常處。皇上下詔書策問衆儒生：

> 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

> 制書策寫道：聽説遠古時代政治完善，對罪犯的懲罰衹是在其衣帽上作出標志，讓他們穿特殊的衣服，而百姓竟不犯法。那時陰陽和協，五穀豐登，六畜繁衍，天降甘露，風調雨順，長出穀粒豐滿的稻子，出現了紅色的瑞草，山上覆蓋着密林茂草，湖澤也不乾涸。城郊湖澤中出没着麒麟、鳳凰，池沼中游弋着龜龍，河出圖，洛出書。兒子不會先父親而亡，弟弟也不會死於兄長之前。那時北至渠搜，南到交阯，衹要是車船能够到達、人能够走到的地方，一切生靈都各得其所。我很欽慕那個時代，現在如何治國纔能達到這種境界呢？諸位研習先聖的法

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

度，通曉君臣尊卑大義，議論起來很有見識，在當今都是很有名聲的，敢問諸位：天人之道，最根本的是什麽？吉凶徵驗，如何去預料呢？大禹、商湯時發生了水旱災害，他們的過失是什麽呢？應該用什麽方法來完善和協調仁、義、禮、智這四個方面？帝統的繼承延續、生死的變化無常、上天授命的徵兆，這一切的興與衰是如何發生的？天文、地理、人事的法則，正是諸位所研究的。請把你們認爲是論述全面，合乎正道的，詳細寫成文章，我將親自閲覽，不要有所隱瞞。

弘對曰：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逡；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由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

公孫弘回答説：

我聽説遠古堯、舜的時代，不重視爵位的封賞，百姓却努力向善；不崇尚施用嚴刑重罰，百姓却不輕易犯法，這是因爲堯舜自身行正，對待百姓有信義。衰亡的時代，重視封爵，厚加賞賜，百姓却并不因此受到勉勵而向善；施以嚴刑重罰，却不能制止邪惡的事情發生，這是因爲君王自身不正，對待百姓没有信義。必須對待百姓有信義，否則，豐厚的獎賞、酷烈的刑罰，也不足以鼓勵良善而禁止犯罪。因此，按才幹高低授予官職，官吏就能各掌其職而達到政治清明；不聽無用的議論，那麽事情就可以辦成；不做無用的器物，就可以減少賦斂；不耽誤農作之時，不損害民力，那麽百姓就能富裕起來；提拔有德行的人，貶斥無德的人，那麽朝廷就能够樹立起威信；提升有功的人，貶退無功勞的人，那麽群臣就不會競相争奪權位；犯罪的得到恰如其分的懲罰，那麽奸詐邪惡的事情就會被制止；賢良之人得到適當的獎賞，那麽官吏們就會受到勉勵。總括這八條，是治理百姓的根本方略。百姓各得其業就不會相争，使他們能各申其理就不會産生抱怨，待之以禮，百姓就不會有暴慢，愛民如子，百姓就會對皇上信任而親近，這些是作爲天子的當務之急。所以法度不違背義，百姓纔會信服而不叛離；所倡導的不有

違於禮，百姓纔會親附而不暴慢。所以，法制所懲罰的，也是義所不容的；提倡獎勵的，一定是禮所崇尚的。百姓信服的是禮義，如果賞罰都順應禮義，那麼百姓就不會犯法。遠古時代僅僅用“畫衣冠，異章服”這種象徵性的懲罰，便使得百姓不犯法，就是因爲那時一貫遵行禮義。

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説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

我聽説，志趣相投纔能相隨，聲音相近纔能相應和。現在皇上實行德政於上，百姓同心同德於下，因此同心同德便會志向一致，志向一致便會行動統一，行動統一便會有協調的言論，言論協調那麼天地之間的和合便會與之相應和。陰陽和協，風調雨順，天降甘露，五穀豐登，六畜繁衍，長出穀粒豐滿的嘉稻，生出紅色的瑞草，山林茂密，湖澤水滿，這些都是和協之至所産生的景象。身體協調不會生病，没有疾病便不會夭折，父親不會失去兒子，哥哥也不會因爲弟弟早亡而哭泣。聖王的恩德天高地廣，與日月同輝，於是吉祥的麒麟、鳳凰便出現了，郊外湖澤也會出現吉祥的龜、龍，河出圖，洛出書，遠方的國家無不欽慕，派遣使者，携帶着禮品前來臣服覲見，這是和協的頂點了。

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

我聽説，仁就是愛，義就是適於時宜，禮就是履行禮儀的精神，智慧則是治術的本源。興利除害，不論親疏而愛天下之人，稱爲仁。明辨是非，明斷可否，稱爲義。進退有分寸，尊卑有所區别，稱爲禮。獨攬生殺之權，開通堵塞之路，權衡輕重緩急，探討得失之道，使周圍及遠方的真實、僞詐之事都暴露出來，稱爲術。以上四條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則和方法，全都應制定實施，不可荒廢。掌握其要領，就會天下安樂太平，刑法雖設立，却因無人犯法而不使用；不能掌握這些方法，那麽皇帝就將受到蒙蔽，官吏就會作亂。這些事情的得失利害，是繼承、延續祖先業績的根本。

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

我聽説，堯那個時代有洪水之災，派大

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

禹去治理，没有聽説大禹治理天下時有水災。至於商湯時代的旱災，那是夏桀的餘孽造成的。夏桀、商紂實行惡政，受到天的懲罰；大禹、商湯行善積德，因此而稱王天下。由此看來，上天并無個人的親疏好惡，順應天德，便和協興旺，倒行逆施，災害就會降臨。這就是天文、地理、人事的法則。我愚昧魯莽，回答皇上的策問實不勝任。

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

當時對敕策的有一百多人，太常上奏對策成績時，公孫弘位居下等。策簡呈給皇帝後，天子將公孫弘的對策選拔爲第一。公孫弘被召入見，天子見他一表人才，於是任命爲博士，待詔金馬門。

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名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册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期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

公孫弘再次上疏説："陛下有先聖的位置而没有先聖的名聲，有先聖的名聲而又没有先聖的官吏，所以陛下現在所處的情勢與先聖相同，但治理的結果却不一樣。過去那個時代的官吏清正，所以百姓忠實；現在的官吏貪邪，所以百姓粗鄙。有弊端的政治得不到推行，令人憎惡的法令不會被聽從。任用貪邪的官吏去推行弊政，用令人憎惡的法令去治理粗鄙的百姓，百姓不可能被教化，這就是爲什麽會出現不同的治理結果。我聽説周公治理天下，一年就發生了變化，三年百姓受到教化，五年便天下太平。這是陛下向往追求的。"奏疏呈上後，天子用册書答覆："問：公孫弘盛贊周公之治，那麽你認爲自己與周公相比，誰的才能更高呢？"公孫弘回答説："我的見識淺薄，怎麽敢與周公相比！雖然如此，我還是明白現在實行治道就可以達到先聖的治理境界。虎豹馬牛，這些都是難以號令的野獸，等到它們被教練馴服後，便可駕馭使用，讓它聽從人的命令。我聽説，數日之内煣工就可以將直木烘曲，數月之内金石便可被銷熔，人對於利害的好惡認識，豈是禽獸木石所能相比的？我認爲，用一年時間纔使國家發生變化，太慢了。"皇上對他的話很詫異。

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毁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

當時剛剛與西南夷交往，巴蜀兩郡苦於供奉勞作，皇上下詔派公孫弘去視察。回朝彙報時，他極力反對交通西南夷，認爲没有用處，皇

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上説之，一歲中至左内史。

上没有聽從他的意見。每當朝會議政的時候，公孫弘都將自己的意見陳述出來，讓皇帝自己選擇，而不肯在朝堂上當面反駁、爭論。由此皇帝看出他行爲謹慎忠厚，辯論時留有餘地，熟悉文書法令及官吏公務，又以儒術加以文飾，所以非常喜歡他，一年之内就將其提拔爲左内史。

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説，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爲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公孫弘上朝奏事，有認爲不對的事，也不當庭爭辯。他常與主爵都尉汲黯先後去見皇上，汲黯先提出問題，公孫弘隨後進行推究闡述，皇上常常很高興，聽從他所説的一切，公孫弘因此而越來越受到寵信。他曾與公卿相約提出某些建議，可是到了皇帝面前，又完全背棄約定，順着皇帝的意圖説。汲黯當庭責問公孫弘："齊人多僞詐而不老實，先與臣等提出以上建議，現在又完全背棄前約，這是對君不忠。"皇上詢問公孫弘，公孫弘謝罪説："瞭解臣的人認爲臣是忠君的，不瞭解臣的人認爲臣是不忠的。"皇上認爲他的話有道理。皇帝左右的寵臣詆毁公孫弘，但皇上却越來越厚待他。

弘爲人談笑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

公孫弘善於言談，見多識廣，常説君主怕的是不能寬弘大度，爲臣子怕的是不能節儉。他奉養後母恭謹孝順，後母去世，他服了三年喪。

爲内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上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

作了幾年内史後，公孫弘升爲御史大夫。當時又在東方新設置了蒼海郡，在北面築起朔方郡城。公孫弘幾次勸諫，認爲這是勞民傷財去經營無用之地，不值得使中原地區爲此疲敝不堪，希望停止。皇上於是命朱買臣等駁斥公孫弘，論證設置朔方郡的必要性。朱買臣等提出十個問題，公孫弘一條也駁不倒。於是他向皇上謝罪説："我是山東粗鄙之人，不瞭解設朔方郡如此有利，希望罷去西南夷、蒼海郡，而專一經營朔方郡。"皇上這纔應允了他的請求。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

汲黯説："公孫弘位列三公，俸禄很多，但却用布做被子，這是僞詐。"皇上詢問公孫弘，他謝罪説："有這樣的事。九卿中與我交情好的没有比得過汲黯的，可是今天他當庭責問我，實在是説中了我的弱點。身爲三公之一而用布被子，的確是僞飾欺詐，想要沽名釣譽。我聽説管仲作齊國的相，娶了三位不同姓的女子爲妻，其

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爲有讓，愈益賢之。

奢侈程度可與君主相比，齊桓公依靠他的輔佐而稱霸，不過他是對上僭越國君。晏嬰作齊景公的相，一餐不吃兩份肉菜，他的小妾不穿絲織的衣服，齊國也治理得很好，他是向下比照着平民。現在我公孫弘作御史大夫，用布被子，是使九卿以下至小吏都没有了貴賤的差別。確如汲黯所言。再説没有汲黯，陛下如何能聽到我這番話?”皇上認爲他能禮讓，越發尊敬他。

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爲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禄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户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

元朔年間，公孫弘取代薛澤成爲丞相。原先漢王朝一般以列侯爲丞相，衹有公孫弘没有爵位，皇上於是下詔説：“我欽慕先聖治國之道，廣開門路，宣招四方的賢士。古代按其賢能安排職位高低，衡量其才幹授予不同的官職，功勞大的人俸禄豐厚，德行高的人爵位尊顯，所以立有武功的得到升遷，有文德的得到褒獎。兹令將高成縣平津鄉的六百五十户封給丞相公孫弘，封其爲平津侯。”其後便以此爲制度。官至丞相而封侯，是從公孫弘開始的。

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弘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脱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禄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内深。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當時皇上正在興功立業之際，一再選拔賢良。公孫弘就因對策第一而出人頭地的，他起自布衣，幾年後就官至宰相并封侯。正因爲此，他營建客館，打開東門招請賢士，并與他們共同研討議事。公孫弘本人每餐衹吃一個肉菜和糙米，其親朋及賓客都依靠他供給衣食，他的俸禄因此而全部拿了出來，家中無所剩餘。但他性情好猜忌，表面寬和而内心深藏。那些與公孫弘有過嫌隙的，無論近遠，雖然表面上他都與其友善，最終總要報復。殺主父偃，貶董仲舒到膠西，都是公孫弘的主意。

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

後來淮南王、衡山王謀反，朝廷正在嚴厲追查其黨羽的時候，公孫弘得了重病，他感到自己無功而封侯，官居宰相之位，應該輔佐聖明的皇帝平定安撫國家，使得人們都遵循作臣子的道義。現在諸侯王中出現了叛逆，這是作大臣的不稱職所致。他怕病死無法交待，於是上書説：“我聽説天下的常道有五個方面，用以實行的又有三條。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這五個方面是天下的常道；仁、智、勇是實行常道的三德。所以説‘有疑則問近於智，身體力行

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來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

近於仁，知道廉耻近於勇。懂得這三條，便知道如何修身自律；纔會知道如何治理百姓。'没有不能自律而能治理百姓的。陛下親行孝悌，借鑒三王，建立周朝那樣的政令，兼有文王之德武王之才，招攬四方之士，選賢任職，量能授官，這是能够激勵百姓勸勉賢才的做法。而今臣下我愚魯無才，又無汗馬之勞，陛下過分看重從卒伍之中將我提拔起來，封爲列侯，位至三公。我的德行才能不足與這樣高的官爵相稱，加上有病在身，恐怕要先於狗馬葬身溝壑，最終都無法報答皇上的恩德，也無法盡忠職守。我想歸還列侯爵位，辭職退休，給賢才讓路。"皇上答覆說："自古獎賞有功勞的，表彰有德行的，守成時崇尚文治，逢亂世崇尚武功，這個原則從未改變過。我朝夕努力以求成才，獲承皇位，心懷憂懼，不能安寧，祇想與諸位大臣共同努力治理天下，而您是通曉治國之道的。君子贊美良善，他的善舉福及後代，你若照此行事，我心裏是會常常想到的。您不幸身染小病，何愁不愈？竟上書辭歸侯爵并要退休辭官，這是顯露我無德啊。現在朝中事情不多，您可保養精神，不要挂念思慮，請醫吃藥以恢復身體。"於是，賜予休假，又賞賜牛酒及各類絲帛。過了幾個月，公孫弘病愈，上朝理事。

凡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虚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爲馬廄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云。

公孫弘共作了六年丞相、御史大夫，八十歲時死在丞相任上。在他後面，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相繼作了丞相。從李蔡開始到石慶時止，丞相府的客館已荒涼殘破，到了公孫賀、劉屈氂時，客館破敗，改爲馬廄、車庫和奴婢的住房。這些人中衹有石慶敦厚嚴謹，繼公孫弘之後壽終於丞相任上，其餘的全都獲罪被斬。

弘子度嗣侯，爲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坐論爲城旦。

公孫弘的兒子公孫度繼承了侯爵，作了十餘年的山陽郡太守，皇帝徵召鉅野縣令史成，讓他到公車待命，公孫度却挽留他不讓上路，於是被論罪，被判服四年勞役。

元始中，修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

元始年間，褒獎功臣的後代，皇帝下詔說："漢朝興邦立國以來，股肱大臣中，没有一個能比得上公孫弘，能够在任職期間力行節儉，輕財

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脱粟之飯，奉禄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内富厚而外爲詭服以釣虚譽者殊科。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爲適者，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户。”

重義。他官居宰相且封侯，但却蓋布被子，吃糙米飯，將俸禄拿出來供給故舊賓客，以致無所剩餘。他享受的衣食都在制度所規定的標準以下，可稱得上是以自身爲表率來促使民風樸實，與那些内藏財富而表面衣着儉樸以釣取虚名的人完全不一樣。用表彰德行義舉來引導，勉勵世俗民風的轉變，這是聖王的法度。賜公孫弘後代子孫中的嫡系爲關内侯，食邑三百户。”

卜式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脱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産，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

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爲官乎?”式曰：“自小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

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貧民大徙，皆卬給縣官，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以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

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

卜式，河南人。以耕種畜牧爲業。有小弟，弟長大後，卜式從家中分出居住，祇取羊百餘隻，田宅財物盡給弟弟。卜式入山牧羊十餘年，羊多到千餘頭，於是便買下田宅。而其弟則傾家蕩産，卜式立即又分給弟弟財産，如此有多次。

當時漢正在抵抗匈奴入侵，卜式上書，願捐家財的一半助邊事。皇上派人問卜式：“想當官嗎?”卜式説：“從小牧羊，不熟悉怎樣當官，不願意作官。”使者説：“家裏難道没有冤家仇人，想講出來嗎?”卜式説：“臣生來與人無爭，邑人貧者借錢給他，不善的人教他幹好事，在住處與人友好相處，卜式有何冤事呀!”使者説：“你這樣，想幹什麽?”卜式説：“天子抗擊匈奴，我以爲賢者理應爲大節而死，有錢的應出錢，這樣匈奴可滅。”使者報告朝廷。皇上又告訴了丞相公孫弘。公孫弘説道：“這不是人之常情的表現。不軌之臣，不可能作爲效法的榜樣，願陛下不要答應。”皇上没有接受卜式的請求，過了幾年便退回卜式。卜式回鄉後，又重操他的牧羊業。

一年後，遇上渾邪王等降漢，國家費用過大，倉府空虚，貧民多遷徙，都靠國家補給，也無法完全供給。卜式又拿錢二十萬給河南太守，以救流民。河南上報富人助貧名單，皇上認出了卜式，説：“是那一位堅持要給一半家産助邊的人。”於是賜卜式差役四百人，卜式又全部還給官府。當時，富豪皆爭相隱匿財産，祇有卜式特别想幫助國家費用。皇上於是把卜式尊爲長者，召拜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示尊崇，鼓勵百姓效法。

開始時卜式不願爲郎，皇上説：“我有羊在

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蹺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群。”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便之；遷成皋令，將漕最。上以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轉爲相。

會吕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愧臣死。群臣宜盡死節，其駑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强國不犯之道也。臣願與子男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齊相雅行躬耕，隨牧蓄番，輒分昆弟，更造，不爲利惑。日者北邊有興，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内矣。其賜式爵關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元鼎中，徵式代石慶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算，可罷。上由是不説式。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爲太子太傅，以兒寬代之。式以壽終。

倪寬

兒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

寬爲人温良，有廉知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

上林苑中，想讓先生去放牧。”卜式當了郎官後，依然穿着布衣草鞋去牧羊。一年多，羊肥壯又繁殖得很多。皇上經過牧羊場地，很稱贊。卜式説：“不衹是牧羊，治民也是一樣。按時起居，壞的立即除去，不讓其害群。”皇上驚奇其言，想讓他試一試治民。任卜式爲緱氏令，緱氏大治；遷成皋令，管領漕運，考核最優。皇上以卜式樸實忠厚，拜爲齊王太傅，又轉任爲相。

遇吕嘉反叛，卜式上書説：“臣聽説主愧臣死。群臣應該死節，最蠢笨的也應出財助軍，這樣纔是强國不敢侵犯的保證。臣願與兒子及臨菑習弩與博昌習船之士請戰，戰死以盡臣節。”皇上認爲他賢德，下詔説：“朕聞以德報德，以直報怨。今天下不幸多事，郡縣諸侯没有奮激而起、以直報怨的直道之人。齊相行爲雅正而親耕，隨畜放牧，以資産幫助親弟，又從頭開始經營，不爲利惑。不久前北部邊境調軍出擊匈奴，卜式上書出錢助官。往年西河災荒，卜式又率齊人送糧到西河。今又首先奮起報名從軍，雖然没有交戰，可謂義見於内心了。應賜卜式關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元鼎年間，徵召卜式代石慶爲御史大夫。卜式上任後，説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算賦，可以廢除。皇上由此不喜歡卜式。第二年應當封禪，卜式又不習文章禮儀，貶爲太子太傅，以倪寬代卜式之職。卜式以壽終。

倪寬，千乘人。研習《尚書》，師從於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身份，受業於孔安國。因貧困無資用，曾由弟子供養。時常租田而耕，帶經書而勞作，休息時便誦讀，讀書精深到如此地步。以策問爲掌故，以功補廷尉文學卒史。

倪寬爲人温良，有清廉智慧，能自衛，善於文章，柔弱於武，口不能開發陳述。當時張湯任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倪寬以儒生的身份處於其間，表現出不諳事理，不能做下等官吏，被任爲從史，前往北地看守牲畜數年。還

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却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决疑獄，甚重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説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遷左内史。

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税，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内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絶，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

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群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并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爲封禪告成，合袪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

至府，上報牲畜簿册，正遇廷尉碰到疑難奏章，已經多次退回，屬吏不知如何是好。倪寬對他講明寫法，屬吏便讓倪寬寫奏書。奏成，讀之皆服，告訴廷尉張湯。張湯大驚，召倪寬交談，便賞識其才，任爲掾。上報倪寬所作奏書，即時許可。次日，張湯見皇上。問道："上次奏書非俗吏所能及，是誰作的？"張湯説是倪寬。皇上説："我本來早就聽説他了。"張湯從此向往學問，讓倪寬任上奏案件的屬官，用古法律之義判决疑難案件，很受重用。到張湯任御史大夫，任倪寬爲屬官，提拔任侍御史。見皇上，談經學。皇上喜悦，又問《尚書》一篇。提升爲中大夫，遷左内史。

倪寬任治民職務之後，勸導農耕，減緩刑罰，治理獄訟，謙恭下士，致力於取得人心；擇用仁厚之士，推求人情對待下屬，不求名聲，吏民極爲信愛。倪寬表奏開六輔渠，訂治水條令以擴大溉田。收租税，根據季節收成裁定，不急徵收，借貸與民，因此租多不入庫。後有軍役徵發，左内史以欠租課名列最後，當免官。百姓聽説他將被免官，都怕失去倪寬，大家出牛車，小家擔挑，輸租接連不斷，交租税居首。皇上由此更加驚奇倪寬的才幹。

當議論仿古巡狩封禪之事時，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當初，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大頌功德，講符瑞，提出應該封泰山。皇上看重其書，問倪寬，倪寬説："陛下親行聖德，統集萬民，祭祀天地，獻禮百神，神靈所指，徵兆必定顯示，天地同時感應，符瑞已經顯明。應封泰山，祭梁父山，昭明宗姓考求祥瑞，是帝王之盛大節日。然而享獻之義，不著於經書，封禪告成，開閉於天地神祇，恭敬地迎接神明的降臨，總攬百官之職，各盡職守并且確定其制度禮節。祇有聖主制定得當，非群臣所能相比。今天將舉辦大事，可是數年間議而不决，群臣所言不同，終無所成。祇有天子確立中和之正位，總攬萬事，協調治理，振蕩德音如金玉之聲，以便服從上天慶賞，建立萬世流傳的基業。"皇上贊同這一見解，便自己制訂禮儀，采用儒家學術加以修

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

飾。

既成，將用事，拜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絶，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一，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丞嘉祀，爲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闓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光輝充塞，天文粲然，見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禮儀已成，將要舉行封禪，拜倪寬爲御史大夫，隨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倪寬上壽説：“臣聞三代改制，政教法象相因屬。不入聖統廢絶，陛下發憤，合指天地，始立明堂辟雍，尊祭泰一神廟，用六律五聲來深贊聖意，神樂和四方色彩各有儀象，以承接最隆重的祭祀盛典，爲後世萬代留下祭祀天地的法則，天下爲此而深感幸運。通過這次祭禮將要確定太初年的白麟、寶鼎祥瑞，登上泰山向天神報告吉祥，發福開門，以等待冬至祥瑞景象的到來。癸亥尊祭，太陽顯示出日中有日之光；太初元年甲子冬至之日，天地永享敬肅祥和。光輝普照，上天文彩粲然奪目，現出日日昭明的景象，爲報答德政施行而降下吉祥兆應。臣倪寬舉杯再拜，敬上千萬大壽。”皇上寫下制書説：“敬舉君之杯。”

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曆》。語在《律曆志》。

後來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法壞廢，漢興未改正朔，現在應該改正。”皇上於是詔令倪寬與司馬遷等共定漢《太初曆》。詳見《律曆志》。

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爲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居位九歲，以官卒。

當初梁國相褚大通曉《五經》，爲博士，當時倪寬爲其弟子。到御史大夫缺額，徵褚大來就任，褚大自以爲得任御史大夫。到洛陽，聽説倪寬已就任，褚大笑。到達朝廷與倪寬在皇帝面前議封禪，褚大不及倪寬，退而佩服説：“皇上真是知人。”倪寬爲御史大夫，由於稱意任職，因此很久没有對皇上有所匡諫，官屬輕視他。居位九年，死於官任。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内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群士慕嚮，異人并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都以鴻漸之翼受困燕雀，遠涉羊猪之間，不遇時運，怎能到這個地步？當時，漢興六十餘年，海内安定，府庫充實，然而四邊未服，制度多缺。皇上剛剛興辦文武大業，求之而不得人才，開始用蒲輪車迎枚乘，見到主父偃而嘆息。群士羡慕向往，異人奇才同時出現。卜式拔於放牧，弘羊從賈人中提拔，衛青從奴僕中奮起，金日磾出於降虜，這些都是古代版築販牛一類人。漢之得人才，於此爲

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盛，儒學文雅有公孫弘、董仲舒、倪寬，忠厚有石建、石慶，質樸有汲黯、卜式，推舉賢士有韓安國、鄭當時，制定法律條令有趙禹、張湯，文章有司馬遷、司馬相如，滑稽有東方朔、枚皋，應對皇上提問有嚴助、朱買臣，曆數有唐都、洛下閎，協調音律有李延年，運籌財政有桑弘羊，奉命出使有張騫、蘇武，領兵有衛青、霍去病，受遺詔保幼主有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記。因此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不及。孝宣承大統，繼修宏偉帝業，講論六藝，招選優秀人才，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升，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名，將相有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有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輩，皆有功迹見述於世。考其名臣，次於武帝時代的人才。

漢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張湯傳

張湯

張湯，杜陵人也。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張湯，杜陵人。他的父親任長安縣丞，有事外出，張湯作爲孩子看家。他父親回家後發現老鼠偷了肉，大發脾氣，鞭打張湯。張湯掘開鼠洞找到了偷肉的老鼠和吃剩的肉，陳述老鼠的罪狀，拷打審問，傳出審問記録的文書，寫明了經過審問判決上報的程序，并提取盜鼠和餘肉，完成了審判程序，案卷齊備，在廳堂下面肢解了盜鼠。他父親見到這情景，看到他判決的文辭像老練的法官一樣，非常驚奇，就讓他學習刑獄文書。

父死後，湯爲長安吏。周陽侯爲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湯給事内史，爲甯成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調茂陵尉，治方中。

他父親死後，張湯擔任長安縣吏。周陽侯田勝擔任九卿的時候，曾經被關在長安監獄裏，張湯竭盡全力幫助關照他。等到周陽侯出獄後封了侯爵，跟張湯非常友好，把張湯介紹給那些要人。張湯爲内史下屬，任甯成的屬官，甯成認爲張湯才能無比，推薦給丞相府，調任茂陵尉，主持陵墓土建工程。

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爲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禹至少府，湯爲廷尉，兩人交歡，兄事禹。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以御人。始爲小吏，乾没，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

武安侯擔任丞相，調張湯擔任丞相府的屬吏。并把他推薦給皇帝，擔任了侍御史。在處理陳皇后巫蠱案時，深入追究其黨羽，皇上認爲他能幹，提升爲太中大夫。他和趙禹共同制定各種法令，注重苛細嚴峻，嚴格約束在職的官吏。不久，趙禹升少府，張湯擔任廷尉，兩人相友好，張湯對待趙禹有如兄長。趙禹爲人廉潔倨傲，張湯喜歡玩弄智謀來駕御别人。他起初當上小官，投機取利，跟長安富商田甲、魚翁叔之輩暗中勾結。等到他居於九卿之位，就招納全國的知名人

士和官吏，自己內心雖跟他們意見不合，但又假裝敬仰他們。

是時，上方鄉文學，湯决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摧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罪常釋。閒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監、掾、史某所爲。"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户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

這時皇上正喜好儒學，張湯判决大案，想要附會古義，於是請博士弟子研習《尚書》、《春秋》，擔任廷尉史，調平法令的可疑處。上奏判决疑難案件，一定要預先給皇上分析各方面的原由，凡皇上所肯定的，就接受作爲依法判决的案例入廷尉的成文法規，來宣揚主上的聖明。報告工作如受譴責，張湯就承認錯誤而謝罪，順着皇上的意向，一定要舉出賢能的助理官員或辦事吏員説道："他們本來向我建議，正像皇上所要求我的一樣。我没有采用，纔愚蠢到了這種地步。"因此他的過錯常常得到寬恕。他有時上奏章議事，皇上贊許那個奏章，他就説："我不知道寫這樣的奏章，這是監、掾、史中某某寫的。"他想要推薦部下，宣揚某人的長處或者掩飾某人的短處就是這樣。辦理的案件如果是皇上想要加罪的，就把它交給執法嚴苛的監吏辦理；所辦案件如果是皇上想要寬容的，他就把案子交給執法輕平的監吏去辦。所審判的如果是豪强，他一定玩弄法律條文嚴加懲辦；遇上貧窮人家被審判，常説"就是按法律定了罪，皇上還要裁斷審察"。於是往往如張湯所説。張湯雖做到大官，私生活很嚴肅，結交賓客，款待飲食，對於充當屬吏的老朋友子弟以及貧窮的本族兄弟，照顧得更加優厚。他前去問候三公，不避嚴寒酷暑。因此張湯雖用法深刻，內心不能純正公平處事，却得到了這點好名聲。而多數替他出力的苛刻陰毒的官吏，多數藉助於儒學之士。丞相公孫弘多次稱贊他。

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論之。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以爲功，多此類。繇是益尊任，遷御史大夫。

等到查辦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謀反的案件時，都是追根究底。嚴助和伍被，皇上想要赦免他們，張湯爭辯説："伍被本來策劃謀反，而嚴助深得寵幸，是出入宫廷禁門的心腹臣子，却私通諸侯，像這樣的人不殺掉，以後類似情況不好處理。"於是皇上同意了對他們的判决。他辦理案件打擊大臣以爲是自己的功勞，這類事情很多。於是張湯更加受尊寵信任，不久就升任御史大夫。

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卬給縣官，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奸吏并侵漁，於是痛繩以罪。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

當時恰逢渾邪王等投降，漢朝大規模出兵討伐匈奴，山東地區遭到水災、旱災，貧窮的老百姓流離遷徙，都依靠政府供給衣食，倉庫空虛。這時張湯順承皇上的心意，奏請鑄造銀幣和五銖銅幣，壟斷經營全國的食鹽和鐵器，排擠富商大賈，頒布告緡令，鏟除豪强并兼的大户，玩弄法律條文巧言誣陷，以輔助嚴刑峻法的實施。張湯每次上朝報告工作，説到國家財政用度，時間拖得很長，以致皇帝忘了吃飯。這時的丞相衹是空占職位，國家大事都取决於張湯。老百姓不能安定地生活，發生騷動，政府所興辦的事業，没有獲得利益，貪官污吏一起盗竊、侵奪，於是嚴厲地用刑罰制裁他們。因而從公卿以下直到平民，都指責張湯。張湯有一次得病，皇帝親自去探問病情，他的顯貴達到了這種程度。

匈奴求和親，群臣議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孝景時，吴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宫間，天下寒心數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别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盗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乃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群臣震讋。

匈奴前來請求和親，大臣們在皇上面前討論。博士狄山説："和親合適。"皇上問他合適的道理，狄山説："兵器是凶器，不要輕易頻繁地動用它。高皇帝想要討伐匈奴，被圍困在平城，於是終於締結和親。惠帝、高后時期，全國安定和樂。到文帝想要對付匈奴，北方邊境騷擾不寧，人民苦於戰爭。景帝時期，吴、楚等七國叛亂，景帝在兩宫之間往來商討，擔心了好幾個月。吴、楚七國被粉碎後，景帝一直不再談論戰争，全國富裕充實。現在從陛下調兵出擊匈奴以來，國中因此空虛，邊境人民大多窘困貧窮。由此看來，不如和親。"皇上問張湯，張湯説："這是愚蠢的儒生，無知。"狄山説："我固然愚忠，但像御史大夫張湯却是詐忠。像張湯處理淮南王、江都王案件，用法苛刻嚴峻，放肆詆毁諸侯，離間疏遠皇上的至親，因而使各封國國王自感不安。我本來就知道張湯是詐忠。"這時皇上變了臉色説："我派你駐守一個郡，能够不讓匈奴進來擄掠嗎？"狄山説："不能。"皇上説："駐守一個縣呢？"狄山回答説："不能。"皇上又説："駐守一個要塞城堡呢？"狄山自己估計辯詞窮盡將要交給司法官吏懲辦，説道："能。"於是皇上派遣狄山守衛邊境上的一個城堡。過了一個多月，匈奴砍下狄山的腦袋離去了。從這以後，大

臣們震驚恐懼。

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與錢通，及爲大吏，而甲所以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

張湯的賓客田甲，雖然是商人，但是有賢良的品行。當初張湯當小官時，跟他是金錢朋友，等到張湯當上了大官，田甲責備張湯品行道義方面的過錯，也有忠義慷慨之士的風度。

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

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奸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湯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病，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奸。”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陽不省。謁居弟不知而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

張湯擔任御史大夫七年，垮臺了。

河東人李文曾經跟張湯有嫌隙，後來擔任了御史中丞，多次從宮廷文書内容發現可以用來害張湯的問題，不給留一點餘地。張湯有個喜愛的屬吏叫魯謁居，知道張湯爲此憤憤不平，指使一個人上緊急奏章告發李文的壞事。這事下交張湯處理，張湯審理判决殺掉了李文，而張湯内心知道這事是魯謁居幹的。皇上問道：“上書告發緊急事件的綫索是怎樣發生的?”張湯假裝驚奇説：“這大概是李文的熟人怨恨他。”後來魯謁居患病躺在鄉村的房東家裏，張湯親自前往探望病情，替謁居按摩腿脚。趙國人以冶煉鑄造爲職業，趙王多次爲政府設置鐵官的事打官司，張湯常常打擊趙王。趙王尋求張湯的陰私事。魯謁居曾經檢舉趙王，趙王怨恨他，於是一并上書告發：“張湯是大臣，小吏魯謁居有病，張湯竟至於給他按摩腿脚，懷疑他和魯謁居一起幹了大壞事。”這事下交廷尉處理。魯謁居病死了，問題牽連到他的弟弟，他的弟弟被關押在導官署。張湯也到導官署審理别的囚犯，看見了魯謁居的弟弟，想暗地裏幫他的忙，而假裝不理睬他。魯謁居的弟弟不懂事，怨恨張湯，派人上書告發張湯和魯謁居密謀，共同告發李文。這事下交減宣處理。減宣曾經和張湯有隔閡，等到他接受這件事，把這件事追查得水落石出，没有上奏。恰逢有人偷挖漢文帝陵墓埋的殉葬錢，丞相青翟上朝，跟張湯約定一起謝罪，到了皇上面前，張湯想到衹有丞相按四季巡視陵園，應當謝罪，與我没有干係，没有謝罪。丞相謝罪後，皇上派御史查辦這件事。張湯要按知情故縱的條款處理丞相，丞相憂慮這件事。丞相手下三個長史都忌恨張湯，想要陷害他。

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內史。邊

起初，長史朱買臣向來怨恨張湯，事見《朱買臣傳》。王朝是齊地人，憑儒學做到右内史。

通學短長，剛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爲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它奸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知，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减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

邊通學縱横捭闔術，是個剛强暴烈的粗漢子，官至濟南國相。他們從前地位都在張湯之上，不久丢了官，代理長史，委屈服事張湯。張湯多次兼理丞相職務，知道這三個長史一向驕貴，就時常欺侮壓抑他們。因此三個長史一起謀劃説："起初張湯相約跟丞相向皇上謝罪，接着又出賣丞相；如今想要拿祖宗的事來彈劾丞相，這是想取代丞相罷了。我們知道張湯的隱秘勾當。"於是派法官逮捕審查張湯的屬下田信等人，説張湯將要奏請皇上，田信常常先知道那些事，因而囤積物資發了財，與張湯分臟。以及其他壞事。有關這些事情的供詞很多都傳播開來。皇上問張湯道："我所做的一些事，商人們常常預先知道，越發囤積那些物資，這好像有人把我的打算事先告訴了他們似的。"張湯不謝罪，又假裝驚訝道："好像有。"這時減宣也上奏關於魯謁居的事情。皇帝果真認爲張湯心懷奸詐，當面撒謊，派八批使者按文書所列罪狀逐一責問張湯。張湯都自稱没有這回事，拒不交代。於是皇上派趙禹責問張湯。趙禹來到，斥責張湯説："您怎麽不識身份！您辦理案件滅門絶族的有多少人家了！現在人家説您的問題都有具體情狀，天子很不願意讓您入獄，想讓您自已想辦法，何必多對證呢？"張湯於是寫報告説："我没有些微的功勞，出身文書小吏，陛下寵幸讓我擔任三公，没有辦法補救罪責。然而策劃罪名陷害我的，是三個長史。"便自殺了。

湯死，家産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贏。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爲！"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椁。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張湯死後，家産價值不超過五百金，都是所得俸禄和賞賜，没有别的家業。兄弟們和兒子們想要隆重地安葬張湯，張湯的母親説："張湯作爲天子的大臣，遭受惡語誣衊而死，怎麽能隆重地安葬呢！"於是用牛車裝載尸體，有内棺而無外椁。皇帝聽到這件事，説道："不是這樣的母親不能生出這樣的兒子。"於是追究殺掉了三個長史。丞相青翟自殺了。從獄中放出田信。皇上憐惜張湯，又不斷提拔他的兒子張安世。

張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

安世，字子孺，少年時靠父親地位任郎官。以熟悉圖書供職尚書，精心盡職，休假也不曾外

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遷光禄大夫。

出。皇上駕臨河東，曾丢失書籍三匣，詔問無人能知，衹有安世記得，并將所失圖書的有關内容都寫下來。後來購買得書，校對無所遺失。皇上奇其才，提升爲尚書令，遷光禄大夫。

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光禄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光禄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爲富平侯。"

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執政，由於安世忠厚，霍光十分器重他。正值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被殺，霍光由於朝中無舊臣，奏請任安世爲右將軍光禄勳，輔助自己。很久以後，天子下詔説："右將軍光禄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三年以來，平安無事。親近親人任用賢士，是堯、舜治國之道。封安世爲富平侯。"

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爲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下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禄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户，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

第二年，昭帝駕崩，未葬，大將軍霍光告訴太后，調任安世爲車騎將軍，一同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霍光又與安世策劃廢王，尊立宣帝。宣帝初立，褒獎大臣，下詔説："獎有德，賞有功，是古今的通義。車騎將軍光禄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揚皇帝恩德，勤勞國事，恪守本職，遵守道義，維護宗廟，加封一萬零六百户，功勞次於大將軍霍光。"安世之子千秋、延壽、彭祖，都是中郎將侍中。

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所以安社稷絶未萌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禄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爲光禄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

大將軍霍光去世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密封奏書説："聖王獎有德以招徠四方，顯揚有功以勸導百官，因此朝廷得以尊榮，天下歸服。國家承繼祖宗之業，掌握諸侯的存亡，新失大將軍，應宣揚聖德以昭示天下，表彰功臣以鎮撫藩國。不要空懸大位，以免争權，這是安定社稷杜絶政争於未萌。車騎將軍安世侍奉孝武帝三十餘年，忠信謹慎，勤勞政事，日夜不怠，與大將軍共定策，天下受其福，是國家的重臣，應尊其位，任爲大將軍，不要兼光禄勳事，使其專一精神，憂念天下，思考得失。安世之子延壽穩重厚道，可以任光禄勳，兼領宿衛職務。"皇上也想用安世父子。安世聽説，懼不敢當，抽空求見，摘冠叩頭説："老臣妄自聽説，事未執行而事先來説，我不先説明情况就不好辦，實在是自量不

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

足以居重要官位，繼大將軍後。希望天子裁定，以保全老臣性命。"皇上笑着説："君言過謙。君要是不可以，還有誰可以！"安世堅辭而皇上不答應。數日後，還是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兼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改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隸屬安世。

時霍光子禹爲右將軍，上亦以禹爲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内憂矣。其女孫敬爲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顔色。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浸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内無間。每定大政，已决，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

當時霍光之子霍禹爲右將軍，皇上也任霍禹爲大司馬，撤去右將軍屯兵，用官號虛尊加之，而實奪其兵權。一年多後，霍禹謀反，滅宗族，安世一向小心畏忌，已很内憂。其孫女張敬爲霍氏外親族之婦，應當連坐被誅，安世瘦弱憔悴已形於色。皇上很奇怪而憐惜，便問左右，於是赦免了張敬，以安慰其心。安世更加恐懼。掌管國家政權，以謹慎周密著稱，外内無漏洞。每定大政，已决定，立即稱病移居，聽到詔令，便吃驚，派人到丞相府詢問。朝廷大臣不知安世參與預謀。

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絶勿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絶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

安世曾經推薦官員任職，其人來謝，安世很後悔，認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之理？便與此人斷絶來往。有一郎官自言功高不升職，安世説："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供職，哪裏能自言長短！"拒絶提升他。可是不久這個郎官却升遷。幕府長史調任他職，辭官時安世向他徵求自己有何過失。長史説："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升進，人們都諷刺你。"安世説："明主在上，賢與不肖分得清楚，臣子們自修而已，怎麽會瞭解士人而進行推薦？"他想匿名迹遠權勢就是如此。

爲光禄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污衣冠。"告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

任光禄勳時，有郎醉酒小便於殿上，主事報告按法處理，安世説："怎麽知道不是反水漿造成的呢？怎麽能拿小過來治罪！"郎官奸淫官婢，婢兄自己説出，安世説："奴僕發怒，誣衊士大夫。"讓官署責備奴僕。他隱人過失，都是這類情况。

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

安世看到父子尊貴顯耀，心懷不安，替子延

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僕。

壽請求外出補官，皇上任爲北地太守。一年多後，皇上可憐安世年老，又召延壽爲左曹太僕。

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内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爲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語在《宣紀》。賀聞知，爲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絶止，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爲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内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户數，稍減至三十户。上曰："吾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爲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冢西鬭鷄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庭令張賀輔道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内侯彭祖爲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爲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户。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禄。詔都内别臧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

當初，安世兄張賀得寵於衛太子，太子失敗，賓客都被殺，安世爲張賀上書，張賀被免死罪處以宫刑。後任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在掖庭。張賀傷感太子無罪，而曾孫孤幼，所以看養撫慰，恩情深重。到曾孫長大，張賀教書，令受《詩》，爲他娶了許妃，以自己家財爲聘禮。曾孫多次有奇怪事情發生，事見《宣帝紀》。張賀聽説，向安世講明，稱其才智。安世立即制止張賀，認爲少主在位，不應稱贊曾孫。到宣帝即位，而張賀已死去。皇上對安世説："掖庭令平生稱贊我，將軍阻止，做得對。"皇上追念張賀恩，想追封爲恩德侯，設守冢二百家。張賀有一子早死，無後，讓安世少子彭祖爲張賀養子。彭祖少時與皇上同席研讀經書，打算封賞他，便先賜關内侯。安世堅持推辭封賞，又求減少守冢户數，減至三十户。皇上説："我自己賞給掖庭令的，不是給將軍的。"安世這纔停止，不敢再説什麽。皇上遂下詔説："應爲前掖庭令張賀設守冢三十家。"皇上自己安置其居住地方，居住在冢西鬭鷄翁舍南，皇上少年時曾經游玩之處。第二年，又下詔説："朕幼小時，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身，修研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其功重大深厚。《詩》説：'没有不回答的語言，没有不報答的恩德。'應封張賀弟子侍中關内侯彭祖爲陽都侯，賜張賀謚號陽都哀侯。"當時張賀有孤孫張霸，年七歲，拜爲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户。安世因爲父子封侯，在位顯赫，便辭去俸禄。皇上便下詔都内府庫另外收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

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户，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産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

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户，然而身穿黑綈，夫人親自紡績，家奴七百人，皆有技術做事，内治産業，累積細微財物，因此能增殖産業，富於大將軍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而却内親安

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内親安世，心密於光焉。

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强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强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謚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别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户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爲有讓，乃徙封平原，并一國，户口如故，而租税減半。薨，謚曰愛侯。子勃嗣，爲散騎諫大夫。

元帝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湯有罪，勃坐削户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爲知人。子臨嗣。

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嘆曰："桑、霍爲我戒，豈不厚哉！"且死，分施宗族故舊，薄葬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薨，子放嗣。

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爲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并供其第，兩宫使者冠蓋不絶，賞賜以千萬數。放爲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卧起，寵愛殊絶，常從爲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鬥鷄走馬長安中，積

世，對霍光極力隱藏自己的心意。

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還侯爵，乞求骸骨歸故里。天子説："將軍年老生病，朕甚憐憫。雖不能辦事，馳騁萬里，君爲先帝大臣，明曉治亂之道，朕所不及，得以多次詢問，爲何傷感而上書歸還衛將軍富平侯印？迫朕忘記故舊，不是我的願望！願將軍勉强飲食，服醫藥，專一精神，以便輔養天年。"安世又强起辦事，到秋季去世。天子贈印綬，送來輕車甲士，謚號敬侯。賜冢地在杜縣東，挖土起冢，建祠堂。子延壽嗣爵位。

延壽已歷位九卿，嗣侯位之後，封國在陳留，别邑在魏郡，租税收入每年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怎麽能久居先人大國，多次上書請減户邑，又用弟弟陽都侯彭祖之口陳述至誠之心。天子以爲有謙讓之德，便徙封平原郡，合并爲一國，户口如故，而租税減半。去世後，謚號愛侯。子張勃嗣，爲散騎諫大夫。

元帝初即位，詔令列侯舉茂材，張勃舉太官獻丞陳湯。陳湯有罪，張勃受牽連削户二百，正遇去世，故謚號繆侯。後陳湯立功西域，世人稱頌張勃知人。子張臨繼嗣。

張臨亦謙虚儉樸，每次登閣殿，常嘆道："桑、霍爲我戒，豈不教訓很深！"快死時，將財産分别送給宗族故舊，薄葬不起墳。張臨娶敬武公主。去世後，子張放嗣位。

鴻嘉年間，皇上想遵武帝舊制，與近臣游宴，張放因是公主之子人又聰明受到寵愛。張放娶皇后弟平恩侯許嘉之女，皇上爲張放籌辦，賜甲第住宅，增乘輿服飾，號稱天子娶婦，皇后嫁女。皇帝、皇后派來的官員均供給宅第使用，兩宫使者車馬不絶，賞賜以千萬數。張放任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設幕府，禮儀與將軍相同。與皇上起卧，倍受寵愛，時常跟隨便衣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鬥鷄走馬長安城中，達數年之久。

數年。

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以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以過放。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强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以縣官事怨樂府游徼莽，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群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中皆奔走伏匿。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放乃止。奴從者支屬并乘權勢爲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感動陰陽之咎，爲臣不忠首，罪名雖顯，前蒙恩。驕逸悖理，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請免放歸國，以銷衆邪之萌，厭海内之心。"

當時皇上諸舅皆恨張放受寵，告訴太后。太后以皇上年少，行爲不加節制，便嚴厲責備張放。當時多有災異，人們都歸咎於張放等人。於是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上奏："張放驕縱不拘，奢淫不加節制。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命到張放家捕賊，當時張放在場，從奴閉門設兵弩射捕吏，拒絶使者入内。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派樂府音監景武强求不得，張放便派家奴康等到李游君家，殘傷三人。又因官府事怨恨樂府游徼莽，派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群黨持兵弩，白天闖入樂府攻射官署，捆綁長吏子弟，打破器物，宮中人皆奔走藏匿。莽自戴刑具，穿上囚犯穿的赭衣，還有守令史調等人都赤脚叩頭向張放謝罪，張放纔停止。從奴下屬乘權勢行暴虐，强奪官吏妻子不成，便殺其夫，有時因恨一人，便妄殺人家的親屬，立即逃入張放家，捕捉不到，僥幸未被懲治。張放行爲輕薄，連犯大罪，有動摇陰陽之罪責，爲臣不忠以張放爲首，罪名雖顯著，以前還蒙受皇恩。驕逸違理，與背叛無異，臣子的罪惡，莫大於此，他不再適合擔任宿衛要職。臣請罷免張放歸封國，消除種種罪惡的發生，以便滿足海内民心。"

上不得已，左遷放爲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以放爲言，出放爲天水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日蝕，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絶。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爲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爲侍中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

皇上不得已，貶張放爲北地都尉。數月，又徵召入侍中。太后因爲張放又出面説話，調張放爲天水屬國都尉。永始、元延年間，連年日食，因此很久不召回張放，皇上便下詔書慰勞不絶。過了一年多，徵召張放歸家視母公主疾病。數月，皇上有病初愈，調張放爲河東都尉。皇上雖愛張放，然而迫於太后，又聽用大臣，因此常常爲遣送張放而流淚。後又徵召張放爲侍中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一年多，丞相方進又論奏張放，皇上不得已，罷免張放，賜錢五百萬，遣送就國。數月，成帝駕崩，張放也因思慕哭泣而死。

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鬥

當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霍禹都爲中郎將，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拜謁大將軍霍光，問千秋戰鬥方略，山川形勢，千秋隨

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

口回答戰事，在地上畫成地圖，没有遺漏。霍光再問霍禹，霍禹不能記，説："全有文書記録。"霍光從此認爲千秋有才能，以霍禹爲無能，嘆着氣説："霍氏家世要衰敗，張氏要興旺了！"到霍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興起，從宣帝、元帝以來任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的十餘人。功臣之世，衹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可與外戚相比。

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爲武始侯。

張放子張純嗣侯爵，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舊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改封富平之别鄉爲武始侯。

張湯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輒隨陵，凡三徙，復還杜陵。

張湯本居杜陵，安世在武、昭、宣之世就隨陵而居，共徙三次，又還杜陵。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祖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没有記載，因此缺録。漢興以來，侯者以百數，保國持寵，没有像富平侯這樣的人。張湯雖酷烈，到遭受陷害，還是推薦賢士表彰善良，因此有後世的興旺。安世遵守正道，謙恭不驕。張賀的陰德，也有幫助。

漢書卷六十

列傳第三十

杜周傳

杜周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爲南陽太守，以周爲爪牙，薦之張湯，爲廷尉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與減宣更爲中丞者十餘歲。

杜周，南陽郡杜衍縣人。義縱擔任南陽郡太守時，把他當作得力助手，後來推薦給張湯，擔任廷尉史。派遣他查辦邊境郡縣的損失情況，判罪處决的人很多。上奏的事情合乎皇上的心意，受到信任，與減宣相互接替，先後擔任中丞十幾年。

周少言重遲，而内深次骨。宣爲左内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司。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讁周曰："君爲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

杜周寡言少語，性情緩慢，但内心嚴酷。減宣擔任左内史，杜周擔任廷尉，他的治理大多仿效張湯而善於窺察皇上的意圖。皇上想要排除的，就順勢陷害他；皇上想要寬恕的，讓他久囚待審，并暗中察訪，顯露他的冤情。門客中有人責備杜周説："您替天子判决案件，不遵循既定的法律，專門按照君主的意旨辦理案件，司法官吏應該是這樣嗎?"杜周説："法令怎麼産生的呢?從前君主認爲正確的就制定成爲法律，後來的君主認爲正確的寫下來爲法令；適合當時情况就是正確的，何必運用過去的法律呢?"

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大氐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

到杜周擔任廷尉，皇帝交辦的案件也更加多了。二千石官吏被關押的新舊相連，不少於一百多人。郡太守、丞相和御史府的案件都送交廷尉，一年達到一千多個案件。一個大案件牽連逮捕證人數百，小案件數十；這些人遠的有數千里，近的有數百里。會審時，法官便責成這些人按照起訴書來認罪，不服罪，則嚴刑拷打逼供定罪。當時人們一聽到要逮捕人的消息，都逃跑或躲藏起來。案件拖得久的歷經幾次大赦，爲時十多年還會被告發，大致都用"不道"以上的罪名

加以誣陷。廷尉和京師各官府的監獄關押到的罪犯六七萬人，一般官吏所增加的罪犯多達十萬多人。

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

杜周中途被廢黜，後來擔任執金吾，追捕盜賊，逮捕審理桑弘羊和衛皇后兄弟的兒子苛刻陰狠，皇帝認爲他辦事盡力没有私心，升任御史大夫。

始周爲廷史，有一馬，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爲郡守，家訾累巨萬矣。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杜周起初擔任廷尉史，有一匹馬，等到他自己做官日子久了，升到三公的位置，兩個兒子一是河内郡守，一是河南郡守，家財累計上億。辦案都很酷暴，衹有少子延年爲人寬厚。

杜延年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爲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爲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爲建平侯。

杜延年，字幼公，亦通曉法律。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執政，因爲杜延年是三公之子，有作官的才能補軍司空。始元四年，益州蠻夷造反，延年以校尉的身份率南陽士卒進擊益州叛亂，還軍，任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亂，代理稻田使者燕倉知道其謀，報告給大司農楊敞。楊敞惶懼，稱病移居，報告給延年。延年報告皇帝，上官桀等被誅殺。延年封爲建平侯。

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奸，有忠節，由是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吴。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吴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爲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吴臧之，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也。即以赦令除吴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争，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吴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吴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數爲侯史吴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吴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吴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

杜延年原爲大將軍霍光屬吏，首先告發大奸，有忠節之名，因此升任太僕右曹給事中。霍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辦燕王案件時，御史大夫桑弘羊之子桑遷逃跑時，曾留宿於父親舊下屬侯史吴家中。桑遷被捕後，被處死。適逢大赦，侯史吴出監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審理反叛案件中，都認爲桑遷因父謀反受牽連，而侯史吴祇是留宿了桑遷不是藏匿反叛者，而是藏匿隨從，即以赦令免侯史吴罪。後侍御史查驗，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争，與反者無異；侯史吴原爲三百石吏，首匿桑遷，不應與庶人匿隨從者相等，侯史吴不得赦免。奏請覆審，舉劾廷尉、少府放縱反者。少府徐仁是丞相車千秋女婿，因此千秋多次爲侯史吴解説。恐怕霍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論侯史吴當如何處理。議者都知大將軍意旨，皆堅持侯史吴爲違法。次日，千秋上報衆議，霍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開會議事，朝廷内外異

議，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内異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記光争，以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吴爲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群下讙嘩，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

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説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可官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

昭帝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褒賞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户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户。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潁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虚侯劉

議，遂將廷尉王平、少府徐仁下獄。朝廷皆恐丞相受牽連。延年便上奏與霍光争辯，認爲"官吏縱罪人，有常法爲據，今改爲誣指侯史吴爲大逆不道，恐怕過於嚴重了。丞相一向無所守持，而對下吏常説好話，一向行爲即是如此。至於説擅召中二千石，無甚根據。延年愚鈍，認爲丞相居位已久，又曾在先帝時任職，非有大變故，不可抛棄。近來百姓多言治獄深苛，獄吏嚴厲凶狠，今丞相所議又是獄事，如果這事也連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群下嘩然，庶人私相議論，流言四起，延年擔心將軍會因此事喪失名譽於天下！"霍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判處棄市死刑，而不連及丞相，無所貶黜。延年論議持平，使朝廷和諧，都是這樣。

看到國家是繼漢武帝奢侈用兵之後，杜延年幾次對大將軍霍光説："連年不豐收，流民未盡返鄉，應行文帝時政，昭示儉約寬和，順天心，悦民意，年歲當有豐收相報應。"霍光納其言，舉賢良，議論廢除專賣酒、鹽鐵，皆從延年發起。吏民上書言事，有異議，立即交延年平衡處理復奏。建議可以由官府實行的，推薦到縣令，有的由丞相、御史任用，滿一年再報告任職情况，言事者有奸妄者抵罪，常常是由兩府及廷尉分别處理。

昭帝末年，卧病，徵召天下名醫，杜延年主管方藥。帝駕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立帝事。當時宣帝撫養在掖庭，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杜佗相友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霍光、安世立帝。宣帝即位，褒賞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廟，增户二千三百，與始封食邑共四千三百户。下詔有司論功封賞，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功德超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潁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虚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皆封侯益土。

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皆封侯益土。

延年爲人安和，備於諸事，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

延年爲人安和，善於處理各項政務，長期主管朝政，皇上信任他，出即陪奉車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餽贈，家資數千萬。

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奸。遣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延年坐免官，削户二千。後數月，復召拜爲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爲邊吏，治郡不進，上以璽書讓延年。延年乃選用良吏，捕擊豪强，郡中清静。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黄金二十斤，徙爲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内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禄大夫持節賜延年黄金百斤、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後數月薨，謚曰敬侯，子緩嗣。

霍光死後，子霍禹與宗族謀反，被誅。皇上以杜延年爲霍氏舊人，想免退，而丞相魏相奏延年向來尊貴受信任，所任官吏多不法。遣吏立案審查，衹是查出苑馬多死，官奴婢缺乏衣食，延年受到牽連犯法免官，削户二千。數月後，又召任北地太守。延年以原九卿任作邊地官吏，治郡政績不明顯，皇上用璽書責備延年。延年便選良吏，捕擊豪强，郡中清静。過了一年多，皇帝派謁者賜延年璽書，黄金二十斤，徙爲西河太守，治績有名聲。五鳳年間，調進朝廷任御史大夫。他住在原父親的官府中，不敢使用父親所用席位，坐卧都另换地方。這時四夷和睦，海内平安，他任職三年，因老病辭職。皇帝優待他，派光禄大夫持節賜給他黄金百斤和酒，又給醫藥。杜延年病重，皇帝又賜他安車駟馬，免官就第。數月後去世。謚號敬侯，子杜緩繼侯爵。

杜緩

緩少爲郎，本始中以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奴，還爲諫大夫，遷上谷都尉，雁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爲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即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

杜緩少年時任郎官，本始年間以校尉身份跟從蒲類將軍出擊匈奴，還朝任諫大夫，改遷上谷都尉，雁門太守。父延年去世，治理喪事，後拜爲太常，治理各陵墓所在之縣，每當冬月判決定案之日，常常去酒省食，下屬官員都稱頌他有恩德。元帝初即位，穀價昂貴，百姓流散，永光年間西羌反，杜緩就上書入錢穀助軍用，前後數百萬。

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

杜緩有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杜熊歷任五郡二千石官職，三州牧刺史，以幹練聞名。衹有中弟杜欽不爲官而最知名。

杜欽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

杜欽，字子夏，年少好經書，家富有而一目

目偏盲，故不好爲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爲小冠，高廣財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夏”云。

盲，故不好爲吏。茂陵杜鄴與杜欽同姓字，都以才能聞名京師，所以士大夫們稱杜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區別。可是杜欽忌諱因自己有病而被人看不起，就頭戴小帽，高寬纔二寸，因此京師的人改稱杜欽爲“小冠杜子夏”，杜鄴謂“大冠杜子夏”。

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

當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正想尋求品德好又有學問的人以協助自己。王鳳的父親頃侯王禁與杜欽的哥哥杜緩是好朋友，故王鳳深知杜欽有才能，於是奏請杜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閑無事，正合杜欽的心意。

欽爲人深博有謀。自上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内也；娣侄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争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色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爲寒心。唯將軍常以爲憂。”

杜欽爲人博學有謀略。皇上爲太子時，好色，即位後，皇太后下令選良家女。杜欽因此事對大將軍王鳳說：“天子一次要娶九女，是陽數的極限，旨在廣嗣敬祖，弘揚帝業；九女應從鄉里挑選窈窕之女，不問姿色華艷，衹求能助德政，管理後宫；小妾雖缺可以不補，這有助於養壽命杜絶争寵。后妃賢惠，後繼人就會出現賢聖之君；制訂威嚴儀表制度，君主就有長壽之福。廢棄禮儀而不用，就好色無厭；好色無厭，壽命就不會達到高壽。《書》説‘有的三四年就喪生’，説的就是淫樂失控就損害生命。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變。以改變之容待未衰之年，又不以禮節制，那麽原來不可挽回的容貌就會變爲異常心態；異常心態出現了，那麽正后自生疑心便會與姬妾産生隔閡，進而生出廢嫡之心。所以晉獻公接受讒言毁謗，申生蒙無罪之冤。今聖主年少，未有嫡嗣，正在心向學術，没有親近后妃之議。將軍輔政，應沿襲始初隆重禮儀，建立九女之制，慎重選擇禮儀之家，求賢女之品質，不必具有色聲技能，便可以爲萬世樹立榜樣。少年，戒備的東西是色，《詩·小卞》之作，刺幽王廢黜申后、太子，可爲寒心。望將軍常要引以爲憂。”

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有。欽復重言：“《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

王鳳告訴太后，太后認爲没有這種制度。杜欽又說：“《詩》云，‘殷朝借鑒不遠，就在夏后氏時代’。諷刺勸誡者認爲事情緊迫，聽者却常常不注意，能不慎重嗎！前面講的九女制度，衹略加陳述利害，便令人畏懼，恐怕將軍還未留

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嘆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咏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爲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遴。"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與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慚懼，乞骸骨去。

意。后妃之制，關係到夭壽、治亂、存亡。考查三代末世的事迹，觀察殷高宗、周宣王在位的長短，看看漢家的禍福預兆和應驗，敗亡何嘗不由女色？所以《詩經》講鷄鳴時佩戴玉飾前去拜見君王，周康王王后廢除了晨拜之禮，《詩·關雎》爲之嘆息，應該懂得好色就會减少壽命，離開制度的約束，就會貪色無厭，風俗受到損害，漸成惡習。誇獎賢美之女，希望配與君王，忠孝品性着實就在其中，仁厚的詩人爲此而作出了如此美詩。君親長壽，國家長治久安，實爲臣子之最高願望，這些也正是所以應當勉力的。《易》説：'正其本，萬事通順協調。'凡論事或許有無法立即實行的，求之古代没有記載，考查今天則吉凶相同，上面意志摇動民心就惑亂，要是這樣制度就實在難以行得通。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最易實行，實行之後就是國家的最大福氣，將軍輔政而不早定，非天下人的願望。希望將軍相信臣子的願望，體察《關雎》之思慮，對得起委托執政的隆盛禮遇，實現天子即位始初之清明，爲漢家建無窮之基業，實在不可以忽略，不可以遲疑。"王鳳不能自立法度，衹因循舊制而已。正好皇太后妹司馬君力與杜欽兄子私通，事上報，杜欽慚懼，乞求離職而去。

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剌之心，關東諸侯無强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爲後

後有日食、地震之變，下令推舉賢良方正能直言進諫之士，合陽侯梁放推薦杜欽。杜欽上對説："陛下畏天命，懼災變，引見公卿，推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意，觀得失踪迹。臣杜欽愚笨，經術淺薄，不足以回答皇上的提問。臣聞日食、地震，是陽微陰盛的迹象。臣是君的陰面；子是父的陰面；妻是夫的陰面；夷狄是中原之陰面。《春秋》記載日食三十六次，地震五次，或者有夷狄侵擾中原，或者大權在臣下，或者有婦凌駕夫，或者是臣子背叛君父，事雖不同，其類相同。臣私下觀察人事考究變異，本朝大臣没有不安分守己之人，外戚没有貪狠之心，關東諸侯没有强大之國，邊遠民族没有逆理之爲；危險在後宫。爲什麽這樣説呢？日在戊申食，時加未。戊未屬土。土是中宫之部。在夜間地震於未央宫

宫。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宫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宫殿中，此必適妾將有争寵相害而爲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内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摇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宫之饔膳，致晨昏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匱萬姓之力以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岩穴，大臣怨於不以，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爲，不可以奢泰持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

殿中，這表明嫡、妾將有争寵相害爲患之事，望陛下深戒。變化感應是以類相應，人事先於下，變化之象見於上。能够以德去對應，那麽災難就會消亡；不能用善政去應和，禍敗就會到來。殷高宗遇到雉鷄之譴告，便端正品行，整治政事，享受了百年壽命，殷朝得到復興，關鍵在善於應付災變。對應之不够誠心就不能成功，非信就不能實行。宋景公是小國諸侯，有不忍轉嫁災禍的至誠之心，出人君之言再三，熒惑星便從心宿退走。以陛下聖明，内推至誠之心，深思天變，有什麽響應不感動上天？有什麽可以摇而不動呢？孔子曰：‘仁是這樣遥遠呀！’望陛下正后妾，抑止女寵，防止奢侈太過，去逸游，親自節儉，親臨萬事，多御安車，從輦道而行，親問太后兩宫飲食，行早晚問安之禮。這樣，就是堯、舜也不足以比興旺，災變何懼不消除！如果不留聽庶事，不論才能而授官職，盡天下之財以奉淫侈，竭盡萬民之力以放縱耳目之樂，近諂諛之人而遠方正奉公之士，信讒賊之臣而誅忠良，賢士隱居在山穴，大臣怨於不用，雖無變異，也是社稷的憂患。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實在不可以行淫佚之樂，不可以堅持奢侈享受。望陛下忍無益處的欲望，以便保全百姓之命。臣杜欽愚笨，言論不足采納。”

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

夏季，天子盡召直言之士到白虎殿對策，策問：“天地之道什麽爲貴？王者之法怎樣？《六經》之義什麽爲上？人的行爲什麽在先？用人之術是什麽？當世治國以何爲急務？各用經典對答。”

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莅官

杜欽對答説：“臣聞天道以信爲貴重，地道以正爲貴重；不信不正，萬物不生。生是天地所貴重的。王者承受天地所生，統理而成，昆蟲草木各得其所。王者效法天地，不仁就不能廣施，不義就不能正身；克制自己去服從義，内省己志而及於人，這是《六經》所崇尚的。不孝，就不會效忠於君，爲官不敬，交戰不勇，朋友不信。

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爲主，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爲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妒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内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孔子説：‘把孝貫徹到始終，擔心達不到道義，那是没有的事。’孝，是人們首先表現出來的品德。在家鄉觀察本來的行爲，在官位上考核辦事能力，在高位者要觀其推薦什麽人，富裕者要觀其給予什麽，貧窮者要觀其不幹什麽事，困乏者要觀其索取什麽，親近者要觀其托人爲自己幹什麽，疏遠者要觀其被人所托幫助他人幹什麽。孔子説：‘看他使用什麽人，觀其追隨什麽人，察其安心喜好什麽，便可知其善惡而無所隱藏。’這是知人用人之術。殷朝世風因襲夏而崇尚質樸，周因襲殷而崇尚文雅，今漢家承周、秦之弊端，應限制文彩而崇尚質樸，廢棄奢侈提倡節儉，表彰誠實除去虚僞。孔子説‘厭惡雜紫邪色侵奪純正色’，是當世治國之要務。臣自認爲所擔憂的是講出來會有所冒犯，不講出來邪氣日增，爲禍不小，然而小臣不敢廢道而求順從，違背忠義而符合私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産生，愛寵就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選擇繼嗣之路就狹窄，而嫉妒之心興起。這樣，一婦之悦也不能滿足。望陛下普施純正之德，不縱心所欲，這樣則衆庶皆大歡喜，選擇後繼人之路日廣，而海内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憂慮！”

欽以前事病，賜帛罷，後爲議郎，復以病免。

杜欽因策對而生病，賜帛免官，後爲議郎，又因病免官。

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絶世，填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莫偃伏之愛，心不介然有間，然范雎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開一朝之説，而穰侯就封。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三事之迹，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

徵召至大將軍幕府，國家政事謀議，王鳳常與杜欽一起謀劃。多次稱道賢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還有延續絶世功臣之後，鎮撫四邊民族，當世善政，多出於杜欽謀議。看到王鳳專政太重，告誡説：“以前周公身有大聖之德，宗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而管、蔡散布流言而周公畏懼。穰侯是昭王之舅，權力在秦國爲最重，威震鄰國，對昭王有旦夕起居戲弄之愛，從無存異心，然而范雎起平民，由異國而來，素無相互信任，一旦就任丞相，而穰侯就遣歸封國。近世武安侯請求封地被斥退，三事之迹，相去各幾百年，似乎很類似，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虚恭謹，損穰侯之威，抑

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間其説。”

頃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悟，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爲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心慚，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説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己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絜其去就之節者耳，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猶嘆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况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主上照然知之，故攀援不遣，《書》稱：‘公毋困我！’唯將軍不爲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傳》。

章既死，衆庶冤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説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爲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内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况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也。如是，塞争引之原，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并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

制武安之私欲，不讓范雎之徒得逞。”

不久，又日食，京兆尹王章上書求見，果然言王鳳專權蒙蔽君主之過，應廢去不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悟，召見王章，與王章議論，想免退王鳳。王鳳十分憂懼，杜欽令王鳳上書謝罪，乞求賜歸故里，文意甚哀。太后涕泣不食。皇上年少而親倚王鳳，也不忍廢免，又讓王鳳就位。王鳳心中慚愧，稱病重，想立即退歸。杜欽又說：“將軍輔政十年，變異不已，因此求歸故里，歸咎於身，刻己自責，真誠動人，無論愚者智者莫不傷感。雖然受到責難，但王章是無根基之臣，衹是掌握進退之分，拿着去就之節而已，不是主上對待將軍的心意，也不是將軍來報答主上的辦法。以前周公雖老，猶在京師，表明不離成周，昭示不忘王室之心。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王，被封於齊，尚且嘆息永遠懷念，日夜徘徊，不忍遠去，何况將軍對於主上，主上對於將軍啊！想讓天下治安變異，没有超過將軍力量的，主上十分清楚，因此遲疑不遣，《書》稱：‘公不要困我！’說的是成王不許周公離去的事。望將軍不因流言而自我懷疑，以堅固至忠之心。”王鳳復起用。皇上令尚書舉劾京兆尹王章，王章死於詔獄。事在《元后傳》。

王章已死，衆百姓認爲他冤枉，以此譏刺朝廷。杜欽想補救其過，又勸王鳳說：“京兆尹王章犯法之事是很機密的，吏民們見王章一向好爲民講話，以爲不會因此犯法以致免官，懷疑日食與王鳳有關便上奏天子。假如王章另有内情犯罪，雖然正法，事不揭發出來，在京師無人知曉，何况邊遠之地。恐怕天下不知王章實在有罪，而認爲是因上書言事而犯罪。這樣，就掩蓋了引事争諫的真正原因，損害了寬宏大量的聖明之德。杜欽自以爲應就王章一事進行一次直言極諫，并召郎屬官講清楚意圖，加上以前上奏日食的事，以便向四方表明真意，讓天下人都知道主

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

上聖明，不是根據言論定罪的。這樣，流言就消釋，疑惑自解。”王鳳向皇上陳述了杜欽的計策。杜欽補過助美的事，就是如此。

優游不仕，以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十人。欽兄緩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請，成帝時乃薨，子業嗣。

杜欽優游不爲官，以壽終。杜欽子及兄弟旁支官至二千石的近十人。杜欽兄杜緩先前免太常，以列侯身份上朝請安，成帝時去世，子杜業繼承侯爵。

杜業

業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爲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爲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坐免就國。

杜業有才能，以列侯身份選舉爲官，又任太常。多次上書言時政得失，不爲權貴效力，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和。後來杜業因犯法免官，又任函谷關都尉。正遇定陵侯淳于長有罪，應當回封國，其舅紅陽侯立給杜業寫信說：“實在傷痛老姐白髮下垂，隨不肖兒子出關，望不要用以往不和的事欺侮定陵侯。”定陵侯出關後，犯過的罪案又發，關到雒陽獄。丞相史搜到了紅陽侯的信，上奏杜業聽任請托，犯了不敬法，坐免去封國。

其春，丞相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薦，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障塞前過，不爲陛下廣持平例，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報睚眦怨。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衆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爲中丞時，方進爲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宏奏隆前奉使欺謾，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怨宏。又方進爲京兆尹時，陳咸爲少府，在九卿高弟，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爲奸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爲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復因紅

春季，丞相方進去世，杜業上書說：“方進本與淳于長有深厚交情，互相稱頌推薦，淳于長犯大罪，惟獨丞相没有受牽連，假如想阻止揭發以前的過錯，不爲陛下廣施持平之法，又無恐懼之心，反而不時繼續延伸邪惡，報瞪一瞪眼睛而結下的怨恨。制度規定，因大逆罪的朋友而犯罪免官，可以不歸故郡。今天因淳于長而犯罪回故郡，已嚴重一等；紅陽侯王立因兒子受淳于長賄賂而犯罪因此遣歸封國，不是大逆罪，而方進又奏紅陽侯王立與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結爲朋黨，都免了官，遣陳咸回故里。刑罰如此不公平，在方進之筆端，衆人莫不疑惑，都説孫宏不與紅陽侯相和。孫宏曾任中丞，方進爲御史大夫，舉長吏隆可任侍御史，孫宏奏隆以前奉使欺誑，不適合執法任近侍官，方進以此怨恨孫宏。還有方進任京兆尹時，陳咸任少府，位在九卿高位，陛下是清楚的。方進一向與司直師丹友好，正值御史大夫空缺，讓師丹上奏陳咸有奸利，請求審查，始終查不出問題，而方進果然乘機得到御史大夫職位。作爲丞相，立即進行詆毁，奏免陳咸官，又因紅陽侯事遣陳咸

陽侯事歸咸故郡。衆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太甚。案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禄勛許商被病殘人，皆但以附從方進，嘗獲尊官。丹前親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爲國求福，幾獲大利。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奸，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托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欲以熏轑天下。天下莫不望風而靡，自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骨肉親屬莫不股栗。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不以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

歸故郡。衆人都説國家授給方進的權力太大。實際上師丹没有本事，還有光禄勛許商是帶病的殘疾人，都是以阿附方進，得到尊官。師丹先前推薦同鄉人丞相史能使巫師下神，爲國求福，想獲大利。幸賴陛下明察，派使者毛莫如事先加以考驗，終於識破其奸，都被處死。假使師丹知情而推薦，這是誣枉之罪；不知而推薦，這是背離經術被左道所迷惑。二者犯的都是殺頭罪，比朱博、孫宏、陳咸所犯罪嚴重得多。方進始終不舉發報告，專作威福，偏厚黨羽，排擠英俊，藉公報私，縱橫凌厲無所顧忌，想毒害天下。天下無不望風而止，自尚書近臣都結舌杜口，骨肉親屬莫不戰栗。威權太重而不忠信，是不會安定國家的。今聞方進暴病而死，不以此安慰天下，反而又賞賜厚葬，望陛下深思往事，以警戒未來。”

會成帝崩，哀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鯁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爲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譖訴故許后，被加以非罪，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内嫉妒同産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奸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内，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孤獨特立，莫可據杖，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宜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天下。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諸吕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爲奸臣笑。”

遇成帝駕崩，哀帝即位，杜業又上書説：“王氏世代掌權爲時太久，朝無鯁直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囚徒無異，自佐史以上至大吏都是權臣黨羽。曲陽侯王根前爲三公輔政，知道趙昭儀殺皇子，不立即上奏，反而與趙氏結爲朋黨，恣意妄行，陷害故許后，横加非罪，誅殺諸許家族，摧毁元帝外家。内嫉妒同母兄、姐紅陽侯王立及淳于氏，都在年老時廢棄。新近又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是奸人之首，惑亂朝廷，讓先帝背上海内怨謗之名，尤其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未暇謙讓，孤獨特立，没有輔佐依仗，權臣换代，有如以手探試沸水。應早日以大義施恩，安慰百姓之心。臣私下看到朱博忠信勇猛，才略近世罕見，實爲國家雄俊瑰寶之臣，應徵召朱博安置在左右，以鎮撫天下。此人在朝，陛下便可以高枕無憂了。以前諸吕想危害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在，不然的話，幾乎要被奸臣所譏笑。”

業又言宜爲恭王立廟京師，以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爲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爲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爲太常。歲餘，左遷上黨都尉。會司隸奏業爲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復就國。

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徙合浦。業以前罷黜，故見闊略，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尚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謚曰荒侯，傳子至孫絶。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并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過，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至於建武，杜氏爵乃獨絶。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及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陒，稱朱博，毁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杜業又説應爲恭王在京師立廟，以顯示孝道。當時高昌侯董宏也説應尊帝母定陶王丁后爲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舉劾董宏誤朝不道，因此獲罪被免爲庶人，杜業又上書爲董宏申辯。杜業前後所言皆合旨意因而得以施行，朱博果然被提拔重用。杜業由此被徵召，又任太常。一年多，降任上黨都尉。遇司隸奏杜業任太常選舉不實，杜業因此犯罪免官，又歸封國。

哀帝駕崩，王莽執政，以前各位議立廟尊號者全部免官，徙往合浦。杜業此前已被罷黜，因此對他寬縱不問，但因憂懼，發病而死。杜業在成帝初年娶帝妹潁邑公主，公主無子已去世，杜業家上書請求靈柩運還京師與公主合葬，朝廷不許，而賜謚號荒侯，傳子至孫絶封。當初，杜周在武帝時遷徙茂陵，到延年遷至杜陵。

贊曰：張湯、杜周并起於文墨小吏，進位到三公，列爲酷吏。然而都有賢良兒子，德才都超過父輩，爵位尊顯，繼承父輩，在朝爲官，兩家不相上下。至東漢建武時，杜氏爵位纔斷絶。追考他們的福運踪迹，元勛功臣及儒林之後，没有誰能比得上。自稱是周代唐杜氏苗裔，難道是這樣嗎？到杜欽浮沉當世，好謀劃而成功，在建始之初深刻陳述女戒，事實終於證實了他的話，《關雎》差不多是微妙的，不是那種浮誇華麗雜而不專之徒所能窺視到的。杜業順勢乘人之危而加以抨擊，竟然稱頌朱博，詆毁師丹，愛憎之議多麽可怕呀！

漢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張騫李廣利傳

張騫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張騫，漢中人，漢武帝建元年間爲郎官。當時，投降漢朝的匈奴人説匈奴打敗月氏王後，用月氏王的頭作爲飲酒的用具，月氏人逃走了并且很怨恨匈奴，但是没有人援助它共同打擊匈奴。漢朝此時正打算消滅匈奴，聽到這話，想派人出使月氏，但途中必經匈奴地區，於是就招募敢於出使月氏的人。當時張騫以郎官的身份應募。他出使月氏，帶着姓堂邑氏的奴隸名叫甘父的，一道從隴西出發。在經過匈奴地區時，被匈奴人抓獲，用傳車送至單于處。單于説："月氏在我們的北面，漢朝爲什麽要向月氏派使者？我想派使者到南越，漢朝肯答應我的使者去嗎？"就扣留了張騫十餘年，還給他娶了妻子，有了孩子。可是張騫始終保留着漢朝出使用的符節，没有丢失。

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張騫住在匈奴的西邊，他乘機與部下向月氏方向逃去。他們向西逃了數十日，到達大宛。大宛人早就聽説漢朝富庶，想和漢朝往來，但未能辦到。這些人見到張騫來，就問張騫要到哪兒去。張騫説："是爲漢朝出使月氏的，路上被匈奴所阻攔。如今逃出來，希望大王您派人做嚮導送我一下。果真到達大月氏的話，我回到漢朝，漢朝送給您的禮物會多得説不完。"大宛王認爲張騫説得對，打發走張騫，并爲他派了翻譯和嚮導，送到康居。康居人又將他們送到大月氏。此時，大月氏王已爲匈奴所殺，大月氏人擁立了王的夫人爲王。他們已征服并占領了大夏，成爲這

裏的君主。這裏土地肥沃，很少有外來的侵擾，他們志在過安寧快樂的生活，又自認爲遠離漢朝而疏遠了與漢朝的關係，根本没有報復匈奴之心。張騫從大月氏到大夏，一直没有得到結果。

留歲餘，還，并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内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

張騫在那裏停留了一年多，回來時，沿着崑崙山、阿爾金山和祁連山，想從羌族地區返回，可是又被匈奴人抓住。在匈奴被扣留了一年多，恰逢單于死，匈奴内部混亂，張騫便與他的匈奴妻子及堂邑父一起逃回漢朝。漢武帝授予他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

騫爲人强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張騫爲人堅强而有毅力，寬宏大量，待人真誠，少數民族人喜歡他。堂邑父是匈奴人，善於射箭，在窮困危急的關頭，就射取禽獸作爲食物。當初，張騫出行時有一百餘人，去了十三年，祇有他和堂邑父兩人回來。

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語皆在《西域傳》。

張騫親身所到過的地方，有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國，他聽説在這些國家的旁邊還有五、六個大國，他一一向漢武帝講述了這些國家的地形和物産。所説的内容都在《西域傳》裏。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强，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乃令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并出：出駹，出莋，出徙、邛，出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莋，南方閉嶲、

張騫説："我在大夏的時候，見到邛那個地方的竹杖和蜀郡産的細布，問他們從哪兒得到這些東西，大夏國人説：'是我國的商人從身毒國買來的。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大約有數千里地。那裏的風俗是過着定居的生活，和大夏相同，但地勢低窪，潮濕，氣候炎熱。那裏的人騎着大象打仗，國家濱臨大水。'根據我的推測，大夏距離漢朝約有一萬二千里，在漢朝的西南。現在身毒又在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郡的物産，這樣看來，身毒距離蜀不遠。現在出使大夏，從羌族地區經過，很危險，羌族人很厭惡漢朝；稍稍往北，則會被匈奴人俘獲；如果從蜀郡走，當是方便的道路，又無侵擾。"漢武帝聽説大宛和大夏、安息等國家都是大國，有許多奇怪的物産，又過着定居的生活，與漢朝的風俗相同。而兵力很弱，很看重漢朝的財物；其北方則是大月氏、康居等國，兵力强大，可以用贈送財物、給他們以好處的方法，誘使他們前來朝見漢天子。果真能够這樣做并用道義的力量使他們歸附漢朝，那麽漢朝就可擴大疆土一萬餘里，有些民族的人到朝

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

廷來，要經多重翻譯纔能通曉語言，一些奇風異俗的少數民族也前來歸附，漢朝的威望德澤就可普及四海。漢武帝很高興，認爲張騫説得很有道理。於是下令通過蜀郡和犍爲郡派遣探路的使者，分四路同時出發。一路從冉駹出發，一路從筰都出發，一路從徙和邛出發，一路從僰出發，各有一二千里路程。可是北方的通道爲氐族和筰都夷所阻擋，南方的通道爲巂和昆明所阻。昆明等少數民族没有君長，善於劫掠和盜竊，每每殺害過往的漢使，奪走財物，這條路終於没能打通。不過聽説昆明西邊大約千餘里的地方，有乘象國，名叫滇越，蜀郡有些私自往來買賣貨物的商人到過那兒。於是漢朝因尋求通往大夏的道路而開始與滇國往來。當初，漢朝想與西南夷通使，由於費用太多，停止了這項工作。及至張騫説可經西南夷通往大夏，漢朝纔着手打通西南夷之路。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爲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并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

張騫以校尉的身份跟隨大將軍衛青出擊匈奴，因爲他瞭解水草分布的地方，軍隊纔能不缺給養，於是封張騫爲博望侯。這年是漢武帝元朔六年。兩年以後，張騫作爲衛尉，與李廣將軍一起從右北平出發抗擊匈奴。匈奴包圍李將軍，漢軍傷亡慘重，而張騫晚於約定的時間到達，按軍法當處以斬刑，他用財物贖爲平民。這一年，驃騎將軍霍去病在西邊打敗匈奴，殺數萬人，直至祁連山。秋天，匈奴渾邪王率領他的部衆投降漢朝。於是，從金城、河西走廊，沿祁連山直至鹽澤一帶空無匈奴。匈奴時或有偵察兵前來，但也爲數很少。又過了兩年，漢朝擊退匈奴單于并趕往漠北。

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焞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

漢武帝多次向張騫詢問大夏等國的情況。此時張騫已失去了侯的封號，就回答道：“我住在匈奴的時候，聽説烏孫王名昆莫。昆莫的父親難兜靡本來和大月氏都住在祁連山、敦煌一帶，是個小國。大月氏攻打殺害了難兜靡，强占他的地盤，烏孫人逃亡投奔匈奴。難兜靡的兒子昆莫那時剛出生不久，傅父布就翎侯抱着他逃亡，途中將他放在草叢中，去爲他尋找食物。回來時，見狼正在給他喂奶，又有烏鴉銜着肉在旁邊盤旋，

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强，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神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决。語在《西域傳》。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

以爲昆莫是神，就抱着昆莫歸附匈奴，單于喜歡他，將他撫養成人。昆莫長大後，單于把他父親的民衆交還給他，讓他帶兵打仗，昆莫屢次建立戰功。那時，月氏已被匈奴打敗，向西進攻塞王。塞王南巡遷往遠方，月氏人便居住在塞王的地盤上。昆莫的力量壯大後，親自請求單于允許他替父報仇，於是向西攻敗大月氏。大月氏人再次西逃，遷往大夏人居住的地方。昆莫掠奪其民衆，就留居在大月氏人的土地上，兵力逐漸强大起來，正好碰上匈奴單于死，於是不肯再入朝事奉匈奴。匈奴派軍隊攻打他，無法戰勝，更認爲昆莫是神而遠離他。如今單于剛被漢朝打敗，處於窘困的境地，而昆莫原來的地方無人居住。少數民族依戀故土，又貪心漢朝的財物，如果在此時多多地送些財物給烏孫，招引他們到東邊來居住在原來的土地上，漢朝送公主給烏孫王作夫人，雙方結爲兄弟關係，根據以上對形勢的分析，烏孫一定會聽從我們的建議，那麽這就等於切斷了匈奴的右臂。聯合了烏孫，自烏孫以西的大夏等國，都可招來而爲您的外臣。”漢武帝認爲張騫説得對，授予張騫中郎將的官職，率領三百人，每人馬各二匹，趕着上萬計的牛羊，隨身携帶價值數千萬萬的黄金和禮物，還有許多持節副使隨行，出使烏孫。道路方便的話，就派持節副使出使烏孫旁邊的國家。張騫到達烏孫後，將漢武帝的禮物送給烏孫王并轉達了漢武帝的旨意，但未能獲得烏孫王的明確表態。具體内容記載在《西域傳》裏。張騫便分别派遣副使出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王派翻譯嚮導護送張騫。烏孫使者數十人，馬數十匹隨張騫回漢朝答謝漢武帝，趁機讓他們察看漢朝的情况，瞭解到了漢朝的廣大。

騫還，拜爲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

張騫返回漢朝，被授予大行官。一年多後，張騫去世。又過了一年多，他所派遣去通大夏等國的副使大都與這些國家的使節一同回到漢朝，於是西北各國開始了與漢朝的交通往來。不過由於張騫開闢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後來出使西域的人都仿效張騫，稱博望侯，以此來取信於外國，外國人因此而信任他們。那以後，烏孫王終於與

漢公主結婚。

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犛軒、條支、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當初，漢武帝打開《易》書占卜，說：“神馬當從西北來。”得了烏孫馬覺得好，給它起名爲“天馬”。等到又得了大宛汗血馬，它比烏孫馬更加膘壯，便將烏孫馬改名爲“西極馬”，稱大宛馬爲“天馬”。并且漢朝開始從令居向西築塞，新設酒泉郡，以便於通往西域各國。漢朝於是增派使者到安息、奄蔡、犛軒、條支、身毒國。且漢武帝喜歡大宛馬，出使西域的使者相望於道，一批多者數百人，少者百餘人，所携帶的東西，完全仿效博望侯張騫時的盛況。其後，隨着對西域情況的日益熟悉，每批使者的人數越來越少。漢朝時大概一年中使者多者十餘批，少者五六批，遠的八九年，近的幾年就可往返。

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柯、越巂、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皆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南夷傳》。

這個時候，漢朝已滅了南越，與蜀郡相通的西南夷都很震動，他們請求漢朝在那兒設治并派官吏進行治理。漢朝在西南夷設置了牂柯、越巂、益州、沈黎、文山郡，想用在西南夷設郡的辦法，地界相接，向前通往大夏。於是漢朝每年派使者十餘批，從這些新設置的郡出發，但都再次被昆明夷所阻絶，漢使被殺、禮品遭劫。於是漢朝發兵出擊昆明，斬首數萬。後來又派使者，終不能通過。詳情在《西南夷傳》裏。

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絶遠，非人所樂，聽其言，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盗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絶，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

自從張騫開闢了通往西域的道路而獲得尊貴的地位，那些吏士爭着上書談論外國物産的稀奇古怪以及通使的利害關係，請求出使。漢武帝因爲西域偏僻遥遠，并非人人都樂意去，便接受他們的言論，給予出使的符節，招募官吏和百姓而不問應募者的身份資歷，爲這些人準備好隨行人員打發他們出使，以此擴大出使西域人員的來源。這些人回來時，難免有劫掠和盗竊來的財物，以及執行使命時違背漢武帝的旨意，漢武帝因爲他們熟悉西域的情況，就每每審查他們并致以重罪，以激發他們發奮去立功贖罪，再次請求出使西域。出使西域的緣由無窮無盡，且輕視犯法。那些吏卒也每每一再地推崇外國的物産，誇張程度大的，被給予符節，爲正使，誇張程度小的爲副使。故無稽之談者及無良好品行之徒都爭相仿效。使者們大都將天子送給西域各國的禮物

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

據爲己有，想以較低的價格賣出以從中牟利。外國人也厭惡漢使人人言語輕重不實，估計路遠漢軍不能到達，便斷絶漢使的食物供應，使他們陷於困苦的境地。漢使生活窮困，譴責抱怨，以至於相互攻擊。樓蘭、姑師等小國，地處交通要道，攻擊、劫掠漢使王恢等尤爲厲害，且匈奴奇兵更是時時截擊漢使。使者們爭相談論征服這些國家對漢朝有利，不討伐它則對漢朝有害，這些國家都有城邑，軍隊戰鬥力弱，易於攻擊。於是漢武帝派從票侯趙破奴，率領西域各屬國騎兵及各郡兵力數萬人反擊匈奴，匈奴兵全部逃竄。第二年，趙破奴擊敗姑師，俘虜了樓蘭王。漢朝從酒泉郡起布列了邊防哨所，直至玉門關。

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

大宛諸國派使者隨漢使來到漢朝，看到漢朝的廣大，他們向漢朝獻上駝鳥卵和犛靬的幻術家，漢武帝大喜。漢使窮盡黄河的源頭，那裏的山多玉石，漢使采來運回漢朝，漢武帝查考了古地圖書籍，將黄河源頭所出之山命名爲昆侖山。

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氐，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遍觀各倉庫府臧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氐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

這時，漢武帝正好多次到海邊視察，身邊竟全是外國客人跟隨着。凡屬大都市或人多的地方就打那兒經過，散發財物布帛進行賞賜，備辦豐厚的禮物送給他們，以此來展示漢朝財力的雄厚。表演大角抵、奇戲等新奇的東西，引來衆多的圍觀者，大行賞賜，酒池肉林。讓外國客人遍觀漢朝各倉庫府藏的儲積，想以此顯示漢朝的廣大，使他們對漢朝的强大既佩服又詫異。至於增加幻術家的技藝，角抵、奇戲花樣的年年增變，它們的進一步興起，就是從漢武帝時開始的。且外國使者不斷地交替往來，絡繹不絶。大宛以西的國家都自恃離漢朝遥遠，還是驕傲放縱，漢朝没能使他們屈服，就用禮尚往來的方式與他們保持聯係，出使這些國家。

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

漢朝出使到西域的人已很多，那些少年從使多用虚美的言辭慫恿漢武帝，説大宛有好馬在貳師城，藏起來不肯讓漢使看到。漢武帝喜歡宛馬，聽説後一心想得到它，他派壯士車令等帶着千金和金馬去請求大宛王送給貳師城好馬。大宛國有許多漢朝財物，他們互相商量道："漢朝離我們很遠，且人從鹽澤一帶經過每有死亡，從它

往往而絶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中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强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乃以李廣利爲將軍，伐宛。

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爲光禄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爲石顯所譖，自殺。

李廣利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産昌邑哀王。太初元年，以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財有數千，皆飢罷。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

的北面經過有匈奴的騷擾，從南面來則缺乏水草，加上沿途處處没有城邑，缺乏食物的情况經常發生。漢使一批數百人前來，常常缺乏食物，死者過半。這樣的情况怎麽能派大軍來呢？况且貳師馬是大宛的寶馬啊。"終不肯給漢使。漢使大怒，痛駡一通，椎破金馬而去。大宛國的貴臣們怒道："漢使太輕視我們了！"令漢使離開大宛國，又讓東邊的郁成王攔擊他們，殺害漢使奪取他們的財物。漢武帝大怒。曾出使過大宛的姚定漢等人説："大宛兵弱，若用近三千的漢軍，强弓勁弩向他們射擊，便可打敗他們。"漢武帝因曾派浞野侯趙破奴攻打樓蘭，以七百騎兵先到樓蘭，俘虜了樓蘭王，故認爲姚定漢等人言之有理，而想封寵姬李夫人的兄弟爲侯，便以李廣利爲將軍討伐大宛。

張騫孫張猛，字子游，頗有才智，元帝時爲光禄大夫，出使過匈奴，加官給事中，被石顯陷害而自殺。

李廣利的妹妹李夫人有寵於皇上，生昌邑哀王。太初元年，以廣利爲貳師將軍，帶領屬國的六千騎兵和郡國那些品行惡劣的少年好幾萬人，以這些兵力去攻伐大宛，預期到貳師城奪取良馬，所以叫他"貳師將軍"。原浩侯王恢爲軍隊帶路做嚮導官。貳師將軍的部隊已經西過鹽水，沿路的那些小國家恐慌，都各自緊緊地守住自己的城堡，不供給漢軍糧食，打又打不下來。能攻下來的就有飯吃，不能攻下來的，衹好幾天就離開。等到達郁成，兵士衹有幾千人了，都飢餓疲乏。攻打郁成城，大敗，死傷的人很多。貳師將軍和左右商議："至郁成還不能攻下它，何况到大宛王都城呢？"就帶着部隊撤退。往返花了兩年，回到敦煌，士兵剩下不過十分之一。派遣使者給皇帝上奏章説："路程遥遠十分缺乏糧食。士兵們不怕打仗，衹怕挨餓。兵少，不能攻取宛國。希望暫且撤兵，多派兵後再去。"漢武帝得知所奏，大發雷霆，派使者攔守玉門關，説軍人敢有入關者立即斬了他！貳師將軍李廣利害怕了，因而留駐敦煌。

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絶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捍寇盜，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

那年夏天，漢朝對匈奴作戰，浞野侯趙破奴的士兵損失二萬多人。漢朝廷高級官員商議都希望調回攻打大宛的軍隊，專力對付匈奴。漢武帝却認爲既已出兵討伐大宛，如大宛這樣的小國都打不下來，那大夏之類的國家逐漸瞧不起漢朝，大宛的良馬就斷絶來漢，烏孫、輪臺等國家也將隨便難爲漢朝的使者，就會見笑於外國。於是就懲治了議論攻打大宛尤爲不當的鄧光等人。赦免了那些囚徒步卒，增發了那些品行惡劣的少年和邊境的騎兵，經過一年多而從敦煌出兵六萬人，私人帶着糧食跟隨部隊參戰的還不計算在内。這支隊伍帶有牛十萬頭，馬三萬匹，驢、駱駝以萬數計算。他們多帶糧食，兵器、弓箭等極爲齊備。全國騷擾動蕩，相繼供應征伐大宛，軍隊總共有五十餘校尉軍官出征。大宛都城内没有水井，都要從城外引進流水，於是漢軍就派治水的工匠改道城下水，不使流經城下，而引水入孔穴之内，以水攻城内。漢朝還增派甲卒十八萬人到酒泉和張掖以北駐守，并新置了居延和休屠兩個縣以衛護酒泉。而徵發天下"七科適"，載運乾糧以供給貳師將軍，驅車載運的人衆絡繹相連到敦煌。而授任兩名會相馬的人爲執驅馬校尉，準備在攻破大宛以後選取良馬。

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

這時貳師將軍是二次出征，隊伍龐大，所至沿途各個小國無不迎接，拿出糧食供養軍隊。到輪臺國，輪臺國不降，攻戰幾天，血洗了他們。從此往西，平安行軍到達了大宛王都，漢兵到達者三萬人。宛軍迎戰漢軍，漢軍射敗了他們，宛軍逃到城堡内憑藉城墻守衛。貳師將軍的部隊本想進軍先攻郁成城，恐怕軍隊滯留而使大宛人更生詐謀，於是就先攻大宛城，決開他們的水源，改變其流向，即使大宛堅守也甚感憂愁困窘。包圍大宛的城池，攻城四十多天。他們的高級官員相互商量道："漢朝之所以來攻打大宛，是我們國王毋寡隱藏了好馬而殺害了漢朝使者。如果殺掉國王毋寡并拿出好馬，漢軍之圍當可解脱；即使不解，再奮戰而死，也爲時不晚。"大宛的高級官員們都認爲這樣對，共同殺死宛王毋寡。它的外城被摧毀，俘獲了大宛貴人勇將煎靡。大宛

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

人大爲震驚，逃跑入守中城，相互商量說：“漢來攻打宛，是因爲國王毋寡。”提着他的頭派人去見貳師將軍，相約說：“漢軍不要攻打我們了，我們把好馬全部拿出來，任憑你們選取，并且供給你們糧食。如若不聽從，我們殺盡好馬，而康居的救兵將要到達。一到達，我宛兵在城內，康居的救兵在城外，共同和漢軍作戰。漢軍仔細考慮吧，怎麼辦?”這時康居偵探窺伺漢兵，漢兵還很强大，不敢進兵。貳師將軍聽說大宛城內最近找到了漢人，會穿井汲水，而且城內糧食還多。考慮到我們之所以來，就是爲誅滅罪魁禍首宛王毋寡，毋寡的頭已經到了，這樣還不允許解開兵圍，那麼他們就會堅守，而康居等到漢軍疲乏時而來援救大宛，那打敗漢軍是必然的了。軍官們都認爲對，就接受了大宛的許約。大宛人就放出他們的好馬，讓漢兵自行挑選，還拿出許多糧食供養漢軍。漢軍挑選了好馬幾十匹，中等以下公馬母馬共三千多匹，而且立大宛高級官員中過去待漢人友好的昧蔡爲大宛國王，與他訂立盟約後撤兵。終於不得進入大宛內城，就結束這場戰爭撤兵回來了。

初，貳師起敦煌西，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今生將，卒失大事。”欲殺，莫適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拔劍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

當初，貳師將軍發兵敦煌西進時，認爲人多，沿路各國無法供給糧食，就分爲幾支隊伍，從南北兩路挺進。校尉王申生和原大鴻臚壺充國等統領一支千多人的隊伍另到郁成，郁成人堅守城堡，不肯把糧食供給他們。王申生的部隊距離貳師將軍的大部隊二百里，他依仗大軍而輕視對方，急攻郁成。郁成人窺探得知王申生的部隊少，就在一個早晨用三千人的兵力發起攻擊，斬殺了王申生等人，軍隊大敗，衹有幾個人脫險逃出，跑到貳師將軍那裏。貳師將軍命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去攻打郁成，郁成投降，郁成王逃走到康居國，上官桀就追到康居國。康居國人聽說漢軍已經打敗大宛，就交出郁成王給上官桀。上官桀派四個騎士把他捆綁看守押送給主將李廣利。這四個人互相議論說：“郁成王是漢朝所痛恨的，如果把他活着送去，怕突然發生意外，貽誤大事。”想殺，没有人敢先動手。上邽騎士趙弟拔劍斫擊，斬了郁成王。上官桀等就趕上了貳師將

軍的大部隊。

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爲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不録其過，乃下詔曰："匈奴爲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絶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雁門守攘。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泝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士大夫徑度，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爲海西侯，食邑八千户。"又封斬郁成王者趙弟爲新畤侯；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爲光禄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爲少府；李哆有計謀，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

當初，貳師將軍李廣利後一次出兵，皇上派遣使者通告烏孫國，要它出兵與漢軍合力攻宛。烏孫派遣兩千名騎兵前往，徘徊觀望，不敢上前。貳師將軍的隊伍凱旋東歸，所經過的那些小國聽説大宛已被攻破，都打發自己的子弟跟隨漢軍去納獻貢物，謁見天子，因而作爲人質。軍隊返回，進入玉門關的有一萬多人，軍馬一千多匹。貳師將軍後一次行軍，軍隊并非缺乏食用，犧牲的也不能算多，而是將吏們貪財，大都不愛護士兵，侵吞軍餉，因此死亡很多。天子因爲是遠涉萬里征討大宛，就不責問他們的過失，便下詔説："匈奴爲害很久了，如今雖遠徙漠北，與旁國共謀截擊大月氏國使臣，攔殺中郎將江及原雁門太守攘。危須國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斷東西道路。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其罪，戰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泝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士大夫直接穿過，獲王首級，珍怪之物都陳列於庭。封李廣利爲海西侯，食邑八千户。"又封斬殺郁成王的趙弟爲新畤侯；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爲光禄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爲少府；李哆有計謀，爲上黨太守。軍官中被封爲九卿的有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級官吏的有一百多人，一千石級官吏以下的一千多人。自願參加者賞封的官爵都超過他們本人的願望，因犯罪受懲罰而去從軍的人免罪但不計功勞。士兵們所得賞賜約值四萬錢。攻伐大宛兩回，總共經歷四年纔告結束。

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郅居水。兵敗，降匈奴，爲單于所殺。語在《匈奴傳》。

後十一年，征和三年，貳師將軍又率七萬騎兵出五原，攻擊匈奴，渡郅居水。兵敗，投降匈奴，被單于殺死。事見《匈奴傳》。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所謂昆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

贊曰：《禹本紀》記載黄河源於昆侖山，昆侖山高二千五百餘里，山上的光明憑着日月交替隱避而得到。自張騫出使大夏之後，走到了黄河的盡頭，没有看到所説的昆侖山嗎？因此講九州山川，《尚書》比較可信。至於《禹本紀》、《山經》所記載，無甚根據，不可信！

漢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司馬遷傳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晉中軍隨會奔魏，而司馬氏入少梁。

從前在顓頊統治時期，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命火正黎掌管地理。唐堯虞舜統治時期，繼續命重和黎的後代掌管天文和地理，一直到夏朝和商朝，所以姓重的姓黎的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在西周時，封爲程伯的休甫是他們的後代。到了周宣王的時候，他們失去了主管天文地理的官職，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代主管周朝的歷史。在周惠王和周襄王之際，司馬氏到了晉國。晉國的中軍元帥隨會逃奔到魏國，司馬氏也隨之來到了少梁。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蘄，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蘄與武安君坑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蘄孫昌，爲秦王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内郡。昌生毋懌，毋懌爲漢市長。毋懌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

自從司馬氏家族離周到晉國後，他們就分散開來，有的在衛國，有的在趙國，有的在秦國。在衛國的，後來作了中山國的相。在趙國的，由於傳播有關劍術的理論而聲名顯赫，蒯聵就是他們的後代。在秦國的司馬錯，曾與張儀爭論伐蜀的事，秦惠王采納了他的建議，讓他率兵伐蜀。他取得勝利并被任命爲蜀郡守。司馬錯的孫子司馬蘄是武安君白起的部下。這時的少梁改名爲夏陽。司馬蘄與武安君白起在長平坑殺趙國的軍隊，回到秦國後，他與白起都被秦王賜死於杜郵，葬在華池。司馬蘄之孫名司馬昌，在秦國任鐵官。在秦始皇時，蒯聵的玄孫司馬卬是武信君的將領，領兵攻占了朝歌。在項羽封十八諸侯時，封司馬卬爲殷王。在漢王劉邦討伐楚王項羽時，司馬卬歸附了漢，漢王改司馬卬統治區爲河内郡。司馬昌生司馬毋懌，司馬毋懌任漢朝長安的市長。司馬毋懌生司馬喜，司馬喜曾爲五大夫，他們死後，都埋葬在高門。司馬喜生司馬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黄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談，司馬談曾任太史公。

太史公向唐都學習天文學，在楊何處學《周易》，在黄子處學道論。太史公在漢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間做官，他憂慮學習先秦各家學説的人，未能瞭解各家學説的原意，盲目信奉一些荒謬的説法，就論述六家學説的主要精神道：

《易大傳》説："天下人的方向一致，可是想法却多種多樣，目標相同，可所走的道路却不相同。"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這些學派都是以治理國家爲要務的，但是他們的學説却不同，有省與不省而已。我認爲陰陽家的學説，崇尚祥瑞而忌諱繁多，常常使人受到限制而産生許多畏懼，然而它所排列的一年四季的順序是不能廢棄的。儒家學説廣博而缺少要領，費力不少而功效不大，因此它所提倡的難以完全照辦。然而它所規定的君臣父子之間的禮儀，夫婦長幼之間的區别，是不能改變的。墨家主張節儉却難以遵從，因此墨家主張之事不能全部采用。然而墨家關於加强本業發展和厲行節約的主張則是不可丢棄的。法家的主張嚴厲苛刻、缺少恩誼。然而他們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這一點是不可改變的。名家過於拘於形式而容易喪失對事物的正確認識，然而它辯證名與實的關係問題則不能不予以認真考慮。道家使人精神合一，行動合乎無形的"道"，使得萬物豐足完美。他們的學説，因循了陰陽排列四時的順序，吸取了儒、墨兩家的長處，總取了名、法兩家的精華，隨着時間來轉移，順着事物而變化，這樣來立定常規和處理事務，没有不相適宜的，并且意旨簡明而易於掌握，辦的事情雖不多，而功效却很大。儒家則不是這樣，他們認爲君主是天下的表率，凡事君主倡導而臣下應和，君主先行而臣下隨從。像這樣，則君主勞累而臣下安逸。至於偉大道家理論的精髓，既去掉了剛强和貪欲，又廢黜了聰明與智慧。儒家却丢開了這些而任用儒術進行統治。精神用的過分就會枯竭，身體過度

勞累就會損壞；精神和身體過早的衰竭，而想與天地共長久，這事還從未聽説過。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臧，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陰陽學説對於一年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節氣都有各自的規定與禁忌，説順着這些就會昌盛，違背這些就會滅亡，其實未必如此，所以説“使人受到限制而産生許多畏懼”。至於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是大自然運行的規律，若不遵從它就没有可以作爲天下法則的。所以説，它所規定的“一年四時的運行順序是不能丢掉的”。

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儒家用六藝作爲準則，六藝的經傳文字以千萬計，人們連續幾代都不能弄通它的學説，一輩子也不能完全通曉它的禮儀。所以説儒學“廣博而缺少要領，費力不少而功效很小”。至於儒家序列君臣父子之間的禮儀，夫婦長幼之間的區別，這是各家學説也不能改變的。

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斫；飯土簋，歠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强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

墨家也崇尚堯舜，稱述堯舜的德行説：“他們住在三尺高的殿堂裏，土築的臺階有三層，茅草房頂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飾；盛飯用陶簋，裝湯用瓦盆，吃的是糙米飯，喝的是豆葉湯；夏天穿葛衣，冬日披鹿皮。”他們埋葬死人，用三寸薄的桐木板棺材，哭的聲音也不悲哀。教育人民遵循葬禮，一定以此爲標準。要使天下都像這樣，那麽就没有尊貴和卑下的區别了。世道不同，時代變了，事業不必相同，所以説“墨家所倡導的節儉人們却難以遵循”。總之，墨家主張强本節用，則是引導家富人足的辦法。這是墨家的長處，即使百家也不能丢掉這一點。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絶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不能改也。

法家不分别關係的親疏，不區分地位的尊卑，一律斷之於法。這樣就把敬愛親屬、尊長的恩誼斷絶了。可以用它作爲臨時措施，但不能長期施用。因此説法家“嚴厲苛刻而缺少恩誼”。至於法家主張使君王尊貴使臣子卑下，明確職分界限不得相逾越，這是各家學説也不能更改的。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

名家煩瑣細碎、糾纏不清，使人不能推

其意，剸决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求它的真意，專注於名詞概念的推理，反而失去了易於掌握的常理。所以説名家“使人受約束而容易喪失對事物的正確認識”。至於它循名責實，綜合考察事物的本質這一點，倒是不可不予以認真考慮的。

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虚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奸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道家宣揚無爲，又説無所不爲，其實際主張是容易實行的，而其言辭却難於理解。其學説以虚無爲理論基礎，以順應自然爲實踐原則。既没有既成不變之勢，也没有固定不變之形，所以能够推究萬物的實情。既不走在事物的前邊，也不落在事物的後邊，因此能够成爲萬物的主宰。法則的有無，順應時勢來確定；制度的興廢，根據事物的變化來决定。所以説“聖人不巧取，順應時勢而變通”。虚無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君主統治的綱領。群臣一齊上朝，君主讓他們各自表明自己的才幹。其實際情况與名聲相符的叫做端；其實際情况與名聲不相符的叫做空。君主不聽空而不實的話，奸邪就不會産生，賢與不肖就自然分清了，黑白也就自然分明了。這就在於君主如何使用他們了，這樣做還有什麽事情辦不到呢！這樣就合乎大道，看起來混混沌沌，而光明却照耀天下，又返回到無名的境界。人所賴以生存的是精神，所依托的是形體。精神用得過分就會枯竭，形體過分勞累就要損壞，形體與精神分離人就會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再生，形神分離就不會復合，因此聖人重視這一問題。由此看來，精神是人生存的根本，形體是人生存的器具。如果不首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形體，却説什麽“我有辦法治理天下”，憑藉什麽呢？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

太史公職掌天文工作，不管民事。他有個兒子叫司馬遷。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

司馬遷生在龍門，在龍門山南麓過着農耕放牧生活。十歲時已能識讀古文著作。二十歲南游江淮，他登上會稽山，探訪禹穴，到九疑山，考察舜的遺迹，泛舟沅、湘水間。北渡汶水、泗水，在齊、魯之都研討學業，觀察孔子教化的遺

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風，還在鄒嶧學習鄉射禮節；在游歷蕃、薛、彭城等地的時候，一度遭受危困，經過梁、楚之地後回到長安。於是司馬遷做了郎中，奉朝廷之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的地區，略定了邛、笮、昆明之後，回到長安向朝廷覆命。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絶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絶。今漢興，海内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鐀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

這一年，天子開始舉行漢朝的封禪典禮，而太史公被留在周南，不能參與其事，因此心中憤懣得病將要死去。他的兒子司馬遷恰巧在這時出使返回，在洛陽見到了父親。太史公抓着司馬遷的手流着淚説："我們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遠在上古虞舜夏禹時就取得過顯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後來衰落了，難道要斷送在我這裏嗎？你繼爲太史，就可以接續我們祖先的事業了。如今天子繼承漢朝千年一統的大業，到泰山封禪，而我不得從行，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後，你一定會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萬不要忘記我要編寫的論著啊。况且孝，是從侍奉雙親開始的，中間經過事奉君主，最終能够在社會上立足，揚名於後世，光耀父母，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稱頌周公，是説他能够歌頌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揚周、召的遺風，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劉的功業，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厲王以後，王道衰落，禮樂損壞，孔子研究、整理舊有的文獻典籍，振興被廢棄了的王道和禮樂。整理《詩》、《書》，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學者們仍以此爲法則。從魯哀公獲麟到現在四百多年了，其間由於諸侯兼并混戰，史書丢散、記載中斷。如今漢朝興起，海内統一，賢明的君主，忠義的臣子的事迹，我作爲太史而不予評論記載，中斷了國家的歷史文獻，對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記在心裏啊！"司馬遷低下頭流着淚説："小子雖然不聰明，一定把父親編纂歷史的計劃全部完成，不敢有絲毫的缺漏。"太史公死後三年，司馬遷作了太史令，他閲讀和摘抄了石室金櫃收藏的圖書檔案，又過了五年，正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初一凌晨冬至，開始改用太初曆，新的曆法在明堂上公布，諸神受到記識。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

太史公説："先父曾説過：'從周公死後五百

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爲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絶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厘，謬以千里'。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不通於

年而有孔子，從孔子到現在又五百年了，到了繼承并光大孔子的事業，修正《易傳》，續作《春秋》，根據《詩》、《書》、《禮》、《樂》衡量一切的時候了。'意思就在於此吧！意思就在於此吧！我怎敢推辭呢！"

上大夫壺遂問："當初孔子爲什麽作《春秋》呢？"太史公答道："我聽董先生說：'周朝的王道衰微了，孔子作魯國的司寇，想振興王道，可是諸侯陷害他，大夫阻撓他。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張在當時不會被采納，王道不能推行，於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貶寓於《春秋》所記的二百四十二年歷史之中，作爲天下的準則。他貶斥僭禮的諸侯，聲討犯上的大夫，衹不過是爲了實行王道罷了。'孔子說：'我想與其用空洞的說教去教育別人，還不如記載具體歷史事件，因事見義，更爲深切顯明。'《春秋》一書，上能闡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倫理綱常，判別嫌疑明辨是非，論定猶豫難決之事，表彰善良，貶斥醜惡，尊重賢能者，賤視不肖之徒，保存已滅亡國家的史迹，接續已斷絶了的世系，彌補殘缺，振興衰廢，這些都是王道中的要點。《易》是專講天地、陰陽、四時、五行的，所以長於變化；《禮》是規範人倫的，所以長於行事；《書》是記載先王事迹的，所以長於政事；《詩》是記載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的，所以長於風土人情；《樂》是論述音樂經典的，所以長於和諧；《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長於治人。由此可見，《禮》用以節制人欲，《樂》用以發揚和氣，《書》用以指導政事，《詩》用以表達思想感情，《易》用以闡明事物的變化，《春秋》用以指導人們遵守道義。治理亂世，使它走向正軌，沒有比《春秋》再合適不過的了。《春秋》文字數萬，旨意數千，萬物的離散聚合都集中在《春秋》裏面。在《春秋》中，記載着三十六起殺君事件和五十二個亡國事件，諸侯奔走逃亡不能保其國家的，簡直無法統計。考察其所以如此，都是由於失去了禮義這個根本。所以《易》說'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因此'臣弒君、子殺父，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緣故，而是逐步發展而來的'。做國君的

《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

不能不通曉《春秋》，否則前面有進讒言的則看不見，後面有奸賊作亂也不知道。作人臣的不能不通曉《春秋》，否則就不知道日常事務怎麽處理纔得當，遇到突變就不能采取權宜之計去應對。作人君、人父的，不能通曉《春秋》大義的，一定會蒙上首惡的罪名。作人臣、人子的，不通曉《春秋》大義的，一定會陷於篡弑的罪名而被誅殺。其實他們都以爲是在做好事，却因爲不知其道義所在，以致被加上了空洞的罪名也不敢推卸。不通曉禮義的宗旨，就會弄到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親不像父親、兒子不像兒子的地步。君主不像君主，就會受到臣下的干犯，臣子不像臣子就會被誅殺，父親不像父親，就没有人倫之道，兒子不像兒子就會忤逆不孝，這四種行爲是天下最大的罪過。把天下最大罪過的罪名加在他們頭上，他們也衹能接受而不敢推辭。因此説，《春秋》一書是禮義的根本。禮義的作用是禁絶壞事的發生，法律的作用是在壞事發生之後進行制裁；法律所起的作用顯而易見，而禮義所起的防止作用却不易被人瞭解。”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虙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耻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

壺遂説：“孔子的時候，上面没有聖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不被重用，所以纔作《春秋》，留下議論，以裁斷禮義，作爲統一的王法。如今您上遇聖明的君主，下得當官任職，萬事具備，各得其所，您所論述的，將要闡明什麽呢？”太史公答道：“啊啊，不不，不是這樣。我聽父親説：‘伏羲最爲純厚，他作了《易》八卦。堯舜道德之盛，《尚書》予以記載，禮樂由此而興。商湯、周武功業興隆，受到詩人的歌頌。《春秋》揚善貶惡，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褒揚周王室，不僅僅是諷刺而已。’從漢朝建立到今聖明天子，這期間獲得了吉祥的符瑞，舉行了封禪大典，改革了曆法，更换了衣物的顔色，受命於天，天子的恩澤滋潤無邊，海外異俗之地的國家也輾轉翻譯叩關入境，請求獻禮、朝見，這樣的事情多得説不完。臣下百官極力頌揚天子的聖德，還不能完全表達自己的心意。况且，天下有賢能的人得不到重用，是國君的耻辱；主上聖明，而其恩德不能傳揚天下，這是主管官員的過

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

錯。何況我擔任史官工作，如果撇開天子的聖明功德不去記載，埋没了功臣、賢大夫的功業不去論述，背棄了我父親的囑咐，這是極大的罪過。我所寫的不過是記述歷史故事，整理、歸納世代相傳的史料，不是人們所説的著作，而您把它比作《春秋》就不對了。”

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纍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黄帝始。《五帝本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本紀》第六，《項羽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吕后本紀》第九，《孝文本紀》第十，《孝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間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曆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吴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陳杞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晋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韓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

於是按次序論述和編寫其書。寫作的第十年，遭受李陵之禍，被關進了監獄。在獄中長嘆道：“這是我的罪過啊！身體殘廢没有用了。”事後仔細思量道：“《詩》、《書》的文義之所以含蓄隱約，是作者藉以更好地表現自己的深沉思想。”他終於着手記述從黄帝開始，直到武帝獲麟爲止的歷史。其篇目爲：《五帝本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本紀》第六，《項羽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吕后本紀》第九，《孝文本紀》第十，《孝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間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曆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吴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陳杞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晋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韓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王世家》第

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孫子吴起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商君列傳》第八，《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吕不韋列傳》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第三十二，《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傅靳蒯成侯列傳》第三十八，《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倉

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孫子吴起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商君列傳》第八，《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吕不韋列傳》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第三十二，《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傅靳蒯成侯列傳》第三十八，《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吴王濞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十，《儒林列傳》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公列傳》第四十五，《吴王濞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十，《儒林列傳》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絶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鐀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薦蓋公言黄老，而賈誼、晁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録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兹，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并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

漢朝繼承了五帝遺業，接續被中斷了的三代事業，周朝王道衰微，秦朝毁棄了古代文化典籍，焚毁了《詩》、《書》，所以造成明堂、石室金櫃中的玉版圖籍散亂了。漢朝建立，蕭何頒布了律令，韓信整頓了軍法，張蒼制定了章程，叔孫通制訂了禮儀。於是品學兼優的文人學者逐漸被啓用，《詩》、《書》之類的典籍，在各地不斷被發現。自從曹參薦用蓋公，提倡黄老學説，賈誼、晁錯通曉申不害、韓非的法家學説，公孫弘因儒學而顯達，一百年來，天下的遺文舊事無不匯集於太史公處。太史公父子相繼擔任這一職務，太史公説："啊！我的祖先曾擔任這一官職，揚名於唐堯虞舜之際，到了周朝再次主管這一工作。所以司馬氏世世代代主管文史星曆，直到我啊，這一傳統我一定恭敬不忘啊！"於是搜集天下散失的歷史故事和傳説，對帝王興起的業績，追本溯源，探究始終，觀察朝代盛衰的原因，依據事實進行論述考訂。略述三代，詳録秦漢，從黄帝寫起，直到當朝皇帝，著十二篇本紀，已經列出大綱了。同一時代或不同時代的紛繁歷史事件，年代交叉難以明辨，因此作了十

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臧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第七十，遷之自叙云爾。而十篇缺，有録無書。

表。禮樂增減，律曆改革，兵法權謀、山川形勢、鬼神問題，天人之間的關係，經濟的變通，作了八書。像二十八宿圍繞着北斗、三十根輻條共聚一轂而運行無窮一樣，輔佐得力的大臣和帝王相配合，忠誠行道，奉衛皇上，因此爲他們作了三十世家。扶持正義，慷慨超群之士，他們不使自己失去時機，而立功名於天下，爲他們作了七十列傳。全書總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這就是《太史公書》。本篇《自序》概括地闡明述作宗旨，就是拾取遺佚的史事以補充六藝之缺，成爲一家之言。它協調了有關《六經》的各種不同解釋，整齊了百家雜説。把正本藏在名山，副本留在京師，以等待後世的聖人君子觀覽。列傳的第七十篇，是司馬遷的自叙。然而在一百三十篇中缺少了十篇，有目録而無内容。

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

司馬遷受刑以後，做了中書令，職高位尊。他的舊友益州刺史任安寫信給他，用古賢臣的標準要求他。司馬遷回信説：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用，女爲説己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

少卿足下：早些時候承蒙您寫信給我，教我謹慎地接人待物，并擔負起向皇帝舉薦人才的應盡義務。信中情真意切，好像責備我没遵從您的意見行事，而聽從了世俗流言，我是不敢這樣的。我雖然才能平庸，但也聆聽過德高望重的長者的遺教。衹是自己認爲身體已經殘廢，而又處於低賤的地位，稍有舉動就會受到責難，主觀上想有所作爲，客觀上反而會招致損害，因此情緒苦悶而又找不到知心的朋友去訴説。俗話説："爲了誰而這樣做，又有誰來聽我説呢？"所以，鍾子期一死，伯牙終生不再鼓琴。爲什麽呢？因爲士爲知己者而效力；女子爲喜愛自己的人而打扮。像我這樣身體殘廢的人，即使懷有隨侯珠、和氏璧那樣的可貴之材，有如許由、伯夷那樣的高尚品德，終究也不能引以爲榮，相反恰好遭人耻笑而使自己更加污穢。

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

早該給你回信了，剛好隨從皇帝東巡歸來，又忙着煩瑣的事務，彼此相見的日子越

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

來越少了，而我又匆匆忙忙没有一點兒空閑得以詳盡説明我的心意。現在你身遭大難，再過一個月就接近行刑日期了，我又將隨從皇帝去雍地，恐怕轉眼之間你就會遭到不幸。這樣，我將最終不可能向你抒發内心的憤懣，而你在九泉之下的魂靈也會抱恨無窮。請允許我説説自己的固陋見解吧。好久没給你回信，請原諒。

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托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宫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竪，莫不傷氣，况慷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禄，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厠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爲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卬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

我聽説過：加强自身修養是智慧的象徵；樂於施捨是仁德的開端；取捨得當是道義的表現；正確對待耻辱是判斷勇敢的標準；樹立好的名聲是品行的最高準則。士人衹有具備了這五條，纔能在社會上立足，從而進入君子的行列。所以最慘的災禍，莫過於貪圖私利；最痛苦的悲哀，莫過於傷了自尊心；最醜惡的行爲，莫過於辱没祖先；最大的耻辱，莫過於遭受宫刑。受過宫刑的人，就没有人願意和他在一起，這不是一朝一代的事，而是由來已久了。從前，衛靈公與閹人雍渠同坐一輛車，陪坐的孔子感到耻辱，便離開衛國到了陳國；商鞅依靠閹人景監的引薦，得到秦孝公的重用，趙良爲此感到恐懼；宦官趙談爲文帝參乘，袁盎怒而争諫。自古以來宦官就被視爲可耻之徒。就是一般的人，涉及有關宦官的事，没有不挫傷鋭氣的，何况那些慷慨激昂的士人呢！如今朝廷雖然缺乏人才，可怎能讓一個受過宫刑的人去舉薦天下的英雄豪傑呢？我靠着父親的餘業，得以在京師任職，已有二十多年了。平日自己常想：對上，我没能竭盡忠誠，取得奇策高材的美譽，以博得聖明君主的賞識；其次，我又没能替皇帝拾遺補闕、招賢進能，以顯露那些隱士的才幹；對外，我也没能參加軍隊去攻城野戰，取得斬將拔旗的功績；對下，我也没能用積年的勞苦换來高官厚禄，以使宗族朋友争光得寵。這四者，没有一件成功的，祇不過是得過且過，受到皇帝的收容而已。我没有一點可稱道的長處，從這些就可以看出來。過去，我也曾

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居於下大夫的行列，事奉於朝堂之上，發表些微不足道的議論。可我没有在那個時候捍衛國家的法度，爲國竭盡智謀，如今身體殘廢了，做了一個掃除的奴僕，處於這樣卑賤的地位，却要揚眉吐氣、議論是非，這不是輕蔑朝廷、羞辱當今的士人嗎？唉！唉！像我這樣的人，還有什麽可説呢？還有什麽可説呢？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絶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别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横挑强胡，卬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鬥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沬血飲泣，張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敵。陵未没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

况且，事情的原委是不容易説清楚的。我年少的時候，才華横溢，長大成人後却不能博得鄉里的稱譽，幸好皇帝因爲我父親的關係使我得以貢獻微薄的才能，出入戒備森嚴的宫禁之中。我以爲頭頂着盆子是看不到天空的，所以我就斷絶了朋友的交往，把家庭的私事抛在一邊，日夜想着竭盡我微薄的才能，專心致力於本職工作，以博得皇帝的寵信。然而事情竟會出現與此完全相反的情况。我和李陵同在宫中任職，平時并不相要好，思想志趣也不同，更没在一起飲過酒，交過朋友。可是我觀察他的爲人，是個能自守節操的出衆人物。他侍奉父母很孝順，結交士人講信用，對待財貨廉潔奉公，取捨之間重德義，能分别尊卑長幼而有禮讓，謙恭自約，禮賢下士，又常常想着奮不顧身，爲國家的危難而獻身。從他平時的修養品德來看，我認爲他具有國家傑出人才的風度。作爲臣子，出於寧肯萬死，不求一生的考慮，奔赴國家的危難，這已是很了不起的了！如今因他一件事情做得不對，那些貪生怕死，衹顧保全身家性命的臣子，就隨意構陷，誇大他的罪名，對此我感到十分痛心。况且，李陵衹率領不到五千步兵，就長驅直入戰地，足迹到達匈奴的王庭。他的這支部隊，雖然不過是誘虎之師，但他却能主動出擊，四處挑戰，仰攻强敵，與單于的軍隊連戰十幾天，所殺的敵人超過了自己的軍隊的損失。殺得敵軍連救死扶傷都顧不上。匈奴的君長都震驚了，於是徵調了左、右賢王的所屬部隊，發動了全部能拉弓打仗的人，用全

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凄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絶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説，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訴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

國的力量來圍攻他們。李陵軍轉戰千里，箭矢已盡，無路可走，而救兵又不到，死傷的士卒堆積如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李陵一聲令下，疲憊的士卒便無不奮起，他們噙着淚，血流滿面，咽下淚水，舉起空弓，冒着敵人的兵刃，向北争着與敵人決一死戰。李陵軍未覆没時，有使者來報戰况，朝廷上的公卿王侯都向皇帝舉杯祝賀。可是過了幾天，李陵兵敗的消息傳來，皇帝吃飯不香，聽朝不悦，大臣們擔憂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我不自量地位的卑下，看到主上極度悲傷的情緒，實在想對皇帝竭忠盡智。我以爲李陵一向對將士們絶甘分少，因而也能得到部下的拼死出力，就是古代名將也趕不上他。李陵雖然失敗被俘，我看他的心意，是想在匈奴立功報漢，以抵當他敗降之罪。事情到了這種地步已無法挽回，但深入敵陣、摧敗敵人的功勞，也足以光耀天下了。我抱着這些想法想向主上陳説，而没有機會。恰好主上召問，我就本着上述意思論説李陵的功績，想以此寬慰主上，堵塞那些陷害李陵的讒言。可是由於没説清楚，聖明的主上又没深加推究，以爲我是在詆毁貳師將軍而替李陵開脱罪責，於是就把我交給大理寺治罪。我的誠懇忠心始終没有機會表白，落了個欺君誣上的罪名，主上終於同意了法吏的判決。我家貧窮，没錢贖罪，朋友們没有誰來營救，主上身邊的親信也不替我説一句話。我的身體不是草木石頭，獨自和法官打交道，被關進深深的監獄裏，能向誰訴説我的苦處呢！這些正是你親眼看到的，我的遭遇難道不是這樣的嗎？李陵已投降了匈奴，敗壞了他家的名聲，而我却被處以宫刑住在蠶室中蒙受耻辱，着實被天下人所耻笑。可悲呀！可悲呀！

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

有些事情是不容易對世俗的人一一説清楚的。我的祖先没有立下受賜剖符丹書那樣的功勞，而掌管文、史、星、曆的官與卜官、祝官的地位相似，本來就是供皇上驅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螘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剃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阱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於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强顔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吕，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强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棰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

使，如同豢養的優伶一樣，是被世俗所輕視的官職。假如我伏法就死，好似九牛身上失去一根毫毛而微不足道，和一隻螻蛀、螞蟻被踩死有什麽區别呢？而輿論也不能把我視爲是爲氣節正義而死的，衹不過認爲我智慮窮盡，罪大惡極，不能自我解脱，終於被殺而已。爲什麽呢？平素自己所從事的職業必然使人們有這種看法。人總是要死的，有的死得重於泰山，有的死得輕於鴻毛，這是因爲他們在死的作用方面有所不同。一個人，最好是不使祖先受辱，其次是自身不受辱，再次是臉面不受辱，又其次是不因言辭而受辱，更次的是遭受捆綁之辱，更要次之的是穿上赭衣的耻辱，比這還要次的是遭受戴刑具、被拷打、剃頭髮、戴鐵鎖的耻辱，還有比這更次一等的是遭受毁壞肌體的耻辱，最下等的是遭受腐刑的耻辱，腐刑使耻辱達到了頂點。《禮記》上説：“對大夫以上的人不加刑辱。”這就是説士人不能不嚴格保持操守。猛虎在深山裏，百獸感到恐懼，可它一旦落入陷阱和籠子裏，便摇頭擺尾向人求食，這種屈服於人的威勢的習性是逐漸形成的。所以有這樣的士人，在地上畫個圈兒作監牢他也不敢進去，削根木頭作法吏他也不敢抬頭答話，而是决計在受辱之前自殺。現在，我被捆綁手脚，戴上了刑具，剥掉衣服被鞭打，關在四面高墻的監獄之中。這個時候見到獄吏就知叩頭，碰上獄卒就膽顫心驚。爲什麽呢？因爲逐漸積累了對獄吏威勢的恐怖所造成的。已經到了這種地步，却説自己没有受辱，豈不是厚着臉皮，哪裏還有什麽尊貴可言呢？况且西伯，作爲一方諸侯，也曾被關在羑里；李斯，曾是丞相，也身遭五種刑罰；淮陰侯本爲王，却在陳地被逮捕；彭越、張敖曾南向稱王，同樣因罪被關在監獄裏；絳侯周勃滅掉諸吕，權勢超過春秋五霸，結果被關請室之中；魏其侯是員大將，也穿上赭衣、戴上刑具；季布自受鉗刑給朱家作奴隸；灌夫也被下獄受辱。這

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耎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决，况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

些人都曾是王侯將相，聲名遠揚，及至犯罪落入法網，不能够及早自殺。落入塵埃之中的人，從古到今都是一樣，哪裏有什麽不受辱的呢？由此説來，勇怯强弱都是由形勢决定的，明白了這個道理，還有什麽可奇怪的呢？一個人不能早在法律制裁之前自盡，稍一遲疑，等情况惡化、鞭子落到自己身上以後，纔想爲氣節而死，不是太晚了嗎？古人難於對大夫施刑的原因大概就是由於這個緣故吧。説到人之常情，没有不貪生怕死，懷戀父母兄弟、妻子兒女的，衹有那些被義理所激發的人們例外，然而也有不得已的情况。現在我很不幸，父母早已死了，又没有兄弟，孤獨自身。少卿你看我對妻子兒女怎樣呢？勇敢的人不一定爲名節而死，怯懦的人如果仰慕節義，也會處處勉勵自己的。我雖軟弱，也想苟且偷生，但也十分清楚捨生就義的份量的。何必要遭受坐監牢的耻辱呢！况且奴僕婢妾尚能赴義死節，更何况像我要處於迫不得已環境中的人呢！我之所以忍辱苟活下來，甚至陷入糞土之中也不推辭，是因爲遺憾自己的意志還没有表達出來，如果默默地死去，我的文章著述就不能流傳於後世了。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髕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吕覽》；韓非囚秦，《説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

古代有許多身爲富貴而聲名堙没無聞的人，多得無法統計，衹有卓越非凡的人物纔流芳後世。周文王被囚於羑里，推演出《周易》；孔子受困窮，著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寫出了《離騷》；左丘明雙目失明，寫出《國語》；孫子受臏刑，論著了《兵法》；吕不韋被放逐蜀，其《吕覽》流傳於後世；韓非在秦國被捕入獄，寫出《説難》、《孤憤》。《詩》三百篇，大都是聖賢抒發憤懣的作品。這些人都是因爲心裏有所鬱結，理想又得不到實現，所以纔論述往事，以寄希望於未來的人。就像左丘明雙目失明，孫子被廢去雙足，終生再也不能爲世所用了，於是引退著書，以抒發内心的憤懣期望文章能流傳後世，使自己的心意得到表白。近年

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來，我自不量力，也把自己的思想表現在淺薄的文章中，搜羅天下散失的遺聞舊事，考核歷史事實，研究事業成敗的原因，探索朝代興衰的道理，共一百三十篇，也想用它來反映自然和社會的關係，通曉從古到今的變化，形成一家學說。初稿還没有完成，恰逢這場災禍。我痛惜全書没有完成，因此遭受極刑而没有怨恨的表現。我果真完成了這部書的寫作，把它收藏在名山之中，傳給通都大邑中志同道合的人，這樣就可以償還以前我所遭受耻辱的債了，即使萬一被殺，我也絶不後悔！然而這些衹能對有學識的人講，很難對淺薄的俗人訴説。

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臧於岩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雕瑑，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

而且，背着壞的名聲，在社會上是難於立足的，自己卑賤的地位也常常遭到毁謗。我因爲發表議論而遭受這場災禍，着實被鄉里人所譏笑，污辱了自己的祖先，還有什麽面目到父母墳墓上去祭奠呢？即使經過百代，耻辱仍會越來越深重！因此，我整天心緒不寧，呆在家裏恍恍惚惚像丢失了什麽；走到外邊，又不知要往哪裏去。每當想到這一耻辱，冷汗就浸透了衣裳。我衹不過是宫中的臣僕，哪能隱居在深山呢！所以衹好暫且隨波逐流，得過且過地活下去，以抒發自己内心的鬱結。現在少卿教我推薦賢士，這恐怕是和我個人的想法相違背吧！如今即使我想裝飾自己，用美好的言辭來自我解脱，也没有用，世俗的人是不會相信我的，相反衹能招來耻辱。總之，衹有到了死的那一天，是非纔會有定論。這封信不能詳盡地表達我的心意，衹是粗略地説説我淺薄的見解。

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爲史通子。

司馬遷死後，他的書漸漸流傳開來。宣帝時，司馬遷的外孫平通侯楊惲最先開始陳述司馬遷的著作，於是得以公布開來。到了王莽的時候，有人請求封司馬遷的後人，於是封其後人爲史通子。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撰之，上斷唐

贊曰：從古人有文字開始就有了史官，并寫下了許多史書。到了孔子整理史書，上自唐堯時

堯，下訖秦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黄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撰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并争，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期，下止秦穆公時期。唐堯、虞舜以前的情况雖然有留下來的文字，但那些算不上經典，所以説關於黄帝、顓頊的事迹就不那麽清楚。到孔子依據魯國的史書著作《春秋》，左丘明闡述整理有關史實來給《春秋》作傳，又編撰了與此相異同的史料而成爲《國語》。又有《世本》，記録了黄帝以來至春秋時期帝王、公侯、卿大夫的先祖、世系的由來。春秋以後，七國争雄，最後秦國兼并了各諸侯國，記述這段歷史的史書有《戰國策》。漢朝興起推翻秦朝，平定天下，記載這段歷史的是《楚漢春秋》。所以司馬遷根據《左氏春秋》、《國語》，采用《世本》、《戰國策》的一些史料，陳述《楚漢春秋》的史實，接續記載其後的史事，截止於天漢年間。所講的秦、漢時期的歷史十分詳盡。至於采録、摘取經傳，分别記述幾家的史事，有許多地方粗疏簡略，有的互相矛盾。還有他涉獵的範圍廣博，貫通經傳，馳騁於古今上下幾千年之間，這是他勤奮努力的結果。再有他的是非觀和聖人非常不同，論説大道則以黄老學説爲主，而以六經爲輔；叙述游俠，則貶退隱士而推舉奸雄；記述經濟活動，則崇尚權勢財利，而羞辱貧賤，這些是他的短處。然而，從劉向到揚雄，這些人博覽群書，他們都稱贊司馬遷有良史之才，佩服他善於序説事物的道理，明辨而不華麗，質樸而不鄙俗，他的文章秉筆直書，他所記述的史事真實不做虚假的贊美，不掩飾醜惡的東西，所以稱作實録。唉！以司馬遷的博學廣聞，却不能靠智慧保全自己，已經遭受極刑仍在獄中發憤寫作，他給任安的信中所陳述的也是可信的。究察其所以哀傷自己，是屬於《詩經·小雅》中巷伯一類的人。像《詩經·大雅》所説的“既明辨又聰明，還能保全自己”，這太難了！

漢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武五子傳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齊懷王閎，李姬生燕剌王旦、廣陵厲王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

孝武皇帝有六個兒子。衛皇后生了戾太子，趙婕妤生了孝昭帝，王夫人生了齊懷王劉閎，李姬生了燕剌王劉旦、廣陵厲王劉胥，李夫人生了昌邑哀王劉髆。

戾太子劉據

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爲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禖，使東方朔、枚皋作禖祝。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

戾太子劉據，元狩元年立爲皇太子，那時他七歲了。當初，漢武帝二十九歲纔得太子，很是高興，爲此修建了禖祠，命東方朔和枚皋寫祭祀禖神的祝詞。太子漸漸長大以後，詔令他學習《公羊春秋》，又跟從瑕丘江公學習《穀梁春秋》。到了二十歲行加冠禮就住太子宮，漢武帝給他修建了博望苑，讓他與賓客往來，依他的興趣行事，於是有好多以異端邪說來進獻的。元鼎四年，娶了史良娣，生下兒子劉進，稱爲史皇孫。

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恐上晏駕後爲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奸。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爲左右皆爲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語在《公孫賀》、《江充傳》。

漢武帝晚年，衛后失寵，江充受重用。江充與太子以及衛氏一家有怨恨，擔心漢武帝死後被太子處死，正在這時，巫蠱案發生，江充就藉此事挾私報復。當時，漢武帝年事已高，對事情多有厭煩，懷疑身邊的人都幹了詛咒蠱害之事，詔令嚴厲追查這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以及皇后弟弟的兒子長平侯衛伉都受牽連被殺害。關於這些都載於《公孫賀傳》、《江充傳》。

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説、御史章贛、黄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

江充負責查處巫蠱案，他已經知道了皇帝的心情，就對皇帝説宮中有蠱毒之氣，進到宮內一直到帝王的住處，拆毀寶座，掘開地面。漢武帝派按道侯韓説、御史章贛、黄門蘇文等人協助江充。江充就到太子宮中挖掘蠱物，找到用桐木

宮，獨皇后、太子在。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德懼爲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奸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太子急，然德言。

刻成的小人。當時漢武帝有病，到甘泉宮避暑去了，衹有皇后和太子在宮内。太子召見少傅石德問他對這件事應該怎麽辦，石德害怕因爲是師傅的關係被一起處死，就對太子説："在這之前丞相父子、兩位公主以及衛氏一家都被此事牽連治罪，現在女巫和來調查此事的官員掘開地面找到了證據，不知道是女巫故意放在那裏的呢，還是真的就有，我們自己無法明辯，可以僞稱詔令用符節把江充等人收捕入獄，把他們的奸詐陰謀追查清楚。再説皇帝正在甘泉宮養病，皇后以及太子屬吏的請安問候都得不到回覆，皇帝的生死存亡都不得而知，而現在奸臣幹出這種事，太子您難道不記得從前秦朝太子扶蘇被害的事嗎?"太子十分着急，采納了石德的意見。

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爲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説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説。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宫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發中廄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宫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斬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遂部賓客爲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衆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

征和二年七月壬午日，太子就派門客裝成使者，把江充等人逮捕起來。按道侯韓説懷疑使者有詐，不肯服從詔令，門客就搏殺了韓説。御史章贛被砍傷後逃掉，自己跑回甘泉宫。太子命舍人無且拿着符節連夜進入未央宫殿的長秋門，通過長御倚華呈告皇后，派用中廄裏皇后的馬車裝載射手，搬取武庫的兵器，調發長樂宫的衛隊，向文武百官宣稱江充造反。然後就斬了江充巡示朝野，在上林苑燒死了胡人神巫。接着部署賓客爲將帥，與丞相劉屈氂等人的軍隊開戰。長安城大亂，傳言太子造反，因此民衆不肯歸附太子。太子軍隊被打敗，逃走，人們没有抓到他。

上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己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毁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

漢武帝大怒，群臣擔心害怕，不知怎麽辦纔好。一個名字叫茂的壺關三老上書説："臣下我聽説父親好比是天，母親好比是地，子女好比是天地間的萬物。所以天平地安，陰陽和諧，萬物就能繁茂生長；父慈母愛，家庭之内，子女也就孝順。如果陰陽不和就會導致萬物受傷早死，父子不和就使家庭喪亂死亡。所以父親不像父親，兒子也就不像兒子；國君不像國君，臣民也就不像臣民，就是有糧食，我們能吃得上嗎！古時候的虞舜，是個最爲孝順的人，却不中他的父親瞽叟的心意；孝己遭誹謗，伯奇被流放，本來骨肉最親，却父子相疑。這是爲什麽呢？就是詆毁積累得越來越多造成的。由此看來，兒子没有不孝

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飾奸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説，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

順的，而做父親的却有時不明察。當今皇太子是漢朝的嫡出繼承人，承接千秋萬代之業，體受祖宗開創之重，以親緣而言他是您的嫡長子啊。江充不過是個布衣百姓，民間鄉里中卑賤小吏罷了，陛下讓他顯耀而予以重用，他口傳您至高無上的命令來迫害、難爲皇太子，僞造掩飾奸邪詭詐，一幫小人顛倒是非，致使親人之間有了隔閡不得溝通。太子進前承恩却得不到皇帝的接見，恬退自守又被亂臣圍困，祇因爲遭受冤枉而無處申訴，忍不下悲憤的心情，這纔起兵殺了江充，事後心裏害怕纔逋逃外出，這不過是兒子偷着用父親的兵力來解難自救罷了，臣下我私下認爲太子没有邪心。《詩經》上説：'飛來飛去的黑蒼蠅，落滿藩籬；平易善良的君子，不要聽信讒言；讒言没完没了，就會使四鄰各國紛亂不安。'從前江充進讒言害死趙王的太子，天下無人不知，他被殺死本就應該。現在陛下在没有洞察實情的情況下，認爲是太子犯了錯而嚴加責備，盛怒難抑，調發大軍來抓太子，三公大臣都明哲保身，聰明人不敢説，善言者不敢辯，臣下我暗自爲此痛心。我聽説伍子胥爲了盡忠心而失去了尊號，比干爲了盡仁德而犧牲了自己，忠臣竭盡忠誠，不顧刀斧加頸來陳述自己的意見，其目的就在於匡扶國君安定社稷。《詩經》上説：'把那些進讒言的壞人抓起來，去扔給豺狼虎豹吃。'希望陛下寬慰心意，稍微體察父子親情，不要爲太子的錯誤憂慮不安，趕快撤回軍隊，別讓太子長時間在外流亡。臣下我不勝懇切，一旦王命發出，我待罪建章門闕之下恭受責罰。"書信奏上，漢武帝看罷受到感動醒悟過來。

太子之亡也，東至湖，臧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即入室距户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開户，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鬥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乃下詔曰："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

太子出逃，往東跑到湖縣，躲藏在泉鳩里百姓家。這家人貧窮，常常賣鞋來供養太子。太子有舊友住在湖縣，聽説他資財豐足，就派人前去傳呼，由此被人發現。當地官吏帶人來圍捕太子，太子心想逃不掉了，就進到屋裏閉上門上吊自殺。山陽縣大漢張富昌是個士卒，他一脚把門踢開，新安縣令史李壽急忙上前把太子解下抱住，那家主人與士卒格鬥而死，兩個皇孫一起遇害身亡。漢武帝已經爲太子的死悲傷，但還是頒

李壽爲邗侯，張富昌爲題侯。”

下詔書説：“施行許諾的賞賜，是爲了申明信義的。封李壽爲邗侯，張富昌爲題侯。”

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爲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横橋上，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爲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宫，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過了很長時間，巫蠱害人的事大多不真實。漢武帝知道太子衹是心裏害怕纔逃，没有别的意思，加上車千秋再次爲太子申訴冤屈，漢武帝就提升車千秋爲丞相，然後把江充全家抄斬，把蘇文在横橋上燒死，以及泉鳩里刀傷太子的那個人，先前被封爲北地太守，後來也滿門抄斬。漢武帝痛心太子無罪而死，就修建了思子宫，還在湖縣建起了歸來望思之臺。天下人聽説這件事之後也都爲之難過。

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侯嗣子尚焉。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衛后、史良娣葬長安城南。史皇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皇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并葬湖。

當初，太子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女兒下嫁給平輿侯的承嗣之子。在太子失敗的時候，都同時遇害。衛皇后、史良娣死後葬在長安城南。史皇孫、皇孫妃王夫人以及皇孫女葬在廣明苑。跟着太子出逃的那兩個皇孫，和太子一起葬在湖縣。

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爲孝宣帝。帝初即位，下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逾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爲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謚法曰‘謚者，行之迹也’，愚以爲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閿鄉邪里聚爲戾園，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廣明成鄉爲悼園。皆改葬焉。

太子有一個孫子留了下來，這就是史皇孫與王夫人生的兒子，長到十八歲時繼承了皇位，就是漢孝宣帝。孝宣帝剛登極，就頒下詔書説：“前皇太子葬在湖縣，還没有謚號和一年四季舉行祭祀的祠廟，要議定謚號、建置陵園及安排守陵民户。”有關官員奏請説：“禮法規定‘做了人家的繼承人，就要做人家的兒子’，所以自己的親生父母就降位屈尊享受不到祭祀，這是出自對祖宗的尊崇。陛下是孝昭帝的繼承人，要繼承對祖宗的大祭，制定禮儀不能逾限越規。要恭謹行事，依照孝昭帝之所定：前皇太子的陵墓建在湖縣，史良娣的陵墓建在博望苑北邊，您本生父史皇孫的陵墓在廣明苑墻北邊。謚法説‘謚，就是對生前行爲的考實評定’，我認爲您親生父親的謚號可爲悼，親生母親爲悼后，比照諸侯王的規格建立陵園，配置供奉采地三百户。前皇太子謚號爲戾，配置供奉采地二百户。史良娣爲戾夫人，配置守墳户三十家。陵園設置長、丞等官職，依制環周保衛供奉守護。”於是以湖縣閿鄉邪里聚爲戾園，長安縣白亭以東的地方爲戾后園，廣明苑的成鄉爲悼園。都建陵改葬。

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

八年後，有關官員又説：“《禮》載‘父親是

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爲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士，如果兒子做了皇帝，父親也要以皇帝的標準來祭祀’。悼王應該上尊號爲皇考，建立祠廟，在陵園的基礎上建立寢殿，按時在此祭奠供享。增加供奉陵户滿一千六百家，在此建置奉明縣。尊戾夫人爲戾后，設置陵園和供奉采地，還要增加戾園、戾后園的采地民户，各滿三百家。”

齊懷王劉閎

齊懷王閎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曰：烏呼！小子閎，受兹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烏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禄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閎母王夫人有寵，閎尤愛幸，立八年，薨，無子，國除。

齊懷王劉閎與燕王劉旦、廣陵王劉胥同一天被册封，都賜給了策書，結合各封地的國土民俗的不同對他們分别做了申告勸誡，説：“元狩六年四月乙巳日，皇帝派御史大夫張湯在廟堂册立皇子劉閎爲齊王，册中説：嗚呼！小子劉閎，接受這青色的社土。朕承照天帝安排的序列，參考古代的制度，建立你這個國家，封立在東方，世世代代做漢朝的藩籬輔翼。嗚呼！記住，恭聽朕的詔書。天命變化無常，人對仁德的愛好，能使自身變得聰明而大顯光輝；如果對仁義不去追求，就會使君子懈怠起來。你要全心全意，真正堅持中正寬和之德，就能够永保天帝給你的福禄；如果犯下罪過爲人不善，災禍就要降臨你的封國，還要禍及到你本身。嗚呼！保國治民，不謹慎行嗎！你這個國王可要警惕啊！”劉閎的母親王夫人得到漢武帝的寵愛，劉閎尤其受武帝的喜愛，封王之後八年，薨，没有兒子，封國廢除。

燕刺王劉旦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兹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奸巧邊甿。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妥。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給燕刺王劉旦的策書説：“嗚呼！小子劉旦，接受這黑色的社土，建立你這個國家，封立在北方，世代做漢朝的藩籬輔翼。嗚呼！薰鬻氏虐待老人，心如禽獸，用奸詐巧取邊境百姓。我命令將帥，前去懲罰他們犯下的罪惡。萬夫長，千夫長，三十二個軍帥頭目，都偃旗息鼓奔降我方。薰鬻遷徙到别的地方，我北方地區得以安寧。你要全心全意，不要生仇招怨，不要做失德的事情，不要使邊防廢弛。没有接受過訓練的士卒不得應召作戰。你這個國王可要警惕啊！”

旦壯大就國，爲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説，好星曆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

劉旦長大後到了封國，他爲人利口善辯，廣泛學習經書以及各家之説，喜好星象曆法、數學方術、倡優游冶、射箭打獵等事，招來游俠武

薨，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武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爲太子。

士。當衛太子戾敗亡，齊懷王又薨之時，劉旦自以爲依照兄弟排行應當立他爲太子了，就上書請求回京值宿宫禁。漢武帝發怒，把他派來上書的使者關進獄中。後來又因爲窩藏逃犯，他的封地被削去良鄉、安次、文安三個縣。從此漢武帝不喜歡劉旦，後來就立最小的兒子當了太子。

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廣意，問帝崩所病，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莋宫，宫中讙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爲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群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威武洋溢，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封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請立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户。旦怒曰："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

漢武帝駕崩，太子繼位，這就是孝昭帝，頒賜給各諸侯王加蓋玉璽的書信。劉旦接到書信，不肯哭喪，他說："裝璽書的封袋小，我懷疑京師有變亂。"派他的親信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前往長安，以詢問禮儀爲名探聽消息。王孺去見執金吾郭廣意，問皇帝駕崩是得的什麽病，繼位的是誰，多大年歲。郭廣意說，當時他正在五莋宫等待皇帝的詔令，宫中人們喧嚷皇帝駕崩了，諸位將軍一起擁立太子登極爲帝，太子的年齡約八九歲，喪葬期間不出宫臨朝。王孺等回來向燕剌王報告。燕剌王說："皇上離棄群臣而去，没有遺言，蓋邑長公主也見不到，太奇怪了。"接着又派中大夫到京師長安上書，說："我私下見到孝武皇帝身體力行聖賢之道，對上孝奉祖宗之靈，對下慈愛骨肉親屬，和睦團結兆億臣民百姓，仁德聚配天地，光明與日月同輝，威武洋溢天下，遠方各國奉獻寶貝來朝拜，增加郡縣數十個，拓展疆域近一倍，封祭泰山，禪祭梁父，巡游察看走遍天下，遠方的珍寶異物擺放在太廟，其仁德是多麽壯美盛大，我請求在各郡縣爲孝武帝建廟。"呈奏上去，回報說皇帝看過了。當時大將軍霍光執掌朝政，賞賜了燕王錢三千萬，增加封邑一萬三千户。劉旦生氣地說："我本應做皇帝，怎麽能對我賞賜呢！"於是就與宗室中的中山哀王的兒子劉長、齊孝王的孫子劉澤等人結幫謀劃，謊稱在武帝時接受了詔令，可以掌管地方行政，修治武備，防備非常事變的發生。

長於是爲旦命令群臣曰："寡人賴先帝休德，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之建國也，上自召公，下及昭、襄，于今千載，豈

劉長於是代表劉旦對群臣下令說："寡人仰賴先帝的美德，得以奉領北方藩國，親身接受了英明的詔旨，要掌管地方行政，統領武庫兵器，整飭武備，職任重大，從早到晚兢兢業業，你們這些大夫將怎樣來出謀劃策輔佐我呢？再者燕國雖然小，却是成周時代就建國了，上自召公奭，

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者寡人之不及與？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撟邪防非，章聞揚和，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

下到六國時的昭、襄二王。到今天已有千年了，怎能說燕國會没有賢人呢？寡人束帶立朝聽政已三十多年了，可還没有聽到。是因爲寡人的視聽不周呢？還是大夫們的思慮有所不足呢？到底錯在哪裏？現在寡人想要矯正邪惡防止壞的行爲，表彰知聞發揚和順，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從哪裏做起呢？大夫們請各自盡心回答，寡人要考察采納你們的建議。”

群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曰：“前高后時，僞立子弘爲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吕太后崩，大臣誅諸吕，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

群臣都脱冠謝恩。郎中成軫對劉旦説：“大王您失掉了應該得到的地位，現在衹可起來去索取，不可坐着等待。衹要大王一起兵，國中百姓臣民，就是婦女都會奮臂向前跟隨大王。”劉旦説：“從前吕后在位之時，弄虚作假把惠帝之子劉弘立爲皇帝，諸侯王們拱手侍奉了八年。後來吕太后駕崩，大臣們誅滅了吕氏各王，迎立漢孝文帝，天下之人纔知道劉弘不是孝惠帝的真兒子。我身爲武帝的長子，反倒没能立爲皇帝，我上書建議爲武帝立廟，也不被采納。現在立的這個皇帝，我懷疑他不是劉家的人。”

即與劉澤謀爲奸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摇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旦遂招來郡國奸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閲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驅，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黄金附蟬，皆號侍中。旦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期日。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缾侯劉成知澤等謀，告之青州刺史雋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弗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缾侯。

隨即與劉澤等人謀劃寫了作奸造謡的文告，聲言這位年少皇帝不是孝武帝的兒子，是一些大臣計議僞立的，天下之人要起來一致討伐。派人傳布各郡縣，以動摇百姓視聽。劉澤謀劃回臨淄發兵，和燕王一起發難起事。劉旦立即行動招聚了地方上的奸邪人等，徵斂銅鐵打製盔甲武器，多次操練車騎官兵，建置旌旗鼓車，以旄頭騎士作爲先驅，郎中侍從戴着貂尾爲羽附有金蟬的冠冕，都用侍中稱號。劉旦從相、中尉以下官員，督領車騎兵馬，調發百姓聚會設立圍場，在文安縣進行大規模的打獵，藉此來講習兵馬，等待起事之日的到來。郎中韓義等人多次諫阻劉旦，劉旦殺了韓義等共十五人。就在這時缾侯劉成知道了劉澤等人的陰謀，報告了青州刺史雋不疑，雋不疑收捕了劉澤奏知朝廷。皇帝派遣大鴻臚丞審理此事，牽連而引出了燕王。詔令不治燕王的罪，而把劉澤等人都處死了。加封了缾侯劉成。

久之，旦姊鄂邑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争權有隙，皆知旦怨光，即私與燕交通。旦遣孫縱之

過了很久，劉旦的姐姐鄂邑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因争權而産生仇隙，他們都知道劉旦怨恨霍光，就暗地裏與燕國方面結交往

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近狎作亂，内外俱發，趙氏無炊火焉。高皇帝覽踪迹，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今陛下承明繼成，委任公卿，群臣連與成朋，非毁宗室，膚受之訴，日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亶爲典屬國。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爲搜粟都尉。又將軍都郎羽林，道上移蹕，太官先置。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之變。"

來。劉旦派遣孫縱之等前後十多批人，帶上很多金銀財寶和駿馬，贈送給蓋長公主。上官桀以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都與劉旦勾結，多次記下霍光的過錯告訴劉旦，讓他向皇帝上書告發霍光。上官桀要從宫中把他的奏書下達朝廷百官。劉旦得知，很高興，就上疏説："從前秦王嬴政奪據天子之位，掌握一代之令，威懾四夷萬邦，而輕視削弱了骨肉至親，顯耀而依重異族外姓，廢棄王道喜用刑罰，不照顧宗室利益。後來尉佗跑到南夷稱王，陳涉在楚地大澤鄉呼嘯起事，親近的人也乘機作亂，内外一齊發難，秦朝滅亡。高祖皇帝縱覽秦朝滅亡的過程，觀察成敗得失，看到秦朝建基立本不對，所以改正它的道路，規劃土地連建城池，遍布子孫在各地爲王，因而宗室繁茂，異姓不能得隙作亂。現在陛下承聖明之後繼已成之業，委任公卿大臣執掌朝政。群臣却串連結交形成朋黨，誹謗詆毁宗室，流言蜚語天天充斥朝廷，惡毒的官吏破壞法律亂施淫威，使皇帝的恩澤不能真正惠及下面的百姓。臣聽説孝武帝時派出中郎將蘇武出使匈奴，被扣留二十年拒不降敵，回來後僅封爲典屬國。現在大將軍的長史楊敞没有功勞，却封爲搜粟都尉。還有，大將軍在會試羽林禁軍之時，竟然采用皇帝的禮儀在道上傳呼行人蹕止迴避之令，提前派置太官侍候。爲此，臣下劉旦願意繳還所受符璽，回朝值宿宫廷保衛陛下，以防察奸臣的變亂陰謀。"

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正讙不可止，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

這時昭帝十四歲，覺察燕王有詐，於是親近信任霍光，而疏遠了上官桀等人。上官桀等因此謀劃一起殺死霍光，廢掉昭帝，迎立燕王爲天子。劉旦派人快馬送信，往來相答，許願將來封立上官桀爲王，對外聯絡各郡縣的豪傑數以千計。劉旦把這些告訴了燕相平，平説："大王先前與劉澤合謀，事情未能成功就被發覺了，是因爲劉澤這個人一向虚誇，愛好侵凌别人，招惹是非。我聽説左將軍上官桀一向輕率，車騎將軍上官安年少而驕横，我擔心這事可能像劉澤那次一樣不能成功，又擔心成功了，他們會反過來與大王對抗。"劉旦説："前些天一個男子前往朝廷，自稱是前太子，長安城中的百姓趕忙去觀看迎

憂見反?"後謂群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今右將軍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群臣皆裝。

接。正在熱鬧喧嘩,人情浮動,難以克制之時,大將軍害怕了,派出軍隊布好警戒,以做自我防備。我是孝武帝的長子,爲天下百姓臣民所信賴,有何擔心被人反對?"後來他對群臣說:"蓋長公主來信説,衹怕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現在右將軍死了,丞相又正有病,好事必能成功,不久就會實現了。"命令群臣都整裝待發。

是時天雨,虹下屬宫中飲井水,井水竭。厠中豕群出,壞大官竈。烏鵲鬥死。鼠舞殿端門中。殿上户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宫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姬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水、台水。王客吕廣等知星,爲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

當時天正下雨,彩虹下垂到宫中飲井裏的水,井水一下乾了。圈裏的猪一起往外跑,撞壞了大官竈。烏鵲相鬥而死。老鼠在大殿正門跳舞。大殿的窗户自動關閉,打不開。天火燒毁了城門。大風颳壞王宫的城樓,折斷拔倒樹木。流星墜地。王后王妃及宫人們都嚇壞了。燕王自己也受驚而病倒,派人到葭水、台水去祭祀求神保佑。燕王的賓客吕廣等人懂得星象,爲燕王占卜説:"會有大兵圍城,時間在九月或十月,漢朝廷會有大臣被處死。"他的這些話載於《漢書·五行志》。

王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置酒萬載宫,會賓客群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鷄不鳴,横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坐者皆泣。

燕王更加憂愁恐懼,對吕廣等人説:"謀劃的事還没成功,妖祥怪異多次出現,兵氣將要到來,怎麽辦?"正在這時蓋長公主舍人的父親燕倉知道了他們的陰謀,予以告發,於是被朝廷發覺。丞相頒下璽書,部署中二千石官員追捕孫縱之以及左將軍上官桀等人,都處死伏法。劉旦得知此事,召見燕相平,説:"事情敗露了,就此發兵嗎?"平説:"左將軍已被處死,百姓們都知道此事真相了,不可發兵了。"燕王憂愁憤懣,在萬載宫擺設酒宴,會集賓客群臣妃妾坐席飲酒。燕王自己唱道:"以後我回到這座空城來的時候,聽不到狗叫,也聽不見鷄鳴,街道多麽空曠啊,原來這裏已經没有人了!"華容夫人也起舞唱道:"秀髮紛紛啊,填塞了溝渠;尸散亂啊,没處葬埋。母親尋找死了的兒子,妻子尋找死去的丈夫。在兩渠之間徘徊啊,君子何處能安居!"在座的人都哭了。

有赦令到,王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爲事當族!"欲自殺。左右曰:"黨得削國,

朝廷有赦令來到,燕王讀完,説:"唉呀!衹赦官吏百姓,不赦我。"於是把王后、姬妾、諸位夫人迎到明光殿,燕王説:"我這老奴做了這種事應該被族誅!"説罷就要自殺。左右隨從

幸不死。”后姬夫人共啼泣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吕陰謀大逆，劉氏不絶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携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鋤海内，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

勸解説：“倘若能够請求皇帝削去封國，還可有幸不死。”后姬夫人們都哭啼着阻攔燕王。正在這時皇帝派專使來賜給燕王璽書，上面寫道：“當初高祖皇帝取得天下，封立子弟爲王用以藩屏江山社稷。先前吕氏諸王陰謀篡位大逆不道，劉家天下危如千鈞一髮没有斷絶，靠着絳侯周勃等人誅討賊亂，尊立了孝文皇帝，使宗廟得安，不是因爲朝廷内外有人，裏外相應配合的緣故嗎！樊噲、酈商、曹參、灌嬰等人，仗劍衝鋒，跟從高祖皇帝鏟除災害，剪滅海内群雄，在那個時候，頭髮長久不理，亂得像蓬草叢生，勤勞艱苦之極，然而得到的賞賜不過是封侯而已，現今宗室子孫未曾有暴衣露冠風吹日曬之勞，却分地而封王，分財而賞賜，父親死了兒子繼位，哥哥死了弟弟接替。今天燕王本爲骨肉至親，你我一體，却與外姓異族謀害江山社稷，把外人當成親人，把親人當成外人，有叛逆悖亂之心，無忠君愛國之義。假如作古之人地下有知，你當有什麽面目再奉上齋酎祭品去參拜高祖皇帝之廟呢？”

旦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爲庶人，賜旦謚曰刺王。旦立三十八年而誅，國除。

劉旦接到璽書，把燕王的璽印符節委交給醫工長，向燕相二千石告罪説：“我對朝廷侍奉不恭，衹有一死。”隨即用綬帶自絞而死。王后、夫人跟隨劉旦自殺的有二十多人。天子格外施恩，赦免燕太子劉建爲庶民。賜給劉旦謚號叫做刺王。劉旦立爲燕王三十八年而被處死。廢除封國。

後六年，宣帝即位，封旦兩子，慶爲新昌侯，賢爲安定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爲廣陽頃王，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子嘉嗣。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爲家人，嘉獨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

六年後，漢宣帝即位，册封劉旦的兩個兒子，劉慶爲新昌侯，劉賢爲安定侯，又册立前燕太子劉建爲王，這就是廣陽頃王，在位二十九年薨。兒子穆王劉舜繼位，在位二十一年薨。劉舜的兒子思王劉璜繼位，在位二十年薨。劉璜的兒子劉嘉繼位。王莽時，把漢朝的藩王一律廢爲庶民百姓，衹有劉嘉因爲向王莽獻了代漢爲帝的符命而被封爲扶美侯，賜姓王。

廣陵厲王劉胥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兹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

賜封廣陵厲王劉胥的策書上説：“嗚呼！小子劉胥，接受這包赤色的社土，建立你的國家，封立在南方，要世世代代做漢朝的藩屏輔佐。古

'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强，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乃惠乃順，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人説過：'長江以南，五湖一帶，那裏的人心輕薄。揚州地區恃强不馴，在夏商周三代屬於遠離王畿的要服之地，朝廷的政令達不到那裏。'嗚呼！你要盡心竭力，恭恭敬敬小心謹慎，對下慈惠，對上忠順，不要喜好逸游玩樂，不要親近小人，依法依則規規矩矩！《尚書》中説'當臣子的不要作威作福'，不要給以後留下羞辱。你這個王可要警戒啊！"

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爲漢嗣。

劉胥長大成人，喜好倡優娱樂放蕩游玩，力氣很大，能把鼎舉起來，還能空手與熊、野猪等猛獸搏鬥。行爲不合規矩，所以後來没能被立爲漢武帝的太子。

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户，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户，賜錢二千萬，黄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劍。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爲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爲高密王。所以褒賞甚厚。

漢昭帝剛即位時，增封給劉胥一萬三千户食邑，元鳳年間劉胥來朝，又增封一萬户，還賞賜了二千萬錢、二千斤黄金，以及坐乘的專用小車、四馬一駕的大車和寶劍。到了宣帝即位，劉胥的四個兒子劉聖、劉曾、劉寶、劉昌都封爲列侯，還册立劉胥的小兒子劉弘爲高密王。所給的褒獎與賞賜很是優厚。

始，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爲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寖信女須等，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爲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饋遺，通私書。後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黄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衆。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奸。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

當初，昭帝在位時，劉胥見皇帝年少又没有兒子，就産生了覬覦帝位之心。而楚地又迷信鬼神女巫，劉胥就把女巫李女須接來，讓她請神下界求神降殃。李女須哭泣而言："孝武帝已降附我體。"劉胥的左右侍從都伏身下跪。李女須接着以武帝的口氣説："我一定要讓劉胥做皇帝。"事後，劉胥賞給李女須很多錢，讓她再到巫山去祈禱。正在這時，漢昭帝駕崩，劉胥説："李女須是個真能通神的巫婆啊！"而殺牛祭祀以作報答。到昌邑王被徵入京繼位時，劉胥又讓女巫祭神以求降下殃禍。後來昌邑王被廢，劉胥就更迷信李女須等女巫了，多次賞賜她們錢物。漢宣帝即位，劉胥説："爲什麽前太子的孫子反倒被立爲天子？"再次讓李女須照從前那樣求神詛咒。另外，劉胥的女兒是楚王劉延壽之后的弟婦，經常相互饋贈禮物，私下書信往來。後來劉延壽因謀反被誅，供辭牽連到劉胥。皇帝有旨對劉胥不予追究，并賜給劉胥黄金，前後有五千斤，其他的器物還很多。劉胥又聽説朝廷立了太子，就對姬妾南等人説："我永遠不能被立爲帝了。"也

就停止不再讓女巫詛咒。後來，劉胥的兒子南利侯劉寶因殺人犯法而被削奪爵位，回到廣陵，與劉胥的姬妾左修通奸。事發後，劉寶被投入監獄，砍頭示衆。廣陵相勝之奏請朝廷奪取劉胥在射水之陂的草田用以分給貧苦百姓，朝廷准許。劉胥爲此又讓女巫像從前那樣求神降禍於天子。

胥宫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廷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宫人二十餘人以絶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千里馬兮駐待路。黄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爲苦心！何用爲樂心所喜，出入無悰爲樂亟。蒿里召兮郭門閲，死不得取代庸，自身逝。"左右悉更涕泣奏酒，至鷄鳴時罷。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爲庶人，賜謚曰厲王。立六十四年而誅，國除。

劉胥的宫園中，棗樹長出十多個新的枝幹，枝幹挺直顔色赤紅，樹的葉子却白如素絹。園中的池水變成紅色，魚都死了。白天有老鼠在王后的庭院裏跳舞。劉胥對姬妾南等人説："棗樹、池水、魚、鼠的怪異現象太可惡了。"幾個月後，求神降禍的事暴露，有關官員前來查驗，劉胥害怕了，用藥毒死女巫及宫女二十多人，以便滅口。朝廷的公卿大臣請求處死劉胥。皇帝派遣廷尉、大鴻臚前往審訊。劉胥謝罪説："我死有餘辜，告發的事確實都有。事情過去很久了，請你們先回去，我想好了就坦白交待。"劉胥見朝廷官員走了，就在顯陽殿擺設酒席，召太子劉霸以及其他子女劉董訾、劉胡生等來夜飲，叫他所喜歡的八娘子郭昭君、家養的歌妓趙左君等彈起琴瑟唱歌跳舞。劉胥自己唱道："人之所以想長生不老啊，是爲了安逸享樂没有盡期。可是我這一生，總不快樂啊，還非活到頭幹什麽！奉守天子給我的期限吧，不得再多活一會兒了，看那欽差的千里馬啊，停在驛站等着上路。黄泉之下啊，幽深無底，人終究是要死啊，何必爲死而痛苦傷悲！活在世上以何爲樂啊，在於能隨心所欲，現在我出來進去没有快樂，就來次短暫的痛快吧。蒿里在召唤我去啊，它那廓門我已經看見了。死這件事，可不能用錢雇人代替，自己去死吧！"左右的人都哭着相互敬酒，酒宴直到鷄叫天亮纔結束。劉胥對太子劉霸説："皇帝待我很厚，我現在太對不起他了。我死了將會暴尸示衆。如有幸允許葬埋，草草埋掉也就算了，不要厚葬大辦。"説完就用綬帶自絞而死。八姨娘郭昭君等二人都自殺以殉。皇帝寬大加恩，赦免了劉胥的兒子們的死罪都貶爲庶民百姓，賜給劉胥的謚號叫厲王。劉胥被封立爲王共六十四年，最後被處死，封國廢除。

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是爲孝王，十三年薨。子共王意嗣，三年薨。子哀王護嗣，十六年薨，無子，絶。後六年，成帝復立孝王子守，是爲靖王，立二十年薨。子宏嗣，王莽時絶。

七年後，漢元帝又册立劉胥的太子劉霸，這就是孝王，在位十三年薨。劉霸之子共王劉意嗣立，在位三年薨。劉意之子哀王劉護嗣立，在位十六年薨，劉護没有兒子，絶了後。過了六年，漢成帝又立孝王劉霸的兒子劉守，這就是靖王，在位二十年薨。劉守的兒子劉宏嗣立，到王莽篡漢爲止。

初，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以廣陵王胥少子立，九年薨。子頃王章嗣，三十三年薨。子懷王寬嗣，十一年薨。子慎嗣，王莽時絶。

起初，高密哀王劉弘在本始元年因是廣陵王劉胥的小兒子而被封立，立王後九年而薨。劉弘的兒子頃王劉章嗣立，在位三十三年而薨。劉章的兒子懷王劉寬嗣立，在位十一年而薨。劉寬的兒子劉慎嗣位，到王莽時代結束。

昌邑哀王劉髆　劉賀

昌邑哀王髆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璽書曰："制詔昌邑王：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鷄，道買積竹杖。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至湖，使者以讓相安樂。安樂告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毁行義！請收屬吏，以湔洒大王。"即捽善，屬衛士長行法。

昌邑哀王劉髆册立於天漢四年，在位十一年薨，其子劉賀嗣立。嗣立後十三年，漢昭帝駕崩，没有子嗣，大將軍霍光徵召哀王劉賀來主持喪禮。璽書上説："昌邑王聽旨：今派行大鴻臚事少府史樂成、宗正劉德、光祿大夫丙吉、中郎將利漢前去徵召親王，要乘坐七匹馬拉的驛車來長安府邸。"用時不足一刻，連夜火速發書。大約是在中午，劉賀從昌邑出發，傍晚就趕到了定陶，跑了一百三十五里，侍從們騎的馬接連不斷地累死在道上。郎中令龔遂勸諫劉賀，纔讓郎、謁者等屬官五十多人回轉昌邑。劉賀到了濟陽，尋求鳴叫能拉長聲的鷄，在路上還買了幾根竹子合并一起的手杖。路過弘農時，派一個名字叫善的大奴僕搶劫婦女藏在有布帷的衣車裏。到達湖縣，朝廷的使者就此事責備昌邑相安樂。安樂告訴了龔遂，龔遂到跟前問劉賀，劉賀説："没有此事。"龔遂就説："既然没有這事，還何必爲了善這一奴僕而毁壞品行呢！我請求把善抓起來交給官吏治罪，以便洗清大王的名譽。"於是揪住善，交給衛士長法辦。

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

劉賀來到霸上，大鴻臚到長安郊外迎接，宫中騎士侍奉他坐上御用小車。劉賀讓僕人壽成駕御，郎中令龔遂居右陪乘。天亮時到了廣明的長安東門，龔遂説："遵照禮儀，奔喪的人望見了國都，要痛哭以致哀。這就是長安的外城東門了。"劉賀説："我的咽喉疼痛，哭不了。"又來

且至未央宫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群臣議，白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户，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户。語在《霍光傳》。國除，爲山陽郡。

到長安内城門，龔遂又提醒他，劉賀説："内城門與外城門不都是城門嗎。"車馬就要到未央宫的東門樓闕之下了，龔遂説："昌邑王的帷帳設在這個宫門之外馳道的北邊，未到帷帳，有條南北行道，馬走不了幾步就到了，大王您應該下車，向西對着門樓跪下，放聲痛哭致哀。"劉賀説："好吧。"到了門樓下，就照禮儀哭了一番。昌邑王劉賀接受皇帝的印璽，承襲了皇帝的尊號。在位二十七天，行爲淫亂。大將軍霍光與大臣們進行商議，然後禀告孝昭皇后，廢除了劉賀，把他放回昌邑故地，賜與他湯沐邑二千户，原來做昌邑王時的財物都還歸他。前哀王劉髆的四個女兒也另外各賜給湯沐邑一千户。此事經過載於《霍光傳》。昌邑王的封國廢除，改爲山陽郡。

初賀在國時，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熊，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宫中。王知，惡之，輒以問郎中令遂。遂爲言其故，語在《五行志》。王卬天嘆曰："不祥何爲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説。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内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爲諸侯王，行污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污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宫空不久，祅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至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爲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

當初劉賀在封國的時候，多次出現怪異。曾看見白色的狗，身高三尺，没有頭，脖子往下長得像人，還戴着方山冠。後來看到熊，可是他的左右隨從却誰也没看到。又有成群的大鳥飛集宫中。劉賀心知這不是好事，很厭煩，就告訴了郎中令龔遂問他這是怎麽回事。龔遂給他講了其中的緣故，他的話載於《五行志》。劉賀仰天而嘆説："不祥之物爲什麽總是來啊！"龔遂叩頭説："爲臣我不敢把話埋在心裏而不向您提出忠告，我曾多次進言關係國家危亡的勸誡，大王您不高興聽。可是國家的存在或敗亡，難道就在於爲臣的幾句話嗎？還是請大王您自己想一想吧。大王您誦讀《詩經》三百零五篇，其中講如何做人之事很是透徹，關於治國之道也齊全完備，大王您的所作所爲符合《詩經》中哪一篇呢？大王您身爲諸侯王，而所做的事却比庶民百姓還污濁，這樣下去要想能長存久安很困難，可因此而亡國却很容易，您應該深刻省察這些。"後來又發生血污劉賀的王座之事，劉賀詢問龔遂，龔遂大聲呼叫説："妖祥怪異接連發生，宫殿就要空了。血的出現，這是内心憂愁的徵象啊。您應該戒惕謹慎自我反省。"劉賀却終究不改悔他的行爲。没過多久，即應徵入朝。當了皇帝，後來又夢見蒼蠅的屎堆積在西殿階的東側，有五六石之多，上

詭禍爲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

面用屋頂上的大瓦蓋着，揭開一看，原來是蒼蠅的屎。就這件事又詢問龔遂，龔遂說：“陛下讀過的《詩經》中不是有這樣的詩句嗎：‘飛來飛去的蒼蠅，落滿藩籬，和樂平易的君子，可不要聽信讒言。’陛下身邊讒佞小人很多，就如同這蒼蠅屎一樣。您應該進用前朝大臣的子孫或親信之人做爲左右近臣。如果不忍心疏遠昌邑的舊下屬，而聽信他們中的讒言和對您的阿諛順情之話，必然要有大禍發生。希望化禍爲福，把昌邑舊人都放逐出京，爲臣我要第一個被放逐回家。”劉賀不采納他的話，終於被廢黜。

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曾孫，是爲孝宣帝。即位，心内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盗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曰：“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宫，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爲領錢物市買，朝内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盗一人别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迾宫清中備盗賊。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爲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鋭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絝，冠惠文冠，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聞梟聲。’臣敞閲至子女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紨，前爲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

大將軍霍光改尊立漢武帝的曾孫，這就是漢宣帝。宣帝即位後，心中疑忌劉賀，元康二年派使者賜予山陽太守張敞的加璽御旨說：“詔令山陽太守：要謹慎防備盗賊，監察往來過客。然而此令不可下傳外露!”張敞從此就向朝廷列條奏報劉賀活動起居的情況，著明劉賀被廢之後的反應或表現。奏報說：“臣下張敞於地節三年五月到任治事，前昌邑王住在以前的王宫内，宫内有奴婢一百八十三人，大門緊閉，衹開小門，選派一名廉潔的官吏出來領錢物買東西，每天早晨采進食物，食物之外的物品不得隨便進出。督察盗賊的一人專管巡邏，監察往來出入之人。用前昌邑王家的錢雇用士卒，防護宫垣清静院庭，防備盗賊。我多次派丞吏去察看。四年九月的一天，爲臣我進王宫視察其生活狀况，看見前昌邑王年約二十六七歲，人長得面容青黑色，小眼睛，鼻頭尖而低，鬚眉稀少，身材高大，患痿痹偏癱之症，行走不便。上身穿短衣，下身穿大褲子，頭戴惠文冠，身佩玉環，頭上插着筆，手中拿着木牘，前來拜見。臣下我與他坐在中廳談話，察看他的妻子奴婢。我想觸動他一下以便從中觀察他的心情，就用人所厭惡的鳥來刺激他。我說：‘昌邑梟鳥多。’前昌邑王應聲說：‘對。從前我西入長安，一隻也没見過。回來的時候，往東走到濟陽，纔又聽到梟的叫聲。’我察看到他的子女持轡，他跪下説：‘持轡的母親是嚴長孫的女兒。’我原來就知道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有一個女兒名叫羅紨，是前昌邑王的前妻。我觀察前

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爲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爲，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後丞相御史以臣敞書聞，奏可。皆以遣。"上由此知賀不足忌。

昌邑王的衣冠服飾言談話語跪坐起行，顯得痴呆發傻。他有妻妾十六人，共二十二個子女，其中十一個兒子，十一個女兒。現在臣下我冒死罪奏上前昌邑王的名册以及有關奴婢與財産狀况的賬簿。我前次書奏提到：'昌邑哀王的歌舞伎女張修等十人，没有生子女，又不是王的姬妾，是良家子女，没有入官籍，哀王已去世，應當把她們放歸本家。太傅豹等人擅自留下，讓她們做了哀王園中的宫人，這是不合乎法規的，奏請放她們回家。'前王知道這件事之後則説：'讓這些宫人看守園子，得病的不給治病，相互鬥毆殺傷的也不法辦制裁，就是讓她們快點死，太守爲什麽要放她們回家呢?'他真是天性喜好亂亡，始終像這樣没有仁義之心。後來丞相御史把我的上書呈給陛下，准奏可行。纔把這些人全部放歸遣散。"漢宣帝從此知道劉賀不足爲慮。

其明年春，乃下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食邑四千户。"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爲列侯。賀嚚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

轉年春天，就頒下詔書説："聽説象有罪，舜還是封了他，骨肉之親，分而不斷。今封前昌邑王劉賀爲海昏侯，食邑四千户。"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説："劉賀是上天棄置之人，陛下極爲仁慈，又封他爲列侯。劉賀既是愚鈍凶頑廢棄之人，就不應參加祭祀宗廟朝見天子的禮儀。"准奏可行。於是劉賀被送到封地豫章。

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宫，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久爲列侯。賀曰："且然，非所宜言。"有司案驗，請逮捕。制曰："削户三千。"後薨。

過了幾年，揚州刺史柯彈奏劉賀與前太守的卒史孫萬世結交往來，孫萬世問劉賀："先前被廢黜時，爲什麽不堅决守住不出宫，并斬掉大將軍，却反而聽任人家把玉璽奪了去呢?"劉賀説："你説得對，我是錯了。"孫萬世又認爲劉賀將被封爲豫章王，不會長期爲列侯。劉賀説："是快這樣了，但不應該説出來。"有關官員調查屬實，奏請逮捕劉賀。皇帝下令説："削去食邑三千户。"此後劉賀薨逝。

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死不爲置後，以爲暴亂之人不宜爲太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爲後者子充國；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絶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以加也。宜以禮絶賀，以奉天意。願下有司議。"議皆

豫章太守廖上奏説："舜把象封在有鼻，象死之後就没再爲他立後，認爲暴戾昏亂之人不應該做封國之始祖。海昏侯劉賀死後，上報官府的繼承人是他的兒子劉充國；劉充國死了，又上報其弟劉奉親；劉奉親也死了，這是老天斷絶他的後嗣啊！陛下聖明仁慈，對劉賀恩惠甚厚，就是舜對於象也不過如此。應該遵照禮制結束劉賀

以爲不宜爲立嗣，國除。

的爵封，以遵行天帝之意。請求下交有關官員商議。”商議結果都認爲不應爲劉賀立嗣，封國廢除。

元帝即位，復封賀子代宗爲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爲侯。

漢元帝即位後，又封劉賀的兒子劉代宗爲海昏侯，傳子又傳到孫，現在還是列侯。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内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内發，亂作蕭墻，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爲“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干戈，非以爲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贊曰：巫蠱案造成的禍害，是多麽的可悲啊！但這不是江充一個人的罪過，也有上天的旨意，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建元六年，蚩尤旗這一妖星出現，彗尾長到天邊。此後朝廷就命將出征，攻取了河南之地，建置了朔方郡。那年春天，戾太子出生。從此之後，出師征戰三十年，軍隊所誅殺消滅的人無法統計。到了巫蠱案起，京師長安血流成河，伏尸數萬，太子一家父子都敗亡。因此太子是在用兵年代出生和長大成人的，與戰亂終始相伴，怎麽能説僅是一個嬖幸之臣導致的呢！秦始皇在位三十九年，對内削平六國，對外打敗四方蠻夷，死的人多如亂麻，尸骨暴露在長城之下，頭顱接連不斷沿途可見，没有一天不打仗。因此山東的事變發生，四方統治崩潰而叛秦。秦朝的武將文吏在外反叛，奸臣佞幸在朝廷之内發難，變亂起於蕭墻之内，災禍釀成而爆發於二世胡亥之時。所以説：“戰争猶如放火，不能制止必將自焚燒身。”的確如此啊。所以倉頡造字，“止”加“戈”是一個“武”字。聖人是用武力禁止暴亂整頓秩序，停止戰争，而不是用來施行殘暴和放縱作亂的。《易經》上説：“天帝所幫助的是順天之意的人，人民所幫助的是講信義的人；君子履行信義，思想和順，自有天帝降福於他，一切大吉，没有不利之事。”所以車千秋能指明巫蠱案的真情，洗雪太子之冤屈。車千秋的才智未必比别人强，衹是因爲他消除厄運，遏止禍亂之源，在危急之時消去至大之災，導迎福善之氣，纔引來了天帝和民衆的保佑與幫助。

漢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嚴助

嚴助，會稽吴人，嚴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等，并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

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訴，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

嚴助，會稽吴人，嚴忌的兒子，有人説是嚴忌同族的兒子。會稽郡選舉賢良，對答皇帝策問的有一百多人，漢武帝認爲嚴助的對策好，因此衹提升嚴助一人爲中大夫。後來又選拔了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人，都在漢武帝身邊。當時征伐周邊少數民族，開置邊郡，軍隊經常出征，對内改革制度，朝廷多事，多次選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於平民，數年而至丞相，開東閣，延請賢人參與謀議，朝見皇帝，奏言對國家有利之事。漢武帝令嚴助等和大臣們辯論中朝外朝共同關注的大事，大臣們常常詞窮理屈。其中特别受漢武帝寵幸的，有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司馬相如經常稱病避事。東方朔、枚皋論議委隨，不能堅持，漢武帝主要以倡優看待他們。衹有嚴助與吾丘壽王受重用，而嚴助最貴幸。

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攻東甌，東甌向漢廷告急。當時漢武帝年不滿二十，就此事徵詢太尉田蚡的意見。田蚡認爲越人互相攻擊，對他們來説是經常的事，而且他們對漢朝態度反覆無常，不值得煩勞漢兵前往救援，從秦朝時就放棄他們，不使其臣屬中華。此時嚴助詰問田蚡説："衹擔憂力量不能救援，德澤不能覆載，如果能够做到，爲什麼要放棄呢？况且秦朝連咸陽都放棄了，何止越呢！現在小國因爲困窘來告急，如果天子不去救援，他們還能到哪裏去求助，天子

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

又憑什麽以萬國爲臣子呢?”武帝説：“太尉不值得和他籌謀。我剛即位，不想動用虎符徵調郡國的軍隊。”於是派嚴助持節徵發會稽郡的軍隊。會稽郡郡守以嚴助没有調兵的虎符，想根據漢朝法律拒絶嚴助，不給他發兵。嚴助就殺掉會稽郡的一個司馬，宣告漢武帝的意旨，於是會稽郡發兵渡海救援東甌。援兵未至，閩越領兵退去。

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爲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没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鬥，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

過了三年，閩越又興兵攻打南越。南越遵守和漢天子的約定，不敢擅自發兵，上書將此事奏告漢武帝。武帝贊賞南越的做法，大發援兵，派兩位將軍領兵誅伐閩越。淮南王劉安上書勸阻説：

陛下君臨天下，施行德政布施恩惠，緩減刑罰，減輕賦斂，憐憫鰥寡，體恤孤獨，供養老人，救濟貧困，皇上成就的德政，使下民感受恩澤而内心平和，近處的親近順附，遠處的思念皇上的恩德，天下安定，人人安心從事自己的職業，自然終身看不到戰争。現在聽説有官吏領兵將要誅伐閩越，臣下劉安私下替陛下詰難這種做法。越人居住在方外之地，是剪髮紋身之民。不能用中原的法令制度來治理。從夏、商、周三代盛世，胡越就不接受中原的教化，不强大就不能制服，無威信則難以控制，中原人認爲那地方不可居住，越民不可治理，不值得煩勞中原。所以古時候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這是因爲遠近形勢不同呀。從漢初平定天下以來已經七十二年，吴越之民互相攻擊的事不可勝數，然而漢天子未曾舉兵進入其地。

臣聽説越人没有城郭邑里，居住在溪谷間、竹林中，熟習水戰，慣於用船。其地多草木與水險，中原人不知道那裏的地勢險阻就進入他們的地盤，即使百人也不如他們一人。得到他們的土地，不能設置郡縣治理；發兵攻打，不能短時攻取。按地圖觀察他們的山川要塞，相距不過寸許，而實際距離有數百上千里，而且險阻叢林地圖也不能詳盡記載。看起來好像容易，實行起來却非常困

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

難。漢朝天下依賴祖宗的神靈保佑，四境之內安定，白髮老人没見過打仗，人民得以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這都是陛下的恩德啊。越人名爲藩臣，不奉獻珍奇之貢給朝廷府庫，也不參加宗廟之祭，即使皇上使用他們一個士兵，也不供給。他們自己互相攻打，陛下却發兵救援他們，這是反過來疲勞中原人於蠻夷之地啊。况且越人愚昧不明事理輕佻浮薄，違背協約，反覆無常，他們不遵天子的法令制度，由來已久。一旦不聽詔令，就舉兵誅伐他們，臣下恐怕以後戰争没有停息的時候。

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

近來，數年屢屢歉收，人民賣爵贅子來接濟衣食，依賴陛下施布德澤拯救他們，纔得以免於轉死溝壑。連續四年歉收，第五年又發生蝗災，百姓的生計還没恢復。現在發兵遠行數千里，携帶衣糧，深入越地，以肩輿類的交通工具翻山越嶺，曳着船逆水而上，行走數百上千里，穿行於深林竹叢，水面水下亂石觸船，叢林中多有蝮蛇猛獸，夏季炎熱時節，嘔吐、腹泄、霍亂等疾疫不斷流行，還没交兵打仗，就一定有很多士兵死傷了。文帝時，南海王反叛，陛下先派遣將軍間忌領兵攻擊，因爲南海王軍隊投降，把他們安置在上淦。後來南海王又反叛，時逢天熱多雨，樓船兵常居舟中水上，再加上擊棹行舟之役，還没打仗就患病死了超過一半。親老涕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到千里之外去迎運尸體，包裹骸骨運回家鄉。悲哀的氣氛數年都没有消失，老年有德的人至今還作爲教訓記着。尚未進入越人居住的地方而禍患就已達到這種地步了。

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凄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

臣聽説戰争之後，必有凶年，就是説百姓各自用自己的愁苦之氣，迫於陰陽之和，感受天地精氣，因此災氣就產生了。陛下的德行配合天地，明察事物如同日月照耀，恩惠至於禽獸，德澤施及草木，即使有一個因爲飢寒而未能終享天年的人，就爲他傷感悲痛。現在四境之內没有兵亂的警報，却使陛

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

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强，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絶，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

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内，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絶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

下士兵死亡，日曬露淋於中原，跋涉轉徙於山谷，因爲有兵難，邊城也早閉晚開，邊民憂慮危亡，擔心朝不保夕，臣下劉安私下裏替陛下詰難這種做法。

不熟悉南方地形的人，多認爲越地人衆兵强，能够在邊境城池作難。淮南國没有分爲三國的時候，有許多在和越相接的邊境地區做過官吏的人，臣下聽他們説，越和中原風土人情不同。越和中原交界處受高山限制，人迹罕至，車道不通，這是天地用來隔絶内外呀。越要進入中原必須走南嶺間的水道，水道兩邊高山峻峭，水流湍急，能漂轉大石觸破舟船，不能用大船載運糧食行駛。越人要發動變亂，必定要先在餘干境内墾田，積聚糧食，然後纔進山砍伐樹木修造船隻。如果邊城的守將和偵察人員忠誠細心，一發現越人有進山砍伐樹木的，就逮捕他們，并焚燒他們積聚的樹木，即使一百個越，又能把邊城怎麼樣！况且越才力薄弱，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等戰具，但是却不能攻入其地，這是因爲越人據保險要之地，而且中原的人不能適應那裏的水土。臣下聽説越人士兵不下數十萬，所用來進攻越人的軍隊，需五倍於越纔够，拉車運送糧餉的還不包括在内。南方暑濕，近夏盛熱，日曬夜露，住在水上，蝮蛇等毒物滋生，疾疫經常流行，士兵没打仗就病死的占十分之二三，即使把越人全部俘虜了，也不能抵償所死亡的人。

臣下聽路人説，閩越王的弟弟甲因欲弑兄而被處死，他被處死以後，其民未有所歸。陛下如果想使他們歸附内地，住在中原，可以派大臣去慰問，施布恩德賞賜招撫他們，這樣他們必定携幼扶老來歸附聖德，如果陛下認爲甲的屬民没有用，就接繼其斷絶了的世系，保存其滅亡的國家，幫助他們建立自己的王侯，以此蓄養越人，這樣越人必定歸順爲藩臣，世世進獻貢賦。陛下用方寸大小的印，一丈二尺長的印綬，鎮撫方

威德并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倦，食糧乏絶，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盗賊必起。

外，不勞一兵，不鈍一戟，而能威德并行。現在用兵進入其地，這樣必使越人震動恐懼，認爲有的官員要屠殺滅絶他們，必定會像野雉、兔子一樣逃進深山密林險阻之地。軍隊一離開，越人就又互相群聚；留守在那裏，長年累月，就會使士兵疲倦，糧食缺少以至斷絶，男子不能耕稼植種，婦女不能紡織，丁壯參軍打仗，老弱轉運糧餉，居家的無食，行路者無糧。百姓苦於兵事，逃亡的必多，隨時誅殺，也不能禁絶，盗賊必定興起。

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禄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内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爲盗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

臣下聽年老有德的人説，秦朝時曾派郡都尉屠睢攻越，又派監禄開鑿靈渠打通道路。越人逃入深山密林，秦軍無法進攻。留下軍隊駐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人就從深山密林中出來襲擊他們。秦兵大敗，於是徵發罪人守邊地，防備越人。在這個時候，内外騷動，百姓生業敗壞，行者不還，往者不返，民不聊生，逃亡者相互跟從，群聚而成盗賊，因此山東之難開始發生。這就是老子所説的“師之所處，荆棘生之”啊。戰爭是凶險的事，一處有危急，四面都跟從。臣下擔心變故的發生，奸邪的興起，從伐越開始啊。《周易》説：“高宗征伐鬼方，三年纔攻克他們。”鬼方是小蠻夷，高宗是殷朝的大天子。以大天子征伐小蠻夷，三年以後纔攻克，這就是説用兵不能不慎重啊。

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顔行，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税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

臣下聽説天子的軍隊有征而無戰，就是説没有人敢與天子的軍隊較量强弱、論辯曲直。如果讓越人圖僥幸而違逆執事者的命令，稍有不備而使賤役之人逃走，即使斬獲越王的首級，臣仍私下替大漢朝感到羞慚。陛下以四海爲邊境，九州爲家園，八藪爲苑囿，江漢爲池塘，生民之類都歸陛下統治。人口之衆足以供給百官之用，租税之收能够滿足乘輿之御。專心致志明智如神，執行聖道，背對繪有白黑色斧形花紋的屏風，憑倚

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閑，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玉几，面朝南坐着聽取臣子的奏告，決斷要事，號令天下，四海之内無不響應。陛下垂布德惠來潤澤養育臣民，使庶民安居樂業，那麽德澤就能延及萬世，傳給子孫，散布無窮。天下安定就像泰山在四面聯係起來一樣，夷狄的地方哪兒值得作爲一日閑暇之娱，而煩動汗馬之勞呢！《詩經·大雅·常武》説“王道的信義充滿天下，徐方淮夷都來歸服”，就是説王道很大，而遠方歸向啊。臣下聽説，農民勤勞耕種，收穫五穀來供養君子；愚笨的人説出自己的見解，供聰明的人選擇。臣下劉安有幸能爲陛下守衛藩國，用身體作爲障蔽，是人臣的職責。邊境有警，愛惜自己的生命而不敢全部進獻自己的愚見，不是忠臣。臣下劉安私下憂慮將帥率領十萬大軍所做的却是一位使臣的使命呀！

是時，漢兵遂出，未逾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王頓首曰：“天子乃幸興兵誅閩越，死無以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

淮南王劉安的奏書送達長安時，漢兵已經出發了，還没有越過南嶺，正好碰上閩越王的弟弟餘善殺死閩越王投降，漢軍就罷兵回去了。皇上嘉獎淮南王劉安的忠心，褒美將士們的功勞，於是命令嚴助把天子的意旨諷告南越。南越王叩首説：“天子是寵幸我而發兵誅伐閩越，用死也無法報答！”立即派太子隨嚴助入漢侍奉。

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玉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重以不德，是以比年凶災害衆。夫以眇眇之身，托于王侯之上，内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慚。嘉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

嚴助返回長安，又奉命出使淮南，傳達皇帝的諭旨説：“皇帝問候淮南王：你派中大夫玉上書論説伐越的事，都知道了。朕承繼先帝美好的德行，早起晚睡，但是光明没能普照，加上不能廣布德澤，所以近年凶災害民。我以微小的身軀，依托在王侯們的上面，境内有飢寒的民衆，南夷又互相侵奪，使邊境騷動不安，朕非常憂懼啊。現在你深思熟慮，明白地講論使天下太平的道理來糾正朕的過失，稱頌夏、商、周三代盛世，天涯海角，人迹所至，全都朝貢服從，但三代的事情遥遠，朕比不上，很慚愧。嘉獎你的美意，還有没説到的，派中大夫嚴助諭告朕的旨意，并告知你越人的事。”

助諭意曰：

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

嚴助諭示漢武帝的旨意説：

現在大王就發兵、屯駐、征伐越人的事上書，所以陛下派遣臣下嚴助來告訴你伐越

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朝有闕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爲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卬治。今閩越王狼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爲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爲暴强，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爲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屯曾未會，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士卒罷倦，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誅。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

的事。大王住的離京城遠，事情急迫突然，來不及和你共同計議。朝廷政事有闕失，使你憂慮，陛下對此很遺憾。戰争固然是凶器，聖明的君主輕易不使用，但是，從五帝三王禁暴止亂，不用戰争的，還没有聽説過。漢朝是天下的宗主，掌握生殺的權柄，用來制御四海之内的生命，有危難的盼望得到安定，生變亂的希求得到治理。現在閩越王貪婪暴戾没有仁愛之心，誅殺自己的骨肉兄弟，背離自己的親戚，所做的事很多不義，又多次興兵侵奪欺凌百越，兼并鄰國，以此施暴逞强，又用陰謀詭計，進入中原燔燒尋陽樓船，想招撫會稽郡，繼承越王勾踐的事業。現在，邊境又報告説閩王率兩國攻打南越。陛下爲了萬民安危，從長遠考慮，派使者諭告越人説："天下安寧，各自繼承先世的事業安撫民衆，禁止互相兼并。"有關官員疑忌閩王有虎狼之心，貪圖據有百越的好處，猶豫於背逆歸順之間，不遵奉天子的明詔，那麽會稽、豫章二郡就必定有長久的憂患。況且天子的軍隊衹有誅討而没有戰鬥，又怎麽會煩勞百姓辛苦士兵呢？所以派遣兩位將軍屯兵邊境，耀武揚威，張揚聲勢。軍隊還没有全部聚集，上天誘發閩越王弟餘善的歸降之心，使閩王隕命，皇上就派使者命令屯駐在邊境上的漢軍撤兵，不要耽誤了農時。南越王非常高興感受皇上的恩澤，承蒙皇上美好的德行，願意革心洗面，改變以前的做法，親自隨使者入漢謝恩。因爲身體有病，不能前來，所以派太子嬰齊入漢侍奉；一旦病體痊愈，希望俯伏北闕，拜望漢廷，以報答皇上的大德。閩王於八月在冶南舉兵，士兵疲倦，三王的軍隊互相攻打，藉助閩越王的弟弟餘善誅殺了閩越王。直到現在閩越國内空虛，派遣使者獻上符節，請求漢天子立王，不敢自立，等待天子的明詔。皇上遣將屯兵揚威之舉，没有挫鈍一件兵器的鋒鋭，没有死傷一兵一卒，就使閩越王服罰受誅，南越王感受恩澤，威武震

動殘暴的君王，仁義保存危亡的國家，這就是陛下的深謀遠慮啊。事情的效果顯現在眼前，所以派臣下嚴助來告訴你皇上的旨意。

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臣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説。

於是淮南王謝罪説："即使是商湯征伐夏桀，周文王征伐崇侯虎，實在也不過如此。臣下劉安大膽妄爲，以自己愚蠢的想法胡言亂語，陛下不忍心施加責罰，派使者詔告臣下劉安先前没有聽説的事理，臣下不勝榮幸！"嚴助因此和淮南王互相結交後返回京城。漢武帝非常高興。

助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婿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横。"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絶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爲文，及作賦頌數十篇。

嚴助侍奉武帝閑聊，皇上問嚴助居住在家鄉時的情況，嚴助回答説："家庭貧窮，受富有的連襟欺辱。"皇上問他有什麽要求，嚴助回答願意做會稽郡太守。於是漢武帝就任命嚴助爲會稽郡太守。過了好幾年，武帝都没有聽到稱贊嚴助政績的報告。漢武帝頒布詔書説："制詔會稽太守：你厭倦在皇宫承明廬勤勞侍從的工作，思念故土，出京去做郡守。會稽郡東面連接大海，南邊靠近諸越，北臨大江。闊别許久没有聽到你的消息，把你的情況全部根據《春秋》經義稟告我，不要使用蘇秦的縱横之術。"嚴助很害怕，上書謝罪説："《春秋》上説周惠王的兒子周襄王見弟弟叔帶受寵於惠后，惠后想立叔帶爲王，所以周襄王避難出奔到鄭國，不能侍奉母親，因此來往斷絶。臣下侍奉君王，就像兒子侍奉父母一樣，臣子嚴助應該服罪。陛下不忍心加以責罰，我希望親自進京奉上三年的考績。"武帝下詔批准，於是嚴助留在京城擔任侍中。遇到奇異的事，武帝就讓嚴助寫成文章，寫成的賦頌有幾十篇。

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湯争，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後來淮南王來京城朝見天子，送厚禮給嚴助，私下交往議論政事。到淮南王謀反，事情和嚴助有牽連，皇上減輕嚴助的罪過，想不殺他。廷尉張湯不同意，認爲嚴助出入宫禁，是皇上的心腹大臣，却與外面的諸侯交結營私，如果不殺，以後就無法治理。嚴助終於被處以棄市的死刑。

朱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産業，常艾薪樵，

朱買臣，字翁子，吴縣人。家庭貧窮，但他很喜歡讀書，不懂治産謀生，常常去砍柴草，靠

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

賣柴填飽肚子。朱買臣挑着兩捆柴草，一邊走一邊朗誦書句。他的妻子也背着柴跟在後面，幾次三番勸阻買臣不要在路上朗讀。朱買臣却更加提高了嗓門。妻子覺得這是羞耻的事，便要求離婚。朱買臣笑着說："我五十歲時應當富貴，現在已四十多了。你跟着我苦了很多日子，等我富貴了報答你的功勞。"他的妻子憤怒地說："像你這種人，最終餓死在溝壑中罷了，怎麽能富貴?"朱買臣没能留住妻子，就聽任她離婚走了。後來，朱買臣獨自在路上邊走邊誦書，背柴從墳墓間經過。前妻和她丈夫一起上墳，看見朱買臣又餓又冷，就叫他吃飯喝水。

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丐乏。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説《春秋》，言《楚詞》，帝甚説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爲罷敝中國。上使買臣難詘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

過了幾年，朱買臣跟隨上計吏當差，推着載衣食用具的車到長安，到宫闕上書，奏書送上去以後很長時間没接到回音。在公車府待詔，糧食資用匱乏，身爲上計吏卒的朱買臣衹好出外求食。恰巧碰上同鄉嚴助，嚴助尊貴而受寵幸，向武帝推薦朱買臣。武帝召見朱買臣，朱買臣説《春秋》，談《楚辭》，武帝聽了很高興，任命朱買臣爲中大夫，和嚴助同爲侍中。這時漢朝正在修築朔方城，公孫弘規勸武帝，認爲築朔方城會使中國疲敝。武帝讓朱買臣詰難辯服了公孫弘，語在《公孫弘傳》。後來朱買臣因事獲罪被免官，過了很久，又被徵召爲待詔。

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綉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

這時，東越多次反叛後又歸服，朱買臣建議説："以前的東越王盤踞固守泉山，一個人守在險要的地方，一千人也難以攻上去。現在聽説東越王又向南遷徙，離泉山五百里，住在大澤裏面。現在派軍隊乘船渡海，直指泉山，陳列戰船集結軍隊，席捲南下，可以破滅東越。"皇上任命朱買臣爲會稽郡太守。皇上對朱買臣説："富貴不回故鄉，就像穿着錦綉衣服走夜路，没人看得見，現在你感覺怎麽樣?"朱買臣叩頭謝恩，并向武帝辭行。詔令朱買臣到會稽郡後，修治樓船，準備糧食、淡水及其他軍需物資，待進軍的詔書一到，各軍一同進發。

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

當初，朱買臣被免官，待詔時，經常跟看守會稽郡設在長安的郡邸的守邸官來往，在郡邸裏借宿、吃飯。被任命爲太守後，朱買臣仍然穿着

時，會稽吏方相與群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内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户。有頃，長安厩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并送迎，車百餘乘。入吴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從前的衣服，懷揣會稽太守官印，步行回郡邸。正碰上會稽郡來人到京城上交計簿，會稽郡來京的官吏正相聚在一起喝酒，不理睬朱買臣。朱買臣走進屋中，守邸和他一起吃飯，快吃飽時，朱買臣稍稍將懷裏繫官印的印綬露出來一些。守邸看見了很奇怪，上前一拽印綬，審視那顆印，原來是會稽太守的官印。守邸大驚，出屋告訴上計掾、吏等人。這些人都喝醉了，大叫説："説大話！"守邸説："不信，來看看。"朱買臣的舊友中有個一向瞧不起朱買臣的人進屋去看印，看過之後轉身就跑，大喊説："真是那樣！"在座的人都十分驚駭，將此事報告了守丞，互相推擁着排列在郡邸的中庭裏請求拜見朱買臣。朱買臣徐徐走出門來。過了一會兒，長安的厩吏駕着四匹馬拉的車來迎接朱買臣，朱買臣就乘坐傳車離開了長安。會稽郡聽説新太守快要到了，徵發百姓清掃道路，縣裏的官吏一起去迎接，有一百多輛車。朱買臣進入吴縣境内，看見他從前的妻子和她現在的丈夫都在修路。朱買臣停住車，大聲令跟隨的車子載上他們夫妻，到了太守府，朱買臣把他們安置在後園裏居住，供給衣食。住了一個月，朱買臣的前妻上吊自殺了，朱買臣贈給前妻的丈夫一些錢，讓他安葬妻子。朱買臣把朋友、供給他飲食以及曾有恩於他的人全部召來相見，都給予報答。

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横海將軍韓説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

過了一年多，朱買臣奉詔領兵，與横海將軍韓説等一起擊破東越，立下功勞。被徵召入京擔任主爵都尉，位列九卿，

數年，坐法免官，復爲丞相長史。張湯爲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爲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爲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床上弗爲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官至郡守，右扶風。

幾年以後，朱買臣犯法免官，後來又做了丞相長史。當時張湯任御史大夫。先前朱買臣和嚴助同爲侍中，寵貴當權，張湯還是小吏，現在却爬到朱買臣等人之上。後來張湯以廷尉身份審理淮南一案，排擠陷害嚴助，朱買臣因此怨恨張湯。等到朱買臣擔任丞相長史，張湯多次行使丞相權力，知道朱買臣一向貴幸，故意欺凌折辱他。朱買臣進見張湯，張湯坐在床上不以禮接待他。朱買臣非常怨恨，常常想致張湯於死地。後來就告發了張湯暗中所做的不法事情，張湯自殺，皇上也殺了朱買臣。朱買臣的兒子朱山拊官

至郡守，右扶風。

吾丘壽王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黄門，上不許。後願守塞捍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爲郎。

吾丘壽王，字子贛，是趙國人。少年時，因擅長玩一種叫做“格五”的博戲被徵召爲待詔。武帝下詔讓他跟中大夫董仲舒學習《春秋》，吾丘壽王才能很高，通達聰明。後來，提升爲侍中中郎，犯法免官。吾丘壽王上書認錯，希望在黄門養馬，皇上不同意。此後又請求去守邊塞抵禦盜寇侵犯，皇上又没有批准。過了很久，吾丘壽王上書希望去攻打匈奴，皇上下詔詢問他對攻打匈奴的看法，吾丘壽王的回答很好，又被徵召爲郎官。

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爲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爲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以爲天下少雙，海内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并廢，盜賊從横，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

吾丘壽王的官職逐漸提升，碰上東郡發生搶劫偷盜案件，被任命爲東郡都尉。武帝派吾丘壽王做東郡都尉後，就没再給東郡派太守。這時，東郡軍隊多次出征，年成歉收，盜賊很多。武帝給吾丘壽王的詔書說：“你在朕身邊時，機智謀略層出不窮，被認爲是天下無雙，海内寡二。等到負責十幾座城的守衛，身兼都尉、太守重任，却職責政事一起荒廢，致使盜賊横行，和在我身邊時相比很不相稱，這是爲什麽?”吾丘壽王上書認錯，順便彙報了東郡的情况。

後徵入爲光禄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脱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

後來，武帝徵召吾丘壽王入京任光禄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上奏說：“民衆不能挾帶弓箭。十個賊人放箭，一百名官兵不敢上前，盜賊不即時伏法，逃脱的多，對盜賊來說，弓箭弊少而利多，這就是盜賊之所以猖獗的原因啊。禁止民衆挾帶弓箭，那麽盜賊就衹能拿短兵器；短兵器相接，人多的就獲勝。用衆多官兵捕捉少數盜賊，勢在必獲。這樣一來，盜賊有害無利，就不再犯法，這是使刑罰停止的辦法啊。臣愚昧地認爲禁止民衆挾帶弓箭是便利的。”皇上把公孫弘的奏章下發給公卿大臣們討論。吾丘壽王議論說：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强侵弱，衆暴寡，海内抏敝，巧詐并生。是以

臣聽説古時候製作兵器，不是用來互相侵害，而是用來禁止暴虐討伐奸邪的。安居時，就用兵器制服猛獸以及防備突然發生的變故；發生變亂時，就用它們設防守衛，施用於行伍戰陣之中。到了周朝王室衰微的時候，上面没有聖明的君王，諸侯使用武力相

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鋤棰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

互征戰，强大的侵害弱小的，人多的欺凌人少的，海内耗損，人民凋敝，奸巧狡詐同時産生。因此，聰明的人陷入愚昧，勇敢的人變得怯懦，苟且致力於獲得勝利，根本不顧道義和天理。所以，機巧靈變的兵械增加，用來互相殘殺的武器多得數不勝數。於是秦朝兼并天下，廢除聖王的道義，倡立私人的謀議，焚滅《詩》、《書》而推崇法令，抛棄仁慈恩德而使用刑罰殺戮，毁壞名城，誅殺豪傑，銷毁甲兵，挫折鋒刃。在此之後，百姓拿起耰、鋤、棰、梃反抗官府統治，犯法的人日益衆多，盜賊不能禁止，以至於身穿紅色囚服的罪犯塞滿道路，群聚爲盜的滿山遍野，秦朝終於因此而大亂亡國。所以聖明的君主致力於推行教化而省减禁止和防範，知道不能依仗禁止防範來維護天下安寧。

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内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奸，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現在陛下顯揚聖明的德行，建立太平，舉薦賢才，設立學官，三公等大臣有的出身於窮街陋巷，有的興起於茅屋寒舍，劃地封爲王侯，宇内人民日益教化，境外之人向往中原風俗，可是爲什麽還有盜賊呢？這是因爲郡守、國相失職，而不是百姓挾帶弓箭的過錯啊。《禮經》上説，古時男子出生，以桑木作弓，蓬草爲矢，射天地四方，以此明白地顯示男子長大後有四方抵禦之事。孔子説：“我拿什麽？拿弓箭嗎？”爲祭祀而舉行的射禮，從天子降及庶民，這是夏、商、周三代的道。《詩經》説：“皮做的箭靶已經舉起來，張弓拉箭，衆射手兩人一組并肩齊射，獻上發矢中的者的功勞。”這是説尊崇射箭中靶的技藝啊。愚昧的我聽説聖明的君王聚會衆人射箭是用來顯明教化，没聽説挾帶弓箭受到禁止。况且之所以建議禁止挾帶弓箭，是因爲盜賊用弓箭去攻殺掠奪。攻殺掠奪的罪是死刑，可是仍然不能制止，這是因爲亡命之徒本來就不怕嚴刑重誅。臣恐怕奸邪之徒挾帶弓箭，而官吏却不能禁止；善良的百姓用弓箭來自衛，却會觸犯法禁，這是助長盜賊的威風而奪取百姓自救的武器

啊。我私下認爲不准百姓帶弓箭無益於禁止邪惡，却廢除了先代聖王的常法，使學者不能學習施行射禮，非常不便利。

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上書奏呈以後，武帝用來詰難丞相公孫弘。公孫弘承認自己理虧，服從吾丘壽王的見解。

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宫。群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説則可，無説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説！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并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黄金十斤。後坐事誅。

到後來在汾陰得到寶鼎，武帝把它看作是祥瑞的象徵，呈獻於宗廟，珍藏在甘泉宫裏。群臣都給武帝祝壽慶賀説："陛下得了周朝的寶鼎。"衹有吾丘壽王説不是周朝的寶鼎。皇上聽説後，召見吾丘壽王責問他，説："如今朕獲得周朝的寶鼎，群臣都認爲是周鼎，衹有你認爲不是，爲什麽？有解説就行，没有解説就死。"吾丘壽王回答説："臣怎麽敢没有解説！臣聽説周朝的德行創始於后稷，滋長於公劉，擴大於文王之祖，成功於文王、武王，顯揚於周公。德行恩澤顯明於上天，滋潤天下就像泉水從屋頂往下漏，没有達不到的地方。上天顯現報應，寶鼎爲周朝出現，所以叫做周鼎。如今漢朝從高祖劉邦繼承周代的傳統，也是德昭行顯，布恩施惠，六合之内和睦同心。到了陛下，擴展祖宗的基業，功德更加昌盛，天瑞一齊到來，珍祥全都出現。從前，秦始皇親自在彭城尋求寶鼎却没能得到，天保佑有德明君而使寶鼎自己出現，這是天以它來扶興漢朝，是漢朝的寶鼎不是周代的寶鼎呀。"皇上説："講得好。"群臣都高呼萬歲。當天，武帝賞賜給吾丘壽王黄金十斤。後來，吾丘壽王因事獲罪被殺。

主父偃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横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儐，不容於齊。家貧，假貣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他學的是長短縱横之術，晚年纔學習《易》、《春秋》、百家之説。游學於齊國讀書人之間，儒生們一齊排斥擯棄他，他在齊不能容身。家裏很窮，無處借貸，於是他北游燕、趙、中山，都没有人厚待他，客居異鄉，非常困窘。他認爲諸侯們没有值得游説的，元光元年，便西入關中，謁見將軍衛青。衛將軍多次對皇上説起他，皇上一直没召見。主父偃無錢可用，在京城逗留時間久了，諸侯家的門客大都討厭他，於是他就向朝廷上書。奏書早晨送到皇帝那裏，晚上他就被召進宫中拜見皇帝。奏書

中講了九件事，其中八項是律令方面的問題，一項是諫阻征伐匈奴，文中說：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

我聽説聖明的君主不討厭懇切的規勸來增廣見識，忠臣不逃避嚴厲的責罰用直言諍諫，因此事無遺策而功名流傳萬世。現在臣下不敢隱藏忠言、逃避死罪，以奉獻愚計，希望陛下赦臣冒昧之罪，并稍微鑒察一下我的見解。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

《司馬法》說："國家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然太平，忘戰必危。"天下已經平定，天子的軍隊高奏還師振旅的《大凱》之樂，春獵秋狩以習武事，諸侯春季整軍，秋天練兵，是爲了不忘記戰争。發怒是違逆之德，兵器是不祥之物，争鬥是微末小節。自古以來人君一怒必定死人流血，所以聖明的君王慎行其事。務求打仗勝利、窮兵黷武的人，没有不招來悔恨的。

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内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絶；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却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逾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黄、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

從前秦始皇憑藉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列國，統一海内，功績可比夏、商、周三代開國之主。他致力於打勝仗没有休止，要攻打匈奴，李斯諫阻說："不行。匈奴没有城郭居邑，没有積聚處所，流動遷徙像鳥一樣飄忽不定，難以控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然接濟不上；運糧而行，糧重難運，解決不了問題。奪取匈奴的土地，不能用來生利；俘獲匈奴的民衆，不能徵調用來守衛。戰勝匈奴必定要抛棄他們，這不是爲民父母應做的事。使中國財力枯竭，而以攻打匈奴爲樂，這不是完備之計。"秦始皇不聽規勸，於是派蒙恬率兵攻打匈奴，拓地千里，以黄河爲邊境。那裏本來就是鹽碱地，不長五穀。隨後，秦始皇又徵發天下丁男戍守北河。軍隊在外駐守十幾年，死者不可勝數，始終未能越過黄河北進。這難道是因爲人馬不足、裝備不齊嗎？是客觀形勢不允許啊！又使天下百姓急速運輸糧草，從遥遠的黄、腄、琅邪等靠海的郡縣，轉運到北河，一般發運三十鍾粟，衹有一石能運到。男子拼命耕種，滿足不了糧餉之需，女子努力紡織，

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

滿足不了帷幕之求。百姓財窮力盡，孤寡老弱不能養活，路上死者相望，大概由於這個緣故天下開始反叛秦朝。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

到高祖皇帝平定天下，略地到邊境，聽說匈奴聚集在代谷外，就要去攻打。御史成勸諫說："不行。匈奴行踪多變，一會兒像野獸聚合，一會兒又像鳥雀飛散，追趕他們如同捕捉影子。現在以陛下盛德去攻打匈奴，臣私下認爲十分危險。"高祖皇帝不聽，於是領兵進至代郡的山谷，果然發生了被圍於平城的事。高祖皇帝很後悔，就派劉敬前往匈奴締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纔没有干戈紛争。

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仇，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盗侵驅，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

所以《孫子兵法》上說："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朝時經常在邊境屯駐兵民數十萬人，雖也有過殲滅敵軍、斬殺敵將、俘獲單于的功勞，恰好足以結怨匈奴，加深仇恨，却不能够抵償天下的耗費。匈奴盗掠侵襲，是用以謀生的手段，天性本來如此。上自虞、夏、殷、周時代，就從來不向他們徵課賦役，不加督察責罰，以禽獸看待他們，而不看作人類。上借鑒虞、夏、商、周時的經驗，却往下因循近世的失誤，這是臣深感憂懼之事，也是天下百姓痛苦之事。再者軍隊久居於外，就會發生變亂，所做的事太艱苦，人們就會思慮變革。使得邊境上的百姓凋敝愁苦，將吏互相疑忌而與敵暗通，所以尉佗、章邯得以實現自己的野心，可是秦朝的政令却不能推行，因爲權力被尉佗、章邯二人瓜分，這就是得和失的證明啊。所以《周書》說："天下安危在於天子發布什麽樣的號令，國家存亡在於天子使用什麽樣的人。"希望陛下認真研究這個問題并加以考察。

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乃拜偃、樂、安皆爲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

當時，徐樂、嚴安也都上書談論國事。奏書送呈武帝，皇上召見三人，對他們說："諸位從前都在哪裏呀？爲什麽我們相見這麽晚啊！"於是任命主父偃、徐樂、嚴安都爲郎中。主父偃多次上疏言事，皇上下令遷升主父偃爲謁者，中

郎，中大夫。一年當中提升了四次。

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强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亂衆民，皆可徙茂陵，内實京師，外銷奸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

主父偃向皇上進言說："古時候，諸侯的土地不超過一百里，不論其强弱，局勢都容易控制。現在，諸侯王有的連城數十座，土地方圓千里，平時驕縱奢侈，容易做出淫亂之事，危急時就會恃仗强大，聯合起來反叛朝廷。現在如果用法令分割，削減他們的地盤，他們反叛的思想就會萌發，以前晁錯就是主張削藩而引起吴、楚等七國之亂。現在諸侯王的子弟有的多達以十計算，衹有嫡長子世代繼承王位，其餘的子弟雖然也是諸侯王的親生骨肉，却没有尺寸之地的封國，這樣仁孝之道就不能宣揚。希望陛下令諸侯王推恩分其土地給所有子弟，使他們都成爲侯。他們人人喜得所願，皇上用恩德布施，實際上却分割了諸侯王的封國，必然會漸漸自己衰弱下去。"於是皇上采納他的謀議。主父偃又向皇上進言說："茂陵剛置縣，天下豪傑兼并之家，擾亂庶民，可以把他們都遷徙到茂陵，内可充實京師力量，外可消除奸猾之徒，這就是所謂不用誅殺而禍害消除。"皇上又采納了他的意見。

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説偃曰："大横！"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戹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

尊立衛子夫爲皇后以及揭發燕王劉定國的暗中犯罪活動，主父偃都有功勞。大臣們都害怕主父偃的嘴，賄賂和饋贈給他的錢財累計達千金。有人勸告主父偃說："你太横行無忌了！"主父偃說："我結髮游學四十多年，自己不得志，父母不把我當兒子，兄弟不收留我，朋友離棄我，我窮困潦倒的日子太久了。再説大丈夫在世，生不能享用五鼎食，死就受五鼎烹刑算了！我日暮途窮，所以倒行逆施，不按常理做事。"

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内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説，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朱買臣難詘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

主父偃大談朔方土地肥沃，物産豐饒，外有險阻黄河，蒙恬在那裏築城以驅逐匈奴，内有輾轉運輸和戍守漕運的人力物力，還能拓廣中國的疆土，是消滅匈奴的根本所在。皇上看了他的奏議，下發給公卿大臣們討論，大家都説不利。公孫弘説："秦朝時曾徵發三十萬人在北河築城，終究没有築成，不久就放棄了。"朱買臣詰難并駁倒公孫弘，於是設置了朔方郡。這本來是主父偃的謀議。

元朔中，偃言齊王内有淫失之

元朔年間，主父偃向皇上彙報了齊王劉次

行，上拜偃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内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絶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奸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脱，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

景在王宫内淫亂放蕩、行爲邪僻的事，皇上任命主父偃爲齊相。主父偃到了齊國，遍召兄弟朋友，散發五百金給他們，數落他們説："當初我貧賤的時候，兄弟不給我衣食，朋友不讓我進門，現在我做了齊相，諸君當中有人到千里外來迎接我。我現在和諸位斷交了，請不要再進我的門！"於是他派人用齊王與其姐姐通奸的事驚動齊王。齊王感到最終不能逃脱罪責，害怕像燕王劉定國那樣被判處死刑，就自殺了。

偃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居中，不敢發。及其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争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偃。

主父偃當初没當官還是平民時，曾游學燕、趙，等到貴爲高官，就揭發了燕王犯罪的事情。趙王劉彭祖恐怕他成爲趙國的禍患，想上書揭發他的陰事，因主父偃身在朝中，不敢發難。等到主父偃被任命爲齊相，出了函谷關，趙王立即派人上書，告發主父偃接受諸侯王的金錢賄賂，因此諸侯王子弟多因行賄得以封侯。及至齊王自殺的消息傳到京城，皇上聞報大怒，認爲是主父偃威脅齊王而使其自殺的，就把主父偃召回，交給法官治罪。主父偃招認了接受諸侯王金錢賄賂的事實，但他的確没有威逼齊王使其自殺。皇上想不殺主父偃，公孫弘争辯説："齊王自殺没有後代繼承王位，齊國被廢爲郡，歸入朝廷。這件事主父偃是首惡，不殺主父偃，就無法向天下人交代。"於是武帝下令族滅主父偃。

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爲長者。

主父偃正貴寵時，門客數以千計，及至他被族滅身亡，没有一個人肯收葬他，衹有孔車把他收葬了。皇上聽説這件事，認爲孔車是位忠厚長者。

徐樂

徐樂，燕無終人也。上書曰：

徐樂，燕郡無終縣人。上書説：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

臣聽説天下的禍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的道理是一樣的。

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

什麽叫土崩？秦朝末年的情况就是如此。陳涉没有諸侯的尊位，没有尺土封地，出身也不是王公大人名門望族的後裔，没有鄉里的贊譽，也没有孔子、曾子、墨子的賢能和陶朱、猗頓的財富。但他起於窮巷，舞起戈戟之柄，袒臂大呼，天下聞風響應，這裏面的緣故是什麽呢？這是因爲人民困窮而

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

何謂瓦解？吴、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内，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

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内，陳涉是也，况三晋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强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吴楚是也，况群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

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强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絶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

君主不救恤，下面怨恨而上頭不知曉，社會習俗已亂而國家政治不整頓，這三條是陳涉用來起事的客觀條件。這就叫做土崩。所以説天下的禍患在於土崩。

什麽叫瓦解？吴、楚、齊、趙的軍事叛亂就是這樣。吴楚七國的陰謀叛亂，都號稱萬乘之君，軍隊數十萬，威風足以整飭其境内，財富足以獎勵其士民，但却不能西奪尺寸之地，而且自身也被朝廷擒獲，這裏面的原因是什麽呢？不是因爲他們的權勢比匹夫小，也不是因爲他們的兵力比陳涉弱，而是因爲那時先帝的德澤還没有衰滅，安土樂俗的百姓衆多，所以諸侯王没有封國境外的援助。這就叫做瓦解。所以説天下的禍患不在瓦解。

由此看來，天下如果有土崩的形勢，即使是窮鄉僻壤的平民百姓也敢於首先發難、危及海内，陳涉就是這種人，何况可能還有三晋國君之類的人物呢？天下雖然没有大治，如果没有土崩的形勢，即使有强國勁兵造反，也會來不及轉身就被擒滅，吴楚等諸侯王的下場即是例子，何况是群臣百姓，又怎能起來作亂呢？這兩個主要方面，是關係國家安危的根本要害，賢明的君主對此都留心深察。

近來函谷關以東多次五穀不登，年景没有恢復，百姓大多窮困，再加上邊境地區的軍事行動，根據規律和常理來看，百姓將有不安於自己處境的動向了。因爲不安寧，所以易於騷動，容易騷動，就是土崩的形勢呀！所以賢明的君主祗觀察萬物變化的本原，明曉安危的關鍵，在朝廷上治理，消除還没有形成的禍患。其要旨就是想辦法使天下没有土崩的形勢而已。所以，即使有强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擴大游樂的苑囿，不加節制地縱情恣欲，極盡驅馳打獵游玩之樂，也没有什麽問題。金石絲竹之聲不絶於耳，帷帳裏面調情私愛和倡優侏儒的笑聲不乏於前，天下也没有長久的憂患。名聲

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下爲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何必像夏禹、商湯那樣高，民俗何必像成王、康王時期那樣好！雖然如此，臣私下認爲陛下天然聰慧，有寬厚仁愛之資，果真以治理天下爲要務的話，那麼夏禹、商湯的名聲不難趕上，而且成、康時代的民俗能够復興。抓住了防止土崩、避免瓦解這兩個根本，然後居享尊貴安逸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近天下百姓，歸服四方蠻夷，餘恩遺德傳布數代，面南而立，背靠繪有黑白色斧形花紋的屏風，整整袖子，向王公大臣拱手行禮，這就是陛下要做的事了。臣聽説謀求王道即使不成功，最差也能使天下安寧。如果天下安寧，那麼陛下怎麼會需要什麼而得不到，做什麼而不成功，征伐誰而不降服呢？

嚴安

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宫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愧，故奸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盗賊銷；盗賊銷，則刑

嚴安，臨菑人。以故丞相史的身份上書説：

臣聞《鄒子》上説："政令教化具有時代特點，是用來匡正時弊的，符合當時社會實際的就使用，過時了就捨棄它，有應該改變的就改變它，所以固守一定的政令教化而不加以變更，是没有看到政治的至要。"現在天下的富民使用財物過分奢侈，車馬衣裘宫室都比着修飾，調整宫、商、角、徵、羽五聲使有進止抑揚，雜以青、赤、黄、白、黑五色使有文采，調和五味陳列於方丈之前，誇耀顯示想讓天下人羡慕。那些民衆的情趣是看見好的東西就希望享有，這是用奢侈來教導人民呀。奢侈而没有節制財物就會不滿足，民衆就會背離本業而去追求末業了。末業的豐厚利潤不可能白白得到，所以官吏不怕違法敲詐錢財，帶劍的武人競相殺人詐僞豪奪，而世人却不知道羞愧，所以奸詐邪惡的行爲逐漸滋長。美麗珍奇的東西本來就看着順眼，聽了悦耳，所以失去修養就會驕縱，没有健康的音樂就會淫亂，喪失禮義就會文過其實，放棄教化就會詐僞。奸邪詐僞、文過其實、淫亂、驕縱，這些都是不

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

能用來立法教化人民的行爲啊。所以天下人民追逐名利没有止息，違法作亂的人就一定多。臣希望給百姓制定法令制度來防止他們奢侈，使貧富不再互相誇耀來和緩人們羡慕奢侈的思想。思想已經和順，他們的性情就會變得恬静安逸。性情恬静安逸不營私詐財，那麽盜賊就會消除；盜賊消除，刑罰就會減少；刑罰減少，就會陰陽調和，四時端正，風雨及時，草木茂盛，五穀豐登，六畜繁衍，民無疾病，和順達到頂點。

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没，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强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晋，并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强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胄生蟣虱，民無所告訴。

臣聽説周朝統治天下，其治世有三百多年，成王、康王兩代是盛世，刑罰擱置四十多年没有使用。到周朝走向衰落，也經歷了三百多年，所以春秋五霸相繼興起。霸主，就是經常輔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在海内匡扶正道，用這些尊崇天子。五霸去世以後，没有賢君聖主繼承他們的事業，天子孤立衰弱，號令不行。諸侯恣意妄爲，以强凌弱，以衆欺寡。田常篡奪了齊國的權柄，智、范、中行、韓、趙、魏六卿瓜分了晋國大權，都成爲好戰的國家，這是百姓困苦的開端。在這時，强國致力於進攻，弱國修整守備合縱連横，使者車馬馳騁，往來相撞，士兵的鎧甲長滿蟣虱，老百姓無處訴苦。

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内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内，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强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

待至秦王嬴政，蠶食天下，并吞列國，建稱號爲“皇帝”，統一海内的政令，拆毁諸侯的城郭。銷毁繳獲來的兵器，鑄成鐘虡，表示不再使用。庶民得以免除戰國動亂的痛苦，人人自以爲遇上了聖明的天子，獲得了新的生命。假如秦朝寬緩刑罰，减輕賦斂，省减徭役，看重仁義，賤視權利，崇尚忠厚，鄙棄佞巧，移風易俗，使教化在海内推行，那麽秦朝的天下就會世世代代平安。秦朝不倡導推行這樣的社會風氣，却沿用其舊俗，玩弄智巧權利的人得到進用，篤厚忠信正直的人被斥退，法律嚴酷，政令苛暴，諂媚阿諛之徒衆多，皇帝天天聽他們花言巧語，歌功頌德，志得意滿，想入非非。想在海外逞强，就派蒙恬帶兵北擊匈奴，開拓疆

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禄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絶，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吴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吴，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并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絶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變之患也。

士，在北河戍守，令百姓急速運送糧草，跟在軍隊後面。又派郡都尉屠睢率樓船士兵攻打百越，派御史禄開鑿靈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供應不上，越人發動襲擊，秦兵大敗。秦朝於是派尉佗率兵戍守越地，那時，秦朝的禍患是北邊構怨於匈奴，南面結仇於越人，駐軍於無用之地，前進而不能退守。這樣過了十幾年，丁男當兵打仗，丁女運輸，苦不聊生，吊死自殺在路邊大樹上，死者相望。等到秦始皇崩，天下大叛。陳勝、吴廣取陳，武臣、張耳取趙，項梁克吴，田儋奪齊，景駒下郢，周市陷魏，韓廣舉燕，滿山豪傑并起，不可勝記。然而，這些人都不是公侯的後代，也不是地方長官，没有絲毫權勢，起於閭巷，手持矛戟之柄，順應時勢一動，不謀而合同時起事，不約而同聚會風雲，攻城掠地，直到稱王，這是當時的教化造成了這樣的結果啊。秦朝皇帝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絶世系斷絶祭祀，這是窮兵黷武造成的禍患啊。所以周朝的過失是衰弱，秦朝的過失是强大，都是因不能因時變通而造成了亡國的災難。

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晋所以亡，

現在漢廷想招撫南夷，使夜郎來朝，降服羌僰、薉州，在那裏修城邑，又想深入匈奴，燔燒他們的龍城，議事者贊美這些計劃。這是人臣的利欲，不是治理天下的長久之策。現在中國境内連狗叫的警報都没有，却受牽累於境外的防備，使國家凋敝衰敗，這不是養育人民的做法呀。爲了實現無止境的欲望，衹圖甘心快意，和匈奴結怨，這不是安定邊境的辦法。禍患不解決，戰爭停息又重新挑起，使近處的人愁苦，遠處的人害怕，這不是持久的辦法。現在天下百姓都要鍛打盔甲，磨礪刀劍，矯正箭鏃，引拉弓弦，轉運軍糧，看不到休止的時候，這是人所共同憂苦的事情。用兵時間過久就會引起變亂，事情煩多就會使人産生疑慮。現在外郡的土地有的將近千里，連城數十，山川形

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勢足以挾制其郡内百姓，威脅附近諸侯，這不是漢朝宗室的利益啊。上觀齊、晋兩國滅亡的原因，是因爲公室衰弱，六卿太强；下察秦國覆滅的原因，在於刑嚴法酷，欲望太大而且没有窮盡。現在，郡守掌握的權力，不祇是當年晋國六卿那麽重；土地千里，也不祇是閭巷那麽點憑藉；甲兵器械，更不祇是矛戟那麽點作用，憑這些有利條件，萬一碰上天下變亂，會有什麽局面出現，那就不可諱言了。

後以安爲騎馬令。

後以嚴安爲騎馬令。

終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爲謁者給事中。

終軍，字子雲，濟南郡人。年輕時愛好學習，因爲善辯博聞會寫文章而在郡中聞名。十八歲時，被選舉爲博士弟子。選送他去京城，到太守府報到時，太守聽説他才能出衆，就召見了他，認爲他很奇異，就和他結爲好友。終軍辭别太守赴京，到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看後，認爲他的文辭與衆不同，就任命終軍爲謁者給事中。

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群臣。軍上對曰：

終軍跟隨武帝到雍縣祭祀五畤，武帝捕獲了一隻白色的麒麟，長着一隻角，五隻脚。當時又發現一棵奇樹，樹枝向旁邊伸出，然後又彎過來附合在樹上。武帝感到這兩個動植物很奇特，廣泛地詢問群臣對它們的看法。終軍上書回答説：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内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奔幕；驃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俟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禄，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内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宫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

我聽説《詩經》歌頌君主的德行，《樂經》贊美帝王的功績，經書不同而旨意相同，都是顯明大德的隆盛啊。南越逃竄隱藏在蘆葦叢中，與鳥魚作伴，漢朝的教化影響不到他們的風俗。有關官員率兵屯駐邊境，東甌歸附漢朝，閩王服罪，南越賴救。北地匈奴隨畜牧經常遷移住處，行同禽獸，心如虎狼，從上古時就没有能够降服。大將軍衛青手持斧鉞，匈奴單于逃奔漠北；驃騎將軍霍去病高舉戰旗，烏孫昆邪歸化中國。德澤分布南疆而威武通達北國。如果懲罰不偏袒親近的人，舉薦不遺漏遠處的人，設官懸賞等待賢士前來立功，有才能的就進升而保有俸禄，不稱職的就退免而歸鄉務農，形成法令推行全國。身兼衆美而不滿足，心懷聖明

而不專制，建立明堂、辟雍、靈臺三宫的制度，文字與内容都符合要求，而且長期適用，表彰那些做事認真稱職的人，前代封禪之君也没聽説有像這樣美好的德行。

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宫，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

最初接受天命的君主，萬事草創，要達到六合之内風化相同，九州大地系統一致，必須等待聖明的君主光大潤飾，把祖宗的功業永久地傳下去。所以周朝到周成王時，制度纔確定，然後嘉美的證驗響應出現。陛下興隆日月之光，垂布聖明的思慮進行封禪；專心敬事神明，去泰畤祭天，到后土祭地，奉獻酒食的精氣感動了神明，祥和之氣充塞天地，日月所照之處無不到達，因而異獸出現而被捕獲，這是應該的啊。從前周武王討伐商紂，行至黄河中流，白魚躍進周武王乘坐的船中，武王俯身拾取，用火燒烤，衆人都説：“吉祥啊!”如今在郊外祭祀天地没有看見天地之神，却獲得異獸來祭祀，這是天用它來顯示享受了祭獻，而且與精誠上通於天的祥瑞相合。應該選擇吉祥的時日，更改年號，紡織席子，上面鋪放白茅，浮於長江、淮河，登泰山封禪，以應和光明，使史官有所記載。

蓋六鶂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暗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内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

六鶂退飛，象徵諸侯叛逆；白魚登舟，象徵諸侯歸順武王。明暗的徵兆，使天上的飛鳥變亂，水下的游魚驚動，其他以此類推。現在白麒麟頭長獨角，表明本源相同；奇木的樹枝内附，顯示没有外向。像這種現象的應驗，大概將有周邊少數民族解開束起的頭髮，抛棄前襟左掩的服裝，戴帽束帶子，穿著漢族的衣裳，來接受中原的教化。這些不過是拱手等待他們到來罷了!

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爲中。

對策上呈給武帝，武帝看了認爲不同尋常，因此改年號爲元狩。幾個月以後，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歸降漢朝的，當時人們都認爲終軍説中了。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

元鼎年間，博士徐偃奉命出使巡視郡國的風俗教化。徐偃假托朝廷命令行事，讓膠東國、魯國鑄鐵曬鹽。回京後，彙報了所做的事，調任太

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勢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爲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

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彈劾徐偃假托朝廷命令行事，是國家的大害，依照法律應該處死。徐偃認爲根據《春秋》之義，大夫出了疆界，遇有能够安定社稷，撫慰萬民的事情，可以專斷處理。張湯祇能根據法律判定徐偃的罪名，却不能駁倒他用來辯護的《春秋》之義。武帝下詔命終軍審問案情，終軍詰問徐偃說："古時候的諸侯國，國家不同風俗有别，百里之間不能相通，時常有朝聘會盟的事情，安定或危亡的形勢，在呼吸之間就會發生變化，所以有不經請示假托朝廷命令而專斷行事的議論，如今天下統一，萬里之内風俗相同，所以《春秋》上說'王者無外'。你在疆域内巡視，說出了疆界是爲什麽呢？況且，鹽鐵郡裏都有餘藏，縱使廢掉膠東、魯國的鹽鐵，也無關於國家的利害，而你却以安定社稷撫慰萬民爲說辭，又是爲什麽呢？"終軍又詰問徐偃說："膠東國南近琅邪郡，北接北海郡，魯國西鄰泰山郡，東有東海郡，受用它們的鹽鐵。你估計琅邪、北海、泰山、東海四郡的人口、田地，總計它們的鐵製用具、食鹽，不足以供給膠東、魯國嗎？還是實際上應該有多餘的鹽鐵，而官吏不能供給呢？你怎樣解釋這個問題呢？你假托朝廷命令，讓它們鑄造鐵器，是想趕上春天耕種保證百姓有鐵器使用。如今魯國鑄鐵，應當先做好各種準備，到秋季纔能點火冶鑄。這和實際需要豈不是不一致嗎？你三次奏請膠東、魯國經營鹽鐵，朝廷都没有答覆的詔令，不思想所要做的事没有批准，却直接假托朝廷命令作威作福，來順從下民的願望，求取名譽，這是聖明的君王必定加以誅罰的行爲啊。'屈一尺而伸直八尺'，孟子就說這樣不行；如今你所犯的罪重，所成就的事小，你是自認爲必死而這樣做呢？還是僥幸不被誅罰而以此博取名譽呢？"徐偃辭窮理屈，服罪該死。終軍奏報審問的情况說："徐偃假托朝廷命令專權行事，違反了奉使巡視的制度，請下詔給御史召徐偃立即服罪。"終軍的奏請得到批准。武帝很欣賞終軍對徐偃的詰難，下詔讓把終軍的詰難拿給御史大夫張湯看。

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

當初，終軍從濟南赴京城謁見博士時，步行

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説。

通過函谷關，守關的官吏交給終軍一塊用帛邊製成的符信。終軍問："用這幹什麼?'官吏回答説："回來時作路證，經過這裏拿它合符。"終軍説："大丈夫西游，終不須憑它作回來的路證。"扔下帛製的符信走了。終軍被任命爲謁者後，奉使巡視郡國，執持符節出函谷關東巡，守關的官吏記得他，説："這位使者就是以前拋棄帛製符信的儒生。"終軍巡視郡國，遇見適宜的事情就上書報告朝廷。出使回來以後，向武帝彙報工作，武帝聽了很高興。

當發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食禄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鋭，當矢石，啓前行。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不足以亢一方之任，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爲諫大夫。

時逢朝廷派使者出使匈奴，終軍自己請求擔任出使任務，説："我連使草倒伏的功勞都没有，得以列爲宿衛之臣，拿了五年俸禄。邊境上不時有戰亂的警報，我應該披堅甲執鋭器，面對矢石箭雨，開路前行。可是我不熟悉衝鋒陷陣之事，現在聽説準備派使者出使匈奴，我願意竭盡精神激勵氣勢，輔助賢明的使者，在匈奴單于面前籌劃吉凶。我年紀輕才能低下，辜負所願，不能任官於外而捍衛邊境，不足以獨擋一面，私下感到煩悶難禁。"武帝下詔詢問終軍要求出使匈奴籌劃吉凶的内容，武帝認爲終軍的回答不同一般，提拔他爲諫大夫。

南越與漢和親，乃遣軍使南越，説其王，欲令入朝，比内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説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内屬。天子大説，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越相呂嘉不欲内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南越與漢和親，於是武帝派終軍出使南越，游説南越王，讓他入京朝見，待遇比照内地的諸侯王。終軍自告奮勇説："希望陛下給我一條長纓，我一定縛住南越王，把他帶到闕下。"終軍就前往南越游説越王，越王聽了終軍的話，同意率領全部越人内附，歸屬漢朝。武帝非常高興，賜給南越大臣印綬，讓南越王統一使用漢朝的法令制度，來改變越人的風俗習慣，令使者終軍留下來安定撫慰南越。南越相呂嘉不願意歸屬漢朝，發兵攻殺南越王，還把漢朝使者終軍等人全都殺死了。語在《南越傳》。終軍死的時候纔二十多歲，所以世人都叫他"終童"。

王襃

王襃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

王襃字子淵，是蜀郡人。宣帝時編撰武帝時的舊事，講論《詩》、《書》、《禮》、《樂》、《易》、《春秋》等書，廣泛而詳盡地搜羅奇異的玩好，徵召精通《楚辭》的九江郡人被公，宣帝召見

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氾鄉侯何武爲僮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

他，讓他誦讀《楚辭》。又徵召才能出衆的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人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年間，天下殷實富足，多次出現吉祥的徵兆。宣帝喜歡作詩唱歌，準備興辦校正音樂律呂而使之和諧的事業。丞相魏相奏舉懂得音樂善於彈奏雅琴的渤海郡人趙定、梁國人龔德，宣帝都召見他們，讓他們待詔。在這時益州制史王襄想在百姓當中宣揚風俗教化，聽説王褒有賢才，請來王褒相見，讓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挑選熱心做事的人依照《鹿鳴》的樂曲歌唱。當時氾鄉侯何武還是未成年的男子，被選上參加歌唱。過了很久，何武等人到長安學習聲樂，在太學唱歌，事情傳到皇帝那裏。宣帝召見何武等人，對他們説："這是興隆德教的事，我怎麼能够阻擋他們！"

褒既爲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乃徵褒。既至，詔褒爲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褒對曰：

王褒給益州刺史王襄寫作頌歌以後，又爲他寫作傳記，王襄於是上書給宣帝，説王褒才智出衆。宣帝就徵召王褒。王褒到達京城後，宣帝下詔讓王褒以聖明的君主得到賢臣爲内容寫作頌歌。王褒的頌歌説：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

肩扛羊毛氈身披鳥獸細毛的人，很難跟他説絲綿的麗密；食用粗劣飯菜的人，不值得和他談牛、羊、猪三牲全備的太牢的滋味。如今我僻居西蜀，生在貧窮的街巷之中，長在蘆葦、葦草爲蓋的房屋之下，没有游觀廣覽的知識，反有極其愚昧淺陋的拖累，不能够滿足殷切的厚望，應答聖明的意旨。雖然如此，怎敢不概略陳述愚見，抒發衷誠！

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焠其鋒，越砥斂其咢，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

記事的書上説：恭敬地思考《春秋》奉爲規範的"元年春王正月"，這五始的要旨在於審視自己端正系統而已。賢能是指國家中有才可用的人。所任用的人賢能，就會善於取捨而功效普遍；用具便利，就會用力少而成效多。所以，工人使用鈍器，就勞筋苦骨，終日勤奮不懈。等到巧匠冶鑄干將劍時，用清水淬劍鋒，用越地出産的砥石磨利劍刃，這把劍在水中能斬斷蛟龍，在陸上能截開犀牛皮，就像用掃帚去掃灑過水的地

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鶩，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暖者，不憂至寒之凄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内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圉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

面，用刀在泥中劃動一様容易。這樣，如果讓視力極佳的離婁看綫，巧匠公輸班削墨，即使建築五層高臺，寬廣百丈，也不混亂，是因爲工匠和器用相配啊。平庸的馭手駕馭駑馬，弄傷了馬嘴，打壞了馬鞭，還是跑不快，氣喘吁吁，皮膚出汗，人困馬倦。等到駕馭良馬，讓王良執轡，韓哀作御，縱馳騁騖，快得就像摇擺飄蕩的陽光的影子一樣，過城越國，就像經歷一塊土；追奔電，快逾風，周游八方極遠的地方，萬里之遥呼吸之間就可到達。爲什麽能跑得那麽遠呢？這是人馬相配啊。所以，身穿凉爽葛布衣的人，不愁苦盛暑的悶熱；外罩貂狐皮襖的人，不擔憂嚴冬的寒冷。爲什麽呢？因爲他們有應付暑寒的衣服，容易做好度夏過冬的準備。賢人君子也是聖明的君王所憑藉來變易天下的重要力量。因此君王和悦地接受他們，爲他們廣開寬適富饒之路，以此延攬天下的英才俊傑。竭盡自己的智慧去依附賢明的人，必定會提出仁義的策謀；用心訪賢求士的人，必定能建立霸主的功績。從前周公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捉髮，禮賢下士，所以天下大治，刑罰措置不用，監獄空虚；齊桓公用庭燎之禮接待進獻九九算法的人，不久，賢人競相而來，桓公終於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成就霸業。由此看來，爲人君者勤勞於訪求賢才却因得人輔佐而安逸。

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奥渫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説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

人臣也是這樣。從前賢才未遭遇明主時，出謀劃策而君王不采用他的議論，陳述見解表達忠誠而主上不相信他們，進身爲官不能發揮效用，斥逐免官又不是他的過錯。所以伊尹背着烹調用的鼎和俎，圖謀輔助商湯，姜太公受困朝歌，屠牛謀生，百里奚自賣，甯子喂牛，都遭遇了不同的磨難。等到遇上明君遭逢聖主，運籌策劃合乎上意，規勸諫諍就被聽取，進退都能貫通自己的忠心，任職得以施展自己的策略，離開卑辱污濁之地而升登朝廷大臣，離開粗疏的食物，脱去木屐，享用膏粱美食剖符分封而光宗耀

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

祖，傳之子孫，談說之士傳以爲資。所以，世上必須先有聖智之君，然後纔有賢明之臣。因此，虎嘯而冽冽生風，龍騰而冉冉起雲，蟋蟀至深秋而閉口，蜉蝣朝生而夕死。《周易》上說："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經》上說："美好而衆多的賢士，生在周王的國家。"所以世上太平君主聖明，賢能的人將會自己到來，就像堯、舜、禹、湯、文王、武王等君主，獲得稷、契、皋陶、伊尹、呂望等賢臣一樣，明察者在朝，俊美者列布，聚精會神，君臣相得益彰。即使是伯牙演奏編鐘，逢門子彎射烏號弓，仍然不足以比喻上述景象。

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過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溱。是以聖王不遍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卬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僑、松，眇然絶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所以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大功業，俊才雅士也俟明君來顯揚自己的德能。君臣上下都實現了自己的願望，交相歡欣，千載一會，君論臣言互無猜疑，展翅翱翔如鴻毛過順風，水流湍急而巨魚躍大壑。如果君臣間像這樣稱心如意，那麼還有什麼不能禁止，有什麼命令不能執行？教化漫及四表，溢於無窮，遠方少數民族前來貢獻，萬種祥瑞全部到來。因此聖明的君王不用四處觀望就已看得明白，不用傾耳就已聽得清楚，恩澤跟從祥風翱翔，德惠伴隨和氣游蕩，太平的責任完成，優游的願望達到；遵循漫游於自然之勢，徜徉於恬淡無爲之場，美好的徵兆自己到來，高壽無疆，從容不迫，垂拱無爲，永世萬年，何必像彭祖那樣俯仰屈伸，像王僑、赤松子那樣呴噓呼吸，眇然絶俗離世呢！《詩經》上說"濟濟一堂人才多，文王因此得安寧"，原來是相信君王因爲得到賢士而安寧呀！

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

這時，皇上很喜歡神仙之術，所以王褒作頌歌時談及神仙之事。

上令褒與張子僑等并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

宣帝命王褒與張子僑等人一起待詔，多次讓王褒等人作爲侍從參加大規模的游獵，所至宮館，就讓他們作賦歌頌，評定文章的高下，按等級賜帛。議事者多認爲這是淫靡不急之事，宣帝說："'不是有弈棋的嗎？没事下下棋，也是高雅

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頃之，擢褒爲諫大夫。

的活動。’辭賦中的上品與古詩具有同樣的意義，其次也智辯華麗可喜。譬如紡織刺綉有羅綺縐紗，音樂有鄭、衛民歌，如今世俗之人仍然都用這些來娛悦耳目，辭賦和這些相比，還有仁義諷諭，可以多觀聞鳥獸草木，比倡優弈棋好得多啊。”不久，宣帝提拔王褒爲諫大夫。

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

在這之後，太子身體不好，恍恍惚惚，很健忘，精神不愉快。宣帝下詔讓王褒等人都去太子宮服侍太子，想辦法讓他高興，王褒等人早晚誦讀奇文及自己寫的得意之作。太子的病痊愈了，王褒等人纔離開。太子喜歡王褒寫的《甘泉》和《洞簫頌》，讓後宮貴人和左右侍從都誦讀這兩篇作品。

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後來方士説益州有金馬碧鷄等寶物，可以祭祀招來它們。宣帝派王褒去益州祭祀求取這些寶物。王褒在赴益州的路上生病死去，皇上很憐惜他。

賈捐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的曾孫。元帝剛即位時，他上疏談論政事的得失，受徵召在金馬門待詔。

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合十六縣，户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絶，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爲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内屬爲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

當初，武帝征伐南越，元封元年設置儋耳郡、珠厓郡，這兩個郡都處在南方海中的洲上，寬廣約千里，合計十六個縣，二萬三千多户。那裏的百姓性情暴躁愛鬧事，自認爲和漢朝阻絶，多次違犯官吏的禁令，官吏也殘酷對待他們，大約幾年就反叛一次，殺死官吏，漢朝政府就發兵攻打安定他們的叛亂。從開始置郡到昭帝始元元年，二十多年裏，總共反叛六次。到始元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郡。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郡的三個縣又發生反叛。這次反叛後過了七年，甘露元年，又有九個縣反叛，漢朝政府發兵平定了這兩次叛亂。元帝初元元年，珠厓郡又發生了反叛，漢廷發兵攻打。各縣更相反叛，連年不定。元帝與有關大臣商議出動大部隊鎮壓，賈捐之建議，認爲不應該攻打。皇上派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賈捐之説：“珠厓内屬爲郡已經很久了，現在背叛違抗朝廷命令，你却説不應該攻打，助長蠻夷的叛亂，有虧先帝的功德，

在《六經》之内，應屬哪一科條?”賈捐之回答説：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

我幸好得遭明盛之朝，蒙直言之策，無忌諱之患，願冒死以盡拳拳之心。

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黄，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并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虚内，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絶。

我聽説堯和舜是最聖明的君主，禹的功德纔進入聖人區域，衹不過不能優游康泰罷了。所以孔子稱頌堯説“偉大啊”，《韶》樂稱贊堯“盡善”，《禹》樂説“没有差别”。憑堯、舜、禹三位聖明的君主，國土不過數千里，西及沙漠，東流入海，聲威教化傳至南北，達到四海，想接受聲威教化的就治理他們，不想接受聲威教化的就不治理他們。所以君臣都有德行可供歌頌，含氣的生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是殷朝和周朝最仁德的君主，然而土地東不超過長江、黄河，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荆蠻，北不過朔方。所以頌聲并起，有眼睛長耳朵的生物全都樂於自己的生活，越裳氏派使者前來貢獻，言語翻譯九次纔通，這不是戰争所能招引來的。到周朝衰微時，昭王南征溺水而死，齊桓公助周襄王定太子之位，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爲子。到秦朝時，興兵遠攻，貪外虚内，致力於開拓疆土，不考慮這樣做的害處，然而疆土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郡，而天下潰散叛亂，禍患在秦二世末年結束。《長城之歌》至今未絶。

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絶，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宫盛色則賢者隱

幸虧聖明的漢朝興起，爲百姓解除疾苦，平定天下。到孝文帝時，憐惜中國没有安定，停止武備，興辦禮教，每年全國處理的案件衹有幾百起，老百姓每年交納口賦四十錢，丁男三年服一次徭役。當時有來獻千里馬的，文帝下詔説：“飾有羽毛、上綉鸞鳥的紅色旗幟在前，侍從車輛在後，條件好時一天走五十里，有軍隊隨行一天走三十里，我乘千里馬，獨自跑在前面到哪裏去呢?”於是退還千里馬，并給了送馬人回去的路費，又下詔説：“我不接受貢獻，命令四方不要請求前來貢獻。”在這個時候，逸

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録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却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并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鬥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遥設虚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盗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

游之樂禁止，奇麗的饋贈杜絶，演唱鄭、衛民歌的伶人減少了。後宫美女衆多而賢士隱居，奸佞之人專權而諫諍之臣閉口，可是文帝時不是這樣，所以謚號稱作孝文，廟號稱爲太宗。到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的粟多得吃不完，以致腐爛變紅而不能吃，都城内庫拴錢的繩子都朽斷了，散錢多得無法計算。於是追究高祖劉邦被圍困在平城的舊事，總計匈奴自冒頓單于以來侵擾邊境所造成的損害，聚兵備馬，取資富民以供兵用，攻打匈奴，疆土西連西域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山設置玄菟郡、樂浪郡，北却匈奴於大漠以北，興修營塞守衛，南邊制服南海設置八郡，可是全國每年處理的案件有上萬起，老百姓的口賦多達幾百錢，經營鹽鐵酒榷之利用來增加財政開支，還是不能滿足。在這個時候，寇賊同時蜂起，軍隊經常出動，父親在前面戰死，兒子在後面鬥傷，女子防守亭鄣，孤兒號哭於道，老母寡婦在街巷飲泣而哭，遥望蒼天，虚設靈位，祭奠亡靈，思念死在萬里之外的孤魂。淮南王劉安盗取調兵虎符，暗中招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這些都是擴張領土太大，征伐不休的原因啊。

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仇”，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况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

如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最大的衹有齊郡、楚國，老百姓貧困已經很久了，連年轉徙離散，離開他們居住的城郭故土，在道路上縱横相枕而卧。人的感情中，親密没有超過父母的，歡樂没有超過夫妻的，貧困到嫁妻賣子的程度，法令不能禁止，情義不能控制，這是社稷的憂患啊。現在陛下不忍悁悁之忿，要驅使士衆墮於大海之中，到陰暗險隘之地去尋找快樂，這不是用來救助饑荒，保全人民的辦法呀。《詩經》上説：“荆州的少數民族蠢蠢欲動，要與大國爲仇敵。”這就是説聖人出現，然後制服周邊少數民族；中原衰落，周邊少數民族就會先發生反叛，動亂是國家的災難，自古以來就擔心這個問題，何况又加上荆州南面萬里之外的蠻族

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玳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

呢！駱越地區的越人父子同一條河洗浴，習慣用鼻子飲水，與禽獸没有什麽不同，本來就不值得在那裏設置郡縣。區區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有毒草、蟲、蛇、水土之害，越人還没有被俘虜，派去的戰士就已經自己死了。又不衹是珠厓郡出産珍珠、犀牛、玳瑁，拋棄它不值得惋惜，不攻打它也不損傷威信。那裏的民衆如同魚鱉，怎麽值得占有呢！

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我私自拿以往攻打羌人的軍事行動來説一説，出師還没有一年，軍隊還没走一千里，就用掉了四十多萬萬錢，大司農的錢用完了，就拿少府的錢接濟。處於一隅之地的羌人行爲不善，費用尚且如此多，何况是勞師遠攻珠厓，將士死亡而無功呢！求證於往古而不符合，施行於當今又不便利。我愚昧地認爲珠厓郡并非戴帽繫帶子的文明地區，《禹貢》記載所及，《春秋》談論治理，都認爲可以暫且置之不理。希望就放棄珠厓郡，把錢財專門用來救恤關東的流民。

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摇動，捐之議是。”上乃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虚，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内屬，便處之；不欲，勿强。”珠厓由是罷。

賈捐之的回答上呈以後，皇上看後就此事詢問丞相和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陳萬年認爲應當攻打珠厓郡的反叛；丞相于定國認爲“以前連年發兵攻打珠厓郡的叛兵，領兵的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共十一人，衹回來了兩個人，士兵及轉運糧草者死了一萬多人，軍事費用三萬萬多錢，還没有能迫使叛兵全部投降。現在關東地區困乏，百姓遭難，人心摇動，賈捐之的建議是對的。”皇上就聽從了賈捐之的意見。於是下詔説：“珠厓郡叛兵擄掠殺害官吏和百姓，背叛朝廷違抗命令，現在朝廷議事大臣有的説可以出兵攻打，有的説可以派兵鎮守，有的主張放棄珠厓郡，他們的意見各不相同。我日夜深思議事大臣的議論，羞愧威信不能推行，就想誅討珠厓；猶豫而迴避困難，就想鎮守邊境，派兵屯田；通達於時事變化，又憂慮萬民。廣大百姓的飢餓，與不討伐遠方的蠻人，哪一個危害更大呢？而且宗廟的祭祀，遇上荒年就没有費用準備，何况還能躲避没有嫌疑的屈辱呢！現在關東十分貧困，倉庫空

虚，没有什麽可以用來救濟，又加上有軍事行動，不但勞苦百姓，還有災荒跟在後面。罷置珠厓郡。那裏的百姓有仰慕仁義想歸附内地的，要求到哪裏，就安置到哪裏；不願意歸附的，不要勉强。”珠厓郡從此罷置。

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愈薛大夫，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爲將軍，期思侯并可爲諸曹，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爲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上信用之。今欲進，弟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

賈捐之多次受到皇上接見，他提的意見大多被采用。當時中書令石顯專權，賈捐之多次議論石顯的短處，因此没有得到官做，後來皇上召見他的次數逐漸减少。長安令楊興最近因爲才能出衆得到皇上寵幸，他和賈捐之很要好。賈捐之想得到皇上召見，就對楊興説：“京兆尹空缺，如果我得見皇上，我就推薦您，京兆尹馬上就會落在您身上。”楊興説：“皇上曾經説我勝過御史大夫薛廣德，幫助我很容易。您寫的文章，言語妙天下，讓您做尚書令，遠遠勝過五鹿充宗。”賈捐之説：“讓我得以代替五鹿充宗，您做京兆尹，京兆位居郡國之首，尚書令是百官的根本，天下就會真的大治，賢士也就不會和仕途隔離了。我前不久向皇上進言平恩侯許嘉可以做將軍，期思侯并可爲諸曹，都被皇上采用；又舉薦謁者滿宣，馬上被任命爲冀州刺史；又進言中謁者不應專權，宦官不應進入宗廟，皇上就下令立即制止。我薦舉您的效果，不應當像前面所言諸事被皇上采納嗎？”楊興説：“等我再進見皇上，就舉薦您。”賈捐之又抨擊石顯的短處。楊興説：“石顯正在貴幸，皇上信任、重用他。如今想進身爲官，您聽從我的建議，暫且和石顯保持一致，就能入朝爲官了。”

捐之即與興共爲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宜賜爵關内侯，引其兄弟以爲諸曹。”又共爲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事師有顔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以爲首。爲長安令，吏民敬鄉，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

賈捐之便和楊興共同上書薦舉稱頌石顯説：“我們私下看到石顯本是山東的名門望族，是有禮義之家。主持公道六年，没有發生過錯，明瞭熟悉政事，敏捷而反應迅速，從公庭出來，就回自己家，不隨便交游。應該賜給他關内侯的爵位。并引用他的兄弟擔任諸曹。”兩人又共同起草了薦舉楊興的奏書，由賈捐之上奏，説：“我私下看見長安令楊興，很榮幸地得以聰智而多次被召見。楊興侍奉父母有曾參那樣的孝行，服侍老師有顔回閔子騫那樣的才能，美好的名聲聞於四方。皇上下明詔舉薦茂材，列侯都以楊興爲

則東方生；置之争臣，則汲直；用之介胄，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絶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

首。楊興擔任長安令，得到官吏和百姓的敬服、擁護，行路之人都稱頌他的才能。看他下筆作文，就像董仲舒；舉動言談，如同東方朔；直言諍諫，如同汲黯；讓他領兵打仗，則如冠軍侯；讓他治民，就是趙廣漢；奉公絶私，正如尹翁歸。楊興身兼六人之長，守道堅固，執義不枉，臨大節而志不可奪，是國家的良臣啊，可以試任京兆尹。”

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僞，以上語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説殄行，震驚朕師。’《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請論如法。”

石顯得知賈捐之和楊興互相薦舉的事，報告給皇上。皇上下詔將楊興、賈捐之關進監獄，令皇后的父親陽平侯王禁和石顯共同審理，二人奏稱：“楊興、賈捐之心懷狡詐邪僞，拿皇上説的話相互暗示，又互相舉薦稱譽，想做大官，泄露宫禁中的語言，欺君罔上，大逆不道。《尚書》上説：‘讒巧之説，滅絶君子的德行，震驚衆人。’《王制》上説：‘文過飾非，言辭滑澤無滯，不用聽審，就可以誅殺。’請按法治罪。”

捐之竟坐棄市。興減死罪一等，髡鉗爲城旦。成帝時，至部刺史。

賈捐之最後被處以棄市死刑。楊興減死罪一等，髡鉗爲城旦。成帝時，楊興官至部刺史。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久矣其爲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爲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贊曰：《詩經》上説“魯僖公和齊桓公舉義兵，北面抵擋戎狄，南邊重創荆蠻”，戎、狄、荆蠻很久以來就是中原華夏各族的憂患。漢朝興起，征伐匈奴、南越，在這時是重要的事。仔細研究淮南王劉安、賈捐之、主父偃、嚴安的議論，深刻明白而最著名，所以詳細記載他們的言辭。世人説公孫弘排擠主父偃，張湯陷害嚴助，石顯讒毁賈捐之，考察他們的行爲事迹，主父偃追求五鼎烹而落得滅族的結果，嚴助、賈捐之出入宫禁而謀求權利，都是死得其所，有什麽排擠、陷害的遺憾呢！

漢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東方朔傳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吴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郡厭次縣人。漢武帝即位不久，徵告天下推薦方正、賢良、文學等有才能的士人，以破格授予職位任用他們，四方士人紛紛上書議論國家政事的得失，炫耀賣弄自己才能的人數以千計，其中不够録用條件的就通知他們：上書皇帝已經看了，讓他們回家去。東方朔剛到長安，就上書説："臣東方朔從小失去父母，由哥哥嫂子養大。十三歲開始讀書，三年學會了文書和記事。十五歲學擊劍。十六歲學習《詩經》、《尚書》，背誦了二十二萬字。十九歲學習孫吴兵法，有關作戰陣形的論説、打仗時隊伍進退的節制等内容，也背誦了二十二萬字。我總共背誦了四十四萬字。還經常熟習子路的言論。我今年二十二歲，身高九尺三寸，眼睛像挂着的珍珠那樣明亮，牙齒如同編成串的貝殼整齊潔白，勇猛像孟賁，敏捷如慶忌，廉潔似鮑叔，守信同尾生。像這樣的人，可以做天子的大臣了，臣東方朔冒死再拜向皇上稟奏。"

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禄薄，未得省見。

東方朔上書的文辭不謙遜，贊美抬高自己，漢武帝却認爲他是個奇偉的人，命令他在公車府待詔，但俸禄微薄，得不到漢武帝的省問接見。

久之，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

過了很久，有一次東方朔哄騙看管御馬圈的侏儒，説："皇上認爲你們這些人對朝廷没有用處，耕田力作當然趕不上旁人，位居民衆之上當官不能治理民事，參軍殺敵不能勝任用兵作戰，對國家没有絲毫用處，衹會耗費衣食，現在皇上要把你們全都殺掉。"侏儒們聽了非常害怕，哭哭啼啼。東方朔教唆他們説："皇上即將從這裏

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經過，你們要叩頭請罪。"過了一會兒，聽説皇上路過，侏儒們都哭着跪在地上磕頭。皇上問："你們爲什麼這樣?"侏儒們回答説："東方朔説皇上要把我們全都殺掉。"皇上知道東方朔花花腸子多，就召見東方朔，責問他："你爲什麼恐嚇那些侏儒呢?"東方朔回答説："臣東方朔活着也要説，死了也要説。侏儒高三尺多，俸禄是一袋粟，二百四十錢。臣東方朔高九尺多，俸禄也是一袋粟，二百四十錢。侏儒飽得要死，臣東方朔餓得要死。如果我的話可以采納，希望改變禮節對待我；如果不能采納，就讓我回家，不要讓我白吃長安的米。"武帝聽了大笑，因此讓東方朔待詔金馬門，逐漸得到皇上的親近。

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宫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别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緣壁，是非守宫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

武帝曾經讓一些擅長占卜的術士射覆，把壁虎蓋在盆子下面，讓他們猜是什麼東西，都没有猜中。東方朔自我介紹説："臣曾學《易》，請允許我猜猜是什麼。"於是他將蓍草排成各種卦象，回答説："我認爲是龍又没有角，説它是蛇又有足，跂跂而行脉脉而視，善於爬墻，這東西不是壁虎就是蜥蜴。"皇上説："猜得對。"賜給他十匹帛。又讓他猜别的東西，連着都猜對了，每次都賜給他帛。

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乃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藪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窶藪。"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謈。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乃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鷇也；尻益高者，鶴俯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爲

當時，皇宫裏有個受寵幸的伶人郭舍人，滑稽得很，經常侍從在武帝身邊。他説："東方朔太狂了，不過是僥幸猜中罷了，并没有實在的術數。我希望讓東方朔再猜，他猜中了，就打我一百鞭；猜不中，就賜給我帛。"便把樹上長的寄生蓋在盆子下面，讓東方朔猜是什麼東西。東方朔説："是窶藪。"郭舍人説："果真知道東方朔猜不中。"東方朔説："生肉叫膾，乾肉叫脯，附在樹上叫寄生，蓋在盆子下面就叫窶藪。"皇上命令倡監鞭打郭舍人，郭舍人疼痛難忍，大聲嚎叫。東方朔譏笑他説："咄，嘴上没毛，叫聲嗷嗷，屁股越來越高。"郭舍人憤怒地説："東方朔竟敢隨便詆毁欺侮天子的侍從官，應該判處棄市死刑。"皇上責問東方朔説："你爲什麼詆毁侮辱他?"東方朔回答説："我不敢詆毁侮辱他，衹是跟他説個謎語而已。"皇上問："説的是什麼謎語?"東方朔説："嘴上没毛，是狗洞；叫聲嗷

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争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

嗷，是母鳥喂雛鳥食時的叫聲；屁股越來越高，是鶴低頭啄食的樣子。"郭舍人不服氣，就說："我希望也問東方朔一個謎語，如果不知道，他也應該挨鞭子。"立即胡亂編了個諧音謎語說："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說的是什麼?"東方朔說："令，就是命令。壺，是用來盛放東西的。齟，是牙齒長得不正。老，是人人尊敬的老人。柏，是鬼的廷府。塗，是浸濕的路。伊優亞，是言語含糊不清。狋吽牙，是兩條狗打架。"郭舍人問的謎語，東方朔應聲就答，變化奇巧機鋒迭出，没有謎語能難住他，在場的人都非常驚奇。皇上任命東方朔爲常侍郎，於是得到武帝的喜愛寵幸。

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過了很久，在一個三伏天，武帝詔令賞肉給侍從官員。大官丞到天晚還不來分肉，東方朔獨自拔劍割肉，對他的同僚們說："三伏天應當早回家，請允許我接受皇上的賞賜。"隨即把肉包好懷揣着離去。大官丞將此事上奏皇帝。東方朔入宫，武帝說："昨天賜肉，你不等詔令下達，就用劍割肉走了，是爲什麼?"東方朔摘下帽子下跪謝罪。皇上說："先生站起來自己責備自己吧。"東方朔再拜說："東方朔呀！東方朔呀！接受賞賜不等詔令下達，多麽無禮呀！拔劍割肉，多麽豪壯呀！割肉不多，又是多麽廉潔呀！回家送肉給妻子吃，又是多麽仁愛呀！"皇上笑着說："讓先生自責，竟反過來稱贊自己！"又賜給他一石酒、一百斤肉，讓他回家送給妻子。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黄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粳之地。民皆號呼駡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乃示乘輿物，久之乃得

當初，在建元三年，漢武帝開始微服出行，北至池陽宫，西至黄山宫，南到長楊宫，東游宜春宫。微服出行常常在每年新酒釀成宗廟飲酎完畢的時候。八九月間，皇上與隨從的侍中、常侍、武騎，以及待詔隴西郡、北地郡能騎善射的良家子約定在殿門等候，所以從這時開始有了"期門"的稱號。武帝微服出行在夜漏下了十刻纔出發，常常假稱是平陽侯曹壽。次日天明，到達終南山下，或馳射鹿猪狐兔，或徒手格擊熊羆，奔馳在禾地稻田裏，農民們都大聲呼喊叫駡，相聚在一起，向鄠縣、杜縣縣令告狀。縣令前往射獵的地方，要求謁見平陽侯，那些騎馬的

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歡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内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内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説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

侍從想要鞭打縣令。縣令大怒，派屬吏呵斥制止，射獵的幾個騎手被扣留，於是他們拿出皇帝的御用物品，糾纏了許久纔得以離去。開始的時候，皇帝深夜出宮，次日傍晚返回，後來就携帶五天的食品，到第五天該去長信宮謁見太后時纔回京。武帝十分喜歡這種微服出游射獵。此後，終南山下的老百姓纔知道是皇帝經常微服出來射獵，但武帝還有些迫於太后的壓力，不敢遠行。丞相御史知道皇上的心意，就派右輔都尉在長楊宮以東巡邏，又命令右内史徵發平民，到皇帝射獵的地方聽候調用。後來又私下爲皇帝設置了更衣處，還配置了宮人，從宣曲宮以南共設置了十二所更衣處，供皇帝白天休息更衣，夜晚則去各行宮住宿，武帝多臨幸長楊、五柞、倍陽、宣曲等宮。漢武帝認爲路遠勞苦，又被老百姓厭恨，於是派太中大夫吾丘壽王和兩個懂算術的待詔，將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宮以西地區，總計其中農田頃畝數，及農田折合價值的多少，編爲簿册，打算在這裏置建上林苑，讓它和終南山相連。武帝又詔令中尉、左右内史標劃出屬縣的荒地，想以此抵償給鄠、杜二縣的農民。吾丘壽王向皇帝奏報了所做的事，皇上大喜，稱贊他做得好。當時東方朔在旁邊，向皇上進諫説：

臣聞謙遜静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

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産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

臣聽説，爲人謙遜恬静謹厚，天就顯現報應，用福澤來報應他；爲人驕縱奢侈，天也顯現報應，用災異來報應他。現在陛下修建臺觀廊屋，衹愁它不高；射獵的地方，惟恐它不廣。如果天不降災禍，那麽三輔地區都可以作爲陛下的苑囿，何必局限於盩厔、鄠、杜等地呢？奢侈超越了禮制，天爲此而降災，上林苑雖然小，臣還認爲它太大了。

終南山是天下險要之地，南邊有長江、淮河、北邊有黄河、渭水。這個地方從汧水、隴山以東，到商、雒二縣以西，土地肥沃，物産富饒。漢朝建立時，離開三河，留居在灞水、滻水以西，定都於涇水、渭水南面的長安，這一帶是被稱爲天下山川形勝物産豐饒的“陸海之地”，秦國之所以能够降服西戎兼并山東六國，就是因爲據有這塊地

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絶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虚，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堤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强國富人也。

方。這裏的山出產玉石、金、銀、銅、鐵等礦產，還出產豫章、檀香、柘樹等珍貴木材，異類的奇物，不可探究它的本原，這裏有百工生產的原料，是萬民賴以富足的寶地。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的豐饒，土壤適宜種薑和芋頭，水中盛產蛙、魚。貧窮的人靠這些豐衣足食，没有飢寒之憂。所以豐、鎬之間號稱沃土膏壤，這裏的地價每畝一斤黄金。現在把它劃爲苑囿，斷絶陂池水澤之利，并又占取農民肥沃的土地，上使國家的財用匱乏，下奪百姓賴以謀生的農桑之業。離棄成功，趨就失敗，減損糧食收入，這是不能建上林苑的第一個原因。況且，使荆棘叢林茂密繁盛，以生長養育麋鹿，拓廣狐兔栖身的園地，擴大虎狼出没的丘墟，又毁壞人家的墳塋墓地，拆除人家的居室屋廬，使幼弱懷土思鄉，耆老涕泣悲哀，這是不能建上林苑的第二個原因。拓地營建，築墻爲苑，騎馬馳騁於東西，駕車驅奔於南北，又有深溝大渠，盡一日田獵之樂自然不會危及天子無限的富貴，這是不可建上林苑的第三個原因。因此，務求苑囿廣大，不恤農時，不是强國富民的辦法。

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殷紂王興建九市之宫，因而諸侯反叛；楚靈王壘築章華臺，因而楚民離散；秦始皇修建阿房宫，因而天下大亂。像糞土似的愚昧臣子，忘掉生命觸犯死刑，違逆皇上的盛意隆旨，罪該萬死，不能了却弘大心願，希望陳奏《泰階六符經》，用它來觀察天象的變異，這是不能不明察的。

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乃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

這天因爲上奏《泰階六符經》的事，漢武帝就封東方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賞賜黄金一百斤。但武帝仍按吾丘壽王上奏的計劃修建了上林苑。

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内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

過了很久，隆慮公主的兒子昭平君娶了漢武帝的女兒夷安公主。隆慮公主病危時，拿黄金千斤、錢一千萬替昭平君預先贖免死罪，武帝允准了她的要求。隆慮公主死後，昭平君日益驕縱，喝醉酒殺死了夷安公主的保姆，被捕入獄，囚禁

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嘆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乃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爲中郎，賜帛百匹。

在內宮。因爲他是隆慮公主的兒子，廷尉向皇上請示，請求給昭平君定罪，左右大臣紛紛爲昭平君說情："以前隆慮公主拿重金爲他贖過死罪，陛下批准了隆慮公主的請求。"武帝說："我妹妹老年纔有這麼個兒子，臨死把他托付給我。"於是爲昭平君的事流淚嘆息，過了好久，纔說："法令，是先帝制定的，要是因爲同情妹妹而違背先帝的法令，我還有什麼臉面進高帝的祠廟呢！再說也對不起老百姓。"於是批准了廷尉給昭平君定罪的奏請，武帝哀痛不能自止，左右的人都非常悲傷。東方朔卻上前給武帝祝壽說："臣聽說聖明的君王執政，賞賜不避仇人，誅罰不選擇是不是親骨肉。《尚書》上說：'不要袒護不要偏私，王道坦蕩無礙無阻。'這兩者爲五帝所推重，連三王也難以做到。陛下這樣做了，因此四海之內廣大人民各得其所，天下大幸！臣東方朔舉杯敬酒，冒死再拜，祝皇上萬歲。"武帝竟然站起身，回皇宮去了，傍晚召見東方朔責備他說："古書上說'該說的時候纔說，別人不厭煩他的話。'今天先生給我祝壽，是時候嗎?"東方朔脱去帽子叩頭說："臣聽説快樂過分就會陽氣過盛，悲傷過度就會陰氣虧損，陰陽變異就會心氣躁動，心氣躁動就會精神散亂，精神散亂就會使邪氣趁虛而入。消憂解愁没有什麼能比得上酒，臣東方朔之所以給陛下祝壽，是顯明陛下剛正不阿，因此纔用酒爲陛下止哀啊。臣愚昧不知忌諱，該死。"在此之前，東方朔曾因喝醉了酒進入殿中，在殿上小便，被彈劾犯下大不敬罪，武帝下詔把他貶爲平民，在宦者署待詔，因爲這次與皇上的對話，又被任命爲中郎，賜帛一百匹。

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温柔愛人，以

當初，漢武帝的姑母館陶公主號稱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娶她爲妻。陳午死後，太主寡居，五十多歲了，却親近、寵幸一個年輕人董偃。起先董偃和母親以賣珠爲生，董偃那時十三歲，經常隨母親出入竇太主家。竇太主的侍從都誇董偃俊秀漂亮，竇太后召見董偃母子，對董偃母親說："我替你撫養這孩子吧。"因而將他留在府中，教他寫字、算術、相馬、駕車、射箭等技

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袁叔者，袁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袁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宫，又有萩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説，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宫。主大喜，使偃以黄金百斤爲袁叔壽。

巧，還讓他讀了些傳記類的書。董偃到十八歲時行了冠禮，太主出門他駕車，太主回府他在身邊侍奉。董偃性情温柔慈愛他人。因爲竇太主寵愛他的緣故，很多王公都接待他，名揚長安城，號稱董君。竇太主趁機推薦他，讓他散財結交士人，命令掌管府中金帛的中府官説："董君支出的財物，一天中黄金滿一百斤，錢滿一百萬，帛够一千匹，纔稟告我。"安陵縣人袁叔，是袁盎哥哥的兒子，和董偃要好，對董偃説："你私下侍奉竇太主，暗藏無法預測的大禍，你想怎樣求得自安呢？"董偃害怕地説："我擔憂這事已經很久了，不知道用什麽辦法解脱。"袁叔説："顧城廟遠離長安没有供皇上居住的宿宫，那裏有竹林和楸樹林，可供皇上游玩，又有皇帝的籍田，皇上要親自巡行禾稼，你爲什麽不稟告太主，把長門園獻給皇帝呢？這正是皇上想要的地方。這樣一來，皇上知道主意是你出的，那你就可以安枕而卧，永無恐懼悲愁之憂。如果久久不這樣做，皇上要長門園，對你怎麽樣呢？"董偃拜謝説："敬聽你的教誨。"於是，董偃入府將此計稟告太主，竇太主立即上書把長門園獻給武帝。皇上大喜，把竇太主的長門園改名爲長門宫。太主也很高興，讓董偃送一百斤黄金給袁叔祝壽。

叔因是爲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列爲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娱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群臣從官多，大爲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

袁叔因此替董偃籌劃求見皇上的辦法，讓竇太主假稱有病不能朝見皇帝。武帝親自到竇太主府探視病情，問太主有什麽要求，太主辭謝説："臣妾幸運地蒙受陛下的厚恩、先帝的遺德，能參加奉朝大典，行君臣之禮，列爲公主，賞賜封邑以收入租賦，恩德天高地厚，死也無法彌補内心的愧疚。假如有一天我猝然不能盡侍奉皇上的職事，賤軀先填溝壑，私下感到遺憾的是，不能了却我報答陛下的心願，希望陛下有時也能忘掉朝政，調養精神，從中掖庭回宫時，多走幾步路光臨我的府第，使我能獻酒給陛下祝壽，在您身邊使您快樂。如果能這樣，就是死了，還有什麽遺恨呢！"皇上説："太主愁什麽？希望你早日康復。我擔心隨同的群臣、侍從太多，讓你太破費了。"武帝説完返回宫中。不久，太主病體痊愈，上朝謁見皇帝，皇上拿一千萬錢置辦酒宴與太主

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傅韝，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歡樂。主乃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蹴鞠劍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宫，馳逐平樂，觀鷄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内董君。

暢飲。過了幾天，武帝駕臨太主府第，太主穿上厨子用的圍裙，親自引武帝進府，登上臺階請武帝在大廳就坐。還没坐定，武帝就説："希望見見主人翁。"太主就急忙下殿，除下簪子耳環，光着脚叩頭請罪説："臣妾没有臉面見人，辜負了陛下，犯下死罪。陛下不加罪於我，妾叩頭請罪。"武帝下詔免去太主的罪。太主戴上簪子穿好鞋站起身，到東厢房領董偃出來。董偃戴着下人包頭用的緑巾，身穿套袖，隨着太主來到殿前，俯伏於地。太主這纔介紹説："館陶公主的厨子董偃冒死拜見皇上。"董偃趁機叩頭請罪，皇上讓他起來。詔令賜予衣帽讓他上殿。董偃起身，去换衣服就坐。太主親自給武帝獻食敬酒。在此時，董偃雖受尊重但無稱號，稱爲"主人翁"，君臣開懷暢飲，歡樂異常。太主於是敬獻了許多金、錢、雜色絲帛，請武帝賜給將軍、列侯、侍從官員。從此董偃更加顯貴寵幸，天下没有不知道他的。各郡國的賽狗、跑馬、蹋球、弄劍之徒，紛紛聚集到董偃周圍。董偃經常隨從武帝到北宫游戲，去上林苑平樂觀馳逐射獵，觀看鬥鷄、蹋球、賽狗、跑馬等比賽，皇上非常喜歡這些游樂。於是皇上在宣室設酒宴招待竇太主，并派謁者引董偃進宫。

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

這時，東方朔正持戟在殿階下守衛，他放下戟上前對武帝説："董偃犯有三條該砍頭的罪，怎麽能讓他進宫呢？"皇上説："是什麽罪？"東方朔説："董偃作爲皇上的臣民，私下侍奉公主，這是第一樁罪。敗壞男女之間的風化，擾亂婚姻大禮，破壞朝廷制度，這是第二樁罪。陛下年富力强，正當專心研學《六經》，留心處理國家政事，追隨唐、虞盛世，敬仰夏、商、周三代賢君。董偃不遵從經義勸勉學習，反而崇尚靡麗，追求奢侈，極盡狗馬聲色之樂，行走邪惡淫辟之路，此人是國家的大賊，迷惑帝王的鬼蜮。董偃是淫邪的禍首，這是他的第三樁罪。從前，宋恭姬遇上火災，因恪守禮制等待保姆而被燒死，受到諸侯敬畏，怎麽辦呢？陛下。"武帝沉默不答，許久纔説："我已經設下酒宴，以後改正。"東方朔説："不可以。宣室是先帝的正殿，不是議定

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宫，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黄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逾禮制，自董偃始。

法度的政事不能入内。因爲淫亂會逐漸演變爲篡逆大禍，所以春秋時豎貂行爲淫亂而勾結易牙作亂，慶父死了魯國纔得以保全，誅殺管叔、蔡叔西周王室方享安寧。”武帝説：“好吧。”下詔停止在宣室設席，酒宴改設在北宫，引董偃從東司馬門進宫。爲此東司馬門改名東交門。賞賜東方朔黄金三十斤。董偃的尊寵從此日衰，活到三十歲就死了。過了幾年，竇太主也死了，與董偃合葬在霸陵。此後，公主貴人多逾禮越制，就是從董偃開始的。

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户；木土衣綺綉，狗馬被繢罽；宫人簪玳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藂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當時天下崇尚奢侈靡麗，争相從事工商業。農民紛紛離開農田。武帝閑談時很隨便地問東方朔：“我想教化人民，是否有什麽辦法?”東方朔回答説：“堯、舜、禹、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上古之事，幾乎經歷了數千年，還難以説清楚，臣不敢陳述。願意説説近代孝文皇帝時的事，這是當代在世老人都知道的事情。文帝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但他身着黑色粗布衣服，脚穿生皮製成的鞋，用没有飾物的牛皮帶挂着劍，鋪着莞蒲編的草席，兵器像木製的没有利刃，冬衣没有文采，裏面裝的是亂絮。收集裝奏章的青布袋縫成宫殿帷幕。文帝以道德崇高爲美，以仁義爲準繩。於是天下人都仰望他的風範，形成淳厚的時俗，顯明昭著地教化了民衆。現在陛下嫌長安城内地方小，在城外築起建章宫，左有鳳闕觀，右有神明臺，號稱千門萬户；宫内土木鋪裹着錦綉絲綢，狗馬披着五彩毛毯；宫人頭簪玳瑁，身佩珠璣；設置玩耍車，倡導馳逐游獵之樂，追求裝飾的文采絢麗，聚積奇珍異物；撞響萬石重的巨鐘，敲擊聲如雷霆的大鼓，倡優作耍，鄭女起舞。皇上像這樣淫侈無度，却想讓老百姓不奢侈，不棄農經商，這是難以做到的事。陛下果真能采納臣東方朔的建議，除下衆多華麗的帷帳，在四通八達的大街上焚毁，退棄那些善於奔馳的良馬表示再不騎用，那麽，就衹有堯舜盛世可以和陛下的治績相媲美了。《易經》上説：‘端正事物的本源，萬事纔有條理；失之毫厘，相差千里。’希望陛下留心鑒察上述之事。”

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顔色，直言

東方朔雖然詼諧調笑，但時時觀察皇帝的臉

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爲屈。

色，適時直言切諫，武帝經常采納他的意見。從公卿到在位群臣，東方朔都敢輕視嘲弄，没有什麼人他肯於屈從。

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爲衛尉，皋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貢使外國，顔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禄，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蘧伯玉爲太傅，孔父爲詹事，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産爲郡守，王慶忌爲期門，夏育爲鼎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候。"上乃大笑。

皇上因爲東方朔説話詼諧言辭敏捷，喜歡故意提些問題問東方朔。武帝曾經問東方朔説："先生看朕是什麽樣的君主呢？"東方朔回答説："從唐、虞盛世，到周成王、周康王時代，不足以比喻當世。臣看陛下功德，可以排在五帝三王之上。不僅如此，果然真正得到天下賢士，公卿和在位官員就都有了稱職的人選。譬如以周公旦、邵公奭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姜太公爲將軍，畢公高爲太師，弁嚴子爲衛尉，皋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貢出使外國，顔回、閔子騫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子路爲執金吾，契爲大鴻臚，關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尹，管仲爲左馮翊，魯般爲將作大匠，仲山甫爲光禄大夫，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都尉，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丞相司直，蘧伯玉爲太傅，孔父爲詹事，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産爲郡守，王慶忌爲期門郎，夏育爲鼎官，羿爲旄頭郎，宋萬爲式道候。"武帝聽罷大笑起來。

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臿齒牙，樹頰胲，吐唇吻，擢項頤，結股脚，連脽尻，遺蛇其迹，行步偊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

這時朝廷有大量的能人，皇上又問東方朔説："如今公孫弘丞相、倪寬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類，都能言善辯才智弘達，文辭横溢，先生你自己看看，怎麽能與他們相比呢？"東方朔回答説："臣看他們鏟子牙，樹皮腮，翻嘴唇，長脖子，結股脚，連脽尻，走路逶迤傾斜，曲身躬腰，臣東方朔雖然不怎麽樣，但還是兼有這些人的長處。"東方朔的進言對答言辭，都是這樣。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内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爲郎，與枚

漢武帝既已招覽英傑俊士，衡量他們的才能，任用惟恐有失。當時正對外經略匈奴、南越，對内建立制度，國家多事，從丞相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都奉命出使境外，有的擔任郡守、諸侯王相直至公卿。東方朔曾官至太中大夫，後來

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强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

經常爲郎，與枚臯、郭舍人都在武帝左右，衹是詼諧嘲謔的侍從。過了很久，東方朔上書陳奏農戰强國之計，趁機訴説自己没做過大官，想請求皇上試用。他的奏書獨用商鞅、韓非的言論，意旨放蕩，又很詼諧，字數萬言，終究没被重用。東方朔於是著書立論，假設有客責問自己，拿地位卑下來用好話安慰解脱自己。那篇文辭説：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内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有客責問東方朔説："蘇秦、張儀一遇上有萬輛兵車的君主，就位居卿相，恩惠傳到後世。如今大夫您修習古代帝王的道術，欽慕聖人的道義，背誦、朗讀《詩》、《書》和諸子百家的書籍，不可盡數，著書立説，寫在竹簡、白絹上，終身修術慕義，直至唇腐齒落仍謹記在心，不能忘懷，好學樂道的功效，十分明白；自認爲才智賢能海内無雙，那麽可以説是博聞廣見善辯聰慧了。然而竭力盡忠以侍奉聖明的帝王，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想來大概是品德還有缺點吧？官位低俸禄少，無法照顧他人，連親兄弟都没有容身之地，這是什麽原因呢？"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争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談説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内，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

東方先生喟然長嘆，抬頭回答他説："這個原因本來就不是您所能完全明瞭的啊。蘇秦、張儀所處的是一個時代，現在又是一個時代，怎麽能相同呢？蘇秦、張儀的時代，周室卑弱，諸侯不朝見天子，竭力征戰，争權奪利，用武力相互擒獲，兼并爲十二個諸侯國，不分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所以談辯游説風行天下。游説之士身居尊位，家中内藏珍寶，外有糧倉，恩澤傳及後世，子孫長享。如今却不是這樣。聖明的帝王德澤流布四方，天下畏服，諸侯朝貢歸附，四海統一，像腰帶一樣圍環包含，比翻過來扣着的盆子還安穩。舉動興廢就像運轉在手掌内一樣，賢和不賢用什麽區分呢？當今朝廷遵循天地的發展規律，萬物没有不各得其所的；所以保護他就安寧，懲罰他就愁苦，尊寵他就是將軍，卑視他則成俘虜，提拔他就在青雲之上，壓抑他就在深泉之下；

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并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户。使蘇秦、張儀與僕并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

任用他就是猛虎，不用他則像老鼠；即使做臣子的想貢獻才能，進奉忠心，哪知道是前進還是後退呢？天地廣大，士民衆多，竭盡精力去游說，齊驅并進者就像車輪的輻條聚集到車軸上那樣，多得數不勝數，盡力思慕天子的恩德，被衣食所困，找不到進身的門路。假使蘇秦、張儀和我一起生活在現在的社會，即使想做掌故那樣的小吏也辦不到，怎麼還敢盼望當侍郎呢？所以說時代變了，做法就要跟着變。”

“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宫，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説，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絶。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

“雖然這樣，但是怎麼可以不致力自身的修養呢？《詩經》上説：‘在室内敲鐘，聲響傳到室外。’‘鶴在深澤鳴叫，叫聲傳到天空。’如果能修養身心，哪裏怕不榮耀！姜太公親自踐行仁義，七十二歲重用於周文王、周武王，得以施展他的建議。受封於齊，七百年而不斷絶。姜太公這樣的榜樣，使後來的士人受到鼓舞，日夜勤學，奮勉力行而不敢懈怠。就像鶺鴒鳥又飛又叫。古書上説：‘天不因爲人怕冷就停止冬天，地不因爲人厭惡險峻就停止廣大，君子不因爲小人喧鬧反對就改變他的品行。’‘天地有一定的運行規律，君子有恒久的德行；君子有正當的道路，小人計較自己的私利。’《詩經》上説：‘禮義没有差錯，爲什麼害怕人們議論？’所以説：‘水清到極點就没有魚，人太苛求就没有夥伴，冠冕前懸垂着旒，用來遮蔽視綫；以黄色絲綿塞住耳朵，用來降低聽覺。’眼睛明亮還有看不見的東西，耳朵聰靈也有聽不到的聲響，嘉獎大德，赦免小過，不要苛求一個人的仁義完備無缺。彎曲的應當使他直，但應該讓他自己得到它；使他寬舒，但應該讓他自己去求取；揆情度理，但應該讓他自己去探索。大概聖人的教化就是這樣，要自己通過探索尋求而得到它。自己探求而得到它，就會聰敏而且宏大。

“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

“當今世上的隱士，孤獨無友，空寂獨居，上觀隱士許由，下察春秋時的隱士接

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説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於大道也。"

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太平無事的時候，衹得與義相導，無所表現，寡合少友，本來是理所當然的事。您對我的個人品德又有什麽可懷疑的呢？至於燕國任用樂毅，秦國任用李斯、酈食其勸説齊王田廣歸漢，不戰而得齊地七十餘城，游説像流水那樣順利，説服别人放棄自己的意見而聽從説客，像環子那樣自由地轉動，所想的必定能得到，功高如山，海内平定，國家安寧，這是他們遇上了能施展才能的時機，您又有什麽感到奇怪的呢！俗語説：'用竹管看天，用瓢來量海，用草杆撞鐘'，這樣做怎麽能够通曉星象，考究海情，發出聲響呢？由此看來，譬猶地鼠襲擊狗，小猪咬老虎，就衹有被吃掉而已，那還有什麽用呢？現在憑你這樣愚笨的人來責難我，要想不受窘，那是辦不到的，這正好足以用來説明那些不知道隨機應變的人爲什麽終究不明白真理啊。"

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

非有先生仕於吴，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吴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吴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兹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吴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説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

又假設非有先生的議論，那篇文辭説：

非有先生在吴國做官，進不能稱頌遥遠的古代來勸勉君王的意志，退不能贊揚君王的美德來顯明自己的功績，默然不語過了三年。吴王感到很奇怪，就問他説："我獲承先人的功業，寄身在衆位賢士之上，早起晚睡，從不敢懈怠。先生神采颯爽奮然高飛，從遠處來到吴國，將以平生所學來輔助寡人，我私下真誠地贊許你，三年來我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華美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虚心定志想聽取高明的宏論，一直盼望到現在。如今先生進無以輔助吴國治理，退不能頌揚君主的聲譽，我私下認爲先生不應該采取這樣的態度。身懷才能而不進獻，是不忠；進獻而不能施行，是君主不聖明。你大概是認爲我不聖明吧？"非有先生伏在地上，恭敬地發出"唯唯"的應答聲。吴王説："可以説了，我將企待着觀看、恭聽呢。"非有先生説："嗚呼！可以了嗎？可以了嗎？談何容易！我的言談有看着不順眼、聽着逆耳、心裏不舒服却有利於身體

毁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吴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

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并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廟崩阤，國家爲虚，放戮聖賢，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説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户，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

的，也有看着順眼、聽着悦耳、心裏高興却毁壞德行的，没有明王聖主，又有誰能傾聽呢？”吴王説：“爲什麽這樣説呢？孔子説‘中等以上的人就可以跟他談高深的道理。’先生還是説説吧，我將認真地聽你説。”

非有先生回答説：“從前關龍逢對夏桀極力進諫，王子比干對商紂直言規勸，這兩位大臣都極盡自己的思慮竭力效忠，擔憂君王的德澤不能流布到下面，而使萬民騷動不安，所以直接指陳夏桀商紂的過失，極力規勸他們改正邪惡的言行，想以此給君王帶來榮耀，消除他們的禍患。現在却不是這樣，反認爲直言規勸是誹謗君王的行爲，没有人臣的禮節。果然，直言規勸的人紛紛傷身，蒙受無辜的罪名，殺戮竟牽連到先人，被天下人譏笑，所以説談何容易！因此，忠心正直的輔政大臣紛紛瓦解，而奸邪諂媚的小人却一齊得到重用，最後發展到比得上商紂王時的邪佞臣子蜚廉、惡來革等。這兩人都是奸詐虚僞之徒，巧言利口得以爬居高位，暗中奉獻雕琢刻鏤之好以騙取君王的信任。致力於滿足耳目的享樂欲望，以苟且容身於世爲生活準則。致使其君王往邪惡的道路上滑下去而不加防備，身死遭戮，宗廟崩壞，國家成爲廢墟，這都是由於流放、殺戮聖賢的大臣，親近讒慝小人的結果。《詩經》上不是説嗎？‘讒言害人没有止境，構成四方國家與華夏的戰亂，’説的就是這種情況啊。所以，卑躬屈膝，和顔悦色，言語柔順，終究無益於主上的治理，而且也是志士仁人不願做的。神色儼然，矜持嚴肅，深言直諫，上面輔佐君主改正奸邪，下面減少百姓的災害，就會忤犯邪惡君主的思想，經受衰敗時代的嚴刑酷法。所以益壽保命之士没有肯進言規勸的，就居住在深山之間，壘土爲屋，用蓬草編成門户，坐在裏面彈琴，歌咏先代聖王的遺風，這樣也可以快樂得忘掉死亡啊。所以伯夷、叔齊逃避周武王，餓死在首陽山下，後世稱贊他們是仁人。像這

樣，邪惡君主的行爲本來足以令人生畏，所以説談何容易！”

於是吴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禄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

於是，吴王瞿然若失，易容變色，命人撤除薦席和几案，正襟危坐而聽。非有先生説：“春秋時楚國隱士接輿佯狂避世，商紂時箕子披髮裝瘋，這兩個人都是躲避亂世來保全自己的生命。假使遇上明王聖主，得到清静安寧的閑暇，待以寬厚温和的辭色，使他們能抒發自己的憤懣，獻出自己的全部忠誠，謀劃國家的安危，揆度政事的得失，上可以安定君主身體，下可以便利萬民，那麽，五帝三王的道就差不多可以看到了。所以，伊尹甘願蒙受耻辱背着烹調用的鼎、俎，調和五味以求見商湯，姜太公垂釣於渭水之濱以拜會周文王。君臣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真是賢臣遇到了明君。深謀遠慮，引義以端正自己的身心，推恩以廣攬下屬，以仁爲本，以義爲始，褒獎有德，禄厚賢能，誅除邪惡混亂，聚合遠方異族，一統華夏同類，美化風俗，這是帝王昌盛的必由之路。上不改變天性，下不廢棄人倫；就會天地和諧融洽，遠方的人前來歸附，所以商湯、周文王號稱‘聖王’。臣子的官職不斷提升，於是割地分封，爵爲公侯，封國傳到子孫後裔，名聲傳揚到後世，老百姓直到現在還稱頌他們，這是因爲伊尹、姜子牙遇上了商湯和周文王啊。姜太公、伊尹的結局是如此輝煌，而龍逢、比干的下場却是那樣悲慘，難道不令人哀傷嗎！所以説談何容易！”

於是吴王穆然，俯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絶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宫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宫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

於是吴王默然不語，俯首静静地深思，抬起頭來，淚水一直流到了下巴上，沉痛地説：“唉呀！我的國家不會滅亡，綿綿延續，危險呀，世系不會斷絶！”於是吴王端正明堂的朝會，整齊君臣間的位置，舉薦賢才，散布德惠，廣施仁義，獎賞有功的將士；親自厲行節儉，減少後宫的開支和車馬的費用；抛棄靡麗的鄭國音樂，遠離諂媚逢迎的小人，省減庖厨，離棄奢侈淫靡；縮小宫

無産業者；開内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内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虚；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牙；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館，毁壞苑囿，填平池塘溝塹，分給没有産業的貧民耕種；開放内宫庫藏，賑濟貧窮。慰問老人，救助孤獨；減輕賦斂，省減刑法。這些措施實行了三年，海内安然無事，天下洽和，陰陽和順協調，萬物各得其宜；國家没有災害之變，百姓没有飢寒之色，家給人足，蓄積有餘，監獄空虚；鳳凰飛來，麒麟出現，甘露降臨，朱草萌芽；遠方不同風俗的人向往中原的風化，欽慕内地的禮義，各自奉獻他們的職貢前來朝賀。所以，治和亂的道理，存或亡的頭緒，就是像這樣顯而易見，可是爲人君者却不肯去做，臣私下愚昧地認爲這是不對的。所以《詩經》上説："周邦能出衆賢士，都是國家好棟梁，濟濟一堂人才多，文王安寧國富强。"説的就是這種情況啊。

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録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東方朔的文辭，以《答客難》和《非有先生論》兩篇最好。其餘還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和《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以及《從公孫弘借車》，凡是劉向所録東方朔之書就是這些。社會上所傳説的東方朔的其他事情都是假的。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説，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録焉。

贊曰：劉向説他年輕時，多次訪問賢明的老人中通曉故事的人和與東方朔同時的人，都説東方朔言語詼諧善辯，不能堅持自己的意見，喜歡跟平常人談天閑聊，所以使得後世有很多人傳聞他的事情。可是揚雄却認爲東方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言辭意義淺薄，没有什麽值得稱道的。東方朔名過其實，是因爲他詼諧通達機智多變，没有一種行爲著名，應該詼諧而近似倡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議伯夷、叔齊而肯定柳下惠，告誡他的兒子全身避害："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是拙笨；老子任周朝柱下史，終身無患，這是工巧；吃飽了飯散散步，用做官的俸禄换取農民生産的東西；依隱在朝廷玩樂一世，行與時違而不逢禍害。"東方朔是滑稽之雄啊！東方朔的詼諧表現在逆違譏刺、射覆等，這些事情浮淺，流傳在百姓當中，兒

童、放牧的小孩無不炫耀。而後世喜歡多事的人就把一些奇言怪語托附在東方朔身上，所以詳細收集東方朔的言辭。

漢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

公孫賀 公孫敖聲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景帝時爲隴西守，以將軍擊吴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郡義渠縣人。公孫賀的祖父昆邪，漢景帝時任隴西郡太守，因爲率軍攻打叛亂的吴、楚等國有功，被封爲平曲侯，著書十幾篇。

賀少爲騎士，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爲太子時，賀爲舍人，及武帝即位，遷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爲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功，封南窌侯。後再以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遂代石慶爲丞相，封葛繹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爲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爲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

公孫賀年輕時當騎士，參軍作戰數立戰功。漢武帝做太子時，公孫賀爲太子舍人，到武帝即位，提拔公孫賀爲太僕。公孫賀的夫人衛君孺，是衛皇后的姐姐，公孫賀因此而受寵幸。武帝元光年間，任輕車將軍，駐軍馬邑。四年以後，率軍出雲中攻擊匈奴。又過了五年，以車騎將軍的身份跟隨大將軍衛青出擊匈奴，有功，被封爲南窌侯。後又以左將軍身份從定襄郡出擊匈奴，無功，因獻酎金成色不足而獲罪，失去侯爵。再以浮沮將軍出五原郡二千餘里攻擊匈奴，無功。八年以後，終於代替石慶任丞相，被封爲葛繹侯。當時朝廷多事，監督責罰大臣。從公孫弘以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連着因事獲罪而死。石慶雖然因爲謹慎得享善終，但多次遭受譴責。當初公孫賀被任命爲丞相時，不願接受丞相印綬，叩頭哭泣，説："我本來是邊界上的人，靠鞍馬騎射的本領當了官，才能實在不能勝任宰相。"皇上和左右大臣看見公孫賀悲哀，都觸動感情流下淚來，武帝説："扶起丞相。"公孫賀不肯起來，皇上就起身走了，公孫賀不得已接受了任命。出宫後，左右大臣問公孫賀不願當丞相的原因，公孫賀説："皇上賢明，我當丞相不稱職，害怕受重責，從此就危險了。"

賀子敬聲，代賀爲太僕，父子并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械。"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家族。

公孫賀的兒子公孫敬聲，代替公孫賀做了太僕，父子同居公卿之位。公孫敬聲仗恃自己是皇后姐姐的兒子，驕縱奢侈不守法令，武帝征和年間，擅自挪用北軍的錢一千九百萬，事情發現後，被逮入監獄。這時皇上下詔搜捕陽陵縣人朱安世還没捕獲，皇上急於將其逮捕歸案，公孫賀自己請求追捕朱安世來贖公孫敬聲的罪。皇上允許了公孫賀的請求。後來，公孫賀果然抓獲朱安世。朱安世是京城的大俠客，聽説公孫賀想用他爲兒子贖罪，笑着説："丞相的災禍牽連到他的宗族了。我正要告發丞相違法的事，訴訟的話很多，砍伐南山的竹子也寫不完，用斜谷的木頭做桎梏也不能束縛我，不讓我告發。"朱安世於是從獄中上書，告發公孫敬聲和陽石公主私通，以及指使巫師在祭祀時詛咒皇上，并且上甘泉宫在馳道上埋偶人，用很惡毒的語言詛咒。武帝下令有關的主管部門審訊查驗公孫賀，徹底追查他所犯的罪行，竟致父子二人死在獄中，全家被族滅。

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

巫蠱之禍起於朱安世，完成於江充，最終牽連到公主、皇后和太子，這些人都因事敗身亡。語在《江充傳》、《戾園傳》。

劉屈氂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不知其始所以進。

劉屈氂是漢武帝異母哥哥中山靖王劉勝的兒子，不清楚他開始晉升的情况。

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勢而爲邪，興美田以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貨賂上流，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乃以邊爲援，使内郡自省作車，又令耕者自轉，以困農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爲詔書，以奸傳朱安世。獄已正於理。其以涿郡太守屈氂爲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爲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澎户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爲澎侯。"

征和二年春，漢武帝下詔給御史，説："前丞相公孫賀依仗和我的故舊關係，利用位高勢重而做出邪惡的事情，增加肥沃的良田來爲子弟、門客謀利，不顧廣大百姓的疾苦；戍邊士兵的糧食缺乏，不能想辦法增加；貪圖財貨，致使百姓賄賂位居上流的官吏，我對他所做的這些事情已經忍耐很久了。但是他竟不自己悔改，還擅作主張施恩惠給邊郡，想爲自己尋求聲援，令内地的郡縣省減費用給邊郡屯戍的軍隊製作車子，還讓農民自己轉運糧食送到邊郡，而造成農民貧窮，牲畜疲困，又損耗馬匹，使武備衰減；下面官吏隨意增加賦税，導致百姓破産流亡；又假傳詔令，以奸邪罪名逮捕朱安世。公孫賀父子的案件已由法官做出正確處理。任命涿郡太守劉屈氂爲

左丞相，把丞相長史分爲兩府，等待得到賢人再任命右丞相。親近親人任用賢才，是唐堯、西周的常法。將澎地的二千二百户封給左丞相劉屈氂爲澎侯。”

其秋，戾太子爲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綬。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宫，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上問“丞相何爲”？對曰：“丞相秘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秘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爲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征和二年秋天，江充進讒言，誣陷戾太子與巫蠱案有關，戾太子殺死江充，率兵攻進丞相府，劉屈氂引身逃跑，丢失左丞相官印。這時武帝正在甘泉宫避暑，丞相長史乘驛舍的快馬直奔甘泉宫，將此事奏聞武帝，武帝問：“丞相在幹什麽?”丞相長史回答説：“丞相正在封鎖消息，没有敢發兵。”武帝氣憤地説：“事情紛紛揚揚到這種地步，還説什麽封鎖消息呢？丞相没有周公的風範。周公不是誅殺了管叔、蔡叔嗎?”於是賜給丞相劉屈氂詔書説：“捕殺反叛者，我自然有賞賜。遠遠圍住叛軍，以牛車爲盾牌，不要和叛軍短兵相接，以致多殺傷士兵。堅閉城門，不要讓反叛者逃出城去。”

太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奸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宫，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撟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發武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以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黄旄加上以相别。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兵去，驅四市人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丞相附兵浸多，太子軍敗，南奔覆盎城門，得出。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奔

太子既已殺死江充率兵反叛，於是宣稱武帝在甘泉宫病重，太子發兵是懷疑京城有變，奸臣想作亂。武帝在這時從甘泉宫回長安，駕臨長安城西建章宫，下詔徵發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輔靠近長安各縣的軍隊，部署中二千石以下官吏帶領，左丞相劉屈氂兼任將軍。太子也派遣使者假傳詔令赦免長安城中京師諸官府中的囚徒，徵發看守武庫的軍隊，命少傅石德和門客張光等人分别率領，派長安城裏的囚犯如侯持節徵發長水校尉和宣曲宫的胡騎，全部携帶武器裝備到長安城中集合。侍郎莽通奉令出使長安城，因此追捕如侯，并告訴胡騎説：“調兵的節有詐，不要聽如侯的。”於是斬殺如侯，帶領胡騎進入長安，又徵發用駛船士兵，交給大鴻臚商丘成率領。當初，漢朝調兵的符節全是紅色，因爲太子持有紅色的符節，所以後來皇帝的調兵符節上又安有染成黄色的牦牛尾的裝飾，以相區别。太子徵召監北軍使者任安調動北軍兵，任安接受調兵符節以後，關閉北軍軍門不肯響應太子。太子衹好領兵離開北軍，驅使長安四市的百姓共有幾萬人，來到長樂宫西闕下面時，碰上了左丞相劉屈氂的軍隊，混戰了五天，死了幾萬人，鮮血流進街道兩

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皇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爲重合侯,建爲德侯,成爲秺侯。”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子傳》。

旁的下水道中。歸附左丞相劉屈氂的軍隊逐漸增多,太子的軍隊失敗,向南逃奔覆盎城門,逃出城去。這天夜晚正該丞相司直田仁帶領的軍隊關閉看守城門,田仁因爲讓太子逃出城而獲罪,左丞相劉屈氂要殺田仁。御史大夫暴勝之對劉屈氂說:“司直是二千石官,應該先請示皇上如何處置,怎麼能擅自殺他呢?”劉屈氂就釋放了田仁。武帝聽到報告後非常憤怒,派官吏責問御史大夫暴勝之說:“司直田仁放跑了反叛者,丞相殺他,是依法處置,你憑什麼擅自制止丞相?”暴勝之十分惶恐,就自殺了。至於北軍使者任安,接受太子調兵的符節,因懷有二心而獲罪,田仁放跑太子,二人都判處腰斬。武帝說:“侍郎莽通捕獲叛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跟隨莽通捕獲少傅石德,可以說是立下大功啦。大鴻臚商丘成奮力拼殺,捉住叛將張光。封莽通爲重合侯,景建爲德侯,商丘成爲秺侯。”太子的門客,凡是曾經進出過皇宮宮門的,一律斬首。那些追隨太子發兵反叛的,按照制裁反叛者的法律規定,族滅全家。官吏和士兵有乘亂搶劫的,全部流放到敦煌郡。因爲太子逃亡在外,從這時開始在長安城各城門屯駐軍隊。過了二十多天,太子在湖縣被抓住。語在《太子傳》。

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爲祖道,送至渭橋,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立爲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内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有司奏請案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氂廚車以徇,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滅。

第二年,貳師將軍李廣利率兵出擊匈奴,丞相劉屈氂設宴給李廣利餞行,送到渭橋,劉屈氂和李廣利告別。李廣利說:“希望君侯早些請皇上立昌邑王爲太子。如果昌邑王被立爲皇帝,您今後還擔憂什麼呢?”劉屈氂答應了李廣利的請求。昌邑王是李廣利的妹妹李夫人生的兒子。李廣利的女兒是劉屈氂兒子的妻子,所以李廣利和劉屈氂兩人都想立昌邑王爲太子。這時,審理巫蠱獄追查得很緊,内者令郭穰告發丞相劉屈氂的夫人因爲劉屈氂多次受到皇上譴責,指使巫師在祭祀土地神時詛咒皇上,有惡毒的語言,以及劉屈氂與李廣利共同禱告祭祀,想使昌邑王當皇帝。主管官員將此事奏告武帝,請求審訊查驗,武帝批准,辦案人員將劉屈氂定罪爲大逆不道。武帝下令把劉屈氂放在載運食品的車上游街示衆,然後在長安東市腰斬,劉屈氂的妻子押赴華

陽街斬首示衆。李廣利的妻子兒女也收捕入獄。李廣利聽到這個消息，投降了匈奴，其宗族全部被處死。

車千秋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千秋爲高寢郎。會衛太子爲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説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數月，遂代劉屈氂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閲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爲辱命，欲下之吏。良久，乃貰之。

車千秋本來姓田，他的祖先是春秋時齊國的田氏，後來，田氏的一支遷居長陵縣。車千秋擔任護衛漢高祖陵寢的郎官。碰上衛太子受江充讒害而敗亡，過了很久，車千秋上呈事關重大的緊急情況的奏書，爲太子辯冤，説："兒子玩弄父親的軍隊，按罪應當挨鞭子；皇上的兒子因過失而誤殺了人，該判什麽罪呢？我曾經在夢中看見一位白頭髮老人，告訴我該怎樣定罪。"這時，武帝已經清楚地知道太子發兵是出於惶恐，并没有反叛的意圖，看了車千秋的上書，就深有感觸而醒悟過來，於是召見了車千秋。車千秋上前拜見武帝，武帝見車千秋身高八尺多，體貌俊美，很喜歡他，對他説："父子之間的事情，别人是很難説話的，衹有您明白其實不是這樣。這是高廟的神靈讓您來開導我，您就應當成爲我的輔佐。"立即下令封車千秋爲大鴻臚。過了幾個月，就接替劉屈氂擔任了丞相，封爲富民侯。車千秋没有别的才能經術學問，也没有什麽功績和資歷，衹不過憑一句話使武帝醒悟到太子死得冤枉，旬月之間就做宰相封侯，世上未曾有過。後來漢朝的使者出使匈奴，匈奴單于問他説："聽説漢朝新任命一位丞相，他因爲什麽得到丞相的職位呢？"使者回答説："因爲上書言事的緣故。"單于説："假如這樣，漢朝設置丞相，就是不用賢才，隨便一個男子上書就能得到了。"使者回來後，向武帝彙報了單于説的話。武帝認爲這個使者有辱使命，想把他交給官吏處置。過了好久，纔釋放了他。

然千秋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逾於前後數公。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群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衆庶。乃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爲天下自虞樂。上報

然而車千秋爲人敦厚，富有智謀，在丞相的位上很稱職，超過他前後的幾位。車千秋剛開始主持丞相工作，看到武帝連年追究太子冤死一案，被殺和受罰的人非常多，群臣百姓都提心吊膽，車千秋想寬解皇上的思想，安慰廣大吏民。於是就和御史、中二千石一起給武帝祝壽，贊頌皇上的美德，勸皇上廣施恩惠，減緩刑罰，欣賞

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乃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脱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爲蠱，朕愧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有復言。"

音樂，怡養精神，爲了天下人民而自尋娱樂歡快。武帝答覆說："我不施恩德，開始於左丞相劉屈氂和貳師將軍李廣利暗中謀逆作亂，巫蠱之禍殃及士大夫，我一天祇吃一頓飯已經好幾個月了，還聽什麽音樂？經常在心裏哀痛和太子戰死的士大夫，已經過去的事情，也不便再追究了。雖然如此，巫蠱之禍剛發生時，詔令丞相、御史督責郡守尋找收捕，廷尉審理，但也没聽到九卿、廷尉查問出來什麽。從前，江充先審訊甘泉宫的人，又轉到未央宫皇后住的椒房殿，以及後來公孫敬聲之輩、李禹之流陰謀勾引匈奴，有關官員也没有發現什麽罪證，現在丞相親自挖掘蘭臺查驗巫蠱，清楚地知道有巫蠱存在。直到現在還有巫師施行巫蠱妖術不止，邪賊侵身，遠近都有巫師暗施巫蠱，我感到慚愧得很，還有什麽值得祝壽的呢？敬謝你們的好意，我不端你們獻的祝壽酒！請告知丞相、二千石官各回各的官舍。《尚書·周書·洪範》上說：'不要偏執，不要袒護，聖王的道坦蕩無阻。'不要因爲這件事再上奏了。"

後歲餘，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爲太子，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并受遺詔，輔道少主。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决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一年多以後，武帝病重，立鉤弋夫人生的皇子爲太子，命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和丞相車千秋，一起接受遺詔，輔助教導幼主劉弗陵。漢武帝駕崩，昭帝剛即位時，不能處理政事，朝政全部由大將軍霍光决斷。車千秋位居丞相，忠謹敦厚而有德。每逢公卿大臣朝會，霍光就對車千秋說："當初和您一起接受先帝遺詔，現在霍光治理内政，您治理外事，應該有什麽來開導督促我，使我不要辜負了天下人民的重托。"車千秋說："請將軍多留心，就是天下極大的榮幸了。"始終不肯對霍光專權發表異議。霍光因此很看重車千秋。每次遇上吉祥嘉應出現，都褒獎賞賜丞相車千秋。直到昭帝去世，國家少事，百姓逐漸富裕充實。始元六年，昭帝詔令郡國舉薦賢良、文學之士，詢問他們百姓感到痛苦的事，在這時產生了鹽鐵之議。

千秋爲相十二年，薨，謚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宫殿中，故因號曰"車丞

車千秋做了十二年丞相，死後，謚號稱爲定侯。當初，車千秋年老，皇上優待他，朝見時，准許他乘坐小車進入宫殿，所以就號稱"車丞

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以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鹵獲自殺，國除。

相”。車千秋的兒子田順繼嗣爲侯，官至雲中郡太守，宣帝時任虎牙將軍攻打匈奴，因私自增加俘虜人數冒功而獲罪自殺，封國取消。

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爲國家興榷管之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

桑弘羊做了八年御史大夫，自認爲替國家興榷管之利，誇耀自己的功勞，想給桑家的子弟謀取官職，怨恨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終於被處死。

王訢

王訢，濟南人也。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爲被陽令。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群起，綉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仰言曰：“使君顓殺生之柄，威震郡國，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貰不誅，因與訢相結厚。

王訢，濟南郡人。由郡縣的小吏積累功勞，逐漸升爲被陽縣令。漢武帝末年，軍隊經常出征，郡國盜賊群聚蜂起，綉衣御史暴勝之任直指使者持斧追捕盜賊，根據地方官徵集財物上交朝廷以供軍用的多寡進行處置，誅殺二千石以下不聽從命令的官吏。暴勝之巡察到被陽，要斬王訢，王訢已被解開衣服，身子伏在鍘刀下面的砧板上，王訢仰起頭來對暴勝之説：“使君專掌生殺權柄，威震郡國，現在再殺一個王訢，不能够增加您的威風，不如根據情況有所寬緩，以顯明您的恩德仁恕，讓我盡死力報答您。”暴勝之佩服他説的話，就赦免了他没有殺，因此，暴勝之與王訢結爲厚交。

勝之使還，薦訢，徵爲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宫館馳道修治，供張辦。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爲真，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爲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爲丞相，封宜春侯。明年薨，謚曰敬侯。

暴勝之完成使命回京，向皇上推薦王訢，武帝徵召他任右輔都尉，代理右扶風。武帝多次出巡安定、北地，經過扶風，王訢派人把宫館收拾得乾净整潔，馳道修整平坦，供設帷帳齊全舒適。武帝很高興，嘉獎王訢，停下車，將王訢的官職轉正，治事十幾年。昭帝時，王訢擔任御史大夫，接替車千秋爲丞相，被封爲宜春侯。次年死去，謚號稱爲敬侯。

子譚嗣，以列侯與謀廢昌邑王立宣帝，益封三百户。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宜春氏以外戚寵。自訢傳國至玄孫，莽敗，乃絶。

王訢的兒子王譚繼承了父親的爵位，以列侯身份參預籌劃廢除昌邑王、擁立宣帝，增加封邑三百户。王譚死後，他的兒子王咸繼承他的爵位。王莽的妻子就是王咸的女兒，王莽篡位後，王咸家因爲是外戚而尊寵。從王訢開始封國傳到玄孫，王莽敗亡後，纔斷絶。

楊敞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爲軍司馬，霍光愛厚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蒼知上

楊敞，華陰縣人。在大將軍霍光幕府供職時，任軍司馬，很得霍光喜愛厚待，逐漸升任大司農。昭帝元鳳年間，稻田使者燕蒼得悉上官

官桀等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卧。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蒼、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後遷御史大夫，代王訢爲丞相，封安平侯。

桀等反叛的陰謀，將此事告知楊敞。楊敞一向謹慎怕事，不敢上奏昭帝，就上書稱病移居。燕蒼又把這一消息告訴了諫大夫杜延年，杜延年奏聞昭帝。燕蒼、杜延年都因此立功封侯，楊敞身爲九卿聽到謀反的消息却不及時上奏，所以没有封侯。後來，升爲御史大夫，接替王訢爲丞相，封安平侯。

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宣帝即位月餘，敞薨，謚曰敬侯。子忠嗣，以敞居位定策安宗廟，益封三千五百户。

第二年，昭帝駕崩。昌邑王受公卿大臣徵召來京即位，淫亂無道，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密謀，打算廢黜昌邑王重立皇帝。商議既定，讓大司農田延年報知楊敞。楊敞聽了，十分驚懼，不知説什麽好，汗出濕背，衹會嘴裹發出"唯唯"的聲音。田延年起身到更衣室更换衣服，楊敞的夫人急忙從東厢房出來對楊敞説："這是國家大事，如今大將軍計議已定，讓大司農田延年來告訴您。您不趕快答應，與大將軍同心協力，猶豫不决，就會先遭誅殺。"田延年從更衣室回來，楊敞夫婦和田延年都説同意大將軍的决定，請求遵奉大將軍的命令，於是朝廷大臣一起廢掉了昌邑王，擁立宣帝。宣帝即位一個多月，楊敞去世，謚號稱爲敬侯。他的兒子楊忠繼承爵位，因爲楊敞位居丞相參預制定廢昌邑王更立宣帝的大策，安定漢室宗廟有功，增加食邑三千五百户。

楊惲

忠弟惲，字子幼，以忠任爲郎，補常侍騎。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爲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惲爲平通侯，遷中郎將。

楊忠的弟弟楊惲，字子幼，憑靠楊忠的官位，按照漢朝的任子制度被任命爲郎官，補任常侍騎。楊惲的母親，是司馬遷的女兒。楊惲最先看到外祖父寫的《太史公記》，對《春秋》也很熟悉。因爲有才能得到人們的稱贊。他喜歡結交英俊傑出的儒生，名顯朝廷，被提拔爲左曹。霍氏謀反，楊惲先聽説了，通過侍中金安上禀告皇帝，於是皇帝召見楊惲，讓他禀報霍氏謀反的事。霍氏家族服罪被殺，楊惲等五人因爲舉告有功賜封爵位，封楊惲爲平通侯，遷升中郎將。

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

郎官的舊例，是讓郎官自己出錢支付財物費用，供給文書，纔得到出任加官的機會，所以又名"山郎"。郎官請病假滿一天，就要用一個休假日來抵上，有的郎官一年多得不到休假。那些

善部。貨賂流行，傳相放效。惲爲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弟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絶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宫殿之内翕然同聲。由是擢爲諸吏光禄勛，親近用事。

豪門富家出身的郎官，整天出去游樂戲耍，有的拿錢行賄，就能到好部門任職。賄賂風行，競相仿效。楊惲擔任中郎將，免除“山郎”的舊例，把郎官府衙全年的開支計劃移交大司農，由大司農供給財務費用。郎官的病假、探親假、沐休假，都按照法令辦事。郎、謁者中有犯了罪過的，就上奏罷免，薦舉郎官中工作優異德才兼備者加官，有的升遷到郡守、九卿。郎官因此受到教化，無不激勵自己勤於職守，革除了求情送禮的弊端，令行禁止，宫殿裏的郎官們同心協力。因此皇上提拔楊惲爲諸吏光禄勛，成爲親信大臣辦理政事。

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

當初，楊惲接受了父親的錢財五百萬，到他被封爲平通侯，就把父親給他的錢財全部分給同宗族的人。他的繼母没有兒子，錢財也有幾百萬，死後都留給了楊惲，楊惲又全分給了繼母的兄弟。楊惲兩次共繼承錢財一千多萬，統統拿出來分給了别人。他就是這樣輕財好義。

惲居殿中，廉絜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以是敗。

楊惲在殿中做官，廉潔無私，郎官都稱贊他公平。但楊惲常誇耀自己的德行和辦事能力，又生性刻薄，喜歡揭發别人的陰私，同事中有違逆自己的，必定想法加害他，仗恃自己有才能高傲凌人，因此在朝中得罪了許多人，與太僕戴長樂失和，終於因爲這件事毁了自己。

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肄宗廟，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肄，秺侯御。”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高昌侯車奔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曾有奔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

戴長樂是宣帝在民間結交的知己，到宣帝即位，擢升他爲親信大臣。戴長樂曾在演習宗廟祭祀禮儀時，代理執行天子的事務，回來後對掾史説：“我面見皇帝并接受詔令，代替皇帝演習禮儀，秺侯給我駕車。”有人上書告發戴長樂言語失當，皇上將此事交給廷尉審理。戴長樂懷疑是楊惲教唆别人告發他，也上書舉告楊惲的罪行，説：“高昌侯董忠駕車奔入北掖門，楊惲對富平侯張延壽説：‘聽説以前曾有奔馳的車撞在殿門上，門閂被撞斷，馬也撞死了，接着昭帝駕崩。現在又出現了這樣的事，是天命，不是人爲的。’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楊惲上書爲他辯冤。郎中丘常對楊惲説：‘聽説您替韓馮翊申冤辯護，能救活他嗎？’楊惲説：‘事情哪有這麼容易！正直的人不一定能保全自己。我尚且不能自保，正

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殠惡，單于不來明甚。'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爲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古與今如一丘之貉。'惲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行必不至河東矣。'以主上爲戲語，尤悖逆絕理。"

像人們所説的老鼠因爲口銜比鼠洞口大的窶數而進不了洞。'又有一次，中書謁者令宣把匈奴單于使者的話譯成文字，拿給將軍們和中朝二千石官看。楊惲説：'冒頓單于得到漢朝賞賜的美食佳物，却説是腐臭難聞的壞東西，單于不來朝見不是很明白了嗎。'楊惲觀看西閣上畫的人物，指着夏桀、商紂的畫像對樂昌侯王武説：'天子路過這裏，多問問桀、紂犯下的過錯，可以得到鑒戒。'畫上的人物還有堯、舜、禹、湯，楊惲不稱頌，却列舉桀、紂。楊惲聽匈奴投降的人説單于被殺了，就説：'竟有這種不賢明的君主，大臣替他籌劃的好計不用，却自取滅亡。正如秦朝衹任用奸佞小人爲臣，誅殺忠良，終究因此滅亡；假使能親近任用賢明正直的大臣，秦朝就能一直延續到現在。古代和當今的壞人如同一丘之貉。'楊惲妄引亡國的事例來誹謗當今朝廷，没有人臣的禮節。楊惲又對我戴長樂説過：'正月以來，天氣久陰不雨，這種天象《春秋》記載過，夏侯勝規勸昌邑王時説過。皇上必定不能再到河東后土祠祭祀了。'楊惲拿皇上開玩笑，尤其大逆不道違背倫理。"

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奏"惲不服罪，而召户將尊，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惲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惲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尊曰'不可'。惲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毋泄惲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訞惡言，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爲庶人。

楊惲的案件交給廷尉審訊。廷尉于定國考訊查問，有證明人佐證，查清了案情。于定國奏報皇帝説："楊惲不認罪，反而密召户將尊，想讓他去警告富平侯張延壽，説'太僕戴長樂有好幾件事可以定成死罪，是早晚要被處死的人。楊惲有幸與富平侯結爲姻親，現在楊惲案子中的事衹有你們三個人在一起説過，衹要富平侯説"當時没聽見楊惲説過這話"，自然和太僕所揭發的相抵觸了'。户將尊説'不行'。楊惲大怒，手持大刀，説：'如果太僕得到富平侯的幫助，按照太僕揭發的作證，我將被判處滅族的罪名！不准泄露我説的話，讓太僕知道了這些話，更增加我的其他罪狀。'楊惲僥幸位列九卿，擔任諸吏光禄勛，是朝廷的侍衛近臣，爲皇上所信任，參與政事，不但不竭盡忠君愛民之心，盡臣子之義，反而狂妄地發泄心中的怨恨，散布妖言惡語，大逆不道，請求逮捕治罪。"宣帝不忍心判他死罪，下詔把楊惲、戴長樂都免爲平民。

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産業，起室宅，以財自娱。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産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以晻昧語言見廢，内懷不服，報會宗書曰：

楊惲失去爵位以後，居家經營産業，興建房宅，靠錢財自尋歡樂。過了一年多，他的朋友安定郡太守西河人孫會宗，是個有才智有謀略的人，寫信規勸楊惲，跟他説大臣免官退居以後，應該閉門思過，誠惶誠恐，做出讓人哀憐的樣子，不該經營産業，交結賓客，有受人稱贊的名聲。楊惲是宰相楊敞的兒子，年輕時就名顯朝廷，一旦因爲一些真假不明的言語被廢黜，心中不服，給孫會宗的回信説：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毁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

我才能低下，行爲卑穢，學問修養都没有什麽根基，僥幸依賴父親留下的功業，得以充數宿衛宫廷，遇上霍氏謀反，因爲告發有功而獲得爵位，但我畢竟不能勝任，終於遭到禍患。足下哀憐我愚昧，承蒙來函，教導説明我没認識到的道理，情意殷切深厚。但我私下埋怨足下不深思事情的原委，而輕易相信世俗之人的誹謗。説出我鄙陋的愚蠢想法吧，像是違背了足下的意旨，而又文飾己過；沉默不語吧，又怕背離孔子“各言爾志”之義，所以纔敢概略地陳述我的愚見，請您考慮。

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禄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横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説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産，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

我家在顯赫時，乘坐朱輪車的人有十個，位在九卿之列，爵位爲列侯，統領侍從官，參預朝廷政事，而我竟不能在這時有所建樹，來宣揚皇上的德行教化，又不能和群僚同心協力，輔佐朝廷拾遺補缺，受到竊取官位白混飯吃的指責已經很久了。我貪圖俸禄，熱衷權勢，不能自動引退，遭遇變故，横遭别人毁謗，被囚禁在宫殿北邊的觀樓中，妻子兒女都被關在監獄裏。在這個時候，自己覺得滅族也不能抵償罪責，哪想到能保全性命，又奉祀祖先的墳墓呢？我感到聖明皇上的恩惠，真是不可計量。君子奉行道義，樂而忘憂；小人保全性命，悦而忘罪。我私下想過，我的罪過已經很大了，品行已經欠缺了，永遠做個農民度過餘生吧。所以帶領妻子兒女，努力耕稼種桑，灌溉園圃，經營産業，向朝廷納賦交税，没想到又因此而遭到譏刺非議。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褎低卬，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污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人情不能避免的事情，連聖人也不禁止。所以，即使是最尊貴的君主、最親近的父親，爲他們送終服喪，也有結束的時候。我獲罪已有三年了。當農夫勞作辛苦，每年伏日、臘日，煮羊肉，烹羊羔，斟酒自慰。我的老家本來在秦地，我會唱秦地的歌。妻子是趙地的女子，雅善彈瑟。奴婢中也有人會唱歌，酒後耳朵發熱，舉頭望天，以手擊缶，唱出烏烏的歌聲。歌辭唱道："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在這樣的日子裏，我高興得抖着衣服，揮動衣袖，時而低垂，時而上揚，踩脚起舞，實在是放縱無度，我不知道這樣做爲什麼不行。我幸虧還有剩餘的俸禄，纔買賤賣貴，追求十分之一的利潤。這是商人做的事，也是蒙受耻辱的事，我都親自做了。地位卑下的人，是衆人詆毀的對象，我一想到這些，就不寒而栗。即使是很瞭解我的人，也隨聲附和誹謗我，哪兒還會有人稱贊我呢！董仲舒不是説過嗎，"勤勤敏敏求取仁義，常常擔心不能教化百姓，是卿大夫考慮的問題；勤勤敏敏地求取財利，常常擔心生活困窮，是老百姓的事。"所以孔子説："道不同，不相爲謀。"如今您怎麽還能拿卿大夫的行爲規範來責備我呢！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西河是戰國時魏國的土地，魏文侯興起的地方，有段干木、田子方遺留的風範，兩位賢士都有高尚的節操和寬宏的度量，知道辭官與出仕的分寸。近來，足下離開家鄉西河，到達安定郡，安定郡處在山谷之間，是昆戎的舊地，那裏的人貪婪鄙薄，難道是當地習俗改變了您的品性嗎？到今天我纔看清您的志向，正值漢朝鼎盛時期，希望您努力建立功名，不須多與我議論了。

又惲兄子安平侯譚爲典屬國，謂惲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前以罪過出，今徵爲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惲素與蓋寬饒、

楊惲哥哥楊忠的兒子安平侯楊譚任職典屬國，他對楊惲説："西河郡太守建平人杜延年，以前因罪丢官，現在被徵召爲御史大夫。您罪輕，又立過功，還會被重新起用的。"楊惲説："有功有什麼用？皇上不值得我爲他盡力。"楊惲

韓延壽善，譚即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案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諫正惲，與相應，有怨望語，免爲庶人。召拜成爲郎，諸在位與惲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平素與蓋寬饒、韓延壽交好，楊譚隨即説："皇上的確是這樣，蓋司隸、韓馮翊都是爲朝廷效忠盡力的官員，都因爲小事被殺了。"這時正碰上日食天變，一個管車馬的下等小吏名叫成，上書舉告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災禍就是他招來的"。宣帝把這個奏章交給廷尉審訊查驗，審訊中搜到楊惲寫給孫會宗的信，宣帝看了很憎惡楊惲。廷尉判楊惲大逆無道罪，處以腰斬。他的妻子兒女流放到酒泉郡。楊譚不勸楊惲悔過，反而與他互相應和，有怨恨言論，免去官職，貶爲平民。宣帝召見并任命成做郎官，那些在位爲官與楊惲交情深厚的人，如未央宫衛尉韋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人，都被免去了官職。

蔡義

蔡義，河内温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爲義買犢車，令乘之。數歲，遷補覆盎城門候。

蔡義，河内郡温縣人。因爲通曉經術供職大將軍幕府。家裏很窮，經常步行。貧寒不能備禮，衆門下中有好事的人凑錢給蔡義買了一輛牛車，讓他乘坐。幾年後，蔡義升補覆盎城門門候。

久之，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托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説詩，甚説之，擢爲光禄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爲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爲丞相，封陽平侯。又以定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黄金二百斤。

過了很久，皇帝下詔尋求能精通《韓詩》的人，徵召蔡義待詔，很久没能進見皇帝。蔡義上疏説："我是山東田野的平民，德行才智没有什麽可以和别人相比之處，容貌也趕不上衆人，但却没有抛棄人倫，是因爲我私下向先師學習了道義，托身於經術。希望陛下賜給清静安閑之處，得以把關於經義的精細思考全部奉獻出來。"皇上召見蔡義，讓他講論《詩經》，皇上聽了很滿意，提拔他爲光禄大夫、給事中，進宫教授漢昭帝。幾年後，被任命爲少府，又遷升御史大夫，代替楊敞爲丞相，封陽平侯。又因爲定策安宗廟增加封賞，加賜黄金二百斤。

義爲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俯僂，常兩吏扶夾乃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顓制者。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爲人主師當爲宰相，何謂云云？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

蔡義做丞相時已經八十多歲了，身材矮小，没有鬍鬚，眉毛也脱落了，臉相好像老婦人，走路彎腰曲背，常常要兩名屬吏扶持纔能行走。當時大將軍霍光執政，議事者當中有人説霍光設置丞相不選擇賢才，草率任用可以由他專制的人。霍光聽到這種議論後，對侍中、左右隨從官員及屬吏們説："我認爲皇帝的老師應當做宰相，怎麽能説不選擇賢才呢？這種議論不能讓天下人聽

到。”

義爲相四歲，薨，謚曰節侯。無子，國除。

蔡義做了四年宰相就死了，謚號稱節侯。他没有兒子，封國廢除。

陳萬年　陳咸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爲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以高弟入爲右扶風，遷太僕。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縣人。初爲沛郡屬吏，經過考察受到舉薦，官至縣令，又遷升廣陵太守，因爲政績優異入京任右扶風，又遷任太僕。

萬年廉平，内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八歲病卒。

陳萬年廉潔公平，内修德行，然而善於處事待人，贈送財物給外戚許家和史家，傾盡家中錢財，特別結交侍奉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生病，中二千石以上官員通名探病。丙吉派家丞出來表示謝意，家丞表示完謝意以後，衆官員都走了，衹有陳萬年留下没走，直到深夜纔回去。到丙吉病重，皇上親自去探望，順便詢問丙吉對朝中大臣德行才能的看法。丙吉推薦于定國、杜延年和陳萬年。陳萬年最後代替于定國做了御史大夫，八年以後病逝。

子咸字子康，年十八，以萬年任爲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爲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床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

陳萬年的兒子陳咸，字子康，十八歲，憑藉陳萬年的功績，按照任子制度被任命爲郎官。有特殊的才能，坦率耿直，多次議論事情，敢於譏刺皇上的親信大臣，上書數十次，提升爲左曹。有一次，陳萬年生病，召唤陳咸到病床邊教導訓誡，一直説到半夜，陳咸睡着了，頭撞在屏風上。陳萬年非常生氣，要用杖打陳咸，説：“你父親教訓你，你反而睡着了，不聽我的話，這是爲什麽？”陳咸叩頭認錯説：“我全曉得您説的道理，歸根結底是教我諂媚奉承。”陳萬年於是不再説了。

萬年死後，元帝擢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内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顓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咸素善雲，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減死，髡爲城旦，因廢。

陳萬年死後，漢元帝提拔陳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考核刺史們政績的優劣，内執法殿中，公卿以下官員都敬畏陳咸。這時中書令石顯當政專權，陳咸常議論石顯的短處，石顯等人因此忌恨陳咸。當時槐里縣縣令朱雲政令殘酷誤殺了無罪的人，有關官員上書舉奏，天子没有下發其奏書。陳咸平素和朱雲要好，朱雲從陳咸處刺探事情的輕重，陳咸教朱雲上書爲自己辯冤。這時石顯暗中派人探知這一情況，稟奏陳咸泄露宫中秘密，關進監獄笞打審訊，減免死罪，髡爲

城旦，因此廢黜官爵。

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以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爲諫大夫。復出爲楚内史，北海、東郡太守。坐爲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爲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爲地臼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脱鉗釱，衣服不如法，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自絞死，歲數百千人，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侈玉食。然操持掾史，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逾法。公移敕書曰："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强執服，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絶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

漢成帝剛即位時，大將軍王鳳認爲陳咸從前指責石顯，有忠誠正直的節操，奏陳成帝請求允許陳咸補任長史。後陳咸遷升冀州刺史，奉命辦事符合皇上心意，徵召任命爲諫大夫。後又出任楚國内史，北海郡太守、東郡太守。因爲陳咸受京兆尹王章推薦而連坐，王章犯法被殺，陳咸免官，被徵召又出任南陽郡太守。在所任職的地方用殺戮樹立威嚴，豪强不守法令的官吏和世家大族犯法，就論罪押送太守府，按照法律程序安排主管行役的官員，設置地臼木杵，讓罪犯拿木杵舂地臼，有不符合要求，或者私自解脱套在脖子上的鐵鉗和拴在脚上的鐵梏，以及穿的衣服不合乎法律規定的，就加罪笞打。派人嚴格監督，勞作强度大，罪犯受不了痛楚，有的上吊自殺，一年中死的罪犯成百上千，時間長了尸體生蛆腐爛，罪犯的家屬無法將尸體收葬。他治理政事仿效嚴延年，但是廉潔不如嚴延年。在所任職的地方調發屬縣所出産的食物用來奉養自己，生活奢侈，美食如玉。但管束掾史，命令郡中的長吏都閉門收斂自己，不能違法。還公然行文約束告誡他們説："假使各自都想尋求自己的快樂，這是一郡有一百個太守，怎麽能這樣呢!"屬下的官吏都害怕他，豪强懾服，令行禁止，但他也因此被廢黜。陳咸是三公的兒子，年輕時在朝廷裏就很有名望，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出仕做官遠在陳咸之後，可是他們都以廉潔儉樸先位至公卿，而陳咸却停滯在郡守的職位上。

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後竟徵入爲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鉤校，發其奸臧，没入辜榷財物。官屬及諸中宫黄門、鉤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畏咸，皆失氣。爲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爲丞相，奏"咸前爲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盗，受所監。而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耻，不宜處

當時車騎將軍王音輔佐朝政，信任重用陳湯。陳咸多次送禮賄賂陳湯，給他寫信説："假使能得到子公的幫助，得以進入京城做官，就是死了也不遺憾了。"後來終於受徵召入京做了少府。少府掌管的寶物很多，陳咸對屬官都進行查對，發現他們私藏的寶物，就没收據爲己有。對屬吏及諸中宫黄門、鉤盾、掖庭官吏，都舉告奏報審察定罪，這些官員都畏懼陳咸，喪失了勇氣。陳咸當了三年少府，與翟方進感情不和。翟方進是丞相，上奏皇上説："陳咸以前做郡守，處處殘酷，把像毒螫似的政治加在吏民身上。監

位。”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爲光禄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以憂死。

守自盗。而又公然諂媚邪臣陳湯來尋求薦舉。苟且求官寡廉無耻，不適合再居官位。”陳咸獲罪被免官。不久，紅陽侯王立推薦陳咸端平正直，被任命爲光禄大夫給事中，翟方進又奏請皇帝免掉陳咸的官職。幾年以後，王立有罪回到自己的封國，翟方進奏請皇帝把陳咸遣歸故鄉，陳咸憂鬱而死。

鄭弘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爲太原、涿郡太守，弘爲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爲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遷淮陽相，以高第入爲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玄成爲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語在《房傳》。

鄭弘，字穉卿，泰山郡剛縣人。哥哥鄭昌字次卿，也愛好學問，都通曉經術，精通法律政事。次卿做過太原郡、涿郡太守，鄭弘爲南陽郡太守，二人都政績卓著，他們施政的條文、教令、法令、制度，爲後人所稱述。次卿使用刑罰嚴厲，不如鄭弘平和。鄭弘調任淮陽國相，因爲政績突出入京擔任右扶風，京師中的人稱贊他。後代韋玄成爲御史大夫。過了六年，因與京房妄議朝政獲罪免官，事在《京房傳》。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争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爲此乃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爲郎，至盧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并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騁其辭，齗齗焉，行行焉，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撟當世，反諸正，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

贊曰：所謂鹽鐵政策的議論，開始於始元年間，漢昭帝下令徵召文學賢良之士，詢問治世和理亂的策略，都回答希望廢除郡國的鹽鐵、酒榷、均輸政策，務求農本，抑制工商末業，不要和天下百姓争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認爲上述政策是用來安定邊境、控制周邊少數民族的，是國家的根本事業，不能廢除。當時桑弘羊和文學賢良互相詰難，有很多他們論辯的文章。到宣帝時，汝南郡人桓寬次公，研究《公羊春秋》，薦舉爲郎官，後官至盧江郡太守丞，博學通達善於撰著文辭，推論衍化關於鹽鐵的議論，增廣條目，極盡其論辯詰難，著述數萬言，也想用它探究治世、理亂的道理，成一家之言。桓寬的文辭説：“看公卿賢良文學的議論，‘不同於我所聽説的’。聽汝南朱生説，在這個時候，英傑俊才并進，如賢良茂陵人唐生、文學魯國人萬生之輩六十多人齊聚朝廷，暢談六藝的風化，陳述治國平天下的本原，智者稱美其思慮，仁者顯明其措施，勇者表現其决斷，辯者馳騁其文辭，争辯不休，表現出剛强的樣子，議論雖未詳備，也可以概略地看一看。中山國人劉子推論王

憤懣，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强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巨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説其上，‘斗筲之徒，何足選也’！”

道，矯正當今社會的闕失，使之返回正道，他是文質彬彬的博學君子。九江郡人祝生發揚史魚的節操，抒發憤懣，譏刺公卿，耿介正直不屈，可以説是不畏强暴了。桑大夫依據當今社會實際，切合時勢變化，崇尚争權謀利之略，雖非正法，但大儒飽學之士也不能自己尋求解説，闡明道理不出桑弘羊之論，他是博學通達之士。但他操持公卿權柄，不效法古代，放縱心思謀求工商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然因爲與上官桀謀反送掉性命，并累及他的宗族。車千秋丞相進入像伊尹、吕尚那種輔政大臣的行列，官居要職主持政事，但霍光專權時，車千秋却對政事緘口不言，謹慎得就像繫住口的袋子，雖然全身而逝，但是他這種人啊，不值得稱贊。至於丞相、御史大夫兩府中的人士，不能堅持正確的意見來輔佐宰相，對有共同利害的人，阿諛逢迎無原則地附合，以此討好上司，這些人就像孔子説的‘材器小劣之輩，不值得稱説’。”

漢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楊胡朱梅云傳

楊王孫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黄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脱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

楊王孫是漢武帝時的人。學習黄老之術，家業千金，重視養生之道，凡是有利於養生的東西，無不想法弄到。到病危臨終時，先在遺囑中命令他的兒子説："我死了要裸葬，讓我返歸自然之道，一定不能改變我的意願。死後就用布袋裝尸體，入地七尺，放下去以後，從脚上拉掉布袋子，讓我的身體直接接觸土壤。"他的兒子想默默地不聽從，又感到難以違背父親的遺命；想聽從父親的意願，心中又不忍，於是就去拜見父親的好友祁侯。

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裸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椁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

祁侯給楊王孫寫了一封信説："你受疾病折磨，我急於跟隨皇上到雍縣祭祀，未能到府上看望你。希望你頤養精神，少考慮問題，請醫生治療，好好照顧自己。我聽説你先立下遺命，死後要裸葬，假使死者没有知覺就算了，如果死者有知覺，這是戮尸地下，將裸體去見先人，我認爲你不該這樣做。而且《孝經》上説'爲死者置辦棺椁衣衾'，這也是聖人遺傳下來的制度，你又何必獨自堅持自己的見解呢？希望你審察我的意見。"

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

楊王孫回信説："我聽説，古代的聖王循人情而不抑制自己的親人，所以給人們制定了葬禮，如今却超越禮制規定實行厚葬，因此，我纔要求裸葬，打算以此矯正社會上厚葬的風氣啊。厚葬實在無益於死者，可是世俗之人却競相攀比，用盡錢財置辦隨葬品，讓這些東西腐爛在地下。或者今天纔埋進地下，明天就被人挖掘，這

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乃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椁，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椁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匵，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

真是和暴尸荒野没有什麽不同！况且，所謂死，就是生的結束，是萬物的歸宿。歸宿得以到達，死者得以變化，這就是物體各自返回到了它的本原啊。使本原返回到冥冥之中，無形無聲，這纔合乎道理和感情。裝飾外表以嘩衆取寵，厚葬而隔離本原，使歸宿不能到達，死者不能變化，這是使物體各失其所啊。而且我聽説，精神是天所有，形骸歸地所有。精神離開形體，各自回到它的本原，所以稱之爲鬼，鬼就是説歸啊。死尸像土塊一樣空寂獨處，怎麽會有知覺呢？用絹帛包裹尸體，用棺椁隔離泥土，肢體被纏繞束縛，口中含着玉石，想融化它却不能做到，鬱鬱不樂地變成乾尸，千年以後，棺椁腐朽，纔能歸土，回到他真正的歸宿。由此説來，又何必長久爲客呢！從前堯安葬的時候，掏空木頭做棺材，外面用葛藤捆綁，挖掘墓穴深不及泉水，上面不漏泄腐氣。所以聖明的君王活着容易尊奉，死了容易安葬。不把功夫花在無用的地方，没有宗旨就不損耗錢財。現在浪費錢財實行厚葬，阻留死者歸土，使其和本原隔離，死的人不知道，活着的人也不能實現自己孝敬的願望，這可以説是太糊塗了。嗚呼！我不厚葬啊！”

祁侯曰：“善。”遂裸葬。

祁侯看了楊王孫的回信，説：“講得好。”楊王孫死後，終於裸葬。

胡建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奸，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

胡建，字子孟，河東郡人。漢武帝天漢年間，試任軍正丞，家裏貧窮無錢置辦車馬，經常步行，與他的差役一同起居，所以藉機安慰差役，很得人心。當時監軍御史作奸犯科，鑿穿北軍軍壘的墻垣，搭了間賣商品謀利的小屋子，胡建想殺掉他，就約來差役們説：“我打算和你們去殺個人，我説抓住他，你們就抓；我要你們殺他，你們就殺。”於是定在選士馬日行動，到了那天，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在堂廊上，胡建帶着差役快步走到堂廊下拜謁，胡建起身時乘勢登上堂廊，差役也都緊跟而上。胡建指着監御史説：“抓住他。”差役上前抓住監御史，使勁拽下堂廊。胡建説：“殺死他！”差役就砍死了監御史。護軍諸校都十分驚愕，不知道是因爲什麽。

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黄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奸人，奸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

胡建已將寫好的奏書帶在懷中，於是上奏說：“我聽軍法說，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如今監御史公然鑿穿軍壘墻垣來謀求商人之利，私自買賣參與士人經商，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無法帶領士大夫并作他們的表率，極爲背理不公。如果讓文吏議罪，就會處以重法。《黄帝李法》上說：‘壁壘結成以後，穿洞違反結營規定，這就是奸邪的人，奸邪的人處死。’我嚴格按軍法辦事，軍法說：‘軍正不附屬將軍，將軍有罪軍正可以奏告皇帝，二千石以下官吏可以按軍法處置。’軍正丞屬軍正管轄，依據軍法軍正丞斬殺監軍御史是有疑問的，但執事者應當即時處罰違法行爲，不應該將事情推諉給上司，所以我就按軍法殺了監軍御史，冒死將此事奏聞。”皇上下詔說：“《司馬法》上說：‘國家的禮節、風紀不進入軍隊，軍隊的禮節、風紀不進入國家。’既然監軍御史在軍中犯法，爲什麼要聽文吏的議論呢？夏禹、商湯、周文王有時在軍中宣誓，要民衆先考慮好自己的計議；有時在軍門外宣誓，要民衆先在思想上做好戰爭準備；有時在兩軍將要交鋒時宣誓，以激勵民衆的勇氣。你又何必疑懼呢？”胡建從此出了名。

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後來，胡建做了渭城縣縣令，治績很有名。時值昭帝年幼，皇后的父親驃騎將軍上官安與昭帝姐姐蓋長公主的情夫丁外人很要好。丁外人驕横放肆，怨恨前任京兆尹樊福，就派刺客射死了他。刺客藏在蓋主的别墅裏，官差不敢去捕捉。渭城縣令胡建率領官兵圍住别墅要逮捕刺客。蓋主聽説後，就和丁外人、驃騎將軍上官安帶着許多家奴兵丁趕來，邊跑邊射追打官差，官差四散逃跑。蓋主指使僕射彈劾渭城縣令胡建派游徼傷害了蓋主家奴。胡建上書申訴自己没有什麽罪。蓋主十分氣惱，派人上書誣告胡建侵犯侮辱長公主，用箭射蓋主府第的大門。胡建明知屬下官吏傷害了公主的家奴，却避罪不報故意不追究查辦。大將軍霍光壓下了他們的奏章。後來霍光生病，上官桀代理政事，就命令官吏逮捕胡建，胡建被迫自殺。官吏百姓都説他死得冤枉，到現在渭城還建有他的祠堂。

朱雲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

朱雲，字游，魯國人，後遷居平陵。年輕時交結輕捷豪健的俠客，藉助俠客報仇。他身高八尺多，容貌壯偉，以勇力聞名。四十歲時，纔改變節操跟隨博士白子友學習《周易》，又師從前將軍蕭望之學習《論語》，能够傳承《周易》和《論語》。喜歡倜儻灑脱的大節，當時社會上的人因此而很看重他。

元帝時，琅邪貢禹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乃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摇動而民不静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况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潔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内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奸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

漢元帝時，琅邪郡人貢禹任御史大夫，代理華陰縣丞嘉向皇帝上呈密封的奏章，説："治理的辦法在於得到賢才，御史大夫是副宰相，位在九卿之上，不能不挑選。平陵人朱雲，文武兼備，忠正而有智略，可以讓他以六百石的官秩試任御史大夫，以盡其能。"元帝就此事徵詢公卿大臣的意見。太子少傅匡衡在對策中認爲："大臣是國家的股肱，是萬民瞻仰的對象，聖明的君王都慎重地選擇。古書上説，下民輕視大官，卑賤的人圖謀成爲掌權大臣，就會使國家動摇而人民不安寧啊。如今嘉從代理縣丞而圖謀大臣之位，想讓一個平民超升在九卿之上，這不是重視國家、尊崇江山社稷的做法。從堯選拔舜，到周文王重用姜太公，尚且試用之後纔委以高官厚爵，又何况朱雲之類的人呢？朱雲一向喜歡勇武，多次犯法逃命，學習《周易》雖然很有水平，但他的德行仁義并没有什麽爲人稱道的特異之處。目前，御史大夫貢禹廉潔純正，通曉經術，有伯夷、史魚的風範，天下没有不知道的，可是嘉却曲意稱頌朱雲，想讓他擔任御史大夫，妄加稱頌舉薦，恐怕懷有奸邪的想法，這種欺詐行爲不能助長，應交給有關官員審訊查驗，弄明白他的用心。"嘉竟然因此獲罪。

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説，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

這時，少府五鹿充宗尊貴受寵幸，他研究《梁丘易》。從宣帝時開始推崇梁丘氏解釋《周易》的學説，元帝愛好《梁丘易》，想考察一下《梁丘易》和其他解《易》之説的異同，就讓五鹿充宗與其他《易》家辯論。五鹿充宗憑藉地位顯貴，加上口才很好，衆儒生中没有人能和他抗衡，都説有病，不敢和他辯論。有人推薦朱雲，元帝召他入宫與五鹿充宗辯論，朱雲提起長衣下

繇是爲博士。

擺，登階上堂，抬頭相詢，聲音洪亮震動左右。辯論詰難開始以後，朱雲接連譏刺五鹿充宗，所以衆儒生評論他們這場辯論説："五鹿充宗頭上長角，朱雲折斷他的角。"朱雲因此成爲博士。

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爲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爲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而咸數毁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群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爲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爲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爲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

後來，朱雲遷升杜陵縣縣令，因故意放走亡命徒而獲罪，碰上皇帝大赦，被薦舉爲方正，做了槐里縣縣令。當時中書令石顯專權，與五鹿充宗結成同黨，朝中百官都害怕他們。祇有御史中丞陳咸年輕而堅持高尚的志節，不依附石顯等人，而與朱雲相交。朱雲多次上疏，説丞相韋玄成安身保位，不能有所進退，而陳咸多次抨擊石顯。過了很久，有關官員拷問朱雲，懷疑他暗中唆使差吏殺人。群臣朝見時，元帝向丞相韋玄成詢問朱雲治理政務的成績。韋玄成説朱雲暴虐没有善政。當時陳咸在旁邊，聽見了韋玄成説的話，把它告訴了朱雲。朱雲上書爲自己辯護，陳咸替他起草奏章草稿，請求皇帝批准將此事交給御史中丞處理。結果，皇帝把這件事交給了丞相辦理，丞相韋玄成布置屬吏拷問朱雲，將朱雲定爲殺人罪。朱雲逃入長安，又找陳咸商議對策。丞相韋玄成全部查清了這些事，奏告皇上説："陳咸身爲宿衛皇宮、執掌法令的大臣，有幸得以進見皇上，却泄露所聽到的話，私自告訴朱雲，還替朱雲起草奏章草稿，想使皇上讓他處理朱雲的案件，後來明知朱雲是亡命的罪人，却和他相勾結，因此官吏抓不到朱雲。"皇上於是下令把陳咸、朱雲關進監獄，判了減死爲城旦的刑罰。陳咸、朱雲就被廢黜禁錮，一直到元帝去世。

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

到成帝時，丞相前安昌侯張禹因爲是皇帝的老師，賜位特進，很尊寵。朱雲上書求見，皇上召見他時，公卿大臣都在旁邊。朱雲説："如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扶君主，下不能給百姓帶來利益，都是些空占職位、白領俸禄而不理事的人，就是孔子所説的'目光短淺的人不可以輔佐國君'，'他們怕失去寵幸俸禄，就没有什麽事做不出來'。臣希望皇上賜給我尚方斬馬劍，斬斷一名佞臣的頭來勸戒其他人。"皇上問："是誰啊?"朱雲回答説："安昌侯張禹。"成帝大爲惱

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火，説："小臣居下謗上，在朝廷上侮辱我的老師，罪死不赦！"御史拖朱雲下殿，朱雲死死攀住殿前欄杆不走，結果把欄杆都拉斷了。朱雲喊道："我能到地下和關龍逢、比干交游，已經心滿意足了！衹是不知道國家前途會怎麽樣?"御史終於拉着朱雲走了。這時候左將軍辛慶忌摘下帽子，解下印綬，在殿下叩頭説："這位臣子向來以狂放正直而聞名於世。假使他的話説得對，就不能殺他；假如他的話不對，本來也要寬容他。我願意冒死進言。"辛慶忌叩頭叩得鮮血直流。成帝怒氣逐漸消解，終於免了朱雲的死罪。等到後來要修理欄杆時，成帝説："不要調换！照原様補好它，用來表彰剛烈正直的臣子。"

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

朱雲從此以後不再做官，經常住在鄠縣鄉下，有時乘坐牛車出來走走，後面跟着很多學生，所過之處人們都很尊敬他。薛宣做丞相時，朱雲去看望他，薛宣以賓主之禮相待，留他在府中歇宿，順便對朱雲説："在鄉下没什麽事，暫且留居在我的東閣，可以看看四方奇士。"朱雲説："小生想讓我爲吏嗎?"薛宣不敢再説。

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爲博士。望至泰山太守。

朱雲傳授學業，挑選學生，選衆人中好的然後收爲弟子。九江郡人嚴望及嚴望哥哥的兒子嚴元，字仲，能傳承朱雲所學，都成爲博士。嚴望官至泰山郡太守。

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椁，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朱雲七十多歲時，在家中去世。病時不請醫生不吃藥。留下遺言説，以身上穿的衣服入殮，用僅能容下身的小棺材，墓穴能放下棺椁就可以，結果墳衹有一丈五尺長，安葬在平陵東郭外。

梅福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

梅福，字子真，九江郡壽春縣人。年輕時在長安求學，通曉《尚書》、《穀梁春秋》，爲郡裏的文學，補任南昌縣縣尉。後來辭官回了壽春，多次通過縣道的使者上書談論非常之事，還曾求借驛站的軺車，到天子所在的地方將皇上詢問的緊急政事一一條録下來，然後逐條對答，總是不被采納。

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

這時成帝把政事托付給大將軍王鳳，王鳳專擅朝政，而京兆尹王章一向忠正剛直，譏刺王

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群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争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吕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説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

鳳，被王鳳誅殺。王氏的勢力逐漸强盛，災異多次出現，群臣中没有人敢説直話。梅福又上書説：

臣聽説箕子在殷佯狂保身，却給周武王陳述《洪範》之書；叔孫通在秦朝時逃遁隱身，後來歸附漢朝，爲劉邦制定了禮儀制度。叔孫通先生不是不忠於秦朝，箕子也不是疏遠家族背叛親人，是因爲他們無法進獻忠言。以前高祖皇帝采納善言惟恐有失，從諫如流，聽從善言而不管提意見者的才能如何，論功行賞而不問立功者過去的行爲和來自何處。陳平由亡命之徒而躍身爲衆謀士之主，韓信從小軍官被破格提拔爲大將軍。所以天下的賢才異士雲集歸漢，争先恐後地進獻奇謀異策，智者竭其計，愚者盡其慮，勇士更加勇敢，懦夫變得不怕死。匯集天下的智慧，合并天下的威武，所以推翻秦朝就像舉根鴻毛那樣輕鬆，打敗項羽如同彎腰拾東西那樣容易，這就是高祖皇帝無敵於天下的原因啊。孝文帝從代國來即皇帝位，没有周公、召公那樣的師傅，也没有伊尹、吕尚那樣的輔臣，遵循高祖皇帝的法令制度，增加了謙恭節儉的作風。在這個時候，天下將近太平。由此説來，遵循高祖皇帝的法令制度就安定，不遵循就會出現混亂。這是爲什麽呢？秦朝無道，禁止孔子的學説，毁滅周公的制度，破壞井田制度，取消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禮義廢弛，音樂崩壞，聖王的仁政之道中斷，所以想推行王道的没有誰能收到功效。孝武皇帝愛納忠諫，喜歡至理之言，諫諍合乎武帝之意即可獲得官爵，不必經由薦舉和軍功，所以天下的平民磨礪意志竭思盡慮，到朝廷來炫耀自己才能的人數不勝數。漢朝招攬賢才，在這時最爲衆多。假使漢武帝聽取這些人的建議，天下是可以升平的。可是，這時候漢武帝却以攻打匈奴、南越爲快，致使積尸暴骨，所以淮南王劉安乘機謀反。劉安之所以謀反不成而謀議泄露，是因爲衆賢士聚於朝廷，因此淮

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

南王的大臣不敢追隨劉安反叛。如今平民百姓竟然窺測國家形勢，一旦認爲有機可乘就舉行反叛，像蜀郡廣漢縣男子鄭躬等謀反就是這樣。等到山陽郡亡命之徒蘇令團夥造反時，踐踏名都大郡，尋求黨羽，網羅追隨他們的人，而没有逃竄隱匿的意圖。這些人都輕視朝廷大臣，無所畏忌，這是因爲國家權輕勢弱，所以平民百姓纔敢於要和皇上争權啊。

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禄，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俊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禄束帛者，天下之厎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歐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選舉之

賢士，是國家的重要人才；得士國家就强盛，失士國家就變弱。《詩經》上說："人才濟濟，周文王因此安寧。"議論朝廷政事，不是身居茅屋的人所應該說的。我實在擔心自己身死荒野，尸陳戰場，所以多次上書求見，總是得不到采納。我聽說齊桓公時有人以"九九算法"求見的，齊桓公没有拒絶他，目的是想以此招來進獻大事的人。現在我所説的并不祇是像"九九算法"那樣的小事，陛下拒絶召見臣下已經有三次了，這就是天下賢士爲什麽不來的原因啊。從前秦武王喜歡勇力，大力士任鄙入函谷關自薦；秦穆公實行霸業，繇余歸附投誠。如今要想招徠天下的賢士，百姓有上書求見的，就讓他們去謁見尚書，由尚書詢問他們所説的内容，言論有可以采用的，就授以升斗俸禄，賞賜一束之帛。如果這樣做，那麽天下的士人就會抒發自己的鬱悶，傾吐忠言，皇上每天都能聽到美好的謀議，這樣一來，天下的系統，國家的表裏，就燦然分明，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憑漢朝四海之廣，士人、百姓之衆，能够進獻忠言的人必定極多。然而，其中的英俊傑出之士指陳時事政務，出言成章，縱然和先代聖賢相比也不荒謬，施行於當今社會合乎時務，像這樣的人却没有幾個。所以爵禄束帛是天下的砥石，高祖皇帝就是用它來激勵世人的啊。孔子説："工匠要想做好他的事，必須要先磨快他的工具。"到了秦朝却不是這樣，張設誹謗的羅網，把人才都驅逐到漢朝，倒持泰阿寶劍，把劍柄

法取當時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晋文召天王，齊桓用其仇，有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

交給陳涉、項羽等人。所以，如果真能不喪失權柄，天下即使發生混亂，也没有人敢圖謀不軌，這就是漢武帝之所以能開拓疆土建立功業，成爲漢朝受尊崇的皇帝的原因啊。如今不遵循成就霸業者的做法，却要用夏、商、周三代選舉的辦法録用當代的士人，正猶如按照伯樂畫的駿馬圖，到集市上去尋求千里馬一樣，决不可能得到，這已是十分明顯的了。所以，高祖劉邦不計較陳平盗嫂受金之過而獲得了他的奇謀，晋文公召請周天子與諸侯會盟於温，齊桓公重用曾與他爲仇的管仲爲相，祇求當時有益，不顧逆順，這就是所謂的霸道啊。整體一色叫做純，白黑相雜稱爲駁。想用治理承平社會的辦法治理暴秦的餘業，正猶如用鄉里飲酒的禮節治理軍中的交易場所一樣啊。

今陛下既不納天之言，又加戮焉。夫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争，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争，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

現在陛下既不采納天下人的進言，又加以迫害。鴟鵄喜鵲遇害，就會增進鸞鳳的逃逝；愚昧的人受戮，就會促使智士隱藏得更深。近來愚民上書，多因其所言是不急之事而獲罪，有的被交付廷尉審訊，死的人很多。從陽朔年間以來，天下防人之口，法禁森嚴，朝廷更爲嚴重，群臣都順承皇上的意旨，没有人敢於堅持正確意見。根據什麽知道是這樣呢？拿百姓所上的奏書來説，陛下認爲是好的，然後，把它交給廷尉處理試驗他的態度，廷尉必定説：“不是所應該説的，大不敬。”用這種做法測試，是根據之一。前京兆尹王章天性忠直，敢面辯廷争，孝元皇帝提拔他，用以激勵尸位素食而矯正歪曲朝政的人。可是到了陛下，您却殺了他本人，乃至他的妻子。懲罰惡人，限於罪犯本身。王章并没有反叛之罪，而殃及全家。折斷直士的節，封緘諫臣的嘴，大臣們都知道是錯誤的事，但不敢争言，天下的人都以怕説話招禍爲戒。這樣的情况是國家的大患，希望陛下遵循高祖的軌道，杜絶亡秦的歧路，多體會《十月之交》歌的精神，留意於《亡逸》篇的勸誡，廢除不必要的法律，頒

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吕、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布没有忌諱的詔令，多看兼聽，謀及疏賤，使深沉的不隱其言，偏遠的不塞其路，所謂“辟四門，明四目”是也。况且不必要的法律，是招致誹謗的苗頭。“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當今是君命受到侵犯，主威受到剥奪，外戚之權一天比一天强大，陛下看不見其實際情况，希望能看到它的影子。建始以來，所發生的日食、地震，按照比例而言，有春秋時期的三倍，水災之多，就無法比較了。陰盛陽衰，金鐵如星飛，這是什麽情景？漢朝自建立以來，國家發生過三次危機。吕氏、霍氏、上官氏三家都是皇帝的母后之家。親親之道，安全爲上，應當給他們賢良的師傅，教他們忠孝之道。今天是給他們尊寵的職位，授予他們重大的權柄，使他們驕傲横逆，以至於遭到夷門滅族，這就是失掉了親親的至關重大之事，像霍光這樣的賢智之人，尚且不能爲子孫考慮周全，所以一般權臣的下一代就有危險。《尚書》説：“不要像大火一樣，開始都是庸庸小火。”權勢凌駕於君主之上的人，後來想防止出現問題，已經來不及了。

上遂不納。

成帝不予采納。

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曰：

成帝長期没有子嗣，梅福認爲應當建立三統循環制度，封孔子一系爲殷商的後裔。他又上書説：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横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没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户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

臣聽説“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就是職務。職位低而説大話的，是犯罪。超越職權而犯罪，危言聳聽而害世，雖被處死、身首分離，臣也願意。如衹在位，不説話，到老時保全了身家性命，可是在死日來臨，尸未腐爛而名聲已滅，這樣就是有齊景公的職位，有馬千駟，臣也不貪。所以衹願登上了文石之陛，進入赤墀之殿，入朝爲官，就要盡平生的愚忠。就是無益於今天，也有好處留傳於後世。這就是臣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的原因。希望陛下深深地省察臣所説的話。

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

臣聽説保全别人會保全自己，壅塞别人

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絶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户，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户，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會自己壅塞。善惡之報應，各有其事。從前秦國滅掉西周和東周二君，平夷了六國，隱居之士不露面，逃逸之民不被推舉，絶三統，滅天道，所以身遭危運，兒子被殺，孫子無後，這就是所説的壅塞别人會壅塞自己。所以周武王滅商，未下車，就存五帝之後，封殷後於宋，封夏後於杞，著明爲三統相繼，表示不獨占天下。所以姬姓占天下之半，遷廟之主，流出於户，這就是所説的保全别人會保全自己。現今成湯不再受祭，殷人没有後嗣，陛下的繼嗣久微，也由於這樣。《春秋經》説："宋殺其大夫。"《穀梁傳》説："所以不稱名姓的原因，是因爲他在祖輩之位，是爲了表示尊敬。"這是説孔子原來是殷商的後裔，雖不是正統，但封他的子孫爲殷之後，於禮也是合宜的。爲什麽呢？諸侯可以强改宗子，聖人可以强改嫡子。古書上説"賢人的子孫應有封土"，况且孔子又是聖人，本來就是殷商之後呢！西周初年，周成王按照諸侯的禮節安葬周公，而皇天動怒，雷雨大風，禾稼全部倒伏，大樹都連根拔起。現在，孔子的廟不出其故里，孔子的子孫不免成爲編户之民，讓聖人享受匹夫的祭祀，這不是皇天的本意啊。如今陛下果真能根據孔子的素王之功，來封賞他的子孫，那麽國家必定能獲得孔子的福佑，而且陛下的名聲可以和天一樣傳至永遠。這又是爲什麽呢？追論聖人的素王之功，封賞他的子孫，没有法律規定，後世的聖人一定把這作爲法則。這樣做能獲得不朽的名聲，怎麽可以不努力呢？

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

梅福勢單力孤，遠離朝廷，又譏諷外戚王氏，所以最終得不到召見，建議也不被采納。

初，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絶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

當初，武帝在位時，始封周朝的後代姬嘉爲周子南君，到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地位僅次於諸侯王。派大夫、博士們尋找殷商的後代，已分散成十幾個姓，郡國往往找到殷人後裔的大家族，但推算子孫，却弄不清輩分。當時匡衡的議論認爲："王者應封殷、周兩代的後裔

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絶之罪者絶，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絶。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絶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絶，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

爲諸侯王，這是尊敬他們先代的聖王而貫通夏、商、周三代的正朔啊。其後裔因犯了誅滅家族之罪而絶滅的，就改封别的親屬爲始封君，承嗣其王者的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衛其江山社稷者滅絶。如今宋國已經不守其世統而失去了封國，就應改立殷商的其他後裔爲始封君，而上承商湯的血統，不應當承繼宋國斷絶的侯位，應明令找到殷商後裔爲止。如今推論追尋宋國的嫡系後裔，年代久遠難以找到；即使能找到宋國的嫡系後裔，他們祖先的國家早已滅絶，也不應立爲殷商之後。《禮記》記載孔子的言論説：'孔丘是殷人的後代。'以前的老師都是這樣傳授的，應該以孔子的子孫承繼商湯的後嗣。"皇上認爲匡衡説的不符合經義，就把他的奏書留在宫中没有下發。到成帝時，梅福又上書説應該封孔子的後代來承繼商湯的祭祀。綏和元年，立二王的後裔爲諸侯王，推論追尋古代文字記載的踪迹，拿《左傳》、《穀梁傳》、《世本》、《禮記》相互驗明，於是下詔封孔子的後代爲殷紹嘉公。語在《成帝紀》。這時，梅福住在家中，經常以讀書、修身養性作爲自己的工作。

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吴市門卒云。

到元始年間，王莽專政，梅福在一天早晨拋棄妻子兒女，去了九江，到現在傳説他成了神仙。在那之後，有人在會稽郡看見過他，改名换姓，在吴縣做市門卒。

云敞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吴章，章治《尚書經》爲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爲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絶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吴章謀，夜以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拜同縣人吴章爲老師，吴章研究《尚書經》爲博士。平帝從中山王即皇帝位，年紀幼小，王莽把持朝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作爲成帝的後嗣，平帝不能再照顧自己的親人，他母親及外祖父母家、舅家衛氏都留在中山國，不能到京師長安。王莽的長子王宇，責備王莽隔絶衛氏，擔心平帝長大以後怨恨。王宇和吴章密謀，深夜把血塗在王莽的府門上，僞裝成鬼神警告的樣子，企圖以此使王莽驚懼。吴章打算乘機在對策時指出王莽的過失。事情被發覺後，王莽殺死兒子王宇，誅滅衛氏，參與謀議的人都受到連坐，被處死了一百多人。吴章被處以腰斬，在東市門分尸。當初，吴章爲當世名

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吴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表奏以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爲太師，復薦敞可輔職。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爲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爲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于家。

儒，教授《尚書》特别有名，弟子多達千餘人，王莽把他們看作惡人集團，都定罪禁錮，不准做官。於是，吴章的門徒全都另拜他人爲師，諱言自己是吴章的弟子。云敞當時任大司徒掾，自己承認是吴章的弟子，收抱吴章的尸體而歸，置辦棺材入殮安葬，京師中的人都稱贊他。車騎將軍王舜欽佩他的志氣節操，將他比爲欒布，上表奏請皇帝批准讓云敞作自己的屬吏，後又薦舉他爲中郎諫大夫。王莽篡位後，王舜任太師，又舉薦云敞可以擔任輔弼官職。云敞稱病免官。唐林説云敞可以主管郡的政事，王莽提拔他爲魯郡大尹。更始時，朝廷用安車徵召云敞任御史大夫，又稱病辭官，後來死在家中。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斬伐奸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吴章，爲仁由己，再入大府，清則濯纓，何遠之有？

贊曰：從前孔子説如果不能得遇中庸之人和他論道，就思謀進取而有所不爲。觀看楊王孫的志向，遠遠勝過秦始皇。世人稱頌朱雲多言過其實，所以《論語》上説：“大概有不知道情况而隨便述作的人，我孔子没有這種行爲。”胡建臨敵敢於决斷，勇武顯明於外。斬殺奸邪，使軍隊不惰怠。梅福的言辭，合乎《詩經·大雅·蕩》的詩意，如今雖然没有那種人，但還有原來的法典可以查考使用；殷代的鑒戒并不遠，夏桀的敗亡可以聽到。梅福終於按照自己的愛好，保全性情於吴縣市門。云敞的節義，從收葬吴章顯現出來，自己去做仁義之事，初爲大司徒掾，後又再爲車騎將軍掾，遇治則出仕，遇亂則隱居，他的這種做法距離《楚辭·漁心》之歌的意義不是很近了嗎？

漢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霍光金日磾傳

霍光

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絶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乃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托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乃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禄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霍光字子孟，是驃騎將軍霍去病的弟弟。他的父親中孺，是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的身份在平陽侯家供事，同侍女衛少兒私通而生下霍去病。中孺差事完成後回到家中又娶妻生下霍光，與衛少兒斷了關係不通音信。過了一段時間，少兒的妹妹子夫得寵於漢武帝，被立爲皇后，霍去病由於是皇后姐姐的兒子而地位尊貴并受到皇帝的寵幸。霍去病長大成人後，纔知道自己的父親是霍中孺，但一直未來得及探訪。恰好霍去病被封爲驃騎將軍去攻打匈奴，路過河東，河東太守到城郊去迎接，背着弓箭在前面帶路，到平陽侯家裏的接待處休息。霍去病就派小吏去請霍中孺來相見。中孺急忙趕來很恭敬地晋見，霍去病上前迎接揖拜，跪下説："去病早先不知道自己是您的骨肉。"中孺伏地叩頭説："老臣能把命運寄托給將軍，這是上天所助啊。"去病爲中孺買了大量的田地、房宅、奴婢後離開。還軍的時候，霍去病又經過河東，於是就把霍光帶到了長安，當時霍光纔十幾歲，就任命霍光爲郎，不久就遷升爲諸曹侍中。去病死後，霍光被封爲奉車都尉光禄大夫，皇帝出行則以奉車身份隨駕，在宫内就侍奉左右，進出禁宫有二十多年，一直小心謹慎，未曾有過差錯，很受皇帝的親近信賴。

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群臣

征和二年，衛太子被江充陷害所敗，燕王劉旦、廣陵王劉胥又都有很多過失。這時候皇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生了一個男孩，皇上心中打算把皇位傳給他，并命大臣來輔佐他。皇

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黄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宫，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决於光。

上觀察群臣中衹有霍光纔可擔當重任，輔助社稷。皇上於是就叫宫廷畫師畫了一張周公背着成王接受諸侯朝賀的畫賜給霍光。後元二年的春天，皇上出游五柞宫，病得很厲害，霍光流淚問道："如果皇上有不測，那當由誰來繼位？"皇上説道："難道您還不明白上次送給您的畫的意思嗎？立少子爲帝，您當照周公輔佐成王那樣行事。"霍光叩頭，謙讓説："我比不上金日磾。"金日磾也説："我是外國人，不如霍光。"皇上於是就任命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以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他們都在天子卧室内的床前叩拜受職，接受遺詔輔佐年幼的君主。第二天，武帝駕崩，太子承襲皇位，稱爲孝昭皇帝。皇帝年僅八歲，政事全由霍光來决定。

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録。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秺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群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鴆殺忽。

在這以前，後元年時，侍中僕射莽何羅同他的弟弟重合侯莽通合謀反叛，當時霍光同金日磾、上官桀等人一起誅殺了這些叛逆，其功没有被記録頒賞。武帝病後，密封璽書説："我死以後打開璽書遵照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秺侯，上官桀爲安陽侯，霍光爲博陸侯，都是按照以前捕殺叛逆的功勞來分封的。當時衛尉王莽的兒子王忽爲侍中，在外面揚言道："帝崩的時候，我經常在他的身邊，哪裏會有遺詔封他們的事！這幫人是在自己抬高自己。"霍光聽到這些話後，嚴厲責備王莽，王莽用毒酒殺死了王忽。

光爲人沈静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群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霍光性格沉静，思慮周到，身高衹有七尺三寸，皮膚白皙，疏眉朗目，鬚髯很美。每當他出入殿門的時候，前進、停止的時候都有固定的位置。郎僕射暗中做記號來觀察，發現不差分毫，他的資質就像這樣端正。霍光輔佐幼主的時候，政令由自己發布，天下人都仰慕他的風采。宫殿中曾經有過鬼怪之事，整夜群臣都很驚慌，霍光召見掌管符璽的郎官，郎官不肯把璽給霍光。霍光想奪取符璽，郎官按劍説道："我的頭可以得到，但璽却不可爲你所得！"霍光很敬佩郎官的行爲。第二天，就下詔把這個郎官的官秩升了兩級。衆人没有不贊許霍光的這種行爲的。

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

霍光與左將軍上官桀是兒女親家，關係親

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倢伃，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驃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决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禄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慚。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并爲將軍，有椒房中宫之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争權。

密，霍光的大女兒嫁給上官桀的兒子上官安爲妻。上官安有個女兒年齡同昭帝相當，上官桀就通過昭帝的姐姐鄂邑蓋主把上官安的女兒納進後宫當婕妤，幾個月後就被立爲皇后。皇后的父親上官安就被任命爲驃騎將軍，封爲桑樂侯。霍光有時休假出宫，上官桀就進宫代替霍光處理政事。上官桀父子位尊勢盛之後，很感激長公主。長公主没有操行，親近寵幸河間的丁外人。上官桀、上官安打算替丁外人請求封侯，希望按照國家以前衹有列侯與公主配婚的慣例封侯，但霍光没有同意。他們又爲丁外人求取光禄大夫之職，以期得到昭帝的召見，再次被霍光拒絶。長公主因此就對霍光非常怨恨。而上官桀、上官安因爲幾次爲丁外人求取官爵没有成功，也感到很慚愧。在漢武帝的時候，上官桀已在九卿之列，官位在霍光之上，等到上官父子同爲將軍的時候，又有了宫中皇后的重要關係，皇后是上官安的親生女兒，霍光衹不過是她的外祖父，却反而獨自專攬朝政，上官父子因此就與霍光争奪權力。

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乃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

燕王劉旦自以爲是昭帝的哥哥，却没有繼承帝位，就常抱有怨恨之心。還有御史大夫桑弘羊建議設立酒類專賣、鹽鐵官營的制度，爲國家增加了財富，桑弘羊便居功自傲，打算爲自己的子弟謀得官職，没有如願，因此也怨恨霍光。於是鄂邑蓋主、上官桀、上官安以及桑弘羊這些人就與燕王劉旦一同設謀，假裝讓人替燕王來上書，説：“霍光出城演練郎官、羽林，行進在路上像皇帝出行那樣設置威儀，而且還讓太官提前準備飯菜。還有蘇武以前出使匈奴，被拘留二十年没有投降，回來後衹當了典屬國，而大將軍的長史楊敞没有功勞，却當了搜粟都尉。霍光又擅自調人來增加自己幕府的校尉。霍光專權放肆，恐怕他有不良的企圖。臣劉旦願交還燕王的符節璽印，入朝值宿守衛，審察奸臣的陰謀。”等霍光出宫休假的時候乘機上奏了此書。上官桀打算從宫内直接發下其事，桑弘羊就和其他大臣一起將霍光拘捕并解除他的職務。奏書交上去後，昭帝留住奏書不肯頒下。

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

第二天早晨，霍光聽説了這件事，就留在殿

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

前的畫室中没有進去朝拜。皇上問道“大將軍在哪裏?”左將軍上官桀回答説:“因爲燕王告發他的罪行，所以不敢進來。”皇上就下詔召見大將軍。霍光進來後，取下官帽，叩頭謝罪，皇上説:“將軍請戴上帽子，朕知道這封奏書是假的，將軍没有罪過。”霍光問道:“陛下憑什麽知道我没有罪呢?”皇上説道:“將軍到廣明，演習郎官衹是近來的事，調選校尉到現在也不過十天，燕王是怎麽知道這些事的?况且將軍要做非法的事，也不需要校尉的。”這時候昭帝年僅十四歲，尚書以及左右的大臣都很吃驚，而呈送書信的人果然逃走了，官府開始緊急搜捕。上官桀等人感到害怕了，就對皇上説這衹是一件小事，不值得窮追究竟，皇上没有聽從。

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乃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内。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後來上官桀的黨羽凡有説霍光的壞話的，昭帝就發怒道:“大將軍是忠臣，先帝所托付來輔佐朕的，敢有誹謗他的人就判他的罪。”從這以後，上官桀等人就不敢再説壞話了，他們就密謀讓長公主擺酒席請霍光赴宴，準備埋伏士兵擊殺他，乘機再廢除昭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情被發覺，霍光就將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丁外人等人及家族全都誅殺了。燕王、蓋主也都自殺。霍光的威勢震動全國。昭帝成年後，就正式委任霍光執政，到昭帝十三年，百姓生活充裕厚實，四方的各少數民族都稱臣歸服。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群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

元平元年，昭帝駕崩，没有繼承人。漢武帝六個兒子中獨有廣陵王劉胥還活着。各位大臣商議所要立的人選，大家都主張立廣陵王。廣陵王本來因爲行爲有失道德，没有被先帝選用。霍光内心自感不安。有郎官上書説:“周太王廢掉太伯而立王季，文王捨棄伯邑考而立武王，衹要對國家有利，即使是廢黜長子而立少子也是可以的。廣陵王是不可以繼承宗廟社稷的。”所説的正好同霍光心意相合。霍光就把這份奏書給丞相楊敞等人看，并且把這個郎官提升爲九江太守，當天就奉皇太后的詔令，派遣代理大鴻臚事務的少府樂成、宗正劉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將利漢去迎接昌邑王劉賀。

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

劉賀是漢武帝的孫子，昌邑哀王的兒子。他

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絶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

到宮中後，登上帝位，不久就行爲淫亂。霍光憂慮氣憤，獨自以此事去問親信的舊臣大司農田延年。田延年說："將軍作爲國家的柱石，既然發覺這個人不可委以社稷，爲什麼不向太后建議禀報，另外選一個賢能之人立他爲帝呢？"霍光説道："我也想這麼辦，不知在古代有没有這樣的先例？"田延年答道："伊尹任殷朝丞相的時候，就廢黜了太甲用來安定國家，後代的人都稱贊他的忠誠。將軍如果也能這樣做，就是漢朝的伊尹了。"霍光就把田延年引薦爲給事中，暗中同車騎將軍張安世謀劃，於是就在未央宮召集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等一同商議。霍光説道："昌邑王行爲昏聵淫亂，恐怕會危及國家，你們看怎麼辦？"衆大臣大驚失色，不敢發言，衹是唯唯諾諾而已。田延年離開座席走上前來，手按住長劍説道："先帝把年幼的孤兒托給將軍，把天下交付給將軍，是因爲將軍忠誠賢能，能够穩固劉氏的天下。如今群臣百姓鼎沸，國家將要傾覆。而且漢朝皇帝相傳的謚號常用"孝"字，是爲了長久地擁有天下，讓宗廟永久享受祭祀。如今漢家將要斷絶香火，將軍即使以死謝罪，又有什麼臉面到九泉之下去見先帝呢？今天的議事，應當即刻解決。群臣中如果有拖延回答的，臣下請求用這把劍斬了他。"霍光告罪說："九卿責備我是對的。天下騷動不安，我應當受到責罰。"於是參加議事的大臣都叩頭説道："萬民的性命都繫在將軍一人的身上，我們願聽將軍的指示。"

光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内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中黄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内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群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

霍光立刻同群臣一起謁見禀告太后，詳細陳述昌邑王不能繼承皇位的情况。皇太后於是乘車來到未央承明殿，詔令各個宫禁門衛不要放昌邑王的群臣進宫。昌邑王進宫朝見太后返回，準備坐輦車回到温室，宫中的黄門宦官各自手持門扇，等昌邑王進去後，就把宫門關上，昌邑王的群臣就進不來了。昌邑王問道："這是幹什麼？"大將軍跪下説："皇太后有詔令，不讓昌邑王的群臣進來。"昌邑王説："慢點來，爲什麼要弄得這麼嚇人！"霍光派人將昌邑王的群臣全部驅逐出宫，集中在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張安世率領羽

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群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群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

林騎士拘捕捆綁了二百多人，都交給廷尉關在詔令所規定的監獄内。并命令原昭帝的侍中、中常侍看守昌邑王。霍光告誡他們説："你們要小心值班守衛，昌邑王如果突然死了或自殺，就會讓我對不起天下人，背上殺害君主的罪名。"昌邑王這時還不知道自己要被罷黜，對身邊的人説："我原來的群臣隨員有什麽罪，而大將軍全把他們關押起來了。"不久，太后下詔召見昌邑王。昌邑王聽到要召見自己，心中開始害怕起來，於是説："我犯了什麽罪要召見我！"太后披着珍珠綴成的短襖，穿着盛裝坐在布置兵器的帷帳中，幾百名宫廷衛士都拿着武器，期門武士持戟守衛臺階，他們都排列在殿下。群臣按順序走進殿來，叫昌邑王伏在前面聽詔令。霍光同各位大臣一起聯名奏劾昌邑王，尚書令宣讀奏章道：

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禄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内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禄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

臣丞相楊敞、臣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臣車騎將軍張安世、臣度遼將軍范明友、臣前將軍韓增、臣後將軍趙充國、臣御史大夫蔡誼、臣宜春侯王譚、臣當塗侯魏聖、臣隨桃侯趙昌樂、臣杜侯复陸屠耆堂、臣太僕杜延年、臣太常蘇昌、臣大司農田延年、臣宗正劉德、臣少府史樂成、臣廷尉李光、臣執金吾李延壽、臣大鴻臚韋賢、臣左馮翊田廣明、臣右扶風周德、臣長信少府傅嘉、臣典屬國蘇武、臣京輔都尉趙廣漢、臣司隸校尉辟兵、臣諸吏文學光禄大夫王遷、臣宋畸、臣丙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臣太中大夫德、臣趙卬冒死罪禀告皇太后陛下：臣楊敞等人頓首死罪。天子之所以能够長久保持宗廟并擁有天下，是因爲他能够以慈孝、禮義、賞罰分明作爲根本。孝昭皇帝由於過早地離開人間，没有繼承人，臣楊敞等人商議，根據禮所説的"做某人的繼承人的人就是他的兒子"，昌邑王適於做繼承人，於是便派遣宗正、大鴻臚、光禄大夫等官員奉持符節出使徵召昌邑王來主持昭帝的喪事。昌邑王穿上喪服後，却没有悲哀的意思，而且還棄禮義於不顧，在路上不吃素食，派遣隨從官吏搶掠女

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内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鷄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内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内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内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内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厨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啖。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宫、桂宫，弄彘鬥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游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

人，用遮蔽的車子把她們弄到他所住的驛館。從剛開始到達京城謁見太后被立爲皇太子起，就經常私下買鷄、猪來吃。在昭帝靈柩前接受信璽、行璽後，就在居喪的地方打開璽印不再封上。隨從的官員又拿着符節，帶領昌邑王的從官、馬官、官奴二百多人進宫，經常與他們在禁宫中玩耍游戲。親自到保管符璽的地方取走十六根符節，早晚去靈柩前哭祭時，讓隨從的官員輪换着拿着符節跟着。還寫信説："皇帝問候侍中君卿：派中御府的長官高昌送去黄金一千斤，賜給君卿娶十個妻子。"孝昭皇帝的靈柩還停放在前殿，便叫人取出樂府的樂器，把昌邑國的樂人引進宫來，擊鼓歌唱、吹奏樂器，扮演戲子。等到靈柩下葬返回，就到前殿去敲打鐘磬，還把泰壹宗廟的樂人沿着輦道引到牟首，擊鼓吹奏，載歌載舞，演奏各種音樂。從長安厨取出三副太牢供品，陳放在閣室中進行祭祀，祭祀完畢，就同隨從的官員大吃大喝。駕着皇帝出行時專用的車馬，車上蒙着虎皮，插着鸞旗，驅車跑到北宫、桂宫，追野猪，鬥老虎。又召來皇太后用的小馬車，叫官奴騎乘，在嬪妃居住的掖庭中嬉笑娱樂。還同孝昭皇帝的宫人蒙等行淫亂之事，下詔對掖庭令説，有敢泄露外傳的人就要處以腰斬之刑。

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

太后説："停一下！爲人臣子怎麽能這樣糊塗放肆呢！"昌邑王離開席位伏在地上。尚書令又讀道：

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黄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黄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游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鷄豚，詔殿門内，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温室，

昌邑王取出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的綬帶以及黑色、黄色綬帶一起給昌邑國的郎官佩戴，把他們免爲良人。將符節上的黄旄改爲紅色。把御府中的金子錢幣，刀劍玉器，彩色綢緞賞給一同嬉游娱樂的人。同隨從的官員以及没入官府的奴隸整夜聚飲，沉湎於酒中。下詔叫太官送上皇帝平時的膳食。食監奏道，没有除去喪服不可進用平日的飯菜，就下詔叫太官趕快準備，不要通過食監。太官不敢去準備，就派侍臣去宫外買來

延見姊夫昌邑關内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禄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

雞和猪，下詔給宫殿門衛叫他們放行，以此作爲常規。獨自在夜晚於温室設九賓之禮，把他的姐夫昌邑關内侯請來相見。列祖列宗的祭廟還没有舉行，就作璽書派使者拿着符節，用三副太牢祭祀昌邑哀王的陵園宗廟，自稱爲嗣子皇帝。接受皇帝璽印以來的二十七天中，使者往來不絶，拿着符節向各個官署下達詔令徵索物品，共有一千一百二十七起。文學光禄大夫夏侯勝等以及侍中傅嘉幾次爲他的過失進言規勸，他就派人拿着文書責備夏侯勝，并把傅嘉綁起來關進牢裏。他荒淫昏亂，失去帝王的禮義，破壞了漢朝的制度。臣楊敞等人幾次進言規諫，他都不改變過錯，反而一天比一天厲害，恐怕要危害國家，天下不安。

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絶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

臣楊敞等謹與博士孔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后倉商議，都説："高皇帝因爲創建漢朝基業，所以稱漢太祖，孝文皇帝因爲仁慈節儉被稱爲太宗，如今陛下繼承孝昭皇帝之後，行爲放縱不合法度。《詩經》上説：'若説無知，也已抱子。'五刑的條文規定，罪孽没有比不孝更大的。周襄王不能侍奉好母親，《春秋》就説'天王出居到鄭國'，因爲他不孝而被趕出京城，使他與天下人隔絶。宗廟比君王更重要，陛下没有到高廟接受大命，就不可以繼承上天的意旨，奉祀祖宗宗廟，統治天下萬民，應當廢黜。"臣請求有關官員御史大夫蔡誼、宗正劉德、太常蘇昌和太祝準備一副太牢供品，告祭高廟。臣楊敞等人冒死罪來奏報。

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争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脱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群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

皇太后下詔説："准奏。"霍光就叫昌邑王起來跪拜接受詔令，昌邑王説道："聽説天子衹要有諍臣七個人，即使無道也不會失去天下。"霍光説："皇太后已下詔令廢黜，哪裏還是天子！"於是上前抓住他的手，解下他身上的璽印綬帶，捧上交給太后，扶着昌邑王下了宫殿，走出金馬門，群臣跟着送行。昌邑王向西面拜道："我愚昧不明事理，不堪擔當漢朝的重任。"起身坐上

自絶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群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户。昌邑群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皇帝侍從的車輛。大將軍霍光把昌邑王送到昌邑邸後，霍光告罪道：“您的行爲自絶於上天，臣下等怯懦無能，不能自殺來報答您的恩德。臣下寧可有負大王，不敢對不起國家。但願大王能够自愛，臣下將再也不能見到您了。”霍光哭着離開了昌邑王。群臣又上奏説：“古代被罷黜放逐之人都流放到很遠的地方，不使他干擾國家政令，我們請求把昌邑王劉賀遷到漢中房陵縣。”太后下詔命劉賀回到昌邑，并賜給他收取賦稅的私邑二千户。昌邑國的群臣由於没有盡輔佐教導君臣之誼，使王誤入歧途而獲罪。霍光就將他們全部殺了，共有二百多人。當這些人被拉出去處死的時候，都在街道中哭泣呼喊道：“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宫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户。”與故所食凡二萬户。賞賜前後黄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匹，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匹，甲第一區。

霍光坐在朝廷中，會同丞相以下大臣商議決定所立的人選。廣陵王早在這之前就没有被選用，等到燕刺王謀反被誅，他的兒子也就不在議論中了。近親中現祇有衛太子的孫子號稱皇曾孫的還在民間，受到普遍稱贊。霍光便又同丞相楊敞等大臣一同上奏説：“《禮》書中説‘爲人之道能够親愛親人就能尊崇祖先，能够尊崇祖先就能够敬重宗廟’。如今大宗没有繼承人，就應選擇旁支子孫中賢能的人作爲繼承人。孝武皇帝的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令在掖庭中撫養照看，到現在年已十八，從師學習《詩》、《論語》、《孝經》，身體力行節儉，仁慈愛人，可以繼承孝昭皇帝的皇位，事奉祖先宗廟，統治萬民。臣下冒死以告。”皇太后下詔説：“准奏。”霍光就派遣宗正劉德到曾孫家尚冠里，幫他洗梳沐浴，賜給他皇帝的衣服，叫太僕用輕便小車把曾孫接到宗正府進行齋戒，入未央宫謁見皇太后，被封爲陽武侯。不久霍光就捧上皇帝的印璽，然後到高廟去拜謁，這就是孝宣皇帝。第二年，皇帝下詔説：“褒獎有德的人，賞賜有大功的人，是古今的常理。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守衛宫廷忠誠正直，宣揚道德彰明恩澤，保守節操秉行仁義，用來安定宗廟。將河北、東武陽的一萬七千户加封給霍光。”加上他以前的封地一共有兩萬户。前後賞給他黄金七千斤，錢六千萬，各色彩帛三萬匹，奴婢一

百七十人，馬二千匹，上等住宅一處。

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乃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

自昭帝時起，霍光的兒子霍禹以及霍光哥哥的孫子霍雲都已是中郎將，霍雲的弟弟霍山任奉車都尉、侍中，掌握胡、越兵權。霍光的兩個女婿分别是東西宮的衛尉，霍光兄弟的女婿及外孫都有資格參加朝會，擔當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的官職。黨派親族連成一體，盤根錯節地占據了朝廷。霍光從後元以來一直總理朝政，等到皇上登基以後，纔歸還朝政。皇上謙讓不肯接受，各種政事都要先請示霍光後，再上奏給天子。霍光每次上朝參見，皇上都謙恭嚴肅，對他十分恭敬禮讓。

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户，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綉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宫、便房、黄腸題凑各一具，樅木外臧椁十五具。東園温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輼輬車，黄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

霍光執政前後達二十年，地節二年春他病得很厲害，皇上親自去他家探望病情，爲之流淚哭泣。霍光上書謝恩説："我願把我封國食邑的三千户用來分封我哥哥的孫子奉車都尉霍山爲列侯，以供奉我哥哥驃騎將軍霍去病的祭祀。"皇上把此事交給丞相御史辦理，當天就授任霍光的兒子霍禹爲右將軍。霍光去世後，皇上及皇太后都親自到霍光的靈堂去吊唁。太中大夫任宣和五個侍御史一同拿着符節操辦喪事。中二千石的大臣在墓地上設置幕府辦事。皇上還賜給金錢、帛絹絲綿，綉花棉被一百條，衣服五十箱，金鏤玉衣，内棺、外椁、黄腸題凑各一副，隨葬的外藏樅木椁十五副。東園製作的温明秘器，全都如同皇帝的規格。用輼輬車載着霍光的遺體，車上用黄緞覆蓋，轅左插上羽飾大旗，派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兵列隊一直到達茂陵，來爲霍光送葬。給他賜謚號爲宣成侯。徵發河東、河南、河内三郡的士兵挖掘墓穴，蓋起陵墓祠堂，設置看護的園邑三百家，長史、丞掾按照舊法侍奉守護陵園。

既葬，封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册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

霍光被安葬以後，宣帝就封霍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的身份兼管尚書的事務。天子追思霍光的功德，下詔令説："已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在宫禁中侍奉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佐孝昭皇帝又有十多年，中間遭遇到重大的災難，挺身執仗正義，率領三公九卿大夫决定萬年大計以安定國家，天下的黎民百姓纔獲得安康太平。他的功

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

德無量，朕極爲嘉許。决定免去他後代的徭役，子孫繼承他的封爵食邑，世世代代不准改變，他的功勞與蕭相國同等。”第二年夏天，宣帝封太子的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又下詔令道：“宣成侯霍光在宫禁中侍奉天子忠誠正直，爲國家辛勤操勞。褒奬善良的人應推及後代，此封霍光哥哥的孫子中郎將霍雲爲冠陽侯。”

禹既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綉絪馮，黄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挽顯，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并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黄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宫殿中，亡期度。

霍禹繼爵爲博陸侯後，太夫人顯改變了霍光生前自己設計的墓地規制而加以擴大。建起三個出口的門闕，修築神道，北面靠近昭靈，南面越出承恩。大肆裝修祠堂，輦車的專用道直通到墓穴中的永巷，又幽禁平民、奴婢、侍妾來守護。還大建住宅，製造乘坐的輦車，增加飾有圖案的綉花坐墊、把手，并塗飾黄金，又用皮裹着絲絮包住車輪，侍從婢女用五彩的絲帶拉着顯所乘坐的車，在住宅中游戲取樂。當初，霍光寵愛家奴總管馮子都，常同他商量事情，等到顯守寡獨居時，她便和馮子都通奸。而霍禹、霍山也同時修繕住宅，常在平樂館跑馬追逐。霍雲每當朝會的時候，多次稱病私下外出，帶着很多賓客，在黄山苑囿中張圍打獵，却委派奴僕代爲上朝謁見，没有人敢譴責。而且顯和她的幾個女兒，不分白天黑夜地進出長信宫的宫殿中，没有限度。

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争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乃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群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

宣帝在民間時就聽説并知曉霍氏尊貴强盛日子長久，心中并不認爲這是一件好事。霍光去世後，宣帝纔開始親自治理朝政，讓御史大夫魏相任給事中。顯對霍禹、霍雲、霍山等人説：“你們這些人不努力繼承大將軍的遺業，如今大夫任給事中，一旦有人在中間挑撥，你們還能拯救自己嗎?”後來霍、魏兩家的奴僕争路，霍氏的奴僕就跑到御史大夫府中，要踢壞他府中的大門，御史爲此叩頭請罪，他們纔離開。有人把這件事告訴了霍家，顯等人纔開始知道將有憂患。等到魏大夫擔任丞相，經常在閑暇時被召見談論政事。平恩侯和侍中金安上都能直接出入宫禁中。這時霍山仍舊兼領尚書的事務，但皇上叫官吏百姓可以密封奏章上報，不必通過尚書，群臣百官進見皇上可以獨自往來，霍氏對此非常不滿。

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爲皇后。

宣帝剛登基時，就册封卑賤而未顯達時所娶

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内成君，代立爲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乃徙光女婿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禄勳，次婿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婿給事中光禄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群孫婿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婿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禄勳。及光中女婿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禄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宫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的許妃爲皇后。顯很喜愛她的小女兒成君，想使她得到富貴，就暗自派産科醫生淳于衍下毒藥殺死許后，乘機勸霍光要宣帝娶成君，取代許后成爲皇后。這些事《外戚傳》中有記載。當時許后突然死亡之時，官吏逮捕了宫中所有醫生，并彈劾淳于衍在治病過程中行迹可疑，不合常理，就把他關進了監獄。獄吏對他審問得很急迫，顯害怕事情敗露，就把實情告訴了霍光。霍光大吃一驚，想親自去告發這件事又不忍心，正在猶豫。適逢此案的奏章上報，霍光就乘機批覆對淳于衍不必再追究。霍光薨後，真相開始慢慢泄露出去。對這件事皇上衹是剛聽説到但不明虚實，就調動霍光的女婿度遼將軍未央宫的衛尉平陵侯范明友任光禄勳，第二個女婿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任安定太守。幾個月後，又調出霍光姐姐的女婿給事中光禄大夫張朔任蜀郡太守，孫女婿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過了不久，又調霍光的大女婿長樂宫衛尉鄧廣漢任少府。再調霍禹任大司馬，衹戴小帽子，没有印章，撤銷了他的右將軍及所統轄的駐軍官兵，衹是讓霍禹的官名與霍光一樣，都是大司馬。又收回范明友度遼將軍的官印，衹讓他任光禄勳。還有霍光的三女婿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禄大夫統領駐軍，又把趙平的騎都尉官印收回。所有統領的胡人、越人騎兵、羽林軍以及兩宫衛隊所統領的士兵，都改爲由宣帝所親信的許、史兩家子弟代爲統領。

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乃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

霍禹被任命爲大司馬後，就稱説有病。霍禹原先的長史任宣來探望問候，霍禹説道："我哪裏有什麽病？天子不是靠我家將軍怎麽能到現在的地步，如今將軍的墳墓還没有乾，他就一律疏遠排斥我們家族，反而任用許、史兩家的人員，還没收了我的官印，真讓人死都弄不明白。"任宣見霍禹怨恨很深，就對他説道："大將軍的時代怎麽還能再有！把持國家的權柄，生殺予奪操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以及車丞相的女婿少府徐仁都因冒犯大將軍的意旨而被下獄處死。使樂成這樣的小户人家子弟因爲受到將軍寵愛，官至九卿，爵爲列侯。百官以下衹事奉馮子都、王子方等人，根本不把丞相放在眼

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

裏。這是各自有自己的時代，如今許、史兩家是天子的骨肉姻親，得到尊貴正是理所當然。大司馬如果因此而心懷怨恨，我認爲不應該。"霍禹聽後沉默不語。過了幾天，霍禹又上朝處理事務。

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仇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强，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絶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 我家昆弟諸婿多不謹。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 縣官離散斥逐諸婿，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

顯和霍禹、霍山、霍雲眼看着自己的權勢一天天被削奪，幾次相對流淚啼哭，自相埋怨。霍山說："現在丞相執政，受到皇帝信賴，全部改變大將軍當時制定的法令，將公田授給貧民，以宣揚大將軍的過失。又有諸位儒生，大多是窮人子弟，遠道而來客居京城，衣食不保，却喜歡口出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曾對這些人忌恨如仇，如今陛下却喜歡同衆儒生交談，又讓他們自行上書答對政事，這些人就盡說我們家的事。曾經有人上書說大將軍在時，主弱臣强，攬權獨裁，如今他的子孫當權，兄弟們更加驕横恣肆，恐怕將要危及宗廟社稷，災異怪事頻繁出現，都是因爲這個緣故。他的話說得極其痛切，我就壓下没有把此書上奏。後來上書的人更加狡猾，全都使用密封奏事，皇上就叫中書令出來取走，不通過尚書，皇上越來越不信任我了。"顯問道："丞相屢次說我家的事，難道就没有罪過嗎?"霍山答道："丞相廉潔正直，哪裏能有罪? 我家的弟兄們和各位女婿大多行爲不慎。又聽民間盛傳說霍家用毒殺死了許皇后，真有此事嗎?"顯很害怕，就全部將實情告訴了霍山、霍雲、霍禹。霍山、霍雲、霍禹驚慌地說道："像這等事情，爲什麽不早對我們說呢? 天子離散斥逐我們家的幾個女婿，是因爲這個緣故啊。這是一件大事，處罰可不會輕，怎麽辦?"從此他們就開始有了邪謀。

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内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

當初，趙平的門客石夏知曉天文，他對趙平說："熒惑守着御星，御星是太僕奉車都尉的星宿，他們不是被貶官就是被殺死。"趙平内心替霍山等人擔憂。霍雲的舅舅李竟的好友張赦見霍雲家族岌岌可危，就對李竟說："如今丞相與平恩侯當權，可以叫太夫人告訴太后，先把這兩個人殺了。罷黜陛下，就在於皇太后。"長安男子張章告發了這件事，宣帝就把此事交給廷尉處

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弑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

理。執金吾拘捕了張赦、石夏等人，後來又有詔令制止，不准拘捕。霍山等人更加恐慌，相對説道："這是天子看重太后的面子，所以没有深究。但是凶兆已顯現，又有毒殺許后的事，陛下即使寬大仁厚，就怕他左右的人不聽，時間久了仍然會追查，一旦查清就要被滅族，我們不如先動手。"於是就叫幾個女兒各自回去告訴自己的丈夫，都説："哪裏還有地方避難呢？"

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爲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鴞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讙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秘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宫。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

適逢李竟因與諸侯王勾結而致罪，供辭中涉及霍氏，宣帝就下詔説霍雲、霍山不宜在宫中供職，免官回家。霍光的幾個女兒對待太后無禮，馮子都數次犯法，皇上就一同加以責問，霍山、霍禹等人感到很害怕。顯在夢中見到住宅中的井水溢出流到廳堂下，厨房裏的爐竈挂在了大樹上，又夢見大將軍對顯説："你知道我們的兒子要被捕了嗎？他們很快就會來捕人的。"住宅中的老鼠一下多了起來，與人相互碰撞，用尾巴在地上亂畫。猫頭鷹幾次在殿前的樹上叫唤。住宅的門無緣無故毁壞，霍雲尚冠里住宅中的門也無緣無故地壞了。街巷口的人都看到有人坐在霍雲的屋頂上，揭下瓦片扔到地上，到跟前去看，却又没有見到人，感到非常奇怪。霍禹夢中聽到車馬喧喧嚷嚷地來捕捉他，全家對這些怪事感到憂愁。霍山説道："丞相擅自減少宗廟供品的羔羊、兔子、青蛙，可以用這來定他的罪。"他們設謀叫太后爲博平君設置酒席，把丞相、平恩侯以下的官員召來，讓范明友、鄧廣漢奉太后的制令將這些人拉出去斬首，乘機罷除天子而立霍禹爲帝。相約定的計劃還没有實施，霍雲就被任命爲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被任命爲代郡太守。霍山又因爲抄寫宫禁秘書犯法，顯爲此上書表示願獻出城西的宅第及一千匹馬用以贖霍山的罪。宣帝在奏書上衹批覆知道了。剛好他們密謀的事被發覺，霍雲、霍山、范明友自殺，顯、霍禹、鄧廣漢等人被捕捉到。霍禹被腰斬，顯及她的幾個女兒兄弟都被處死。惟獨霍后被廢黜幽禁在昭臺宫。與霍氏相牽連而被定罪誅殺滅族的有好幾千家。

上乃下詔曰："乃者東織室令史

宣帝於是下詔説："不久以前東織室令史張

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婿謀爲大逆，欲詿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皆讎有功。封章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

赦指使魏郡的大户李竟給冠陽侯霍雲回話，密謀犯上作亂，朕因爲大將軍的緣故，就將事情壓住没有公開，希望他們能改過自新。如今大司馬博陸侯霍禹和他的母親宣成侯的夫人顯以及堂弟的兒子冠陽侯霍雲、樂平侯霍山和他們姊妹的女婿們陰謀造反，企圖連累百姓。幸虧祖宗的神靈保佑，被事先發覺并捕獲，全部都伏法處决。朕對這件事很痛心。所有被霍氏所連累的人，如果事情發生在丙申以前，還没有發覺報官在押的，一律赦免。男子張章先發覺了這件事，把它告訴了期門董忠，董忠又報告給左曹楊惲，楊惲報告給侍中金安上。楊惲被召見陳述情况，後來張章又上書報告。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議告發這件事，説不准霍氏進入宫禁中，霍氏的陰謀纔没有成功，他們都同樣有功。特封張章爲博成侯，董忠爲高昌侯，楊惲爲平通侯，金安上爲都成侯，史高爲樂陵侯。”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録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鄉使福説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

當初，霍氏生活奢侈，茂陵的徐生就説：“霍氏一定會滅亡。因爲一旦驕奢就不會恭順，不恭順就必定要侮蔑皇上。侮蔑皇上是大逆不道的。在人之上，定會受到衆人的忌恨。霍氏掌握權柄的日子很久，忌恨的人就多了。天下的人都忌恨他們，而他們又倒行逆施，不滅亡還等什麽呢！”於是就上書進言道：“霍氏權勢太盛，陛下即使很厚愛他們，也應該時時加以克制，不要讓他們走上毁滅的道路。”上書三次，皇上衹回覆説知道了。後來霍氏被誅殺滅亡之後，凡是告發霍氏的人都得到封賞。有人替徐生上書説道：“臣聽説有一個客人去拜訪主人，看到主人家爐竈的烟囱是筆直的，旁邊堆有柴草，客人就告訴主人，要他换個彎曲的烟囱，將柴草搬得遠一點，不然將會有火災。主人默然不應。不久主人家果然失火，鄰居街坊都來救火，幸而火被撲滅。於是主人殺牛擺酒，酬謝他的鄰居，被燒傷的人安排坐在上座，其他的人按出力大小依次入座，惟獨没有酬謝那個讓他换個彎曲烟囱的人。有個人對主人説：‘如果當初你聽客人的話，今天也就用不着破費殺牛置酒，而且始終不會有火災。現在論功請客，對那位建議换彎曲的烟囱、

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爲郎。

將柴草搬開的人不作報答，怎麽燒得焦頭爛額的人反而成了上賓之客呢？’主人這纔省悟而去請那位客人。現在茂陵的徐福幾次上書説霍氏將有變故，應加以防患杜絶。假使當初徐福的建議得以采納，國家就不會有割地封爵的花費，大臣就不會有謀反誅滅的禍敗。往事已經過去，但祇有徐福却有功未賞，望陛下明察，能够重視搬走柴草彎曲烟囱的良策，使其功在身體毛髮被燒爛的人之上。”皇上於是就賜給徐福絹帛十匹，後來又任命他當了郎官。

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内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宣帝剛登基時，去參拜高廟，大將軍霍光與他同坐一輛車，皇上心裏很害怕，好像有芒刺在背。後來車騎將軍張安世代替霍光陪乘，天子就比較安逸自在，身體舒展自如，感到非常安全親近。等到霍光死後，他的宗族也都被誅，因此民間就傳説着：“威勢震動君主的人不會被容留，霍氏的禍患開始於陪乘。”

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户。

到成帝時，爲霍光安置了一百家守墓的人，吏卒按時祭祀。元始二年，霍光堂兄弟的曾孫霍陽被封爲博陸侯，賜食邑一千户。

金日磾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驃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爲漢所破，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爲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没入官，輸黄門養馬，時年十四矣。

金日磾字翁叔，本來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武帝元狩年間，驃騎將軍霍去病帶兵攻打匈奴的西部地區，斬殺了很多人。還奪取了休屠王用以祭祀天神的金鑄的佛像。那年夏天，驃騎將軍又從西面經過居延，攻打祁連山，大獲全勝。由此，單于就怨恨住在西面的昆邪、休屠多次被漢軍所攻破，想把他們的王召去殺掉。昆邪、休屠二王感到害怕，就謀劃投降漢朝。休屠王後來反悔，昆邪王就把他殺了，并率領他的部下一同投降了漢朝。昆邪王被封爲列侯。金日磾由於他的父親不肯投降而被殺死，就同他的母親閼氏、弟弟金倫一同被收進官府爲奴，送他到黄門養馬，這一年他纔十四歲。

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宫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

過了很久，漢武帝游樂召閲各部所養馬匹，後宫的嬪妃都站滿武帝的兩側。金日磾等數十人牽着馬經過殿下，其他的人没有不偷偷地窺視的，祇有金日磾經過時不敢偷看。金日磾身高八尺二寸，容貌很威嚴，馬又養得膘肥體壯，武帝

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

感到奇怪就問他，他如實作答。武帝覺得此人奇特，當天就賜給他沐浴衣冠，任命他爲養馬總管，又升任他爲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金日磾受到皇上親近後，不曾有過失，武帝很是信任喜愛他，賞賜給他的加起來有金子一千多兩，皇帝出宫他就陪乘，在宫内就奉侍在身邊。貴戚都私下抱怨，説："陛下隨便得到一胡兒，反而器重他！"武帝聽到這些話後，更加厚待金日磾。

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宫，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乃去。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宫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金日磾的母親教導兩個兒子，很有分寸和方法，武帝聽説後就表彰了她。她病死後，武帝下詔叫人替她畫像并放在甘泉宫，上面寫着："休屠王閼氏。"金日磾每次見到畫像都要叩拜，面對畫像流淚哭泣，然後纔離去。金日磾的兩個兒子都很可愛，成爲供武帝狎弄的孩童，經常呆在武帝身邊。這兩個孩童有一次從後面抱住武帝的脖頸，金日磾在前面看見了，就向他們瞪眼。孩童跑開并哭着説："老先生發怒了。"武帝對金日磾説："你爲什麽對我的孩童發怒呢？"後來這兩個孩童都長大了，其中一個行爲不謹，在殿下同宫人游戲，金日磾正好看見了，他痛恨這個孩童的淫亂，就把他殺了。這個孩童就是金日磾的大兒子。武帝聽到這件事後大怒，金日磾叩頭請罪，詳細報告了之所以要殺死孩子的情况。武帝感到很哀痛，爲他流淚，過後武帝心中就敬重起金日磾。

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静，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宫，日磾小疾卧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磾奏厠心動，立入坐内户下。須臾，何羅褏白刃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内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

原先的時候，莽何羅和江充很要好。等到衛太子被江充所害，莽何羅的弟弟莽通由於誅殺太子時盡力作戰而得到封賞。後來武帝知道了太子的冤情，就把江充的宗族與同黨盡數誅滅。莽何羅兄弟害怕禍及自己，就謀劃造反。金日磾見他們心志異常，心中就開始懷疑。暗中一個人觀察他們的動静，同他們一同出入宫殿。莽何羅也覺察到金日磾的意思，因此很久不能發難。這個時候武帝到林光宫去，金日磾因爲一點小病而躺在宫中休息的地方。莽何羅同莽通還有他們的小弟莽安成假托皇帝的命令夜晚出來，一同把使者殺了，然後發兵謀反。第二天早上，武帝還没有起床，莽何羅没有藉口從外面進宫。金日磾上厠所時忽然心有所動，他就立即進去坐在裏面的屋子

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

裏。一會兒，莽何羅袖裏藏着匕首從東廂進來，看見金日磾，臉色頓時一變，朝皇帝卧處快步奔去，想要進去，却碰到了瑟器，一下子呆在那兒。金日磾乘機抱住了莽何羅，然後高聲呼喊道："莽何羅造反了！"武帝受驚連忙起來，左右的人拔出刀想搏殺莽何羅，武帝怕誤傷金日磾，就叫左右的人不要擊殺。金日磾抓住莽何羅的脖頸部把他扔到殿下，衛士這纔抓住了莽何羅并把他綁了起來，徹底追查所有謀反的人都伏了罪。從此金日磾以忠孝的節操著稱。

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宫女，不敢近。上欲内其女後宫，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爲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

金日磾自從在武帝身邊，目不斜視數十年。賜給他的宫女，他從來不敢親近。武帝想把他的女兒娶進後宫，他不答應。金日磾就是這樣的忠厚謹慎，武帝更加覺得他與衆不同。等到武帝生病，囑托霍光輔佐年幼的君主，霍光推讓金日磾，金日磾説："臣是外國人，如果這樣將使匈奴輕視漢朝。"於是他就當了霍光的副手。霍光把女兒嫁給了金日磾的承嗣之子金賞。剛開始，武帝遺詔以討伐莽何羅的功勞封金日磾爲秺侯，金日磾以昭帝年少爲由不接受封侯。金日磾輔佐政事有一年多後，病得很厲害，大將軍霍光禀告皇帝加封金日磾，金日磾躺着接受了印綬。一天，金日磾薨，賜給他家安葬的用具和墓地，用輕車武士爲他送行，軍隊一直排列到茂陵，給他的謚號爲敬侯。

金賞 金建

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爲太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爲光禄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絶世，封建孫當爲秺侯，奉日磾後。

金日磾的兩個兒子金賞、金建都爲侍中，與昭帝年齡大致相同，一同起卧。金賞爲奉車都尉，金建爲駙馬都尉。等到金賞繼承了侯爵，佩帶兩條綬帶，昭帝就對霍將軍説："金氏兄弟兩個人難道不可以都佩帶兩條綬帶嗎？"霍光答道："金賞自己是繼承他父親而爲侯爵的。"昭帝笑着説："封侯不就在於我和將軍嗎？"霍光説道："先帝曾訂下規定，有功纔可以封侯。"這一年他們都衹有八九歲。宣帝即位後，金賞爲太僕官，霍氏有些事開始顯露端緒，他就上書請求休妻。皇上也很哀憐他，衹有他没有被牽連致罪。元帝時金賞任光禄勳，死後没有兒子，封國被除去。元始中期恢復已滅絶的宗祀，就封金建的孫子金

當爲秺侯，作爲金日磾的後代。

金倫　金安上

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爲黄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安上字子侯，少爲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發舉楚王延壽反謀，賜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户。後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闥，無内霍氏親屬，封爲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賜冢塋杜陵，謚曰敬侯。四子，常、敞、岑、明。

當初，金日磾帶着一同投降的弟弟金倫，字少卿，任黄門郎，早死。金日磾的兩個兒子都很顯貴，到孫子這一代就衰落了，而金倫的後代則開始興盛起來，他的兒子金安上開始顯貴并被封侯。金安上字子侯，年輕時爲侍中，性情淳厚有智謀，宣帝很喜愛他。他很積極參與了揭發檢舉楚王劉延壽反叛的陰謀，被賜爵爲關内侯，賜給食邑三百户。後來霍氏謀反，金安上傳令關閉宫門，不要放霍氏親屬進去，又被封爲都成侯，後升到建章衛尉。去世後，賜給杜陵的墓地，謚號爲敬侯。金安上有四個兒子，分别是金常、金敞、金岑、金明。

金常　金敞

岑、明皆爲諸曹中郎將，常光禄大夫。元帝爲太子時，敞爲中庶子，幸有寵，帝即位，爲騎都尉光禄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郎，敞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爲奉車水衡都尉，至衛尉。敞爲人正直，敢犯顔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病甚，上使使者問所欲，以弟岑爲托。上召岑，拜爲使主客。敞子涉本爲左曹，上拜涉爲侍中，使待幸緑車載送衛尉舍。須臾卒。敞三子，涉、參、饒。

金岑、金明都任諸曹中郎將，金常官爲光禄大夫。元帝還是太子的時候，金敞是中庶子，有幸爲太子所寵愛，太子登基後，金敞官爲騎都尉光禄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駕崩後，按以往的慣例，親近的大臣都要到皇陵去守墓，金敞因爲世代以忠孝著名，就被太后詔令留下來侍奉成帝，任奉車水衡都尉，官位一直到衛尉。金敞爲人正直，敢於冒犯君主的威嚴，左右的人都畏懼他，即使是元帝也對他很敬畏。金敞病重時，元帝派使者去問他有什麼要求，金敞就爲他的弟弟金岑請求封官。元帝就召見金岑，拜官爲使主客。金敞的兒子金涉本來官爲左曹，元帝就任金涉爲侍中，派人用皇孫車載送他到衛尉的官舍。不久金敞去世。金敞有三子，他們是金涉、金參、金饒。

金涉　金欽　金當

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爲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哀帝即位，爲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而參使匈奴，匈奴中郎將，越騎校尉，關内都尉，安定、東海太守。饒爲越騎校尉。

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夫。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爲太

金涉通曉經術，廉潔忠貞有節操，受到諸位儒生的稱贊。成帝時官爲侍中騎都尉，統領三輔的胡、越騎兵。哀帝即位後，金涉被任命爲奉車都尉，官位一直到長信少府。金參則出使匈奴，歷任匈奴中郎將，越人騎兵校尉，關内都尉，安定、東海太守。金饒任越人騎兵校尉。

金涉有兩子，他們是金湯、金融，都任侍中諸曹將大夫。金涉的堂弟金欽以明經被舉用，官

子門大夫，哀帝即位，爲太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爲尚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太后崩，欽使護作，職辦，擢爲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平帝即位，徵爲大司馬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爲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爲金氏友。徙光禄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

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説爲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并聽，欲以内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欽與族昆弟秺侯當俱封。初，當曾祖父日磾傳子節侯賞，而欽祖父安上傳子夷侯常，皆亡子，國絶，故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母南即莽母功顯君同産弟也。當上南大行爲太夫人。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日磾功，亡有賞語。當名爲以孫繼祖也，自當爲父、祖父立廟。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時甄邯在旁，庭叱欽，因劾奏曰："欽幸得以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知聖朝以世有爲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獲厥福，乃者吕寬、衛寶復造奸謀，至於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逆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爲後之誼，以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群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正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磾，後成爲君，持大宗重，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以絶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殿省中，教當云云。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爲父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衆心，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

爲太子門大夫，哀帝即位後，被任命爲太中大夫給事中，金欽的堂弟金遷爲尚書令，兄弟都當權。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崩，金欽主管葬送之事，事完之後，就被提升爲泰山、弘農太守，以威名著稱。平帝即位後，被徵任爲大司馬司直、京兆尹。平帝年紀小，選擇設置師友，大司徒孔光因通曉經術行爲高尚被選任爲孔氏師，京兆尹金欽因家中世代忠孝被選任爲金氏友。升官爲光禄大夫侍中，俸禄爲中二千石，封爵都成侯。

當時王莽剛誅殺了平帝的舅舅衛氏一家，召見明禮少府宗伯鳳進宫講説爲人後代應有的行爲，下令要求公卿、將軍、侍中、朝臣都去聽講，希望在内能警戒平帝，在外能堵塞百姓的議論。金欽和他的本族堂弟秺侯金當都被封侯。原先，金當的曾祖父金日磾傳到兒子節侯金賞，金欽的祖父金安上傳到兒子夷侯金常，都没有兒子，封國廢除，所以王莽就賞封金欽、金當，要他們作爲金日磾、金安上的後代。金當的母親南也就是王莽的母親功顯君的妹妹。金當爲他母親南上書給大行要求封爲太夫人。金欽找機會對金當説："詔書上衹有講述金日磾功勞的，没有提到金賞。金當名分上作爲孫子繼承先祖，自然要替父親、祖父立祠廟。金賞是前封地的國君，也應叫大夫爲他主持祭祀。"當時甄邯在旁邊，就在朝廷中斥責金欽，彈劾他道："金欽有幸能够因爲通曉經術，被破格提升侍奉皇帝左右，又蒙受厚恩，被封承襲爵號，讓他知道聖朝世代都有爲人後代的禮義。前一次，已故定陶太后忘本逆天，孝哀没有得到她的保佑，還有吕寬、衛寶又發動奸謀，以至於謀反，都伏法。太皇太后從錯誤中吸取教訓，知道違背天理的災禍。非議聖人蔑視國法，這是大亂的禍根，太皇太后誠心誠意想秉承上天的意志，遵守彰明皇制，專心致志於爲人之後的禮義，來安定天下的百姓，多次登臨正殿，召見朝廷各位大臣，講習《禮經》。孫子過繼給祖父，是没有正統的後代來承繼主持宗廟祭祀的緣故。金賞繼嗣於金日磾，後來成爲封國領主，主持大宗的宗廟祭祀，這就是《禮》所説的'能尊崇祖宗就能敬重宗廟'，大宗是不可

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秺侯當上母南爲太夫人，失禮不敬。"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皆曰："欽宜以時即罪。"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邯以綱紀國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户。更封長信少府涉子右曹湯爲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以明爲人後之誼。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

以斷絶的。金欽自己知道與金當一道受封，應遵守相同的道德標準，就多次在宫殿中揚言，教金當怎樣怎樣。金當如果像金欽所説的那樣去做了，那麼金欽也就想爲他父親金明立宗廟而不進夷侯金常的廟了。這個人前後話語矛盾，頗能蠱惑人心，擾亂國家的綱紀，開啓禍亂的源頭，欺騙祖宗，行爲不孝，罪過没有比這更大的了。而且這更不是大臣所應做的事，實屬大不敬。秺侯金當上書要求爲母親南封太夫人，失禮不敬。"王莽把這些告訴了太后，又叫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等討論，他們都説："金欽應立即問罪。"謁者就召金欽到奉詔令關押犯人的監獄來，金欽自殺身亡。甄邯因爲維護國體没有阿諛和私情，忠孝卓著，被加封食邑千户。又封長信少府金涉的兒子右曹金湯爲都成侯。金湯受封的當天，不敢回到家中，用以彰明爲人之後的意義。加封之後，王莽任用金欽的弟弟金遵，封他爲侯，位至九卿。

贊曰：霍光以結髮内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受襁褓之托，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暗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晋，晋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内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贊曰：霍光從小就在皇帝身邊供使唤，崛起於宫闈之中，堅定志向，品德行迹受到皇上的賞識。後來又接受輔佐幼主的托付，肩任漢室的寄望。主持朝廷，擁護幼君，摧毁燕王的謀反，挫敗上官桀的陰謀，憑藉權力制服敵人，成就了他的忠誠。身處皇帝廢立的關頭，身臨大節而志向不變，纔得以匡正國家，安定社稷。擁護昭帝，確立宣帝，霍光擔任師保，即使周公、阿衡，也没有什麼超過霍光的地方！但是霍光不學無術，不明大理，隱瞞妻子的奸邪陰謀，立他的女兒爲皇后，沉湎於永不滿足的欲望，以致增添了滅亡的災禍，他死後僅三年，宗族就被全部誅滅，悲哀啊！往昔霍叔封國在晋，晋也就是河東的地方，霍光難道是他的後代嗎？金日磾是少數民族之人，亡國後被作爲俘虜關在漢庭，憑藉他的虔誠恭敬感悟了皇上，以忠誠信實而著稱，建立功勛被封爲上將，封國傳給後人，世代都以忠孝著名，七代都爲内侍，這是何等的榮盛！原本因爲休屠人做金人用來祭祀天神，所以就賜他姓金氏。